







下放

「唔出奇呀，當你試過下放滋味嘅時候！」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六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一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展望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〇年對國際局勢說，是危機重重的一年；越戰已擴大爲中南半島之戰，在中東爆發了約旦內戰；巴勒斯坦游擊隊及各國左派分子的騎刼飛機事件及綁架外交官事件，層出不窮，已造成極其複雜和困擾的形勢。對中國來說，則是驚濤駭浪的一年。具體表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軟化，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形勢發生震蕩；去年年尾台北爆發的間諜案，表現着反共陣營內部的複雜；日本對於尖閣列島所有權的爭奪，激起海內外的憤慨。對香港來說，則是充滿希望的一年，這可從兩件事情看出來，一是海底隧道工程的進展，二是香港政府宣佈建設港九地下火車計劃。這兩項永久性的巨大工程之實施，象徵香港前途的穩定。而去年裏香港工業出口及貿易數字卻創造了新紀錄，顯示這個彈丸之地的四百萬居民，正與緻勃勃在建設自己的明天。

一九七〇年已成過去了；一九七一年又如何呢？在此謹作一展望。

國際和平希望增加

在一九七一年，美國自亞洲的撤退，將會加快速度；從日本撤退約兩萬二千人，從南韓撤退萬餘人，在該兩地只留象徵性部隊；目前南越戰場的美軍仍有約四十萬人，本年底將減至二十萬人左右。美軍的大批撤退，使北越以抗美爲侵畧的藉口日漸無力，同時它連戰二十年已瀕臨筋疲力竭。在十二月三十日的巴黎會談，美國北越代表皆說，一九七一年將是和平之年，並非全是外交詞令。北越實有不得不和的背景。

美軍自越南撤退，引起東南亞國家的恐慌，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泰國都在醞釀承認中共。這眞是可悲的事情。這些國家以爲，只要承認中共，就會減輕內部的共黨叛亂。他們忘了二次大戰後，蘇俄一邊和國民政府簽訂友好條約，一邊支持中共叛亂的歷史教訓。

過去兩年，蘇聯在東南亞的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它已與新、馬兩國建立外交，與寮國、泰國簽訂貿易協定，並與菲律賓醞釀建交。今年內會有進一步發展，其具體目標，是想開闢一條新的航空線，從歐洲領土經中東、東南亞，到日本，再由日本到西伯利亞，建立一環繞中國大陸的航線，以加强對中共的監視與情報工作。

國府振衰起弊的關頭

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軟化、妥協政策；中華民國外交形勢將益困難。首先是美國的動搖。尼克遜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聲明中，已清楚的表示，願和中共談判台灣問題，並考慮與中共建交。美國這一表示，無異鼓勵其它西方國家加速承認中共。今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中共很可能闖進聯合國。中華民國政府對此早有了解。現在的問題是對策，用什麼辦法打開這一外交不利形勢。本刋已經表示過，不能在外交上想辦法，必須設法打破中國的現狀。如能在軍事上展開反攻復國之戰當然最好；起碼也要展開一正正堂堂的政治攻勢。建立舉國一致的反共陣容，把兩千萬海外同胞，重新團結在反共復國旗幟之下，把自由重光的大業，與每個人的心智血氣連結起來。如此的話對內可開啓中興復國的氣運，對外可一新國際的耳目。一九七一年實是中華民國振衰起弊的關頭，機不可再失！

香港繁榮中的隱憂

香港以彈丸之地，聚居四百萬人口，能有今天的繁榮，誠是人類史上一大奇跡。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之役，工商業雖受重大打擊，但是很快卽恢復活力。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兩年，更出現了空前好景。但是在空前繁榮中，也有若干隱憂，首先是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青、少年吸毒及犯罪的數字都已有顯著的增加。警方雖在搜毒破案上有頗可稱道的成績，但這只是治標之策，尙無治本之計。這些年來政府在增加青少年福利與活動方面，雖有若干表現，但仍是杯水車薪。我們以爲最有効的辦法，是政府及民間合作，大力增設青少年免費職業學校，這一方面會授給失學失業者以謀生之技能，同時也可解決各種企業缺乏技術人手的恐慌，實乃一舉兩得。其次是美國的經濟不景氣，日本經濟的呆滯，及英國之將參加歐洲共同市場；這三者多少影响本港的經濟發展。政府當局及工商界人士，應燭見先機，早爲之計。三是本港的政制改革問題，由於人口增多，政務日繁，擴大市政局民選議員名額，及在立法局增加民選席位，恐怕是必然的發展。這樣不但使可加强政府與居民之間的聯繫，並可增加居民的香港意識。

新聞以外

因李荊蓀共諜案牽連 中央社社長馬星野丟職

劉人傑

馬和李私交甚篤，馬曾推荐李任台灣省新聞處處長，雖未成功，足見馬對李的看重。李荊蓀被捕後，在獄中曾說：我畢生最對不起的朋友是馬星野。馬雖非李的同路人，但難辭疏忽之咎，這次的丟職，應使國府大員們提高了「帶眼識人」的警惕！

間諜活動

一向，台灣對共諜案都是秘密處理，從不發表公佈。從事間諜活動的，一經當局發覺，便予秘密拘捕審訊。間諜，是見不得光的活動，世界各國對間諜案的處理，大都如此。共產黨有間諜在台灣活動；相信台灣也有不少特工人員潛在大陸，否則的話，未經中共公佈的修憲草案，中央社就不會首先發佈。

李荊蓀案發生後，國府當局也沒公佈，只因他地位高、關係大、份量重，且是新聞界中人，他的被捕，馬上被同業發覺；在台灣不能發表，消息漏到香港，香港報紙公開了，台北外國記者拚命的鑽，這消息便成為世界矚目的大新聞。

其實，外國記者揭出新聞界中另外被捕的八名從業員，都是在李荊蓀前三四年發生的，其中還有兩名已死亡，一是有沈大姐之稱的新生報記者沈嫄璋，她被捕處決；另一名單建周，是新生報編輯，畏罪跳樓畢命。

外交人員牽連在內

由於李荊蓀案的牽連，又有一名外交官員，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糜文開在西貢被捕，解返台北。

據說，他被捕時間和李荊蓀差不多，因此傳說他的被捕是受李案牽連的。

美聯社說：在這件案子全部結束前，尚有十名左右的外交官和外交部人員將遭逮捕。不過有關方面對此說未加證實。

從本刊曾發表過的許多資料中，各位讀者可了解到，大陸陷共前國民政府內部，軍隊內部，潛伏無數共黨間諜特務，這是在大陸垮下來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台灣的防諜工作雖然做得十分週密，可是共諜仍不會因此中止其滲透顛覆活動的。因此，類似李荊蓀的案子，當然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因為，每抓到一個共諜，從審訊中必然牽連到其他的人，譬如李荊蓀案，可能是由於李荊蓀的被捕而揭發了糜文開；也可能由於二人的落網，一如美聯社報導的，還會有十名左右的外交人員以及若干新聞界中人被捕，這些事在秘密進行中，外間不一定知道。

李荊蓀與于氏兄弟

為了李荊蓀案，國際新聞協會的梅耶，想用「新聞自由」來向台北施加壓力，以求取于氏兄弟的開釋。老萬在一六五期新聞以外中已加駁斥，新聞自由和從事間諜工作純然是兩件事，從事間諜工作的特務，不管他以任何職業為掩護，為了國家的安全，必要受到法律制裁，不能因為他是新聞記者，就有「間諜自由」，從事滲透顛覆工作。現在，作為大使館一等秘書的糜文開被捕了，這次又用什麼理由來為他開脫罪名？

于氏兄弟活動的地方在馬尼拉，雖然與共黨勾結，也還不致直接影響國府；台北在外國壓力下，只判他們受「感化」，已很引起國內外反共人士不滿。鑒於國民政府過去失敗是對替共黨做事的人太姑息，以為于氏兄弟這種人還可以「感化」得來，實在太天真了！梅耶這些人甚至連「感化」也認為不應該，一直迫使台北放人，眞是豈有此理。

令人噁心的招牌

李蓀蓀案和于氏兄弟案的嚴重性，不同處是李荊蓀活動地點在台北，他在台北的地位更是于氏兄弟所不能及，他的活動，很可能使國府受到致命打擊；怎可拿「新聞自由」這面擋箭牌，輕輕就放過？同時，抓到一個李荊蓀，更可從此追尋餘黨，由此肅清共諜在台組織。梅耶這面「新聞自由」招牌要再搬出來的話，實在太使人噁心！

不但李荊蓀不能放，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兩也沒有理由放人，國府對外一向太懦弱，別說在外交上時時被外國人「恰」；這些內政問題，一旦受到外國人壓力，就軟了下來，這種作風如不改變，只有加速垮台。

目前國府內部許多人要求重整外交，振刷起來，老萬認為這有必要的，過去的畏外心理一定要摒除，一切要獨立自主，以國家安全利益為前提。

宣傳機構人事調動

誠如上面所說：李荊蓀案不但沒理由放人，且因李案的發生，必要做到兩點：第一、以李案為根據，深入偵查，揭發餘黨，以期一網打盡。第二、

調查李荆蓀情報的，嚴為防範，以免再發生同源來樣事件；一面追究責任，過去與李荆蓀有過關係，或疏忽而為李氏利用的人，也該有所懲處。

目前李荆蓀審訊的情形如何，雖不可知，但老萬想得到的，國民政府保安部也一定想得到，相信在今後一段期間內，大規模的調查一定在進行中，不過這些事是在機密中進行，當然不會有人曉得。

不過，和李荆蓀有過關係的人受到調查，已顯然在縝密進行中。目前有種種跡象可尋，國府宣傳機關將予强化，人事上有重大的調動，主要是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去職，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陳裕清繼任；陳裕清所遺的第四組主任一缺，則由新聞局的陸以正承之。

惹得一身蟻

為什麼馬星野會去職？是他難辭疏忽之咎。

據說，李荆蓀被捕後，在獄中說過一句「良心」話，他說：我一生中最對不起的朋友是馬星野。

不用他解釋，也不用老萬說明，他這所謂「對不起」，當然是馬星野受了他利用而不自知，卻因為他這一案而受牽連，使他惹得一身蟻。

馬星野並未被扣，表示他和李荆蓀沒有關係，他不是李荆蓀的同路人；否則的話，他和李荆蓀已遭到同一命運了。

但平日馬星野因為看不穿他的底，和他私交可能十分不錯，因此才會推荐李荆蓀做台灣省新聞處處長，這事雖沒成功，也可看出馬星野對李荆蓀是如何看重。不幸就因為他對李荆蓀太看重，招惹到今天的麻煩。

知人知面不知心

國民政府的宣傳機構為了李荆蓀的案子而作了這重大的人事調動，表示他們嚴格整頓和杜絕後患的決心。馬星野是台灣高層宣傳機構的紅員，誰也不會想到他會為李荆蓀而下台的。

有些報刊的評論認為台灣安全局水皮，李荆蓀潛伏二十一年，到今天才發覺；而身為中央社社長的馬星野，還推荐他到政府宣傳機關做事，躭心到台灣會像國府從前在大陸一樣，遭到被共黨顛覆的命運。

反間諜鬭爭並不是簡單的事。以崔小萍為例（見另段讀者來稿），她口口聲聲說：「不光復大陸誓不結婚。」聽起來她是多麼忠貞？誰會料到她是替敵人工作的共諜？

在馬星野眼中，李荆蓀自然是個苦幹、實幹，有才華有能力的人物，所以才會向當局推荐，如果不是把他的底子揭開，馬星野到今天還不曉得自己做了那麼錯的事。

可能，除了獲得馬的推荐外，李荆蓀並且在他身上得到不少有用的情報資料，因為，馬的地位，即使沒有參與最高的決策，至少也知道最高決策，李荆蓀從他身上進行採訪，自必大有所獲無疑。

馬星野是中央社社長，也是新聞記者，梅耶曉得這新聞後，不知會不會以「新聞自由」招牌去「營救」他，抗議炒他魷魚呢？

台灣共諜案女主角

崔小萍其人其事

她說過：「不光復大陸不結婚。」

萬先生：

第一六五期「新聞以外」關於共諜崔紹萍一事，本人知她一些，今告之。

崔小萍（紹萍是錯的）約五十歲左右，山東濟南人，抗戰時在重慶劇校畢業，是五期還是六期記不清楚了。她是那時加入共黨的，她哥哥崔超，姐姐崔夢湘，姐夫齊恒（即夢湘之夫）全比她早加入。抗戰初期，以上之三人已去了延安，他們都是在戲劇界潛伏。大陸陷共後，只有崔小萍去了台灣。崔是國防部演劇總隊，演劇一隊的人員，到台灣後改為康樂總隊，她為編導「中校」階。本人是民國四十五年認識她的，因是同隊工作，我記得崔小萍在生活上很節儉，不修飾，工作很努力，我和她同隊工作數年。

民國五十年她退役，轉業中廣公司幹導播工作，專導廣播劇。據台灣來的友人說：她是在廣播劇裏利用音樂的「音符」和大陸連絡，這情報是由大陸反情報員反映去台灣的，說是中廣內部有問題。安全局對中廣內人員加以調查，並且有幾次是當崔小萍撰好配音唱片時，故意在無意中把那張唱片打破，為了這她會改節目的，對聽眾說：因故障改節目。

當政府安全局確定她有問題，據說：她在追求一個比她年青廿歲的男播音員，安全人員對他說明，這位播音員很快即和她同居，她也很快的吸收他，事情就這樣揭發的，她怎會想到枕邊人是個有心人呢？

崔小萍會演過不少電影，我忘記是「颱風」還是「懸宕」是得過一次亞洲最佳女配角。而她自己還為了討好她的小丈夫，自資、自編、自導、自演拍過一部影片「窗外」，由這位播音員任男主角，但那部片成績很壞，上映兩天即割片了。

據我所知，崔小萍並未結過婚，與播音員是同居。我記得那時同隊會有不少人問她，何以不結婚呢？（那時她已快四十了）她說：不光復大陸不結婚。

太行山（十二、廿八）

中共最

一九七〇年年尾，北京有三件事最值得注意。㈠是從七月間開始到十二月十九日閉幕的，在黑龍江省黑河鎮舉行的國境河川航行會議；㈡是十二月十八日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之到北平訪問；㈢是英共（新中共派）代表團二十二日之抵達北平訪問及同日中共對波蘭動亂局勢發表的聲明。

中蘇共聲明大有出入

對於國境河川航行會議，莫斯科蘇方於二十日電台廣播說：「從七月十日在中國黑河鎮召開的國境河川航行委員會第十六次例會，對於國境河川及興凱湖航行協定書已經簽字，最近閉會。下次會議決定在蘇聯境內舉行。」

中共遲了三天，二十三日新華社才加以報導。報導說：「雙方在會上作了一九六九年總結報告和一九七〇年計劃報告。雙方同意第十七次例會於一九七一年在蘇聯境內舉行，具體日期另行商定。雙方並就此簽訂了會議紀要。這次例會沒有就所討論的題目達成協議。」

乍看雙方發表的內容，好像沒有什麼大不同，蘇方所說之「議定書」，即中共所說的「會談紀要」。可是中共卻加上「沒有就所討論的題目達成協議」一句。如沒有達成協議，何以會稱作「議定書」呢？筆者判斷，中共所說「會談紀要」，實質上即是「議定書」，因爲那是雙方意見的共同紀錄，彼此已互相承認，且共同簽字，當然有約束雙方的作用。中共故意說，沒有達成協議，顯然是「懷抱琵琶半遮面」。因爲以往罵「蘇修」罵得太絕情了，現在不好意思說已回心轉意。看中蘇共互派大使，蘇俄方面早於九月間透露出來，而中共直到十一月才宣佈。莫斯科還透露，在互派大使時，蘇大使一定要先派，中共則押後，表示主動是蘇俄，中共不過是消極應對而已。

中共何以要這般忸怩作態，掩耳盜鈴呢？因爲毛澤東沒有垮到底，周恩來還得看他一點臉色。蘇修是毛的死敵，與他的死敵拉交情就得遮遮掩掩免得發生政治爆炸。

姚文元忽然出頭

南越「民解戰線」代表團訪問北平並不足奇，可奇的是代表中共與「民解」代表周旋的不是周恩來，而是黃永勝和姚文元。黃永勝率領眾頭頭到機場歡迎，並在十九日晚的宴會上代表中共發表演說。而姚文元則在二十日的羣眾大會上代表中共發表演說。周恩來雖出席了這兩個集會，但是沒有領先發言，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一旁微笑。有如天安門的毛澤東，由林彪發表講話，他自己則在旁裝模作樣。

譚甫仁死後

「昆明城裏盡縞素，昆明城頭烏雲佈」。中共之封疆大臣，雲南省「第一把手」譚甫仁，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命嗚呼！享年六十。

譚甫仁，官拜中將，「文革」前原爲共軍工程兵政委，「文革」後期（一九六八年）「楊成武事件」後，始獲封疆。出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會委員，三屆「人大」代表，權重一時。原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雲南省第一書記閻紅彥被鬬垮鬬臭，自殺身亡；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中將被壓迫「靠邊站」，久沉不起，昆明城內外，唯譚甫仁發號施令，叱咤風雲，威風八面。

譚甫仁一九一〇年生於湘江之畔，十八歲時（一九二八年）上山落草，參加共軍，惜資料缺乏，未知編歸何部，「豐功偉績」若何？估計並非「三灣子弟」，「紅太陽」之「秋收暴動」，起於一九二七年秋季，烏合之眾，一觸則垮，官兵紛逃，潰不成軍。寒冬十月，江南草衰，「紅太陽」收拾殘兵敗將，整編於三灣，再遁入井崗山，目前幸存者，僅三十餘人耳。其聲名顯赫者，有黃永勝、楊得志、陳士榘等，譚甫仁，不在其中。

譚甫仁於一九四六年隨林彪手下驍將鄧華强攻四平，任東北野戰軍七縱隊政治部主任，四八年冬攻錦州，四九年春陷天津，升任四野四十四軍副政委。十月入粵，兼任廣州市警備部政治部主任。五〇年三月升任四十四軍政委，五二年春入桂，任廣西軍區副政委，繼升第三政委。五五年調升武漢軍區副政委，受中將軍銜。五九年鬬爭、彭黃有功，遂於六二年升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六五年出任工程兵政委。「文革」運動，風雲險惡，譚有賴「副帥」保護，「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不費吹灰之力而獲封疆肥缺，怎奈天不假壽，魂斷五華山麓。今後「無產階級專政」之大權誰掌？「建設社會主義」之重擔何托？昆明城中，將是誰家之天下？

「革委」甫告成立，譚甫仁之下乃原省委書記兼省長周興，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中將）、魯瑞林（少將），原省委書記兼副省長劉明輝，今年五月，原南京軍區副司令王必成（中將），易地革命，風塵撲撲於橫斷山區，出任昆明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凌駕於「文革」功臣陳康、魯瑞林等輩之上。今譚甫仁既歿，王必成身爲主祭，風頭更勁。周興、陳康只配充當陪祭。

查王必成陳毅之愛將，似受陳（毅）、譚（震林）株連，一度隱匿，久不露面。不料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殭，遠戍西南，大有東山再起之勢。

王與林副帥、黃總參毫無歷史關係，乃屬陳毅、譚震林之「三野」將領，湖南省人，貧農出身。毛、林率殘部離開江西蘇區西竄期間，王必成未曾追隨，留守江西，堅持數載。一九三八年陳毅所部改編爲新四軍一支隊，王任一支隊營長、副團長。跟隨陳毅開闢蘇南茅山基地。四〇年升任二團團長。一九四一年陳出長新四軍，王再升爲任該軍一師二旅

動向

姚文元代表毛派掌握黨權，實際上黨權仍在軍人管制之下。因此姚的上台，只是對毛的一種敷衍。大權仍在周、黃之手。這只是一種推測，欲尋究竟，還要看今後幾個月的發展。

鑒於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江青、葉羣這些毛派核心人物的消聲斂跡，腳跟不穩。姚文元之上台，也只是風前燭而已，豈能久乎？

中共煽動波蘭革命

現今全世界有八十四個共產黨，一分爲二，兩派互相對立者有二十一個。也就是說以北平爲中心的共產國際，有二十二個衛星黨，另一個是阿爾巴尼亞共黨，未分裂，但親中共。反過來說，有六十二個共黨是親莫斯科的，另有二十一共黨的一派也是親莫斯科的。自一九六〇年中共與蘇俄決裂以來，中共在共產國際中，仍遠不足與蘇俄對抗，勢極明顯。

中共自從「九全大會」之後，對外關係全面緩和，不但對共產國家緩和，對自由國家而擺出笑臉。但是在笑臉之後，仍藏着一把刀。例如，它一方面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與美國恢復華沙談判，在美國進軍高棉之後，雖然談判暫時中斷，但中共仍說在適當時期再開，並不關閉談判之門。這是笑臉。可是毛澤東卻於五月二十日發表「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聲明，這是一把刀。對蘇俄也是如此。一方協議自邊境撤兵，前後簽訂了鐵路運輸協定，貿易協定，邊界河川航行協定，並且恢復互派大使，可是卻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表「是社會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篇長文，痛駡比列茲涅夫與柯西金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眞，大資產階級則風馬牛不相及）。

這次接受英共代表團訪問，表示中共仍欲在共產國際中與蘇聯對抗。這一企圖在波蘭暴動發生後表現得尤爲明顯。在二十三日發表的聲明中，竟煽動波蘭工人起來革命！

波蘭工人掀起暴動，是因爲反對政府提高消費品的物價，要求更好的生活。中共煽動他起來革命，是牛頭不對馬嘴。毛澤東要求的革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與波蘭工人希望吃得多一點，穿得暖一點，少吃點苦的精神完全針鋒相對。

當然波蘭當局依附蘇聯，弄得民窮財盡，也值得革命，但是決非毛記的革命。反之，中共才是工人革命的最大對象。

從英代訪問北平，及中共對波蘭事件的態度可知，中共對蘇俄的基本立場，在「國家關係」上緩和，在兩黨關係上仍進行鬪爭。雙方的眞正和解，仍極遙遠。這不僅是毛澤東的態度，也是周恩來、黃永勝等人的態度。雖然周、黃等的反蘇，遠不及毛强烈。



明軍區待旦

……隊司令員，同年「雙十協定」後，率部撤離江南，任新四軍六師副師長。四六年接譚震林任六師師長。同年七月撥歸粟裕指揮，九月至十一月，在淮陰、漣水一帶，阻擊國軍整編七十四師（張靈甫），整編二十八師（李良榮），被國軍殲滅殆盡，潰退山東。十二月補充兵源，升任華東野戰軍（陳毅、饒漱石）第六縱隊司令員（副司令員皮定鈞）。王善打運動戰，遂成陳毅、粟裕手下之驍將。四七年二月，王以一縱隊之兵力，伏擊國軍李仙洲兵團於杜絲口，一舉殲俘國軍五萬，聲名大增。四月，國軍大舉進襲沂蒙，王部獨留國軍後方，牽制張靈甫師。五月陳、粟主力進襲張靈甫師，王率所部急行九十公里，繞至張靈甫師背後，封鎖張師退路，完成合圍任務，急攻孟良崮主峯，陳、粟遂全殲驍勇善戰之國軍整編七十四師，迫張靈甫自殺於孟良崮，立下大功。中共著名小說「紅日」（吳强著，曾改編爲電影）中之沈振新軍長，即影射王必成。四八年六月率六縱隊參加睢杞、帝邱店戰役，協殲國軍區壽年兵團，並乘勝轉撲黃伯韜兵團，被黃部之廿五軍與交通警察第二總隊及傘兵總隊擊退。同年秋參加著名之「徐蚌會戰」，自西翼合圍黃伯韜兵團，促成共軍於儮莊之勝利。

四九年任「三野」七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王建安），兼二十四軍軍長。四月强渡長江，攻佔浙江。五一年秋，升任七兵團司令員，指揮二十四軍（皮定鈞）攻打大別山國軍游擊隊。五二年初七兵團取銷，轉任八兵團司令員，駐軍上海。

同年八月隨王建安率三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三個軍入韓，任「志願軍」九兵團副司令員，五三年初升任該兵團司令員，率所部參加「夏季反擊戰」。韓戰後升任「志願軍」副司令員，五五年九月受中將軍銜。同年率部返國，任上海警備司令員。六一年九月調升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七〇年五月，發表爲昆明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文革」後昆明軍區司令員職位似仍空懸，秦基偉被鬪倒後，其職未見有人接替。王必成調往昆明，可能以第一副司令員代行司令員職務，因歷來集會中，王必成之排名均比陳康、魯瑞林等爲高。

按照王必成之經歷資格，出任昆明軍區司令員卓卓有餘，他之所以屈居第一副司令員，可能是林彪、黃永勝阻撓的結果，昆明軍區主要之將領除譚甫仁出身「四野」之外，其餘均非林、黃之部屬。陳康出身四方面軍，爲劉伯承「一二九師」、「二野」之老部下；魯瑞林出身於紅五軍，也是劉伯承「一二九師」、「二野」系統之老部下。昆明軍區乃中共十大軍區之一，林彪、黃永勝豈肯交給別人之手？料必定會設法派遣親信前往昆明掌管兵符，而王、陳、魯等亦必盡力抵制。

到時情形如何？有待下回分解。

台北官場的兩位好官

岳騫

官在中國成了一個階級。但是，官一貫給人的印象不佳，從前鄉下老百姓怕官；現在的知識分子多數厭官，對於官都帶有卑視之意。筆者是鄉曲之士，未被毛澤東趕出故鄉時，所見到的官，武到團長，文到縣長，再大的官，祇是聽說官銜卻從未見過其人。

雖然筆者對官從未發生過關係，但是對官也無好感，所以對官，尤其是現任官卻很少交往。最近幾年因爲去過幾次台北，所見所聞漸多，深覺得過去一篙子打死一船人的辦法是確實不妥的。台北方面不乏好官，只是眞正作事的人不尚宣傳，鮮爲外人所知。我輩執筆爲文的人，有責任報導出來。聖人勸人隱惡揚善，隱惡斷乎不必，但有善亦非揚不可，否則對好人就太不公平了。

筆者所知所見，台北有兩位典型的好官，一位是司法部調查局局長沈之岳；一位是總政戰部副主任蕭政之。前者我不認識，後者卻是我的朋友。

先說沈之岳

筆者在過去幾乎未聽到過此公的名字，或者即使在報上看到過也未留意，直到一九六七年左舜生先生去台北回來，我去拜候舜老，談起台北官場的事及當代政壇上的人物，舜老以十分堅定的語氣向我說道：「國民黨最有希望的第二代是沈之岳，聰明、苦幹、廉潔、謙虛，凡人能具備一半條件就可以成爲好官，何況他兼備，此人前途不可限量。」

舜老與我相處十幾年，他的脾氣我太了解，從他口中贊女人，是不必思索脫口而出，但是他鄭重其事誇讚一個政府官員，一直到他去世我祇聽到過這一次，因此，我對沈之岳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也就較多注意他的消息。

最近數年來報紙上不斷公佈調查局查獲巨案的消息，大到黃豆案逮捕幾名立法委員，是政府遷台後第一次查辦的官商勾結大貪污案，就由調查局經手。一舉逮捕七八名國會議員，在任何國家都是絕頂大事，經辦這個案子的人，不但要有魄力，還須要自身絕對清白，否則被犯罪者反咬一口，如何得了。那一案尤其動人的一幕，其中有一位犯人記不清是立委還是國大了，此人與沈之岳同學又是其莫逆之交，如果沈之岳徇半點私，這一位也就過關了。但是沈之岳未會這樣作，這位議員仍然同樣入獄。不過沈之岳也並非沒有徇私情，徇私的地方是自己出馬很客氣的，把老友送進監獄，洒淚而別，未讓老友卿噹入獄，在大庭廣眾間出醜。這種公私分明，情法兼顧的精神，不怪左舜老贊他聰明、苦幹，實在是認眞的在作事。

去年一年，調查局破獲的貪污案，經報紙公佈頗有戲劇性的據筆者記憶就有三樁。第一樁是立委雷鳴龍貪污一案，這位雷立委是山西人，由工會選出，本身知識水準就差得多，因此貪污方法也笨得出奇，他要敲一家紡織公司的竹槓，先在立法院對這間紡織公司漏稅案提出質詢。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構，任何案子一旦鬧到立法院必然是一件大麻煩事，尤其是普通商人，誰也不願意在立法院被提出質詢。雷鳴龍拿準了這一點，提出質詢之後就派人向該公司老板斟盤，如果送一百萬台幣，即可將此案結束。紡織公司報告調查局，調查局派出幹員在現場埋伏，人贓俱獲，判處有期徒刑，成爲調查局經辦處刑的第八名民意代表。

這件案子說來容易，但仔細推敲，問題也不簡單，首先若不是調查局本身具有高度的信用，商人懍於官官相護，況且立法委員官大一級，調查局只是部會下面一個單位，怎敢碰國會議員，商人也就不敢去報告了。即使商人相信調查局去報了案，但是要在過贓現場把雷某捕獲，使其無所遁形，可也非易事，據說當場不但埋伏的有人，還有遠距離攝影機、錄音機，所有雷某與被害人一言一動皆記錄無遺，再加上臨場抓到支票，雷某雖然是受國民委托的民意代表，此時也無話可說了。

第二件是破獲台中高等分院檢察官楊作民敲詐于樞機主教一案，不但知法犯法，就因爲他知法，想在法律方面抓到他的把柄更非易事，但是畢竟調查局抓到了證據，也判了監。

第三件是最近轟動一時的台北市政府機要秘書陳繼廷貪污案，較前兩者數目要大得多，後台也較前兩者強硬，但經調查局查獲，因罪嫌重大，被法院判了無期徒刑。

筆者對近代史一向有興趣，雖然不願結交大官，但對於眞實史料仍然努力搜集。去年八月到台灣旅行，有幾位新聞、文化界的朋友邀宴，話題偶然轉到這位沈局長的身上，全場一致伸出大姆指讚美，他們都以爲中華民國有這一位官員爲榮。根據各人的談話，記得幾件有關沈氏個人的事。

沈之岳目前被公認爲蔣經國的得力幹部，但他們兩人以前並無淵源，甚至可能不認識。蔣、沈兩人第一次交往是在一江山失守，大陳島要撤守時，沈之岳當時任大陳區行政督察專員，蔣經國本身地位也不高，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奉到總統命令去大陳島實地視察撤退情形。在那幾年中間，似

乎成了習慣，任何地區發生危機，總統自己不能去，一定派蔣經國代表去，例如登步島大戰之後，蔣經國就携總統親筆信飛去舟山；又如金門砲戰時，蔣經國就趕去金門島，頭頂鋼盔在料羅灣搶灘，當時中外報刋均刋有現場照片。那次蔣經國到了大陳島，島上軍民已將撤退完畢，不但看不見百姓，連軍人也很少了，但卻看到一個人在大街上悠閒散步，好似不知道共軍數小時就可能登陸似的，蔣經國頗爲好奇，走過去看看，此人就是大陳專員沈之岳。蔣經國本身就是一個大膽漢，只看他這次在美國遇刺的鎭定、從容卽可知道，但對沈之岳的膽量也極爲賞識，是爲兩人訂交之始。以後蔣經國地位日漸上升，沈之岳也就成了他的得力幹部。

其次，沈之岳的清廉也異乎常人，據一位新聞界專門跑調查局新聞的朋友告訴我，政府遷到台北之後，總統與當時行政院長陳誠感到某些官員過去在大陸所以貪污橫行，基本原因是俭不能養廉，尤其作一個主管官，應酬多，開支大，又要照應部下，所以不敷所出，迫得非貪污不可，因而定了一個權宜辦法，每一個主管官按月有相當數量的特支，這筆款就由主管官自行開支，不必報銷，開支不完，就算政府給予的津貼。制度施行之後，尤其在軍界確實杜絕了貪污。至於特支費若干，政府從未公佈過，僅聽說參謀總長每月二十萬，像沈之岳這樣的官，總在十萬上下，結果他卻一文不用，除去官方正式開支以外，所餘之數，全部作爲員工福利之用，因此調查局的員工對他們的局長確實由衷的尊敬，所以調查局人員從未有過貪污情事，不僅是畏法，也是受了沈之岳精神感召。

幾個朋友談到這件事，公認爲當代作官的人不該取的不取，已是一等好官；該取的也不取，似乎未之前聞。衆人問我能不能舉出一個類似的？我當時想想，匆忙間祇記得康熙朝的閩浙總督陳璸，每年應徵錢糧原附有巡撫的羨餘，他卻分文不取，窮到上京引見沒有路費，被康熙皇帝斥爲不成大臣體統，不應該如此淸廉。

此外我一時想不起另外的人了。

又有一位朋友談起沈氏不僅廉潔，更難得的是沒有特權思想，他的一位小姐大學畢業後，大概受過中學教員訓練，結業後分發到台灣最偏僻的地區當教員。主其事者最初可能不知道是沈局長的小姐，以後知道了就想調回來，沈氏堅決反對，告訴他說：「那個地方總要有人去教書的，誰的女兒去都是一樣。」

當時他們還講了沈氏許多美德，我都不記得，最後聯合報採訪主任于衡兄說過這樣幾句話，在台灣，任何案子一到了調查局，大家都安心了，無論誰勝誰敗，總還你個公道。因爲在調查局，行賄不必談，也從無人這樣想過，就是托大人物說情也托不到，誰也不肯去碰釘子（雖然都是軟釘子）。

綜合大家的意見，覺得調查局的最大成就還不是以上各點，而是沈之岳爲調查局建立了良好的信譽，在過去一說到特務組織，任何人都望而生畏，誰也不敢沾邊，而今觀感不同了。據說調查局最近幾年來都公開招考人員，第一年報名的只有幾人，考取一名，考取之後，其父跑到調查局找到沈氏再三哀求，不要讓他的兒子當特務，沈氏啼笑皆非，只好讓他走了。可是以後招考一年比一年報名人數多，去年度招考，報名的竟達五千多人，淸一色大學畢業生，尙有一部份是研究院畢業，目前想考進調查局，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

再說蕭政之

我同蕭兄算是朋友，不過我們相識時，他並未作到現在這麼大的官，而且那時他有沒有軍階我都不太淸楚，這是五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北時，一間研究所招待我，他在那裏管理總務，彼此一見面就很投機，雖然那時他不是研究人員，但是對於問題看法非常深刻，談話條理分明，尤其是沒有八股氣，對於敵我雙方的優劣，分析得非常淸楚，我當時就覺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總以爲他同我一樣，都是在野之身，所以看問題看得比較淸楚，現在才知道他當時本是位軍官，只是沒有負較大責任而已。

以後我們經常通信，討論中共問題，我發現他的見解不但比我高，而且比起此地一切專家要深刻的多。雙方的交情自然也就更加親密，不過，我始終不知他幹什麼工作，既不便問，也不願意問。

去年八月，我又到台北去，因爲是私人全家旅行，下定決心不見官，少看朋友。當我從南部回來時，他在上午十點鐘得到我的消息，立時通知下午一時請吃飯，而且言明不能推辭，陪客均已約好，到時派車子把我接到三軍俱樂部。一進門看見除去兩位穿西裝的老朋友之外，全室皆是星光熠熠的將星，我全不認識，他介紹說都是我的「瘟君夢」讀者，我聽大家都喊他副主任，自恃老朋友身份，開玩笑問他：「老兄，你是什麼副主任？」

別人聽我這一問都笑起來，他們不料我如此孤陋寡聞，就有人搶着介紹，原來他是國防部總政戰部的副主任，眞眞出我意外。

中間隔了一天，我覺得應該到他府上拜望一次，就約了一位家兄陪我去，他們交情很深，也常到他家中去，坐着計程車走了很遠才到。我雖然對台北地理不熟，但一進這個老巷子就看出不是一個高級住宅區，甚至連中級也趕不上。我們按鈴，他自己來開門，讓到客廳坐下，自己斟茶奉客。我再看這個客廳，要擺一張麻將牌都作不到，最差的是沒有一張沙發只有幾把籐椅，在台北到任何人家客廳，沒有沙發的只有這一家，我當時很替這位老朋友生活擔心。不過，我們還是談了兩個多鐘頭，他的許多精闢見解，我發現比起早幾年更高了。

出門之後，我問家兄，蕭兄何以如此寒素，他官雖然不小，但待遇大概很差。

家兄微笑說道：「別的不必談，我只告訴你一件事，總政戰部所有宣傳部門皆由他掌管，每年經他簽字發出的現款台幣有七千萬。」

我驚得啊了一聲！

家兄長嘆一口氣，說道：「我敢武斷說一句，此人是中華民國第一好官。」

我當時未開口，因爲對台北情形所知太少，不敢說這位老朋友是第一好官，但絕對是第一流的好官。國家事就靠這批人支撑着，他們不求人知，也很少人知，我覺得應當介紹讓大家知道。



反右前後的姚雪垠

金千里

萬萬想不到，姚雪垠竟在文化沙漠的香港吐氣揚眉，他的大名由於「春暖花開的時候」，無端端的響起來了。如果這位「抗戰加戀愛」的三流作家，至今尚還健在，那一定會笑掉老牙，無比欣慰。事關他的作品竟成了香港（海外）「當代」大師模仿的偶像。這一份殊榮，實在難得。

可惜鐵幕深鎖，姚雪垠又怎能獲悉海外這一則喜訊？再說姚雪垠可能早已不在人世，縱使反右派運動，折磨不死；那麼，到文化大革命，還能逃過紅衛兵的鬬爭？莫說三流作家的姚雪垠，就是巴金、老舍，有誰不戴紙帽遊街？姚雪垠凶多吉少，自是意料中事。

翻開姚雪垠在反右前後的歷史，使人覺得他仍不愧為硬漢子，儘管共產黨早年扣以「農民作家」或「娼妓作家」的帽子，可是，姚雪垠點起火來，也能做到赤膊上陣。下面將根據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長江日報的資料，客觀地介紹姚雪垠的歷史及其作品。

兩次入黨

姚雪垠，河南人，很早便從事寫作，抗戰爆發曾以「差半車麥稭」（短篇小說）在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發表，一舉成名，中共捧為「農民作家」。這時，他已重新入黨。反右揭發姚雪垠曾兩次入黨，一是在一九二九年，但後來開小差。一九三七年又混進共產黨。在一九三八年春，正是「差半車麥稭」發表的時候，故重慶新華日報，一再大力吹捧，應該說，姚雪垠這陣子是頂紅的黃金時代。並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差半車麥稭」（共六篇）。且被選進中學語文課本。

何以姚雪垠脫黨又混入？在反右期間，此問題並未公開揭露，可能與文革時，揪出彭眞、薄一波等變節事件相類似。當年，共產黨員在白區都犯過「左右左」的錯誤。趙聰先生在「左搖右擺的姚雪垠」一文中（見本刊一〇六期），有過客觀公正的評述。

當紅不久，姚雪垠又出問題，被清洗出黨。據反右期間，武漢作家協會第七次鬬爭姚雪垠所公佈的材料透露：

「重混進黨的姚雪垠，在河南竹溝，因不服從黨的分配，反對舉辦教導隊（按：訓練幹部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不顧意辦地方小報，認為有失大作家的體面。更嚴重的問題，姚雪垠竟主張統一服從國民黨，一致抗日。姚雪垠完全變質，於是再度被逐出黨。」

姚雪垠叛黨變質的事實，據說是當時因為中共搞統戰，共軍合併編到國民黨的部隊，統一指揮，成立戰區。姚雪垠一度擔任五戰區政治部設計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他在視察皖北一帶時（與河南竹溝相毗鄰），受到當地縣長、官紳、土豪地主的熱烈歡迎，沿途貼有大幅標語：「歡迎勞苦功高的姚委員」！

此事實被認為姚完全靠攏國民黨，蛻化變質，直至他回到重慶，不久才揭發出來，中共說他是國民黨特務，並指示新華日報拒登姚的作品。

從左向右

自此，姚雪垠從左至右，曾經因稿費問題，姚提出「逃畜子」為例，主張紅與次紅、大牌與無名小卒，稿費應分等級。於是，新華日報抓住把柄，大肆抨擊姚自命不凡，妄自尊大，冠以「娼妓作家」的名銜。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姚雪垠很不得意，在默默中沉淪了幾年，但始終打着「進步文化人」的招牌，事實則滾到國民黨的懷抱。據反右揭發的黑材料指出，姚雪垠與國民黨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勾勾搭搭，同時與陳紀瀅合編刋物——「微波」（按：此事實應視為重要線索）。

就是說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姚雪垠走的是國民黨路線。至上海變色前夕，姚在上海與叛黨分子張松和、石小萍以及國民黨分子糾集在一起，組織偽地下組織——「中共中央華東局江南工作委員會」，由姚擔任宣傳部長。此為非法組織，變色後，立即被取締解散。

按此揭發材料看來，姚雪垠在抗戰勝利以後，仍然未死心，希望在政治上撈一把，迎接上海的「解放」。殊不知中共早看穿姚的動搖性，他的「進步文化人」招牌，自然也就打不響了。

四九年起至五七年，姚雪垠經常來往北京、河南、武漢，成為武漢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但較多時間是住在北京和河南鄭州，與河南作協主席蘇金傘（詩人）關係密切，基於中共竊據大陸初期的統戰工作，對三十年代文化人，尚還照顧，給予一定生活出路，如政協委員，文史館員，或文聯作協會員等，姚雪垠也就勉勉強強活下來。靠固定月薪，另有若干稿費貼補。

大鳴大放

整風運動前夕，是姚雪垠最活躍的時期，自五六年八月以來，姚雪垠先後在「長江文藝」、「文滙報」、「新觀察」、「文蘇報」、「旅行家」等報刋，發表了以下雜文及評論：

「談打破淸規與戒律」（長江文藝五六年八月號）

「蘆溝橋」（旅行家五七年六月號）

「打開天窗說亮話」（文藝報五七年第七期）

「創作問題雜談」

「惠泉吃茶記」

「要廣開言路」（文藝報五七年文藝茶座專欄）

姚雪垠最闖禍的雜文是發表在文藝報的「打開天窗說亮話」，被認為是一篇相當露骨的毒箭，但也深獲文藝界激賞。還有他在「蘆溝橋禮贊」一文中，居然捧起蔣介石，說蔣「畢竟是主張抗日的」。

這等言論當然應打成大右派。還不止此，姚竟然從行動上主張改變「長江文藝」的方向，使用內外夾攻的戰術，企圖奪「長江文藝」的大權（按：長江文藝為武漢作協機關刊物）。

姚雪垠是通過當時副主編李蕤的關係（李蕤也是大右派），勾結作協委員姜弘（兼長江文藝編輯），共同篡改長江文藝的政治方向，並在五六年七月號開闢了一個「文藝筆談」專欄，集中發表「毒草」。這是姚的成功建議。

內外夾攻，就是指的姚雪垠與李蕤、姜弘同時下手，配合李的愛人宋某（也是長江文藝編輯），裏應外合，攻守同盟，集中矛頭搞垮當時長江文藝主編于黑丁（武漢作協主席兼黨組書記）及副主編王淑耘（武漢作協黨組成員），目的是奪權，否定中共的文藝路線。

姚雪垠在整風時，衝鋒陷陣的勁頭，表現了相當魄力。這時，他正在北京，據檢舉材料說，姚雪垠在大鳴大放一開頭，就意氣風發，鬭志昂揚，其住處簡直門庭若市，大批右派份子與他往來密切，交流反黨的內幕新聞，經驗，傳播謠言。當文滙報記者謝蔚明把「胡風放出來了，但還不能自由」的謠傳告訴姚雪垠以後，於是便小廣播滿天飛。而事實誰也不知胡風的下落。

與姚雪垠關係密切的文藝界大右派，有彭子岡（旅行家雜誌主編）、姚芳薄（名記者）、梅朵、徐中玉、唐因、呂劍（詩人）、蘇金傘（河南作協主席）。這批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都先後被打成右派，在報章公開批判。

言論及罪狀

姚雪垠在鳴放期間所發表的言論，中共視為毒箭的，現摘錄主要內容如左：

姚說：「『講話』（指老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是原地踏步走，背誦去年的皇歷。」

「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佈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黨的文藝「政策就是劃地為牢，捆綁了作家的手腳。」

「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眞理也要跟着發展，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分子服務，這就是發展。」

「作家一想到原則，便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老作家獨具的生活經驗，應該尊重。」

「公式化現象很嚴重，內容千篇一律，風格筆調，正面人物四平八穩，如泥塑木雕。」

姚雪垠在批評武漢文藝界的時候，眞有一股勇氣。他說武漢文藝界領導人是「典型的庸俗社會學」，「大大小小的孔代表——衛道者」，此話是針對武漢作協主席于黑丁而發的。同時，姚又說：「武漢文藝界不成界，是一團烏烟瘴氣。」「到處佈置了絆馬索，等着你一萬個小心中的一個疏忽。」

最後，武漢作家協會在鬭爭姚雪垠的時候，總結了四條罪狀：

①反對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深入生活，抗拒思想改造。②反對黨的領導，攻擊黨的文藝事業。③勾結右派份子，組織內外夾攻。④醜惡的歷史，資產階級的靈魂。

鬭爭姚雪垠是起自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至廿九日，連續召開七次檢舉辯論會，由武漢作協主席于黑丁親自主持。批判火力的猛烈集中，可以想見。八月卅一日長江日報公佈右派份子姚雪垠的材料。

這頂「右派」的大帽子，比「娼妓作家」也就更難受了。反右至今已十多年，姚雪垠的名字更是湮沒無聞，誰也不知道中共對姚的處分。比起丁玲、馮雪峯、陳企霞、艾青、吳祖光等反黨分子，估計姚雪垠也好不到那兒去，縱使不勞改，起碼也要受監督勞動，或長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作品評價

姚雪垠自五十年代以後，可以說，沒有作品，零星發表的短篇、散文、雜文等，除了敢怒敢言的「打開天窗說亮話」數篇而外，其他均藉藉無聞，散見於河南作協小刊物——「奔流」，及「長江文藝」、「延河」等雜誌，但都不為讀者重視。

平心而論，姚雪垠在現代文學史來說，只不過一名小人物而已。至於他的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評論家們一致認為也沒啥了不起。而且在大陸根本不為廣大青年賞識，許多人還不知這部小說的名字呢！只有北大教授王瑤在「新文學史」提過它。

中共御用文人則完全抨擊姚的小說是「低級色情作品」，指「戎馬戀」與「春暖花開的時候」。

據趙聰先生的介紹，姚雪垠在三十至四十年代，還寫有長篇「牛全德與紅蘿蔔」，以及後來的「長夜」。但很可惜，這些小說，很少人知道它們的名字，只有「春暖花開的時候」，名字最響，因為它跟女性三型、太陽、月亮、星星有密切關係。

究竟「春暖花開的時候」，有啥成就呢？名小說家茅盾有一段評述，可作為參考。

他說：「本書中雖然有不少地方寫得相當細膩而深入（例如寫羅蘭的矛盾心情，林夢雲的戀情等），有不少寫景抒情的片段看得出作者頗費匠心，然而從整個看來，不能不說這部書還是寫得潦草的。……特別可惜的是配搭欠妥貼，輕重失斟酌。」

當然，評價一部小說，各人看法不同，如果要深入分析，還是請讀者自己去發掘比較吧！



惠州元妙觀今昔

錦江

惠州元妙觀，歷史悠久，傳說建於唐代。出惠城，沿着迂迴曲折的環湖路，半小時可抵達。該觀面臨西湖，背靠東江，中有丘陵起伏，湖光山色，翠柳長堤，茂林修長掩映其間，風景幽雅，爲惠州西湖八景之一。

古觀建築宏美，碧瓦紅牆，畫棟雕樑，爲中國有名古觀。

觀內花圃廣濶，遍植名花異卉，有結構精巧，頗具藝術之六角涼亭；有荷池，紅蓮碧水相映成趣，錦鱗浮動於碧波漣漪中，歷歷可數；有假山，怪石嵯峨，奇峯突出，蔚爲奇觀。花圃蜿蜒有致伸入禪房深處，夾道梅樹陰翳蔽日，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清風徐徐，花香四溢，置身其中，加入蓬瀛仙境，大有俗念皆忘，超然出世之想。

其中大雄寶殿，規模壯觀，殿內供奉三清塑像，栩栩如生。殿宇寬敞，可容百餘人，爲觀內道人誦經、參禪之地。兩傍禪房羅列，掩映於蒼蒼竹林中。長廊曲折，婉若游龍，東西兩面，墨寶丹青，琳瑯滿目，均出名人手筆，使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

據傳，蘇東坡貶惠州時，公餘之暇，輒留連觀中，題字特多，首見的有西湖五別詩。猶記中有一則云：「蒔花見花開，花開客言別，邇聞山鷓鴣，相別猶殷勤。」足見詩人對湖山名勝眷戀之情。另題觀內匾額四字：「洞天福地。」筆力雄渾飄逸。近代劉鏞、伊秉綬、康南海均有題字。惜當時年幼，走馬看花，不能一一記憶。僅記南海先生題上聯云：「山水有靈亦驚知己。」鐵劃銀鈎，似右軍筆法。使人大開眼界。據說，近代偉人，孫中山、蔣中正、康南海、梁啓超、章太炎……等，亦曾先後瀏覽觀中，該觀歷代主持，皆道行崇高，能學之士，人傑地靈，相得益彰，故騷人墨客，多盤於此間。

每當暮春三月，草長鶯飛，香火鼎盛，遊人絡繹不絕，爲遊覽勝地。

可惜好景不常，大陸淪陷後，經毛共迭次運動洗刧，大陸所有文物古蹟，已摧毀無餘。神聖莊嚴之元妙觀，亦不能倖免於難。昔日巍峨壯麗的大雄寶殿，於一九六六年，毛共紅衛兵「破四舊」的浪潮中，已片瓦無存，成爲一片廢墟。昔日香烟繚繞，暮鼓晨鐘，已經烟消雲散，消聲匿跡了。昔日晨昏誦讀道德、南華眞經的清淨禪房，代之的，是强迫學毛著唸毛詩，成爲磨折靈魂的人間魔窟了。特別是，在毛共一九六七年的「鬬、批、改」運動中，觀內道人均被視爲異端邪說，左道旁門，强迫參加勞動改造，鬬的鬬，改的改，殺的殺，賸下的已寥寥無幾了。

筆者於一九六八年，偶然跡足其間，發現門牆坍塌，一片荒烟衰草；再看觀內，「香徑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的情景，不禁撫然太息！可憐這片富有歷史意義的道門淨地，在毛共蹂躪下，完全不堪入目了。

東莞石龍同胞的血淚

袁思華

石龍中學自「文革」以後，名存實亡，青年想升中學，難過登天。所存少數學位，被所謂「成份」好的共幹子弟佔去，其他同胞的兒女，小學畢業，甚至未畢業，即被驅逐下鄉，在農村落戶。一個從無耕田經驗，體力又弱的青少年，靠「工分」來維持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凡有戚友在港，都要求滙款及寄包裹接濟。由是亦使到青年人多年來受着毛共的「社會主義美好生活」，「香港如何窮困」等謬論，一掃而空，使他們實踐地認識到資本主義自由社會的優越性，這也是促使他決心逃亡的主因。天堂圍與鳳崗一帶的青壯人士，以接近香港的邊界及路程的熟識，所以大量經已逃亡，故剩下大片土地無人耕作，毛共不能不將其他地區的青年，下放到該地區接替勞動力的空虛。下放青年到達這些地區後，路途摸熟了，情況瞭解了，他們又如法泡製。因此，逃亡的多爲東莞的下放青年。說起逃亡的生活，是不敢想像的，我是過來人，至今回憶，猶有餘悸。由天堂圍到海濱的白石洲，日間隱蔽於叢草之中，晚間行路，而且選擇時間，最好是月黑風高或下雨的惡劣天氣。沿途山巒重疊，道路崎嶇，不少懸崖絕壁，稍一不愼，跌落山崖，便再無生還希望。

單以路程而論，如非絕對熟識路程，幸運的，最快也要四天；如果迷失方向，常行五六天不等。乾糧帶多了，受人注目，易招危險；帶少了，不足以維持溫飽。逃亡途中體力消耗既多，加上晚間風寒露冷，到達海邊，無不精疲力竭。如果幸而行正白石洲，海面較狹，熟識水性，而體力好的人，最快也要四小時；如果行錯到南頭，那就非要七至九小時不可。此外又要能掌握潮水情況，除漁民之外，很少人識潮水漲退情形，逃亡者多是碰運氣。潮水退定，最多爲蠔壳割傷手足，危險尚低；潮水漸長，了不起也不過漂到落馬洲，對一個熟泳的人，生還尚大。如果由南頭下水，而又遇着高潮初退，那就實死無疑，人身被濤浪逐到大海漂流，那時想埋骨在自由之區亦不可能！

此外另一逃亡道路，是僞造證明，由惠州淡水，潛到大亞灣的海邊，游泳到本港地區範圍的吉澳島。該處距離，水面較狹，但該島嶼細小，游正目標，殊不容易；加以風高浪大，巖石峥嶸，危險更多，游到岸邊，常被巖石撞暈而死，所以年來海上浮屍，大亞灣比後海灣爲多，即此之故。如果從後海灣漂出大海，就惟有餵大魚了！大陸同胞的痛苦，以及逃亡者的悲慘，生活豐衣足食，逍遙自由的海外同胞，是不會想像到的！

最近一位石龍青年逃亡抵港親對我言，單是去年九、十兩月份，石龍鎮失踪青年，據他個人所知，已經三十八人，十一月份，仍未計算在內。這許多失踪的人，是否爲共兵所捕，或已逃亡？在石龍是不能查到的。多少人逃出生天，多少人死於大海？只有天曉得了！毛共的「社會主義天堂」就是如此——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一點沒有誇大。

洪楊史話

大司馬錢江

新翔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負雋才，鴉片戰爭時，因違反滿清政府的政策而被捕充軍到新疆去，因爾成為一個遐邇知名的知識分子，很受當時社會人士所推重。到太平軍興，他還活着。據說後來加入了太平天國，成為運籌帷幄的一等謀士，封為大司馬，到洪楊內閧，楊、韋先後被殺，石達開離京，他也悄悄出走不知所踪了。

以上這段傳說，有可以相信的一面，有難以相信的一面。可以相信的一面，他在廣州草檄抗英，被執充軍新疆而成為一時的新聞人物，是事實；難以相信的一面，是他參加太平天國政府的這一點，缺乏充份的客觀史料依據。

關於錢江和太平天國發生關係一面的傳說，見之於野史的，有幾處：

一在「滿清記事」。說錢江是兩廣總督林則徐的器重幕府，林被貶，遂留居廣東。時英人氣焰正熾，錢江鼓勵紳民，聯合上下拒敵。當時大官，主張和議，錢江屢當眾人攻擊。事聞當道飭知縣逮捕到案，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可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失意居家。此時適太平軍破武昌，遂投袂而起，不遠千里赴鄂見洪秀全，上書論天下大勢，建議取金陵，建為京都，內尚有「興王策」數款，可惜失傳。洪秀全閱而甚悅，即照計而行，卒破南京。於是洪氏封錢江為大司馬，幫辦軍民事務；一是楊敦頤編的「滿夷猾夏始末記」五編「禍亂相尋記」裏的那封「上天王書」全文；還有一處是「太平天國詩文鈔」中那篇「興王策」。

錢江和太平天國關係的傳說，見之於野史的，大抵如此。這種傳說，在當時相信一定很流傳；因為清同治三年冬，即天京失陷後半年，有書商翻刻曾國藩刊刻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其封面標題是：「新刻永安州英雄起義，洪秀全三人結拜，錢江演計取金陵，曾大人克復江南，生擒李秀成親供。」把「錢江演計取金陵」作標題來吸引讀者，可見傳說在當時是很盛傳的，然後書商才會用之作為廣告。不過這點不堪一擊；因為太平天國史料和「李秀成自傳」上根本沒有一個字提到過錢江。

由於錢江是當時的一個知名知識分子，所以時人記載他事跡的很不少。綜合很多時人的傳記所述，他大致是這樣一個人物：

錢江字東平，浙江長興人，修長瘦面，手垂過膝，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負才使氣，跅弛不羈，好談經世之畧，有俯視一世之概，被酒談兵，有澄清天下之志。當林文忠治夷，激憤而起，草檄團義勇，與夷持。觸時忌，大吏坐以法，戍伊犂。後遇赦歸，至北京，奔走於滿清大吏門下，聲名益彰，乃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動公卿。時適值太平軍陷金陵，世事孔亟，遂出都赴江北邵伯埭謁副都御史雷以鍼。抵掌而談，雷大悅，聘為幕府幫辦軍務。時軍務初興，籌餉維艱，乃創釐捐議，各省效之，大營始藉以資給。後以恃功傲物，不容於雷，為雷上奏。以跋扈恣肆，亂陳圖讖，蓄意謀逆罪名被殺。

上述時人所記錢江的事跡，除了提到他和滿清政府發生關係以外，沒有提到他和太平天國方面有過任何牽連；即雷以鍼殺他，也是由於他恃才傲物，雷因怕受殺名士之非議，於是把他戴上一頂跋扈恣肆，亂陳圖讖，蓄意謀逆的帽子，以卸惡名，卻也沒有指他曾上書給太平天國和參加太平軍事實。

根據上面野史、傳記兩方面的資料，錢江有了雙重身份：根據野史，他似乎是太平天國方面的人物；根據傳記，除鴉片戰爭中草檄抗英的這點事實外，他是滿清政府的官吏。到底那一種說法可信？

這裏有幾條可以探索和推敲的途徑。

第一、太平天國攻佔武昌的時候，錢江在那裏？第二、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是既定的決策，還是臨時採納錢江的意見而決定的？第三、太平天國官制中有沒有「大司馬」這個封職？第四、雷以鍼殺錢江，是在何年何月？

案太平軍攻佔武昌，是在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即清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明年正月初七，即清咸豐三年正月初二，棄城沿江而下攻擊南京，計佔武昌不足一月。據上節所引時人記載，錢江這時正在北京，是聽說南京為太平軍攻陷，才出都赴江北邵伯去見副都御史雷以鍼的。那末在太平軍屯駐武昌的時候，錢江在北京還沒動身呢！又如何能分身到武昌去上書洪秀全？又如何能跟隨洪秀全到南京去幫辦軍民事務？顯然，野史的記載是使人懷疑。

建都南京之說，是既定政策，還是攻佔武昌後臨時決定的，這裏有幾條很好的旁證：

「清史列傳」內「雷以鍼傳」，有一段記載咸豐二年冬，太平軍從岳州進攻武昌時的奏疏清剿太平軍的策畧。這時，雷以鍼在太常寺少卿任內。策畧內說：「粵匪今陷湖南岳州，又薄湖北武昌……。賊起自小僻，平陽之戰，非其所長，所慮尤在沿江一帶。風聞偽示有『定都金陵』之語……」。

咸豐二年十一月乙丑，清廷接到湖北巡撫常大淳署提督雙福奏也說：「……：安徽各省急須嚴行堵禦，『該匪早有直窺南京之說。』」

咸豐二年十二月庚子，咸豐諭軍機大臣道：「賊匪佔據武、漢之間，遊船已抵道士洑，其為意圖東竄而以別股牽制我軍，情形顯然。……後思賊匪偏滿武、漢之間『擄船千計，其意非欲順流東下而何？』」

由此，可知太平軍在進攻武昌以前，定都南京是既定的決策。所以野史說錢江到武昌上書洪秀全勸取南京一節，是不足信的。自然，那篇「上天王書全文」更成疑問了。

查太平天國官制，上面規定：一等東王西王，二等南王北王，三等翼王，四等燕王豫王國宗，五等侯，六等丞相，七等檢點，八等指揮，九等將軍，十等總制，十一等監軍，十二等軍帥，十三等師帥，十四等旅帥，十五等卒長，十六等兩司馬。

上錄太平天國官制表內，其中並無「大司馬」這一個官職。如果說「大司馬」是「十六等兩司馬」之誤，也是不通的；

（下轉三十一頁）

海外見聞錄

我所知道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上）

在飛來飛去的中間，翻閱過幾本「萬人雜誌」的合訂本。機窗外正飄飛着一陣陣的雨絲，撲面而來的是望不盡的雲烟。我悵惘地合上了書本，不自禁地嘆了口氣！——我剛才讀到的那幾篇片斷地介紹擁有四千萬信徒的日本「創價學會」的文章，不也正是充滿了雨絲和雲烟，不大容易看見一星半點的陽光麼？

這幾年來，在日本、美國、歐洲、澳洲，甚至於非洲，我都遇見過一些創價學會的會員。其中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東京銀座最華貴的「皇冠夜總會」裏的一位女演員。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她都不是沒有資格來「顛倒眾生，及時行樂」；或是利用業餘時間來「接交權貴，大撈特撈」。可是，她每個星期的夜晚都是這樣分配的：兩天到「創價學會」的研究班裏去上課；一天去探望她的寡母；賸下的四天用來對沒有信仰的人，進行說服，勸他們去參加「創價學會」。

這使我第一次對「創價學會」眞正發生了興趣。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正當妙齡，而又紅得發紫，收入可觀，男朋友不成問題的漂亮小姐，居然會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獻給一個宗教理想呢？

據我所知：創價學會的青年會員，一共有四百五十萬以上。又是什麼力量能夠使得他們既沒有成爲「嬉皮士」，又沒有成爲「紅衛兵」，更沒有成爲「開片阿飛」和「花花公子」呢？他們的年齡，不正是「遊手好閒」、「調皮搗蛋」、「惟恐天下不亂」的黃金時代麼？

直到今天，地球上有宗教信仰的人，還是以佛教教徒爲最多。據統計：至少有七億左右。比聲勢奪人的基督教徒，多了將近一倍；比一向南面稱尊的天主教，也多一億七千萬信徒。

在這一大羣「佛教人口」中間，不陷於一盤散沙，不陷於意志銷沉，也不陷於「只修來世」，更不陷於「商業化」的宗教派；孤陋寡聞的我，至今似乎只發現了一個——那就是奠基於日本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

但是，一提起她來，就有許多人會頭痛。原因大概不外乎兩者：

（一）她是一個從日本來的東西。

（二）她實在既強大而又獨特，簡直不能和其它任何佛教宗派相提並論。

三十年前，日本的軍國主義份子，欠過世界上許多人一筆血賬。現在，有人在情感上對日本、日本人、日本出產的東西還保持相當距離，這是不能怪他們的。

然而，從理智上來講：這種「三十年後，父債子還」的態度，似乎也並不完全和中國以傳統道德觀念若合符節。否則，夏代的人，也早已爲了鯀的罪過，把禹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更談不上什麼讓他治水立功，救民濟民了。其實這種實事求是的開明態度，今天也並不太少見。否則，爲什麼有些對三十年前的日本始終耿耿於懷的人，現今會去買「日本造」的照相機、收音機和電氣煲飯鍋，而棄那些更高級的「美國造」和「德國造」的電器品於不顧呢？

說「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是一個強大的團體，當然是符合事實的。二十年前，她只有五千個會員。現在，光只海外各地，就已經有了三十多萬外國人的信徒。在日本本土，會員的數目，是以戶來計算的，去年就已經勝利地突破了一千萬戶的數字。就算每戶的平均人口，只有一夫、一妻、一兒、一女，加在一起，也超過了四千萬人。——這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行動綱領、有統一領導的羣眾團體，甚至於像共產黨和工會那樣巨大的組織，陣容都要偉壯得多。



洛杉磯一個創價學會的小組正在舉行祈禱。黑、白、黃、紅種人，都在這裏沒有一點種族界限。

加之，「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是非常富有組織性、紀律性和活動性的一個團體，在管理上極其科學化；在關係上極其人情

化；在工作上極其戰鬭化。——每個會員，都要參加一個基層的細胞組織：「組」，或是「分隊」。在組之上是「班」。「班」之上是「隊」，或是「區」。「隊」之上又有「部隊」，或是「支部」。「部隊」之上還有「部」，或是「總支部」。然後再上一層還有「總部」以及「總合本部」。

這樣的龐大隊伍，再加上這樣有規律的組織，發生出來的力量，以及她所能在鬭爭中取得的成就，自然而然都是別的宗教組織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因此，和別的佛教團體相比，創價學會的確有它的獨特作風。但是，「獨特」卻決不就等於「神秘」。

據我所知：每一個願意以最大的努力，來研究釋迦牟尼傳下來的法華經（也就是「末法時期」的南無妙法蓮華經），來闡揚佛法，來創造人生價值的人，不分什麼國籍，種族，性別，社會地位，經濟能力，出身背景，文化程度，政治信仰，誰都可以參加「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爲實現日蓮大聖人七百年前的遺教，建立一個奠基於「和平」，「慈悲」，「個人幸福」，「社會繁榮」上的大同世界而鬭爭。

就是那些不准備馬上參加的人，也有權隨時去旁聽「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會員們的「小組會」，「學習會」和「討論會」，去很客觀地摸一下底。

加之，一個擁有四千萬會員，每年出版的機關報（聖教新聞）銷路有四百多萬份的，完全公開活動的羣眾團體，實際上有什麼必要、又有什麼可能，來保持自己的神秘性呢？

有些人對這個組織的「獨特」之處，還是多多少少誤解爲「神秘」。從而也就推測她是個「法西斯團體」，是個「秘密結社」，是日本人專用的「國教」，是「公明黨」的化名，甚至於說她是「台獨」的一個機構。

其實，「創價學會」從一誕生就和法西斯制度是誓不兩立的。在她的公開文告中，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來過：

「與法西斯相反，佛教主張絕對和平主義，尊重人格，發揚慈悲精神，把人類從不幸中拯救出來。」（引自東京版「有關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一問一答」）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開進行了反戰反軍國主義活動的宗教團體，在日本全國，只有一個「創價學會」；寧可讓會員坐牢，讓組織解散，也不肯向軍國主義者屈服求饒的，也只有一個「創價學會」。

從一九四〇年起，爲了反對軍部爲「統一國民思想」而制作出來的「宗教團體管制法規」；爲了不肯受法西斯當權派的强迫，用「神道」來代替自己的信仰；爲了仍舊堅持着宣揚日蓮上人「慈悲」與「和平」的教義，創價學會的五千多會員，在學會創始人牧口常三郎，及其最親密戰友戶田城聖的領導下，進行了一系列英勇不屈的鬭爭。——結果，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以及創價學會的十九位高級幹部，都被捕了。

學會也被正式取締了！

在不斷的嚴刑和虐待中，七十三歲高齡的牧口常三郎，終於爲了他的理想，在獄中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戶田城聖雖然在戰爭結束後，重獲了自由，但是，因犯生活使他的健康損失太大了。過不了多少年，死神也就奪去了這位中年人的生命。

在軍國主義的鐵拳下，被打擊得粉碎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在法西斯垮台之後，人民的眼睛開始眞正張開來了的時候，就眞的奔騰澎湃地發展起來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從一千五百個會員，發展到四千萬信徒！

如果說：因爲法西斯講究組織；法西斯的基層細胞是：「隊，分隊」；法西斯遊行的時候，穿制服、奏軍樂、齊步走。而「創價學會」恰巧也講究組織；她的基層細胞也是：「隊、班、分隊」；她的青年會員們遊行的時候，也穿制服、奏軍樂、齊步走。——因此，「創價學會」和「法西斯」，就一定是二而一的東西。

那麼，照這個邏輯來講：桌子有四隻腳，是對人有用的東西；馬也有四隻腳，也是對人有用的東西。因此，馬也就等於桌子了！

其實，一個羣眾團體能夠把組織工作做得很好的話，又對社會、對人類有些什麼不好？如果青年們養成了有秩序，守紀律的習慣，不像嬉皮士和阿飛那樣的傷風敗俗，寡廉鮮恥，那又對社會、對人類有些什麼不好？——這些在組織上和作風上的過人之處，應該是會被一般人當做優點來加以讚揚的。現在卻一變而爲被人指摘的「缺點」，倒的確使一些習慣於邏輯思維的人，認爲是費解的了。

在美國加州的一座「日蓮正宗」的廟宇。

作者與編者

張贛萍

不久前本港一位女作家去世，因她在生孤苦，死時悽涼，身後蕭條，曾引起圈內圈外人士的月旦，我也想說幾句老實話。

我不認識這位女作家，有過一個時期，我是她的讀者之一，我很欣賞她那種冷厲的筆鋒，但也不盡同意她那種沒有立場的言論。本刊面世之後不久，有一位朋友在電話中對我說，她很樂意替本刊寫稿；又說她的生活淸苦，最好有一個專欄。我當時滿口答應，不過要等我調整好版位，至於何時刊出她的文章？每期可用多少字數？俟我決定後再告知。我是不好開空頭支票的，更不願使失望中人再失望，因此我要這位朋友暫時不要對她說，等我決定了，我可以先送一個月稿費給她應急。這位朋友聽了我的話，還在電話中發了許多感慨，認爲我這種作風難得。

那天剛好有另一位朋友在座，等我放下電話，他以一種不以爲然的口吻問我：「你要她替萬人寫稿？」我說：「這是一枝健筆，她的文章很有戰鬪性，有什麼不好嗎？」朋友又說：「她的文章寫得好，爲什麼沒有一個報刊寫得長久的？爲什麼寫到今日一個地盤也沒有了？最好問問你們行家。」

我一想，這是有必要的，於是，我便向她寫過稿的報刊編輯與相識她的人打聽一下「行情」，得到的反應，幾乎是「有彈有讚」。歸納起來共有這些：有人說：「這位小姐可不好纏，像你這樣忙的人，她那種不分早晚忙閒，在電話中長氣夾重氣的疲勞轟炸，便夠你受的了。」也有人說：「你用她的稿可要小心，罵人不擇時日，論事不顧立場，她罵的人或事，不管報刊立場與編者同不同意，你都不能刪改退稿，否則連你一起罵。」又有人說：「我被她搞慘了，當日我約她寫稿，也像你今日一樣的心情，既重其才，又憐其境，結果，我受不了她那種無定向風的吹襲，只好把她的稿子斬了，當然我也被她罵得狗血淋頭。」還有人說：「你看過她用另一個筆名在某文化週刊寫的文章沒有，她唱那種反共的反調，怎麼可以在萬人雜誌出現？」……

諸如此類的「彈詞」，幾乎是異口同聲，不一而足。考慮再三，爲了愼始善終，我也只好「敬而遠之」，在電話中回絕了那位介紹的朋友。因此，我與這位女作家不但緣慳一面，連一點可以發生的文字緣，都被這許多來自四方八面的逆風吹散了！

她去世之後，我也發生無限感慨。我認爲一個人的成敗，決不是偶然的，廿多年來，許多無名小子都冒出了頭，像她這樣一位學貫中西，文筆鋒利的女作家，卻會如此死去？這究竟是香港文化界不能容她，也還是她自絕於文化界？我常認爲一個人狂一點無關宏旨，千萬不能妄；怪一點也無所謂，可不能成癖。像這位女作家，她寫稿跟所有的編輯都搞不好，她做編輯也一定會跟作者搞不好；有人說，她自己辦報刊的話，可能與所有的編者作者都搞不好。因此我又想到，他人在背後說你一句好話，可能作用不大；他人背後都說你的壞話，其作用是很大的。（上）

文壇小掌故

「七個女性」的風波

慶餘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左聯」的「文學月報」創刊號出版，其中刊登了田漢的一幕三場的話劇，題爲「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

這七個女性是：黃薔、蔣珂、張綠痕、陳湘靈，蘇瑪麗、謝玉波、凌雲。讀了劇本的內容後，只要畧知當時文壇情況的，誰也看得出，這七位女主角是影射的七位有名的女作家的，依序是：廬隱、丁玲、蕭紅、陳衡哲、蘇雪林、冰心、凌叔華。

其他角色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劉先生指蕭軍、李心南指李唯建、士模與小倩分指徐志摩與陸小曼、之敏指胡也頻，後三人均未出場。

劇中正面人物只得黃、張、蔣三人；寫謝只知有母親，主張以「愛」抗日；寫蘇只知關心丈夫和孩子，主張「心靈的改造」；寫陳爲資產階級，寫凌爲富家小姐，此四人比較接近，而與前三人顯然異趣。

「文學月報」的主編爲姚蓬子，自第三期起改由周揚主編。到了八月卅一日，陳衡哲寫了封信給丁玲，對此劇本頗爲不滿，說她自己既非革命家，亦非資產階級，只是一個薪水階級，所謂「自手到口，沒有明日」的人。她說與田漢不認識，但與丁玲有一面之緣，因丁亦在此刊物上有作品發表，諒與田熟，故請丁把這信轉給田漢，並望能在「文學月報」上刊出。

丁玲把這信寄給了編者，請爲發表，並說：「我沒有什麼意見可說，只希望編者站在編者的立場，尤其是在常做理論批評文章的編者，能夠趁這機會，爲田漢先生的作品，作一公正的估價。再者，也可以站在編者的立場，對陳女士的信，作一簡單的回答。」

在當年十月出版的「文學月報」第四期上，發表了陳衡哲和丁玲的這兩封信，後面有「編者按」，這個編者當然就是周揚了。

按語中說的很滑頭，如：「『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裏面，也許有些地方是根據事實，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陳女士既然否認劇中人物和自己的『人格與信仰，言論與行爲』相同，那也就不必追究了，反正社會上有這麼一種女性就得了，陳女士讀的是文學作品，並不是讀自己的傳記啊。至於陳女士是資產階級，或是『薪水階級』，我想有陳女士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言論與行爲』作證，更不必怕人家來『扭成異形怪狀』。所以我希望陳女士寬心一點，如果有得罪陳女士的地方，也請陳女士原諒！」語雖滑頭，卻極得體，這樣就堵住了陳的嘴。

照筆者看，此事陳衡哲這封信不如不寫的好。



萬人傑

法律尊嚴要維持

六七年在香港作亂的左仔，仍有七十四名關在香港監獄中。這七十四個左仔在香港暴動期間，意氣風發，惡迹罪行，有目共覩。他們都經過法庭審訊，定罪入獄的。他們的罪行是打死警察，炸死小童等等，破壞了香港的治安，威脅了市民的生命財產。他們關在獄中是罪有應得；與格雷、莊士敦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扣，性質完全不同。

在莊士敦獲釋後，英報「感激涕零」之餘，主張香港大放左仔，以為報答。香港政府立即發表聲明，香港獄中，並無政治犯。香港政府這聲明足以使懞查查的英國報人清醒一點。現在港服刑的七十四名左仔，都有破壞香港秩序的刑事罪行，香港政府並沒有當他們是政治犯處理。

比方說，魁解分子擄人，政府也不是因其政治立場而加以拘捕，他們的罪行是綁架，綁架就該受到法律制裁。香港左仔用土製菠蘿炸死人，這種罪行，能說他們是政治犯嗎；英報主張釋放他們，是因為不了解他們所犯罪行的性質。

這七十四名「愛國同胞」的家屬，在左派頭頭導演之下，派出代表到輔政司署「請願」，要求釋放他們的親人。當然，這是受到英國報紙鼓勵而表演的一幕活劇，他們指港英當局「無理拘禁」，使人「非常憤慨」云。如果香港市民不是太健忘，想到當日香港左仔視人命如草芥的暴行，才真是「非常憤慨」。

香港政府必須維持法律的尊嚴，如果這一班破壞香港安定與秩序的暴徒不執行已判的刑罰，以後，還拿什麼穩定社會秩序？

香港在中共的邊緣，在政治上署對中共遷就是香港當局不得已的苦衷，可是這個遷就該是有限度的，萬不能放棄原則。法律的尊嚴如果受損，香港也不可能安定的存在下去，須知共產黨的作風是得寸進尺，不要以為委曲可以求全；相反的，你堅持，他就退縮了。

香港經濟生死關

據說，香港列為「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是今後貿易前途的生死關頭。因為，如果列為「已發展國家」，便失去普通特惠稅的優待，在國際市場上，香港貨就無法與突飛猛進的南韓、台灣產品競爭，因此會使香港的經濟貿易遭受很大打擊。

在這個決定還未作出之前，許多人為香港經濟前途躭憂，包括港督戴麟趾在內。他在許多次發言中，都表示香港將面臨重大打擊，所指的正是這回事。

對於這個問題的決定，許多國家都以日本為馬首是瞻。因此，決定香港是「發展中國家」或「已發展國家」的大權，差不多握在日本手上。

如果特惠稅的得失是香港生死關頭的話，香港的生死權就操在日本手上。不過，喪失了特惠稅，使香港工業陷於困難境地是事實；卻不至於死。認為一旦香港列為「已發展國家」便死火的看法，太悲觀了！

香港工業曾經過銀行潮、限銷等大風浪，未來當然還有風浪，以對付過去大風浪的勇氣對付新風浪，相信不會就此倒下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迅速，香港成為日本大市場之一，也即是說，戰後日本從本港刮去不少鈔票。目前，日本逐漸放棄輕工業，走向重工業、精細工業的路；輕工業製品，可能從香港大量輸入。

因為，香港仍是日本貨的重要市場，香港經濟繁榮，購買力强，對日本有好處；如果香港工業不景，民窮財盡，日本也蒙其害。相信日本考慮到這一點後，會作出對香港有利的決定。不過，日本人心理不易捉摸。比方說：中國對日本寬大，而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爭執，卻咄咄迫人，一分一毫不肯放鬆。又比方說：香港在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期間，人民受到重大損失，要求賠償是天經地義，又是一聲「冇得傾」便談也不談。

誰知道他們對這問題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用步槍打落飛機

為了在印支使用的武器，蘇聯和中共又引起一場爭辯。蘇聯向中共報紙提出譴責，因中共報紙刊出圖片，說越南「自由戰士」用步槍及機關槍射落美機。這會使人生出錯誤印象，以為北越擊落的「三千五百架」美機，都是用這些武器。這是個很大的笑話，因為用步槍或機關槍射擊高速的飛機，要將之射落，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那麼，北越公佈的「戰果」一定是假。中共捧場，結果弄巧反拙。

蘇聯以共黨世界武器庫自居，如果說北越只靠步槍、機關槍對付美國飛機，等於小覷了蘇聯。

蘇聯說，北越對付美機是用地對空飛彈的，並非用步槍或機關槍。

中共最善於偽造圖片，毛澤東泅泳長江的圖片固然成為一大笑柄，而赤腳醫生的割大瘤，駁手臂圖片，更易製造。

中共報紙刊載北越軍隊用步槍、機關槍打飛機，無疑也是他們的慣技，可是這一回老大哥卻看不過眼。

從來中共偽造是不管人家相信不相信的，以為有圖為證，人家就不會置疑；可是自偽造毛澤東圖片被發覺後，人們對毛共的誇大宣傳，不禁存疑；甚至中共作了核爆，也要看到西方的探測報告才肯相信。

北越共軍用步槍射落美機，在「有圖為證」之下，以為人們不會懷疑，相信北越確有那麼多神槍手。可是，老大哥覺得這個謊說得大離譜，如果步槍、機關槍可以打飛機，何必辛辛苦苦發明地對空飛彈？一枝步槍價值幾何？一枚地對空飛彈又價值幾何？不過，中共當然有他的解釋：普通的槍手使用步槍和機關槍當然不可以將飛機射落，但對付美機的北越槍手，都受到毛澤東思想武裝，自然可發揮戰無不勝的無窮威力。這等如搞通了毛澤東思想的赤腳醫生，能醫百病，甚至登上手術台也應付裕如，何況一名槍手？蘇聯槍手便辦不到，因為他們有的只是修正主義的槍手。

勞動與貧窮

報載：某校幾位預科生，志願到工展會推行清潔運動，義務擔任清潔監察員的工作。他們一面勸導遊客將廢紙投入廢物箱，不可亂丟；一面自己撿起地上廢物投入箱內作爲示範。有些小朋友見了，果然不忍再將廢紙亂丟，也學着他們的樣子丟入箱子裏去，證明這工作已收到了效果。

到了下午二時之後，遊客逐漸增多，廢紙自然也隨之增多，弄得垃圾桶容納不下，於是他們便抬起去傾倒，有二位大學生見了譏之爲「老夫子倒擸擸！」又有一位遊客向同行的朋友說：「你們儘管拋罷，不然，他們沒事可做，白花納稅人的錢。」服務的學生聽了，氣憤異常。

賣油郎看了這段消息，不禁爲某種人悲，時間已進入了太空時代，居然還有人以勞動服務爲可恥，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高人一等，這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落伍思想！絕對要不得！

其實，在本港不僅一般人如此，縱是那些以名作家自居的文抄公也同樣如此，他譏笑一位窮作家的太太揹着孩子挑水，又譏笑一位窮作家自己做飯；這些人請不起工人，自己動手正是理之當然。可是在那種「笑貧不笑娼」、「王八有錢龜大哥」的勢利鬼看來，便認爲大可對他們揶揄一番了。

勞動並不可恥，美國有很多中國的博士、碩士在飯館中洗碟子，甚至億萬富翁的兒子也不例外。愛廸生幼年當過賣報童；佛蘭克林當過排字工人；高爾基更是店夥、學徒、侍役、廚工都幹過。中國的古代教育對勞動也很注意，洒掃、射御的課目便屬此類。陶侃貴爲廣州刺史時，還弄一百塊磚早晚搬出搬進練習體力。挑水、做飯又有什麼可恥？

至於窮，更不可恥，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只有君子才受得住窮，小人一窮便拐騙剽竊、圖財害命無所不爲。孔子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老夫子曾作過管理倉廩、管理畜牧的小職員。顏回住在貧民窟裏一簞食，一瓢飲。原憲衣冠襤褸住在窮村中，和顏回同樣可憐。韓信、伍子胥、陶淵明都有過「乞食」的紀錄。這許多聖賢豪傑在某種人的眼裏，大概也是不值一文的。「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一個人心目中只有金錢，那便什麼不要臉的事都會做出來了。那叫做「衣冠禽獸」！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勞工神聖世爭傳，竟被傖夫作笑談；
君子固窮終不濫，文抄剽竊爲髒錢。

二、原憲顏回囊屢空，敝衣飲食樂無窮；
任他盜跖財千萬，

牢騷篇

每逢出一份稿件，內心都感到一份快慰，然而，這卻不是看到嬰兒誕生的快慰，而是暫時解除負荷似的輕鬆。把寫作當作負擔，我知道這是自己的失敗，但又無法否認這種事實。可不是嗎？許多年前就計劃要寫的始終沒有寫出來，每天卻必須寫一些臨時想到的題目，我眞感到有多少厭倦了。可是在如此沉悶的局勢之下，我除了能動筆寫寫這些東西之外還能夠做些什麼呢？更何況需要依靠每千字十元的稿費去換取果腹的麵包！

我曾熱烈地追求自由，並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我卻發覺自己竟是從生活的激流中，跌落入一個死水的深潭。幻想的水泡一湧現就破滅了，心湖揚不起一圈波紋，白天和夜晚都是在找資料、找題目、揮筆桿、送稿件中打發了。而期待的是什麼呢？期待的只不過是領稿費的日子。

也許有人說，這是有意義的。但我卻感覺不到意義的所在，這對於我們的祖國，對於我們苦難中的同胞，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呢？我所深刻感到的，只是一個去國者的悲哀！

在大陸的時候，在編織幻想的年齡，我曾經有過美麗的幻想，也有過不同凡響的抱負。而幻想的破滅，不是在苦難的時刻，而是在離開故國後的今天！因爲此刻生活的激流已變死水。

在大陸的時候，我曾有過朝不保夕的生活，受着人們所常說的「政治迫害」。但，那也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因爲身置於生活的激流之中，爲了生存必須奮力掙扎，必須與驚濤駭浪搏鬪，不讓自己被洪流所吞噬。而今，在危險消除，在「政治迫害」已成爲過去的今天，手臂反而失去力量，生活也歸於平凡。

當初我不明白，與我同樣逃抵香港的人爲什麼都變了，變得懶惰麻木；變成庸俗可鄙；變得冷酷現實。現在我明白了，因爲此處是一灣流不動的死水。

聞一多曾經說過，生活像一條泥水河，朝着不知名的地方流去。而我竟流進這個死水的深潭，但願這不是我們這一代生活的終點。

報國無門，何處躍馬殺敵？生存的價值豈是爲了慢慢地沉淪？也許有人要怪我不滿現實，試問做爲一個去國者，我又如何能滿足於如此的現實？滿足於風止雲滯、水波不揚的現實？

每天都在罵共產黨，可是，只是罵又如何能罵垮共產黨用鐵用血築起來的江山？我的確感到有點厭倦，但在厭倦中卻又必須重覆去做令自己厭倦的事情。

「大風起兮雲飛揚」，什麼時候才會有能在死水潭中激起巨浪的大風？我感到惘然！

古調今彈

葉其真

禁毒

平均月入都在九十元以下。但現在聽說連青年學生也有吸毒，那末販毒這一行眞是繁榮了。

香港是個禁毒的地方，何以這個行業不但不萎縮，反而日見繁榮呢？這原因政府發言人已經把答案說得淸淸楚楚，說是有錢有勢的人插手其間。當政府機構的人爲禁毒而弄到手足無措的時候，他們卻在旁邊冷笑。

在中國，過去也是個吸毒十分普遍的地方。在西南各省，每一個小地方都有烟館，好像香港每一條街道都有香烟攤一樣。可是吸毒的人雖然數以千萬計，禁毒仍然有辦法。六三禁烟計劃擬訂出來以後，雷厲風行，眼看不到幾年時間，烟毒就成了一件過去的事。我相信現在的台灣和大陸，縱然不敢說沒有一個吸毒的人，但相信遠不及英國人多。英國人當初賣鴉片給中國人，現在很可能由中國人賣白粉給英國人；歷史之殘酷，莫過於此。

根據報紙上的消息，知道政府與國際禁毒組織合作，已掌握了香港販毒組織的全部資料，連幕後人物在內。爲了避免打草驚蛇起見，暫不採取行動云云。

關於博賭、娼妓，和吸毒問題，我是主張走極端的人，因爲任何介乎其間的辦法，都是自欺欺人的辦法。譬如娼妓，名義上禁，實質上不禁。有時爲了表示有這樣的法律存在，抓幾個阻街女郎上法庭，作爲一種粧點。事實上有妓女上過一百次法庭，控以同樣的罪名，結果她還是回去做妓女。如果像某些國家那樣設立紅燈區，豈不省事？

同樣地，對於禁毒，我也抱同樣的態度，如果要禁，就禁個徹底；如果不禁，就公開售賣，好像現在的香烟一樣。任何東西一旦公開，就不再有暴利；沒有暴利，想「發達」的人就少了。也許有人會說毒品公開販賣，吸食的人勢必更多，這說法我也不敢苟同。因爲許多人之所以染上毒癖，多數是由於那點神秘感在作祟。這正如有些書在被禁之前無人問津，後來因爲被禁，忽然就暢銷起來。

一種對健康有大損，但得來容易的東西，有沒有更多的人去嘗試，在我是有疑問的。如果不幸眞有人這樣做，那末任由他去嘗試好了，反正這個世界想自毁的人多着。

說到禁毒，只要稍懂香港社會結構的人，都知道不是易事。毒販只有縱的組織而沒有橫的組織，你要從基層人物追到高層，可能會有十層八層，到時如果發生斬纜的事，你去找誰？我不以爲香港能禁毒，除非來個鄧普拉將軍。

黃思騁

「註」：俗謂「貓屁不通」，而毛朝所要通者偏偏都是貓屁！所謂敵人反對的他就贊成是也。

頗，但不因爲他有伐齊、攻魏、破燕的大功大勇，而是佩服他以上卿之尊，竟然有肉袒負荆，親向藺相如公開認錯的這一份勇氣。太史公只稱讚藺相如智勇兼備，對廉頗認錯這勇氣卻不着隻字，未免厚此薄彼。人大抵都是愛惜面子的，尤其是那些沽名釣譽的所謂名士名家，即使明知錯了，爲了面子問題，就難得有知錯認錯的勇氣，因此，莫說要他們肉袒負荆，就是公開說一句「錯了」，他們也沒有這份勇氣，多半是「死鷄撑飯蓋」，心服而口不服。

不認錯與錯到底

一則笑話：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己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你，薑還樹生！」

世上就有這種可笑的人，「啞然失色」「驢則付你」是明知自己理虧，「薑還樹生」便是死要面子、死不認錯。這種固執態度與甜檸檬心理混合運用，大可成爲賴帳妙法——

你說我用錯典故嗎？韓昌黎也用錯典故！你說我不懂天文地理？李白也不懂！說我寫錯詞語？三十年代的作家也自承寫錯詞語！

爲了面子，爲了護短，無可抵賴的也要設法抵賴，即使明知錯了，也不讓你「全勝而歸」，薑還是從樹上生出來的！

眞正做學問的人常是最虛心認錯的人，一旦發現錯誤，必然抱着有則改之的態度，反省警惕，因爲倘若有錯不認，必然會一錯到底，「護短」不成，反而自暴其短，弄巧成拙，一錯再錯！

梅花草堂筆談：吳興沈太學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即「平」字下加一鈎，曰：「三乎（壺）也能。」

沈太學這個別字大王若肯承認筆誤，笑話總不致弄得太大，偏偏他要自作聰明、自護其短，於是一錯再錯，不但面子挽不回，連肚裏那點料子也給抖了出來，叫人一覽無遺。這等如有人以舊釋新，忙着爲不通的「現代詩」辨誣，結果寫出來的舊詩平仄不調，聲韻不叶，密碼解不通，反而讓人看清楚他的舊學根柢。

在下觀察某一個人，常不在他的「功」，而在他的「過」，功固然難得，過亦無可避免，只有貪功諉過的人，才最叫人瞧不起！如廉頗，「攻城野戰之功」只是他應有的責任，如果他死要面子，知錯不認，或者進而抵賴報復，一錯到底，則無論其功勞怎樣赫赫煌煌，在我心目中也不過懦夫一名而已。

江城子

雪——與——火

此地沒有雪，「農曆」上分明是寫着「大雪」、「立冬」，而不只沒有雪，且沒有一絲寒意！

洋大人的聖誕到了，此地依然沒有雪，也只是洒下幾滴涷雨而已。那來自冰天雪地的聖誕老人的鹿車，只不過是一種人造的虛幻之景，它斷不能激起人們生活實感的聯想，自然便尋不到那份詩情，那種畫意了！

因爲，此地是遠離於哺育了我們的母親——黃河的南方島嶼；這裏連來自塞北的寒流，也不寒了，更未曾聽過什麼「洪荒風雪」。

這裏是繁囂的洋場都會；即使有雪，也會被那參天林立的大廈高樓煞盡了風景，也必然失卻了那種原始的純樸，豪邁與粗獷！

在白茫茫的雪野上，燒起了一堆篝火，那該是多美啊！特別在夜晚，上面是墨黑黑的廣大的蒼穹，下面是銀燦燦的原野；而在這無涯的天地之間，昇起了一朵金紅色的火焰之舌，在那裏輝耀着、飄蕩着；而在它的氛圍裏，則又冉冉地散逸着淡藍色的氤氣。而且，假如，有一個哈薩克的老牧人和你作伴，他彈起了輕快的東布拉，低沉地、斷續地，他唱起了歌聲，周遭是一片寂靜，歌聲、琴聲，和那偶爾地爆響起來的炭火畢剝之聲：：啊，這聲音、這色彩、這線條、這畫面、這境界，我想，是再美麗不過的了！

而這雪與火之美，又難道是處身於洋場都會裏的人們所能欣賞、享受得到的嗎？

這裏，只有徙置區裏雨後的泥濘，只有尖沙咀區裏霓虹燈下的誘惑，只有聖誕派對裏的瘋狂，也只有徙置區的草坡上所燒起的野火所襯托出來的荒涼……。

如今，即使是姚莉的「啊——雪花滿天飛舞」和「野火啊熊熊」那樣抒情優美的歌聲也沒有了，替代而來的，是「恨你入骨」和「不要拋棄我」的噪音的叫喊。

在社會新聞裏，充滿着姦淫、刼殺、和失踪的少女……。

因此，我還是珍愛於雪，愛雪的純潔，愛雪的洒脫，愛雪的溫柔，也愛雪的冷峻。我還是珍愛於篝火，愛它的鮮明，愛它的活潑，愛它的熱情，也愛它的質樸！

我獨愛於雪地上的篝火，愛它們冷靜的理智，愛它們粗獷的熱情，愛它們的孤傲與超然，更愛它們植根於平凡的神奇、瑰麗……。

我懷念着我底北方的故國，故鄉的山川風物，牧歌與人情！

然而，我又不願聽到春天雪野上淒厲的狼嗥，更不願看到雪地上同胞們殷紅的鮮血……。

寫於聖誕夜

方中原

青年之聲

成語

無牌教師先生在星晚生活圈寫「成語瑣談」，引古證今，深入淺出，阿方是讀者之一。我對成語並不懂得多少，反而常常借改動成語來表演硬滑稽，藉博讀者一粲。阿方總算有自知之明，對自己不懂的成語從不敢亂碰亂用，更不敢像成名作家那樣創造詞彙，去寫什麼「津津計較」、「屍氣餘居」、「叨光養晦」的新成語；不過近年來，看到別人因爲自作聰明，亂用成語典故而鬧出的笑話實在不少。

阿方教書混飯吃的時候，有一年那間私校行政大亂，教務主任把教員負責的科目分配得啼笑皆非，不學無術、絕無藝術眼光與體育精神的阿方，竟然被指定擔任美術、體育之類外行科目，阿方踢球不懂球規，寫生又不知「是魚是鳥」，這與成語無關，暫且不提；有位姓余的同事畢業英文書院，中文僅考到個「F」，卻被派作國文教師，老余西爲中用，也儼然以老學究自居，因此鬧出笑話連篇。

老余對成語一知半解，不懂藏拙，反而喜歡掉書袋，那次在女學生的成績表上評了「不安於室」四個字，把家長氣得發昏的情形，阿方已在「黌宮異聞錄」一文裏寫過。其實老余誤用成語，那次並非第一回。

別的級導師寫評語，大多寫上些什麼「品學兼優」、「勤奮好學」、「成績平平」之類，因此不會出錯。

老余卻不屑出此，爲了不落俗套，而且要四十多張成績表上的評語沒有一句雷同，他往往搜索枯腸，把從英文書院學來的僅有「國學常識」悉數搬出，可惜老余把英文成語唸得滾瓜爛熟，對中文成語卻不求甚解，標奇立異之餘，每每叫阿方笑痛肚子。

學生家長雖然不乏書香世代，但多是胼手胝足的工人階級，因此老余即使寫錯了，家長未必看得出來。但老余偏偏自炫自負，有「善欲人知」的賣弄癖，成績表派發之前，他總愛在教務處給同事們傳閱，奇文共賞。

記得第一次拜讀老余的四十多句評語時，阿方看一張笑一次，四十多張成績表有半數是有問題的，什麼「小時了了，可造之材」、「羽翼已成，一飛沖天」、「頑劣之極，差强人意」、「天子門生，後起之秀」……，無一不是叫人噴飯的「絕妙好辭」，小時了了固然不敢恭維，頑劣之極仍然「差强人意」，豈不是全班學生都變了冥頑不靈的小猢猻？

阿方有次看到老余批改作文，有本簿子寫得潦草不堪，老余起初還耐着性子去改，後來索性半途而廢，拿起紅筆往績分格子裏填了個零圈，在文末寫上「文不加點，重抄一次！」阿方問他什麼叫文不加點？老余沾沾自喜、一本正經的說：「作文不加標點之謂也！」文思敏捷給他强解成爲不加標點，活學活用的老余屈就小學國文教師，眞

青年之聲

從節令說起

褚建中

有它特殊的意義，有時原始的意義並不豐富，但經過了歷史的磨洗，人物和風俗的渲染，形成了它嶄新的風貌，使我們這些華冑子孫，世世代代都深深地感染了它的情感。

中國人酷愛和平，這是老生常談了，我國民族性愛和平，憎厭侵略，實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的，最大的原因是地大物博，只要地盡其利，就不必再去攫取爭奪，因此在歷史上，理想的政治環境都是守勢的，因爲唯有在守勢的環境底下，才可以達到地盡其利的目的。

思想改變了生活，一種習慣已久的生活方式，被揚棄了，又回過來影響到思想。當前的中華民族所遭遇的情況，是亘古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由於馬列主義的荒謬，爆發了毛澤東思想的逆流，他不獨企圖征服中國，而且企圖征服世界，因此，他在一開始即着手剷除中國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爲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現癥結的節令，當然是必在剷除之列的，同樣地，只要毛澤東思想滲透到的地方，它必然再無法保得住原有的文化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反對毛澤東思想，在本質上即爲人類自由意志的表達——選擇自己所願意接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假如世界上沒有謊言、沒有陰謀、沒有暴力的話，我們試把共產國家的生活方式與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平鋪着作一比較，並請人民依照自己的志願去抉擇，結果必將使共產黨徒瞠目結舌。我國傳統的最大的節令是過新年，甚至西化如香港，這情況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過新年的歡樂，凡我同胞皆耳熟能詳，毋庸贅述了，試問生活在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同胞能有這分樂趣嗎？西方國家的最大節令是聖誕節，我們生活在香港，適逢其會地分享到聖誕節的歡樂，試問生活在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外國人（這是假設）能想像如何去渡過一個一個沒有顏色的聖誕節嗎？

香港人最不喜歡談政治，尤其害怕批評惡徒惡棍，這是善良市民的一般態度，不足深責。但最怕事，最怯懦的人也應該知道，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意願，是須要由我們自己去維護的，別人最多能幫助我們，能忠告我們，但結果還是要我們自己去堅守堡壘。毛澤東思想就是企圖毀滅我們歡樂的毒藥，因爲它的出發點就是要剷除我們的現有生活方式。我們在聖誕節過得很快樂，在新年假期裏也過得很快樂，這快樂，就是毛澤東的最大不快不樂，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即使最怕事，最怯懦的人，都正在反共。不論他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是一樣，看看香港人在渡節時的歡樂，我們還能夠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嗎？

程方

那次在畢業謝師宴上，學生紛紛要求教師題寫紀念冊，有位女學生叫阿方抄了句「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前面那頁剛好是老余的題辭，是整整齊齊的一首集句：「東飛伯勞西飛燕，朝來寒雨晚來風，一場寂寞憑誰訴，幾回魂夢與君同」！老余不愧博學强記，從樂府抄到宋詞，一揮而就，可惜工整而不貼切，阿方看了莫名其妙，老余把自己當作李後主不要緊，把學生當作當筵獻酒的歌妓卻有點那個了！

老余誤用成語典故，亂抄樂府宋詞，充其量叫阿方笑痛肚皮吧了，朋友老黃有一次自鑄新詞，卻幾乎叫阿方蒙上「誤殺」罪名。

老黃跟女孩子鬧翻時，給阿方寫了一封信，囑我代他解釋誤會。雖然情詞懇切，可惜所託非人，阿方不愛多管閒事，而且自知拙於言詞，不慣排難解紛，深恐弄巧成拙，只好回信婉拒了。

跟着又接到老黃的覆信，寫得很短，信末兩句是：「……未敢强人所難，失望之餘，決計自裁！」

阿方接信大吃一驚。老黃半生憂患，死的機會很多，然而都僥倖不死，這次卻悲觀厭世，爲了雞毛蒜皮的事竟然決定自盡，雖然人生總不免一死，但無論老黃在什麼方式下離開這個世界，都可以說是阿方一手促成的，則我雖不殺老黃，老黃亦由我而死！近來自殺率年年遞增，吹起「這個世界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歪風，阿方總不能熟視無睹，見死不救，再置身事外了。

我於是馬上走訪老黃，希望打消他尋死的念頭。可幸趕到黃府時，老黃尚未撒手塵寰，阿方鬆了口氣，隨即善言安慰，說了一大篇泰山鴻毛、生命價值之類的大道理，阿方苦口婆心，老黃卻嬉皮笑臉的說：「阿方你發神經乎？我老黃幾時說過要自殺？」

虧他還言笑晏晏，若無其事！我起初還以爲老黃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才會强顏歡笑，置生死於度外，但他矢口否認，阿方只好拿出證據來，掏出他的短函，問他爲什麼「決計自裁」？

老黃一本正經的說：「你不答應替我解釋誤會，我只好自作打算了，這不是自裁是什麼？」跟着又不服氣的引經據典地說：「妄自尊大可以寫作自大，自行裁處爲什麼不能寫作自裁？」

唉！不知是老黃「自炫」，也還是阿方「自誣自嚇」，老黃死不認錯，我除了虛驚一場，實在無話可說。照老黃的濃縮成語定律，不但「道人」、「木魚」、「對流」可以解作東道主人、緣木求魚、應對如流，就連阿方也變成格物致知的「格物」——爬格子動物了！

我從紐約來香港（三）

翁覺芳

舊地重遊滄海桑田　橫濱東京驚人繁榮

橫濱

乘風破浪，再航一週，已到日本橫濱埠。它自一九二三年地震和海嘯，全埠夷爲平地，附近有座山頭崩下一半，全埠一片瓦礫，只有銀行的夾萬卓立地上。筆者在災後三個月經此赴美，目覩此慘狀，其中居民有幸免於難者，因陋就簡，用竹枝木板蓋搭臨時住所，擺賣食物貨品，好像我國鄉間的集市露天貿易。但此景象早已消逝了，很快恢復舊觀，繁榮與日俱增，到現在已臻飽和點。但華僑在此發展程度，雖然大有進展，惟囿於華埠的，仍以飲食業爲大宗，中華街幾乎百分之九十俱是餐室，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鱗次櫛比。其中有一間很小什貨市場，看來很碍眼，內部當眼處，懸有三尺見方的毛頭畫像，外面寫着三個斗大字「東方紅」的招魂幡，有血氣的黃帝子孫，經過此地，睨而視之，無不掩鼻而走。雖然雲山超隔，遠在千里的外國，似是風馬牛，但總看不順眼，幷有說不出口的憎恨，或係反共的心理使然。

橫濱有座名海軍塔，登臨其上，全埠一覽無遺。橫濱離東京，只有二十英里，乘火車或僱「的士」前往，都很方便。東京的繁榮，在東亞國家的城市中，數一數二金迷紙醉，不知人間還有疾苦。日人生活水準，普遍提高，服裝完全改觀，在街上熙來攘往的，百分之九十是「吳服」，日語它是洋裝，只是窮苦大眾未改者。少數物價很昂，尤其娛樂方面，用天文數字計算，現有的日本算盤，需用二十一柱才合用。

東京

往東京觀光的遊客，勿失掉登上世界最高的鐵塔。它比花都的凱旋塔還高出若干丈，因遊覽人多，買入場券要排長龍，等候坐升降機更要忍耐。排的是盤龍陣，非一個鐘頭以上，無份兒輪到你，還想捷足先登嗎。最高亦不能升上塔尖，只是四分之三强，至此止步，但在此已夠瞭望全個東京，遠及橫濱，都隱約在眼底。其下的每層，全是貨品展覽場，電器爲主要的展品，機械次之，所有日常用具，應有盡有，紀念品館、食物館，無美不備。

遊罷鐵塔，次一步目標是皇宮，它週遭的景色迷人，在此攝影者，摩肩接踵，且有在此兜搭生意，露天檔口，幾分鐘交貨，最遺憾的，皇宮巍峨，不許越雷池一步，只有在城墻下徘徊，深溝高壘，儼然不可侵犯的。遊罷皇宮，下一步是上野公園，相當廣大，綠葉婆娑，青草如茵，動物園的豺狼虎豹，鳥獸魚龍，指不勝屈，看到眼花。有很多小學生三羣二隊，在此對動物寫生。但你勿忘記携帶攝影機，失丟此美麗背景。

遊罷公園，你已飢腸轆轆，要回市區找嘢食，找來找去，終於在銀座找到一間中華第一樓的豪華餐室，食頓豐富的晚餐。當你一步行近門口時，即有如天仙化人的美女把門拉開，讓你一步踏入，突見一班環肥燕瘦的小姐，笑臉相迎，招手帶你前導。行行重行行，引你到重院深處，使你腳踏毛毯，飄飄然如入廣寒宮，秀色可餐，你尚未點菜已夠半飽。待你坐定後，送來熱茶淨手小巾，用膠紙包裹，拆開來香噴噴熱辣辣，大擦一陣，醒腦提神。待你點了愛食的菜，這羣女侍，彼來擺餐具，此來端醬油，擺筷子碗碟又另一個，扛餚饌添湯裝飯者又另一個，似乎各有專責，如穿花蝴蝶，令你目迷五色，如坐在花叢中，顧而樂之，胃口大開，邊食邊欣賞。當你得意忘形之際，一聲埋單，你即時全身楞住！再看清楚，決不是眼花，聳聳肩膊，矯舌不下，要替老荷減肥，使它輕鬆了不少。送行時一聲「拜拜」如出谷黃鶯，使你不覺回頭瞅她一眼，才離開了。筆者和友人周慶俠君，打腫臉皮充肥仔，裝起闊佬架子，大模大樣，昂首進入，有如上述的場面，享受一番，點的是毛姑茄汁會生蝦一碟，鮑片生菜湯一盅，炒飯一碟，鹹甜饅頭兩個，埋單二千五百元，還加一小賬，二人出門口，相顧一笑。

飽食之後，再找娛樂，目的是日劇歌舞院，它是名聞世界最高藝術的舞劇。一幢大圓型六層建築物，每層均是戲院，有電影和各色各樣的娛樂場所。頂層是最高上的日劇歌舞院，擁有五十多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舞女，年齡不超過二十二歲，高低肥瘦差不了多少，舞藝精奧，已達爐火純青，爲日本獨一無二的舞院。雖比不上紐約的無線電城之龐大場面，但舞藝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以現世的眼光看它，脫衣舞已不算什麼了不起，當作家常便飯看，惟該舞院的舞女雖無上裝，有時赤條條全裸表示胴體健美，樂而不淫，老少咸宜。所以世界各國遊客到東京去，均以該院爲鵠的，無不先覩爲快，就筆者同船除有幾名不能去東京者，其餘百分之九十，都到該院坐上兩個鐘頭。雖非集體前往，有先有後，甲不見乙，丙見不到丁，但無論甲乙丙丁，每一個觀罷回來，口講手劃，一個五，二個十，口沫橫飛，如黃河倒瀉，以爲只有他們一伙，但旁邊的聽眾已心照不宣，俱是過來人了。所有遊客到東京而不到該舞院欣賞一下，眞的如入寶山空手回了，其餘名勝古跡尚多，值得一遊，惟以時間限制，沒有機會遊下去，馬上要打道回船了。

日本小童管教嚴格　見微知著值得借鏡

名古屋

這埠很繁盛，且向地下發展，已開始建築地道車，市中心已開有地下市場，它很廣，一如地面商場，縱橫十餘條街道，置身其中，別有天地，日本最大的陶瓷廠，即在這埠。其他工廠林立，在市面很多物品，均在該埠出產，故由美國載來原料，在該處卸下大宗，尤以油脂類最多，它是由於製造業所需。走筆至此，有感於它國之强盛，此乃因素之一。日本警察，俱是廿歲左右小伙子，徒手站崗，不但不配武器，連警棍也用不着。每個出入口通道，必有派出所，諸

色人等，經過它處都受監視，持有包裹須檢查，西人面生異相，均無論美、華人同種同類，三緘其口，沒有什麼分別，但通過它處，必要出視身分證才准通過，成年如此，特別是小童，最難控制，初生之犢不怕虎，跳跳蹦蹦，很難使它就範，又不能嚴厲處分，最傷腦筋。但看它國的兒童，似乎特別純靜天眞而馴服。我乘遊覽船停泊在碼頭，許多靑年男女，喜歡到船上訪問、參觀，其他年幼一些的幼童，如欲上去參觀，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牽領才許登船。當時有六七個中小童，徘徊碼頭，雖經船員招手，允許他們上來，但亦趦趄不前。適該船員欲上街，經過派出所，順便代他討人情，彼亦不准，如非有家長或成年人牽領，絕對不許登船。該船員本慈愛爲懷，寧放棄市場之行，願携他們登船一遊，以免他們失望，方允所請。他們達到目的，無不雀躍萬分。此舉雖小道，可見他國治安之好，盜竊少，自小受到嚴格管教，養成服從美德，所以路不拾遺，搶摸事件很少，值得我人借鏡。

神戶市

它是日本大商港之一，和橫濱不相伯仲，商業興隆，物產豐盛，蠔豉蝦米、魷魚、墨魚等海產物，冬菇、海帶、紫菜（海苔）尤爲大宗。有間百貨公司（三丸百貨公司）規模之大，爲全埠之冠，比之美國的最大百貨公司，毫無遜色。還有貿易中心（三元宮），雲連十多條街，街巷加有上蓋，裝有每條不同的燈飾，一條街有如一間，但其中分門別戶，不同的生意和不同的業主，在此選購物品，如入大公司一樣，無物不備，并有上中下貨品，適合各階層人所需。另有一條特別街市，它設在高空火車軌道底下，商店分成對面兩行，沿火車路線的彎彎曲曲不知多遠，盡是廉價貨品，有利於貧苦大眾，講經濟者趨之若鶩。神戶沒有華埠，華人經營料理（餐室）很多，不過散佈全埠的都是小規模的餐室。

大坂

十月遊大坂萬博會，僱的士前往，車費二千日元，每車四位，每位五百元，入場券每位八百元。進入會場舉目一望，其規模之大，會場之廣，難以想像，爲亞洲空前的萬博會。由於物質進步，遊客來自世界各國，據估計每日有卅五萬人，預計總數可能達到五億人。從來世界各國博覽會，無不虧本的，但此次日本則大撈特撈，據當局透露，現在的盈餘，已經多到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博會共有一百國參加設館，獨極權國參加者，小貓二三隻；稱謂什麼人民共和國，「窮二白，人民沒有褲子穿，憑什麼展出呢？但有一館，在不適中地區，而且小得可憐，莫名其土地堂，用宋體中文寫着「人民共和國」的斗大金字，旁邊有方寸大小的如芽菜或蚯蚓的不知什麼符號，這怪樣子，筆者懶得深入考究，書此存疑吧。

因會場太大，時間太短，非我個少年失學儉腹者一枝禿筆，所能詳細報導，謹擇精彩部分，畧述一二。是日老天爺偏不做美，整日下雨，觀眾多數未携雨具，無論紅顏少婦、白髮老人；幼女、壯男，多數成落湯鷄，但仍不減其一股勁的興趣，館無大小，無不排隊，大有大排，小有小排，有七十多個館，有的排長龍陣，拉長數里；有的擺蟠龍陣，隨館址繞了幾個圈子；有的擺蚺蛇陣，十餘人一排，拖長多遠，回頭望不到尾。筆者也在風吹雨打中，排足兩小時，如若天晴更爲可觀。

第一，首推北美合眾國，是特別設計，全館上蓋，不用支柱，如一隻大碟，倒懸空中，用汽吹脹，雖不甚高，但足以表示其特出的科學化，及頭等國之雄風。其展出美化物品，無奇不有，人見人愛。其中最具吸引力者，是月球石，凡到該館參觀者，無不先覩爲快，在會場外已排了兩小時蟠龍陣，已夠你兩條腿享受，頭都望長了，辛辛苦苦，才進入去，已鬆了一口氣。爲着急要看在天上摘下來的石，又再排蚯蚓陣，才得達到目的，它的丰彩，雖然任你看到飽，但兩腿的勞累，賦歸時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呢（按月球石大致和地球石差不了多少，灰黑色，直徑約二英寸，橫畧小一點，爲不規則的圓型菱角，平滑，重量比地球石輕）。筆者在紐約和芝加哥看過兩次，到該處不去吃排隊的苦頭，不過化在排隊的時間很長，縱然不再去看它，時間短促，得進入去亦如走馬看花耳。

第二精彩是蘇聯館，全會場最高的建築，估地亦最廣，一個尖塔，高插入雲，頂端綴以鎚鐮斧的國徽，表示它是蘇聯館所在地，其展出應有盡有。爲爭面子表示其國力之進步，物質雄厚，罄其所有搬來展出，物品精良豐富和北美合眾國比較，各有千秋。

尤其是火箭模型，種類之多，一時難以統計，地下全層，都是大小火箭和太空工具模型，當它搬來展出時，美國尚未登陸月球，以爲先聲奪人，十足威水。但在美國登陸月球成功之後，不免相形見拙，倘它在美國登陸月球成功之後，才籌備展出，決不至全部搬來形成尷尬的局面。

第三日本館，內部裝置古代恐龍之類的龐大動物和人類演變過程的模型，唯肖唯妙，用電力操縱，栩栩如生，塔尖從天面伸出，高插雲霄，在頂端裝置强力炬燈，夜間開放，光芒萬丈，十足太陽懸空。除尖塔之外，館內用六部電梯，左曲右彎盤旋上升，環繞會場內，升至最高處，另一部電梯盤旋而下，或明或暗，一段如在太陽下行走，突然又如入地獄，陰森可怖，轉彎抹角，十分把閉，才到出口。全館俱用鋼鐵架搭而成，可見日本的經濟力量，展出如此强大場面！

第四是三菱館和日立館，同以精彩的電器展出，可惜長龍擺得太遠，時間問題，無法參觀，自然無法報導了。

中華民國館，一改歷屆過去博覽會建館的作風。以往的中華民國館，外型採用金碧輝煌紅牆綠瓦宮殿式的外觀，這次萬博會的中華民國館，已西化了。它的模型好像英文字母H，內部展出，大部份是古物字畫，價值連城的祖先遺下的國寶。是日適遇日本皇儲（明仁）稅駕參觀，不但它國臣民，連所有到會遊客蜂湧前來，駐足一睹皇太子丰彩，因此擠得水洩不通，任你用足吃乳勁力，也無法衝進去，詳情欠奉。

香港館亦有別已往的作風，注重宣傳，館內不設零售攤，採用各式各樣設計的照片作號召，遊客魚貫而人，邊行邊欣賞，左顧右盼，一覽無遺，故不擠擁。餐室部份和展覽館相等，生意大好不是小好，食在香港的宣傳，收到極好的效果。

珠江水猶寒

【50】

馬森亮



。他問起我的情形，我便簡單地告訴他，結論就是：

「脫不了慘和苦！到處都是方框子，大家同是框子裏的爬蟲，稍可以自慰的，只有這雙手還可以值得驕傲！」

我隨即伸出右臂，把肘一彎，肌肉突了出來，頗有點勁，但焦黑像炭條。

「値得驕傲？」老胡又冷笑起來說：「這才是犯罪的標誌，和過去刺頰充軍的一樣。」

黃錦娟幫腔了，她針對老胡說：「起碼他已經得起暴力的考驗了。勞改場出來的人，身體都是結實的。不像你，雖然是龐然大物，卻耐不起風吹雨淋。」

「腦子生銹了，身體再結實也不中用！」

我明白老胡那套憤世嫉俗思想，始終不會改變，且隨時日增長，他的牢騷，不是針對着誰，而是對整個社會的控訴。在專制的政權下，眞話往往變成冷嘲熱諷。

他咬了一口蘋果，把手揩揩，又說：「對內可以向知識分子懷柔一下，對海外又可以大力宣傳，進行統戰。這可以說是特赦罷。但亦有範圍，只限於受過高等教育的。這匹癲馬狂得太久，亦感到累了，過去以爲憑那一幫流氓地痞就可以把國家治好，等到碰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才知道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可惜遲了，已種下這麽多的深仇大恨，就算是上馬提金，下馬提銀，想重修舊好都幾難。知識，是不可以毁滅的，知識分子是不可以侮辱的。目前，市內增加了很多光頭佬，他們都是特赦的知識分子。不過，雖獲得赦免，卻得不到生活和工作的照顧，一樣是徬徨。……」

胡劍峯很想聽聽我的話，便插過嘴，打斷了老胡的話頭

我撤開這些不談，問起他關於三四年來的人物變化。他馬上就說：

「你不是說過大家都是方框子裏的爬蟲嗎？對啦！我們都是豆子，給他們磨成了粉末，再拌入石膏，倒進這框子裏，已變成了豆腐。他們高興的時候，就拿來當副食品，否則，擱在暗角裏，讓它發霉，然後和上鹽，製成腐乳。知道嗎？這是我們的安排，知識分子的命運！」

「胡老師喝醉了，還是我來告訴你罷！」黃錦娟毅然把老胡壓住。說：「人事倒沒有什麽大變動，夠上得變動的話，那是胡劍峯老師和張老師已結了婚，將來有無變化還未知，其次，是他有意思改行了。」隨向胡老師一指。

「改行？」我轉問他。「老胡！你除耍粉筆之外，還能做什麽呢？」

他不說話，顫腿微笑着，好一付莫測高深的神氣。

「你不知他已學到了另一門學問哩！」周老師搶着說。

「什麽學問？」

「看相算命。」

「哈哈！眞有意思！」我笑將起來。「倒想考取一個哲學博士來了呢！」

老胡這才欠身站起來，走了兩步，踉踉蹌蹌的，一付醉態。他指着我說：

「你們都把玩意當眞起來了。老李！我問你，看相算命是不是一種學問？博學如孔子，亦念念不忘研究易經呢。喔──，這是現實趨勢，是逃避現實的最好職業，喔──」他差點兒吐出來了。

「他醉了，快扶他躺下罷！」黃錦娟對我說。

「誰說我醉？」他仍然在嚷。「誰說研究相學無聊？農民能將鋤頭當筆寫了，工程儀器爲什麽不能做籤筒？喔，無聊，無聊，現在誰算是有聊！喔──」

話沒完，他吐起來了。滿地穢物，酒氣薰人欲嘔。周老師嘖嘖埋怨，且先叫胡劍峯夫婦和劉天華回去，免得難受。

他們走了，黃錦娟蹙緊眉頭在收拾東西，這時老胡已躺在椅上，睡着了，發出煩悶的鼾聲。

「看樣子，他非留在這裏不可了。李先生！你也留在這服侍他罷。眞討厭！」黃錦娟一邊忙，一邊又對周老師說：「你也不要回家了，給我做伴罷。」

「是不是互相監視？」我調皮開她玩笑。

「去你的！」她向我飛了一眼。

二　趣怪的鬧劇

這幾天，我把戶籍辦好了，搬到近郊的西關去住，那裏很僻靜，頗有農村氣息，隣居都是做手工業的，我租了一間獨立的平房木屋住，一來是休養，二來避人耳目。因為我當日是畏罪潛逃，懸案未了，既未交代，亦未清楚。如果碰見了熟人，很可能傳到文教局裏去，再會捲入政治漩渦裏。

幾年的勞改生活，已把我養成一種孤獨的性情，習慣孤獨的環境，雖然現在回到城市裏來，但我對城市的一切已經沒有興趣了，我一心一意所希望的是能夠在這裏安定下來，苟全這條賤命，其餘什麼都不敢想了。

這時，小陳和小林也陸續釋放回來了，他們找到學校去，老胡便把他們帶到我這裏來。他兩人亦分別報妥了戶籍，而且計劃着進行去找尋工作，要生存，先得解決生活問題，這是最迫切的需要。小林倒不怕什麼，他也有僑滙，找不到工作，一樣可以過得去。但小陳則不然，他已舉目無親，睜開眼就要吃飯，沒有了工作就成問題。他說已拜託過很多同學介紹工作，卻沒有半點反應。他們都乾脆回答，凡勞改出來的人，無論什麼地方都不受歡迎的，意思是愛莫能助！

小陳的牢騷委屈，終於在我面前爆發出來了。他很頹喪而又憤慨的說：「共產黨不把我當人看，同學也不以我是朋友了，這是什麼世界呀！……」

我一時找不出話安慰他。我知道像他這樣理智的人是不必相勸的，心裏頭的悲憤，坎坷的生活，也斷不是幾句空虛的理論可能消除的。對一個陷於苦惱裏的人，還是讓他自己去製造幻想罷，雖然幻想是飄忽空虛，但不平常的勇氣往往是孕育在幻想裏。

我了解他，同情他，可也諒解他的同學事實上遭遇的困難。在這個狂妄荒唐的制度下，誰還敢强調個人的情感與關係呢？雖說他們之中有些人從前得過小陳的關照，但目前並非輪廻因果時代，更非酬恩報德的時候，他們之無能為力或不盡全力，本無足怪，何況他們在工作中有沒有委屈和顧慮呢？怕不怕自己拖累了別人或被人拖累？在此時此地，相信每個人都有這種思想。

小陳目前因環境所迫，窮漢自然氣多，指桑罵槐，在所不免，發發牢騷，亦人之常情。這是整個社會問題，絕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也不是幾句閒言冷語能夠補救得了。正如幾聲狗吠無法嚇阻火車疾馳一樣。不過，以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遭受到這般的歧視和排擠，確是天大的不幸，也是歷史的奇恥大辱。如果小陳是唸文學出身的倒還罷了，因為現社會不需要舞文弄墨的人，歷史上除太平盛世，執政的需要一批文學侍臣來點綴昇平之外，動筆桿的從來是註定要潦倒的。可是他並不是這類人，他所學的是機械工程，在發展工業的高潮裏，正需要這種人才，而竟這般的被冷落，使他投閒置散，徬徨於飢餓邊緣。顯然是官僚主義的政治偏見。何況小陳過去並沒做過事，本身歷史清白，不是黨棍政客，亦非遺老遺少，標準的一個年少力强，朝氣勃勃的青年？共產黨口口聲聲尊重知識分子，羅致專才，提拔後起的。這樣看來，還不是一面說好話，一面做壞事？

小陳牢騷發過後，躺在床上假寐起來了。

時間過了六點，老胡還沒有來，這是我們昨天約好是黃錦娟請客的時候，他素來是很守時的，現在還不見來，我很躭心。莫不是他曉得了占卦起課，此刻不利於出門？我想。

反是小林先到了，他一進門，便喜孜孜的報告喜訊。說他媽媽明天會和小陳的姊姊到廣州來。小陳一聽，霍然而起，臉上的愁容不見了，忙問小林此話靠不靠得住。

「我騙你則甚？」小林直白告訴他。「昨天才接到信，要我預先定好旅館，免至抵達時沒處居留。我還來不及告訴你呢，跑了一整天，每間酒店都住滿了人，弄得我團團轉，正不知怎樣才可，眞是傷腦筋！——」

「這西關一帶找過了沒有？」小陳忙問。

「還沒有！我的腳也跑到起泡了。」

「我和你再去走一趟。」小陳立即下床，把鞋子穿好，準備出去。

我看他們急成這個樣子，心裏着實好笑。對他們說：「急什麼？就算你御駕親征了也未必有把握。在這時候，從四面八方的人擁到廣州來，恐怕踏破了鐵鞋還是失望。來，待我給你想個辦法！」

他們停了步，跟我走進去，我在抽屜裏取過鑰匙，把厨房後面的一度門打開了。說：「這個房子你看怎樣？」

「多寬的房子呀！漂亮極了。」小陳咋舌說。

我鄭重的問：「你是租或借？有多久！」

「租也可，借更妙！」小林說：「最多不過一個星期。」

「哦！原來你是準備好這個房子等待老婆的。佈置得那麼漂亮。」小陳這麼打趣着。

小林在我膊上一拍，笑問：「你想得眞週到，怪不得你喜歡在這裏住，風涼水冷，地僻人稀。如果有美人陪伴的話，包管你從此君王不早朝了！」

「還尋什麼開心囉！」我說：「只不過——」

「只不過可憐我們兩個孤家寡人，依舊是野渡無人舟自橫。」

小陳說完，和小林做個鬼臉，哈哈大笑起來。

恰巧老胡踏進了，一入門檻，就向我長揖謝罪，後面還跟着劉天華，劉天華依舊是春風滿面。我乘機跑了過去和他們搭訕起來。

老胡驚訝地問：「怎麼他們還沒有來？」

「是誰？」我說。

「黃校長她們！眞是女人多做作，一出門起碼打扮三四個鐘頭。」

「我正要問你呢！你也遲到了個多鐘頭。」

「我是去約候師父一齊來的。」老胡向劉天華眨一眨眼。

被共特拆垮

圖上距離四十華里　足足走了六夜七天

滇省之南，石屏、蒙自、文山、河口之線是交通比較方便之地，有滇越鐵路與個碧石鐵路交叉相通，北至昆明，南下越南。可是再向南或西，也卽是以元江爲界之西南地區，便是三國時諸葛亮征南蠻的「不毛之地」；再向西南行，便是瀾滄江與中緬邊界的薩爾溫江及怒江。

第八軍與廿六軍要渡過的元江，也卽是紅河，與越南的富良江是同一水源，出自洱海附近，注入東京灣。第四十四師從石屏到元江的任務，在地圖上量此兩地的距離，只不過四十華里。可是，只要離開石屏向西行，他們那一次的行軍，便成了全軍葬埋的「死亡進軍」！

因爲石屏以西，元江以東的這一點點圖上短距離的地區，盡是高插雲霄，山峯如林的不毛之地，第八軍多是身經百戰的英明將領，也不乏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參謀人才，可惜對於這圖上距離只有四十華里的實際情形，竟一無所知。

大軍離開石屏縣城向西走，便進入到不毛之地的崇山峻嶺中，山徑崎嶇，盡是羊腸小徑，只容許一人一騎，排成一路縱隊通過；而且山巒陡削，山徑蜿蜒向亂山中伸展，數萬人要排成單行行進，沒有左右翼作側面掩護，重武器不能通過。部隊輕裝前進，每一個人都在心情緊張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窒息之感；同時，也感到這次西行進軍的前途，正似擺在面前的狹窄山徑一樣。每行一步都是坎坷崎嶇的不可樂觀，有如入甕之籠，任何一個山頭上，只要有敵人佔據用機槍火力封鎖，都只有倒斃荒山，束手待斃。

更使人窒息的，則是進入山區之後，四週的氣息是那麼靜寂，靜得聽不到蟲鳴鳥語，也見不到飛禽野獸，根本不像是一座叢山，好像走進去的地方是一座古墓。那種靜寂，也是一種使人感到氣壓沉重低壓的一種死寂！

照圖上距離計算，是應該當天晚上可以到達元江鐵橋的。可是走了一天一晚，還是在亂山叢中，爬完一個山峯，對面又是一個山峯；下到一個深谷，接着又是一個深谷。滿以爲爬完這個山峯，便可看見元江鐵橋，誰知爬到山頂一看，面前聳起的卻是另一個高山。像這種爬不完的山峯，走不盡的深谷，一直走了多久呢？說出來海外讀者是不會相信的，竟走了七天六夜！圖上距離四十華里，要走七天六夜才走完，可以想見這四十里之距離中，隔阻了多少個高山？在雲、貴、川、黔的西南各省，像這種山地是很多的，當你站在這個山峯，可能與對面山峯上的人對話相談。但你要走下這座山，再爬上那座山，往，便看成是高山的香港人所能想像的？

深入不毛荒山峻嶺　飢渴交困寸步難行

這七天山路是走得慘苦不堪的，那一帶既是名實相符的「不毛之地」，每一個山峯都是枯乾焦黃好像被火燒過一樣的禿頭光山，沒有樹木，見不到青草，聽不到鳥鳴，見不到獸跡，簡直就沒有生物的存在；萬丈深谷，也聽不到踪踪水流聲，一片死寂，滿目黃土。糧食快完了，連飲的水也找不到。每一個人的嘴唇都是乾枯焦裂的；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是血絲滿佈，紅得發火的；每一個人的腳底都是水泡；每一個人都是一拐一蹶的在爬行、在喘息、在沉默中不願，也不能說話。更可憐的是隨軍行動的眷屬們與孩子們，幾乎是走一步，坐一下；坐一下，哭一聲。母親們用自己舌尖的津液，或流下的眼淚，去潤濕孩子乾枯嘴唇。哭到後來眼淚流乾了，只有張開口來乾號！

到後來，每一個人都氣如游絲，只有奄奄一息的在掙扎，眼見到支持不住的人，一個個的倒下去；或抱在手中的孩子因爲沒有氣力抱不住而掉落在地下。倒下去的人爬不起來；掉下地去的孩子，再也沒有人去抱。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是誰也不去管的，甚至連多看一眼也不欲看。這是不是人性的殘酷，已到了他人倒斃也無動於中呢？不是的，而是每一個人都已到精疲力盡，氣息奄奄，隨時都可能虛脫倒下去，大家都到了地獄就要在腳下開裂的自顧不暇之境了。

當他們在這樣艱苦飢喝中掙扎往前行的時候，他們的唯一信念，便是終有走到元江鐵橋的一天。還在爬行苦掙的人，在這一信念支持之下，眼前不斷出現「鐵橋、流水」的影子，他們就與「望梅止渴」的人一樣，受着這影子的引誘，拚出全身氣力，將生命的潛在力發揮到最高度，咬緊牙齦，在爬行式的前進！前進！

從第五天起，便開始有人坐臥在路旁起不來，跟不上隊伍了；到第六天，便有人在行走中倒斃。在這兩天，對於落伍的或倒斃的人，大家還有多少同情之心，扶助之力；等到第七天開始，糧食與飲水全部告罄，在飢渴中，每一個人都感到自顧無力，對於倒下去爬不起來的人，或倒在路邊奄奄一息的人，都只是麻木地望一眼，認爲自己遲早也會像他們這樣，要倒下去的。

總之是，越接近元江鐵橋，行程越發艱苦，這段死亡進軍式的行軍，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最好說明，如果走不完最後最艱苦的十里，以前走的九十里也都成了白費氣力。

這樣一直掙到第七天下午，先頭部隊在一個山峯上，遙遙

西南保衛戰

死中人注下了一針興奮劑！前頭見到的人在歡呼，後面聽到的人傳遞，不到廿分鐘，傳遍全軍！仍在一步步走着的人，精神陡增百倍，百脈振奮，互相告慰着說：「得救了！」連倒臥在路邊氣如游絲的人，也掙出了最後一點力氣，在爬起來試圖着再前進！但是，這個「喜訊」，很快便變成了「噩耗」，因為先頭部隊興高彩烈的奔下山去，越接近元江，越發覺得不對勁，江水雖然在奔流，江邊卻見不到應該早已到達一〇七師的影子。等到他們走近鐵橋一看，這座七天六夜都出現在夢中的鐵橋，卻是一座折斷了的，彎曲成一團亂蔴似地的殘骸。一個個對此情景，無不口呆目瞪，起初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等到看得實在了，才聽到有人從痛苦悲憤中，失望地叫出了一句：「我的天呀！鐵橋炸斷了！」

此語一出，叢集在江邊的官兵們，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一股屁跌坐在地下，雙才抱着頭，由默默的望江興嘆而流眼淚，到相對無言而放聲大哭！一下子哭聲震動了山野。「鐵橋炸斷」的消息，由隊伍的前頭，傳到了隊伍的後尾。

前頭的人在哭啼，在作着絕望的嘆息；後頭的人，還是不斷的湧上前來。因為能否渡江是以後的事，也是要由長官們去想辦法的事，目前大家急於要跑到元江邊來解決的問題，是幾天幾晚強忍煎熬的飢渴。因此，無論先到後到的人，對今後的生死問題，都暫且丟在一邊；能否渡過江去，也暫時不過問，急於要解決的，便是奔向江邊，汲起江水，先喝一個飽；喝飽了，再將乾巴巴的手巾掏出來，蹲在江邊洗面洗手洗一個痛快；然後才埋鍋造飯，弄出一頓沒有菜的稀粥乾飯來充飢。

大軍陸陸續續的到齊了，飢疲交迫的官兵，到了江邊獲得飲食之後，也有了精神，大家就在江邊露宿。頭上是滿天星斗，如晝明月；背後是萬重高山；前面則是滾滾江流，在月色照耀之下，一片迷濛，一片蒼茫大家都有「不堪回首」之感；遙望對岸的元江城，則是漆黑一團！唯一的渡江鐵橋被炸斷了，大家面對此情此景，經過一場哭泣嘆息之後，也就聽天由命，躺下身子來休息了。

陸軍副總司令湯堯，第八軍軍長曹天戈，四十四師師長石達中，第三師師長李正幹，教導師師長田宗述等一班身負重任的將領們，在漏夜開會，討論今後的生死行止問題。在會議上透露了使人更悲痛憤慨的消息：

孫錦賢打勝仗投降　李國輝不同流合污

已經渡江，原負接應掩護大軍從鐵橋渡江的一〇七師師長

第二個消息，孫錦賢怕見長官同寅，不讓部隊渡江，是他下令將元江鐵橋炸斷的。現在孫錦賢抱着隔江觀火的態度，讓大軍阻隔在江邊，等共軍來殲滅大家。

這是兩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

第一、孫錦賢是對長官最恭順，最得長官歡心欣賞的師長，由於曹天戈軍長歡喜他，才派他單獨負起這次掩護全軍渡江的重大任務，怎麼會在打了勝仗之後，共軍主力未到達之前便叛變投降？他向什麼人投降？難道會向被自己打敗活捉的俘虜投降？或不待共軍來到，便通電「起義」？這是很不可解的疑問。第二、孫錦賢向共軍投降的話，便是出賣第八軍長官、同事以求榮；他要求榮，便應該向共軍立大功；他要向共軍立大功，便不應該將鐵橋炸斷。他應該派出親信部隊，據守鐵橋，封鎖交通，以「先禮後兵」的辦法，派人過江來游說曹天戈以下各師，也一同向共軍投降。如果第八軍其他各師不肯投降，他就應該放下面來反友成仇，用火力阻擊既不投降又要渡江的第八軍各師，怎麼會在這時把橋炸斷呢？總之，孫錦賢投降炸橋都不合情理。但元江城已易幟，橋已被炸是事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直到後來脫離孫錦賢，不肯與此叛逆同流合污，單獨把部隊拉到滇緬邊區打游擊的七〇九團團長李國輝，才說出這千眞萬確，而又實在難以使人相信的內幕。

原來孫錦賢率領一〇七師在蠻耗渡江之後，即沿江向北前進，一舉將元江的土共打跑，順利進駐元江城，派兵據守鐵橋。可是等了一天兩夜，仍不見大軍到來，而從廣西入滇的陳賡共軍，卻派出一支輕裝部隊，從河口繞道北上，也擬搶佔元江城，以阻擊第八軍渡江。因此於第三天與先到元江城的一〇七師發生戰鬪。這支共軍輕裝部隊，沒料到國軍會棋先一着，已將元江城佔領，大夥兒一個勁的日夜兼程奔向元江城，被嚴陣以待的國軍以逸待勞，打得落花流水，專是將這支遠道而來的疲乏之共軍，活捉的俘虜便有八百多人。這應該是一次足以振奮人心的輝煌勝戰。誰知孫錦賢卻在這場勝戰之後，決定投降。

因為孫錦賢指揮打這場勝仗的時候，他自以為這是土共或盧漢的叛軍，等到發現這些俘虜的口音不是雲南人，一問之下，才知他們是來自東北與華北的共軍野戰軍，是歸陳賡指揮的共軍正規軍，他可慌起來了。再在俘虜中找出幾個共幹一問，這些共幹雖然被俘，卻侃侃而談，把孫錦賢嚇得手足無措。說到他最後決定投降，更是荒謬透頂。（五十一）

三郎

啼聲劍影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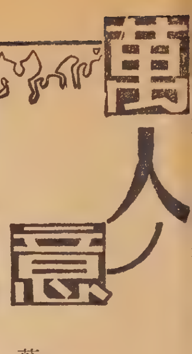
他建議由三人至五人合爲一組，分配每組手電筒一枝；帶有小刀的，請立刻斬路邊的樹枝做手杖，同時也可以作爲打擊狼羣的武器，遇有事故，彼此呼應，願大家平安到達。他的宣佈，果然有力，於是大家斬樹的斬樹，分配手電筒的分配，組隊的組隊。白老總的副官拉我和上校團管區司令三個老搭檔爲一組。這時，夜風蕭瑟，振人衣襟，而鈎月初升，疏星點點，於朦朧月色之下，隱約高山夾立，幽谷峰廻，起伏公路糊模如帶，以我們三人的目力，尙可分辨，乃不要電筒，讓給別組，因人編九組，手電筒仍欠一枝。紛擾一番，各組分別起程，我們這一組，究竟排在其中，抑是殿後，在黑夜中，看不出來。當我們這組起程時，我提議：由三人成品字隊形，他們二人是軍人，身手敏捷，背對背的排在後，分左右兩方瞭望，我這個文弱書生，則在正面把風，以爲警衞，進行時如此，休息時也是這般。倘發現土匪狼羣，則拍掌一聲，互通消息，共謀應付。我這個蠶蟲師爺，滿以爲居正的最爲安全，行路最爲方便，而以文弱書生爲理由，自然易得他倆的同意。結果，這兩位爽直的軍人，都願辛苦一點，作左右的殿後，就是這樣決定，才使我這個蠶蟲軍師，換得一場虛驚，嚇得冷汗滿身。因爲我們趁着鈎月微光，趕快趱路，起初則步伐很快，行了六七里，漸漸濕雲淡淡仍遮蓋鈎月，頓使幽谷沉暗，但憑我的目力，公路仍是可見辨，惟走路不若先前的便當，腳步漸漸放慢了。眼看手電筒的閃光，一隊一隊的在前面消失，可知我們已落後了很遠，我以正面行路，當然比同組兩位軍人爲快，所以，因這兩位搭檔朋友，以面左或面右而行的關係，又比我落後了，但我們要彼此照顧，我自然不能行得太快，脫離他們，回頭一看他們，如果距離稍遠時，便要停步下來，等等他們，才又起步。當峰廻路轉，正要轉入山坳的時候，因山咀所隔，我看不見前面有什麼，當我正要沿拐彎閃過山咀，突然有一個龐大的黑影，朝我橫撲過來，事生倉卒，嚇得我大叫一聲，回頭便跑。只聽得後面有人高叫：「不要怕，我是挑夫。」連叫幾次，我驚魂稍定，站定了，發覺那兩位軍人搭檔，不知去向，可能給我的尖叫嚇走了。這時，鈎月衝雲而去，朦朧銀光，使兩丈之內，淸楚可見，向前一望，隱約可見一個中年漢子，扶着一枝很粗樹枝做的拐杖，手上揮着一把破葵扇，但在背上不知負着一個什麼東西，很大的橫擺着，大概是很重的，所以那漢子要背負得傴僂而行。待他走近時，那漢子拿拐杖往後一放，然後豎起了腰脊，像把所背負的東西，用拐杖來支持，本身不須荷重，自己站着來休息，我走前幾步，端詳那個橫放的龐然大物，原來是一個大豬籠載着一隻肥豬，豬籠則橫放在特製的竹筐之上，竹筐兩旁用粗繩縛着上下，作半拱圓形，雙手穿入繩圈裏，竹筐便掛在肩上，像童子軍的背囊，而以竹筐來承重物，乃可個人背負，不須兩人抬扛，但也是屬於搬運貨物的苦力，所以自稱爲挑伕。在我和挑伕談話的當兒，兩位搭檔的軍人又已奔來聚攏了，事後他倆告訴我：當我尖叫一聲，他們以爲我是突然受到什麼的襲擊，發生了意外，迅速跳下公路旁邊的低窪，匐伏偵察，後來聽到人聲，發覺是我和人談話，才奔來看個究竟。我們詢問挑伕的結果，知道黔北的風俗，苗人是慣於挑擔東西，漢人則是喜歡背負重物，那枝拐杖，爬山時則以支持人，休息時則以撐持物，很重的東西，也是這末的搬運，尤其是井鹽，全是纍滿在竹筐上，一隊隊的挑伕在黔北運送。所以很大頭的豬，便橫放在竹筐上，由松坎運往數十里外的市集，以便明晨屠了，供應趕集者的購買。而且挑伕以日行酷熱，多喜歡夜行。因此，我剛才所見的一團黑影，朝我撲來的，正是挑伕夫在拐彎，龐然橫放的豬籠，倏爾橫轉過來，便錯覺黑影猛撲。了解眞相，不禁啞然作笑，但一身冷汗，依然未乾。

我們三人繼續登程，果然路上還遇上幾個挑伕，眞個用竹筐背負一塊塊的井鹽。那時，天上濕雲飛散，鈎月的微光淡淡，地下的公路漸漸延展在起伏不大的岡巒，走動已見方便，但當我們行到松坎鎭時，旅店的時鐘，剛敲鳴了十響，以十八華里的路程，竟然要走三小時，嘗盡了摸索步行的滋味。

（十九）松坎月下聽苗歌，小住夜郎論李白

拖着疲倦的腳，走入松坎的旅舍，那家旅舍以飯店爲名，闢地下廳堂爲館子，二樓則爲招待旅客下榻之所。我們先要三間單房，即奔往浴室，泡個熱水澡，舒舒疲勞的筋骨。這時枵腹雷鳴，五臟廟急要享祭，乃邀那兩位老搭檔往進晚膳，但那位團管區司令提出本店兼營旅業，廚房師傅也非好手，不如往外邊找間川菜館子，放懷舉杯，替我壓驚。這裏已近南川，川菜館子想屬正牌貨式。我們從來意見一致，一聲「好的」，副官老爺一馬當先，大家一窩蜂便奔往街上，松坎鎭比諸遵義和桐梓，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但地處要衝，爲川南黔北出入必經之道，商賈絡繹，冠蓋鳴騶，造成畸形發達，和桂北的金城江，遙遙媲美，這時，雖將午夜十一時，但全鎭仍是燈火輝煌，熙來攘往，一片熱鬧。我們找得一間規模較大的川菜館，由團管區司令點了幾款粉蒸肉、回窩肉、回窩豆腐、宮保鷄丁……等較爲可口的川菜，要了一瓶瀘川大柚，品字形撐其枱腳，幾杯落肚，風捲殘雲，成了酒囊飯袋之後，便決定環鎭蹓躂，巡禮一番。因客車第二次拋錨時，司機曾表示車子於明日才拖入松坎修理廠大修，則明晨決無法啓行，既然如此，今晚不妨玩個通宵，明日睡到日上三竿，也沒有問題的。我們在這鎭熱鬧的中心區逛過之後，便沿着公路，漫步向鎭外的曠野踱去。（廿七）





待旦答覆葉正開所提兩個問題

我們以人性反共不可以暴易暴

葉先生：

謝謝你的來信，你的恭維實在愧不敢當，因爲我自知不是專家，既無法擁有一個資料豐富的資料室，也無法像專家那樣花費太多時間去做考據引證的工作。也許正因爲這樣才引起你的誤解。你的兩點疑問，簡覆如下：

(1)關於中共大搞地方小工業的問題，在下早在一四二期就已指出，其目的是爲了備戰。那篇文章最後一段這樣說：「中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戰最自私的政權。它的一切措施政策都不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或爲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無論農業工業都是如此。二十年來，工人工資得不到提高，農民的生活更是愈來愈苦……」我之所以要在一五七、一五八兩期，再談中共小工業，主要是想談它存在的困難而不是談它的目的，可是開頭也再次指出，「中共搞地方小工業主要的目的是爲了備戰，絕不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支持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我的看法與你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也就想不出爲什麼會引起你的誤解？至於「不管中共毛林集團搞經濟建設爲的是什麼，只要它踏踏實實地搞，能夠提高生產力，增加物質，都是我們所歡迎的」。這段話我認爲並沒有什麼不對之處，這與我一向所持的態度和立場是一致的。我之所以要反共，就是因爲中共壓迫奴役人民，就是因爲中共偏激的經濟措施，一而再地把國家的工農生產搞得一團糟。

倘如中共能夠腳踏實地搞經濟建設，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難道不是比發動瘋狂的大躍進，以導致經濟全面破產，再次發生「大饑餓」爲好嗎？

我反共只是反對中共的統治階層；只是反對中共有害於國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只是反對中共壓迫奴役人民的措施。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說：「但願毛林按步就班地來，慢慢地搞，不要因爲成績不大而發動瘋狂的『大躍進。』」

因爲再來一次「大躍進」，必然使「大饑餓」再次出現，使中國同胞再遭受一次大浩刼。當然，中共絕不會聽我的話，接受我的意見。但中共不願意聽並不等於我不應該說。

我在此寫文章，只是說出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說自己認爲應該說的，想說出來的眞心話。不管中共把我當作「蠹蟲師爺」也好，「反革命分子」也好，「文化特務」也好。

我也和大家一樣，希望看到中共毛林政權的垮台，但我也希望中國人民爲此只是付出最低的代價。我認爲毛澤東願意世界死掉二分之一人口，在核戰的廢墟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想法，是絕滅人性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通過世界大戰的方法推翻毛林政權。

毛林做事只講目的，不擇手段。爲了達到奪權的目的，可以犧牲上千萬中國人民的生命；爲了達到建立共產世界的目的，願意犧牲十多億人民的生命。

可是我們卻不能這樣，我們想達到推翻毛林政權的目的，但卻不能不擇手段，而是要盡量減少損失。以上答覆，未知能否令你滿意？頌

健康

待旦

七〇・一二・一五

調寄烏夜啼

（詠波蘭人民反抗極權統治）

鄭秀堂

工人需要麵飽，力尋求。暴力血腥鎮壓：殺，拘，囚。
哀哉矣！好主義！付坑溝！
「人民眼睛雪亮」判明仇。

萬人組織不可不愼

人傑社長閣下：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先生其然也。茲就關於組織問題，有所提供：有組織才能團結，能團結才有力量；組織必須嚴密，否則花圃中有毒草。

布雷先生擬蔣公第一次下野書「千人衞之不足，個人破壞有餘」。圃地愈濶，毒草滲入亦愈多；我們——作者、編者、讀者都是中華民國之維護者，當然愈多愈好；但組織應效「軍統」方策（想張老編必然洞曉），只有縱的連貫，不有橫的聯繫，我們：作、編、讀者的背景、歷史、生活、住址，只應由您社長及張老編知曉，其他不可公開使知之。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先生敢言直說，見義勇爲，不避權貴。但萬人組織需要小心，先生個人尤當謹愼。先生行方氣正，當然「仁者不憂」或能感動頑石；但自共匪倡亂以來，人心險惡，林彬君橫死，共匪殘暴成性，時須智慮防之，先生一人繫萬人之成敗也。

萬人讀者何少川敬上

臉是人賞架是自丟 勉大作家滿損謙益

吃喝過量會生毛病，是以講求衛生的人，僅可吃喝八成左右，寧可「加餐」。吃喝如是，其他事理也一樣。又好比水塘，「制水」時候，得到一場再一場豪雨，當然進益。要是水塘的水已經有七八分滿，短雨還可，豪雨一而再，就得開放，不然所存的是水底，所溢的爲水面，不大化算的啊！春聲何物？自號「駁腳教師」那個是了！做教師而「駁腳」，好打有限。

但卻學做衛生家，吃喝總是八成左右，絕少「加餐」。同時也比肚皮作水塘，常常「制水」，連下十天豪雨，更受歡迎，可是「甘霖」偏少，所以常若不足啦！或時我也很「荒唐」，瞧不起他人大文章，好像李白醉了「僞裝徉狂」，王帝命召都作「假寐」，但卻瞧起韓崔，等如我愛上張、宋。張改標題，可稱「一字師」；宋用字眼，「恰到好處」，不期然「景仰」地說「願爲而受業於門」。

當我閱讀本刋，差不多每期或隔期就有讀者向大作家徐速責難這，責難那，我並沒曾見過他一面，但他的大作卻讀些過，所以在一五三期和他作神交論文，希望他好明白「滿損謙益」易理，視責難任何一個作「命婦」，自己作齊相「僕御」，「其名必揚矣」！

徐大作家底子如何姑不深究，「博古通今」似有點那個，明知「土佛勸泥佛」，寄「相觀而善」如下：

「今人勝古人，徒弟勝師傅」，不但不足爲奇，事實如此。古人要取火鑽木，要取水掘井，今人可接管便可有自來水、火了！至於徒弟勝師傅，假如上了五十開而稍留心文化界人士，想對廣東省教育廳長黃晦聞以及廣州市美術院長黃君璧的名不會太陌生，那雙黃一師事簡竹君，另一師事李耀屏，而一詩一畫，都「青出於藍」。所謂「學得其上，僅得其中」，指駁腳教師之類則可，指徐大作家必不可。

前人寫作縱有瑕疵的，但我們總該謙虛點，別責難死了的文人文章，光可說「推敲」，「研討」，還得就正有道。本刋作家以爲然否？以下就是我冒昧地拉扯好幾句唐詩該改與不該改的：

㈠「雲賞衣兮花賞容」，「雲」改「葉」尤勝，詠牡丹啊！

㈡「昔日戲言身後世，而今都到眼前來」，「而今」改「今朝」尤勝，對仗纔工啊！

㈢「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出比和對比前五字欠妥，改爲「關門人馬誰能識，河道仙槎彼不同」，像好點。若謂「卽今欲渡如何事，如今風波不可行」，「卽今」改「於今」，「而今」雖差可以，但遜色了！改爲「垂今」，「積今」，更「笑甩棚牙」啊！

末了，「臉是人賞，架是自丟」。同是筆耕，敢認沒有立壞心肝的人故意「搗蛋」的，千萬勿作人身攻擊，「勉之」！

——春聲

在三結合聚餐歡樂中 想起投奔自由的往事

去年十一月一日是萬人雜誌讀、作、編三者大結合的三週年聚餐會，在這個聚餐會中，所有的人都是陌生客，大家互不認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些是北方藉，有的是南方藉，借用老毛語錄的一段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爲民族的生存，爲人民的自由堅決反共）走到一起來了。一見面大家都是知己，既不客氣也不偈促的進行輕鬆的談笑，整個聚餐會中的讀、作、編三者都浸醉在團結友愛歡樂的大家庭中。

萬人雜誌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在港共製造暴亂，到處殺人放火的恐怖環境中誕生的，因爲它立場堅定，目標鮮明，具有無限威力的戰鬭精神的刋物，它代表着正義與光明，有力的喚醒了港九廣大愛好自由同胞，有鬬臭港共的殘暴行動，使港共徹底遭到慘敗，因而也得到港九廣大同胞的擁戴與支持。

在這三年的艱苦日子中，不斷的與毛共、台獨分子等左道旁門的牛鬼蛇神展開毫不妥協的鬬爭中得到壯大發展起來，成爲毛共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尅星。同時也是逃亡漂泊在海外

難胞的一座永不息滅的燈塔與精神糧食，我除了抱着無限興奮歡欣的心情參加這一盛會，願祝萬人雜誌萬壽無疆。除此之外也是慶幸自己得到新生自由的三週年，在三年前的今天正巧也是萬人雜誌誕生的日子，但我卻處在徬徨恐怖「生與死」的線上掙扎搏鬬中。在那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悽風慘雨洗刼中，爲了自由與生存不得不拋離心愛的妻兒，離鄉別井的踏上逃亡之路。

就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這一天的深夜二時，在親友的幫助下化粧成爲一個漁民開始出發，在那昏暗不明的星光照射下，海灘顯得那麼清涼沉肅，一路上除了難以避免的腳步踏着沙粒發出輕微的聲響外，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響，各人連呼吸都不敢大聲一點，只有默默地跟着帶路的親友後面前進。嘩，嘩的海浪冲擊着岩石發出一陣陣的響聲，暫暫地由遠而近，心想就快到海邊了。可是越接近海邊內心也更感到緊張，就在這時前面矮樹叢中突然閃出一個黑影，擋住了帶路親友的去路，心情馬上一驚，是不是碰上了民兵呢？於是本能的把托在肩上的木槳拿下握着成爲砍殺姿勢，心想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爲了保命就得搏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定神一看，見那位帶路親友好像是與那個黑影在談話，聲音是那樣細，聽不清楚說出些什麼，根據判斷決不是民兵，若是民兵還不大聲呼叱嗎？肯定是同路人，於是放心上前去一看，正如自己所希望見到的船主，在船主後面的矮樹叢下三三兩兩的坐滿幾堆人，這都是我們的難友。

當船主問明人都到齊了之後，即命令馬上登船！大家一到船邊，就一窩蜂似的爭先恐後的搶先登船，船身馬上傾斜一邊。當舵手正叫大家坐好之時、一連三個過頭浪卽蓋過船頂，大家全身都濕透了。這時誰也顧不了寒凍，各人找好蹲下的位置，較正了船身就立刻起帆開行了。

這是一條三乘二八尺的小魚船（罟仔），船身既舊又漏水，船肚沒有倉板，各人給三個過頭浪打濕了身，腳下浸着鹹水，又沒有地方可坐，只有蹲着，雖然全身冷得打震，但在生死關頭，大家都本能的咬實牙齦發揮最大的堅忍性，鴉雀無聲，各人默默地在祈求神佛保佑能順利地逃出牢籠，對於這點苦又算得什麼呢！

船，在那黑暗的大海中，穿過層層的纏霧前進，各人祈求着的是東風千萬在海中不能變化；更祈求我們那位眞正的偉大舵手，掌握着正確的方向，帶着我們逃離那苦難的故鄉。

十一月二日東方將近發白了，船離開海岸大約卅里左右的一處孤島——龜靈島。船必需要靠島上去取淡水，以備船上食用，在水手取回了食水之後，船主才開始淸點預定人數是否到齊，可是一點之下發覺多出了三個來歷不明的人混上了我們的船。原來他們三人也是受不了毛共壓搾奴役而希求逃出魔掌的青年，但由於沒有偸渡費用，因此在兩三天前經已掩藏在海邊石岩中，偸取農作物來充飢，晚上等待有人偸渡搭順風船。

由於我們的船旣小又舊且漏水，原定十五人經已滿額，船主恐防超載，出到公海時遇到風浪會出危險，到時不但難以使他們三人逃出生天，反而會使全部人員去見海龍王，爲了保障大多數的生命向那三人說明道理，要求他們上島不要拖累大家。他們三人聽到船主的說話當場哭聲大震，既跪且拜又蓋頭，苦苦大喊救命，堅決不肯離船。船主爲了不能因小數人而拖累全船覆沒的危險以及阻延時間，於是下令各水手協助將其三人强拖上島之後馬上開船！那留在島上三人呼天哭地，悲傷欲絕之聲慘不忍聞，當時那種情景像利劍一樣插進了我的心，但是自己正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前途未卜，雖有同情之心卻無援助之力，只有暗暗地滴下同情之淚。

他們爲什麼要拋離年老的父母，丟下嬌妻幼兒冒死逃亡呢？這是人間悲劇，是萬惡的共黨暴虐統治所造成的，我深深地堅信那萬惡的共黨遲早會被憤怒的人民所埋葬！

船，在茫無邊際的海洋中，乘風破浪的前進，海浪高如山，小船直上浪峯，低入浪谷海水四濺危險萬分，由於船小浪大。我們都是未經海上生活的，誰不驚心動魄？但這時大家都置之死地而後生，一切聽天由命，萬一不幸葬身魚腹，也勝活在毛共的鐵蹄下。一葉小舟在風浪顛簸搖幌之下，除幾名水手之外，絕大部份都暈浪嘔吐，有的吐得像死貓一樣躺浸在倉底鹹水中一動也不動，兩天兩夜連一點東西都沒有入喉，可是並沒有絲毫飢餓的感覺，這可能是精神過度緊張，求生的本能克服了平時無法抵受的困難吧？

十一月三日凌晨，經過了兩夜的博鬬，我們終於戰勝了毛共的邊防封鎖與險惡的風浪，抵達了自由世界的香港了。

我們踏着自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在慶幸得到自由的三週年中，也懷念着那三個不能同逃出自由而留在龜靈島上的青年，以及千千萬萬正受着毛共奴役而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同胞與親友。我歡樂也悲傷，但我要把悲傷化作力量，與毛匪堅決地鬬爭下去，但願終有一天返回故鄉重建我們的祖國家園。

尖鋒

應痛定思痛 應居安思危

向逃港青年忠告一言

萬人傑、張贛萍二位：

鄙人向爲貴刊讀者，鑒於貴刊以義正辭嚴的呼聲，向海外自由人士和港九四百萬市民面前，徹底揭露奸邪敗類的陰謀，以堅强不懈的意志，勇於向殘暴共匪痛斥罪惡，如此大無畏精神實可嘉可勉，希望今後更發揚光大！

本人是逃港大陸難胞之一，身受共匪禍害不淺，對共匪殘暴眞相了解最清，憎恨極深，今日出於憤怒的心聲，偶作一紙，如蒙不棄，請登貴刊，倘有不當之處，隨便更正，有勞煩擾，致謝

讀者戴復明（十一月十五日）

今日毛共竊據大陸，殘暴不仁，倒行逆施，在這漫長廿多年的日子裏，把整個中國大陸，籠罩着一層陰森恐怖的黑幕；把七億人民，倒懸於水火之中；把中國數千年固有的文化和傳統道德，盡毁無遺。今日共匪橫行無道，簡直是中國人民空前的浩刼；同時，毛酋也是史無前例的一個大暴君！

毛共僞政權開始統治大陸，把每一個角落變成殺人的屠場，土改期間，那千千萬萬的無辜良民，就慘死於滅絕人性的屠刀之下，特別是所謂地主階級，是共匪徹底消滅的對象，老幼大小，全家遭殃，簡直趕盡殺絕。如此刻骨仇恨，身爲被害人的今日剩餘者，那不共戴天之仇，又怎能忘記得了呢！

毛匪殺人成性，運動一個緊接一個，他的屠殺再屠殺，鬪爭再鬪爭永無止境之日，三反、五反、大躍進，皆是置人於死地。大躍進期間，人民每餐過着二兩米的生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要日夜奴役。這樣在毛匪統治下的人民生活，又如何生存下去呢？四淸未完，毛匪立即掀起文化大革命，搞起全國性武鬪，爲了鞏固毛匪個人的血腥統治地位，驅使成千上萬的青年作爲毛匪的代罪羔羊，奪掉了那寶貴的生命，目前還迫使數千萬青年，到荒僻的地方充當牛馬，遠死他鄉。總之，今日共匪的罪惡滔天，罄竹難書，使受害者死於含寃受屈。毛匪的手段愈殘暴，就是人民的反抗力愈强，也就是這個倒行逆施的僞政權愈接近崩潰。歷史的規律，早已宣判了毛匪不能自拔的覆滅了。

今日在鐵腕統治下的大陸人民，那昏迷的頭腦，被共匪的殘忍衝破而醒覺了，對共匪的殘殺迫害，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訓。鐵幕的統治再也無効了。不自由毋寧死，已爲整個大陸人民爭取的信念，悲憤沉痛鼓起了人民勇氣；深仇大恨，發揮了無窮的力量，不甘消滅的壯志青年，已立下了永磨不滅的決心，不畏千艱萬險，向自由光明大道邁進，冒萬死萬難，冲破人間活地獄。今日毛匪的殘暴，再也擋不住他們的勇氣，艱苦阻不了他們的決心。在那重重深鎖嚴防的包圍圈中，攀山涉水，曉宿夜行，或一葉殘舟，乘風破浪，逃奔香港。六二年的大逃亡潮，就是揭露共匪統治下，震動世界醜聞的一個良好例證。偸渡求生者，僥倖的三兩次成功，倒霉者，何止十次八次，半途死的更不知凡幾了。

眼看今日的梧桐山下，白骨累累；深圳河中浮屍雙雙，邊防匪軍和狼狗，全是無人性的東西，任意開槍射殺，視人命如草芥。無數被抓回者，不足三兩米的鐵窗生活，餓得骨瘦如柴。共匪欠下人民的血債，定要以血償，儘管毒辣手段百出，可是越獄暴動，衝哨崗的現象，足以表現仇恨的怒火。青年絕不會在野獸面前有絲毫的畏怯。

今日我們同寄於海外，有家歸不得，國恨未能消，眞是令人惋惜！香港雖然是一殖民地，目前雖是自由世界，但最終的自由還要靠四百萬熱心認識的市民支持，更要靠我們伸張正義的反共青年，向邪惡作不懈的鬪爭，才得屹立不移。且看六七年的港共左仔暴動，足以作爲一個警覺的教訓。共匪的窮凶極惡，或微笑奸狡，就是他們陰險變幻，準備捲土重來。巧用千方百計的共匪，總想把我們死裏逃生遺下來最後一滴血，香噬乾淨。

今日每一逃港青年，已受血的教訓，歷盡血的經驗，前車可鑒，誓不重蹈覆轍。毛匪總想把今日的香港變爲大陸，只要我們還有最後一絲氣息，都與毛匪周旋到底！拚命到底！這樣才是確保自己生命唯一的路線。否

則，香港和世界都被赤化了，難道我們就可以飛到月球火星去逃避嗎？惟有各人以眞誠的抗共，才得共享太平的日子。

青年們相信這個眞理吧，誰也不能否認，不可誤認香港是太平所在，而把你下半生的精力，以金錢至上。回憶吧！昔日大陸，你們的田園家業，誰知共匪一來全部搶光，還要弄到家破人亡，如此深刻教訓，至今還是執迷不誤，多多金錢，可以尋求個人生活物質的享受，但會把你心中畢生未了之事——深仇大恨未報，石沉大海付諸東流！終日沉迷在那醉生夢死的場合中，逐步把生活走向墮落腐化，最後爲敵人所餌誘利用，甚至做出認賊作父，叛逆人性的事來。回顧當年你們全家慘死在共匪的嚴刑下，到今天那一幕一幕的悲劇，會出現你們每個人的眼前。這樣的悲痛與憤恨，又怎能再容忍下去呢？再回顧吧！你們知不知道飲恨九泉的父母親人，沉寃待雪；你們知不知道今日倒懸於水火中的大陸兄弟同胞，渴望待解；你還知不知道祖國河山沉淪，待你收復雪恥？今日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艱巨，青年們，不要辜負祖國的期望吧！鼓起勇氣，首先要在你個人行動上，生活物質上，言語和其它各方面，認眞做到以反共爲前題，認識到誓與共匪不兩立，以牙還牙，去對付萬惡的敵人，毫不保留地去對抗他，消滅他。

身爲今日的中華兒女，何況又是仇恨未消的苦海孤兒，今當國家多危難之秋，正是青年們爲國効命救危解難之際，雖則目前在國際形勢上有點逆轉，但絕對不能影響我們復國救民的鐵石心堅，毫不懷疑共匪在臨死前，勢必發出一股狂性作爲最後掙扎，然後才走到末日的地府裏去。

今日復興基地台灣的各樣進步，即是明日反攻復國勝利的保證。全國軍民與海外僑胞，和大陸的反共義士，聯合在一條陣線上，組成一股無敵的勁力，切底消滅敵人，誓用血肉之軀，以人頭去換取毛酋的狗頭。

香港難胞眾多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負得起歷史的重任，每一個青年，都是在苦難的熔爐裏鍛鍊得鐵一般的堅强。只要在政治思想上有明確的認識，遠大的眼光，深信今後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安危是息息相關，預先團結一個龐大的反共組織的存在，一旦反攻號角一响，這支勢不可當的怒火生力軍，會以各大組織力量肩負起祖國分配的重任，拿出比以往冲破鐵幕時與共匪對抗更堅强的勇氣，艱苦奮鬭的決心，轟轟烈烈地完成國家偉大使命，收復祖國山河，滅盡共匪根源，大家同心協力，再造中華！

附詩一首以誌悲憤　詩曰：

昔日田園一旦空，
無疑匪性獸般同，
橫屍遍野悲悽日，
血淚斑斑相映紅。
俯首追思往日事，
國恨家仇豈可容！
雪怨今朝猶未晚，
血債還需血抵充。
同胞收盡肝腸淚，
赤膽丹心報國忠；
奸雄天數難逃刦，
復國興邦慶大同！

張老編：

接友人雷家幸君由澳洲寄來『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旦感賦』兩首，囑代轉送貴刊發表，茲抄錄於後。

弟林邊客（十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旦感賦

雷家幸寄自墨爾砵

（一）

建國而今六十秋，
喜逢花甲又回頭；
籌添鶴算天同壽，
億萬斯年歲月悠。

（二）

締造艱難仰昔賢，
收京定鼎樂綿綿；
元兇竟敢窺神器？
撻伐尤應早著鞭。

（上接十一頁）因爲「十六等兩司馬」只是一個統帶二十五個兵的最低級軍官，與「滿清記事」所說「天王以錢江爲大司馬，幫理軍民事務」的職權對比，兩者竟有霄壤之別。顯然不對，野史所記是錯了。

最後，雷以鍼殺錢江可查考的日期是在咸豐三年五月，亦即是太平天國癸丑三年五月。那時，太平軍攻陷南京還不過只三個月，而在被殺之前，錢江又正在雷以鍼幕府任內。所以「滿清記事」說「天王入南京，以大司馬錢江幫理軍民事務」，又是錯的。

根據以上各點，可見野史的記載錢江，極大部份是謬訛的。

張先生：

讀許恨紅先生仿昆明大觀樓長聯之上聯後，甚感有趣，今試作下聯以和之。

讀者王俊　十二月廿日

數千秋往事，恨海難填，愁腸如織，看年年寒來暑往。惜荒煙哀草，亂鴉斜日，山川名勝，已非疇昔，復國北征，無消息空悵望。徒悲懷故國，聽夜深笙歌圍繞，壯士無顏色，玉樹曲殘秋露冷，異鄉飄零哀號泣，刼後蒙塵，四處流離，五洋浪跡。

讀者王俊　十二月廿日寄自美國紐約

代郵

㈠一讀者先生：十二月廿四來信所提意見，我也有同感，早已婉告有關作者了。㈡來信登在一六三與一六五期的未領身份證讀友黃志、仇毛人，以及來信署名「決反共人」林君，請即告通信處，有我們的讀友樂於幫忙。

——編者

給全體反共青年一封公開信

反共救國的青年同志們：

　在一年前，我們尚生活在水深火熱，殘暴專橫的毛共鐵蹄之下，現在，我們卻呼吸到自由空氣，幹着自己所喜愛的工作，能發表自己底心聲。我們之所以爭取到這樣的權利，並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幸運。我們也不是為着追求這紅燈綠酒，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偷渡逃亡。我們是為了要自由。看七億姐妹哭泣，聽毛共爪牙狂呼，難道我們袖手傍觀嗎？不，不能！我們要努力、要奮鬥！我們要反共救國。

　偷渡只不過是我們行動之第一步。雖然我們現在是生活在香港，但我們並不滿足，我們不能因個人的幸福，而忘記了救國的責任。很多朋友一來到香港，就忘記了以往，終日追隨於所謂新潮的生活，有些人還分什麼你是「紅旗」，他是「東風」了，你是「牛鬼蛇神」，他是「革命小將」。好像毛共對他們的「獎賠」還不夠似的。我們不禁要請問一聲：你們為什麼逃亡？難道你們的家鄉在哪裏，你們的親人在哪裏，都忘記了嗎？難道你們聽不到曾牛父子的哀號，看不見大陸飄來的屍體嗎？容忍得住日本人在中國領土除下我國國旗嗎？以及台獨集團的陰謀……。以上種種，夠了！我們是中華兒女，是時代青年，我們有責任去解救自己的國家，也有權利去消滅一切禍國殃民的魔鬼。我們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反共人士。不分男女老幼，反共救國，人人有責。這是一件長期困苦的工作，我們不能隨波逐流，只要我們有一顆堅誠的心，就一定能將中華民國的大旗，插遍全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們要牢記國父的遺訓，毋忘在莒的精神。這樣我們就不負先烈了。

　最後祝福我們戰友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

三民主主義青年軍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為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團結海外閒散力量 負起改寫歷史任務

親愛的張編輯大鑒：

　在一五九期的雜誌上看到丹心先生的大作，不禁引起我的無限感慨，雖然該文作者希望大家來督促政府盡力容納海外各地反共華僑歸台，加强反攻復國的力量。但是言者循循而聽者作耳邊風，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感，任令大好戰機虛度，任令生靈在死亡線上掙扎，怎不使同胞為之氣洩！

　我不敢指責最高當政者以杭州作汴州之錯，但是絕不能說沒有被羣小所左右，不過到底我們身處海外飽嚐亡國破家之痛，能否重回台灣這點實不是一個大問題。最緊要者，我們以後不能把命運寄託在別人手上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自己擔負起復國艱巨的責任的時候到了，只要大家準備擲頭顱灑熱血，以我輩不死國家不生的精神團結起來，共同創造新的道路，只要有人走在前頭，後來豈會無人？只要國運重興那怕沒有外國人跑到紫金山來握手。

　三戶亡秦，一旅興夏。不要低估閒散的力量，一旦團結起來就無堅不摧了。

　最後我强調說：在「萬人雜誌」的週圍團結起來，共負改寫歷史的責任啊！

讀者蘇文運上　十一月廿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港筆會改選，壇主應邀列席，歡晤三育書院徐泓先生，徐先生爲名作家，香港筆會散文選中，撰有「鄙忌諷齊王納諫」之文，議識恢宏，立論新穎，對本壇風格，備加獎飾，及諸位詩友作品，亦多讚賞，是晚，即席贈鄙人五言八句，中嵌聖誕快樂，才思敏捷，自顧不如。贈詩如下。

贈力行壇主聖誕快樂

徐泓

鼎力倡文學　高行自有家
吟壇傳妙句　宗主育奇花
往聖詩言志　才誕筆放花
愉快聞暢論　此樂實無涯

本刊一六三期，曾載余飄萍先生感時詩一律，壇主曾加品評，頃接其來函云：「承刊劣作，兼賜教言，獲益良多，感謝感謝，勗勉先學五言，謹領訓誨，祇以晚輩逃亡海外，苟延殘喘，受傭於人，工作羈身，無暇鑽研，深感遺憾，猥以非材，自慚淺線，對作詩，確實平仄不順，對仗未工，不過偶於工作餘暇，聊泄心頭積憤耳，茲再錄呈蕪詞，敬請賜以指導。」云云。

感懷

余飄萍

飄零異地憶家山，對影徒嗟未許還。
憂國有心空日切，救民無術濟時艱，
紛紛赤焰橫秦嶺，滾滾魔雲隔漢關，
漂母應酬毛要拔，恩仇待報敢偸閑？

該詩較前次所作，大有進步，壇主不欲多改，但要加以指點。祇第三四兩句，略易數字，使聲韻協調耳，現在平仄亦順，對仗頗佳，足證詩是愈做愈好，愈研愈精，原作第二句韻腳用單字，「單」字在十四寒，出了韻，故改爲「還」字，本詩之韻，是十五刪，詩中所用之末尾一字，「山」、「還」、「艱」、「關」、「閑」，均在十五刪，如用「單」字，則在十四寒，謂之出韻。

出韻之詩，雖佳亦算有病，萬不可用，必須更換，病之原因，是未查詩韻，律詩每首計用五個同韻字，限定範圍，謂之「律」，律者，格律也，律例也，法律也，定律也，規律也，不許越犯，此爲律詩命名之由來，如果出韻，即是不合規律，亦不得稱爲律詩矣。

五言詩發明於「齊」「梁」，至今約一千四百餘年，至唐代，嚴加格律，規定用字，稱名「律詩」，在十二句以上者，謂之「排律」，故各代有名詩人，所有作品，從無出韻者，此點至堪注意，學詩之人，不可不知。又每首律詩中，不可有同樣二字，有則必須更換，此爲近人作詩易犯之病。昔年各朝科舉，例必作詩，如犯此病，即遭罷黜，故各代名家律詩中，絕無二字相同者。

詩韻中有若干聲韻，頗難記憶，例如一東與二冬，八庚與九青，十一眞，十二文，又十四寒與十五刪等，極易淆混，稍不留心，即易出韻。所以一詩完成，必須查對詩韻，視其是否出韻，壇主案頭，即有詩韻集成一本，以備隨時翻閱。特別小心，懂得此法，方可做詩。

思家

馬天

暮靄行人苦　空山倦鳥音
來時滄海遠　去也碧雲深
渺渺鄉中水　遙遙故國心
燈前猶撫劍　廿載淚沾襟

馬天先生之詩，用十二侵韻，既未出韻，平仄極佳，惟對仗工夫，尙須再加研究，例如：「鄉中」對「故國」，不如改爲「鄉關」，「中」字對「國」，謂之不工，其餘均好，滄海遠，對碧雲深，好到極點；渺渺，對遙遙，「水」對「心」，也好。收尾兩句，則更好，「燈前猶撫劍，廿載淚沾襟」大有英雄氣概。

「來時」，對「去也」，料想頗費一番思索，因「來時」二字，很難對，「也」字對得最好，普通人必用「後」字，「後」字，則不如「也」之新。馬大先生函自稱「初學者」，以初學之人，竟有如此筆法，且有唐詩風味，假以時日，作更進之研究，其前途造詣，實未可小看也。

詩三首（四首錄三）

馮君靜

㈠萬人雜誌三週年讌會
長爲讀者已多時，席滿徘徊半日痴，
有酒何妨同獻飲，飛觴慶賀琢新詩。

㈡吊老炳燊，並問潘苑莊女士
避秦蹈海兩依依，泳渡中流恨折枝；
渺渺紅濤君捲別，誰憐月冷苑莊詩。

㈢代潘苑莊，哭炳燊君
步入江流慰勿驚，開懷抱我作長征，
扶嬌輾轉終無力，一別難忘萬古情。

本刊一六二期，君靜先生，曾有感懷詩四首，鄙人加以評註，囑其注意平仄聲韻，最重要者，必須人人看懂，深淺好壞，是其次也。不料馮君時間不久，竟有如此佳作，眞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矣。

入夢

鄭秀堂

生計操勞累　酣然入夢甜
渾忘離下客　瀏覽漢中川
瑞靄乾坤轉　春光日月圓
山河如綉錦　豈有不心牽

逃國吟

余棣華

壇主詩文　久仰大名　恢宏卓識　如飲甘霖
小弟年青　亦喜弄文　書生習氣　自小養成
大陸下放　從事耕耘　游泳來港　九死一生
三五之反　家業無存　身經土改　捱過鬭爭
驚心動魄　死裏逃生　指爲地主　掃地出門
豬欄牛屋　閤家棲身　援朝抗美　侄兒當兵
南腔北調　忘記鄉音　二哥清算　三哥夜奔
全家星散　一去無聞　年當而立　無法成親
慈母相對　淚眼涔涔　家徒四壁　一桌一燈
筷筒有字　百子千孫　屬於四舊　大禍臨身
更深夜靜　捉去鬭爭　區區小事　可以殺人
思想復辟　其罪非輕　大小共幹　人性不存
屠刀掠影　巧立罪名　恐怖世界　魔鬼驚魂
人間何世　無法詳陳

簡覆

壇主敬覆，余棣華君，細閱尊稿，實事眞情，來詩太長，無法刊登，地盤不大，積稿如雲，刪除八九，去蕪存菁，迫不得已，請勿生嗔。



香港

這些野草，是怎樣長出來的？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六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十一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現實與「紅旗」距離日遠

目前中共的形勢，越來越近似文革以前的狀態。毛思想的「紅旗」表面上仍舉得很高，可是實際措施，距離毛思想則越來越遠。這種情況從中共在元旦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表現得非常淸楚。

在對路線方面社論說：「我國的國際關係日益發展。我們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反帝反修的鬪爭中並肩前進。我們同越南勞動黨、朝鮮勞動黨在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戰鬪中緊密團結，互相支援。我們同一切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戰鬪團結，同世界人民的戰鬪團結，不斷鞏固和加强。」

實際的措施與上述的毛路線的距離很大。例如同阿爾巴尼亞並肩反修一節，中共已經遠遠落後於阿爾巴尼亞之後，早已不能「並肩」前進了。直到如今阿爾巴尼亞仍與蘇聯處於斷交狀態，而中共則於去年十一月派出新的駐蘇大使，與蘇聯簽訂了貿易協定，使貿易額由四千萬盧布，增至一億二千萬盧布。前年十二月阿爾巴尼亞國慶時，中共全體政治局委員（毛林除外）曾宴請阿駐中共大使羅博，去年則不見此宴，表示中阿共之間在反蘇反修上點有了距離。

毛觀點被收起

至於和北越、北韓共同反美反日問題，團結確較過去「緊密」了些，不過距毛路線越來越遠了。文革前或文革期間，中共在有關越、韓局勢的文件中，一定要罵蘇修，而韓、越則不罵蘇修。毛澤東對此極爲不滿，故在文革期間有打倒「越修」、「韓修」的口號。用毛澤東的話說，對北韓、北越是採取「有團結有鬪爭」的原則。可是自從去年春天周恩來、黃永勝相繼訪問平壤，周恩來主持印支四共黨政權的會議之後，對於北越、北韓，則只行團結不再鬪爭了。就是說，在有關韓、越的文件中，不再指罵蘇修了。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觀點被收起來了。

再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方針來說，中共也大步後退。今天全世界有八十四個共產黨，其中二十一個鬧分裂，有所謂馬列派即親中共派。毛澤東本來想利用這些分裂的共黨，組織一個新的共產國際，與莫斯科對抗。可是這些親中共黨派力量都小得可憐，例如日共有黨員近三十萬人，親中共一派不及千人，全數集中起來，在較大的會堂都坐不滿。因此第四國際之說，早已風流雲散。不過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還出頭接待波共分裂派的代表，還令陳伯達、康生、周恩來和他們會談。可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共分裂派代表團訪中共時，毛竟未出頭會見，毛派兩大巨頭陳伯達和康生（二人皆爲政治局常委）也未出頭，僅由周恩來、江青、姚文元露面支撐場面。說明，對馬列派政黨或組織的關係，也正日趨降級和冷淡。

地方軍人權力益張

關於對內政策社論提到左列幾點。

(1)在經濟建設方面社論說：「努力全面地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地方辦更多的事』。各地黨組織要從實際出發，切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對經濟工作全面規劃和統一領導」。

這是新觀點。透露了在經濟上要實行分權化，給地方更多的權力。這與毛澤東「全國一盤棋」、「黨書記掛帥」的中央集權原則背道而馳。也反映了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權勢日張。「多中心論」更爲具體化了。(2)關於黨內問題社論說：「把關、批、改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扎實。要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抓緊『一打三反』運動，繼續有力地打擊一小撮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分子。要認眞完成整黨建黨任務，做好整團建團工作，開好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繼續抓緊領導班子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加强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黨的一元化領導。」

這段話反映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兩點(1)是仍需大力打擊「反革命分子」，說明內部鬪爭仍在激烈進行；(2)是「整團建團」，說明紅衞兵運動已臨最後的命運。以後要被納入共靑團的框框，再也不准亂說亂動了。(3)社論說：「人民解放軍要全面的按照四好的四個方面，進一步加强革命化、戰鬪化建設」。這說明，毛林的「突出政治」、「人的因素第一」的建軍思想已被擱置。這一毛林的觀點，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解放軍報」的一篇長文中曾被批判爲「單打一」。現在要「四好」（政治、生活、訓練、作風）一齊抓，顯然是對毛林更進一步的抵制。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英代辦丹遜在北京談判
中共提改善港英關係六條件

劉人傑

最近香港受到倫敦壓力，要提前農曆年釋放左囚，這是改善香港與中共間關係的行動之一。英代辦丹遜在北京與中共當局談判時，中共提出了六項條件，條件為何？請看下文！

英國與中共的關係

英國是西方第一個承認中共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可是二十年來英國和中共的關係一直搞得不好，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及港共暴動的期間，關係更陷於最低潮。前任英國駐北京代辦霍浦森，備受中共虐待，路透社記者格雷，更被扣為人質，中共倫敦使館人員竟和英國人民拿起垃圾桶、掃把來打架。在這一段時期，情況可說十分險惡。

這幾年來，英國雖致力謀改善與中共間的關係，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花，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餘波未已，仇外排外政策尚未改變，不但對英國如此，對其他西方國家甚至修正主義的其他共產國家也莫不如此。與中共仍能維持友好關係的，只有阿爾巴尼亞。英國由於香港暴亂問題，欲與中共改善關係，更感困難。可以說，這三年多來英國與中共間的外交關係名存實亡。

再奪權的手法

仇外排外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手段，香港左仔暴動是適逢其會，北京的反應當然比對其他西方國家更激烈，扣在北京的英國人質也比別國為多。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雖把大躍進和三面紅旗後落在劉少奇手上的權力奪取了，再不虻心劉派還有機會和能力捲土重來；可是，不久毛澤東發現到奪回來的權卻落到軍人手中，他自己並沒完全掌握得來。這對有極高權力慾的毛澤東來說，是絕不可容忍的事，因此也心心不息，又要從軍人手上奪回權力。

不過，他本身的權力基礎是在軍人身上，若再進一步將軍人鬬垮的話，毛澤東本人也隨之垮台了。毛澤東對這情勢當然明白，因此他並沒這樣做，只想辦法重新把黨的組織建立起來，恢復「以黨領軍」，這就可以遏止軍人的驕橫了。

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壞後，元氣未復，這決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情，必須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緩緩實現，這就是中共近年致力改善對外關係的主要因素之一。

政治外交掛帥

要從軍人手上奪回權力，主要是削弱軍人的地位，使他們擔當次要的角色。當中蘇共對立，為了邊界糾紛，彼此劍拔弩張，大戰大有一觸卽發之勢；同時敵人環伺，國際形勢極端不利的情勢下，軍人自然處在極重要的地位，萬一惡化，引起戰爭，要靠軍人去應付的。但如果和蘇聯的關係緩和下來，和各國的外交關係又告好轉，則軍人便居於次要地位，一切以政治、外交掛帥，將軍人大大貶低。毛澤東現在走的正是這一條路子，他不讓軍人再擔當主角，使他們退回原來地位，這就可把權力逐一收回。

無疑的，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軍人是否甘於接受毛澤東這一安排，也是疑問。同時，以毛澤東這麼大的一把年紀，是否還有時間完成這美夢呢？不過，權力慾往往冲昏頭腦，這些問題，也許都不在毛澤東考慮之列，他可能眞的幻想自己是「萬壽無疆」的。同時，枕邊的江青，也會慫恿他這樣做。

一百八十度轉變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了解到，為什麼中共會突然改變外交政策，從仇外排外變成溫和微笑，盡力尋求進入聯合國之路，對西方國家展開一連串外交攻勢；尤其對蘇聯，從風雲險惡中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轉變，動機就為了消除緊張空氣。

西方國家方面的政策，剛好迎合了毛澤東的方向，若干國家久候着和中共做生意，擁有七億人口的中共是個巨大的市場（他們是這麼想），他們一直在盼望着中共的態度好轉，因此，三分顏色當大紅，中共稍示友好，西方國家便趨之若鶩，急不及待；中共減低條件，進行就更加順利。加拿大、意大利、智利都因為「生意」上的關係與中共建交，今年澳洲因為遲遲未接到中共的小麥訂單，也着慌起來，商人要求政府考慮承認中共了。

相信，中共拿着「做生意」這張王牌，可以把西方國家全部引來上釣，甚至美國、日本也不例外。

友好表現

盡管毛澤東口口聲聲打倒美帝，但實際上中共

不會主動惡化對美國的關係，且不放過任何改善機會，如果單看表面，那是不明共黨本質的看法，是錯誤的。如果中共和美國的關係依然循今年的軌道前進，雙方的關係會更趨緩和，由此達到建交，也不是奇怪的事。那時，連一號敵人也化敵為友了，解放軍的作用就更微乎其微。

在中共全面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中，英國當然也不例外。顯著的事實是：被囚北京的英國人，已一個接一個的釋放了，儘管他們的被扣是在莫須有的情況下，但他們的獲釋，不能說不是中共對英的友好表現。

由於中共這一表現，英國國會中便有不少議員提出使英國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的要求，釋放被囚香港獄中的七十四名左派暴動分子，是他們主張採取的步驟之一。

港府的尷尬

據法新社倫敦消息說，香港將大赦一九六七年親共示威被捕判刑的左派分子，以示慶祝新年。據說，此舉係來自倫敦方面的壓力，因為，英國急欲使英與中共間的關係獲得全面改善。

英人莊士敦在聖誕節獲釋，與妻子團聚，共渡快樂聖誕，投桃報李，釋放香港獄中七十四名左囚，讓他們回家過農曆新年，自然是英國人的和善友好想法，倫敦對香港當局施加壓力，也是可信的事。不過，此舉卻使香港政府感到相當尷尬。香港政府曾經發表聲明，獄中並無政治犯，目前在獄中的七十四名左囚，是一九六七年因暴動事件被捕的一千九百多名暴徒中罪行最嚴重的一部分，他們大多是放炸彈的，因此刑期比較長。如果因倫敦壓力而將他們提前釋放，則法律的尊嚴，政府的威信，必然受到一定的打擊。

因此，香港當局表示對此尚未作出決定，要視乎監獄檢討委員會檢討的結果如何而定。不過，這只是維護面子的說法，在本文發表之時，也許全部左仔已經出獄，回家渡歲去了，因為，香港政府經不起倫敦方面壓力的；同時，如果此舉有助於改善香港與中共間的關係，香港政府也樂意執行的。

中共所指六項條件

其實，改善英與中共間關係的活動，早就在秘密進行中了。繼霍浦森出任英駐北京臨時代辦的丹遜，在到達北京後，已和中共作過多次接觸，中共的放人，倫敦的壓力等等，可能都是為丹遜的談判鋪路的。

較早時，老萬獲得一項為此間報刊所未嘗發表過的「內幕消息」，因未獲有關方面證實，故未發表。現在，從法新社的電訊看，這項「內幕消息」，卻有若干可信之處。

消息來源稱，丹遜和中共進行使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中，中共外交當局曾提出下列六點：

㈠中共和英國互派大使；

㈡中共在香港設立領事館；

㈢禁止美軍到香港渡假；

㈣香港禁止懸掛慶旗（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㈤禁止反動報刊；

㈥解散右翼工會。

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但崇尚自由的英國對這些條件，絕不會接納，可無疑問。

障碍所在

印證法新社的消息，和上述的「內幕新聞」頗有吻合的地方：

㈠英國駐北京臨時代辦丹遜，中共駐倫敦臨時代辦裴健康不再是「臨時」代辦而轉為「實任」代辦。㈡目前未能交換大使的障碍是因為英國對中共加入聯合國態度不明；同時，英國在台灣淡水尚有領事館存在。

換句話說，如果英國支持中共入聯合國，將台灣領事館撤銷，中共與英國間的正常關係就絕無問題了。

但，事情可不這麼簡單。英國的處境，不能和美國分離的，除非得到美國諒解。譬如支持中共入聯合國或不許美軍到香港渡假，都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不過，在目前說，中共與英國的關係與六七年相比已和緩得多，中共所提的條件，英國雖然不能全盤受落，但為了改善雙方關係，料必作若干讓步，香港與中共間，也必更趨緩和。

秘密「指示」四項內容

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最近頒下「關於加强當前邊防工作的指示」機密文件，透露了四點重要內容：

㈠整頓內部治安組織，加强巡邏和檢查工作，堵塞邊防的一切漏洞。㈡對於偷渡者嚴格處理辦法。㈢對七類分子和被管制分子加强嚴制辦法。㈣對港澳及海外回鄉同胞加强監視及審查辦法。

這項指示無疑是針對大陸人民的逃亡及防止間諜特工的潛入，但這些新辦法一定增加了港澳同胞回鄉的困難，因為，他們被扣上帽子的機會更多。

防止邊境武裝衝突

不過，有些觀察家認為，這項密令的發出，是表示了中共當前邊防工作的主要任務在防止邊境新的武裝衝突，及禁止一切未經批准而越境捕人。這是中共最高當局有意改善中英或中港關係的一項表示。

據一位曾在大陸逗留過一個時期的駐港日本記者認為，這些「指示」表示中共已決定重訂一九六七年以後的新外交路線，務求與英國及香港修好。在此之前，中共在后海灣及深圳、文錦渡、打鼓嶺的邊防軍經常越過港界，拘捕偷渡的人民，對香港政府一直不放在眼內，不但越界追捕逃亡者，還綁架香港居民，如流浪山曾牛父子三人，就是一個例子。

「指示」中對「一些敢於進入我邊界的外國軍警人員，應採取慎重的政策，先將其拘留看管，並立即以最快速上報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以便及時作出處理」的訓令，證明中共今後對香港當局將會作出友善態度，文中所指「外國軍警人員」，實際上是指香港邊防軍警。

六七年時曾有香港警員被綁情事，後來「自動逃回」，經過情形神秘。今後的處理方法，卻有了上述一個原則。

中共軍人牢握大權不放

中共的「整黨建黨」工作，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開始，遲遲不進。經二十個月之久，千呼萬喚，去年十二月中旬始有湖南省委建立。華國鋒為第一書記，卜占亞為書記，楊大易為副書記。

接着有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天廣東、江西、江蘇三省皆建立了省委會。三省委會領導人選如下：廣東省委會，劉興元為第一書記，孔石泉、陳郁、丁盛、王首道為省委書記。江西省委會，程世清為第一書記，楊棟樑為省委書記，文道宏、白棟材為副書記。江蘇省委會，以許世友為第一書記，杜平、吳大勝為省委書記，彭冲、楊廣立為副書記。

上述四省第一書記，廣東的劉興元、江蘇的許世友、江西的程世清都是軍委會主任，湖南的華國鋒則是革委會副主任。這就是說，黨的省委班子，即革委會的班子。

毛澤東的意圖，是建立毛派的黨，透過以黨制軍，來收攬權力；現在黨組織雖然重建了，可是黨權仍控制在軍人之手，軍就是黨；以黨制軍，即等於軍人自制了，毛澤東的好夢到此成空。

「尅星」轄區領先建省委會

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奪權，初期建立的幾個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清一色是毛派。如貴州的李再含，山西的劉格平，上海的張春橋，山東的王効禹等（結果他們都已垮台或失勢）。可是這次最先建立的四省黨委負責人，則全是反毛派或非毛派。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是黃永勝的死黨，在文革期間會與黃永勝力抗毛派紅衛兵的衝擊。林彪調孔石泉到廣州軍區，並支持他出任廣東省委第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世友是南京軍區司令，書記杜平是軍區政委，吳大勝也是軍人（中共報導南京部隊負責人）；副書記彭冲，文革前是江蘇省委書記，楊廣立不詳。

中共「文革」前省一級黨委會，設有一個書記處，由一名第一書記以及數名省委書記組成。省委書記多兼任省人委或軍區的領導職務。書記之下，有常務委員六至十五名。常務委員多由省委各部的部長或省人委領導人兼任。常務員之下是省黨委員會委員，約有二十餘至三十餘人。

湖南省黨委會成立時，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倒似大大地精簡了省委的領導機構，選出委員七十五名，候補委員十五名，不設常務委員（筆者按：新華社長沙十二月十三日電沒有提及常務委員），只設第一書記一名，省委書記一名，省委副書記一名。比「文革」前的省委簡單多了。但看了江西、廣東、江蘇三省的情況才發覺並非如此，省委一級領導機構並沒有多大精簡。江西省第一書記、書記、副書記共四名；廣東省第一書記、書記、副書記共五名；江蘇省第一書記、書記、副書記共五名，書記的名額上接近「文革」前省委書記處的水平。

江西省省委由原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革委會」黨核心小組組長程世清（少將）任第一書記。原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楊棟樑（少將）任省委書記。原江西省軍區副政委、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道宏和原江西省革委副主任白棟材任省委副書記。

廣東省省委由原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

孔石泉（中將），原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陳郁，原廣州軍區司令員，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丁盛（少將），原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首道四人任省委書記，不設立副書記位置。

江蘇省省委，由原南京軍區司令員，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革委」黨核心小組組長許世友（上將）任第一書記。由原南京軍區第二政委，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杜平（中將），和原江蘇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大勝任省委書記。由原南京軍區負責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廣立和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彭冲任省委副書記。

軍就是黨——以黨制軍

從以上四省委會的領導人選看，和「革命委員會」完全一致，原班實力軍人全數上台，換湯不換藥。中共整黨建黨的目的，本在結束軍人干政之局，恢復「以黨制軍」的老傳統，現在看來已完全失敗了。

以湖南省委三個負責人來說，卜占亞是湖南省軍區政委，楊大易是軍區司令。雖然用盡心機，抬出一個文人幹部華國鋒（文革前湖南省委書記兼副省長）來點綴以黨制軍，可是華國鋒不過是卜、楊等軍人的玩偶而已。因為華國鋒在文革期間，能夠過關，全靠軍人支持。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湖南省建立革委會時，由擁毛的六九〇〇部隊長黎原出任主任，但僅一年即垮台。大權隨落入軍區司令楊大易，及由廣州軍區調來的軍區政委卜占亞之手，華國鋒未隨黎原倒台，說明他已取得卜、楊等的信任，否則在軍管之下，他這妙手空空的「革命幹部」，是沒有理由站得住的。

再看廣東省委會，第一書記劉興元是廣州軍區政委，書記丁盛是軍區司令，孔石泉是第二政委；至於陳郁和王首道，和華國鋒一樣，都是在文革期間靠軍人保護過關的舊當權派。就人數說五書記之中三個是軍人。

為甚麼廣東省

組」由「革委會委員」，進而常委，副主委而爲革委會主任，粉碎了林彪的企圖。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世友，在文革期間是毛林的五大尅星之一（其餘四人是黃永勝、陳錫聯、韓先楚、楊德志）。一九六七年秋，江青、王力、戚本禹等在北平舉行的紅衛兵大會上，就曾公開砲轟許世友。紅衛兵在江蘇的造反，始終被壓得無聲無氣，全是許老總的傑作。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原是福州軍區的副政委，是韓先楚的愛將。韓先楚派程世清率軍去收拾江西的亂局，和許世友支持李德生（現任總政治部主任）率軍收拾安徽的亂局，前後如出一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不過是卜占亞、楊大易等實力軍人的代言人。

總括起來說，這四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全是反毛派。更值得注意的，廣東、湖南屬於廣州軍區的統轄地區；江西則屬於福州軍區的統轄地區。而廣州軍區是黃永勝的老巢，福州軍區的南京軍區則毛林的兩大尅星韓先楚和許世友的大本營。這四省領先建立省委會，頗耐人尋味。第一，其他各省市要以這四省爲「樣板」，照貓畫虎的跟着走，要起帶頭作用。第二，據中共報導說，省委會之建立，要經「中央」批准。這四省皆屬「尅星」的轄區，有黃永勝、吳法憲等在「中央」支持，容易被批准。此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

毛派抬頭的背景

最近北平的局勢出現若干微妙的跡象，一是江青愛將小白臉姚文元（此人僅四十餘歲，在中共政治局中年最少），突然跳到台上去了（十二月二十日歡迎南越「民解」代表團大會上，姚首代表中共中央講話），二是周恩來的左右手李先念突然消沉下去。這表示新當權派，再度向毛派妥協，在迫使謝富治、陳伯達不露面之後，給毛林一顆甜棗，安撫安撫。從四省所建黨委會的領導人事看，毛派的暫時抬頭，李先念的暫時面貌模糊，並非決定性的變化。因爲軍人仍牢握實權，絕不肯放手。

魯遲

迎以南越（共）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鄧塵施爲團長的南越（共）代表團的消息時，到機場歡迎者除華國鋒、卜占亞、楊大易之外，還有「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南省軍區副政委李振軍，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羅秋月等」。這則消息不但證實了湖南省也設立省委常務委員多名，而且表明職業軍人在常務委員會內仍佔相當的比重。新華社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電訊，報導江蘇省黨委會成立時，雖然不提及常務委員，但相信也會設立常務委員多名（數名至十餘名）。

由此看來，中共省一級新黨委會，也是分爲書記、常務委員、省委委員三級機構。書記的名額和常務委員的名額與「文革」前的省委也大至相符，只有委員的名額約擴大了一倍左右。湖南省有七十五名委員，十五

談副書記？

待旦

五名候補委員；江蘇省有五十六名委員，三十三名候補委員。書記處基本上是由一名第一書記，一至二名書記，一至二名副書記組成。廣東省設有四名書記，不設副書記，是因爲情況比較特殊。因爲廣東省書記處五名成員全部是「九屆」中央委員，而且資格較老，地位比較重要。在四名書記中，無論把誰降爲副書記都覺得荒唐。陳郁不但是「九屆」中央委員，而且「八屆」中央委員、原中南局第三書記（陶鑄任第一書記，王任重任第二書記）、廣東省省長。早在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時已是聞名的人物了。廣州爆動時陶鑄只爲一名副營長，陳郁已經出任廣州公社政法委員了。憑着這樣的老資格，陳郁既不是走資派而是「革命幹部」自然不能把他降爲副書記。王首道情況與陳郁相似，不但是「九屆」中央委員，而且是「八屆」中央委員，原中南局書記，也是老資格的「革命幹部」，不能降爲副書記。陳郁、王首道既不能任，書記，那麼作爲握着實權的職業人軍，孔石泉、丁盛更不能當副書記了。孔石泉是「九屆」中央委員、廣州軍區第二政委（中將），丁盛是「九屆」中央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而廣州軍區又是管湖南、廣西、廣東等幾個省軍區的大軍區。卜占亞都是省委書記，作爲卜占亞上司的孔石泉和丁盛怎能只當副書記呢？況且他們還是中央委員。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廣東省只好編排四個省委書記，不設副書記。至於丁盛與孔石泉的排名次序問題是否有特殊含義，目前尚難猜測，按照以往的習慣，丁盛一往排在劉興元之後，孔石泉之前。故大家都認爲丁盛已出任廣州軍區代司令員。七〇年五月中共正式公佈丁盛爲廣州軍區司令員，七〇年十月一日，丁盛的排名依然在孔石泉、陳郁、王首道的前面，看來丁盛的地位不應有什麼動搖，筆者以爲這次排名位置的更動，其含義可能是這樣的。

丁盛主要的任務是抓軍事，他從來沒有搞過政委、政治部之類工作，對黨務較爲陌生，省黨委的主要工作由搞慣政治工作的孔石泉協助劉興元抓，丁盛之所以參加省委，一方面是要在黨內佔有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保持軍人在省黨委內的絕對優勢，既然丁盛在省黨委裏只掛名而不負什麼具體領導工作，所以在省黨委內的排名次序，讓負責省委具體領導工作的孔石泉排在前面。孔石泉身爲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出身比丁盛早，資格比丁盛老，在黨內排名，第二政委比司令員高也不足爲奇。

談到新省委領導機構，筆者認爲值得指出一談的就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白棟材原爲江西省委書記，「文革」一開始就倒霉，久沉不起，直至七〇年五月才獲得「解放」。在「革命幹部」中他算是較遲才獲得「解放」的，一「解放」就宣佈他爲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而排名在他前面的江西省軍區副政委文道宏，也由革委會常委升爲副主任。江西省程世清、楊棟樑之下的省一級領導人變動頗大，無論如何都要找一二名「革命幹部」來點彭一下。江西省的白棟材，江蘇省的彭冲就是在這個原則下擠進省委領導階層的。

談孫立人將軍



月前本港一間報紙刊出一項獨家新聞，說國軍前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被美國人用飛機刼走，聯帶監視人員一起失踪。此項新聞在當天頗引起轟動，但是大家略作冷靜思考，也知道決不可能發生這種事，當時也就無人理會了。

由於這項新聞發佈，使人們又回憶起沉寂已久的孫立人將軍。筆者未見過孫將軍，對其平生行誼所知亦不多。不過，讀了該報之後，引起一些感想，玆將所知道有關孫將軍一些瑣事寫出來，以供關心孫將軍者參考。

知人論世本難，談現代人物尤難，因爲有時所得到的消息不免雜有個人恩怨在內，未必能絕對正確，但祇求其近似而已。

在緬甸抗日有功 調東北表現不佳

孫立人將軍之出名是在緬甸作戰，他初任三十八師師長，以後升任新一軍軍長，在緬甸橫掃日軍，建立大功，奠定他的事業基礎。但孫立人的材具究竟如何，始終未見人談過。勝利後，新一軍調入東北剿共，當時形勢逆轉，新一軍並未能發揮重大作用，以後也遭到覆滅命運。

但筆者聽到當時在東北剿總作事的一位朋友談起來，對孫立人印象甚差，認爲孫立人的材具充其量祇能當到軍長，而且還不能應付特殊局面。當時東北方面眞正負責指揮的是杜聿明將軍，杜、孫二人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以後孫立人被調走，新一軍軍長換了潘裕昆，一般人都認爲是杜聿明及黃埔系軍人排斥異己。但據某君說，其咎實在孫立人。因爲當時東北情況已相當困難，物資供應不足，兵力不敷分配，已足夠杜聿明傷腦筋，每次在開軍事會議時，孫立人必然要先起立發言，所爭者皆是有關本軍的福利問題，如物資供應增多，戰線縮短之類。杜聿明對其要求最初尚加以解釋勸告，以後每次開會皆是如此，杜聿明已不勝其煩，索性不答，等到孫立人發言之後，再繼續開會。但孫立人每次仍然要重複一遍，從不改變，與會諸人皆感厭倦。某君提到這一點，盛贊杜聿明有大將風度，孫立人祇是偏裨之材。

孫立人調回南京後，不久就拜受在台編練新軍的命令，據一般人看法，此項任命可說適才適任，因爲孫立人的才幹練兵優於打仗，衝鋒陷陣又勝於運籌帷幄。孫立人在台訓練的新軍，祇派出一個師（或軍）在上海保衛戰中有過良好表現，對整個戡亂戰役則未能發揮作用，但在政府遷台之後，確實負起了保衛最後基地的責任，其功不可埋沒。

其次，要談談孫立人案的眞象，此事已過了十六七年，但直到今天仍然不能了解全盤經過，筆者去到台北也曾試向各方詢問過，連在台灣的朋友也不了然，他們所知道的並不比我們多，此事當時恐怕牽涉中美邦交，政府更不願張揚，經手處理此案的許世英老先生及故副總統陳誠均已去世，眞正了解此案的人，除去總統與孫立人之外，可能不多。因此，筆者所談此案經過，祇是有限的公開資料，再憑自己的揣測，沒有半點內幕資料的根據。

孫立人並非發動政變 可能是軍中派系之爭

據當時的台北報紙刊出的消息，祇說孫立人部下有幾人到軍中與中級軍官聯絡，被人舉發，因而爆出此案。孫立人部下爲什麼要去軍中聯絡？孫立人知不知情？這是本案的關鍵所在。以後由許世英老先生領導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證明孫立人對此並不知情，因此，孫立人當時並未受到處分。因爲所知道的資料僅有這一點，祇有先從此點研究。

首先要問的，孫立人部下去聯絡軍官幹什麼？是不是要想發動一個政變？據各項情況來推測，決不會如此。因爲蔣總統的威望及力量均非一些發生政變國家的元首可及，以孫立人部下的少數人，即使聯絡成功，要宣佈目標在推翻蔣總統，恐怕已參加者也要退出、自首。因爲這種行爲在台北軍民看來，簡直作如此想法都是罪過，不必說見諸實行了。

其次，此項聯絡孫立人知不知道？按情理推測，如果不是爲了發動政變，孫立人應該是知道的，而且是出於孫立人的意見。孫立人爲什麼要這樣作？就要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

當時軍方最高人員是參謀總長周至柔，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政府撤退台灣之後，銳意建軍，對於人事制度，也定下一套退役辦法，軍事最高主管任期皆有限制，滿任之後即要退役。周至柔爲第一個因任期屆滿退役的參謀總長，孫立人與桂永清也同告滿任，若不升遷就要退役。在當時一般推測，孫立人將接任參謀總長，因爲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退休，也是先由陸軍參謀長升任，下次再輪到海軍；最後輪到空軍。可是，到時總統所下命令，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孫立人調任總統府參軍長。以桂永清來比孫立人自然差了一皮，但桂永清出身黃埔，同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關係又密切，在人事方面自非孫立人可及。

雖然參軍長地位並不低於參謀總長，但兩項職

發之繁簡榮枯無法比擬，孫立人至此不免有落漠之感。

國民黨內派系之多，是世人皆知的事，但孫立人除去回國在稅警團供職與宋子文算是有點關係，此外和任何派系皆沾不上邊。也許因此，孫立人想以自己為中心，組成一個派系，與其他各派抗衡，始有派人到部隊聯絡之事。孫立人這種打算，若在大陸未淪陷前，並非沒有可能。陳誠即以十八軍為基礎，造成一個極大力量的所謂「土木工程系」，終於入閣拜相，晉為副元首。但此時台灣情況不同，地方太小，政治人物太多，當局也太敏感，所以有一點小事，經反對者加以渲染，於是就變成了大事。

許世英調查孫案 蔣總統核定無罪

當孫案發生後，總統可能也鑒於黨內巨頭各有成見，不願將此事交任何人處理，改聘非國民黨員的許世英老先生負責調查，許老那一年大概已過八十，又因病鋸了一腿，在家不能行動，當時也有關心孫立人的人，去詢問許老對此事處理的原則，許老慨然說道：「像我這種人，大半個身子都進了棺材，還會作出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嗎？總統既然把調查責任付給我，我決不會徇私遷就任何一方就是了。」

由許老這段話，也可以看出此案的背景，仍然與國民黨本身派系鬬爭有關，決不是叛國或內亂的事。

孫立人案調查完畢後，經總統核定無罪。孫立人自己曾寫一函呈給總統，原信甚長。祗記其中有這麼幾句：「自念追隨二十餘年，自排長位至上將，皆出鈞座所賜」（大意如此）。這些話都是良心話。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要說孫立人想在台灣掀起一場政變，都是不可能想像的事。

以後孫立人就息影台中，他本身是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大概偶而在東海大學兼幾節課。台北他的官邸交回國防部之後，改為陸軍聯誼社，筆者三次赴台，會應朋友之邀在該處吃過幾次飯，雖然台北任何人的官邸皆不能與在南京相比，但這一處房子還是比較考究的。

現在再就這個消息的本身談一談。大概是兩年前，確有這麼一個謠言，據傳說是一個美國人，此人既非軍人也非外交官，類似戰前的日本浪人，因為仰慕孫將軍，就想作一件驚天動地大事，把孫將軍「救」出台灣，自己也可一舉成名。他的辦法就是僱一架飛機，把孫將軍載上飛機一道飛走，這「好意」卻被孫師軍嚴詞拒辭。此事在台北也還是一個謠言，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恐怕可信的程度連三成都沒有。

義正詞嚴的往事 發佈消息的原則

在本港傳出孫將軍逃出台灣時，我遇到一位先生，此人是一個學者、教授，現在與政府及國民黨沒有半點聯繫，純粹在野之身。當天他看見我就很激憤的向我說：「這太蹧蹋孫立人了，我敢寫包票，決不會有此事。」

筆者當時就問何以能斷定絕無此事？

某先生說道：「我們在東海大學常有來往，因為彼此都是在野之身，都是『不才明主棄』的人，談話了無拘束，可以說作到無話不談的地步。孫將軍每次見面對國事總是憂形於色，他當時最大顧慮，就是反攻愈遲，困難愈大。一次又談到這問題，我就以開玩笑態度說道：『你何必焦慮，無論時局怎樣變，美國決不會讓台灣落入中共之手，這是大家都可以斷定的。如果到了最後，中華民國不存在了，首任台灣總督非閣下莫屬。』他當時勃然變色，說道：『某先生！這個玩笑開不得，如果不是我們相知有素，深知你也是一位憂時愛國之士，以後彼此連朋友都不能做了。我可以告訴你，孫立人有生之年，決不作漢奸，更不會在美國人手下作漢奸。美國當局對我好是另一回事，但我是中國人，我要先愛自己的國家，然後才能愛別人的國家。任何國家要想侵佔中國一寸土地，就是我的仇敵，再厚私誼都一掃而空。』我看到他說話時眉宇間的英氣，眼角底的淚光，直到今天我還深悔當年這個玩笑開得太大。現在居然有人開更大的玩笑，太不應該了。如果孫立人會作出這樣的事，我願聯坐。」

某先生講這段話，仍然十分憤慨，我當時費了很大唇舌向他解釋，說明某報立場也是堅決反共，該報老總與我同是在港居住二十年罵毛澤東罵了十七八年的人，像這種死硬分子，香港找不到一打，無論這個消息來源如何，可以相信其心無他。這樣一番勸告，才算把某先生的氣平下去。

根據某先生這段談話，我們再進一步推敲，他們談話時在十年前，當時孫將軍祗有五十幾歲，又在剛失意之時，對國家民族的觀念已如此正確堅定，要說在十多年後，已過七十，又會去供外國人驅使，危害自己國家，眞是不可想像的事了。

記得戴高樂東山再起時，由於他要求國會賦予六個月的獨裁權力處分國事，就有記者問他會不會建立獨裁政權？他當時微笑說道：「我今年六十八歲了，世上有到六十八歲再建立獨裁政權的人嗎？」六十八歲的戴高樂不肯當獨裁者，要說七十歲的孫立人會當漢奸，這個玩笑實在開的太大了。

再進一步說，就算眞有這麼一架美國飛機把孫將軍拖上飛機，試問他又怎樣飛出台灣？讀者們也許還記得十多年前菲律賓有一個華僑青年洪祖鈎刼了一架民航機飛去中國大陸，行經台灣海峽上空被我空軍巡邏機俘獲，救出機上人員，洪某也被判了罪。請想一想，在碧空萬里尚能截下一架形跡可疑的飛機，而能令一架外國飛機在台灣刼走孫立人將軍，就算是坐飛彈也不成，不必說坐飛機。

再說美國人為什麼要這樣作，其意何居？是不是打算同中國政府翻臉？尼克遜絕不會作出這樣的事。

總之，孫立人出走的消息是不應該在自由報紙發表的。在此，不能不向老朋友進一句忠告，爭銷路、搶新聞都無可厚非，但是，必須記住一點，就是不能違背了國家的基本國策；不能傷害一個人，尤其是為保衛國家出力盡瘁的人，如孫立人將軍這種人的格尊嚴。

香港閒話

過關・變質・曲波・林彪

趙聰

過關

耶穌聖誕、新年、春節，號稱三關。凡是關，大都不易過去，因為必定有盤查、留難之麻煩。當年李耳先生騎青牛出函谷關，還得寫一篇五千字的道德經，那關令尹才放他過去；伍員先生過文昭關，更加不易，一夜愁白了頭髮；關羽先生仗着他的青龍偃月刀，可以取人首級，方能連過五關；唐僧虧了他的佛法無邊，但也幾經艱險，才輾轉到達天竺；比較容易的是楊延輝，多情的鐵鏡公主給他一隻騙來的令箭，可是還得喬裝改扮才成。不過這些關，全是空間的關，與過聖誕、新年這三個時間的關，自然不同。這三關之所以難過，是錢的關係，有人欠了債，過節要償還，於是撲水，水撲不到，那就逃避，人家歡歡樂樂，他卻愁眉苦臉，自然就感到不好過了。聽說有位先生，節前逼債的來了，他答應明天還，可是撲了一天水，一點也沒撲着，夜裏愁得睡不着，翻過來覆過去，弄得太太也無法安眠，便問其所以，他據實以告，太太說：打個電話給債主，就說今天沒

，這樣，讓他睡不着去，咱們睡咱的大覺。這可能是個笑話，但可知多麼難過的關，也沒有過不去的。請問有誰留在聖誕節前，沒有過來呢？

在這兒，過這三關，都極容易，不是麼，不覺不知已經過了兩關。有錢呢，過的豪華些，吃那五百元的大餐，多參加幾次舞會；沒錢呢，過得簡單些，不吃大餐，不跳舞，自己弄幾碟小菜，花三元看場電影，不是也很快活麼？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那就更好，一連幾個聚會，有聚餐、有音樂崇拜，陶醉在基督無邊的愛裏，聖經說：地上平安歸於神所喜悅的人；又說：從歲首到年終，神的眼目眷顧你；過年過節，得到多大的安慰呢！

在大陸，這三關更好過，因為全撤銷了，根本無關可過。過聖誕節是反革命，共產黨人反宗教，不信有耶穌其人。新年要促生產，比平日還要加倍地幹。春節，廢除拜年，改為聚在一起開憶苦思甜會；大年夜的團年飯，改吃憶苦餐。因此，我們在這兒歡歡喜喜的時候，我們在大陸的戚友卻正是愁眉苦臉的時候。

在大陸難過的關，另外卻多得很。過去有土改關、三反五反關、社會主義關、反右關、文革關等等，一時也說不清。多少人都沒有渡過來，渡不過來，就得關起來。像劉少奇，這個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兼接班人，又像鄧小平，這個被毛澤東譽為從不犯錯誤的同志，竟然全未渡過文革關。五七年田漢勉勵吳祖光，叫他努力渡過社會主義關，吳終於渡不過來，誰知田漢到了文革這一關，也像吳祖光那時一樣，留在了關那邊。

毛澤東創了不斷革命論，林彪說如果有人還搞復辟，那就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這樣，在大陸，今後的關是數不清的。這次過了文革關的人，誰也不能保險渡過今後的關。今年中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毛澤東又立了一座新關，叫做「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這個關就在元旦樹立起來，使人望之生畏，恐怕比吃憶苦餐還難。想想我們在大陸的七億同胞的處境，我們在這兒過年，也就歡樂不起來了。

變質

去歲尾，湖南、江西、廣東、江蘇四省先後成立了黨委會，當選為第一書記的，全是充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兼革委會主任的人；當選為書記或副書記的，全是革委會副主任，不只未換藥，也未換湯。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所謂三結合是軍人、革幹、羣眾組織代表；這次成立黨委會的三結合，卻改成老年、中年、青年了。這是三結合的根本變質。

老、中、青三結合的說法，記得六七年周恩來就提出來過，可是毛澤東提出的卻是軍、幹、羣。當然老毛話事，老周說了算白說。事隔三年，軍、幹、羣突又易為老、中、青，是不是老周又話事，革了老毛的命呢？

在下還不以為如此。雖然近來一些中外觀察家，說周恩來、黃永勝已成新當權派，把毛、林踢在一邊，證據是：一、江青、陳伯達等每況愈下，老毛竟不能為她們撐腰；二、外交政策趨向緩和，有違老毛意旨；三、林彪夫婦很少露面等等。在下認為這三個證據，還不能證明毛林失勢。原因是：一、周恩來、黃永勝的確是新當權派，但他們之權，乃毛林所賦予，他們不能也不敢反毛林。毛林之所以必欲去劉、鄧而後快，即由於劉、鄧對待老毛像死去的爸爸，遇事擅專而不請示，如今老毛剛剛打倒劉鄧，周、黃何致再蹈劉鄧覆轍？周本副貳腳色，卻絕頂聰明，面對毛之威望和林之武力，不會做出傻事；黃乃三灣子弟，與毛淵源有自，後又久隸林下，成為林之親信，不然者亦不致擢為參謀總長，此時羽毛未豐，何能冒然有異志？二、江青一系之式微，乃形勢使然，紅衛兵乃毛林用以破壞之工具，目的已達，自然鳥盡弓藏；毛林急於結束文革，恢復正常秩序，江、陳主持之文革小組亦自然停止活動。三、外交政策不是轉變，乃是恢復。文革時，老毛深恐在外使節舉起反毛

大旗，仍聽命於劉鄧，故悉予召回，以致外交工作陷於停頓；如今劉鄧已倒，外交自應恢復。至於緩和云云，在文革前既已如此，五原則如故，反美反蘇亦如故。四、林彪夫婦罕露面，可能是林彪身體不健康的關係，過去林彪露面的次數，亦較少於老毛。如今老毛正加强個人獨裁，不能不利用槍桿子維持統治；又急謀恢復正常秩序，開展經建、外交工作，不能不借重周恩來領導的職業官僚。這次使三結合變質，亦是形勢使然，因原來的三結合已變爲兩結合，只林、周二系人馬，並無羣眾代表。革委會還有羣眾代表充任副主任及常委者，如今的黨委會中則已無羣眾代表了。不欲以兩結合代三結合，乃以老、中、青代軍、幹、羣，如此三結合之名不變，而只變其內容。

曲波

聖誕節那天，在下看了「智取威虎山」影片。以此間左報宣傳之盛，第一天映，初以爲票可能不好買，誰知出乎意料，非常好買，買了入座，座竟未滿。

此劇乃就曲波著名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改編，主人翁乃一帶領三十六人的小隊長，名叫「少劍波」。曲波是一個團級幹部，好弄筆墨，他摹仿「水滸」三十六天罡，把這三十六人寫得神出鬼沒，個個栩栩如生。這部小說當時很暢銷，不止周揚等文藝領導讚揚，實亦膾炙人口。五八年周信芳主持之上海京劇院，初改編爲京劇「智擒座山鵰」，繼又易名「智取威虎山」。六三年江青到上海，選定此劇，加以改排，參加了次年在北京舉行的現代京劇會演，此後就成了她的樣板戲之一。

江青的五個京戲樣板，排名的次序是：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文革後，「紅」劇一枝獨秀，演遍大江南北。自七〇年開始，「智」劇以第三躍爲第一，凌駕「紅」劇之上。七〇年上海京劇院即全年在北京演出此劇，並以七月演出本作爲定本，壓縮爲兩小時演畢，在十月間拍成影片。「紅」劇只有電視紀錄片，尚未拍成影片。此影片並非舞台紀錄，乃另行拍製者，與舞台演出有出入，故中共宣傳文字說：還原舞台又高出舞台。

「智」劇之所以有此殊榮，不出以下幾點：一、唱詞說白提到毛澤東、共產黨之處特多；二、有工農兵；三、有發動羣眾、依靠羣眾之毛澤東軍事思想；四、故事發生在東北，正是林彪統軍東北之時。

這個樣板最初演少劍波的是紀玉良，演楊子榮的是李仲林。影片則已易爲：演楊子榮的是童祥苓，不知是否童芷苓的細佬；少劍波已改成參謀長而不名，演者乃不爲人知的沈金波。可能今年舞台演出，也是他倆，紀、李年老，被淘汰了。而且沈金波這個名字看，似乎在未改參謀長時，即由他飾少劍波，兩名音近，也許飾此角而改此名。如今樣板戲演員大都易人，如紅燈記之李玉和，過去由錢浩梁飾，此人後改名浩亮，如今已改由孫岳武或馮志孝演——此二人在「楊門女將」中，一飾宋王，一飾寇準；「紅」劇中之李鐵梅，已由杜近芳取代劉長瑜。影片中的常寶，飾演者爲齊淑芳，此人好面善，後來想起她是上海戲劇學校出身，曾隨俞振飛、言慧珠來港露演，演過「楊門女將」中的楊文廣。至於那位飾演李母的王夢雲，想是上海京劇院從北京京劇團借去的，王夢雲亦正在演「沙家浜」中沙奶奶。年輕的老旦演員，大陸並不缺乏此類人材，如王晶華、孫花滿、萬一英、李鳴岩等，可能都不當江青意。這裏願意特別指出的是，何以把原劇的少劍波改爲參謀長呢？參謀長也該有個名字呀？少劍波既然改爲參謀長了，楊子榮不是也可以改爲偵察班長麼？何以又不依例照改呢？在下個人意見，以爲曲波寫此小說時，可能即是把他自己的一段戰鬬經歷，誇大描寫而成，少劍波即是他曲波自己。他這部小說既經周揚等稱讚，那就成了三反分子一流，當被打倒。江青知道他用少劍波影射自己，不欲使這個劇中英雄和三反分子連在一起，索性不要少劍波這個名字，逕改爲參謀長。六九年「紅旗」雜誌曾指出，有人破壞樣板戲，妄稱劇中某一英雄，即是某某人，難道是曲波麼？當然這是一種推斷，尚待今後的事實證明，因爲在下還未見到曲波被鬬爭的資料。果眞如此的話，那末，江青之器小哉！

林彪

「人大」之召開，已在密鑼緊鼓中，至遲在五．一以前一定可以實現。以新黨章爲例，去年傳出的憲法修正草案，不會有什麼大的改動。

照這個憲草看，已無國家主席之名，而毛爲元首，不經人大選舉，實已高踞人大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已改稱主任，似乎不如稱委員長那樣崇高。林彪雖然在黨章、憲法中均有名字，但都是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全無實權。將來人大開過後，他當然不能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此外，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也全是副貳之職。如果將來對外國政府行文，這樣就無法列上他的名字。因此，仿北越和阿爾巴尼亞例，林彪很有可能擔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既在元首之下，又在總理之上，對外行文，還是毛林周的次序。姑立此存照，看將來驗否？

香港的命運

古鶴翔

近來和友人談到香港的前途問題，有人表示樂觀，也有人表示悲觀。表示樂觀者認爲美資不斷湧入，而且前幾年港共的暴動失敗了，近日毛澤東更不斷的釋放被拘押的英國人，香港的前途肯定是樂觀的。何況，香港已在老虎身旁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已安然度過，根據條約，港九仍將享有二三十年的安定與繁榮。至於香港本島，更將沒有問題。

上述樂觀的看法，究竟對不對呢？筆者認爲這樣說的人祇從表象來判斷問題，那是不正確的。我們必須從本質上來看毛澤東共產黨，否則必被表象所迷惑。

我們首先應該肯定：毛澤東是古今中外最狂妄、最殘酷、最不講道義、最好大喜功的一個人。而且，毛澤東不但決心「解放」一切失地，更決心「解放」全世界。一切條約，在對毛澤東有利時，他必遵守，但若對他不利時，必然立即撕毀！他親自訂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尚且踐踏在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尚且違「憲」的被因、被鬬，或者已被殺，何況歷史上的條約，怎能拘束大魔王毛澤東？

毛澤東過去不敢「解放」港澳，主要的原因有下列數點：

㈠毛澤東需要在政治上向各國滲透，以便擴張勢力，顛覆各國，毛化全球，奴役世界。香港這塊肥肉之能存在於虎口旁邊二十一年，此爲重要因素之一。

㈡香港在經濟上使毛澤東獲得巨大利益，不但可使僑滙源源流入大陸，更可使七億奴隸所生產的貨物轉運到界世各地，以吸收外滙及必需的物資，並利用這些錢來收買世界各地的賣國賊，使之在本國散播毛澤東細菌！

㈢香港與自由世界息息相關，毛澤東深恐進攻香港會惹起英、美和中華民國的反擊！

㈣毛澤東心目中認爲要毛化全球，必先要孤立並擊敗美國，所以暫時利用英國以牽制美國，因而暫時對香港採取較寬容的政策。

現在，毛共發動的笑臉攻勢已經在國際上獲得一定的成績了，看來聯合國將會違背正義的原則而與魔鬼打交道了，毛共之進入聯合國似乎難以阻止了。在此新形勢下，我們必須考慮下列問題：倘毛共進入聯合國以後，香港會怎樣？

如果聯合國果然向魔鬼低頭，那時候，毛澤東向外滲透可以不必經由香港，而且不必依靠香港吸收僑滙、購入必需品和輸出奴隸產品了。換言之，倘毛共進入聯合國以後，香港對毛共的積極意義已大部分消失，而且更由於逃港難民及返鄉客的口，將使毛共大大的丟臉。

這時候，毛澤東會怎樣做？這時候，毛澤東祇須考慮自由世界會不會反擊這問題了。

幸而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大陸上已出現了「新延安」，中華民國正在伺隙而動，反毛反共的浪潮已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處此情況下，毛澤東未必敢於掀起港澳問題。

此外，蘇毛關係，也應考慮。

然而，誰敢肯定一個好大喜功的瘋子不會胡作妄爲？

香港的命運，與中華民國的國運息息相關，奉勸自以爲「中立」的香港人，切勿酣睡於惡虎之旁，我們必須有所準備、有所抉擇！

目前美資湧港，而且毛英「邦交」似乎不錯，然而在珍珠港事變前夕，美日何嘗不在歡宴中？美資來港，祇是美商的行動，美國的政客如愛德華、甘迺迪等尚且不認識共黨的本質而媚共，何況一般商人？倘若美國的政治家有眼光、有遠見的話，第二次界世大戰結束後的整個界世局面就大不相同了。有人認爲毛共可能不以軍事方式「解放」香港，而在香港內部組織力量，在時機成熟時，即在香港內部進行「革命」。這可能性是存在的，希望香港政府注意，並與居民密切合作。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擁護港府，反對毛共的。上次港共暴動失敗，即由於人民擁護港府之故。

寫到這裏，筆者不能不催促港府，迅即使中文成爲香港的法定語文，這是促進居民與港府合作的重要措施，切勿拖延！君不見，左仔正在利用這問題來挑撥港府與居民的關係麼？

設不幸，香港被「解放」了，本港四百萬居民將全部遭殃，即使左仔，也不例外！費社長也必立逃亡！少說一點，最少有二百萬人要被解回原籍鬬爭和清算？正是：

環球處處起烽煙，
北望中原意惘然；
舉世已無安樂土，
避秦何處有桃源？

港共正在訓練大批女特務 打入外國官員家中做女工

共產黨最拿手也是最陰險毒辣的手段，就是從「西遊記」孫悟空在芭蕉洞鬭鐵扇公主學到的「肚內戰術」。利用滲透、深入到它認爲敵人的內臟去進行搗亂、破壞、分化、套取情報等工作，以期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毛共收拾港澳投機客的絕招

尖鋒

一九五六年五、六月間的炎夏，每當傍晚華燈初上的時候，在廣州市海珠廣場即已人頭湧湧，熙熙攘攘顯得非常熱鬧，這除了極少部份人是在散步納涼之外，主要的人們是在光顧「泊來品夜市場」的。

這個夜市場全部都是地攤式，所有貨物都是用一塊布鋪在廣場內的草坪上開檔擺賣的。有如舊時廣州爛馬路（中山七路）的天光墟，不過天光墟所出售的物品都是一些收賣佬收購，或一些扒摸偷竊得來的陳舊衣物日用品之類的東西。但是這個「泊來品夜市場」所擺賣的貨物，不但全部是原庄的新貨，五光十色且都是中國人民死敵的各大小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品。

百貨方面有各種尼龍製品如絲巾、絲袜、毛巾手帕、衣服衣料、呢絨絲綢布匹、電動兒童玩具、各式手錶時鐘、原子筆、打火機等。

醫藥方面如各種維生素、維他命、B12針劑等補藥，也有盤尼西林、阿斯匹靈以及白花油、驅風油、虎標萬金油等。

化粧品方面如各種面脂髮腊、香皂香水、K金的戒指項鍊等。

食品有各種鍊奶、奶粉、葡萄糖、糖菓餅乾、金山橙、朱古力、蝦米鱿魚等。總之應有盡有，琳瑯滿目。有些還是廣州這個所謂大都市的人民所未見過的，所以那種熱鬧的盛况，勝過目前香港的廟街夜市十倍有餘。

在「解放」後的大陸，如何會有如此之多的帝國主義貨物呢？當時毛共為了要騙取海外僑胞回歸祖國接受改造與奴役，所以規定凡海外僑胞歸國定居（包括港澳同胞）可以免稅或減稅携帶各種物品回去，特別歡迎携帶各種生產設備。同時對於港澳人民回鄉探親者之携帶物品也很為寬容，因而也就刺激了一些不知死活的港澳投機者的活動，以圖趁機取利。可是結果如何呢？正是「偸鷄不着反蝕了大把米」。

毛共原本就是做了賊才做地保的，那有不了解這一步呢！甚至可能也是毛共裝好的彈弓。毛共採用了欲擒先縱的手法，初時對於這些自發的投機夜市場不於理會任由發展，等到一定時間摸清一切情況，認為基本上都已浮頭了，然後才來一個一網打盡的絕招加以收拾。

在一個晚上，大德路中區「人民委員會」禮堂，召開一個各基層幹部黨團員積極份子會議。會議非常簡短，由區委書記主持，由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管理處負責幹部代表市委傳達會議的目的之後，就是分配各單位及個人的任務即散會。所有參加會議的男女幹部，除部份分散到海珠廣場四週的路口，負責把守任務外，其餘的各以購客的身份紛紛投入夜市場，以一對一或二對一的人數夾實所有地攤的出售者，在一聲「不准動」的口令中，一齊動手，所有買者與賣者全部扮蠻，將人與物一併帶返中區人委。

凡購買者所購物品一律充公，並集中接受訓話。訓話者說明：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是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所以這次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派遣他們的特務，利用探親的藉口，携帶帝國主義者的產品以圖達到其利用物質來腐蝕毒化人民思想，進行經濟上的破壞的雙重目的。作為一個革命的中國人民，是應該很好提高警惕，要防止敵人的破壞，要抵制所有帝國主義者的一切物質引誘。」經過了一頓大帽子的壓力訓責之後，才宣佈沒事回家。

對於一些港澳的投機客，除貨物現金全部充公之外，還要追查他們過去共出售過多少物品？價值若干？以追補罰款和具簽悔過書才得放人。但對於一些認為可疑的人，則加以扣押送勞教或勞改，然後才繼續對其進行調查。

那些只遭沒收貨物現金而得到放人的投機者，當然很幸運，只不過是破財消災罷了。但對於一些錢貨既充公而又被勞改的人，到底有沒有寃枉？那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對於這次充公的一大批帝國主義貨物又作如何處理呢？毛共當然有其一套巧妙的處理方法，全部撥歸海關物資拍賣處定價，然後作內部拍賣。首先由各單位的首長、夫人先行選購；剩下來的才由普通幹部去購買，廣大人民是沒有份的。因為人民覺悟低，很容易受到帝國主義物質的侵蝕毒害，而共產黨員及幹部，都有高度革命覺悟而不會受到物質的毒害，所以才能享受帝國主義者為他們服務的物質，這就是毛澤東可以坐帝國主義的平治汽車的道理。

以前在內戰期間，它就是採用這一戰術，利用無數共特打入國府內臟，滲入各軍、政、文教、宣傳等機構，有的甚至還充當國府機要人員。也正如木刊三郎先生筆下的「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所揭發的一樣，共特有如瀉地水銀，無孔不入。利用其各種人事關係，以各種身份滲入內臟進行腐蝕、破壞，以致使國府不戰而敗的退守台灣，使大陸廣大的人民慘遭歷史酷刼，沉淪苦海。

毛共為了稱霸世界，擴大所謂世界革命戰爭，因而在國際上對於這種「肚內戰術」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加緊進行。據可靠消息透露，毛共在本港用銀彈政策收羅走卒擴大工會之外，便是加强其向港府各重要機構的滲透。同時最近又在本港紅色工會，抽調一些可靠而合乎條件的女工，進行訓練，首先是學習英語，時間為二年；二年後將會以作女傭、奶媽、厨師等不同身份，通過人事關係，打入港府以及各國駐港使節的外籍人員家庭中，以遂其更好竊取各種情報，進而控制香港的野心。

特此正告外籍人員，今後對於一切用人處事應特別愼重，別「M·C·C」，否則後患不堪設想，不但害己也還害人！

尖兵

海外見聞錄

我所知道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中）

次之，創價學會也不可能是一個「秘密結社」。

第一、世界上那裏會有一個「秘密結社」，不是以「現實利益」和「特權」，來吸收和團結自己的成員的？美國和西西里的「黑手黨」，講的是「稱霸分贓，坐地爲王」。過去的幫會，講的是「吃四方」，「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就連當年的「義和團」，雖然沒有什麼眼前的現實物質利益，但是，從此可以「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隨心所欲地「殺洋人」，而不必償命，也就是他們參加以後得來的特權。至於另外一些含有政治色彩的「秘密結社」，就更不必談了。它們都是變相的「伙食團」，其目的，不過是爲了「求官」、「做官」、「升官」而已。

恰恰和它們相反，創價學會既不是一個插手於走私、販毒、娼妓、賭博、暗殺、搶劫的團體；也從不能保證一位好吃懶做的「白相人」，從此無憂無慮地永遠吃「白相飯」；更無法使人「做官」、「升官」、「殺人無罪」。——像這樣的「秘密結社」，眞的還有吸引力麼？眞的能夠吸引到四千多萬人麼？

第二、秘密結社的先決條件就是「保密」。一個公開活動，擁有四千萬成員的組織，想要「保密」，大概不是在「做夢」，也是在自欺欺人吧？一個「秘密結社」，竟會公開地，大量地吸收會員，而且歡迎外人去旁聽她的會議，豈不是在自取滅亡？

還有些人看見「日蓮正宗創價學會」這個名詞，帶了個「日」字，就用「羅馬教」、「希臘教」的成例，把她當做日本的「國教」來看待。甚至於把她和當年軍國主義時代的「神道」混爲一談，認爲她是「只替日本一國的利益服務」的一個宗教。

其實，「日蓮正宗創價學會」，非但在軍國主義的統治下，英勇地進行過反戰的鬭爭！而且直到今天也一點沒有忘記：這些軍國主義者帶來給人類的傷害。在創價學會的出版的小冊子上，曾經對這問題，表示了很明確的立場道：

「日本帝國軍隊發動悲慘的戰爭，給其他國家帶來了許多災難。現在，日蓮正宗要用日蓮大聖人的佛法，爲世界帶來幸福及和平，以補償過去之一切不幸。」（引自一九六八年版「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專刊）

同時，下面這幾點事實，也很值得旁觀者的考慮：

一、「羅馬天主教」，言必稱羅馬。但是，爲什麼沒有人只把它當做意大利的「國教」，說它「只是爲意大利一國的利益而服務」的呢？

二、日蓮正宗的佛法，以救人類，救世爲目的。正像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氏說得好：

「日蓮正宗和創價學會的宗旨，不是像將它成爲日本國教，或是取得政治領導地位那樣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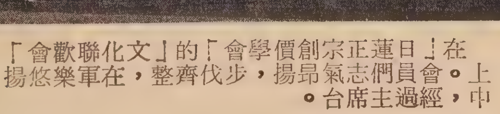
三、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從前遭受過法西斯、軍國主義當權派的迫害和打擊。現在也還是和當政者沒有什麼水乳交融的感情。遠不及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以及佛教其他宗派那樣地受到當地國家權貴們的歡迎和禮遇。——要她被當政者尊之爲「國教」，豈非有點脫離事實？

四、信仰自由是今日世界最基本的人權之一。那一個以救世、救人類爲目標的宗教組織，還會倒行逆施地提倡什麼「國教」？那有一個這樣昏頭昏腦的團體，還能夠吸收到四千多萬會員？

還有些人認爲：「創價學會」是一個「台獨」份子的團體。其目的在「出賣中華民族」；推翻「台獨份子」所要推翻的政權。

但是，事實上又是怎麼樣的呢？

「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團體，外國人的信徒有三十多萬。因此，有些「台獨」份子，成了「創價學會」的會員，是可能的；有些創價學會會員，成了「台獨」份子，也是可能的。但這是一種個別的情形，並不等於說：所有的「台獨」份子，一定都是「創價學會」會員；所有的「創價學會」會員，也一定都是「台獨」份子了。——直到今天，創價學會雖然在海外設立了一百三十九個本部、總部和支部，就連在非洲的尼日內



在「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文化聯歡會」上。會員們志氣昂揚，步伐整齊，在軍樂悠揚中，經過主席台。

亞都有一個支部，而在台灣卻什麼都還沒有，由此就可以證明：台灣的日蓮正宗信徒，連成立一個小小支部的資格都還沒有。退一萬步講：即使那裏的會員們，有些參加了「台獨」活動，就憑這幾個人，大概也絕不會使整個四千多萬人的團體，在政治上變質吧？再退一萬步講：如果眞的四千多萬「創價學會」會員，都是「台獨」份子的話，在人口數量上，已經比台灣的總人口多了兩三倍。台獨活動的中心，還需要流亡到遙遠的美國去搞嗎？

次之，「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是一個純宗教性的羣眾團體，「台獨」則是一種地域性的政治活動。每個現代人，有宗教自由，也有思想自由。因此，即使是個台灣人，參加了「創價學會」，也完全和其他會員一樣，不會因為「學會」的關係，而放棄了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活動。更何況每個人的政治路線，都是在許多客觀條件和內在因素的影響下，才形成的。什麼人都無權加以干涉，什麼人也都干涉不了。——這個路線，應當由他個人負責，而且應當做為一件個別事例來加以處理。否則，在中共統治下的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士們，曾經公開提倡過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世界上每個神父和教士，都是中共的「同路人」呢？

當然，也還有些人，把日本「公明黨」，和「創價學會」混為一談。從而認為：「創價學會」根本不是個宗教組織，而是一個政治團體。

這種說法，無論理論或事實都是不能成立的。

㈠任何現代國家的憲法，都沒有明文規定過這一條：「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二者不可得兼。從政者不能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亦不得從政。」

否則，阿拉伯世界中稱王稱霸的那些人，都非要下台不可。歐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民主黨」，不要說當權執政，就連黨員恐怕也不容易找到幾個。

㈡「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已經屢次公開宣佈：「我們的宗旨，決不是用宗教的權力，來領導政治，或利用政治把某種特殊的宗教，強加於國家。」

正像在前面引證過的一樣，創價學會的池田會長說過：「日蓮正宗和創價學會的宗旨，不是像：取得政治領導地位那樣渺小。」

㈢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宗旨是：「使所有的人均能享受幸福。獲得幸福的條件，是湧現克服自己生活環境中所有困難的佛的生命和佛的智慧。」（引自東京版「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專刊）

「我等日蓮正宗的信徒……一生以南無妙法蓮華經挽救世界，以佛的使者而日夜為廣宣流布之聖業盡力以赴……。」（引自「黎明聖報」第七十期「社論」）而公明黨的宗旨，卻只是：「在政治中反映出愛世愛民的精神，以便實現公眾福利，及按照黨的主要主張澄清貪污。」（引自「有關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一問一答」）

這個由創價學會會員組成的，在會議中取得了重要地位的政黨，也是常常被許多大人先生們誤解的一個對象。她的基本政策，歸納起來，有下面五點：A、反對修改現行的「和平憲法」。B、堅決反戰，反對製造、保有和使用核武器。反對美國及任何其他國家，使用日本海港，來建立原子潛水艦和航空母艦的基地。C、加強國際間的經濟合作，大力支持後進國家。堅決保持完全中立的外交政策，反對參加任何軍事同盟，主張廢除日美安全雙邊協定。D、要求日本有自衛權，日本的「自衛隊」，應當成為聯合國保安部隊的一部份。E、在內政上，要大力推行「福利性的經濟制度」。（摘引自東京版「日本的新佛教」）

換句話說：在「創價學會」和「公明黨」之間，雖然存在着一種「母女關係」，「父子關係」。但是，每一個理智的人，大概都同意：母並不就等於女，父也並不就等於子。子女的事，在成年之後，應當由她們自己負責，是不能也不應該和父母的事，混為一談的。那麼，「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她和別的佛教團體不同之處，她在人生哲學上、政治思想上、組織活動上、又有那一些獨特之點呢？下期我可作出一個總結。

天涯客

這種氣象比「嬉皮士」和「披頭四」的作風如何？

作者與編者

根據「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的心理，很多沒有獲得報刊專欄的寫稿人，都不免有「懷才莫遇」的牢騷，認爲這些報刊編輯，都分親疏厚薄，只講人事關係，認人不認文。因此，某女作家於不得意中死去之後，引起許多「不平之鳴」，認爲香港文化界之門太窄了，像這樣有才華的女作家，竟不能在文化界出人頭地，甚至連生活也混不到，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也是出版人與編輯人的一種罪過。我是投稿出身的「游擊作者」，我寫了四年散稿才獲得專欄。在一九五五年前後的本港刊物，我都投過稿，在那個極不穩定時期，我用幾十個筆名，寫各種不同性質的文章，投到各種報刊去，有的發表、有的退回、有的如大石沉海。這些「沉海」的稿子，有的入了編輯的字紙簍；有的被人沒收之後，改頭換面，另用筆名與標題，在別的刊報上發表了，使我這個原始作者，卻沒有資格領稿費。因爲投稿的人變成了不是我。諸如此類的遭遇，既可把一個作者餓死，也可以把一個作者氣死！

因此，我做了編輯之後，便不欲把自己做「媳婦」時所受「家婆」的折磨，加諸於我的「媳婦」身上。我對已成名的作者，固然尊重備致，對未成名的作者，也愛護有加。不過，我發覺有些作者，是使你既不敢敬，又不能愛的，最後逼着你只好來一個不敬不愛，一刀斬斷。這是一些什麼樣子的作者呢？

第一是搞搞震型。他在你編的報刊上寫稿之後，批評這個不好，那個不行，言下之意，就是他好他行，這已經是豈有此理了。進而便是他向你介紹張三李四，說張、李的文章，比這個那個的文章高明得多。你如果聽他的話，以後便要被他與張、李所包圍挾持；你如果不聽他的話，他就搞你的鬼，這種人避之則吉。

第二是沒有稿德型。報刊文章，都分專欄與散章兩種，散章是活動的，專欄是固定的。專欄稿的作者有一個必須遵守的規則，便是定時交稿，編者留位以待。可是有一些沒有稿德的專欄作家，老是不按時交稿，害得編者臨時補稿。如果作者是因病不能寫，那當然不能怪，可是，有一些專欄作者不是「貴人多忘」便是「吊兒郎當」，要你三催四請，他才把稿交來；有的連人也找不到，好似失了踪。編者沒奈他何，只好在補稿之後騙讀者，來一個「作者有病，暫停×天」。其實，這個「有病」的作者，說不定正在麻雀檯子上打得眼紅眼綠，或在女人窩裏玩得忘祖忘宗。這樣無故缺稿的次數多了，你的文章就是眞個「天下第一」，編者也只有忍痛斬了，另請他人接位。

第三是反目無情型。他的文章那怕是觸犯眾怒或刑章均不能退不能改，你退了改了他的稿，他便在別的刊報上寫文章罵你，或在他人面前臭你。這種人也只有逼着編輯敬神鬼而遠之。

不受編者歡迎的作家還有很多，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也是無論成名或尚未成名的作家，均要列爲戒條的。否則，只是自己爲難自己。

（下）

張贛萍

左聯成立以前的討論會

慶餘

這是中共籌組左聯的預備會議，叫做「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

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就在組織左聯，因爲在一九三〇年「萌芽月刊」三月號刊佈這一國內文壇消息的時候，曾這樣說：「中國新興階級文藝運動，在過去都是由小集團或個人的散漫活動，因此運動無大進展，且犯各種錯誤。同時，過去的文學運動和社會運動不能同步調。」討論的題目則是「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底任務」。

會議據說是由一二份子發起，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在上海舉行，到會有夏衍、魯迅等十二人。

討論結果，對於過去的運動，僉認爲有重要的四點應當指摘：一、小集團主義乃至個人主義；二、批判不正確，即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度；三、過於不注意眞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四、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底助進政治運動的任務，成爲爲文學的文學運動。

這裏所說小集團是指太陽社和創造社，而個人則指魯迅和茅盾。科學批評方法乃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當時「創」「太」二社的馮乃超和錢杏邨，全著文攻擊魯迅、茅盾，而亦互相指摘；既然彼此互鬬，自然就放鬆了對待眞正的敵人，所謂反動的思想集團，主要乃指「新月社」。「創」「太」二社雖在提倡普羅文學，卻未能與中共的政策相配合。所以又有第四點的批評。

關於第二個討論題目，即確定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討論結果，認爲最重要的有以下三點：

一、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現底嚴厲的破壞。

二、新社會底理想底宣傳及促進新社會的產生。

三、新文藝理論的建立。

一、二兩點可以說是破舊立新，這應是文化運動的事，而非只文學運動所能勝任。但是中共卻以筆做武器，不過亦只是盡到宣傳的功用而已。他們所說的舊社會，即是當時中國的社會；而新社會則是蘇俄的社會和江西蘇區的社會。關於第三點，所謂建立，實則爲從蘇聯搬來的理論；他們除了從日文大譯蒲列汗諾夫和盧那卡爾斯基的東西外，還由「神州國光社」出了一冊「文藝講座」。

由於這一討論結果，乃決議將國內所有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共同運動，成立一個較廣大的團體組織的籌備委員會，半月之後，左聯成立了。

文壇小掌故

共產國家也選美

選美，在共產黨眼光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色情玩意。可是，作爲共產先進國家的蘇聯，也來這一套了。據合眾社電訊說，莫斯科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叫做「女孩子們，來罷！」舉辦選美已有一年，辦法是由觀眾投票選舉，透過通訊衛星的轉播，遠至西伯利亞也可以看到這節目。因此，這次的「選美」，差不多是全國性的，比西方的選美會更大陣仗。

雖然，電視的職員說：單憑相貌取勝是一種侮辱，優勝的女郎都是人格與智慧雙全的，獲得選票最多，未必一定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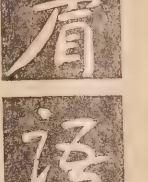
話雖如此，但一個女郎出現螢光幕上時，觀眾有什麼辦法看出她的「人格」與「智慧」？相貌身段，卻可以一目了然。她們不是穿泳衣晚服，沒法看得到身段，相貌的成份更重。

雖然說，她們選拔的方法和西方國家稍有不同，其實綽頭一樣。據說，她們從電話接線生、女服裝師、幼稚園女教師、電台及電視技術人員、商店店員及糖果師等選拔出來，選拔方法是問她們怎樣設計糕餅，調整電視機，縫製洋娃娃的衣服，還要和兒童作有趣的閒談。從這些項目決定她們的「美」是技術問題，投票的觀眾，主要總是在她們的面貌，成爲名符其實的「選美」。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選美沒什麼不好，只有吃飯也解決不了的國家才無心於此。因此，共產先進國家如蘇聯，到今天人民生活安定了，也會來這一套。

元旦之夜，本港電視台出現一個蘇聯歌舞團，他們是道過香港，應邀在電視中表演的。歌舞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女藝員的打扮，相當講究，穿的是迷你裙，與大陸女子的解放裝不可同日而語。當時我想到，左仔看到這節目，會有什麼感想？

不消說他們會大罵蘇修墮落。其實，女孩子那個不愛打扮？在東歐許多修正主義國家的女孩子，穿上迷你裙，在大陸，當然難有這機會了。



的士司機打乘客

一個心情焦灼的父親，帶了他的三歲女兒到紅磡看醫生，在上鄉道截停了一部的士，可是在到蕪湖街近機利士道處，的士司機叫他下車，說要收工食飯，不允繼續載送。乘客向他求情，請求幫忙，因爲他就診的醫生會在中午十二時關門，步行趕不及。可是司機不答應，他無可奈何，掏出一元車資，放在座椅上就下車。司機指他不給車資，他說已放在座椅上。

本來，這已很不合情理，而更令人切齒的事還在後頭。那司機竟然喝道：「你不拿給我，我就打你！」乘客趕着和女兒看病，也不理會他。不料司機眞的兇性大發，拿起車內鐵器，將乘客手部及頭部擊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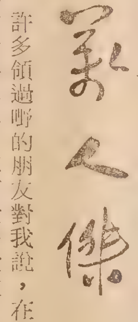
一部小巴經過，司機下來勸架，由此驚動警員，受傷的乘客送入醫院敷藥，打人的司機落案提控。

整件事的過程令人十分憤慨！許多人不相信會有這樣的的士司機，但當你知道這名司機是左派摩總的會員時，你會說：「這就怪不得了！」

類似這樣的事情，相信許多讀者都遭遇過，更討厭的是當你上了車，他就開始向你大力灌輸毛思想，唾沫橫飛，說個不停。

有位反共朋友搭過左仔的士，他向他宣傳祖國偉大，朋友不耐煩，未到目的地就叫他停車，下車時給他一元車費，並說：「同志，相信你一定是毛林派。」司機露出一排黃牙道：「對了，毛林是偉大領袖！」朋友笑道：「我的意思是說，你躺在×毛林中。」左仔司機給他吹脹。

這左仔司機打人，也許是宣傳毛思想之一。帶女兒看醫生是溫情主義，溫情主義犯了共產黨大忌，該打！



許多領過嘢的朋友對我說，在九龍搭的士要小心，不可大鳴大放，你上了車，生命在他手上，他可能整蠱你。初時以爲朋友誇張，但讀了這則新聞後，覺得這位朋友的顧慮不是全沒道理。

不過，這司機非常幸運，他所受到的刑罰只是簽保二百元，守行爲六個月而已。但望這半年內不要又遇到他肝火上升！

意共記者的見聞

意共報紙一位記者訪問中國大陸，作爲期六週，全程三千七百五十哩的訪問後，在意大利共黨報紙「團結報」中報導一系列的見聞。

他們的旅行由中共官員「陪同」的，因陪同的關係，他們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就可到什麼地方。據他在文章中說，他和他的同伴想到中國東北走一遭，可是陪同他們旅行的同志說：「東北過於寒冷。」因而禁止了他們前去。

他們所能到的地方只有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爲什麼有些地方能去，有些地方要禁止？如果你到英國，美國或意大利旅行，會不會有一些城市「禁止旅遊」的呢？這是共產國家和自由國家不同的地方。

意共記者的報導又說：市內的商店和市場的物品存量還充裕，但市民看來很貧苦。不過，他們沒有西方、印度或其他亞洲國家貧苦人民的「可憐可鄙」之態。

原來窮人也有可憐可鄙和不可憐可鄙之分的，或者這是意共記者的特殊發現。即是說，中國大陸的人雖然窮，也窮得大方。我不知他指的「可憐可鄙」是什麼？也許是窮得向人要飯要錢罷。而大陸的中國貧苦人民卻沒有這樣，窮就窮，不向人伸手。

也許這是事實，但，大家都窮，向誰可以伸手呢？

意共記者想盡辦法替中共面上貼金，事實上，樣子醜陋，貼金也掩飾不來。如果他的報導說：「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一年來，已把所有的窮人都拯救了，現在七億人民都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那還值得一提；說中國人窮得並不「可憐可鄙」，這不是捧場而是挖苦，彷彿說：中國人民已窮慣了，安貧若素。

可惜知道共產黨內情的西方人太少，意共記者這麼一篇胡說八道的報導，也會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不切實際的憧憬，太胡塗了！

報載：本港一鄭姓商人，共生子女七人，其第三子，於四年前二十七歲時病逝。最近，該死者竟向家人託夢，自云在陰間認識一位姓何的女友，現已戀愛成熟，希望父母爲他成婚，以結束鬼世界中的王老五生活。並告以何女之父母住址。鄭氏夫婦愛子情深，雖已人鬼殊途，亦願愛子能享家室之樂，既有此夢，姑且按址往訪。不料，何家二十年前確有一女於三歲時死去，作鬼如果也能繼續生長，此時應爲二十餘歲。最奇怪的是何母日前亦曾夢見其女談及此一婚事，於是雙方一說即合，依照一般習慣在某觀中舉行儀式，並焚化冥器甚多，以供鬼夫婦之用云。

按「鬼結婚」之事，歷代皆有。據清人葉廷琯的「吹網錄」載：葉的姊丈席愷官山西太原尉，女死已葬，適有邑紳楊氏子亦夭殤，楊父遣媒求婚於席，允親之後，楊家即移席女棺木與其子同穴而葬，兩家正式成爲親家。後來席愷返回江南故里，並不以其女之爲異鄉孤魂爲念，就是因爲在心理上認爲女已嫁出之故。

男女鬼結婚

又據「北史」：穆正國之子平城早卒，孝文帝時，始平公主薨於宮中，孝文帝追贈穆平城爲駙馬，與始平公主冥婚。又「舊唐書」：蕭至忠甚承恩顧，皇帝令其亡女與韋庶人亡弟冥婚合葬。懿德太子重潤與監承裴粹亡女冥婚合葬。又大歷二年，詔故齊王倓，追諡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諡曰：「恭順皇后」。足見冥婚之事，不僅百姓如此，連帝王家也公然行之，恬不爲怪。不過，這種事情終屬無稽，所以自周代即有明令禁止。「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注云：「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以亂人倫者也。」所謂「遷葬」是指成年鰥夫寡婦，鰥夫或者無妻，但寡婦一定有夫，葬在一起，死鬼們吃起醋來，豈不要上演「鬼打架」？怪不得三千年前就要禁止了。太空時代居然會發生此事，其使東方之珠黯然無光！

賣油郎有詩嘆曰：

鄭氏第三子，逝世已四春。託夢告父母，三十應結婚。
相愛誰家女？何氏美無倫。殤時僅三歲，今成鬼佳人；
地下亦拍拖，兩願結同心。未敢不告娶，父母主婚姻。
同穴雖無望，冥器可同衾；鴛鴦合歡枕，相愛復相親。
大鬼生小鬼，鬼子復鬼孫。家人再化鬼，鬼親又鬼鄰。
作鬼永不死，長生鬼似神；
歷代同堂住，一塚千萬魂。
衣食無凍餒，勝彼葛天民。
何處有鬼域？這是地獄門。
哀哉鄉愚輩，鈔票化灰塵！



「哎——呀呀——」。並非牙痛，也非腸絞！乃「過山班」之演員唱戲耳！

昔日粵劇沒有編劇家，僅有開劇師爺。所謂開劇，就是寫一個故事概要以及生、旦、丑、淨、末各角色之出場序次表，演員全靠「爆肚」。名班紅伶對此習以爲常，不感困難，可是第九流「過山班」，或鄉間臨時組成的「業餘班」，由於演員經驗不足、怯場，缺乏「急智」，被「得，得，得鏘！鏘！令鏘……」的鑼鼓聲敲得心驚膽跳，走上前台往往「張大口得個窿」，不知唱什麼好。

可是那邊廂的樂師們卻「不留情」，「工六工尺長——」地催促，更令人急得一額冷汗，只好「牙痛咁聲」大叫「哎——呀呀——」。鑼鼓和音樂又「得得，鏘」，「工六工尺長」一通。於是分秒必爭，想妥唱詞。

「哎——呀呀——大王唔吃辣椒醬，餐餐豆芽炒猪腸！」

「哎——呀呀——唱得好聽拍下掌，唱得唔好請原諒！」

魯迅先生認爲連話也不會說的原始人，抬木頭感到吃力，叫一聲「杭育杭育」，這就是創作，就是原始文學，可以稱之爲「杭育杭育派」。按照這個標準，「哎——呀呀——」自然也是創作，也是文藝。大可以稱爲「哎——呀呀——」派。

「哎—呀呀」之後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杭育杭育派」由於根本沒有語言，只能「杭育」，別無後語，「哎——呀呀」派則大不相同。「哎——呀呀——」只是前奏曲，隨着而來的是「絕妙好詞」，眞是「好戲在後頭」。比起「杭育杭育派」，自然是進步得多了。

「過山班」演員大叫「哎——呀呀」，雖然表示了他「幼稚」未夠「道行」，不能靈敏。但只要他在「哎——呀呀——」之後能唱出動聽的「滾花」，或者「二簧」，仍不失爲可堪造就的有前途的演員，最怕的就是像「杭育杭育派」那樣「別無後語」，別的不會，光會大叫「哎——呀呀——」。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都會碰到思維速度趕不上需要，以致「束手無策」的時候，碰到這種情形，設法拖延時間是必然的對策。讀書時，許多教師、教授上到講台，滿口「這個——那——啞——」；出來社會作事，聽「大人物」或「名流」的演說，往往也是聽到滿耳朵的「這個——那麼——啞——」；因而打筆戰被人抓到痛腳，揪到辮子，「這個——那麼——啞——」地支唔一番，既不爲奇，亦不足辱。只要能唱出「大王唔吃辣椒醬」的水平，在下還會表示欽佩的。

附： 一六六期最後一句漏植字和標點，以致含義模糊，整句話應該是這樣的：「……孔子是『始作俑者』，罪不可赦。就這一點而言，一千年後我還主張打

水調歌頭

銷自用，繁榮價值都一般。場內輝煌金碧，場外波光山色，人在畫圖間；但願花長好，相應月長圓！

彈鋏

香港的建築

香港的建築條例甚多，這樣不合規定，那樣也不合規定；這個不合消防，那個不合衛生。如果要認眞調查，相信十家倒有七八家違章。

本來，爲市民大眾利害着想，建築條例是應該有的。可是甲地的建築條例如果搬到乙地來用，就不一定適合。比方香港每年都有颱風，因此設計的人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但香港的劃則師什麼都顧到，單單忽視香港是個颱風地帶。

我最初遷進現在的陋舍來的時候，看見客廳與過道之間留下一個沒有遮攔的空隙，高十呎，寬六呎。在後面的晾衫處，又有個五六呎見方的大孔。

我過去對颱風的威力頗有認識，有一次颱風在一個小時內吹去四間房的十八塊玻璃，將三百磅重的書架吹倒。那一晚的情況，頗似世界末日。現在我住進這個由建築師特意爲我留下的颱風誘導設計，心裏十分戒懼。同樓住的人都有先見之明，而且經濟能力比我強，不到颱風季到來就先將這個殺傷設計封上了。可憐我早就因買樓而焦頭爛額，那有能力再興土木。不久，颱風到了，距香港有兩百哩光景，可是在我的住處，已經成了人間地獄。要去廚房，就得穿過兩重鐵架玻璃門。這兩重門被風力抵住，足足有三百磅重。等到門一打開，客廳裏百物迎風飛舞，宛如百鳥歸巢。我十分擔心我的家人會被門軋斷手足，因此除了大人，不許孩子進過道。幸好老天保佑，這一年總算沒有被颱風吹個正着，老少平安。第二年，不論如何，以封死這兩個奇怪設計爲當務之急。

事後我心裏想，這個設計師不是昧於香港知識，便是個沒有學通的設計師。如果打風的那天我能請他到我的家裏來作客，這該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啊！

我所說的並不是特例，事實上好友盧森兄也曾與我同病相憐。他的居處正對海峽，得先窺颱風之便。因此他的牆壁內陷三吋，幾與鐵窗脫離，眞是一項奇景。相信以香港住宅房子之多，像這一類的事情不知有多少。

我何以在這裏費筆墨來談這件事呢？那是因爲我們這裏的住家曾經在房子裏拆去過一堵牆，後來有關部門前來調查，嚴厲表示要裝回原來的樣子，而且限期執行。稍事耽擱的人家，就說「你們如此玩忽，就會後悔莫及了。」那末，難道建築設計上的玩忽對居民的傷害，會比區區一堵無關緊要的牆更甚嗎？

黃思騁

宣傳與吹捧

往流於無聊肉麻，更有可能得到相反的效果。在下不反對有限度的宣傳，卻憎惡小圈子式的吹捧，如果某人某事確乎值得提倡介紹，我樂於爲之自動宣揚，但決不替無聊的人與事，作無謂的吹捧。

漢代楚人曹邱是歷史上出名的宣傳家，那個曾經被高祖懸賞通緝而化裝逃匿的季布，是個重諾守信的君子，曹邱雖與季布尚未謀面，但也替他義務游揚，季布重諾之名因此傳遍關中，當時楚人有「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諺語，這完全是曹邱宣傳所收效果。但在下不以曹邱爲無聊，也不把他看作專愛吹捧別人的小人物，因爲重諾守信確乎值得提倡，而季布也的確是一諾千金的君子，曹邱不過是根據事實去作適當的宣傳，並沒有騙人騙己，如果因此而使楚人以季布爲榜樣，人人都重視言諾，未始不是一件好事，這樣宣傳唯恐其不夠徹底，絕不能抹殺它的價值。

戰國策有一則絕妙的宣傳故事：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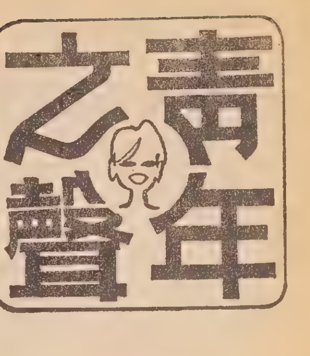
這一宣傳方法妙在販馬者沒有在市上自吹自擂，卻找到當時以「相馬」出名的伯樂替他間接宣傳，還而視之，去而顧之，旁觀者受了影響，紛紛搶購；同是馬兒一匹，由無人問津而至漲價十倍，全是伯樂做的間接宣傳，這宣傳工夫也沒有半點吹捧成份在內。伯樂之願意替販馬者宣傳，因爲那一匹馬的確是匹駿馬，駿馬而無人賞識，伏櫪而死，實在可惜！如果販馬者賣的是病駑而非千里馬，相信伯樂不但不屑一顧，還會對販馬者直斥其非，說他以病駑冒充駿馬圖利的。

這使我想起現今市上有一種無聊刊物——我說它無聊，是因爲它常載一些小圈子式的吹捧文章，在無聊的吹捧之下，連在豪華酒店游泳池花傘下寫文章的作家，也成了「樸素」的苦行僧，大概吹捧專家也知道自吹自擂已收到相反效果，刊物無人問津，於是寤寐以求間接宣傳之法，要求別人「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以別人提一提它的名字爲滿足，可惜因爲他賣的不是駿馬而是病駑，別人不爲所動，依然不肯替其義務宣傳，看來吹捧專家可要搥胸頓足，大嘆「人莫知之」了。

病駑而無人問津，實在不值得可惜，即使販馬者對伯樂威逼利誘，也無補於事，要想馬價十倍，唯一辦法是拿出貨色來。

如果有人要我爲無聊的人吹捧，那怕脖子給刀架上了，我也會不客氣的直斥其非，說一句：去你的吧！

江城子



祖國戀

方中原

長久以來，就想寫一首歌，那是關於祖國之歌。但我知道，這樣一個偉大的主題，是很難把它寫好的；寫不好，那就乾脆不寫。就這樣，把它藏在心裏，稍有空閒，就想想它；就這樣，時光流逝，月復月，年復年，祖國又經歷翻天覆地的巨變，和血火冲天的大刼了！

想想吧，我們這些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爬梧桐山過來的人，驚魂未定，於是又聽到什麼「四清運動」了。在這運動中，祖國大陸，又死了多少人？這一「殺人運動」，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那眞是一種僥倖。但這個運動還沒有完，跟着，「文化大革命」又來了；「紅衞兵」大串連，奪權、武鬪、浮屍、毛語錄、學習班、清理階級隊伍、上山下鄉、備荒備戰。於是，又是逃亡，又是浮屍，「一打三反」……一切都還未完結，也不會完結！

於是，我這一種「祖國戀」，就變成了一種「思想苦」；我的「祖國之歌」，就只能永遠只有一個音符，成爲最低調，最悲涼的「故國怨」了。據說，中國文化傳統有所「詩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才修養到家，上上之品。但是，面對着我們祖國今日的事變，最愛詩的我，也只好承認沒有「詩教」了！

而且，祖國大陸所引起我們的感情，又豈止怨、怒、哀、傷而已！許多時候，來自大陸的消息，簡直使你啼笑皆非，哭笑不得，那種胡鬧，那種混賬，那種幼稚，那種史無前例的駭人聽聞的事實，簡直就是正常人類的感情所無以名狀，不勝負荷！

這樣的一種「祖國戀」的痛苦，這樣一種思想感情上的沉重包袱，本來早早就想把它拋棄了，不是有人就常常這樣說嗎？「國家事，管他娘！」但是，只可惜我不能改變我的黃膚黑髮，更不能改變那奔流在我底心胸裏的黃河、楊子江的血液，而且，我更不能忘卻過去。是的，我們怎能丟掉，怎能忘卻！列寧不是曾這樣教導過我們嗎？「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毛澤東的統治，那是千該萬該，但叫我們忘卻祖國，背叛祖國，那卻是千萬不可的！

也因此，來自祖國大陸的紀錄片，我是非看不可的。我要看看：那在大陸人民振臂高呼萬歲的時候，他們究竟是隱藏着一種什麼樣的怨、怒、哀、傷之情；我要看看，在毛、林的聲嘶力竭的叫喊裏，又是否正是他們的死期已到？多乎哉？不多了！

是的，我不能忘卻！祖國在我的心裏！我哀傷，但我也只能在哀傷浸沉中，去找尋力量，也把希望寄託！

摸門詩

我不是詩人，早年對唐詩宋詞之類有過興趣，「在舊詩上下過幾年功夫」，卻被朋友訕笑，說我是抱殘守闕、厚古薄今的老骨董，因此我早就打算破舊立新了。近來頗睇了點詩論書籍，可惜一大堆的什麼理性、感性、直覺、暗示、形相、象徵、意象、抽象……阿方看了直如瞎子摸象，只好從欣賞方面着手，所謂熟讀新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這幾年博覽羣詩，旁及現代派小說、散文，果然有了點門徑，驚喜之餘，很爲一些詩人的精心傑作叫屈，因此把心得歸納寫出，讓老骨董們參考參考，也好爲苦心孤詣的詩人呼冤，並資鼓勵。

阿方研究經年，發現了寫詩的十大技巧。第一是故意錯用成語。成語這東西是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但也是累贅的包袱，寫作的時候，成語可以用，但必須活學活用，例如「銜枚疾走」，不妨改爲「含枚疾飛」，要是食古不化者批評起來，阿方大可據理駁斥，行軍可以銜枚疾走，現在已經有了空軍，爲什麼不可以含枚疾飛？破舊立新嘛，管它通不通？

因此，「熒熒一燭」可以寫成「瑩瑩一燭」，「迤邐」可以寫成「迤靡」，至於「淒黯的黯痛」、「漠漠冷中」、「在風裏弦泣」，充份表露作者的新精神，那更是錯得好、錯得妙了。

如果故意錯用成語還不能「充實詞彙」，大可發明新詞，田梗、紅不懂便行，路是人行出來的，爲什麼千奇百怪的詞語不可以由人創作出來？阿方在「現代作品」裏，又發現很多豐富的詞彙，那是一大堆化學、物理、數學的術語，原來做詩人先要具備點科學常識，最好是一知半解，氧化、投影、傳導體、雌雄細胞之類東抄西抄，矇查查的讀者拜讀大作之時，看見那些科學名詞，摸不着頭腦之際，一定對詩人的博學强記佩服得五體投地！

如果想讓讀者知道詩人除了有科學頭腦之外，還有點洋料，最好莫如在作品裏加點洋文，英、法、希臘、拉丁各種文字，不妨酌量採用，雖然有人說過這等如一個中國小姐遊埠之後，把買回來的外國假首飾叮叮噹噹的戴在身上，但是想想讀者拿着字典和百科全書東翻西檢，依然看不懂的傑作，那豈非妙絕？而且即使中文不能成爲法定語文，充滿洋味的大作一樣能成爲「法定作品」。

詩雖然是新的，但字句不妨從舊詩詞摘取，或者改頭換面，原句抄襲，只要瓶子是新的，管它是不是舊酒？阿方發覺現代作品近來似乎在醞釀復古，文言習用語和舊詩詞正在被詩人大量移用，「如許」、「遂以」、「而今」、「女牆」、「吳剛老矣」、「今生有緣，休再辜負」之類的筆法屢見不鮮，「揮着小扇撲流螢」、「寒梅着花未」、「天上人間」、「白雲千載悠悠」，明明是杜牧、王維、李後主和崔灝的名句

另外，阿方還發現了不少警句：「懷孕的心」、「斷橋的眼眸」、「意念的角度」、「蝶舞是未濃的眼」、「盞盞的燈燈」、「攜一隻憔悴的手」、「杯杯交錯手手」……不勝枚舉。這些警句不能以常理猜度，鬼才如阿方也莫測高深，只好長嘆一句：因爲不通，所以不懂！

其中有「古典地笑」一句，阿方爲了領會詩人鍊字鍊句的苦心，對着鏡子傻笑半天，卻笑不出「古典」來。

爲了創新，詩人們還發明了不少驚人「技巧」，像「濃濃濃的烟」、「扁扁扁的樹幹」、「短短短的迷你裙」……甚至有人把「旋轉旋轉」寫爲「䢺轆䢺轉」，據說是引起讀者旋轉的感覺，阿方讀了滿天星斗，文字的功用至此可謂發揮殆盡。

最近看到兩句：「海水是鹹的，你的咀唇是甜的」。阿方以前替小學生改作文簿時，也曾發現這類句子，當時狠心打上零分，現在才知道阿方埋沒天才，這些看來平凡幼稚的句子，竟然是詩人千錘百煉的警句！

阿方至此眼界大開，自信頗有寫詩資格，中秋節晚上一時技癢，把研究心得活學活用，寫了首十四行的最新作品，倒也非常滿意，抄錄在下面，希望前輩作家們指教則個：

程方

月餅　非常豆沙（豆沙是鹹的）
靈藥　三仙丹　氧化汞　望遠鏡
朦朧的月　黯淡的星　溶入：淡出：
你說這是不全等的全等形
不平行的平行線

×

岩士唐　攜一隻太空船　含枚疾飛
飛向嫦娥　以古典輕盈的姿態
天地遂跌入億萬光年的永恒之中
今夕何夕？

×

×

×

吳剛老矣　西王母壽終內寢矣
蜀山兀　阿方出矣
吾不欲觀之矣！

趙高與「那些人」！

李有光

奸人的嘴臉，不論古今，都是一樣的！

秦始皇與李斯、趙高、胡亥一干人等巡游至沙丘時，秦始皇糊裏糊塗地死去，所授給他的長子扶蘇的書信及那無上權威的符璽，都在趙高的手裏。趙高爲了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先取得胡亥的同意，想私自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有皇帝做，自然同意他的計謀。但行這一毒計，也要取得李斯的同意，不料李斯雖壞，那時良心上還感到過意不去。他說：「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李斯這番話，在他那時代而言，確是忠臣的所當言，看他那句「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何等決斷！

但是，好一個趙高，先把一大套本是正確的理論搬出來：「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這一大帽子把李斯戴得非常舒服，雖然，他還本着良知地再以事實反駁，數舉歷來轉易太子必亡的例證，但還是經不起趙高的「說之以利害」而仰大歎息，垂淚而同意趙高的計謀。趙高的嘴臉，是古代奸人的典型；現代「那些人」的嘴臉，卻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變得更厲害，更徹底，他們那套似是而非的說話，比趙高所用來說服李斯的，來得更狠！

現代「那些人」的嘴臉，一開口就是「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不左不右，對國共兩黨都無好感」，先表示其超然的地位，然後就來一套「中國——作爲一個國家來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最大的國家之一」的實質上最正確的論調，然後再來一套「但是今天的聯合國內卻沒有代表權，這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公道的事」，以及「外國人不喜歡中共政權而反對中國，尚情有可宥，而身爲中國人者若因不滿中共政權而反對中國，則就是賣國賊」等等的似是而非的論調。

說完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話後，現代「那些人」還要來一套「我們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而從來沒有站在中共的立場上講話」的把戲，眞是「此地無銀三百両」了。還好，香港的大專同學並不是矇查查而不能分辨是非的，正如「那些人」爲了看看宣傳效果而時常邀請大專同學舉行座談會時爲大專同學直斥其「社論太左」，有轉彎抹角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嫌」（「那些人」的自供語）。

趙高的伎倆，爲歷來的中國人所不齒，現代「那些人」的把戲，很容易使被大專同學拆穿！哀哉！



我從紐約來香港（四）

翁覺芳

大韓民國的展出不差，也是字畫古物為主，最能吸引遊客者，是該國美女舞蹈，觀眾常滿。

瑞士館，別出心裁，用三萬五千只一百支光燈泡，構成一座用鋼枝架成的樓，晚上大放豪光，照得半天如白晝，還自動變出種種圖案。

英國館建築如一度鋼線橋，展出的科學化，使你如置身在一度陰橋，兩倍的電光幼燈變動，人行在橋上，左顧右盼，每種科學演變，均由電光表現出來。聯合國館，用相等於會員國數目金屬旗杆，懸掛全體會員國的旗幟，飄揚空際構成一片旗海，其中最珍貴的，用手抄世界各國文字聯合宣言，眞正人類和平機構的資料，值得一看。此外歐洲、南美、澳洲、南洋，和其他小國家的數十個館，未能全部參觀從畧。

以一日時間看萬博會，眞是盲仔摸象不知多大，但越日船即開行，不能延誤，即乘電車至梅田，轉乘火車至神戶，但此處車站，四通八達，大得可以，若無識途老馬，就夠傷腦筋了。

到了神戶，在三元宮站下車，靠船員做嚮導，在上海人開的小餐室用膳，食海鮮，這小餐室，小得可憐，只有食桌五張，顧客常滿，不時有顧客推門一望，坐無虛席，逡巡他往，隔不多久，又是回來，有的來復二三次，都忍耐等着，但多是華人海員，主要食品是海鮮，美味可口，大擦一頓，比較香港仔，毫無遜色。大快朵頤之後，僱車回船，已午夜十二時了。

由日本到南韓　斧山港埠簡陋

十三日航向南韓的斧山進發，十五晨到達此戰後復興國家，因久受異族統治，幾乎同化，所以獨立三十餘年，還未能洗淨日治時的習慣。戰時由麥克阿瑟將軍率軍在此登陸，還有一些痕跡。時至今日，似乎日趨繁盛，商場頗有可觀，它的幣制名「won」，每三百元值美金一元，美金亦通用，惟日元嚴禁使用，不但不通用，如發現攜帶，作犯法論處，可見怨毒之深，韓國人對日本恨之刺骨。商業市中心，手工藝頗發達，漆器最有名，製作精巧，很受西方遊客歡迎。沒有大百貨公司，樓宇還是日治時代的舊觀，三四層以上建築物，絕無僅有。街道也十分難行，居民生活，未入佳境，多是貧苦大眾，但兒童之多，滿街滿巷，他處少見，遇到西人遊客到此，尾隨不捨，就是成年人也多駐足觀看。文化水準，似乎很低，該埠靠山近海，且屬深水港，但沒有能泊大船的碼頭，貨運只靠小艇，着西服男子不甚多，女子除破瓜年華少女外，中年以上婦女，多數是穿本國祖傳服裝。海產豐富，鮮魚市場，碩大無朋，萬頭鑽動，大小魚販，摩肩接踵。除用車之外，沒有用扁杆擢擔，婦女不用肩荷物，無論什麼，皆用頭頂住前行。農產品米荳類很豐，蔬菜類(蕃茄)最出色，個子大味道甜，與別地出產相比，有天淵之別。南韓盛產人參，價格亦非便宜，更比不上北韓的好，且受政府統制，專賣、貿易市場，頗像往日廣州市，分門別類，一條街或數條街，經營同類的生意。有一市場最為特別，是在屋頂連絡十餘條街，每隔不遠處開一梯口進出，你在任何一個梯口進入上去，彎彎曲曲，十廻九轉，俱是同類的百貨攤，行了半天都行不完，貨攤大同小異，目迷五色，充昏你的頭腦。尋不着原處落下，有感迷途之虞，但又不能不下，隨便擇一個出口下來，迷失方向，不是原處，且隔了很遠很遠了。好在「的士」多夾平，截部「的士」，告訴他要往何處，可以順利抵達目的地。

麗水出產蒜頭　人力代替機械

十四日開航至麗水（Yasau），此處也是三面環山的深水港，開闢大商埠或軍港，筆者雖非軍事家，看形勢可能開個良好軍港。風景幽美，青山綠水，地處半寒地帶，六月下旬，仍須夾衫，氣溫在華氏表六十度左右，但雨晴無定，如建居於此，有出塵之感。附近有屬於古老市場，此處市容，比斧山還差，貨品擺在地面發售，瓜菜魚肉，什貨生菓之類，如鄉間的市集，大雨之後，地面泥濘，人多踐踏，泥漿沒脛，行過回來，顧影自憐，衣褲有很多圖案，繡上梅蘭菊竹，這仍算未嚴重，如有老爺車疾馳而過，走避慢一點你會變成一條泥牛呢！農產品蒜頭最大宗，滿街滿巷，堆積如山，數量之多，一時難以統計，裝運出口往南洋印度等熱帶國家。稻米類亦豐富，但在山上播種，如我鄉間的崗田，從遠處望去，全山不規則的大小方形一片片，掛在山間金黃色的俱是稻穀，這是旱稻，靠海霧生長，早熟，在六月初已收割完了。海產物擺滿街，魷魚八爪魚和細小魚仔乾最多，交通工具，尚有十八世紀的牛車。「的士」很便宜，不用計程錶，環遊市區一週，只費韓幣百元。此一小小市區，這條船從美國運來棉花七千多綑，每綑五百多磅，不知作何消化？

沒有起運機，只靠人力，每綑用四名苦力扛抬入倉，還架橋疊堆，只用兩塊長板，四個苦力一步一步爬上去，堆得四平八正，幾乎頂到天花板。此種艱鉅工作，兩條長板只需放斜二十五度角，竟能完成此任務，所有觀眾，認為奇跡，如非目擊，說來似是神話，使人難以相信，尤其西人眼裏，人力比機械差不了多少，只快慢懸殊耳。

惜別宴受寵若驚　一西婦涕淚交流

十八日離「麗水」航向台灣途中。十九日船長設宴，凡係遠洋客船，有條不成文的老例，每次航程到確定終點之前一日，舉行宴會，名為船主請餐，答謝乘客惠顧之雅意。

我乘坐東方偉人輪，其終點是在香港，但筆者是在基隆上岸，船長擬請筆者一人到他辦公室餞別

行，但只請我一人，又不免洗口碍鼻，在眾目睽睽之下，拜「關公」脫不了「周倉」。

爲權宜計，老例改變新例，將到港之前一日舉行，統籌兼顧，提前在到基隆之前一日舉行，肆筵設席，觥酧交錯，待各客都有三分酒意時，趙正事務長，請我上「米加風」前高舉雙手，向同舟共濟的朋友，致以惜別之意，博得掌聲如雷。事主這種作風，對我是隆情厚禮，使我受寵若驚；對於全船搭客，面子上髹上一點顏色，加强招徠力，是明智的措施，宴會席終。

酒闌人散，主人送客，各自歸去房間休息，但我回到房間，正在把門匙將門弄開之際，在後有人淹至，雙手把我緊緊抱住，嚇到我驚叫起來，以爲發生什麼事，回頭一看，原來是隣房的西婦（名 Weswood 蘇聯產）涕淚交流，問她什麼回事。竟云不捨得我中途離開，語意懇切，使我不知如何應付好。最後以好言撫慰，略謂自來無不散之筵席，這只同舟一度友誼，今日不離，到港時亦離；到港不離最後回到同來的紐約也要離，婉轉陳詞，才把她勸開。越日我執齊行李上岸時，她只作會心微笑，點首作別，並未作聲。同船搭客紛紛和我握手，「決拜決拜」之聲不絕，揚手致意。

此六十日的聚首談心，一旦各走東西，從此海角天涯，只留憧憬於心坎。

初入國門　基隆上岸

一腳踏上祖國基隆的碼頭，工人已將我的行李搬到檢查處，我的子婿已率領全家到碼頭歡迎。早在國外，聞知台灣入口檢查很嚴，但我並無犯禁物品，如何嚴厲，都不在乎。

我趕到時，搬運行李的工人，已將我一個小皮喼打開，聽候檢查。事有湊巧，這個小行李，並非我所有的，係代副事務長帶的。內中全部屬於化粧品，例科重稅。不過該檢查員在船上已和我見過面，我不知他是關員，但他同時隨我上岸。他見工人將小喼打開，輕輕用手一摩，揮手着工人面回。其他我自己的大小六件行李，懶得下手，即用粉筆逐件劃上符號，即行離開。還有一架短波收音機，是我在船上寂寞時的良伴，據船上職員稱，台灣管制眞空管很嚴，要交到檢查處，最快要隔日才得取回。但我的例外，當時只打開一看，即寫張檢查訖證，要我出境時携它出境即放行。這才使我鬆了一口氣，免了明天從台北再來的麻煩，大約係優待華僑旅行觀光吧。

台北市

由基隆坐公路局巴士四十分鐘到台北市車站，首先看到的是計程汽車和電單車的天下，巴士亦不示弱，三輪車絕跡了。女孩子亦駕着電單車風馳電掣，不讓男孩子專美。人民生活習慣，還有日治時代的遺風，無論新樓舊屋，內中陳設的枱櫈椅桌，高不盈尺，吾人到此，似乎不大習慣。

但旣來之則安之，每家門口履舄成羅，無論主人來賓達官貴婦，到此下「馬」，提高你的尊腳，把鞋脫落，足踏實地進入，或赤足進入，因此每家門口堆滿大大小小的鞋。入鄉隨俗，出水隨灣，我也只有照辦煑碗。

氣候變化莫測，風雨無常，雲霧尤爲奇觀，忽然間，彩雲就在你身邊，眞的騰雲駕霧；有時太陽正照，突然大雨傾盆，出門不帶雨具，多數領嘢。但女孩子很少吃虧，她們經常有把縮骨雨傘在手提袋內。

祝壽仙桃

筆者是農曆六月初九（即國曆七月十一日）出生，因在東方偉人輪旅行期間，滿以爲今年生日，冷清清過去便了。

孰知一到台灣，女兒不讓我靜靜虛渡這個佳日，率領兒女們高高興興向我祝壽，來個半中半西儀式，有酒有餚，各人提高嗓子，老者高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兒女們則合唱西文「快樂生日」歌，並奉獻一雙仙桃，使我心花怒放，有說不出的愉快。

夷考仙桃事，詩曰：王母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由開花結子成熟共九千年，人生由開花時出世活到九千年才得嘗這蟠桃。但台灣梨山出產的蟠桃（水蜜桃）一歲一熟，個子碩大，每個由六兩至八兩（每個代價新台幣三十元起），漿甜汁蜜，如生辰逢此季節，每年都有機會食此佳果，不必俟至九千年。筆者漫遊台灣，適逢其會，以往不但未食過，還未見過，驚爲王母的蟠桃。

嘉義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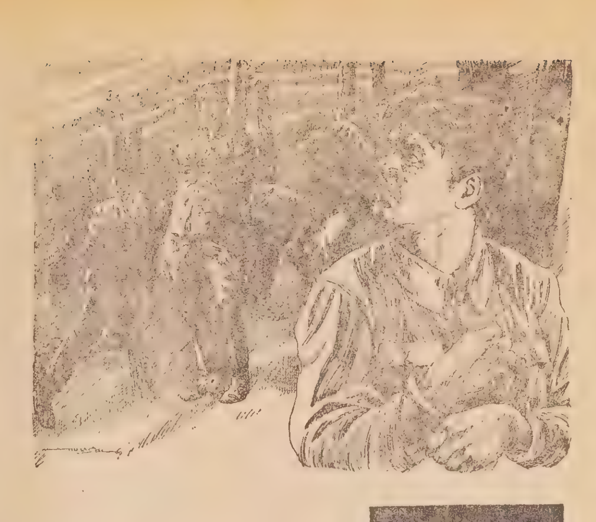
它是台灣中南部一重鎮，台南縣政府設在此地，有陸空軍駐郊外，有公家和私人花園，很多奇花異草。市內改建現代化的六馬路，有頗具規模的噴水池。市中高樓大廈很少，但是短垣矮壁，還是日治時代的產物。唯一突出的是腳踏單車陣，平均每一個家庭，起碼有兩部：就通常交通工具，街上出現單車佔百分之八十，電單車百分之十五，計程汽車百分之二，三輪車百分之二，巴士和私家汽車百分之一。由晨早四時起，上工的、上學的、上班的、趁市的、街上一片單車海，蔚爲奇觀。

筆者住在旅店，六時起床回去女兒家朝膳，和外孫步行回去，行了五七個街口，舉目四顧，除咱們公孫兩人外，就是淸一色單車羣。使咱們兩人，如陷身於百萬軍中，左衝右突，才脫出重圍。不過非獨嘉義如此，除台北市例外，其他小城鎮，多數都是如此。

中山博物館

建築館的模型，曾在紐約梅西百貨公司展出過，所以腦海中有所印象，今日能夠親履其境，先覩爲快，其中有兩件東西，是最難忘的：㈠是用白玉雕琢一條「苦瓜」，好似初從籐上摘下來，猶有霧水的樣子，令人感到眞僞難分，神乎其技。筆者生平嗜食這味菜，目覩此佳餚，寤寐不忘。㈡有幀水彩古畫，已忘其寫在何年代，亦不知是何許人所寫，長約三丈，寬僅尺許，寫出朝代興替，人物遞擅，每朝代的衣冠文物，無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且寫出千數百人，士農工賈，文的武的，上至皇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平頭灶婢，表情無一雷同，這是稀世名畫，價値連城的國寶，筆者留連不忍去，至今仍縈迴於腦海間，永矢弗忘。

出了中山博物館，陽明山已在目前，茂林修竹，聽松風和蟬聲齊鳴，恍如仙境，烟雨雲泉，飄飄然有出塵之感。



珠江水猶寒

【51】

馬森亮

「哦，是了！我忘記你的一位開山師父！」我轉頭問劉天華。「你什麼時候收了這個乖徒？」

劉天華瞇住眼笑，不說什麼，撫弄着下巴。

「你的鬍子已爲女人犧牲了，撫弄它則甚？」

然後叫小陳小林過來，認識這位哲學家。大家坐下談起話來。

我忽然想起了陳校長黃海生的消息來。劉天華卻說：

「自從那年被捕之後，一直無影無踪，至去年底才聽到消息，說在綏遠勞改過後，已回原籍去了。」

我把他兩人的遭遇說給小陳小林聽，唏噓一會，小陳又說起笑話來了。他指着我說：

「看起來，老李所相識的，連我在內，根本沒有一個好人！」

「除了我！」劉天華立即更正。

「除了你？」老胡說。「恐怕是老鼠跌落天平了罷。」

「怎麼不呢？我沒有被鬭爭過，也沒進過勞改場！」

「那還用說？不壞又何致去勞改！」

老胡馬上過去，把劉天華拖起來，一邊說：「我倒要看看你坐的櫈子是紅色的或是什麼顏色！」

小林開口了，他要請教劉天華憑了什麼條件做到好人。劉天華一派正經的，乾脆利落背一樣的唸了出來。

「聽着！第一，我出身苦，現在窮；二，在舊社會沒有做過事；三，過去我蓄起鬍子，不會是情場的危險分子；四，我神枱的鎗筒不像槍炮；五，凡事不聽，聽了不理；六，職業像叫花子，沒有營業況可憐；七，不交朋友，少惹麻煩；八，不管閒事，與世無爭；九，笑口常開，爭取街坊好感；十，這是最主要的，我在給人談相的時候，經常引用幾句寧列或者史大林爺爺的話，神龕上供奉一個毛主席像，還親筆恭錄一首沁園春。……」

他的話正如貫珠一樣，一口氣唸完，幽默而動聽。

「我的天！」我抽了一口冷氣說：「這倒像水滸傳裏的王婆說的那十分光了。」

正在哄堂大笑的時候，又一位胡劍峯來了。他神色匆匆，氣還未喘定，便告訴我們說：

「黃校長突然接到命令，到區裏開會去了，叫我來向大家致歉，今晚的請客改在明天！」

「這倒很新鮮的方式呢。」老胡冷笑了一聲。

劉天華馬上就說：「既然她沒空，今晚的客我來請就是！嗱，十點鐘，在我住的附近那間東江菜館，先到先得。我現在就先去把房間定下來，還有事要往西關打個轉！……」

既然這頓飯有了着落，大家亦沒有什麼意見了。劉天華先走了，時鐘剛指着七點半。

老胡提議，不如趁機會去嶺南文物宮逛一回再吃飯，總比呆在房子裏舒暢些。

大家同意了，一齊起程，剛出門，老胡給簷前一根竹竿碰了一下，雪雪呼痛，他回頭說起我來：

「你的整個房子都悶沉沉的，只有這根竹竿還夠膽伸出來向社會挑戰！」

街上，非常之熱鬧，燈光和月色同時瀉落來，清澈明亮。文物宮燈光輝煌，結綵華麗，人山人海，左擠右推，每個遊藝節目都陸續演出了，唱戲的，雜耍的，演話劇的，下象棋的……，正是五花八門，目不暇給。我們在人叢中擠了好一會，連找個地方坐坐也沒有，想欣賞各種表演也逼不進去，無可奈何的溜出街外來。

我不見這種熱鬧很久了，不禁興奮起來，還買了不包糖，大家邊行邊吃，有說有笑。

忽有一輛三輪擦身過去了，老胡眼快，看出車坐的是劉天華，駛過兩個街口便停下來了。

「你們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叫老劉到這裏來，一齊去海珠公園玩？」

老胡一邊這樣關照我，飛跑一樣走過去，還叫着：「老劉，老劉……」

我見人太擠了，想叫老胡回轉來，也叫喚他：「老胡：老胡……！」

他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還繼續向前跑着，呼喊着。

路人以為出了甚麼事，有的站下來四下張望，後面的人於是推推擠擠的，起了小爭執，人叢裏竄出一個警察來，誤會有壞分子搗亂，喝令老胡不要跑，但他依然聽不見，繼續跑，後面的警察繼續趕，忽然，警察吹起哨子來了，還拔出手槍，向天放了兩響。

這一來可不得了，行人立即狼奔豕突，橫奔直跑，秩序大亂起來，警察跑不過去，老胡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跟着四下裏警笛亂鳴，如臨大敵一樣，車子無法行駛了，停在街中心，被人潮一擁，車子給推倒了，踏成路泥，車夫在大叫大嚷。

正在在文物宮遊覽的人，這時也奪門飛出，像崩堤一樣，互相踐踏，哭叫連天，連演戲的也來不及卸裝，還穿起戲袍跟人潮跑出來，便衣警察這時露出本來面目了，都拔出手槍來，準備應變，一邊大叫不要跑，越喝叫人跑得越快，附近的商店也趕快把門關起來，並且把電燈也熄了。

我們見勢頭不對，乃衝出人潮，急步溜落海旁，繞過了幾個街口，才把心放下來。這時警衛車已風馳電掣的開到了，一大隊武裝人員把附近幾條街封鎖住，逐一檢查行人，可是誰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既已離開這個危險地帶了，隨在街上閒踱一回，看看時間已差不多了，乃坐三輪車趕到預定的飯店裏去，見老胡已在這裏等候着了。

他一見我們進去，就問剛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向他噓了一聲，叫他不要聲張，然後附耳告訴他：「不要再提起了，事情是你引起的！」

「怎麼是我？」他瞪大眼，莫明所以。

我簡畧說給他聽，他才大夢初覺一樣，冷笑了兩聲，恰巧酒保端上茶來，我轉口把話題撇開。

「今晚我們喝它兩支五加皮如何？反正明天是假期！」

「好呀！最好要兩隻鹽焗鷄。」老胡說完，起身往洗手間去。

我很躭心劉天華，萬一他腦短的話，很可能被拉上公安局去，那麻煩可大了。

不到五分鐘，劉天華回來了，大家才安下心來。他一拐一拐的走進來，還沒坐定便叫起屈來。他說：

「今晚眞倒霉，難得去西區走一趟，但一落車，就發生了亂子，看見全街人在張惶失措的東奔西跑，人嚷槍響，亂作一團，我也胡裏胡塗的跟住他們跑，連鞋踭也跑掉了。你們看。」他連忙舉起左足來。見鞋踭已失踪了，變成了平底，和右足一比，恰好是一對高低的鴛鴦鞋。

小陳首先笑了起來，說：「劉先生倒有本事腳踏乾坤哩！」

「何祇腳踏乾坤！」老劉又好氣好笑的說：「簡直是背負日月呢！你們再瞧——」

他尷尬的轉過身來，撩起上衣給我們看。好端端的一件新縫黑綢衫，被扯破了兩個大洞。大家一見，捧腹大笑不止。

小林有心捉弄他，把眼翻了兩翻說：「這個鬧事的人，簡直是個混蛋！」

「算了，算了！這就是無事出街小破財。來！給你多喝杯酒，壓驚壓驚？」老胡忍住了笑，假殷勤給劉天華滿斟上一杯酒。

「倒霉，倒霉！玩笑開得太大了，無端端破財！」劉天華還悻悻地自說自話。

「也許今天的日令犯了太歲罷！」我說。

老胡再加上這麼一句：「這是子午一冲，經此一冲，才可以避免官非的！」

「避免個屁，還有興緻尋開心！」

劉天華笑又笑不成，惱亦惱不得，祇可借酒消愁。跟着菜端上來了。大家於是據案大嚼，一杯又一杯的飲起酒來。

大家都有酒興了，我才把剛才的事附耳告訴劉天華，他一邊聽一邊笑，而且指着老胡說：「我早知道你不是一個安分守已的人了，好管事，到處製造麻煩！」

老胡瞇眼笑，慢條斯理的說：「這就是社會繁榮的朕兆呀！沒有了刺激，人民不餓死也會悶死的。」

飯還沒吃完，鹽焗鷄正擺在桌上，忽然全街的電燈熄了，酒保匆匆的跑進來，大嚷起火。全部食客匆匆出走，在黑暗中連撞翻了幾張桌子，我們也跟着跑出去，但那個胖子掌櫃卻把門口一塞，大聲叫：

「不要慌，不要慌！是對面街起火。你們要離開，先結了酒賬再走。」

我們走出來，果見對面的一間平房着了火，火舌周圍亂竄，黑烟像旋風一樣，捲向空中翻筋斗。附近的住客拖男帶女，捲粗帶細的，慌作一團。很多人提着水桶，把水潑過去，卻無濟於事，火勢依然猖狂，照紅了半條街，看熱鬧的人越擠越多。

一個交通警察在附近打過電話後，跑過去想把正在救火的人趕跑，說消防隊馬上就到，不要阻碍工作。有人大聲提出質問：不准救火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哪一條？引起一陣訕笑，水桶還是一個個遞過去。

那警察顯已老羞成怒了，把腮鼓起，雙手叉着腰，氣虎虎的厲聲喝道：「你們有誰肯負責？萬一有壞分子乘機把火油潑了進去又怎辦？你們，誰擔當得起這個責任！」

這確是一道殺手鐧，正在救火的人果然被嚇窒了，面面相覷着，連那幾位靠近火場潑水的人也黯然溜了出來，眼瞪瞪的看着火頭展起了翅膀，像野獸食人一樣，嚙着骨頭卜卜作響。旁觀的一致在暗裏批評那個警察是是官僚主義。

幾部消防車很快就到了，拉開五六條水喉，從四面八方把水射過去，不到一刻鐘工夫，火勢給控制住了。

這場火災，幸虧祇燒了兩間民房。不久，全街的電燈又亮起來了。看見那邊的警察已逐一在檢查行人了，劉天華知道不妙，悄悄的帶我們回到他的家裏，打開後門，叫大家趕快轉出後街回家去。

被共特拆垮

孫錦賢投降俘虜　李國輝反抗亂命

被三二七師俘虜的中共軍幹部，他們對國軍的艱難處境，與共軍的包圍企圖，及整個西南戰局的順利態勢，是早有所知的；尤其是黨員幹部，對敵我情況，更瞭如指掌。因此，他們雖然做了國軍的俘虜，卻一點不氣餒沮喪，一個個都充滿着必勝的信心，向詢問口供的孫錦賢夸夸其談，分析大勢，哄嚇並用，反賓為主，倔強堅定，反而勸孫錦賢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及早起義，不要等到大軍到來，自己做了俘虜才投降，那就沒有價值了。

孫錦賢雖然不是「俊傑」，卻是一個「識時務」的投機者，他在元江城等了兩天兩晚，仍不見大軍到來，以為大軍離開石屏之後，已經被共軍解決了；他現在聽俘虜說，陳賡的主力，即要抵達，主要任務，便是殲滅國軍第八與廿六軍，他認為自己已經成了孤軍，守在元江硬拚，是決拚不過陳賡的，打下去的結果，非死即俘，那又何不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聽信俘虜的話，及早「起義」，變換旗幟在元江城等候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對此事他考慮通宵，精神上完全崩潰了，內心已感絕望。於是，又把俘虜的共幹「請」了來他房子裏，親去其綁，待以客禮，問道：「我已考慮起義，但不知你們能給我與我的部隊什麼保障？」

這個能由階下囚變成座上客的共幹，聽說他已考慮起義，也即等於答應向他這個俘虜投降。當然猛拍胸脯，保證一切，保其今後陞官發財做雲南王都可以，橫直這是「準不準過後方知」的事，只求他能將武器不對準共軍去對準國軍，什麼高帽子都不惜造出來給孫錦賢戴到頭上。當時兩面言定投降條件，便召開會議，以便當眾宣佈自己的決定，並請這個共幹「訓話」。打了大勝仗的第二天，孫錦賢便在元江城召開幹部會議。會投機取巧的人，也必是會裝模作狀的人；善變的人，也必然是善演戲法的人。他竟聲淚俱下的向其部下說出不能打，只有起義的理由。然後，把他早已洽降的俘虜共幹，請出來分析局勢。結論是兩條路：(一)起義立功，仍可保官保命；(二)死硬到底，等到大軍壓境時，非死即傷。

於是，在這「威脅利誘」下，平時表現得最恭順服從的孫錦賢，便帶着三二七師在元江城，演出這齣打了勝仗，反而向自己俘虜的共幹投降的千古醜劇。

會議當場決定，第一步變換旗幟；第二步炸斷元江鐵橋；他去對付第八軍的長官同事。

可是，他的決定宣佈之後，卻溜掉了一位堅決反共的團長，這就是後來揚威中緬邊境的反共英雄，出身行伍的七〇九團團長李國輝。他背棄了這個叛變的頂頭上司，悄悄的退出會場，將他的一個團，以迅速行動，脫離三二七師，退到水塘。

等到孫錦賢發覺李國輝拖着部隊跑了，會同共軍，取南北夾擊之勢，將七〇九團包圍在水塘。至於這個團以後的遭遇，在此暫且按下，容後續寫。套用一句舊小說的話「一枝筆難寫兩頭事」。現在我再調轉筆頭來，敍述被阻在元江東岸的第八軍三個師的情形。

飢疲之軍腹背受敵　元江河畔神號鬼哭

代理李彌職務的陸軍副總司令湯堯與第八軍軍長曹天戈，及第三師師長田宗達，四十四師師長石建中等人開會的結果，對當前困境，同感一籌莫展，鐵橋已炸，無法渡江；架浮橋又缺乏器材，而且孫錦賢已投降，元江城必有共軍，就算架起浮橋，也沒把握能渡江。於是，決定報告西昌與台灣，請求指示一條逃生之路。

可是，議論未定，上面指示尚未到來之前，盧漢的叛軍與一部份共軍，已兼程而至，啣尾追來；元江對岸的共軍，也開始向這邊射擊，數萬疲累之兵，在腹背受敵中作着絕望抵抗。

這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殲滅戰，被困在元江邊的第八軍除卻孫錦賢師，以及廿六軍已撤往南海島的一部份，連眷屬在內不下五萬人，他們在飢渴中爬山越嶺了七天之久，人人精疲力盡，個個鞋破腳腫，萬苦千辛來到此地，見到惟一渡江的鐵橋被炸，佔領對岸的軍隊，也由友軍變成了敵人，加之彈盡糧絕，處境之惡劣，士氣之低沉是不待言的。因此，當叛軍與共軍會同衝殺進來的時候，有如猛虎撲羣羊，餓狼入雞塒，橫衝直撞，所向無敵。事實上處在這絕望之境的五萬官兵，精神已經崩潰了，信心也全喪失了，現在見到敵人殺到面前來了，將無良策，士無鬭志，見到敵兵如入無人之境，如風捲殘雲，似斬瓜切菜，橫加屠戮，一時鬼哭神號，血流成灘。連女人與孩子亦不能幸免。在一片殺聲震天，慘呼哀號中，第三師師長田宗達，懸白旗投降了！陸軍副總司令湯堯與第八軍軍長曹天戈被俘了。（編者註：湯勤與曹天戈在元江被俘後，約一年在昆明被共黨槍斃。）教導師師長李正幹也被俘了，在非死即傷中，很多人都做了共軍的俘虜。

西南保衛戰

記的。據與他同過患難，眼見他戰至最後一槍一彈而舉槍自殺的鄧克保說：在以往李彌的一班親信，對他是沒有好感的，因為他不似投降中共的孫錦賢那樣謙和恭順，他是一個對上級司令部的人，從來沒有諂笑的顏色，從不表示特別殷勤的師長，他不知道吹牛拍馬，只知道盡忠盡義；他不知道應付人事，一味的擇善固執。鄧克保於他壯烈成仁後，曾自咎的承認「我與我的同伴在背後曾說過他很多的壞話。」可見這位將軍在第八軍是「不為眾人所喜」的人物，他的人緣，遠不及善於「吹、拍、拉」的投降將軍孫錦賢。

像他這樣一個硬綳綳的人物，又怎麼可以在三十多歲便任第八軍的四十四師師長呢？說起來他是由最高當局親自下令，破格提陞的；也是靠他的忠肝義膽，鐵血雄師硬打出來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第八軍奉命守山東臨沂的時候，石建中任獨立團團長。共軍想以大吃小，發動十四個縱隊的兵力猛攻臨沂，打得最激烈的便是獨立團的防守陣地。石建中指揮他的獨立團寸土必爭，和來犯的共軍一堵牆壁，一個門檻的硬拚了八天七夜，副團長與兩位營長陣亡，他自己也身負四傷，仍然一手握槍，一手握電話筒指揮作戰；這樣終於把來犯的共軍擊退，贏得了固守臨沂殺敵致果的勝利！

他那種裹傷作戰，身中四彈不餒的忠心赤膽，他那種視敵人如無物，遭到多於自己幾十倍兵力圍住的輪番攻勢而中流砥柱的勇猛精神，不但使友軍敬佩，也是使山東境內的共軍聞名喪膽的。因此，論功行賞，李彌三次力保他陞任師長，均不獲准，不准的理由是「學歷不足」。

總統手令陞師長　戰元江壯烈成仁

國軍在人事制度上的「陞遷調補」，是啃住一條學歷、資歷的死條文不放的，像石建中這樣，以一團兵力敵共軍十四個縱隊的戰績不算；身上被敵人的子彈、破片、刺刀刻下來的傷痕不算；殺千百萬來犯敵人的功勞不算，卻靠一紙文憑的年月日，去算這個人的學歷資歷。是黃埔軍校先期畢業的人，酒囊飯袋也可升高官，是陸軍大學畢業的人，便可平步靑雲做大官，只要有文憑再加上人事關係，孫子王八都可加官進爵。國軍在大陸時期，多少英雄虎將被學歷資歷與人事關係逼死逼走了，一直逼到大好江山快要丟盡，才震驚到最高當局，親自下令破格錄用，破格提升。如石建中得升四十四師師長，便是總統蔣公親下手令破格升任的。將李彌力保三次不准的難關打破。

可是，石建中升任四十四師師長之後，又遲了一年才正式

橋被炸，先到元江城的孫錦賢師已經投共了，在那天晚上，他見到此情此景，也不禁流下了英雄淚！興起了思家念母感慨！可

當天晚上見到他柱杖流淚的人，還以為他是畏怯膽寒。可是，當盧漢的叛軍與共軍衝殺到元江邊來的時候，其他的人，平不是束手被俘，便是舉手投降，只有石建中這個跛腳師長，平時不好說小話出大言，不知諂笑以示殷勤的硬漢，卻在這狂瀾既倒，大廈已傾的最後關頭，大發虎威，以盡本份。他在敵人殺到身邊時，親自帶着師部特務連，退守江邊佈下「背水陣」，以岩石為掩護，就地抵抗。他一再發出：「寧可戰死，決不投降」的獅子吼！他看到自己的部下一個個受到屠殺，他深知戰亦死，不戰亦死，既是受黨國栽培，在這最後關頭，唯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一死報黨國。

但他這種抵抗是困獸之鬪的垂死抵抗，是抱着拚一個不失本，拚兩個賺一個的亡命抵抗，因為左右友軍都放下了武器，非俘即降了，他這個師部近衛連，雖然人人以必死之心，聽從師長之命在作硬打死拚，而且身後即是元江，退一步只有跳江而死。但是，在這樣一個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這種抵抗除了保留一點浩然之氣在人間之外，對整個大局是不能發生起死回生作用的。因此，他的部下越戰越少，還擊的槍聲也越來越稀少了！

石建中見到共軍一步一步向他進逼，從四方八面用槍彈與喊話的包圍着他，他退伏在海灘的一塊大石之後，以減去背後的威脅，將戰死在他身邊的士兵遺下的槍彈收集，以充實自己的彈藥，到最後幾乎只剩下他一人一槍還在還擊。他不計一切的選擇來犯敵人的最近最顯著目標射擊。敵人要想立功活捉或擊斃這個最頑强死硬的國軍師長，不知多少人死於他槍彈下。

到最後，共軍想出一個狠毒的辦法，將俘虜的四十四師官兵與眷屬，押解上陣做肉屏風向他包圍喊叫。石建中師長見到這種情形，他不忍射擊了，事實上後來發現他身邊的子彈也很少了。只見他站起身來，大家以為他是舉手投降時，他卻舉槍朝自己的身上轟了一槍——自殺成仁了！

石建中將軍的自殺，激起了苟安偷生者的無限羞慚與內咎。這位家中僅有老母的斷頭將軍，他成仁時才卅五歲，未婚。當時他的未婚妻尚在台灣讀書，他這一死，不但表現了「白面書生」的本色，也表現了「石頭師長」的本性，贏得了在生者無限的欽敬與讚揚！

（五十二）

三郎

蹄聲劍影錄（廿八）

其時，天上卻浮雲淨掃，長空如洗，鈎月娟娟，使大地罩上了薄薄的銀輝，宇宙別具嬌媚的風格。縱目四觀，原來松坎三面高山，一面是起伏的平坡和岡巒，乃處於小小盤地的中央，層翠環繞。而鎮內則樓舍鱗比，望宇對衡，於熱鬧中而見清雋，眞是別具情調。那時鎮邊的廣場上，忽爾歌聲一起，淸脆嘹亮，響徹雲衢，爲好奇心所驅使，我們又折往廣場，原來那空曠的廣場上面，團團的圍着大堆人羣，但卻是圍作一個很大的圈子，依沿着圓圈站穩了三四重人，我們探頭一看，在圈裏中央燒着一堆亂柴，烘烘的火，像舉行野火會，繞着火堆卻有十多個青年，赤足、包頭，衣苗人服裝，露胸，束腰，雙手持竹爿，一面跳，一面敲，一面唱，他們和聲而歌，配合竹版拍和，抑頓悠揚，雖不知唱的是什麼，但甚爲悅耳。正在欣賞間，突然兩面夾谷的高山，歌聲四起，但似彼起此落，有清脆的鶯聲嚦嚦，有雄邁的豪情勃勃，像是男女的對答。這時，廣場上那幾個歌唱的青年，也像和山上的歌唱呼應，提高嗓子，振聲亢歌，於是，嘹亮、悠揚、奔放的歌聲，劃破了靜寂的長空，使人悠然神往。漸漸的竹爿敲得更急促，舞蹈跳得更瘋狂，而歌的旋律急轉嫋嬈，猶如鶴舞太華，矯疾百匝，然後直冲九霄，兀然而止。而掌聲雷動，那幾個青年也會像舞台的演員謝幕，向四面鞠躬。曲終人散，人羣也陸續散去，我們三人以子夜將闌，亦隨人潮返回鎮內。在路上，副官老爺認爲今晚必爲苗人的什麼節，或者是苗人的月光狂歡期，在這月亮的晚上，以情歌來作青年男女的心聲，大家抒情高唱，如情投意合，一對鴛鴦便在山嶺的林間定情，由此便定情而結爲伴侶，每逢這天晚上，青年男女便狂歡的歌舞，做父母的也鼓勵未婚兒女去參加。這時雖逾子夜，果然在嶺上遠遠還有幾處男女的歌聲，則副官老爺的報導，也有其閱歷的見解。他又提出獨到的意見，認爲剛才在廣場上歌舞的青年，由服裝和舉動的表現，必是熟苗，已經全部漢化，婚姻可以採用漢族的方法，不必野挑，所以沒有男女對答，但爲紀念苗族的什麼節日，仍是依舊舉行狂歡的儀式。言之成理，別具見解。

考中國文學史的紀錄，劉禹錫是竹枝詞的首創者，據說劉禹錫爲唐代名詩人，坐王叔文黨被貶爲朗州司馬，於朗州目覩苗人擊竹的歌，採其節奏，仿之爲竹枝詞云。那末是晚所見苗人的敲竹爿、唱苗歌，殆爲竹枝詞之母乎？

一宿無話，辰刻起來，第一件要辦的，是要到西南運輸公司松坎站打探消息，吃了早點之後，三人聯袂到松坎站，同車之誼的乘客，也有幾個人到了，我們一齊向站長詢問，站長答覆已派工程車去把拋錨車拖入修理所，可能今天下午二時會修好啓程，請大家於下午二時到站，等候上車。這個答覆，雖不切實，也算有了眉目。見有半天時間，古人所謂「偸得浮生半日閒」，便拉團管區司令和副官老爺到街上逛逛，也到郊外蹓躂，食了午飯之後，稍休息一會，依時便到松坎站等候上車，去到時，客車已停在站裏，等我們上車了。同車的人也陸續到齊，二時正，司機和「蛇仔」，都命駕到了，於是大家魚貫登車，客車便啓行，開出了松坎鎮，正要爬過盆地北面的高山，車子剛駛上兀坡，朝拐彎而去，可是，車頭抽搐了，在灌水管噴出熱水來，客車像在釣絲崖一般，不特無力衝前，且有倒退之狀，這個老手的司機，見描頭不對，便順勢把車退下來，把車退到平地，先賠一個笑臉，然後說：「各位先生！車子機件，仍有故障，我看今天無法起程，現在要把車子開回修理，先送各位到車站，明天能否起程，請各位今晚向站長打聽，對不起的地方，請各位原諒！」大家聽到了這個消息，涼了半橛心，面面相覷，但事實如此，只有聽其自然，大概是和松坎有緣，又小住一天了。司機宣佈之後，想把車子開往車站，但客車竟然「死火」，無法開動，幸車子剛出松坎，離我們住的旅舍不遠，當大家又哄然下車時，我們先趕回旅舍，要回了房間，恐下午來客衆多，額滿見遺，那就麻煩上加麻煩了。我們開了房間，洗過了臉，研究如何打發悶局，上校團管區司令提議爬山，來打發這段無聊的時間，我們兩人自然不反對。言起即行，馬上動身，勝於呆坐，決定沿剛才退車的公路，爬上山巔，於黃昏前下山，並爲愼重計，跑到街上買枝手電筒，以作行夜路的準備。於下午三時許我們已奔到退車的山口，上校司令一馬當先，我也緊步相隨，朝公路爬上去。公路是螺絲形的盤山而上，但拐彎拉得甚長，陡坡不多，所以，我們漸漸放慢了腳步，爬起來也不算辛苦，而且這座高山，層翠疊疊，老樹蒼松，濃陰遮路，雖有斜陽，不覺薰炙難受，爬到山腰，則見公路如帶，蜿蜒入鎮，而鎮內則熙來攘往，車塵逐風，附近三兩人家的農莊，正是炊烟嫋嫋。欣賞一番，繼續登程，漸感路較陡斜，步行吃力，汗流浹背，呼吸急喘，仍然一鼓作氣，卒於下午五時許，爬登嶺上。其時晚風拂拂，夕陽西下，縱目四觀，萬山重叠，迤邐無際，公路則在羣山中，一高一伏，蜿蜒有姿。但遙望西山重巒中，乃有一廟，廟貌莊嚴，頗具巍規，引人注目。回思自離筑市，沿公路所見，均屬青面獠牙的山神廟，廟小如土地祠，多半殘落，絕無殿宇，今竟見有享堂的大廟，百思不得其解；在中國神佛方面，能深入民間的當以關帝、觀世音爲首，黔省雖遠僻西陲，但對關帝及觀音的崇敬，也不弱於中原各省。惟該等廟宇必建在通邑鬧市之中，絕少建於重山萬谷中。正在疑惑中，忽有中國旅行社的小型旅遊車，載有遊客數人，從北而來，駛至嶺上，亦停了下來，遊客六人，相繼下車，另有一人如導游者，遙指西山廟宇，告訴遊客說：那是李白廟了。

萬人意見

台大學生希望光復大陸 老師竟然嘲爲「唱高調」

張先生：

在我們「萬慶」前幾天，我本自願向你請纓爲「三結合聚餐」出點力，準備十一月一日早點來聽你「發號施令」，爭個「傳令兵」職位的，可是由於那天旅行回來遲到，（我是下午六點十分到「群英會」的），這面「光榮之旗」給「同志」們捷足先登奪去了，我羞悔到如今。

這次「萬人」三週歲生日的盛大情況，已有方程先生以「方程式」寫出來。我所要說的是這次盛會比一般人結婚儀式還要熱鬧有意義得多，使人永難忘記。

是次「群英會」非常成功，在高高興興、依依不捨氣氛中完畢。

大家希望明年「三結合千人聯歡」，相信有這許多「勇士」和「戰士」支持，一定會成功地實現。萬先生擔心一部分人有吃沒拿太掃興，須知我們並非爲了獎品而來參加，是爲了我們的成材成龍的「萬人」，爲一瞻偉大「舵手」、偉大導師——萬、張，爲了結交一班橫掃萬惡「牛鬼蛇神」的英雄好漢。

獎品問題並不重要，如果能加插一點餘慶節目，自由談、控訴會、南腔北調的戲曲等等，相信一定更生動、更多姿多彩。

「萬人雜誌」寄台灣不知要等多久才能收到？我的朋友就讀「台大」，我寄去一本將有月餘，爲什麼還沒有收到？因爲我的同學都眼巴巴等着閱讀「萬人雜誌」，不知有什麼好辦法使他們早日讀到？

妄言東風壓西風 刮起西風毛蟲僵

讀星洲版經濟時報八月三十日有一欄以「不是借東風，是造東風」爲題，內容謂中國共產政權造了一隻東風號船橫渡太平洋，到北美加拿大，令到港口官員驚奇，有三千人到船上參觀，中國船還是第一次到加拿大，能不刮目相看？現在不是借東風，而是中國造出來的東風。

由此就想起我們的中國人口有七、八億之多，文化最古，產生了共產政權亦二十餘年了，以這麼多的人口，不去說過去文化傳統的光輝歷史，現政權以二十年悠長時間，造出一隻船來，就驚天動地，搖旗吶喊，還不覺進度這麼慢以爲恥，更得意洋洋，

寫及希望祖國能早日光復大陸，統一中國，卻被老師評爲「唱高調」，令我的朋友啼笑皆非，這樣的老師，簡直不是中國人，沒有中國血統！我們青年人滿懷愛國熱血，這位老師卻冷嘲熱諷，冲淡青年人愛國熱誠。老師沒有國家觀念，怎能爲人師表？希望當局對這些老師進行思想教育！

「萬人雜誌」是我們的司令部，和我們緊緊團結在一起，成爲再革命的一支尖兵！毛共距墳墓不遠，我們要爭取一項最光榮的任務——埋葬萬惡毛共！

堅心上

（編者覆：㈠萬人未批准內銷，你不妨用掛號方式試寄。㈡這樣的老師，我認爲……唉！余欲無言！）

自滿自足地表達出來。我想加拿大人的驚奇心理，好像是見到一個乞丐拾得一尾鮮魚，乞丐大聲的說此番鴻運當頭，吉星高照了，有誰能比我的環境好？生活轉變了，人民翻身了，食飽了魚後，待我與世運拳王比比武吧，是我一顯身手的機會了。加拿大人的驚奇，就是這個乞丐的願望了。

當我幼年時，家中盛植着幾株小桃樹，時常看見花謝結子，透出嫩葉來，可是夜來風雨聲，不日就長出了很多小毛蟲，在樹裏食果破芽，弄得殘敗一片，人見人恨。那令人憎恨的小毛蟲，還是悠然自得，不知我父母栽植的辛苦，忙個不了，幹它破壞的過天青後，看了那可愛的桃樹時，那些小毛蟲都隨着風雨而逝，就能發現得很少的毛蟲亦就殭直，威爲小蟻的理想食物呢。當時年紀幼小，覺得很奇怪，怎麼兩次的風雨，產生出不同的效果？爲此走去向一些老農，他說：你不知嗎？東風水過後就生毛蟲了，但是一場西風，就可以把千千萬萬的毛蟲殺完了。啊！這個自然現象，迄今記憶猶新，眞個是實在的事實。

風是自然的空氣流動，我們不願說東風就代表東方思想，西風就代表西方國家思想，種族語言國家區域雖有不同，我們大家是人類，應天下爲公，不分區域種族，和平共處，要競爭的就在文化科學裏好了，不要天天說你的香水是臭的，我的屁股是香的，這樣的文化，會有光輝而不吹血雨腥風嗎？願愛毛蟲的人拭目觀之！

—海員上（自星加坡）

我的控訴！

十多年以來，我就想把我所經歷過幾年特殊的生活寫出來，讓海外人士看看，我們這個有數千年古老文化歷史的國家，在二十世紀人類已有可能進駐別個星球的時代，仍然過着奴隸社會的生活，仍然受着專制統治，視人命如草芥的事實。生命的被剝削，到了這個統治者的手中，已發揮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階段。古代的奴隸，有思想的自由，有不說話的自由。可是，今日大陸

連這種不具體的自由也沒有，甚至吃飯睡覺也失去作爲人類應得的時間權利。在用膳的時候，隨時會被命令停止進食，驅去勞動；在睡眠之中，半夜被命令起床，走去勞動。大陸人民只有默然地接受，不能在口頭或行動上表示異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除此外，每天還要被指定在一定時間內，互相批判，無中生有地咒詛自己和別人。同時齊聲歌頌專制者聖明、專制者治病救人。因爲管理勞改場與監獄的共幹說：「如果你們沒有罪，就不會到這裏來了，街上很多人都沒有進來，爲什麼只有你們進來呢!?」但是，過去我們一樣地在街上走着，也不知會進來，今天他們在街上走着的，也不知那一天要進來。

這且不談吧，那麼我們有什麼罪呢？我們既沒有操刀殺人，作奸犯科，沒有叛國投敵，高呼外國人爲爺爺。僅是由祖先遺留下幾畝不足餬口的薄田，被稱爲地主家庭；只是曾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充任過下級的軍政人員，被稱爲歷史反革命，只是看到不合理的現象和事實，提出意見，被稱爲右派分子；只是對當權爪牙提出意見，被稱爲壞分子；只是生活有外滙接濟，被稱爲嫌疑特務分子；還有很多莫須有的名堂，都得集中到這個奴役場所，給予殘酷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使我們都變得痴痴呆呆，表情木訥，反應遲鈍。我們如果有思想的事，就是食物和睡眠，我們甚至連生命也看得很平淡。因爲一進入這個勞役營，就得到永遠悲慘的命運，即使放你出來，要受公開監管、公開凌辱，到你死的時候才休止。

可是這些殘酷的事實，至今猶[illegible]、沒有一個身歷其境的人把它揭露出來，讓世人看看馬列主義者在美麗的謊言後面，隱藏着多大的罪惡。

這個的專制暴君，如果是一個異族統治者，那就難怪，可悲的是正是地道的黃帝子孫，如此殘民以逞，不知是何居心？可能他是有外族血統吧，難怪近日不少外國人，對種種殘酷的事實（如浮屍）視若無睹，還大獻殷勤、稱兄道弟呢。

古老而優秀的中華民族，看來要毀在這一羣專制者的手中，但願仁人志士，對國家安危，負起責任，團結在「萬人雜誌」這本反共先鋒者的周圍，共同認眞地以行動對付這個萬惡的共匪集團，拯救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同時希望凡是遭受共匪折磨過的難胞，要拿出泅水偷渡的精神，排除萬難，寫出共匪殘酷的罪惡、貪污腐化的事實，讓全世界被蒙蔽的人看看吧！

逃出中共魔掌的難胞姜太公

十一月二十日於香港

萬人會餐感言

何少川

我們萬人一羣都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高雅純潔朋儕，亦即所謂「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之交，其志同，其道合，自然自發聚集起來的！當然，涇渭分明，邪正有別，物各其類，非一般酒肉相徵逐者可比。

我們紀念萬人出刊三週年聚餐之日，巧值星期例假，且又天朗氣清，人事休閒，地點雖偏一隅，仍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兼，而近悅遠來，濟濟一堂，菜餚雖豐，大家皆爲「謀道不謀食」之意所忘，談笑風生，樂而忘食！斯會也更有異於香港社會一般俗氣者：皆先到，無遲來，不打牌、不酗酒，無言不及義，無俗不可耐之無聊演說之出現，恂恂然另一宗教式之聚會呢！

我國古來這樣的「文友輔仁」之會的例子最多，但皆不及我們「萬人」人士之眾，意義之高；如東漢孔北海等七君子之會「座上客常滿」而「樽中酒不空」者乃行樂閒情消極避世的行爲；西晉之竹林七賢的「肆意酣暢」而與世相遺者，亦非我們之所取；次如王右軍之蘭亭禊會。總云：「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流觴曲水，列坐其次，總無絲竹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敍幽情。」情文並茂，然乃屬少數文友偶興旅行遣樂而已；再如唐才子王勃赴越謁親，路過南昌參與閻都督雅會寫滕王閣序一文內：「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有懷投筆，無路請纓，孟嘗高潔，共懷報國之心！」總畧有吾「萬人」傷時憂國之心聲，但仍屬一時之偶會，缺乏積極之行爲；他如盛唐時李太白等八仙文會，寫有春夜宴桃李園序云：「群季俊秀，皆爲惠連。」但只自嗟其「吾人咏歌，獨慚康樂，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其文足能千古，而其與會者歷史上功業一欄，仍屬空空！

吾人今日之會，抑乃古之孔北海、王右軍、王勃、李太白諸人文友之會的後繼，是濁流激清波，邪風揚正氣，我們萬人同仁，無不自勉自勵，奮發爭取文章事業一齊成功，以補前人文友闕如的！所惜與會地點，因生活環境所限，無由獲致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景，而享清流激湍映帶左右之樂，不足以暢敍幽情，引起雅懷佳作而奮起請纓之志報國之心，誠屬美中不足爲憾！

曾與若干同仁談及，均認嗣後次次能改易集會地點，則能一、易收普遍擴大宣揚之功，藉以接納各方响應者易于來遠，二、能免偏于一隅，使遠近失卻平衡，三、場合屢變，可使耳目常新，觸發新興趣，鼓舞新勇氣，國父孫先生當日創造興中會，時會址屢易，時而檀香山，時而東京，時而港澳，旨在藉以聯絡各方同志和喚醒各當地人心，乃能眾志成城一舉而摧倒數千年專制政體。吾們萬人，設每侷促一隅，自不能滾起較大波濤，引誘社會擴大注意；更不能「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遊目騁懷，而極視聽之娛！」若欲勃發精神、靈感，煥乎報國文思，不負吾人相會之目的，似應吸取 國父榜樣經驗，集會地點不可常囿一隅，想吾們萬人諸君亦所同感！

（按：本文收到多時，以稿件積壓過多，今始刊出，希何少川先生見諒。編者）

請國府聽聽海外青年心聲

請纓無路等閒白了少年頭

漂亮動聽的口號已喊了廿一載，國人亦希望了廿一載。在這苦難之廿一秋冬來，國人由滿懷的希望而日漸失望。

以香港為例，先期（中後期亦然）逃港之難胞，年紀老的如今已老死異鄉，中年者亦成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人，青少年則變成了滿臉皺紋的中年人。光陰如流水，今年、明年、後年……我們再等待，歲月可不留人，我可不能白了少年頭。這裏的許多人，他們的「靈魂」似乎已死，他們有如中年的潤土（魯迅筆下），頭腦麻木，昔日的朝氣已不復存在。他們遭受實際環境的逼迫，他們底信心老早已動搖；他們對着漫漫的歲月，什麼國家民族再不敢存有絲毫希望，他們聽天由命，只有消極的等待死神之光臨。啊！這是多麼可哀可憐的事實。我們青年人，可不能頹喪。誰又願意眼巴巴的看着不幸的悲劇再重演——老死異鄉！唉！我們青年人雖然為祖國之中興大業而熱血沸騰，壯懷激烈。然而得到的是人家的歧笑，卻無人來輔導我們邁向反攻復國的大道。唯一能聽到的是書籍上、雜誌上、報刊上的種種反共大道理（我們何嘗不知魔鬼的罪行是滔天的）。而專門製造人間罪惡的魔鬼依然在不停地製造更多的人間悲劇，我們似乎莫奈其何也。，我們必須消滅魔鬼，才能救國。我們不要聽空洞的口號，我們所盼望的是切實之行動——「回去」。但是我們請纓無路，望着藍天而哀嘆奈何。難道我們這一羣愛國的青年，竟被遺忘了嗎？我們底心裏漸感失望、徬徨，甚至迷惘而不知如何是好。血海深仇歷歷眼前，靈魂尚存，理智又將我們喚醒。我們要「尋求」……

死，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輕如鴻毛。兩者之間，我們當然會選擇前者。我們必須犧牲眼前小利益，不計較利害，以小我的精神獻身國家。我們絕不願苟且偷生，亦永不息雪仇的決心。「路」雖然難行，我們卻要繼續摸索，直至如願得嚐。

人是有感情的高級動物，自己在外節儉寄濟大陸親人，是義不容辭的。況父母生我育我，功德是何等偉大。為人子者，不可不孝哉。然這究竟是愚孝，雖然孝道是天經地義的，可知國一日不能復，家一日不能圓。愚孝殊非長久之計，我們必須從遠上根本上去設法，才能徹底地解決這種不幸的實際「問題」。

戰爭是殘忍的，誰亦不願意燃起戰火。但以武力而征服暴力，討伐不義。雖受戰火的洗禮，須知這種瞬即的「殘酷」卻能換來無窮盡的幸福，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每一事，成功與否，總離不開了「天時地利人和」三因素，特別是人和。「回去」的任務是艱鉅的，我們在未行動之前，要有必勝的信念、必 [illegible]

再患得患失，在讀兵書，只要「人和」已無碍，其他「天時地利」無必要過於計較考慮了。

我們要「回去」，我們不能坐待自斃，起來吧！倘不幸成仁，亦盡了我們中華兒女的一份天職啊！

一五八期「青年之聲」劉東亞先生亦再三談到中國政治接班人的問題。是的，一切皆是新陳代謝的，而未來職任的重大，我們是會自愛的。為了不久的將來未能有效力的報國家，我們必須能投身到政治運動中去鍛鍊，才不致放棄了我們的前程。天下之大，我們似乎是大海一粟；我們的呼叫，似乎是松濤中之鳥鳴。我們其實是無所適從，卻被譏為不知國家民族 [illegible]

燒，熱血奔騰，滿腔熱情地正準備為「回去」之聖戰而拋頭顱、洒鮮血：：這並不是在做「文章」，這純底忠貞的念頭。可是我們的抱負有誰知曉。我們為國難而低泣哀號（暗地裏的哭）——又有誰來理會。

一個忠貞愛國的青年，如果請纓無路，那將是不可思議的打擊。請勿誤會，這絕不是發牢騷，怨天擾地之言，此乃我們底衷誠心聲。

對着漫漫的歲月，骨肉何日能再團圓？眞教遊子焦腸寸斷。我們不能再無限期的等待；我們要走在前面當先鋒；希望您們帶領我們急速的「回去」！請您們再不要將我們拋棄——遺忘啊！

方茅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學生大志可嘉

與國外台獨分子作戰

萬人傑先生：

今日從親戚口中，獲知有些由台赴美的學生，自稱來自「台灣國」，心中感到有點什麼似的，忍不住寫信給你。我從一個月前買貴雜誌以來，一直感到苦惱，原因不用說你也知。我今想向你請教，台獨究竟是由何人煽動？台灣成為一個國後，對美國人有什麼好處？現在這種分子有若干人？在美的中國學生應有什麼行動防範，甚至消滅台獨分子？我在中學畢業後（我現在是中四學生）想到加拿大深造，目的是想盡我微薄力量，對抗漢奸。我知道這思想實現十分困難，且惹人笑話；但我很清楚這是中國下一代應盡的責任，我一定拚盡全力去實現。我激動，但需要指示（我希望做一個眞眞正正的中國人）。先生，你可以對我說一些話嗎？

我還聽說在委內瑞拉的中國大使連住該地有多少華僑都不清楚，可知該大使與國人並無多大聯繫，沒有盡到責任。先生，我是初生之犢，我不知虎有多兇，希望你予我指導。

有志的學生林鈿敬上

（五十九年聖誕）

（編者覆：你提出來的問題太大，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你要明瞭有關「台獨」的來龍去脈，請翻閱本刊合訂本，有專輯、有評論、有報導，你看過之後便明瞭了。）

覆鄭安當研討「神父與傳道員」書

安當教胞弟兄：

讀本刊第一六二期在本版刊出駁斥不佾投文，內云：「對神父偏袒，對傳道員尖酸刻薄，且對傑作非議，細讀該文，只覺如讀三蘇怪論，詞多矛盾……。」主持公道，何得云偏袒？以事論事，何得云刻薄？而對傑作正是「責難爲恭」，並非非議，細讀彷如三蘇怪論，「當之有愧」啊、！詞多矛盾，怎見得呢？

劉健君投刊公教報，公教報是公教刊物，「教會觀教會」，很愜鄙意，相反地教會社會觀，卻不同意了！

神父食用月約一百八十元（目前可能已超出此數字），這是本教區主教定的，然則該寡給點才妥嗎？太優待了嗎？彌撒金月入三百元，多不除，少補足，使光是神父的事，積蓄也是神父的事，何必「越俎代庖」？

傳道員的而且確像基本藝員，明知兼文書與跑差，兼職不兼薪，「貼士」多餘，去留聽便。說句亮話，好過撈私立學校教師二百五十「皮」至三百「皮」，商行文員做到「龍嗷頭」，低薪的不外撈五百元或以下。是以月支五百元享受當然沒份兒，節儉大可以的，吐苦水，沒用！沒用！不如眞熱心好，假熱心好，聽天主安排，拙作是如此見解。至於說視傳道員如雜役，可正名爲「傳道雜工」，是尊意以爲，好一個神父「腹心」的，「股肱」的，神父必呼「先生」呢！

五百元月薪，一家兩口不敷，怎開支法？沒見明教，四口之家可敷的，是以最節約爲度（準），租金一百元，自然不會很舒適，勉强的吧?!六十元米數，大抵不必吃米碌。計現在市道，中米每斤九角，我家是吃九角那種，可說「先施諸己」，同是恰可又是四口之家，每月五十斤米，常吃不消，六十元可羅六十四斤有餘，每天兩斤米落鍋不夠飽，幹苦力抑耕田？又抑或養雞狗？魚菜一百八十元，要開菜單，「開胃」！牛肉炒菜心，頭菜蒸豬肉，是但一樣外，再加味「抵食大件」菜式，像炒菉豆芽，麪豉蒸豆腐之類，油、鹽、醬、醋、茶以及燃料合四十元，沒異議了！從畧。計短二十元，恕我粗心！兒女讀書問題，讀中學那個能考升中試及格派得學額最理想，否則每月學費要六十元之譜，讀小學那個，總可以讀官津補學校，並不太難進去，難道要進貴族學府嗎？學費四元至六七元啦！六十元加四至七元，長夠七十元，五十元零用，甚至「弔死問疾」，執涼茶，看醫生。零用可概括理髮及交通費，「弔死問疾」，看醫生，不會常有，執涼茶，所費無幾，做衣服就「起樓咁起」，設法積存。

上面一個「矛盾」不夠，再多給一個「矛盾」，只好君以矛來，我以盾當。然則神父月吃一百八十元過份的嗎？傳道員全家平均每人每月吃七十元刻苦是刻苦了，看自己環境，沒誰叫傳道員捱苦？「量入爲出」，要多吃好，重彈前調說「可以轉業」，足夠二字很難說，任何老細用伙計，定要給與足夠，「天下奇聞」！問我每月個人零用三十元是否足用？敢「荒唐」地告訴出，在戰前居廣州憶盛時候，物價比今日香港約一與二十之比，每月個人零用三百元都似，目今呢？三十元或時卻不敢用盡，足用嗎？不想正面作答。

吃什麼東西？上述不贅，我也是「先施諸己」的，要是像君五口之家，太太必得做多少工作幫補，才敢領受貼膳一月的代價，假如令郎令嫒要吃好，更不敢領教！「重擔放在別人肩上」，像不大說得通似的，婚姻生活，是自己找的，「樂予之無家」，前人已吟咏過，不過，「神貧之德」，恐怕君我不能樂意接受在日常生活上，守「形貧」吧?!開罪求宥！少過五百及四百以下，沒可預算，五口、六口之家，那就得找「外快」，要找沒空啊！又再說何不轉業？本人非神父，開出預算很正常。上面說了兩次「先施諸己」，可推行不推行，總之體察自己環境。什麼叫「特種教友」？什麼叫「神父教友」？前篇不是說透了嗎？我們尊敬神父是聖職品，並不是神父品格個「品」。

聖而公會之所以能從芥子萌芽長大，不仗人力，實仗天主聖神，要仗人力，老早聖教會或已覆滅。且看基督教團結精神，我們有媿，怎的呢？比方有個教友失業，教會必竭盡能力照顧，我們呢，閣下的事，而其當事人所任用者，卻不見是人材，人材返遺棄，可惜！可惜之至！教會執事更有可能給一羣小包圍，所以敷政往往不大可觀。但有頭腦的人，十分淸楚明白天主教會的頭是基督，基督爲王是「永遠光明燦爛」，人爲的缺點，甚至污點，其何傷於基督！末了，以後指教，幸別過火，有日或大家見面的啊?!　願

主與您同在

韓然　十二月六日

女讀者响應公積金
勉勵本刊啓發青年

萬先生：

客套的話不多說了，總之我十分欣賞你，衷心地欽佩你。翻閱了幾期「萬人雜誌」，令我不得不借貴刊的一角，表示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生長在現今的社會裏的青年人，尤其是在香港這一個彈丸之地，華洋混雜，眞教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何去何從。英庭運用了他們一貫的殖民地政策，加以塡鴨式的教育制度，務令學生們不可涉足政治，由於那些外來的物慾影响，聲色犬馬，而漸漸地消滅我們的民族精神，永遠沉淪而茫無所知。現在最感到幸運的，還是發現到貴刊的言論正確，用筆桿子來對付共黨，去劃破他醜惡的鐵幕。眞是令人振奮。本來青年人就有他們的熱心，而身爲中國人就當有民族精神，可惜這一切都被外來的環境而壓制了。但是我希望貴刊能做我們的領導者，指導和教育我們，好等我們併發起愛國的思想，熱愛同胞，待有機會去爲

國家盡一點力量。我堅信香港大多數的青年人，只要被眞理啓發後，一定同心合力去爲國家、民族努力的。雖然，我是出生在香港又沒有什麼親友在大陸，但是回想起在毛魔掌下，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同胞，眞是有切膚之痛。

身爲中國人的我，而未能爲國家出一點力量，問心有愧。只有展望將來有機會能以身許國。

現在只有力擁貴刊，希望貴刊能盡力爲香港青年人着想，多點啓發和領導他們，培養好他們的民族精神，鞏固實力，好等對付竊據大陸的毛共國賊。現爲響應「萬人雜誌」的公積金，付上港幣十元正，希望有更多的讀者共同響應。

丹心上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前次徵聯筆誤　再來一聯補充

贛萍先生道席：

前奉上拙聯下句，荷蒙賜刊，至感至謝。惟其中「汚鍾毀鼎」四字，似有倒置，應是「汚鼎毀鍾」始合韻律；不卜係我之筆誤，抑是字房排錯，而第四句之「尤」字應是「由」字爲妥，不卜閣下以爲然否？

茲再擬具拙聯下句，如未逾截稿日期，再祈望予賜刊，否則，請棄之字簍。如此次有萬一機會，仍將許君之獎轉贈貴社，以表敬意。

近幾期均見讀者來長聯陸續刊出，惟恐難符許恨紅君之意，尤其拙聯更難使許君及未來評判諸公滿意，歉而愧之！

月前因頑疾入醫房引刀一割，待至昨日始行返家，故遲未奉函閣下致謝刊載盛意，罪甚！

專此即頌

勛安

後學余中庸拜啓　十二月三十一日

【編者按】經查核一六二期大作原稿，並無排錯等情，想係閣下筆誤。

謹再擬具長聯下句，以應許恨紅君之徵

一羣寇爲患，僭號燕京，禍國殃民，勢危危來日不多。希國軍奮發，滄海怒舟，義旗招展，士氣如虹。會稽飲恨，惟憑雄心可雪。賴强大師旅，乘勝去東掃西蕩，俾北定中原，好搗毀城社狐鼠。喜看這漢家威風，英雄抱賦（編者按：是否抱負？），十年治吳，三戶亡秦。

應徵長聯最後提到

萬先生：

我乃貴刊之不脫期讀者，今見許恨紅先生的應徵聯定於本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爲免蝕底（因投應徵聯是貴刊讀者的權利），故急草一聯，趁下熱鬧，獻下醜。

（對）萬萬顆丹心，隱居四海，蓄雄積健，願冥冥北指有日，喜家園重建，大地重興，妖氣盡滅，亡魂歡笑。軍民憤慨，積磅礡火中燃。看錦繡河山，洋溢了黃花熱血，而舊都南京，再插滿自由旗幟。勿留戀熱舞狂歌，邏輯學說，萬卷談兵，千言罵語。

艮承釗拜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徵長聯　請許恨紅先生彙評

馮婦　十二月十二日

廿三載往事，辭母萱堂，棄妾拋兒，淚簌簌別行積憤。曉共匪蔓延，中原動盪，屠刀指向，白骨塡溝，正統外圖，已挾戴天之恨。覩倏然鬼魅，同流者狗黨狐羣，於集結紅旗，終形成鬭爭決裂，宜振興宋代忠魂，岳家鎧馬，八千里路，三十功名。

老萬如被收買　一讀者要自殺

古鶴翔先生：

你是「萬人雜誌」諸作者中我崇拜者之一，在你的每篇文章中的立論看來，你是個堅決的反共者，有遠見的人。

你的「萬人精神」與「超然王國」一文，我拜讀之後，深有同感。十三妹這種人，死不足惜。

中國人講道義的，共匪也就拿着這一點，不知欺騙了多少人。古先生，希望你繼續在「萬人雜誌」上，因你那堅定立論，銳利的筆尖，揭露那些藏在反共陣營內的歪貨，使他們現形。

萬人傑先生：

一六一期新聞以外的「查良鏞不應該投空白票」大文，還沒有完吧？請速發表你的續文。萬先生，我聽到個謠言，據說有人預備收買您，如不幸成眞的話，我將自殺！向您提出抗議。

高山（十二月十日）

身爲司鐸竄改聖經 竟還罵人爲茹達斯

一位教友認爲這種態度不對

編者先生：

貴刊「萬人意見」欄近幾月來間歇登出數篇有關教會的公開信，先有教區傳道員申訴待遇不良及受神職與教友們之歧視，並指出神父的收入和食用超出傳道員幾皮；繼而有劉健君爲神職辯白及指斥該傳道員；復由該傳道員答辯；復有教友鄭安當君同情該傳道員而駁斥劉君，函末還懷疑曾進修院受十多載訓練的神職，究竟從福音內所吸取的修養有幾何？最近有自稱教友而立論頗似神父口吻的韓然君，撰文駁斥傳道員及鄭君，文內隱約承認鄭君所指出「神職互相傾軋，及在善會內獨裁作風與俗人無異」事實存在，只叫人閒談別說他人是非。文內並謂神父個人食用百八元及彌撒金三百元是不算多，但傳道員拿差不多同樣數目的薪金，例可以維持一家四口，傳道員兼做雜務是份內之事等云云。

還有一位以西默司鐸爲名者，斥傳道員爲在教會內混飯吃者，及譏爲茹達斯之流，竊以爲西默司鐸，拿茹達斯譏該傳道員，眞是不倫不類之至。他又罵鄭君爲一知半解，並斥他們不尊神長，引用聖經則章節不分，且竄改經文以配合他自己的立論，胡塗之極。鄙人忝爲教友，閱後感慨良多，茲借貴欄一角篇幅，畧陳鄙見。

竊以爲教會對待轄下機構雇員，應給予合理而足夠的薪水，以維生活。神職人員應具有公正嚴明的處事態度，不能自視爲聖人而妄求教友們尊敬，自己卻度着令人齒冷的世俗生活。亞聖云：「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然則教友會尊敬値得愛戴的司鐸，亦會鄙視欠缺修養，且連聖經也歪曲的世俗司鐸。如一位擅自竄改聖經的司鐸，竟敢罵人爲茹達斯或一知半解，實在卑鄙得很。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未悉，還俗結婚的主教及神父們，及涉嫌在印度販賣女子往歐做修女的那位神父，夠不夠資格稱他們爲茹達斯呢？

本來，任何人對教會內，上至教皇，及其屬下之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一切神職人員等，皆可有他自己的看法，這就是所謂思想與言論自由。竊以爲凡諸神職人員，遇有批評他們的論調，是好是壞時，能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才對的吧！做教友的亦然，怎可以反唇相斥？

教友渾元張上

林邊客贈閱本刊 啓明士多致謝意

老萬、老張：

貴刊長期讀者林邊客先生贈閱　貴刊一年，已由一五六期起，期期按時收到。林邊客先生之熱誠，深感腑銘。只以事忙，未暇致意，僅草數語，敬請老萬、老張代表向林邊客先生致最高謝意及敬意，並願今後愛好和平自由的同胞們，精誠團結，齊心合力，爲解救大陸七億苦難同胞努力奮鬪，完成三民主義的中國，餘不一一，謹此致敬！

啓明士多謹上

請領稿費：

去年12月份稿費（一六二至一六六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六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爲高韻賜先生原玉，四首爲袁先生和詩。壇主細讀，認爲「和」「作」均佳，詳加註解，一併刊出，以便靑年文友，學習和詩，而作借鏡。

江南

高韻賜

(一) 海〇山色擁晴嵐，淑景融和任意探；花木春風疑有約，織成原野似江南。

(二) 草長鶯飛又一時，烟痕草色兩迷離；江南吹遍東風冷，春到人間恐不知。

(三) 陰晴冷煖本無端，廿載江南一夢寒；誰信白雲鄉咫尺，回車依舊見千難。

(四) 江南何處問春台，莫向新亭話刼灰；若是蘭成重作賦，山川草木更深哀。

壇主評註

白雲鄉：指家鄉也。唐，「狄仁傑」在山西任參軍，登太行山，見天空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父母即居住白雲之下」。後人稱「白雲親舍」，即是由此而來，凡思鄉懷念父母，多用白雲之典，亦可作懷念故鄉親友之解。高先生云：「誰信白雲鄉咫尺，回車依舊見千難」，家鄉雖近，難以回車，感慨萬千矣。

春台：指天下太平也，典出「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台」，謂太平盛世，曰「春台」。「江南何處問春台」，即是言，今日江南，並非太平盛世，雖然春景融和，但遇共黨暴政，何處尚有「春台」，簡直無處去問也。

新亭：東晉偏安江南，中原淪於符秦，士大夫偕同政府，渡江避難於「江寧」（今日南京），江寧南城，有風景名勝區曰「新亭」，春秋佳日，朝野名流，多宴遊於此。因中原陷敵，有家難歸，向江北遙望，思念故鄉，國難家仇，相視流涕，又名「新亭淚」，後人文字，所稱新亭淚者，即是哀傷家國之意也。

例如今日台灣，在陽明山遊宴，爲因久不反攻，還鄉無望，登高遙視，不覺悲從中來，互相流淚。蓋東晉之時，朝中官員，以及過江名士，大多明乎耻辱，自愧不才，江山陷敵，偏安以後，人人悲憤，抱救民水火之心，具復國還鄉之志，不似今人，痲木不仁，若無其事

必有新亭之淚，而後始有淝水之捷，及桓溫北伐壯舉。余在台北，見朝野人士，多人宴會所談者，屬於投資商業，賺錢之事，復國大業，從未之聞，雖不相識，察其口音，皆爲大陸，飲酒食肉，樂不思蜀，舉杯歡笑，未見有如新亭流涕者。當時壇主，獨坐一隅，嘆今人不如古人，擎杯自酌，感慨潮生，次日有「陽明山北望」詩云：

北望中原萬里哀，陽明山頂自徘徊，
何堪將士垂垂老！只顧金錢滾滾來；
幾輩新亭悲逝水，一眶熱淚憤如雷，
出師有表無投處，拍案長噓獨舉杯。

又次日，原處小酌，忘其所以，讀此詩，拍案一噓，聲震隣座，舉杯歡笑者，戛然而停，不知何因，羣相注視，茶房大驚，趨前恭問，疑壇主發了神經，余笑曰：「沒有什麼事，適才有一蒼蠅，拍之使去耳」。復向隣座，點頭微笑，表示受驚抱歉之意。

高先生詩，「莫向新亭話刼灰」，是云大陸淪陷之事，不必再提，亦不願多說，詩中含意無窮也。

蘭成：是南北朝人，「庾信」小名，信，博覽羣書，文章藻麗，他做有「哀江南賦」，是歷史有名作品，賦中有鄉關之思，後人凡懷鄉者，多用蘭成作賦之典。庾信有哀江南賦，高先生之詠「江南」，即「哀江南詩」也，故云：「若是蘭成重作賦，山川草木更深哀」。最佳造句。

高先生詩，普通人難以寫出，首首皆好，尤以第四首爲最，其奧妙之處，雖哀時傷國，但全詩並無任何涉及政治字樣，含而不露，心照不宣，其中佳句，「江南吹遍東風冷，春到人間恐不知」，東風二字，即是指毛澤東之作風。古人詩中本作「春天」解，大陸共幹，有「東風壓倒西風」之語（即是毛澤東土幹作風，能嚇倒歐西洋人之西風），春風應該和煖，但高先生用一「冷」字最妙，「春到人間恐不知」，春天一到，萬物昭蘇，欣欣向榮，今日大陸人民，因東風之冷，雖到春天，恐怕還不

敬步高韻賜詞長江南原玉

袁暘照

(一) 夕照爐峯暮靄嵐，清風明月任攀探；可憐雲際驚秋雁，鍛羽紛飛盡向南。

(二) 杏花春雨總傷時，新柳牽絲惜別離，一水自分南北域，鄉音隔斷久無知。

(三) 海畔微霜掠鬢端，還將瘦影傲冬寒；寄聲別壘南來燕，莫向簷邊訴困難。

(四) 夢魂常繞故鄉台，南托年深志不灰，幾度流浮山上望，隔江遙聽野鴻哀。

壇主評語

袁先生和詩，第一首寫難民，大陸變色，「雲際遠方驚秋之雁」，紛紛向南，飛到香港，「清風明月任攀探」，描寫香港自由。古詩有「清風明月無人管」，無人管者，自由也。

第二首寫自身，當杏花春雨之際，對景懷人，有傷春之意，新柳牽絲，感歎別離，可能是袁太太未曾同來，盈盈一水，南北劃分，消息久無，鄉音斷隔。

第三首，袁先生並非肥佬，瘦影不畏冬寒，堅苦自勵，從不向人訴苦，同時告訴其他南來小燕，雖居人簷下，莫向有錢佬訴困難。

第四首描寫思鄉，異地托砵，其志不灰，每到流浮山吃蠔，遙聽對岸，哀鴻遍野，無衣缺食，自身雖苦，更感嘆大陸人民之苦。

全詩未曾用典，不必註解，據情寫實，發表個人心聲，押字工穩，音韻亦佳，是爲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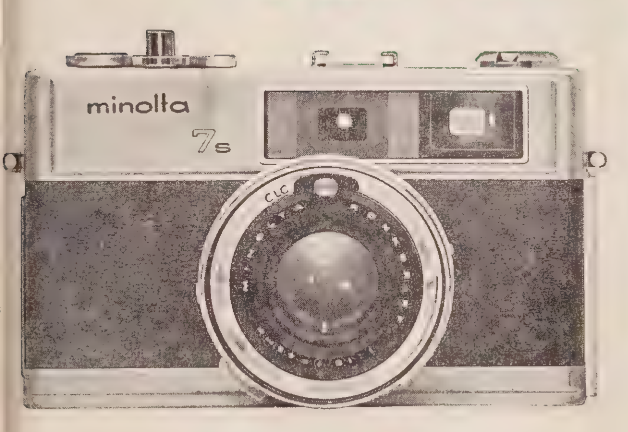
壇主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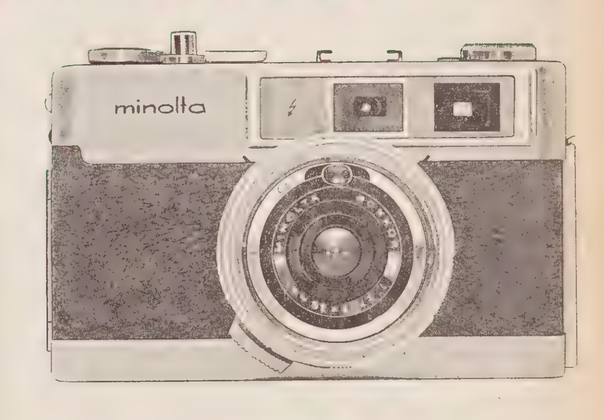
(一) 高先生詩，是袁先生寫寄，第一句第二字看不清楚，微似「隔」字，但又音韻不符，未敢胡猜，暫用〇代表，下期補正。

(二) 接近諸詩友來稿，頗多潦草不清之字，詩與文章不同，錯一個字，能將全詩之意改變，所以壇主寫詩，必用正楷，字是寫給別人看，應考慮別人是否能看得出何字。

(三) 整理來稿，均是本人親自抄謄，大費精神，恐防弄錯，關係非輕，諸位詩友來稿，能用正楷，是爲最好。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叠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Minolta AL-F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萊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云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幫助你上台，也幫助我上來！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六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一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林彪處境並不妙

自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海外的觀察家對於林彪，流行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爲文革是毛林二人的勝利，林彪已坐穩毛的繼承人；另一種看法認爲，林彪已控制了軍隊，正與毛澤東進行爭權。依照這兩個看法，無論是哪一個，都說的林彪處境非常得意。據我們的看法，林的處境並不妙。所持的理由如左：

一、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解放軍報」發表一篇「一定抓住四好不放」的編輯部文章，批判他所唱的「突出政治」是「單打一」，違反全面「四好」的原則。這篇神秘的批判文字出現時，正是中共對蘇聯的態度急轉緩和的期間，也是毛澤東個人崇拜，開始降級之後的期間。到現在爲止，這篇文章，還未遭受任何反駁。足以說明林彪不但並未掌握軍隊，並且正遭受實力軍人的脅制。

二、文革結束（形式上的結束）以後已近兩年，林彪從未單獨接見外賓。中共九全大會制定的新黨章，明文規定林彪是毛的接班人，在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新憲法草案中，也明文規定林爲毛的繼承人，在官式文件中，提及「黨中央」時必稱以毛爲首以林爲副。可是文革以來，從未見到林彪實行副式的職權。尤其是在會見外賓時，除非陪毛同時接見，再不就是毛自己接見，從未由林單獨出頭，代表毛接見外賓。在去年內，毛單獨會見外賓林彪多次缺席。計有左列八次：

①七月二十八日會見羅馬尼亞軍事代表團。
②七月二十九日會見北朝鮮軍事代表團。
③八月十一日會見南也門代表團。
④八月十二日會見蘇丹代表團。
⑤九月二十五日會見巴基斯坦海軍司令穆扎法爾・哈桑中將。
⑥九月二十八日會見阿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阿卜杜勒・凱萊齊率領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
⑦十月十六日會見法國前總理穆維爾。
⑧十一月十三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統。

三、自從去年「十・一」之後，到目前（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爲止，林彪已經三個半月未公開露面。當然不能根據這一點，即判斷林彪已經失勢。不過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首先是在林彪越來越少露面，以及連續三個半月不露面的期間，毛澤東也自十一月十三日起，兩個多月未露面，最耐人尋味的是十二月下旬，南越「民解」代表團及英共馬列派（親中共反蘇修）代表團之到訪，毛竟也無心機接見。這說明毛林二人的政治命運有同病相憐的情勢。

其次是在林彪露面減少的期間，林妻葉群的露面次數也越來越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八月一日「建軍節」，葉群竟也沒有出席共軍的慶祝大會。葉群是林彪辦公廳的主任，「全軍文革小組」的組員；如她和她的丈夫，在軍隊中仍有眞實的權力，她絕不會不出席「八・一」慶祝集會，她即使不想出席，也不可得。因爲那可以表現軍權誰屬，事關重大。林彪露面越來越少，一個最方便的解釋，是林的身體太壞，自韓戰以後即始終未曾完全康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要常常離開北平，到北戴河等地去休養。果如此的話，其妻葉群，就該多被安排露面機會，以消除黨內外的疑慮。

可是同一時期，六親同運，葉群也不露面了，可見林之不露面、露面越來越少的主要原因，並非健康問題，而是另有原因。

四、一九六六年七月，奉林彪之命率領三十八軍，緊急開往北平，實行「勤王」的牟立善，毫無疑問是林彪的最可靠的嫡系部隊。一九六七年春，牟立善被任命爲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謝富治出任主任，牟立善還出任常委。可是自那以後牟立善就面貌模糊起來。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還曾在天安門出現，自那以後就再沒有消息。從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字報中知道，「北京軍區」的部隊對三十八軍有很多不利的流言，情況相當嚴重，軍區政治部不得不下通令爲三十八軍開脫。但牟立善終於倒台。

林彪最可靠的嫡系部隊，在北平站不住腳，說明林的地位早已成了問題。所以直到今天，仍不能揭破，新當權派仍要「打着紅旗反紅旗」，那是由於共產黨個人崇拜的體制，對於最高權位不能作隨意的變動。而且毛派在軍中群眾中仍握有一部分力量，未可輕易將之斬草除根。但是，可以斷定林彪的處境並不妙。

白牌車問題港府高層引起爭辯

薛璞只知攬權不通民情

劉人傑

律師公會主席巴士度指交通處長薛璞妄自尊大，在過去種種措施中，十足表現了這種作風。今回以吊銷牌照來趕絕白牌車，尤難得社會同情。香港治安日壞，若迫使更多人鋌而走險，只有增加社會不安。

香港交通一團糟

香港的交通，是近來爭論最激烈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形成，是汽車迅速增加，簡直弄到無路可走，無處可停。試想想，十四五萬部汽車，只有二萬多個停車位，怪不得外國雜誌選出香港是汽車最擠迫的地方，如果所有汽車放在馬路上，每一部車子相距只有幾尺，那簡直無法走動！

馬路上汽車擠迫的原因，主要是：

㈠道路不足。

㈡公共交通工具不足，人們迫得使用私家車。

㈢泊車位不足，汽車被迫在馬路上兜圈流蕩。

但當局處理交通問題，並沒尋求原因，只圖使用重罰等苛例，將之壓入正軌。這種做法，是薛璞任交通事務處長以來的傑作，他不但沒有把香港的交通搞好，而且弄得一團糟。

無法使用的道路

目前，港九交通繁衝地區，大量興建行車天橋，這是對交通疏導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已完成了天橋的地方，交通擠迫情形便消除。雖然在興建天橋的一段期間，交通不免更形壅塞，不過為了久遠打算，廣建天橋確是個好辦法，對上述交通擠迫的第一個成因有所幫助。

不過，有種情形使人感到莫名其妙，香港道路

干街道成為小販市場，整條馬路變成小販攤檔，尤其街市附近馬路，車輛無法通過。也有不少馬路成為大牌檔顧客的食堂，桌椅不但擺在行人道上，甚至擺在馬路當中，這些馬路，徒有其名，卻無法使用。

新路既沒可能大量建設，已有的道路，理應盡量使用。要容納小販，可以像北角小販市場那樣，集中起來，使他們有個固定的地方做生意。大牌檔，即使容許他們在馬路邊營業，也沒理由把馬路當做食堂。

「社會罪人」

交通事務處長薛璞曾大聲疾呼，叫人不要坐私家車，他認為坐私家車是社會罪人，大家該用公共交通工具。

姑不問他自己有沒有坐私家車（或公家給他使用的車輛），但可肯定薛大人沒有過擠巴士、電車的經驗，否則他不會說這樣的話。

形成那麼多人做「社會罪人」的原因之一，是公共交通工具不足。每逢上班下班時間，排一點半點鐘長龍是慣常的事，平時在鬧區想擠上電車、巴士，也不容易。因為人擠，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分

有能力坐私家車，不論坐的是豪華汽車或錢七老爺車，也可減少公共車輛的負荷，留出位子讓別人坐，怎麼能一竹竿打一船人，說他們是「社會罪人」呢？許多現任罪人都不願做「社會罪人」，可是交通當局沒能力替他們解決問題，迫使他們「犯罪」而已。

白牌車

說到「犯罪」，且談談白牌車問題。自小巴合法化後，薛璞即實行大舉掃蕩白牌車。過去，白牌車成為市民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白牌車的營業方針有兩種：一種是長駐某一地區，專做熟客生意；另一種在碼頭、馬路上兜生意的白牌車。第一種，過去許多大廈都有，他們還可以賒賬、月結，收費也比的士稍廉，許多人覺得坐這種白牌車方便而且節省過私家車，他們的生意很不錯。在馬路上兜客的白牌，屬於亡命格，他們通常要派水或有黑社會照住。但自從薛璞嚴厲對付，白牌車已大量減少，在提心吊膽下，他們能改行的早已改行不幹。

薛璞對付白牌車的絕招是「吊銷牌照」，如果給抓到，駕駛執照及汽車牌照，都被吊銷，換言之，汽車不能再在路上行駛，人也不能再開車，除了改行，沒法活得下去。這一絕招嚴厲到極，去年被吊銷牌照的車輛共六百二十五部。

大錢，走白牌是犯法，政府加以取締是應該，但他們犯的罪，是不是值得把他們趕絕？走白牌不可能發達，只可藉以解決生活而已。首先要買一部汽車，即使是二手貨及分期付款，也要先拿出一筆本錢，然後，用勞力工作，汽油、牌照、保養、供車會、潔車、保險等等，皮費不少，每次收一兩蚊，不過聽份人工料。

他們對社會有多大害處？極其量是使到交通「頗爲混亂」；無論如何比不上籮頸黨、電梯打刼、爆冷格等影响社會治安的嚴重。可是當局對搶刼匪徒似熟視無覩，而走白牌則不惜鳴槍追捕，以致弄成交通失事，傷人流血，這樣做法，是否太過份一點呢？

取締白牌車，可以用較溫和的辦法，如罰款、記過，甚至吊銷駕駛執照，還不致他的老本（汽車）成爲廢物，好好的一部車子拿去拆骨。姑無論薛璞這樣做法是否有法理根據，卻是不近人情的！

吊銷牌照的論爭

爲了吊銷白牌車牌照事，最近引起一場爭辯。有一輛白牌車被吊銷牌照後，因載客被抓，提控他兩項罪名：一是已吊銷牌照仍行車；二是未有第三者保險。

但荃灣裁判署的米勒法官在判決時，認爲交通事務處長薛璞濫用權力，因而把第一項控罪撤消，第二控罪只罰了十元。

可是，第二天薛璞就在報上發表談話，認爲交通事務處在法律上是有權吊銷牌照的，並向米勒法官挑戰，願與他公開辯論。

這事引起律師公會主席巴士度的不平，他指責薛璞準備推翻法庭判決的談話，表示其有妄自尊大之處。他說：交通事務處長必須明白，其需要遵守本港法律，與任何一個市民，或任何商號、機關一樣。

這一場爭辯，結果如何，到執筆時尚未獲知，但據南華西報載，總檢察官將會通知米勒法官，將案從新複判。如果這消息屬實，薛璞又打了一次勝仗了。

妄自尊大

其實，薛璞所表現的「妄自尊大」的作風，並不祇在吊銷白牌車執照這一事件中可見之，過去他處理交通事務，每一措施，差不多都如此，他曾把大批大批小巴逐入集中營，將違例小巴監禁，並通知小巴商會，如果小巴違例兩次，即行吊銷牌照。這些苛例，何嘗有什麼法律根據？他坐在交通事務處長的位子上，就隨便發號施令，不問是否可行。比方說，關於停車貼印花，晚上也要付錢這個辦法，他提出之後，社會人士固是嘩然；交通諮詢委員會否決了，薛璞還是漲紅了面皮大叫：「不管交諮會同意不同意，我還是要照辦！」

從他過去的政績，巴士度大律師批評他「妄自尊大」，是否恰當，市民們眼睛雪亮，自有公論。老萬認爲，薛璞是個有魄力，敢作敢爲的人，不過，他的權力慾太大，一味抓權，卻不問他的做法有什麼不良的反應和不良的副作用。

「正義市民」？

這次的大量吊銷白牌車牌照，就是最不顧後果的措施之一。

自從六七年港共暴動後，香港政府感於民心歸趨的重要，由此這幾年來港府的措施，都是極力爭取民心，也就是所謂懷柔政策。港共也曉得港府的懷柔政策對他們搞事最爲不利，因此今年他們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破壞港府的懷柔，盡力挑撥市民對政府的惡感。唯其市民不滿政府，他們才有散播毛思想的機會。

可是，薛璞凡百措施，目標只在擴展其權力，與港府爭取民心的政策大相逕庭。走白牌的雖然只是一小撮的人，但他們的出發點不過爲了生活，當局的取締，應採取溫和手段，不可一下子把他們趕絕。在暴動期間，他們也會被譽爲「正義市民」，現在卻以絕不正義的手段對付他們，不用說，他們很容易給反政府的野心分子吸收過去。薛璞大力製造這種「不滿」和「仇恨」的分子，不是等如跟政府的「懷柔政策」搗蛋，間接幫助了左派野心家？

增加社會不安

退一步，以社會的安定來說，目前盜刼罪案，無日無之，目無法紀，警方應付，已感困難，光天化日之下，通衢鬧市之中，隨時隨地，飛仔做世界是不擇日子的，但警方無法應付。固然警方人手不夠，法律對他們的懲處也太寬，等如助長了他們的兇焰。可是，另一方面，警方卻有足夠的人手去追捕白牌車，而且一經捕獲，即予嚴懲，將之趕絕，不像對付飛仔賊那麼寬大。

這情形發展下去，誰都可以看出，被趕絕的人，在沒法生活之餘，只有鋌而走險，效法飛仔，去偸去搶。因爲偸搶被抓到機會很少，就算被捕，也不過感化而已，感化完畢，又可再以自由之身，捲土重來，大做世界。

走白牌，要本錢，要勞力；做世界，本錢是一柄彈簧刀，便財源廣進。薛璞這一政策，市民得益有限，遺禍卻是無窮！

悲劇一例

老萬有一位間接認識的朋友，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最近突然一命嗚呼，他是給「氣死」的。這老頭是個退休司機，退休時得到一筆退休金，拿這筆錢買了一部汽車，在新區走白牌，勉維家計。後因年老多病，不能再工作，便由他的兒子駕駛，生活還可勉强打發過去。不幸一次給警方抓着，兒子的駕駛執照及那部車子的牌照都被吊銷。車子不能行走，只有拿去劏，生財工具沒有了，一家生活，頓陷困境。老頭子一氣之下，一命嗚呼，就此閻王殿上報到。

兒子除了開車，別無所長，沒有執照，只能在地盆中開埿頭車，賺取微薄工資，暫維生計。

雖然不能說這悲劇是由薛璞造成，但這些社會問題，政府在執法時也不能不顧。死板板的只顧權力，置民生於腦後，這做法只有形成社會不安。

在這事情上，米勒法官的做法比較通情達理；薛璞的這種作風，用來對付香港匪盜，相信更能發揮所長。

變化多端的中共局勢

最近的中共局勢，依然是波譎雲詭，變化多端。有幾件事，很耐人尋味。

去年十二月五日中共新華社，報導了一段舊新聞。全文如下：「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最近會見了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先生，並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並刊出一副照片，中為毛、左為斯諾、右為林彪）。

所謂「最近」，有多近呢？

試看本港左報的按語：「本報按：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和夫人是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於八月中旬抵達我國進行訪問的。八月十八日晚上，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埃德加・斯諾和夫人，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十月一日，斯諾和夫人還應邀登臨天安門，參加我國國慶節慶祝大會。」

報導舊聞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問，中共為什麼要發表這段舊聞，刊登過時兩個多月的照片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說明兩件事實。

第一件事，是去年尾有兩個外國代表團到訪北平，毛澤東皆未出頭會見。

一是英共馬列派（親中共）主席雷格・伯奇所率領的代表團，二是南越「民族解放戰線」中央委員會，由鄧塵施所率領的代表團。這兩個代表團，都是毛澤東想要會見，而非會見不可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兩個代表團，都是毛澤東與「蘇修」鬪爭的焦點。毛主張積極，全力支持各國的武裝革命，攻擊蘇聯所行的一套是「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存，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少點支持民族解放戰爭）。

南越「民解」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象徵，是毛路線成敗之所繫；英共馬列派則是反「蘇修」的[illegible]東卻沒有會見他們。反之，從去年五月到十月，毛澤東倒會見過很多外賓，如法國部長、巴基斯坦總統等，這些人在毛澤東看來都是不相干的。由董必武、宋慶齡輩應付就可以了。可是他卻逐一會見了。反之上述兩個代表團，則是他極想一見的，結果都沒見到。

毛、周與斯諾

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以前）秘密訪問陝北，當時中共正在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階段。斯諾自陝回來寫了「中國的紅星」及「毛澤東自傳」兩書，將中共的燒殺流竄的經過，得以「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聲名宣揚於世界。世界各國注視中共，可以說是由斯諾那兩本書開始的。

大陸變色後，斯諾曾三次訪問中共，每次都得機會與毛澤東長談，然後撰寫長文，在世界各大報刊發表。他一方面替毛澤東和中共做宣傳，同時也以此大撈特撈。可是這次（第四次）訪中共，從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在北平住了四個多月，卻未獲機會與毛長談，這件事極値得注意。筆者判斷有三個可能：⑴毛澤東患有重病，不能見客；⑵毛的心情非常惡劣，無心機見外賓；⑶新當權派阻斷他與外賓見面。

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重新報導，「十・一」天安門上，毛與斯諾的照片一事，顯然是為了掩飾毛未與斯諾單獨會見。結果越描越黑。

姚、張二人復起

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的報導，露出了另外一隻馬腳。報導說：「八月十八日晚上，周恩來總理

中共浮誇風捲[illegible]

一九七〇年是中共經濟穩步發展的一年，對外貿易總額達到歷史最高水準（一九六六年），沒有遭遇到重大的自然災害，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水平都有所提高。四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傷害，基本上已經治癒，其經濟康復的速度比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大饑餓」時期更為迅速。因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强調「抓革命、促生產」，禁止工農羣眾離開生產崗位鬧革命，工農業生產所遭受到破壞還不算十分嚴重。另一方面因為「文革」後期保守勢力逐漸取得優勢，保守軍人與周恩來為首的新當權派官僚，攜手對付過激的毛派，打垮他們在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的瘋狂進攻，阻撓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改革計劃的推行，把什麼「大寨計分法」、「供給制分配辦法」、「沒收自留地」、「擴社併隊」統統抛到垃圾箱裏去。維持農村的現狀，保護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和分配單位的三級所有制。在工業方面，强調「全面規劃」、「綜合平衡」、「穩步前進」。抑制沒有計劃地大搞羣眾生產運動，鼓吹毫無根據的「大飛躍」的浮誇作風。也就是說，保守軍人和官僚相結合的新當權派，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執行着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式的修正主義路線，極左的「歪風邪氣」未能興風作浪。

第三方面，因為「文革」後中共收拾殘[illegible]打三反」、「大批判」雷厲風行地進行，自然給人民造成重大的精神壓力，對不合理的事情不敢輕易批評，不敢輕言反抗，只好三緘其口，埋頭埋腦地工作，希望過關。而新上任的當權派，「新官上任三把火」，急於做出成績來。不但大抓政治運動，而且也抓生產，要求生產來一個「大飛躍」，加班加點，增加工農羣眾的勞動强度，也就成為提高產量的有效方法。在這幾種因素的促使下，工農業生產比六九年以及「文革」期間有所提高並不足為奇。可是在七億人民用血用汗做出來的成績，卻被中共的法螺吹得更響。

「兩報一刊」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論說：「[illegible]

己的話：「我八月來到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晤談了很多次，這篇是最近與周總理對談四小時的中間報導」。這段話載於十二月十日，意大利米蘭的「時代周刊」。

從這段話得知，斯諾從八月到十二月十日這個期間，與周恩來的晤談極爲頻繁；而且八月十二日以後仍在進行晤談。否則不會說是「中間報導」。他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才離開大陸返美！

從以上我們得到的綜合印象是，斯諾在北平呆了四個多月，與周恩來會頻繁晤談，與毛澤東未獲單獨接見機會；與周恩來晤談的內容，似極關重大，致需多次晤談，來改正內容，從「時代周刊」所載周恩來的談話內容來看，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全面說明。如果所推測的不錯，那麼不久，斯諾會有連串長文發表，會對最近中共內部的重大變化，有巧妙的解釋（如像過去一樣）。從那些文字將可進一步判斷，中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在此筆者僅就既有的事實，做一觀測。

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來說，原來五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現在只剩下了毛、林、周三個人，陳、康兩人皆久不露面。陳伯達自八・一之後即未露面，垮台似已成定局；康生則自十一月六日起，迄今未露面，但是他的妻子曹軼歐十二月尾仍有公開活動，說明康生仍在半死不活的狀態。

大概毛澤東被壓迫得喘不過氣光了火，要拚命。於是未垮到底兩個毛派姚文元和張春橋，突然於十二月活躍起來。十二月二十日北平萬人大會歡迎南越「民解」代表團，姚文元竟代表中共發表講話；二十七日「民解」代表團到上海，張春橋發動了數十萬人夾道歡迎（北平僅萬人），最値得注目的是，張春橋經年不在上海露面，從來甚少以革委會主任見稱，這次竟以「主任」姿態出現。

姚、張二人之復起，是對毛的安撫。今後可從這兩個人的升沉來看毛的處境。

魯遲

己似乎很樂觀，對第四個五年計劃充滿信心，但筆者對中共未來的經濟和工農業生產，卻不敢表示樂觀。因爲導引七億人民遭受連續數年大饑餓的主因之一——虛報增產數字的浮誇作風，如今又起於蘋梢，而且瀰漫了整個中國大陸。這絕不是一種吉兆。

只是大吹牛皮說什麼除西藏、寧夏兩個自治區之外，全大陸其他省（區）都能成批生產汽車。這個牛皮已經吹得夠大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成批生產汽車」，絕不像製造玩具汽車那麼容易，必須有成套的現代化的生產設備，必須有一個大型的鑄造車間，大型的軋鋼車，

待旦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公司與西方先進國家的汽車廠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呢！試問中國大陸能有幾個這樣的工廠？試問在內蒙、青海、新疆、貴州、雲南這些工業基礎薄弱的邊陲省（區），怎能建成像「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公司」這樣大規模的工廠。

假如中共不是吹牛，而果眞所有的省（區）都能夠「成批生產汽車」，那麼大可以向全世界宣佈，中共汽車工業的生產水平已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國家。而且大可以把汽車像廉價農副產那樣運出口推銷，換取外滙。因爲直到目前爲止，美國、日本、蘇聯、西德、意大利、英國都未能做到每一個州都有一個能「成批生產汽車」的大工廠。而且目前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擁有二十七間「成批生產汽車」的大工廠。

老實說，也根本用不着建立那麼多間汽車製造廠。可是中共「大躍進」時期，大吹畝產千斤畝產萬斤還嫌不足，竟然吹出畝產五萬斤，畝產十萬斤的神話來。現在大吹除西藏、寧夏之外所有的省（區）都能「成批生產汽車」還嫌不夠，還接着大吹連專區一級，甚至是縣一級也能生產汽車。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公報說：「廣東大部份專區能製汽車。廣州生產的汽車有『紅衛』、『東風』、『越秀』、『南粵』等牌子的客車，貨車和微型小汽車……海南、湛江、汕頭、韶關等專區，先後製造出了『海南』、『湛江』、『自力』、『北江』等各種型號的載重汽車和客車。除此之外，廣州、佛山、肇慶、湛江、江門、中山、順德等市、縣的工廠，還自造了簡易汽車。汽車製造工業像爛漫的山花，開遍廣東各地。」

牌子似乎不少，名字也好聽，類型好像也很多，但不知何時方能出口？廣東與香港只一衣帶水之隔，既然各專區都能生產汽車，料必很快能滿足「人民需要」。大概很快中共的「小巴」將取代日本「小巴」的地位，充塞全香港了吧！

如果說，吹牛各省能「成批生產汽車」，等於吹牛「畝產萬斤」，吹牛各專區能生產各類型的汽車，則等於吹牛「畝產十萬斤」了。那麼吹牛連一個小小的縣，中山、順德縣也能生產汽車，就等於吹牛「畝產百萬斤」了。中共工農業的進步到底如何？因爲中共不敢發表統計數字，我們不得而知。可是中共吹牛術卻比以前進步得多了，也更大膽更富於想像力了。

七〇年底，特別是十一月下旬至七一年初，浮誇風有增不已。糧食、棉花生產成績以及其他輕工業的生產成績，都被誇大了。其中最明顯的，可以不攻自破的莫過於汽車製造工業了。

吹牛省一級普遍能「成批生產汽車」，大多數人已經不相信，但還有少數人相信或存疑，可是吹牛皮吹到專區一級，甚至小小的縣都能製造汽車，連三歲小孩都無須考慮就知道是錯的了。第四個五年計劃尚未開始，就大刮浮誇風，這絕不會是吉兆。

假如周恩來坐上第一把交椅

岳騫

最近幾月來，中共政策對外大為溫和，最具體表現是同加、意、智利三國「建交」，不再堅持要對方承認台灣是中共的領土，這一「讓步」，就中共二十年政策來看，確實是一大轉變。同時又釋放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莊士頓，處處顯出一種溫和的態度，此項轉變的動力為誰？大家自然就想到了周恩來。

關於周恩來的為人及事蹟，各方面報導已多，最近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且出版了一本「周恩來」（英文本），專記述周恩來平生大事，讀者對周恩來當然也知道得太清楚，本文不講舊事，只說幾件內幕新聞，或者為讀者所未聽到過的。

先說蘇聯對周恩來的看法。周恩來在中共黨內不屬於親俄派，在中俄共翻臉之前，世人把中共黨內大頭目列為國際派的有劉少奇，有林彪，但是從沒有周恩來。到了中俄共半公開決裂時，周恩來曾率代表團出席俄共「二十二大」；為了赫魯曉夫在會場上公開罵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周恩來曾發言為霍查辯護，鬧得不歡而散。雖然如此，到了今天，蘇聯當局還是對周恩來有好感。

友人劉君年前曾訪問蘇聯，與蘇聯方面官員談過中共首領，蘇共方面對毛澤東與林彪深惡而痛絕，獨對周恩來有好感，認為中俄共問題非得周恩來執政不能解決。可見蘇俄對周恩來都有三分迷信，更不必說自由世界了。

筆者經常冷靜思考中共壯大的原因，當然一般「毛教」人士（其中包括部份外國人，尤以美國人為多）會說是由於毛澤東思想，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如果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不能翻身，或者在陝北被張國燾闖垮而流亡，中共竊據大陸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也說中共成功的「三大法寶」是「黨員、軍隊、統一戰線」。這些話是毛澤東剛據有大陸時說的，那時的毛澤東還是個人，未曾自封為神，所以說的還是人話而不是神話。三大法寶中今天看來要以「統戰」的成就最大，而周恩來就是執行統戰的最高負責人。

周恩來的統戰工作若能搜集到有關材料，眞能寫一部中共統戰史，此處只揀兩件精采的說一說。

第一件西安事變的表演。西安事變的內幕，國共雙方發表的史料都不多，雖然二十年來在香港也出版過不少有關問題的書，但執筆者都不是參與其事的人，所述皆是片斷事件，歷史價值不大。最近看到張國燾氏「我的回憶」對此有個較詳細而具體的報導，再參以台北出版「中共史論」（作者郭華倫，也是曾參與中共機要的人），對此內幕較為了解。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一手掀起的，大家都知道。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之前，並未通知中共，倒是任何人所未料到的。可能張學良當時未把中共看在眼裏，也許是覺得好漢作事好漢當，不願多拉扯別人。因此，在西安事變消息傳到陝北時，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等軍、黨、政三方面負責人均欣喜若狂，一致主張把蔣委員長刼至陝北公審殺害，為共軍報仇。只有周恩來比較冷靜，勸大家仔細研究一下再說。就在毛澤東輩歡欣鼓舞之際，史達林打來緊急電報，告誡中共萬不可殺害蔣委員長，否則將是東亞人類的一大災禍，蘇聯也不能倖免。這封電報對中共雖是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但也有醍醐灌頂之用，毛、張等人仔細想想也覺得眞的照他們的辦法作，中共必然要在中國絕種，不但公開的軍隊與機構不能存在，即使在政府區的活動也要全部停止，中國人決沒有人再會支持共產黨，當時就按照史達林的吩咐，不但不傷害蔣委員長，反而進一步勸張、楊維護蔣委員長及國民黨的安全，以示好於國民黨，希望取得蔣委員長及國民黨的諒解，不再剿共，給予一條生路。中共中央決定之後就派周恩來去西安相機處理。

周恩來到了西安見到張學良，才知道中共中央的決定完全行不通，當張、楊扣留蔣委員長之後，提出八項「救國主張」，其中就有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條款，被蔣委員長痛罵，半項條件也不肯接受。最初張學良還去勸說，到了後來根本就不敢再見蔣委員長的面，周恩來適在此時趕到。

蔣委員長此時已決定一死，心安理得，並不着急，着急的是張學良與周恩來。張學良此時不但受到全國壓力，甚至連意大利當時外相齊亞諾也以老友身份來電痛罵；馮玉祥擺出老世叔架子（馮玉祥與張作霖是換帖弟兄）願意到西安為質，換蔣委員長回京；閻錫山則致電張學良巡問「何以善其後」；胡宗南則率領黃埔系將領通電，誓不與張學良共天日，張學良當時的焦急是可以想像的。同樣的情況，周恩來到了西安也發現自己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如果他見不到蔣委員長，或者即使見到而似張學良一樣被罵出來，則從史達林到毛澤東都不能饒他。不過，周恩來到此時顯出本領了，他要張學良帶他去見蔣委員長，張學良以為去也無益，自己也不敢去，就勸周恩來不必去。可是周恩來一定纏着張學良帶他去，兩人一道去到蔣委員長住房，張學良推門進去未等蔣委員長開口罵，搶着說了一句。「委員長一位老部下來見。」說過讓周恩來走進去，他就回身跑了。

周恩來見了蔣委員長之後，兩人究竟談些什麼

是眞話。只知道周恩來見了蔣委員長開口先喊一聲「校長」！把時間又推回到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的時代，了解蔣先生個性的人都知道他是特別的念舊，不論長官朋友部下都對舊人念念不忘，這種例子舉不勝舉。也有些人摸清他這個脾氣去騙他，這裏隨便舉一個例子，李協和（烈鈞）將軍有一位公子，是個荒唐鬼，有一次李協和氣極了要同他脫離父子關係，被馮玉祥知道了自認管教壞孩子有辦法，把李公子接去同吃同住，實行軍事管訓，結果一點效果也無。馮玉祥又不能槍斃他，只好自認失敗，送一筆路費讓他走了。這位李公子去德國混了一年，抗戰開始，他回來了，到漢口直接去見蔣委員長，卡片上寫明李烈鈞之子，蔣委員長看見卡片馬上傳見。李公子見了面不似一般人喊委員長，也不似一般人立正敬禮，他進門請個安，喊「蔣伯伯」。這一來老先生可高興了，問問他的學歷是在德國留學，馬上下條子交軍委會政治部派遣。當時政治部長陳誠，見面一談覺得此子大有問題，可是也不能不派，恰好要到香港採辦一批德國器材，就派了他。結果他領了一筆錢，到香港花天酒地完全用光，再也不回去了。

周恩來見到蔣委員長進門就喊「校長」，蔣先生怒氣當時消失一半。以下周恩來當然盡揀蔣先生喜歡聽的話說，蔣委員長當時並未答應他任何要求，只是告訴周恩來，在事件解決後，中共可以派人到南京來討論，只要中共確實有心悔過，放棄共產主義，解散紅軍，其他問題都容易商量。由於這次會談，奠定了以後中共輸誠的道路。

另一件是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在南京發生的趣事。

四十歲以上的讀者都該記得，勝利後由馬歇爾調處舉行過國共和談，由重慶而南京，總之談不出眉目。而且分歧越來越深，當時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方面人士，靑年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從中斡旋奔走，仍然找不出一個共同基礎。

有一天無黨無派的莫德惠與民主同盟的梁漱溟

解。東北問題之癥結在於共軍要據地自雄，政府要恢復行政權力，此爲癥結中的癥結，莫老當時提出一項建議，中共初步讓出長春至哈爾濱鐵道沿線城市，政府派出縣市長帶警察赴任，以能維持治安爲限；至於在東北共軍，則集結在佳木斯，政府不向該地進攻，承認共軍有暫時統治該地的權力。莫老並且以東北人的身份說明佳木斯一帶之富庶，預料共黨能得此也可以滿足了。梁、黃兩人看見莫老說得頭頭是道，三人當即決定正式提出此項建議，由梁漱溟執筆，閉門寫了一夜，又怕三人力量不足，去電上海把第三方面重要人士全部請回南京，一致簽名請國共雙方接受建議，就此項建議舉行談判。大家簽名之後，將文件繕三份，分送國共雙方及馬歇爾，當時推定黃炎培送與國民黨參加政協首席代表孫科；梁漱溟、李璜送與周恩來；羅隆基送與馬歇爾。

事後知道這份文件未送出之前，中共在第三方面的兩名爪牙沈鈞儒與張申府已秘密通知了周恩來。梁、李二先生不知究竟，坐車去了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住處，見到周恩來說明來意，把建議書交出。周恩來略看一眼，忽然放聲大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着說道：「你們第三方面提這種建議，完全站在國民黨立場欺壓我們，這是助强凌弱，太不應該了，談判談出這樣的結果，叫我怎麼向我們黨中央及毛主席交待？我的天哪！我沒有死在國民黨手上，今天死在你們第三方面手上了。」哭着又指梁先生說道：「梁先生！我們平常總是很好的朋友，我都當你是君子，原來你是一個小人。」

梁先生此時呆若木鷄，一句話說不出，李先生因爲在巴黎就看慣周恩來演戲，比較鎭靜，勸道：「恩來兄！你不要如此，我們都是中間人，調處不成也沒關係，你們認爲不合理也可以不接受，犯不上如此。」

此時「母老虎」鄧穎超從樓上走下來，指着梁漱溟說道：「你甘心作國民黨幫凶，今天要把你扣留在這裏，不能走了。」

這時董必武出來了，把李先生拉到一邊，說道：「幼椿兄！這項方案最好不要提出，免得傷了和氣。」

李先生笑道：「提不提無所謂，我們兩人可以原件帶回，但那兩路人馬也出發了，怎麼辦？」

董必武道：「你去電話要他們拿回來好了。」

李先生當時就掛起電話叫孫科公館，果然黃炎培已到，孫科看了建議很平靜地向黃炎培說：「既然中共要求撤回，你就帶回去吧，說老實話，這項建議我們也不能接受的。」

接着羅隆基也自馬歇爾處取回原件，事情就作爲異論。

第二天，第三方面人士集合商量此事，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都出席了，李維漢一看見羅隆基火就大了，指着臉罵羅隆基不是人。羅隆基當時已拿中共津貼，不敢頂撞，但也無地自容，離座而去。李維漢接着又罵第三方面要出席制憲國大是「附逆」。一句話激怒了左舜生先生，舜老當時問道：「誰是順？誰是逆？我告訴你，靑年黨從現在起，決定參加國大。」說過轉身就走，李璜先生跟着也站起來走出去。當時靑年黨並未決定出席國大，出了門李先生悄悄向左先生說道：「舜生！你怎麼宣佈靑年黨已參加國大？」左先生說道：「你看剛才情形，還有選擇餘地嗎？」靑年黨出席國大，眞是給李維漢罵出來的。

當天，蔣主席茶會招待第三方面，除了兩名奸細未到之外，全數出席。大家坐定之後，蔣主席出來大笑一陣，說道：「各位眞是書生之見，怎可以擅自劃分國家土地，我蔣某人是割地求和的人嗎？」當時在場的不論中間偏右抑偏左皆感難爲情，頗悔多此一舉。

第三天，錢新之出面在交通銀行請客，周恩來同董必武來了，見人就陪笑拱手，同大家碰杯，一仰脖子乾了一杯白蘭地，與前天痛哭判若兩人。

就舉以上兩件事，可以看出周恩來之可怕，眞的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可能比毛澤東要難搞的多。

潮汕浪漫女詩人許心影

珠黃

許心影抱恨以終忽就整整十年了。

在抗日戰爭前後十多年間，可以說，潮汕的讀書人很少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就在目前，香港、台灣乃至東南亞一帶，相信還有不少她的朋友和學生在。

許心影是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年輕時候曾寫過小說和白話詩，但她主要還是寫舊體詩詞。經常和當時當地的同道者許偉余、沈達材、詹安泰、王顯詔、黃勗吾、蔡起賢等人互相唱和，並以白鷗女士的筆名在報上主編過「嶺海詩流」等等詩刊多種。不過，寫作並非她的專業，而只是一種業餘的遣興。她從來就在中學裏教書，潮汕許多著名學府如韓師、海濱、惠來、六都等校都曾禮聘過她——舌耕近二十載，可以說桃李滿潮汕了。她的酒量很大，幾乎無日不飲；每當酒酣耳熱，就禁不住要吟哦起來，而且下筆往往不假思索。因而她的作品，固然不如沈達材那麼工整和洗鍊，更沒有黃勗吾那種過於雕琢的纖巧；但，粗豪之氣卻是他們所不及的。一般說來，作為詩人的許心影，是才華有餘，而根柢稍嫌有所不足。

許心影是廣東澄海縣人，原來的名字叫許蘭蓀，是當地風流名士許偉余的掌上明珠。自幼家學淵源，讀了不少詩賦詞曲；中學時代就已經詩名籍甚，加上姣好出眾，尤以豪放不羈，自然更加相得益彰，名噪一時。

北伐以前，僻處潮汕一隅的小邑澄海，負笈他省的學子本就寥若晨星，就中荳蔻年華的少女更是鳳毛麟角；且在當時，長可及踝的旗袍已算最開明的時裝了，誰會相信，在集美的運動場上，許蘭蓀竟敢背心短褲上陣，馳騁於鬚眉羣中跟他們一起搶籃球。有個好心的同學勸告她說：「蘭蓀，以後別這麼搞了！」誰知她竟滿不在乎地答：「偏要羨煞你們這輩癩蝦蟆！」

不久，不知由於什麼緣故，她曾中途輟學，到一間師範學校去教書；怎知學生的年齡大多比她還要大。為了建立威信，開始幾個星期，她除儘選那些艱深的教材來課授外，尤多故意賣弄自己的才華。及至學生信服了，便一古腦兒把課本丟開，專講張資平之流的戀愛小說，引致當局極大不滿。後來，她輾轉北上繼續學業，浪漫作風更有所發展。據說，曾同幾位男同學一起在街上走，居然無所忌憚地拍拍自己的腹部說：「裏面這個孽種不知是誰的！」

這個「孽種」後來有沒有養起來可不得而知。她的長女許秋子已經四十多歲了——所以要女兒一樣跟她姓許，一說就因不能確定父親究是誰，儘管歷來盛傳這是曾任泰國大使館武官卓獻書的血脈，但連她自己都不願肯定，自然是一種臆測；不過以許心影那種一貫玩世傲物的作風來看，也很可能是一種自我逞強的做法，不然何以接着的兩個黃家血統的孩子，她一律要她們姓許。有人說許秋子就是這個「孽種」；但一般人多持異議，而很可能只是他的妹妹。其實這也不必深究。許心影似乎從來沒有結過婚，儘管先後同她同居過的人為數不少，但得她承認的丈夫，卻只有一個早在抗戰初期就遠離了她

候的同學，曾在廣東水產學校教過書，目前仍僑居星加坡，據說一直到大陸「解放」前夕都還經常寄錢給她。

許心影什麼時候回潮汕來教書則未曾考過，大概在抗戰開始以前不久，起初可能在黃勗吾、沈達材、謝海若等人主持的海濱文藝學園（後改為海濱師範、海濱中學——是當時當地文藝活動最活躍的一所學校）執教。後來抗戰爆發，著名學校紛紛內遷，她自然也隨之到處萍飄蓬轉。為人師表十多年來，還是一味那麼放蕩不羈，縱情詩酒。呼學生為大妖小妖，大講自己的戀愛史，慣於裼裾露腿逕坐到課桌上來講課，甚至猥褻的內容也毫無忌諱。在男女關係上更有許多不堪入耳的傳聞。由於如此，許心影的聲名更鵲噪於時。

抗戰後期，徐娘半老的許心影也許厭倦於飄花零葉的生涯了；這時她在六都中學教書，校長（？）鄭定威對她既殷勤備至，她也樂得委身相隨。此後鄭先後任普寧三區區長（不久，日寇陷境，流亡鄉曲）、潮陽達濠中學校長、惠來中學教導主任……，不論天南地北，她一直是攜兒挈女偕同唱隨。一九五〇年，鄭定威身陷囹圄，許心影奔走營救無效；及至鄭死獄中，聽說也為之洒了不少眼淚。

潮汕解放，接管地方政權的新貴之中，許心影的故舊大有人在。對她這麼一個拔萃之才，棄之未免覺得可惜，於是經文教部權要郭湘萍、張華雲等人一番商量之後，便送她到南方大學去脫胎換骨。怎知在改造期間，許心影掛唱如舊，肆無忌憚；結果帶回來一紙「只宜暫充圖書管理員」的鑑定。

這種職位許心影當然不願屈就，教書又沒有資格，除了養晦韜光，豈有他哉！後來，又經張華雲一番努力，她被安插到潮劇改進會（後改稱廣東潮劇院），職責是專門修飾劇本，其實形同養老——幾萬字的一個劇本，儘改也動不了幾個字，啼笑皆非的句子依舊在枱上唱，杜國庠（即名哲學家杜素守，當時任廣東省文教廳長）聽了大搖腦瓜兒。許心影苦笑着說：「動得越多人家越不痛快，何苦自討沒趣！」可見其情緒的抑鬱。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因子宮癌的發作而香消玉殞了。

許心影在日，是毀譽兼半的，唯其如此，乃更為相得益彰，蜚聲鵲起。至於她何以這麼玩世不恭，委實令人費解。但她也沒有自以為是，頑固到底。這可以從她對兒女的教誨看出。她曾一再諄諄告誡許秋子說：「我如今是泥淖深陷，難以自拔的了，這不是可資楷模的；你千萬不能效尤，否則終將懊悔不及！」深摯之論，哀在言外。秋子還能謹遵所誨，至少作風上沒她那麼浪漫。

許秋子的秀慧固不減乃母，在藝文上多少也得其所傳，稚氣未除時就相隨執教於達濠中學；十多年來一直是汕頭一中國文教師中的佼佼者。不知何以竟嫁給一個只能寫八股通訊的記者馬風；馬風，姓郭，潮陽人，也許比她還年輕一些，但學力則遠遠難以望

張明權的哲理詩

文甫

更相信人吧，
相信「人」比你的「干涉」更值得相信，
相信「人」的「良心」不需要橫加統一。
相信「人」不需要驅策長鞭，跑道的白線，
只需要一把招引心靈前進的火炬。

更相信人吧，
相信任何一棵平凡的心，
都像河歸大海似的善於靠近眞理。
相信任何一顆心的深處，
都埋藏着比烏拉爾更多的金、玉。

更相信人吧，
相信任何一個平凡的靈魂，
都是一朵絕妙的稀世奇花。
相信每一個人的胸膛裏邊，
都有一首不同凡響的歌曲。

……

更相信人吧，
即使你不肯拿起澆灌的桶，施肥的鍬，
且讓你那橫暴的鋤頭休息吧；
或者用它敲開自己心頭的枷索吧，
好讓春風也把你懷裏的幼苗吹綠。

……

以上是張明權哲理詩「更相信人吧！」中的數段。由於整首太長，不便全錄。

張明權在中國大陸並不是一位太有名的詩人，坦白地說在反右運之前，我對這個名字還感到陌生。也許由於我並未曾「博覽羣書」，也許由於張明權寫作並不太勤，而且沒有什麼傑出的詩作。他的名氣雖然並不大，但職位倒不低。反右運動以前，不但是北京文聯黨組織的核心領導成員，而且是文聯的代理秘書長。負責北京文藝界的具體領導工作。他早期的經歷不詳，可能是「延安幹部」，早已參加中共了。據說他與北京文聯秘書長田家不睦，常常鬧意見，在反右運動中，田家寫了一篇長文狠狠地揍了他一棒。

張明權的詩作我看得並不多，就以他被中共教條主義者攻擊得非常猛烈的二首哲理詩「更相信人吧！」和「我看到一種新的愛情」，還是寫得不錯的。我最欣賞的就是作爲中共老黨員的他，能夠那麼開通明朗，能夠相信人，反對橫加予人和藝術的干涉。他這種思想，在「更相信人吧！」一詩中充分地表現出來。他認爲「良心不需要橫加統一」；不需給每一個人在路道上劃一一條白線，揮着皮鞭驅策人們朝着規定好的白線上前進，不需要教條者的「干涉」。他相信人性是善的，是接近眞理的。他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有良知的。不需要別人指導他如何去區分善惡。所以他說「任何一棵心的深處」，都埋藏着「金、玉」。「任何一個平凡的靈魂，都是一朵絕妙的稀世奇花。」「每一個人的胸膛裏邊，都有一首不同凡響的歌曲」。他認爲辨別善惡、眞僞、美丑是人的本能，追求眞、善、美是人的本性。所以人是應該受到尊重的，應該享有自由的。多餘的「干涉」，想把「良心橫加統一」，結果只是歪曲了人性。他在詩裏說：

相信任何一顆平凡的心，
都像河歸大海似的善於靠近眞理……

相信他的辨別眞、善、美的能力，
遠遠超過向日葵辨別太陽的能力……

他主張「寬恕」、主張「解放」、主張用「愛」來解決一切矛盾。而不讓仇恨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他在「我要聲喊着一個愛字」一詩中，非常坦率地表示出來。

在大家都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
我要高聲喊着一個愛字，
用愛字把所有的心相聯吧，
把所有的心浸沈在愛的海洋裏……

他對教條主義到處干涉人們的生活表示不滿，特別是不滿當前粗暴的文藝批評。他認爲教條主義粗暴的所謂文藝批判，是一根專門打殺作家創作熱情的棒子，是一把專門鋤死藝術花朵的鋤頭。所以他對那些黨老爺說：「即使你不肯拿起澆灌的桶，施肥的鍬，且讓你那橫暴的鋤頭休息吧！」。他不僅在詩歌在雜文中，大加抨擊教條主義者，揭露黨老爺的嘴臉。在會議中大膽地說：「我認爲教條主義者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應該搞清這個問題，才能搞清今天黨對文藝領導的水平如何？今後大改進，還是小改進？」他認中共領導文藝，「一概是粗暴的行政方式。」認爲從中央到北京市委都是教條主義者。認爲五十年代文藝創作陷於低潮的原因，是中共取用粗暴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領導文藝的結果。他說：「開國以來文藝創作少，主要責任不能不放在中宣部」。「黨對文藝的領導，中宣部除了幾篇報告之外，只是翻譯了蘇聯幾篇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來作爲文藝。指導思想。」由於他毫不容情地刺中了教條主義者的痛處，文藝劊子手暴跳如雷，派出打手田家上陣，極盡汚衊造謠之能事。張明權曾經幫助和鼓勵過北京文聯的青年作家劉紹棠、鄧友梅，也成了一個罪名。田家說他鼓勵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盧甸原爲天津市文聯秘書長，張明權在工作中曾與盧甸有過聯繫，有所交往。田家就汚衊他是胡風份子盧甸的蜜友。同情胡風，一向不滿黨的領導，「一腦袋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受到黨的批評和勸告，但一貫表現陽奉陰違，拒絕改造自己。」把一切可以加的罪名都加到張明權的頭上。

張明權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地位不會太高，但他仍不失爲是一位頭腦淸醒開明的文藝界的領導幹部。他具有向惡勢力做鬭爭的勇氣。他的詩雖然比不上鄧拓的「燕山夜話」影響大，但他卻是共產黨隊伍中的小鄧拓。他那種追求眞、善、美的勇氣是令人佩服的。我們不同意毛澤東煽起仇恨的不斷鬭爭論，卽讓我借用張明權鼓吹「愛」的幾句話作爲全文的結束。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讓愛字從心靈開潤，
讓每一顆心把千萬顆心包容在懷裏……

梁作友毀家

中國近代騙案之一

第一回：鄉巴老願效漢卜式　韓青天接見梁財神

以假作眞，以無爲有，引人上鈎，全是騙局。上鈎者大都是貪字作祟，有此弱點，才使騙者乘虛而入。設若心無貪念，不妄想非分之財，則騙術縱巧，亦必無所施其技。

古今中外，騙案所在多有，但如抗戰前夕山東梁作友案之離奇古怪，實則甚罕見。話說自一九三二年「九一八」砲聲一響，東北四省偌大一片美麗山河，即爲日人鯨吞以去。從此舉國上下，忍辱負重，積極備戰。政府號召出錢出力，共赴國難，同胞們也都同仇敵愾，奮起抗敵。這時山東黃縣下，有位姓梁名喚作友的人，上書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願效漢代卜式，毀家紓難，以救國家。他說他有一份爲數可觀的家財，因憤慨敵人侵畧，不再自己保有，特響應政府號召，捐獻給國家，作爲抗戰經費。他要求省主席轉達中央，得到批示，即行接洽變賣繳款事宜。

這位韓復榘主席，表字向方，乃河北省霸縣人氏。本在馮玉祥部當兵出身，以驍勇善戰出名，累積戰功，由馮拔擢爲方面大員，統軍數萬。後來叛馮，與石友三等相率投順中央，升任山東省主席。他是一位十足老粗，粗識之無，作爲獨斷獨行，往往出乎常理之外。他的一些逸聞怪事，早已播騰眾口。常常自己斷獄，人戲以「青天」呼之。當他接到梁作友的上書，如照正常公事手續，應該令行黃縣縣長就地查復，以憑核辦。然而他一向處理公事，不與人同；何況他認爲正可借此大出風頭，全國二十多省，更有誰人治下，出現這種毀家紓難的人？因此他一面就立刻派員到黃縣，尋到這位他以爲眞是財神的梁作友，接到濟南；一面用十萬火急的電報，把這事報告給中央。

時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在山東省政府東花廳裏，由韓青天親自接見了新從黃縣接來的梁作友。這位財神，外表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穿一身褪了色的藍粗布大褂兒，鄉下農民穿的那種下田操作的老房鞋，頭上還紮着小辮兒，拖在後頸上，恰像放大了的蝌蚪，人有四五十歲，個兒不高大，背有點兒駝。

驟然一看，哪裏像個財主樣兒。然而韓青天深信不疑，因爲他知道，在山東的鄉下，的確有些土財主，一生省吃儉用，不愛裝扮；有的更是故意裝窮，不願人家看出他是財主。就像在濟南的一些資本雄厚的商店，門面都很寒傖，可是進門之後，卻寬大得驚人，四五進的四合大院，貨物山積。韓青天以爲梁作友也是這等人。

不過經過談話之後，韓青天覺得這個鄉巴老說話不行，總是吞吞吐吐說不清楚。問到他的財產，他結結巴巴地說，有地契、文書、存單等等，已經帶在身邊，詳細數目，須要政府接納他的捐獻時，再行核算。的確，他隨身帶了一個小包袱。韓青天只等待中央的回電，也就不再回問；只覺得如果中央要梁上南京，那就得給他找一個秘書，到那裏替他說話。正是：只要進京言好事，何必在此問端詳。

第二回：中央款待迎賓館　秘書侈談救國方

韓青天從省政府招待處調了一位宋姓職員，作爲梁財神的秘書。不日，中央由財政部覆電到魯，叫省府派員護送財神晉京。於是宋秘書伴隨梁財神，乘鐵路局準備的專車直達南京。

因爲事前沒有發佈消息，這天下關車站一如往昔，當梁、宋到達時，財政部次長、司長、專員等十餘人始突然出現，前往迎迓。也許是爲着這位財神腰纏億萬，防備賊刼，故意保密的關係。當時即由次長引導，乘上專備的汽車，風馳電掣，直奔城內中山路中央飯店。在這裏，早已設置了迎賓館，房間寬敞而豪華，作爲梁、宋的下榻之處。

這末一來，消息就無法再保密了。第二天，京、滬兩地報紙，全用整版篇幅報導這位當代卜式。有些新聞記者，還運用生花妙筆，把造訪梁作友，承宋秘書接見，前前後後，繪聲繪影，描寫得猶如一篇引人入勝的傳奇小說。說什麼山東是出大富翁的地方，不過山東的富翁則與江南的富翁大不相同，這從梁財神的身上可以充分表現出來。說什麼梁作友家產巨萬，卻是財不外露，即使如今來京，作爲政府貴賓，仍然老農打扮，可見他是如何的儉樸。說什麼他的錢，據宋秘書說，全是由他的祖先一輩一代地節儉積蓄下來的，有錢而不亂花，所以才能成爲巨富。還說什麼山東是聖賢桑梓，古風餘韻，至今仍在，因此梁財神深明大義，疏財以濟國家之難，成爲漢卜式後第一人，值得全國矜式，經他這麼一提倡，想不久的將來，必有繼起相效者，則抗戰經費可以充裕，政府不必發行公債矣。還說什麼梁財神老成持重，在未與政府有關部門接洽以前，關於捐獻事不肯輕於發表談話，只請記者多加指教，足見他乃謙抑君子，完全儒家風度。經京、滬報紙如此渲染，於是不止轟動了首都和上海，並且不脛而走，傳遍了全國。

這天南京的茶樓酒館，街頭巷尾，人們聚在一起，談的全是梁作友。有人驚異，有人贊歎，有人談得吐沫橫飛，有人翹起大拇指來說：「中國總是中國！」

從此天天報上有梁作友的消息披露，不是某某委員歡宴他，就是某某高官陪他遊覽名勝。中山陵園、孝陵園、雨花台、莫愁湖、燕子磯、古臺城、玄武湖，在十幾天內全有了他的足跡。每到一處，都是人山人海，只因警衞森嚴，羣眾不得靠前，以致無法看到財神的廬山眞面目。

至於他的家產究竟有多少，用什麼方式和在什麼時候捐獻給國家，他和政府官員接洽的內容如何，卻因報上沒有透露半點消息，使人人心目中掛上了一個悶葫蘆。記者們曾走訪財政部有關人員，得到答覆是一切正在接洽中，在未獲得結果以前，無可奉告。記者們再走訪梁財神，卻又只由宋秘書代爲接見。記者們向他提出上面這些問題時，他說：「梁先生擬訂了一個救國的計劃，已經呈給政府研究，他的意思是等待政府接納了他的計劃，他才把捐獻的數目報告政府。他的這個救國計劃，

問題，還須措商，但也很快就可解決。宋秘書談了半天，卻沒有吐露一點計劃的內容，這就不能不使人們的熱烈期望，突然冷卻下來。

照梁財神的意思，豈不就是：如要我捐獻家產，必須你實行計劃？

第三回：虎頭蛇尾無下文　街談巷議費疑猜

熱潮既過，人們對於梁作友事，逐漸不予注意。不知從何日開始，報紙上亦不見他的酬酢往還的消息。有些記者再到中央飯店造訪，竟然鳳去樓空，不知所止。因爲打聽不到結果，也無法寫成新聞報導。飯店管事固然噤若寒蟬，一問三不知；財部官員亦皆守口如瓶，示意不能說。從此財神一去不復返，此處空遺悶葫蘆，成了一大疑案。

人皆好奇，越是疑案，越要打破沙鍋璺到底，追它一個水落石出。於是街談巷議，謠言滿天飛騰，雖然言人人殊，卻也入情合理。據當時京、滬出版的一些小報所載，社會上的臆測，約有以下三類：

第一種說法是：梁作友的救國計劃，因爲內容包羅萬象，頗爲複雜，涉及到軍事、政治、財經、文化各個方面，政府正在物色專家，詳細研討，決非最短促期間，所能蕆事。但梁財神又不能久在南京鵠候，所以政府又派員陪他到全國各地遊歷，以遣寂寞去矣。政府之所以諱莫如深，是爲着保密。試想，如果梁的行止洩露出去，引起江洋大盜的覬覦，把這個大肉蛋擄架了去，以撕票要挾勒贖，豈非雞飛蛋碎，他的億萬家產入不了國庫？

第二種說法是：政府對於梁作友的救國計劃，經過研究，認爲有些與現行政策法令抵觸的地方，礙難全部付諸實施。因此商請他酌予修改。可是經過幾次措商，梁作友卻堅持不能修改，政府必須全部接納實施，如其不然，那他的億萬家財，就決不拿出來捐獻。這麼一來，雙方就決裂了，再無法談得攏，梁作友一怒回到他的山東老家。既然不歡而散，政府顏面攸關，自然不好聲張，所以也就沒有了下文。

第三種說法是：梁作友的救國計劃，內容空洞，並無研究的價值。此事癥結，全在他要捐獻的家財上。他所帶來的賬簿、地契、存單等等，全不眞實，等於一些不能變錢的廢紙。救國計劃，政府經允參考，等要他捐獻時，他才拿出這些廢紙來充數。照字面上的價格估計一下，如果眞能變賣，所得數目也是少之又少，那裏稱得上億萬？政府證明他是一位騙子，不過看他愚昧無知，還無法斷定他的動機何在。當時韓青天與中央之間，貌合神離，焉知不是韓青天故意使這位鄉巴老來作弄財政部。可是在先政府既已對他盛大歡迎，報紙騰載，全國盡知，如果再把這一騙局揭發出來，那就更不好看了，於是只有不了了之。後來新聞記者順着這三條道路，多方採訪調查，證明前二種說法雖合情理，卻是毫無根據的猜想。只有最後一種說法近乎眞實，繼續深入探源，眞相因以大白。正是：窮光蛋冒充財神爺，無冕王戳穿紙老虎。

動朝野

楚秋鵠

這件騙案的眞相，經過記者查訪，起因大略如下：

原來當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到山東的時候，在軍閥張宗昌部下，有一位姓金的參謀，他眼看張宗昌請來的日本軍隊也沒有用，大勢已去，便率領兩個隨從，倉皇離開了濟南，向東逃命。先是順着膠濟鐵路跑，到達濰縣，轉向東北，直奔黃縣，打算在那裏渡過渤海，逃往大連，那時大連還爲日本霸佔着。他們到達黃縣境的時候，不敢住縣城，就住在了城外一個小村莊的貧農家裏，這家的主人就是梁作友。

三人住了一宿，次日天未黎明，就倉皇就道。不想走得慌促，竟把一隻皮包遺在梁作友家裏了。梁作友等了幾天，他們並未回來找，於是偷偷打開一看，全是一些賬簿和賬單，梁作友並不識字，也看不出是什麼賬簿、賬單，於是，把這個皮包暫時隱藏了起來。

但他知道，這些賬單這末多，既然放在皮包裏，又是他們走長途隨身帶着的東西，一定可以換錢用。在黃縣城內，他有一位遠房的親戚，這人年少時因賭博輸了錢，曾逃跑到哈爾濱，給日本人做過事，這時在一家烟館裏打雜。梁作友便把他請到家裏來秘密研究這個皮包的事。這人認識日本文字，一看這些賬單，全是日本銀行裏的，有的是存單，有的是利息結算單據，還有一些日本洋行的股票，至於那些賬簿，則是記載一些金錢的收支，並無用途；只有銀行存單和洋行股票，還能領出錢來。他粗粗計算了一下，約有數萬元；梁作友一想，如果能夠票換出現款來，自己不是一個小財主了嗎？

不過那人卻告訴梁作友說，兌換必須到日本，還得拿着存款的印章，你那裏弄到印章？到日本，還得一大筆路費。更有一事也要注意，人家既然把存單遺失，那有不去日本銀行掛失的道理？設若你到日本領取，說不定就會給銀行裏捉住，說你是個賊盜。經那人這麼一說，梁作友空歡喜了一陣子，卻也捨不得把那些存單賬簿棄掉，仍然保存起來。五年之後，政府因九一八事變，宣佈進入國難期間，號召國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作友那位親戚，忽然跑到梁作友家裏來說，你的機會來了。於是二人計議了一個夜晚，那人的意思是，遺下皮包的那三個人，既是張宗昌的部下，就是反革命，他們在日本的存款，聽說政府早已通知外國銀行，一切反革命的存款都要凍結，不准再支給他們。因此，你收的那些存單還有效，他們縱然先掛了失票也沒有用。何況他們既然逃難，也未必一定還活着，有可能給革命軍捉住槍斃了，也說不定。不過雖然這麼說，你自己還是無法去日本，就是去了日本，銀行也不會給你兌現。

現在國家正在號召捐獻，你大可趁此機會，說將家財捐給國家，到時國家就會和日本交涉，兌出錢來，你再要求留下你下半生的生活費用，不就成了麼？當夜計議已定，那人就給他寫了一封呈文，即行郵寄給了韓青天。

當財政部官員檢驗他那些存單斷定爲廢紙的時候，就秘密地把他送回了山東，韓青天抹了一鼻子灰，訓斥了他一頓也就算了，這樣一個愚蠢鄉巴老，又能把他怎麼樣？　正是：由來春夢最易醒，一場歡喜一場空！



我所知道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下）

「日蓮正宗」，是日蓮大聖人在公元一二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正式奠定了基礎的。他繼承了印度釋迦牟尼的佛法，而加以發揚光大。和亞洲的其他佛教宗派不同，「日蓮正宗」以「法華經」為佛教教義的精髓，也奉之為她這一宗最高寶典。

日蓮大聖人是個苦行的和尚，為了他的信仰，受盡了舊社會勢力的迫害。終於在元朝遠征日本三島失敗的第二年，在東京圓寂了。他的弟子日興上人，繼承了他的遺志，到處闡揚日蓮正宗的教義，而且在富士山邊，奠定了這一宗的「總本山」——大石寺。（見附圖）

從江戶時代，以至於明治、大正、昭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一天天地抬了頭，所有主張「和平」、「慈悲」、「王道」的力量，都成了當權派加以迫害、加以消滅的對象。而其中尤以堅決反戰反法西斯的「日蓮正宗」為最甚。

一位篤信的學校教師牧口常三，認為：

「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創造有益於人生的價值……。為全人類實現眞正的幸福，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

因此，他就創立了一個以宣揚和實現日蓮大聖人教義為宗旨的組織，而命名之為「創價教育學會」，初期的會員，幾乎全部都是教育界中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由於他的反戰立場，牧口常三英勇地犧牲在監獄裏了。

他的繼承人戶田城聖，在戰後出獄，決心把「學會的活動……發展為拯救世界全人類的運動，因

所有「創價學會」的會員，都是「日蓮正宗」的當然信徒。所以這個純粹宗教性的羣眾體團，全名是：「日蓮正宗創價學會」。

但是，為了避免誤會和簡捷起見，在日本本土，一般人都稱之為「創價學會」。在海外，則簡稱為「日蓮正宗」。

日蓮正宗的寺院，在日本全境，一共有一百八十座，在海外有兩座：一座在舊金山，另一座在洛杉磯。但是，創價學會的會員，並不一定需要到「寺院」裏去「做禮拜」，只要虔誠，隨時隨地都可以不拘形式地「勤行」——誦唸眞言。

「創價學會」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和他的現任會長池田大作的組織天才，是絕對分不開的。一九五七年，戶田城聖會長去世的時候，會員總數還只有七十五萬戶。現在卻已經超過了一千萬戶，而且有了三十萬外國人的信徒。連遠在非洲和南美，都有不少她的支部。就是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一向佔壓倒優勢的香港與澳門區，也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月間，就已經突破了一萬「戶」信徒的紀錄。如果平均每戶包括二至四人的話，加在一起，就是二萬至四萬人。

參加了「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人，是從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觀點，來看問題的。

首先，他們認為信仰就是力量，信仰越堅定，力量也越無窮。



創價學會的現任會長池田大作。

苦樂成敗的關鍵。悟了這「一念」——也就是堅定了自己的信仰，無論什麼困難，都可以用最大的勇氣去克服，什麼絕境，都可以用最樂觀的態度去迎戰，什麼了不起的痛苦，都可以最有把握地去加以解除。

次之，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是從「慈悲」出發的。但是，他們的態度，卻不是消極的出世，把一切都看空、看穿、看得不值半文錢。而是積極地入世，要努力改造現實，創造出更多更大的人生價值來。

因此，「日蓮正宗」的第六十六世「法主」細井日達，就曾經說過：

「現在的人們，多數是說：現在雖是貧窮，但昔時是富裕的，祖先是出色的……。這事，在佛法上稱為愚痴。往時不論怎樣出色過，現在的生活如是惡劣的話，就是不幸了。……我們過去的生涯，善也好，惡也好，善惡也沒有什麼價值的，於現在的生活裏非要作好幸福的人生不可。」

他們認為：追求幸福是人生最大的目的，也是宗教最神聖的任務。但是，幸福是只有經過鬬爭，經過主觀的努力，在充滿了對佛法和對前途的信心下，盡一切力量去爭取來的。

，不求上進，一切都「看穿」、「看淡」，只一味的求助於佛的懶人和廢物，是不可能有什麼積極的「加慈」的。

在政治思想上，他們提倡的是：「地球民主主義」和「佛法民主主義」。

池田大作會長，曾經對「地球民主主義」這個名詞，做過一個非常恰當的解釋：

「佛法不是只以日本一國爲對象的……沒有國界，也沒有民族的差異。……用日蓮大聖人的佛教來做基礎，這世界聯邦的理想，就一定會實現。」

「佛法民主主義」的精髓，就是「王佛算合」，也就是：

「要以佛的慈悲爲根本，來實行基源於大眾福利的政策。」（摘引自東京版「大石寺」）

他們認爲：基本上，誰都可以成「佛」。問題就在於自己的信仰，決心和努力。與其無所事事，依賴於命運的垂憐，倒反不如依靠自己的良知、才幹和努力，來奮鬪到底，從而把命運扭轉到自己所企求的方向來。這就使得他們在一般百折不撓，從沒有失掉過志氣和自信的人們的心中，特別容易引起共鳴。

因此，每一個參加了「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的人，都必須是一個反戰，反法西斯、反獨裁、反侵略、反特權階級、反剝削的，堅決爭取全社會、全世界、全人類共同幸福的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國際主義者。

參加了「創價學會」的人，並沒有什麼「誡條」的限制，也不必硬性地改變他們生活的常軌。更不必按週、按月地「繳費」、「捐款」，或是「獻金」。他們的義務，只包括：

A「動行」——早晚祈禱。

B「折伏」——用討論和說服的方式，來爭取更多的，沒有信仰的羣眾，對日蓮正宗的教義，發生深切的認識。

C每週一次的會員座談會，交流學習經驗。

D「教學研究會」——使每一個信徒，都不是

石寺。到現在爲止，每天專誠來「登山」的信徒，平均有兩萬左右。

也許有人會問：爲什麼「日蓮正宗創價學會」，會在原子炸彈到處開花；多少宗教奄奄一息的時候，這樣受人歡迎呢？

他們自己已經公開地解答過這個謎：

「現代社會中心的人，正需要這樣一個有效的哲學，它給我們人生的價值，及在困難中生活的自信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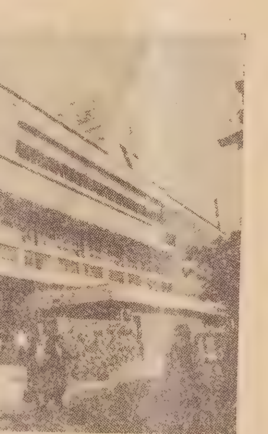
正像那位東京銀座「皇冠俱樂部」的女演員，

「一人在生活上的最大需要是：滿足和充實。物質可以滿足我，但是，能夠充實我的只有理想，也就是中心思想。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已經找到了這個中心思想，以及不會使我再感到孤獨的四千多萬同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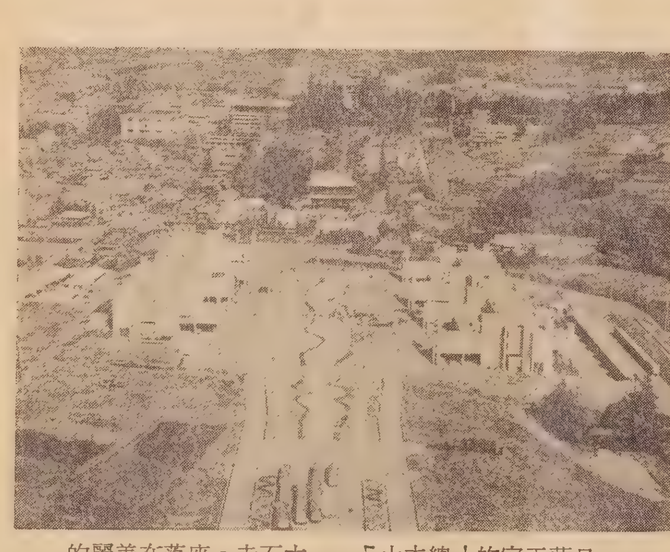
每當我想起了這幾句哲學家口吻的「臨別贈言」時候，我就會不自禁地感到渺小，庸俗和孤獨。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

（完）



創價學會在東京的「總部」。



日蓮正宗的「總本山」——大石寺。座落在美麗的富士山下。已經有了七百年的歷史。

胡實那裏去了？

張贛萍

這一欄，本來是「採訪憶趣」，請胡實先生執筆的。胡先生是中央社的老前輩，抗戰前曾在南京採訪政聞，自詡為「各院部行走」。抗戰中又在南北戰區採訪戰訊，被譽為「英雄記者」。勝利後，更在廬山及徐州戰場參加採訪。對民國人物之熟習，軍政界掌故之博聞強記，無論台灣香港的記者，少有人能與他比的，連寫了廿多年近代人物掌故的名作家戎馬書生朱振聲，也自嘆弗如，常向我說：「今日香港要論寫近代人物掌故之好，而且是獨家專有，不拾人牙慧的作家，除了胡實外，不作第二人想。」自古同行是冤家，自古文人相輕已成風，像這種讚詞，要出之於一個「同行文人」之口，確實難得，胡實固然值得一讚！能說此話的戎馬書生更值得一讚！

因此，許多報刊均以能邀請胡實寫人物掌故為榮。但他惜墨如金，下筆謹慎，不但不知的不寫，連稍有疑慮，也要問確實了才寫。他往往為了一篇千字文中的人、時、地，恐怕自己記憶有誤，不惜去信台灣或找有關人士問清楚了才下筆，寫作態度如此之嚴肅認真，實不多見。

他寫稿決不是為稿費，一半是人情，一半是興趣。這二十多年來，他除了幫已故沈秋雁先生的「上海日報」寫過一個時期的連載，便只替星島晚報胡爵坤先生主編的綜合版，斷斷續續寫過幾年「萍踪漫遊」的散稿。至於各種期刊，能請到他寫一鱗半爪，也不容易，在我的記憶中，他好似沒跟任何一本期刊雜誌，寫過兩篇稿以上的。萬人雜誌創刊之初，即有他的大作「海天憶往」專欄；去年起，又改「採訪憶趣」專欄。先期能蒙他捧場，完全是「見義勇為」，為支持抗暴戰士萬人傑而「拔筆相助」，後因稿源充足，他才停筆，答應「等到缺稿時再寫」。近期能蒙他「履行諾言」，是我忝為他的鄉晚輩，被我纏住他脫不了身，不得不寫。

近日許多讀者問：胡實那裏去了？怎麼又不寫了？為了向讀者作出交代，先錄出他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給我的一封信如下：「……年節將屆，正是我們寄跡江湖的落魄文人搵食良機，實在無暇寫稿，承闢之專欄，請另覓高明填缺。有負盛情，容後再答。同時我一向認為『病號不可攔路，老柴應該讓賢』這句口號，確具真理，似應體驗力行，專此。」

讀者可能又要問「寄跡江湖，搵食良機」作何解？為着向讀者交代清楚，我只有揭鄉前輩的「底」。因為胡先生就是名相士高一瞻女士的老師，高女士的奇驗相法，有口皆碑，尤其每屆農曆年底年初，每日專誠到黃大仙新區第六座二樓一七〇號請她「指點迷津」的男女，雖不至於要隔日掛號，也非排坐等候不可；除了應付若市門庭，還要應付請到家裏去看全家福相的特約，因此，把胡老師也忙得連寫稿的時間都沒有了。不過，他說「病號不可攔路，老柴應該讓賢」的話，我認為只適用於官場，論寫文章，越老

文壇小掌故

左聯刊物之一——巴爾底山

慶餘

巴爾底山乃 Partisan 的音譯，即襲擊隊或游擊隊的意思。它是一種旬刊，十六開本，每期頁數由八至十二頁不等，定價五分。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一日創刊，五月一日出第二、三期合刊，以後分於五月十一、二十一日出版了四、五兩期，無聲停刊。

左聯的機關刊物很多，巴爾底山是比較不大為外人所知的一種，但它戰鬥性頗強，內容全是文化批評方面的文章，除中共及其所操縱的文化單位外，差不多就受到它的猛烈抨擊。

在第一期上刊有它的基本隊員的姓名，計有以下三十人：德謨、N.C.、致平、魯迅、黃棘、雪峯、溶爐、志華、漢年、端先、乃超、學濂、白莽、鬼隣、嘉生、芮生、華漢、鏡我、靈菲、蓬子、侍桁、柔石、王泉、子民、H.C.、連桂、洛揚、伯年、黎平、東周。這陣容頗強，有十二人是當時左聯的首腦人物。然而卻並不是全有文章在上面發表，在這五期之中，白莽只有兩首詩，馮乃超只有一篇「胡適之底烏托邦」，魯迅也只用L.S.的筆名發表了一篇「米價問題」。至於馮雪峯、夏衍、潘漢年、洪靈菲、柔石、姚蓬子、朱鏡我、陽翰笙、韓侍桁這些大牌，全未在上面寫文章。看樣子似乎是左聯一些小人物主持編務，如李德謨、志華、致平等人。

創刊號上也登着它的徵稿啓事：「本刊徵求下列各種稿件——一、關於國際及國內時事的論文，二、社會各方面的解剖和批判，三、國內各種文化現象及思想流派底解剖和批判，四、文藝現象批判，五、社會的諷刺詩和諷刺畫及各地通信。字數不論長短（但不得長過一萬五千字），在本刊發表後，每篇致送本刊當期五份，暫無現金報酬。稿件及關於本刊的信件，由光華書局轉。」這裏已經說明，它的發行者即是光華了。

開列的題目很大，登出來的作品仍只限於文化方面。它攻擊和諷刺的對象，若以個人來說，計有胡適、吳稚暉、梁實秋、潘光旦、鄭振鐸、李金髮、易培基、郭泰祺、黃警頑、蔡子民、徐志摩、梅蘭芳、李石曾、張羣、張資平、章克標、方光燾、陳勺水、耿濟之、王獨清、劉大白、章錫琛、夏丏尊、張若谷、戴傳賢、楊杏佛、陳獨秀、張慰慈、劉英士、邵洵美、林語堂等，全是當時知名人物。除了個人以外，諸如政府、國民黨、新月社、申報、樂羣月刊，凡反對中共及蘇聯、馬克斯、無產階級文學之書刊，全在抨擊之列。用語尖刻惡毒，有些不能出之於口的話，他們也都形之於筆墨了。這樣地一味謾罵，只能樹敵招怨，孤立自己，不

橫眉語

萬人傑

澳門飛仔剃光頭

報載：澳門警察在雅廉訪馬路一幢房子中拘捕了二十七名飛男飛女，經偵查後，移解軍事法庭審訊。二十六名男飛全部剃光頭，由披頭四變成和尚。唯一的女飛則因病送入醫院留醫。在香港飛仔橫行，刼殺案無日無之當中，許多人對這則新聞大感興趣。香港澳門雖然一衣帶水，十分接近，可是澳門飛禍，遠不及香港之烈。

曾經有人提議，香港要戢止飛禍，應效法澳門，實行將捕獲之飛仔剃光頭，可是馬上爲大人先生們反對，認爲剃光頭是侵害人身自由。

香港法律對飛仔特別寬仁，這是養成飛仔肆無忌憚的原因之一。近來大人先生們又爭論這問題，大多數主張施以「嚴刑峻法」，可是仍有人持相反見解，似乎全不曉得姑息養奸的道理。看來，香港對戢止飛禍的問題，衆議紛紜，還未找出辦法來，而飛仔作惡，卻愈來愈兇。

澳門將飛仔一律剃光頭，這方法不是挺好，頭髮剃光了仍會長，還原後可復出作惡，不過，由剃光而至恢復原狀，要一段時間，起碼在這段時間內他不敢出面活動。因爲變了和尚頭後，等如有了「飛仔」標誌，人們遇上他會有所戒備。

香港應否效法澳門，這是見仁見智，不法，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地方對付飛仔的方法，值得香港參考。在這些地區中，以香港最寬，因此，香港飛仔特別多，爲禍也特別烈。

犯過法的飛仔，給他們留下一點標誌是個好方法，如果在電梯中見了一個光頭飛，你就先得到一警告，這人要防範，相信罪案會因此減少。

但這方法自然爲樣樣講民主的人士所反對，用這種手段對付阿飛是不民主，可是飛仔箍頸刺人，卻並未聽說過他們認爲不對，難道這種行動就是民主？香港的飛禍已到可驚程度，再加姑息，香港就成爲飛仔橫行的世界，那便更無可收拾了。

東西方的婚姻觀

現代的人都崇尚自由戀愛，開明的父母也多數任由兒女自己選擇。事實上，如果他們到了「我倆情投意合」的時候，自然也就「經得雙方家長同意」了。不過，經由「自由戀愛」而結合的婚姻，並不一定穩固，愈自由的地方，愈多離婚案件，能夠白首諧老的夫妻，可說少之又少；反而比較保守的東方人多數可以維持久遠。

加拿大一位社會學博士古里安說：由父母作主，替他們子女選擇配偶的婚姻，比較以愛情爲婚姻基礎的男女更爲快樂。

他認爲，男女雙方家長「安排」的婚姻，抱望不高，但他們所獲得的，往往超乎這種感覺。但在自己選擇的婚姻中，對愛情的期望過高，而這種愛情實際極難實現的。同時他又解釋說：由父母之命而婚配的男女，當婚姻觸礁時，會欣然接受有關親友的調停；而戀愛成婚的男女，儘管需要幫忙，也不喜歡別人「干涉」他們的「家事」。古里安博士這番話是在第二十八屆東方國際大會中發表的，他大聲疾呼地說：「忘記墮入愛河的事吧！父母們才眞正懂得婚配之道！」

老萬不是冬烘頭腦，但許多醉心西風的青年，揚棄了中國舊道德，這是十分愚蠢的。有位愛上一個外國男子的世姪女在大談戀愛之道，使老萬聽來毛骨悚然。

她三年前出社會做事，工作上接近一個外國男子，她把處女貞操獻出，現在還是形影不離，自然經常有肉體關係。但那外國男子聲言不會和她結婚，因認爲她太幼稚，難成佳偶。

我問她既然不可能結婚，爲什麼還和他來往，還繼續維持那種關係？她解釋說，外國人把戀愛和結婚分成兩件事，她和他戀愛，不一定要結婚。還表示她需要他，沒有了他，她會自殺。青年人對「戀愛」的觀念，使老萬覺得雖自命開明，思想上還沒法追得上。可是，中國人醉心西化，而外國的學者，卻勸人依從東方式的安排，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菲律賓見錢開眼

最近又有一個亞洲國家考慮和中共建交，這個國家是菲律賓。西方國家和中共建交的一致目的，差不多都爲了和中共做生意，希望向大陸推銷他們的貨品。但菲律賓的目的和他們微有不同，他們希望得到中共一筆貸款。菲律賓這希望並非沒有可能，中共的無息貸款，除非洲一些國家之外，巴基斯坦亦受其惠，也許馬可斯不禁見獵心喜。近來年，中共爲了爭取與國，在外邊大派銀紙，除了美國，國際間很難找到這樣的濶佬。濶佬當然很多人巴結，菲律賓雖是個非共國家，但有便宜當然不會不撈。

許多人會交上一些伸手大將軍的朋友，一味靠借，國際間也有不少這樣的國家，因而左右逢源，金錢、物質、軍火，源源而來，可能馬可斯也打這如意算盤。反正，現在許多國家都和中共建交了，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因承認而撈一筆，倒也十分上算。雖然，此一說還未證實，一位高級菲外交部官員說：這是一種不聰明的想法。其實，菲律賓和蘇聯間的貿易和外交關係正日趨接近，既然和蘇聯可以打交道，何嘗不可以和中共打交道？說不定中蘇共爲了爭取菲律賓，馬可斯還可以吃到兩枝水，怎能說是「不聰明」呢？

使人感慨的這位國際間新濶佬不過是打腫面皮充胖子。近來左派銀行特別暢旺，因爲很多人要滙錢回鄉接濟親友，使他們不致新年禁炮，近日回鄉的人也多，他們都盡可能携帶食物與日用品，爲親友們解決困難。這表示了什麼？很明顯，大陸親友沒有足夠的食物，沒有足夠的日用品，更沒有足夠的錢。可是，中共並沒有理會這些，他有錢作外援。

菲律賓人的生活比大陸人民不知好若干倍，可是他們如果和中共建交，就間接得到接濟，輾轉在飢餓線上的中國人民，寧不羨煞？

不顧人民死活，以金錢向外邊市義，中共這種作風，令人慨嘆！

姊妹爭夫

同胞姊妹是骨肉至親，差不多都是痛癢相關，休戚與共，甚至好得同嫁一個丈夫，在以前也是常見的。至於妹妹爲了搶姐姐的愛人，竟在姐姐結婚的前夕，用綁票的手法，把她刼持到別處囚起來破壞她的婚禮，則是前所未聞的事，最近台灣的台東地區便上演過這幕活劇。

台東山地有一對姊妹花，姐姐郭秀鳳，二十餘歲，在高雄作事；妹妹郭貴美十九歲，在台東鎮海岸妓女戶當神女，花名「娟娟」，姊妹兩個同時愛上一個二十六歲的裁縫柯有志。一個人要結婚，誰肯選個妓女作老婆？於是娟娟在情場上失敗了。可是她心有未甘，自知爭不過姐姐，因而改用暴力手段。她的客人中品流複雜，尤以阿飛之徒居多數，那些人都是無法無天作惡成性的，什麼壞事也敢做，娟娟在她的「恩客」中找了三個飛仔，要他們幫她把郭秀鳳綁架到別處去。三飛在電影上看過許多「飛車奪美」的故事，早想扮演一下英雄人物，其中一人家住高雄，於是便在郭、柯二人結婚的前夕，持刀脅迫新娘郭秀鳳，登上一輛計程車（的士），連夜馳往高雄。

郭秀鳳被刼持登車後，娟娟便和三個飛仔前後左右將她包圍起來，緊閉門窗使她無法呼救。一路上通行無阻，車到鳳山距高雄已不遠了，她們更逼着司機加快速度，不料被巡邏的交通警察發現了，喝令停車檢查，至此，這場「飛車奪美」的案子才被揭穿。而郭秀鳳也能連夜趕回台東如期和小裁縫柯有志舉行婚禮，在行禮時，她還香汗淋漓驚魂未定呢。

姊妹爭夫而竟出之以暴力，這在我國一般社會中是罕見的，郭氏姊妹是山地女性，由於她們知識未開，所以才做出這種荒唐事。郭貴美操神女生涯，人盡可夫，可是偏偏誰也不選，單單選中姐姐的未婚夫，把神聖的婚姻關係，看得也像爭奪玩具那樣輕鬆，姐姐不給便用暴力硬搶，如此寡廉鮮恥，也是那種惡劣環境所養成的。墨子見練絲而泣曰：「染以蒼則蒼，染以黃則黃」。楊傳廣也是山地人，但他卻有輝煌的成就，足見教育功用之大，看來台灣的山地教育，還應該大力推行。賣油郎有詩曰：

一、飛車黑夜走高雄，
　　應是天公看不慣，
二、神女生涯原是夢，
　　橫刀專搶同胞愛，
三、姊妹雙鵰一箭穿，
　　裁縫手段果非凡；
　　只因情海興波浪，

刼姊爭夫理未通；
故教困鳥脫牢籠。
娼寮居處豈無郎？
作孽活該進鐵窗。

紀政終於如願以償地結婚了，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快慰。有人說愛情是女人一生的全部，而卻只是男人一生的一部份。我不知道這話正不正確，只是知道二十八歲對一個女人來說已不算年輕了。絕大多數女人在這樣的年齡，已經是兒女成羣了，我實在想不到爲什麼獨有紀政應該再遲點才結婚？難道因爲她是一位能夠爲國爭光的著名運動員？難道因爲她的愛人是美國人？

潘苑莊曾爲爭取婚姻自由而逃亡，抱着未婚夫的屍首渡越深灣。莫非有人希望紀政也來一次爲爭取婚姻自由而逃亡？紀政說，寧願放棄金牌也不願放棄丈夫。說得多麼好，態度多麼堅定。我爲她喝采，假如她的意志不是這麼堅決，我懷疑她是否能戰勝故鄉親友鄰居們施予她的壓力？是不是能擺脫「爲國爭光」、「光耀門庭」這類古訓的束縛？如今紀政終於勝利，我怎能不感到快慰呢？

我不否認「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是大丈夫偉大的抱負，是一種極其崇高的情操。我願爲具有這樣偉大抱負的人高唱讚歌，但我卻不願看到「匈奴未滅」成爲剝削人們婚姻自由的理由。

民何負於國

「國家至上主義」始自何日？興於何時？目前恐難考查出確鑿的年份日月，春秋戰國時代，「吾材楚用」是很普遍的事。伍子胥帶異國大軍來攻打自己的祖國楚國，並沒有受到什麼譴責。可是後來，也許由於中國積弱屢受異族侵畧，需要振作起來共禦外侮的緣故，中國人民背負的義務突然加重了，特別是宋朝以後，什麼「精忠報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類的千鈞重擔，突然壓在每一個人的頭頂，使其動彈不得。如今毛林紅朝竟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擁護獨裁暴君和其接班人的統治，擁護專政的奴役人民的制度，竟也成爲人民應盡的義務。悲乎哉！中國人民的義務何其多也！

然而權利呢？你說中國人民有什麼權利？大概只有「吃乾草」的權利，可是這個權利卻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讓人來擠出鮮乳。

不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人民的責任豈可與謀國者相比？近幾十年來，黃花崗畔血未乾，無定河邊骨未寒，在偉大的辛亥革命，在神聖的抗日戰爭中，多少革命志士，多少愛國青年，爲祖國而灑鮮血擲頭顱？人民何負於國？可是當政者有沒有好好地盡了保衛人民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責任呢？如今，二千萬人流落異域，有家歸不得！數千萬人在故國的土地上餓斃！千百萬人在故國的土地上互相鬬爭，互相殘殺！

到底是誰負了誰？我欲無言矣！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有若干吸引力，對成年人可引不起趣興來了。

今年我過海，道經灣仔碼頭，三過其門而不入。何以故？對糖菓沒有興趣。第四次過海，被孩子拉着衣角，勉強進去看看。但見吃食攤檔林立，猛做生意，一片市儈氣。有些攤位，猶作江湖賣藝人口吻，當街叫囂。

這就是香港每年舉行的工展覽會嗎？這些吃食攤子能代表香港的工業嗎？如果這些攤子眞能代表香港的工業，香港人只怕連海水都沒有資格喝了！

這裏的所謂工業品，都是些吃食攤子，借工展的名義來賺上一大筆。而那些眞正對香港的民生有供獻的廠家，反而很少參加。比方紗廠，製造游艇的公司，假髮業，大玩具公司，幾乎一家也看不到。

爲什麼重要工業不參展呢？理由很簡單，不是認爲這個工展同他們沒有關係，就是瞧不起這個工展。

工展應易名 年宵攤位論

對許多市民而言，眞想看看得過工業設計獎的百明鋁窗。尤其是因爲在香港地方，每當打風的時候，家家的鐵窗都漏水，整夜都得服侍它。百明鋁窗必然已經糾正這些缺點，爲什麼不讓市民看看？

財利公司的遊艇，據說每年在外銷上替香港賺錢，何不花消五千一萬之數，展出來給大家看看？

香港的假髮業，究竟搞些什麼名堂，我們也矇然不知。如果能在工展展出，也好給市民一點印象。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對香港的對外貿易有供獻的公司和廠家，好像都不重視工展。因此，使香港的工展，成爲徒有名稱而無實質的一個展覽會了。

我以爲大廠家不應該瞧不起這個小工展，只要大家本着生活在香港是一家的宗旨，就應該做一次蝕本生意，讓市民瞭解香港工業的眞面目。大老闆們應該不在乎自己在工展白白支出五千一萬，而吃食檔在工展期間撈到三萬五萬。我覺得這兩件事的意義是全然不同的。

所以我衷誠建議，要就將工展易名爲「年宵攤位」，要就全面參展，甚至連造船廠都不例外，要用模塑和照片給市民觀賞。如果像現在這樣下去，工展跟「爲食街」能有什麼兩樣？說不定新界農民將蔬菜往鍋裏一炒，稱爲農產品加工，也來撈世界了。

黃思騁

自由無稅。（關稅）

誰是「旁觀者」？

忍」、「驚惶失措」了。署理律政司在答覆議員質詢時，又再次以「破案率」替警方辯護，並且說兇殺案件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市民不肯提供資料協助警方，反而袖手旁觀，視若無睹。

其後某報採訪了一些市民意見，其中有如下兩項：

「市民遇刧或被毆，通常都自己『搞掂』了事，平時該等事件發生時，皆看不見警察。」

「曾目擊很多鬭毆事件，但常見有警員在附近觀看而不上前制止！」

不知道這兩項報導，署理律政司有沒有寓目？他指責市民袖手旁觀，市民卻說旁觀者反是他口中的「第一防線」——警方，豈不有趣？

筆者是市民之一，在過去一年內也曾有過被刧的遭遇，最近一次在聖誕節前兩天，當時我從九龍一家酒樓趕赴碼頭，在最繁盛的旺角區，被籠頸黨之流看上，喝令筆者停步。我並不害怕損失財物，事實上當時身上也沒有什麼可資搜掠的値錢東西，我只想到匪徒動不動便「刀下不留情」，於是拔足飛奔，這次僥倖有驚無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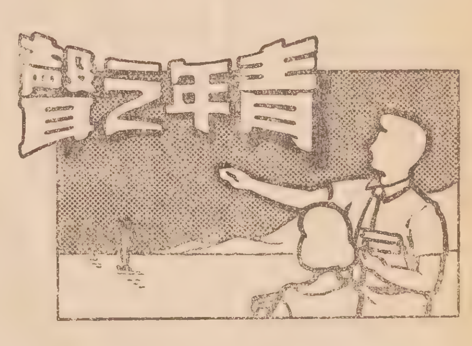
事後有人說我膽小如鼠，學了那套「敵來我走」的戰略。我只好搖頭苦笑，因爲在繁盛的街道上，在「遇刧」之後步往碼頭這十五分鐘的時間裏，我竟然看不見半個警員，我很懷疑署理律政司口中所說的「第一防線」都那兒去了？去年內，本港的搶刧案爲六零至六五年這五年間總和的三倍，謀殺案爲英格蘭及威爾斯兩地的四倍半，是否可以歸咎於本港市民袖手旁觀，不加援手？

另外，舍下對戶那個長期性的賭檔，經常賭客雲集，令人側目，筆者也一直「忍無可忍」，但只能做一個旁觀者。因爲那令人側目的毒瘤距離警署不過三、四十碼，筆者曾試過站在署前，也能清楚聽得到檔內派出的「工作人員」對路人高聲招徠。

如果有人說那賭檔之存在，是由於我做市民的「熟視無睹」，不肯「提供資料」協助警方，這說法公平嗎？

六七年對抗暴動時，警方的確站在第一防線，盡了治亂保安的責任，今日似乎也應該拿出同樣的決心，展開另一次的抗匪行動，以拘控沿街呼叫的收買佬的精神；以二十四小時拖罰違例泊車的魄力；以過兩分鐘未餵吃角子機便抄牌的認眞態度，去剷滅搗亂社會安寧的不法分子，再不能儘以破案率自豪，單純歸咎市民袖手旁觀了。否則無法可想的市民，恐怕眞的「驚惶失措」，要穿上鋼盔甲冑來自衞自保了！

江城子



宣

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起誓，不是在戀愛求婚的當兒，而是在求職的時候。雖然是被逼而爲，卻也頗有趣。

不知道起誓始於何時，只記得唸書的時候，聽老師講「祖逖傳」，從聞鷄起舞說到統兵北伐，老師臨時客串「奮威將軍」，把「中流擊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這一節說得有聲有色、活形活現。阿方聽得咬牙切齒、血脈賁張，恍惚如見將軍當年「宣誓」雄姿。後來聽到祖逖慷慨吞胡、恢復失地時，阿方又眉飛色舞，鼓掌助威。從此對起誓非常重視，也尊重人家的誓言，因爲如果沒有信心與決心而隨便起誓，萬一食言背約，除了落得個「發假誓」的罪名，還要終身遺憾！

阿方既把宣誓看得如此莊嚴隆重，因此不肯輕易發誓。今年春天爲了求一份差事，主考先生堅持要我證明自己沒有虛報出生年月。阿方不是道地的「香港仔」，缺少一張人有我有的出世紙，連忙請問補救辦法？主考先生鐵面無私，回答了一句：「如要證明，乃可宣誓！」

宣誓不是簡單的一回事，何況我是第一次，不能不鄭重其事，經過一番「著誠去僞」的心理準備，阿方終於在春暖花開的時候踏進衙門的宣誓室去。

在候見室裏，擠滿了等待接見的中外人士，挨次辦理登記手續。阿方奉公守法，排在長龍之末，只見前面的升斗小民坐立不安，翹首頓足，急不及待。負責「點將」的小姐卻好整以暇、慢條斯理；阿方游手好閒慣了，有的是時間，

誓何等神聖，必定要誠心誠意，着急不得，我正好以逸待勞，利用時間再作一番心理準備。

點名小姐愈是慢條斯理，阿方愈覺得心平氣和，雖然那位比阿方遲來的外籍女人早已另有專人招待，轉瞬間便辦妥手續，心滿意足的攜眷呼嘯而去，但我沒有因此想到什麼民族尊嚴，反而認爲公僕公婢們當機立斷，見「異」勇爲的態度値得一讚，只要外籍人士覺得衙門辦事迅速，我們委屈一點何妨？

也不知等了多久，終於輪到阿方了。點名小姐跟阿方說了句「哈囉！阿方獲見挨到腐儒？」阿方聽了這句迅雷不及掩耳的洋文，登時受寵若驚！我並非英國紳士，小姐居然以哈囉相稱，如果不是她因爲「慣性作用」使然，顯然便是阿方的長相有幾分像「洋鬼子」，多少人欲模倣假洋鬼子而不可得，我竟與眞洋鬼子一視同仁，這份殊榮，實在愧不敢當！聽說中國語文詞不達意，小姐若以「喂」字招呼，我可能以爲她在輕視我，哈囉便不同了，至少親熱點，可不是？

小姐見我目定口呆，再問一句腐儒什麼的，阿方不能應對如流，誠心誠意頓時變了誠惶誠恐，只好操着非法語言，結結巴巴的說明宣誓來意。

時代的晴雨表

有誰說過，詩人是時代的晴雨表，這是一點不假的。因此，從幾首短詩，使我想起了兩個眞正詩人，也使我想起了這個時代的眞正氣候和眞正面目來。

我所說的兩個詩人，一個是已經老死台灣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一個則是至今仍在大陸，但生死不明的「具有國際聲望」的詩人艾青。他們兩人，一個寫舊詩，一個寫新詩，也各別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世代。

但是，延綿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命運，雖然幾歷興衰，但始終被悲哀和憂鬱的調子所籠罩着！

因此，作爲這個時代的詩人，我們就常常會看到他們愁苦的臉容和悲憤的眼淚！

現在先談于右任。他早期的「絕唱」是大家熟悉的：

「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靑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這首七絕，在他對於所謂「亂世英雄」的無情鞭韃中，充分地表達出作爲一個眞正的愛國者的于老頭子的典型性格。

「中原萬里悲笳，南來淚洒黃花；開國人豪禮罷，採香盈把，高呼萬歲中華！」——這是國民黨撤退大陸前夕，于老南遊拜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時所作。一個革命的前驅者，一個反共的死硬派的悲憤，躍然紙上。

最後一首，則是流亡台灣後，臨死前所作的眞正絕唱：

「登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使我痛哭！」——啊，詩人老淚縱橫，多麼悲慟。這，差不多可以代表了整個老一輩的流亡者的悲情！

而就是最後這一首，使我想起了另一個眞正的詩人艾青來。艾靑的詩作，我差不多全都看過。但是，就不知道馬思聰先生所提及的這一首短詩：

「這裏的山沒有樹，
這裏的河沒有水，
這裏的人民沒有眼淚！」

這首詩寫於何時？是一首不完全的作品？是在大陸未曾發表，但私下裏曾唸給馬思聰聽過的嗎？而從這山歌似樸素的短句看來，是艾靑後期在大陸所作，甚至是寫於五、六十年代，則又是「雖不中亦不遠矣」的吧？

但是，不管如何，這一個「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一位「不再能爲社會主義歌唱」的詩人，曾經寫過「悲哀的國土」和「爲什麼我的眼眶裏常常含着淚水呢？因爲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詩人，他眞是把今日大陸的刼難和人民的悲哀寫絕了！

一個詩人老淚縱橫，一個詩人則已流乾了眼淚！有淚也罷，無淚也罷，這

檢出一些表格之類的東西捲入打字機去，那雙纖纖素手便打起字來，忽然該死的電話聲響，小姐放下工作忙着接聽，眞難爲她！工作這麼繁忙還要受電話騷擾。想不到小姐不但不討厭，還絮絮叨叨的說得起勁，聽其口音正是阿方說的廣州話，只是夾雜很多洋調兒，「夜思」「懊惱」之類我還聽得懂，其他就不知所謂了。約莫有二十分鐘，小姐連說了兩聲「蘇郎」、「骨排」之後，才依依不捨的放下聽筒，抽出滾筒裏的表格來。

原來表格早已打好，阿方給那個「骨排」的什麼「蘇郎」平白躭擱了二十分鐘。取回證件之後，依照指示跟隨另一位通譯小姐跑到宣誓室去，這時阿方的心理準備早已破壞殆盡，只好亦步亦趨，隨機應變。

在宣誓室裏，一位爲人潔白皙、鬍鬚頗有鬚的「監誓官」正在伏案疾書，通譯小姐站在案前，宣佈儀式開始，吩咐道她說一句，我唸一句。我馬上正心誠意，洗耳恭聽。通譯小姐先聲奪人，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堆，我全聽不懂，甚至連我要宣誓證明的出生年月也沒有聽見，可奈勢成騎虎，只好強不知以爲之，摹擬通譯小姐的語法口形，信口雌黃下去，最後兩句似乎是「誓中所說，並無虛詞」。究竟「誓中所說」的是什麼，可憐我信誓旦旦，卻一無所知！唉，「詞中有誓兩心知」，阿方竟然成了一隻拾人牙慧，最低能的口吃鸚鵡！

大概所謂宣誓，就是如此心照不「宣」了。滿以爲是隆重莊嚴的宣誓大典，結束了，通譯小姐叫我簽個名字，把宣誓紙遞給那位監誓官往上面簽了名，宣誓紙就是我的了。奇怪那監誓官一直都沒有抬頭瞧我一眼，只管伏案疾書，「見證人」不知所證者誰，宣誓人不知所誓者何，這樣子的宣誓，眞是有趣極了！

阿方宣誓回家，爲了要弄清楚剛才究竟說了點什麼，馬上翻看那張宣誓紙，紙上除了我自己的簽名，其餘全是雞腸蟹文！阿方英文水準雖低，幸而還會翻字典，仔細檢查後，才知道紙上寫的是：

「本人方程根據宣誓法例第一八三五條，並經某小姐通譯，莊嚴誓曰：時維九月，序屬三秋，阿方其人，生於廣州！」

至於「宣誓法例第一八三五條」說的什麼，通譯小姐沒有「譯」，阿方便不「通」，未完全了解法例而宣誓，不知道會不會違法？紙上既然寫明「本人已清楚知悉該項法例」，大概一切嚴重後果，統由阿方負責了，言念及此，能不驚悼萬狀？

阿方從此決心發憤學好英文，否則將來被逼入衙宣誓多了，檔案上準會留下這麼一筆：「方程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好宣誓，不求甚解。」受洋罪不要緊，出洋相可不得了！

方程

青年之聲

犯罪與刑罰

這數字，業已超出英格蘭及威爾斯的總和，或單一處的四倍半。又據載這些案件的罪犯，成年人（廿一歲及以上者）僅佔百分之廿七，餘下的百分之七十三，就盡屬青少年。但同一週內，「感化院」的主持人卻發出了「青少年犯罪在香港不算嚴重」的談話，我們讀到這兩則新聞，眞有點像讀「天方夜譚」的感覺，何以一位正式的政府人員，竟能隨便發表這些違背事實的議論？假如言論發表以後，必須負責，則此種荒謬的言論，是否應該被徹底追究？

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任何事情都不能掩人耳目，搶刧、凶殺、開賭、賣淫、勒索、藏毒、迫良爲娼……我們只要每天早上翻開報紙，就必然觸目驚心，這當然不是一二人的責任，也從來不會有人把整個的社會罪惡風氣歸咎於一二人身上。但這是另一個問題，負有司法或同性質責任的人，可不能把罪案的有增無已，青少年犯罪的與時俱厲視爲無關痛癢，或扭曲事實地來一個「不算嚴重」的荒謬辨白！

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首先便要正視該問題，假如連這一着都辦不到，還侈言什麼？

七日報載：「署理律政司史禮夫稱：港府決心，準備批准任何適當的措施，以應付對市民有權利享受的人身安全的挑釁。」這自然不失爲一個好善，但我們要看的是事實，所謂爲政不在多言，這樣地「準備批准」，距離目前的急亟須要仍然很遠。我們很奇怪，何以港府當局連最起碼的「禁懷利器」一點都辦不到？放在眼前的事實不去解決，卻去侈言「準備批准」。

許多人呼籲對付青少年罪犯須治以重刑，亦有人高談「教化」。悲天憫人是崇高的道德，但對目前本港的情況卻絕不適宜，正像屋子裏發生火災，最急需的步驟是立刻救熄此火，而不是去找尋起火的原因，或研究如何去妨止發生火災一樣！

嚴刑重典，當然不是政治理想所繫。正如截斷火路，必須毀物折牆；淋熄火頭，必然波及無辜。但火災既已發生，則勢已不容再緩，此時再去談「準備」，試問與癡人說夢何殊？

「成立特別警隊，對付暴力罪案」之舉（見七日報載某議員提議），雖爲有力的提議，但問題還在港府當局有無眞正的決心？若有意認眞對付該等匪徒，則特別警隊的成立與否，並無多大關係，現時的警察力量，即已足夠擣穴犂庭而有餘。若無決心（包括嚴懲在內，不單止去搜查捉拿）則再多成立十個八個類似的組織，還是於事無補的！

褚建中

我從紐約來香港（五）

翁覺芳

陽明山花園

春景逗人，池中鴛鴦戲水，白鵝逐浪，紅男綠女，熙來攘往，成雙成對。山不在高，爬行不大吃力，幽邃的曲徑，寬廣的山道作N字型，且行且觀賞，優哉悠哉，此陽明山所以成勝地，豈徒然哉。

筆者閒常散步於田野間，呼吸新鮮空氣以舒鬆胃中塊壘，突聞弦歌之聲，來自空中，四顧阡陌，只有疏落幾個農夫，又忙於工作，那有玩弄管弦絲竹之餘暇呢？認爲事有蹺蹊，乃循其聲而往視，不覺啞然失笑，認是自己矇查查。原來是農夫携帶原子粒收音機，置於田頭角陰處，播放出來，彼處一個，此處一個，彼唱此應，滙成空中交響曲，因此弄到滿天神佛，笙歌處處。各農夫一邊鋤田，一邊聽音樂，心情輕鬆，調劑疲勞，工作效力加强，此耕者有其田之一種興趣，引用子輿氏之言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又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此種現象，台灣庶幾近之。

野柳

由台北市坐公路局巴士到基隆，四十五分鐘；轉另一往金山巴士至野柳下車，亦需四十分鐘。但這條公路，在離基隆一段短距離是平坦的路，其餘直通野柳，都是修築在半山區，隨山勢蜿蜒，峯迴路轉，滿山俱是小竹，間以蒼松，車行其中，萬山環繞，如置身於綠蔭深處。清風颯颯，暑氣全消。

野柳在太平洋邊緣，近處有漁艇，遠望有大洋船，青山綠水，兩相輝映；紅男綠女，成雙成對，尋幽探勝。有美人石、仙女鞋、地球石、大象戲水石，怪石嶙峋，可入畫圖，凡此像型，唯妙唯肖，皆爲洪荒時代被海浪冲擊而成，形勢天然，並非人造。有此奇景，爲拍電影最佳場面，相信有很多人看過電影片名「情人石」，它是鄭佩佩爲主角的戲，就在這塊天造地設的背景攝成。

遊罷，在附近選購貝殼類的紀念品，手工精巧，五色斑爛，是贈愛人的恩物。佩之襟頭，戴之腕項，可以爲花爭芳，格外漂亮。同時在此處選食海鮮，有游水小石斑，有生猛龍蝦，活蜆蛤和橫行公子，名貴美味，由你選擇。

基隆

由台北往基隆，在公路傍邊的農民住宅，建築參差不齊，此條公路，高過住宅，在巴士上看這些住宅，一覽無遺，但每一幢屋子的瓦面上，都有一枝或二枝電視天線，證明每一棟屋子裏有一座或二座電視機。台灣全島已成電氣化了，所經過的大小城鎮，有屋就有天線，即是說，有屋即有電視，天線之多，比較紐約毫無遜色，可證台灣人民生活提高，收入加增。

台灣的女孩子較好，皮膚白皙，秀髮披肩，迷你裝，高跟鞋，其中很多是農家兒女，正由田間放工回來。這又從何知到她是農女，裝成如花枝招展的小姐呢？這班農女，去時是迷你裝，高跟鞋，回時還是迷你裙，高跟鞋，又怎能下田工作呢？她們自然有一套，比至田間在田頭角基，除下迷你裙高跟鞋，如在旱地工作穿雙布鞋；如在泥濘地工作，穿上塑膠鞋，戴笠帽，面部用布幃住，只露眼鼻，一雙纖纖玉手，用長手套套上至肩膊，僅在手背處開一通氣窗，工作完時，田邊之水可以濯她足，穿回迷你裙，高跟鞋，嫋嫋嬝嬝，行走街上，你就誤以爲非大家閨秀，定是小家碧玉，那曉得她是村女娥媚。此寶島之所以爲寶島，名符其實了。

政治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社食風氣淳樸，市容嚴肅，披頭四絕對禁止，尤其學生，否則你就無書可讀了。外國人到此也不例外，如敢一腳踏上岸，擔保你長髮入、禿頭出。筆者旅行寶島之次日，目擊警察捕到四十二名長髮者，由警局僱用理髮師三名，當街爲他們把三千煩惱絲一掃光。若服裝妖冶，招搖過市的女郎，亦在取締之列。在炎陽似火的夏季，外國女郎僅穿比基尼三點泳裝，隨便在街上行走者多得很。但在台灣，除在海灘游泳處偶然見有三兩個大膽女孩穿着外，就很少見到了。

政府自取締長髮和異服後，對於轉移社會風氣，具有莫大影響，尤其對青少年不良活動，經勸阻減少很多。截至目前，共取締長髮二千餘人，其中外國人有七十多個；取締奇服異服者七百餘人，俱是中國人，中央決策下列措施：㈠由內政部詳加規劃，擬訂具體辦法，作有效之防範與取締。㈡外國人辦理入境時，隨表附送注意事項，瞭解我國風俗，並請外交部藉機向各使館說明。

指南宮

坐巴士到山腳，步行登山，拾級而上，共分四節，爬上三百多石級，指南宮在望。廟貌巍峨，建築宏偉，紅牆綠瓦，金碧輝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加上來往遊客，十分擁擠。廟之四週，樹林蔭翳，禽鳥鳴聲忽上忽下。左側有小花園，內塑有吳鳳、鄭成功等人的偶像，還有小路直達千餘公尺的山頂，此亦值得遊覽之小去處也。

關子嶺

在嘉義之南，約四十多公里，乘計程汽車，四十分鐘可達，一條公路直達嶺腳。公路兩傍，俱植杧果樹，濃蔭夾道，坐巴士到達山腳，地勢開始高峻了。越行越高，越爬越曲，道路顯得格外崎嶇，路傍竹樹交蔭，凝翠欲滴，一路峯迴路轉，大約走了三十三公里，便是浮雲在望，流水盈耳，遊人終於置身在羣山環抱之中，清溪一灣之上。這裏山泉漱石，水聲洪亮得像瀑布的飛濺、翻騰，羊腸曲道，但見鳳山龍眼樹果實纍纍，惟個子不大，這是野生的。旅社依山傍水，層層叠叠，一幢比一幢高聳，這就是馳名遠近的關子嶺了。

關子嶺上人家並不多，街道只有短短一條，卻被旅社佔了一大半。街中小溪之上，架着兩座橋，旅館、飲食店、特產店，都在沿溪而設。這裏是在嘉義之南，羣山圍繞，清流縱橫，山明水秀，地境之勝，居南部第一。溫泉與台灣北部淡水線上的北投並稱雙絕，且曾譽爲嘉義的美人鄉。由此改坐八人巴士爬山，隨山勢運行，蜿若游龍，兩峯之間，

松竹蔽蔭，山花飄香。山頂有一奇景就是「水火同源」，有一石洞，濶不盈丈，下築一石基，石壁之洞甚淺，水由四週流出，為圍基所阻，滙成深可沒脛的小池。同時，也有火燄自洞噴出，水則下流，火則向上，火焰有三四尺高，嘆為奇景。

轉過一山，再往上行，是有名的碧雲寺，規模雖不算大，香火很盛。院後很多文旦果，果實滿樹，負荷太重，使樹枝墜到地面。下有花園，遍植花草，其中以曇花最多，寺僧收取開後的殘花，擺在陽光下晒乾，未知是何用途？背山遠眺，景色開朗，極目嘉南，廣大平原，心曠神怡，把都市的塵囂，早已拋出九霄雲外了。轉過另一山峯，和原來路相啣接才出山。但有的遊客，安步當車，從一條路直達山頂，攀沿而上，先爬過「好漢坡」石階，全長一百八十級，氣勢雄偉的石級，盡頭處卻是一片平地，設有國民小學和木材場。

石門水庫

在萬山環抱之間，進行移山倒海，工程之大，蓄水之豐，灌溉田畝之廣，利國福民，為台灣最大建設之一。在山間如大海，一片汪洋；在堤壩盡頭處有小坵，修有百多級階梯，爬上去一塊平地，全水庫一覽無遺。空氣清爽，在夏日炎炎的時節，一登其上，暑氣全消。

在水庫下游，有小汽艇。五分鐘越過水庫下游到山腳，見有一牌坊寫着「仙女島」三個二尺見方的大字，有連續不斷的音樂奏着，響自半天，恍如仙樂，引誘你去一遊。在小汽艇泊岸處建一涼亭，使上山下山者都在此休息一陣。只有彎曲小路上山，樹木遮蔭，爬上去高山有如平地，一片廣場，一羣青春美貌的山地姑娘，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赤着雙足，載歌載舞，口唱山歌，其間別有天地，疑是世外桃源。

烏來

在台北坐公路局巴士一小時可達，沿途公路俱在高山行駛，兩傍樹蔭夾道，大暑前後，炎陽似火，可是車行其中，如入另一個清涼世界，好像身處冷氣間，遊興更濃。經過一段很長的半山公路，巴士止步，又是一番景象，古董和玩具店，山禽野獸標本店，自然少不了旅社飲食館子，步過一條長可十來丈的吊橋，沿高山公路步行入山，在半途聽到坑底下發來音樂聲，原來坑底下有山地美女舞院，名「流花洞」，在入口處買入場券，拾級而下，十分曲折，約有百餘石級始至坑底，用茅草樹枝蓋搭舞台，雖然簡陋得可憐，但有百十來個坐位，舞台上只有二三男子，但含苞待放的妙齡山地姑娘，則有十五、六個，另老婦四人。別以為山地姑娘一定是粗皮黑面，容知是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赤着雙足，嫩如薑芽，此三十多隻赤足，跳起舞來，有如蓮花朵朵，手挽手兒團團轉，口唱山歌，山鳴谷應，別有情調。有像形溪女掏蜆舞、舂稻米舞、竹簡舞等，節拍調和，有婚娶表演，新郎背負新娘為家的扮相；有聯歡共樂舞（在觀眾中抽請多名遊客上台客串），互相執着手，團團轉如兒戲，胡亂跳一陣作完場，每場均用國語英語宣佈節目（因有很多西人遊覽團參觀）。完場後又須辛辛苦苦爬上百餘石級至半山公路。

鬼洞與雲仙

再爬百餘石級，直上山頂處，有名「鬼洞」，洞口向上直下黑沉沉的，每人須租手電筒才摸索而下。內中怪石嶙峋，出來已一身冷汗了。出了鬼洞，沿石級而下至半途，傍邊有條大走廊，橫過另一山腰，築有一座纜車亭，由此坐纜車（每次可坐廿人），由此山吊往彼山，起點是半山終點是山頂，探首下視與坐飛機無異，到達終點，仍須爬很長的斜坡，有花園，顏其名曰「雲仙」，奇花異草，鳥語花香，迴欄曲徑，亭台樓閣，極盡幽勝。有旅店、有餐室、有飲冰處、有釣魚台、有奕棋亭、有游泳池、有扒舢舨，泉清水潔，雲仙花園，名符其實。山勢尖銳，削壁千尋，猿猴望而生畏，非用纜車不能攀登其上。所有山上各池之水滙合一出口，直瀉而下，如銀河倒瀉，又如匹練懸空，其勢之疾，其聲之隆，有如萬馬奔騰，直下坑底，而成一大瀑布，歎為觀止！遊興方濃，日已沉西，急作歸計，候到巴士開行，已暮色沉了，沿途山胞人家燈火和空際繁星，相映成趣。

阿里山

台灣有到句諺語：「到台灣不遊阿里山，即係未到過台灣；到阿里山，不遊玉山，即未到過阿里山。」筆者到台灣去，對此兩個名山，遺憾的只遊了一個阿里山，玉山在祝山之巔，因不能親身爬上，烟雨迷濛之下，只能作高山仰止的瞻仰。由嘉義坐特別專程電車前往，每日有三班特別車，一班普通車，每列車只掛車箱三節，一小時到達山腳，需二小時爬山，全程要經過四十七個山洞，最長一個，七百五十七公尺長；又要經過八十三座橋樑，上山路軌如橫寫英文字母「W」，前進三步，後退兩步，攀登拔海二千二百七十四公尺高的終點，還有一百二十六公尺才到山頂。有一小市場賣土產、玩具，有食物館五七間，有富麗堂皇的「賓館」，但要先在嘉義旅行社訂好房間，每客一宿兩餐，收費由三百元起。其次是「招待所」，對象是學生隊、旅行團。又有「文生旅社」，據稱每日最低限度有三百多遊客；如週末或週日和假期，多至千餘人。遊客到達後用過午餐，由旅店派員領隊導遊，環山一週。

姊妹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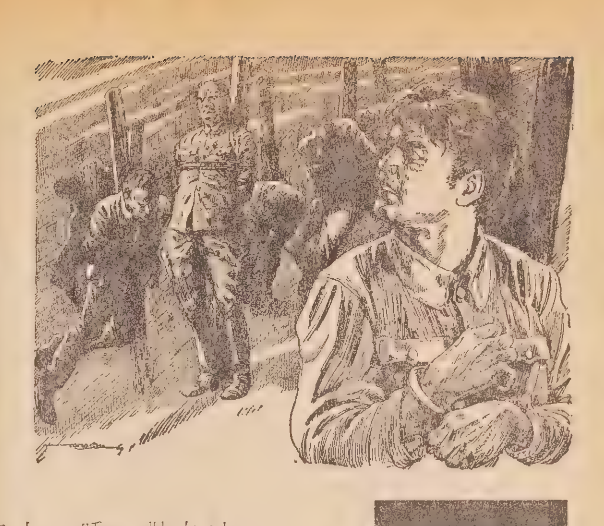
據說，有不知姓名的姊妹遊覽到此，見潭水潔淨（凜冽如冰），樹影相映如畫，大姐先縱身跳入游泳，久久不見浮起；妹妹下水找尋，亦一躍而下，同如石沉海底，無影無踪。該潭不甚大，寬廣十餘丈，深不及尋，先後二人同遭滅頂，隨後派人打撈屍身，亦遍尋不獲。傳說姊妹二人，竟如此神化去了，姐妹潭因此而得名，後建紀念亭於潭之中央，有橋和岸上通，以便遊客到此憑弔。

越過一度竹木吊橋，人行其上，一搖二擺，提心吊膽越過，膽怯者驚魂失措，筆者亦屬後者，回程時視為畏途，寧繞道多遠回來。過橋後轉過一山側，在深山之中有所「受鎮宮」，不知是何方神聖？廟不大而清潔，案前置一玻璃長型四方箱，高約一尺、橫約八寸、長約一尺五寸。平面開一削口，如撲滿，為遊客放下香資之用。不少善男信女遊覽到此，因時間關係，沒有參拜，用現鈔代香資，投入此櫃，由一元起十元、五十元都有，中間還滲有一元美鈔數張，已把該箱塞滿了。奇怪的在此無人守衛的深山中，竟無盜竊者光顧，台灣治安之好，由此一斑，可見全豹。（未完待續）

珠江水猶寒

【52】

馬森亮



三　走私至上　享受第一

下過了一場雨，氣候驟然轉冷，這是冬來的訊號，陽光已不像夏天的那樣令人可怕，附近的手工場已搬出戶外來向太陽算攤了。街樹的價值減低了，脆弱的葉子已掉落，稍堅强的亦呈現出枯黃憔悴，看來也不會堅持多久。

早上，懶得起床，孤衾獨擁的，呆望着窗外出神，耳聞呼呼的風聲，不寒而慄，窗柱上倒掛着幾根游絲，上下飄蕩，證明空氣尚未凝固。屋內雖沒有風，卻很冷，而且空虛，人，對自己是不能撒謊的。我這時覺得無聊，苦悶，錯落飄忽的幻想，加深了我的煩躁。我把眼閤起來，試行集中精神，把思路有系統的連貫想下去。幻想，夢一樣，像變化的水泡，於苦悶中的確有裨益，特別是想到女人問題，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律。是起碼的生存意義，也是最起碼的生活需要。

我記得：黃錦娟過去和我很要好，對我很關心，現在忽然冷淡了，很少來，來時又必和周老師一起，除談工作之外，不想談及其他。有一次，趁周老師出去的時候，我把她的手拉過來，親熱地吻了一下，她卻掙開了，這樣對我說：「做人，要珍惜已的幸福，也要維護別人的幸福。」她說的時候聲音微顫，心裏像有很多委屈。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想問個清楚，可惜周老師又回來了，不便再問。她向我提起紹芬來，滿口稱讚她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型。她臨走的時候又故意給我留下一個淺笑，她那迷人的酒渦，就這樣深刻的印在我的腦子裏。

女人，冷暖無常，心思是莫測高深的。前天老胡還告訴我，自從她的媽媽去世之後，她的性情變了很多，很少在人前高談縱笑，前星期又搬往周老師的家裏住了。

這顯然她是借別人的家庭來溫暖自己的了。以她的條件，隨時都可以自己製造溫暖啦，幹嗎辜負這大好青春呢？她確也太對不起自己了。

想到我自己罷，本來是有溫可暖，有親可蜜的，現在卻又那樣的孤另另。冬來了，雖然春天亦不會遠，但年青人捱得幾個漫長的寒夜？……

我這樣的胡思亂想，自怨自艾着，似乎已睡着了。

有人在輕輕敲門，不像是老胡她們，也斷不是查戶口的，我覺得很奇怪，無可奈何地爬下床來，披着晨褸，懶洋洋的過去開了栓，門一開，我不由得嚇了一跳，原來是紹芬回來了。她左手還拖住一個小孩子。我驚喜交集的問她：

「你這麼快就回來了，不是說過要遲一星期才能起程嗎？」

她祇點頭微笑一下，連忙叫我出去搬行李。很費力的才把四個沉重的包裹拖回來。她把門關起對小孩子說：

「小文，過來！叫聲爸爸。」

孩子見了我駭怕，嚷着要媽媽抱。我心裏又喜又癢，叫她哄他睡一會。

「他在火車上已睡過了。」紹芬順口回答，忽然把我的鼻尖一按。「好不害羞！」

我回頭去解包裹，她立即過來叫我別動。說：「待我來，莫把東西搞亂了。」

她打開了一個裝滿兒童玩具的袋子，揀了一會，取出兩輛小汽車，用力一拆，裏面赫然用膠布黏着兩男庄手錶。

「哦——」我驚奇起來了。「原來袋裏有乾坤，我以爲你是回來開間玩具店的呢！」

「噓——，不要聲張！何祇開玩具店，我要開一間百貨公司哩，把那幾個袋子統統搬過來罷。」

她逐一將袋子打開，裏面盡是些布料，衣服、手巾、牙刷牙膏之類的東西，最後的一袋是裝滿食物，再把一罐餅乾剔開，在底下抽出一個女庄手錶和兩支派克水筆來。她還叫孩子過去，把他的童褸脫下，遞給我，叫把肩部的縫線拆開，卄多個金筆尖陸續的跌了下來。

「你倒教會了孩子走私了。」我開她玩笑。

「走私？這是物資交流呀！別多嘴了，你照單接收就是，拿去藏好再說，共產黨沒有辦法保證人民的享受，得自己想辦法。」

「帶這麼多塑膠玩具回來有甚麼用？給我玩的

「虧你一點經濟頭腦都沒有，不知道一點行情。告訴你罷，這就是生意眼。目前，香港人是搶着要回廣州的。你以為他們都是回廣州探親的嗎？活見鬼，大半在於走私。每個人回來，起碼携帶四五件行李，全是塑膠用品、衣服、手錶、水筆，還有西藥、三角鋼等。聽說這些東西在內地非常缺乏，黑市價又高。就拿手錶來說罷，在香港不外賣四五十元一個，這裏卻可以賣到八九十元人民幣，折起來等於港幣二百元；塑膠玩具在香港是不值錢的，這裏要論両計算。你說，還有甚麼比得上做這種生意好？計算起來，我買這些東西花不到六百元港幣，說不定能聽到二千多元呢！做上十次八次，還好過你教十幾年書。」

她說到這裏，故意向我看一眼，挑戰一樣，我開始覺得幹教育工作的悲哀。淡淡的再問：

「這樣肆無忌憚的走私，難道深圳的海關撤消了？」

「不獨沒有撤消，且暗裏鼓勵香港客這樣做呢！這就是吸收外滙，充實市場呀！除手錶水筆外，甚麼也不檢查。你報多少，他們就按物估稅，最近還擴大稅收部門哩！眞好笑，我親眼看見發生這樣的事：有一個男人，樣子很瘦，因穿得太多了，變了一個大肚婆，行動又不靈活，他站在檢查員面前，檢查員向他打量了一下，也覺得奇怪，便問他身上帶了甚麼？他坦白說是衣服。「多少件？」「七件。」檢查員笑了一笑。「這裏不是西伯利亞呀！」那人也咧着嘴笑，說「聽說廣州市會下雪的。」檢查員根據他所報的逐一登記估稅，一面喃喃自語：「你們香港客很會玩魔術，入深圳時個個是大胖子，出深圳時就變成了衣單褲薄的叫花子了。」他揮手叫那人過去對面完稅。見那人行動很不便，一拐一拐的，像生了痔瘡。又叫他回去，把他帶入檢查室去檢查。好一會出來，檢查員手裏捧着八個手錶，大聲當眾宣佈，說這位魔術大師不夠坦白，魔術又玩得不好，在身上帶有四個手錶，皮鞋裏也八個手錶沒收外，重新寫過估稅單，還是讓他過關了。這件事，一直成為車上的笑談。——還有，也是在車上聽來的。有幾個男人在閒談，有一位說他自己倒霉，一出手就損兵折將。他說他把十個手錶藏在一條竹竿裏，經過海關，檢查員問他，祇有女人才用挑東西的，為甚麼男人也挑起東西來了？而且不用扁擔而用竹竿，一起疑，便動手把竹竿劈開，這樣，十個手錶就白白被沒收了。……」

我笑過之後，說：「可以說走私已成為了空氣，到達了瘋狂地步了。還算你運氣好，能過了這一關？」

「我又算得甚麼？這不外是小兒科罷了。如果我是男人的話，不成為私梟才怪呢！」說到這裏，她翻一下眼，看我的反應。繼續說。「有很多走私客是有組織的，他們利用漁船或行走港澳的輪船偷運，把桅竿和船身挖空了，塞入幾十隻手錶，或用厚膠袋裝滿西藥手錶，抛落船底，從水裏拖進來，這數目可眞大哩，動輒一萬八千交易。」

「你不是來信告訴要遲個星期才回來嗎？」

「那還是前天才臨時變的卦。因為你的好表妹來了，說她馬上要回來探家姑的病，叫我提前起程，路上可互相照應。我想，反正要回去了，早幾天也沒有問題，小文也多個人照顧，所以就回來了。怎麼啦！回來錯了是不是？」

我為難起來了，祇可擺擺雙手。她繼續說：

「她這次帶回來的東西可不少呢。還有兩個手錶，說是特別送給黃校長和胡老師的。」

「她一個人回來的？」

紹芬瞟我一眼，淡淡的回答，似調侃我：「兩個人回來，今後再也用不着你關心了。眞好笑，她的丈夫本來是很瘦的，回廣州時居然也像懷了胎的孕婦一樣。」

「眞是滑稽得很。」

「滑稽？你才少見多怪呢。那一個香港客不是這樣？像我——，你看！我幾乎忘記了。」

頭一樣，一件又一件的，脫下了三件羊毛衫，兩條絨西褲，就是襯衣有四件。

我那焦急的眼光，跟踪着她的每個動作，及至見她露出露出雪白的胴體的時候，又很快的把外套披了起來，防備侵襲一樣。她還招手叫孩子：「小夕！過來。我給你解放！」

她再在孩子身上剝下兩套毛衫褲，解除了束縛。孩子才舒舒服服的走開去，坐在地上玩汽車。

我乘機拉她進房裏去，她半推半就的，側過頭來，瞇着眼。這是愛的怯懦，此時此際，不說話比說話更妙。

孩子很快就混熟了，當他第一聲叫我爸爸的時候，我樂得把他高舉起來，說：「我現在才算是名符其實的爸爸！」

「難道過是假冒的不成？」

紹芬對我撇下嘴，撒起嬌來，我更樂不可支，全家融在歡樂裏，我會做馬給小文騎，做怪臉給小文看，我教會小文學貓叫，我做老鼠叫他追。大老鼠在枱底碰了個響頭，小貓見了，在旁拍手笑呵呵！

小文愛媽媽，更喜愛爸爸，爸爸愛小文甚於愛媽媽。幾股情感像洪流，構成這個幸福的家庭，產生出無限的熱，無限的愛，無窮的勇氣，無窮的希望！……

傍晚，黃錦娟帶來了兩位客人，一個是表妹林潔芳，另一位——也說是紹芬說過的那位替女人懷胎的她的丈夫罷。林潔芳一見了我，便撲過來，雙手把我的臂膀捉住，眼裏擠出熱淚，悲喜交集地說：「你到底回來了，李——」

「還是叫表哥罷！」紹芬在旁插嘴說。

林潔芳臉紅了一會，嬌羞的叫了一聲：「表哥！」

黃錦娟一聽，登時瞪大眼，悄悄的問紹芬：「是你娘家的表親嗎？」

「是他的。」紹芬向我一指，簡單的答。

被共特拆垮

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忠奸

元江，這條滇南荒山之間的怒水河畔，竟是國軍第八軍與廿六軍數萬官兵的解甲與葬身之地，說起來是太可悲了。元江東岸，如果不是四十四師師長石建中，在最後全軍被殲時，率領一個連的兵力作出明知不可爲而爲的拚命抵抗，到實在不可爲了，又能自殺成仁，寫下這一點點「悲」中不失爲「壯」的軍人正義史，可說數萬國軍是在無抵抗的狀態之下，任由盧漢的叛軍與少數土共殺戮與繳械的。

有道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奸」。石建中這樣一位年輕、未婚、有母、腳拐，平日不知吹牛、拍馬以適應官場的師長，能在長官被俘，同寅投降，敵人已經殺到身邊，一再勸他「識時務」的叫喊聲中，而率領親信，與敵人作出最後一拚，結果持槍自殺的壯舉，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可是，另有一位書生，他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被俘之後，卻能表現出「拚着一身剮」的英勇，在槍尖刀口之下，敢當眾批逆鱗，罵叛軍降將，那種視死如歸的義勇表現，更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

這是什麼人呢？他不是陸軍副總司令湯堯，也不是第八軍軍長曹天戈，更不是教導師師長李正幹，尤其不會是扯白旗投降的第三師師長田宗達。他是一位在昆明黨、政、軍、警組合的「肅奸會議」上，曾被人檢舉有「共諜嫌疑」，又曾被眞正的共諜蘇文元力證是「共諜」，要求法辦，幸而未辦，只不過是一個不滿現狀，好發牢騷，見到不平不好的事，好說公道話的「書獃子」韋倫。

如果說，石建中的自殺，是一個忠勇軍人的典型表現，那麼，韋倫在元江邊的被殺，則是一個讀聖賢書的知識分子，能在緊要關頭，捨生取義的傳統風範。因爲這兩位絕無僅有的「文武典型」之死，其壯烈情形，在當時是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到今日也就值得特別一記，希望能使此可風忠義，而流傳後世。韋倫是怎樣被殺而死的呢？他是死得比石建中師長更悲痛艱難，更感人深重的。因爲叢集在元江邊的數萬國軍，自從石建中自殺之後，整個「戰役」也就結束了，除了死去的屍體，都成了繳去槍械的俘虜。

對一個軍人來說，最可悲的事，莫過於戰敗被俘；最難堪的事，則莫過於被自己手下的敗將或叛變的友軍被俘。這數萬國軍之成爲俘虜，不是被共軍的正式部隊繳械，而是被據守昆明的叛軍，原來見到第八與第廿六軍要發抖的保安團，與在昆

的。因此，襯托在「五角星」徽後面的那一塊帽子邊沿上，也還有一個圓形的印痕。

叫囂狂妄不可一世　引誘激怒毫無效果

這班恬不知恥的叛軍與文工隊，他們投靠紅朝新主之後，對國軍的俘虜，卻表現得特別囂張刻薄，在少數共特的指揮操縱下，一個個「沐猴而冠」。他們將國軍的槍械繳集之後，便分別佔據在元江邊的各個山頭上，居高臨下，將數萬俘虜圍困在江邊。山頭上四處燃起一堆堆的營火，架起機槍。文工隊的人員，在唱着「解放歌」，跳着秧歌舞。叛官們則站在崖石土堆上，拿起喊話筒，向國軍的殘兵敗將訓話。所講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證每一個人都可平安回到家鄉去生產。

軍官的訓話，是又長又臭的，這個講完了，文工隊唱跳一番，歡呼一番，又輪到第二個講。這種「雞啄唔斷」的黨八股，起初大家都能摒息靜氣的聽，聽到後來，大家都不耐煩了，孩子們在啼哭，女人們在啜泣。一個大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叫了一句：「我餓啦！」

此話一出，全場發生一陣輕微的騷動，嘆氣之聲四起！因爲數萬被俘的人，一天未進飲食，這孩子的叫喊，也叫出了大家的心聲與餓火。

訓話的軍官馬上借題發揮說：「呵！你們久未進飲食，我們早就顧慮到了，人民解放軍早已準備好了熱騰騰的饅頭，香噴噴的牛肉湯要分派給你們充飢解渴。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交出你們的長官來，凡是少尉以上的國民黨軍官佐，都要站出來，我們自會好好優待。」

這軍官手掌一拍，向後拍手大叫：「同志！把饅頭與牛肉湯抬出來。」他等到堆積如山的饅頭，香味四噴的牛肉湯抬出來放好之後又說：「好啦，現在我向你們宣佈，凡是你們能指出某人的官階姓名者，均可前來進食；凡是自動報認官階姓名的人，也可前來進食。」

大家這才明白，這叛官是想利用大家的飢渴，以飲食物品來引誘被俘士兵，檢舉指報自己的長官，他們好將軍官佐隔離，另行處理。聽話的人雖然餓火中燒，飢腸轆轆，竟沒有一個走出去指證他人，或承認自己是什麼官階的。

叛官聲斯力竭的叫了很久，見到毫無反應，又轉變辦法，想用「激將」法來刺激被俘的軍官。馬上把臉孔一放，指着大家叫罵着：「你們這些比豬都不如的東西，你們盡是沒有人味

西南保衛戰

被俘軍官恨得牙齦緊咬　雲大教授韋倫挺身而出

這叛官又叫駡了：「國民黨的士兵兄弟們，你們看看，用這批沒有骨頭，不負責任，膽小如鼠如猪的人做官，你們怎能不打敗仗，不倒霉呀！」

這些話聽在被俘軍官們的耳中，無不恨得牙癢癢的，這是人格的考驗，也是生死的考驗，多數人都有貪生怕死的心理，也多缺乏能爲天下倡的勇氣，誰都不願在此時冒出頭來，自報身份；又誰都想在這個時候表白自己，不欲受辱。由於這樣猶疑不決，就大家都觀望不前了。可是，這時人叢中站起一個人來了，這個人並不是穿軍服的軍官，而是一個穿着一套破舊西裝的瘦長個子，他悄悄的，一聲不響的站起來，用一雙堅定的、光芒四射的眼睛盯着那說話的叛官。

這時，人叢中有人竊竊私議，因爲他不是別人，他就是當年在昆明被共諜蘇文元誣爲共諜，要求肅奸委員會嚴辦的書獃子，因不滿現狀，好發牢騷的韋倫。在被俘人員中，鄧克保是認識韋倫，也曾爲韋倫辯護過的人。他不禁暗中懷疑：「韋倫什麼時候跟隨部隊撤退的？他站起來要幹什麼呀？」

「同志！你有什麼話要講的？歡迎你出來講話。」那叛官如獲至寶，向韋倫招手表示歡迎。

大家只見韋倫不慌不忙的走向那叛官站着的地方，就像他平時在雲南大學走上講台去那樣的鎮定。

他的突然出現，吸引了全場人的視線，秧歌舞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誰都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說出什麼話來。數萬人的場面靜如死水，連哭啼的孩子也由抱着的媽媽按住了嘴吧，大家的心弦緊緊的扣着，像是拉滿了弓一樣。這時，有人看到韋倫行走的方向稍有改變，他不是對正那叛官，他似乎沒有把那說話的、歡迎他說話的叛官放在眼內，只見他走向那班剛才唱歌跳舞的文工隊員之前，臉上掛着兩行眼睛，發出了震人心弦的激動叫喊聲：「你們——你們做出來的事，知不知道是……」

「同志！你……」那叛官馬上質問他，但又不知道他走出來到底爲了什麼，只好又結結巴巴的問他：「同志！你……」

「我不是你的同志！」韋倫不屑地、激昂地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一個有道義、忠貞不二的中國人，決不是你所說的軟骨頭。你看看你自己的帽徽吧，原來那個青天白日圓印徽至今還留在上面，只不過投靠中共，已經換上了五星吧了。如果我們是老鼠、是猪玀，那麼，你是什麼？你不過是一個投降變[illegible]

「閉咀！」那叛官憤怒的暴跳號叫。

一個書生浩然之氣的表現　韋倫慘死激起在生者逃亡

韋倫無視於他的存在，又轉向那班文工隊員說：「你們是一羣天真的孩子，你們今日殺了人，還不知道是怎樣殺的。你們的天眞被野心家利用了，你們將來……」

「打他！捉住他！」那叛官自己卻不敢走去捉韋倫。

「你發什麼惡？我是怕死的，便不會走出來講這些話。我爲國民黨不值，我也爲你們這些投降變節的人不值，你們都是一羣猪！一羣老鼠！」

這時，湧上五六個彪形大兵，有的人用槍托打他，有的人用拳頭打他，有的人用巴掌摑他。韋倫卻似一個屹立在暴風雨中的鐵漢，沒有呻吟哼叫，沒有呼痛求饒，挺胸昂首，望着蒼天，口中喃喃，不知他在說些什麼。

「揍死他！」那個叛官怒號着，撲向韋倫的面前。

韋倫終於被他們圍毆擊倒了，有人拉着他的手，有人拉着他的脚，四肢由四個人分開拉着，像盪鞦韆一樣，一聲吆喝，將他朝一堆營火中拋擲而去。

「哇！」大家同時發出驚呼，也聽了韋倫發出的一聲慘叫！只見韋倫從火堆裏爬起來，身上的衣服全着火了，他又倒下去像一個火人似的在地下打滾。

這時有人在拍掌歡笑；也有人掩面不忍卒睹。

「你們這羣猪玀！你們這羣老鼠！你們……」韋倫在滾在駡，駡聲悽厲。一個文工隊員提着一桶水向他的身上撲澆，火焰熄了，韋倫想站起來，但他站不起來，仍然在駡。

「把他拉走！」那個作威作福的叛官，指手劃脚的說：「把他拉走，拋到江裏去！」

韋倫被兩個士兵拖走了——全是剛扯下青天白日帽徽，才縫上紅五星帽徽的盧漢叛軍士兵，一人拖着一條腿，拖走的時候，全場的空氣似凝固着的萬籟俱寂，連他的身體在亂石上磨擦着發出的聲音都可聽到，那是一種足可使人聽了肝腸寸斷的悽慘聲。

全場除了掩面啜泣的婦孺，雖然沒有人敢挺身而出爲韋倫說半句話，但以後逃出的人，卻爲非軍人的韋倫之死，寫下沉痛的回憶。不過由於韋倫之死，卻激發起目擊者的逃生之念，當晚便開始了冒死冒寒跳江逃命的感人場面。（五十三）

三郎

歸聲劍影錄（廿九）

遊客數人之中，像有風雅之士，於晚風斜陽，遙望西山，憑弔一代詩仙，似有不勝低徊之狀。我經導遊者一說，恍然大悟，此爲古夜郎之所在乎?!或夜郎之毗鄰乎?!詩仙李白以清平調之首開罪於楊貴妃，放歸江湖，遊隱廬山，適安祿山漁陽作叛，直逼潼關，名將哥舒翰，被逼出戰，慘敗被俘，潼關天險，一旦盡失，李隆基倉皇奔蜀，又突生馬嵬兵變，風流天子無法庇護一代紅顏。永王李璘以天下大亂，竟欲混水摸魚，以江淮兵馬，藉討亂爲名，而遂不臣之心，慕李白之名，聘其入幕，但永王璘剛愎自用，瞬即失敗，李白坐永王黨之罪，被逮入獄，幸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以全家三百口爲保，免其死罪，長流夜郎。不久，又以郭子儀之力，召還。以百劫餘生，縱情山水，客死當塗。考漢書所載之夜郎，屬西南夷之一部份，逾邛徠山者皆屬之，則古夜郎乃爲今之黔境者無疑矣。想黔中人士，懷念一代詩仙，待罪是土，特建廟堂以表崇祀耳。

李白身世難考，似爲建成之後，則爲金枝玉葉矣。以道士吳筠之薦，秘書監賀知章之吹噓，乃拜翰林學士。坐七寶床，御手調羹，恩寵無倫，夫以李白之才，當翰林學士，則勝任矣。惟政海狂濤，非幹練精明，八面玲瓏者，不足應付。李白竟恃才使氣，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倘非愛才如明皇，其能保首領以出京師乎!?既放歸江湖，則以詩酒自娛，倚傲山林，或遍遊天下，如華陰縣裏以走馬金鑾向人驕傲，亦足以豪情一生。奈李白欠缺自知之明，再捲入政治漩渦，卒以一朝失敗，繫獄潯州，惜乎哉！幸慧眼識英雄，救裨校於死罪，汾陽王知恩圖報，救人死罪者，人亦救其死，蠻方召還，亦云幸矣。且郭子儀身繫社稷安危數十年，單騎退回紇，扶社稷於將倒。然則李白之救郭子儀，乃間接以救唐室也，使唐朝國祚延續下去，噫！李白之功亦偉哉。其時，「白日依山盡」，暮靄茫茫，昏鴉亂繞，憑弔久之，應言歸鎮矣，乃沿原路而歸。

（二十）煮酒夜談兩廣軍人中的豪傑

從嶺上歸來，已是萬家燈火，但團管區司令又技癢，提議由他又當厨師，今晚來一個煮酒夜談，弄幾味可口的粤菜，淺斟低酌，高談濶論，不醉毋睡。我是個「食家」，當然首先响應，舉手贊成，但我則堅持「田鷄東」辦法，大家出錢，大家享受，不使個人破鈔，照舊由副官老爺任理財，支出了然後分派。既經決定，一行三人，又齊奔市場——不是監視忽必烈（吞金滅餸），而志在打發無聊時間——去當炊事兵的採買。

我平日很喜歡吃廣東的燒豬，但在貴陽以南的大城市，還可以大快朵頤。到了貴陽，也曾找到一間廣東式的燒臘店，還嘗過算是「燒豬」，唯卻成尾聲，筑市以北，燒豬就絕跡了；所以，我又想起家鄉風味，問上校司令可否自製「义燒」？團管區司令認爲沒有燒爐，是無法燒烤；他說準備今晚製一隻巧手的太爺鷄，味道會勝過廣東燒臘舖的出品，來代替「义燒」，又另外弄一味扣肉，來代替燒肉。果然，後來於杯來盞往之中，搬出這兩道巧手菜，濃郁甘香，吃得我滿嘴油膩，巧手即是巧手，不虧爲「上校厨師」，也使我讚不絕口。據團管區司令說：太爺鷄原不是地道的廣東菜，創製者卻是江浙籍的一位宦途蹇滯者，他派來廣東候補知縣，但候來候去卻未能完成他的太爺夢，可是宦囊羞澀，久而久之，將是床頭金盡，不特藩台衙門毫無佳音，（清代布政使簡稱藩台，而縣級的地方官，是由布政使任命）抑漸有「打死馬騮」之勢，幸虧他是個飲食專家，爲烹飪能手，也精於燒烤，於窮則變，乃巧製一種似焗非焗，似烤非烤的鷄，在市面出賣，比白切鷄更甘香，比蒸鷄更雋永，風行穗垣，膾炙人口，因出於候補縣太爺的手製，人們乃稱之爲太爺鷄。相傳這位縣太爺，七品官終未拜命，但卻圓圓作富翁了。

今晚的酒，捨瀘州大粬，而用茅台，很奇怪，我飲茅台酒，一瓶半瓶還未有酒意，但三小杯的大粬落肚，便感醉昏昏了。記得有一次在渝，廣東省政府駐渝辦事處主任李敏兄，以省府主席李伯豪（漢魂）將軍的名義，歡宴赴渝的廣東官員，我也敬陪末座，座上還有梁寒操先生，其時梁寒操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長，正遠赴新疆，一面宣揚三民主義，一面代表中央對盛世材致以慰勉之意，實想把這個挾共自重的殺人王，拉到中央這面來。所以，梁寒操先生不辭跋涉，走盡天山南北，接見不少大阿洪（回教領袖），宣達政府的德意，剛僕僕風塵，從廸化飛回來。這天，李敏兄代表李主席，周旋於賓客之間，甚爲殷勤，飲的是瀘州大粬，酒過三巡，我已覺酩酊酡顏，惟恐失儀，乃自己力加控制，幸不及亂。散席後，酒意更濃，實踏入醉的境界，但梁寒操先生以此次西行抒懷，而詠之成帙，名之爲「西行亂唱」，恰又出版，使我先睹爲快，特賜一本，邀我隨其往官邸頒領。梁寒操先生爲家叔祖同學，以世誼晚輩，長者命，豈敢違。當我跟隨梁寒操先生，離開了粤省駐渝辦事處，爬上棗子楠椏斜坡的那段路，醉步已浮，又不敢稍露醉態，一面和梁寒操先生談話，一面一步一步的挨上去，那種滋味，眞不好受，爲我平生三次酒醉中最爲狼狽的一次。幸而靠自己的一一控制力，追隨到梁公館，賜坐、懇談、賜書、告辭，都沒有失儀，卻算僥倖，但此後我對瀘州大粬，總有點望而生畏。

煮酒夜談，就在淺斟低酌中展開，杯來盞往，毫無拘束，漸漸談到軍人的生活，我就問副官老爺：世人稱白崇禧先生爲小諸葛，究竟白崇禧先生有何過人的地方，而爲人所欽佩？你追隨白健公多年，當深有了解，能否畧告一二？

萬人意見

與日本讀者池田八千代論「對釣魚台島提意見」書

池田八千代日本文友：

　讀本刊一五九期「萬人意見」版關於 閣下「對釣魚台島提意見，吵鬧徒增紛擾，應由專家談判」一節，「實獲我心」。溯洄秦政遣發王福帶同三千童年男女乞靈仙藥，從此逃遁不歸，就與貴國大和民族通婚，理當踐起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但卻不如此，大明時代，貴國海盜常來侵犯貨船，歷史爲證。甲午戰爭以後，多更麻煩，濟南慘案迄七七事變，中間最苛條件迫我簽訂塘沽協定，對得起中華民國嗎？可是這樣的蠻橫，大都不是出於民意而是軍閥主使，人民不過「盡忠君命」，我之所以全民抗戰，豈不知道「兄弟鬩牆」，替別人造成了「打天下」的好機會？戰事結束，正是中日親善，攜手邁進，尤其我國府宏量，不究既往，相信 閣下也滿意了吧?!

　今日正如所云替別人造成了「打天下」的好機會，我國府光守台灣，首都賴它，反攻也仗它。姑捨道義，爲利是視，不幸的話，台灣給要「打天下」的野心家「家天下」了， 貴國好過嗎？想君我同是平民，政治與軍事用史鑑眼光可見一點，不過，「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貴國素以工業立國，尤其第二次世界和平後，迅速躍進，眞的要向令弟——您拍拍肩膊叫「威水」的啊！日貨卻「價廉物美」，誰作主顧？要是彼傖一旦「爰其悉歸，屛之四夷，不與我同中國」，大抵先見到的。

　釣魚台島，究屬於此於彼，「應由專家談判」，十分同意。但沒會談判而先行扯掉我「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且逐我漁民，對不對？試爭理吧?!池田八千代日本文友，戴上茶色眼者也有說 貴國人民全不可靠。我不敢苟同，因爲宗教主張「愛」，尤其必得「化敵爲友」，然而所謂「化敵爲友」是對「私」，公敵能不能化，「執事事，執事責」，君國好，民國好，政權不便干預呢！

　池田八千代日本文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君愛君國，民愛民國，是以有來有答，萬勿生氣！同是該處島嶼相信是屬 貴國的，我不會侵佔與美經營開發，即使誤會以爲己有，該知會國府然後行事，擅自扯旗，冒犯尊嚴，當受嚴究，大東亞共榮圈迷夢，很可能再版。我清楚知道，這是軍國野心，平民光曉愛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閣下所發表意見，雖說「人輕言微」，而對中日邦交，「豈無小補」？世界民族膚色相同的，「唯我與爾」，東方文化得以發揚光大，也「唯我與爾」，願我們一代促進改善如何？

（然）

毛共推行「農業學大寨」舉出實例揭露其中內幕

張先生：

　毛朝現正在農村推行的所謂「農業學大寨」。讀者就舉出在家鄉時學大寨的一例，以使人們更了解怎樣學大寨，學大寨的什麼？

　毛共早在多年前，以號召農業學大寨。不過農民一直拖，看來現在還要拖下去。南方的農村，是學大寨的經營管理，毛賊說過，也就是語錄，叫做「農業學大寨，管理也是社教」。並且在每一個公社抽出一個小隊作示範。學大寨的評工記分制。即是先分成標兵，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到七級爲止。每級差別三厘工分，然後把社員一個月的表現，評下各級，但每級規定人數，標兵只許一至二人，其餘的概恬來說要梳核形，先進及落後的佔小數，二、三、四級佔思想掛帥，看你是否認眞執行和聽取毛賊的教導。第二、要大公無私，愛護公共財物。第三、勞動効率及工作質量。第四、要有好人好事的表現。第五、要無條件服從一切命令及安排。在這五條之中包括廣泛的生活問題。並且聲明，第一條及第五條最重要，這兩條佔總額百份之七十，其餘三條佔百分之卅。條件列出後，即由各人自報級別，再由羣眾評議，再由隊委決定。即等於自報及羣眾評議沒用，因爲最終的關，仍由隊委決定。評議中，五類份子及其子女均不許參加，由隊委決定給他們級別。

　看起來，表面也民主，但內幕實極端極權。只要在評議中共幹一出聲，便把羣眾壓下去。如果某人堅持自己要一級，並且說出事實來申辯時，共幹即怒斥其蓄意破壞這次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政治思想這條已不符合。那人便不敢出聲，怕抽出來鬭爭。但有些眼光勢利的農婦，在這三厘工分中極其看不開，往往因爲一級之差，大哭大鬧，甚至把整個會場癱瘓，這些農婦是不怕死的。因爲她預料共幹不會拿她這樣的潑婦去示眾，所以便誓不罷休，往往因評一個農婦的級別要花數天時間。難道生產不管嗎？每天都去評級嗎？在學大寨的評級中，農婦是極大的阻力，共幹也束手無策，他們也深知大寨的管理制度不能强加在南方農村。所以毛共喊了幾年口號，農民都不管，你喊你的，我行我素。

　直到六八年，毛共强調，非要實行不可，否則作爲反革命處理。我們的生產隊也被迫實行。當春耕完成後

，開始有史以來第一次評分。眞是難以形容，叫罵、哭喊、吵架、亂成一片。評了三個星期亦毫無結果，最後還是用暴力手段，把級別決定下來。因爲羣眾極端不滿那些不勞動而拿標兵及一級的隊長、隊委、組長等。但共幹強調：他們思想積極，忠於毛賊，估重要成份。不怕死的農婦駁斥道：「那我以後拿着毛語錄一天讀到黑，不去受勞風熱晒了，到時標兵一級看看你們願否給我！」

毛共的評級做成了與人之間存下了深仇大恨，本來人們平時很和氣的，但在評級中，你提我不値一級，我提你也不値一級，做成有些牛精的小伙子，竟然在會場動武，使平時和氣的兄弟叔姪，也因評級鬧翻了，這樣也就達到了毛共的陰謀，製造人民內部矛盾，來鞏固政權。

我隊經過第一次評級後，本來每月要評一次的。但人們知道第二次更難，所以一直拖，拖到年尾結算，要分配了，才被迫不得不評。農民深知難評，更兼時間長，關係到每個人的全年收入，不少人思想上準備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鬬，農婦們更甚，更是事先散佈輿論準備。共幹也知面臨着暴風驟雨的來臨，所以也作好準備，開始評級那天，共幹把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治保主任，貧農代表，另特別邀請駐我大隊的軍管代表，七零三九部隊的一個連長，一個共軍學習毛著積極份子，一干人等主持召開，在一個小小生產隊中，請來這些大人物，羣眾已知來頭勢利，不可輕敵了。

會議開始，首先大人物們先後發言，要羣眾把很光放遠點，不要爲這錄，像專門利人，毫不利己，這些聽厭了的臭語錄。羣眾不發一言，靜觀形勢發展。隊長、隊委這些共幹見羣眾不出聲，以爲得逞，即把名報上了標兵及一級。但他們太低地估計了羣眾。羣眾眼看他們又輕易地取去了標兵及一級，內心的怒火不能再忍，首先由負責秋收晒谷場的社員發言，好像毛賊的砲打司令部一樣，憤怒地譴責共幹們拿去了標兵及一級，他說：我們晒谷多辛苦，從早到晚沒一刻停，你們只東跑西走，一點汗都沒流，那就標兵，以後誰去勞動，農婦見有人帶頭發言，迅即而起，日夜在田中辛勤勞動的農婦，無以發洩她們怨氣，也乘此大放怨氣，不管毛軍在場，好像罵街一樣，怒斥共幹的貪心，只知自己要一級，我們割禾割死也是五六級，眞沒良心。會場亂成一片。毛軍即出面制止。大肆咆哮，說羣眾不聽毛賊教導。其餘的大人物也紛紛

軍連長的威嚇而停下來。隊長也乘着這個喘息機會而反擊，大聲叫喊道：負責禾場晒谷的人是壞份子，專門在晒谷的時候收聽香港反動電台，平時又和香港的親友通信，這次又蓄意破壞我們的評級工作，他們將會受到嚴重處分。這些話果然把晒谷那班人嚇倒了。但其餘的農婦都以「爛」來對付他，仍然嘮叨不休。治保主任，狂叫道：誰再擾亂會場就先綁誰。這樣也把農婦壓下去了。但也就變成了寂靜，沒有一個自報級別。大人物也束手無策，只好走開。叫隊長們自動讓步，要三級。羣眾仍不發一言。當晚共幹即收集晒谷人的材料，以前做過什麼？親戚成分？社會關係……並且製造了一大堆罪名，準備明天開會殺一以做百。

第二天，結果鬬爭了禾場的爲首分子，羣眾表面也怕了，只好由共幹們定級，但人們則用消極怠工來應付，好歹都是四五級，誰去賣力，工作效率大減，季節趕不上，共幹見行不通，也就瞞着上級，停止了評級，終於又實行了劉少奇的包工記分制，死任務，活時間，你的任務完成了，可以搞自留地；多勞動多記工分。

直到今天也是這樣，但低級共幹也要羣眾瞞着高級若干，如有來人調查，羣眾則說：我們都是評級的。不過我們的生產隊很「保守」，很多制度表面都是應付着高級共幹，其實仍按着劉少奇的政策行事。不過翻來覆去，共幹的收入始終都比整天勞動的人民高出兩倍，一個共幹的工分等於三個普通勞動人民。　新生謹上

（編者按：新生！三週年聚餐你來了嗎？爲何不見你向我「報到」？好多朋友想與你做朋友，你這樣藏頭露尾，他們說你不夠朋友呢！）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文化沙漠之舟

香港眞的如一些「文化人」所說是「文化沙漠」嗎？春聲正想作辯，經已擬好標題叫「香港是文化沙漠辯」「香港是文化沙漠」？一篇，恰可「實獲我心」的。本不想再寫，以免「狗尾續貂」，可是共通卻不共同，因

怎叫「文化」？用不著硬性「使由」，軟性「使知」，自自然然去幹而不知所以教之者，這叫「文化」。怎叫「沙漠」？原來「沙漠」是塊大陸氣候高亢地帶，但見「平沙無垠」，終年「制水」，植物僅有神仙掌，餘旣「不毛」，「著」更無可以，這叫「沙漠」。

然則「文化沙漠」當作何解？讓科學家作答，作者祇好用文學家抽象地釋義。「文化」好像植物，「落地可生根」的，不過地下卻不是土而是沙，所以種籽落地，並不會長出萌芽，結實枉思量了吧?!比喻絕對沒得英才可培育。香港是這樣的地質嗎？不，雖黃沙土，可施肥栽植的，又何況中國肥和科學肥可參用，怎會「沙漠」？是以香港不光不是「文化沙漠」，直是「文化沙漠」之舟，尤其對我國文化為然。

溯自大陸赤化，垂今已逾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期限，要是沒有香港，恐怕台灣容不了這麼多人，那就非留大陸不可？大陸所謂「文化大革命」，「唯物」可有的，「唯心」卻沒有，肯定是把文化精神毀滅。而香港雖仍為英國殖民地，卻得自由，祝孔嗎？聽便！賀歲嗎？聽便！雙十國慶嗎？祗要不借題生事，任便作出儀式，名為「文化沙漠之舟」，或許至當?!「文化沙漠」，怎見得呢？

製造香港是「文化沙漠」說法以及應聲蟲必會說文化涵義包羅很廣，香港就「塡鴨式」教育已夠「文化沙漠」，更加上一些頑固分子的思想言論，對「破舊立新」，往往阻礙前進，「文化沙漠」不「沙漠」？關於這」，想不致「沙漠」；頑固分子的思想言論不對嗎？尤恐怕所指的頑固，不會頑固，而是自己冥頑，請「思補」吧?!

又或說：幾時香港人出過個大文學家或科學家？可不「文化沙漠！」更不能這樣說，有了人才遛了別個地方才眞！現在的香港是我國僑胞第二、增色，即過往而論，國父孫中山先生都是在香港學成的，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舟」？「沙漠之舟」是叫駱駝，為旅行沙漠工具，土生華僑和旅港華僑得此中西文化交流社會，在有形無形中接受教育，英才豈罕？安得視為「文化沙漠」？「文化沙漠之舟」啊，「文化沙漠之舟」！（春聲）

為「萬人俱樂部」加油！

前幾期讀者們熱情地倡組「萬人讀者俱樂部」，最近似乎趨於沉寂。這為什麼？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五分鐘熱度，當眞不錯。

我們的「園地」是反共救國的「營地」，但我們的「營地」是「不設防」的「營地」，所以，牛鬼蛇神很易混入，攻破這「營地」是毫不費力的。我們的宗旨是反共救國，反共救國不是空言所能實現，要付之實際行動（甚至付出生命），對共匪作戰。必須政治軍事雙管齊下，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軍事（共匪區的人民怨聲載道，所以政治的宣傳應次於武裝力量）。我們的志願是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所以我們必須團結所有反共力量，將星星之火點聚起來，才能燎原。香港是殖民地，不歡迎我們（共黨也不例外）在這裏「搞事」。這樣的環境，我們恐怕無法實現崇高的目標。但就此志氣消沉嗎？天無絕人之路，我們應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一切在於我們自己努力——應知道，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我們要向國府請纓，但因為我們的呼聲是零星的，這種呼聲正如松濤中的鳥鳴。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滙成一股浩蕩的洪流。那時我們發出的懇誠呼聲，不用擔憂國府聽不到了。

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不能再成一盤散沙，否則會被共匪逐個擊破。我們必須為這「後果」（不團結）設想。如果大家都是眞正反共的，請拿出勇氣，對組「萬運」工作付之積極熱情的態度，將沉靜下去的「萬運」加油。如果大家對「萬運」是眞誠的，請大家拿出幹勁，將「空言」付之實際行動（例如報名捐會費）。

祇有將我們「萬人讀者俱樂部」成立，我們的「營地」才不致失去，我們團結起來，「營地」就牢不可破。

困難擺在我們的面前，還須大家努力。

方茅（十二月十四日）

給「萬人雜誌」提供一些意見

崇敬的全體萬人雜誌工作同志，您們好！

提供意見如下：

高反共的鬭志。

㈡刋登一些含有反共意義的及戰鬭性的文章，並大揭一些毛共的罪惡陰謀。

㈢多刋些革命前人的史績，讓反共青年的吸取前人的經驗，完成未竟任務。

㈣多組織些聯歡會，讓廣大反共志士認識及團結反共之力量。

㈤盡量做到讀作一家親，凡含有前派系的盡量減少。

一羣青年讀友

徐速又錯了！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台鑒：

弟閱「當代文藝」(一九七一年元旦號）社論有載：「有些作家就是在徵文中接到了棒子。例如女作家張愛玲，就是在上海西風雜誌獲得徵文冠軍而一舉成名，她那篇文章的題名『天才夢』，倒也眞的實現了一個天才的步想。」查「西風雜誌三周年」徵文，是以「我的……」為題，揭曉名單：第一名水沫；第二名梅子；第三名若汗（下略）。此外尙有「名譽獎」三名：第一名維持；第二名南郭南山；第三名張愛玲。

竊以為文藝界之報導，應該審慎從事，今「當文」竟云「張愛玲」為該次徵文之冠軍，未稔有何根據？如此魚鷹相蒙，優劣失寔，實有辨正之必要。尙希「當文」編者嗣後對讀者務以「忠寔」為旨歸，若是徒託空言，混淆視聽，焉能宏揚文藝？

讀者老兵謹上

僞華東軍事政治大學概況

一九四九年蘇（江蘇）浙（浙江）陷共後，僞華東軍區（原三野），爲了要適應當時形勢發展擴充其軍政幹部需要，大量吸收培養低層軍政幹部。

但是當時由於毛共入城不久，民心未定而一般人普遍都怕入軍政界的思想，尤其是在局勢未定的情況下，作爲父母的都不願自己的兒女遠離，害怕打仗，有些更怕將來國軍反攻時惹麻煩。

可是像狐狸一樣狡猾的毛共，卻很了解當時羣眾的這一心理。於是就來一套「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騙術，在京（南京）滬（上海）杭（杭州）一帶，以各地商貿幹部訓練班名稱召收學員，招考廣告標明學員的條件是，㈠凡年滿十八歲至二十四歲身體健康，有志參加革命商貿工作的男女青年。㈡文化程度高中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㈢思想純正歷史清楚。㈣學習時間二年，在學期間供給制，畢業後分配當地商貿機構工作。

雖然如此，但當時報考人數仍要不多，與毛共當局要求相距甚遠，因此不得降低條件，所以在這次招收的學員中第一文化水平高低不一，大專程度也有，小學的更多，第二年齡參差不齊，三十多歲的不少，十四、五歲的也有，成份複雜，有失業的工人店員、失學的社會青年、更多的是國府留下無所爲依的軍警政憲與公教人員。雖然如此，但共產黨卻沒有使人失望，不論文化高低、年齡老少、成份好壞一律如數照收，一個不漏，絕不會像香港的升中試那樣唯恐名落孫山而自殺。

當時在杭州市約招收到五百人左右，只是在東街路借到一間中學校址作爲學員報到臨時集中住留所，在學員齊集後，當局卽召開一個新學員大會，但這並非是開學禮，而且以後也沒有舉行過開學禮的儀式，而是當局向學員表露這次招考的眞正目的罷了，共產黨一貫最拿手的本領是心理戰術，它掌握到一般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思想單純與好高騖遠的弱點，於是就利用其一套高度興奮人心的語言騙術，以特大喜訊爲標題宣佈，該班得到華東當局報請中央批准正式成爲華東軍事政治大學，爲祖國的國防建設培養軍政骨幹，並且校長是由軍區司令兼上海市長的陳毅擔任。

這一特大喜訊，除了使部份學員因與其同來投考志願所違背以及怕遠離家庭與再打仗而感到苦惱與焦慮之外，而另一部份卻受到了「大學」這個名銜的誘惑，事實上許多連小學都未畢業的人，竟然能成爲大學生自然難免飄飄然了。

尤其是當局爲了迎合引誘青年人的心理，還特製了一大批鋁質黃底紅邊紅字的領章，領章左邊是凸出「軍政」，右邊是「大學」四字，胸章是「中國人民革放軍」，穿上軍裝是那麼威風，有些還認爲這是革命的軍事政治學府，妄想可以同黃埔軍校或中央軍校相媲美，因此也就更使學員們醉心於這個學校了。

在杭州約住了一個月之後卽調往蘇州，到蘇州後人數增多了，上海、嘉興、無錫等地的學員都相繼前來集中，可是在蘇州沒有固定校址，學員們仍分住在蘇州的名勝古蹟的獅子林以及閶門外前日軍侵華時的兵營中，直至一九五〇年二月間才全部遷往南京考陵衛原國府的陸軍大學的故址集中，開始正規的學習。

全校學員約三千六百人左右，編爲一個總隊，三個團一個女生大隊和一個不滿十六歲的小鬼隊。一個團分三個大隊，一個中隊分三個小隊，一小隊分三個小組每組十二人，實在卽是三．三的團、營、連、排、班的編制。

原定學習時間兩年，分爲預科半年，本科年半，預科半年是以思想改造爲目的，本科是分設軍事與政治兩部專科學習，學政治的畢業後是分充連隊指導員，學軍事的畢業後分充連隊的班排長的職務。可是由於預科半年時間在東搬西遷中一晃就過去了，因此以後就沒有分什麼預科本科更沒有分政治軍事兩專科學習。

那麼這個所謂軍政大學到底是學些什麼呢？

㈠在政治理論課程中，這裏是沒有什麼教授講師的，上大課都是政委與教導員負責講授的，課本的項目是以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政治經濟學、老三篇以及所謂革命軍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結合思想改造（其實這些課程是大陸變色後所有機關、學校、企業人人普遍必需學習的）而通過這些騙人的理論要各人結合自己實際徹底坦白交代各人的歷史、出身、發會關係等，以使能提供更多的資料給其在社會上進行肅反、鎮反的殘殺國府人員。

其次是訴苦會，這個會通常都在中象舉行，每一個月更有一次，每次

訴苦會事前由指導員預先物色人員，然後在大會中哭哭啼啼的訴說其在舊社會受到國民黨的迫害，使會場成為一個哭喪場地，以這樣的方法激發人民，企圖使所有人員憎恨國府樹立鬪志的目的。

另外在政治活動中，是經常發動學員到附近村民中幫助挑水、破柴、打掃街道，到考陵衛去幫來往馬車上落斜坡以替共產黨做些收買民心的工作，對於學員的家屬工作，當局每逢過年過節都會以華東局與校長陳毅的名義向各家屬發送賀年信，各學員家屬還可得到「革命軍屬」光榮牌的榮譽，以使各人家屬鼓勵自己的子女死心坍地其為共黨賣力賣命。

(二)在軍事訓練中，也沒有軍事教官，只是在學員中抽調一些前國軍的軍事人員負責操練，而操練的課程除小學經已學過立正、稍息、向左轉的基本動作，之外就是班、排、連的隊形變換，地形地物的識別與利用，手榴彈的投擲與刺殺的基本軍事智識，而這些操練的課程也是按照國府沿用的步兵操典為指導的。

到南京後不久，雖然發下一些殘舊的三八大蓋與七九步槍，可是兩年的軍政大學中卻連一粒子彈都未見過，也更談不上實彈射擊，要是真打出戰來恐怕這些軍事大學生連槍都未必會開，這並不是笑話。

二年的時間，（實在只有一年七個月左右）一晃就過去了，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旬即宣告畢業了，在這次畢業典禮上，陳毅果然以校長身份出席了大會，並作了廿分鐘的訓話。

畢業這些學員，並不是他們妄想一樣成為軍政幹部，一些被認為成份出身差的都調到地方上工作，出身好而文化高的是調到連隊擔任文化教員。

在這一期結業後，就再沒有聽到各軍區有「軍政大學」的名稱了，是沒有繼續辦下去，還是另由軍隊調訓就不很清楚了。

（尖鋒）

熱心讀者提供意見

給黃志參考

黃志讀友：

拜讀本刊一六三期萬人意見三十二頁之台端投函，特提出個人見解，希望　先生參考：

(一)近來不少逃亡青年是本人同鄉，在接觸的人中，未有一個發現領身份證受到長官的留難，何以你會例外？是否有對移民官不忠實的談話呢？這是屬於法律問題，當非一個市民可能為你幫助的。

(二)所謂「台灣救總無門可入」，這點言過其實。中華民國政府從來關心反共青年，豈有對先生例外？而自稱為「反共義士」的先生，竟然造出一個「台灣救總」，真的令人百思莫解。

(三)萬、張兩位先生反共立場堅定，人所共知，而忠心耿耿擁護　蔣總統，亦人所共見，從未說過自己組織反共集團。兩位先生出盡智能，反對台獨份子，黃先生莫非不知？所謂「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二位先生馬首是瞻，共商反共大計，再不能等待杭州作汴州的台灣諸公有所作為」。請問黃志先生居心何在？莫非要拉萬、張兩位先生組織已成陳腐的「第三勢力」嗎？

(四)今日的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省，民安物阜，經濟繁榮，農業生產突飛猛進，三軍鬪志激昂，有現代化的精良裝備，由官員以至同胞，無不武裝起毋忘在莒的精神，準備反攻大陸。工業發展，已達到遠東技術的水平，不但自己製造出大量的各型汽車，還製造出大量的飛機，這是公開的事實，而軍用的秘密工業，不能說無，但不是局外人可知而已！何能說「杭州作汴州」呢？盲目譭謗政府的「反共人士」，除了別有無心，就是毛匪的應聲蟲吧！精忠人士，是不會中毒的！

熱心讀者袁暘照

恐防「萬人變質」

萬人傑先生：新年進步！康强快樂！

新年，先禮初語：元夜與羣校友共宴樓頭，酒半酣，有愛於「萬人」者，語及「萬人」有漸變質之虞，余問其何指？皆曰：半桶水其淸也可愛，其純也可敬，設滿桶皆垃圾，有何可貴？如張老編說「兼愛」，則即漢奸、台獨，以及其有損害中華民族文化道德與　國父締造之民國者皆可兼收併蓄而愛之，若前發表有類藏奸（彊奸）之文章，近有打倒孔家店之狂語，我國文化道德所恃以衍蕃者，賴有】至大至剛之文化目標，給國人以趨向正途，倘孔孟之道被迷惘，而無所適從，則必邪說紛起，喪亂無已時矣。余察其責重情眞，望吾　萬人愼之

讀者過慮了！

珍之！抑亦台灣當局有慮及此，所以遲遲不許內銷，嗣後缺乏建設性之言文，而做無病呻吟，無聊牢騷，或另有居心者，一句一字注及之，弟想不久可准許內銷矣。

萬人讀者何少川敬上

（編者的話：（一）「兼愛」是針對「偏愛」而言，也是指每期配搭文章的內容而言。如果每期每篇文章都是硬繃繃的反共資料、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行嗎？（二）寒山碧「打倒孔家店」一話，綜觀全文，并無不當。請勿斷章取義。（三）我們是兩個半人辦此週刊，顧慮欠週在所不免，先生所指，出於善意，謹受教之餘，尤盼先生能拔筆相助，編輯約稿亦非易事也。）

調寄菩薩蠻

（潛台共特落網）

鄭秀堂

道高一尺魔一丈

共特擅蹬稱伎倆

呃騙拐和偷

向來作下流

橫行得天下

欺騙逞奸詐

落網盡成擒

一朝醒國人

通告

許恨紅先生懸徵之長聯，現停止收稿，許先生寄來港幣二百元，作為購書分贈各應徵者之用，每人一份。已發表之應徵聯，經許先生初評後，現彙交董力行先生負責復評。俟評定之後，近期內即將公佈，屆時並將贈書辦法一併公佈。

編者啟　元月十四日

由以往說到現在
香港教育我見

駁脚教師

香港原來光是個通商口岸，爲了交易，華人或習英語，是以這「彈丸之地」說文化交流還可，教育實談不上。大學祇有雅麗醫科書院，稍後易名爲香港大學，仍以醫學系爲主，此外爲五書院。五書院者：皇仁、華仁、若瑟、保羅、拔萃，採取馬來亞八年制，且用「番鬼佬睇榜」從八班撇至一班爲修業期滿，所謂「番書仔」就出於其門。而另一些私立學校，多是半私塾式，甚或是識字班之類。「堂哉！皇哉！」某某中學，內容僅辦至小五，「十居其九」的。師資呢？羅富國學院一所，當然又是從五書院畢業生升上進修，修什麼啊？英文。漢文呢？曾一度辦過一所漢文中學訓練普通科師範人才，主持其事者爲遜清賴濟熙與岑光樾等，成績卓著，非現在三師（羅富國、葛量洪、柏立基）可比擬。漢師學生，直至今日還有執教師業務者，可惜老了，大都「打落馬下」。

回憶一九三〇迄一九四〇年間香港人口不過五十萬多些。及中日糾紛，南京、上海、漢口和廣州相繼淪陷，學校遷來於此上課，學生逃到於此借讀，部份商賈移易於此營謀，也有舉家來此以爲「安樂窩」。逆料太平洋亂事發生，香港給日本征服，弄至「十室九空」，更沒教育可談。

其後日本投降，香港光復，會且中共竊據大陸，除了一小撮人能跟國府避台，最多大部份都會於此，「人才濟濟」，尤其中文人才，可沒大名，但卻大材，曾任教育廳長而作駁脚教師的，就筆者也識好幾個。

香港實在是一「彈丸」之地，發展至堪受「東方之珠」美號，每一督轅的努力，我們該「思其德」，而華人能與政府合作精神，總值得驕傲。因爲香港人口，我們佔百分之九十五强，雖說是英國殖民地，這是治權問題，不便多談，要談的是三民主義應有的民權，是以每一市民可有資格向當局敷佈善猷，不該緘默。

今日的香港，是四百萬人的香港，香港教育與四百萬人的每一個都是切身問題，可是「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政府非不想改善，但卻「發言盈庭」，張三主張這樣，李四主張那樣，豈止千頭萬緒，簡直找不出頭緒，教育司怎樣著手？管見以爲香港雖屬英國殖民地，移英國設施而施諸本地，「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先取法台灣，尤其特重德育方面，會考該持續下去抑或廢去，慢點兒商榷沒遲，青年問題，黃黑且解決不了，教什麼育啊？正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這責任該放在誰身上？除教育當道，大中小學每一個爲人師者有份兒，否則好不是「人之患」之尤者。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文革風雷撼赤朝，羣魔舞爪血花飄！亡秦拚教頭顱擲，不斬奸雄恨怎消。

步楊逸駿、姚伯衡二位先生原韻

盧石

(一)籬下黃花廿次開，此心常抱越王胎；鬢華未老刀猶在，北定中原我必回。

(二)虎口從容往外馳，辛酸只有自家知；雄心未老常磨劍，砥礪精神學寫詩。

(三)吊民伐罪吼聲聲，今日台澎眾志城；喚醒同胞除赤禍，漢家光復事終成。

(四)太息人心似散沙，中華兒女救中華；他朝痛飲黃龍酒，崗上重開主義花。

壇主致語

盧石先生，來函所稱，以上四絕，爲第一次作品，因見楊逸駿、姚伯衡，兩位和詩，引起興趣，遂乃依韻步和，囑壇主斧正發表。壇主對詩，有提倡領導之責，評品推敲，事不容辭，惟改詩之事，頗非容易，畧述一二，以見困難。第一要先知作者原意云何；第二要檢查是否出韻；三要看有否重同之字；四要讀其平仄，是否順調；五要看用典是否切當；六要看用字是否高明；七要注意氣勢是否連貫；八要看來詩是否符合格律；九要看對仗工夫是否到家；十、雅詩有雅要之好，俗詩有俗詩之妙，務知鑑別；十一對作者造句，要知其是否工穩，穩者，用字正到好處，使人無法更改，李杜放翁，均是此法；十二和韻之詩，要看押韻之字，是否自然，和詩最要者，不可與原作說同樣之語，末尾之字雖同，但所云之事，不必相同，而且宜遠，詩意不可接近；十三，改詩不能多換字，盡可能保留原字；十四，改詩最重要者，先明白作者意旨所在，務須保留原意，如果原意不存，即是代作，而非改詩；十五，淺詩不可深改，深詩又不能淺改，改後不現痕跡，方爲最好。

由以上十五問題看來，改詩之事，絕不簡單，實際上較作詩尤爲困難，本壇主改詩，非隨便亂改，壇主作詩，並不高明，所以敢如此大膽，出任此項艱難職務者，其中是有秘訣，施用兩大絕招，一是「搬遷法」；二是「廚司法」，搬遷法者，見有來詩不妥，將第一句中，搬出數字，列入第二句，再由第二句中，搬回數字到第一句，或由第四句搬出數字到第三，三又搬四，如同搬屋，利用原有傢具，代爲陳設一番，何爲客廳，何爲臥房，搬到美觀合理爲止，如此辦法，被搬者必定十分滿意，且無反感。「廚司法」者，來詩不妥，即將該詩當作材料，用廚司做菜之法，代爲烹調，畧加酸甜，適合口味，吃來津津有味，讚不絕口。鄙人還有一大發明，即是用民國詩原料，施以唐代烹調，使之變成唐味，並不困難，非常簡單，懂得以上二法，人人皆能做壇主。

台端之詩，據來函聲稱，爲第一次作品，足見性靈超逸，天賦詩才，若肯繼續深研，可以壓倒胡適，並非開玩笑，因爲和人之詩，是限韻而作，頗不容易。而第一次即能和詩，難能可貴。所詢如何研究平仄，應該怎樣推敲，敬告於下：(一)買詩韻集成一本，何字列爲平聲，何字爲仄聲，詩韻分別非常清楚，無師自通，(二)將千家詩與唐詩，熟讀三五十首，記於腦中不必看字，信口可以誦出，(三)熟讀之後，再細看註解，便知古人用字之法，因該等詩皆是古代詩人，最佳而且易懂之作品，比較容易學習。(四)律詩中有兩副對聯，看古人如何對法，知其奧妙，能啓發吾人智慧，古人有二句彥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哼」，作詩要哼，如同學唱京戲，行起坐臥，口中哼聲不停，必須如此，才能成功。

做詩可以迷人，香港「迷人」最多，有影迷、球迷、馬迷、狗迷、麻雀迷等等。凡被以上諸迷所迷，其人頭腦與神經，屬於衰弱，眞正能以迷人者，是爲作詩。詩之法力最大，能將大作家、大文豪、大主筆、大教授、歷史大名人，一一可以迷倒，凡被詩所迷者，日久通古今，二是議論高人一等；三是見解正確；四是有超人智力；五是聰明冷靜有自信心；六善於分析事理。例如馬克斯之共產學說，亦能迷人，但所迷者，皆是糊塗之人，香港曰「傻仔」，馬克斯理論，如同符咒，能令人迷去心竅，只是專迷傻仔，遇到詩人，則無所施其技，因爲詩人頭腦構造不同，另有辯證之法，凡事一經詩人頭腦分析，條理分明，眞僞立判，吹牛說謊，顚倒是非，詩人一聽即懂。

馬克斯是洋人，香港曰「鬼佬」，詩人對鬼佬，另有看法，多半不看在眼中，文言「不值一盼」，詩人腦中，有孔、孟、老、莊、孫、吳、韓、墨、易經、離騷，各朝辯論文章，皆是醒腦之劑，所以頭腦特別清醒。任何迷藥，對之失去作用，區區鬼佬馬克斯，何能迷倒詩人？所謂「小巫見大巫」也。況馬克斯學說，屬於政治，凡屬政治，均有時間性，因政治是不祥之物，上帝慈悲，不許久存害人。其本質，附帶有罪惡行爲，施用日久，即使無人反對，亦必自趨落伍，而遭淘汰。例如達爾文學說迷了許多政客，各國洋人，最初認爲了不起，風盛一時，時間一過，棄如破鞋，現在已束諸高閣，無人再問津矣。詩人是永久性，如雨後春草，不斷滋生，三千年後，不會絕種。政治如曇花一現，不復再見。寄語讀者，願做詩人，勿做政客。

馬克斯又何能例外，目前傻仔被迷，如同醉酒，時間一過，自必醒來。醒後大悟，直奔香港，小小萬人詩壇，切勿小看，門面不大，專售「醒腦之劑」，腦迷「傻仔」保證斷根，永不復發。總經理萬人傑，批發主任張老編，在下壇主是藥劑師，各位詩友來稿，均是處方，每劑八角，物美價廉，一經服用，立刻清醒。可惜者，大陸不能出售，台灣尙未進口，所以二十年來，台灣腦迷之人，缺乏良藥，未能肅清，新聞界中，仍有腦迷之人存在，爲之浩歎；又不禁仰天自已長歎！



金字招牌 三百萬雄師
藝霞
歌舞劇團
農曆初一至初七日
在樂宮大戲院隆重獻演
藝霞歌舞團
E,SHA SINGING & DANCING GROUP
演出地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香港
遠東三大歌舞團之一
華僑文化事業公司主辦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東方之「猪」！

· 萬人雜誌第一七〇期目錄 ·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月廿八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寄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綁架、劫機與新左派

一月七日烏拉圭新左派分子又綁架了英國大使。這是今年國際政治綁架事件第一樁。這類的綁架事件，以及劫機事件，近年來此起彼落，從未停止。而且多半發生在拉丁美洲諸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綁架、劫機、放火、打劫銀行、伏擊暗殺等等，這些暴烈的政治行動，不少是「新左派」的戰術。這種戰術，也可以說是城市游擊戰術。

所謂城市游擊戰，是針對毛澤東、卡斯特羅、胡志明等人所搞過的農村游擊戰。即先在農村建立武裝根據地，然後擴大武裝，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所謂「革命」的勝利。這一套辦法，在南美許多國家中都失敗了。新左派分子所崇拜的玻利維亞游擊隊領袖捷華拉之失敗而死，即是傳統游擊戰術死亡的象徵。於是新左派就發展了城市游擊戰術。要直接打擊「敵人」的頭部和腹部，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裏，與政府的軍警捉迷藏，滲入群眾中，偽裝群眾、裹脅群眾，招致政府開槍殺傷無辜，引起群眾的憤慨和反抗。

新左派所以發明這種戰術，是因為他們不能等待，要立即開始革命行動。他們反對舊左派（共產黨）先建立和發展地下組織，等到力量成長到一定限度，再實行武裝起義。他們反對這種緩進的辦法，要以少數人立即行動。於是產生了城市游擊戰術。

其次，要知道，新左派何以在拉丁美洲各國最猖獗？主要因為那些國家，多是拉丁民族的國家。拉丁民族，狂熱、激烈，愛走極端。到今天為止，所有的拉丁民族國家，都無法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新左派帶有濃厚的拉丁民族彩色，不可避免的缺乏健全的理智。試看他們所崇拜的人物：宣佈上帝死亡的尼采，主張不斷革命的托洛斯基，崇尚虛無和暴力的巴枯寧，全都是神經病患者。

再看拉丁美洲國家，普遍的特點是生產落後，政治專制。其次是主要工業和資源，多半要依靠美國的資金和技術。美國雖然不圖侵略，但是那份醜惡的優越感，早已使拉丁美洲的人看得作嘔了。

生產落後、政治專制，成為反政府的革命酵母；民族自尊心及對美國的長期依賴，造成反美的心理趨向。

新左派不是正牌的共產黨，但是他們唱共產黨的口號，自以為比共產黨更革命、更進步。

因此要問綁架、劫機事件何時了，就等於問新左派何時了。

從過去幾年的情況看，新左派在歐洲的風暴已逐漸平息下去了。它只在法國有所表現（一九六八年在巴黎掀起五月革命）、在意大利引起騷動（法意皆為拉丁民族），在西德淺嘗輒止，在英國根本不能興風作浪。

日本的新左派，自一九七〇年九月赤軍派劫機事件以後，已一蹶不振。而且分裂成近二十個團體，最大的團體所能動員的群眾也不到一千二百人。

美國的新左派，在學生中間的影響力自去年下半年起開始減弱，但是在黑人中間的影響則方興未艾。在拉丁美洲諸國，則如日方升。最近智利出現馬克斯主義政權，正是左派抬頭的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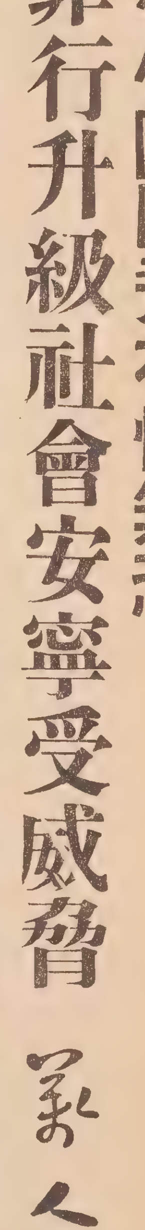
不過，阿連特政權之上台，是依從民主政治的議會軌道成功的，並非暴力革命的結果；這一點對新左派究竟是好是壞，頗值得懷疑。如果，多數左派分子都跟智利學樣，那麼號召暴力革命的新左派就要從此收山。

新左派的城市游擊戰術，在教育普及、經濟安定的國家找不到市場，但是在半明不昧的落後國家，則一點就着。例如巴勒斯坦游擊隊，一部分已被新左派的戰術滲透，去年裏他們劫機行動的紀錄，使新左派都瞠乎其後。

新左派究其實說來，不過是少數神智不清的左傾分子的中風發狂。在社會和文化中都沒有根苗。古云：「暴風疾雨不終朝」。因此他們興於六十年代，將終於七十年代。這不是咒詛，而是判斷。

共產黨對於新左派，抱持機會主義的態度。一方面討厭新左派的高傲，隨便批評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想利用新左派，作為搗毀「舊社會」的同路人。本港有兩份刊物都以「七十年代」為名，一個為新左派張目，另一個則想在新左派中拉人向毛記列車上跳，這也就並非偶然了。

每週評論



法律保障阿飛有恃無恐 罪行升級社會安寧受威脅

萬人傑

香港執法者死牛一便頸，犯搶劫罪的青少年，隨捕隨放，警探亦為之氣餒，放軟手脚，任由飛仔為所欲為。社會安寧，備受威脅，香港政府若不改變方針，嚴厲對付，不堪設想！主張對阿飛姑息的大人先生們，現在也受到阿飛威脅，應該醒覺了吧？

箍頸黨可怕

一位世姪在公司領了雙薪，因為住處距離公司不遠，步行回家，只走了幾步，就有四名年約十七八歲的青年，走近他身邊，不由分說，一個較高大的在後面箍頸，兩個睇水，一個動手搜身。他的一份雙薪當然全被刼去，連銀包內的幾十元及一隻價值六百多的手錶也同時被掠，事後搶匪馬上散水，這位世姪損失了二三千元現款和手錶，還受到驚嚇，更吃了不少苦頭。

凡被箍頸黨光顧過的人都曉得，他們在臂膀上鑲了鐵皮，被箍住時，動彈不得，全失去抵抗能力；沒給他箍到氣絕，已算萬幸。給箍過後，頸部及呼吸有好幾天不舒服。

這些阿飛箍頸黨經常在鬧市行事，肆無忌憚。馬路上行人雖然眾多，但多數人懾於阿飛的兇焰，誰敢惹他們？大家不願管閒事，匆匆過路，甚且故意避開，以免惹禍上身。因此，阿飛更目無一切，予取予攜。

鬧區白晝爆竊

也有一位朋友，家中經常擺空城計，阿飛白晝登門，按電鈴沒有人應，知道屋內無人。雙重鐵閘也抵擋不住他們，三兩下手腳便弄開了，那扇頗為堅固的木門，則是被撞開的，對戶人家，相距不過四五尺，撞門不會聽不見，可是阿飛刼匪卻當佢死嘅，打開大門進去，對戶人家果然自掃門前雪，不予理會，幾個阿飛，入屋搜刮一空。

時間是午間一點多，地點是人車如梭的鬧區。這種盜刼案，港九新界每天相信至少有十宗以上，事後損失不太大，或怕麻煩的人，很多懶得報案，找個木匠回來，將門修好，再把凌亂的東西收拾一番，損失多少，自嘆倒霉而已。

在報紙上所看到的盜刼案，只限於有報案的部分，而這一部分，僅屬少數，香港的盜刼案，實際遠比所知道的為多。

「從輕發落」

被盜刼的人報案，又有足夠線索破案，抓到飛仔，並且把部分贓物起回，結果怎樣？

舉一個例：有九名青少年，犯盜刼案達十次之多，被抓到，送上法庭，法官一律「從輕發落」，一部分「簽保」；一部分「交感化官監視行為」。

有十次盜刼「紀錄」，尚且簽保而已；初犯的人，當然不留案底放人。也許部分法官知道這樣「從輕發落」是縱容了他們，可是限於法律，無從作較嚴厲的懲處。這一條法律鍏早已為為非作歹的阿飛盡量利用，他們明知即使被抓到也沒事，大不了是送進感化院；感化院的環境好過他們的家庭，過了幾個月，又可恢復自由，再做世界。

飛仔有恃無恐，為非作惡，自然變本加厲，市民個個談飛色變。無可否認，香港治安，由於法律縱容阿飛，已到遭受嚴重威脅的程度。有一位法律界人士在螢光幕上接受訪問，談到這問題，也不禁慨乎言之，承認香港現有法律對阿飛太寬容，這是造成今日禍害的主要原因。

法律應予修正

可是，法律一旦發覺不完善，就該立予修正。香港的許多法例，都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訂。何以四百萬市民遭受飛禍威脅，每次提出討論，還沒採取修訂法例行動？

老萬曾讀過多位「專家」的高見，差不多都認為處理青少年問題，非嚴刑峻法所能收效，必須從教導方面着手。他們這些「理論」誤盡蒼生，立法的大人先生們顯然受了「專家」意見的影響，連恢復笞刑都很多人反對，把他們送入監獄，更會被認為十分不當。因此，談了這麼多年，對犯罪的青少年，還止於「教導」而已。

但，多年來「教導」的成績如何？有目共覩。如果辦法可行，今日阿飛早該絕迹，事實卻適得其反，教導的結果，阿飛不但愈來愈多，且行動也愈

的兩件事。

教導所教導什麼？

老萬在本刊多次揭發感化院、教導所內幕，指出犯罪的青少年在未送入感化院前還有可救；入所後便無法救藥了。因爲，未入所前大多是個別的犯法，入所接受感化後，變成爲「阿飛黨」的一員，此後就變成集體行動了。

因爲，所內受到黑社會阿飛黨控制，一經入所便被踢入會，且由他們傳授不少技倆，盡量灌輸先進經驗，因此，到感化完畢，已非吳下阿蒙，東山復出時，所作所爲，又躍進一大步了。

今日的阿飛罪案已絕少打單抛，除非不出動，做世界時必聯羣結隊，有計劃、有組織，罪行更嚴重，市民受禍更深。

在電視接受訪問的律師，也同意老萬的說法，承認教導所、感化院不過是阿飛的溫床，因爲所內的都非善類，即使沒有踢入會的一回事，把犯罪的青少年聚在一起，讓他們經驗交流，也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可惜許多法官大人未明實情，動不動判入感化院，這一來，就使到香港阿飛罪案愈來愈嚴重，簡直無法收拾的田地。

東南亞香港稱第一

在東南亞地區中，對待阿飛最寬大的是香港。台灣、南韓、星加坡，阿飛犯法固然受嚴懲；就算沒犯法，有阿飛的趨向，已受到注意防範，連蓄長頭髮也不容許，揸刀仔更不可能。因而，上述各地方，青少年犯罪的遠比香港爲少，在這些地區行得通的辦法，爲什麼香港不可以行？

法律由人訂出來的，世界各地的法律，因地區不同，民族性不同，社會環境不同，風俗習慣不同而互異。英國的法律，許多不適合香港，如英國通過同性戀合法化，香港卻不可能。因爲英國人同性戀如家常便飯，中國人同性戀爲人所不齒。

風氣日趨墮落；中國人注重青少年時期的管教，認爲不應對青年人姑息。

香港百分九十幾是中國人，用英國人的觀念管教青少年，會縱容到使他們走上歧途。

但在東南亞其他地區則依照我們東方人的傳統習慣，加以嚴厲約束，故皆能免於飛禍。

澳門阿飛剃光頭

不久前，報上發表澳門廿六名阿飛被捕，一律剃光頭的消息，頗引起香港人的興趣。有些人認爲，香港至少該效法澳門，抓到阿飛，即行剃頭，凡是光頭飛，即表示其人犯過法，人們遇到，知所趨避，這可能減少許多罪案。

不過，這意見早有人提過，卻被認爲侵害人身自由，談都不談。其實，說到侵害人身自由，飛仔實優爲之，試問箍頸，用彈簧刀傷人，難道不是侵害他人？

無可否認，香港飛禍的猖獗，皆由於當局姑息造成。法律原是用以保障社會安全，當發覺社會安全受威脅，就必須加以檢討。法律絕不是死板板，一成不變的，否則這種法律不但不能保障社會，卻是威脅社會了。

澳門對待阿飛的方法，顯然比香港的感化、教導成功，有目共睹的事實，澳門阿飛罪案遠不及香港多，澳門的阿飛，也絕不及香港阿飛猖獗。

市民不合作？

前些時，按察司抱怨市民不與警方合作，當遇到刧案時，大多數不報案，任由刧匪逍遙法外。表面上看，按察司的話很對，只有在市民與警方緊密合作下，才可使盜刧的匪徒落網，繩之以法。

可是，按察司大人顯然對實際情形有點隔閡。市民遇事報案，未必一定被認爲與警方合作；相反的，很多時被埋怨爲給警方添麻煩。報案之後，在警方調查過程中，報案人必須付出許多時間，這使即令警方得到市民合作，終於把盜刧案破獲，抓到阿飛刧匪，送上法庭，限於法律規定，也不過隨審隨放，白花精神。因此，導致不但市民沒興趣報案；警探也沒興趣查案，放軟手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按察司不求對症下藥，卻怪市民不報案，實在叫人啼笑皆非。

由新區到半山區

初期的阿飛罪案，多數發生在新區，受殃的往往是中下層的人。現在阿飛進步了，他們在教導所中免費學會駕駛汽車，教導所並替他們領牌，以爲助他們學懂一技之長，出所後賴以謀生，料不到他們學懂駕駛，卻偷車做世界。

今日的阿飛刧匪，不少是駕車行刧，這又是教導政策所造成。加拿大高級專員的太太，被飛仔開車追逐，予以擄刧，是個現成的例子。可見今日阿飛活動的地區，不再限於新區及鬧市，高尚住宅的半山區，也有他們的踪迹。即是說，香港大人先生們的安全，開始受到飛仔威脅了。

一位街坊首長，成爲電梯刧案的受害人；許多有錢人在郊區路上停車也遇上阿飛行刧，被刺傷。

不要再縱容

阿飛罪案到了這階段，漸漸使到上層人士躭憂，也了解到這事的嚴重性。香港的飛禍再不戢止，後果實難想像。要遏止飛禍，非從法律上基本做起不可。若仍採姑息政策，情形只有愈來愈壞。

部分法官，判青少年罪犯笞刑，倒收到一定效果。受過笞刑的阿飛，已多少存有一些戒心，若進入感化院或教導所，他們絕沒有半點畏懼心。

阿飛問題的解決，急不容緩。教育與嚴刑必須雙管齊下，希望政府不要再對他們縱容下去。

（按：本文脫稿於一月十八日，即廿一日高等法院巡迴審判及立法局會議均主張以笞刑與勞苦拘留營對付青少年暴力犯罪，幷設現金補償證人之前三日。）

昆明軍區的人事問題（上）

待旦

最近外電傳說中共將在最近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甚至有人說中共「人大」會已在舉行之中。「四屆人大」召開的準確日期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必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前舉行，那已是不可置疑的了。不但「四屆人大」將在六月前舉行，而且尚未建立新省委的省（區）、市，也將在七一年六月前完成建立新省委的工作。關於這兩點，中共自己做了非常明顯的暗示。中共「兩報一刊」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論說：「一九七一年，將是我國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的一年，我們將迎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在新的一年裏，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完成黨的『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

筆者認爲，爭取在七一年六月前完成省一級組織建黨工作，並召開「四屆人代」會很可能是「九屆二中全會」中提出來的。因爲「九屆二中全會」後，中共黨、政的組織建設的步調都加緊了。

中共目前已有四個省建立新省委，我們注意到江西、廣東、江蘇三省的全省黨員代表大會都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結束。會議期間甚短，江西、廣東兩省開了八天（十八日至二十六日），江蘇省只開了七天（十九日至二十六日）。非常明顯，這三省之所以要盡量爭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前成立新省委，就是爲了向毛澤東祝壽，毛澤東的生日既已要這麼隆重地祝賀，那麼中共黨的五十週年生日，自然須要更加隆重地慶祝了。召開「四屆人大會」和普遍建立省一級新黨委已成急不容緩的事了。直到目前爲止，縣一級僅有一百餘個縣建成縣委，佔中共二千一百多個縣的百分之六左右。湖南省還敢說多數縣已建立縣黨委，絕大多數基層也已建立了黨支部。但江西、廣東、江蘇三省卻不敢談縣一級及基層單位「整黨建黨」的情況，那是因爲絕大多數的縣和基層單位，黨的組織建設尚未完成，特別是江蘇省「整黨建黨」工作進展非常緩慢，是四個省中建成縣一級黨委最少的省份。說明中共已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否定了過去那套「自下而上」的建黨方法，決定走「革委會」的老路子，「自上而下」，先搞好省一級，再搞專區、縣、社、隊。再不強調整得徹底，也不強調「思想建黨」了，先搭起架子再算。而與此的同時，中共國務院的人事調整和部委調整工作也加緊了。最近任命沙風爲農林部部長，白相國爲對外貿易部長就是明證（此一問題在此從畧）。

既然「九屆二中全會」決定放棄「自上而下」的整黨建黨方法，一味追求快，不顧質量，那麼想來是沒有多大困難的，因爲所有的省一級革命委員會都已建立了黨的核心小組。可以在黨核心小組的基礎上，畧加調整，通過省黨員代表大會的形式選舉，建立新的省委。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本來也建立了黨核心小組，由省革委主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譚甫仁任核心小組組長。承如一六七期所說，出身於林彪「四野」的譚甫仁，之所以從工程兵政委任上調往雲南，是林彪要他去坐鎮西南邊陲。要不然原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和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垮台之後，大可以提昇當地的「文革」功臣陳康、魯瑞林。陳康、魯瑞林等原昆明軍區的將領大多數在「文革」運動中都未能獲得提昇的機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他們不是林彪紅一軍團、一一五師、四野系統的舊部。得不到林彪、黃永勝的信任。譚甫仁就是代表林彪入主昆明軍區和雲南省革委會的。

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是中共二十九個省一級革委會中，職業軍人最少的一個。在軍人當權的今日，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除主任譚甫仁由北平派來之外，八個副主任中，原昆明軍區的將領只佔兩席，這兩人就是原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和魯瑞林，只佔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七十五（六席）分別由「革命幹部」和羣眾代表佔去。原省長兼省委書記周興，原副省長兼省委書記劉明輝，這兩個省革委副主任是「革命幹部」。其餘四名副主任黃兆琪、李毅、徐學惠、段寶珍都是羣眾代表，原十三軍政委，昆明市革委主任，「文革」功臣梁中玉也只入選爲省革委會常委。全大陸二十九個省（區）、市中，羣眾代表擠上革委會副主任，並且至今尚未垮台的，以雲南省最多。從明顯毛林故意讓羣眾代表消除原昆明軍區的將領對省革委會的影響。製造「革命幹部」「羣眾代表」與原昆明軍區將領之間的平衡。以便譚甫仁高高在上地制衡。這就是毛林不信任原昆明軍區將領的有力證明。（另附表，見下期。）

要不然，根本無法解釋爲什麼王必成、查玉升、蔡順禮、徐其考、雲起雲、王硯泉等未能擠入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位置。

昆明軍區司令員的位置「文革」以來一直懸空，原司令員秦基偉也一直未見露面，沒有絲毫獲得「解放」的蹟兆。其原因當然是在現有的昆明軍區將領中，毛林未能找到一個可以充分信任的人選。

譚甫仁未死之前，雲南省按照現行的辦法籌建新省委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譚甫仁可以由省革委會黨核心小組長轉任省委第一書記，周興、陳康可以任省委書記，魯瑞林、劉明輝或王必成可以任省委副書記。可是譚甫仁死去之後，問題卻大了。因爲現時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中沒有一個眞正是毛林的人。現時昆明軍區的將領王必成（第一副司令員）、陳康（副司令員、省革委副主任、九屆中央委員）、魯瑞林（副司令員、省革委副主任）、查玉升（？副政委）、蔡順禮（？副政委）、徐其考（？副政委）、雷起雲（副政委）等，沒有一個眞正林彪、黃永勝的人（筆者按：另附表，見下期。上文有？號者，乃筆者估計他們的職務，他們的任職未見公佈）。這是毛澤東、林彪、黃永勝都不願看到和不能容忍的現象。（待續）

照歷史的鏡子

，因爲滲雜着個人的愛憎，永遠是當局者迷；等事過境遷，自己成了局外人，就旁觀者清了。這個道理，個人如此，政治、社會也是如此。

以中共來說，這兩年來，政策幾乎天天在變；可是你打開左報一看，天天都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迷信，毛澤東眞有呼風呼雨的本領，文化大革命不但已照他的預計完成，並且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獨裁權力。其實這完全被中共的政治佈景蒙蔽了。現在我們舉出一件具體的事情來，用以觀察中共政策的變化。

今天的共產國家分爲兩個集團，一是以莫斯科爲中心的集團，包括東歐六國；南斯拉夫、古巴、北越、北韓四國，雖然不屬於這個集團，但是在思想上接近這個集團。二是中共集團，說起來未免洩氣，這個集團只有小小一個衛星，那就是阿爾巴尼亞，人口約二百萬，僅及香港之半。但它卻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史大林主義國家，使毛澤東在反蘇鬬爭百分之百的陷於孤立，就多虧有這一個小丑國家相伴。

文革以來，中共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小東西，可眞拿當寶貝，軍事援助固然不在話下，使節到訪毛澤東一定會見。就連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杭州會議正達緊張階段，毛劉雙方勝負未分之際，阿共首領霍查來訪，毛也抽暇應酬。這因爲阿共是反蘇修、反赫魯曉夫的急先鋒，而劉少奇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只隔一年景物全非

每年從十一月到第二年一月，阿爾巴尼亞有三個紀念日：(1)是十一月廿二日，是中共與阿建交紀念日，(2)十一月廿八日，是阿爾巴尼亞解放紀念日，(3)一月十一日是阿爾巴尼亞建國紀念日。文革以來對上述紀念日中共都盛大慶祝。

試看一九六九年末到年初的慶祝活動：

(一)十一月七日中共政治局除毛林二人之外，全體出席宴請阿爾巴尼亞大使羅博。同日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蘇大使館舉行招待會，中共此舉無異與阻制政治局委員出席蘇使館的招待會。

(二)中共派遣代表團前往地拉拿道賀，代表團長李先念、團員耿飈、張達志、李强、王秀珍。

(三)阿軍隊藝術團赴北平做慰問表演。

(四)北平十一月廿八日舉行兩個羣眾大會，慶祝阿解放紀念，一個大會由革命委員會舉行，一個由駐北平的部隊舉行。

(五)在上述三個日子，雙方報紙的社論，應酬文件皆以相同毒烈的詞句痛罵「蘇修」。

再看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中共在對阿爾巴尼亞節日慶祝活動上的表現：

(一)十一月二十三日，駐北平阿大使舉行慶祝與中共建交二十一週年招待會，中共僅由李先念率員出席招待會，與一九六九年政治局出頭宴請阿大使的情況，別如天淵。

(二)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舉行了千人左右的慶祝集會，與一九六九年軍民分別舉行大會相比，冷淡多了。

(三)中共未派代表團往地拉拿。

(四)最使阿共傷心的是中共拍給阿共的電文中，單方面取消指名攻擊蘇聯。就連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聯名拍出的賀電中，也僅寫着：「同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鬬爭」。而阿共則只好唱獨腳戲，照往年一樣破口大罵：「布列玆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團」，「以蘇聯爲首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

中共自反蘇陣地撤退

中共爲什麼從反蘇的陣地上單獨退卻呢？這因爲中共和蘇聯已經恢復互派大使，簽訂了貿易協定，雙方關係已經改善了，當然不能再同阿爾巴尼亞一起來搞反蘇大合唱了。

反之，中共於十一月六日對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則發出了情意懇切的賀電。電文說：「十月革命開創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中國人民一向敬佩和支持蘇聯人民爲奪取十月革命勝利和保衛十月革命成果而進行的英勇不屈的鬬爭。」最後一段話更是語重心長：「中國一向認爲，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該妨碍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從這一原則出發，採取切實措施，解決兩國國家關係中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使我們兩國關係成爲友好睦鄰的關係，這既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這段話已充份表示對蘇和解的願望，豈肯再大罵蘇修。不但不罵蘇修了，並且還恢復慶祝蘇聯的革命紀念。玆照抄「新華社」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電訊原文如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蘇友好協會今天舉行電影招待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三週年。招待會上放映了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有關方面負責人出席了電影招待會。」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共會抵制蘇聯大使館的慶祝革命的招待會，而一九七〇年則主動安排慶祝蘇聯的革命紀念。這轉變的幅度是這樣巨大，使人幾不敢相信。

去年十二月初，中共新當權派對蘇路線的緩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毛派被打擊的情況，也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是到了十二月中，以波蘭暴動事件爲契機，毛派突然作了反擊，造成新當權派的手忙腳亂。於是出現了左列三種妥協現象。

(一)姚文元於十二月二十日，在歡迎南越「民解」羣眾大會上代表中共講話。

(二)元旦兩報一刊聯合社論，重指名攻擊蘇聯。

(三)一月中旬上海市委會誕生，一度消沉的張春橋出任了市委第一書記。

以上三件事，反映北平局勢仍未穩定，毛澤東雖然被困，但是還有力量掙扎；不過這也止於掙扎而已。



以綁架爲能事的烏拉圭游擊組織「圖帕瑪若」

天涯客

本月八日英國駐烏拉圭大使傑克遜，在首都閙市被該國游擊隊分子綁走了。這是這個南美國家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以來的第七次政治綁架。烏拉圭政府派出一萬多名軍警搜索，但是照過去在該國的幾宗綁架案看來，這次搜索是不會產生甚麼結果的。

在過去一年半的六次政治綁架中，除了三個烏拉圭本國人獲釋外，其他三個外國人，一個當警察顧問的反游擊隊專家美國人米特里奧尼遇害，其他二人，巴西領事高美德及美土壤專家佛萊迄今音訊杳然。

烏拉圭在中南美國家中，比其鄰邦更有不如，經濟不景，政治混亂，總統巴奇柯．阿里科的聲望低落，在民意測驗中，只得到百分二十的人民支持。而其國內的游擊組織「圖帕瑪若」勢力龐大，他們不但滲透入政府各部門內，而且最近還呼籲軍方與他們聯成一線，推倒阿里科。在本年十一月的大選中，阿里科是很難望蟬聯的，到時可能出現一個類似智利的左翼政權。

烏拉圭游擊隊，這次選擇英國大使下手，可能是英國爲該國的主要貿易國，企圖以此來打擊現政府，迫使政府釋放被囚的「同志」。由於「城市游擊隊」的活躍，烏拉圭的旅遊在這一、二年來已大受損失，中南美與美國遊客均因該國政治動亂而裹足不前。

我在去年以前曾數次到烏拉圭，最近因英大使被綁，編者要我將所知烏拉圭游擊隊「圖帕瑪若」的活動情形寫出以饗本刋讀者，就所知報導於次：

在拉丁美洲的烏拉圭，當游擊隊員，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據具有權威的報紙「彩色報」調查：在它的讀者中間，百分之三十以上，都認爲能夠打游擊的人，實在是烏拉圭最有頭腦和最有能力的兒女。在他們的眼裏：「民族解放運動」（MLP）的戰士們，已經成了一種令人起敬的英雄。

這些「英雄」們，常常自稱爲「圖帕瑪若」。——兩百年前，有一位印第安族的英卡王侯，名叫「圖帕克．阿瑪若」，曾經領導過一次大起義，來反抗西班牙侵畧者。他的英雄史蹟，直到今天，還被人們謳歌不絕。因此，那些以他爲模範的游擊隊員們，就把自己簡稱爲：「圖帕瑪若」。

據倫敦泰晤士報的意見：

「這些『圖帕瑪若』戰士們的作風，和當地的羅賓漢非常相像，那就是鋤强扶弱，刼富濟貧。」

他們曾經化裝成警察，衝進了富豪們的游泳勝地朋塔狄里斯特，把擠滿了有錢人的「聖若飛賭場」，大搶了一通。在十分鐘之內，刼走了二十幾萬美金。

但是，第二天，他們又送回來了一部份錢，做爲對茶房們那一天應得的「小賬」的賠償。另外還附了一張條子說：

「『圖帕瑪若』的革命戰士們，對一般平民的財物，是絲毫不取的。」

在烏拉圭的京城蒙德威狄歐，「圖帕瑪若」們洗刼了著名的「蒙提金融公司」，搶走了三萬美金的現鈔，六大本「黑賬簿」。

第二天早上，有一位高級檢察官，忽然在自己的家門口石階上，發現了這六本賬簿。裏面充滿了「蒙提金融公司」逃稅、套購外滙、做黑市、瞞天過海的種種證據。而且也白紙黑字地證明了：府政中起碼有一位現任部長，與一位前任的部長，都是在「蒙提金融公司」支乾薪，當「保鏢」的人。

烏拉圭有一位胖得臉上流油的銀行家皮里格瑞尼。一般沒有錢的人，恨他恨得入骨。有一天，「圖帕瑪若」們忽然綁了他的票，把他在地窖裏關了整整七十二天，直到他眞正「低頭認罪」，捐了六萬美金出來，修建一座專供窮人們用的醫院；和一座專供貧寒子弟進的中學校的時候，他們才把他放了出來。——這時，人也快要瘦成一個猴子了。這種帶有傳奇性的作爲，就給烏拉圭人帶來了唯一的精神安慰。否則，人們在一天比一天壞的生活條件下，那裏還活得下去呢？

十多年前，烏拉圭曾經是拉丁美洲國家中，最安樂和最富裕的一個。然而，現在卻完全變了。經濟危機始終脫不了身，搞得老百姓們個個筋疲力盡，外債多到五億美金以上，物價平均每年長一倍。



從美國聘來的「反游擊戰」專家，也被游擊隊幹掉了。

則恢弘的烏拉圭國家元首巴奇柯·阿里科，用「坐牢」和「槍斃」，把物價和工資都凍結在他硬性規定的水平上，弄得一般老百姓叫苦連天。因爲手裏有物資的人，儘可以關起門來不賣，然後再從後門用黑市價格賣出去。靠薪水吃飯的人，可就慘了。在黑市上去購買「勞動力」的人，大概是從來不會有的。

在烏拉圭，一個專門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頂多不會超過一百三十美金一個月；家庭裏的傭工更少，平均只能拿到二十幾塊美金。靠養老金和救濟金吃飯的人們，更不在話下，他們應當每月拿到的津貼，往往一拖就拖了五、六年。原因也很簡單：政府實在急着要錢用，實在沒有地方可抓的時候，就只好先把這一筆給老年人和殘廢人吃飯的錢抓來應急，反正這一班人怎麼樣也造不起反來。

失業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據統計：已經佔了「達到就業年齡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許多迫得沒有路走的人，都紛紛申請到外國去另謀生計。所以，在領護照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人。

烏拉圭的「元首」巴奇柯·阿里科，本來是一個非常出名的業餘拳手，他搞起政治來的時候，也還是「左拳」、「右拳」地那一套硬工夫。——反對他的黨派，馬上就會被禁掉；批評他的報紙，立刻就會封閉；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更是動不動就會以「軍法從事，格殺毋論」。一年半以來，除掉「放過幾天假」以外，整個烏拉圭境內，一直是在「戒嚴狀態」之中的。

從去年七月起，他還公佈了一個「國家安全法」。明文規定：

「凡是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存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利的思想，加以傳播的人，都會依法判處二年至十二年的徒刑。」

在國會中，一個法制委員會，也在調查報告中正式承認：「在首都監獄裏，對學生、工會幹部，以及『圖帕瑪若』戰士們的酷刑拷打，是一種照例的，經常的，頻繁的事。」

「圖帕瑪若」戰士們的口號，本來是富有「教而不誅」的意思的。所以，他們口口聲聲地說：

「我們不想殺掉他們；只想嚇壞他們！」

但是，冷酷的事實，逼得他們也轉向了。從半年前開始，被他們認爲「罪大惡極的人民公敵」，就一個個地遭了殃。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烏拉圭的特務頭子莫瑞·洽魁若；以及從美國聘來的「反游擊戰專家」；前任瑞區孟德市警察局長的密翠昂尼。事後，政府雖然出動了一萬四千多軍警，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卻始終也找不到一點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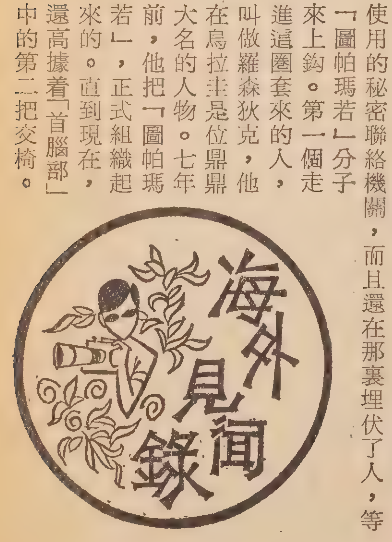
接着又發生了「偷襲海軍訓練營」的事件。在一位站崗水兵的協助下，四十多個「圖帕瑪若」戰士，摸進了首都海港區的「海軍訓練營」，偷走了七百多枝最新式的手提機關槍。據烏拉圭的警察估計：眞正可以算做「圖帕瑪若」的核心隊伍的人，大概還不會超過一百個。不過，潛伏在外圍，相機接應的「圖帕瑪若」戰士，恐怕至少也有兩千。

這支「核心隊伍」雖然還很小，但卻已經受過很嚴格的訓練，而且也極有紀律。有兩位參觀過這個部隊的烏拉圭記者：瑪瑟德爾和約格狄威拉，就會經在報上公開地讚揚過：

「這部隊中的每一個戰士，都可以說是一個最標準的『武士』。」

在烏拉圭的農村裏，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可耕地，是抓在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手裏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一年到頭都在飢餓線上痛苦地掙扎着。所以，只要「圖帕瑪若」的戰士們登高一呼，到處都會有大批的青年農民，自動跑去參加他們，拿槍桿來打天下的。然而，在不久以前，「圖帕瑪若」們卻遭受到一個難以彌補的打擊——由於有人告密，政府的特務們破獲了一個被他們長年使用的秘密聯絡機關，而且還在那裏埋伏了人，等「圖帕瑪若」分子來上鈎。第一個走進這圈套來的人，叫做羅森狄克，他在烏拉圭是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七年前，他把「圖帕瑪若」，正式組織起來的。直到現在，還高據着「首腦部」中的第二把交椅。

烏拉圭的軍警，在挨門挨戶的搜索「圖帕瑪若」游擊隊。



中國近代騙案之二 李萬銘

第一回：特務頭子「人大」作報告 語言大師奉旨寫新劇

共黨組織嚴密，保秘周至，水潑不進，針插不進，要想混到它那裏面去刺探情報，或者做策反工作，實比登天還難。但這只是自由世界中人，對共產黨的一個最膚淺的看法，實際上並不如此。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的特務頭子羅瑞卿大將，以中共公安部隊司令員及國務院公安部長的名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發言，報告了一件使紅朝統治階層聞之吃驚的大騙案。他說這只是眾多騙案之一宗，案子主角膽雖夠大，心卻不細，表演拙劣，漏洞很多，然而他竟能從縣市級政府騙到中央機關，由非黨員一變而爲黨總支書，並且由華東而西北、而中南、而北京、而西安，前後共達四五年之久，經過若干單位，卻無一人識破。因此，他以爲這件騙案具有代表性，特別把它當做一個典型提出來，叫大家引作鑒戒，再不要粗心大意。

這個騙案的主角，名喚李萬銘，陝西省安康縣人。據中共秘密警察調查，「解放」前，李萬銘曾在國軍二〇七師做文書上士，後來升爲准尉政治幹事。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爲共軍攻陷，李萬銘當時只二十二歲，他即僞稱中央大學的學生，專攻農科，到第二野戰軍所辦的軍政大學報名學習。當時「二野」的司令員是劉伯承，政委則中共第二個最大的黨內走資當權派鄧小平，南京正在他們的治下。

李萬銘在二野軍政大學學習，只待了五個月即已畢業。那時這等軍政大學辦訓練班，只在爲所謂「國統區」的學生洗腦，所以時間很短，畢業後亦不分配工作。但李萬銘卻異想天開，他假造了印信，竟獲得分派到常州市政府，做了建設科科員。他覺得這個辦法既行得通，而這科員的職位又微不足道，何不依樣葫蘆，再往上爬一步呢？於是他又僞造了印信，到蘇南行政專署去碰碰運氣。不想這一次沒有碰上運氣，卻碰上晦氣，竟爲主管識破，結果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然而不幸之中又有大幸，他只坐了一年監牢，到了一九五一年就假釋出獄。這麼一來，他的膽子就更大了，一直就用僞造印信的老辦法，卻是一帆風順，直上青雲，官位、俸祿、榮譽之外，還有年輕貌美的女黨員幹部，甘心情願地送上門來，做他的妻子。

羅瑞卿報告到最後，他說希望有作家能把李萬銘的案子，寫成一個諷刺劇本，像果戈理寫「欽差大臣」那樣，不是更能教育幹部麼？當時在座的一位人民代表，就是曾被周揚「救封」爲語言大師的老舍，立時把這個任務承接了下來，不久脫稿，乃五幕諷刺話劇，劇名叫做「西望長安」，刋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學」的一月號上。劇中人物都換了假名字，如比李萬銘，在劇中就成了栗晚成；李的妻子但琦

第二回：戰鬪英雄西北難雌伏 榮譽軍人中南顯威風

李萬銘在蘇南假釋出獄後，生活無着，就業困難。常言說得好，窮極了智生。他便僞造了一封二野軍政大學組織部的介紹信，說他在淮海戰役立功受傷，出院後身體微殘，不能回到原部隊，要求到原籍轉業，因此把他介紹到陝西，請陝西省人民政府給他安排工作崗位。他拿着這封信到了西安，當時榮譽軍人非常吃香，地方政府大都不敢怠慢。他的肚皮上過去生過小瘡，如今還留有疤痕，他正好利用，說這是打白刃戰時叫敵人拿刺刀刺的。他說脖子和左腿都中過敵人的子彈，說話故意結巴，走路故意裝成跛子。因爲他在軍政大學受過訓，共產黨的術語八股運用得很熟，他又繪聲繪影地把戰場上慘烈情況和自己生命不絕如縷的危險，告訴給陝西省人民政府接見他的幹部聽。於是陝西民政廳，就把他介紹到安康行政專署。他在專署報到之前，又僞造了一封黨籍證明信。那專署的黨委支部信以爲眞，隨委他做了民政科的科員，發給他一枚殘廢軍人的證章，還讓他參加了黨組織。

然而他並不知足。他以爲這樣一位小科員，還不知要幹多少年才能升級，而自己對於民政的事情，又根本外行。如果再使出老法寶——僞造印信上爬，專署的環境卻又不利於這麼辦。何況他曾在蘇南專署吃過虧，對於「專署」這一層機構總存有戒心，擔心日子一久，怕有暴露的危險。因此不久，他又請求派他到西北農學院去學習，他說他在中央大學學過農科，很想再充實一下農業知識，好到農村工作。理由既然正當，專署自然准其所望。

一九五一年十月，他到了武功西北農學院。他一看，這裏的師生比較天眞，不像行政機關那些幹部心術多端，於是他認爲這才是英雄用武之地，首先在學生羣中自我大吹法螺，說他歷任軍隊的連、營長，參加抗美援朝，升爲志願軍的團參謀長，因在上甘嶺活捉敵人師長，成爲戰鬪英雄，自己還想到前線殺敵，只是上級要照顧身體，不讓他去，但他覺得身體已經完全復原，仍在繼續申請中。學生不暇思索，只是一味盲目崇拜英雄，就把他這自造的英雄事蹟宣傳開來，造成了對他極爲有利的空氣。農學院裏的黨支書，對他嘖嘖贊歎，說這樣一位戰鬪英雄，卻甘願到這裏來學習，實在了不起。

不久，他就又僞造了二野軍政大學組織部給他的命令，要他「到中南局去報到」。他對學院的人們說：可能是他的申請已獲准了，這樣，他就又有了報國機會。農學院的黨支書，把他介紹到西北局，再轉到設於武漢的中南局，中南局的組織部就分配他到中南農林部。

因爲他僞造的履歷，既是團參謀長，又是二野的命令，所以中南農林部對於這位轉業的榮譽軍人，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先派他擔任了中南農業科學研究所的秘書主任，後又升任中南農林部人事處副處長

正是：只要做了黨支書，就有投懷女嬌娃。

第三回：醫院休養一旦擢師長　軍務會議火速飛蘭州

在武漢的中南農林部裏，顯了將近兩年的威風，也是李萬銘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候。如果中共不改革地方行政區劃的話，也許他就終老是鄉，不再做其他的打算，他的紙老虎也可能不被拆穿。然而人世上的事，從無一成不變的道理。毛澤東擔心幾個野戰軍分管地區，割據稱雄，尾大不掉，重演唐代的藩鎮之亂，爲着防患未然，便師法宋太祖削藩的故智，撤銷了各大行政區這一級的黨政建制，把大權集於中央。因此，中南農林部被指定合併到中央林業部，李萬銘只得偕着他的愛人來到北京。

因爲他是戰鬪英雄，在武漢時「大公報」曾刊載過記者對他的訪問記，中央林業部對他自是刮目相看，格外尊重，所以在分配職務的時候，就叫他做了行政處長，比較在中南農林部已是升了一級。對別人來說，原機構既已撤銷，工作人員內調合併，只要不降級，能夠保持原級原薪，已經很不錯了，何況又得升級？然而他的心情則與他人不同，不但不爲升級高興，反而憂形於色。這是什麼道理呢？說來亦極平常。前在武漢，山高皇帝遠，當地一些比他高的領導幹部，全給他蒙騙得毫不見疑。如今卻是調來中央，中央軍委、中央組織部都在北京，假若這兩個機構要查問他的戰鬪英雄和黨籍，馬上就可找他去談話，北京警衛森嚴，逃又逃不了，豈不大糟特糟？正是：做了虧心事，只怕鬼叫門。因此他就不敢到職，推說在戰場上中的毒瓦斯，現又在身上發作，請求到醫院休養。這樣，他就一直在醫院裏休養了一年多。

說也湊巧，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間，有位部隊的副師長也到這間醫院休養，和他的病室挨着，他便憑着他那一套巧言令色，和這位副師長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副師長公事包裏有空白的軍用電報紙，他施展出神偷的本領來，弄到了一張，那副師長卻一點也不知道。

一個月後，他昂然進入中央林業部，逕去見了黨委第一書記，當面出示彭總司令員給他的電報和親筆信；信上說，要他「回十二軍任參謀長兼三百五十一師師長」；電報上說，要他「火速乘飛機去蘭州商談軍務」。那位黨委書記一看，不免一驚，因爲對着他的已不是他的下屬，而是一位高級將領，軍參謀長兼師長，那還了得，馬上滿口應允，給他購買飛機票，並且發給他一筆款，讓他安家並辦行裝。

行前，中央林業部的同事們，還在全聚德給他餞了行。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這位軍參謀長兼師長飛到西安。他推說要在西安停留幾天，暫時不飛蘭州了。其實，他這是個離開北京之計，眞正的目的地是西安，而非蘭州。試想，他跟彭總司令員根本不認識，到蘭州豈非自投羅網？正是：雖未讀孫子兵法十三策，卻懂得虛作實來實作虛。

驚紅朝

楚秋鵠

三年前，李萬銘在陝西武功西北農學院學習時，該院的黨支書待他很好。這位黨支書，已在中年，經驗豐富，一向老成持重，作事認眞，不肯苟且。只是對於李萬銘，因爲他覺得他是個人材，又加敬重他的爲國犧牲精神，所以百密一疏，竟然毫不疑惑，即給他行文西北局轉介中南局。事隔三年，這位黨支書早把這件事忘卻，而他自己也由西北農學院調到西安工作。李萬銘在西安下機之後，就打算找這位三年前的老友記，在他那裏暫住一個時期，慢慢等待將來的機會。然而他並不知道那位黨支書已經調職，仍然跑到武功西北農學院。幸好那裏還有認識他的人，就把黨支書在西安的工作地點告訴給他，他這才又回到西安找到了老友記。二人一見，李萬銘很會說話，當然又是一片大謊。他說他現在已是軍參謀長兼師長，剛從蘭州同彭總司令員等要人開過軍事會議，爲着想念老友，特在返防地之前到西安探視，以敍契濶。老友自然歡迎之至，但他這時似乎神清智爽，突然警覺起來，在李萬銘身上發現了若干疑點。第一、他見過一些做師司令員的將官，都穿着草綠色細呢軍大衣，但李萬銘卻穿的是藏青色便裝大衣，裏面又是黃呢軍衣褲，這種裝束很少見。第二、一個師司令員至少要帶一、二位警衛員跟隨着他，以供隨時差遣，但李萬銘卻是獨自一人，並無警衛員，不像現任師長的樣子。第三、既然剛剛同彭總司令員在蘭州開過軍事會議，必有重大軍事問題的決定，他應迅速返防傳達執行，哪有閒空在西安逗留？越想越不對頭，但又無法證明他懷疑的各點是否正確。最後他想出了一個主意，因對李萬銘道：「你現在是國家的重要高級將領，既然未帶警衛員，我這裏也沒有武裝守衛，似乎不大安全。我想到陝西省軍區報告一下，請他們佈置對你的保衛工作，以防萬一。」李萬銘馬上接口道：「這不必勞動你的大駕，我本擬先和你晤面後，就到軍區探視趙司令員，他也是我的老友。」於是，李萬銘就起身，說去軍區。

大約有半天功夫，李萬銘回來說，已經見着軍區趙司令員，談得很好，保衛工作正在佈置。就這麼一句話，證實了黨支書的疑點完全正確。原來趙司令員昨日因公往北京去了，今日尚未歸來，李萬銘又如何能見着他？既然當面如此扯謊，則他的軍參謀長兼師長，以及在蘭州與彭總司令員開會等等，就全是胡謅。因而更想到他過去的戰鬪英雄、榮譽軍人、淮海戰役負傷、抗美援朝立功、團參謀長等等，也都未必可靠。於是他就秘密通知了陝西公安廳，該廳特別成立了一個小組，從事調查李萬銘事件。

他們派人分赴李萬銘曾經工作和學習的單位，查驗檔案，查了兩月，方才斷定李萬銘是個大騙子。在這兩個月期間，李萬銘曾多次想離開西安，均受黨支書所阻止，並直接告訴他：「你有問題，在未弄清之前不能走！」

水落石出之後，在調查小組嚴訊中，李萬銘完全招認，於是被捕，瑯璫入獄。過去那些與李萬銘接觸、並敬重他、幫助他的人，除西北農學院黨支書將功折罪外，其餘全受到處分，包括那位甘願委身以侍的女黨員幹部但琦在內。正是：氣球猛吹法螺破，英雄頓成階下囚。

清世祖與董小宛的

戀愛箋證

·靳羽·

從來民間對於傳說和野史往往都有很大的興趣，而對於正史和時人筆記反倒顯得淡漠生疏。究其原因，大抵可以歸結兩點：傳說、野史，由於歷代的相沿傳述，已經過渲染潤色，結果，形成了一個有情節、富趣味、而符合民間要求的故事形式；正史和時人筆記，歷來都用嚴肅的文言體裁記載，平舖直敍，文字簡潔，章節枯澀，內容更是經久不變，故不容易爲一般人接受，自難深入民間。因此，歷來的若干史實，每每有「事實性」和「非事實性」兩種互不相同的說法，例如清世祖和董小宛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民間傳說

據說，清世祖（姓愛新覺羅，名福臨，廟號世祖，年號順治）是個多情種子，曾經爲了失去一個心愛的女人，竟委頓得連皇帝都不要做了。

傳說中，促成這場戀愛的是洪承疇，破壞這場戀愛的也是洪承疇。洪承疇原是明朝的大臣，明亡降清，拜內院大學士，後出任江南總督。董小宛是他在任上，慕名藉權勢暗裏刧持去的。因事機不密，爲董的丈夫冒辟疆查悉，要將此事參奏當今皇上。洪承疇得此消息，大吃一驚，便想了一條轉嫁之計，當即迅速摒擋，以回京述職的藉口離開任所，悄悄帶了董小宛渡江北上。到了北京，即用一頂小轎連夜把董小宛送入宮裏，對順治卻說：董小宛是名滿江南的才女，原是有心送來伺候皇上的。一邊又悄悄把順治私幸漢女的事，密告太后。

順治一見驚爲天人，寵愛萬分。只是董小宛不明不白的進了皇宮，心中又惦記冒辟疆，總是哭哭啼啼。順治天天來探望，每次都善言安慰。董小宛任憑怎樣總是愁臉不睬。那知順治竟毫不動怒，反囑咐宮女好生伺候，日子一久，董小宛暗想這位萬歲爺倒是個好性兒的人。心想既進了宮，就休想再出宮了，不如還就環境俟機報仇。就改變態度，從此百般依順。順治寵愛之餘，竟然封董小宛爲貴妃，爲了怕招致納漢人做妃子的抨擊，還把小宛改姓董鄂氏，稱董鄂妃。從此，二人卿卿我我如魚得水，還起誓終身相愛。

董小宛取得順治寵愛，正預備要參駭洪承疇的時候，那知竟爲太后闖宮掌摑，指她身爲漢女，擅入清宮，已犯大清規律，要將她處死。順治苦苦哀求，才改禁西山玉佛庵。

原來洪承疇把董小宛轉送順治，除了脫卸罪過以外，心知董小宛對於自己折開她和冒辟疆這一段事實，心懷怨恨，日後必謀報復，故假太后之手來剔除這個勢孤力寡的漢女，以去後患。

玉佛庵，原是懲罰宮人的處所。董小宛自被幽禁後，反覺甚麼恩恩怨怨都如烟雲般的消失了。倒是順治，卻是一往情深，不時偷上山和董小宛幽會，甚至一住幾天，任憑怎樣苦勸，也如清風過耳，最後還是太后打發總管太監抬着軟轎接駕，方始把這個多情種子拖回去。可是不久，他又溜上了山。

終於有那麼一天，他在山上再也找不到玉佛庵了，有的只是一片焦瓦殘垣。自然，他很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涕泣之下頓感萬念俱灰，黯然回到宮裏，即刻寫下一通退位詔書，悄悄出走，往五台山出家去了。

史料筆記所載

這節故事在表面看來似乎煞有其事，實在全是胡說八道。

按清史，清世祖在位十八年，卒於清宮養心殿，死時二十四歲；

董小宛，則是明末秦淮的名妓。關於她的生平，現有可資查考的資料，最直接的，便有冒襄本人所作的「亡妾董氏小宛哀辭」、「影梅庵憶語」、與時人張明弼所作的「冒姬董小宛傳」等數篇。根據這些資料，可以鈎勒出這樣一個輪廓：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是明末秦淮的名妓。七、八歲時已在母親陳氏跟前學得文墨，書法娟秀。到十一、二歲，神姿艷發，窈窕嬋娟，已是一個美人兒。她性格幽靜，凡女紅、食譜、茶經，幾無不精曉。這樣才貌雙全的紅顏，落籍青樓，不消說，自是艷譽四揚，聲名大噪。當時，在秦淮河畔冶遊作樂，被酒吟詩的騷人墨客很多，慕名追逐董白的更眾。冒襄即是其中之一。

冒襄，字辟疆，是當時的文士，出身如皋大家，父祖兩代都屬貴顯。本人有才氣，以致很有點恃才傲物。由於是典型的公子哥兒，結交的都是些當時的風流人物。不消說，冒襄自然也是個好冶遊的人物。在還沒有結識董小宛以前，冒襄已經在侯朝宗那裏聽到董的艷名了；而董小宛，在風流名士的邀遊讌會中，也已久聞冒的文名。己卯那年的初夏，冒襄應制到南京，便去秦淮訪董小宛，一見她纖秀玉立，果然驚爲天人。由於二人早有印象，以致四目相接，心下都是早就願意了。這年，董小宛十六歲。交往兩年之後，董小宛從良，歸嫁冒襄。由於冒襄是當時的名士，董小宛又以才色見稱，二人的匹配自是所謂才子佳人，故一時傳爲美談，當時的雅士文人都有在筆記和詩詞中提到他們的。董小宛歸嫁冒襄後，恩愛之餘，閑來無事，便蒐集把古

今閨幃軼事，裒爲一書，題名「奩艷」。也許是先天不良，加以秦淮河畔這一段靑樓生涯的生活影響吧！董小宛的體質是不很好的，因爾生命也不長，卒時才二十七歲，而且死於肺癆。

關於董小宛的事跡，大抵如此。

勉強的連繫

由上列清史和時人筆記所載，看不出順治和董小宛之間有什麼連繫；順治旣不會爲董小宛跑到五台山去做過和尙，而董小宛也根本沒有踏入過清宮，更不必說淸太后加以陷害了！

事實上，二人都是死得其所；一個死在自己的皇宮裏，一個善終在自己的丈夫身邊。

如果說硬要把他們二人拉上一點關係，那末只有一點是勉强可以拉扯在一起的：即二人命運相同，天不假年，英年早死，死得太年輕，都死在不該死的年齡。

所以，淸世祖與董小宛的戀愛，根本是莫須有的。除了上述幾種資料可作核對檢查外，還有兩點犖犖大者的事實足資旁證。

一點推斷

自李自成攻陷北京及淸兵入關後，明的宗室和遺臣，多輾轉南下，於是南明諸王相繼爲諸臣擁立。滿淸入關，順治年幼，政權操在攝政王多爾袞手裏。當時滿淸政權爲樹立威信，採取的完全是暴力的屠殺政策，連漢族男子剃髮，也都是在武力壓迫下强制執行的，以致與漢人結仇很深。多爾袞死後，順治親政，江南還是南明的天下。等到滿淸肅淸江南的武力，已在順治四、五年間，可是西南七省仍在桂王偏安的局面下。直到淸軍分三路南下，才迫使桂王敗走緬甸，十八年爲吳三桂執殺。至此，滿淸王朝才算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大陸的統治。總計自滿淸入關，明室遺臣先後奉立明裔對抗八旗軍，前後凡十九年。亦即是說，在順治當政的這十八年中，統治權一直沒有眞正穩定過。在這種血海深仇的歷史背景下，讓一個敵對民族的女人去接近統治者的最高代表——王帝，不僅事實上不可能，即作爲統治集團的淸宮王室，基於本身的安危利益，也不會容許順治去冒這種風險的。這是第一點。

年齡的反證

其次，順治和董小宛在年歲上的差距，也不適合談情說愛、和不可能談情說愛的。這裏，考核順治和董小宛的年齡，列舉一個反證。

且先看下列資料：

「嗟乎，小宛自壬午歸副室，余與子形影交儷者九年，今辛卯獻歲二日長逝，永別者已踰六十有五日……」（「亡妾董氏小宛哀辭」。）

「已卯初夏應制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來數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兔徑扶姬于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嫩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影梅庵憶語」。）

「……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畢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冒姬董小宛傳」。）

這裏，可以了解到一點非常明顯的事實。即：董、冒相識是在已卯年初夏，這時董小宛十六歲；董歸嫁冒襄是在壬午這一年，以後，二人又相處九年；辛卯年正月初二，董小宛身亡，死於肺癆，年僅二十七歲。

有這幾點時間概念的材料，已不難推算順治和董小宛的年齡了！

檢查干支公元紀年，可以推知董小宛十六歲識冒襄的已卯那年，是明崇楨十二年，即公元一六三九年；歸嫁冒襄的壬午那年，是崇楨十五年，即公元一六四二年；病死的辛卯那年，是淸順治八年，即公元一六五一年。

按淸史，福臨即帝位時是六歲，第二年改元順治，同年十月入關。這年干支是甲申，即崇楨十七年，亦明亡之年。按此推算比對，可知已卯那年福臨只有兩歲；壬午那年五歲；即到辛卯的順治八年福臨，也還只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十三歲多一點的孩子。

大孩子和徐娘

於此，可見董小宛和順治之間的年齡差距，少說也有十四歲（參看後列「董小宛順治年歲考」）。故當董小宛和冒襄二人在那裏卿卿我我的時候，順治還掛着兩條鼻涕在山海關外玩雪球呢！等他明白兩性關係的微妙，董小宛卻又早已香消玉殞好多年了！就算還活着未死，也該是三十一、二歲的半老徐娘。即使風韻尙存，面對這樣一個眼角滿佈魚紋、脂粉已難掩飾殘春的婦人，不知順治還提不提得起那股談情說愛的熱情和興致？

董鄂妃和董小宛

因此，所謂淸世祖和董小宛的戀愛，事實上根本是不成立的。這只是一則虛構的故事。

若說虛構的內容是否有所憑藉，則怕是傳說對董小宛和董鄂妃關係的穿鑿附會了。

董鄂妃和順治倒確實是戀愛過的。她是滿淸大臣鄂碩的女兒。鄂碩是滿洲正白旗人，襲世職，入關之前，曾和明總兵吳三桂交過鋒，順治初又追擊過李自成，後移師南下對付南明，所以是很有點汗馬功勳的八旗軍官，順治十三年擢內大臣；十四年因女冊封爲皇貴妃，進三等伯，同年卒，諡剛毅。

董鄂妃旣是這樣的身份，淸史上自然有她的傳。且看：

「孝獻皇后董鄂氏內大臣鄂碩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寵冠後宮十三年八月立爲賢妃十二月進皇貴妃行冊立禮頒赦上皇太后徽號鄂碩本以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進三等伯十七年八月薨上輟朝五日追諡孝獻……」（淸史「孝獻皇后董鄂氏傳」。）

董鄂妃生前被寵冠後宮，死後順治又爲她罷朝五日。從這一節短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順治對她是如何的恩寵了。

集皇權與夫權的風流種子

但以順治本人來說，董鄂妃並不是他第一個所

愛的女性。就表面史料看來，在他十四歲至十八歲這短短的四、五年中，包括董鄂妃在內，至少有五個女人和他有過關係，如果按照名份時序，她們似乎應該是：世祖廢后、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孝獻皇后、淑惠妃。除廢后外，其他四個女人的愛情與肉體，順治幾乎是在同一段時間內分享的。他對愛情之不忠不專，由此可見一斑。也許就因爲他那種皇權加上男權至上的拈花惹草的輕率態度，以致影響到他正常的婚姻生活。且看一條證據：

「……后麗而慧睿親王多爾袞攝政爲世祖聘焉順治八年八月册爲皇后上好簡樸后則嗜奢侈又妬積與上忤十年八月上命大學士馮銓等上前代廢后故事銓等疏諫上嚴拒諭以無能故當廢……於是后竟廢」（清史「廢后傳」。）

這裏所說的「上好簡樸，后則嗜奢侈，又妬，積與上忤」，相信是拍順治的馬屁。后既「嗜奢侈，又妬」，則分明是個不善應付宮廷生活的蠢女人，怎稱得上「慧」？恐怕皇帝亂搞男女關係，皇后吃醋，一妬再妬，一面又仗着自己是太宗孝莊文皇后的姪女，諸多干涉，招致丈夫嫌憎，以致「積與上忤」怕倒是眞的。相信不完全是皇后一個人的過錯。謂予不信，類似的證據還有一條：

「……順治十一年五月聘爲妃六月册爲后貴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當上恉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責后禮節疏闕命停應中宮……」（清史「孝惠章皇后傳」。）

這裏，又可以看出他們的夫婦關係並不和睦。事實很明顯，孝惠章皇后在聘爲妃，册爲后的同時，順治又搞上了董鄂氏，而且還「寵冠後宮」。這很使身爲皇后身份的女人難堪。爭寵吃醋之下，夫妻之間口角怕是會有的。由於已往順治有廢后的歷史記錄，所以孝惠章皇后也比較乖巧，沒有愚拙到把夫妻關係弄僵。至於傳內派皇后不是的話，倒很有點鍛鍊周內的味道，怕又是泥水匠在順治臉上塗石灰；否則，他的妻運也委實太糟了，怎麼先後兩個太太都會這樣的不賢慧呢？

順治本人和他的家庭既有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這些事故的本身就已足夠給傳說的編造提供素材了。所以，「董小宛」故事中也眞有一點順治和董鄂妃的影子，而皇太后這個角色，倒有點像似孝惠章皇后的化身呢！

譭貶洪承疇

至於故事中把洪承疇和皇太后也扯入一起，則怕是蓄意的譭貶。

洪承疇原是明的大臣，官至薊遼總督，是萬曆年的進士。明末與清兵戰於松山，兵敗被執。明帝以爲洪承疇已經殉國了，還隆重的設壇拜祭他，豈知他已在清室的勸誘下歸降滿清。清初開國的規則，幾乎大部份是洪承疇所制訂的。

中國的傳統精神文化，是很注重四維四德的。洪承疇貪生怕死，兵敗歸降敵人不算，居然還代異族統治者擬訂開國的章典制度，這樣的讀書人，這樣的大臣，還有什麼節義廉恥可言？他的不被同情，自是肯定的了。以致在有關董小宛的傳說中將他醜化，作爲一個替順治拉馬的皮條客，也成了很自然的事。

清乾隆四十一年，詔諭國史增列貳臣傳，故清之國史有此一類，所載凡一百二十人，都是明亡降附滿清的明臣。洪承疇自然榜上有名。由此可見滿清統治者本身也不很看得起這一批失節的順臣呢！但是民國十六年編纂的清史竟無貳臣傳，又將洪承疇收在列傳中，倒是一奇！這不知是編纂這幾位老先生的宅心仁厚呢？還是編纂者本身原是滿清遺老、三百年的時間混淆了他們對歷史和民族的界限？抑或根本上是他們的顢頇？

翠冠英雄

至於故事中拖入清太后這個人物，還使她去和洪承疇搞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這諒是民間對滿清的小器報復了，屬於心理上的一種滿足；明末清初，清軍陳兵關外，皇太極是個何等英雄人物！可是英雄頭上戴上一頂翠冠，分明已是丑化了，何英雄之有？

世間很多事原是以訛傳訛，積訛成眞。清世祖與董小宛的傳說，亦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時間概念			年歲比對			註釋
干支	年號	公元	冒襄	董小宛	順治	
己卯	崇禎12年	1639	30	16	2	董小宛與冒襄於此年初夏相識。
庚辰	13年	1640	31	17	3	
辛巳	14年	1641	32	18	4	
壬午	15年	1642	33	19	5	董小宛於此年嫁冒襄作妾。
癸未	16年	1643	34	20	6	此年八月皇太極死，福臨即位。
甲申	順治1年	1644	35	21	7	四月思宗殉難，明亡。清軍入關。
乙酉	2年	1645	36	22	8	
丙戌	3年	1646	37	23	9	
丁亥	4年	1647	38	24	10	
戊子	5年	1648	39	25	11	
己丑	6年	1649	40	26	12	
庚寅	7年	1650	41	27	13	
辛卯	8年	1651	42		14	正月二日董小宛卒，死於肺癆。

（照推算，在辛卯那年，董小宛應該二十八歲。但冒襄所記是二十七歲。如此，則董小宛在己卯那年應爲十五歲才對，冒襄所記的「時姬年十六」，可能是虛齡了。）

吞筷子與化骨的玩藝

胡蓑之

在過去的兩個月裏，曾有十幾位「萬人雜誌」的讀者打電話給我，說是被魚骨梗喉，我當分別盡力而爲，替他們解除痛苦。其中有幾位事後來電話說已「搞掂」；有些則沒有電話，究竟「搞掂」與否？當不得而知。不過，照我過去的經驗，除非特別嚴重者外，想必不會撞板吧。

但這裏有個小小的聲明：我只知「化骨」，卻不是喉科醫生，而有兩位患喉痛或喉部生東西的讀者，如新界的錢先生（姓氏可能有誤，因我是外省人，電話裏總聽不清楚），深水埗的姚先生，也曾來電話求醫，使我啼笑皆非！因之，萬人雜誌張編輯要我寫點短文，談談那天「吞筷子」的玩藝，和說明一下怎能夠在電話中替人「化骨」的秘訣？以供讀者新春期中的談助。

我認爲：這是中國古老傳下來的雕蟲小技，不足登大雅之堂，寫起來恐怕惹人譏笑；另方面，中國有許多的幻術、邪術，不僅科學無法加以解釋，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就拿「吞筷子」來說吧，一根將近八寸長的竹筷，斬成三至五枝兩頭尖的竹釘，吞下肚裏去，自然是很危險的，但吞者若無其事，這是科學可以解釋的嗎？當我幼時在鄉間親眼看到前輩所玩的幻術、邪術、法術……多至不可勝數。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計有：「招蛇」、「捉鬼」、「雪霜水」、「龍骨水」、「吞筷子」、「吞碗」、「劃陷圈」、「符手」、「重手」、「限手」、「送鬼」、「趕屍」、「箍頸」（俗稱綁鷂鷲）、「收蚊」、「放蚊」及「伏鼠」等等。

以上這一串幻術或邪術之中，有的是屬於排教、道教、茅山教；有的則屬於邪教的。當時如果有人願意「領教」（學的術語），只要花費少數銀錢，便可學會一兩種。但是，許多家長們爲什麼都不讓自己的子弟去學呢？因爲，一個人如果學會了邪術，那末他可能做缺德的事，比方：學會了「劃陷圈」，對任何靚女都可以從心所欲，她不但不反抗；而且自動地寬衣解帶，把寶貴的貞操獻給你。學會了「符手」、「重手」或「限手」，更可隨時置人於死地！「箍頸」也是害人的。所以，我的家長深怕我們兄弟少不更事，誤入歧途，便禁止跟那些邪教往來。結果，只學會了這種能夠方便人的玩藝——「吞筷子」和「龍骨水」。

本來，「龍骨水」與「吞筷子」是屬於一種的，即所謂「化骨」。但倘若單學會「龍骨水」，只能夠化魚骨而不能化鷄骨、鴨骨或其他硬物；同時前者必須自親治水給患者飲下才行。如果學會了兩種，則無須親自到場，在電話中便可「搞掂」。若是沒有電話，只要叫得應也行。故稱爲「隔山叫」，千叫千應，萬叫萬靈。

教我的那位術師姓陳，他跟我家是世交，當時我還不足十六歲，眞傳那天他曾站在我面前正經地說：「我一生不知方便了多少人，今天傳給你，希望你照樣存着好心去方便別人，以替別人解除痛苦作爲自己的快樂。……」接着把一些奧妙傳給我之後，又說：「當你方便人的時候，只要回憶我現時的聲音笑貌就得了！」事實上，好心好報，我那位老師活了八十三歲。

當時我太年輕，對這種缺乏刺激的玩藝，壓根兒不感興趣，一心好奇想學其他，但爲家長所嚴禁。因此，我在家鄉一直沒有機會去方便人；直到進入軍校以及後來帶兵作戰時，才知道大派用場。由於抗戰期間，部隊所領到的軍糧中，穀子與沙幾佔百分之五，一般人都吃不下咽，我卻連穀帶沙一起吞。在軍校時我是砲兵總隊第一大隊二隊的學生，一天，有一位第三隊的姓潘同學被一條魚骨插入喉壁，情況很嚴重，請假入野戰醫院三天，無法將魚骨拔除；我因爲未嘗試過而不敢毛遂自薦，只向値星官請了兩小時假，親去野戰醫院探望潘同學，也不敢明言。但回想我師的教言，卻又不能不大膽嘗試，先給他一碗水飲下，接着替他施術，將魚骨捲起化掉。大約十分鐘後，他覺得猛痛一下，便開始輕快了。我知道他的喉管已經發腫化濃，當他覺痛時，表示魚骨已開始捲縮，逐漸溶化。果然兩天後，經醫生替他消毒後便全愈出院了。這是我第一次試驗的成績，感到非常的快慰。

從此我便有了信心，同時傳出後，大多數同學都知道了，於是紛紛要求我表演那套「吞筷子」的玩藝，在遊樂場上不得已舉行了一次。

在常德駐防時，有一次砲兵團官兵聯合大聚餐，一名砲長因被鷄骨梗住喉管，痛苦到涕淚交流，幾乎兩眼翻白！好在爲時甚暫，我跑過去站在他面前約三分鐘，便立刻替他化掉。此後，我在軍隊中先後九年，無論在前方後方，都經常遇見類似的梗喉事件，甚至當地的居民也有；我不分軍民，識與不識，只要聽到或見到，便義不容辭地去方便他，估計大約總在四百人以上。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來香港之初，住在九龍仔木屋，一天晚上，聽到隔隣有人呻吟，說是被魚骨卡喉痛了兩天兩晚，翌晨我過去一看，那位廣東籍的中年男子躺在床上打滾，有人主張送醫院，我知道他很嚴重，便依法炮製，也算方便了他。尤其是三年前，太子道一位六十八歲的老婦被魚骨卡得更厲害，喉部已經紅腫，不能飲食，也不能說話，因爲時間過久，喉嚨腫脹可能窒息致死！她家人也已替她準備了後事，計劃入院開刀。她是我朋友的親戚，我聽到這消息，即時趕去，施行最後的「水獺術」，將那條橫梗的魚骨化掉。後來她家人要謝我，我堅決拒絕了。原因是我旨在方便人，不受人酬謝，也不招搖。我最大的願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方便一千人以上，便是一種無上的快慰。

去年萬人雜誌三週年聚餐前幾天，我同張老編談起上述問題，他便認眞起來，特別準備一根長的竹筷子，要試驗一下。我爲了不便使大家掃興，只好硬着頭皮接受了老張的要求而獻醜。但當我吞筷子之前，還恐怕客人中的法術高過我，可能置我於死！所以，我將五枝竹釘放入碗裏後，用手一照，未發現竹釘沉沒，才敢大膽地吞下去。篇幅有限，關於其他的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談吧。

祝你身心平安

張贛萍

對親友寫信最後那句「祝什麼的」，各有祝法不同，我最好用「祝你平安」。值此辛亥年開始，我也在此祝讀者平安。這平安包括身體與內心。

因為根據我在大戰亂中與在香港安定中一共生活了五十年的體驗，我深深感到人生最可貴的就是「平安」兩個字。唯有「平安是眞福」，這句話也只有曾經失去過平安的兩項基本要素——「自由」與「健康」的人，才能眞正的體驗得出來。

窮人以為富人幸福，在這有錢可以買到一切的社會中，看起來富人確是比窮人幸福。可是，這種幸福不是絕對的，因為金錢只有買到物質，卻買不到平安。

我見過不少身心不平安的富翁，他們的生活實際上比窮人痛苦。我有一位百萬家財的朋友，他患胃潰瘍病，很多東西都不能吃，吃多了痛，吃少了飢。幾乎全靠流質食物過日子。有一天他步行經過街邊一個大牌檔，見到幾個苦力蹲在小櫈子上大吃大喝，他不禁吞口水說：「這是最幸福的人。」

你不要以為有三妻四妾的人幸福，我有一位「兩頭住家」的朋友，大太太是同患難的黃臉婆，兒女成羣；小太太的確年青貌美，兩人年齡相差二十多歲，最初營金屋藏嬌的時候，為着怕大太太吵鬧，偷偷摸摸，卜晝不卜夜的形同做賊；現在自己年近花甲，小太太正值狼虎之年，疲於奔命，還怕紅杏出牆。去年因事要離港數月，他說了一句眞心話，就是怕離港期中會要戴上綠頭巾。他的內心為什麼會有這種恐懼？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個小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三妻四妾？

因此，我十分看重「平安」兩字，你不必羨慕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你只求自己身心平安就可以了。一個人能身體健康，能俯仰無愧於心，你就是一個生活在眞福中的幸運兒。

就以生活在香港來說：無日無之的交通失事，你及你的家人沒有撞過車或被車撞過，你就是幸福的人；無日無之的兇殺與暴力行刧案，你與你的家人沒有被殺被搶，你就是幸福的人；經常都在發生的火災，你的家庭、工廠、商店沒有被祝融光顧過，你就是幸福的人。如果你及你的家人，大小平安，連醫生也未幫襯過，那更是萬份幸福的人。

疾病、天災、人禍都遠離你及你的家人，如果再加上你的內心平安，從未做過有虧良心的事，到任何場合中去，沒有不好意思見到的人，確能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心，我敢說，你是這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因此，我對兒女的施教從不作過苛的要求，我只要他們除注重身體的健康之外，做任何事先自問良知，如果認為這樣做有愧於心，便不要做；問心無愧，便放心去做。

做人做事，只求心之所安，是我的人生態度，是數十年奉行不逾的座右銘。

文壇小掌故

I.U.P.R.W.中國支部

慶餘

I.U.P.R.W.乃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Proletarian and Revolutionar Writers之縮寫，即「國際普羅革命作家協會」。

一九二七年，蘇聯為進行國際文藝統戰工作，邀請世界各國同情蘇聯政權的作家們到莫斯科，舉行了所謂「第一次世界革命作家大會」，決定成立「國際革命文學事務局」，今後，在俄羅斯、烏克蘭、德國、匈牙利、波蘭、捷克、奧地利分別成立了支部。

一九三〇年十月，「國際革命文學事務局」在烏克蘭首都哈爾可夫，召開了「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學大會」，決定把「國際革命文學事務局」改為「國際普羅革命作家協會」。

這次大會到有代表一百二十餘人，代表二十二個國家；中共的「左聯」委託當時正在蘇聯的蕭三代表參加。蕭三把「左聯」的成立在會上作了報告，並申請加入協會的組織為中國支部。大會當然接納，蕭三當選了主席團之一、總秘書、和協會機關刊物「世界革命文學」的編輯。

從此之後，左聯不但受中共完全控制，還在國外投靠了一個「婆婆」管着，I.U.P.R.W.的議決案、通知等等，就成了左聯必須恪遵執行的命令了。

在第二次大會上及會後成立支部的，除「中國」外，還有白俄羅斯、格魯泰（在蘇聯境內）、日本、瑞士等國。

蕭三在寫給左聯的信上說：「哈爾可夫大會，首先便是政治性質的大會，大會未曾將文藝看成狹義的物象，恰相反，認為文藝的實際，是不能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底任務分開的。因此第一次大會時認為只要是：一、和法西斯蒂戰鬪者，二、和白色恐怖戰鬪者，三、和戰爭危險戰鬪者，便稱為革命的作家；第二次大會卻增加了：用所有的力量、方法，在本國內參加幫助共同努力於革命工農運動；用所有的力量、才畧，積極保護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建設，反抗帝國主義對它的進攻干涉。」

大會對「中國支部」當前的任務及工作，發給左聯十一項指示，相當煩瑣，舉其要者，有如下幾項：一、發展工人作家與農民作家；二、使無產階級文學深入大眾，要求普遍化與大眾化；三、定期刊物及組織，特別在文學理論及批評方面，必須由共產黨領導；四、作品應加緊反帝運動及土地革命的宣傳，報導蘇區活動、紅軍生活及游擊戰爭；五、組織藝術領域內一切革命勢力的統一戰線；六、加緊反民族主義文學及對於胡適派和各種反動思想的鬪爭等。

太平山下的故事

太平山下式的騙案，雖然十分老套，可是騙子們重施故技，依然不少人上當。「利」字是騙徒們得心應手的秘訣，大部份的騙案都使用「利」字的一招。不要說老一輩的人太笨，近代許多知識豐富的人，也常會受騙。他們受騙的原因，也和老一輩的人一樣，是受了「利」字的誘惑。

釣魚用餌，要一個人上釣，也最好利用人類貪便宜的弱點，利用這個去行騙，十九不會失手。最近，香港成立一個特別法律小組，專門對付外國人在港設立的「互惠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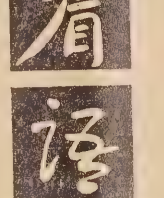
據說，一個外國人在香港設立了三間公司，推銷「互惠基金」，據他們的宣傳，這種互惠基金可以得到厚利，是外國的新興事業。說來頭頭是道，且可舉出「事實」為證。於是，被他們說服而投資的人十分多，大家抱了一個希望，這筆投資過若干年會賺到十倍、百倍的巨利。

據說，這個外國人在香港吸收了至少一百萬元的「投資」，然後，他「不知所踪」了。這三家公司在非洲的奈比亞註冊的，難道你跑到非洲去追查？結果祗有自嘆倒霉，而這外國人，可能在別的地方又以同樣手法，騙取其他地區貪圖厚利的人的鈔票。

如果人們不是給「利」字迷住心竅，不會那麼容易上當。其實，他們這種騙術和太平山下故事沒有多大不同，一如種金種銀那種老套，但他騙取的對象，不是愚夫愚婦，而是自命知識分子的人。

不論知識水準多高，對利的貪圖都是一樣，所以有知識的人，一樣上當。同時，因為這騙子是外國人，許多崇外的人以為外國人一定靠得住，因此更易上當。

立例管制，雖是亡羊補牢的辦法，但主要還不在管制不管制的問題，而是人的貪念不能消除，這種事就必然存在。一個外國人走了，又有別的外國人來；一套用過了，又會再來別一套。祇要有「利」字存在，他們還是有收穫的。



青蛙大戰兆凶年

在馬來西亞距檳城不遠的一個山谷中，數千青蛙混戰，結果有六百多隻死亡，蛙骸遍野。當地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這現象可能帶來災禍，紛紛燒香膜拜，驅邪求平安。

有關蛙鬬的記載，中國古代卽已有之，如漢書中說，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鬬。可見青蛙大戰不算得什麼新奇的事，不過，對蛙鬬的迷信，卻也並不單祇馬來西亞土著為然。在中國陰陽五行而言，蛙鬬是象徵人間將有大流血事件發生。因此當年在蛙鬬後，接着便有四將軍聚眾十萬征南越之舉，當然，這一場大戰，也就死人無算。

今天，馬來西亞掀起的種族鬬爭，雖未釀成全面性巨禍，但這危機仍然時時刻刻存在，難怪馬來西亞人看到不吉象徵為之憂心忡忡。

何況，近來馬來西亞正有一種醞釀，要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要承認中共、要搞中立化，這種種行動，會不會引狼入室，由此引起大流血？那倒是很難預料的事。如果說蛙鬬確是象徵大流血，則大馬確有許多流血的因素存在。不過，這並不是燒香膜拜所能祛除的，卻需要一個剛毅的、有遠見的領袖領導，如此，才可以使大馬避免惡運來臨。

撇開迷信，其實蛙鬬是自然現象，在生物學，青蛙是最善排擠異族而好鬬的生物，凡是有「異族」侵入牠們的「領土」時，就往往掀起一場大斷殺。生物學家說，青蛙所以大戰，是為了牠們要爭取繁殖地盤，今年洪水為災，牠們的繁殖地盤給冲走，大戰自然勢所難免。

不過，說是蛙鬬帶來災禍也未嘗不通，因為，在這次馬來西亞的水災中，至少已有五十八人溺死，這也不能說不是一場巨災！

人們往往把自然現象預卜吉凶，其實，如果「應驗」的話，不過是碰彩而已。

萬人傑

從性感象徵談起

最近，倫敦大力吹捧一個挪威籍女子茱莉艾姿，希望她成為七〇年代的性感象徵。

戰後，英國人最喜歡搞這類玩意，茱莉艾姿就是英國的時代產品。英國報紙說：「如果茱莉艾姿將會使英國陷於風暴中，則她的肉體定必成為風暴的因素。」英國報紙競相刊登她的裸照，究竟她身段如何，香港讀者尚未知曉；只見到她半裸的玉照，確是很美，難怪英國人這樣大力捧她。

茱莉艾姿是個怎麼樣的女人呢？據說，她已經離過兩次婚，第一次嫁給一個農民為妻，不久離婚了，再嫁給一位牙醫生，也離婚了。現在，她正向電影界進軍。

向電影界進軍的本錢是她被期望為七〇年代性感象徵的胴體，不過，英國報紙說：如果你在最近的「占士邦」電影中，打一個噴嚏就會錯過欣賞的機會。意思是說，她的現身銀幕，只有稍縱卽逝的一煞那。英國報紙之競載她的裸照，也許是一種補救，，使「走鷄」的觀眾捉回一隻鴨吧？

茱莉艾姿似乎頭頭是道，她除了向銀幕上打出路，還灌了一張披頭四約翰連濃寫的叫做「愛」的唱片，這張唱片一定能暢銷，不管她唱得如何。因為，每一張唱片的袋子上面，都印有茱莉艾姿的裸體，有得看有得聽，值回票價有餘。

以前她不過是個週薪兩磅的女僕，算起港幣，月薪不過百餘元，如果香港也有這樣的女僕，相信不少人搶着僱用。不過，現在她已飛上枝頭作鳳凰，相信她賺到相當可觀的高薪了。在英國目前這種不正常的社會裏，常會無端端發達。如果這位二十五歲的天生尤物挪威小姐茱莉艾姿眞有機會成為七〇年代性感尤物的話，不消說她就會財源廣進，是否可以得到英女皇的MBE雖未敢肯定，但絕不會像從前那樣，每週只賺兩英鎊。

戰後的英國，就是這樣一個沒落的社會。從茱莉艾姿的崛起，可看出年青一代的英國人，只沉溺在女人的椒乳蜂腰之間罷了。

亥年談豬

今年是辛亥年，也是辛亥起義，建立民國後的第二個辛亥年。我國歷史是以干支紀年的，干是天干，其數爲十；支是地支，其數十二。干支相配，其變六十，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類，每六十年一個甲子，所以今年是中華民國六十年。古人又將十二支各配以一種動物，卽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鷄、戌狗、亥豬，所以今年又是豬年。

提起豬來，大家對牠都沒有好印象，雖然在歐美有人把小豬當作寵物之一，也像寵愛貓狗那樣抱在懷裏親牠，但我們中國人可沒有那份雅量，除了回教徒，豬在人們的心目中，只是菜肴的原料，古時認爲「七十非肉不飽」，所以家家都要養兩隻豬，準備供老年人食用。並非對牠有什麼偏愛。農村中的豬圈是最髒的地方，也是農人的肥料製造場，其中泥漿滿地，臭不可聞，而大小豬羣便在臭泥中打滾，說牠是世上最髒的動物也不爲過。豬又是愚蠢、貪婪、懶惰、醜陋的代表，罵人貪而無恥爲「豕心」、「封豕」；下邪偸視爲「豕視」；愚笨爲「蠢豬」；好吃懶做爲「懶豬」；譏人的相貌醜豬，則以神話中的豬精（朱八戒）爲代表。安祿山卽使趕走唐明皇，坐上皇帝的寶座，仍然難成大事，因爲他只是一條「豬龍」。

不過，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一條豬因爲貪圖安逸、享受、不勞而獲，甘心受人豢養，所以到頭來只好爲人「祭五臟廟」；如果牠能奮發圖強，衝開豬圈，逃往山林自食其力，慢慢仍能長出獠牙變回野豬，自然不會再受別人的欺侮了。

在歷史上豬似乎也出過兩次風頭，王莽的時候，北方匈奴猖獗異常，王莽於是大募天下勇士及被判死刑的囚徒，組成一枝隊伍，號爲「豬突豨勇」軍，大戰匈奴。這是藉豬的威風殺敵的。另一次是：齊襄公和文姜兄妹亂倫，被魯桓公發覺，襄公派力士彭生殺桓公以滅口，接着又將彭生殺死。後來公孫無知之亂，彭生化豬報仇。上一個辛亥豬，象徵滿清那條「蠢豬」；這個辛亥豬，象徵毛澤東這條「豬龍」，誰能斷定老毛的身旁沒有安慶緒呢？賣油郎有詩曰：

一、豚子生來懶又饞，飢來張口飽來眠；
雖然眼下樂無比，末日來時供佐餐！

二、野豬力大獠牙長，一怒也能退虎狼；
莫謂庸材無大用，彭生化豕死齊襄。

三、辛亥武昌舉義旗，中華民主奠新基；
而今再度逢辛亥，

除夕的哀傷

光陰倏忽，除夕已近，此處沒有嶺頭上的梅花；沒有鞭炮劈劈剝剝的聲響；沒有漫天飛舞的瑞雪；更沒有撚着灰白鬍子，望着灰白色的天空，期望一個好年頭的老祖父。縱依舊劏鷄殺鴨，縱依舊燃香拜神，但我卻感到缺乏一份應有的虔誠；縱依舊是熙熙攘攘人聲沸騰，但我卻感到靜穆寂寞，我懷念着兒時除夕的祝福，懷着故鄉的燈光和燭影，懷念着鞭炮的火藥香味。因爲那個時刻，是一個充滿着喜悅和希望的時刻，是一個瀰漫着虔誠和神秘氣氛的時刻。雖然難免有點戰戰兢兢，擔心自己說錯話做錯事，以致招來一年的不幸，但我依然喜愛那種隆重和神秘的氣氛。

我的故鄉，是一個「陰盛陽衰」的村莊，平日所見到的只是結着灰髮髻的老太婆、結着黑髮結的年輕媳婦、梳着大辮子的大姑娘、扎着雙角辮的小丫頭。男人們盡是一鼓勁兒往外跑，跑到南洋去挖錫米，跑去金山淘金，跑上省城京都去「做官當老爺」。把女人們拋在故鄉，守着那一間古老的大屋，過着慘淡的日子。可是除夕，村子裏蓄着鬍子的，穿着長衫馬褂的，剪短頭髮，穿着西裝結上領帶的人多了。男人們能回來的都回來了。他們到處串門，高調濶論，爲了侍候他們，女人也比平日更忙了，但卻是喜氣洋洋。老太婆皺紋深深的臉頰上，展開一絲歡愉的笑影，媳婦們黑黑的睫毛上掛着兩滴喜悅的淚花，那些不能趕回家來的男人，也例必在除夕之前寄回一封附着滙票的書信，安慰他的妻兒母親。如今，我的故鄉依然是一個「陰盛陽衰」的村子，但是老太婆和媳婦們所懷念的人，熱烈盼望歸來與她們一塊兒吃一頓團年飯的人，一個個都像易水河畔辭行的壯士，「風蕭蕭兮易水寒，『男兒』一去兮不復還」。鷄鴨大抵還是有的，鞭炮大抵也還會放幾響，但那種充滿喜悅和希望的氣氛，那種虔誠和神秘的氣氛，該已是盪然無存了。一間間古老的大屋該是：「門前遲行踪，一一生綠苔」。婦女們該也是「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吧！

兒時吃過團年飯之後，我最忙碌的時刻就開始了。隔壁的二婆，後院的四嬸，對門的三嫂早就「掛號預約」好了，新年一到，我就得替她們上神台去燒香。因爲我們故鄉的習慣，正月初一第一柱香是不能由女人上的。於是男孩們成了「搶手貨」，「如不預約恕不效勞」。上完香口袋裏自然免不了要多了一個沉甸甸的封着大洋的利是，完全不必伸手去討。上香的時候，曾記得，老太婆們總是喜歡嘮嘮叨叨地訴說：去年是由她自己的孫兒上香的情景；年輕的媳婦們也喜歡自言自語地說：明年蘇女她爹準會回來的。可是如今，她們能說些什麼呢？

二十一年了，昔日的老太婆怕已是棺木已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指。所謂「利」，就是「好處」。將這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只給某些人以好處，而不及其餘。要知道世界上人很多，而且百分之九十九都求富貴。在這種情形之下，專利制度似乎不算公平。

專利之害

在香港，有好幾種行業是有專利的，因為有些專利企業與市民沒有大矛盾，因此不為人所注意。只有巴士專利，因為管理乏術，搞得很臭。不過臭得儘管臭，謾罵儘管謾罵，專利我自為之。

二十年來，市民吃巴士專利的虧可真不少。七八年前，市民要搭巴士就得準備同守閘員打架。那種視顧客如仇敵的情形，真叫外地人看低我們。幸好那個仁人君子想出個用電動閘門的辦法來，使這種磨擦大為減少。

等候巴士，二十年來已經成了市民的習慣，未見稍加改善。過去市民要在風雨中枯候，現在也還是如此。如果要計算市民在等候巴士上面的時間損失，恐怕要比兩家巴士公司的全部資產還大好幾十倍。在許多現代化的國家，連噪音對工作者的損失都能計算出來，香港當然還沒有進步到這種程度。

政府使小巴合法化，對巴士公司可說是一下不名譽的掌摑，在專利之外作變通。照最近的統計，市民乘坐小巴的，每天為數在百萬以上，這也就是說，兩家巴士公司每天被小巴瓜分二十餘萬之數，一個月就是七百萬以上。現在只要路線方便，經濟能力及得上，市民外出都改乘小巴或的士，不願受巴士公司的奚落。

由巴士專利的種種弊端，可以看出人類的惰性。因為根據經濟原理，土地的報酬是漸減的；將這個原理應用到巴士經營上，情形亦復一樣。最初的一百架巴士，如果每架平均月入一萬元，那末第二個一百架就會減少到八千元，第三個一百架說不定還不到五千元，到七個一百架，或者已無利可圖。所以巴士公司寧願有較高的報酬，甚少考慮方便市民的問題。因此要想使香港的公共交通做到使人滿意的程度，恐怕不是這個世紀之內所能辦到的事。

但是假如取消專利，變成自由競爭，那末不消三年，我們不但會有簇新的巴士可坐，還有良好的服務。

如若不信，你們去看看香港的華資銀行吧，老牌銀行和後起銀行的服務精神和辦事效率，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何以故，自由競爭是也！

黃思騁

鑼

賣！聯合護和平，沉默多數人！

禮不可廢乎？

三等則枵腹從事矣！」請客，當然是為了盡禮，但同是客人，竟然有食燕窩羹與枵腹的分別，這不是主人照顧不週，而是主人心目中已因賓客貴賤分了彼此，待客之道也就有了厚薄，這種「禮」，不過徒具虛名而已。

現在人們請客，大概不會出現要客人枵腹從事的怪現象，但也不是沒有可非議的地方；在下近月來只見紅帖子滿天飛，有嫁娶的、生日的、出國的，我是個不擅交際應酬的人，一向將盛裝赴宴列為畏途，此刻收到如雪片飛來的喜帖，竟然發現發帖子的人多是只有一面之緣的朋友，其中更有我連他們的印象也很難在貧乏的記憶中浮現的朋友，不赴宴吧，他們說我不賞面，以為我跟他們絕交；偶然去一趟吧，又像是買票子去看一齣無聊的鬧劇。

我說赴宴如同買票子看戲，絕不是對朋友的侮辱，因為我發覺時下的各種帖子，部分已成了變相的斂錢工具，擺設喜筵已變成為一種無謂的排場，朋友中甚至有為了「禮」，為了充撐場面，雖然經濟頗差，也四處騰挪週轉，傾力導演一齣「場面偉大」的喜劇，因此發帖子時卻連沾不上邊的，只有一面之緣的朋友也請上了。據說是面子攸關，禮不可廢，不能不做到體體面面。在喜筵上，常見客人交頭接耳在談論主人請客數目多寡，喜帳多寡及到賀者來頭的大小，作為主人地位高低的衡量標準，正由於面子作祟，辦喜事的原有意義已逐漸失去了。

在鬧哄哄的婚宴上，新郎新娘彷彿就是男女主角，我發覺自己跟很多其他的賀客一樣，成了導演手下的一名「臨記」，儘在悶聲吃喝，或者言不由衷地說一些不能不說的恭維客套。本來那一往一返的五六個鐘頭裏，很可以在家中撇撇脫脫地做自己喜歡做的工作，或者與一二知己圍爐共坐，無拘無束地吃喝談笑。但是為了禮不可廢，卻要花上五六個鐘頭去當一名「臨記」，去做人家充撐場面之下的點綴品、裝飾物，藉以顯示主人家交遊廣闊，賀客盈庭，事後主人家也許可以形容這部百萬製作如何「高朋滿座，勝友如雲」。而事實上，所謂高朋，所謂勝友，不過是像我一樣只有一面之緣的朋友吧了。然而這就是體面，就是排場！很好笑，可不是？

禮固不可廢，但徒具虛名的禮卻非廢除不可，舊式婚禮在現社會裏已漸趨簡化，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禮」如果將來由簡化而至淘汰，是因為它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成為斂錢及充闊的一種手段。

江城子

談—批—評

一般人都害怕受人批評，更軟弱一點的，甚至不敢批評他人或任何事物。在這種人的意識裏，認為批評別人是一種要不得的習慣，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也有一種人，專門喜歡批評他人或與他有關的事物。這種人的意識與前者恰好相反，他們認為批評是必要的，社會、或制度、或人生，都只有在不斷地批評下才會進步。這是對批評的另一種態度。

還有一種人，他並沒有存心去批評他人，但當遇上應該批評的時候，便自然忍不住要講幾句，他的發言是自然的，所以常站在客觀方面。而這種批評也常是無効的，因為他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且也欠缺熱誠。

最理想的批評，並不屬於此三者，它必須是有誠意的和有認識的。由於有認識，所以它能擊中要害；由於有誠意，所以它能有建設性。

我們對於某一問題，除了要找出它的破綻之外，還要拿得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第四種的批評，雖然有其客觀的一面，但必然帶有甚深的主觀成分在內，所以，它也是最難被人接受的一種，批評對了，被批評者不一定能接受其建設性部分，而去改正；批評錯了，當然更沒有人去原有它的「善意」。

我們常聽人說，「善意的批評」，其實批評之是否善意，旁觀者很難判決，只有批評者自己及被批評者才能領畧。

記得多年前有人批評國民政府說：「假如能把政治向學術上拉，則學術是一條生路，政治也是一條生路；假如把學術向政治下就，則政治是一條死路，學術也是一條死路。」

這本來是老生常談，但被批評者既不肯接納，批評者亦因而備受攻擊，這就是「善意」的被了解與否的問題。譬如我們看上去，這點批評是無可懷疑地善意的，但被批評者的觀感不一定和我的一樣。

有人喜歡拿批評別人做洩憤的工具，這在有頭腦的人看來，實在是一種浪費，既浪費了自己的精神時間，也浪費了被批評者與旁觀者的精神時間。但我們的社會，卻似乎以此種批評為最多，旁觀者也似乎更欣賞此類無聊的批評，試縱觀我們的文化圈、學術圈、政治圈，有多少批評不夾帶洩憤的私意？

這樣地批評，又試問怎麼會產生「進步」呢？隨便的議論，或畏葸的議論，把剩下來的空隙都填滿了，再容不下有誠意地、有認識地善意批評，這恐怕不是少數人的過失吧！

（來稿請寫足字數。一千一百字最合尺碼，多了排不下，少了填不滿——編者——）

青年之聲

衣服

一位心水清的朋友，讀過阿方在青年園地寫的「這碗飯難吃」、「家在西環」、「巴士與我」之後，向我提供意見說：「人家拍電影如『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之類，都是四位一體，你寫文章為什麼偏偏三缺一，衣食住行四者之中，單獨少了第一項不寫？」

其實阿方一向都是想到便寫，當時並沒有寫「四部曲」的打算，這幾天正感「大腦便秘」，給那位心水清的朋友一提，總算找到寫文章的題目了。

「衣」被列為生活第一條件，大概是由古代重視衣着而起，阿方讀史、讀詩、讀小說的時候，最留意古人的衣服，因為衣服往往代表階級高低，由天子、貴官、庶人而至罪犯，衣服顏色都有嚴格規定；歷史上最精彩的故事也往往與衣服有關，如曹孟德割鬚棄袍、漢高祖解衣推食，以至「捉襟見肘」的曾參、男穿女服的「傳粉何郎」之類；「黃馬褂」雖已成了歷史名詞，但是以衣服代替職業稱呼如「綠衣」、「便衣」等等依然存在；洋教有所謂「紅衣教主」，佛教也講究「衣鉢真傳」；甚至阿Q上城之後回到未莊，穿了件新夾襖，堂倌、掌櫃和路人都刮目相看，可見衣服在生活中的地位了！阿方在青年園地不寫它一寫，難怪那位心水清的朋友會感到奇怪。

阿方骨瘦如柴，早就被譏為「會走路的衣架」。因此對自己的衣着問題極少注意，在家裏總是蓬首垢面，不修邊幅，上班赴宴也是囚首喪面，衣不稱身。我對衣着隨便慣了，說起來這習慣是教書那幾年才養成的。

在私校過「粉墨生涯」的時候，沒有服裝津貼，也沒有穿制服的明文規定，阿方當時初出茅廬，為了不想在學生面前有失觀瞻，曾經向那些衣履煌然的男女同事學習，拚命省錢購置衣服，可惜新衣穿不到幾天，總是難逃「刼數」。

這因為阿方教書有鋪寫黑板癖，從不肯乖乖地坐在講台上搖頭擺腦，偏喜站在黑板前面「說書」，邊寫邊講，粉筆屑整天撲面飛來，阿方首當其衝，眼鏡頭髮沾滿白粉，整個人從頭到腳都像雪人那樣白成一團。粉屑入鼻影響健康還算小事，最慘的是拚命省錢買來的新衣也成了白粉袍。那次在黑板上寫了數學公式，轉過身對學生們講解，再轉身續寫時，突然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背壁講解的一剎那，黑板上四個斗大的阿剌伯數字剛好整齊的印在阿方的背上，衣服印上號碼，活像一名囚犯！

有時在學生座位之間巡廻演講，一不小心準會被學生的「墨寶」暗算，白粉加上墨汁、墨水，新衣服就這樣被踐蹋了。阿方愈想愈覺得划不來，從此不敢穿新衣上課，想不到一樣鬧出笑話來。

更有威脅著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全的。

我們自身所不易見到的大敵人，就是欲望。欲望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由這一大敵人所產生出來的有很多小敵人，如嫉妒、貪婪等便是，由嫉妒、貪婪而發生不擇手段的攫取，人類彼此間的爭執，由此而來。

我們的欲望無窮，由出生至老死，永遠求不到滿足。欲望越變越大，攫取的手段越變越複雜，彼此的爭執，隨著年齡的長大，越來越兇；換言之，我們自身所見不到的敵人，隨著年齡而擴大到難以壓抑的力量；也換言之，我們的受困扼是無可逃避的。但，假如我們能制抑自己的欲望，這一看不見的敵人的力量，未嘗不可加以削減，甚至消滅的。

由於個人的大敵人見不到，擴展而隨著我們到社會中，欲望的發展，造成社會的不均。所謂社會問題，實在是由於欲望的擴大而來，有錢有名的人，希望錢越積越多，名聲越來越大；沒有錢沒有名的人，也希望盡一切方法去攫取。人類的災禍的不能了結，實在是由於一己的欲望而來，這一看不見的敵人爲患太大了。

看不見的敵人

李有光

共產黨爲我們所製造的看不見的敵人，卻是他們的思想「滲透」，其「滲透」的目的，也不過爲了滿足欲望而已。

今天，自由世界的國家而具最强有力的，要算美國，美國不論在物質上和科技上、以及軍事上，可說獨占世界的首魁，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據說：美國的地下作戰司令部，能夠在三秒鐘內查察與美國各城市的通訊實況；在一分鐘之內與世界各重要基地通話；一旦有事，十五分鐘後可使二千個核子飛彈、五百架携帶核彈的戰畧空軍飛機飛向敵人。

美國的軍事力量，無可否認，確是首屈一指。但共產黨沒有那麼傻，他們不會在軍事武器上與美國較一日之長短，他們在美國國內及自由世界各處所做的，是看不見的政治作戰的進攻，這一政治作戰，就是思想滲透。近年以來，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的發生內亂，共黨所造的見不到的敵人，正產生著發酵性的作用。

我們要獲得世界和平，首先要消滅自身所不見到的敵人；我們要與共黨作戰，最重要的不全是在軍事上競賽，而是不但要阻止其政治戰的進攻，還要在政治上反擊，揪出他們所製造的看不見的敵人，加以打擊！



方程

指着我的衣服說「破了」。我細心查看，夏老威並無「漏洞」，正想責備他們造謠生事，其中一個孩子囁嚅地說：「不是外邊，是裏邊嘛。」另外一個卻補充再說：「一、二、三、四，方老師的汗衫有四個窟窿兒！」唉，學生的眼睛是雪亮的，竟然給他們發現破綻，夏老威成了透視裝，童言無忌，阿方的耳根登時發熱起來！

其實是學生們少見多怪，而今那輩衣裳楚楚、西服畢挺的人，有多少不是金玉其外的？那些披髮文身的新潮青年，更多半衣不蔽體，甚至赤膊赤足，即使穿上衣服，也活像鶉衣百結的乞兒。比較之下，阿方那件畧有小疵的汗衫要美觀得多了，如果讓時裝設計師瞧見了，他們靈機一觸，阿方的汗衫還很有可能成爲大行其道的「新潮時裝」呢。

最最尷尬，最最不幸的是那回因爲衣服問題，竟然在中環的一家百貨公司裏出了洋相！

本來阿方最反對男人漫無目的地在百貨公司裏消磨時間，但那次是奉女友之命，陪她選購換季衣物，實在無話可說。我生平隨便慣了，當時只穿了件長袖恤衫，並沒有穿上那件被束之高閣、珍之重之的單吊西，而且受了幽默大師林語堂文字的影響，沒有結上被他力加撻伐、指爲違反倫理、美觀與衛生的那條「狗領」。女朋友換季，自己卻一塞如此，還得冒充內行，團團轉的在女服部徘徊，對每件可能被女人看上的衣物，更要在款式、質料、價錢上先作盤算，準備隨時給徵詢意見，這是阿方的悲哀，也是所有男人的悲哀。

正在阿方悲哀徬徨的時候，一位中年婦人突然拉着我，大聲疾呼地說：「夥計，你們是不是做生意的？這麼久還拿不出贈券給我！」女友跟我初則愕然，繼而恍然，阿方衣不稱身，竟然被人家誤會是夥計了。我面紅耳熱，自尊心蕩然無存，女朋嘿嘿冷笑，我卻是哭笑不得，這一招不知是「反客爲主」也還是「指桑罵槐」，累得我手足無措，百感交集。想起來，阿方到現在仍是王老五一名，大抵是「不修邊幅」使然吧？

其實不修邊幅也有好處。阿方家在西環，以前每次「衣錦夜行」，都會碰上獨頭黨之流，有過半年內被搶逆截刧四次的光輝紀錄；後來學乖了，夜出時必定不修邊幅，蓬頭垢面，果然一直使被刧匪看不起，「懷財不遇」，平安大吉。原來專靠「人身攻擊」過活的流氓無賴也懂得「擇人而噬」，除了生得一副窮兇極惡的模樣，還長着一顆勢利的心眼兒呢！

我從紐約來香港（六）

翁覺芳

老樹神木

全山樹木參天，陰森可怖，有所謂「二代樹」或「三代樹」，不知是何年代已伐了的樹，留有樹頭，圓徑二丈，從中又長出一株樹來，將近有母樹一半之大。再被伐了，若干年代，又在其中長出一株來，樹幹圓徑也有十寸大，高可三丈餘，故名「三代樹」，其他圓徑丈餘的枯樹頭，舉目皆是，還有一株名為「神木樹」，樹齡三千年，高五十二公尺，它已半枯，惟尙有部份生存，發出新枝綠葉。樹頭處用欄杆圍繞，禁止斬伐。傍邊建有一亭，刻有「神木頌」一篇，洋洋數千言，惜因時間所限，未克抄錄。

祝山觀日

越日往祝山觀日出，早晨三時店伴逐房喚醒遊客，預備四時由旅店派伴領隊上山，由住處爬上二千四百公尺的祝山，已近五時。但雲高霧重，能否見到日出的美景，要碰運氣。失運者，陷身於雲海，已無所見，徒勞跋涉。而且高處不勝寒，時在大暑小暑前後，有如隆冬，要禦寒毛衫或大衣，夜間非重被不能入寐，遊阿里山不可不知，不能一日回來，必要住宿一宵，非帶備禦寒衣服不可。

千人洞

在山之隅有千人洞，洞口寬二百四十公尺，高二十二公尺，深八十公尺，洞內面積二萬多平方公尺。相傳前山胞出獵，常常夜宿洞中，因為廣濶可容千人，故名「千人洞」。現在劃為禁區，禁止遊客入山胞住區，恐有意外危險。此外河中露出的巨岩，都曾發現過珍奇的貝類化石，是稀世的奇石，前江西省教育廳長周邦道，有登阿里山詩：「飛車絕壁欲鵬搏，好縱雙眸纔仰看，萬木輪囷依嶂立，千鬟隱約蕩雲攢。蚩氓盛動成仁廟，文獻權與六武巒，為念當年

又東海大學教授錢歌川，亦有誌阿里山之遊五律一首：

「世變幾滄桑，山中歲月長，雲深迷望眼，林密遮驕陽，古木綿三代，幽禽囀四方，飄然人境外，物我兩相忘。」

又前上海「掃蕩報」社長羅敦偉，亦有遊阿里山詩：

「閱盡蓬萊千萬景，夢中阿里笑相迎，洞前洞後同雲霧，山北山南異雨晴。未許木神參宇宙，卻從日出悟虛盈，待將泰岱重登覽，烟雨泉流再論詳。」

玉山

在祝山上即可看到玉山全貌，主峯居中，週圍有四峯環拱，疊崿為屏，斷崖參差，雄渾奇偉，全台各山無出其右，山上氣溫，自十月至第二年的暮春，經常都在冰點以下。在嚴寒籠罩的日子裏，往往大雪封山，白同堆玉，時有雲霧開合顯晦，如紗籠香篆，銀裝玉琢，遠望恍如玻璃世界，故曰玉山。

考台灣在中國地理上為一多山區域，有崇山峻嶺在中東部，中央山脈縱貫全境，其中最高的山峯，便是玉山，拔海三千九百九十七公尺，為一景色最美的山岳，峨嵋齊其肩，泰山僅及其半。這一玉山山脈，屬古生界的粘板岩層，自山麓到山巔，有熱、暖、溫、寒，四種不同氣候，但不像峨嵋山之霧濕。高山各處森林茂密，原始森林中，有樹齡達千年以上的。但又不像泰山的枯秃。故玉山風景之在遠東各地，實佔有相當地位。玉山腰有排雲山庄，建於何年代，無可查考，專為爬山者寄宿之用，爬山者到此處即要打尖，越宿才可再爬，因為以上便無宿處。一心只為看日出而來，故不計山路崎嶇，寒氣迫人，也要爬到目的地。但紅太陽偏要向我不肯露面，使得大眾乘興而來，掃興而返。

玉山之行，對筆者來說，已成絕唱。因為爬上祝山的驚魂未定，要再爬玉山，就有點談虎色變了。眼巴巴瞻彼玉山，高與天齊，看起去眞個難如上青天，我只有高呼「大哉玉山，高不可仰了！」

最後一天

八月十九日，是筆者觀光台灣最後之一日，値得觀光之名勝古跡尙多，我雖有遊遍的雄心，卻無足夠的時間。限期已屆，不克留連，山水有相逢，惟有期之異日，捲土重來，以償素願。

十六日鷄鳴而起，直向基隆進發，乘坐東方戰士輪離境。但因居留兩閱月，出境也要辦手續，好在不甚麻煩，僅在旅行社塡冊報到，由警務處派員會同（監視）落船，在船上檢查行李，此乃例行公事。

基隆玉佛

安頓行李之後，寂寞無聊，登上甲板閒眺，對卽將離開的遠山近水，聊寄惜別之意。偶然仰首空際，忽覩雲端上一尊白衣玉佛，飄飄然面向海洋，原來是人造的玉佛，嵩立山巔供遊客瞻仰，佛法無邊，為旅遊事業放一異彩。可惜筆者與佛無緣，既已下船不許再行登岸，一窺其全豹。因此徘徊於甲板上，躑躅於靠岸那邊，面對玉佛，腦海間浮起了美國紐約自由神像，同樣立於國門前為美國國寶，為遊客鵠的，招徠國家繁榮。此玉佛之建立，也有和自由神同樣的意義，不過大小懸殊耳。據云大佛像新近落成，該佛像高二十二公尺半，內分五層，設有梯級，可供遊客從佛像之腹上至佛像之頂，俯瞰基隆全境。佛像全白色，卓立山頂，從遠處望去，有如一尊玉佛立於雲端，栩栩如生，這是一尊國寶，建造費約需美金三萬多元，在筆者離開基隆後，才見報章宣佈竣工。筆者曾遊過紐約自由神（銅人），玆將其偉大處畧作介紹：

紐約自由神全部高度三百零五英尺，內分二十二層，在下十層是台基，用升降機上落，在上是自由神全身，由頂至踵，只用螺旋式扶梯，共分十二節，每一節在轉彎處傍邊設一坐位，以備爬梯者勞

在冠上有八個窗，高與人齊，在此眺望，全紐約一覽無遺。頭部面積能容四十人，可能擺兩筵席位。擎火炬的右手，高四十二尺，火炬面積能容十二人企立，眼睛二尺六寸！鼻長四尺三寸，口大三尺；左手抱的書二十三尺七寸長，十三尺七寸寬。全座重量四十五萬磅，遊客想研究內容，先乘升降機到它足下，沿扶梯向上爬，一腳踏上梯級，義無反顧，如後浪推前浪，欲罷不能，只有前進，不許後退，非上至頂下至踵，走完三百三十六步梯級，需三小時才還你「自由」。這是遊自由神的「巴閉」，筆者曾參加一次，但一宿醒來叫苦連天，腰痠背痛雙腿僵硬，幾乎下不得床！

高雄

高雄是台灣最後一個港口，人情風土習慣和其他城鎮一樣，最可記者是碼頭，爲世界之冠。橫濱碼頭比較漂亮，長度相等，但數量則瞠乎其後。高雄一條半圓型港岸，有四十座能泊三艘大洋船的現代化碼頭，其他不在此範圍內的仍不知凡幾。

「東方戰士輪」泊在三十八號碼頭，距離貿易中心很遠，如在碼頭從岸路赴市區，需僱的士半小時才可到達。但在船碼頭坐電船橫過對面登岸，到市區是很近的，商業繁盛，和其他城市並駕齊驅。最大的百貨公司有一間名「大新」，亦不過三層建築物，橫過三個舖面濶，顧客如雲，生意太好，遊客大半到此光顧的。

「東方戰士輪」已宣佈十九日開航，二十日到香港。但在到港之前一日（十八），舉行答謝顧客宴會，和其他客輪的老例一樣，但船長是經濟學者，權衡輕重，在高雄的酒店舉行，比較慳皮和省事。於是將全船搭客送上高雄最豪華的酒店，筵開六席，山珍海錯，異常豐厚，有等搭客嗜酒如命，多飲幾杯，不知天高地厚，鬧出笑話多籮籮。

尤其有兩名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均無男伴，想是旅途寂寞加飢渴，竟借酒裝「風」（風騷之風），鬧得個不亦樂乎！

那一次，酒闌人散，意猶未盡，船主僱部大巴士請所有搭客回船，兩風婦才蹣跚下樓，還由筆者音兵的責任。

巴士開行，適逢大雨，眼前又奇景出現，擺在公路上一條人龍，每個人戴上笠帽在街燈照映下活像一片片的龍鱗，騎着腳踏單車，拉長到望不見首和尾（估計有三百多人），蜿蜒向前爬，其時又沒有其他車輛或行人，只有赴宴的搭客坐着一部大巴士，好像龍眼，兩盞車頭電炬，十足一對龍眼，張牙舞爪向前移動，旅途上也只有在台灣可以見到之奇觀也。

二十日中午已抵九龍，在尖沙咀登岸，這兩位曾由西婦扮演的「風婦」和筆者見面時三緘其口，只面露笑容，揚手作別，此一齣旅遊活劇，從此閉幕。一腳踏上東方之珠的九龍，闊別整三年的旅寓地，得見慈顏無恙，喜懼交集。

弦外音

乘坐東方偉人輪作兩洋旅遊的搭客和筆者一樣，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不能再在事業方面活動，所有一切都讓下一代去處理。知事少時煩惱少，得偸閒處且偸閒。但人畢竟是動物，還有一點活動能力，決不固步自封在岩穴裏，有的喜歡優遊林泉，種花養魚；有的高興耍太極拳，尋求長壽秘訣；有的鍾意逸樂三步不出門，標榜清高，眞是一樣米吃出百樣人。換句說話，一樣麵飽亦吃出百種人，唯有老當益壯志在四方者，爲舒情賞玩找尋異地風光，於是乘桴浮於海，遨遊於茫無崖岸的海洋上，別有一種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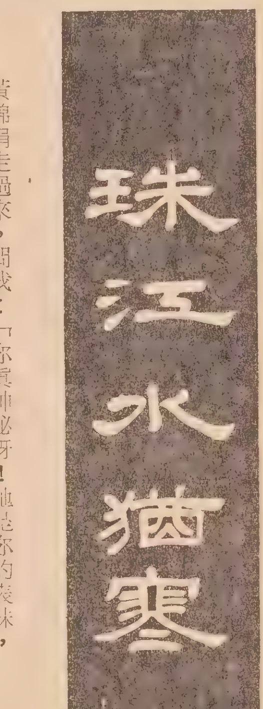
筆者和其他乘客目標相同，所以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分性別的和睦相處，同舟共濟，親如一家，言笑晏晏，互談衷曲。一旦話匣打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有一位西婦名Mrs Esterby，偶然和筆者聊天，閒話家常，自然扯到親屬關係，在談話時得知筆者還有慈母健在，此次是回港省親。這是很平凡的談話，說過作算，並未注意到有無效果。孰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當時她用驚奇的眼光凝視筆者有頃，隨即離開，但隔了一飯時間，見她們交頭接耳，一而十，十而百，一窩蜂鬨擁上來，把筆者包圍在核心。使筆者一楞！全身血脈緊張起來，以爲發生什麼事？但見她們個個笑容可掬，Mrs Barkalow 首先發言：「翁先生，全船搭客你是最老的，你有偌大年紀還有母親健在，你說的話當眞嗎？我們疑信參半，特來向你請教一下。」這麼一來，筆者見她們如此關切，善意訪問，這是鐵的事實，不容否認也不用遮瞞，照答如儀說：「我母親已一百〇二的高齡，還很健康，不戴眼鏡仍能穿針引線，耳亦很聰，尚能聽清楚低微的聲音。」筆者言至此還想繼續說下去，但他們不俟筆者說完，似乎已搔着她們的癢處，不約而同「嘩」的一聲，提高嗓子，哈哈哈大嚷起來：「你是世界上最幸運兒一個，你很快樂啦，願上帝保佑你。」個個相爭和筆者握手道賀，羨慕之情溢於言表，使筆者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應付，只連聲多謝多謝，千萬個多謝以報她們的盛意。自茲以後，她們對筆者刮目相看，無論在任何場合見面，都喋喋不休地問長問短，其中有幾位堅要筆者到港時帶她們拜見老人家，想看看那人瑞的眞面目。但筆者表示要在基隆登岸，住一個時期才回港，她們大感失望，以爲見不到太可惜；有的向筆者索取照片，可惜沒有帶在身上，無法滿足她們需求；有兩位索取香港地址，謂有機會可自登門求見。這是多餘的話，決無可能。有的自動將住址交筆者，希望有機會再見，她們這般熱情似火，使筆者永銘於心。

因此感想到西方國家社會組織，家庭成份兒女長大，成家立業，各奔前程去了，對於老人家好少理母氏的勞，孝道二字在西方字典裏找不出來的。故老人家每感晚景淒涼，囊有餘資的，還能自尋享樂，否則風燭殘年，老病死於家，屍體發臭也要靠送牛奶的人報導。這次與筆者同船的幾個壽星婆，席豐履厚，手上還有幾張鈔票，未受經濟威脅，但在旅途中見到有我這樣一個如假包換的遊子思親，不遠千里歸家省侍的事，她們當然感懷身世，艷羨他人怨懟自己。

走筆至此，想想我國數千年來以孝治天下，近來也被共產黨破壞無遺，說什麼「娘親爹親不及毛主席親」的一派胡言，眞使人有不知人間何世之嘆！

（完）





【53】

馬森亮

黃錦娟走過來，問我：「你真神秘呀！她是你的表妹，爲甚麼幾年來把我蒙在鼓裏，還編造一個故事來哄我。——好在我沒有對她不起過，在學校亦不曾冷落過她！」

「好了，好了！」我知道已無法再掩飾了，乃說出當日在勞改場怎樣迫於環境，怎樣認表親，全盤交代出來。紹芬一直在旁掩住口笑。

「快過來見見你的新親戚罷！」黃錦娟拉我過去，介紹我和客人相識，幽默的說：「這位就是你的表弟兼妹夫趙先生！」

握過手後，我給自己解嘲，對他說：「趙先生回來，我這個表哥倒成了冒牌貨了。」

這一說，引起大家笑個不止。

小文從房裏跑出來，紹芬指着黃錦娟教他叫姑姑。他瞪大眼看了一會，就叫：「姑姑！」

「你真有辦法！」我對黃錦娟說：「我逗了他半天，他才肯叫我爸爸，但一見了你就叫起姑姑來。總之是女人有辦法！」我一邊望着趙先生，想展開統戰工作。

他祇是微笑着，把頭點點，卻不說甚麼。

「這也是孩子的審美眼光呀！」紹芬挖苦我一句。

黃錦娟這時正抱起小文在親嘴，一面說：「你爸爸和媽媽是唱慣雙簧的！」

林潔芳拿了一個手錶，走到黃錦娟跟前，硬套在她的腕上，熱淚盈眶的，對黃錦娟說：

「校長，這是送給你的，千萬不要推卻！這是我的一片誠意。你們對我太好了，特別是表哥，胡

們給我的。校長！我目前的生活相當安定，家翁是華僑，他也——」她看了丈夫一眼，繼續說：「他也在教書，若梅也在英文學校唸書了。……」

她的話像流水一樣，不給人家回答。

「娟姐！」紹芬也說了。「我也特別給你帶回幾件衣料和零用物品呢！等會我檢給你。」

「你們對我太好了，太關心了。」黃錦娟也滿眶熱淚的說。終於咬住小文的袖子飲泣起來。

她是喜極而泣呢，還是觸景傷情？我也替她難過。做女人，實在不値得了。環境的束縛，生活的限制，光陰的威脅，一切委屈隱忍在心裏，一遇上刺激就百感交集，痛哭一場來洩憤舒恨。

電燈忽然亮起來了，趙先生楞了一下，驚奇地問：「咦！爲甚麼電燈會自動的亮起來的呢？」

我也給他這句話驚奇起來。但一想便明白過來，他是初到此地，還不習慣這裏的生活。便向他解

「這裏不比香港，白天是不來電的，晚上七點到晨七點才是供電時間。這就是所謂統購統銷！」

「眞大鄉里出城！」他的妻子林潔芳在旁給他一個白眼。

他也覺得好笑。「是，我眞大鄉里出城；但甚麼叫做統購統銷呢？這名詞倒新鮮！」

我說：「這句話本來是經濟學的專用名詞，但現在甚麼都用得着，普遍得很，即是統一收購，統一銷售，演繹下去，就是物要統一，人要統一，思想要統一，行動要統一，生活要統一，語言要統一，就算學生也要統一分配。目前，統購統銷已變成限額配給了，譬如糧食有米票，買布要證，買柴買肉限量，連在街邊吃碗餛飩亦要交出米票抵銷。若非香港的僑胞大量走私入來，增加一個黑市場，使物資有點補充，相信連買個牙刷都要憑票交易哩！」

紹芬把調好的牛奶咖啡端過來，趙先生祇微呷了一口就放下了，我差不多連杯子都倒下肚裏去。自己也覺得好笑；香港人把牛奶咖啡當作河水，廣州人卻像飲玉液瓊漿。正如廣州人把河水看得很平常，香港人當它是楊枝甘露一樣。

趙先生直截的問我：「請問李先生！你認識有專做黑市買賣的人嗎？」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反笑問他：「是不是要傾銷來貨？」

「是。」他一點也不臉紅，說：「還是賣掉一些好，取回旅費總是要的。誰肯白白放棄這個機會呢？」

線也有對開利潤。」

「那就拜託你罷。我從鄉間回來的時候再算賬好了。」

大家再談了一陣，他兩夫妻便告辭回去了。黃錦娟留下吃了晚飯才走。

睡覺的時候，紹芬怪我還鬧清高，她打情賣俏的對我說：「讀書人最會擺架子，動輒鬧清高，結果是越清高的就越清苦。你看趙先生也是知識分子，他卻有經濟頭腦，一開口就談生意經。……」

我這時正一團高興，沒心思和她討論這些問題，胡亂的扯上幾句：「人家是香港客，香港人最會打算盤。他們見的是錢，談的錢，衡量人格的也是錢，錢就是香港，香港就是錢。——談這個撈什子幹什麽？我此刻要談的是愛，是情！是——」

我迅速用嘴巴封鎖她的雙唇，不讓她開口。

四 老大哥的階級意識

這幾天，我快活極了。我在兒子身上找回了失掉的一切，行將冰結的心房也給紹芬烘暖了。我的生命重新爆出火花，閃爍着幸福光芒。我看紹芬越來越美，兒子的形象越來越大，我已忘了苦惱，沒有了顧慮，有的是希望，是幸福的狂想。

沒見老胡有十多年了，我知道他忙，自從所有的私校改爲公校之後，他該做的事情正多着呢！

不知爲了什麽，他這天傍晚竟然到來，要我一起逛街去，看他的神色並不好，似乎很累，我也不便動問。

我們逛過書店，上過館子，他還特別帶我去參觀海傍的黑市場。那裏平日是僻靜的地方，現在卻燈火輝煌，人濃如蟻，兩旁擺着的盡是從香港來的洋貨，衣服、奶粉，甚至小刀鐵叉，木梳膠碗，琳瑯滿目，應有盡有。這些東西，在窮久捱慣的人看來，特別耀眼，在渴望自由的人看來，份外親切，誰都知道這些東西是從自由地區來的，彷彿一線曙

來，想尋舊夢的到這裏來，追求幻想的到這裏來，私梟販子到這裏來，小偷扒手到這裏來。駢肩累跡，左插右穿，好一片繁華景象。

「來了！紅鼻子來了！」老胡告訴我。

「誰？」

「紅鬚軍師！」

我抬頭一望，原來他所指的是蘇聯人，四個老大哥，三個老大姐，還有一個看來好像很老的了，大概是所謂爺爺罷。他們正似幾條笨牛擠在人羣中，大模大樣的走過來。在過去，他們走過的地方，行人就會自動的讓開一條路，夾道叫起「烏拉」來。今日，大家好像已熟不拘禮了，不獨沒有人給他們開路，且有故意走過去擋駕，左衝右突的，弄得他們滿臉大汗，好容易才擠出條路。

我開始注意這班老大哥的動態，想在他們身上找出一點特別材料。誰都知道這批被派出國來指導人家共產共妻的欽差大臣，其立場有如孤峯獨立，經得起颶風的，對資本主義的憎恨，自然會超人一等。

說也奇怪，那班擺攤的小販，一見老大哥來了便互相吹響口哨，紛紛把貨品上的標價牌子翻轉過來，異口同聲的拍掌打招呼：「打娃里士！」（俄文是同志）。像從前向美軍叫「哈囉」一樣。

「他們來這裏幹什麽的呢？」我問老胡。

老胡很幽默的告訴我：「難道是來看花燈的嗎？自然來搶購物資的了。」

有幾個賣手錶的擠了過去，把他們圍起來兜售。他們見了這些手錶，愛不釋手，都瞇着眼在互相品評，一位老大姐想買一個，開口幾哩咕嚕的問價錢多少，那個錶販聽不懂她的話，祇是搖頭，那位爺爺過來，用幾句生硬國語問他：「這個手錶賣多少錢？」

那錶販仍然聽不懂，漲得滿臉通紅，老胡一見，忙走過去做義務翻譯。問那爺爺：

「是不是要買這個錶？」

老胡回頭用廣東話問那位錶販：「你要賣多少錢？」

「一百元可以出手了……」錶販說。

於是老胡回頭告訴那爺爺：「他要賣一百五十塊錢，他說這個手錶是瑞士最好的出品，在香港也賣二三百元港幣呢！」

「可以便宜點嗎？」

「這是頂便宜的了。」

那位老大姐已拿出鈔票照付了，笑嘻嘻的走開去。這也可以說是「小姐鍾意，不論價錢」的了。

老胡把錢交還錶販，他呆住了。說：「怎麽會有這麽多？我……。」

「你拿回去罷，恭喜你發了橫財！」老胡說。

「先生：還是分一半給你罷。」

「你以爲我是做黑市經紀的嗎？我不是爲了什麽，祇不外想幫你賺多幾個錢罷了。反正他們的錢全出在我們手上的。懂嗎？我和你老哥的鼻子是同一個模型呀！」

錶販笑了，再小聲的告訴老胡：「先生！其實我也賺了不少了。那個錶，不瞞你說，外面是名牌子，裏面的全是假貨，祇能保行三天！」

老胡哈哈笑起來了，指着錶販說：「有你的。早知這樣，我還要他二百塊錢一個哩！——還是做你的生意去罷。那批人，好像餓牛一樣，到處亂嚙草了，設法去給他一頓晚飧罷！」

錶販多謝了幾聲，混入人叢去了，我覺得很有意思，老胡可謂擅於惡作劇者。

這班老大哥大姐們正在瀏覽貨品，選購東西，好似所有的洋貨都有磁性，把他們吸得團團轉。他們最喜歡的是咖啡，牛奶，美國奶粉，衣料等，這種買賣很容易成交，祇要他們喜歡的，把牌價一看，丟下鈔票，便笑嘻嘻的把東西拿走，攤販也笑嘻嘻的把鈔票揣進袋子裏去。

他們每個人都一梱梱的把東西提跑了。倒像一個暴發戶全家去買傢俱一樣。

被共特拆垮

眼見他人成仁取義　後悔自己怕死貪生

在那一天之內，數萬國軍齊解甲之後，上午發生石建中師的獨力殺賊，戰至一槍一彈而自殺；下午又發生韋倫教授的不畏刀斧，痛罵降官叛兵而被殺，這兩幕成仁取義的壯烈悲劇上演，是使在場見到的人，驚心動魄的。死者已矣，可是留給在生的人，卻是無限的感慨、悲愴、內疚、羞慚！

當時很多有血性，有正義感的人，都感到後悔，不應該貪生怕死而放下武器做俘虜，應該效法石建中與韋倫的精神，與來攻的叛軍拚一個你死我活就好了。因為他們被俘之後，看出了兩點事實，一點是有可為，一點是不可為亦應為的。

什麼是「不可為亦應為」呢？他們從韋倫的被活活燒傷打死的事實上，看出了中共手段的殘忍，共產黨人的全沒人性。因為韋倫臨死之前的咒罵指斥，是真正的叛軍與文工團員聽了，多數面有愧色，也有所不忍。而對韋倫下得這種殘忍手段的命令者、執行者，以及拍掌歡呼者，後來他們知道全是共特與土共。由此類彼，見微知著，今後自己的命運落在這班絕無人性，以殘酷殺人為樂事的人手上，將來的下場是不堪設想的。與其今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又何不硬拚一下，在死中求生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如果數萬人合心協力將來犯的叛軍土共消滅了，不是還可設法逃過元江，另尋生路嗎？

什麼是「有可為」呢？那就是他們事後才發現，來進攻他們的叛軍土共，為數不過二千人，是盧漢的一個保安團與一部份土共及配合叫囂的文工團一些青年男女，他們當時在風聲鶴唳，飢疲交迫中，被來犯的敵人嚇破了膽，以為是被陳賡的大軍追上了，精神上先行崩潰，喪失了抵抗意志。這才讓來犯之敵，如入無人之境，紛紛放下武器，投降被俘。

數萬名正式的國軍，竟會向二千叛軍土共投降繳械，這真是千古奇聞，羞死人的醜事！

這種醜事，他們直到韋倫罵了出來，才有所驚覺；等到晚上，見這班作威作福的傢伙，只管搬運武器，架起機槍用火力圍住他們在元江邊上，根本不敢深入到他們中間來清查身份，搜查行李，只是用言語要他們自表軍官身份站出來，便再無任何行動。他們這才恍然，原是敵人就是這樣一點點為數甚少的武裝部隊，如果在來犯之初，大家都不放下武器而拚命抵抗，以數十人去打來犯的敵人一個，就是憑刺刀槍托，也可將這一二千人消滅。

死中求生紛紛逃走　夜渡元江幸遇救星

這是一個多麼殘酷的現實！這是一個多麼羞慚的場面！這與巨人向侏儒投降，老虎受老鼠戲弄又有何異？

這是當時很多人同有此感的悲憤與悔悟。

但事已至此，當然追悔不及，於是，有很多人便決心逃亡。好在叛軍將他們圍困在元江邊上，只作外圍戒備，要等待後續大軍到來，才敢收拾這幾萬人，將之押運到昆明去。除了靠山那邊的山頭路口用火力封鎖，不准他們行動之外，對於靠江這一邊，因為江水相隔，鐵橋已斷，船隻沒有，在叛軍想來，他們是插翼難渡，逃走不了的，何況對岸還有已經「起義」的孫錦賢師。因此，叛軍只能將兵力分散，監視這數萬已經解除武裝的俘虜，並未進行清查身份的工作。

一部份反共意志堅決，不甘被俘的貞忠之士，便計議逃亡。他們逃亡的方向是泅過元江，等到泅過了元江之後再作打算。萬一渡不過元江，或到了元江彼岸又不幸被俘，那也做到了盡其在我，可以問心無愧，死亦無憾了。

沒有橋，沒有船，怎麼可以過江呢？有的人就是憑着自己的游泳技術，有的人則是找到樹枝木板，他們還擇江面狹窄的渡河點，冒着隆冬黑夜的風寒冷水，不顧一切的渡江逃走。有的是一個單位集體逃走；有的是帶着妻兒一家逃走；有的是個別逃走。

如廿六軍余程萬部的一六一師四八二團，由團長田樂天率領一千多人，全部逃過元江。

如以後在曼谷寫「血戰異域十一年」的李彌親信鄧克保，他就是全家抱着木板，與他太太政芬、及兩個兒子安岱、安國，於第二天晚上冒着刺骨水寒，順着元江飄流，於半夜飄向元江南岸，發現南岸有營火，才遇上脫離二三七師，未與孫錦賢一同「起義」的反共健將李國輝的七〇九團。由該團官兵，將他們救了起來，接到營地裏去，以後一同經過千艱萬險，到中緬邊區打游擊。

我在上文已經兩次提到李國輝這位英雄人物，一次是李彌被盧漢扣押，他首先發覺不妙，打電話向盧漢要人，並嚴峻拒絕了盧漢的利誘；第二次是他在孫錦賢的「起義」會議上，偷溜走，帶着全團官兵，背棄他那叛變了的頂頭上司，孤軍撤到元江南岸之水塘，又被當地的土共南北夾擊，包圍在水塘。由元江北岸夜渡逃走的許多第八軍官兵，飄到南岸獲救的，很

西南保衛戰

堅忍不拔的精神。他能忠於長官，義於部屬，勇於盡職，擇善固執，中流砥柱。這些，我們只要從以上兩件營救李彌，背棄孫錦賢，不服從亂命而隨同「起義」的事實表現，可以獲得證明。

以後他帶着七〇九團一千多人，逃出叛軍與土共及陳賡的正規軍無數次圍攻截擊，在中緬邊區開天闢地，建立據點，發展壯大，打出一個比台灣大兩倍的局面來；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遍在中、緬、泰三國邊區，使聯合國也大為震驚。李國輝的功勞最大最偉，他帶着的一千多人，後來都成了中緬邊區游擊隊的中堅幹部。

可是，像他這樣一位既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子，又能開天闢地的大英雄，也是能挽狂瀾於既倒的忠勇之士，以後雖然升為師長，但於撤回台灣之後，由於不善逢迎的性格，加之行伍出身的不利因素，由英雄變成了狗熊，後在台灣被投閒置散，靠養雞為生。還會一度惹上官非，被判入獄。後經總統蔣公特赦才恢復自由。英雄無用武之地，言之不禁擲筆！

李國輝雖然沒沒無聞於台灣，但在中緬邊區，提起他的大名，是家喻戶曉，至今仍使流落在泰、緬一帶的昔日袍澤，深感欽敬與懷念的。

現在我再調轉筆鋒，記敍李國輝領帶七〇九團被圍困在水塘，救起不少由元江北岸逃過來的第八軍官兵。他們在水塘被圍的四天，槍彈雖有，糧食已絕，一千多人的吃飯問題，可不簡單，水塘不過是叢山峻嶺中的小村落，地瘠民貧，人口又少；強敵四伏，困守在那裏雖可憑地形之險而保平安，但眼看就要餓飯，再守下去，非餓死不可，於是決定突圍！

有道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一支部隊的行藏，糧食是最關重要的，這比沒有彈藥，沒有援軍更要緊。沒有彈藥，可以憑刺刀殺出一條肉搏的血路；沒有援軍，也可孤軍奮戰，死中求生。惟有沒糧食，到「羅掘俱窮」與「殺妾饗三軍」這些悲劇重演完了之後，也是非死不可的。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敍述一宗神話式的奇蹟，我是無宗教信仰，也不迷信鬼神的人，本來我儘可避免寫出李國輝於絕糧獲糧這段神話。但是，這個神話不但李國輝本人是這樣說的，鄧克保也是這樣寫成文章在報紙上發表，而且凡是第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的每一個官兵，都身經目擊這一事實。這眞是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的奇事。

這究竟是怎麼樣一個神話呢？

、「求神相助」。李國輝於被圍四天，糧食已盡，羅掘俱窮的時候，他就是獨自祈禱。

他自己說：在第四天晚上他獲知所部都沒有糧食了，便不斷的祈禱，他也在祈禱中睡着了。他在睡夢中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身穿布衣粗服，全是一個鄉下土老頭的打扮。這白髮老人對他說：「這間房子後面的山洞裏，有很多存糧，快快去拿，拿了快快走吧！」他在夢境中，還見到老人的身後，伺伏着許多豺狼虎豹，向他張牙舞爪的吼叫。老人又說：「不要怕，只要信。」

他於夢醒之後，即將夢中所見所聞告訴鄧克保。鄧克保還以為他連日操勞，連夜焦慮病倒了在發胡言亂語。可是，他又語言清白，也無發熱有病的徵候，並堅持要上山去看看。

鄧克保認為這是荒謬不足信的，最合理的解釋，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如一個患單相思的人，想一個女人想入了魔，而於夜間做夢會見那女人一樣。故認為李國輝也是為全團官兵絕糧的事，苦思焦慮無法解決糧食問題，才得了這樣一個怪夢。因此，他不肯隨他夜半上山去看有無儲糧山洞。

但是，有宗教信仰的李國輝，卻認為這必定是神的護佑，夢境可能是事實的反應，是「神差鬼使」的指點。因此，他與副官帶着手電筒，眞個上山去找那個夢中老人所指的藏糧洞。

比夢境更奇怪的是，夢幻竟然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不一會功夫，李國輝與副官喜不自勝的跑回來，大聲報喜，後山上眞有一個洞，洞中眞的儲存着大批糧食！

李國輝快樂得像一個獲得心愛物的小孩子，跳來跑去的，要各營連夜派人前來團部領取食糧。又下令即時造飯，每一個人盡量將山洞中的糧食携帶在身，決定遵照老頭子夢中的叮囑「快快走」，漏夜突圍。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神話。因為那晚上大霧瀰漫，人站在露天，臉上都會感到濕膩膩的，霧的濃度，伸手難見五指，這是天賜突圍的良機。

事後有人說，這是李國輝故弄玄虛，捏造夢話，想藉「神」的指使，以鼓勵士氣，表示有神相護，缺糧有糧，突圍有霧。其實這個山洞的糧，是老百姓儲存備兵禍大災，只不過被李國輝偵查到了，然後說是自己祈禱之後，半夜得白髮頭子的老人托夢，以示「天助」而已。其實不然！ （五十四）

三郎

鼙聲劍影錄

副官老爺一聽談到他的老長官，特別興奮，眉飛色舞，也很鄭重其事的說：日本鬼子說我國的軍人，能有資格指揮大會戰，僅有三個半人，但我們兩廣佔了兩個，一個是薛伯陵，一個是我的老長官白副參謀總長（日本軍人是否如此大放厥詞，待證於久歷戎行的軍人前輩）。

白健公是以周密穩健取勝，大概師承「諸葛一生多謹慎」的秘要，凡歸白健公指揮的部隊，在運動中，抵達目的地，即有糧秣，因白健公早爲部署軍糧，甚至稻草燃料的供應，早已下達命令。逢水有船，輜重有伕。兵力在未集中之前，決不妄啓戰機，戰機一啓，狠狠全力撲殺，反對把軍力逐次使用，總以雷霆萬鈞之勢而一舉進攻。但又作萬一打算，準備於逆轉中如何收容。故勝則全勝，敗不盡墨。因此，部隊長官樂於接受白健公的指揮。白健公還有過人的膽量，炸彈轟於前而色不變，桂南會戰，電話一具，地圖一張，督戰前線，敵機低飛掃射，輪迴轟炸，距白健公前面不逾兩丈，轟然一响，塵烟硝石，冲天而起，彈片橫飛，副官老爺自承驚至面無人色，滾入散兵壕，爬起身來，伸頭一看，見白健公只俯臥地上，手執電話，仍是繼續指揮，絕不退避。臨危不亂，指揮若定，此種大將風度，使人遙想公瑾當年，談笑間，把曹兵沉沙赤壁，堪可比擬。

副官老爺有無擴大宣傳，故神其說，不得而知，因我只在復興關上，一瞻健公風采，了解不多，對副官老爺的敍述，不敢妄置一詞。但於前年在九龍總商會白健公追悼中，目覩黃旭初及白頭老將夏威的沉哀，能使其袍澤生死難忘，必有感人甚深之處。惟我對白健生先生的一生，有三宗大事，使我對其乃有三種的觀感：當七七事變，蘆溝橋燃起神聖抗戰的火把，蔣委員長於廬山號召全國一致，抗戰到底。白健生先生即飛赴南京，翌晨，我在廣州看到報紙，一見大標題刊登：「白崇禧冒雨飛京，共赴國難」。捐棄成見，外禦其侮，精忠報國的熱忱，使我五體投地，使我內心油然而生敬佩之意。又回憶北伐期間由於寧漢分裂，造成 蔣總司令被逼下野，孫傳芳乘機蠢動，親率大軍，直薄南京，第一、第七兩軍，緊急聯合，龍潭苦戰，乃何應欽與白崇禧最好合作的更進一步。卒之，上下一心，把孫傳芳打得落花流水，奠定後來何白携手的基礎。及 蔣公復職總司令，繼續北伐，白健公揮軍銳攻，先入北平，雄鎮燕京，頓使全國人心，爲之震動，蓋由北平直至廣州，縱的一線，均操桂系之手。

此時，李濟琛仍以第四軍軍長兼廣東政治分會主席，座鎭大後方的廣東。桂系以李宗仁爲羣龍之首，其實白健生始爲靈魂，其直線之部署，問鼎中原之心，昭然若揭，不禁使我拍案一嘆，梟雄哉，白健生也！抗戰勝利，李宗仁染指副總統，桂系之勢，又蓬勃一時。及平津告急，白健生出任華中剿匪總司令，但擁兵自重，坐觀成敗，北不救徐蚌之困，致康澤被俘；東不救襄棗之圍，致大勢頓去，逼宮之目的難達，但國事蜩螗，世局日非，到頭來，張淦兵團於今安在？以一系之榮枯，而影响七億人之苦樂，走筆至此，不禁掩卷三嘆。然大陸沉淪，白健公深明大義，絕不如李宗仁棄國出走，乃歸隊台灣，維繫在台及在港之桂系向心，不受所謂第三勢力所融染，漢賊不兩立之心，凜然尚在，勝於李宗仁靦顏降敵，橫死燕市者遠矣。小諸葛不失爲英雄人物，故於白健公逝世台北，九龍追悼，我與一代軍師向無淵源，仍懷一片敬意，參與其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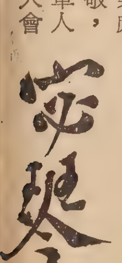
是晚，與高采烈，一杯杯的茅台酒灌下，談得更興奮，我們認爲值得驕傲的，自抗戰軍興，兩廣人擔任戰區司令長官者竟有數人，第四戰區張發奎，第七戰區余漢謀，第九戰區薛岳，其餘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省府主席數人，實爲一時之盛。其中尤以薛伯陵最爲世人注目，以戰區司令長官之尊，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黨部主任委員，集黨、軍、政於一身。

三湘人才鼎盛，但黨、軍、政的首長，卻非湘籍者秉綬，三湘人士不無耿耿。所以，私下就有「擁護薛長官」，「反對薛主席」的口號，流行於三湘七澤之間。因長沙三次大會戰，薛伯陵先生指揮若定，擊潰來犯的敵軍，衞鄉保土，非薛長官不得，所以，也非擁護不可。

談到長沙大會戰，三次都是袋形戰法，最緊要的，就是袋底守得不要穿，袋口要拚命的反攻，把它拉回了，然後才能達成殲滅戰的目的。每次戰幕一開，在臨湘、羊樓司一帶佯守一會，即開始誘敵深入，直至新牆河又作第二個回合，然後向又兩側瀉開，又讓敵深入，至湘陰、平江、新市，又作第三個回合，激戰一番，達到消耗目的之後，照樣畫葫蘆的又向兩側閃讓，迨獸蹄進犯到金井、高橋、福臨舖，便是大會戰的高潮。

以五言詩馳名嶺海，曾任香港聯合書院教授鄭水心兄告訴我，長沙三次大會戰，一進入高潮，薛長官必徹夜不眠，一地圖、一電話、一瓶酒、一罐香烟，參謀處人員侍從左右，必須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有問即答，不容支吾，判斷後，即下達命令，其果敢決心，則爲每次大捷的主要因素。等到捷報傳來，薛長官吩咐清理戰場，指示獎懲後，放下電話，擁被便睡，這時長官部上下，才鬆一口氣。其時，鄭水心兄正擔任湖南省黨部宣傳處長，參與機密，其言想非虛構也。

薛伯陵先生爲粵之樂昌人，與名詩人張昭芹先生同邑，一文一武，爲樂昌生色不少，而薛伯公功宇，世界人士，無不欽業彪炳，長沙三捷，震動寰敬，知己知彼，扈跋如日本軍人，也推崇爲有資格指揮大會戰役的勝利，（三）



萬人意見

一個青年讀者對國家前途的看法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刊之長期讀者，雖然因為年幼離開大陸，對政治不十分瞭解，但身為中華兒女，一點愛國之心仍存。我從小在外國接受洋化教育，前些時有一美國機構就聘我去做翻譯員，是收聽中共廣播後譯成中文。因為我是中國人，工作的立場，機構的動機我都不十分清楚，故我只好假裝英文程度不夠而辭退了。我不願意牽涉到任何政治性活動，正如大多數香港的人一樣。但近來我感覺需要與您詳談一些我的觀感。

　中共的面目，暴政，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清楚。就算是現在的親共份子，他們也一樣。要不然，香港只是逃難者的居身地，為什麼他們不回去共區捱苦呢？在這裏裝模作樣，一面生活在奢侈裏；一面卻讀毛語錄，使人心不服。對一般人來說，大家都無能為力，我們不該靠美國，說從年青一輩着手，眼看中共的年青人沒有教育栽培，頭腦簡單；對政治我不偏激，但我是中國人，我認為中國是優秀民族，在外國一個中國學生只要用功，一定成績良好。一個中國工人可以做三個人的工作，我們該有個強大的國家。但一般年青人到了外國，只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學成想不肯回國（我眼看很多台灣學生都千方百計的逗留在外國），我不怪他們，而是上一代的人沒有把一個國民應有的責任感灌輸給他們，或上一代的教育法不能適合現代青的吸收力。會與朋友談起中國的前途，當時也發表了不少個人見解，使我感到難過的是：「您不能一個人創造奇蹟。」

　我感覺我該把我的觀點告訴您，希望您能綜合一切環境，加上您的意見，供獻給有用的人士參考。

　㈠中共與外國建立邦交的問題——我以為這些我們是沒有辦法處理或阻止的，但與每一個國家絕交也不是辦法，只是苦了當地的僑民，使他們沒有保護。我政府應該保持中華民國的聲譽，別的國家承認中共，因為對自己利益的關係，在暴政下，求死不能的同胞，不是他們的，要知中共的出產品是不用本錢的，誰不想與它做買賣，民心總是向着國民政府的，我們應該切實點，從年青一代做起，民強，國一定強。想想現在香港和台灣多少輕工業家、商家，人才濟濟，將來回國，重整河山，是何等的重要，反之，看今日中共，相信周恩來死後，承繼人也成問題。在外交上說不定會使我們氣憤，但我們該忍耐，同時儘快充實自己，到再建中國的時候，在外交上相信那些親共的國家要巴結也來不及了。單看日本近年來的興起，中國一定會比日本更好，我們在地勢上、民族上都佔了優勢。

　㈡辛亥年與孫中山國父——六十年又到辛亥年了，想想孫逸仙醫生在多困難的情形下推翻滿清政府，團結僑民，烈士的犧牲，才使這壯舉成功。但在國父遺訓中有幾句：民國初成，國事如麻……可惜孫先生不能領導我們建國，致使有內亂。日本人的侵略，弄得我們國家窮困之時，又使中共乘危而入，這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所以建國的責任和反攻應該相並而談，反攻要等待時機，建國卻要時刻計劃準備。

　㈢中文成法定爭取，使我感覺現時未必小題大做，我也是中國人，盡量在學中文，要在一個殖民地爭取中文地位並不值得，因為我可預料答案只是一個「拖」字，欺侮中國人已是全世界現時的形勢，我個人也時常為

不重要，我們該把這些精神，努力用在更大的目標，要在不久的將來，外國人學中文和現時的人學英文一般，到時中文不單是法定語文，更是世界語文呢。現時我們該要求所有文件要中英文對照，這我相信當局會很快就照辦。學生們的衝動，很可能給政治份子幕後操縱。我希望萬先生能在看完我這封信後有所表示，我的中文程度太差，但近年來已盡力補救，對中國歷史，不清楚，我以看萬人雜誌作對中國現代史的補充，書籍太深，我怕看不懂。我還年青，希望遲一點會有能力閱讀中國現代史，能瞭解多一點一切的前因後果，我是學醫的，已畢業，但為了興趣，我感覺中國將來的需要，我想去學農科，相信您會感覺奇怪，因為我是個女孩子，一九四二年出生於上海，好像是四九年或五〇年來香港避難，中學時就去了外國讀書，對政治非常討厭，感覺政治手段太殘酷，利用完了就不擇手段，但另一方面，又很是愛國。

　對中華民國寄予厚望的人上

檢討過去 策劃未來
七一年展望

今日赤禍蔓延世界，甚至侵入美國後門的拉丁美洲，繼而加拿大、義大利、智利等先後承認毛共政權，連「聯合國」也將在一、二年內讓它打進，其實始作俑者還是美國。

回憶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以「聯合國」名義出兵援韓，打其「有限度」戰爭，因此，在韓戰初期，美軍節節敗退，被北韓軍一氣打到釜山。同年九月，幸麥克阿瑟統率强大的海陸空軍，登陸仁川，反敗為勝，麥帥更以雷霆之勢，跨越三八線，直搗北韓首都平壤，其時，中共則受蘇俄驅策，出動數百萬「志願軍」渡江參戰，名曰「抗美援朝」，當時麥帥力主擴大戰爭，以原子武器對付韓戰場上的中共人海，空中轟炸中國之東北，並支持台灣國軍，登陸華南海岸，假如美國當年有勇氣接納麥帥的建議，暴虐的毛劉周共酋，欲再滾回延安窰洞過其「山大王」滋味已不可能了。

可惜，杜魯門、馬歇爾之流，因中、美國姑息份子之流毒，而把麥帥革職，此是天意乎？人為乎？無怪麥帥在國會慷慨陳詞的說道：「因了杜魯門的低能，第二次歐戰的結果，使蘇俄國旗飄揚在柏林、維也納、布拉格、布達佩斯的天空，使東德和東歐各小國被關進鐵幕，例如朝鮮戰爭，我們怎的要凍結台灣的國軍，不讓他

稍後的聯軍統帥克拉克，也曾主張國軍參戰，可是杜魯門又恐刺激蘇俄為由，加以拒絕了，因此，韓戰便這樣不死不活的拖下去，直至艾森豪訪韓一轉之後，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演出「板門店」的一幕丑劇。目前的越戰，又重蹈韓戰「打打談談」的覆轍，可謂害人不淺。

猶記在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出兵援韓時，兩天後即宣佈台灣「中立化」，呼籲中華民國政府，停止襲擊大陸的行動。但是台澎的國軍，不斷向大陸的島嶼發動突襲，例如一九五二年南日島之役，五三年東山島、鹿羊嶼之役，以及國府海軍的南、北巡支隊，迭次在閩江口打沉中共艦艇，當時此舉對大陸人心，確定起了鼓舞作用。

一九五四年十月，閩海前線的共軍，突向國軍據守的金門島，發動大規模炮擊，當時負責防守金門的國軍司令劉玉章，立即下令還炮反擊，並出動大批空軍戰機，轟炸廈門共軍炮位，可是艾森豪卻通令駐台的美軍事顧問團，加以制止，甚至連國府軍機一貫保持偵察大陸的飛行，也要加以撤消。

，更荒謬者，於此次金門炮戰一月後，艾帥竟派國務卿杜爾斯訪台，要求國軍撤離金門、馬祖，並批評台北三份一的陸軍主力集結在金、馬外圍

一要求，立即遭到 蔣總統的憤怒拒絕。

杜爾斯撞了一鼻子灰，黯然而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艾森豪竟壓迫國府簽訂一紙「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美國除承諾協防台灣外，並明示：「中華民國政府，不准軍事反攻大陸，今後對大陸有軍事行動，必先和美國諮商……」。因此一協定，使中華民國多年來，完全停止襲擊大陸，直至一九五八年的金門炮戰。

中共因「三面紅旗」的慘敗，為了遮掩其經濟上的千瘡百孔，悍然在這年八月二十七日，發動金、廈之間的炮戰，一天之內，射向金門島的共方炮彈達五萬七千多發，第二天竟超過六萬發，炮彈直射抵金門縣城，及料羅灣碼頭，威脅台灣的海上補給，當時金門防衛司令胡璉將軍，斷然於九月一日深夜，出動數千海軍陸戰隊，配合大批蛙人艦隻，向廈門以北的大、小登島嶼登陸，把島上共軍全部殲滅，拔除威脅金門的炮位，黎明前安然撤退。另方面下令島上的重炮全部開火，轟向廈門共炮陣地，擊斃共軍萬多人。

可是艾森豪馬上表示反感，認為國軍此舉，無異踏足大陸土地，違背「中美共同防衛協定」，至於未徵得美軍同意而使用重炮，更屬錯誤云。

中共對金門的炮擊，歷時四十二天，方因國軍防衛堅強，暗忖難以得逞，方由彭德懷以「國防部長」名義，發表「隔日停火」，灰溜溜終結，此事雖然已成明日黃花，但未嘗不可作為殷鑒。

到今天，從毛偽政權之新憲法，看來又有天翻地覆的變動，只要我國政府檢討過去，肅清內奸，革新政制，把握時機，團結反毛反共力量，復興國土，必指日可待！但願今後不再聽到「今天不回國」的亡國之音，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矣。（丹心）

竟誰錯了 何得云摸象

，標題是：「究竟誰錯了？」這是指責會在本刊本欄第一五五期拙作：讀「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有感」，其中有段關於「落英」應作這樣解，那樣解不對！批評得著，該當樂意接受，聖人有錯，而況常人？本人可不是作為一個語文教員，「駁腳教師同是我」，想會睨視過在一六五期「萬人詩壇」呈董壇主的小詩了！君何太聰明？蒙指引閱讀參考一大堆書，非常感激，失禮點效藝人登台白「幼而失學，壯而[illegible]驅」啊！不過，愚而好學，或許一得，「摸象」見解，那就想透才敢「拜下風」呢！

後人替前人著述所作出的註釋，並不十足標準，何晏四書註疏和朱熹四書註解，權威不權威？但卻給一些人合理地檢討不少地方註錯，在下很佩服孟子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這話。「落英」作「落花」同語，對秋菊說犯了三重錯誤，對春桃說則犯了雙重錯誤。何解？「英」與「花」不能合一解，試先從說文筆劃生義，「英」從「艸」從「央」，而「花」從「艸」從「化」，「英」為當僅半開，「花」為全開，是以讚美文章肖妙，通常使用「含英嘴華」，「華」即「花」也，「含英嘴華」在中國對聯叫自對，對聯最忌出比與對比同一物，對類引端叫它「合掌」，那麼，「

桃，「既殘落怎可入餐？」既殘落大煞風景？至於把「繽紛」作「紛亂」解，更見那設想的桃花源「亂籠」，這樣旅遊人像君我會發出「咦」！武陵人大讚「好嘢」的。「繽紛」應作「結彩」解，像「結了彩一般」解，「繽紛」兩左旁從「絲」，看去多美好。同犯二重錯。特別是秋菊，菊殘在枝上，不妨自己去體驗，除非用人

「率由舊章」說法，似欠科學頭腦，然則舊章地「方」之說為合，抑今日地「圓」之說為合？雖然現要作辯為文學家之文，但得搬出科學家之文對照。又在下作是篇很希望更有高明發表參加，正如傑作標題「究竟誰錯了？」誰錯誰該學子路「聞過則喜」又何如？

春聲

大陸農民為了生存

利用毛思想 盡量扭六壬

很多人會懷疑，毛共配給農民如此少糧食，長久以來農民怎樣挨下去呢？還餓不死嗎？不過大家不用擔心，難道農民真的任由毛共宰割嗎？借用毛語錄的一句斷章取義，「那裏有壓迫，那裏有反抗」就此列舉在下家鄉的農民如何採用私分糧食來對抗毛共。

陰險狡猾的毛共也考慮到農民會私分糧食，所以長久以來一直嚴格地限制農民的糧食，增產也不能超過三十斤谷，農民也下定決心，採取秘密私分以對。不要以為農民每天晨早都要三呼萬壽無疆，就衷心擁護毛皇，實則是與毛共周旋到底。

毛共在秋收期間必定派來大批幹部，分駐各生產隊，監督農民如期把糧食交給國家，並監視農民有沒有私分行為。誰知聰明的農民藉着幹部要求搶割，在脫谷過程，有意脫得不乾淨，先把禾稈堆好，等駐隊共幹走後，再把禾稈翻打一次，打出的谷，平均每月每人可增加十五斤左右，農民稱為第二次秋收，農民守口如瓶，多年來都騙過毛共。時間久了，有一年縣共幹在檢查秋收質量時，發現大部份禾稈打得不乾淨，要農民全部再打一次，那個臭共幹還在南方日報上撰了一篇稿，題為「第二次秋收大有可為」，號召全省農民再行翻打禾稈一次。還好，這次沒露馬腳，因為農民們推說上級催趕收割任務，有啥辦法？共幹沒有注意到農民為了私分，真以為是為了趕任務，結果沒有追究責任！這個辦法很好，至今仍採用。農民還作狀地說：如果沒有學習過毛澤東思想，誰會把最飽滿的稻谷交給國家！藉此，還編做一些控訴所謂劉少奇的反動路綫。農民就是這樣陽奉陰違的，毛頭還蒙在鼓裏。

這辦法行不通了，共幹經常檢查質量，這樣農民難道等死嗎？不！農民又另出一法，使共幹完全找不到破綻。因為共幹要農民在交售三大任務時要求稻谷要乾、飽、淨，要把最好的糧食交給國家。這樣農民又有機會和藉口了。在「柜谷」（北方利用木掀，南方利用風櫃，是用來分別稻谷的飽滿）過程中，大力地搖，把飽滿的稻谷也吹到次級谷堆裏去。完成交售任務後，又把次級稻谷輕手地再櫃一次，這又搖出每人每月近二十斤。哈！

除糧食外，生產隊集體的東西，農民也照辦煑碗，即如：肥料，也一樣私分來放落自留地，副產品如番薯、花生、甘蔗、塘魚、集體養的鴨、豬也一樣私分，吃了再算。不過聰明的農民私分手段，非常乾淨利落，共幹完全不能覺察。正如九龍巴士6號及1號A綫，在麗聲戲院站的打荷包集團一樣，打了你，也神不知鬼不覺。農民最成功的是常常以毛思想為藉口，大搞其私分行為，使共幹有口難言。

成立公社十多年，農民一直採用各種不同的私分手段來對付毛共以求生存，但各生產隊的計劃不同，各有千秋，各有奇謀，以求溫飽。毛共越分配得少，農民私分越多，這是一個定理，否則農民眼巴巴地餓死嗎？

新生謹上（七一年一月八日）

妙哉，文革洗禮！

嚴正

中共用盡百般酷刑把紅綫女鬬得死去活來，這還不夠，更要進一步把她折磨，使出一度絕招，指令她到深圳在她的港澳舊觀眾面前出醜，假裝着笑臉，讚揚曾經把她凌辱得要死的人面獸心的怪物，其實當時她心靈上所受的痛苦，確超乎人所能忍受，中共簡直把她當作行屍走肉，沒有靈魂的人。香港的「愛國」報章，不知攞景還是贈慶，竟然說：「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紅綫女更加朝氣蓬勃，精神煥發！」

看到這段新聞，我不覺擊掌三歎而讚曰：「大矣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啊！經它一洗，由紅變黑，再由黑轉紅，紅紅黑黑紅紅黑，黑黑紅紅黑黑紅，千變萬化，其妙無窮；色彩繽紛，如萬花筒，既能使人精神煥發，又可令人朝氣蓬勃，眞眞是個呱呱龍地咚。」可惜香港的「愛國」同胞們，全沒有經過像紅綫女般的「洗禮」，怪不得他們個個都是暮氣沉沉，精神頹喪，出則賓士轎車，居則半山別墅，鄉村俱樂部會員，御准賽馬會豪客，歎冷氣，睇電視，飲洋酒，戴金「勞」，全部學足資本主義作風，絕無絲毫無產階級氣息。這班滿口「前進」「積極」而思想落後腐化的「愛國」同胞，實有「受洗」的必要。

首先由「愛國」報紙把紅綫女「受洗」的經過，由頭到尾，詳詳細細地刑登出來，如何從華僑新村的華麗洋房「掃地出門」，如何把三千煩惱絲剪成怪模怪樣，如何逼壓她的兒女把她鬬到失魂落魄，如何掛上「淫婦──黑綫女」的木牌掃街倒糞。好使本地全體「愛國」同胞得按步就班，依樣畫葫蘆。

再由港共頭頭以至一些自以為思想搞通的外圍人物，帶頭發起「洗禮」運動，自動自覺地把頭髮截成奇形怪狀，塗污口面，項間懸着木牌，上書自己的「聖名」，「港英手下敗將──威廉大帝」「驅帝城工賊──柳暗」「大砲社長──鼻頭光（捲簾格）」「毒草電影皇帝──唔食飯」：領導全體「愛國」同胞到處掃街倒糞。

「洗禮」的第二項儀式是發動兒女鬬爭父母的滅絕人倫運動，喝令那些用特殊材料構成的又紅又專「愛國」同胞，召回送到帝、修、資、反國家留學的「愛國」少爺和「愛國」小姐們當文革小闖將，站在鬬爭大會上，咬牙切齒控訴他們的「無產」父母，如何迫害租他們物業居住的房客，如何壓搾在他們機構做事的工友；又兇神惡煞地指證他們的「愛國」雙親，如何騎在「愛國」同胞頭上作威作福，如何剋扣鬬爭費，如何盜用建校基金，務要親把父母置於死地才算得是「文革英雄」。

當「文化大革命」發斁的時候，紅衛兵大喊火燒廖承志，當時剛好有香港「愛國」記者在廣州，請他就這件事發表意見。他說：「紅衛兵的行動，好像頑皮的孫子爬上爺爺膝上，弄弄爺爺的鬍鬚，他們既然要把我用火燒，我願意當只火鳳凰，愈燒愈漂亮。」（事載晶報）可惜他火鳳凰當不成，一燒就灰飛烟滅，不但鬚子，連眉毛和頭髮都拔光了。不知在本港的「愛國」同胞，有誰願承其志當火鳳凰，接受文革的「洗禮」？

無恥之徒，枉作小人

林乙

歷史給予我們一個非常明顯的指證，當國家陷於艱難困苦的當兒，自有一班無恥之徒出現，蠱惑人心，煽風點火，捏造事實，從正面、從反面、從側面、從暗地裏攻擊政府，使具有正義感的人忙於應付，一方面要努力於國家的建設，社會的改造，一方面又要對付這班無恥之徒的詭計。

今天，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同一形勢，在生死存亡之秋的時刻，也同樣地出現一班無恥無良，企圖毀叛中華民族的奸徒──叛國分子。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叛國分子所用的一套詭計非常狡猾的，我們這些意志未定、入世未深、知識未豐的青年人很容易上其大當，可能

代，叛國分子處於此一民智大開的時代，知道不易以奸狡的言論去欺騙青年人，於是，他們的唯一武器就是：揑造事實，他們深信，謊言說了一百遍便成爲事實。

比方說，有心人教導青年爲人做事，都應本著「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氣概去做，但叛國分子誠恐青年人走向正確道路，卻又明知「頂天立地」的正大光明的道理沒有辯駁的餘地；於是，他們揑造事實，誣蔑說「頂天立地」的有心人「頂黑天，立髒地」。冀望青年人不要走向正確的道路，其包藏禍心，實在可見一斑，不値識者一哂。

又譬如說，萬、張兩位前輩辛辛苦苦地經營「萬人雜誌」，目的不外在救國救民的運動中做點國民應盡的責任，那知卻被叛國分子不擇手段地誣蔑。

我今年參加「萬人雜誌」三周年提議組織「萬人大家庭」，更有讀者尊萬、張兩位前輩爲大家庭的「家長」，這足以表示讀者的擁護「萬人雜誌」，也足以表示讀者對萬、張兩位前輩的愛護。但叛國分子卻又誣蔑他們侮辱讀者，企圖分離讀者與萬、張兩位的感情，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奸計是枉然的。

本刊一六五期有署名「一海員讀者」所發起的「捐助萬人雜誌公積金」，註明身份證及海員證號碼，叛國分子又能再誣萬、張兩位前輩侮辱讀者否。

自古以來，善惡分明，正邪不兩立，叛國分子開口「台灣總統蔣介石」，閉口也是「台灣總統蔣介石」，這種配合共黨統戰的口吻，即使簽名發表聲明反對台灣獨立，也難逃正義人士的嚴詞指責的。

叛國分子的所作所爲，一定是枉作小人的！

保持悲憤的心情 現實與理想分開

贛萍先生：

對不起，騷擾　您的寶貴時間。

自踏進社會大學以來，起初對這個社會充滿了希望、理想，可是年復一年，換來的卻是加深認識這個社會的虛僞、醜陋而感到失望。

整整十年當中，轉過不少行業，見過不少青年，醉生夢死，不是沉迷於狗馬及四方城中，就是大搞其什麼新潮舞會，難道這些就是我等中華兒女的本色？

想到這裏，我覺得心痛。有時也會反問自己，是否也像他們一樣：不思不想、吃進拉出的過日得日？

自己是否渾渾噩噩的渡此一生？自己能否在社會，做些有意義的事？

我默然！因爲這兒是香港。

贛萍先生，能否給我一點指導？

祝福

晚張×民敬上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二日

（編者覆：來稿均收到，等到調整篇幅時，我會陸續發刋，有得意之作，可續寄。你目前的心情與所詢的問題，請參看我在本刋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期「高調低彈集」所發表的三篇短文，我曾憑自己處理生活與工作的經驗，向流亡青年提出意見，要在香港這個聲色犬馬的社會生活心安理得，惟有保持初離國門時的悲憤心情，將現實與理想分開，我相信這幾篇文字，對你或與你有同樣苦悶牢愁的青年朋友，會有幫助。香港的物質慾求太骨露也太誘人了，這是一個考驗我們自己操守的好機會，它可以把人煉成鋼鐵，也可以把人燒成渣滓，生活在香港如不抱定宗旨做人，豈止苦悶，而且危險，希共勉！）

青年讀者欲與作者通訊

萬人傑、張贛萍二位先生：

看了本期（一六七）三民主義青年軍君、蘇文運君等人的意見，心中慚愧極了。我是個長大於此地、過着安定生活、受父母呵護的少年，不知什麼是國，從未見過故國錦繡山河，也未歷過動亂的時代，雖然心中嚮往故國，一直沒機會（也不能）回國。讀歷史（近代史）只讀到抗日勝利止，以後我國情形，則欠奉。直至認識了「萬人雜誌」，才畧知大概。看了很多期後，至今晚，實在忍不住鼓起勇氣，以拙劣文字寫此信給二位，說了這麼多廢話。

現在，小的有幾個問題，敬希二位考慮。㈠能否使小的認識或通信，與貴刊作者如岳騫、待且、三郎、金千里、曾憲光、方程等認識，更希望能明瞭當今國內實況。㈡希望貴刊早些開辦萬人俱樂部，凡中華兒女，均可參加。㈢萬人意見有很多從大陸偷渡來的，雄心壯志的青年，常常投信，希望盡辦法使他們有機會聯絡，團結起來。

梁山人上

（編者覆：歡迎來信給各作者，他們盡可能答覆。）

優待長期閱戶

訂閱卅期廿四元

贈送五元換書劵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劵五元，持劵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値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時代哭」要不得　青年們須振奮！

萬、張二位先生：

前些時曾和朋友討論目前「時代哭」（曲）的問題和興趣，這些年青人都是在「殖民旗」下讀書長大的，對故鄉都有渺茫之感，而「家恨國仇」的觀念，認識不深，正是曚查查，是「樂天派」的一羣，每天蹦蹦跳跳，哼哼時代曲過日子。我並非反對人們唱時代曲，純正的時代曲當然不會腐蝕人們的思想，但也無可否認很多時代曲帶有傷感的，有的更是靡爛的，似哭似泣，失落、徬徨……使人壯志消沉！

由時代曲再討論到今後的理想，有的希望去台灣的合歡山、阿里山、日月潭；有的想去世界各國。而我則早日希望「家在上海」、「家在廣州」，我並不願「家在台北」就算數。我們要思想醒覺了，努力吧！奮鬪吧！重回我們淳樸的、寧靜的、可愛的童年之處——故鄉。

我的朋友說：「你對國家的觀念十分重，這是身爲中國青年應有精神。可嘆現代的年輕人汪迷於『西方新潮』，對國家已沒有責任心，如果每一青年都有你一樣的愛國心，中國的興盛便在眼前了。」

青年們，我們不要沉迷在聲色犬馬的無益的事物上，也不能以「殖民旗」下的順民而滿足，要振作起來，爲我們的民族、國家貢獻一點精力！爲自己頹廢的人生寫上精彩的一頁，在人生歷程中爲自己値得留下遺香萬年滴點片段。

我的朋友問：「一個平凡的女子能對國家做些什麼呢？」在我們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很平凡的女子，可是她們對國家貢獻了輝煌的功勞。這些可敬的巾幗英雌的知識，可能不及妳們那麼高深，可是她們的事蹟不遜於鬚眉！

由「家在台北」的一首歌，想起不久前「牛馬集」裏老萬提到一首「家在松花江上」的歌，我的朋友聽了歌曲抄給她，可是我不是那時代的人，當然不會唱，更沒歌詞，相信這首歌很振奮動聽的，不知何處可買到這首歌譜？

堅心敬上

「沼」「治」之誤　全聯難以貫通

贛萍夫子道席：

拜讀貴刊一六八期，荷承刊出第二次奉上之拙稿，並荷代爲改正「賦」爲「負」之錯誤，至爲感謝。惟其稿中云「十年沼吳」，誤認爲十年「治」吳，似仍有問題須請代爲向讀者加以解釋，以免貽笑大方。所謂十年沼吳之語，乃出之於越國大將范蠡所說，說此語時係他伴勾踐赴吳國作人質時，臨行前對文種大夫誇下：「十年之內，將竭湖海之水淹沒吳國成湖沼」之豪語。愚者引此歷史豪語，希望一申滅敵救國之抱負。如誤認成十年治吳，則與全聯之文意，無法貫通，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經查存稿，「沼」字形狀，很易被人誤認「治」，此係一筆之敗，罪在我行文草率，煩閣下斧正。

後學佘中庸（元月十六日）

代郵

張金冬先生：元月十七日來函奉悉，并且讀了兩次，滿紙悲憤，披肝膽以照人，讀其文如見其人，必是一條好漢子！信中涉及的問題，既多又廣，礙難發表，亦不便公開作覆，可否告我通訊處，相約作一次面談？

佘中庸先生：你三次來文，寫書次次有錯，錯得最離譜，是這一次，前兩次均署名「佘」中庸，這次卻是「余」中庸，如果不是校對細心，連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茲有敝鄉親毛君澤東，為本人表兄，詩才橫溢，冠絕古今，閣下評詩，素所敬仰，寄上長征一律，請加品藻，以便傳於後人參考，此致董壇主力行先生，馬克斯敬禮。」

壇主細閱來函，知所稱毛君澤東，即為毛主席潤之先生，馬克斯可能是為化名，該函似有遊戲性質，未便致評。友人某君曰：「閣下身為壇主，負責評詩，既有請求，焉能拒絕？況天下文字一家，無尊卑貴賤之分，今古老少之別，只要評論正確，並無胡言，將詩論詩，允當與否，公諸大眾，文化界自有公論，不必顧慮為何人作品也。」因見言之有理，遂予刊登，而致品評。

長征

毛澤東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壇主評註

毛先生詩，平仄極好。詩為七律，是十四寒韻，韻腳五個字，「難、閒、丸、寒、顏」，其中「閒」、「顏」二字弄錯，出了韻，出韻之詩，是名不通。「難丸寒」三字不錯，「閒、顏」二字錯了，在十五刪，「刪」「寒」二韻，詩家有嚴格分別，不許通用，古今以來所有詩人，人人皆知，而毛先生不知，竟然亂用，是為不曉。律詩，不許出韻。自唐代至今，各大詩人，皆嚴格遵守，是有規律，不能越軌，唐詩三百首，千家詩，以及各朝名人詩集，有書為證。犯者是為外行，即是不懂做詩，律詩而無格律，是為犯錯。

該詩除出韻之外，尚有最大不妥，八句之中，即有四字雷同；雷同之病，尤甚於出韻者。「紅軍」在第一句，第八句又有「三軍」；「千山」在第二句，第七句又有「岷山」；第二句有「千山」，第七句又用「千里」；第二句有「萬水」，第五句又有「水拍」。一詩之中，竟有四次雷同，誠為不妥。古人做詩，本有重疊之句，又有連環之句，不得，縱然求得又如何？」「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李白「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是為連環句，二句有相連作用，重字雖多，不算雷同。古人又有一句詩中，可以用重字者，也不算雷同。例如本壇詩友鄭秀堂詩：「一盼王師一自悲」，一句詩雖有兩個一字，並不算雷同（鄭詩見本刊一六五期）。杜甫放翁，均有如此寫法。

毛先生詩，既非重句，亦非連環句，又非用重字，而一首詩中，「紅軍」、「三軍」；「千山」、「岷山」；「千山」、「千里」；「萬水」、「水拍」，眞是前無古人，高山滾鼓，不通，不通，不通！

或曰：「毛先生是中共主席，做詩當然可以隨便，因地位特殊，不通也算通。」壇主大笑曰：閣下之言差矣！「不通也算通者」，可以施諸政治，例如黨的指導，宣傳文字，毛語錄之類則可，用於做詩，則不可也。友人曰：「何故？」余曰：「毛語錄為一家之言，通與不通，由毛先生自己負責，通，則是名言名句，不通，則是囈語狂言，北方曰『瘋話』，可以自吹自擂，自說自道，或者胡說八道，語者自語，聽者自聽，信者自信，對自己黨員幹部，大可用命令行事，不必考慮通與不通，如同古代皇帝聖旨，可以一人作主，亂來一通，誰敢批評通不通？」

詩則不然，詩為國家文化，屬於大眾，為民族遺產，為國人所共有，人人有權做詩，人人亦有權評論，詩人並無領袖舵手之名，詩非某一人權利，亦非某人所獨創，更非特權之人專利。故「不通也算通」者，行於政治則可，用之於詩，不可能也。

更有進者，主席是主席，詩人是詩人，截然兩事，二者性質不同，主席是原則性，詩人是永久性，主席是一種官職，用手段奪取而來，主席官職有隨時下台，和去職之事。詩人既非奪取，永不下台，是憑自身之學術、能力、頭腦、見解、智慧，結合而成。一登詩人之位，則終身永遠存在，不受任何權力支配，任何人不能撤詩人之職，任何人不能罷免詩人之崇高地位，例如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荒之地，下放為風塵小吏，受盡折磨侮辱，官職雖不存在，但詩人名氣，未損分毫，千年以後，提到杜甫、柳宗元、白樂天，人人知曉，假如問及杜甫等之上級何人？及當時皇帝名號，除歷史家之外，多半瞠目不知所對。由此證明，詩人貴，主席輕也。「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不可因毛主席地位之尊，即可以不通之詩，一定要強而為通，使後世史家，對民國之人，發生鄙視。堂堂大國，眾多詩人，全部阿諛諂媚，無一人敢言毛詩之不妥，任由錯誤不通，非特民族之恥，亦為文化之羞。故本壇主，甘冒不韙，直言無隱，且當刪以斧正。因毛先生長征詩，已列為歷史文獻，必定傳之千古，後人讀之，引為話柄，認為民國詩人，個個水皮（水皮粵語等於飯桶無用），本壇主有衛道精神，所以不能熟視而無睹。毛先生本人雖無請求，壇主亦當為之斧正，出言者改正之，雷同者，刪除之，不使後人嘲笑，而保主席之尊嚴，非愛毛君，實為民國詩人著想也。此為壇主用意所在，並非多管閒事。

茲將毛先生長征詩，先加註解如下：

五嶺：南中國大陸，有五大山脈，每脈之最高峯，曰「嶺」，五嶺者，大庾嶺、越城嶺、萌渚嶺、騎田嶺、都龐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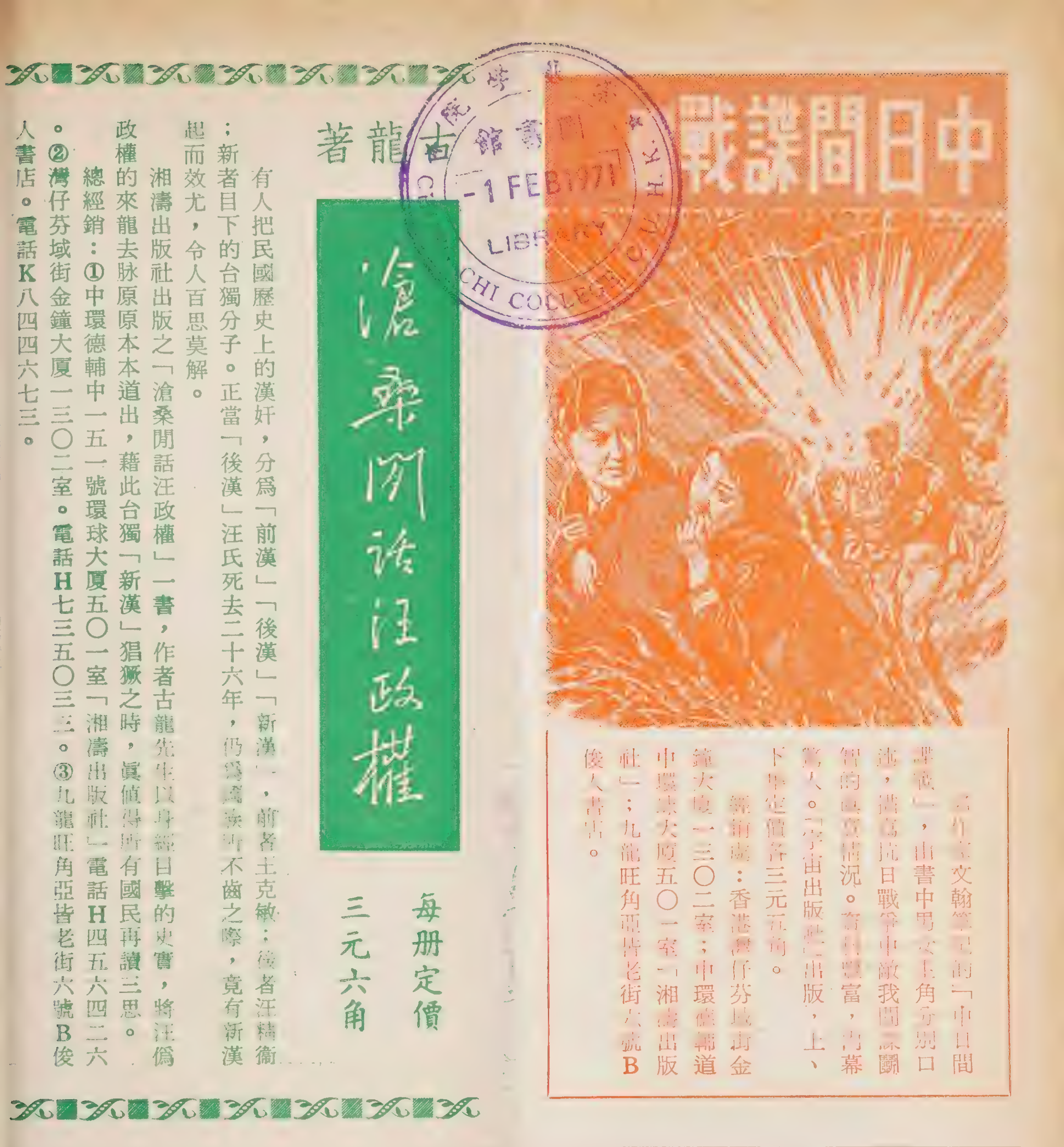
逶迤：讀音如「委鴉」，典出淮南子，「河逶迤，故能遠」，既遠且長，綿延不絕之狀，意言黃河綿延不絕，故能遠長偉大。

烏蒙：山名，在雲南昭通縣，為雲嶺分支，其脈東入貴州為七星山，直達湖南界，而止。當年共黨逃竄，曾經此山。

磅礡：廣大之意，陸機詩：「磅礡立四極，穹隆放蒼天」，亦作充塞之意解。四方最遠之處曰四極。

泥丸：人身兩眉間之印堂，道書稱「泥丸」，又曰上丹田，黃庭內景經云：「腦神精根字泥丸」，又云「一面之神宗泥丸」，言人面表情，是由印堂指揮，。毛先生所用走泥丸，應非指此解，下文自有交代。

（註解未完，欲知改詩如何，且看下期分曉。）


古龍著
滄桑閒話汪政權
每冊定價
三元六角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人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總經銷：①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③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四六七三。
中日間諜戰
文翰的「中日間諜戰」，由書中男女主角分別口述，描寫抗日戰爭中敵我間諜鬪智的眞實情況。資料豐富，內幕驚人。「宇宙出版社」出版，上、下冊定價各三元五角。
經銷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人代会
小心槍桿子除了出政權，也會出毛病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四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看中共七省市的新黨委

中共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內部鬬爭的焦點在「整黨建黨」。經過二十個月的緊張鬬爭，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湖南才建立第一個省委會。

截至一月末爲止，已有湖南、廣東、江西、江蘇、上海、遼寧、安徽七省建立黨委會。以二十九省市計，約及三分之一。從這七省市新黨委的陣容，可看出中共高層權力鬬爭的趨向。

毛派的原來打算

毛澤東搞「整黨建黨」的基本企圖和所要求的原則，歸納起來說，有左列各點。

①新黨委必須由文職幹部出任領導，來消除軍人專權的局面。在黨委會的領導班子中，文職幹部必須多過軍人，以恢復以黨制軍的傳統。②在黨委會的領導班子中，毛派分子必須佔優勢，建立名符其實的毛一色的黨。③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是政權機關，相當於過去的「人委會」。新建的黨委會，則是領導「革命委員會」的專政機關。所以黨委人選應與革委人選不同，至少半數以上不同。④爲了顯示「文化大革命」並非胡鬧，並非毛劉之間權力之爭；新建的黨委領導班子中，必須容納相當額數的造反分子。起碼要趕上「三結合」的革委會。

以上四點，是毛澤東的主觀希望；可是在考察過七省市黨委的陣容之後，發現毛澤東的希望幾全部落空。

事與願違．整黨落空

七省市黨委會的最高領導人，軍人佔了五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是廣州軍區政委；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是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世友是南京軍區司令；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陳錫聯，是瀋陽軍區司令；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德生，是共軍總政治部主任。

至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雖是文職幹部（文革前爲湖南省委書記、副省長），但是三人組織的領導班子中，其餘二人卜占亞和揚大易，一爲軍區政委、一爲軍區司令，以二對一的形勢佔多數。其它省市的黨委領導班子皆設書記數人、副書記數人，唯有湖南僅設一書記、一副書記；顯示特別的尊貴，閒雜人等不得與卜、揚二人比肩。

七省市中唯有上海黨委的陣容，符合毛澤東的希望。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人人盡知都是毛的心腹。其餘五個書記，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全是造反派；馬天水（文革前上海市委書記）是幹部，而軍人只佔一席，那就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

地方軍人公開反毛

上海市委的領導班子，雖然符合毛澤東的要求，可是一誕生就遭受新當權派的抵制。湖南、廣東等六省委會誕生時，大陸各省電台皆以頭條消息加以報導，可是對上海市委的誕生，百分之九十的地方電台則不予報導。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上海市委的領導班子，遭受由實力軍人控制的大多數地方當局的反對；二是毛澤東和林彪正面對地方實力軍人公開的挑戰。自一月初起，北平的政治舞台出現奇異的冷淸和沉寂，大概與上述的尖銳鬬爭有關。因此使人感到，上海市委的新領導班子，能存在多久，是一個疑問。因爲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間，各省市所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毛派當權的地方，多數很快垮台。如山東王効禹、山西劉格平、貴州李再含等。

革委會卽黨委會

七省市的黨委領導班子，包括上海在內，百分之百是革委會領導班子。七省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全是革委會主任。這一方面表示換湯不換藥，黨委會卽革委會；另一方面則顯示，黨委會不過是革委會的附產品。這就是說黨的權威，已被文革粉碎，一去不復回了。再進一步言，革委會實乃「槍桿子」的附庸。

換言之，軍人不但控制着革委會，也在控制着新建的黨委會。

從歷史上看，中央的政治權力一旦被打碎，必然出現地方割據的形勢。如想再建統一的權力，必須經過一場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內戰。今天中共正處於大分裂的前夕，無論表面喊擁毛口號喊得多麼响亮，都不能掩蓋這一基本形勢。



新聞以外

為了不願失去大宗生意
日本與中共建交爲期不遠

劉人傑

去年秋季交易會上，日本對中共的交易由二億美元降爲一億四千萬美元，使日本商人心驚。爲了這大宗生意，日本必然在中共政治壓力下屈服。藤山被邀二月間訪北平，將會爲與中共建交事鋪路，在時機成熟時，日本勢必背棄國府承認中共。

藤山應邀訪大陸

中共邀請日本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藤山愛一郎於二月中下旬訪問北平。同時，表示同意與藤山同行的，有自民黨國會議員田川誠一及永田亮一；前國會議員黑金泰美；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今野長誠及藤山的私人秘書山本保一。藤山表示，希望儘可能早日前往，在二月底以前回國。在北平期間，將與周恩來等會晤，廣泛交換中日建交等問題的意見。

雖然日首相佐藤說：日本對中國問題的態度不變。但中共的邀請藤山訪平，顯然是一項主動的攻勢，佐藤是否能抵擋得住這項攻勢，至成疑問；何況，日本政界早就有不少人向中共頻送秋波，現在中共有了這反應，他們就更順理成章了。

關鍵性階段

日本會不會和中共建交？看情勢，目前正處在關鍵性的階段，日本顯然在顧全國際信義和顧全現實利益間要作出抉擇。

一月二十五日日本第六十五屆國會中，佐藤首相發表演說，據稱：日本目前決不會放棄中華民國。他說：「日本不能夠和維持了二十一年友好關係的中華民國斷絕關係立刻承認中共。這樣的做法，對日本國家利益既無幫助，對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也無裨補。」[illegible]」「立郎」那些字眼。他又說：日本對中共「永不會關門」，將會十分審慎地繼續研究中國問題。

這無疑是暗示，目前不會立即和中共建交，但等到適當時候就會考慮這問題。

同時，在這一屆國會中，首相佐藤和外相愛知首次稱中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的態度，可以見微知著。

外交政策重點

自從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國連串地承認了中共，和中共建立了邦交後，日本對中國問題，已成爲當前外交政策的重點。

初時日本官員還表示要履行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不會背信棄義；可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提出表決，中共首次獲多數票後，日本的口氣便立即改變，發展到今天，差不多所有在朝在野的日本政界，都督促政府趕快承認中共，形成了一種輿論壓力，使佐藤不能不改變其政策。這次藤山被邀訪問北平，勢必爲日本承認中共鋪好道路，日本在近期內承認中共，將不會是意外的事。

去年十二月間，日本已成立一個叫做「日本中[illegible]已走向和中共建交的路上去了。

關係正常化

「日本中共關係正常化聯盟」這組織聲勢相當浩大，日本國會七百四十三名議員中，有三百七十九人參加，超過半數，他們包括執政的自民黨；在野的社會黨、公民黨、民社黨和共產黨等議員。

這組織的會長就是這次被邀訪平的藤山愛一郎，他是前外相，曾經隨同過去日本和中共關係的半官方負責人松村謙三訪問過大陸，在這一組織中，松村又擔任了顧問之職。

這次藤山應邀訪問大陸，當然日本政府將透過他而向中共刺探，是否有可能進一步作貿易和建交的談判。

延長貿易協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中共備忘錄貿易協定的代表，也將隨同藤山到北平。日本中共備忘錄貿易協定，被觀察家視爲日本與中共間的準政府協定，協定的條文規定：「雙方同意在政治、經濟上用積極方式，以圖兩國國交正常化。」

上項協定，是日本和中共在政經分離的原則下訂立的一項半官式貿易協定，日本官方默許，而中共官方又企圖通過這項協定，以貿易爲餌，使日本改善對中共政治上的關係，由此促成日本對中共外交上的承認。

共態度「强硬」。所謂强硬，當然要利用貿易來達到更多的政治目的。

日本曾向中共表示希望早日進行談判，並準備派出岡崎嘉平太、古井喜實等訪問北平，但中共方面尚未有所表示。

恨得牙痒痒

顯而易見的，中共利用日本急於擴大貿易市場的心理，而達到敲詐目的。要貿易嗎，得付出代價，在政治上要作出大幅度的退讓。可預料的，一部分日本議員和商界有力人士，定會爲了這事更賣力地督促政府，趕快解決對中國問題。這一個浪潮，當然佐藤也不易抵擋得住。

當池田任日本首相時，佐藤是國務大臣，那時他曾親口答應中共代表南漢宸，在他出任首相時，將致力改善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可是他執政後，並未實踐這諾言，因此中共對佐藤恨得牙痒痒的，指他爲「戰後最反動的政府」。中共和日本的關係，在佐藤首相任內，一直非常惡劣，其原因在此。

一年一度的談判

其實，佐藤沒有認眞履行對中共的「諾言」也是有原因的，在他出任首相初期，國際間對中共問題還未達到急需解決的階段，因此佐藤仍一本吉田書簡爲準則，和中華民國維持友好關係。中共把爲期五年的貿易協定改爲一年期限的備忘錄貿易協定，是要利用一年一度的續約談判，求取政治上的代價。

每次談判成功，經過都十分艱困，日本代表每次都受到不少屈辱，發表譴責政府的聲明；但，睇錢份上，不得不爾。

中共始終拿着貿易做王牌，對日本要脅，迫使日本對中共政府採取較親善的態度。其實，中共這一度板斧，不單是對日本如此，對其他西方國家也

共建交不是爲了貿易上的目的呢？

中共猛轟佐藤

一九六九年佐藤訪美，和尼克遜發表了聯合聲明，中共更加光火，對佐藤攻擊得更厲害。不過日本卻採取「軟皮蛇」政策，你攻擊他，他卻作了友好的表示，一句都不反駁。尤其日本大選期間，佐藤首相、愛知外相等官員發表的言論，都是表示要與中共改善關係，要進行雙方政府間的接觸，舉行大使級會議等等。可是這些言論卻得不到中共善意的反應。

日本要和中共貿易，實在低聲下氣得很。以去年貿易續約談判爲例，自民黨議員古井喜實率領的代表團抵平，先後舉行了十四次會議，大多數時間是中共代表發言，大肆攻擊日本政府，最後古井喜實還屈辱地簽署了「聯合聲明」，指責日本恢復軍國主義，追隨美國進行侵略政策等等，才換取了一年的續約，眞是生意難做了。

七點指責

去年三月間，松村謙三、藤山愛一郎、黑金泰美等訪問北平，周恩來把他們教訓一番，指責日本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加速了軍國主義的復活，要求日本必須承認中共政權，和中華民國絕交，及改變追隨美國的立場。

這兩個代表團談判的政治色彩太濃厚，對中共的苛刻條件太過屈辱，受到日本朝野指責。可是，爲了達成貿易的任務，有什麼辦法呢？

中共對佐藤政府的指責，有下面七點：

㈠恢復軍國主義；

㈡收回琉球，是佐藤政府將日本全土琉球化，變成美帝國主義者侵畧亞洲的基地；

㈢佐藤反動政府加速軍備擴充，顯露了侵畧的野心；

㈣日本財閥勾結美帝，圖稱霸亞洲；

㈥日本要重演「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

㈦加緊對外進行經濟擴張和政治滲透。

貿易減少四分一

藤山等二月間到北平，是談判延長備忘錄貿易協定問題，但一定也和上次談判一樣，中共會有許多附帶政治條件，向他刁難；佐藤首相受到的攻擊，也將變本加厲。

去年秋季交易會中，中共和其他國家的交易創下空前龐大數字，可是和日本的交易卻由二億美元縮小爲一億四千萬，這是使日本人感到震驚的事。他們怎會願意喪失這筆大生意？他們寧願作政治上的遷就，以求達成一項貿易協定。

在這個選擇中，「現實利益」當然超越過「國際信義」，因此，日本未來的動向，已可預卜。西方有許多國家都與中華民國有深厚友誼，可是在利益面前，他們很快就改變初衷，日本比這些國家更現實，當然不會例外，背棄國府，投向中共，不過是時間問題。

無可避免的事

戰後二十多年來，日本在美國扶植下，迅速恢復，目前成爲高度工業化的經濟强國。由於產品豐富，必須尋求市場，七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而且近在比隣，當然是一個理想市場，因此多年已背着中華民國，採取政經分離政策，和中共大做生意；中共看出日本的弱點，你要政經分離，他卻盡力政經合一，在貿易中不斷加濃政治色彩，於是，日本不得不逐步後退，最後的結果，在兩者利害權衡下，和中共建交，簡直已是無法避免的事。

何況，對美國方面的顧慮也消除，美國本身也正逐步和中共「改善關係」中，當然不會限制日本的行動。單靠「道義」維繫，不可能長遠維持中華民國和日本間二十一年來的關係的。

張春橋復起之謎

魯逢

中共繼湖南、廣東、江西、江蘇四省建立省委會之後，上海市於一月十四日也建立市委會。市委領導人的名單如左：

第一書記張春橋，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上海市革委會主任。

第二書記姚文元，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上海革委會副主任委員。

書記王洪文，中央委員、革委會副主任；書記馬天水，候補中央委員、革委會副主任；書記周純麟，上海市警備區司令、革委會副主任；書記王秀珍，中央委員、革委會副主任。書記徐景賢，中央委員、革委會副主任。

以上這個名單，多少使人感到意外。因爲從湖南、廣東、江西、江蘇四省委會的領導班子看，實力軍人都佔了壓倒優勢，而上海市委不單是文人佔多數的領導班子，並且是毛派佔多數的領導班子。

上列七人當中張春橋、姚文元都是最初參與毛澤東集團核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分子，是毫無可疑的毛派；徐景賢文革前是市委機關的幹部，文革期間是張春橋的左右手，也是個毛派；王洪文紡織工人出身，在文革中嶄露頭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上海國棉十七廠與唐文瀾、王春曉貼了該廠當權派的大字報一度被打成「反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期間，爲「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是保守派的死對頭，也是毛派。另一個王秀珍，也是紡廠女工，當屬毛派。餘下只有馬天水和周純麟二人，不是毛派。馬天水在文革前也是市委書記，是個舊當權派；周純麟是許世友把原來支持造反派的一羣軍人調職之後出任上海警備區司令的。從這個領導班子看，毛派佔五對二的優勢。

朝中有人好做官

要了解當前上海的形勢，必須談一下文革後的變化。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時，上海市的造反奪權，混亂到了極點，據張春橋自己說，前後一共奪了五次權，最後所以成功，還是由於上海駐軍出動「支左」。一月三十日警備區司令廖政國率領全部指戰員召開：「軍隊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羣眾奪權鬬爭誓師大會」，二月五日就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當時宣佈的十四個領導成員是：張春橋、姚文元、廖政國（警備司令）、李世榮（警備區政委）、王少庸、馬天水、李彬山、高志榮、姬應五、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陸文才、陳琳瑚。這十四人並列爲領導成員，張春橋不能稱革委會主任，可見情勢之複雜。而這十四人當中，五名是軍人，六名是幹部，僅王洪文一人是造反派。

革委會成立之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很少在上海，實際上主持政務的是馬天水、王少庸、王洪文幾個人。一九六九年以後，王洪文的地位日漸重要，另一變化，是當初支持張、姚奪權的廖政國、李世榮都被調職，由周純麟接充警備區司令。王洪文的躍昇，原因還不清楚，但廖政國等之被調職，顯然對毛派不利。因爲在軍事管制之下，革委會實際上即掌握軍人之手，而上海警備區是南京軍區轄區的一個單位，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對上海擁有實際的控制權，乃無疑義。就此而論，毛派沒有實力會在上海市委會中佔優勢。其所以能夠如此，可能由於北平的決定。因爲各省市的黨委會領導人選，皆須「黨中央」批准。

姚文元眾矢之的

前面已經提及，去年十二月初是毛派被打擊得最慘的時期，他們在政治局中七大將（毛林除外），謝富治、陳伯達垮台已成定局，到該時爲止，謝富治已九個月未露面，陳伯達已四個月未露面；接着是康生、葉群、張春橋三人，露面越來越少。

康生自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陪同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繆維爾之後，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未公開露面了。張春橋的情況也差不多。從十二月初到一月初，北平一切重大公開集會，毛派僅有姚文元一人出頭支撐局面。可是自十二月中起，張春橋突然復起。下旬以上海革委會主任名義，招待南越「民解」代表團過滬訪問。一月十四日，終發表爲新市委第一書記。變化發生在十二月中旬到一月初旬的一段時間。就在這段時間，毛澤東一反常態，不接見任何外賓。反蘇修的英共（馬列派）代表團，及南越「民解」代表團都不見；連三十年的老友，「毛澤東自傳」執筆人，美國左傾記者艾德卡史諾，都未單獨會見（只在十·一天安門上一晤），說明這個期間毛澤東心情之惡劣，乃文革以來所未有。其原因非常明顯，連陳伯達、康生那樣的貼身心腹，都被搞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了，他們還說「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太不成話了。大概發了不可收拾的脾氣。因此才會出現了新的妥協。元旦社論重新對蘇聯開砲，姚文元地位突然躍昇，以及使毛派在新上海市委領導中佔優勢，所以這些顯然都在保持毛澤東的面子。

在這裏筆者做一大膽的預料，如果我們所判斷的大趨向沒有錯，那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地位，將不會保持太久，毛澤東一旦嗚呼，這兩個寶貝固將死無葬身之地，即是毛澤東生前，他們也可能被擠下台去。尤其姚文元的倖進，其犯眾怒的程度，僅次於江青。連江青軍人們還罵她「算老幾」，何況是小文丑姚文元呢。黃永勝、許世友等這些新當權派的實力軍人，現在多已年逾六十，都是出生入死，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而姚文元在大陸變色不過是二十幾歲的娃娃，何德何能，高居政治局要津？因此毛澤東一旦有風吹草動，姚文元必最先

共軍元帥、大將興亡錄

金千里

從井崗山到延安，再從窰洞鑽出來到北京，中共將軍們總算熬出頭。一九五五年實行軍銜制，穿起大禮服，授勳授銜，好不威風凜凜。土包子將軍說：「咱可陡起來了！」老百姓遠遠望見黃呢軍大衣的高級首長，禁不住退避三舍，敬畏十分。

那年，隆重的授勳授銜大會上，一共宣佈了十名元帥；十名大將，五十八名上將；中將以下就不計其數了。廿年轉眼已經過去，軍銜也取消了，元帥、大將、上將們風雲星散，死的死，老的老，冷藏的冷藏，退休的退休，養病的養病，貶謫的貶謫，批鬪的批鬪，逮捕的逮捕，昔日的威風，如今也都變成一抔黃土！連戰功顯赫的李天佑上將（副總參謀長），死後也僅畧畧一提：「對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

多麼可悲啊！同吃一鍋稀飯的親密戰友，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所換得的代價，就只有一句「作出貢獻」，便化為烏有。

偶然翻出當年授銜授勳的名單，頗為感觸，雖陳年老賬，但仍有一記的價值。現將十六年來中共上將以上的軍事大頭浮沉錄，簡要介紹如下：

十大元帥，現僅存九人。羅榮桓元帥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病歿，其餘九人為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林彪、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

朱德年事已高，今年八十五歲，老態龍鍾，早被冷藏退休，不管事，也不過問軍內一切問題，文革時受紅衛兵貼大字報，攻擊其為「大軍閥」。可憐此位歷任廿二載的朱總司令，晚年竟遭紅小子敲一棒，想來真不是滋味，感慨之餘，能不老淚縱橫乎？

彭德懷，在元帥地位而言，僅次於朱老總，延安時期，他是八路軍副總司令，以指揮百團大戰，名震中外。韓戰爆發，出任志願軍司令員，更聲譽日隆。至一九五四年，出任國防部長，顯赫一時，卒於五九年盧山會議與老毛唱對台戲，被鬪下台，彭黃事件同樣聞名遐邇。自此，彭氏被雪藏四川，任×兵工廠廠長。文革再度揪出鬪爭，至今下落不明。

第三號元帥賀老總——賀龍，傳說已潛赴蘇聯，目前仍懸案未決，此重大問題，只能看作不可解的謎。惟毛林集團迄未公開點賀龍的名作批判，箇中奧妙，莫測高深，因賀老總是文革中備受紅衛兵抨擊最厲害的一位元帥。

陳毅元帥，文革前任外交部長，兼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之一。但這位口沒遮攔的大元帥，屢發謬論，終於停止一切活動，近年來完全消聲匿迹。雖在「九大」被選為中委，但只是掛名而已。

其餘幾名老到沒牙的元帥尚有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這批元老派，目前只有聶榮臻、葉劍英二人稍在公開場合出現，排名地位往往在黃永勝、吳法憲之後，可見實在委屈，等於半身不遂，雖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估計並沒有實際責任。

至於劉伯承、徐向前，連年生病療養，奄奄一息。劉氏向有獨眼龍將軍之稱，如今卻畧像瞎了眼的老者，要人扶着出席九全大會，看了令人心酸。

十大元帥，當前紅得發紫的便是林彪，為老毛指定繼承人，可惜他也是「病貓」（共軍基層背地給他起的綽號）。不知他有沒有命來繼承毛朝江山。

十名大將，除陳賡早已病歿外，現存九人，與元帥人數相同。

近兩年最紅的大將，要數王樹聲、蕭勁光、粟裕三人。王樹聲，湖北麻城人，現年六十六歲，九全大會被選為中委，現任國防部副部長。蕭勁光，現職海軍司令員兼國防部副部長，亦係九屆中委。粟裕為副總參謀長兼國防部副部長，此三人為大將中目前最有威望的人物，經常出席重大集會，並陪同外賓。

現在冷藏的大將有張雲逸、徐海東二人，因年老多病，並無實際職務，舉凡中共偽慶或五一勞動節，均不出現。

垮掉的大將，最慘是羅瑞卿，文革時被鬪爭打斷腿，一說跳樓自殺折腿。無論如何，羅瑞卿這位歷任公安部長，後升總參謀長的大將，文革奪權鬪爭中，的確垮得不值，何不利用軍權，進行反撲？難道林彪竟能吞掉其直屬的公安部隊麼；冤枉，實在冤枉！

至今不明去向的前任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兼國防部副部長。文革以來，完全沒有透露過他的下落，也很少在報章出現他的名字。許氏肯定有問題，起碼他與留俄將領劉震（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吳克華（前炮兵司令員）等修正主義軍事路線案有關。

另一名大將黃克誠，前任國防部副部長，彭德懷死黨，五九年彭黃事件，批判垮台後，從此湮沒無聞，也不明下落。

受處分降職級的原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現為福建省副省長。譚政可算大難不死，尚獲苟延殘喘之機。對比去年走馬上任的李德生，實在差了三級，譚政知道以後，真不知作何感想？

現存九大將中，僅三名比較當紅，並保留軍職，其餘六名，均垮台或被雪藏。

九名元帥中，退休冷藏佔一半以上，目前僅得林彪一名，為毛朝副帥，也是指定繼承人。

冷眼旁觀廿年來，中共大將、元帥的興亡錄，這部歷史，最恰切的譬喻就是「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沉淪一去不回頭！」（尚有中共五十八名上將興亡錄待續）

昆明軍區的人事問題（下）

待旦

「九大」後至七〇年五月二十二日這段時間，大家都知道是繼「文革」造反後的另一次大整肅。許多「文革」新貴如北平的謝富治；山西的劉格平、張日淸；山東的王効禹；湖南的黎原；貴州的李再含都是在這段時間裏垮台的。而許多曾經一度「靠邊站」的幹部獲得「解放」並易地「革命」，如原濟南軍區第二政委王建安（上將）；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第一政委譚啓龍調往福州軍區；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必成（中將）、原國防科委副主任蔡順禮（少將）調往昆明軍區。此外林彪「四野」系統及黃永勝廣州軍區系統的將領，也頻頻調往各地加强領導。如原冶金工業部部長周赤萍（中將，出身「四野」）調任福州軍區政委；原廣州軍區副政委卜占亞調任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原廣州部隊負責人李化民調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充分說明了「九大」至七〇年五月，中共高層曾做過一次大規模的人事調整，調整的方式有三；其一是「打倒」；其二是「解放」易地革命；其三是「加强領導」。

而「解放」與「加强領導」之區別，則在於是否升官？是否兼任其他重要職務？卜占亞調任湖南時，湖南省革委早已成立，但他不僅出任省軍區第一政委而且兼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可是王必成和蔡順禮調任昆明軍區，卻僅任軍中職務，並不兼任雲南省革委會職務，官沒有升，職也沒有升，可見是屬於「解放」份子。中央軍委會的新當權者林彪與黃永勝對他們並不太信任，無意讓他們插手地方行政工作。一六七期筆者曾介紹王必成的歷史，也曾略為提及陳康、魯瑞林的出身。昆明軍區這三位副司令員，不是林彪、黃永勝的人，已是不必懷疑的人。那麼昆明軍區其他領導人呢？難道林彪、黃永勝完全不安下一個探子嗎？

查玉升——在昆明軍區裏排名第五位，在副司委會職務，「文革」前任昆明軍區副參謀長，估計現任副司令員，出身於紅四方面軍的三十一軍，四川省人，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生，抗日戰爭期間任劉伯承的一二九師三八六旅的連、營長。一九四五年升任縱隊（縱隊司令員陳賡，政委王新亭）某團團長。一九四七年升任中原野戰軍（二野前身）第四縱隊（縱隊司令員周希漢，政委劉有光）某旅副旅長。一九四八年底參加「徐蚌會戰」，後來任「二野」十四軍（軍長李成芳）四十一師師長。一九四九至五〇年率部參加過渡江、粵、桂、雲南各戰役，駐軍雲南西部，分兵進攻胡宗南西南總部昌都（原西康省省會），一九五〇年底，支援十八軍進攻西藏自治區。一九五一年升任十四軍參謀長（軍長劉豐）。一九五五年升任十四軍副軍長，受少將軍銜。一九六二年升任十四軍軍長，一九六五年升任昆明軍區副參謀長，「文革」期間一度沉寂，久不露面，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始復出現，未參加雲南省革委會。

蔡順禮——早期經歷未詳，出身於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任華北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某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參加平津戰役，一九四九年十月，調進公安系統搞特務工作，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武裝保衛局局長，主管全國「剿匪」、「鎭反」工作，殺害國軍游擊隊及國府舊官員不勝其數（一九四九至五一），一手建立中共全國性的武裝保衛系統，為羅瑞卿之得力助手。五一年改任公安部第四局局長，五四年任中央軍委會人民武裝部長，五五年九月受公安軍中將軍銜，轉任「解放軍」新成立的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部長葉劍英），兼總參謀部人民武裝部副部長（部長傅秋濤），總參謀長粟裕，該部五八年改稱動員部），一九五九年謝富治接代羅瑞卿出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系統，任「解放軍」政治保衛工作。一九六三年七月任總政治部（部長蕭華）、政治保衛部部長，一九六五年秋，取替莫文驊任「解放軍」軍事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因批評鄧小平，受報復打擊而去職）「文革」期間蔡順禮受羅瑞卿株連，丟掉軍事政治學院院長職務，一度消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佈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主任聶榮臻），一九七〇年五月前調往昆明軍區。按照排名次序看來屈居查玉升之後，徐其考之前，估計任副司令員，很明顯他在昆明軍區並不得意。

徐其考——出身於紅四方面軍，起於麻黃暴動，湖北省麻城大河舖人（大別山區），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二九年（十七歲）參軍，十八歲（一九三〇年）任紅一軍排長，一九三五年任二十五軍連長，一九三七年升二十五軍營長。抗日戰爭期間，任劉伯承的「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陳錫聯）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營長，太行軍區團長，一九四七年任晉察魯豫野戰軍四縱隊（司令員周希漢）十一旅副旅長。同年隨陳賡兵團渡河，進入豫西，任豫西軍區司令員，參加「徐蚌會戰」。一九四九年任「二野」四兵團（司令員陳賡，政委謝富治）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四十三師師長，率部渡江南下，由浙入贛，再下南粵，參加粵桂邊戰役。五〇年經貴州入雲南，五一年入軍事學院受訓，五五年九月受少將軍銜，其時任職未明，六四年八月發表為昆明軍區副參謀長（司令員秦基偉），「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升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未參加雲南省革命委員會。

雷起雲——出身於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政委張廣才），早期經歷不詳。抗日戰爭期間任職於八路軍三八六旅七七二團，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歷任太岳軍區（司令員陳賡，政委薄一波），太岳縱隊（司令員陳賡，副司令員謝富治）七七二團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陳、謝兵團十二旅政委（旅長周希漢）。四九年三月任「二野」四兵團十三軍（軍長周希漢，政委劉有光）三十七師政委，渡江南下，

委，五五年九月受少將軍銜，長期駐防雲南，歷任雲南省軍區副政委，昆明軍區政治部主任。六〇年升任昆明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間，支持紅衛兵造反，升任昆明軍區副政委。雖然一度出任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但省革委成立卻未參加省革委。

梁中玉——出身於太岳軍區，一九四五至四七年，歷任陳賡、謝富治晉冀魯豫野戰軍四縱隊的連、營長。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四八年八月始升任陳賡、謝富治兵團四縱隊十一旅三十一團團長，參加洛陽、鄭州各次戰役，四八年參加「徐蚌會戰」，四九年三月升任「二野」四兵團（陳、謝兵團）十三軍（軍長周希漢，副軍長陳康）三十七師副師長，隨陳、謝進軍雲南，五五年九月受大校軍銜，升任十三軍副政委，六四年升任十三軍政委，「文革」後任省革委常委，昆明市「革委」主任。

昆明軍區諸將領中，除新近從外地調來的王必成出身於陳毅的新四軍「三野」系統；蔡順禮出身於羅瑞卿的公安部隊系統之外，其餘將領如陳康、魯瑞林、查玉升、徐其考、雷起雲、梁中玉全部是劉伯承一二九師「二野」系統中陳賡、謝富治兵團的舊部，長期駐守雲南邊境（陳賡五〇年初死去）。與林彪、黃永勝絕無任何歷史關係，譚甫仁在生之日，尚可以負起監視的作用；譚甫仁一死，昆明軍區對林彪和黃永勝來說，卻成了問題軍區。王砚泉、劉春山、黎錫福、馬傑三這幾名次要領導人，由於缺乏資料，未知有沒有出身於「四野」系統的？不過即使有，因職位太低，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林彪、黃永勝想調親信部下主持昆明軍區和雲南省黨政，那是十分自然的。但我們應該注意到的卻是，林、黃「得道」之後，他們的「四野」和廣州軍區系統舊部都已全部飛升，不僅梁興初、丁盛、閻仲川這些大軍區一級領導人皆已水漲船高，即使是六十年代初期，只是大校軍銜，師一級幹部的如白相國、卜占亞、孫干卿等也全部高高在上了。可惜的卻是林、黃的舊部不夠分配，目前實在不易找出一位可以坐上屬於十大軍區之一的昆明軍區「文革」前是軍分區一級幹部，在黨內連候補中委也不是，根本就沒有資格出任昆明軍區司令員或第一政委，更遑論原來資望更低的其他人。「文革」以後中共雖有破格提升的習慣，但在部隊裏仍不能太離譜，李德生以一個軍級軍官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可算是離譜了，但他在黨內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地位相當高。

目前排在林、黃面前共有三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沒有適當的人選，資望低的未能服眾，資望高的已找不出。

第二個難題則是時間緊逼，各省（區）、市的新省委急要成立，軍區領導急須健全化，「四屆人大」代表急須選拔，不容慢慢考慮，本來是依賴譚甫仁主持軍、黨、政領導工作的，譚甫仁的死出乎意外，來得突然，令林、黃措手不及。

第三個難題則是昆明軍區是清一色的非林、黃派，為了本身的權益，他們聯合起來，堅決抵制林、黃另派親信來掌兵符是必然的事。在爭取團結的呼聲下，在大規模的整肅行動已基本結束之後，林、黃似乎也不會發動另一場整肅運動，因此他們也很可能順水推舟，扶正王必成、陳康，做一個順水人情，使他們感恩圖報，以達到收買目的是很可能

所以筆者有下面的推測，是否正確，月內必有分曉。未來的雲南省委，周興任第一書記。陳康任書記；魯瑞林、劉明輝、梁中玉等任副書記。

昆明軍區：王必成任司令員；陳康任第一政委；魯瑞林、查玉升、蔡順禮任副司令員；雷起雲、王砚泉、劉春山等任副政委。

昆明軍區負責人一覽表（附表一）

姓名	職務	兼任職務	軍銜	「文革」前職務
譚甫仁	第一政委	省革委主任、中央委員	中將	原工程兵政委（已死亡）
王必成	第一副司令員		中將	原南京軍區政委
陳康	副司令員	省革委副主任、中央委員	中將	原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魯瑞林	副司令員	省革委副主任、中央委員	少將	原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查玉升	副司令員？		少將	原昆明軍區副參謀長
蔡順禮	副司令員？		中將	原「解放軍」軍事政治學院院長
徐其考	副司令員		少將	原昆明軍區副參謀長
雷起雲	副政委		少將	原昆明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王砚泉	負責人		不詳	不詳
梁中玉	負責人	省革委常委、市革委主任、雲南省軍區司令員	大校	原十三軍政委
劉春山	負責人		不詳	不詳
黎錫福	？	（可能為雲南軍區負責人）	不詳	不詳
馬傑三	？	（同右）	不詳	不詳

雲南革委負責人一覽表（附表二）

姓名	職務	「文革」前原任職務	現兼任職務
譚甫仁	主任（已死亡）	原工程兵政委	中央委員、昆明軍區第一政委
周興	副主任	原省長兼省委書記	中央委員
陳康	副主任	原昆明軍區副司令	中央委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魯瑞林	副主任	原昆明軍區副司令	昆明軍區副司令員
劉明輝	副主任	原副省長兼省委	
黃兆琪	副主任	（羣眾代表）	
李毅	副主任	（羣眾代表）	
徐學惠	副主任	（羣眾代表）	
段寶珍	副主任	（羣眾代表）	
梁中玉	常委	十三軍政委	市革委主任軍區負責人

赫爾利身後是非

岳騫

本年元月份在澳洲墨爾鉢舉行一個東方學者大會，台北與香港兩地均有中國歷史學者出席參加，在大會上有一位中國問題專家林賽宣讀一篇論文，把中國大陸的赤化責任，歸咎於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指赫爾利阻止美國直接軍援中共，使中共對美發生疑懼，更傾向蘇聯，因而引起了國共戰爭。這段話在中國人看來，確實匪夷所思，當美國正在向中共再度表示好意之際，林賽這段話也許不是純學術的論文。因此，必須說明當時的史實，以澄清這段公案。

中國抗戰，得力於美國援助自然不小，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對華援助只限於民間團體，即使有些明明是政府援助，也假手民間團體出面，以避免日方抗議，當時在軍事方面只有陳納德少將率領的飛虎航空隊，名義上是「我空軍美志願隊」，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改為十四航空隊。此外，美國對華並無直接軍事援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英美三國聯成一體，蔣主席出任中國戰區統帥，指揮中國及中南半島戰事。美總統羅斯福派了一個史廸威將軍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協助蔣主席指揮這一戰區的軍事，是美國在華的最高軍事長官。另外，當時駐華大使高斯，為美國在華文官首腦。

中共當時對美國則盡力拉攏，不僅為自己爭取援助，還要破壞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出盡了八寶，爭取史廸威與高斯。大體可以分成內外兩個步驟，表面上，中共通過新華日報（重慶版）及延安廣播電台，大力攻擊國民政府對十八集團軍（共軍）的歧視，把自己說成一個弱者；同時又通過一批左傾官僚政客如張瀾、沈鈞儒、黃炎培之流，豢養的文棍如郭沫若之流向美國宣傳中共並非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羣土地改革的人。同時又派出一羣年輕貌美的女共幹，與西方記者鬼混，利用他們向世界拍發消息，去年病死的龔澎就是美人計的領班。

這些還都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國際共黨關係，把大批美共分子派到重慶混進美國大使館工作，著名的有艾哲遜、戴維斯、謝偉思及現在大名鼎鼎的費正清（當時任美國大使館新聞處長），這批人以後被反共健將麥卡錫參議員揪出來，部份判了刑。「希斯間諜案」成為二次大戰後美國熱門的新聞，（希斯是美國國務院主管中國外交事務的官員）全世界的人士在審訊希斯間諜案時，都了然於中國大陸赤化之原因所在，想不到二十年後，林賽這位專家竟然翻了這麼一個大案，對中國大陸赤化不怪美共分子，而怪到堅守正義的赫爾利將軍身上，未免太任意顛倒是非了。

[illegible]

林賽論文中有這麼一段：「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赫爾利將軍致函國務卿說他對美國對中國政策的瞭解，包括阻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為總統與及統一中國所有軍隊，以便合力擊敗日本。」

林賽說：「赫爾利將軍四個月來的努力，加速了共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緊張，並且令致共黨對美國的好意產生懷疑。」

「這個時期的一個奇怪的特色，是美國組織中所出現的官僚政治癱瘓形勢。」

「這種癱瘓形勢使政策得以由一個主觀思想異常强烈及頑固的人自行決定。這個傢伙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並且認為他對局勢所作的估計表示不同意及懷疑他的政策是否明智的人，一定是對他心謀不軌。假使赫爾利未能壓倒專家們的意見，中國避過爆發內戰的機會是很高的。」

林賽這些話不僅顛倒是非，也與當時的情況不符，當美國代表團從延安回到重慶後，向史廸威提出報告，主張軍援直接給予中共，可以加强中共軍戰鬬力，發揮抗日作用，同時也可以使中共與蘇聯疏遠而傾向美國。史廸威根據這個報告，就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將軍援直接給予中共。

中國政府得到這個消息自感憤怒，認為史廸威的行動不僅干涉中國內政，且破壞中國統一，蔣主席當向羅斯福總統提出抗議，要求召回史廸威將軍，是為抗戰期中，中美之間第一次發生的不愉快事件。

羅斯福總統雖然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一些不正確報告，對國民政府已經有了芥蒂，但畢竟識大體，也覺得史廸威理短，決計召回史廸威，同時派出赫爾利將軍以特使身份來華晉謁蔣主席，研究事件眞象。

赫爾利將軍來華之前，是一名退役海軍中將。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羅斯福正式發表命令派赫爾利來華，與赫爾利同時前來者，尙有納爾遜，主持經濟援華事宜，戰後成立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即從納爾遜來華開始。赫、納兩人於九月七日抵重慶，與中國朝野各方面洽談之後，認為史廸威的意見不僅不能解決中國內爭，反而更加速國共關係惡化，當時向羅斯福

魏德邁中將爲參謀長。蔣主席覆電同意，授權索爾登中將指揮入緬中國部隊。

十一月七日赫爾利以美總統特使身份飛延安，當時中共正想向美國取得援助，對赫爾利到訪，視爲天大喜事，毛澤東、朱德以下全到機場歡迎。赫爾利與毛澤東長談後，由毛澤東自己擬定五項建議，作爲與政府談判的基礎。赫爾利在延安住了四天，十一月十一日與周恩來同機返回重慶。羅斯福總統得到赫爾利報告——相信赫爾利可以調處國共之爭，即召回高斯大使，高斯於十一月十四日離渝返國，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斯正式請辭大使，美政府任命赫爾利繼任駐華大使。截到此時爲止，赫爾利所執行的對華政策是尊重中國的獨立，不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國民政府，促進中國統一。也是美國對一個友邦的基本態度，不能說是偏袒國民黨。但赫爾利卻不贊成美國直接軍援中共，破壞中國統一。作爲一個駐華大使來說，赫爾利所爲也是外交官應守的份際。中共方面對赫爾利的態度雖然不滿，但最初尚不敢公然反對，所以毛澤東也同赫爾利達成了五項建議。可是，就當赫爾利接任大使之後，潛伏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批共諜及其同路人開始予以破壞。

當時美國大使館參贊，曾在新舊大使交替期間的艾哲遜就是共黨同路人，至於謝偉思、戴維斯更是共產黨，費正清當時還未入流，不能參與大計。毛澤東平生多疑，而且絕對不守信用，他雖然簽了五項建議，心裏仍然放心不下，就着周恩來與美大使館左派館員接觸，詢問赫爾利的立場及美國政府的態度。

艾哲遜率直告訴周恩來，赫爾利所推行的是他個人的對華政策，並非美國政府及羅斯福總統的政策。周恩來得到這個消息，馬上飛回延安向毛澤東報告，毛、周密談後，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二月八日由周恩來出名致函赫爾利，推翻以前所提的建議。

赫爾利是一位職業軍人，那裏懂得中共這種鬼蜮伎倆，當時頗感詫異，不知道毛澤東身爲一個政黨領袖，何以說話不算數，任意可以推翻，今後即使有諾言，誰又敢擔保實現，因此，對調停國共內爭感到灰心，問題就暫時擺下來。但是，美國直接援助中共這一步棋確實被赫爾利推翻了，這就是日前林賽指責他的最重要之點。

艾哲遜當時告訴周恩來，說赫爾利的對華政策是他個人的，不是美國政府的，這話有沒有根據？當然是艾哲遜有心破壞赫爾利的地位，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影子，在赫爾利奉派來華時，國務卿是斯退丁紐斯，原任副國務卿，也是一個老練的外交家，繼老國務卿赫爾之後出任國務卿，其個人立場本無問題。但國務院已被共黨滲透，著名的間諜案首領希斯正任中國科科長，後來發表對華白皮書，主張把國民政府一筆勾銷的艾其遜此時已任助理國務卿，此人被麥卡賽參議員指爲共產黨，雖由於杜魯門、馬歇爾的袒護罪名未成立，但其立場確實可疑。在這批人把持下的國務院，對赫爾利支持國民政府統一軍令、政令的政策當然要從中破壞，艾哲遜所告周恩來的美國政策大概是指的艾其遜與希斯的政策，也並非羅斯福與斯退丁紐斯的政策。但「科員政治」，中外古

不及，那有精神管到外交，一任艾其遜、希斯與駐華大使館的一批共黨分子上下其手，內外呼應，破壞了赫爾利的政策。

赫爾利無疑是調解國共爭端的第一人，他同毛澤東所商定的五項建議以後雖然未見公佈，但相信共產黨也不會吃大虧，否則毛澤東、周恩來也不肯答應。當時距離日本投降還有八個月，如果在那時取得了協議，雖然共產黨必然還是要反覆，但是以後的情況也許要好一些。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赫爾利與魏德邁應羅斯福總統之召返華盛頓述職，大概到了此時，美國政府對於是否應當軍援中共尚未作最後決定，赫、魏兩人回到華盛頓之後，對此問題提出詳細報告，羅斯福始決定不以軍火援助中共。

赫爾利在華盛頓雖然打了一場勝仗，但是也受到左派痛恨，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就有記者以此問題提出尖銳質問。赫爾利態度非常堅定，指出美國不應當破壞一個盟邦的統一，摧毀一個合法的政府。

自華盛頓回重慶之後，赫爾利仍然致力於促進政府與共產黨的和解，其間接觸頻繁，中共雖不滿意赫爾利，但也看出他的政策是羅斯福總統所支持。羅斯福逝世後，杜魯門繼任總統，貝爾納斯繼任國務卿，對赫爾利的外交政策仍然支持，因此，中共雖然一百個不願意，也不能不同赫爾利打交道。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投降，蔣主席派出各戰區接收人員，中共以朱德出名致電蔣主席作正面攻擊，中共中央同時又下令共軍向各路挺進，實行武裝接收，眼見內戰就要爆發。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同張治中一道飛去延安，二十八日陪同毛澤東飛抵重慶。

毛澤東那次赴重慶，固然由於蔣主席電邀，但是若無赫爾利去延安擔保，毛澤東也不敢來。也就是那次見面赫爾利問起毛澤東何以自己推翻已成協議，毛澤東告訴他得自美國大使館消息，認爲赫爾利的政策不代表美國政府，赫爾利始知被部下出賣了。

赫爾利雖然把毛澤東牽去重慶，但對中國局勢卻毫無裨益，赫爾利此時已成爲共黨攻擊的目標。杜魯門本是一個庸才，捨剛愎之外無任何特點，以爲赫爾利在華所執行政策不能爲中共接受，就想改弦更張，召赫爾利回華盛頓詢問。赫爾利回國時尚未以爲要解職，但是同杜魯門見面後，杜魯門卻要他辭職。

十一月十四日赫爾利在美發表聲明，揭穿中共陰謀，二十七日就呈請辭職，杜魯門派馬歇爾以特使身份使華。赫爾利辭去大使之後，十二月五日曾在參院外委會作證，痛斥職業外交家破壞他的政策，出賣了中國。以後即退出政壇，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這是中國一位眞正的友人，我們不能忘記他。如果不是赫爾利，美國遲以軍火援助中共，則大陸淪陷可能提前三年，三次大戰也許不能避免。赫爾利雖然未能旋乾轉坤，但也使世界避免了一場大災禍，不想在逝世後數年，居然有人拿他作文章，忝爲中國知識分子，又曉得這件事的大致輪廓，我們不能也不應當緘默。奇怪的是當林賽發表這篇論文時，台港兩地出席會議的中國學者，何以無一言反駁？大概是爲了保持學者的風度吧！

海外見聞錄

妙喻嘲共幹馬戲班的雄師

東德文化界三個天之驕子

天涯客

不久以前，偶然路過東柏林的時候，在專門招待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的文化俱樂部裏，曾經有位衣領上戴着黨徽的「文化幹部」，很客氣地問過我：

「你是從西方世界來的，如果你把高級知識分子，在西方和在我們這裏的生活水平比較一下，不知你會做何感想？」

我吞下了一大口威士忌，壯了壯膽，準備很客氣地回答他。——我那時雖然已經多多少少喝得有點陶陶然了，不過，我當然也還不會忘記，在東德以做特務為副業的人，起碼有四十萬！而每一個「幹部」，只要想真的陞官發財的話，不消說都是所謂「國家安全部」的義務情報員。對他們說話，非要小心點不可。

幾個坐在週圍的，「黨性」分明稀薄得可憐的教授、醫生、演員和出版社的編輯先生，也馬上湊到我們的身邊來。——這一羣人雖然對東德的一切，並沒有甚麼好感，但同時卻又往往把「自尊心」和外國人對東德的看法混為一談。換句話說：他們自己是看不起東德的，但是，如果任何從外國來的人，對他們表同情，或者是和他們一樣地看不起東德的話，忽然之間，他們就又會馬上變成了「愛國者」，覺得你在侮辱他們的「民族尊嚴」了。

我看一眼帶我到那裏去喝酒的「柏林劇團」的導演，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那個向我開炮的「文化幹部」，卻一面笑嘻嘻地「敬」我一盃，一面還很客氣地補充了一句：

「當然囉，你要認為這個問題不大好回答的話

這一來，我當然不能再打「太極拳」了，對他所提出來的問題，我想起了中國兩句古詩：「籠鷄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於是故意用種講故事的口氣回答他道：

「我是個外國人，說得對不對，請你們多指教。——不過，話要說在先，原則上，這是一種學術性的討論，所以，誰也不要替誰戴帽子。」

我把基礎打穩了，才接觸正題說：

「我認為世界上有兩種獅子，一種是生活在非洲的自由天地中的，隨便跑到甚麼地方去，做些甚麼，都沒有人管，運氣好的時候，吃得飽飽地；運氣不好的時候，三天找不到一點吃的，也沒有一定。

「另外一種是生活在馬戲團裏的獅子，只能在鐵籠裏生活，做些甚麼也要聽別人的指揮。不過，一日三餐絕對不用發愁，還有專人來侍候牠洗澡、梳毛，病了的時候，也自然馬上就有醫生來給牠打針、并給牠藥吃。

「事實如此，那麼，誰也不能說哪一種獅子，比另一種獅子更幸福。但是，誰也應當有權利來自己選擇，他情願做哪一種獅子。——就拿我來說吧，我是傾向於頭一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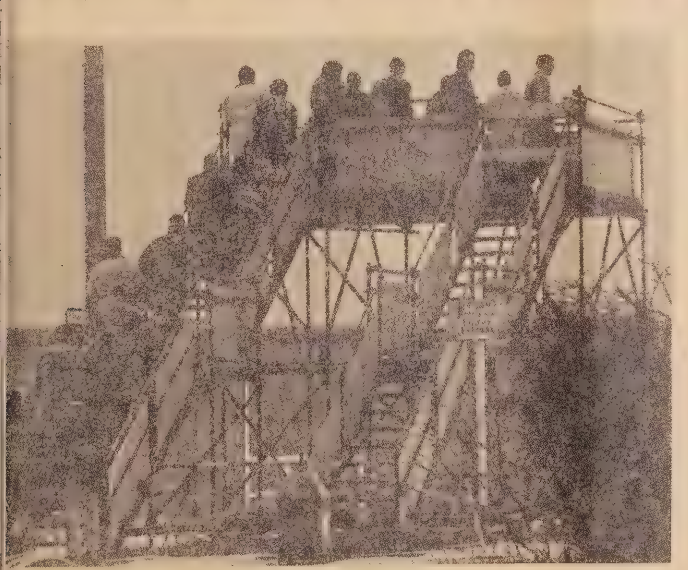
我的話說得越多，那個「文化幹部」臉上的表情也越尷尬。幸虧在場的「高級知識分子」太多，他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翻臉。所以，反而仰天打個哈哈道：

「嗯，妙得很，妙得很。幸虧在座的都是飽學之士，絕不會誤會你的意思。如果碰見了個工農同志，準還會以為你是個外

大家跟着打了一陣哈哈之後，那位出版社的編輯先生，忽然向我努努嘴，輕聲地說道：

「你當然認識那邊小桌子上坐的約翰皮蒂囉。——照你的說法，他是不是第二種獅子呢？」

約翰皮蒂是個英國人，二十年前忽然丟掉了他「路透社柏林分社主任」的紗帽，跑到東德去了。理由是：他認為每一個西方記者，都在替「冷戰」和「戰爭販子」服務，絕對不能永遠這樣「違背良心地做下去」。——從此，他就成了東德最重要的



這是柏林圍牆邊的一個瞭望台，到西德的遊人，都好到這台上眺望東柏林，有如來香港的遊人好到落馬洲眺望大陸一樣，所見情形亦相似——冷落、荒涼！

一個外僑，也是「英國問題」的權威。東德政府的新聞總署，還專門替他成立了一個「民主德國報導」半月刊，請他來主持。二十年來，在用英文罵陣上，很賣了一些力氣。

不過，篇幅始終都只有四頁，乍看起來，很像一份西餐舘裏的「每日菜單」。據這半月刊自己報導：它的讀者已經遍佈於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每期出版的時候，千千萬萬讀者都爭先恐後，以先睹爲快。

然而，奇怪的就是：這刊物也許是全世界最大方的一個出版物，只要不是東德的居民，只要寫張明信片去請他們寄幾期來試閱，馬上就會年復一年地源源寄上，而且還把過了期的也想辦法補上。甚麼訂費、郵費，只要你自己不寄，他們是絕對不會專函來向你要的。

這個半月刊，似乎的確在人間做了不少的好事。首先是使非洲和東南亞許多想看英文刊物，而又花不起錢的人，可以長期免費地讀到約翰皮蒂先生的大作。再就是使東德的出版界，有了一份擁有二十年歷史的英文出版物。然後就是使獻身於東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約翰皮蒂先生，成了一位富翁。

他有自己的花園、別墅、避暑山莊，還娶了一位十年前艷若天仙的匈牙利皇族的女兒，做他在東德的「壓寨夫人」。

他用的汽車，年年都換新的。東德的外貿部爲了照顧這位「卓越的文化戰士」，不但在每年要進口的外國汽車裏，照例替他留下來一輛，而且還和所謂「國家交通工具管理委員會」商量好條件：每一輛他用膩下來的老爺車，都由這委員會照官價收購去，不勞他老人家自己爲賣車而費心。

約翰皮蒂，並不是東德文化界惟一的天之驕子，直到幾年以前，有一位被稱爲「詩人」的庫巴同志，比他還要紅得多。

這位詩人，是個工人出身，受了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很喜歡寫那種把一句話分寫成四行的「口號詩」。

據說：他只在報上公開發表過三首，就得到了東德共產黨頭頭烏布里希的賞識，於是馬上由黨報帶頭，把他捧成了「大詩人」，而且還頒發給他好幾次「文學類，國家獎金」。每一次都是獎章一枚，獎狀一紙，現鈔十萬。

從此以後，庫巴同志非但成了東德作家協會的領導人之一，而且接受了榮譽博士的學位，開始在文學研究所裏講起課來了。

詩呢？似乎根本不寫了。理由也很簡單：二十年來的口號，始終沒有改變過多少，反正總是「人民」呀，「鬪爭」呀，「社會主義」呀，「勝利」、「偉大」呀，「前進」呀……的這一些老套。多過三首這樣的「口號詩」，恐怕連莎士比亞和李太白都寫不出來。

東德一條繁盛大街上，只見行人不見汽車，與西德或香港相比，眞是兩個世界。

誰知這位「口號詩人」，因爲代表東德作家出國的機會太多了一點，所以居然在自由空氣中，「中了一些毒」。不再寫「口號詩」還不要緊，最大逆不道的是憧憬起「思想解放」和「文化界的春天」來了。——這一來，當然氣得木匠出身的烏布里希總理吹鬍子瞪眼睛，馬上把他打入冷宮，連向報紙雜誌投稿的資格都取銷掉了。

另一位文化界的寵兒，是施垂德馬狄同志，他是個馬伕出身，寫了兩部自傳式的小說以後，馬上一舉成名。黨報讚揚他的作品，最具有「民族形式」，是一種「了不起的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作爲一個外國人，在讀他的小說的時候，的確可以心曠神怡；不但故事非常動人，裏面罵人用的粗話也多采多姿，只要在談話中隨便引用幾個，也一定會把那些好管閒事的東德特務們嚇一大跳，使他們不敢再「欺生」。

據說：這位施垂德馬狄同志，是德國古往今來的作家中，用「他媽的」，「奶奶個熊」，「×你娘」這類「三字經」字眼最多的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爲了這種「民族形式」的關係，「黨」居然把他從一個無名小卒，一步登天地升爲「作家協會副主席」。於是，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別墅，花園也都有了。

不過，爲了表示他的「黨性」强，雖然在生活上已經不亞王侯，他在這十年來，卻依舊在頭上總要戴一頂工人便帽，以示自己永不忘本的意思。

悲哀的就是：這頂便帽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品，而是巴黎一家名帽廠出的。在巴黎買起來的時候，價錢很貴，因爲他是從政府的「高級幹部用輸入品販賣部」裏買來的，照官價折合美金，所以，實際上就比原價便宜了四分之三的樣子。

香港是個禁賭的城市，但香港的賭風卻非常熾烈。

我不想把「英皇御准」的賽馬，和「進款撥作社會福利之用」的政府獎券解釋為賭博，但除了這些合法的博彩遊戲之外，香港，還有着許多賭博的玩意。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由晚上七時半左右開始，被有錢人目為貧民窟的徙置區來了許多衣飾華麗的豪客，坐在粗糙而污穢的露天茶室的粗木檯前面，非常用心地閱讀報紙，比一個要爭取滿分的學生閱讀課本更為認眞，同時他們還在拍紙簿上作筆記。在一個不明就裏的遊客底眼裏，會為他們這種學習熱情所嚇倒。

其實他們並不是在閱報，而是在賭即場的外圍狗。

賭狗，曾遭到香港人激烈的反對。前些時候有人要在離九龍市區不遠的新界開設跑狗場，就因為反對者太多而「壽終正寢」了。現在他們賭的是澳門狗。澳門的逸園跑狗場是由一位姓何的賭業大王所經營的。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舉行賽狗，每晚賽十四場，每場出五隻或六隻狗。按照世界賭王 Maritain 的計算，六隻狗出賽的或然率是三十分的八·九，中彩率是很高的。同時賽狗雖然也有「蠱惑」，但總比賽馬的畜生加人底「蠱惑」為少，所以香港賭外圍狗的人是很多的。

在徙置區賭即場外圍狗的人，注碼常常下得很大，有時候一隻「次熱」的狗會收到二三萬元的注碼，桌上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迫得你的眼珠發光！

在離啓德機場不遠，一個叫東頭村的徙置區裏就有着這樣的現場下注底外圍狗檔。那些豪客把報紙上的「貼士」細細比較過，就用一張拍紙簿寫了狗的號碼，夾着下注的錢送到賭檔，等賭檔的伙計在那紙頭上蓋上個圖章，就算交易完成，那紙頭便變成一張彩票了。

日本記者筆下

澳門賽狗每一場的結果和派彩數字，是由澳門的綠邨電台、香港的商業廣播電台播出來的，那些開即場外圍狗的人便根據這些消息來吃注及派彩的。

最奇怪的是，在香港這個禁賭的城市裏，有着這許多人圍在露天的地方用現金來下注的賭博，居然沒有人加以干涉，眞不敢叫人相信啊！

另一種更奇怪的事就是「痲雀公司」極多。「痲雀」，在近十年來我們日本人也上了「癮」，一到晚間就聽到劈拍、劈拍的「痲雀」聲了。但比起香港的「痲雀公司」來，卻又差得太遠了。

一走進「痲雀公司」，最令人矚目的就是神龕裏的「關聖帝君」，這位生活在漢朝末年三國時代的長鬍鬚，紅臉孔的關羽先生，到底在什麼時候跟「痲雀公司」拉上關係，長年累月地享受他們的香火，相信連我國的漢史權威佐籐武敏

召蛇如請客 送鬼像捉賊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特別是湘南地方的「召蛇術」和「送鬼術」，更為奇中之奇也！但，這兩種流傳着而極不合乎科學邏輯的離奇幻術，卻是筆者親眼見過的事實。

所謂「召蛇」這玩藝，可以說是湘南人一種最大的娛樂；當然也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為。相傳：凡是懂得這類召蛇術的人物，多半是屬於邪教；他們要絕嗣的。當他們投師學習召蛇的時候，必先加入邪教，立誓永不叛教；學習的時間，最低限度要跟隨師傅工作一年以上才能畢業。在這期間，又必須絕對服從師傅才能得到眞傳。否則，便一知半解，只知道召而不知道送，那就不堪想像；因此，眞正具有召蛇本領的人，實屬少之又少，大抵二十至三十里的範圍，至多也不過一兩人罷了。

原因是那裏的召蛇者，絕不像廣東那些「捕蛇佬」，也不像香港街頭的江湖賣藝者；更不像印度那些專門玩蛇的土人。大家都知道：廣東的「蛇佬」們，只是把一條或幾條蛇制服後，關進籠裏便罷；印度土人，也不過是玩一條或兩條曾經訓練過的馴蛇而已，多少要帶點勉强性質。可是，湘南那些召蛇者，不獨毫不勉强，而且比起普通人家在有喜慶時開筵請客更熱鬧。我曾訪問過一位召蛇師傅：「你們召來的蛇羣是否有一定的數目？」他說：「召來多少，要以那塊地區產蛇的多寡為轉移。但起碼有幾百條，甚至千條萬條也不一定。不過，要懂得規矩，在這塊地方召一次之後，至少要隔半年以上才可復召。」意思是太麻了牠們，有時牠們也會覺得不高興的。召蛇者並不是純粹以召蛇為職業，只是藉着這種幻術來做招牌罷了。而他們的眞正職業，還是靠替人治病，送鬼及賣藥等等。至於他們召蛇的方式和程序，我現在回憶起來，彷彿是這樣的：

當他們舉行召蛇的時間，多半是在炎熱的夏季的夜晚，事先取得當地居民的同意和歡迎，然後訂立日期，選擇一塊曠野地方，佈置着廣大的場面，起碼可供數百至數千人的圍觀。大約在黃昏後的八、九點鐘開始，先由農村借來五個大穀桶，分別倒置於廣場的東、西、南、北和中央。周圍繞以繩索為阻攔觀眾的接近，而召蛇者偕一兩名助手，則立於中央的木桶邊，貼上黃紙，畫好的符咒，口裏唸唸有詞，手足也不斷地作法。約半小時的光景，首先把中央那個木桶揭開，裏面果然出現了一條黃腦袋的蛇，向召蛇師傅頻頻點頭，表示牠來報到了。

據說這條不大不小而先來報告的黃頭蛇，是代表那個範圍的「領袖蛇」，又稱之為「頭蛇」。牠的權力相當於現在中共「人民公社」裏的一個頭頭，在牠那個範圍所有的蛇，無論大小都得聽牠的指揮。每逢緊急事件，也由那條「頭蛇」負責通知，並指定集合的地點。

我仔細瞧過，這條「領袖蛇」的頭，的確比普通的蛇要大一倍，且帶黃色的。在牠報到不久，召蛇師傅即命助手分別把東西南北的四個大穀桶次第揭開，果然又陸續到了很多的蛇。

港賭博

吉田武夫著
林　真譯

[illegible]人，非要各出奇謀把對手殺個「片甲不留」不可，所以他們每一個人的眼睛便露出了駭人的兇光。

在「蔴雀公司」玩牌是要快、準、狠三者兼顧的。倘你打得太慢，就會給同檯的人催得手忙腳亂，顧得了打牌，顧不了吃「胡」的，最苦的是「蔴雀公司」大都有些不成文的規矩，倘你在無意之間觸犯了這些規矩，便會弄得滿身麻煩了。

我那位在一家電器公司當電梯工程師的朋友中村先生，就曾經在九龍上海街一家「蔴雀公司」內吃過虧。他用的是日本人的打法，手腳慢，拿了隻牌在想辦法。不知怎的卻給同檯的人誤會他「出術」，要把他痛毆一頓。好在他是個「香港通」，好容易才把這誤會解釋了，狼狽地跑出那家「蔴雀公司」。他發了誓，從此不再到這些賭林裏探險。

「番攤」「牌九」，香港並不是沒有，不過卻不大流行，而且開賭的人也閃閃縮縮，慌慌張張的。所以喜歡這兩種玩意的人並不多。

輪盤這種賭博在我們日本很盛行，在香港卻不容易見到。因此我們日本人那句罵人的口頭禪：「叫你給輪盤輾死」，在香港便不適用了。

香港最流行的賭博似乎是「字花」。據我所知，「字花」是一種地方性的賭博，在廣東比較流行，另一個省份的人，就不熟悉這種玩意了。「字花」是選取了三十六個中國古代的名人作爲下注的對象，賠率很高，據說是一賠三十二的。賭「字花」的以家庭婦女爲多。聽說「字花」是一天開三次的，眞個要把家庭婦女口袋中的錢都掏光了方才心甘哩！

雖然香港有着這麽多的博彩玩意，但我卻很少看到香港人因賭輸了錢而自殺的新聞。這又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不過因賭博而鬧出來的命案卻是有的，曾經有一宗因二角錢的賭賬弄出一條人命的事，那只不過是人海中的一點小花絮而已。——在香港人的眼裏。

在這裏我要認眞地强調一下，香港，雖然有着這許多的博彩遊戲，但它的確是個禁賭的城市，倘若你違例賭博，那一定要被拘控的。

× × × × × ×

譯者按：吉田武夫是個年靑的記者，在香港住了好幾年，但他不是在執行記者的職務，而是在一家大工廠當見習工程師。他在香港的時候，就常替日本的報刊寫通訊。

他出版了一本「香港：神秘的樂園」，就是那些通訊的結集。吉田的目光很銳利，能夠發現許多香港人自己看不到的東西。因爲他是外國人，在他底俏皮的文筆裏自然免不了會犯上外國人的偏見。

的幻術

采烈。然而，臨到送蛇的時候，卻又大傷腦筋。他把其餘的蛇羣送走之後，惟有那條「領袖蛇」不肯走，嚇得那位召蛇師傅汗流浹背，面色蒼白。原來這位召蛇師傅的法力還不夠，只知召而不知送。因此，那條「頭蛇」認爲他跟牠們開玩笑，非和召蛇者拚命不可！這時候召蛇者不僅不能離開一步，還要以手作法，口唸咒語，以阻止「頭蛇」向他攻擊。據說如果相持六小時而無法把牠送走的話，那末「頭蛇」與召蛇者將必同歸於盡！在這相持不下的緊急氣氛中，召蛇者的助手，只好飛奔前往向他原有的師傅請援。說也奇怪，他師傅連夜趕到，把自己帶來的旱烟管向着「頭蛇」畫了三個圈，那蛇則乖乖地掉轉頭就溜走了。

談到送鬼，也是湖南各地最盛行的奇俗。但充任這項送鬼工作的法師，卻各有不同的教派；除了上述那些召蛇師傅間或替人送鬼外，還有比他們更精於送鬼法術的巫師，其中以湖南與貴州交界的山區爲最多。那裏的巫師與和尚、道士完全不同，而純粹是屬於「排教」類的。所謂「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他們確有一套驚人的本領。和尚替人求神拜佛和「超渡」，專講好聽的話，祈求鬼神保佑平安；而巫師送鬼則一味靠惡，好像警察入室捉賊一樣。當巫師替病人解送時，有一種最嚴厲的法術叫作「打犁頭火」。但這一行動非常的危險，偶不小心，不但會殃及病人；而且整個房屋和什物，也都有隨之焚燬的可能。因爲，在巫師決定進行「打犁頭火」之前，先把耕田用的犁頭取下，置於炭火爐中，盡量燒紅之後，巫師即以口緊啣着犁頭的一端，立於病人的床前，再以桐油淋在那燒紅了的犁頭上，燃起熊熊大火，臭氣薰天！並將火光向病人的床上床下，以及病房的每一角落燒去，使鬼無處躲藏爲止。由於危險性太大，所以，非到病人被鬼纏至萬不得已時，是不輕易嘗試這一行動的。據送鬼的巫師表示：「魔鬼欺善怕惡，講好話它不聽，只有開硬弓；而且鬼最忌的是桐油火，經此掃蕩之後，鬼已逃亡戶外，不復存在室中了。」於是，巫師便乘勝追擊，以致殲滅而後已！巫師又不僅會送鬼，並且會捉鬼和「趕屍」。每逢生意淡薄，而無法維持其開支時，他們會動腦筋，選擇一個比較富有的村莊或市鎮爲對象，到了晚上，偷偷地捉兩個鬼魂綁在那村莊或市鎮附近，每夜發出鬼哭神號的悽厲聲音，使到全村全市的男婦老幼，都有毛髮悚然而無法入夢之感；甚至搞得鷄犬不寧！村人爲了求其安靜，只好集資延請巫師到場作法解送。這樣一來，那些巫師又有乘危大敲竹槓的機會了。依照慣例，解送的條件是：計白米二斗、豬頭一個、鷄鴨各一，再加上銀洋十枚。他們才肯身着法衣，口吹法螺，手執法棍，活靈活現地送鬼遠行，平安無事了。

今天大陸上的牛鬼蛇神如雨後春筍，經過毛林等人三年多來的解送，卻越送越多，到處鬼哭神號！充分顯示了毛林輩所推行的「文革」還不如一個巫師打一次「犁頭火」有效呢。

胡養之

我們決不脫期

一七〇與一七一期能如常在星期四日呈現在讀者眼前，我們的工作人員，包括編、校、排、印、裝釘，都於喘息甫定之餘要說一聲「差堪告慰」！

過年以前的那二十多天，是我們最緊張、辛勞的一段日子；人家都在準備「撲水」過年，我這老編卻是四處「撲稿」過年。因爲一六八期發行之前，字房負責人陳潤兄便通知我，一六九期之後，緊接着便是一七〇期與一七一期都恰逢新年假期，一七〇期的發行日期是農曆正月初二；一七一期是正月初九。如果要不脫期，一七〇期務必要在過年以前印好並送到總發行處，才能在初二以前發到各個報攤上去；而一七一期的發行日期是正月初九，字房與印刷廠及裝釘所的工友，有的初四開工，有的初七才開工，如要不脫期，這一期無時間性的文章，務必要在過年以前排好；過了年開工時，只能排「每週評論」與「新聞以外」，其他的稿初六、七便要上車印刷。

這樣一來，我這老編苦矣！我把日期一算，從上月十三至廿日這七天之內，我要將一六九、一七〇、一七一期稿，先後發到字房，也即是說：這一週之內，我如果能發齊三期稿，字房與印刷所才能保證不脫期，否則，成了「賣客自理」，脫期的責任，便得由我這執行編輯負。

我得到這個「急急如律令」的十萬火急通知，猛翻存稿，猛撥電話，四處求援；催稿信與催稿電話，從早打到晚，晚上十二時過後，還在電話中請朋友即賜佳章，以光篇幅。要命的是，台柱作家中有兩位向我反訴苦，一是胡賓先生（原因已於一六八期說明）；一是趙聰先生，他的本身工作，也因過年關係突然加重，不但不能替「萬人」趕稿，連原有的專欄，也要停一個月才有稿交。我一看這兩位老前輩臨急不能救急，馬上拉住幾位平日稱兄道弟的岳騫、魯遲、待旦、金千里、賣油郎、寒山碧、黃思騁、江城子、方程、三郎……等人大叫「救我一命」！在這緊急關頭，我對老前輩奈何不得，只有向平輩與晚輩下手，請他們在元月十八日前，務必要將這三期的文章趕出來。

這種急如星火的催稿電信，連遠在天邊的天涯客也不例外。

這樣函電交加的催逼下，老友總算夠朋友，一個個日趕夜趕的將他們份內文章，如期交來，但每期還是要缺少八千至一萬字的空位。幸好我早有打算，我將早已向楚秋鵠、靳羽、胡養之、珠黃等老友要來的大作，按照內容配搭，不但把這三期的目錄編出來，長短稿一齊送到字房，連一七二期的稿，也儲存好了，不至於到時「無米下鍋」，過了年便鬧「稿荒」。

可是，三期稿發出去之後，排字與校對的工作，便要將原來三星期的工作時間，壓縮在一個星期之內做好；我也要連開一個星期的夜車，趕看三校稿，請讀者們閉目想想看，「萬人」能在四年來不脫期一天，可不是簡單的事！人們過了年忙於找娛樂，我呢？「我倦欲眠君且去」，我現在只想睡覺。

張贛萍

一對春聯三條人命

尖鋒

『一聯三命算甚麼，冤鬼枉魂知幾多？
包公在生又奈何，當心同樣落油鍋！』

這是一九六〇年在羅定縣東門魚塘水廁中，無名氏用油墨寫在木板上的一首諷刺詩，這首詩不加說明是不明所以的。因一九六〇年，廣東省羅定縣一位周姓青年，在舊曆新春，按照習俗在門口貼出其自己揮毫的一對別出心裁的春聯。該聯橫額是「南北」兩字。右聯：「二三四五」；左聯：「六七八九」。

大陸陷共後，雖然還有張貼春聯的習俗，但所貼已不是舊時一套什麼「迎春接福」，而是千篇一律以歌頌共產黨，歌頌毛澤東的所謂革命性的春聯，例如：「解放多謝共產黨」、「幸福不忘毛澤東」之類了。但這青年的春聯不僅沒有向毛共歌功頌德，也不是什麼迎春接福的意頭聯，而是一對使人難解其意的怪聯。該聯貼出後，不僅土包子的共幹不能領會，就是一些文人墨客也難明其意。因此就引起了毛共當局的注意，知道其中必有古怪。於是，共幹通過周某的同學，以探訪方式前往拜年，在傾談中以該聯作話題，除讚其字寫得好之外，即請教該聯的含意。周姓青年那知這同窗好友竟是毛共派來攤命的特務，即以原意相告。說出該聯並無虛幻費解之處，因爲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節，別說毫無一點賀年物品，甚至連平時最主要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也不多一點。到處都是飢荒，因而一時感觸，便寫下此聯，橫額「南北」即是少了「東西」，右無衣（一），左缺食（十）（因「一」與「衣」，「十」與「食」國語音同）。譏諷現實，所謂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是「無衣、無食、無東西」。

這樣的事情，若在香港這樣的自由社會，就是指明對政府以及領導人又算得什麼呢？可是在共產黨的極權制度下，偶語也可棄市，何況這種張貼出來的文字諷譏。因此第二天夜裏，該青年即被公安機關以特務罪名逮捕了，不久即遭到殺害。這位青年是出身一個店員家庭，父母只生他一人，初中畢業後即失學失業在家，由於對社會現實不滿，竟因此一聯慘遭滅門之禍，因爲他本人被殺害後，其父母也加上「反革命家屬」罪名，列爲黑戶，其悲慘遭遇確難以形容，有的人雖明眞相對其同情，但在極權的制度下也難以給其任何慰藉，結果這對可憐的年老父母，終於在那殘酷的環境中，難以生存而先後投環自殺！這就是「一聯三命」的冤案內幕！

可是，在毛共鐵蹄下，類似這樣的冤鬼枉魂又知多少呢？

怕死的人很多

吸烟影响健康，人所共知。外國不許登廣告，並要在香烟包上寫明有害身體，爲了這警告，吸烟者數量曾一度減少，可是很快便失效，目前，各國吸烟人士正日益增加。

有人認爲，吸烟等於慢性自殺，但因爲「慢性」，「致死」的效果不會立刻見到，因此人們就不害怕。世界上多的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人，吸幾十年烟才會死，那似乎它的「可怕性」就大爲減少。

許多事情不是立刻見到惡劣後果人們就不害怕。許多西方國家明知道共產黨是癌細胞，患上了會瓜實，但因爲不是馬上見效，許多國家還是要和共產黨拉相好，這和明知香烟有害健康而仍然吸烟的道理一樣。有人以爲，明知吸烟可致死而仍然吸烟的人是勇敢，其實也可說是愚蠢。同樣的，和共產黨打交道拉相好的國家，自以爲很聰明，實際卻是十分愚蠢。

每個赤化了的國家就會陰乾，人民生活馬上低降，但他們貪圖眼前做生意的利，不怕沾染上細菌的危險。古巴人以前生活寬裕，赤化後連吃都成問題，可爲殷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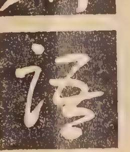
有人提議電視、電台、報紙不登香烟廣告，以免把人們引進自殺之途。這提議的動機很對，不過，在外國反吸烟的宣傳已很賣力，吸烟者仍然增加，可知香烟廣告的限制，以及反吸烟的宣傳，對他們都起不了作用，在香港照辦煮碗也不會有多大效果。

香烟有害，這種宣傳已很普遍，差不多每一個人都知道，但仍有那麽多人吸烟。一般吸烟吸上了癮的人，

果烟會致人於死，我該早在若干年前死去。」

怕死的，不要吸烟，不怕死的讓他吸個飽好了。禁止人吸烟或賣香烟廣告，以至作反吸烟宣傳，都是多此一舉。吸與不吸讓他們自己去決定好了。老萬怕死，因此亦屬不吸烟一類，但我的行家卻是十九烟不離手的。

橫眉語

西方青年没家教

外國人對兒女的教育和東方人不同，他們主張任其自由發展，東方人則看重家教，不讓他們越出框框之外。究竟外國人的教育好抑或東方人的教育好？可不能一概而論。許多開通的父母認爲該效法外國人，但東方的教育方式，使兒女走入邪道的機會較少。

這是由於老牌明星亨利方達對他兩個兒女的批評引起的感想。

亨利方達的女兒珍方達，經常成爲新聞人物，因爲她染上「示威癮」，凡有示威行動，幾乎都有她的份兒。黑豹黨，她參加了，紅印第安人，她也參加，經常和警察對抗。她的老父談起她，不由嘆息道：對她所採的態度，我簡直受夠了！

這是西方家庭教育自由發展的結果。在東方，這種情形不是沒有，但絕對沒有西方的普遍。在美國，有珍方達這種示威癮的青年多得很呢。

夫法國導演羅渣華丁對她這種行徑也大起反感。亨利方達認爲女兒走上這一條路，不是受到丈夫的鼓勵及影響，而是她在法國獃久了習染上的。

亨利方達說：「珍知道我的感覺，我私下認爲，她踏上不聰明的道路……至於她怎麽會變成這樣子，我以爲與她居住法國有關。法國的知識分子大部份是自由主義者，我知道與羅渣華丁無關，因爲他也像我一樣，受夠了她的所作所爲。」

亨利方達談到他的兒子彼得方達，卻感到「老懷大慰」。因爲他已覺悟回頭，成爲一個好人。彼得方達曾經是「問題兒童」，他的公開言論，曾經使老父的名譽受到不良的影響。

「可是，」亨利方達說：「彼得是個好人，婚姻愉快，有兩個孩子，我深以他爲榮。他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他製片及主演的『迷幻車手』我看了四次，每看完一次，我對該片的喜愛又增加了一分。」

萬人傑

英人罷工罷厭了

英國工人罷工，已變成「貪過癮」似的，一樣罷完又一樣，在短短期間內，從垃圾工人到電燈工人，現在又到郵電工人，這三種工人，都與民眾生活有密切關係。垃圾工人罷工，弄到垃圾山積，臭氣薰天，市民衞生大受影響。電力工人罷工更慘，弄到英國變成黑暗世界，電氣化的生活大受窒礙，連工人的妻子也責備丈夫。不靈，連工人本身也同感不方便，私人郵遞生意，乘時興起，怪狀百出，使人啼笑皆非。

工人罷工的原因，是爲了要求加薪，當他們達到目的，政府屈服，准許加薪，物價又漲了，通貨膨脹了，他們加的薪，等於零，於是又掀起另一次罷工潮，如此循環不絕，形成英國工潮沒有一天停止。可預卜的，在郵電工潮後，不久又會有另一行業工人繼起。就是郵電工人，再過一段時期，也會捲土重來。

這不能怪英國工人，事實上，許多工人不願罷工的，但他們受工會控制，工會要罷工，他們不能不罷，完全是給工會牽着鼻子走。

工人即使不滿工會，也不能不加入，否則就不能受到保障，同時也不能幹這一行工作。

因此，工會頭頭在英國最權威，執政者也不敢開罪他們，因爲他們掌握着大量的選票。

當他們出到罷工這一招，很少不達到目的，資方最後多半屈服，因爲這一招萬試萬靈，他們更樂於施用。英國工潮此起彼伏，動不動就罷工，這可能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當英國郵電工人罷工進入第三天，許多人已感到不耐煩，不少工人紛紛復工，糾察的情緒也低落了，這表示英國工人其實也厭倦罷工。

有識之士都認爲，這樣下去，終有一天，經濟首先要崩潰，英國要給罷工拖垮。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從工潮看英國的前途，使人祗覺得一片灰暗，郵電的工潮，看來一時還沒有解決的可能呢！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李光耀的家族

據「馬尼剌時報」說：「李光耀夫人差不多是個看不見的實物，她從不主持剪綵禮，不到市內或郊區作半官式訪問，除在國慶日的慶典和另外一些必須參加的聚會中出現外，她從不公開露面。」最近曾到星加坡訪問過的菲律賓記者茱莉說：星加坡總理並不喜歡他的家人與人民接觸。「結果，並沒有李光耀家人，也沒有李光耀黨派。」就連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有禮貌地避開記者採訪的能手，從不答覆記者所提出的問題。

李光耀夫人是研究法律的，她只協助法庭法律研究和行政工作，從不出席法庭。她最遵守的一句格言是：「永不涉足丈夫的辦公室。」大家認為這對夫婦和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夫婦是個强烈的對比。許多年來馬可斯夫人不但出盡風頭，而且在她的丈夫連任滿期無法三度競選時，她還要代夫出馬競選總統呢！

中國古代是反對婦女干政的，「書牧誓」：「牝鷄無晨，牝鷄司晨，惟家之索。」其意是說：報曉是公鷄的專責，母鷄不必管，如果竟也管起來了，那麽，這個家庭也就完蛋了。證之漢代的呂后，晋代的雲后，唐代的武后、韋后，清代的慈禧太后，這些「牝鷄司晨」的例子，的確是至理名言。現在時代不同了，男女平等，女子自然有參政權，但那是憑自己的本領競選出來的，和古代皇后們「妻以夫貴」的情形完全不同，所以不能指為司晨的「牝鷄」。美國的總統夫人，隨着丈夫在各種公開場合或國際間活動，雖然也出盡風頭，但那是她分內的事，只要她不干涉國家的行政，都無人加以非議。只有那種自己並沒有地位完全憑着丈夫或親族的特種關係，而胡亂干涉國家大事方最要不得，例如八年前的陳麗春，她在越南甚麽地位也沒有，只是憑着丈夫吳廷儒而妻以夫貴，吳廷儒則又憑着吳廷琰而弟以兄貴，完全仗着家族關係而横行一時，那是不折不扣的「牝鷄司晨」，所以吳家的統治一夜之間便完蛋了。一人得道，鷄犬升天的例子多得很，李光耀的作風眞是難得之至！

賣油郎有詩曰：

一人得了道，鷄犬皆成仙。一人作元首，
家族盡大官：前有張大帥，後有吳廷琰；
兵權傳愛子，東北斷送完；弟婦干國政，
兄弟命難全。大哉李光耀，公私分得嚴；
老父不露面，嬌妻默無言，編織作消遣，
法律只自研，不入辦公地，
避免干政嫌。嗟彼菲總統，

市儈的憤慨

「市儈」一詞，據云由牙儈轉化而成。牙儈者，大抵是「專靠棚牙搵食」之謂也，原指進行中間買賣，從中取利的商人。後則泛指惟利是圖之輩。可能因為「市儈」一詞起源於此，世人不察，往往把商人當作「市儈」，其實商人未必皆是市儈，而非商人也未必不是市儈。中國商業之興起遠比西歐為早，呂不韋的父親就是一位很有見識的商人，呂不韋本身也做了一樁歷史上最大的投機買賣。但正因為他們有見識且雄才大畧，絕非市儈可比，也許有人說呂不韋是政治家不是商人，不算數，那麽鄭國商人弦高可說是正牌的商人了。但他販貨途中恰遇秦兵，急而生智，「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將孟明以為鄭國有備，故不攻打鄭國，只是「滅滑而還」。像弦高這樣的商人，犧牲自己的利益，使祖國免受强秦入侵，他不但不是「市儈」，而且是「愛國英雄」呢！是故「市儈」不是指經商這門職業，而是指「惟利是圖」這種品質，只要你是「惟利是圖」的人，不管你是幹什麽的，是「做官當老爺」的也好，「做奴才當走狗」的也好，「做烏龜當鴇婆」的也好，都毫不例外是「市儈」。

而中國的「市儈」鼻祖大抵要算「跖」這個人了。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所以貴為地方鄉紳，擁有良田百頃的嚴貢生，會去偷鄰居一位叫做王小二的窮小子的猪。為了霸佔嚴監生的家財，不但可以出爾反爾，還要把嚴監生的老婆，他自己的弟婦趙氏趕絕。為了賴掉十二両船資，故意誘惑船家偷吃他的雲片糕，並且把只值幾個銅錢，用瓜仁、核桃、麵粉、洋糖做成的雲片糕說成值幾百両銀子，用上黨人參，四川黃蓮配成的「萬應仙丹」。不但要掌船家的嘴巴，還恐嚇要送官究辦，打斷他的狗腿。

總結嚴監生上述的行徑，可知「偷」、「霸」、「賴」、「騙」是「市儈」圖利的一道板斧。但時至今日，由於科學昌明，圖利之術也日益進步了，除了「偷」、「霸」、「賴」、「騙」之外，相信還有很多法術。可惜在下無才，未能一一洞悉。欲知其詳，恐怕要等待當代的吳敬梓，寫出一部新的描寫「文人」醜態的「新『儒林』外史」出來。在下只是知道，市儈營利既如此「艱苦」，那麽他們視「利重如山」，視「錢大如盤」是極其自然的。「孤寒利毒」也成為「副產品」。輕易不會花一個錢，每拿出一個錢，都想雙倍甚至百十倍地收回。一旦花了出去收不回來，憤憤然媽媽聲是必然的了。於是我們常常有機會聽到這類既憤且慨的話——「媽媽的！我請某某吃了兩次飯，他竟然不肯幫我做事。

，政治雖然強掛帥，肚皮卻要哀鳴，最慘關門有罪，死雞飯蓋猶撐！

醫生嗤之以鼻。他們說：「你如何克服人體的排斥外來物體現象？」事實上，不論換心也好，換腎也好，到頭來還是死。所以我說日耳曼民族畢竟了不起。

現在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在叫嚷毒霧的問題，美國和日本的聲音最大。因爲有人叫嚷，香港政府當局也知道有這回事了。

去年，不知從甚麼地方弄來一架測空氣染污的機器，結果證明香港空氣新鮮，僅紅磡例外。

這架機器如果不是愛斯基摩人製造的，必然是早晨五六點鐘時的空氣樣本。因爲按照常理，像香港這種人口集中，汽車首尾相連的都市，怎會比東京或紐約的空氣更適於人類生存？是不是衛生當局爲了寬市民的心，故意作出這種不盡不實的報告呢？而且既然有了這架機器，爲甚麼不讓記者開開眼界，到各種不同的地區去測驗幾次呢？

毒霧在香港

每天下午四點至六點，請諸位到主要和次要的交通要道去走走，你的鼻子一定會告訴你香港的空氣染污到了甚麼程度。那些從汽車後面排出來的廢氣，差不多使你沒法呼吸。而且，是十分新鮮的廢氣，熱騰騰的，好像剛揭蓋的瓦掌煲！

我甚至注意到香港有許多噴烟汽車，尤其是紅牌的士，經常拖着一條黑烟，從街道的這一頭，直噴到街道的另一頭。像這樣的汽車，其噴毒的功能，一定比得上好幾十架汽車。

我對汽車構造的知識不豐富，不明白像這一類的汽車，是有特別的噴霧裝置，還是行駛太久，機件有了問題。總而言之，馬路上像這樣的汽車經常都可看到。

從四月一日起，香港要禁烟霧了。條例規定樓宇不得在每四小時內之任何時間發出黑烟超過六分鐘，或不得在任何時間內連續不斷發出黑烟超過三分鐘。

至於違例者受何等處分，則未有提及。

條例中所定下的，只是樓宇不得噴出黑烟，汽車則屬例外。本人起先很不明白何以只規定樓宇不得噴烟，而不及於汽車。後來往深處一想，豁然了悟。

原來汽車生來就是噴烟霧的東西，你怎能叫它不噴烟霧？所以如欲噴黑烟，乃可購汽車。至於我，每天噴烟達一小時之久，因爲是白的，是爲法例所容。

黃思騁

歸咎於近年崛起的國語片搶去票房；也有人埋怨電視台選映粵語舊片，以致觀眾裹足不前。我是電影圈外的廣東人，看了將近二十年的粵語片，由酷愛而轉爲冷淡，更而厭棄起來，將粵片跟其他片子比較，覺得粵片漸趨式微實在有其一定的理由。最致命的打擊是缺乏劇本。沒有好材料，決不能拍出受歡迎的好戲，爲父報仇、儍仔洞房已是陳腔濫調，製片人不厭拍，觀眾也看膩了。製片者計不及此，反而東剽西竊，把賺過錢的洋片或國語片改頭換面，甚至連片名也懶得更改，襲貌遺神，沒有絲毫新意，炒冷飯的玩意可一不可再，久之只有被觀眾唾棄。

公開徵求劇本，不失爲解決劇本荒的好方法。可惜曾經有市儈之徒出賣良知，收了劇本不付稿費，縱有再好題材，也沒有人敢寫了。

電影雖是消閒產品，卻不能爲了賺錢塞責而寫出主題不正確的劇本。記得有套以明星號召的粵片，說一個富家子追求異性，竟然不擇手段，吊膀子、上門調情，因爲演富家阿飛的是大明星，而大明星不能讓觀眾留下半點壞蛋印象，因此影片不但不作批判，反借女主角的口把這種色狼行徑說成是熱情、誠實，這是明星制度的一大弊端。

漫談粵語電影

一部以工廠女孩子爲賣座對象的電影灌輸這樣子的「新思想」，與其胡亂拍製，倒不如不拍。其次是插曲問題，粵劇本來有不少傳統的小曲調子，卻棄而不用，盲目模仿流行洋曲及「時代曲」，結果弄得非驢非馬、肉麻可怕。舊瓶新酒喝一點不妨，混了水的新酒喝多了，會使識貨的人退避三舍，何況懷念陳年佳釀的人實在爲數不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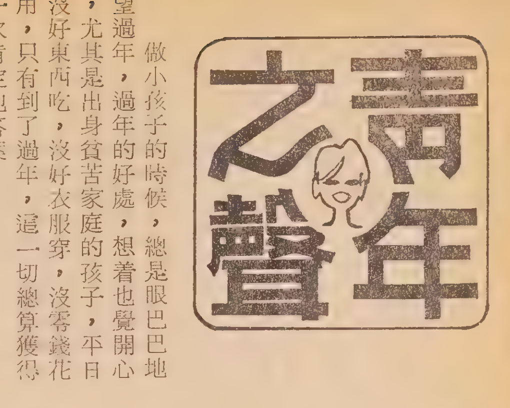
年前拍了部「李後主」，雖然有人批評它主題頹廢，內情複雜，處處受到「杯葛」，但究其賣座原因除了演技可取外，插曲的成功是一大因素。已故作曲家唐滌生一曲「粧台秋思」，婦孺爭唱，家傳戶誦，這說明了粵曲腔調仍有受人歡迎的地方。盲目模仿，只能弄得不三不四，自毀前途吧了。這篇東西不是什麼影評，作爲粵片的老觀眾，不能知而不言，在電影院裏，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單是埋怨決不能扭轉乾坤，也不是幾個人自我陶醉，說「此片一出，必爲粵片爭光」便可朦混過去，起死回生。

拍片等於寫作，內容空洞，搴擬而不創新，除了被人淘汰，還有什麼可說？有「南鄉子」一首嘆曰：

信衆昔時多，其奈而今走下坡。好戲連場開不得，哥哥！空有當年任白波。

淘汰怨誰何？東炒西抄一品窩！欲向有心人寄語：觀摩，去盡陳腔再響鑼！

江城子



過年

褚建中

做小孩子的時候，總是眼巴巴地望過年，過年的好處，想着也覺開心，尤其是出身貧苦家庭的孩子，平日沒好東西吃，沒好衣服穿，沒零錢花用，只有到了過年，這一切總算獲得一次肯定地答案。

壓歲錢、紅封包、吃不完的糖果、看不完的雜劇（即使在今天的香港過新年還有雜耍在街頭演出）、犯錯失，家長不打也不罵，寒假的假期又長，一天到晚，便是吃喝玩樂，不成器的小子，還可以充充大人，來兩手「十點半」，往年有炮竹放，氣氛更好，便是不放也不打緊，只要口袋兒充實，好玩的事物多的是！

這是習俗，也是文化，做小孩子時管不了這許多，長大後覺得意味淡了些，但還是了不起的節日，只有到「解放軍」來臨以後，（當時在廣州），才第一次開始嚐到過年的辛酸味兒！

一聲「破舊立新」，所有成年人、青年人、少年人的美夢都給粉碎了，甚麼紅封包、壓歲錢，窮的更窮、富的也窮，小孩子固窮，成人也窮，所有過新年的樂趣，一切生活上的歡樂和愉快，都烟銷雲散，馬路上是靜悄悄的，人們要道聲恭喜，也不知實際上要恭喜些什麼？發財嗎？發了財便要被消滅！身壯力健嗎？身壯力健要捱得更苦！添丁嗎？養了孩子要送給「國家」！一切都落了空，新年便只成爲追憶往日，回首當年的慘淡日子！

從廣州跑到香港，假如說，這是從人的世界跑進鬼的世界的話，那末這個鬼的世界，可當眞可愛得很！親切得很！原來過去的一切，在香港又可以重溫舊夢一次，原來前輩跟我們談及從前過年的情形，都是眞實的，不是向壁虛構的。

原來小孩子在過新年的時候，當眞有這麼多的歡樂。

還有一樣，是廣州人所不知道的事實，原來「毛主席」眞的關懷僑胞，關懷到不惜以人民的血汗，人民的勞動成果，大贈送，大減價，大傾銷地賣給香港的僑胞享受，使腸肥腦滿的「買辦」「公敵」們的腸更肥，腦更滿！

香港的僑胞是頂喜歡使用「國貨」的，尤其是在過新年的時候，不因爲感激「毛主席」的恩情，也不是爲了「國貨」的品質高，爲的是看穿了它不用成本，價錢必較便宜，香港人是最現實的，雖明知其爲「祖國」同胞的血汗，也禁不住「平價」的引誘，香港人的可愛處在此，可恨處也在此！

毛子毛孫們也不是看不出這個事實，但亦爲着同等的理由（大抵是馬克斯的經濟論啓廸的効果），爭取外滙第一，經濟掛帥，美鈔港幣的顏色，比人民「幣」漂亮得多，既然有「無本」生意可做，還管他娘的什麼政治或毛澤東思想！

麻將

中國有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麻將。

前三項發明早已傳播海外，外人由摹擬而發揚光大，只有麻將這東西到現在仍然是「國粹」之一。阿方曾經探本尋源，打算找出麻將牌的創行鼻祖，然後叫他「申請專利權」，可惜年代湮遠，除了知道貴爲翰林學士的宋儒楊大年編寫過「麻雀經」，便查不出誰是始作俑者，大概這玩意兒是集體創作吧？不過麻將牌的「全盛時期」是在今日的香港，卻是毫無疑問的了。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聽說叉麻將是一門大學問，是數學、兵法、心理學一爐共冶的綜合藝術，入局的四君子除了狠抓一個「鬬」字，還要把一個「變」字活學活用，這門學問既然如此博大精深，香港人不想它湮沒失傳，因此辛苦經營，一有空就圍在一起「做學問」，阿方身處全盛時期，耳聞目覩一百三十六張的趣聞慘事實在不少。

記得阿方唸中學的時候，級裏就有一位以叉麻將飲譽班際的吳姓同學，聽說吳某其人雖然作文沒有什麼章法，但是在麻將枱上卻是「章法」井然，儼然大將風度。校規明令禁止學生賭博，小吳對自己的「一技之長」卻從不諱言，常愛在課餘談論作戰心得、勝負情形，氣

方總有點想不通，學校功課繁重，小吳何來多餘時間打牌？而且學校從沒有麻將這一科，小吳的一技之長又從哪兒學來？

後來阿方在大考前夕偶然過訪吳府，看見小吳一家四口聚在麻將枱邊共敍天倫，其樂融融，阿方才恍然而悟，原來小吳的父母是「麻將世家」，小吳生於斯，長於斯，叉麻將於斯，難怪他克紹箕裘，學得一手好章法了。

阿方唸書的那所學校打着神聖的「教」育旗幟，「毋貪他人財物」這六個字已經成了聖訓之一，但是小吳卻向我透露了一項「內幕消息」：

中四那年暑假期內，小吳跟另外兩位同學偶然回校，碰到一位寄宿校內的傅老師，師生四人天南地北的扯起來，不知怎樣又由天南地北扯到麻將牌的「東南西北」去，傅宿儒原來也是個中高手，小吳說得起勁，語語當行，無一字無出處，傅老師聽得眉飛色舞，算算師生四人剛好湊成「竹林四賢」之數，竟然引起動機，提出打牌遣興的「實踐論」來。小吳見獵心喜、求之不得，其餘兩位高足雖然不諳此道，但是師命難違，盛情難卻，在「孺子可教」的誘導之下，也就無可無不可的

成人之美了。

……月

方程

阿方得知這一內幕報導，很佩服傅老師的設想週到，跟學生玩玩麻將，讓他們發洩過剩精力，總不失為「暑期康樂活動」，其實也不必那樣閃縮鬼祟，外間早已公然遍設「麻將學校」，學校裏又何妨公然叉麻將？即使被校長發覺，到時只要說一句「賭博既不能禁絕，不如讓它合法化」，或者說賭博合法可以增加收入，提倡班際比賽，抽水捐款擴建校舍，豈不是比濫印什麼籌款獎券更收効嗎？只要名正言順，那時守在四夷，為之奈何？

視麻將如命的人為了湊腳入局，往往笑話百出。那天阿方的房客老潘吃過晚飯，向妻兒提出打八圈「內戰」，潘太太有心推辭，笑着提出苛刻條件，說是要老潘將飯桌上的殘羹「餸尾」統統吃掉，才肯答允入局。老潘竟然如奉綸音，風卷殘雲的吃掉全部「剩餘物資」，結果牌局如願以償。阿方看在眼裏，又好氣又好笑，氣的是麻將聲一起，阿方耳朵又得受罪；笑的是老潘牌癮一起，居然忍辱負重、委曲求全，想想要將這種堅忍毅力和花在叉麻將上的時間用在其他方面，老潘何事不可成？

老潘已把麻將當作唯一「消遣」，牌友打電話來「挑戰」，不論晴雨遠近……

那次颱風高懸，老潘下班後在同事家裏玩牌，同事家裏停了電，聽說「四條漢子」就在牌桌上擎着洋燭，殺通宵，因為電話失靈，累得潘太太以為丈夫失了踪，四處訪尋下落，第二天老潘衣履盡溼，冒雨蹣跚回來，躺在牀上整整一個星期。勞民傷財、費時失事，就為了玩那些所謂衛生麻將！

麻將而稱衛生，實在好笑，這大概與吃狗肉而稱進補、寫黃色小說而稱文藝作家一樣屬於自我解嘲吧？其實叉麻將時手腦並用，名副其實的是一項「體力勞動」，萬一和了一手滿貫，不幸給人截和，血壓心臟一時應付不來，兩眼一翻，口吐白沫，那便什麼都完了，又有什麼衛生可言？而且麻將之為物，其污穢程度僅次鈔票，如果「上家」一邊叉牌一邊叉着趾間空隙處，然後打出一張什麼牌，「下家」又一邊摸那張什麼牌一邊歡喜得咬手指嚥口涎，那情景實在不堪想像。

阿方執筆為文之前，讀到報上的一段花邊：一個兩子之母為了玩其衛生麻將，結果輸光家用，弄得「六親不認」、夫妻不和，說了句「這個世界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之後，手抱幼子，跳樓自盡。

阿方不由得掩報欷歔，喟然歎曰：麻將猛於虎！

摔角

枕戈

摔角場中，觀眾們在噓叫，喝倒采，擂台上的選手，不時發出悶哼和擲地時嘭然之聲，還有那個公證人，在比手畫腳，偷偷彎腰，跟着摔角手打圈圈……。

這一切一切，在我底眼中，是不忍卒睹的。姑勿論那些選手的動作是真是假，但動作所帶來的感受，除了感到極度刺激外，還令人感到有違人道。雖然這些表演，只不過為着娛人耳目，但所引起的後果，對中年以上的人，也許能使他們重再感到血脈奮張而充滿活力，可是對青少年來說，則很難認為會有甚麼的啓導作用了。

就以前的摔角表演而言，實在不見得好，尤其是雙打的比賽，每每給人有凌亂的感覺，在乏善可陳之餘，更莫說有甚麼體育精神了。映現在我們眼裏的，祇不過是一幕幕「弱肉強食」的把戲，台上亂作一團，好幾時連公證人也牽入戰圈，台下也鬧嚷嚷的，觀眾在推波助瀾，吼叫，噓聲四起。是在比賽嗎？還是鬧着玩？看如此的一比場賽，就如重看了一遍「瘋狂世界」一樣！

我們不想武斷的說，摔角表演就一定會導致青少年的行為有不良效果，但充滿了「暴力」的摔角動作，對血氣未定的人來說，在身心兩方面，都會有影響。青年人喜歡模仿，可塑性也大，對充滿刺激的事物，不多不少也會有躍躍欲試的心理；君不見在街頭常有扭作一團的青年學生，他們口裏喊着摔角的「招數」，跌跌撞撞，好不得意的；家裏的弟弟妹妹，也常常「過招」，甚而至到近日出現的箍頭賊，他們用的不正是「頭鎖」嗎？這都得拜摔角所賜！

其實，近日社會殺戮風氣之盛，暴力行刼事件之多，在一般人心中，正需要一股祥和之氣來調劑。試想如摔角表演的節目，充滿了火藥味，動作所表現的是「以暴易暴」，不擇手段的死纏爛拚，實有乖於體育精神。

而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文明程度已到了昇空登月的境地，其在文化上，竟還有部份人停留在中世紀的角力階段，不察者受其影響，向風披靡，於是自身文化，也倒退了幾百年，真令人欷歔不已！

人類本身喜愛和平，有仁人之心，然後可化戾氣為祥和；這些說話雖近於衛道而不可喻於娛樂場中，惟是既有柔術柔道，則也應該有摔角術摔角道，發揮它那體育精神，然後我們可以津津樂「看」。

否則，徒事暴力渲染，表現的盡是「野」氣未除的動作，而作壁上觀的人，又不惜推瀾助興，那末，我們不能不要求當局，出一紙昭示，書明「不適宜觀看」了！



談談國府幾點失敗的因素

兆華

中華民國建國已六十年了，在理，時間不算短，爲什麼迄未能把她建成富强康樂的國家？相反的於八年抗戰勝利後，而且位列世界五大强國之一，但不到幾年，反要被中共逐出大陸，株守台灣，二十一年來，除了國民經濟，稍有進步，民衆生活，較爲好轉之外，對於反攻復國大業，毫無進展，究竟原因何在呢？說是天禍中國嗎？當無不可，溯自辛亥革命推翻滿淸之後，始而軍閥割據，擾攘十多年；繼而共黨倡亂，到處流竄；再而日寇侵華，苦戰八年；剛得勝利，而中共之武裝奪政又起。其中主要關鍵，更歷國父中山先生之突然病逝，領袖蔣公之西安被刧持，加以連年橫亘數省之自然災害等等，都是極其重要的打擊。

然則一個身受國家俸祿，或作爲一個具有國家觀念的人，能夠以「天禍中國」一句話，便逃避了對國家的責任嗎？這是不應該，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因爲其中有很多是人爲的因素，是我們做得不好、做得不夠、做得不徹底，這才弄到今日的田地。不是全屬天禍，實際大部人爲；人爲是主，天禍是副；人爲是因，天禍是果。筆者不避老生常談，特將其重要幾點，具體列出，以供國人研討，當政者或從而改善。

一、黨領導力不夠

抗戰勝利，行憲開始前的幾十年，中國是淸一色國民黨領導的政府，我們常常聽到這是「以黨治國、以黨建軍」。就是行憲開始以後，雖然政府參加了若干小黨派，但領導國家的主力，和大小從政人員，也百分之九十是國民黨人，因之國內外人士

黨執政，也稱何黨政府。）

國民黨是領導中國六十年了，黨的力量，究竟發揮到怎樣呢？無可否認，革命的初期，由國父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以後改組爲國民黨，黨人的意志，和黨人的領導力量，是極其堅强而充沛的。這表現在無數次的革命戰役，和黨人的行動上，他們奔走國難，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不少抱殺身成仁宗旨，單獨行動，手刄敵酋，這種仁人志士，載之國民黨革命初期史册，簡直指不勝屈。而大規模之革命行動，凡十數次，其轟轟烈烈之處，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至三月二十九黃花崗一役，尤爲壯烈璀璨；繼之便是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終於把滿淸二百多年專制王朝推倒。

滿淸推翻之後，中國並不就此太平，相反的又形成各省軍閥割據，國民黨政府，要舉行北伐誓師，來削平各地軍閥，這時期稱爲「軍政時期」，一切以軍事爲主，全面由黨來領導，因之軍與政得以調協，而北伐亦順利成功。

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之後，「訓政時期」跟着開始。本來黨的領導工作，應該特別加强，做好全民組訓運動。可惜這時黨人多改從政，由從政而偏重於政，反疏忽了黨的領導，黨的光輝由是褪色，黨的力量也隨之削弱，其中除有過一個「新生活運動」，算有聲色有成績外，黨的領導工作，實在太少了。

全面抗戰開始到勝利還都，艱苦的八年過去了，「憲政時期」是在被迫的情況下開始，其實這是一個極其不合時宜的時期，國民政府黨政方面，受制於各民主黨派和美國和談代表，軍事受制於共產黨，這時而搞行憲選舉，結果就一塌糊塗，不特是大大的失敗，更甚的是動搖了國本，黨的領導，就此盪然無存，連整個大陸，也不能不跟着棄卻，眞

二、政策原則性不强

「七七」全面抗戰開始，有人問蔣百里先生，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對日本？蔣先生很直接的說：「萬語千言，一於和他拼到底。成也好、敗也好，絕不要與他講和」。這不顧成敗利鈍的「抗戰到底」，就是對日戰爭的原則，本此原則，我們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把日本打敗了。

國父中山先生建立國民黨，進行推翻滿淸的國民革命，經歷四十年，大小凡十數戰役，和黨人擲頭顱、灑熱血，爲的是把滿淸專制王朝推倒。黨人和國人，本此原則，前仆後繼，勇往直前，最後武昌一役，滿淸終被推翻了。

所以天大的事祗要建立原則，我們一切圍繞着這個原則，進行到底，一定可以成功的。抗日戰爭如是，推翻滿淸也如是。比如「抗戰到底」，是對日抗戰的最高原則，圍繞着這個原則，我們就要動員民衆，團結力量，刻苦克難，增產節約，爭取與國，自力更生，所有全國上下人和事，凡與抗戰有關有利的吸進來，與抗戰無關無利的剔出去，這也是圍繞最高原則的原則性，抗戰八年期間，我們政府和民衆，都能全部做到，或絕大部份做到，因之對日抗戰成功了。

其中也有不本「抗戰到底」原則，而另行其道的，但結果祗有大大的失敗。最顯著的，就是汪精衛的重慶出走，他放棄了「抗戰救國」，而要「曲綫救國」，他不堅持「抗戰到底」，而要搞「東亞共榮」，但結果他不特不能成功，反招來臭名千載，成爲萬惡不赦的頭號漢奸。所以謀國當政，一定要建立政策的原則，更重要是堅持原則性。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和共產黨的打打談談，更受到美國的抑制，說是調處，其實一味有利於中共

莒」，但看來則是歌舞昇平，反攻復國的政策原則，也不見徹底實施，全國上下，不是過着「刻苦淬勵」的戰時生活，而是過着近於「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如此求勝難矣。

三、做官與徇私

國父中山先生曾對青年訓示：「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這是非常正確的至理名言。人們替國家、社會、民眾做有益的大事，或肩負起國家、社會、民眾艱巨的責任，其出發點是服務，是純正的、是忘我的，不計艱難險阻，和不計報酬的，其表現的行爲，是偉大的、光榮的，他不獨爲國人景仰，甚至可以名垂後世。

如果立志做大官，便相去十萬八千里了，固然中國從前有「學而優則仕」之說，但這與立志宗旨不同，因爲想做大官，當然是希望權位，有了權位，便可能置國家、社會、民眾利益於腦後，爲了保持權位，也會出賣國家民族，因爲他們不是眞心爲國家民眾服務，而是趁機在國家、社會、民眾身上撈一筆，所以相差是甚大的。

更甚的是他們做了大官之後，居然官官相惠，裙帶爲親，平日狼狽爲奸，一旦弊端敗露，不繩之法而徇之私，爲的大家都是皇親國戚，一張便條，大事化小，人人講關係，事事講感情，完全置國家法律和綱紀於不顧。勝利初期，某大員竟以「敝眷」替其外室作出事之緩頰，更是膾炙人口的新聞，如此上行下效，焉得不衰。

四、無民主基礎搞民主

記得大概是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間，大陸全面陷共，中共群醜在北平，除袍笏登場外，更大搞其「新政協」和「統一戰綫」等把戲，拉攏各民主黨派和靠攏分子，於是「政治協商」

寫的已忘記）書名叫做「朱漆馬桶的中國民主時代」，眞是一針見血的言論，全書大意說：在現階段的中國，無論國、共兩黨，都是標榜民主、和侈言民主的，其實都是玩弄民主，和扼殺民主。表面看來是講民主、行民主，實際上祇得民主之皮毛，而共產黨更祇是放民主之空氣，與民主社會，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朱漆馬桶，表面看來，是輝煌奪目，但一經揭開，便是臭氣薰天，骯髒極度。它這個形容，可謂貼切而精彩。

國府在大陸之崩潰，固然有上述各項的潛在因素，但加速垮台之原因，則妄搞民主這一套，可說是禍亂根源。其實勝利之初，各地復員，百廢待舉，八年陷敵之遺民，應使之休生養息；地方良莠奸僞，應分別澄清刑處；陷區由亂到治，民眾嗷嗷待哺，此時應施行軍事管制，以新漸納正軌，然後慢慢培養民主基礎，才作各項民主之實施。不幸有人說國府當時是勝利冲昏頭腦，其實是受各方壓力所迫，（主要是中共煽風點火）於是搞民主就搞出「五胡亂華」，（此時有人稱搗亂中國是國大代、立監委、參政議、婦女領、新聞記五種人，故稱五胡

總之這時搞民主普選等，是極其不智。

我們再深入觀察，戰後國民政府之談民主，簡直「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政府沒有時間培養民眾對民主的認識，民眾缺乏民主時代的起碼水平，如此而推行民主，狡犴者遂得以利用，到中下層更大變其質。於是懂得民主的，就玩弄民主，不懂民主的，根本不知民主爲何物，民主賣多少錢一斤？因此有人被玩弄、有人受委屈、有人被賣豬仔、有人眞心誠意想替國家做事被擯拒、有人濫竽充數撈肥油，紛擾由是而生，動亂由此而起，大陸也由此而斷送了。總之共產黨談民主，是捉弄民主黨派人士，欺騙全國人民；國民黨搞民主，則反被民主黨派人士所捉弄，拆散團結，製造紛爭。

法國羅蘭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假汝名而來」，中國戰後之搞民主，也可說：「民主，民主，中國多少禍亂，都假汝名而來」。眞是古今中外，千古同悲了。

其他國府一向的崇外、畏外、靠外心理，無視自己國家民族的優秀潛在力，和爲政缺乏貫徹到底的大無畏精神等等，都應大力改革過來的。

祖國戀歌

方中原

又是一年了，
逝去了的時光！
逝去了的煩惱！
可是，永遠消逝不了的，
是那一顆熱烘烘的心，
和活潑潑的思想……

心兒哪，
你爲什麼這樣奇怪？
日日夜夜，昨天和今天，
在夢裏，在勞動中，在休憩裏，

老是縈繞着的，
都是關於故國土地的訊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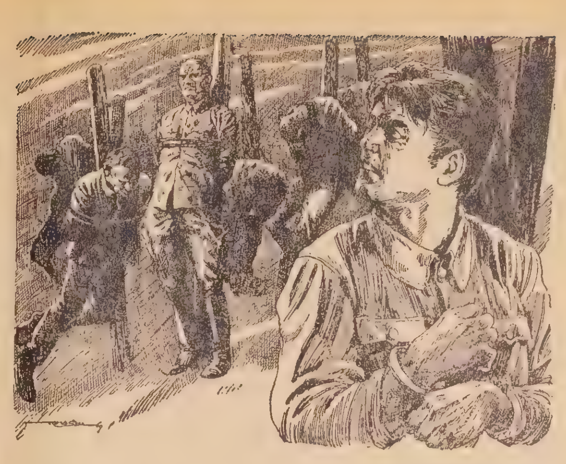
就讓我的靈魂一任地飄泊！
就讓我的生命，
在世紀的殘酷的重軛下，
承載得更爲沉重些吧！
我喘息着、忍耐着，
我還是深深地愛戀着我底祖國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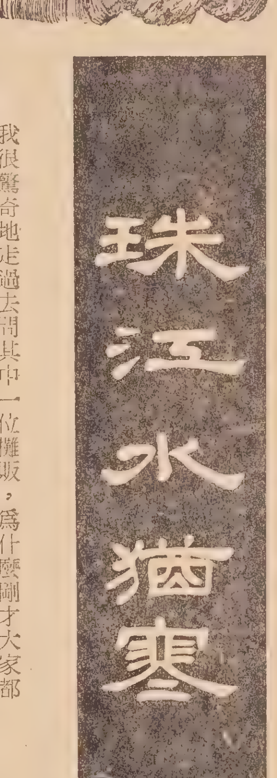
而嚴冬又確實將盡了！

在凝結的血塊裏，
在無聲的沉默中，
在無淚的眼眶裏，
我總聽見、看見，也總嗅到的，
是那春天的色彩的聲音……

我一定要回來！
無論是恨，或是愛，
無論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無論是生，或是死！
我這飄泊的靈魂和熱烘烘的心，
只有祖國才是它眞正的歸所……

寫於一九六九年元旦
改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夜





珠江水猶寒

【54】

馬森亮

我很驚奇地走過去問其中一位攤販，爲什麼剛才大家都把牌子翻過來？他很神秘的冷笑一聲，順手把牌子遞給我，叫我自己去找答案。我一看，也不禁笑將起來。原來那個標價牌是寫着兩個不同的價目，一面用中國字寫着七元，另一面是阿剌伯字14元。

他向我解釋：「自己人來光顧，給他看中國字；碰上老大哥呢？那就請他看阿剌伯字好了。」

「這是不公平的呀！」我問。

「公平？」他向我翻了一眼。「這句話要看對誰說的！我們這裏的同業，都採取同一樣的手法。簡直——，老實不客氣說句：要騙這班紅鬚軍師！」

「騙？」

「這有什麼希奇？他們搶我們的，我騙他們的，禮上往來，大公地道！——」

他似乎已看出我不是要買東西的了，便不願再多費唇舌，轉向別人兜售去。

這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怪現象；蘇聯人在中國人眼裏比不上一個强盜；幾十年來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其價值反不及資本主義的一罐奶粉。

擠行了幾步，對面忽來了一個人，手裏拿着東西，沿街叫賣，他行近我面前，想向我推銷，抬頭一望，兩個人都呆住了。原來他就是黃鼠狼，當年逼我鋌而走險的派出所長。他此刻的臉色閃了兩閃，無可奈何地尊我一聲：「李先生，久違了。買點洋貨嗎？」

老實說，如果在平時，我不把他撕成兩片才怪！但目前，我祗可和他拂袖，唯唯唔了幾聲之後

人越來越擠，我和老胡終於退了出來，走到附近那個海珠公園裏去。老胡問起我，剛才在市場裏得到了什麼印象。

我說：「這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但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在這個市場裏竟沒有一個警察去維持秩序。」

老胡就說：「在專制的國家，警察還少得了嗎？不過，他們現在已改裝了，混在人羣裏，一個也看不出來。」

「那爲什麼這麼多人發牢騷，說怪話的就沒人去干涉？」

「並不是不干涉，而是不想干涉、不便干涉。因爲警察和走私客串同去做黑市買賣的。同一鼻孔

「也許就是所謂生活決定思想罷！」我說。

「那還用說？共產黨員不是鐵鑄的，也和常人一樣要吃飯。物質的慾念，遠比對主義信念堅強。他們已根本不希罕什麼精神上的表揚褒獎了，需要的是生活，是米和油。」他興奮起來了，繼續說：

「城市固然如此，農村的情況更糟。勞動力一天天的減少，農民都跑到城市來做黑市生意。賺了錢就大飲大喝，他們在過去鬬地主的時候已吃開了胃口，一到城市裏就一味的尋求享受。根本已忘記了田土是什麼顏色的了。最奇怪的，居然有從新疆西藏來這裏收購黑市手錶美國貨的。而且一批又一批，他們的服裝是特別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爲走私而來的，可是公安局連問都不問一聲，莫說是查？目前，走私的風氣很盛，每個人都把走私或炒賣黑市視爲生命線。廣州市變成了私貨大本營，連黨員也做起黑市生意來了。」

「看起來，共產黨可能非走回資本主義路線不可！」

「也很難說，捱得起炸彈的人，未必捱得起銀彈。共產黨的遠景模糊了，理想變了幻想，大話鬧成笑話，弄到現在民窮財盡，怨聲載道，相信殺氣騰騰的日子亦不會遠了！」

「這是事實，可是出版界的文化事業沒有受到影響呢！看書局裏的熱鬧現象，這仍然還是一枝獨秀。——」

「這就是所謂精神重於物質了。也是共產黨員

兪平伯，從胡適清算到胡風。他媽的，好似我們姓胡的都是亂臣賊子一樣……」

「那當然囉！」我故意開他玩笑。「必要清算你們姓胡的才行。嗱，胡適、胡風、你胡仁山、胡劍峯、加上一個胡裏胡圖，不就是五胡亂華嗎？」

他也笑了，卻又繼續說下去：「最好笑的還是王昭君的出塞問題。有人不承認她抱琵琶出過塞，也否認塞外是無知之俗，意思是這會影響老大哥，妨碍中蘇邦交云云。這樣的黨性原則，你說好笑不好笑？」

「那班超和岳飛這些古人也不會有的了。西湖的岳王廟也許要改爲秦檜廟才對，因爲秦檜是最擅於維護邦交的。」

打過哈哈之後，我跟着也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了。

「看現在的文化路線衹有兩條：一條是將來的幻想；另一條是追尋舊夢。天方夜譚式的幻想且不管它，就以提倡古典文學的，原也是一種麻醉政策，叫人去鑽牛角尖，埋頭於古堆裏，藉史陶醉。自從胡風事件以來，其株連之廣，鬬爭之慘，已令到學者寒心了。誰也不敢隨便動筆，就是說話也不敢觸及到現實問題，大家保持着述而不作，言必稱馬列的態度。明哲保身，轉寄情於考據校勘。這也是一種逃世的方法！」

「也可以說是靜以待時罷，太陽出的時候，他們還是一個個從古堆裏爬出來的！」

我再問老胡，這一次全國的私立學校改爲公立有何感想！他卻感慨的說出來。

「我現在已變成了頭戴金箍的孫行者了。以後祇能做籠裏學舌的鸚鵡。」

「你不歡喜嗎？混得一張長期飯票，確定了一個政治地位。——」

「別人也許歡喜，在我，唉！恐怕是入籠容易出籠難了。——你不知道哩，這就是實行全面沒收子都控制起來，不留半點生氣在人間，甚至連私立學校也居然毫無考慮的收過去了，其幼稚荒唐簡直已達到了不可以理喻的程度。你知啦！沒收工商業還可說得通，這是生產部門，對經濟起碼有些作用，但教育，從來是一項負擔的開支，如沒有充份的準備和愼密的計劃是不可亂來的，這將會引起混亂。就在那一天，全市的工人發起一個慶祝商店公私合營的時候，突然宣佈了，說全國的私立學校統統改爲公校了，已撤底消滅了私有制度，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我的天呀！憑這幾句口號就可以改變一個社會制度了嗎？全國的私立學校有多少呢？試問財政部怎樣去預算這筆龐大的教育經費！到頭來，水乾了，魚也死，蝦也死，恐怕不到二十一世紀，中國這個名詞已成爲歷史，中山紀念堂徒供外國人憑吊！」

五　要活下去

和老胡分手之後，又有一個星期不見他了。小陳告訴我，說前天在街上碰見他，他說要去佛山，行色匆匆，不知有了什麼事。

「看他在外面倒相當活動，相當神秘。」小陳自言自語地說，深表疑惑。

我不想提起這個問題，故意把話引開去。我知道：老胡並非一個旅行家不會隨便到各處瞎逛的。

我和小陳對面坐着，隨便談起找工作的問題，他已表示絕望了，他說：

「現在每一個工作部門都貼上封條了，還不斷的把人員下放。看來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去做洋貨經紀，炒黑市；二是申請去香港，乾脆離開這個地獄。」

他的話似是憂憤迸出來的，激動而緊張。我也沒有什麼主意。卻認爲說的兩條路不是我們該走的，就走也是走不通。勞改的人，萬不能再行差踏錯更加無聊苦悶。

「小林呢？他爲什麼還不見來？」我問起小林來。

「大概就會到了罷？」他也提不起勁說。

門呀的一聲開了，那是紹芬和黃錦娟回來，她們是一同出去探望周老師的。小文一見了小陳、就嚷着要帶他去門外踢皮球。

小陳抱他出去了，紹芬急忙脫下高跟鞋子，說差不多被扭傷了腳踝。我問她們周老師現在怎樣？黃錦娟說她又申請去香港了，這次可能會批准，因爲她丈夫從美國特別寄回了一封信給僑務委員會。

「你也可以申請去呀？」我打趣問她。

「那能不想呢？——現在什麼都不行了！」

她顯然不想提起這個問題。又走出去把小陳叫回來。她告訴我們一個消息。

「這是一個機會，也許是一種麻煩。」她鄭重的說。「昨晚，在民盟的小組會議上，有這樣的議決案。爲了照顧盟員及失業知識分子的工作，鼓勵或協助開辦文化補習學校。如果大家認爲有此必要的話，我可以把那幢樓騰出來做校址。開一間文化補習中學，這就能解決了工作問題，不必再托人去叩頭作揖了。大家想想行不行得通？」說完還望着小陳有無反應。

「那最好沒有了。」我毫不猶豫的表示同意。

小陳亦十分高興，滿臉笑容。我自告奮勇的負責草擬計劃，吩咐小陳明天叫小林到來一同商量。黃錦娟亦願意幫忙向有關方面聯絡。

這是絕望中的希望，也是慌不擇路的措施。

「慢點！先辦好手續再說。」黃錦娟一面拿出幾張表格來，對我說。「要想工作順利，請先塡表參加民主同盟！」

表格擺在桌子上，我看過了內容，反猶豫起來了。小陳在旁說：「還考慮什麼？人家是一片好意呢！」

被共特作拆垮

是神蹟亦是天意　大霧籠罩下突圍

其實，這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李國輝並非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長處只是「忠、義、勇」，凡事直道而行，不知轉彎抹角，不知玩弄手段，平日疾惡如仇，是則是，非則非。以他的性格，不會故弄此玄虛。至於他的祈禱求神，乃是由於他對基督教的信仰。在基督教的「見證」上，一個虔誠的教徒，在失望、絕望中，以祈禱而得神助的事例實在太多，所謂「誠可感天」，這也可能是一種「神蹟」。

再說，一個患難中或全神貫注某一件事的人，是有不可思議的第六感的；而經常在與死神搏鬬的軍人，心理上自然也會蒙上命運的陰影。因此，資格老的軍人，都很迷信，因為他們所見戰場上奇奇怪怪的不可理解的事太多，比如怕死的人，偏偏死得快；不怕死的人，偏偏不死；自以為安全地的人，反而比危險地的人死得早；必死的人不死，倖生的人不生……諸如此類見多之後，也就只有向命運低頭，信其「生死有命」了。

像李國輝的夢，山洞儲糧縱然說成是他故意弄出鼓勵士氣的玄虛。可是，那晚上的濃霧卻是天意，據當地老百姓說，像這樣濃烈的大霧，是空前少見的。如果不是霧的掩護，他們便不可能平安突圍，一槍不響，走出敵人的包圍圈。

因為在當地老百姓的引導下，一千多個士兵與婦孺軍眷，向水塘的西南突圍，順着山徑行走，那是非常危險的，不過，他們在出發前，也作出了一些必要的準備，盡量利用「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可以利用的條件。

「天時」：乘此大霧迷茫的黑夜，伸手不見五指的天時，從敵人包圍圈的間隙中鑽過去，可以蒙蔽敵人。

「地利」：包圍的敵人，是盧漢的叛軍與朱家壁的土共，他們憑着人多勢衆，雖是取的南北夾擊之勢，但並不敢放膽進攻，只是將兵力佈置在山頭，用火力封鎖各處隘道路口，派出少數巡邏式的哨兵。可是，突圍部隊憑土人做嚮導，利用複雜的山地，避實就虛的鑽空子；地形地物越複雜，越對他們有「識途老馬」做嚮導的突圍部隊有利。

「人和」：突圍部隊除了可以獲得當地土民的協助、引領之外，他們雖然有一千多人，包括士兵與婦孺，卻是一條心，一條命；在這生死關頭，無不同仇敵愾。兵無二心，人無二志。派出輕裝便衣開路，大夥兒手牽手，亦步亦趨的走。

因此，他們的突圍行動相當順利，遇到一兩個共軍的哨兵共，以為他們是「解放軍」，讓他們順利通過。

剛離險境又被包圍　再出奇蹟山洞逃走

可是，這種「騙局」是不能長久的，突圍部隊抵達名叫「捷克」的村莊之後，大霧消失，一輪冬天少有的太陽，那天高懸空中，在天晴氣朗之下，他們的行踪詭計，馬上被共軍與叛軍發覺了。而他們因為滿夜摸黑，人困馬乏，尤其是隨軍眷屬，寸步難行，便在捷克休息。因此，共軍跟踪而至，另調新的土共部隊，再次將他們包圍在捷克。

捷克比水塘還要小，他們被包圍得水洩不通。李國輝面對這一新情況，卻能臨危不亂，一方面部署陣地，以備共軍來攻；另一方面四處巡視，想找再次突圍的途徑。

那一帶盡是高峯入雲的層巒聳嶺，絕壁懸崖，峽谷橫貫，高深莫測。如要爬山突圍，正如他們由石屏到元江邊一樣，千辛萬苦爬上一個山，又要下山到峽谷，另爬一個山；人在兩山山頭上對站着可以說話，但要從這個山頭爬到那個山頭，說不定一下一上，要走一個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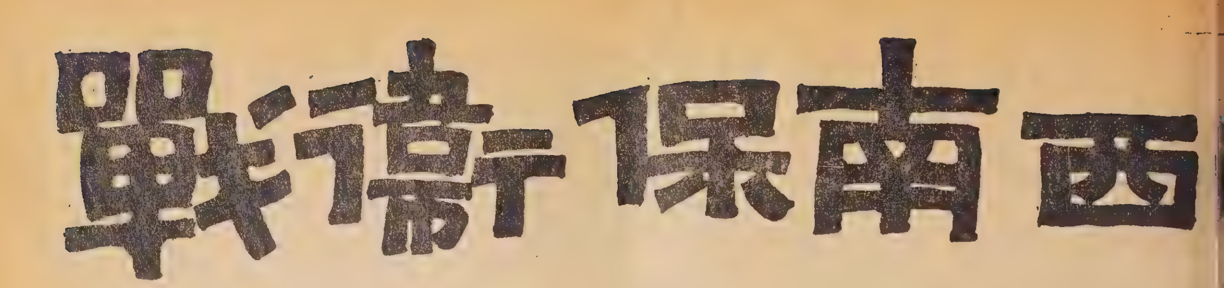
李國輝見三面均有敵人，就是村莊的後山上也可能有敵人。在這樣一個四面包圍，插翼難飛的困境中，他仍然充滿着信心，在找尋出路。

終於由村莊的土人，指出了他們這一千多人的一條生路。

原來土人告訴李國輝，這個村莊的後山腳下，有一個堵塞了的山洞；這個山洞，可以直通而出。照老年人的說法，由山洞的這一邊，走到山洞的那一邊，可以縮短兩天路程。因為山洞中藏有猛獸毒蛇，為害農作物與人畜，所以在數十年或更早年代，便用亂石將這山洞的入口堵塞了。只要將這個堵塞口內外的亂石搬開，相信仍可以直通，通到那一邊的山腳去，這就可以「神出鬼沒」的擺脫敵人的包圍了。

這不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好消息，乃是從地下鑽出來的好消息，李國輝當即下令，抽調各單位士兵前來搬開洞口的亂石。因年代久遠，原日堵塞的亂石，也成了牆壁一樣，石與石之間積有塵土；塵土之間長有草木，要用工具挖掘鋤鏟。大家合力挖鏟，工作到天黑不久，便把這個山洞挖通了。

消息一經傳出，大家歡喜得跳了起來。經過這兩次似是神跡，實是奇跡的發現——一次絕糧被困於水塘，得山洞儲糧以突圍；這次又四面包圍於捷克，得山洞秘密而逃命。同認為是上帝保佑，神靈相護，信心倍增，每一個人均由悲觀絕望中，



這一千多逃出包圍的國軍，在李國輝的指揮之下，他們的目的地是靠近寮、越國境的江城。江城擁有車里、佛海，廣大的腹地，可以建立一個易守難攻的基地。

可是，他們逃出捷克以後，後面的追兵雖然未跟到踪跡，而沿途的土共襲擊則防不勝防。首先，他們進駐到一個名叫「炭山」的小村莊，想在這村子裏休息。但當他們一進入村莊，便發覺情勢不妙，這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見不到一個人影，聽不到一點聲音，家家戶戶大門緊閉，街巷中連狗也不見一隻。李國輝見此情形，知道中伏，馬上下令退出。可是，他的命令才下，槍聲四起，子彈從山頭、屋頂、窗門、墻洞中四處射出，並高聲招降，說他們已全部被包圍了，插翼難飛，要他們放下武器，免遭無謂犧牲。原來這個莊子就是土共的根據地。不過，他們的武器非常窳劣，連步槍也不多，鳥槍與大刀是主要兵器。虛實探明後，身經百戰之師的國軍，自不把這一小撮土共放在眼內。惟地形不利作戰，還是被困在村莊的山頭上不能突圍。雙方僵持兩小時之久，一個手持白旗的土共，拿着一封署名「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部」的信件，跑來勸降，還說了許多威脅利誘的話。

李國輝及其部下當然不會上當，他們要投降的話，便不會千辛萬苦從元江逃到這邊區小村莊來了。他派出一名副官與「來使」接洽，說他們這次是早已與朱家壁縱隊（雲南境內最大股的共軍）接洽好了來投降的，答應今晚迎接他們去江城。如果朱家壁縱隊的迎接的人員失約不來，明天他們就向「解放軍聯合作戰部投降」。

這個奉命來招降的土共，也是一個土包子，果然信以為眞，對朱家壁縱隊接洽好了投降的國軍，他們也不敢「爭功」，信了這些謊話退回去了。

李國輝等此人一走出防線，即召開幹部會議說：「我們今晚突圍，突圍的方式不是硬打硬拚，而是化裝成為朱家壁縱隊司令員的第三獨立支隊，因該支隊正在這一帶盤據。大家回去後，即將青天白日的帽徽摘了下來，用紅布剪成紅星帽徽縫在帽子上，另挑選北方籍士兵開路，遇上土共即說是奉司令員命令，趕去江城接受任務的。準備好了即回報，候令出發。」

會議之後，各單位均找紅布做五角星的帽徽，連女人小孩用的紅內衣，襪子，鞋面布都搜羅盡了，還是不夠做一千多個帽徽；後來連負像同志被血染紅了的綳帶都改作帽徽，才分配每人一個，女眷們忙於縫剪，總算成了一支冒充化裝的「解放軍」的第三獨立支隊。

可是，像這樣啣枚疾走，卻在距離江城數里的一個地方，碰上了朱家壁縱隊，而且恰好是他們冒充的第三獨立支隊。

這正是寃家路狹，假李鬼遇上了眞李逵！

原來朱家壁縱隊眞個抵達了江城，他們是以急行軍由河口順着中越、中寮邊境，越過千山萬水，抄在國軍退路的後面，向江城與車里疾進；另一方面，還有一支已抵達昆明的共軍，則直趨佛海。這兩股共軍就像兩把螃蟹的雙螯一樣，把逃向西南的國軍又包圍住了。於是，李國輝的冒充三支隊，與眞的共軍獨立第三支隊，在就江城附近打起來了。起初李國輝團取守勢，共軍一鼓作氣的猛攻，想用人海戰來衝垮這支逃脫的孤軍，攻擊精神頗旺，但武器不精，李國輝團沉着應戰，激戰達四小時之久，共軍傷亡甚重，專是遺留下來的屍體，便達二百多具。而以火力抵人命的李國輝團，卻只死一人傷一人，可說是全勝之仗。這個共軍支隊的攻勢頓挫了，由攻轉守。向朱家壁求援，想等待江城的共軍前來夾攻。

在這四小時的惡戰中，這一千多名孤軍，發揮了無比的威力，不但每一個官兵都盡了最大的射擊力量，連隨其丈夫身邊的軍眷，也負起了戰鬪責任，她們接替炊事，運輸彈藥，傳遞命令，以增加防守的人力火力。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千多孤臣孽子，歷經千難萬險逃到此地，每一個官兵都是抱定死中求生，打到最後一人一槍也不會舉手投降的，能將進攻的敵人打退，擺在面前還有一條生路；不能將敵人打退，便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們要以一當十，百以當千；我們沒有退後，只有向前、向前！」的拚命歌聲，也在這場戰鬪中唱了出來。這是每一個人的心聲！也是感人的歌聲！

李國輝見到敵人停止攻擊，轉為守勢了，連陣地前二百多具遺屍也沒抬走，知道共軍已潰不成軍。不過，他也知道目前的勝利，將要招來更嚴重的後果，因為共軍不是退走，而是退守；既是退守，便是在待援報復，等到生力軍到來反撲。他就是把握這一點點情況下判斷，必有另一股共軍要到來增援。於是，下決心趕快脫離戰場。因此，他們雖然奔走了大半天，又惡戰了大半天，仗雖打勝利了，人卻異常疲乏，他下令不准休息，挾戰勝餘威，繞過敵人陣地，繼續向西逃走。據後來證實，果然他們走去不久，江城的共軍便趕到了，但是，他們也走遠了。

不過，以後又有惡戰。（五十五）

三郎

癌症一百零一問

美國防癌會提供

編者按：癌症已成為香港也可說，是歐美各先進國家死亡率最高的病症，一般人因之談癌色變，究竟什麼是癌症？它的病徵與先兆又是怎樣？懂得醫學常識的人也許略知一二，但絕非深入了解。美國防癌會專家特以問答方式寫成一百〇一條，讀者閱後對癌症的知識有所增進。本文轉載香港「快報」，很多讀者未能按日剪存，紛紛來電信搜購舊報。茲特將全文刊出，以後還有「癌症八種」，及香港防癌會印製的「對癌症應有的認識」、「自我檢查乳房」、「男界對癌症應有的認識」等有關文件，全部搜羅，陸續刊登，希讀者不要忽視了這幾篇有價值的文件。

第一章 怎樣認識癌症？

一、問：什麼叫做癌症？

答：癌症是一羣不受控制，不規則生長的一種不正常細胞所致的病症，如果不加防治，可致人於死命。

二、問：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生長有何不同？

答：癌細胞的生長是漫無規則的，形成許多無用的組織，奪取正常細胞的營養，破壞正常細胞，並佔據其位置，如果不加防治，很容易蔓延到身體的其他部位，而正常細胞則是極規則地生長，以供應組織的所需或修

三、問：是否所有的癌症都一樣？

答：不，癌症有很多不同的形態，以發生部位的不同，生長速度的不同，治療反應也不同，所相同的是它們都是不規則的生長和蔓延，如果不治療，即可奪去生命。

四、問：癌症在人體內是怎樣蔓延的？

答：癌細胞由於惡性生長，侵犯其周圍的組織，藉淋巴或血管的循環而散佈到身體其他部位，這種蔓延，醫學上稱為癌症轉移（Motastasis）。

五、問：癌症生長的快慢程度怎樣？

答：癌症生長沒有一定的速度，有些形態的癌症，只要數週，就可致人於死命，而有些則要數年之久。

六、問：何杰金氏病，是否為癌症的一種？

答：是的，它是一種侵犯淋巴系統，使淋巴球漫無節制生長的一種疾病。

七、問：白血犯是否也是癌症？

答：是的，它是一種未成熟的白血球而惡性生長疾病，我們通常稱為血癌。

八、問：腫瘤是怎麼樣的？

答：腫瘤是一種腫塊，它可能含

一些不正常的新生物。

九、問：是否所有的腫瘤都屬癌症？

答：不是的，腫瘤一般分為兩大類，一為良性腫瘤，這種腫瘤很少會威脅到生命與健康；另一種為惡性腫瘤或稱癌性腫瘤，便是常致人於死命的癌瘤。

十、問：良性腫瘤與惡性腫瘤，有那些不同的生長特徵呢？

答：良性腫瘤的生長，不像惡性腫瘤那樣會蔓延到身體其他部位，一顆惡性腫瘤，如不加以防止生長，會蔓延開來導致死亡。

十一、問：患了癌症，會沒有明顯的症狀出現嗎？

答：是的，某些形態的早期癌症，對病人沒有絲毫的警告或預兆，但在施行定期體檢時，往往被醫生所發現。

十二、問：低等動物會發生癌症嗎？

答：會的，凡是所有生命的組織，均可發現癌症。

十三、問：研究動物癌症，對人類的癌症有助益嗎？

答：當然有幫助，因為所有生命的組織中均可發生癌症，所以科學家相信，研究動物的癌症，可進一步瞭解人類所患胞癌症發展，許多醫學上重要的發現，都是從動物實驗中獲得證實，因而救活了無數的人命。

第二章 發生癌症的原因

十四、問：發生癌症的眞正原因

況會導致癌症的發生，則已被證實，如對細胞反復的傷害，是導致癌症的原因之一；如過份暴露在陽光下，過多的放射線刺激，以及與某些化學劑的經常接觸等等，在動物實驗時，已證實某些腫瘤是由於病毒所引起的，尋找人類發生癌症的眞正病因，刻正由許多科學家埋頭研究之中。

十五問：癌症是否接觸傳染的？

答：不，迄未發現與癌症病人接觸後會被傳染到癌症，不管是多麼親密的接觸也不會被傳染。

十六、問：抽烟會引起肺癌嗎？

答：很多醫生和科學家，都曾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們一起相信，抽烟是導致肺癌的主要原因。美國政府於一九六四年在「吸烟與健康」的報告中，曾肯定地承認這種說法。經常吸烟的肺癌死亡率，比從不吸烟的人高達十倍。一天吸兩包的人，比從不吸烟的人高達二十倍，美國癌症研究學會，研究了成千成萬人，指出肺癌發病率的增高，與抽烟人數及其量的多少有直接關係，抽烟的人如停止抽烟，肺癌的死亡率較那些仍繼續抽烟的人降低。香烟含有致癌物質，從各種不同病因致死的屍體解剖研究中，發現肺組織被損害與抽烟的人成正比例，另一項研究中顯示，抽烟的人發生口腔癌、喉頭癌、及膀胱癌的發病率，也較不抽烟的人為高。

十七、問：濾咀香烟有防癌的作用嗎？

答：吸用濾咀香烟，以減少發生肝癌的危險性，尚無確切的證據，但濾咀香烟，可減少吸烟中所含的焦油及尼古丁量，所以科學家們相信，使

性也較少。

十八、問：個人方面應怎樣做，才能預防肺癌的發生？

答：避免可能引起肺癌發生的已知原因，最主要的還是避免抽烟，吸烟愈多，發生肺癌的危險性愈大，不抽烟的人，發生肺癌的極少。

十九、問：空氣污染，對肺癌有關嗎？

答：空氣中的塵埃，以及各種排出的污氣，會被疑為引起肺癌的原因，所以列為研究的主題。從研究中顯示，空氣污染為引發肺癌之次要原因，都市人的肺癌死亡率雖比鄉居的人稍高，但差別有限，不像吸烟與不吸烟的人相差得那麼顯著。

二十、問：喜飲酒的人，是否比較容易生癌症？

答：根據統計與研究所顯示，嗜酒又同時嗜烟者，患口腔癌與咽喉癌的發病率相當高。

二一、問：擦傷是否會引起軟組織的癌症？

答：如乳房等一類軟組織，偶而外傷會發生癌症的事，尚未聽說過。

二二、問：食物會引起癌症嗎？

答：不會的，但嚴重的缺乏某些食物成份，如蛋白質及某些維他命，可能與某些型態的癌症有關。

二三、人體癌症會遺傳嗎？

答：不會。但某些類型的癌症，卻具有遺傳的易感性，就現在的知識對於這一點，還不能完全證實，所以難以肯定祛除人們對癌症遺傳的恐懼，但是無論如何，雙親或其中之一任何一方，曾有癌症的病史者，對其子女每年的體檢及癌症的任何前驅徵象

二四、時常暴露在太陽光下，會發生皮膚癌嗎？

答：皮膚癌較易發於皮膚細嫩的人，當他們長期或反復不斷地將皮膚暴露於太陽光下，很可能發生皮膚癌，皮膚較黑的人，對陽光的感受性較少，所致的傷害也不大。

二五、痔核會變成癌症嗎？

答：不會，但痔核會發生出血，如與腸癌同時存在時，很容易掩蓋了腸癌的重要警告信號——直腸出血，所以這種出血，最被醫生們所注意。

二六、問：對癌症漠不關心的人，一旦生了癌症，其後果如何？

答：一個對癌症療不關心的人，當然他不會去定期檢查，也就談不上早期發現，更不會接受癌症的專門治療，其後果可憐亦復可悲。

二七、問健康情形不佳的人，是否比較容易發生癌症？

答：一般健康情形的好壞，與癌症的發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也就是說，即使健康情形良好，也應作有規律的定期體檢。

二八、問：放射線會引起癌症嗎？

答：是的，但專門在醫學上應用則不會。一個未經專門訓練的人，如使用X光或其他放射線時，是非常危險的，長期暴露在X光線或原子能產生放射線的環境下，很容易導致癌症，尤其是白血病。

二九、問：原子能爆炸與癌症有關嗎？

答：許多放射性物質，如原子彈爆炸後所產生的鍶九〇（Strontium 90），沉在泥土裏，然後逐漸進入人一定之含量時，則可能發生骨癌或造血系統的癌症。

三十、問：癌症是一種文明人的疾病嗎？

答：不是的，世界上各種文化程度不同的人，各個不同地區及不同種族的人，都會發生癌症，唯對各種不同形態的癌症易感性及發病率，各有不同而已。

第三章　怎樣檢查癌症

三一、問：假使不去看醫生，可否自己知道患有癌症？

答：不可能，因為只有醫生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才能鑑別癌症與其他疾病；只有醫生，才能診斷癌症。

三二、問：在醫生的診所內，可作各項完整的檢查，或查出癌症嗎？

答：是的，大多數的癌症，都可在醫生診所中被檢查發現。醫生會為你安排作各種特殊試驗的時間，以及向你解釋各種檢查的結果。

三三、問：是否只有癌症專家，才能在體檢時發現有癌症？

答：不，凡受過癌症檢查基本訓練的開業醫生，都可為你查出有無癌症。

三四、問：什麼叫做健康檢查？

答：例行的健康檢查，包括有關健康方面的晤談，以及全身的身體檢查，通常的程序是這樣的，首先看看全身的外表，然後檢查身體各部的器官，如心臟、血管、肺、口腔、鼻、耳、眼、喉、腹部、直腸、性器官及乳房等，必要時，醫生會要你留下血液、小便、子宮細胞或其他體液，以作各項必要的檢查或試驗，在某些可的檢查，如直腸及乙狀結腸鏡的檢查，以及某部份的X光檢查。

三五、問：什麼是直腸乙狀結腸鏡的檢查。

答：所謂直腸乙狀結腸鏡的檢查，是利用一個有燈光的管狀鏡，作大腸、直腸內面視診的檢查方法。

三六、問：直腸乙狀結腸鏡的檢查，為什麼很重要？

答：因為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直腸癌或結腸癌，是由這種檢查方法才發現的，由於這個部位的早期癌症，無法用X光檢查出來。

三七、問：癌症徵象出現以後，而尚未求醫生診治前，這中間有好長的時間可以拖延而不發生危險？

答：等待和觀望就是不安全，任何時間的拖延，就是一分鐘也是危險的。

三八、問：醫生如何能斷定是腫瘤或癌症？

答：醫生是根據完整的病歷，身體檢查結果，再加上活體組織檢查報告，綜合全部病程而加以診斷的。

三九、問：什麼是活體組織檢查？

答：所謂活體組織檢查，就是從病灶部位切取些微組織樣品，給病理學家（做這種檢查的專科醫生）用顯微鏡檢查，這項檢查為提供正確診斷的重要證據，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檢查。

四〇、問：假使大便出血，是否表示患癌症？

答：不一定，大便出血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原因，但卻是癌症的最重要症狀，這是一項重要的警告信號，醫生應迅速為你查出出血的真正原因。

蹄聲劍影錄

我與薛伯公的令弟叔達先生為中央訓練團的同期同學，但自復興關一別，從未一通音問，故未曾藉此介謁薛伯公於虎帳，故對雄鎮三湘，開府長沙的總戎，所知不多。惟以薛伯公平生行誼，除其豐功偉績，使我無限崇敬外，但也有三宗軼事，使我內心深表欽馳；薛伯公置身軍旅，與第四軍深具淵源，而第四軍自張向華在寧漢分裂中，擁汪，回師百粵，均使中央生疑，而張太雷在廣州製造暴動，曾參殺人，使第四軍處境日益困難。

後來白泥一役，張向公回粵剃鬚之夢，為蔣光鼐所粉碎，乃釋兵權，出洋遊歷，棲遲歐陸，漸有髀肉復生之感。其時，薛岳正追剿在江西瑞金突圍之朱毛，猛打窮追，揮軍入黔，開府貴州，軍功之烈，元戎倚重，於是張向公乃東山復起，不久，鎮守浦東，使日寇不得越雷池半步，張向公的雄風，重振虎帳，為後來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初鎮曲江，移旆柳州的張本，薛伯公之古道照人，使人仰慕者之一也。勝利後，實行憲政，中央提名孫哲生先生競選副總統，但李宗仁悍然不顧，參加競選，並以進步民主自命，對黨內外的人士，盡其拉攏之能事，使黨紀蕩然，造成自我混亂。其時，龔德栢妄用言論自由，亂轟亂擊，人皆側目，號為龔大炮，但以時局正高唱民主，莫奈伊何。不久，對選舉問題多發謬論，辱及廣東國大代表，薛伯公以孫哲生先生為　國父哲嗣，且功在黨國，豈容狂犬亂吠，且損及廣東同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乃與現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人言先生，約集廣東籍的國大代表，怒搗龔德栢的老巢，大快人心。我當時在穗，聞此痛快淋漓之消息，不禁浮一太白，至今衷心佩服薛伯公快人快事，敢人之所不敢為，快哉，一打而洩廣東人之憤也。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和平之開和談之門，一面於後方準備，採用戰時策略，以軍人主政，於是薛伯公繼宋子文先生而任廣東省府主席，臨危受命，毅然不辭，與陳濟棠先生拜命海南島軍政長官，共赴時艱，忠貞報國之心，同為世人所稱道。此時也，人心浮動，投機份子，竟有暗作張松，進行「起義」，而薛伯公於滔滔亂世中，力作中流砥柱，欲挽狂瀾於既倒，此心如月，可昭天地，此所以令人崇敬者之三也。

煑酒夜談，直至杯盤狼藉，三人醉態可掬，時將三鼓，乃叫茶房撤走殘席，倒頭便睡。

（二十一）由東溪的廣柑漫談廣東的陳皮

話要說回來，蜀道難也好，黔道難也好，但過了松坎，便脫離險象，縱使還是峰迴路轉，已非危巖峭壁，絕嶺斷崖，一路平安了。且離松坎鎮，車行不到兩小時，便進入蜀境，雖是崗巒起伏，漸漸接近四川盤地，公路更為廣濶。不久，車過東溪，綠柳垂楊，宛似江南景象，停站加水，（木炭車無油可加，只在車箱加水）小作勾留，當地人手携竹簍，內盛廣柑，紛紛向旅客兜售。視之，燁然金皮，形同廣東的潮州柑，比諸廣東的新會柑為大，但比潮州柑汁多而蜜味。

中國之大，物產豐富，水果之美，各省地道，也各有特點。梨：萊陽產以脆勝，天津產則以清香得譽。桃：奉化之水蜜，北平之盤桃，各有其妙。至於哈密瓜，容縣之柚，武宣之黃皮，花地之楊桃，福州之甘欖，並佳皆妙。但柑與荔枝，原為五嶺以南之特產，蘇東坡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曾力加稱讚嶺南的佳果，最奇的，徐兩廣外，福建有荔枝，福建也有柑；四川有荔枝，

水果的皮，橙皮、蕉皮、柑皮、橘皮，皆可為藥，尤其是柑的陳皮，橘的橘紅，更為呼吸器官疾患的常用藥。陳皮與橘紅，卻又以廣東的為最佳，新會的陳皮，化州的橘紅，則視為地道藥材，新會的陳皮，因柑量豐富，粵省中區，家家戶戶，一屆冬季，隨便可以自晒自用，毫不珍奇，要擁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的舊陳皮，方作名貴的物品，我祖母保存有家藏五十年的舊陳皮，視同拱璧，不肯給人，我少年時代還見過這些已變成黑黝黝的東西，載在用絹製成的小袋裏，記得有一次，我因為患有咳嗽，方有陳皮，老祖母最疼愛我這個頑皮的孫兒，特拿一角入藥同煎，煎起來芳香之味，瀰漫不散。果然有效，一服即愈。老祖母逝世後，那小袋珍品，不知放在那裏，在箱篋中也找尋不到了。

橘紅則以廣東化州產為最佳，化州即今廣東化縣，化縣的橘紅，不是全縣各地所產的橘子，剝下來的皮都是佳品，而以化縣縣城地方法院衙門裏，所植那兩株橘樹所產的橘子皮，才是眞正的上品橘紅。抗戰勝利，法國取消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將廣州灣的租借地，交回中國，改名為湛江市，郭壽華兄奉派為首任市長，我則派為另一個單位的實際負責人，與化州人士頗有往還，曾詢問他們，何以化州橘紅，以法院衙門裏所產的為最佳！據他們說：化縣地方法院橘樹下有礞石礦，橘樹吸收礞石的精華，便有袪痰止咳之用。按李時珍本草所載：礞石治積痰驚癎，咳嗽喘急。為滾痰丸之主要原料。難怪化州橘紅，為世人所重也。

陳皮，在廣東則認為是家家可有的平凡東西，但在黃河以北，則又不同了，尤其是一百年以前，公路未闢，鐵路未築，交通不便，貨運困難，華北之得陳皮，猶如廣州之得哈密瓜，蘭州之得鮑魚，物以罕為貴，自當視同拱璧了。在廣東的鶴山縣，就有一宗仗陳皮而榮中武探花的故事，在科舉時代，大家都相信人的功名，都關乎一命、二運、三風水。懷才之士，竟有老死場屋，未領青衿。

安琪

萬人意見

加國讀者爲無牌教師打氣 該打的應打，該批的應批

張老編：

讀第一五九期老順德人大函，云及「抄襲」、「朗誦」、「長髮」等問題，最好淺嘗輒止或盡量少登，珍愛篇幅，以反攻復國爲主。小弟則不以爲然，反攻復國言論放於大前題，當無異議，也理所當然；但對於「抄襲」、「朗誦」、「長髮」等諸問題，也不能忽視的，要理嗎？當然要理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才能罷手，否則，理個一點點，可能比不理前還糊塗，更亂糟糟。

其實，「抄襲」、「朗誦」、「長髮」等問題也非小問題啊，不理不快的！

抄襲專家本身是賊，還喊捉賊、打賊，眞是豈有此理！不把他揪出示眾，以儆效尤，以後，「抄風」四起，還有健康的「文藝」嗎？

香港的「填鴨式」教育，以及選材不當的措施，校際比賽的評判不當……等，假如再不批透，學生所得的知識，只有距離水準更遠矣！這般教育，如此評判的低能，再容忍下去，不徹徹底底地指正，只點到即止，是大大不夠的！在這裏，我要爲「無牌教師」打氣，請鼓起老勁，繼續打老虎猛獸吧！

再說到「長髮」之爭辯，更應爭論到底，糾正長髮青年的錯覺，使他們走回正常社會的道路去，做一個朝氣勃勃，有守有爲的青年，以負起反攻復國的使命。假如任由他們的頹喪下去，囚首汚面、長髮披肩如瘋漢，……什麼失落、孤獨、無國無家等瘋論。還不及時拯救，更待何時？我相信，多一個有爲的青年，便少一個瘋漢；多一個朋友，便少一個敵人。先搞好社會之不良風氣，對打回老家去，才有一點希望，不知以爲然否？

張老編的觀點十分正確（並非托大腳），對於史實之爭，非爭個徹底明白不可！

最後，有請「無牌教師」先生把在星島報連載的「成語瑣談」編印單行本如何？

小周敬上　加國多倫多一月五日

憶羊城盲公與南乳肉

世界上每個角落中，都有一些因先天或後天的各種原因而不幸雙目失明，成爲可憐的瞎子。這是盲人雖然生活在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上，但卻無法見到這世界的風彩，眼前永遠漆黑一片。他（她）們的內心中，是一件多麼悲痛的恨事，有的有家庭或親友照顧的，生活上尚可得到安定，但對於無依無靠的盲人那就是更加可憐了，爲了生活也就不得不根據社會的環境與個人的條件去掙扎了。

在中國的盲人來說，一般謀生，絕大部份從事卜卦、算命、賣唱與乞食了，雖然如此但他（她）們的生活還是過得非常自由自在的。

可是大陸變色，不僅廣大人民遭劫，而這些可憐的盲人同樣遭殃。毛共爲了僞充在人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失業、沒有貧窮與迷信的新社會，因此對於卜卦、算命是列入迷信與騙財的不法行業，街頭與茶樓酒館賣唱也是不允許的，乞食更屬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那麼對於這一批可憐的盲人總得有一個安置，於是就實行强迫收容。

在廣州市由民政局設立一個盲人生產教導所，以安排盲人生產自救。本來毛共的各項措施，都是抱着萬變不離其宗，一切爲了名利雙收。名義上成立盲人教導所，是關懷與照顧這批可憐的盲人生活，實際上也企圖在這些可憐的盲人身上搾取勞力。

這批盲人被集中後，生活行動沒有了自由，每天工作完全同樣要在共幹領導下學習討論毛思想，大談什麼國家將來的遠景，可是在這批盲人中還有什麼遠景，眼前始終就是漆黑，最現實的就是生活、行動要自由，空談理論始終解決不了問題，正如俗語所說「盲公食湯圓」對共產黨是怎樣的，他(她)們是心知肚明的他。（她）們憑着已屬殘廢的人，既無犯罪也因此在產品的質量與產量都成問題，致使毛共不但不能從這些瞎子身上得到任何好處，相反卻變成一個沉重負擔，尤其是盲公盲婆結了婚生了幾個孩子的，全部要毛共照起，更使毛共感到頭痛。

在他們身上得不到好處之後，六二年左右毛共又只好以照顧多子女的盲人爲借口，准其另謀別業，那麼卜卦、算命、賣唱以及乞食這幾門故業是不能重操的，到底轉何行業呢？總算毛共想得週到，特准每家盲人按人口計算，每人每月配給花生米十斤至二十斤給其販賣，（因一般居民是極少有花生配給）因此很久沒見到的盲公小販又活躍在羊城街道了。

他們用南乳泡製後即成爲酥脆香口的南乳花生肉了，他（她）們是政府特准的獨市生意，同時羊城居民對於南乳花生肉已久不知其味了，因此生意也確實不俗，但卻相當名貴，每一包爲十粒至十一粒，售價人民幣一角。雖是如此，但並非容易可買，只有一定時間盲公叫賣經過時才可以購得，雖然他（她）們得到特准，但卻不能在街道上擺設檔口，因有礙觀瞻，所以他（她）們只有背包白鐵箱子像走江湖賣膏藥一樣，串街走巷沿途叫賣。尤其是每當晚上夜靜二時，在這個共產制度的鬼域城市中，不時都會聽到一種有如幽怨哀號的叫賣聲：「南乳花生肉，粒粒大粒肉，一毫有交易，盲公要搵食。來啦！買一包，幫襯吓啦。」聲調高低與盲公竹敲點着地面的响聲配合起來很有拍奏，也算是給羊城的居民在寒夜中，增添一支解悶的小夜曲。

尖兵

當局應盡力提高專利交通機構服務效率 再發小巴牌照實爲不當

萬人傑先生：

你在一月十三日的「牛馬集」提出解決車輛擠迫的步驟，非常有意義。我認爲除了先生已提出的四原則外，更需尋求釜底抽薪之法解決這一問題。

香港私用車輛增加全是因爲當局在處理公共交通服務的不當。如果市民在這個擠迫的小地域能享有合理的公共交通服務，有很多現任車主將會放棄私用車輛改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不必要的開銷和麻煩。從這方面着想，便可尋得眞正的答案。

當局近日的公開發言，令人困惑和產生反感。拿增建停車場，增加泊車位是津貼富人的言論來說，便得提出一個反問：誰津貼了小巴？誰人得利？

小巴每年交牌照費三千元，行走港九，收費五角或一元是隨小巴駕駛員而定。市民就此便多付一筆不必要的交通費。再作進一層的分析，更須提出一個問題，請當局解答。現在三家專利交通服務公司需向政府每年繳交專利稅，小巴可否有交溢利稅？如果是有的話，當局如何去估計應收稅項？這個問題，當局應有責任向各納稅人解釋交代。

還有一點，每八輛小巴才可代替一輛大型巴士，這簡單的方程式隱藏着更複雜的意義。

這八輛小巴造成更嚴重的道路阻塞；

這八輛小巴阻塞道路令更多汽車消耗不必要的燃料，造成更嚴重的空氣混濁禍害；

這八輛小巴令更多人的時間作不必要的浪費；

這八輛小巴需要八名司機，無形中奪去了五個人力作不必要的重覆工作。

這連鎖反應造成了社會生產效率的低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還可能間接的造成社會的不安。

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市民和納稅人都應向當局提出忠告，呼籲當局立刻停止再發小巴牌照，和早日提高三家專利交通服務機構的效率，及盡速發展城市地下火車交通網，來徹底解決香港的交通難題。

以上所說，未知先生以爲然否？如蒙先生將這封信刋登在你的「牛馬集」中，供諸各讀者將感銘甚。

洪基上（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

獄中毒品從何來 爲什麼不問地脚

你（妳）打那裏來？你（妳）在那裏住？兩個那裏都是地脚。有了地脚才容易跟尋，更容易查探底蘊，往日憑媒說親，最愛用這老法。要是猪啊，猪主是誰？一問地脚便可清楚了！

買賣交易，在還沒成交而起疑，至好問地脚，成交了有麻煩，也至好問地脚，出貨單要賣主地脚，當押物要來客地脚，作用一樣，是以有「捉猪問地脚」俚語，眞的，假如被控那猪爲贓物，又或被指所宰爲病猪，有地脚可問，

因犯在獄中吸毒，罪上加罪，應得之至！但獄中的毒，究從何來？難道動地來？爲什麼不問地脚？在下嘗讀「墨子論治」一篇，淸晰地指出治安好比治病，「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這叫治標不止，可能久而又久，疼會增劇啊！

其實肅「飛」、防貪、防黃、以至防盜，一一都有地脚。地脚在那兒？每個市民總有責，可是專責在誰？

」，納稅有份兒，治安欠理想，尤盼當局酌多用些嚴刑，「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果能「殺一儆百」，那就必以情的「情」，對人可以，對事太仁慈啦！「小人懷惠」，「過仁莫過忍」說法，豈宜今日社會引用嗎？

報案等於送上門給人罵 按察司怎能怪人不報案

韓然

萬人傑先生：

素仰你筆下無私，對於社會時政弊端，針針見血地加以筆伐。一月十九日在星島晚報看了你寫的「市民遇刧不報案」一文，引起我深深的感觸。事實一般善良市民都以警察爲保護治安的倚賴，照理遇了事沒有不報案的理由的，但竟然甘心吃了虧也要扮啞子，可知其中定有不足爲外人道的可怕情形，所以把報案視爲畏途。按察司抱怨市民發生事不報案，認爲不報案就是對警方不合作，可是報了案，警察給我們的只有麻煩、失望和刻毒的責罵。

的。

我住的大廈，門外是走廊，我發現一個年約三十歲，身形高大的男子整天地站在我家門外，距門口不足四尺地方，神態鬼祟、形跡可疑，天天如是。直至第四天，我忍無可忍，就問他為什麼天天站在我家門前，他說：「我已經知道你個底，你唔惡得幾耐，大聲亦無用的。」我問他做何職業，這樣站在我家門前，究竟有何意圖？他答道：「我是大廈管理處派來監視你有無放狗出走廊大小便的，已經十多天了，不止四天。」我向他要證件，他說沒有。我打電話問管理處，答謂「無此事」，我就打電話報告油蔴地警署，即有警員將此人帶到警署，入雜差房問雙方口供。這人自承係管理處派上去睇水泵的。此時有兩個自認係管理處職員的人，擔保此人係管理處雇員。於是坐堂警目就罵我：「你咁多事做什麼，人家站在公眾地方，站多麼久都係有權的，而且他是有正當職業的，你要顧住人家的自尊心嘅。」我說：「這人前言不對後語，而且我已問過管理處話無此事，何以現在又有人立即擔保了。況且此人真係睇水泵的話，水泵乃係在天台，並不在我家門前，顯然事有古怪，請你查究此人眞實意圖。」警目話：「你想我地點呀，駛唔駛日夜派警察保護你呀，你認真多事，總之人地係有權企在公眾地方嘅，你可以用民事起訴佢，又可以寫信給警務處長，現在將此事當係私人糾紛。」雖然我絕不同意，但只好一走作無聲的抗議，否則可能會獲一個擾亂公堂，阻差辦公的罪。

刻毒、公開的責罵、公開的侮辱，試問誰人願意去報案呢？報案等於送上門給人罵而已，毫無結果的。

發現可疑人物而報案不是多事吧，警目罵我多事，是毫無道理的。

警目話要顧全此可疑人的自尊心，但警目卻全不顧我的自尊心，難道報案人是沒有自尊心的嗎？

一經有人擔保即不查究，難道有正當職業就可絕對保證，不從事非法行為了嗎？

假如說這人並無傷害我的行動，可能因我發覺得早。如說他沒有不軌意圖的話，則整整四天站在我家門前，如何解釋呢？就算他眞是睇水泵的，為什麼睇水泵要查知我個底呢？

在公眾地方，不論時間多久都不犯法。」這句話是有法律根據的話，眞不敢想像，那麼壞人可以利用這合法「企站權」；整天整夜地站在銀行及金鋪門口，俟機搶劫。而「阻街」罪這條法例根本無可能存在了。而且壞人又可以公然企在任何人門口前，等屋內人去了街，然後從容爆冷格，又可以等候夜歸人，向之施展箍頸功，甚至謀財害命，也可以優哉悠哉地暢所欲為的放手去幹了。

現在說的雖是我的問題，但隨時隨地可在任何人身上發生，假如法律眞的不可將這種形跡可疑之人制裁的話，今後有可疑人物時，敢問，我人將何以自處？

明人敬上

為公乎？為私乎？

春聲

為公是對事，為私是對人，人與事雖然會有著連鎖關係，所以併起叫人事。畢竟人即是人，事即是事，分清楚點較妥。

讀本雜誌一六三期本欄鄭安當文友給編者先生一篇長凡三千言巨著，標題：「『天主教史』紀載許多教宗私生活不比人強，充滿私慾偏情，且昧於大義。」

看一至三段批評司鐸西默，西默個人縱有不是，似不該拖入教會方面，「共產黨之極權民主無異」這話，領過堲洗，火燒心總該禁口；

四段也不該捲韓然入漩渦；

五段要獻拙商討：穿不穿羅馬裝沒問題，至好能在衣衫放些標誌，受尊重卻不在乎？司鐸守獨身，並非耶穌聖旨，但當時宗徒們雖結過婚，跟隨聖召且捨棄家室，從「任死人埋死人」這話，珍珠沒那麼眞了！又怎可胡說「毋須還俗而結婚」？外國司鐸還俗結婚，或時見報刊載，本港沒前聞，這因為與異性接觸沒大關係，正如佛學所說「不夠道行」；

六段看情形啦，非為神益，接見人情，不想麻煩亦道理；

七段總算施捨，生前「常貧難顧」。

八段神父非超人而是常人，豈可無過？至於所說教宗們這那，「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曾閱讀過一些刊物，內容痛詆基督為私生子呢！神父有沒「植黨營私」一層，這「難言也」！總之神品當受尊重，人品得斟酌。

應徵長聯七份 贈書辦法待公佈

張贛萍先生賜鑒：

本月份第一六七及一六八期本刊，又得應徵長聯四聯，連前共收到十七聯。

茲再將該四聯剪存附奉，希請轉致主評者董力行先生暨各位詞長評選為荷，至於贈品費用尚缺若干，乞便中示知，以便補奉不誤。諸費精神，筆權謝之專肅祇頌撰安

許恨紅謹上七一年一月十八日

（編者按：十七聯均已彙交董力行先生，請董壇主迅將評選結果告知，以便在一七三或一七四期公佈。贈書款二百元差不多了，你也不必破費太多。）

黎民無暇爬格子 稿費移作公積金

張老編：

來信奉悳，拙作「狗馬世界縱橫談」之稿費，曾經說明獻給萬人聯歡宴酒水之用，但該文發表在後，現請將此稿費送給貴社同寅飲杯咖啡，並祝諸位春節健康快樂！

近有兼職，賤務加忙，遲日有空，再行執筆。此頌

撰安·

晚黎民一月十九日

（編者覆：稿費已代領出，移作公積金項下。

又：請李餒先生告知通訊處，以便將澳洲讀友之十元澳幣奉上。）

讀陳文受先生「我看『春』『星』兩書比較談」有感

關於「春暖花開的時候」與「星星、月亮、太陽」兩書比較問題，的確使文壇掀起了一陣波浪。但奇怪的是「星」書的作者卻處之泰然，然而卻有很多人為其辯誣，陳文受先生卻是最不能使人理解的一位。

因為陳文受先生自謙不是理論家與批評家，然而似乎為「星」書作者抱不平的姿態來指斥「萬人雜誌」的齊又簡先生及其附和者，認為他們沒有一位能稱得上理論家與批評家，而陳先生則引用很多證據與理論，不憚[illegible]然，以一個客觀的理論家與批評家的姿態出現，但令人詫異的是，他卻不著重地指出「星」書的文學價值來駁斥別人的批評，而以「聽說齊又簡先生與徐速先生有宿怨」，以主觀的立場與別有用心的態度來評論「星」書，但奇怪的是徐速先生從來未見提及與齊先生有宿怨，而陳先生又何能以「聽說」便肯定徐、齊有宿怨呢？假如一位作家被人批評其作品時，便以對方與自己有宿怨來否定別人對其作品的評價，那麼根本沒有人有資格稱[illegible]捧文章才算是批評家與理論家呢？假如是的話，那麼這些批評家與理論家也不比「萬人雜誌」那些被稱為沒有資格的批評家與理論家高明得多少。

假如陳文受先生認為「星」書為當代文壇巨著，為捍衛其高度的文學價值不被沾辱，何須斤斤計較其抄襲與否的問題，而應該介紹與指出「星」書比「春」書的情節更動人、更能刻劃大時代轉變的眞實性，具有更高度的創作藝術與技巧，使人感到「星」書實在比「春」更成功，啓發讀者去欣賞與鑑定，而不是由那些被指為有宿怨的人去鑑定，要不是，何不把「星」書選出送往諾貝爾基金會，如果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話，那麼抄襲與否的問題已不值得討論了。

其實一本名著並不在乎是否被指[illegible]價值，往往情節相似的作品，但會有不同的評價，此在乎作者本身的文學修養，深切的生活體驗，與豐富的想像力。正如千古傳誦的三國誌演義，便是羅貫中取材陳壽的三國誌，然而經過羅貫中將其內容豐富與誇張，配合生花之筆，使世人提起三國時代的人物與事蹟，反以羅貫中的三國誌演義為張本，而忽畧了陳壽的三國誌。此所以羅貫中成功的地方。又如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根據唐朝小說，而加以豐富，而並稱為才子書，正如近代巴金的家、春、秋，其情節與曹雪芹的紅樓夢頗為附會之處，但由於均被視作不朽的文學名著，所以沒有人去討論所謂抄襲與否的問題。如果情節相似，但能寫得比取材或附會的原著更動人，那麼又何不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呢？假如「星」書眞能與上述的名著，並排齊名的話，那麼又何須斤斤計較抄襲與否的問題而爭辯？

最後，誠然有一點我很佩服陳先生對徐速先生的評價，當別人談論「星」書抄襲問題的時候，正如陳先生說：「徐速先生很聰明而且也顯得涵養與修養，他本人甚至也不找人來寫一篇文章來反駁」。但相形之下，卻顯得陳先生很不聰明，為什麼別人本身無動於衷的事，而閣下卻挺身而起，指斥那些不是理論家與批評家的文章，甚至「什麼中大調查比南大更升一級」的吹捧文章。閣下在吹捧之後，又聲明不是由徐速先生所收買，但是吹捧了又何怕別人說被收買呢？眞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鄰張三未曾偷。閣下既可以說批評者是存有宿怨，而又何能不被別人譏為收買，也許這是指斥別人不是批評家與理論家的批[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長征（續上期）

毛澤東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壇主評註

五嶺、逶迤、烏蒙、磅礴、泥丸：見上期註解。

金沙：金沙江，爲長江上游，源出青海，東南流，二千餘里，經四川，再南流入雲南西北，再經麗江縣，此段曰「麗江」，又名「金沙江」，昔年毛先生率部流竄，曾經金沙江。

大渡：大渡河，源出四川西北邊境之大雪山，上游爲大金川，南流至懋功縣，與小金川滙合，東流至峨眉縣，合於岷江，太平天國石達開兵敗於此，河上用鐵索爲橋，極爲壯觀。

雲崖：並非地名，意指雲山之崖，雲山在四川松潘縣南，「疊溪營」之西，即岷山之起頂，毛先生詩中，應用「金沙水拍雲山暖」，緣下句有岷山，因避山字再雷同，故改用「雲崖」。

岷山：在四川松潘縣，山之主脈，分爲二支，一支夾岷江南下曰岷山山脈，一支東行曰巴山山脈，其南端有巫山十二峯，約束長江，成三峽之險，即巫山巫峽也。巫峽水勢險急，乃岷山所造成，杜甫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即爲此地。

鄙人評詩，或改詩，根據十五大原則，何爲十五原則（見本刊一六九期），條理分明，遵循法則，不背立言之旨，不敢輕率從事，毛先生詩才極高，惟缺少詩學，未經名家指導，論政治已算成功，論做詩是爲外行，雷同不知，出韻不曉，該詩不加修改，留傳後代，等於暴露弱點，使後世詩家，引爲笑談，非特未顯才華，且爲盛名之累。

本壇主代爲斧正，是否有當，就正於海內外各方家，改詩如下：

紅軍不怕遠征難，涉水登山喜路漫，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彈丸。
金沙江麗風雲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愛岷峨千里雪，旌旗到處萬民看。

如此改法，詩意絲毫未動，删去「閑、顏」二字，改換「漫、看」二字，「難、漫、丸、寒、看」，五個字全部屬於十四寒韻，已無出韻之病，全詩格律嚴謹，聲韻亦佳，後人無法非議。

又將原詩中，四個雷同字，全部掃除，萬水千山，改爲涉水登山，除去千字，萬字搬到尾句。只等閑，改爲「喜路漫」，漫者，長也，漫在十四寒又不出韻，氣勢非常連貫，因爲紅軍不怕遠征，所以涉水登山，最喜路長。第四句毛先生所用「走泥丸」，泥丸二字，實爲不妥，毛先生未讀「黃庭經」，原詩「走泥丸」三字，是意言走險要之地，或險要關隘，殊不知「泥丸」二字，有許多解釋，古人作詩用字，凡另有他解者，詩人多知避免，不使讀者誤解詩意，泥丸二字，「黃庭內景經」作人之「印堂」解（見前註），故本壇主，將泥丸改作彈丸，彈丸者，極小之地也，意言烏蒙山雖大，紅軍走之，尙覺其小，與前第一二兩句，氣勢非常連貫，如此筆法，「彈丸」較「泥丸」，比較高明，又可不使後人誤解爲印堂。

金沙江又名麗江，雲崖改風雲，最好用雲山，雲山爲實有之地，且曾身經，壇主窺知毛先生心理。不用雲山者，因避岷山之山字再雷同。壇主認爲，既用雲崖，則不如改用風雲，風雲可作氣候解，加暖字，含有情況好轉之意，「金沙江麗風雲暖」，除去水字雷同，大渡橋橫鐵索寒，對仗亦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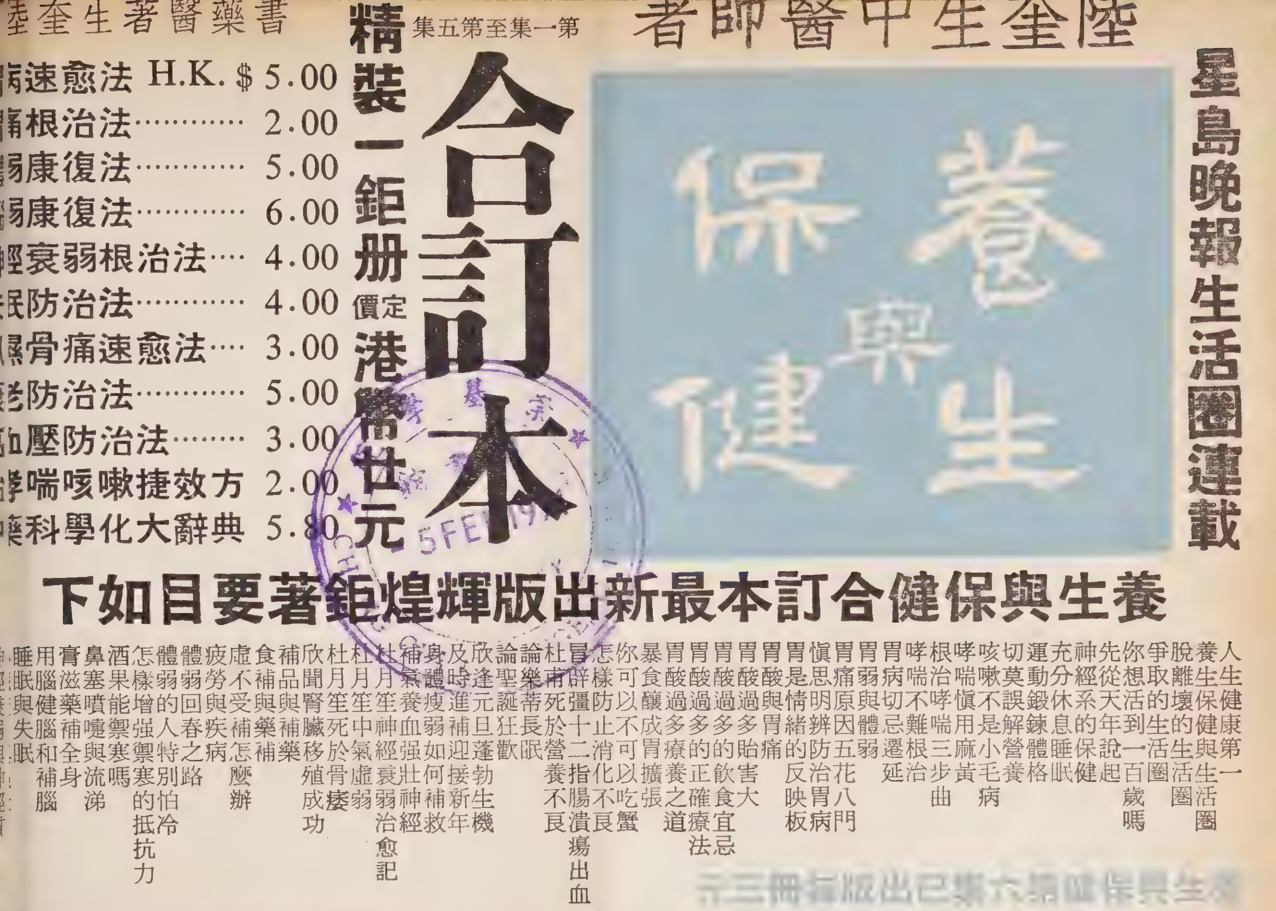
更愛岷峨千里雪，避去山字，岷峨二字，詩中常見，山改峨最好，岷山之外，又多出峨眉山，又切合事實，毛先生身經大渡河，下游即是峨眉山，岷山峨眉，均有積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造句雖好，而有語病，顏字又出韻，軍字又雷同，壇主改爲「旌旗到處萬民看」，「看」字在十四寒韻，既不出韻，其意更佳，三軍過後盡開顏，是自露馬腳，過了岷山雪地，方始開顏，後人看詩，一見即懂，含有倉惶逃命之意，即是本來愁眉不振，知道當年，逃竄狼狽之狀，既誇言爲「長征」，則不當用「盡開顏」，證明在岷山大渡之前，三軍是愁顏不開也。壇主改爲「旌旗到處萬民看」，才是長征氣派，表示紅軍一到，老百姓簞食壺漿，萬民迎迓，含有歡迎之意，事實上，當年紅軍所經之地，是否有人歡迎，雖屬疑問，但詩中不妨如此照寫，有牛不吹，未免可惜。

共黨破壞文化，文字亦遭波及，將中國固有文學，冠以「舊」字之名。詩文乃爲國粹，一脈相承，有何新舊？最妙者，中國教育當局數十年來，是非不察，隨聲附和，新舊文字，似有定義，「文筆精簡者謂之舊，長句冗辭者謂之新」。人性，喜新而厭舊，浸淫日久，遂至舉國懵然，現在通人漸少，詩而無律，文而無章，北京政要中人，能詩者少，毛先生詩，雖屬不通，已是庸中佼佼，「道山」在望，後起無人，願毛先生政躬康健，提倡作詩，不令中國詩文，自此中斷，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毛先生詩，平仄不差，氣概雄壯，對仗不俗，造句亦佳，例如「大渡橋橫鐵索寒」，是爲名句，橫字最好，金沙水拍，拍字亦佳，換去甚爲可惜，惟因避「水」字雷同，不得已將「拍」字放棄，該詩如同人身有病，經壇主施診，宿疾霍然而愈，一知半解，謬誤難無，尙希海外名家，賜以指教。

毛先生井崗突圍，經川貴滇甘，而至陝北，壇主當年，初出茅廬，奉命歡送，步行追送二萬八千餘里，山川名勝，亦有吟哦，所走路線不同，毛先生走至岷山，壇主之軍，已在天水候駕，道路相左，交臂失之，未能把晤（該詩作於岷山途次），否則早已唱和，不待今日，韶光彈指，三十餘年，世事滄桑，恍如一夢，毛爲主席，余爲壇主，同一主耳，此主不如彼主矣。



養生與保健第六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癲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
輔道中八十四號章
記大廈十六樓一五
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創興大樓十年間竟變危樓 太過兒戲當局應追究責任！……萬人傑
中共最近的動向……魯 遲
羅定能變成餘糧縣嗎？……待 旦
共軍六十名上將興亡錄……金千里
脫衣舞（相聲）……南方朔
由「智取威虎山」的演員 說到童祥苓的複雜身世……庾 嶺
孔孟之道有什麼不好？……古鶴翔
湘西趕屍耳聞目睹記……胡養之
意大利記者參觀清華大學見聞錄……張慧慈譯
盛情可感……張贛萍
香港警政史上的薛鑯輔……黃思騁
青年之聲
褚建中……方 程
……方中原
從東德的四大天王博士說起……天涯客
萬人詩壇……萬力行
12 FEB 1971
CHUNG CHI COLLEGE
這隻肥豬好本領！
香港貨
联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歐洲共同市場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七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印支戰局的新形勢

南越軍進入寮南作戰？

二月二日左派報紙力竭聲嘶的喊，美軍侵入寮國，擴大印支戰爭。但是並未提出具體的指證。西方的記者則自華盛頓和西貢報導，美國空軍支援南越軍進攻寮南地區的「胡志明小徑」。華盛頓對此消息，既不證實也不否認；西貢軍事當局遲到二月四日才加以否認，但是語氣軟弱無力。到目前爲止（二月五日）南越軍入寮作戰一事究竟如何，仍然是個謎。

美軍無入寮之可能

先看美軍有沒有入寮作戰的可能？

去年五月美軍之介入高棉戰爭，曾遭遇國內鴿派的强烈反對，國會且通過禁止美軍再介入南越以外地區戰事的決議。國會這一決議，美總統決不敢隨便違犯；如果眞的入寮作戰，要想瞞過記者的追查，那比孫猴子跳出如來佛的手掌還要難。

美國自一九六九年五月實行越戰越南化，急於拔出越戰的泥淖，使美軍從印支撤退。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實行第一次撤兵；九月第二次撤兵；十二月第三次撤兵；去年四月第四次撤兵。駐越總兵力已由六十萬減至四十萬，本年五月將再減至三十萬人。美軍在如此急流勇退的情勢下，絕不願再找麻煩，自己絆住自己的脚，其理其勢，都極爲明顯。因此美軍入寮作戰云云，純係共產黨造謠。但是空軍支援南越軍作戰，則自然大有可能。

摧毀庇護所功効極大

在美國實行越戰越南化之前，印支戰爭的兩個主角是美國與北越。自實行越南化政策後，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即改由南越軍來擔任了。例如一月中，南越軍入高棉，協助高棉軍隊打通四號公路，解救金邊之危。對此，共軍感到非常失望和焦急。因爲他們以「抗美」來鼓勵民族意識，現在美軍越來越少，失去了「革命」的目標，南下侵畧變成了「師出無名」。

去年美越聯軍入高棉作戰，雖在呼應龍諾政府反施漢諾的鬬爭。醉翁之意則在摧毀高棉境內的共軍庇護所。也就是「胡志明小徑」的南半段。此舉收効極大，從那開始南越境內的共軍活動，就陷入癱瘓狀態。因爲北越軍大部隊不敢進入南越活動。已往被發現時可逃入高棉境內的基地，現在無處可逃、無處可避，一經被發覺，就有被圍殲的危險。北越大部隊不便進入南越，南越的土共，失去了依靠、支持和策應，就難以發揮作用了。以致南越政府軍很快的收復了大部分「解放區」。去年十二月已宣稱政令所及地區已達全土百分之九十八，可能有些誇大，但西貢的外國觀察家相信，達全土之百分八十五，則毫無可疑。而其餘地區之收復，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進軍寮南的重要性

「胡志明小徑」有兩段，在高棉境內的一段已遭摧毀，南越共軍即陷於癱瘓。共軍在南越失意之餘，乃轉而向高棉及寮國擴大進侵。金邊和永珍的情勢日益緊張原因在此。而進侵寮、高二國的共軍，則以寮境地區的胡志明小徑爲根據地。

印支三國的戰爭現在已形成一局棋。寮國和高棉如站不住，南越也無法獨存。如欲解高棉、寮國的危機，則搗毀寮境內的胡志明小徑就成爲必要之舉了。就此而言，南越軍在美國空軍支持下進攻寮南地區的共軍庇護所，可能性極大。此舉如成功，可斷共軍之退路，使北越本土的軍隊與竄擾高、寮二國的部隊切爲兩段。使共軍腹背受敵。

據五日的電訊報導說，已有五千南越軍從南越南部進入寮境，這當然只是先頭部隊。作戰的實際規模，可能相當大。

北越棋錯一着

美國自尼克遜總統上台，實行越戰越南化，自南越撤兵，北越認爲美國已內外交困，可坐待勝利。因此採取了積極復興經濟的政策，並且在南越採取防禦戰畧。料不到去年春天高棉發生政變，美軍入高棉摧毀共軍的庇護所，使北越軍事全面陷於被動。

美國在巴黎和談上，原有意促西貢當局容納越共分子，成立聯合政府；現在由於南越境內共軍形勢日蹙，西貢乃堅拒聯合政府之議。北越軍乃憤而進攻金邊和永珍，現在再遭南越軍攻其後路。已成腹背受敵之勢，情況之不利，不言而喻。

新聞以外

創興大樓十年間竟變危樓
太過兒戲當局應追究責任！

萬人傑

創興大樓擁有一百單位，一九五七年興建，現在竟宣佈為危樓，當局封閉，並令拆卸，買樓者一壳眼淚。何以不合規格的樓宇可獲發「入伙紙」？當局應該追究責任，不能不了了之，否則以後買樓者毫無保障，住客的安全，也受到威脅！

大廈變危樓駭人聽聞

德輔道西三四七至三四九號D一連十間鋪位的「創興大樓」，十層高共一百個單位，突被宣佈為危樓，不啻晴天霹靂，使人感到無限驚詫。因爲，該樓興建於一九五七年，到現在不過短短十四年；一座十四年的大厦，竟變成危樓，這是十分駭人聽聞的事！

戰後，香港盛行樓宇分層出售，許多市民成爲小業主，將畢生積蓄，或用分期付款辦法，購買一層樓宇自住。住了十年八年，樓宇就變成危樓，下令封閉，勒令遷出，頓變無家可歸之人，這是不堪想像的一回事。

因此，創興大樓被封閉拆卸消息宣佈後，香港無數小業主爲之憂心忡忡，恐怕這不幸事件也會同樣發生在他們所購的物業上。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小業主買樓豈不毫無保障，過了海便是神仙，大業主怎可不負責任！

小業主聞而心寒

因此，一般擁有一兩層樓宇的小業主，無不注意到創興大樓事件的善後問題。可是，當局似乎並不關心這些，頒下封閉令便似乎已盡了責任。其實，這樣一件大事，絕不能不了了之。這幢

人，這千多人馬上就要另找安身之所，固然是件苦事；店鋪花了大筆裝修費，一經封閉，馬上要執笠，血本無歸，更是可悲；最痛心的是小業主，幾萬元買一層樓，住上十年八年，一聲危樓，連渣也沒有。一般小業主無不聞而心寒！

這事發生後，大業主馬上擬好新廈圖則，打算拆卸後改建十六層高的新厦。目前物業有價，新厦建成，當然大有化算。

這麼說來，大廈變危樓，悲哀的是小業主；對大業主來說，卻是「特大喜訊」！

何以能取得「入伙紙」

一幢戰前的木樓，住上六七十年仍然堅固，何以興建於一九五七年的大厦，現在竟成爲危樓？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

據建築事務總監發佈消息，一九六八年該大厦發現裂痕，經過檢查後，發覺全部樓宇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已損壞不堪。一九七〇年九月鑿開損壞部分檢查，認爲腐蝕程度已無可修葺，因此在二月三日宣佈爲危樓，並由法庭頒下封閉令，要進行拆卸。

但當局只宣佈「鋼筋混凝土結構損壞不堪，無

大厦變危樓的這回事，並未作進行「追究責任」的準備，如果像創興大樓這樣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政府會不會採取對策？

這樣一幢建築結構未符規格的大厦，當日驗樓時何以能取得「入伙紙」？這是使人無法理解的事。

「專家」之言

事情發生後，有些報紙說：根據「建築專家」的分析，該幢十層大厦有此現象，可能當年嚴重水荒有以致之。因爲，當時香港政府對工業用水無法解決，工廠部分停工，建築業爲解決水荒，有掘井取水，有向新界取水，有採用水艇運來之水，水的來源既難，建築工人一時不察，難免有部分用水含有鹽分，影響樓宇結構至大。

也有人說：這幢大厦所用的鋼筋購自大陸，因當年大陸煉鋼不得其法，鋼筋內有雜質，日子久了，便會腐蝕。

老萬不是專家，究竟這兩說那一有理，很難判斷。也可能兩說都是事實，相信一經專家的檢驗，定可找出答案；可惜當局似乎無意找出這人人注意的答案來。

開庭研究「死」因

以不開庭研究？雖然說人命關天，可是，大廈，危樓也可能牽連許多特殊因素，這些因素關係今後各種樓宇的安全，非找出來不可。必須要找出毛病所在，才可防止以後有同樣事件發生；要防止這類事情再發生，小業主才可得到保障。政府若不了了之，就是沒有盡到責任。誰該負起「大廈變危樓」的責任？是大業主嗎？是建築公司嗎？是建築師或劃則師嗎？抑或工務局的驗樓官？

建築這幢大厦時選用的材料，是否都符合規定標準？如果不合標準，該由誰負責？如果不合標準，驗樓時是否可以發覺？樓宇結構不合標準，是否可以徇情獲得批准？

政府豈能不聞不問

如何防止創興大樓類似的事情重演，政府該負起責任。也必須查明創興大樓損壞原因，才可作出新的防範辦法。如所週知，許多建築商所用的鋼筋與三合土有偸工減料的情形，當然他們幹得非常巧妙，不容易爲人發覺。譬如該用十枝鋼筋，減爲八枝；士敏土的分量也可減少，多用砂石。過不得骨

……也可用鋼絲捆扎。

如果眞有這情形，簡直拿人命較飛。驗樓的官員中是否有些「敗類」在其中？就算不開庭研究，當局也該進行調查。政府若對這些事情不聞不問，今後大業主蓋房子大可串同建築商、驗樓官打其大數，蓋好房子，完全不合規格，矇查查的小業主上當，買了樓，十年八年後發現不妥，那時他們一班人已上了岸，損失的金錢無法得回，住在這些樓宇中，安全也毫無保障。

大魚吃小魚

變成危樓的創興大樓，一部分由大業主收租，一部分則是小業主購買自住或收租的，據說，現在他們進行一項磋商，屆時擬採按份科款合建辦法，即是小業主出一份錢，新厦蓋成，就分回若干尺面積的樓宇。

這辦法看似可行，到時恐怕也有若干困難無法克服。許多小業主是分期付款買樓的，也有些人將全副身家買一層樓，現在重建，要他們付出一筆建築費，當然無力，那最後的解決辦法，唯有「大魚吃小魚」而已。如果面積一千尺，十層高，每一層只佔一百尺，收回這些「地價」，實無法彌補買樓的損失，但屆時那一幢十六層高的新大厦，卻可爲大業主賺進許多鈔票。老萬說，「大厦變危樓」是大業主的「特大喜訊」，原因在此。

人們說，香港法律是爲有錢人而設的。這說法雖然過火，看對這一次大厦變危樓事件中港府所採的態度，又覺這說法並非無理。

火警舊事重提

由於這次創興大樓變爲危樓的事件，社會上許多人資爲話柄，談話內容更涉及到十多年前的一場火警。這一場火警發生在西環「廖創興貨倉」，那是一場「神秘火警」，直到現在，也還找尋不出其眞正原因。時光消逝，也沒有再追究這事。

創興大樓損壞和廖創興貨倉火警，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而且兩事相隔十多年，何以人們把這兩事混爲一談？

也許這貨倉和大厦同一名字的原故吧？

老萬希望今回的大厦損壞，不要像以前的貨倉火警一樣，永遠成爲一個謎，一定要尋求出正確的答案，公之社會才好。

上文寫成於二月六日，二月七日閱報，才知建築物條例執行處處長羅禮就政府擬封閉德輔道西創興大樓一事發表意見，據說這幢十層高大厦從建築完成到現在，一直未發出過「入伙紙」。不發入伙紙的原因，是該大樓建成的圖形與所批准之圖則有所不符。當局因此曾進行視察，負責的建築師隨後被吊銷註冊五年。工務司署向未知道該大樓未有正式入伙紙，而且從未接到申請入伙紙。但該大樓在建成之初，即已開始入伙。當局決定，乃爲避免使到無辜之住客

當局竟然「容忍」十四年 內裏有什麼文章要查明

羅禮處長的這項表示，使社會嘩然。一幢不合規格的大廈，沒有入伙紙，住滿房客，而政府竟能「容忍」十四年，這眞是咄咄怪事！如果這幢大樓不是呈現險象，相信政府還會「容忍」下去。

如果香港所有建築物也和創興大樓一樣，不需領入伙紙便可以入伙，政府一律加以容忍，會造成怎樣的情形？

以我們所知，建築物些微改革，也往往要得到工務司署批准；改革之後，還要檢驗才可使用。何以一間擁有一百個單位的大厦，竟可「容忍」十四年？

以老萬所知，當年不發入伙紙是爲了原來的圖則是七層高，而建成的大樓多了三層，和原來的圖則不同。單是這一點，已經沒有理由發入伙紙；而三合土不合標準，鋼筋腐蝕，還是現在才發現的。

換句話說，這幢大樓不但多建了三層，而且三合土與鋼筋都不合標準，這樣的樓宇，政府可以容忍，又有什麼樓宇不可以容忍？如果現在不發現損壞，還會無限期的繼續容忍下去。這「容忍」的決定，是誰的主意？這一點，我們認爲非查明不可。

中共

去年一月北平曾出現政治風潮。軍警在街頭巡邏放哨、檢查行人；禁止外國記者、外交官員離開北平市區旅行。不久街頭出現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接着又被擁護周恩來的大字報壓倒。結果，三月間「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公安部長謝富治垮台。

無獨有偶，今年一月北平又出現陰陽怪氣。政治局的第一線人物，突然都不露面了。只留李先念一人率領一羣小嘍囉接待外國貴賓。周恩來直到下旬才開始露面。看樣子，自十二月下旬到一月下旬的期間，中南海裏邊可能發生過激烈的鬭爭。

「兵」與「工農兵」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新華社報導一段極關重要的消息。前文是：「中國乒乓球隊今晚在首都體育館，向首都工農兵作了滙報表演，受到了歡迎。」

乒乓球表演，本是小事；但是向「工農兵」滙報表演，就透出了重要性。因爲「工農兵」是中共的神位，看誰代表工農兵。

新華社報導稱：「出席觀看表演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等同志以及中共中央機關、政府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

既然主席台上坐着中共中央、政府部門及軍事機關三部分負責人，可是被報導的名單卻只有五個當紅的實力軍人，及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黃、吳等五軍人代表軍方，紀登奎代表黨方，政府部門則無一人被提及。這等於說「工農兵」者實際上是只有「兵」。

再看這五個軍人，黃永勝是總參謀長，邱會作是總後勤部長，李德生是總政治部主任，他們三人是握共軍最高實權的人；吳法憲是空軍司令，李作鵬是海軍政委。這五個人之中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毛派紅衛兵的揪鬭，邱會作被鬭一個多月，幾乎被鬭死。黃永勝幾乎被揪鬭，被毛派罵爲「廣老譚」，恨之入骨；李德生率領第十二軍進駐安徽時，曾遭毛派紅衛兵（所謂「好派」）衝擊，也是毛派的對頭。這五個人都在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都進入政治局掌握了實權。他們是新當權派的核心。

新華社上述的電訊，只見本港左派的晚報於一月二十九日刊載；三十日的日報則未加刊載。左報的編輯處理這件電訊好像非常棘手。

去年「十·一」時，新華社在報導出席「十·一」之夕焰火大會名單時，故意漏掉黃永勝；結果黃永勝就於十四日偕葉劍英破例接見「港澳愛國同胞代表」；表示黃某人仍然健在，爾等小鬼頭不好胡鬧！

要知道「十·一」名單漏報事件也並非偶然，毛派中

羅定能變

中共「兩報一刊」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論宣稱：「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完成。農業連續九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出現新的高漲。」廣東省當局也不甘寂寞，繼「兩報一刊」七一年元旦社論之後大吹大擂。宣稱一九七〇年廣東省農業生產又獲得新豐收，全省糧食平均畝產量達到八百十八斤，第一次跨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單位和總產都超過歷史的最高水平。全省有二十八個縣糧食平均畝產量超過千斤，而羅定、東莞、佛岡、饒平、廣寧、平遠等縣都成爲學大寨的先進縣，尤以羅定縣成績最爲突出。

廣東省的農業生產若果眞如中共所宣稱的那樣，平均畝產達到八百八十斤，那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在此新的浮誇風愈刮愈烈之際，筆者對這些「成就」不能不表示有所懷疑。廣東既能夠大吹牛皮說各專區都能生產各式各樣的汽車，甚至說連縣一級如中山縣、順德縣也能生產汽車，那就一樣可以吹牛全省糧食平均畝產量超過八百斤，超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可以吹牛二十八個縣平均畝產超過千斤。別處的情況筆者或許可以說不知道，但羅定縣的情況我卻一清二楚。

我不但曾到過羅定縣，而且曾在那兒做過幾個月的工作，羅定縣農村貧困的情況可說是全省之最，口糧分配之少和勞動工分値之低，低到出乎人的意料。而我所看到的情形並不是二十年前，而只是兩年之前（一九六八年）。莫非在兩年間，羅定的農業生產以幾何級數增加？那可能嗎？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又對該綱要作了修改和補充，十月正式宣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十二年內（筆者按：即一九六七年）糧食每畝平均產量，在三個不同的地區，分別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棉花的畝產量在十二年內，按照不同的情況，分別達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除糧食、棉花之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對油、麻、絲、茶、糖、菜、烟、果、藥等各種農作物，以及生猪，牛、馬、驢、騾、羊、三鳥等家禽家畜都規定了一個具體的生產指標。並且制訂出土（壤）、肥（料）、水（利）、良（種）、密（植）、保（除）、管（理）、工（人）的農業八字憲法。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制訂，其本意還是爲了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農業品的生產。但是由於中共官僚主義的領導，由於大刮浮誇風，亂吹牛皮，採取一系列違反科學原理、違反自然原則的政策措施，結果，「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變成「全國禍害發展綱要」。其中尤以「八字憲法」中的「小株密植」給人的印象最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中有一項特別强調「小株密植」法，要求「少種多收」，不但提出「爭取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做到每年全國產糧平均每口人兩千斤至三千斤，即一噸

…動向

…一月十三日之後，第二把手康生也不再露面。這兩個人之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等於摘下了毛派的招牌，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掩蓋的事情。

筆者認爲這是一月初以來，北平政潮的主因。

新當權派已佔上風

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起，中共的「整黨建黨」總算產生了具體結果。湖南、廣東、江西、江蘇、上海、遼寧、安徽七省市相繼建立了黨委會。這七省市，上海、江蘇、安徽屬於南京軍區；湖南、廣東屬於廣州軍區；江西屬於福州軍區；遼寧屬於瀋陽軍區。這四大軍區加上濟南軍區，筆者認爲是新當權派的基本地盤。毛林所領導文革所以失敗，主要由於這五大軍區攻守同盟的抗拒。對此，筆者也做過無數次之分析。現在從領先建立黨委會的七省市來看，可資證明了上述的看法。

文革以前北平的政令，蓋經由大區中央局轉達各省市。在文革期間，西南局、華東局、中南局、華北局、東北局、西北局六個中央局皆已被打碎；於是所有的政令就改由十大軍區轉達各省市。這十大軍區是廣州、福州、瀋陽、南京、濟南、成都、昆明、蘭州、武漢、北京。新當權派的軍人，以廣州、福州、濟南、瀋陽、南京五大軍區爲本據，已逐漸統一了其它各大軍區。

例如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鈞，已調任蘭州軍區代司令員；瀋陽軍區政委曾思玉已調任武漢軍區司令；廣州軍區副司令梁興初昇任成都軍區司令；南京軍區負責人尤太忠已調任北京軍區副司令；湖南軍區司令（屬廣州軍區）龍書金調任新疆軍區司令；瀋陽軍區某部首長杜海林已出任新疆生產兵團副司令等等。

在文革期間，大部分陸軍是抗拒文革的，但是大部分空軍和海軍則是支持文革的。結果，在空軍中以政委余立全爲中心的支左擁毛一派垮了下去；保守的空軍司令吳法憲一派獲得勝利；在海軍中以海軍司令蕭勁光（毛的湖南同鄉，最早的同志）爲中心的擁毛派亦告失勢，而原來的海軍第二政委被揪鬬的李作鵬突告崛起。

李作鵬在資歷聲望上皆不能與蕭勁光相比，但是九大之後，李入選政治局委員，蕭勁光連候補委員也撈不到。如果不是看毛澤東的面子，恐怕海軍司令的地位也保不住。

從上述的情況看，黃永勝等五軍人，二十八日在北平代表「工農兵」參觀表演一事，說明新當權派在一月的政治鬬爭中已佔了上風。毛派僅餘的兩個政治局委員（毛林及毛妻林妻不算在內）張春橋、姚文元最近升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書記，是否能站得穩，是一個疑問。

魯遜

…縣嗎？

待旦

…應當爭取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種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逐步縮減到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餘的一部分土地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份土地植樹造林，控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植賞物，實行大地園林化。」還說什麼「只要認眞推廣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上引文引自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原文）。在這種極端錯誤的政策的指導下，原來耕種九百畝地的生產隊，只種三百畝，其餘六百畝耕地則待其荒蕪了，結果上報的畝產數字是畝產萬斤，畝產五萬斤，畝產十萬斤。「大放衛星」。可是農民卻沒有米下鍋，造成中國有史以來最大「大饑餓」。過密的密植使稻苗晒不到陽光，過度的施肥使稻根腐爛，絕大多數誇言畝產萬斤的高產試驗田，實際上連種籽也收不同。

在鐵的事實面前，中共不得不否定「少種多收」「高度密植」的荒唐耕作方法。人民公社不得不大後退，現在中共的學大寨已是大搞大寨田，與高山爭地，擴大耕地面積。經過八年來的努力，相信中共耕地擴大不少，至少該有三十億畝，倘若在耕地面積擴大之後，平均單位畝產量也能提高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標，那的確是「偉大」的成績，可是在新的浮誇風方興未艾的時候，誰敢擔保廣東全省糧食平均畝產八百十八斤，二十八個縣畝產超過千斤的數字不是誇大的呢？

廣東省在全國來說是相當富饒土地異常肥沃的省份，韓江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由於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糧食的畝產量一向較高，每造可收四百斤至五百斤。一年兩造，合計達到畝產千斤的標準尙是可信的，但這些地區人口密度很大，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只有幾分至一畝多一點耕地，因而在高產的情況下，也只僅夠裹腹而已，至於羅定縣是一個山多水少田瘦的縣份，一九六五——六六年間，筆者曾到過該縣的金溪、羅鏡等幾個公社，初時該地的農民每個勞動日（十分）只値八分至二角錢，每人每月的口糧指標只有十八至二十五斤穀。每造畝產只在二百斤左右，而且由於缺水，由於多梯田，大部份的耕地只種一造，夏造而積約摸只佔全縣耕地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年青的農民聯羣結隊跑出外縣去找開山打石，挖泥挑泥、建築基圍、搬運、伐工、拓荒等勞動強度非常大的工作。而他們在這些艱苦的工作中，每日所得的工資只不過八九角至一元而已，可是卻必須拿錢去買三四角錢一斤的高價米吃，除了吃兩餐之外，基本沒有什麼剩餘，但他們都感到遠比在農村幸福，因爲在農村不但吃不到兩餐乾飯，而且粥水中都得滲進很多雜糧，羅定縣在港的人不少，來自大陸的人，也有不少人曾與羅定縣的農民接觸過，相信他們都能爲我作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一別三年，莫非羅定已果眞由缺糧縣變成餘糧縣？已達到平均畝產八百十八斤？若果眞如此，我願表示深深的佩服。

共軍六十名上將興亡錄

細說獲勳最高的開國功臣

共軍六十名上將，應該說，比十大元帥和十大將，更具卓越戰績，他們都是出生入死地替毛澤東賣命，不僅參加實際戰鬬，而且具體策劃和指揮，歷經無數大小戰役。或平江起義，或南昌暴動，或三灣改編，或五次圍剿，或突圍西竄，逃抵延安，剩下的殘兵敗將，就是毛澤東的得力部下了。嗣後，經過抗戰，老毛乘機坐大，發展根據地，日本投降，共軍輕而易舉地控制東北，在蘇軍協助下，林彪獲得大量裝備，從東北的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到華北的平津、淮海戰役，然後渡長江攻長沙，掠取華中南，配合西北、西南戰場的攻勢，終於席捲大陸，成立了赤色政權。

六十名上將，在兩次戰役中，無疑是直接帶兵打仗的漢子，所以說他們都是中共的開國功臣。在五五年論功行賞之時，授銜授勳，六十名上將，絕大部份囊括了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均係老毛頒佈，體現共軍最高勳獎。可是，曾幾何時，六十名上將，在共產黨人的權力鬬爭中，百分之六十被批鬬垮台了。截至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全大會，六十名上將尚還保留中委席位者十三人，候補中委二人。可見開國功臣被烹被袁厄運難逃。

截至去年九月，六十名上將中，因病歿及被鬬自殺者，共八人。因此，現僅生存者五十二人。

目前仍保留軍職者，共十七名。批判後，或犯錯誤，至今不明眞相者，共二十八名，原國軍叛變起義者三名，雖掛名上將，並無實權。

六十名上將興亡錄，細加咀嚼，其中着實包含無窮哲理，現分別列述如下：

共軍六十名上將名册及死亡統計

王平、王宏坤、王新亭、王震、王建安、李志民、李井泉、李達、李天佑（死）、李聚奎、李克農（死）、李濤、李壽軒、宋任窮、宋時輪、陳伯鈞、陳士榘、陳錫聯、陳再道、陳奇涵、陳明仁、周桓、周純全、周士第、楊勇、楊得志、楊成武、楊至誠（死）、張宗遜、張愛萍、蕭華、蕭克、劉亞樓（死）、劉震、傅秋濤、傅鍾、蘇振華、洪學智、彭紹輝、郭天民、鄧華、葉飛、烏蘭夫、謝富治、朱良才、董其武、許世友、韓先楚、鍾期光、黃永勝、彭明治、賀晉年、賀炳炎（死）、陶峙岳、韋國清、呂正操、唐亮、甘泗淇（死）、賴傳珠（死）、閻紅彥（死）。

死亡八人：李天佑（原副總參謀長，七〇・九・廿七日死）、李克農（原國防部副部長，六二・六・十二日死）、楊至誠（原總後勤部，六七・二・七日死）、劉亞樓（原空軍司令員，六五・五・八日死）、賀炳炎（原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六〇・七・十日死）、甘泗淇（原總政副主任，六四・二・六日死）、賴傳珠（原瀋陽軍區第二政委，六五・十二・廿五日死）、閻紅彥（原昆明部隊政委，六七・二・三日死）。

「九大」後最紅的上將

自九大以後，仍保留中共中央委員席位者，計十三人，其中四名爲政治局委員，即許世友、陳錫聯、黃永勝、謝富治。目前，最炙手可熱者爲黃永勝，位居總參謀長之職，其次爲許世友，現職南京部隊司令員，又是江蘇省新成立黨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主任，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另外，陳錫聯亦大權在握，獨據東北遼寧，爲瀋陽部隊司令員，兼遼寧革委主任，省黨委第一書記。

許世友、陳錫聯二人爲當今唯一可與林彪——黃永勝四野派分庭抗禮的重要人物，且獨霸一方，擁有富饒的地理資源及工業基礎。假設未來大陸局勢的發展是毛死後林彪掌權，則許、陳的問題就多了，因陳錫聯、許世友均不出身林彪紅一方面軍及四野系統。

此外，尚有韓先楚，未來同是危險人物，他也是上將中委之一，目前爲副總參謀長兼福州部隊司令員，福建革委主任。

政治局委員的謝富治，前爲六十名上將最叱咤風雲的人物，北京革委主任兼公安部長，但自去年三月份以來，迄今杳無音訊，謝富治失踪之謎，眾說紛紜，可以肯定，在黨內被排斥，江青文革派失勢的證明，其北京革委主任一職已由吳德（原副主任）所取代。

就是說上將中最紅的四名政治局委員，現已垮掉一個。其餘九名中委爲：韓先楚、王新亭（現職副總參謀長）、王宏坤（現職海軍第二政委）、王震（現職務不詳，原爲農墾部長）、陳士榘（現任工程兵司令員）、彭紹輝（現任副總參謀長）、陳奇涵（現任高等軍事法院院長）、楊得志（現任濟南部隊司令員）、韋國清（現任廣西革委主任，廣西目前實權操在副主任劉重桂身上）。

候補中委之原上將二人：唐亮，現任南京部隊副政委，惟無實際權力等於養老。鄧華，原任四川省副省長，現爲革委常委。按鄧華是共軍著名上將之一，驍勇善戰，紅極一時，韓戰期間，鄧華指揮十五兵團攻下海南島之後（五〇年五月），隨即入韓作戰，繼彭德懷爲二任志願軍司令員，回國後歷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一職，戰功彪炳，旋於五九年彭黃事件被牽連，指爲彭德懷心腹，罷官降職，調往四川省當副省長，雖近年偶在報章出現，可是已全無往日威風。現任成都部隊司令員之梁興初，過去還是鄧華手下的一名軍長呢，軍銜只有中將，現在反過來卻指揮鄧華，這就是權力鬬爭的結果，鄧華上將尚有何話可說？

海空軍四名上將只剩一名

原海軍上將兩人：蘇振華、王宏坤，現只剩下王宏坤並未動搖，蘇振華原任海軍第一政委兼黨委

海軍大權，被鬭垮台。

空軍上將二人：劉亞樓已死亡，劉震亦在近年丢官，按劉震一直是著名軍長，有出色戰績，曾任四野十三兵團副司令員，早年留蘇學空軍，爲中共最年青的一名上將，去年才五十五歲，可是他卻在六七年一月風暴中丢官，時爲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空軍學院院長。劉震在中共空軍擁有極高威信，奈何因親俄路線，並與羅瑞卿——賀龍案關係密切，終受排斥，四年來已沒沒無聞。

原國軍出身上將的悲哀

原國軍投共的上將三人：陳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陳明仁、董其武二人原職軍長，毛澤東破格封官，授銜上將，係唯一例外者，據說老毛頗賞識陳明仁的英勇善戰，故特准授予上將軍銜，以示安撫。廿年來，陳明仁一直掛名五十五軍軍長之職，長駐湘桂粵三省地區，但並無實權，中共當然不會相信一名起義將領。

董其武任職北京軍區，爲駐保定地區「四八〇〇」部隊首長，備受冷落。陶峙岳因獨處新疆，投共後，歷任生產兵團司令員，管生產開荒，但亦無多大權力，只掛名而已，文革中已被撤職，新疆生產兵團司令員由張謁誠（原卅九軍軍長）接任。

國軍投共起義封官者，上述三名係最高軍銜，且配軍職，並授予一級「解放」勳章，指其對「解放戰爭」有貢獻也，原因是帶部隊投奔，使毛共不費吹灰之力，而拿下綏遠（董其武部）、長沙（陳明仁部）、新疆（陶峙岳部）。然而，歷史可鑑，陳、董、陶三人只能落得耻笑後人而已，觀其處境，雖餓不死，但亦夠可悲了。

歷年來垮掉的上將

最早失踪的上將——原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自一九五六年以後，始終未露面，當時，東北軍區尚未改編，隸屬高崗領導，因賀晉年出身陝北紅軍，與劉志丹、高崗關係密切。後率部入東北，在北滿森林剿匪。今左派上映「智取威虎山」樣板反映當年賀晉年剿匪的歷史，林海雪原描寫的首長，便是影射賀晉年的形象。奇怪的是賀多年失踪，而還把這段歷史搬上舞台。據測：賀受清算是受高饒案餘波影響。

五九年彭黃案垮掉的上將：洪學智，原職總後勤部長，爲彭德懷安插在總後勤的第一把手，盧山會議時，洪學智被點名批判，終於撤職，至今下落不明。

除洪學智上將外，因彭黃案受牽連的，尚有：蕭克，原職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因執行親俄軍事路線，强調正規化訓練被整肅。李達，原國防部副部長，後調職負責國防體委主任。

因彭黃集團案餘波影響，其後在文革初期，牽涉在羅瑞卿、賀龍案而被削職者，計有：傅秋濤上將，原總參動員部部長，因與彭、賀歷史淵源深遠。張愛萍上將，原副總參謀長，出身西北彭德懷部，後調在劉少奇新四軍任師長，文革初期，被指爲反革命兩面派。

張宗遜上將，原第一副總參謀長，出身一野副司令員，文革開始，六七年一月風暴，受批判。其餘尚有李志民上將（原高等軍事學院政委）。宋時輪（原軍事科學院院長）、王平（原南京軍事學院政委）、陳伯鈞（原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

文革期間大受批判的著名上將

蕭華，原總政治部主任，爲共軍著名老牌政工首腦，歷任總政副主任，後接替譚政大將爲總政主任。早年擔任「少共師」政委，可謂少年得志，其時只有廿歲。嗣後參加長征，歷任青年部長、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職。官運亨通，自五六年起，紅透半邊天，被稱爲第一號政治幹部，理論權威，著作之多，爲其他軍政首要所莫及。文革初被揪出，幸賴周恩來力保，但終於鬬不過江青，免去全軍文革小組長職務，並在三軍造反派打擊下，指爲篡軍政治陰謀家，從此罷官，其領導下之總政攤子，亦已全部垮台，總政治部暫停活動將近三年。

葉飛上將，原福州部隊第一政委，福建第一書全面領導，爲華東三野系統的三大金剛之一（葉飛、陶勇、王必成）。文革開始，大受抨擊，指爲劉鄧在福建的代理人，最大走資派、當權派、地方主義份子，結果免去全部職務，現況不詳。

烏蘭夫上將，內蒙土皇帝，前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黨委第一書記，軍區政委。文革期間，受猛烈批判，指爲「中國赫魯曉夫在內蒙地區代理人」。

楊成武上將，前代理總參謀長，歷任華北兵團司令員，軍區司令員之職，聶榮臻屬下晉冀系的大將，資歷深遠。六八年三月，楊成武案，被奪權鬬垮，株連者有傅崇碧、余立金（通稱楊、傅、余）爲文革二月逆流後第一大案，自此楊成武石沉大海，不明去向。

閻紅彥上將，前雲南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閻爲文革中被鬬最殘酷之當權派，盛傳曾數次自殺不遂，卒於六七年二月三日中毒身死，死因不明。

呂正操上將，原鐵道部長，前歷任鐵道兵司令員，爲共軍鐵道兵創始人，後雖脫離軍職，致力鐵道部，但關係密切，文革開始，即被揪鬬，指其破壞全國鐵道工作，搞經濟主義妖風，煽動罷工，執行劉鄧路線，致使廣大紅衛兵串連受阻，激怒江青，遂將呂正操撤職罷官。

陳再道上將，首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六七年「七・二〇」武漢兵變主角，在文化大革命，就數他敢於太歲頭上動土，扣押謝富治、王力，轟動國內外，湖南紅衛兵組織省無聯評價此事件時，譽爲「國內局部戰爭」。當然，被抨擊爲「罪魁禍首」的陳再道，難逃刼運，卒調往北京搞思想。

另外，在文革中備受鬬爭的還有四川李井泉，原軍銜上將，他是西南局第一書記。其他如楊勇（原北京軍區司令員），鍾期光（原南京軍事學院政委），東北的宋任窮等，在充滿腥風血雨的奪權鬬爭中，據傳宋任窮在瀋陽曾出動坦克鎭壓造反派。但亦於事無補，這批爲老毛打天下的上將們，如今都變成待宰的羔羊了，嗚呼！

金千里

脫◎衣◎舞（相聲）

南方朔

張龍：過了一天又一天，馬經狗纜兩情牽，多承社長能關注，今年日子勝去年。

趙虎：三哥，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張龍：彼此，彼此。老四，恭喜你今年發財、升級，賭馬贏馬，賭狗贏狗。

趙虎：別提了，三哥，你發財是眞，我老趙嗎？要紮砲了。

張龍：又是賭輸了吧？

趙虎：飯都沒得吃，那來錢去賭？

張龍：你是怎麽回事，人人過年都能剩幾文，你怎麽窮得精光。

趙虎：三哥，過年開支大了，上級要送禮，送國產的烟酒都不成，我們的總經理喝酒要喝拿破崙白蘭地，黑牌威士忌，抽烟要抽名貴雪茄，如果送的禮不合心水，就要退回！

張龍：退回不是正好，大可慳了一筆。

趙虎：哪有這麽好的事，還要重新送，再買一次，是不是罪上加罪？所以我們公司上下大小幹部送禮絕不敢自流，一定要按照最高指示辦理。

張龍：就算你這樣說吧！年終有到一筆花紅，也夠用的了，又何致窮到紮砲。

趙虎：眞難爲你在報館作事，消息如此不靈通，我們哪來的雙薪，至於花紅，連想都不敢想了。

張龍：這就奇了，你們是正式商業機構，怎會沒有雙薪、花紅。

趙虎：從前資本家當總經理時，雙薪是有的，花紅因爲一直虧本，自然沒得發。可是自從資本家垮台，黨派了這位老總上任，所有福利全取消了。

張龍：既然是黨直接派來的，更應爲工人福利着想才是。

趙虎：他當然爲工人福利着想，祇是他搞的福利有點不同。

張龍（笑）：這就奇了，福利就是福利，誰搞都一樣，有什麽不同。

趙虎：他搞福利第一件事是集體學習毛主席哲學，認爲學哲學才是最大享受。

張龍（點頭）：這話倒也有理，學會毛主席哲學確實可以增加許多本領。

趙虎：可是，大多數人不是這麽想，在學哲學時個個打瞌睡，有的人乾脆睡大覺，祇有他一個人起勁。

張龍：總經理到底是老幹部，學

趙虎：哪是這麽回事，他八點多鐘起身，嘆了早茶之後，十點鐘慢吞吞到公司，簽了幾項文件，到了中午，食過宴餐大睡一覺，三點多鐘起身，晚間學習時自然有精神。我們過的什麽日子，早上七點起身，八點開門，十點收工，再去學哲學，是機器也要出故障的。

張龍：你們的工作時間也的確太長一些。

趙虎：你說太長，總經理卻嫌短，要延長到十一點才關門呢！

張龍大笑：百貨公司哪有作到十一點的。

趙虎：總經理認爲到了十一點門外還有大批人經過，祇要不關門，定有生意。

張龍：你們開到凌晨四點，一樣有人經過，但不一定有生意。

趙虎：也就因爲這一點，總經理的話受到反對，他不得不收回成命。

張龍：好呀！你們竟然敢反對總經理的命令，不怕下放。

趙虎：這裏到底還不是祖國，他沒有這麽大的權力，祇是發下狠就完了。

張龍：於是你們的雙薪也就沒有了。

雙薪是劉少奇經濟主義路線的產物，用物質刺激工人，是黑幫的毒計，不能再實行下去。

張龍：這樣說法太過份了吧！香港大小商店家家發雙薪，於劉少奇有什麽關係，他這樣說實在不妥當。

趙虎：所以大家不服氣，準備同他幹上一場！

張龍：你們怎麽能這樣作，如果人民商店也鬧勞資糾紛，共產黨這塊招牌就砸了。

趙虎：這祇是說說而已，我敢，大家也不敢，你知道我們額上都像是印了字，這裏不幹，就沒有別的地方好幹了。

張龍：這也是事實，你看我離開了報館，轉來轉去，還不是要回報館，沒有辦法，香港的職位雖然多，但是可以留給我們作的就太少了。

趙虎：你們那邊好得多，社長年年發雙薪給你，還有別的打賞。

張龍笑笑：老四，我們雖然照發雙粮，但是誰也不靠雙粮。

趙虎：你們靠什麽？

張龍：我們靠狗馬，你知道我們報館多的是狗馬專家，還有專跑外面搜集資料的記者。同事們光是贏得狗馬就可觀了。

趙虎：你們兩家正牌人民報不是取銷狗馬經了嗎，怎麽還有跑馬？

張龍笑笑：這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報紙上取銷狗馬經，並未宣佈本報同事不跑馬呀。

趙虎：你們私自跑馬跑狗，若被社長知道了怎麽辦？

張龍：看你的渾勁又來了，誰不知道社長是馬場豪客，老實告訴你，我所以能在報社混它一分，就是靠了

替社長找貼士、拉猪綫，社長贏了錢，隨手賞一點，就比薪水多了。

趙虎：唉！大家都打着無產階級的口號，實際上過的都是資產階級的生活。

張龍：這話眞是多說，社長從未承認自己是什麼無產階級，他身上每一套西裝，價錢沒有在一千五百元以下的。

趙虎：錢哪來的呢？

張龍：你知道社長出身富家，自己本身就有錢，這幾年作地產生意又賺了不少。

趙虎：可是外邊不是這麼說法。

張龍：外邊怎麼說？

趙虎：外邊說社長的錢還是發的人民的財。

張龍：這個話也妙，社長的錢不是來自社會上的人，還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趙虎：不是這個意思，大家都認爲社長的錢是歷次捐款的節餘。

張龍：這眞是笑話，捐款都有正用，怎會有節餘？

趙虎：三哥，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你用了社長的錢，自然要替社長說好話，實在說，咱們心裏都有數。

張龍：搖搖頭：我心裏可沒有數，你不要拖上我。

趙虎：三哥，你沒有數等我告訴你，遠的抗暴捐二三千萬無影無踪已不必說，就說最近的建校捐款五百多萬又去了何處？

張龍：不是辦了一間學校？

趙虎：三哥，那是辦報銷，因爲大家閑話說多了，反動報紙加油加醋的挖苦，實在沒有辦法收場，不能不就原寫字樓掛一個招牌算學校，像這樣的學校比天台學校還不如，用得了幾百萬嗎？

張龍：這件事你不能把賬全記在社長的頭上，就我知道他分不到幾成的。

趙虎：分一成五十萬，分三成吧，也比這一期馬票頭獎還多。

張龍：實在說，他們當領導的，人人都成了大富翁，也不止社長一個人，不過，大家把箭頭都指向他身上，放掉一些比他還可惡的人，未免太不公道了。

趙虎：你說誰比他還可惡？

張龍：就以工會頭頭來說吧，最近異想天開，禁止工友在有脫衣舞的夜總會酒樓服務。

趙虎：這是爲什麼呢？

張龍：據說是爲了矯正社會風氣呢。

趙虎：別開大玩笑哩，這些頭頭誰未看過脫衣舞，何必裝得假正經。

張龍：工人們都這樣說，一致提出反對。

趙虎：我也要反對，我們總經理在私人辦公室同女秘書關上房門看小電影，誰不知道。上樑不正下樑歪，要管別人，就該先管自己。

張龍：可是他們的嘴大，祇管別人不管自己的，現在這事已經鬧起來了。

趙虎：沒有關係，我要知道那些工友在脫衣舞夜總會服務，我就一定去替他們打氣。

張龍：他們反對工人在脫衣舞的夜總會服務，本身又要去看，這樣太矛盾了，要想個辦法改正才好。

趙虎：我倒有個辦法，可以報告社長，由他出面與領導人商量，將一間戲院改爲脫衣舞院。

張龍：胡說！怎能將人民戲院改脫衣舞院，傳到北京去如何得了。

趙虎：你未細想，眞的這樣作，好處可多啦。

張龍：什麼好處？我實在不明白，你說說看。

趙虎：第一個好處利權不外溢，既然領導要看脫衣舞，花錢送給外人，何不自己辦，無論票價訂得多高，皆不相干，橫豎賺的也都是自己人的錢。

張龍：第二呢？

趙虎：第二，也救了戲院，你知最近的戲院爲了專演樣板戲，每院祇有三四隻小貓，收的錢不夠付電費，所有戲院老板個個叫苦連天。如果改演脫衣舞，擔保可以滿座，改虧本爲贏餘，利其大焉。

張龍：還有沒有第三？

趙虎：當然有的。第三，工人在年終既不能發雙薪，就配給幾張門票，准於免費看脫衣舞，這樣一來工人也就沒有氣了，可以實現新的勞資合作。

張龍：你說了半天都是好處，未想到困難，要誰來演，演什麼節目。

趙虎：脫衣舞孃到處皆是，有何困難。

張龍：人民戲院就算演脫衣舞，也不能去找外人，必須找女幹部登場，誰肯幹？

趙虎：組織命令，不必說女幹，，就是女明星，要她登場，也不敢不服從安排。

張龍：劇本呢？演什麼？

趙虎：這個容易，請敬愛的江靑同志再排一套脫衣舞樣板戲就是了。

張龍笑笑：這件事我可以反映上去，如果組織能接納，就算你的大功一件。

趙虎：窮紮砲，富賭錢，
脫衣舞院最新鮮，祇要賺得好
鈔票，管宅顏面放哪邊。

由「智取威虎山」的演員說到童祥苓的複雜身世

庚嶺

按者編

本文是上月廿一日收到的，當時江青的樣板京劇「智」片仍在左派戲院上演，一七〇與一七一稿亦已發排。本文甚長，有關此戲之不成戲，本刊一〇九期起，已由梨園舊侶作過很深入的研判；有關江青部份，也在「江青的醜史與艷聞」中揭露無遺，故將這兩部份文字刪了，專選刊作者看過此戲後，對演員的批評，及不爲外人所知該戲男主角童祥苓的複雜身世。

就戲論戲評演員

演唱戲劇最大而唯一的目的，在使出錢買票的觀眾們精神上輕鬆愉快。可是，這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點，「智取威虎山」的演員和編導人都沒有做到。他們因爲受了「黨八股」的教條支配，迫於一味着重製造緊張、殺戮，所以使戲中所有的演員們，演唱起來好像是吵嘴打架，觀眾們看了祗有噁心和害怕！根本毫無娛樂的成份可言。

筆者雅好京戲亦有三十多年的欣賞經驗，南北京戲名伶大多數我都聽過，自承強可算是外行的「內行」。飾演重要主角楊子榮的童祥苓，乃是唱、打的武生戲。這路戲祗有李萬春兄弟才是第一流的好角色；童祥苓差得太遠了，武把不夠，嗓門乾燥無韻味，除扮相還過得去之外，簡直一無可取處。飾參謀長的沈金波，乃是側重唱功的文武鬚生戲。沈某嗓門太尖太窄了，根本沒有鬚生味。不信，請放幾張余叔岩、譚富英的唱片比較一下，當知我言不戲也！飾演常寶的齊淑芳，是武旦戲。旦角第一關最重要的是要臉蛋秀麗，蠻柳腰。齊妹臉孔有資格演旦角？根本不屑一談！老實說，比諸此刻僑港的老名伶粉菊花屬下的一位武旦小妹妹還差得遠呢！不信，請各位到九龍荔園去看一次那位小妹妹的演出，兩相比較，立見高下。飾演李勇奇的施正泉，和飾演欒平的孫正陽，看名字好像是梅蘭芳主辦的上海戲劇學校的同班學生；因爲「正」字輩的學生我認識得不少，現居台灣的顧正秋和張正芬我在徐州、南京就認識。當然，「正」字輩最出名的還是下嫁任顯羣的顧正秋。施正泉唱的是花臉，面相還可，「本錢」不夠，嗓門聲帶不夠寬響。孫正陽根本不成材，所以永遠祗能充配角。祗有飾演李母的王夢雲，她的一段老旦戲，其中有幾句唱得還甜。不過，聽過李多奎的釣金龜，和龔雲甫的斷太后，那王夢雲的戲就不屑一聽了！因爲王夢雲和李、龔兩位的距離差得太遠了。

飾演楊子榮的童祥苓的可憐身世

童祥苓外界普通一般人都祗知道他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哥哥叫壽苓，大姐叫芷苓，二姐叫葆苓，都是唱戲的。他們兄弟姐妹當中，成名最出風頭的祗有芷苓一個人，其餘的都不成材。壽苓唱鬚生和小生，「本錢」既差，長相又醜，臉上無肉，活像道友，一向都是跟着芷苓做配角。葆苓長相確比芷苓靚得多，可是老天虧她，偏偏不給她嗓子，聲音沙啞，無法歌唱，結果，弄到一個漂亮的妞兒反串小丑。我在民國三十七年冬回南昌，還在南昌看過葆苓的戲。

我在抗日之前，在江西贛州讀初中的時候，童芷苓正在贛州公園側面的羣樂戲院演唱。我從小就喜歡聽京戲，所以當時芷苓在贛州唱戲的時候，我除了禮拜天時常去看她的戲之外，每逢暑假、寒假，總要接連不斷的看上個把禮拜，方肯回家。不過，那時我買的總是十個銅板乙張的起碼門票。

童芷苓的身世，說起來亦是十分悲慘可憐！她是江西宜春縣鏡坡橋人，原本姓易，因爲家貧，兩歲就賣給宜春縣城東一家姓楊的主持的妓院裏；四歲時，楊某又把她轉賣給戲班裏一個姓童的。童某發現她有唱戲的天才，後來就送她去學戲。

童芷苓在贛州演唱時，還很平常。自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卻潛回淪陷區的南京、上海去了。就在南京演唱時，給大漢奸南京僞市長周逆學昌看上了，不久竟和周逆秘密同居了。同居期間生了一個男孩子，這男孩就是今日「智取威虎山」飾演楊子榮的童祥苓。

童祥苓和童芷苓，表面上是「姐弟」，實際上是「母子」。這幕秘密的隱情和慘痛史，外界所知的人並不多。假定，今日不是港九一小撮的左仔文丑們胡說騙僑胞，我亦決不願意揭人之「私秘」的。因爲，像這種遭遇不幸，身不由己，出於無奈的可憐蟲！我們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對他們總還有幾分同情心！

敵僞時期的京滬一帶，一般大小漢奸，都是醉生夢死捧戲子、玩女人。像童芷苓這樣一個有根基、有條件的聰明女伶，加上有敵僞大員南京的僞市長帶頭力捧，那有不紅的道理呢？芷苓高頭大馬，滿臉酒刺，老天給她一副好嗓子，能唱鬚生、黑頭，以

批評一個人，一件事，或者處理一個問題，必須因時，因地，因環境而異。誰都知道，殺人有罪，但因自衛而殺人是沒有罪的。大家更知道，爲了保衛祖國而殺敵的人是民族英雄，而不是劊子手。岳飛「笑談渴飲匈奴血」這名句，是以千古流傳，而非嗜血狂人。

認爲孔孟學說使中國人馴服地被專制帝皇統治。

當然，孔孟決不是永不犯錯誤的人，他們的話也不會絕無失當的地方。然而，孔孟的言論，行事，可以說絕大部分是正確的，而且近乎眞理。

我們必須知道：孔子生於春秋時代，當時的社會秩

花旦又是她的本行拿手好戲，確算是一個全能名伶。不過，她最擅長的還是演唱風騷戲，所以後來終於成了京戲圈裏的「劈、紡」大王。

抗戰勝利後，我在南京新街口一家報館工作時，南京市商會長王繹齋聘童芷苓來南京中央大舞台演唱，芷苓住在近新街口大行宮的中央飯店。由於我向來愛好京戲，所以除了在戲院子看了聽了之外，還常常去中央飯店聽童芷苓吊嗓子。

那時，好多人說芷苓和她哥哥壽苓通姦亂倫。老實說，按照一般常情推斷，這可能是事實。第一，他們兩人自知不是親兄妹；再說，戲子的私生活大多數浪漫隨便，假戲眞做，眞戲假做，根本不算一回事。其次，還有一點令人懷疑的，就是童壽苓本身長相、戲藝都差得很，可是，卻不願意他妹妹芷苓和別人配戲，這顯然是「醋性」作怪！更悲慘的芷苓給他哥哥壽苓霸佔控制幾十年，一直就沒聽說芷苓正式嫁過人。

一對私生男女身世、姓名的奇妙巧合

江青原名叫李青雲，和唐納姘居的私生女，之所以命名叫李唐娜，很明顯的，是爲了紀念李、唐兩人的肉慾孽緣的一段情。至於童芷苓和大漢奸周逆學昌姘居的私生子，今日在「智取威虎山」戲裏飾演楊子榮，是否「故意」，亦是巧合，仍要待考。因爲周逆學昌，還有一個名字叫周喬榮，同時童芷苓亦曾經在宜春妓院裏姓過楊。楊子榮和李唐娜兩個名字都含有一樣的紀念意義，這不是很奇妙的巧合嗎？

[illegible]「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社會的混亂狀態不再發展下去。他這樣做，在當時是絕對適當的。

我們必須知道：社會的繁榮，人民的幸福，實在與社會的安定分不開。一個安定的社會，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努力於生產和建設。孔子對五倫之重視，即希望社會安定。

照這樣說，難道「革命」是不需要的麼？不。「革命」是需要的，但必須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纔進行。例如夏桀、商紂和毛澤東的殘酷統治。我們對於這些堅決與人民爲敵的統治者，自然要打倒，要推翻。

倘若當年中國人在趕走日本軍閥以後，不搞什麼「共產革命」，今日的中國大陸，當已走上富强之路了。

梁任公在清朝時是保皇黨，可是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他又反對君主復辟。這道理很簡單：不欲社會變亂，想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

孔子的道理，可以用一個仁字來概括。這個仁字，確實可以正亂世，挽人心。

君不見，阿飛弒母，並揚言「我未成年，殺人無罪」？此不修孔孟之學也。

君不見，本港縱火燒死十人之慘劇乎？何以兇手與電器店老闆相爭，竟禍延無辜？此不修孔孟之學也。

君不見，胡椒粉命案乎？有人在大牌檔喫東西，落胡椒粉時，因風吹胡椒粉入別人眼中，竟被殺！

何故兇殺案如此之多？由於孔孟之道已爲人所忘記！十二月廿七日星星島日報報導：廣州人民口糧已由廿五斤減至二十斤，食油由五市両減至四市両。毛共還使學生受軍訓，每當節日，各處派人巡邏，以防帝、修、反。何故「革命」已廿多年，清算鬬爭不絕，而毛共仍震驚於人民的反抗？此無他，毛澤東主張「不施仁政，不斷革命」之故！

孔子希望社會安定，故提出使社會安定的五倫之說，所謂五倫，實以「仁」字爲本。倘若「君不君」，怎樣？那就「臣不臣」了。倘若「父不父」，怎樣？那就「子不子」了。——人與人的關係是雙方的，這關係萬

孔孟之道有什麼不好？

古鶴翔

倫問題，已極嚴重。所以有遠見的英美學者，已逐漸認識孔孟學說的重要性。

孔子的抱負是繼承周公的事業，周公贊助文王、武王和成王，使西周盛運開始，人民康樂。

繼承孔子之道者，世推孟子。一日，齊宣王問孟子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答道：「於傳有之。」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孔子和孟子，決不是爲殘暴的統治者服務，他們也決不爲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改變其抱負。他們都希望獲得名位，欲藉此以行道；若統治者不能行道，他們都視富貴如浮雲。孔子曾爲魯國大司寇，魯國大治，後因魯君不納其言，遂周遊列國，晚而講學。孔孟均以人民福利爲重。

萬章問孟子說：「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說：「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說：「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答道：「天與之。」萬章又問：「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孟子答道：「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還引「秦誓」之言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更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禮記大學篇說：「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即是說，天命不常屬於一家一姓，行善道之君，方可保有天下。總之，孔孟以天下爲己任，他們並不爲殘暴的帝主服務，他們主張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和平仁愛的幸福的社會。他們的倫常之說，至今仍可匡時濟世！中國大陸大反孔孟，因而五倫盡廢，結果人民盡入苦海中！香港不推行孔孟之道，但仍殘存我國固有的優良傳統，所以飛禍尚未極兇。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台灣頗重孔孟之說，台灣遂有小康之局。請問：孔孟之道，究竟有什麼不好？

更正

上（一七一）期，天涯客的「海外見聞錄」標題：「妙喻嘲共幹馬戲班的雄師」，查「師」是「獅」字之誤植，特更正，并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湘西趕屍耳聞目睹記

胡養之

我在上期所寫的是「離奇怪誕的幻術」，記述湘南那些召蛇師和巫師們的法力無邊，還有湘西方面的巫師，不單能夠送鬼；更能實行「趕屍」哩！筆者曾經耳聞目睹，記憶猶新。

也許讀者會懷疑：人死後就會殭硬、腐爛，所謂「人死如燈滅」，怎可以把它趕走呢？本來，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科學昌明到征服月球及火星的今天，還要來談這些絕對不合乎科學邏輯的玩藝，未免不經。但倘若大家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十多年前，本港曾經上映過一部「湘西趕屍記」的影片。雖然，那影片故事是描述當地的惡霸，利用趕屍這一玩藝來販運毒品，把一批活生生的人化裝為死屍，晝伏夜行，實則掩耳盜鈴罷了。我很佩服那位編劇者的構想：把大方夜譚般的「趕屍」，穿插一個犯罪的情節，加强其趣味性，也似乎藉此冲淡了「趕屍」的神秘性，使觀眾看了好笑：「原來如此」！然而，我們認為：假如向來沒有「趕屍」的習俗流傳着，那末，這部影片的題材從何而來？況且片上許多鏡頭的趕屍形式，大致跟我所見所聞，相差無幾。

「趕屍」這玩藝，又不單是中國所獨有；遠在中美洲的海地島，也會有過類似的傳說。根據一本較早時出版的外國什誌（忘記報名）報導說：海地的巫師，能運用其法術將新死的屍體復活，賣給農場老板做奴農。這些復活了的殭屍，除了能走路，吃飯以外；並且還會種甘蔗和做其他工作。因此，海地島的新墳，多半有人看守，以免被巫師們掘墳盜屍。依照巫師所解釋的理由是：大凡能夠接受法術而復活的殭屍，多屬死於非命的壯年人；因為他們的壽命未盡，卻已中途遭遇意外而死，故還可以使他復活，一直到他應該死——壽命已盡的時候。至於那些已經活到六十、七十，而壽命已盡的殭屍，則巫師也「回天乏術」了。

言歸正傳，再回頭來談談咱們湘西的「趕屍」吧。筆者出生於湘南，幼時常常聽到「趕屍」的傳說，頗有興趣。抗戰期間，隨軍到了湘、黔交界的

我很相信龍君不是說謊者，他首次證實了「趕屍」眞有其事。

大約一個月後，我又轉到鳳凰接兵。關於「趕屍」的傳說，也很盛行。為了進一步瞭解這神秘問題的眞相起見，於是拜託當地的保長，設法找來一位以往做過「趕屍客」的老巫師。經我詳細地詢問之後，那位年近七十歲的老巫師，便將趕屍的過程及其以往的經驗和盤托出。大意如下：

凡是被趕的屍體，僅限於新死不超過一星期的屍首，逾時不可。若在夏天氣候炎熱時，則給它一張防腐符，屍體就不致糜爛了。每趕一次，至少要湊足三至五具以上才化算，多時可達十三具，太多也不行；只能奇數，不可偶數。而負責趕屍的巫師，通常為兩人，如遇屍首過多的時候，則增加一兩個副手，協助照料。當屍首列隊出發時，由一人執紙旛前導，一人則執桃樹枝後驅，晝伏夜行，最忌橋樑。因此，過橋之前，必先燒紙碼，撒米、為屍首開路；拂曉前必覓伏所。

沿途的伙舖（湘人稱旅店為伙舖）主人，每見「趕屍客」至，立即讓出柴房或其他空屋以安置屍首。而屍首進入伙舖後，則切記不可讓它躺下，必須排列着倚於牆壁，亦毋需床榻。（但「湘西趕屍記」片裏的屍首，都是躺在地上的，這點跟老巫師所說的大有出入。）

屍首每晚八時以後啓行前，也要先燒紙碼、唸咒、化符、撒米等等。屍首列隊行走起來，狀若生人；惟手臂不會搖擺，膝頭也不能靈活地屈

揮動紙旛、桃枝以外，必須三緘其口，不可與任何人交談；即使有人向你發問，也不得答話。否則那些被趕的屍首，就會紛紛地走散的。

他驚憶有一次，不愼而說了一聲話，眞的無法收拾，且曾吃過官司！

特別要注意的是，切記不可讓屍首碰着任何物體，以免麻煩。他有一次趕了九具屍首，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白天歇在一家伙舖裏，約在晚上八點半剛出發的時候，才走出伙舖門口，即碰着一個掃地的小伙記，那具屍首頓時就被撞倒在地，累得他又費了不少工夫，才把那具女屍弄起來。但並不需要人去攙扶她，只要那桃樹枝撲將上去，屍首便一躍而倚壁，隨即跟隊行走。

如果深更半夜聽有哭聲或鞭炮聲，那無疑就是「迎屍」了。原來趕屍客並不把屍首趕到屍主的家裏去，只趕到一個相近的地方，揀一個古廟停下，沿途分別通知屍親前來認領，手續即告完成。

老巫師說到這裏，趕屍的過程已近尾聲。我就插咀問他：「聽說被趕的屍首回到家裏後，便會自動去找到他曾睡過的一張床，像久行疲勞的遊子一樣，立刻躺在床上，是否屬實？」老巫師對這一說法，絕對加以否認。他搖着頭說：「客死他鄉的屍首，根本不接回家裏去，殯殮後即停柩於郊外。」

正是萬聞不如一見，說來眞是湊巧，我們接兵返防途中，和一位姓王的指導員，同駐於路旁的一座小樓上，記得大概是在農曆九月杪的一個深夜。因王君失眠，微聞戶外衛兵嘈噪，他便猛地推醒我，啓窗眺望，見有一排倚着牆壁的黑影，另有二人則站在那排黑影的兩端。右端的一個，手執一根還帶有葉子的竹枝，枝上掛着幾條白布，嘴裏唸唸有詞；並燒化很多件黃表紙。

左端的一個，則拿着一根長長的樹枝，像北方趕騾馬的鞭子似地在搖曳不已。約十分鐘的時光，那排黑影便移動起來了。彷彿操場上的一班士兵，來一個「向右轉」便跟着那個手執竹枝的嚮導，魚貫而成單行地前進着，左端那個拿長樹枝的則跟隨

意大利記者參觀清華大學見聞錄

瑟格歐·卡米羅 原著
張慧慈 譯

意大利記者瑟格歐·卡米羅去年冬訪問大陸之後，發表了一次「訪華觀感」，本港左派報紙選其可以譯出的「報導」資料，大捧特捧，想借這個外國記者的見聞，吹中共在大陸的成就。這位意國記者在大陸所見到的，固然是中共認爲可以公開的一面，但就這一面的報導，也有很多地方是諷刺入骨，鞭辟入裏的。本文便是這種諷刺性的報導之一，特譯出以供讀者欣賞。——編者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的一個下午，我們沿着第三十二路公共汽車的路線，在新築成的柏油馬路上，風馳電掣地向着頤和園進發。

但是，這個末代皇朝遺留下來的名勝，並不是我們此行的目標。——

我們是專誠去拜訪清華大學的。

在校門口迎接我們的，是一個很大的團體，裏面有「毛澤東思想宣傳組」，「教學改革組」，「革命青年教師組」，「紅衛兵」，老教授以及校工們的代表。……

他們大部份穿的都是藍制服和灰制服，只有「毛澤東思想宣傳組」的人，才穿的是解放軍的草綠制服，頭上還帶着一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肯脫下來的八角帽。

他們向我們所做的報告，也是一種集體創作。每個人講一段，就像是一齣革命戲裏各個角色的台詞一樣。

「毛澤東思想宣傳組」的代表首先講話。他說：

「這座大學，雖然遠在一九四八年，就被解放軍解放了。但是，在後來的十七年中，卻充滿了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鬬爭。

劉少奇和他的走狗，想盡了一切方法，要在教育工作中，貫澈他們修正主義的反革命路線。

劉少奇，文化部長陸定一，以及劉派到清華來的大總管蔣南翔，把清華大學鬧得烏烟瘴氣，一塲胡塗。

在組織方面，教員中有九十三個是黨員。其中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有十五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一個也沒有。

在研究方面，只是捧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修的技術，當金科玉律來供奉。

在教學方面，就是一面拼命用考試來嚇唬學生，一面又把資產階級的意識灌輸給學生，讓他們相信：只要業務學得好，將來就有辦法。……結果是：有一個學生在考試的時候，沒有得到五分，只得到了三分，於是就憤然自殺了。——成了劉少奇教育路線下的一個犧牲者！」

在這位「毛澤東思想宣傳組」代表的兩旁，侍立着兩位老教授。有人告訴我：站在左邊的一位，是具有國際地位的自然科學家錢偉長。——他們兩個人站在那裏，不仕地對發言人點頭，表示贊同他的意見。而當他談到「考試」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的臉上也出現了一片片的愁雲，很有點「悔不當初」的神情。

我們問：現在考試問題如何解決呢？究竟是不是還有考試？

一個青年教師回答道：

「期中考試還是有的，不過和以前有些不同。」

不同在什麼地方呢？

「學生們被考試的東西，不是理論，而是他們的實踐。」

這又如何考法呢？

「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決心和熱情；也必須證明自己善於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那麼，是不是還有入學考試呢？

「沒有。」

畢業考試總該有的吧？

「也沒有。」

他們告訴我們：在一般情形下，一個中學程度的學生，在下了工廠，下了農村，或是入了軍隊兩三年以後，就有機會被保送進大學去學習。

每個工廠、公社和部隊裏的「革命委員會」，都有全權來決定被保送者的名單。

那麼，誰才會合格呢？

他必須能夠創造地和負責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用它來掌握和解決技術上，農業上和軍事上的各種問題。他也必須用實踐來宣揚毛澤東思想。

在課程方面，又是怎樣分配的呢？

他們告訴我們：「百分之二十，建立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上。」

其它的百分之八十呢？

「農業方面的課程，佔百分之五；軍事方面佔百分之五；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東西，佔百分之七十。」

清華大學，現在一共有兩千五百個學生，其中工人子弟佔百分之四十五，農人子弟佔百分之四十（完全是所謂「貧農」與「中農」），軍人佔百分之十五。學生中的女性，只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我們被引導到一間大廳裏去，裏面陳列着一座「電腦」。

一個青年學生很驕傲地向我們介紹道：「這是我們自己製造的。所有的機件，完全都是工廠裏不能再用的老東西。」

他們還特別把它表演了一番。一按機鈕，馬上就沙中帶啞地唱起「東方紅」來。其腔調和中國放射的第一個「人造衛星」上發出來的歌聲，差不了多少。

我們被引導到一個很大的廣場上去，大得足可以容納好幾千人。對面就是清華大學「校本部」的大厦。

我們的嚮導，馬上很激動地說：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號，我們在這裏對劉少奇和他的老婆，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爲什麼連他的老婆也要批判呢？

我們不大明白這種必要。

「她是劉少奇派到我們學校裏來

盛情可感

張贛萍

我從去年四月間患上傷風咳嗽，當時正忙於老馬的「僑光報」開張，要幫他籌劃好約稿與排印等事宜，每日忙得團團轉，實在抽不出時間去看醫生。因此也就一直是在鼻塞咳嗽中工作。

這樣一拖，拖到六月間，情況越來越嚴重，咳嗽不止，鼻塞頭痛，才去看費子彬老醫師。他得知我拖了二個多月才去看他，當時「罵」了幾句，責備我不應該跟自己的健康爲難。服下三帖中藥，鼻塞與頭痛醫好了，咳嗽則未斷根。我見不妨碍工作，這點點咳嗽，也就不放在心上，沒有再去麻煩費老了。

至八月間，咳得又厲害起來了，日咳夜咳，陣陣嗆咳，我懷疑肺部會有問題。一個有了卅年烟齡的「老槍」，在這種咳聲不止中，最易想到「肺癌」；我一位同鄉謝典杭老師，又是因久咳不止而死去的。那天從殯儀館弔祭出來，忽然心血來潮，跑到香港看劉永×醫生。他也責怪我不應拖得這麼久，還問我「你難道病向淺中醫的道理都不懂？」我說「不是不懂，實在是沒時間。」經過檢查，雖然肺部、心臟、血壓均正常，劉醫生還不放心，又要我去照肺、驗血、驗大小便。心想，這部機器使用了近五十年，作一次大檢查也好。於是，又跑到醫聯化驗所找陸承恕兄，在他們的化驗所裏作了一次徹底檢查，結果是：「心臟與血壓正常，肺部健全，糖尿病輕微，消化欠佳，氣管發炎。」

承恕兄親自把X光照片等化驗單送來舍下，一個錢不收，說了一句：「死不了，還要挨下去！」

既然死不了，醫藥全免費的劉醫生那裏我也懶得去了。自己買點止咳潤肺的藥品食物經常服食，又一直「挨下去」。

這樣挨到去年年底，一七〇期我寫「祝你身心平安」的那篇文字時，也是我身心最不平安的時候。因爲要趕發三期稿，連催帶寫和看稿，忙得不亦樂乎，一連十多天，每晚挨到深夜四時以後才能休息。冬天乾燥心火旺，加上烟不離口，氣管發炎變本加厲，咳到聲嘶肋骨痛。有一天半夜與曾憲光兄通電話，他聽到我的咳嗽與瘖瘂聲，要我即去看醫生。第二天我去報社上班，寫字枱上擺好一樽藥水與三種藥丸的藥包。原來是劉醫生請老曾派人送來的，上面寫着「敬愛的張老編：你是不能病的，忙過了來看我，忙着時服完了再送來。」我一邊服劉醫生託老曾三次送來的藥水藥丸，一邊工作到除夕前兩天，看完了一七〇期三校稿，發了一七一期稿才去看他。經劉醫生詳細檢查，又在他的診所照肺，證明還是氣管炎，拿了大包藥丸，勸我減少烟量。

我與老萬同感到受長輩、朋友們的愛護太多，對健康方面，我倆往往是不知自愛。在此寄話三位醫生與陸、曾二兄，藥丸照服，烟亦照抽，咳嗽已止，身健如牛，盛情可感，容當後謝。

的第一號奸細！」他們嚴肅地說。

他們也向我們指出：北大雖然在文革中放了第一炮，可是，眞正繼承了「文革的革命傳統」的，不是「北大」而是「清華」。

好多個月以前，有人送給毛澤東一籃芒果。他把它們分贈給各地的工廠，也贈給了「清華」。今天，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工廠裏，都可以看見這種被罩在玻璃罩下，供奉在桌子上的芒果。

有些關心「北大」的人問：「北大」現在進步得如何？回答是：「它落在革命的後面了！」

我們在客廳裏抽烟喝茶的時候，就有機會更進一步地了解這個「進步的清華」，尤其是那些在這裏服務的「進步」老教授們。

例如：六十幾歲的劉教授告訴我們：「從前我在教育工作方面，走的是修正主義反革命路線，我從來沒有下過工廠，對工人既不能教，更不能學。現在我已經到工廠去體驗過生活了。我是徒步走了六十哩去的，一路上還自己揹着行李。」

「工人們看見我的時候，向我說：過去我們派汽車去接你，你都不肯來。現在你自己卻用腳走來了。好，我們歡迎你！」

當劉紹唐（譯音）教授這樣自我介紹的時候，有名的錢偉長教授，坐在那裏，表情深刻，就像是有人在講他自己的故事一樣。我們當然誰也不懷疑：他的經歷，大概也和這差不了多少。

劉教授很熱心地又講了下去：

「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小型的農村工廠。

過去，我雖然可以對學生們把物理學講得頭頭是道。可是，怎麼樣在很狹的田徑上走得最好？就還要請老農人們教我才行。

農村中用的許多器械和機械，都是運用物理學的原理製造而成的。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樣使用它們。有時，有些農人問我：這些東西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我也瞪着眼睛回答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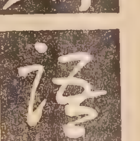
他的同事錢偉長，是個美國留學生。回國以後，馬上就投入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狂潮。

他告訴我們：「我是一個反動的『學術權威』。……只是在文革期間，學生們站起來革我的命的時候，我才進行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眞眞正正的自我批評。」

錢教授一邊講，一邊不停地做手勢，來加重他的語氣。他把毛語錄拿出來，翻一下，放回去，又拿出來。一會兒點頭幌腦地說幾句，一會兒又聳肩嘆息，做出自形慚穢，大悟平生的表情。（按：可憐哉！活像小丑。）他的神情，的確可以使人得到最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自我批評」，卻使人聽來有點結結巴巴的感覺：「從前我以爲我很快樂。現在我才知道：那只是因爲我滿足了自己的『好强心』，能夠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自從我和工人們打成了一片，教他們，也向他們學以後，我就比從前更加快樂得多了。」（按：苦矣！）

離開清華的時候，我們又和招待我們的那些代表們，熱烈地握了一次手。不過，我總感覺：那幾位從前受過西方教育的老教授們，和我們握得更親切一些。（按：盡在不言中。）





萬人傑

春節探親的哀傷

每年春節，香港市民紛紛「回鄉探親」。其實「探親」不過是附帶性質，主要目的是給予親友物質上接濟。因此每一個回鄉的香港市民，都盡量携帶糧食物品，希望能夠過關，儘管抽重稅，只要到達親友手上，他們不會計較。因此，每年一度的回鄉探親熱潮，對中共來說，是一條巨大財源，舟車盡量加班，在這大羣回鄉探親的香港市民身上，發一筆大財。單是稅款，已十分可觀。何況還有他們回鄉後的消費？

據報載：回鄉探親的香港市民，回鄉後把他們携帶的東西，全部分惠給親友，多數還把身上穿的衣服也解下，剝光豬而回。

這次因為從農曆新年開始，寒流便南襲香港，氣溫低降到五六度，那些回鄉探親的人，身上大部脫下，衣襟單薄，禁不住寒風料峭，無不叫苦連天。有位探親回來的香港客說：在歸程的火車車廂中，大部分乘客是穿很少衣服，而氣溫奇冷，使他們瑟縮一隅，牙關打顫。如果火車有意外，阻延一兩天才到達，他們恐怕會給冷僵。

毛澤東統治二十一年的中國大陸，說什麼强大富裕，每年給這班回鄉探親的香港僑胞出盡洋相，證明了共產黨說的全是謊言！

但在那大筆利益下，共產黨不怕尷尬，每年還厚着臉宣傳，企圖吸引更多人回鄉，他們也就大有所獲。

可是，在「回鄉探親」這回事裏面，包含無限辛酸血淚。這一回，他們更懷了一顆冷僵了的心回來。雖然[illegible]一個人間地獄，可是大陸同胞都心知肚明，如果是人間地獄，那些回鄉探親的人，又怎可能携帶那麼多的糧食物品去接濟他們？因此，他們不但不相信香港是地獄，而且許多年青力壯的人還想盡辦法要跑到這個地獄來。

同時，大陸同胞也有很多把每年的唯一期望放在春節中，只有春節的時候，才可以得到香港親友的「緊急救濟」，他們都歡迎來自地獄的人。

左派脫衣舞風波

兩間一流大酒店舉行一年一度的職工聯歡會。像過去一樣，他們有很特別節目由高級職員服侍低級職員。電視藝員表演節目，一流歌星為他們唱歌，菲律賓女郎為他表演脫衣舞。

事後，有人向左派西式飲食業工會打小報告，認為這是「資方傳播色情，企圖腐化工人」。不久，該會所屬的會員便接到一項「指示」，以後凡有脫衣舞的節目，他們就得離場，表示抗議。

可是，工會頭頭這一項「指示」，並不能獲得會員們支持，私下裏還引起他們很大反感。他們認為這項指示並不公平，他們問：紅色大亨隨時可以到夜總會欣賞艷舞，我們在聯歡會中看一次也不成嗎？

也有些人說：工會頭頭可以在港澳輪上看到脫衣舞（事實上許多到澳[illegible]一場，難道這利益也要給剝奪嗎？

一個工人憤憤然道，頭頭們不讓我們看脫衣舞，說是關心我們被腐蝕。可以，紅色大亨們可以開私家脫衣舞會，上夜總會欣賞，又可以養情婦，一點不受到限制，卻要嚴厲約束我們，眞是豈有此理！

在工會的討論會中，工友們「反映」了上述的意見，九名工友因此受到責備，認為他們「思想不正」。

工會頭頭說：大亨們的腐化生活不該效法，應多多學習毛澤東思想。

其實，眞正學到毛澤東思想的，是紅色大亨們。大陸人民的生活，個個苦不堪言，毛澤東還要叫人更加捱苦，但他本人和紅朝的新貴，卻極盡享受，坐的是平治六百，更擁有不少一杯水的情婦。

騎在人民頭上，說的一套，做的一套，正是毛思想的精華。毛澤東搵人民的笨，香港紅色大亨也一樣搵「愛國同胞」的笨。

不同的是在香港還有反駁的機會。若在中國大陸，卻變成啞子吃黃蓮了。香港的紅色肥豬過的生活固然腐化，狗馬掛帥的愛國工人，又何嘗不腐化呢？

改穿短袴為逃稅

英國女人發明了一個逃稅好方法，短袴現在已成英國女人最流行的服裝。她們穿短袴，不但時髦，可表現她們那雙美腿，更大好處是：省了一大筆稅款。

原來，英國稅例規定：成年人的衣服要抽稅百分之十四，兒童衣服則可免稅。怎樣劃分「成年人」與「兒童」的短袴？照規定，凡腰圍在二十八吋以上的，乃屬成年人的袴子。

這個漏洞給英國女人們利用了，於是，女人們競穿短袴。中年以下的女人，腰圍很少超過二十八吋，於是她們輕易逃過了這百分之十四的稅。

目前，英國女性以穿短袴是尙，可能並不為了逃稅，但英國稅收因此受到若干十萬磅的損失，這豈是訂立稅例者所能預料？

世界無論那一個地方，人們總是扭盡六壬逃稅，走法律罅。老萬讀過一本華爾街日報出版的書籍，是說及戰後美國幾十位億萬富翁的發達史。本來，在美國的重稅政策下，稅率遞增，很難發達，更不要說成為億萬富翁了。這些人為什麼能夠成為億萬富翁呢？一句話，就是他們懂得逃稅——合法的逃稅。

什麼是合法逃稅？他們盡力的把事業分散。因為，稅率是遞增的，他把事業一分為二，二分為四，所得利潤數字，就沒那麼龐大，抽稅也沒那麼重，他們山大斬埋有柴，於是積聚成億萬富翁。

英國的太太、小姐們的逃稅，也是走法律罅，不過比起美國億萬富翁，小巫見大巫了。

香港的富翁也不少是利用逃稅起家，雖然香港稅率比不上英美，但只要能逃稅，對他們積聚金錢有很大幫助。最近，香港政府從澳洲請來許多查稅專家，擇肥而噬，逃稅的把戲，已不容易要得出了。

木乃伊藏寶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錢財是萬能的，他們認為「有錢能使鬼推磨」，神也接受賄賂，鬼神尚可為錢財役使，何況血肉之軀的凡夫俗子？所以拚命弄錢，甚至以身殉財也在所不惜。有些達觀之士則不然，他們認為財帛是身外之物，生既不帶來，死也帶不去，積得太多了只會惹麻煩，所以有人說：「子孫不如我，要錢作什麼？子孫勝似我，要錢作什麼？」夠自己用便行了，不必為子孫作牛馬。

至於僅有的那具「臭皮囊」，古人也看得很淡，認為埋掉算了，當年孔子在宋，見到宋司馬桓魋為自己造石椁，三年還未完成。孔子嘆道：「何必這樣麻煩，死後早些變成肥料豈不更好？」但是有些自作聰明的笨蛋皇帝卻不這樣想，他們認為人死了像是到另一世界去旅行，一切享受都和生人一樣，所以他們要帶着金銀財寶和全套生活必需物品，還要保存那具「臭皮囊」的完整，以供將來復活之用。最顯著的例子，是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

報載：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哈里斯博士和一隊科學家，最近在開羅博物院，用X光照射二十九具古埃及皇室木乃伊詳加研究後，發現其中十具體內藏有珠寶或藝術品。哈氏說：有些加工製造者係藏於腹腔中，那是割開除去內臟後再行縫合的。他又解釋：這是絕對與法魯克皇族有關的第一項人體加工，其他一切則已被古今盜墓者所掠去。

古時皇帝重視自己的屍體，大概中外皆是一樣，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建於五千年前，由十萬人費時三十年方才築成，其目的不過是藏一具屍體。秦始皇初即位，便穿治酈（驪）山發動七十餘萬人造陵，掘地及泉，建築地下宮殿，藏滿奇珍異寶。為了防人偷盜，令巧匠作成機關，有人走近會自動發出弩箭把人射死。又以水銀作成百川大海，以人魚膏為燭，晝夜不滅。凡後宮之無子者都令殉葬，造墓工匠盡被活埋。陵墓工程之浩大，大概也不比金字塔遜色多少。

這些皇帝花了那麼多的精力為自己造墳墓，可是最後仍然逃不掉被掘的厄運，其原因就是由於「慢藏誨盜」。古語云：「象有齒以焚其身」，他們則是「棺有寶以掘其墓」，據說孫殿英盜慈禧陵時，連那些年青后妃的屍體都被士兵污辱了呢！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埃及皇帝富無敵，千載仍存木乃伊；
空有金珠藏體內，可憐難買酒一滴！
二、陵中宮殿鎖千關，珠寶繞身保玉顏；
若使當年能速朽，
如何死後被屍姦？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市儈風度——胡屠戶型

「風度」本指儀態。包括一個人的外貌長相，舉止動態，談吐胸懷。既是儀態，應該有好，也應有壞。可是不知怎麼搞的，「風度」竟然變成褒義詞，只能說「風度」好，而不能說「風度」壞。

把「風度」與「市儈」連在一起似乎不倫不類，但須知「市儈」很多時候，也喜歡講究「風度」的。市儈之風度，大約可分為幾種類型。

其一是胡屠戶型，胡屠戶的外貌吳敬梓倒着筆不多，全篇只有這麼一句：「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拿出來，捲起那油晃晃的衣袖。」但我們只要閉目一想，就能想出他的樣子來。這正是吳敬梓的成功和偉大之處，時下之「名作家」實難望其項背。胡屠戶的形象是從他對待范進的態度表現出來的。范進中了秀才時，他還這麼說：「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個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范進中秀才前，胡屠戶對他的態度怎樣也可想而知了。

范進中了舉人，胡屠戶則這麼說了：「……我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覺得女兒像有點福氣的，畢竟要嫁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

可是，當初范進想去考舉人，因沒有盤費，與他商量時，他卻一口啐在范進的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是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胡屠戶莫非是看相看走了樣？否則為什麼要這樣臭罵范進呢？「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了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原來與范進的長相無關，只是為了他要借錢。倘若無須挪借，胡屠戶大概要刮眼相看的。更何況范進竟然中了老爺，鄉紳們把「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銀錠」送來，怎不教胡屠戶把先前的「現世寶」視為天上的「文曲星」呢？

前些時候，有位仁兄為了自身的利益，代在下大吹牛皮，說寒碧山如何「巴閉」「架勢」，有老板出錢叫寒碧山辦雜誌，想不到既為在下賺來一些「文化先輩」的幾分尊敬，後來該「先輩」發覺在下依舊是尖嘴猴腮的窮小子，大嘆不值之餘對在下報以加倍的鄙視。

在下命運多舛，胡屠戶型的「白眼青眼」「風度」見得多了，早已見怪不怪。不過套北頂語，胡屠戶之道不孤矣！大抵

也抱同樣的態度；中國人振中國人，樂得袖手。所以過去在香港做官，當然十分容易。前手怎麼做，後手依樣葫蘆，功過一概可以不理。因此香港警政之糟，乃是由來已久，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薛畿輔可不同了，他有世界觀，目光遠大，不以香港是個殖民地而因循苟且。像這樣的警務處長，相信在香港警政史上是沒有的。

薛畿輔任警務處長之後一再表示，只要他在任一日，對糾正歪風一事，職無旁貸。所以這兩年來，我們也果然可以看到薛畿輔照着他的諾言去做。

香港警政史上的薛畿輔

在過去，警方捉到嫌疑犯，可以隨便毆打，好像格殺打撲捉到猶太人一般。

但在薛畿輔主政以後，這樣的現象已日漸少了。因為現在的警政要講法例，不能憑個人的憎愛來處理公眾的事務。記得前年有警員在警署毆打犯人，結果被起訴。這本來是警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本身顯示出薛畿輔要使香港的警政走上軌道，與世界標準看齊。但不幸的是當時暴動風潮剛過，許多人都以情害理，認為既是左派分子，毆人事應從寬發落。其實綱紀事大，感情事小。等到這些人有一大被視為嫌疑犯，在警署被打一身，就會知道打人一旦被容許，便無左右之分了。

最近風聞警探部大事整肅，許多探長和幫辦都被傳上反貪污部問話，甚至有人提早退休。有的探長為了要表示清白無辜，還揚言控告警務處長。

要糾正一百年來的積弊，其困難自不待言。凡是居住香港有年的人，都知道積弊之多，隨街可見，隨巷可聞。薛畿輔既非三頭六臂，進展自有限度。但可悲的卻是有些新聞從業，聽到警界有地震消息，又來以情害理了。某晚報的特訊寫道：「此種所謂內部問題要到何時始轉平靜，讓警方人員全力防止刼案，兇殺案，保障市民財產，生命安全，只有天曉得。」言下之意，就是在治安的大前提下，整肅風紀之事可以不理。卻不知道使警政走上軌道是百年大計，而治安是一時之事。何況警界內部自清，自不會對治安有多大影響。

聽說薛畿輔今年就要退休，而他的工作還只是一個開始。像這樣好的警察首長一旦退休，不啻是香港市民的一項大損失。我們希望英國政府再三考慮，讓薛畿輔留任，直到他的任務完成。

黃思騁

平地有風波，良民可奈何？

讀「蚊型刊物」

菌殺人；蚊手，則以言論殺人。

我對蚊刊留意，由於它曾經費了兩期的幅篇「評介」本港刊物——評介為名，攻擊本港反共刊物為實。萬人雜誌因此不例外地被評為「不看也吧」的無聊刊物，在下耐心看完了那篇「評介」文字，很為黔驢技窮的蚊刊主編人悲，願意在這裏公開蚊蚋螫人的醜態。

除了幾份「打出新左派旗幟」及「由左派編的雜誌」被他們譽為「適合中學生看」之外，其餘反共刊物都被評為「文字水平不高」、「可以不理」、「看不看差不多少」。

而這篇所謂評介卻出現了「寧亂」、「零亂」與「隔隔不入」的文字水平；一個作者如果連「凌亂」與「格格不入」這些普通詞語都弄不清楚，卻妄自指責別人的文字水平，還有何「客觀」可言？

他們攻擊「萬人」地盤公開及曾經刊載筆戰文章，這兩項理由已屬可笑，甚至他們要抨擊萬人的一個專欄，卻連專欄名稱也弄錯了，這樣子的評介，我看不評也吧！倘若以為如此便可以達到訾詆的目的，以為如此便可以使全港的中學生都摒棄反共刊物，那不是太愚蠢了嗎？

再次，蚊刊說研究人物史料是「死胡同」，跟着又說「欲對國家有深厚之感情，必先對國家的歷史有深厚之認識」。這不是他們在自摑嘴巴嗎？得意飛鳴，竟然不辨方向，倒把自己撞死在「死胡同」裏了。

更可憐的是，他們自詡為眞正代表中學生的有心人，而以「香港報刊大都是有立場的」一句話，作為攻擊反共刊物的論據。只要中學生們向閃閃縮縮的「學生代表」反問一句：你們的刊物是不是都沒有立場的？相信那些冒牌代表一定會口為之塞的。我不得不指出，現今偷偷摸摸混入學校去的所謂學生刊物，除了大肆抨擊國府，力捧中共人物之外，還在學生羣中提倡暴力，鼓吹暴亂！請看看這些「代表」的言論——「唯有暴力才是徹底消除暴力的方法。把和平拋到毛厕去吧，拿着我們的刀子去靜坐！」

側聞有販毒者及黑社會勢力已將魔爪伸入學校裏，威脅學生的身心安全，當局也嚴密注意到了。我奇怪這些鼓吹暴力主義的非法刊物，為什麼還能夠一期一期的出版發行下去？

沈三白在浮生六記裏寫蚊，謂「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烟飛鳴，如鶴唳雲端」。我沒有這種閒情逸緻，倒要隨手把蚊蚋捉來，還要加上殺蟲藥，叫那輩自比鶴舞龍吟的醜類無所遁形，曝屍於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

江城子

毛澤東過肥年！

褚建中

每年一屆歲末，所謂臘鼓頻催的時候，香港的左記銀行、左記公司、左記工會，便開始踏入每年一度的旺季，筆者在中區工作，目擊的怪現象可多的很。

首先說大陸公司，他們做生意都有個宗旨，即凡顧客都是敵人！這是筆者親耳聽到左記大寶號售貨員閑扯時爆出的內幕。因爲香港人在左記的心目中，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是反動派，雖然許多生活在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統治下的左仔，自鳴清高，自以爲是毛澤東的好兒女，但在眞正的左仔心目中，這些「充左」，還是變相的敵人，所以左記大寶號的工友，臉孔都是一律鐵靑色的，凜若冰霜（可惜並非艷如桃李）。無論你幫襯多少百元，決沒有「微笑」贈送，不過習慣上左記大寶號購物的人，亦多已習慣了這種「石地堂、鐵掃把」的對壘，見怪不怪。其次是左記銀行，因爲年關在卽，港僑多少都要滙點錢救濟一下在鄉的親友，於是他們便大有門庭如鬧市、應接不暇的情狀出現。左記銀行職員辦事效率之差，可稱世界之最，他們抄寫一張滙款表格，差不多要花上二十分鐘，制度之冗荒，尤使識者失笑，一個職員，拿着一張表格，左傳右遞，慢條斯理，繞上幾個圈子，然後才算辦妥，顧客因爲別無選擇，只好苦候。左記銀行的工友們，心理上與左記大寶號的沒有兩樣，他們總認爲「顧客永遠是錯的」，據返接濟，不是有心剃左老總的眼眉，就是專講享受的反動分子，焉得不大錯特錯？故此他們的服務精神是差勁的，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敵對的，同樣地也沒有「微笑」贈送！

只有左記的工會，因爲目的不同，所以除了平價貨外，還加上「微笑」攻勢。年關一到，滲透於各行業的左佬，便開始拿出一張張的貨物價目表：花生糖菓、烟仔瓜子、臘味海味、冬菇雲耳，式式俱備，買者不論身份，只要在表格塡上了名字和所購貨物的編號數量，幾天後自然有人送貨。這個方法，頗爲方便，使許多大小白領，都享受到「祖國恩情」，當然這是「統戰」的手法之一，但效果卻是等於零的。以筆者服務的寫字間爲例，白領們購得便宜貨後，必加上幾句風涼話：「祖國今年不如往年，年貨一年貴似一年，刮粗龍，毛澤東過肥年！」他們的政治意識雖然比較薄弱，但卻很是現實，他們明知這是「統戰」，但仍然光顧，這完全是基於現實的心理而來，對付這種老油條般的白領，相信任何統戰專家，都會束手無策的，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說中了一樣——「毛澤東過肥年！」這才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左記

青年之聲

精神

不知是誰從「文心雕龍」裏得來靈感，將書籍與大米相提並論，創作了「精神糧食」這個詞兒，這一妙喻阿方十分欣賞。讀書時那一番咀嚼、消化、吸收的程序，都跟吃飯極爲相似，就以我自己來說，一天不吃飯也還可以抵受肚皮痛苦，不看書便腦袋乾癟，渾渾沌沌的若有所失，不但「顧影疑非我」，簡直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了！

記得還在唸小學的時候，我便經常定期在家裏舉辦「書展」，那時沒有餘錢購買書籍，只將課本、連環圖之類悉數搬出，讓同學及鄰居小朋友們借閱交換。這種小規模的書展居然得到長輩贊助支持，我從此便愛書如命，與書籍結了不解緣，直到現在，仍然是書迷一名，一有餘錢便廣購精神糧包，每月按期購閱的報紙雜誌不下三十多種，因此常常弄得囊空如洗、近視加深，還贏得個「書獃子」的諢號；阿方我行我素，毀譽由人，「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想起從前方氏家族裏出了個被稱爲「讀書種子」的方孝孺，阿方今日被稱爲書獃子，雖然差多了，倒也頗爲沾沾自喜。

阿方家裏有個「糧倉」，其實只是個小得可憐的書架，我愛屋及烏，早想將它擴充，可惜尺土寸金，未能如願；在白鴿籠裏獨佔了「四乘二」的地方放置一張書桌，早已惹得弟妹們旣羨且妒，眾怒難犯，若再擴建糧倉，恐怕他們要鳴鼓而攻、齊聲抗議了！

因此糧食入倉之前，總要經過一番考慮取捨，値得反芻細嚼的佳餚美饌才予以珍藏；其餘可有可無和發霉腐臭、有佳果之名而無哺育之實的餕餿大書，一律拋棄，嚴禁入倉；至於那些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雜糧則盡量送給朋友；但卽使如此，糧倉還是不敷應用。

阿方初來香港時，不可能把所有書籍全部偸運入境，因而犧牲了不少難得一嚐、歷久彌新的精神糧食，現存的珍品也多半殘缺不全，唯一例外是在糧倉內佔地最廣、從創刊號到一百七十期的萬人雜誌。

我對待書籍有一個壞習慣，也是好習慣——從不肯輕易給人借閱。這非關乎自私，而是阿方愛書心理的最高表現！記得以前認識過幾個比阿方更愛書的朋友，他們不但喜愛精神糧食，而且「食吾食以及人之食」，常向阿方借糧，由於他們太愛書了，所以每每借而不還，對熟朋友還可以打電話催促還書，對那些居無定址，甚至我連他們是誰也記不清楚的所謂朋友，要他們退糧，就只能等待奇蹟。

有次借出一本絕了版的孤本秘笈，那位比阿方更愛書的朋友卻忽然飛到澳洲去了！

更氣人的是借出的書往往不能「完璧歸趙」，常給人弄

屍而還」，也往往傷痕纍纍，不忍卒睹。

去年朋友送還一本散文集子，後來卻發現書裏給他自作主張、大加評點！書中的錯字給用紅筆校正了，明明沒錯的

淡泊明志

去年大除夕的前一日，在筆者做工的工廠，因爲工作上的一些問題，本人認爲不合理，堅決不幹；就這樣便炒了老板的魷魚！因爲辭職是自己衝動地提出的，也因爲是日工，所以沒有年終「雙糧」出自不在話下；而這樣一來，就連六日的補糧和年初一、初二的法定有薪假期也沒有了！

別人在豬年裏過的是否肥年，我無心理會，但自己卻眞眞實實地過了一個瘦年。

處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一切都只好怪自己低能；牢騷，我是不想發、也不敢發了！

但是，雖然淡淡泊泊，在這新春的日子裏，因爲還沒有找到工作，我反而樂於偷得幾日清閒，獲得「閉門思過」的良機呢！

書桌和心緒是一樣的亂，是應該收拾一下的時候了。翻檢之下，竟忽然翻出幾年前父親從大陸寫來的教訓手蹟。這又使我悵然想起，自從文化大革命中期，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之後，父親便再沒有來信了！而沒有接受父親的教訓，一晃又已經有多少年了啊！

古人說的對，知子莫若父。父親當年的教誨，對於今日的我來說，還不是一樣適用得着嗎？

「寄來的生活相，寫上十年窗下，傲骨依然，本來沒有什麼。但人不可無傲骨，切不可有傲氣，這兩句話是針對着那些氣骨仔來說的。因爲一般氣骨仔都是很容易流露出傲氣來，甚至以傲氣凌人。差之毫釐，便謬以千里的事。三國時候的楊祖德之不容於曹操，以及禰衡擊鼓罵操，卒見戮於江夏黃祖。都是以氣骨自負，召來殺身之禍的。此外，如清朝的黃仲則自笑爲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而卒不能克制自己，亦潦倒一生；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是一個入不言，出不辭的孤介之士，亦終身坎坷，沒有什麼好處。當然，我不是教你貶損節概，喪失立場，不過就你來說：應該向內文明而外柔順一語做工夫，才有好處。至所謂高明柔克——高明的人應以柔道來調節自己，不可偏於剛烈的意思。這是因材施教，結合你的實際情況來說的，不要說我又擺資格來教訓後輩啊！」

在豬年的萬眾祝禱聲中，我實在乏善可陳，也不敢有什麼企望。就只能這樣：閉門重溫一下父親的諄諄教誨，感觸一下我們的國恨家仇，思量一下自己的飄零書劍，除了以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去安慰一下自己而外，我還敢再說一些什麼樣的話語呢！

（附：一六九期「時代的晴雨表」一題，應爲「時代的晴雨表」，特更正。）

青年之聲

程方

明點、通往老鼠」的蚯蚓狗尾，幸而借的不是紅樓夢和孫子兵法，否則那朋友一時興起，也把胸中十萬甲兵寫出來過過癮，那時孫子可要大呼「殆矣」，紅樓夢也準會由百二回給續寫成二百回了！

阿方雖然下了不借書給人

每逢週五下午，大會堂的圖書館總成了阿方下班後的必經之地，在那兒常看到自修苦學的知識分子濟濟一堂、捧書大嚼，其中不乏飽學之士，也有像阿方一樣飢不擇食的同志。奇怪的是，館中最多人麕集在前面的總是流行小說的書架，最破舊殘缺的也是那些愛情小說，這兒的書迷大概多患消化不良的腸胃病，因此只能多吃「流質」食品而戒絕硬性糧食吧？

我是圖書館的熟客，也是違例被罰最多的一個。有時借了書趕不及讀完，有時爲了抄錄警句佳章，每每逾期不還，雖然每借必續期，每還必罰款，阿方卻毫無怨言，這等如免費吃了大餐，只需付出少許小帳，而且與其囫圇吞棗，不如反覆咀嚼，除笨有精，何樂不爲？

除了圖書館，阿方最愛上廉售精神糧食的「大牌檔」。我一有餘錢，一有餘暇便跑去逛舊書攤，在某些囤積居奇的新書店裏，往往准買不准看，看了不能不買，在大牌檔裏選購精神糧食卻大可無拘無束，買書也可以「豐儉由人」，因此阿方這個老饕常在舊書攤上流連忘返，面對雜然紛陳、包羅萬有的精神糧食，食指大動，每次都是乘興而去，豐收而返。

有時運氣好，買到些絕版斷市的維他命、營養劑，有時碰上檔主一時糊塗，把「奇貨」廉價賣出，那便主客盡歡，各得其所，得其所哉了！

其實大牌檔主可爲而不可爲！可爲者，益食抵買，替普羅讀者造福，解決糧荒，間接培養讀書種子；不可爲者，教科書年年改版，舊課本屍陳檔口，無人問津，連「升中指導」、「會考必讀」之類也年年推陳出新，於是檔主那「備荒備戰爲學生」的計劃也被書商、書儈的生意眼粉碎。

阿方經常光顧的那家大牌檔，爲了彌補損失，爲了迎合潮流，近來在線裝書、絕版書、西洋書、教科書之外，增設了「黃皮書」的現買現賣，特價部裏擺滿了黃色書刊，歡迎「餓鬼」採購。

那天阿方偶然在特價部的黃皮書叢裏，赫然發現一本國父畫傳。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阿方長久以來對檔主的崇敬心情頓時化整爲零，搶購零食的胃口也蕩然無存！

此時此地的精神糧食不可謂不多，但是除了愛情至上、「藝術」至上和金錢至上，那另外一種更重要的「精神」，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

從東德的四大天王博士說起



東德的英文翻譯，都是從一個地方集中訓練出來的——「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的國際語言翻譯養成所」。

這是一個嚴格得幾乎近似「黨校」的東西。從那裏畢業出來的學生們，是不用自己去費心找職業的，「組織上」早已經替他們分配好了。一批派去駐外使領館任翻譯；一批派去搞對外貿易；另一批派去替國家安全部當「美國通」；最倒霉的一批，就被派到國家的旅行社裏去，替每天從西柏林來的觀光旅行團，站在遊覽車的踏板上當「導遊」。

我們這輛遊覽車上的「導遊」，是一個蠻好看的紅頭髮、大眼睛的姑娘。從她的服裝上來判斷，她大概是經常在東柏林，偷着看西方電視的一位黨員，新潮得和西方女子簡直差不多少，也許只有衣服的料子差些。

東德出產的化學纖維紡織品，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脫離剛誕生下來時的「嬰兒痲痺症」。一碰見傾盆大雨，就會縮小四分之一；一碰見火，還可能在一聲爆炸中，很快地燒成灰燼。凡是穿着東德化學纖維衣服的人，都很容易辨別出來。她們在下雨或是有火的地方都特別小心。這個缺點為什麼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改良？實在是件令人難解的事。不過，這種化學纖維的發明人柯琳斯博士，已經是七十歲上下的「人瑞」了，由於發明了這種化學纖維，成為東德的人民功臣，一步登天，就被當權派封為「民族陣線總主席」。二十年來，位尊而多金，又何必再為這點小事來多費他晚年的腦筋呢？

這位博士是東德有名的「四大天王博士」之一

叛黨賣國」的罪以外，任何內閣無權把他們解僱；待遇也是完全與眾不同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學教授，每月頂多只有三四千馬克的薪水。可是，政府保證這四位博士，在國家銀行的戶頭上，經常保持三萬馬克的水平。換句話說：只要每天不花過三萬塊大洋，他們的全部用項，都是政府包下來了的。即使有一天，支出了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第二天早晨，他的戶頭上，還是又會有三萬馬克在那裏等着他來支取。大致說來：這一筆錢，夠讓他買一輛華貴的東德小汽車；或是一輛旅行車；或是一座移動式的「鄉間小別墅」；或是十輛機器腳踏車；或是十張從東柏林到北京的來回飛機票；或是十五張天津名產的大地毯。如果用在日常生活上，當然更不得了。光是吃牛扒，就可以吃六千次以上；喝香檳酒，也可以喝兩千瓶；西裝大概可縫製一百五十套到兩百套。不過，用這種價錢買來的東西，當然又都是些「見雨則縮，遇火則炸」的化學纖維紡織品。

除掉老邁年高的柯琳斯以外，另外的三大天王是：原子彈專家哈茨、電子工程專家豐阿丹、醫學教授凱勒。

在這幾個人中間，哈茨在蘇聯住得最久，不但替蘇聯設計了核子武器，而且還「俄化」到把自己剃成光頭，使人在乍一看見他的時候，會以為他是一個從西伯利亞邊境來的大喇嘛。

豐阿丹是一個出身於貴族的科學家，在希特勒的時代，曾經是一個狂熱的反蘇者和反共者。十多年來，他隨着「中（共）德友好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去訪問的時候，由於機場上的軍樂悠揚，旗幟如林，恍如當年納粹在紐倫堡舉行黨代表大會時的情景，他不禁把右手伸了出去，做了一個最合乎標準的「納粹敬禮」。畢竟因為他是位了不起的電子工

罪名，拿來開刀出氣。

那位凱勒教授，不但是東柏林一座大醫院的院長，而且又是東德元首烏布利希的私人醫生，幾年前，他曾經替烏布利希移植過一次猿猴的青春腺，結果使人人皆大歡喜。——烏布利希自己覺得一下年輕了許多歲；他手下的老百姓也覺得他從此的言談舉止，更像一個馬戲團裏的老猴子。

本來，在東德還有一位「五大天王」，他就是哈佛曼教授。在納粹的時候，他以馬克思主義信徒的資格，住過幾年集中營。東德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後，他就成了「黨」的大字第一號理論家，在和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論戰的場合，是一張了不起的王牌。幾年前，他因為傾向於民主自由，學術獨立，和東德的當權派完全鬧翻了。從此以後，不但再沒有什麼「國家合同」，而且連在大學裏教書，都得不到執照，只能在他從前當過第一副院長的德國科學院裏，當一名「憑稿計酬」的外文翻譯。連做黑市的「無牌教師」也不可以。

我們的遊覽車，緩緩地徜徉在有名的「菩提樹下街」上。這裏有：蘇聯大使館；德國國家圖書館；馬克思、恩格斯廣場，都是導遊們說得天花亂墜，唇爛舌焦了的地方。

在無名英雄紀念坊的旁邊，挺立着兩個頭戴鋼盔的「人民軍」戰士，胸前斜掛着蘇聯式的克拉若欣柯夫手提機關槍，明知這遊覽車上的人，都是些西方遊客，所以把臉板得鐵緊，連正眼也不看我們一下。——這座紀念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有了，是用來紀念當時為「大德意志帝國」而犧牲的「忠魂」的。現在事過境遷，又忽然一變而為東德當權派紀念他們的「戰時死難烈士」的地方。如果這些前後被紀念的各種「忠魂」，都在泉

了十分之七八。開放的只有「埃及巴比倫歷史陳列館」、「德國工人運動史陳列館」、「油畫館」。成千成萬的珍貴產品，包括許多八國聯軍時代從中國搶回去的「戰利品」，都至今還存放在地窖裏。——納粹在垮台以前，把它們堆在那裏，已經二十五年了。它們也就躺在那裏，寂寞地睡了二十五年的覺。

想躺下來睡覺，大概是每一個不幸誤入「工人運動史陳列館」的觀光者的感受。要走過那麽多房間和橱窗，來看那麽一撮撮非常無聊的東西。不想睡覺，又待何時？——至少，一個睡了覺的人，是不會罵不絕口的。

這博物館隔壁的柏林大學，原是德國很有歷史的洪堡特大學，出過數不勝數的專家和學者。現在卻多多少少成了一座工農子弟的「貴族學校」，只有工人、農民、幹部，「發生創造性作用」的知識分子，才有資格送子女到那裏去受教育，而且每人可以拿到一百二十至四百五十馬克的「獎學金」。凡是從外國來的留學生，尤其是黑皮膚的「莘莘學子」，都一律拿到最高的獎學金，住在等於不花錢的「留學生宿舍」裏，而且有「覺悟高，黨性强」的女同志們，來幫助他們解決「語言問題」、「生活上的小問題」，有時當然也免不了「生理問題」。

商人和獨立職業者的子女，是很少有機會被大學收錄的。成績再好，也沒有什麽用。他們的出路，就是去當學徒、做店員、進職業學校。這種人爲的歧視，很有點像中世紀的門閥制度，比英美一流西方國家的：「堂堂大學八字開，有學無財莫進來」，似乎還要更野蠻一些。在那些只懂得要錢的大學裏，如果你可以用工讀的方法，湊足了學費的話，是沒有人會把你踢出大門來的。

這種完全講「出身」的入學制度，可就完全不同了。但比較起來，比大陸中共將「黑七類」分子的子女，根本取消其終身受教育的權利，似乎又要仁慈人道得多。

這些話，我們的導遊當然都絕不會講。她忙着講的，也都是些我們不大願聽的東西。直到她講到馬克思、恩格斯廣場，每個冬天都會改成「露天聖誕市場」的時候，才又提起大家聽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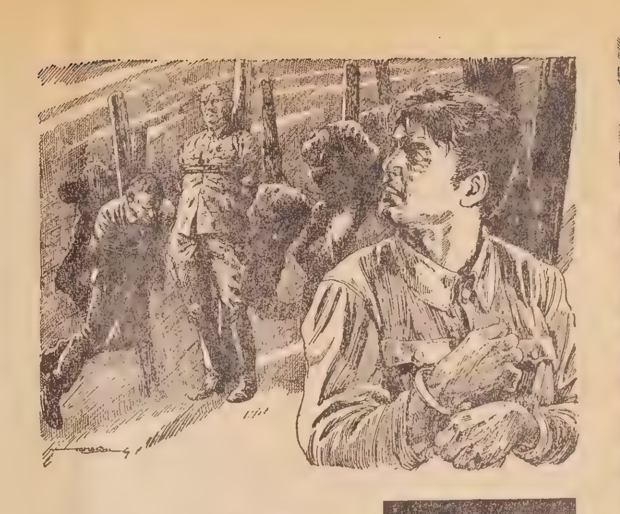
在這座可以容納二十萬人的廣場上，有如香港的年宵市場或工展會，一到聖誕節前一個月，就會擺滿了一行行的攤子，也賣些平常不大容易買到，或是根本就買不到的東西。

烤油雞、牛肉串燒、烤牛肉這一類經年不曾見過面的「山珍海味」，現在就都在「聖誕市場」上出現了。不過，每天都有一定的限制，賣完就要「明天請早」。奇怪的就是：每天都是在拍新聞電視報導的記者們，開麥拉對準光以後，才會開始賣。電視一拍完，東西也就全部賣光了。——更何況那些售貨員們也是人，又何嘗不想留下一兩樣來給自己嚐嚐呢？這樣，人們實際可以買到的東西，便少之又少了。

東德的工人俱樂部，也有下午茶舞，人民找尋娛樂，也要在排滿幾大黨頭頭的像片下進行，眞是煞風景的事。



最大的百貨公司男女所穿衣服，多半是蘇聯式的——拙笨、累貨！



珠江水猶寒

【55】

馬森亮

「我看，豈不成要開個家庭會議才能決定？」黃錦娟也助波興瀾起來。又轉頭向紹芬一看：「你呢？同意嗎？」紹芬當即回答：「你說怎樣，我絕不會懷疑。這也不干我的事。」

「好了，老婆大人批准了。」小陳說。

我想了好一會，才無可奈的簽塡了表格，說：「我從來是不參加任何黨團活動的。這次可算破了例。一來爲了工作問題，二來爲了——」

「爲了難違森嚴的閫令，是不是？」小陳還得意洋洋的挖苦我一句。

第二天，正式開始籌備工作，因爲校舍是現成的，可以一面招生，一面裝修，這已充份反映出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遷就。

是的，這幾年來，由於社會上的政治運動過多，教育措施已遠落在政治之後，同時，階級的成見日益加深，政策的要求又過重於現實，教育上也出現了壁壘深溝。中小學教育不被重視，學校少，失學的兒童多；相反的是大專學校不斷擴建，入學的條件又以成份爲主，造成了質輕量重，像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有一種惡性澎漲的趨向。有人指出這種大學教育制度是「大學招牌，中學課程，小學管理」。確是一針見血的話。

因爲共產主義的教育過於偏激，急功好利，忙於製造高等人才，對中小學生的前途幾乎被忘卻，這樣本末倒置的畸形狀態，產生出極其忙亂現象。教育界人士不斷的呼籲要救救孩子。因此共產黨就不能不檢討一下過去那種妄自尊大，强詞奪理的態度，重新估計中小學的教育價值。

開辦的文化中學就超過廿間，收容了幾千名失學少年，使教育不致處於眞空狀態中。從此看來，知識分子雖不能揚鞭揮刀，卻會深謀遠慮。他們的工作不是建立在嘴巴上，而深深植於人的腦海裏。

我自從參加了民盟之後，學校很快也變了民盟的外圍小組，任務是團結高級知識分子，使能參加學習或研究問題。這是共產黨的統戰計劃，想把那班對黨反感的社會人士，通過民盟關係，間接的集中起來。

我第一個爭取的對象是老胡，因他對任何事物都不易妥協，他把共產黨的聯合陣線說成是一條罪惡的鎖鏈。他從佛山回來之後，我便徵求他的意見。他除贊成我參加活動之外，還介紹幾位朋友加盟

時民盟的地位還妾身未明，加盟等於賣身爲婢；現在妾身已明了，且有奪寵機會。以一個學政治出身的人，不乘時下種更待何時呢？所以，我深慶你有此機會。但在我，和你們的想法不同，你們祇能在高空製造旋風；我們的宗旨，正如春聯寫的一樣：爆竹一聲除舊。這就是我們和你們在思想上的差異。」

「你們？」

「是，我們。」老胡强調一句。

「我早已看出你不是一個善類了。」

「異途同歸，大家還不是同志？」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門忽然打開了，捲進一股冷風，我們馬上停止談話。

是紹芬她們回來了。黃錦娟一眼看見老胡，便含笑的坐下來，臉上的酒窩特別深，眼裏放出異彩，這神態是罕見的。

老胡很覺奇怪，便問：「黃校長的氣色今天特別好，滿臉歡容，莫不是又想請客？」

「應該由你請客才對。哼！過來，看看這一張公事。」她順手遞給老胡一張條子。

老胡一看，竟驚呼起來；「哇！這還了得？眞抬舉之至，此番眞是吾命休矣，頭上的金箍越咒越緊了。」

我和紹芬也湊身過去，看究竟怎麼回事。那是一張人事調動表，上面寫着：

「黃錦娟周主中山大學圖書館管理員，胡仁山

紹芬跟着也說：「依我看，還是娟姐先請恰當些。因爲她——」說到這裏，黃娟忙把紹芬的衣角一拉。

「她什麼呢？說下去呀！」老胡追向着。

「她——，她調任的是幹部哩！」紹芬輕輕的把話說過去了。

黃錦娟接着告訴我，說：「李德明世伯已從北京回來了，在僑委會掛了一名顧向，在廣州也當上了一名什麼委員。他叫你們明早去見他呢！——還有，周老師也被批准去香港了。……」

聽了這樣接二連三的好消息，我們高興極了，祇老胡還在想心事。明天清早，黃錦娟帶我和紹芬去拜訪德叔。

一見面，德叔把我擁抱住，非常激動的，德嬸亦從厨房裏跑出來，像見到自己久別的兒媳一，眼裏擠出了熱淚。黃錦娟笑向德叔：

「世伯！你什麼時候也學會了擁抱這一套禮法呢？」

德叔祇是咧開嘴笑。我代爲解答起來，告訴她說：「這一種是新禮法，來自老大哥那裏。是表示着同志間的親愛。但祇限於同性之間，和電的性能剛相反，異性必相拒。」

德嬸正抱起小文，問他爺爺在美國怎樣？這倒也是德叔關心的消息。紹芬便說：

「家翁姑在那邊平安，我也把你們的情況告訴他了。去年底還寄回了五十元美鈔給你老人家，因爲找不着你的地址，還放在香港呢，下次我定把款寄回來。家翁說過明年想回來香港見見小文，如果祥哥能到香港的話，便一齊辦手續去美國……」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應該回香港見見這個小胖子，雖然亞祥不能去香港，他也可以遙望一下這裏是怎麼樣的一個天空呀！我和他沒見面差不多有十年了，算起來，他該是六十歲出頭了罷，眞是歲月催人。——」

……依別把錢寄回來了，下次還是給我買點東西罷。衣服、食物什麼都行。你德叔年老，體質弱，補針也很需要的。」

「亞祥！錦娟！」德叔忽然這樣問：「你們過去相處得很好罷？」

這句話弄得我們都很尷尬，黃錦娟把頭垂下去了。

「我的意思是——」德叔繼續說。「最好你們能繼續的互相關懷下去！這是我的本心話。社會的動盪太大了，人事也反覆得太快。」

「德叔！這一點請放心，我們會做得到的。」

這時，黃錦娟似已感觸起身世，暗地掉下淚來。我故意把話扯開去，問德叔這一次是不是陞官回來了？

他苦笑一下，向我解釋：「對！我陞官了，看來還要繼續陞，像生意佬說的，行情看漲！可是又怕瓊樓玉宇不勝其寒呢！他們給我什麼顧問委員，我有膽子不接受嗎？這也正如曹操說過的處虛名、避實禍。我年紀老了，對國家民族已無能爲力了。祇將希寄托你們這班靑年人身上。中國的民族是多患難的，在患難中成長的靑年才是可靠的一羣。中國，無論如何是有辦法的。」

他問及我這幾年的生活，我就把經過的事實告訴他，他的臉色就跟着我的語調變化，不勝唏噓似的。及聽到我和黃錦娟已參加了民主同盟展開活動的時候，方轉憂爲喜，在我肩上一拍，說：「有種，亞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你還記得我們當年跑在四嬸屍前吮死人血的日子嗎？」

德叔留我們吃過飯。告別的時候，他親身送出門外，諄諄勉勵，像叮囑兒子重回前線一樣。老遠還見他向我們揮手。

轉出了大街，黃錦娟要分手了，說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紹芬向她做了下鬼臉，她也把紹芬揑了一下。

我看在眼裏，回頭問紹芬，爲什麼剛才這般的緊張，比共產黨員還要保密。」我淡淡的說。

原來黃錦娟已找到對象了，是中山大學的一位教授，姓甄，是民主同盟的核心分子，把黃錦娟調去圖書館工作的正是他的主意，她這時便是去見他的。

「你們女人眞是一個謎，這麼普遍的事就那樣緊張，比共產黨員還要保密。」我淡淡的說。

「難道要學你們男人這麼隨便，粗野嗎？」她向我撒了一下嬌。

「她也應該有個對象了，我眞替她高興，」

「人家的事，要待你高興才會高興嗎？」她媚眼翻一翻我。

我馬上就接口說：「你這對媚眼才會使我眞高興。」

跟着，我們坐車順便到學校去。這天是星期日，祇有小林一個人在埋頭改卷。

我問小陳那裏去了？他說剛和幾個學生遊黃花崗去。我邀他一同出去喝杯茶。

出了校門，轉了個彎，我忽然看見表弟張明華迎面而來，立即把他叫住，他也驚奇地走過來。介紹大家認識之後，便拉他上館子去，他有顧忌，望了望小林。

「我們都是同路人了，怕什麼？」我不由分說挽着他就走。

坐定後，我把和小林的關係告訴給他，也把他的思想和行動向小林說淸楚。因此，沒有了隔膜，大家便暢談起來了。

我問起表弟的生活近狀，同時見他手上戴了三個金戒指和手錶，便打趣問他：

「我以爲你也失踪了，竟居然做起濶少來，這種排場倒是別開生面的，可見你的思想一點沒有變，永遠生活在政策以外。現在你幹的是哪一行？還是仍操舊業？」

「不祇舊業未改，而且多兼了幾樣職哩！」表弟毫不隱諱，坦然相告。

「公職還是私職？」紹芬問。

被共特牛作拆垮

李國輝團勝在指揮有方　大軍被殲敗在人謀不臧

李國輝團在江城附近雖然打了一次勝仗，但原想進駐江城為根據地的計劃也打破了，因為朱家璧縱隊已進佔江城，他們如果不是逃得快，整個團便可能在戰勝之地被圍。由此可證一個指揮官是絲毫不能大意的，要隨時隨地根據當前情況作出正確判斷，下定決心，拿出處置辦法來。戰場勝敗之機，往往就在那一剎之間，誰能高瞻遠矚，便能決勝千里；誰是渾渾噩噩，便會一敗塗地。曹天戈身為軍長，在元江橋畔全軍覆沒之敗，便是敗在一個坐失時口，貽誤戎機；李國輝只是一個出身行伍的團長，他能在江城附近打垮共軍獨立第三支隊之後，又可安全退走，便是看出共軍不退走，而退守這點點情況而判斷敵軍將有新兵力增援向他夾擊，故不休息，下令急退。如果他因戰勝而自滿，或因疲乏而懈怠，要在原地休息一天半晚才走，江城共軍出擊圍攻，戰敗共軍整頓反撲，他們這一千多人也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就是「千兵易得，一將難求」的原因。一個軍官是否能獨當一面，便在這些地方求證。掌兵者地位愈高，責任愈大，千萬人之生命，一地一城的安危，便繫在指揮官一人之身，由李國輝與曹天戈、及石建中與孫錦賢之賢與不肖——指揮能力之強弱，臨陣作戰之智愚，堅苦卓絕之表現。筆者書寫至此，亦不禁擲筆三嘆，感慨系之！如果第八軍的指揮官不是曹天戈，而是李國輝；如果先渡元江的不是孫錦賢，而是石建中，我敢武斷的說，這場戰爭的慘敗是共軍不是國軍。

戰爭的勝敗，有人說決定於實力，有人說決定於天意。楚項羽七十二戰，戰無不勝，是「實力強大」；最後垓下一戰，一敗塗地，自殺於烏江，是「天亡我也」。至於國府在大陸之敗，則是敗在「戰區實力不如人」（共軍以大吃小），再加上「天意使然」（很多不當敗的戰役，在莫名其妙中打敗了，找不出失敗的理由，便歸之於天意。）前者的說法，固然不周衍；後者的說法，簡直是推卸責任。

那麼，究竟敗在什麼呢？國軍整個軍事之敗，牽涉太大，此處不說；西南保衛戰別的地區之敗，上文已說過了，專以雲南戰役來說，筆者閱遍各有關資料，可以下一結論，既非力不如人，也非天亡我也，乃是敗在「人謀之不臧」！

因為，如果曹天戈能當機立斷，蒙自失守之後不在石屏等時四天；如果曹天戈能知人善用，不派孫錦賢而派石建中先去

撤退途中得遇友軍　田樂天敵視李國輝

現在再敘述李國輝團且戰且走，向西再撤，希望能在車里、佛海、南僑建立根據地。他們在撤退途中，卻在一個名叫雞街的地方，與另一支友軍不期而遇碰上了，那就是二十六軍一六一師的四八二團，由團長田樂天率領一千多人，他們幸未在元江被圍殲，得知被困在元江的部隊已解決，帶着全團官兵，迤邐着逃過元江，也是向西撤退。（編者按：田樂天與李國輝將軍，後來都撤退到台灣。）

這兩個由第八軍與廿六軍僅存的團，都是寧可戰死也不投降的硬漢團長，又邂逅在重重敵人的包圍追擊中，照理是應該合而為一，守望相助，攻守相呼的。可是，他們在初初相見的那幾天，卻形同仇敵，不但互不來往，還各人心存戒備。恐怕對方搞鬼，這又是什麼原因？

原來田樂天的四八二團官兵，每人都有一肚子怨氣，認為如果不是第八軍軍長曹天戈指揮錯誤；認為如果不是孫錦賢師投敵，他們早已安抵海南，根本就不會一個軍被殲，僅剩下他們這個團做孤軍。因此既瞧不起第八軍的李國輝團，也有點不放心李國輝真能堅持到底，不會在中途遭遇困難的時候變節；因此田樂天從不到李國輝的駐地拜訪，還命令部隊採取敵視態度，嚴密戒備，以免「吃內扒外」，變生肘腋。

李國輝團見他們這樣不相信自己，也放不下自尊心去拜訪田樂天，無論行軍宿營，都是自己顧自己，互不信任，怕對方靠不住而嚴密警戒。後來知道田團官兵把失敗的怨恨記在他們身上，他們也以牙還牙，認為如果不是廿六軍在莊村潰退，他們今日還在蒙自，根本就不會吃這次敗仗。

兩個團都在算這筆失敗的血賬，都把責任推向對方，無論行軍宿營，只要有相近的機會，便用語言諷刺，進而有憤怒的咆哮，雙方挑剌，互相指責，猜忌更增。兩位在患難中的團長，均避不見面，看來，很有可能要演變成為一場自己人殺自己人的火拼！

正當這種外患內憂重重的風聲鶴唳中，幸而共軍陳賡部的卅九師及時追到，把這兩個團的誤會化除，將暴戾轉為祥和，猜忌變為團結。

那是距離江城頗遠，一個叫直米的村子，李國輝團與共軍卅九師遭遇上了。當時李國輝團先進駐直米村，他們發現有共軍到來，即佈下誘敵深入的布袋陣，將自己的兵力埋伏在村莊

西南保衛戰

[illegible]
軍團，在直米正式會師；第八軍的七〇九團與廿六軍的四八二團官兵，也才互相信任，握手言歡，暢談經過，破涕而笑！

以後，兩位團長商量向車里進發，他們雖是被共軍包圍突出來的孤軍，卻對共軍的戰力瞧不在眼內，認定大軍之敗，非力不如人，乃人謀不臧。因為他們都是一路打出來的，所遇共軍，無論是土共與正式的「解放軍」，均不過如此，這又何畏之有？因此，他們兩團長均充滿着信心，只要把部隊帶到邊區，給予休息整補機會，不難建立基地，與共軍長期打游擊戰。

於是，李國輝與田樂天商定，今後輪流指揮，繼續向西撤退。今日這個團先行做前衛，宿營時，由前衛改任後衛；明日由那個團任前衛，宿營時，則由前衛再改後衛。彼此呼應，前後照顧，朝車里前進。

可是，在這窮途末路之最後一段時間與路程中，田樂天團的一個營，卻在西撤途中變節了！這個營有一天原任後衛，他卻不向西走，帶着一營人背道而馳，向東邊的元江城方向跑。

這個變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為這個營長也與孫錦賢一樣，平日在田樂天面前，是表現得最恭順服從的，他的叛變，可能是捨不得留在家鄉的妻子兒女；也可能是認為到車里去打游擊沒有前途；更可能是在途中遇到了共特，用甜言蜜語把他誘走了。但不管是那一種原因，在此時此地發生這種抽後腿的變化，都足使一手提拔他的田樂天為之氣結！因此，當田樂天得知自己一個最親信的營長，在這最艱苦的時候，叛他而去，他於羞憤中叫出了一句「我要找他算賬！」便不顧一切，帶着另兩個營，回師追擊去了。

李國輝的部隊在直米等待田樂天，等一天不見回來，等兩天也不見回來，他們實在不能再等，又向車里前進！

田樂天怎麼久不回來？原來他帶着兩個營緊追不捨，一直追入到越南境內，結果被駐越法國軍隊包圍繳械，後來送到富國島，與另一部份逃出大陸的國軍會合，以後都遣回台灣去。

安全抵達車里　共軍追到蠻宋

李國輝率領一千多人終於抵達了車里。這個滇緬邊境的重地，抗戰時是「泰緬挺進軍」司令部（司令官卓獻書，廣東海南人，數年前病逝於駐泰使館武官任內。）也是國軍九十三師的防地。李國輝團到達時，還算得是一塊乾淨土，沒有土共，沒有叛軍，由九十三師退役下來的二百多名在鄉軍人，在葉文强、刁棟材等人的領導下，歡迎協助他們，共商禦敵辦法。決

可是，共軍卻啣尾直追，不待他們的組織工作與防禦工事構好，很快便追到了佛海，向駐佛海兩個喘息未定，立腳未穩的營開始猛攻。李國輝一方面命令軍眷後撤；一方面親自率領駐車里的一個營增援佛海，將車里防務交給刁棟材與葉文强負責的在鄉軍人。

守佛海的部隊不待援軍到達，已經潰退下來了。因為他們是疲累不堪的敗兵；共軍挾勝利餘威，憑藉後援源源而至的勇氣，向佛海猛攻。人數越來越多，火力越打越旺，因此頂唔順。李國輝在中途迎接到退下來的兩個營，所幸沒有大的傷亡，又進入車里。認為共軍必定要即攻車里，只有再退向緬甸邊境，在車里以南的蠻宋建立據點。

蠻宋距車里一百四十里，盡是亂山中的崎嶇小徑。他們既決定放棄車里，便應該迅速脫離敵人，因此，下令漏夜退卻，務於第二天黃昏之前到達蠻宋，可憑天險之地利，而在蠻宋建立基地。

這次急行軍的撤退，是一路退下來並未休息整頓過的；也即是長途行軍作戰之後，忽然要在一天一晚之間作出此一百四十里的山路急走，那也無異是亡命奔逃。因此，在第二天晚上趕到蠻宋時，一個個都剩着一口氣，人人都感到飢疲不堪。可是，他們卻不能有片刻休息，因為強敵在後，在這種緊急關頭，指揮官是不能因士兵的疲乏而心軟大意的，如果不能及時部署，說不定敵人跟踪而至，一舉即可將整個部隊殲滅。

李國輝立即下令，將兩個營的兵力，在蠻宋憑險構築工事，派出一部份精壯在蠻宋山下附近警戒偵察，伏擊來犯之敵，以阻延敵人，使主力能有充裕時間做防禦工事；另一個營與團部，護送輜重眷屬，由蠻宋繼續向蠻生前進，在蠻生建立據點，與蠻宋之主力作犄角之勢，彼此呼應。並限令全體官兵，不管如何疲勞飢渴，到達目的地之後，即應由軍官偵察地形，士兵搶做工事，以備敵人追來時，生死存亡，就此一戰。因為蠻宋與蠻生，是屬於我國領土的最後據點了，如果這兩地守不住，不是死在自己的國土上，便要退出國土向緬甸國境流竄，故應盡一切可能，在自己國土上保守此最後據點。

李國輝自己帶着由車里跟隨而來的二百多名在鄉軍人，在蠻宋設立指揮所，監督構築工事。工事剛剛做完，啣尾追來的共軍也到達了，一場在國土上最後的激戰，便隨之展開！

（五十六）

三郎

癌症一百零一問（二）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四一、問：尿中出現血液，是否表示有癌症？

答：不一定。但只有醫生綜合各種病徵，才能診斷出小便出血的原因。

四二、問：是否手臂或其他任何部位發現腫塊時，即意味著有癌症的可能？

答：雖然不一定是癌症，但至少要趕快請醫生為你檢查。

四三、問：疼痛是否為癌症的警告信號？

答：不是的，疼痛往往是癌症的晚期症狀，如果有任何癌症的可疑信號出現，就應該立刻去看醫生，不必等到疼痛發生後，才去求治。

四四、問：如果一個人的癌症已被治癒，在同一部位或在身體其他部位，是否還會發生其他的癌？

答：是的，所有的問題都是肯定的，所以不管以往的病史如何，包括以前曾發生癌症而被治癒的，都應該視同從前未發生過癌症的人一樣，作各項定期的健康檢查。

第四章 癌症怎樣治療

四五、問：是否許多不同的癌症，都可將它們治癒？

答：各種不同類型的癌症，可分別用外科手術、放射線、或兩種方法同時使用而治癒，癌症幾乎每天都有被治癒，或將被治癒的癌症病例，今天，在美國有一百五十萬個被治癒的癌症病例，他們愉快地活着，這項證據，為早期發現癌症，早期作特種治療的效果上，提出了生動有力的保證。

四六、問：癌症應怎樣治療呢？

答：癌症應請有研究心得及有經驗的醫生來治療，可用外科手術，亦可用放射線，或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來治療，所謂放射治療，是用X光機器、鐳錠、放射元素、鈷十六、原子感應加速器等治療。

有些型態的癌症，可採用內分泌製劑及化學藥品來治療，該等製劑本身並不能治癒癌症，但有助於外科手術及放射線的治療，可減輕患者的痛苦，並延長患者的生命，有時可使患者的生命，延長到很長很長的一大段時間。

癌症絕不可用所謂「家庭醫藥」或祖傳秘方來治癒。

四七、問：是否每一間醫院，對癌症的診斷和治療都有相當的把握？

答：不，並非每一間醫院都能診斷治療癌症，專門治療癌症的醫院，應該有手術室，附設有組織檢查用的顯微鏡診斷室，以及適合於診斷及治療的X光設備，這些設備，必須要由有適當訓練的醫師來指揮，作最有效的利用，並使其他醫師明瞭，那所醫院的設備和性質。

四八、問：各種不同類型的癌症，用X光來治療都有效嗎？

答：不，治療方法的決定，應視癌症的型態及其發生部位而定。有些癌症，須用X光或鐳錠來治療，有些需用外科手術，而有些則需用X光及外科手術同時施用。

四九、問：什麼是放射線同位素？

答：同位素是指一種具有特別性質、化學性質與某些化學元素相親近的元素，如鈷、碘、磷、金等元素，放射線同位素，是一種能釋放「線能」的元素，如一般X光線的元素，這些類似的放射線同位素，可破壞癌細胞。

五〇、問：放射線同位素能治療癌症嗎？

答：是的，但祇能像X光線一樣，用於局部治療，如鈷六十。

五一、問：內分泌素如荷爾蒙等，能治癒癌症嗎？

答：不能，但有些癌症病人，可用某些內分泌素來治療，可以延長壽命，解除痛苦，如用內分泌素治療乳癌，前列腺癌等等。

五二、問：什麼叫做內分泌素？

答：內分泌素又稱荷爾蒙，為一種用腺體所產生的化學物質，可影響到其他器官的活動性，有些內分泌素，已可用人工合成。

五二、問：一些進行性癌症所發生的疼痛，可否控制住，不使其再嚴重或再發生？

答：可以的，許多癌症病人，都可使用強力的放射線治療技術，放射線同位素，外科手術，新的鎮靜劑及止痛藥，以及特殊的內分泌素，控制住其疼痛或變化。

五四、問：是否癌症只能在早期獲得治癒？

答：不是的，不過癌症在早期治療時的機會最佳，治療時機決定於治療的方法及癌症的型態和病期。有些長時期進行性的癌症，也可治癒的。

五五、問：目前有沒有僅破壞癌組織而不損害正常組織化學藥劑？

答：許多化學藥品，證明能破壞癌症組織，但不幸的是這些化學藥劑，多半同時能損害到正常的組織，目前已發明了很多種對癌症具有強力破壞性，而對正常組織損害較少的化學藥劑，這些藥劑，即將被指定為癌症的有效治療製劑，以減少癌症病人的痛苦，而延長其生命達數年之久。這些藥劑，為許多醫生和醫院為臨床治療上使用，所以不要誤為秘方或特效藥，因為到今天為止，尚未發現任何一種化學藥品，使患癌症患者服用後，能正規地將癌症治癒的。

五六、問：未經治療的癌症病人，能活多久？

答：不一定，這是由於癌症類型，發生部位及其個人因素的不同，能延長生命的日子也隨着不同，譬如有

患了癌症很多年，仍然還生存的。

五七、問：如果已確認某種癌症已無治癒的希望時，我們是否有方法控制不使其迅速蔓延或惡化，或蔓延得慢些？

答：是的，有許多癌症在治癒無望時，為了防止它迅速惡化，醫生會考慮到施用放線、外科手術、內分泌素或化學藥劑，以控制癌症的迅速惡化蔓延。上述各項療法，不僅可以減輕病人痛苦，還可使其生命延長達數月或數年之久。

五八、問：目前癌症專家們對癌症的研究，已進展到什麼程度？

答：目前最重要的是各地區所展開的癌症研究工作，最有希望的是化學治療的實驗工作。最近數年來，已發現許多化學藥品，被證實可延緩癌症的生長達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現在正積極研究，尋找一種能破癌症，消滅癌症，同時能夠防止癌症發生的藥劑，目前研究的重點，是希望能在免疫學上有所發現，製造一種癌症免疫疫苗，同時還希望根據免疫學上的原理，能發現一種簡易而可靠的癌症檢查診斷方法。

五九、問：是否有希望能發明一種對癌症確實徹底根治的療法？

答：是的，癌症研究專家及科學家們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能發明一種對癌症有效預防，並能徹底根治的療法，現在他們已比從前更具這種希望，更深信他們的研究工作，能完成他們這項偉大最終目的。

第五章　男人的癌症

答：是的，自一九四九年起的統計數字看，男人死於癌症的要比女人多。

六一、問：為什麼癌症的死亡率，男人在增加而女人不增加呢？

答：由於男人的吸烟的較多，所以死於肺癌的較多，同時女人癌症被早期發現而予以有效治療的也較多，此外，還有下面兩個重要理由：㈠女人比男人更能按照規定去請醫師檢查，對於醫師所告知的癌症警告信號，更能特別留心注意。㈡癌症侵犯女人的部位，如子宮、乳房等較易被發現，也較易診斷和治療。

六二、問：肺癌對男人來說，是否特別危險？

答：是的，由於大多數男人都抽烟，而且都有烟癮，所以男人肺癌的要比女人多。但抽烟多年的女人，其患肺癌的數字，也在增加中。

六三、問：男人最普通常見的癌症是那些？

答：男人癌症中，以消化器官癌及肺癌為最普遍，幾乎佔所有癌症的發病率一半以上（譯者按：我國男性以鼻咽癌為最多。）六十歲以上的男性，則以前列腺癌為最常見的癌症之一。

第六章　女人的癌症

六四、問：女人最常見的癌症有那幾種？

答：女人最普通常見的癌症，以生殖器官癌及乳癌為最多，幾乎佔所有的癌症一半以上，再其次為腸胃癌、直腸癌及皮膚癌等等。

答：每一個女人，每年都應該按期接受體檢，尤其是乳房的檢查，她可以從醫生那裏，學會專門檢查乳房的技術，月月年年，不斷施行。

六六、問：是否所有的乳房硬塊都是癌症？

答：很幸運地，這個答案不是完全肯定的，大多數的乳房硬塊，並非全是乳癌，但乳房發現有硬塊，應立刻請醫生檢查，則是極為重要的事，必要時，醫生會為你作活體組織切片檢查，以鑑定你的乳房硬塊是良性腫瘤或是惡性腫瘤。

六七、問：假使發現乳房硬塊，採取觀望態度，是否為一件很危險的事？

答：確是很危險的，因為「時間」是控制癌症生長的重要因素，乳癌是女人最常見最普遍的癌症，遲延檢查，對治療效果極為不利，「觀望發展」的結果，可能使原來很容易治癒的癌症，變得不能醫治。只有信賴醫師，為你決定應在何時，用何方法處理你的乳房硬塊。

六八、問：緊束的乳罩，傳說中為可能導致乳癌的發生，是否有科學醫學上的證據？

答：沒有。

六九、問：嬰兒吮吸乳頭或乳房被擦傷時，會導致乳癌的發生嗎？

答：所問的這兩種情況，都沒有任何證據來加於支持，徒增心理的困擾。

七〇、問：對子宮癌應怎樣提高警覺？

答：至少要注意下列事項：

㈡成年婦女，每年至少要作一次骨盤檢查。

㈢在做骨盤腔檢查時，許多醫生都會注意到，為你作一個簡單無痛的細胞學檢查，這是最有助於發現子宮癌的方法。

㈣所有陰道不正常的分泌物，皆須治癒。

㈤經期變化前的不規則出血及絕經期後的陰道出血，皆應立請醫生檢查。

七一、問：子宮癌的細胞學檢查，是怎樣的一種檢查呢？

答：所謂子宮癌的細胞學檢查，就是醫生從你的陰道中，輕輕而無痛地取出一種陰道分泌物，用顯微鏡觀察，如有子宮癌，可在其症狀出現前發現癌細胞，這種檢查方法，是由帕潘醫師（Dr, Cenrne, N Papan-icolaon）首先提倡的，普通所謂的帕勃試驗（Pap tlst），就是這種方法，婦女們每年例行的體格檢驗應包括這項試驗檢查，如這項檢查有所懷疑時，則須再進一步做活體組織切片檢查，以作臨床病理診斷的依據。

七二、問：已做過子宮摘除手術的婦女們，是否不會再有子宮癌的危險？是否可以免除這種檢查？

答：如果婦女已施行過完全的子宮摘取術（包括子宮及子宮頸已全部除去），當然不會再有子宮癌的危險，但如果是部份的子宮摘除（是說這種手術未將子宮頸一同切除），其仍有發生子宮頸癌的危險性，同樣的，如將卵巢保留住未切除，也可成為婦女癌症發生的重要禍源。

蹄聲劍影錄

但時來風送滕王閣，平步青雲，「春米佬」可中探花。柑是新會的特產，不是鶴山出品，但鶴山毗鄰新會，新會的佳果，可以銷售到鶴山每一條村落。鶴山的四合鄉，是姓麥的人聯族而居，麥姓中有一個寡婦，在路邊開設一檔茶寮。新會、鶴山、開平、台山、恩平五邑的路邊茶寮，是專賣淸茶、花生、餅、甘蔗、水果，在寮前樹蔭，放些小板櫈，以便過路販夫走卒，歇歇腳，喝碗茶，吹吹涼風，然後起行。而路邊茶寮賣柑，很多是剖皮賣肉，即使連皮出賣，路客也必吃肉棄皮。麥寡婦把所有的柑皮收拾起來，一串串的晒乾，用蔴包袋一袋一袋的載着，待價而沽。

麥寡婦獨生一子，壯健有力，在開平的單水口的米舖，傭爲春米工人。一次以春米坎發生傾斜，要掘起石坎來修理，在坎底居然蟠盤一條黃蟮，麥寡婦的兒子，捉了來煑酒。店伴勸他不要吃，以爲普通黃蟮沒有可能寄生在坎底，那必是怪蟮，食了恐怕會有意外。他不聽店伴的勸告，把那盌蟮酒，一口氣吃光了，才醉熏熏的上床睡覺。但店伴們卻聽聞他呻吟到天亮，店伴隔床問他有什麼事，惟他只含糊糊的說沒有事。在淸早大家起床時，他照常起來，但把夥計們嚇得一跳，原來他一夜之間竟變形了，變成一個大號的彪形大漢，正如小說家所寫的頭如巴斗，腰大十圍；而且更變得力大如虎，肩托兩大蔴包袋的白米，上上落落，氣不喘，面不紅。米舖舊例一蔴包袋的米，重量是一百八十司斤，兩包是三百六十司斤。鄉人見他如此勇力，勸他練武，他便在單水口的武館，晚上收工後便去學技擊、舉砧、射箭。不久，中了武秀才，由春米佬而成新貴，便脫離米舖，返回鶴山四合，做其鄉紳，並自設武館授徒，也過着師傅生活。越年，赴鄉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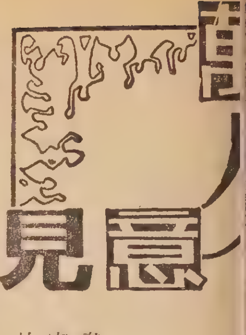
文舉人的榮耀，但儼然邑紳矣。翌年，要赴會試，淸代應試的舉子有句口頭禪：「文窮，武富」。

申言之：文舉人赴京考試，一切還可以節約，但武舉子節也節不來，除了旅費和酬酢不計外，還要買弓箭，租馬匹，另需一筆款項。麥舉人首程的時候，祖嘗撥有資助，親友們餽有程儀，但仍恐牽襟露肘。所以，麥寡婦要他的兒子將那幾蔴包袋的陳皮，帶到京師，先將陳皮煲水，作茶，或作洗臉水，然後再將陳皮蒸豬肉來佐膳。那末幾蔴袋的陳皮，總可以節省幾個月的膳費。麥舉人聽從母親的吩咐，萬里遙遙的把陳皮帶到京師。既到京師，不敢寄寓旅舍，更不敢混跡八大胡同，只租居橫街陋巷的狹隘民居，亦不敢雇用僕人，自任斷役，以力求撙節，以候試期。每日遵照母命，晨起練武一番，便以陳皮燒水，洗洗臉，然後把洗臉水，朝門外潑去。天天如是，習以爲常。一天，他正在傾陳皮水洗臉，倒了水，再把陳皮夾入盌裏，恰巧那時有一個老頭走過門前，見麥舉人的舉動，很好奇的駐足而觀。但當麥舉人又照樣把洗臉水向門外一潑，那老者像愕然一怔，麥舉人以爲那老者誤會自己用水潑他，立即向老者微笑點首，那老者也微笑點點頭，望多麥舉人一眼便走了。麥舉人以爲偶然之事，也不爲意。可是，翌日同樣時間，那老者又在門前出現，見麥舉人照舊的動作，老者愕異的神態，比昨天表現得更甚。但僅像敲石的火花，一閃即消失，又回復悠閒的態度，和麥舉人點點頭便走了。麥舉人見老者戴瓜皮小帽，一襲藍布棉長袍，除了滿臉紅潤之外，沒有什麼特點，又只當偶然再遇，也不放心上。第三天的早上，麥舉人又按時洗臉，那老者又按時出現，當麥舉人持盆潑水時，老者似忍不住了，便向麥舉人問道：「看老兄服裝舉止，

。麥舉人聽老者說他是富商，有點啼笑皆非，但見老者態度誠懇，當非有意調侃，且連日點頭，尚未招呼，於禮未週，便邀老者到他狹陋的寓所小坐。那老者也毫不遲疑，麥舉人肅客時，也很雍容的進入。麥舉人奉一杯陳皮茶，才反問老者何以斷定他是一個富商？那老者就微笑表示單憑他每天一盆陳皮湯，非富人怎樣辦到!?麥舉人恍然大悟，老者誤認窮漢作富人，乃在那幾大袋柑皮，可知那老者多麼珍視陳皮了，橫豎自己擁有大量陳皮，不妨千里鵝毛的送一點給這個陌生人，便進入房裏，用紙包載了一包陳皮，送給那老者。這一包陳皮，奠定了麥舉人和老者的友誼，也奠定了「春米佬」的富貴。從此，那老者常來和他聊天，才徹底知道麥舉人是一個窮武舉，洗陳皮湯，不是濶排場，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而麥舉人不知京師陳皮的値錢，而致窮漢竟有富人的享受——那享受，在麥舉人而言，卻是吃苦——使老者「搭錯線」，及老者明白其所以之後，知道麥舉人暴殄珍品，便教他將陳皮拿到藥材店去拋售，賣回一筆大款子，以作候試的旅費。故當麥舉人第三次贈送陳皮時，那老者也婉卻了。麥舉人很感激老者的指點，感恩知己，對老者執禮甚恭，常沽點酒，留老者晚飯對酌，老者或留或不留，但隔些時必來閒談片刻。麥舉人覺其穿着雖似一般小市民，但眞氣派則似官場中人，身世極爲神秘，問其姓名，則云山野之人，忘其姓氏；問其兒曹，則說長兒稍見諄謹，現做掌櫃，次子椎魯，現當更夫。麥舉人所知僅此而已，二人雖屬忘年之交，畢竟萍水相逢，不敢窮詰，故老者亦謎樣的人也。

及試期日近，一天老者突來相訪，很鄭重的對麥舉人說：「現在會試期近，以你的龐大身裁，租普通的馬騎進試場，馬羸人壯，馬害了人；租雄駿的馬，租金既貴，且馬性不熟，難以控馭，反爲累事。我有一匹馬，頗熟人性，而雄壯有力，堪供你的驅策，特借給你使用」。

安琴



由教宗在馬尼拉寬恕兇客說起

去年十一月杪，教宗保祿六世訪問馬尼拉，甫下座駕機，即為一喬裝神父的玻里維亞籍畫家企圖持刀行刺，疑兇當場被捕，教宗旋即宣稱寬恕疑兇，並忘掉該事，更親望隱藏兇刀的苦像。

教宗此次東來訪問，照報章登載：他老人家在巴基斯坦捐款十萬美元賑災；在印尼耶加達捐贈四輛救護車給政府、回教及天主教院；在香港捐助公益金二萬美元；最後在可倫坡則贈款二萬美元作為建築痲瘋醫院費用。

由以上兩項事實，足見教宗充滿愛德的表現，把基督之愛以實際行動表現出來。教宗寬恕仇人，愛貧困的人，顯然教宗對世俗人的困苦並不漠視，寬恕仇人更如基督寬恕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的法利塞人無異，此種態度教內人士——尤其神職界更應效法教宗的榜樣。

試看此間西默與韓然之流，對批評教會的異己者大張撻伐，一則罵本人為一知半解，目吐苦水者為茹達斯，實際自己連教會近況也不大了了，聖經亦未諳熟；一則非議本人同情該傳道員，並代他開一遊戲文章式的生活預算，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他倆的所為與教宗相比，實何其渺小。

傳道員申訴苦況及本人聲援他，皆出於對教會有所愛，若教會只喜歡歌功頌德式的批評，則教會從此休矣；若教會正視該項申訴，而改善之，則教會尚有生機，否則若一概置諸不理，則卒之有日馬尼拉反抗山杜士樞機的局面可出現於本區。故此該傳道員把教會內幕揭示出來，似乎言之過火，但他實有愛於教會，希冀當局對症下藥，把陋習剷除，使教會上下團結一致，然後對拓展基督神國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走筆至此，閱讀剛正出版的一六八期，刊有韓然致本人的公開信，再三閱讀，莫明所以，彷如閱讀「密碼詩」，內容與他的「神父與傳道員」大同小異，仍然是偏愛神父和歧視傳道員。大意是：他不同意「教會社會觀」，神父的食用及收入不該減（按：本人從未主張減少神父的生活費用，更歡迎增加他們的收入，但本人認為以猪乸肥猪仔亦肥為原則，即神父如此生活，他的股肱也該如此生活，不能過於懸殊。）

韓君以為月入四五百元的傳道員好撈過私立教員和商行低薪文員，且婚姻生活是自己找的，（按：若教會目傳道員為工人身份，則四百元已太多，三百餘足矣；若視他們為受過訓練的人材，且年資十年以上，則月薪時值千元未為多，但須量才而用。至於婚姻生活生育兒女，是聖教會喜愛之事，若不願照顧有家室者的家庭，可解僱之而另聘獨身者，則可付出較少工資了。）養妻活兒是貴客的事，與人無尤。

韓君認為沒有誰叫傳道員捱苦，如嫌苦可轉業。任何老細用伙計不一定要給足夠工資，他個人戰前在廣州物價二十比一，每月零用三百元，目前三十元有時卻不敢用盡，足用嗎？不想正面作答。（要傳道員捱苦的是教會當局，並不是誰，神父一個月的生活費約五百元並有宿舍，而傳道員拿同量的錢卻要負擔一家生活並須付租金，請問是否教會要傳道員捱苦？東主不顧工人生活而給予合理工資，若不合請另謀高就，——這正是韓君自己要反對的「教會社會觀」且更形資本家的市儈氣質了。稍為有頭腦的僱主都不願時常變動職員，新人上場必影响生意或業務，如傳道員時常更換，則教堂怎能傳教？事實近年各堂區時常更換傳道員，無怪新皈依者，好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閣下戰前月用三百，則目前物價二十倍於戰前，約六千之數才堪與當年三百相比，無怪乎不敢正面答覆鄙人前問每月三十元足用否了。由此可知韓君的遊戲數字式的代開預算，是志存挖苦傳道員的意氣用事文字而已，何價值之有？）

韓君並謂基督教團結，有教友失業，教會必竭力照顧，而我們則關人。我們教會任用非人，而人材則被遺棄；教會執事者更可能給羣小包圍，所以敷政不大可觀（此處韓君似有為基督教張目及微有反聖教會之嫌，更相反自己支持教會措施的本衷。竊以為教會以微薄的工資，卻欲延攬專材去傳教，未免奢望一點，試問一位神學博士肯否為區區數百元而屈就？抑或教會因他有博士銜，而破例給以數以千計的薪金？同時一位領有博士銜的傳道員，是否會比學問平常的庸材更會傳道？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呢，教會的執事者就是給像閣的羣小包圍，只曉歌功頌德，隱惡而揚善，如閣下發表認為目前神職生活費用不算多，而傳道員拿相埒的薪金卻足用而不算清苦的謬論，執政者若受此影响則施政怎能可觀呢？除非我們時向執政者獻諍言，一切以適應環境及社會問題為大前題，尤以注意自己內部僱員生活為優先，因為內部安定然後才可以向外發表，庶幾施政或可稍愜人意。）

承問何謂「特種教友」和「神父教友」？凡領有鐸品的就是「特種神父教友」，因為他們是教會的特權人物，是教會的官吏，他們除奉獻彌撒外，也須參與別人奉獻的彌撒，守大小齋和辦告解，若他們被革除鐸職，則和普通教友一樣。

韓君前後兩文內容如出一轍，並無新橋，目的在於挖苦傳道員，如四口之家以五十元零用可以包括交通費、看醫生、執涼茶、做衣服就像建屋一般設法積存等云，未悉是何居心？竟然厚愛神父而歧視為教會服務的人！並謂任何老細要給足夠工資與伙計是「天下奇聞」。但是大聲疾呼要求

僱主給與工人以「正義工資」、「合理工資」和「豐裕工資」的竟然我們的教會！要尊重工人的「人性尊嚴」的又是我們的教會，然則這又是教會本身的「教會社會觀」了，未悉韓君又同意否？

照教會的本意凡屬工人都應享有合理工資，而教會內的僱員從任何角度看來都是工人，也應拿合理工資，而教會本身則屬老細，它教人去善待工人，自己卻不率先實行，這就是如假包換的「天下奇聞」了！

作爲一個基督徒應該爲眞理作證，從日常生活中以言以行去實踐基督所標榜的和平、正義及仁愛，惜乎西默與韓君的言論卻與基督的主張背道而馳；西默罵人口不擇言，韓君認爲教會支付與僱員的薪金已可觀，即使僱員蓬首垢面，衣衫襤褸，面有飢色亦是閣下之事！請問，這是否符合基督的教訓？是否符合公義與仁愛的理論？

我很懷疑 上主是否與西默和韓然同在？否則何以他倆會走火入魔，發出背棄基督教訓的謬論呢？

寄語韓君，以後若有同類「高見」，請再四研究然後投郵，否則徒浪費萬人意見的寶貴篇幅，惹人發笑而已，鄙人亦無暇奉陪了，假若將韓君的「偉論」請求教內具有基督精神的教胞，和充滿正義感的本刊教外讀者加以月旦，看「偉論」能立得住足否？深信除西默之流外，必無應聲之蟲也！而「奇文」亦難獲共賞客矣！

頃閱今天（一月十七日）成報港聞，刊出兩外籍司鐸（曾在香港服務聞大意是：瑪利諾會士湯姆金司鐸（當按：該鐸原名Thomas King美籍，中文初譯吳多默——根據六四—六六本港天主教手册，一九六九手册改譯爲王道明，七〇年手册已除名）去週在港與王秋卿女士結婚，由港區主教司禮。另一名擔任聖職垂二十載的甘倫司鐸（當按：該鐸原名John Gannon愛爾蘭籍，中譯關寧安，現任中文大學講師，去夏在公教報刊登一封退出耶穌會還俗的公開信）最近對記者表示，他亦計劃與一華籍女郎結婚云云。鄙人在駁斥西默司鐸的拙文中，曾提及某修會有神父還俗，現在確實信而有徵矣，在新聞內只說兩人，但新聞以外可能還大有其人的，敢問西默司鐸還有什麼好說？耶穌與瑪爾大姊妹相處當然不會鬧出亂子，因爲祂是天主和聖人！但不是天主和聖人的神父與異性相處，則難免鬧出破壞教會聲譽的秘聞了。成報所報導的兩位年逾不惑的神父尚且不能修心養性，則年青的司鐸更難以自持了。但求上主保佑我們的一切神職人員，堅守他們的守貞聖愿，不受邪情引誘，終生不渝，維持他們的鐸品，直到面見主耶穌之時，亞孟！

鄭安當元月十七日

重燃辛亥革命的聖火 完成歷史使命創新頁

殷憂啓聖 多難興邦

新的一年——辛亥年又來臨。吾人懷着無比興奮、無限希望的喜悅心情，來迎接這充滿光輝，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年。

六十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締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從此結束了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統治。天意冥冥，辛亥年自應屬吉祥佳兆之年。在這年頭裏，但願上蒼助我中華民國，能繼六十年前「辛亥革命」成功後的今天有第二次「辛亥革命」成功之實現，再度高唱凱旋之歌還師故都金陵，再會久經違了的「江東」父老，共度六十年

十年前先烈爲國家民族爭先赴難，前仆後繼、洒鮮血、拋頭顱的英勇行爲；看到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應有所感動與感染。吾人應立下堅强的決心，效法先烈的革命精神作爲榜樣。

目前吾人之處境非常惡劣，吾人不要爲「希望」而陶醉。須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共的「法術」高明，手段毒辣，計謀陰險，吾人千萬勿輕敵。何況國際上最近又倒旋着一股逆流：許多短視的政客，爲一己之私圖，不顧後果而爭先恐後地與魔共打交道。許多姑息主義患染的「恐共病」日益深重，所以竟罔顧公理與正

須用一切方法，包括橫的縱的，將毛共的邪惡殘忍、爲禍人類的陰謀及匪盜的本質一一揭穿。以求廓清姑息迷離的氣氛；冲散國際間陰霾與逆流，喚醒沉迷的人們。

這些工作做起來是困難重重的。然而祇要吾人是眞正愛國，眞心爲革命的，願意爲革命而奮鬬到底的話，困難絕不能嚇倒堅强者。「仁者勇者無敵於天下」，吾人本着「仁」及「勇」，當能克服一切艱阻。請大家勿氣餒灰心而退縮。 國父不是常說：「革命的偉大事業以奮鬬成功，奮鬬以堅忍爲要旨，世界萬事，唯堅忍乃能成功」。 總統亦訓誡吾人：「我們戡亂復國聖戰，固無日不在恥辱創痛之中……」。所以吾人必以堅忍不懈的精神與魄力奮鬬之。願吾人共勉之。

神聖的任務擺在吾人面前，吾人務須小心翼翼。那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及無良行分子，正在極力搞台灣獨立，企圖將台灣劃入日本版圖或歸成美國第五十一州。這雖然難以成實，但吾人還須分出一分精神來對付。我們一貫不變的國策是「漢賊不兩立」，須知提倡「兩個中國」是對我們民族尊嚴與國格的嚴重侮辱及傷害。吾人絕不容許亦不忍見「兩個中國」的出現。故此，吾人絕不能妥協退縮的餘地，須以鐵般的堅强意志與行動，與這班新漢奸（蒙面的）鬬爭到底，一一揪出來，使其無所遁形。讓這種空架虛構的謬論不攻自破，以澄清國際視聽，宏揚國際正義。

六十年前「辛亥革命」的志士們

命工作。吾人今年躬逢這滿呈兆祥的辛亥年，亦當效法「辛亥革命」的精神，放棄目下一切小利益，再度走在一起，準備爲革命而洒鮮血、拋頭顱。爭取「討共救國」的神聖任務，在今年成功地完成。

過去，有的人擺出一副似是「中立」的超然姿態，表示與「政」無爭，聲明哲身自保。這種人毛共最討厭，毛共謂之「騎牆派」。二十多年的事實亦說明！號稱「中立」的民主人士無一能倖免鬬爭批臭的悲慘下場。有的人醉生夢死，竟日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而不知自拔。毛共對這些亦不放過，更不容許，其命運結果總免不了「改造」。有的人因爲時間一久，受了環境之影響，而信心動搖，心灰意冷。這些人必須清醒起來。

國家是我們的，亦是你們的。大家須弄清楚：你我皆是炎黃子孫，七億待救的同胞是我們的兄弟姊妹，亦責任，當然你們亦不能例外——除非你是一個冷血的、沒有靈魂人性的東西。

啊！如今鐵幕又不斷停地傳出陣陣驚天動地的嘶殺聲，間中又夾雜着驚心動魄的哀號與呻吟。啊！這原來是我們的「同胞」在殺戮我們的同胞。這種獸行何等殘忍。吾人眼見這些不堪睹的悲劇不中止地演着，耳聞這些不忍聞的呼救掙扎呻吟，甚至是終年累月的演作，怎不教人心傷欲淚，憤怒萬千。兄弟們，吾人今天慶幸自己能獨享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之餘，應本着同情之心，爲我們的同胞設想設想，這是義不容辭的。大家應該知道：魔鬼始終是魔鬼，今日你尚未落入其手，它對你的方法是欺騙。他日你落入其手，那時你的命運亦一樣遭殃。我們的國家已淪入萬刼不復的境地，我們的同胞在苦難煎熬，竟聲明「中立」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

毛共違背中國的倫理，將孔孟學喻爲「毒草」而批臭之。棄中國傳統之仁義道德不顧，施暴政於民，行不義於國際……今天的毛共已開始得到其必然應有的後果：人民離心，內部內訌日極。所以，吾人今天的處境不劣於六十年前「辛亥革命」時的處境。復觀我自由中國；卻是政教修明，人民豐衣足食，工農業發達，商業繁盛，一切建設突飛猛進，故社會安寧，軍民一心一德。所以我們以「順」則能「昌」於天下。況且我們革命是以正義討伐不義，這叫做以王道易霸，勝利在望矣。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之古訓吾人應時刻凜記，將「祖宗遺棄」繼往開來之歷史任務肩負起來。吾人來自五湖四海，願大家消除「歧見」，爲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奮鬬。這種「目標」是吾人唯一的「目標」，亦即吾人唯一的希望。爲了實現這種希望。吾人必須展開全面的救國救民的「實際工作」，將第二次「辛亥革命」之聖火點燃，完成歷史的使命，創造更新的一頁！

——方茅新年獻詞

短命的無人售貨處

在毛共奪得政權不久，在一九五四年間，廣州毛共當局急於要證明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優越性，吹噓人民思想品德的高度提高，竟異想天開地在太平路、中山路、永漢路等國營商業部門中，開辦了幾檔所謂「無人售貨處」，出售一些糖菓、茶葉之類東西，將各類貨物分斤両秤定包裝好，標明價格，擺放在貨柜上，旁邊放置一個錢箱，在錢箱上寫着，請購客將貨款自動投入銀箱。

在這次無人售貨處未開張之時，廣州各報在市委統一安排下，首先展開一項宣傳，一方面是吹噓大陸在共黨、人民政府領導下，人民在政治、思想、生活、品德得到空前提高。這是渲染共產黨統治的功德。另一方面暗示市民要安份守法。

可是這次的結果卻大使共黨傷心，當第一天開始時，收銀箱收入的錢，僅達銷出貨款的百分六十，僅永漢路一檔茶葉，售出八百多包（四両庄）僅得回貨款五百包，佔回率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在第二、三天同樣如此上下，於是商業部門會同派出所派出部份便衣人員在各站附近監視，但由於人多，且錢是自動投箱，拿兩包投半包或一包的錢入箱，總之他們是有投錢入箱，但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監視的人也無可奈何，你說不夠，他說十足，錢箱內那麼多錢查也無可查，結果當局只有吞聲忍氣，有如啞吧吃黃蓮，有苦也難言，想不到處處都要佔便宜的毛共，卻在這裏碰到一點灰，說起來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於是，這個無人售貨處，便在五、六天的時間宣告壽終正寢，無聲無息的收檔結束了。

（尖鋒）

毛派在加拿大搞宣傳
一味靠滾・出盡洋相

宣傳最緊要，毛主席泳渡長江，世界紀錄也靠如此打破。

共產黨以宣傳起家，造謠掛帥，因此在加拿大也老早搞了兩張「愛國」報紙，溫哥華的「大眾報」和多倫多的「商報」，東西呼應，向無知之輩與愛聽夢話的僑胞，大派毛家膏藥。但畢竟這裏多是「走毛難」的人，土生土長的又不懂看，「靠送」也不是辦法。所以一直以來，毛共派駐加京，說是新華社記者的卜昭敏，便要扭盡腦汁，設法「搞好宣傳」。同時配合起和杜魯多勾結的事，以能造其日後「大好的形勢」。卜某人雖然堂之皇之以特派員身份來加，而加政府亦甚把這位在一般無聊之輩心中的「靠山」御使放在眼內，無論卜某要離開加京到那裏，凡超過方圓七十五哩路，他先要向加外交部報明行踪，受到所有其他外國記者，所享受不到的「優待」。大概也因爲這種「先天」條件，再加上多倫多較接近加京，而華僑人口也僅次於溫哥華這個「後天」環境，於是，卜某也就選定在多倫多搞好宣傳了。

「地頭共」與「外來共」鬬，「新華日報」胎死腹中。

多倫多以前有張「洪鐘報」，是幾個思想封建到毛主席最先要斬盡殺

毛家收買成爲後來的「商報」。封建老坑，一向滿咀「仁義任俠」，鋤強扶弱」，結果出賣了自己的靈魂，還以做毛狗腿爲夠「派頭」。卜特派員既然要搞好宣傳，那非「我林某人」領導莫屬了。誰料此君自從溫哥華「逃禍」到來多倫多，就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孤陋寡聞，他當然不知道由千里達亦來幾條毛狗腿的事，而且他們亦是特派員的「食客」呢。在「搞好宣傳」的重大任務之下，再加上特派員恩威兼施的手法，「本地共」與「外來共」本來開始合作，還隱查查搬出滿地可原已臭名薰天的「積黃」，以爲可號召加東僑社。似模似樣弄成了「新華日報」的章程，誰料不到三個月，「本地共」與「外來共」就起了內鬬。特派員看在眼內，也瞭解到林封建最多不過只能明賣毛膏藥，寫寫毛八股，眞要「搞好宣傳」，他不是一塊料呢；反過來，看看從千里達飛來的那隻「大鵬鳥」，毛狗腿卻有本事化作好像穿了迷你裙的美腿，於是「新華日報」決定不辦，「商報」照舊，特派員也特派「鵬鳥」找老襯去了。

「中×時報」，老襯上當；老襯再上當，又是老襯的上當

話分兩頭，當日「鵬鳥」請命，而卜特派員也就面授機宜，教毛狗腿

袋」後又「袋」，不枉千里迢迢，從西印度「被逐」之行。「鵬鳥」憑了一套瞞天過海之術，先找到一位「傑出的老陳」，三兩下手腳，「中×時報」居然給「鵬鳥」弄出來了。但可惜多倫多的僑情總與千里達的义加烈街有多少出入，況且辦僑報老板係「蝕梗」，但前袋後袋，理你「關人」。你「傑出陳」蝕唔起，我又找到「劍客陳」啫。劍客去，而還有「大官人的老陳」來呢。就如此這般在「鵬鳥」的「愚加術」搬弄之下，「鵬鳥」不但前後袋滿。而最重要仍是極得卜特派員的歡心。因爲他的毛狗腿，變迷你腳，實在迷倒不少僑社眾生，這也就是整個「搞好宣傳」的所在。事實上，「中×時報」裏面，沒有什麼毛八股，不像「商報」明賣毛膏藥。「鵬鳥」後袋裝滿，還可以公開說是「中立」，那是奉到恩准的，誰叫你林封建的毛狗腿變不出迷你腳來呢。

「鵬鳥」雖神通廣大也得出紕漏。

「中×時報」是在毛加勾結前幾月問世的，這也是卜特派員所想得週到的一處。「鵬鳥」從千里達逃亡來此，既然找到老襯，也爲了「搞好宣傳」的使命重大，他實在相當賣力。去年十月十三日，他便立了頭功，毛加勾結，出其「號外」，大概特派員會來過長途電話嘉勉，其意氣風發之情，眞是「吹脹」了「商報」的林封建林大主筆。可是也因此而忘了形，只一個月光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大會的「牽毛案」投票，電台

毛共的是五十一票，而反對的是四十九票的消息。而「鵬鳥」不知是否突然神經病抑或英文水皮，竟倒轉了票數登了頭條。二十二日又是禮拜，報不出版，出了紕漏的鵬鳥眞急得要死，結果，星期一（二十三日）他才趕快登個鄭重啓事更正。「鵬鳥」爲了贖罪，也爲了「後袋」不絕，他只有更努力，天天在社論裏，將他的毛狗腿變成「更美」的迷你腳。可是僑社眞的沒有識貨之人嗎？最少我都知道，毛共曾屢次爲了美國佬，飛機侵入領空或其他事件，總共警告美國佬四百七十八次。毛共的所謂警告，還不是警告歸警告，有何値得喝采之處？如眞的來個珍珠港突擊或一個長程飛彈打到舊金山的警告，那就值得喝采了。「鵬鳥」會爲近日的釣魚台事件，奉命配合毛共的宣傳，達其醜化台灣的目的，竟說日本增加十八億的國防預算，也是爲了爭奪釣魚台，而毛共正式警告了日本，也就是「中國的怒吼」。全世界的中國人都爲之喝采云云。他如此裝迷你的腳，也實在太欺負廣大的讀者。如毛共敢聲明「若然日本鬼子妄想爭奪釣魚台，就炸平他的媽的東京市」！到那時「鵬鳥」閣下才再寫你的「中國的怒吼」吧。

「鵬鳥」何許人也？

他，是唐太宗的不肖子孫；他，是國民黨在十年前革除的敗類；他，在千里達「自立」報不能立，窮心未盡，色心又起，最後乾脆以誘姦良家婦女爲活，連自己同鄉同姓兄弟的老婆也起「尾注」，仍留「野仔」一名在千里達。謹此奉告多倫多的僑胞，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力行壇主吾兄道鑒，茲有詩文摯友陳菊圃兄，因在香港獅子山雅集會中，作七絕二首，中有一字，引起詩友區君季謀等諸位之指責，認爲平仄不合，當眾宣揚，是非未白，但該詩平仄，似無不妥之處，現欲邀請詩壇文友，公開研究。煩請我兄賜以指教，特將該詩抄呈，投稿貴壇。敬乞指正刊登，並請據實批評，以昭公正，如此，對文化復興，殊多匡助，如蒙落稿，全感至感，耑此即頌吟祺。弟李曼石拜啓。」附稿一件

香港中國書法會雅集感賦二章

陳菊圃原作　李曼石附註

㈠ 書道衰微慨往年，干戈擾「攘」歷烽烟，諸公共展匡時策，八法商量信有緣。

㈡ 古爲今用探根源，碑帖紛陳國粹存，從此藝壇增異彩，風流直欲紹西園。

李曼石附註

此詩所用之「攘」字，是否不妥？請求批評，茲將「指摘者」及「同意者」，列舉數位如下。指摘者三位：

㈠詩詞家，「季子」，區季謀先生。㈡詩書畫大藏家，劉少旅先生。㈢適社、中醫師聯誼會、書法會，三會秘書，詩書名家，陳乃殷先生。三位先生指出攘字不能作仄聲用。謂陳菊圃先生，用錯了平仄。

認爲攘字可用，同意陳詩者，三人：

㈠詩書名宿，晚香館主人，許菊初先生，並曾以扇面，請菊圃賜墨，陳君即書此二詩，並求指疵，菊初翁只有讚賞，未見指出平仄不合。㈡三年前，商業電台徵聯，上聯題爲「晦明燈火樓台夜」，陳對以「擾攘干戈征軸空」，獲選第二名，評選人，爲陳湛銓教授，同意「攘」字，平仄兩用，與「明」字平聲，並無抵觸。㈢中國藝術院，李曼石對「攘」字，認爲平仄兩用，支持陳菊圃君。

請力行先生，詳加引證，解釋批評，同意陳君，或加指摘，連同附註各點，一併刊出，以匡文運，而正視聽，幸甚，幸甚。曼石拜啓。

菊圃先生之詩，氣勢連貫，用典自然，是爲名作，本壇主恭承來命，參與推敲，自當側引旁徵，務求公正，蓋詩書琴畫，爲國家文運所關，現值淹沉衰退之際，匡正扶持，責無旁貸。曼石先生，來函相託，只有據實品評，或有見地不周，不妨再質高雅。詩中二典，先加註解。

八法：

書家用筆，有八種方式，晉，王羲之所發明。八法者，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唐代」張懷瓘，加以說明，以「永」字爲例，因永字俱備八種筆式，各代書法家，均極精曉，日本在唐代派學生留學中國，學會此道，千餘年來，日本書道不衰，中國國粹，中國不知保存，現在流傳於日本，民國迄今，偉大文化傳統，隨糊塗革命而俱逝，再不提倡，即將絕種，書家八法，漸次無人知曉矣，可悲也哉！

西園：

是宋代詩書畫名家雅集之處，當時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晁無咎等，各大名人，在西園定期雅集，作詩寫畫，奏樂撫琴，談笑揮毫，論文煑酒，文人雅士，互相集會者，曰「雅集」，不比今日，掛雅集之名，在茶樓酒家，方城雀戰也。某次壇主應邀而往，足未登樓，遙聞扑拍之聲，遠見雅士多人，手摸雀牌，目不暇瞬，精神緊張，如臨大敵，行漸近，猝聞座中大叫一聲，「自摸紅中滿胡」，舉座驚駭，聲震屋瓦。余見該雅士，是爲肥佬，興奮過度，滿面紅光，血壓上昇，血管充脹，大有破裂可能。危險萬狀，因見事態嚴重，悄然而去，溜之乎也。因此，雅集有人打牌，絕不參加。

陳先生詩，有人指以「攘」字不妥，又有人讚稱不錯，雙方各有理由，鄙人被邀，參與評論，客卿身份，務當公允，並非一說即可了事，必須有所引證，引證之事，絕不簡單，若無證據提出，胡指一通，爭論兩方，豈能甘服？況雙方皆有重望，言之不當，容易得罪聞人，拒而不評，有負拜託之雅，只有一秉至公，直言如下：陳先生詩，格調高超，「攘」字未錯，有何爲證？且看「唐詩三百首」，劉春虛之「闕

長。（溪同谿）此兩句詩，可作畫譜用。但是雲字，在十二文韻，平聲，溪字八齊韻，亦平聲，與陳詩類似。

閒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可作對聯用）山字，十五刪韻，平聲，書字，六魚韻，同屬平聲，均爲第四字。亦類於攘字之使用。劉春虛，唐大寶進士，江東人，官夏縣令，該詩在唐代即有盛名，且選入「唐詩三百首」，如果有錯，何能選入，自唐至清，千餘年來，未見有人指其平仄錯誤者，該詩在「唐詩三百首」，五言律，一七三頁，可以參閱。

又「金縷衣」作者杜秋娘，工詩詞，唐穆宗時，爲皇子女傅，杜牧對之敬佩。其詩：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惜字在「陌」韻，取字「慶」韻，二字均仄聲，又類似陳詩，照樣可用，該詩人人皆知，不必細解，唐朝迄今，未聞有所指摘，詩在「唐詩三百首」，三二〇頁，可以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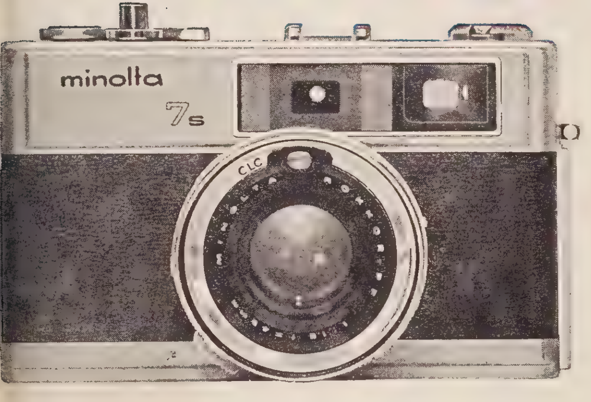
「攘」字本爲仄聲，在詩韻22養，古人又將其列入七陽者，表示平仄可以兩用也，平仄兩用之字，指不勝屈，例如23漾韻，中有極多平聲之字，將、當、漲、王、忘、張、長、行、妨，以上諸字，既列漾韻，同時又列入平聲七陽者，表示平仄可通用也。又22養韻中，亦有「長」字及「蒼」「穰」，俱見七陽，是「長」字一字已佔三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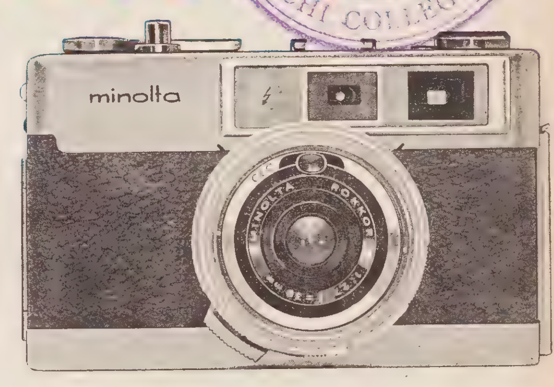
古人在分韻之時，即有淆混難清之苦，其原因，有若千字，一字可讀數音，兼有數解，可平可仄，例如同一「難」字，而有「困難」，「災難」之分，同一「長」字，而有「長短」，「生長」之別，「解」字有三音，能作三種之用，讀音不同，平仄遂異，分韻者不得已而兩用之，此爲古人用意之所在也。

攘字，國語之音同「昂」，爲中國古字，又作偷字解，歷史頗久，春秋戰國，即已使用，論語：「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父親偷羊，子去告密，孔子反對，意謂雖然正直，然正直之使用，不得其當也。

陳先生詩，無暇可指。攘字絕對可用，該字可平可仄，並無不妥。同爲雅士，應該互相頌揚，不失文人風度，即有不妥，只可私自告之，當眾宣揚，是爲過火。壇主軍佬出身，尊重文人，最愛能詩之友，上期評註毛主席「長征」詩，不通，未經其本人請託，即爲斧正，是爲多事，有背風人之旨。一時衝動，修養不深，追悔莫及矣。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內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希望這只是幻覺！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寄回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胡志明小徑」之戰

上一期在「印支戰局新形勢」中，我們對南越軍進攻寮國南部地區的共軍，已有概略的說明。着重指出在摧毀胡志明小徑的北半段，其後的電訊報導證實了我們的看法。現在根據新資料，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高棉之戰與新「小徑」

去年美越聯軍介入高棉戰爭，曾給予北越及越共致命的打擊。原來北越南侵的補給線有四條：⑴從北越經寮南及高棉北部及西部山區的所謂「胡志明小徑」；⑵自胡志明小徑北段重要據點切邦（寮南）東下入南越北部廣治省的溪山地區；⑶從河內、海防利用共黨國家船隻，載運軍需品至高棉口岸，經火車運至高棉南越邊境的「庇護所」地區；⑷從北越南部海岸，以帆船小艇載運軍火，乘夜滲入南越海岸及湄公河三角洲地區。以上這四條補給線以第⑴第⑶兩條綫為主，供應量達百分之八十。而這兩條補給線，由於高棉政變，施漢諾倒台，美越軍之介入高棉戰爭，徹底摧毀了「庇護所」地區的基地羣，而完全崩壞。這樣一來使南越境內的共軍，幾乎完全斷絕了補給，致北越軍主力不得不從南越撤出，只剩下少數零星的越共游擊隊；南越局勢乃頓然改觀，南越軍迅速收復越共盤踞地區，收復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基本上南越局勢已告穩定。

北越受了這一嚴重打擊，乃另行開闢補給路線。自寮南的切邦為起點，西下進攻寮國的波羅芬高原（去年十月攻下），繼續南下掠取高棉東北地區，在舊胡志明小徑之西，平行的開闢了新的「胡志明小徑」。

進攻寮南的意義

南越軍這次的進攻行動，初步已判明即以切邦地區為目標。作戰主要目的在摧毀新「胡志明小徑」。新「小徑」對南越的威脅小，對寮國、高棉的威脅大。今次共軍瘋狂的進攻高、寮二國，皆因依恃新「小徑」的補給線，南越軍這次進擊行動，必將直接影響高、寮二國共軍的形勢，換言之永珍和金邊的危局將迎刃而解。這說明印支的戰爭，越、寮、高三戰場已連成一片。

南越軍作戰的另一目的是肅清南越北部（接近十七度線非軍事地區）溪山地區的共軍，杜絕北越軍的滲入，使南越領土恢復完整。在一九六八年，北越軍曾集結七個師十萬大軍圍攻溪山地區美軍，並迫使美軍自該地撤退。另有十萬北越軍在南越境內縱橫驅馳，西貢、順化兩大城數次被共軍突入，一夕數驚。現在形勢已完全不同了，南越軍在安定了南越之後，開始出境進攻共軍的後方了。可知摧毀舊「胡志明小徑」的效果，實在巨大。

寮南地區的切邦，不但是新「小徑」的起點，軍火軍糧的屯積所，並且是屏障北越西陲的要地。南越軍一旦攻佔切邦，立使高、寮二國的共軍斷絕補給，南越軍且可與寮國政府軍呼應，夾擊據守波羅芬高原的北越軍。還有更重大的意義，這使南越軍直推北越的西陲，使北越本土受到重大威脅。

切邦距南越邊境四十二公里，此文執筆時南越軍先頭部隊已經望見切邦，可能已經展開激戰了。南越軍攻下切邦後，次一行動可能是揮軍南下，呼應寮軍夾擊波羅芬高原。使寮國與南越連成一片，將新胡志明小徑切為兩段。將使印支三國的共軍全部陷於癱瘓狀態。

從以上的說明來看，寮南之戰，是共軍生死之戰；今日的切邦，即三國時代蜀魏交兵的街亭，地方雖小，關係全局。奠邊府一戰是北越興起的關鍵，切邦一戰可能是北越衰落的轉捩點。

可能發生大戰惡戰

從有關資料得知，據守切邦與波羅芬高原一帶的北越軍約有三師到五師之眾。目前進入寮南的南越軍僅二萬人，恐怕只是尖兵部隊。我們相信動員的第一線部隊至少要有五萬人，才足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事。換言之，北越軍很可能在切邦附近與南越軍進行「決戰」。假使南越軍沒有足夠的策應兵力，僅以兩萬人孤軍深入，那顯然極度危險，很可能被優勢的共軍，以「夜戰」、「近戰」的人海戰術吃掉。歷經百戰，深知共軍戰術的美越軍事當局，當不會如此愚蠢。

美越聯軍收復溪山地區的軍事行動，已自一月末開始，北越軍當已預料會進攻寮南，他們已有十天的準備和佈署，絕不會輕易讓南越軍切斷新小徑。因此預料數日內將有大戰和惡戰，而印支局勢，將繫於這一戰。

編者按：當此稿付排之際（十一日），電訊報導，南越軍已於十日攻佔切邦，與本文所論符合。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當局對創與大樓事件不容置身事外

可能是當年一宗大貪污案

梁人傑

對一幢不合規格的大樓作出「容忍」決定的人是誰？「容忍」的背後，除了「同情」住客外，還有沒有其他因素？老萬認為這是反貪污部應進行調查的事。即使往者無法追究，至少可以防止今後發生同樣事件。可惜目前政府的態度是極力想避開這問題……

三扒兩撥想「解決」

上期老萬談創與大樓變為危樓事，因執筆時間在事情發生之日，到雜誌出版，已事過一週，為了這事轟動社會，有關方面想三扒兩撥將事情「解決」，所以這一週間有許多新的情況，上期的文章中未有提及，發表之日，似乎有點失卻時效。

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被公開的「烏龍事件」，老萬認為有再作一談必要。

一間建築僅僅十四年的樓高十層，擁有一百單位的大樓，因入則時只建七層，完成後變為十層，與原則不符，未獲批准；而住客可以在這幢大廈中居住了十四年，未嘗受到任何方面干涉，每季照納差餉，每年繳交物業稅、地稅，和一般已領有入伙紙的樓房完全一樣。

要不是不幸於十四年後的今天，結構損壞的鋼筋混凝土「忍無可忍」要坍塌下來，這最大的烏龍也不會揭發出來，永遠不會有人曉得創與大樓是一幢僭建大廈。

「與我無關」

這幢僭建大廈的地位使香港政府非常尷尬，一幢建築完成僅十四年的現代化建築物，一下子敗壞到這程度，雖說建築師和建築公司有責任，但政府

建築物條例執行處處長羅禮，為此發表了一項談話，主要有兩點：㈠該大廈建成後與圖則不符；㈡該大廈建成後從未申請入伙紙。

至於何以沒有入伙紙住客可以入住？羅禮的解釋是：當時已有許多住客遷入，政府不忍他們受到遷出之苦，因而決定「容忍」。這一容忍，便一直容忍了十四年，如果樓宇用正料，不出事，當局當然繼續「容忍」下去；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偌大一座大樓，卻變成危樓，這一些「內幕」，羅禮不能不爆了出來。

不消說，他的用意等如說：「此事有上手紅契，與我無關。」也許真的十四年前並非由羅禮經辦這事，「容忍」的另有其人；但姑無論是那一位官員經辦，都難辭烏龍之咎。

調查與否不能透露

如果單是「烏龍」而已，還可作為笑談，做茶餘酒後的談資；可是這一烏龍使敏感的市民們直覺到當時造成這大烏龍是「銀紙攪掂」。如果實情果如他們所料，則這事並非烏龍，可能是涉及一宗巨大的貪污案。

變化」後，市民御渴望知道事實眞相，單是羅禮的幾點解釋，未能使人們滿意。

報社在此事發生後，曾向港府新聞處提詢：反貪污部是否準備對此案進行調查？所得到的答覆是：「無可奉告。」據解釋：此案是否進行調查也不能透露的。這是「敷衍」還是恐怕「驚動太歲」？不得而知。

不過，有跡象可尋的是，政府對追查責任，顯然並不熱心。因為，香港政府「反貪污」政策，一向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宗「烏龍奇案」，可能牽涉到一些「大老虎」身上，那叫港府怎樣處理呢？

大小業主「妥協」

事件發展到目前情勢，決定將「危樓」拆卸，改建十六至十八層新廈。關於重建的事，二月十日大小業主舉行一次會議，決定聯合組織重建的「有限公司」，重建費用，由大業主墊支，將來建成分樓，同時攤分建築費。

這計劃大小業主無不舉起雙手贊成，人多數是自私自利的，拆危建新，對大小業主都有利，在彼此互利形勢下，他們的商談自必順利完成。

大業主有什麼利益呢？現在創興大樓一百個單位之中，有六十多個是大業主的業權，只有三十幾

十八層，以十六層來說，照原來單位可加六成，即一百六十個單位，如縮小面積，還不只此數。

建成新廈後的一百六十個單位，撥出三十多個交回小業主，剩下一百二十餘個單位，只消售出半數，建築費便有着。目前樓價租金飛漲，新樓新租值，比現在受管制的租金，可能倍增，小業主付出一筆免息建築費，也「除笨有精」。

住客的四項要求

最苦是住在這大廈危樓中的逾千住客。大廈已裂痕處處，隨時有坍塌可能，仍然留居大廈之內，無異和死神賭博，誰也料不到什麼時候大樓會像升降機一樣，從十樓降下來。住客四項要求中，有一項是「延期遷出」，老萬十分佩服他們的勇氣，在如此惡劣情形下，仍敢留居，簡直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不過，他們提出這項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目前空置樓宇少之又少，即使可以找到新住處，但新樓租金不受管制，業主可以開天索價，還要一筆裝置費和搬遷費，一般日給小市民，這額外開銷是吃不消的，窮人只有冒險，希望拖延一個時期，慢慢再想辦法。

現此案已定五月三日在維多利亞地方法院聆訊，屆時將是住客們的重要關頭。

已有數百名住客簽名支持的「四項要求」：

㈠要求大業主（兼建築商）或有關方面補償，補償額不低於戰前舊樓，並要求當局促使此事早日獲得解決。

㈡要求當局准許延期搬遷，由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起再延長六個月。

㈢無法找到適當地方搬遷的住戶，當局給予徙置。

㈣要求業主自當局宣佈創興大樓爲危樓那天起，免收住客的租金。

政府可以「卸責」嗎？

談到住客要求補償問題，政府發言人馬上說：「……府無關，政府將不予理會。」

政府這樣推卸責任的態度實在令人憤慨！推源溯始，如果當日政府不是幹出這麼一宗「烏龍事件」，怎麼會有今天的問題發生？在善後工作上，即使政府「不便」主動，也須從旁督促業主住客尋求合理解決辦法。

老萬以爲，無力他遷的予以徙置，是合乎原則的，理由很簡單，政府對僭建屋宇的拆遷，住客們一律獲得徙置白咭；創興大樓未獲批准、未有入伙紙，在理論上也是「僭建屋宇」。

由於政府的「容忍」，造成今日的情況；政府豈能說是「私人事件」而把本身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即使這是住客與業主間的私人事件，如果政府不出面作仲裁，業主會不會貼貼服服的給予住客們以合理的補償？

大業主的利益

大廈變危樓，無可諱言的，大業主過失最大；更無可諱言的，拆卸大廈危樓，改建新大廈，大業主得益最大。

因此，大業主酌量給予住客補償一些搬遷費，十分合理。不過，如果沒有政府出面，大業主決不會聽笛的。

過去舊大樓建築未符標準，政府如執正處理，這幢大廈在十四年前就該下令拆卸重建，如果這樣做，大業主不宣佈破產才怪。但因爲政府「容忍」十四年，大業主不但沒有破產，且因爲省了一些建築材料、人工，又可白白多得三層三十個單位樓宇，一來一回，獲利不貲。現在，由政府仲裁，要大業主補償住客們一點錢，也很應該。雖然住客的要求是「不低過戰前樓宇的補償率」，未免大喉欖一點，但開天索價，落地還錢，大可以討價還價，折衷一下，取得合理標準。政府硬繃繃說是「私人事件」，讓他們自己解決，恐怕不會有什麼結果，吃虧的當然是住客了。

是誰要「容忍」？

……何協議拆卸重建，以及業主住客間的補償談判，甚至政府是否答應予他們以徙置的優待，都是次要問題，主要還是找出當年「容忍」的眞相。

工務司盧秉信發表談話說：他相信港九樓宇像創興大樓那樣——沒有入伙紙而有人入住的情形，不會有第二單。

老萬希望盧秉信說的話是正確的，但這仍然不能解釋「唯一」可以容忍無入伙紙入住的創興大樓，當時究竟誰負起「容忍」責任的？

是當時的港督葛量洪爵士嗎？抑或他下面的任何人？即使是葛督的主意，也該把眞相詳細公佈，以釋羣疑。政府如不作表示，便使許多「神奇」的謠言在市面滋生。事實上，現在已有不少使人聽來啼笑皆非的傳說，可能是揑造的事實，但政府不作表示，就使人對謠言深信不疑了。

責任還是要追究

目前，當局對這事件的處理態度，顯然是讓大業主、住客房東自己把事情攪掂，便算了結，至於牽連政府的部份，一於不提，最後是不了了之。

「爲民喉舌」的議員們，也只要求徙置居民；政府的責任，似可一筆勾銷。

表面上看來，十四年前的事件，已成過去，即使當日的「容忍」背後是靠鈔票支持，形成一宗貪污疑案，事隔這麼久，當時有力的人物，死的死了，回祖家的回祖家了，難道將他們鞭屍，將他們從祖家引渡回來審訊嗎？這是使港府很尷尬而難以辦得到的事。一般市民的見解，認爲前事即使無從追究，嚴厲地追究這個責任後，至少可以防止以後類似的事情發生。

戰後香港小業主非常多，他們不論買樓自住或收租，都要付給香港政府一筆稅收，有納稅的義務，就該獲得法律保障的權利。如果大業主可串同建築師、建築公司，甚至勾結負責驗樓，發給入伙紙的人，就可能成爲一個騙局，尤其在樓荒的今天，買樓的人禽禽青，政府動不動「容忍」，就最容易形成騙局，有不少人從中大發其財了。

一年來的毛共內爭

魯遲

去年一月到五月，毛派與新當權派曾有過一場激烈的鬬爭。所爭的焦點有二：一是「整黨建黨」的領導權，二是對蘇俄的外交路線。這一場鬬爭，新當權派大獲全勝結束。在「整黨建黨」方面，新當權派不但擊退了毛派的進攻，並給他們加上從「極左」來「干擾毛主席整黨建黨路線」的罪名，進而力拒文革時期造反分子的入黨權利，痛斥「造反有功，入黨有份」的思想，爲資產階級思想。關於對蘇路線，迫毛澤東於五月二十日反美聲明，首次不攻擊蘇聯，連「社帝」、「超級大國」字樣都不提；更妙的是還邀請蘇代表團的官員，參加二十一日天安門前的反美大會。

毛派一路挨打

去年上半年新當權派的勝利，並沒有順風直下。當他們在下半年，開始「清君側」時，就遭遇到空前猛烈的對抗。三月間謝富治因反周恩來而被打下台，是新當權派打擊毛澤東左右的第一個行動。毛派對這個「打破門牙和血呑」下去了。可是八月間打到毛的第一心腹陳伯達時，就開始發生激烈戰鬬。新當權派乘勢猛攻，十一月間使毛的第二心腹康生不再露面（康妻曹軼歐仍由公開活動一個時期），毛妻江靑、林彪、林妻葉羣也都露面越來越少。毛另外兩個心腹張春橋、姚文元也搖搖欲墜。到了十二月初，毛派有全面崩潰之勢。毛在五月到十一月之間，有外賓必接見，硬頂着頭皮，裝扮仍是貨眞價實的獨裁者，可是十一月中旬以後，許多重要的外賓，他都提不起興緻接見了。在政治佈景後面，展開了一場殊死戰！十二月中旬，新當權派暫時鳴金收兵，似與毛派達成了一項新的妥協。

沉寂數月的姚文元和張春橋，從十二月下旬起突呈活躍。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舉行的，歡迎南越「民解」代表團的大會上，姚文元代表中共中央講話。另一方面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開始，實爲主任，而不敢稱主任，只稱「負責人」的張春橋，十二月下旬突然以「主任」及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實權在政委杜平之手），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全部頭銜在上海出現（已久不在上海，革委會工作多由馬天水、王洪文等代理），發動數十萬人歡迎南越「民解」代表團。在北平舉行的歡迎大會不過萬人，在上海歡迎場面如此盛大，因爲南越「民解」是毛路線的標本，是實行「槍桿裏出政權」路線的急先鋒。

而美洲智利的阿連第之上台，則走的是蘇聯的路線。即「三和一少」的路線。「三和」即是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平過渡即是說，無產階級可以不需流血革命，可由和平選舉掌握政權。

阿連第領導的「左翼聯盟」在智利的成功，是「蘇修」路線的勝利。而南

歡迎的節目平平淡淡，在上海則熱烈盛大，反映了毛派在北平之不得志，以及張春橋在上海必須「突出」毛路線的微妙情況。

放下路線問題不談，自十一月十三日之後許多公開集會，應露面而不露面的張春橋，「新華社」突然以全部官銜對他擴大報導，顯示北平領導層內部發生了變化。

具體的變化，在今年一月十日上海市委會成立時表現了出來。在上海市委之前，湖南、廣東、江西、江蘇四省委會，全是軍人的天下，唯上海市委獨異的突出毛派的陣容。張春橋和姚文元分任第一第二書記，其餘五書記中有三人也是毛派。說明毛派搶佔了上海陣地。

大敗小勝餘波未了

可是毛派在上海得勢之後，跟着遼寧、安徽、浙江三省委的成立，則仍是新當權派的局面。這三省委的領導班子，幾乎是革委會的翻版，而革委會本是實力軍人的工具。就上述八省市的新黨委來說，毛派只佔一上海，成一對七的形勢，仍十分孤立。

最値得注意的是當一月三十日新華社發佈浙江省委成立消息時，「人民日報」刊一篇來路可疑的社論，題目是：「毛主席整黨建黨路線的勝利」。這篇社論的要旨在說，最近建立的各省市新黨委，都是依照毛路線建立的，都是在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建立的」。並且認爲這些新黨委都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

乍一看這篇社論不過是官樣文章，但是一考查背景，就發現大有文章。

一月十日上海市委成立時，大多數省市的廣播電台曾加杯葛，不予廣播（轉播北平電台不計在內），而上海市委建立之前的各省，及建立之後遼寧、安徽兩省黨委會，大多數省市電台則以頭條新聞廣播。這說明毛派得志的上海新市委，曾遭受公然的抵制，說明新當權派的反對態度。

從這一背景可知，毛派費九牛二虎之力，在上海取得的勝利，是非常勉強的；仍在受大多數地方當局的反對，毛派的處境非常孤立，非常危險。

其次，上海市委的名單是經「黨中央」批准的。在批准過程中一定發生了激烈鬬爭。可能是毛澤東豁出老命所爭得的勝利。但是實權在地方軍人。黃永勝、周恩來等雖被迫妥協，可是地方不答應，故有大多數省市公開杯葛的舉動。爲了安撫、化解各地方的反對，於是才發表了那篇看來好似「空谷來風」的社論。

如果以上的推論屬實，毛共內部的權力鬬爭又打了一個回合。這一回合，

中共國務院「五・七」幹校的眞相

器陷於癱瘓狀態，各部委領導幹部被打得七零八落。「九大」後國務院的組織建設已提到日程上來，但進展卻相當緩慢，未恢復昔日的工作效率。而中共對外的外交任務，外貿任務，對內的建設任務，整頓機構任務卻相當繁重。所以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起，國務院組織建設的步調卻加快了。不但任命了一批部委領導人，而且各部委也進行大規模的調整。「調整」的特點，就是照「九大」黨章的精神辦事。「精簡機構」，把性質相接近的部進行合併，截至目前爲止，計已合併的有下列各部。

⑴第一輕工業部、第二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三個部合併成爲輕工業部，由「九屆」中委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光出任部長。原三個部「文革」後尚活動的副部長多留任。

⑵原負責管理一般機構生產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和原負責農業機械的第八機械工業部合併，取銷第八工業部，新部長未見公佈。

⑶交通部和鐵道部合併成爲新的交通部，部長未見公佈。「文革」後尚活動的副部長均留任。

⑷建築工程部和建築材料部合併，由原建築材料部部長，「九屆」中委賴際發出任部長。

⑸原農業部和林業部合併成農林部（糧食部也有可能併了進去），由出身於四野的軍人沙風出任部長。

⑹原石油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化學工業部三個部合併成「燃料化學工業部」，部長未見公佈，原三個部「文革」後尚活動的副部長均留任。

⑺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改爲對外經濟聯絡部，該委員會的主任方毅和副主任謝懷德皆轉任正副部長。

⑻對外貿易部委任出新部長白相國，白相國原爲駐廣東汕頭地區四十一軍政委，「文革」後調任駐該部軍代表。原任三名副部長除周化民留任外，「九屆」中委李強和原代部長可能調動，但情況尚未明朗。

⑼外交部司長一級及可能是副部長一級幹部也在充實之中，如王容海出任禮賓司司長，陸維釗出「九屆」中委耿飈可能出任第一副部長。

然而從中共國務院的調整，我們可以看出合併、精簡爲主，充實爲次。既然大量把二個、甚至三個部合併，已被打倒的部長、副部長一級領導人姑且勿論，部以下局、司、科一級幹部以及一般低級幹部，必有大批人成爲「多餘的人」，這已是不容置疑的了。那麼這些「多餘的人」怎樣處理呢？唯一的去處就是放置到「五・七」幹校。

據「人民日報」七一年二月一日透露，自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七〇年底，兩年內國務院各部門先後創辦了一百多所「五・七」幹校。近九萬名國務院幹部被放進「五・七」幹校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認眞改造世界觀」。九萬人之中，少部份是根據輪流下放勞動的原則，進入「五・七」幹校輪流鍛鍊，輪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下去一段時間便調回機關參加行政工作。但絕大部下放進「五・七」幹校的幹部，卻成了長期下放，或者下農村插社插隊，只能「滾一身泥巴」，而永遠沒有被調回機關的機會。

這部份人也就變成了變相的「勞改犯」或「農工」。每天除了必須埋頭埋腦地勞動、種田、飼豬之外，稍有空閒還要總結經驗，交流經驗，學習毛澤東哲學，開展「革命」大批判。

批判「勞動懲罰論」，批判「下鄉渡金論」。此外還要互相揭露，互相批評，「事事接觸靈魂」。

強調「單純的勞動不能產生繼續革命的思想」。認爲勞動只有在大學毛澤東著作，堅持三大革命鬥爭，不斷破私立公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改造世界觀的效果，才能獲得「思想、生產、體質三豐收」。於是下放的幹部每天勞動八小時，工餘搞大批判得疲憊不堪。然而，還不止於此，在「五・七」幹校中，倘如表現不好，或者稍有反抗，往往被打成「階級敵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這種嚴厲的鎮壓手段，卻也成爲對付下放幹部的有效手段。人民日報說：「事實證明，幹部下放勞動，是一場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必須會受到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遇見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干擾。因此，只有不斷肅清『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餘毒，狠抓階級鬥爭不轉向，『五・七』幹校才能勝利前進。」人民日報還舉例爲證，據云「外文局『五・七』幹校，反革命分子一度鑽進了領導班子，壞人當道」、「成了『老大難』單位。」後來「揪出了階級敵人，幹校面貌煥然一新」。這一則消息說明了「五・七」幹校的「階級鬥爭」還是很激烈的。從國務院各部門下放到「五・七」幹校還不是安全的，不少人進入幹校後，還會被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外文局「五・七」幹校的事例，絕不是個別的特殊的事例。

人民日報還透露，原物資部幹校，也是「形勢分析會經常開」、「革命大批判經常搞」、「階級鬥爭經常抓」、「鬪倒壞人，教育羣眾」，其餘一百多所「五・七」幹校也是如此。可見中共新當權派對被打倒了的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的政治迫害並未停止。而「五・七」幹校以教育爲主的謊言也可以不攻自破。中共雖然不斷批判「勞動懲罰論」，事實上卻是把下放勞動當作對付存在不滿情緒的幹部有效的懲罰手段。

在各省黨委紛紛取銷「軍人、幹部、羣眾」「革命三結合」的時候，人民日報卻強調「五・七」幹校的領導班子，要實行「軍、幹、羣」和「老、中、青」的三結合原則，這表明了軍人是「五・七」幹校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而幹部則是被領導、被管理、被懲罰、被改造的人。

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機會。」事實上「幹部下放勞動」，卻是中共統治者摧殘幹部迫害幹部的機會。

待旦

日本人最近作出一連串的壞事

岳騫

最近兩個月來，日本人在世界各個角落，對着中華民國政府及反共的中國人施放明槍暗箭。其行動東西呼應，兔起鶻落，顯然背後有一個力量在操縱，否則不會配合得如此之巧，茲逐項錄出，供國人參考。

（一）

美國夏威夷州有一位國會參議員鄺友良是美籍華人，夏威夷州華人同日人移居佔多數，鄺友良在當地最得民望，當年前夏威夷改為美國第四十九州時，按照憲法應選出參議員兩人，鄺氏就以最多票數當選，至本屆已經連任三次。鄺氏是華人，家庭中至今仍然保存中國家風，真正的中國人必然反共，所以在美國參院中屬於鷹派。同時鄺友良又是尼克遜的好友，對尼克遜的政策頗有影响力，因此為鴿派所恨。

去年十一月間美國進行中期選舉，部份參議員任期屆滿要改選，鄺友良也在改選之列。另一位參議員是個日本人，名字一時記不起了，任期未滿，不需改選。與鄺友良競爭的對手是一個白種人，無論聲望地位均不能與鄺友良相比，尤其是夏威夷百分之八十是有色人種，白人在夏威夷當選如此重要位置決無可能。就在此時，這個日籍參議員卻出馬替白種候選人助陣。本來民主政治的選舉，幫助任何方面皆有其自由，原無可非議，但這個日本參議員競選的語調卻很特別，他向選民說：一個參議員已經是有色人種（指他自己），另一個參議員不應當再選有色人種。把種族問題帶進選舉，已經不當，而用意則要拆垮鄺友良。幸而當地選民能明白是非，鄺友良仍以最高票數當選。選舉揭曉後，鄺友良對於這個日本人卑鄙陰謀恨之切齒。參議院會期開始時，照例每一個州的兩名參議員兩人一齊入場，鄺友良拒絕同這個日本人一道出場，以表示對其卑鄙行為的抗議。

在美國，種族歧視是由來已久的事，凡是有色人種無不痛心疾首，希望能打破此種不合理現象。但是，這次這個日本人為了打擊華裔參議員，竟不惜出賣自己，以人種問題作號召，鼓動白人反對鄺友良當選，究竟他同鄺友良有沒有私仇？若沒有，為什麼要這樣做，用意大概就是為了打擊反共的中國人。

（二）

另一件事要說到日本乒協的會長後藤鉀二了。這次亞洲乒協在新加坡開會，後藤是本年度主席，在開會前私自前往北平，要求中共參加乒協本年度亞洲賽事。中共當時答覆是祗要驅逐了中華民國代表，中共就可派員出席。後藤當時如奉綸音，回到東京就聲言一定要將中華民國驅逐出會，邀請中共代表參加。假如祗是日本自身邀請中共作乒乓球比賽，外人自無話可說，現在是亞洲乒協會議，後藤有什麼資格代表全體亞洲各國乒協發言，而且一個會員國提議開除另一個會員國，在乒協規章上也是不可能的事。但後藤以為自身是亞洲乒協會長，日本又是亞洲大國，擺出當年皇軍的派頭，居然要代表整個亞洲乒協發言。此人可惜遲生二十五年，否則當年巢鴨監獄吊死的戰犯也許不止七個，可能會多他這一個。

後藤這種專權跋扈的作風，在新加坡會議時受到一致抨擊，結果就有關中華民國會籍投票，共計出席十二個國家的乒協，後藤提案以一對十否決，新加坡棄權，後藤意見祗有他一個人贊成。後藤當場出醜，一怒辭去亞洲乒協會長。但是回到東京之後，揚言絕不甘休，要向國際乒協投訴，要求國際乒協出面，驅逐中華民國出亞洲乒協，而讓中共加入。

中共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主持體育活動的賀龍、榮高棠均被整肅；乒乓球名將除去莊則棟最近露一次面，其餘均已被整肅；容國團且被指為國民黨特務，生死不明。這三四年中，青年人自無時間丟下毛哲學去打乒乓球，所以中共乒乓實力已遠非昔比，就中共頭頭本意，確不願出國獻醜，既怕到地方慘敗，在國際上出乖露醜，又怕團員跨過深圳河，有人宣佈投奔自由。但後藤卻比毛澤東更毛澤東，一心一意要把中共拉出來，究竟是「擺景」還是「贈慶」，可也難說的很。

後藤破壞中華民國出席亞洲乒協雖未成功，但是對於阻撓中華民國加入國際乒協卻收到效果，目前國際乒協會長已聲明將拒中國加入，看來中國乒協要加入此國際組織還要經過一番苦鬬，這都是受到後藤之賜。

（三）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就要說到釣魚台島的事了。這個小島無論就地理形勢還是法律根據都屬於中國，論者已多，不必贅述。日本也自知無法從中國方面爭去這一連串小島，乃向中國政府建議目前擱下主權不談，祗商量開發礁層資源的事，並邀得大韓民國參加，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東海及韓國海岸。中國政府也覺得此時談判領土問題，徒引起糾紛，釣魚台島為中國領土，已屬不爭事實，祗要日方不在島上豎立標幟，遲談早談無關係，此是台北官方對釣魚台島保持緘默的原因。不料日本方面得寸進尺，始而利用美國人出面，不准中國漁船在釣魚台島作業，凡在釣魚台島附近打魚的中國漁船，若被美國軍艦發現，即強制離開。到了上月底，日本突然宣佈要

。琉球雖經美國片面讓與日本，並未得到有關各國承認，日本也無權代表琉球政府出面。再退一步說，就算美日之間私相授受琉球合法，也要等到一九七二年日本重併琉球之後。所以無論從任何觀點看，日本要在釣魚台島設立氣象站是絕對說不過去的事，據傳中國政府已暗示，如果日本在釣魚台島設立氣象站，將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實在說經濟制裁未免小題大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日本人在島上設立氣象站，我們到地方拔掉日本旗，插上中國旗，派出軍隊看守。至於這個氣象站，估計要用五萬多美元，權且記下賬，在未來日本對中國賠償數額中扣除就是了。

（四）

日本國會從去年忽然組織了一個促進日中（共）建交同盟，在野的社會黨、民主黨、公明黨國會議員幾乎全都參加，自民黨議員也參加了一部份，若照宣佈人數來看，已超過國會議員半數，按數應當可以通過與中共政權建交了。但事實不然，有許多議員，尤其是屬於自民黨籍的，若非有心胡混，就是投機，眞正要叫他們投票時，態度就會改變。所以這個「聯盟」實在是個空架子，祇是少數政客藉此興風作浪以抬高自己身價，尤以聯盟主席藤山愛一郎爲最。

藤山是個商人世家，露頭角甚早，抗戰之前，民國二十五年藤山曾率領一個代表團到南京訪問，與我財政部長孔祥熙晤談；二次大戰後，藤山發了戰爭財，一躍爲日本「商工會所」會長，地位相當於中華全國總商會主席，在日本是一個有地位的大商人。藤山與岸信介兩人幼年同學，結拜爲弟兄，日本投降後，岸信介以甲級戰犯身份被起訴，羈留監獄數年，家中用度全靠藤山接濟，岸信介對之異常感激；以後岸信介再度從事政治活動，由外相而首相，第一次組閣時就拉藤山入閣，擔任外相，從此藤山商而優則仕。究竟岸拉藤山入閣時，有沒有許藤山爲接班人，不得而知。但藤山此舉，確實是誤入歧途，日本工商界人士笑藤山丟了一匹彩綢，揀起一塊破布，倒是很恰當的比喻。

岸下野後，藤山也隨之下台，這時他已成爲自民黨內一個派系首領，也擁有數十名議員。但是搞政治要有錢，藤山作生意雖是好手，籌募政費卻不成，籌不到錢祇好自己掏腰包，存款用光了就賣祖遺財產，現在不動產也賣得差不多了，手下議員被一個二號頭目南條德男帶走了，另投別枝。藤山一派連他本人好似還剩下三人，也曾競選過首相，都是敗下陣，現在變成了名利兩虧，憤激之際就鋌而走險，居然向左轉，與中共拉攏，成爲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了。

就藤山出身來說，是商人、官僚，皆是中共要消滅的階級；就其經歷來說，不但與岸信介是昆季之交，而且在岸內閣擔任外相時，自動延長美日安保條約十年，此事亦爲中共及蘇聯所痛恨，作爲誓不兩立的敵人。但藤山在政治上陷入窮途時，竟然搖身一變，會成爲共黨代言人，此雖是政客通性，但也足見日本人實在太沒有原則。

以上四點，皆對中華民國不利，無論是否有一整套計劃，我們對日本萬不[illegible]絕不恰當的，日本對中國的基本政策是製造中國分裂，扶助弱的對抗強的。此種政策在現階段雖對我們有利，但我們要認清這是日本人的利用，而不是基於道義。

與以上四件事發生的同時，又有一則新聞，琉球民眾對於歸附日本已感覺非計，開始有人組織團體要求獨立，所舉理由，與筆者在本刊發表文字指責尼克遜出賣琉球一段，大致相符。實在說，當初琉球出現的重歸日本運動，大部份是左派發動藉此困擾美國，在共黨看來，美國決不會放棄琉球，正好乘機藉此題目大作文章，美國不放棄琉球，可以離間美日關係，美國放棄琉球，就拔除了美國在太平洋上一個堅強據點。蘇聯更可藉口美國未將琉球歸還日，蘇聯也不歸還齒舞及巴丹羣島，使日本人移反蘇之情反美，本是一石三鳥的政策。

琉球不歸還日本，尼克遜應當明白，佐藤榮作也不會不知道，但是，都不得不譁眾取寵，爲了個人的政治前途，而將一個弱小民族犧牲，這是最可憫的事。

不過，琉球民心不死，既然發出了獨立呼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信這一個東亞文明小國，遲早有恢復其獨立之日，無論侵略力量有多大，都不能阻止一個民族求獨立生存的願望。

總之，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日本所給予中國人的印象仍然是敵對成份大，友好的成份少。爲整個人類和平，爲亞洲民族前途，我們都希望能幡然改圖，不要斤斤於經濟大國，政治大國的地位，而要作一個道義的大國，使東南亞各國覺得日本可親，不要使人覺得日本可厭。可厭之外再加上可畏，如此則日本殆矣。

美國扶植日本可說不遺餘力，但是，希望美國扶植日本要有其限度，經濟大國，政治大國均可，萬不能使其成爲軍事大國。日本一旦重整軍備，有了原子武器，有了足夠的陸海空軍實力可與美蘇中共相埒時，他將不甘於作美國的幫手，可能較戴高樂還要難對付，美國到時又將如何？

要文預告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李士謌，獲得一份加拿大「台獨」本部發行的對內秘密文件，現正在整理中，可於下期刊出，敬希讀者留意。在美、加兩國的「台獨」分子，一切陰謀活動，該文洩露無遺，此文一出，勢必哄動海內外。

——編者

海外見聞錄

來自莫斯科的消息【上】

天涯客

六十年前，有位美國新聞記者，寫過一本關於蘇聯的報導，叫做「震撼世界的十日」。

去年，又有一位署名為「觀察家」的人，寫了一本關於蘇聯的報導，叫做「莫斯科來的消息」。它雖然還沒有震撼世界，但卻成了一九七〇年度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

在前言中，「觀察家」交代得很清楚：他是個外國到蘇聯的留學生，如果蘇聯特務們知道了他的眞姓名，那麼，所有他在蘇聯認識的人、談過話的人、多多少少可以拉上點關係的人，就全都毀了。——每一個對蘇聯的國內局勢有點認識的人，誰也會同意他的這種顧慮。所以，就連那些最喜歡不擇手段，對一切都好尋根問底的西方記者們，也從來沒有追查過他到底是誰？

在這整個報導中，他用千千萬萬的身邊瑣事和路人閒話，提供了許多了解蘇聯眞實情況的寶貴資料。

例如：他提到自己三年前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很難在馬路上看見狗。有時，一兩個月都看不見一條。可是，現在不同了。小孩子們雖然對狗還是像看見了一頭獅子一樣的稀奇，然而，牽着狗在馬路上散步的人，已經不再是奇蹟了。他認為：狗的出現，是莫斯科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步的表現：一方面說明了房荒已經比三年前好了一些；非但人夠住了，連養狗的地方也有了。另一方面也表示：養狗不再是一種了不起的奢侈。——不過，直到今天，「有狗」就像有汽車一樣，在蘇聯人中間，成了一屬於中上層的。



養得起狗的人，在莫斯科都是中上階級分子。

據他報導：蘇聯的當權派，現在又在大捧斯達林，大搞其特務專政了。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在喊些什麼「民主」和「解凍」的口號，實際上，在蘇聯，一個私人的家裏，如果有了架油印機，就算犯了法。有一個工作母機製造廠的總工程師，因為實在看不慣許多事情，就向當地的黨報寫了一封「讀者投書」，發了一通牢騷。過了兩天，特務們就回敬了他一杯苦酒：讓黨員大會通過開除他的黨籍；同時還把他降為原工廠的一名小工。

一位在莫斯科電台工作了二十年的老新聞記者，只因為在和私人朋友談話的時候，對被整肅的那些蘇聯作家，表示了一點惋惜之情，馬上就被撤了差。走的時候，所有的老同事，不是藉故先走開，就是裝做工作非常忙，誰也不敢跑上來和他拉手道別。

就連蘇聯最有名的律師沙羅托金，也千不該萬不該替那些被整肅的作家們，當過一次辯護人。從此，連律師的牌照也吊銷了，只能到莫斯科的一家小工廠裏，去當「法律顧問」。

「觀察家」曾經以外國人的資格，坦白地問過另一位有名的蘇聯律師：

「難道你們對這種事情，就一點辦法都沒有麼？」

那位律師苦笑了一下道：

「辦法當然有。——那就是：盡量不要想到這個問題。」

在為作家們抱不平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一位被稱為「蘇聯原子彈之父」的沙哈若夫教授。他受到的處分，還算是最客氣的，並沒有被「開除黨籍」，只不過丟了他「核子動力委員會總顧問」的職位而已。

，就連偶爾認識一兩個外國朋友，也都成了被整肅的理由。有一位機械師，本來內定到非洲的一個商業代表團裏去工作。可是，出發前幾天，忽然來了新的訓令：不但不把他外調，而且還停止了升他的級。理由是：他在兩年前，和一位波蘭女人，交過幾天朋友。

「可是，她是波蘭人呀！是一個從我們的兄弟國家來的人呀！」他不服氣地分辯。

誰知特務們把眼一瞪道：

「怎麼樣？你還不肯低頭認錯是不是？——波蘭人也好，不是波蘭人也好，反正是外國人！」

事後，這位機械師倒忽然看開了。他說得好：

「謝天謝地，幸虧還是個波蘭人。要是個捷克人的話，那還不馬上就要被送去勞改了？」

另外一位年青的自然科學家，就沒有他那麼聰明，喋喋不休地始終不肯「認錯」，惹得負責「說服」他的那位特務少校，把桌子一拍，吼道：

「這個國家是我們建設的；是我們搞成強國的。——我們的這一切努力，都並不是爲了要使你們這種小知識分子的蛀蟲，有機會來隨隨便便尋我們的話，我保證你：一定有機會到西伯利亞的『處女森林』地帶去，向着那裏的大樹，每天講演一番你的高見！……」

因此，許多有點良知的知識分子，不是變成了個「一切無動於衷」的老和尚，就是借酒澆愁，藉酒瘋來發洩牢騷的可憐蟲。正像一位相當有名的作家說的一樣：

「我們恨那些當權派，我們恨那幾個毫無人性的大頭頭，我們甚至於恨自己——我們恨自己那樣懦弱，一點都不敢起來反抗，而且也不敢對那些膽敢起來反抗的人，加以支持。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爲這些敢於反抗的人們而乾杯！因此，我一年到頭，一天到晚，都手不離杯！」

據「莫斯科來的消息」的作者分析：蘇聯當前的國內政治局勢，已經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嚴冬，所有被赫魯曉夫帶來的那一點點「解凍」的設施，完全都已經連根鏟掉了。有時，甚至於比斯達林專政的時代，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在日常生活上，蘇聯人民卻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舒服過——雖然，這種舒服的程度，拿到美國和西歐去，等於不樂於感興趣，也不敢於感興趣的蘇聯老百姓，多多少少能夠在吃上、喝上、看足球賽上、看電視上，輕鬆地消磨一下時間，也就「於願足矣，不復他求。」

在這種心理下，就形成了一種局勢：一班有良心和有勇氣的知識分子，對以當權派頭頭爲首的官僚主義者，殺人不眨眼的特務們，展開了一種毫無勝利希望的鬪爭。他們實際上在爲老百姓們請命，但卻得不到老百姓們的支持和同情。甚至於連讓老百姓們來旁觀的功夫，都做不到。蘇聯的老百姓們對這些問題，就像一個必須守寡的女人偶爾想到了風花雪月一樣，不能不看得越來越淡，越來越空了。即使有空的時候，他們也不會爲政治問題來費腦筋，倒寧可去喝喝咖啡，看看足球，逛逛百貨公司，甚至於到郊外去滑滑雪。——反正在蘇聯滑雪，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省事得多，只要有副雪撬就行了。別的所謂「滑雪裝備」，都根本不需要。第一，誰也沒有這種「奢侈品」；第二，知道有這「奢侈品」存在的蘇聯人，也並不多。他們唯一的新知識來源——「眞理報」，是從來不提這一類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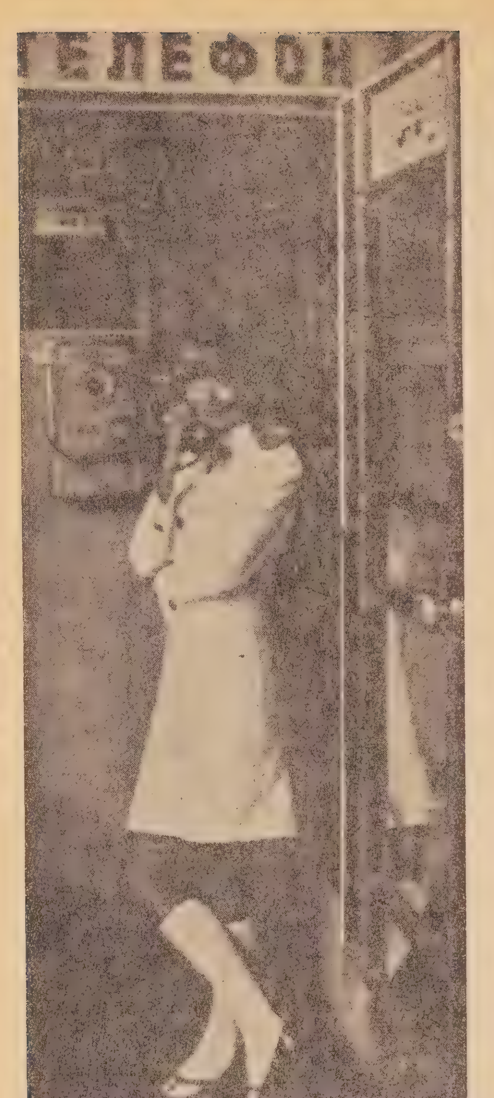
正像一個蘇聯的知識分子，在醉後向這位「觀察家」說得好：

「這裏的氣候，我們改不了；這裏的政府，我們也改不了。我們這裏的生活，要比你們那裏艱苦得多，但也簡單得多。我們不知道什麼叫雞尾酒？什麼叫紳士風度？什麼叫高貴？但我們也用不着在不高興笑的時候，強打精神，裝一副笑臉出來。」

這種「既不樂天，但卻知命」的態度，是俄羅斯人的一種傳統精神，也一向是使他們能在最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存在下去的最大關鍵。

五十年來，那裏的社會制度雖然完全變了，在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卻依舊在氣質上充滿了傳統色彩。

因此，「莫斯科來的消息」的作者就認爲：要眞正了解今天蘇聯人的心情和看法，最好的教科書，不是什麼記者的新聞報導，或是旅遊者的雜記；而是那些十九世紀末期的俄羅斯文學作品。



這位莫斯科女郎，算是穿得非常「新潮」的了。

氣勢磅礴的長聯紀舊

·海山·

許恨紅先生以仿昆明大觀樓長聯徵求對邊，除本港好此道之讀者珠玉紛投外，連遠在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的讀者，也寄聯應徵，使本刊增色不少。我也來湊湊興，將我國各地名勝古跡中最有名的長聯錄出，以供讀者欣賞：

大觀樓一百八十字聯：雲南昆明（簡稱筑，如廣州簡穗），是我國內地唯一的一個四季皆春的省會，名勝特多，如大觀樓、筑竹寺、鳳鳴山、黑龍潭、圓通山、翠湖……等名勝，都是風景秀麗，引人入勝的好地方。其中尤以大觀樓，樓高三層，古色古香，位於滇池之畔，園中垂柳長堤，假山蓮池，畫舫遊船，亭、台、樓、閣，還有游泳池、運動場，無論佈局陳設，均極富詩情畫意。大觀樓建成於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八六二），所懸長聯，氣魄雄偉，為陝西三原孫髯翁所作；陸樹堂所寫刊。據傳說：孫為一個寒士，某次參加大觀樓之詩會，不為在座人士所重，即席奮筆而撰成此聯，當場傳誦，四座驚佩。

上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花茫空濶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下聯：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蹟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青霜。」

全聯一百八十字，一氣呵成，無一字雷同。分別介紹了地理環境，四時景物，歷史敍述，情景交融，渾然一體，氣魄雄偉，對仗工整，很像兩篇抒情散文。

後人有不少仿效撰作，但佳作甚少，茲選出兩聯：

(一)為義和團拳匪之亂，要立壇於清涼庵，有人撰聯痛罵，雖不及大觀

上聯：

「五百石儲糧，助來壇裏，上名造冊，亂紛紛香火無邊，看師拜孫臏，技尊毛遂，乩託洪鈞，禮崇楊禎，仲拳閉目，何嫌大衆譏評，趁古剎平台，安排些蓆棚草鋪，便書符念咒，遮蔽那鉛彈鋼鋒，莫辜負腰纏黃布，首裹紅巾，背繞赤繩，手持白刃。」

下聯：

「數萬人生命，喪在團頭，熟睡濃眠，明晃晃刀槍可怕，想焚燬教堂，搜劓民舍，污穢佛地，威嚇官衙，張膽欺心，一任旁觀笑罵，況劫財殺客，直自同瘋狗貪狼，縱作怪興妖，今已化飛禽走獸，只贏得律犯天條，身遭法網，神歸地府，魂赴陰曹」。

(二)為民國初年刊於上海報章上仿大觀樓聯，以譏嘲當時官民文士，同好吸鴉片烟，將一般吸毒道友之衰態，形容盡致，雖是諧趣之作，卻饒具深意。

上聯：

「五百両煙泥，賒來手裏，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窮，看越誇黑土，楚重紅瓤，黔尚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不妨請客閒評，趁火旺爐燃，煮就了魚泡蟹眼，正更長夜永，安排些雪藕冰桃，莫辜負四棱响斗，萬字香盤，九節煙槍，三鑲玉嘴」。

下聯：

「數千金家產，忘卻心頭，引發神疲，歎滾滾銊刀何用，想名類巴菇，膏珍福壽，種傳罌粟，花號芙蓉，橫枕開燈，足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烈風寒，縱妻怨兒啼，都裝作天聾地啞，只剩下幾寸囚毛，半抽肩膊，兩行清涕，一副枯骸」。

以上各聯均為一百八十字。尚有前內政部長趙戴文所撰莫愁湖水魏園

資霸王逞野心耳，城上石頭，撼不盡銅駝迷夢，問圍棋謝傳，[illegible]纛周郎，累代英雄，而今安在？只贏得危樓一角，憑弔斜陽，世運轉鴻鈞，曠覩函夏之州，慶黨照光輝，撫檻高歌革命曲。」

下聯：

「萬里長江東去，淘盡豪華綺靡，空付吟箋，況金蓮舞歇，玉樹聲殘，桃葉迎歸，柳枝唱罷，風懷旖旎，雋語纏綿，非亡國之末俗耶？波間涼月，照無端錦瑟閒愁，想爭博齊姬，慝圖衛后，六朝佳麗，畢竟難存，僅留下清水半奩，曾窺艷影，南都興雅化，淨洗零膏賸粉，況女權炳耀，滿湖開遍自由花。」

比上聯更長的，是清代俞曲園（樾）所撰西湖彭剛直（玉麟）公祠之聯，全聯共三百一十四個字，上聯敍述彭公之一生事跡；下聯敍述作者與彭公之交誼。與以上各聯工力悉敵，論氣勢之雄豪，亦不遑多讓。這可能是聯語中之最長者。

……發，西障溢濤，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外授疆臣辭，內授廷臣又辭，強林泉猿鶴，作霄漢夔龍，尙書劍履，廻翔上接星辰，少保旌旗，飛舞遠臨海澨，虎門開絕壁，巖崖突兀，力扼重洋，千載後過大角炮台，尋求故跡，見者猶肅然動容，謂規模宏壯，布置謹嚴，中國誠知有人在。」

下聯：

「悲夫！今已旂常俎豆矣，憶疇昔傾蓋班荊，借沆太傅留遺講舍，明鏡三潭，勸營別墅，從珂里移將退省庵來，南訪雲棲，北游花塢，歲歲追陪到煙霞深處，兩翁契合，遂聯兒輩姻緣，吾家童孫幼，君家女孫亦幼，對穠華桃李，感暮景桑榆，粵嶠初還，舉足已憐蹩躠，吳閶七至，發言益覺嗝嗍，鴛水遇歸橈，俄頃流連，便成永訣，數月前於右台仙館，傳報噩音，聞之爲潛焉出涕，念酒坐尙溫，琴歌頓杳，老夫何忍拜公祠。」

編者按：有關彭玉麟之可敬故事請參閱十三頁覺初文。

文壇小掌故

「阿Q正傳」二三事

慶餘

民十秋，魯迅用「巴人」筆名，初在「晨報副鐫」，發表「阿Q正傳」第一章時，立即引起了北京學界中人的注意。「巴人是誰？」「阿Q指的是誰？」成了彼此見面互相談論的問題。

最初，人們都猜想「巴人」是晨報主筆蒲殿俊（伯英）的筆名，因爲他是四川人，常在副鐫「開心話」欄，用「止水」和其他筆名發表一些諷刺、輕鬆的散文。有人認爲阿Q是影射的胡適，因爲不但文章中明明提到胡適的名字，並且胡適有個筆名是Q.V.——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名著「你往何處去？」原文書名爲Quovadis，他即取其第一字母隱射「胡適」。且說照流行的拼法，阿桂或阿貴的第一個字母，應該是K而不是Q，今既用Q，顯然別有用意了。所以，最早人們的猜測是：蒲伯英寫此小說諷刺胡適之。後來由副鐫編輯孫伏園在北大新潮社公開了巴人即魯迅，而Q這個字母除諧音之外，還有象徵的作用，這才打破這個最初的猜測。

魯迅寫稿寫完後至少自己要看兩遍，用字務求其貼切。自他的手稿發表後，可以看出他修改的痕迹。如原稿：「阿Q……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錢，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其中「滿把是錢」改成「滿把是銀的和銅的」。這樣，就更加細緻了。前者只一個「錢」字頗爲籠統，後者則代表了當時流行的輔幣銀角子和銅子兒了，同時還反映出阿Q粗心大意的性格，把錢亂糟糟地放在腰帶（兜肚）裏。因爲下面阿Q說「現錢」，這裏不再說錢，免得重覆。又如原稿：「未莊老例，只有趙老爺……上城才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尙且不足數，何況是阿Q；因此老頭子也就不替他宣傳，而未莊的社會上也就沒人知道了。」修改稿把末句「沒人」易爲「無從」。在邏輯上的嚴密來說，「無從」自然優於「沒人」。

魯迅寫小說不避方言，因爲口語更能傳神，但這方言如果不易爲讀者看懂，他就不用。如在「阿Q正傳」中的「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着別人亂鑽」和「酒店不賒，熬着也罷了。」「鑽」和「熬」是紹興方言，但其他地方也有這種說法，他就用上了。他爲了寫阿Q摸小尼姑新剃的頭皮，因爲覺得「摸」字重了一些，打算用紹興方言的「攄」字，但怕讀者看不懂，終於未用，幾經推敲用了一個「摩」字（見第三章「優勝記畧」）。寫到阿Q被捉時，他寫不下去了，他曾想裝作酒醉去打巡警，得點牢獄裏的經驗。（見給章川島函）可見前輩大師寫作是如何不苟。

雲南傳奇人物——龍三投共反共的經過

丹心

有關「雲南王」龍雲的發跡經過，海內外知者甚多，這個由江湖浪子而一躍為雲南省主席十八年之久的「時勢英雄」，是出生在滇川邊界的昭通縣屬燕山一個夷族家庭，原名龍登雲，後去「登」字不用，改名龍雲。幼年習武，確有幾度散手，在川滇一帶碼頭上，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後得唐繼堯賞識，送入雲南講武堂，由侍衛隊小隊長而扶搖直上。此中經過因知者甚多，故不贅述。本文單表他的數位寶貝兒子之中第三子的傳奇事蹟，及投共又反共的經過。

龍雲的許多兒子中，龍三就是他父親未打天下時候的縮影，他名叫純曾，雖然身為貴公子，但卻喜歡混跡民間，側身幫會，為西南一帶出名的幫會領袖。尤其在滇東和川黔滇邊境一帶，眞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他的桃色事件之多而怪，也是記不勝記，他到處有家，家家不同。據說有時化裝黃包車夫，專門選年青漂亮的女人拉，有一次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他拉了一個少女，不管坐車的人往那裏去，他一個勁兒拉着向沒人的小巷鑽，少女看着事情不對，又沒法使他停下來，呼助無門，只得說出自己的身世，原來是他親戚中的長輩，才解了危！

抗戰時候，滇緬公路車水馬龍，汽車司機最難駕御，虧了龍三以「司機頭」的身份使這條路暢通無阻，他和他的左右當然也發了不少財。可是，等到勝利後，他卻相當的潦倒，一方面他的老子失了勢，另方面他卻揮霍無度。那時，他和他的父親同被輭禁在南京。

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機會，讓他從南京跑回雲南。本來國民政府是不許他回西南的，因為知道他在西南有社會勢力，回去一定會出亂子，所以留他在陸軍大學唸書，並由國防部派一個參謀陪他唸書，替他做功課，那知竟被他金蟬脫殼回到雲南。當時雲南環境對他並不利，他在昆明也極難立足。於是他回到家鄉老窠去，在東川和昭通之間一個最大的女土司那兒，入贅做她的東床快婿。這位女土司不僅有錢，而且是一個大地主，有大塊土地和佃農，加上龍三的門閥和他個人在這個區域的勢力，使他也不賣雲南主席盧漢的賬，當然更不聽中央的命令了。那個時候，雲南土共鬧得很厲害，大家都很想把龍三拉下水，而共產黨也想利用他。但是他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封建勢力，「信仰」對他可說完全談不上，因此，共產黨就盡量設法投其所好，利用他反中央和反盧漢的心理，慫恿他把他的號召力量組織起來大幹一下。

在他組織這些力量的時候，他完全是樹立反盧漢的旗幟。在外人看來，龍雲、盧漢兩個人是分不開的，這是錯誤的觀念，他們兩人雖然從小就在一起打天下，情如兄弟；而且盧漢的太太是龍雲的遠房堂妹，但是，當龍雲得了雲南以後，盧漢就鬱鬱不得志，龍雲也不十分喜歡他，兩人的個性更相差得很遠。到抗戰後，盧漢率滇軍在外面轉戰，離心就很大了。中央知道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於是盡量培植盧漢，最後且命盧代龍主政。龍家的人對盧漢就非常之不諒解，一致認為他背主求榮，龍的兒子們當然更對盧漢生反感了。

因為有這種人為的因素，所以當龍三在他的女土司太太家中足以號召各方力量的時候，共產黨和土共利用他的反盧心理，慫恿他就很容易了。據說共產黨要把雲南東部和川滇黔邊區組織成一個特殊區域，用這力量驅逐盧漢，反抗中央，土共便擁護他做雲南主席。

龍三這個人，講江湖義氣，玩幫會倒是很熟，可是玩政治卻天眞得很，對共產黨的愚弄，便信以為眞。於是先把佃農和土司轄區的人民，加上幫會勢力所可影響的羣眾，散家財、通聲氣，公然呼嘯了一萬多人，聲勢不小，居然自成一家了！

但是他造反的目的，是「驅逐盧漢」的意義重於「反中央」，更重於「投共」，而只有投共才達到這個目的。那知他的如意算盤竟不如意，因為盧漢不但未被驅逐掉，而且搖身一變，和龍三做了同路人，都是共產黨這一方了。這當然是龍三始料所不及的。

盧漢投共後，昆明就遭到國軍第八軍和二十六軍的圍攻，龍三乃以「人民解放軍」的身份，率領了他的部下萬餘烏合之眾，浩浩蕩蕩從滇東殺到昆明，在第八軍的後面打了幾個小仗。昆明解圍後，龍三便以「革命英雄」的姿勢在昆明逗留了一個時期。但是上面說的，他之所以投共，完全為了想驅逐盧漢，結果盧漢既未驅逐成功，他的氣也洩了一半，所以不久之後，他便率領子弟兵仍回滇東老窠去了。

盧漢投共後三個月，共軍陳賡等才姍姍而來，陳賡登上雲南主席寶座以後，對盧漢的勢力當然斬草除根；對於其他地方勢力，自然也毫不客氣。因此發了一封很客氣的電報給龍三，請他到昆明指教

彭

彭玉麟是清朝中興名臣之一，他不但戰功顯赫，管領水師，同時風骨嶙峋，清操凜然，一以整肅紀綱，扶持善類為念。清廷於東南軍事底定後，特賜尚方寶劍，命為長江巡閱使。彭氏常青衣斗笠，私訪民間，痛抑豪强，伸理寃獄，至今坊間小說描述此類故事甚夥，下層民眾對之，不啻包龍圖再世。茲為景仰先賢諷鑒世變起見

胡開泰召妓到家中宴飲，且令妻行酒以辱之。妻不能堪，拒不肯。開泰怒，拔刀刺之，遂披其腹以死。妻弟懾於開泰的威勢，

他到了昆明以後，陳賡並不怎樣熱情接待他，反而相當冷落。至於所看到的一切，聽到的一切，都和他所想像的相差很遠，使他大爲失望。陳賡只說要他在昆明多住幾天，其他的事便沒有下文了。同時還派了一個「張參謀」招待他，招待者也就是監視。這樣的「招待」，對於龍三這匹野馬，當然大感吃不消，但他也只有將就應付，當着張參謀在的時候，他就裝着非常前進的神情，稱讚「解放軍」如何英勇，「毛主席」如何偉大，「人民政府」如何爲人民之類。可以，只要在「張參謀」大便或休息的時候，他就會對面前的朋友說：「我操他祖宗十八代，解放他媽的×，毛澤東這個烏龜王八蛋，總有一天，老子把你們油炸了！」他就這樣生了兩個多月的悶氣，竟給他借了一個機會得陳賡允許回他老窠去整理，言明一個半月回來，他暗中很是高興，以爲中共竟縱虎回山了！

他回到女土司太太懷抱裏，把中共的混蛋之處告訴了他的部下，意思是如果求生存，就只有和中共拚一下；同時把消息帶給當地的行政專員安純三（盧漢時代委派，中共尚未調換）。安純三也回信表示願意和龍三共進退，安有七八千人馬，龍三一算，如果自己揭竿而起，立刻有兩萬人，再把川滇一帶失敗的國軍組織起來，不怕沒有十萬人。於是他自己委派自己爲——西南反共救國軍政委員會主席。就在這個時候，中共也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所以暗中調了精銳部隊在他四週佈防，而他卻絲毫不知道。到了共軍搜得龍三和安純三之間的商量起義信件，因此決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準備一舉澈底消滅了他。

龍三和他的太太女土司所居住的，是一所像堡壘一樣的古老莊院，在莊院西南，有一條紅水，越過紅水便是夷區，夷區和外界完全隔絕，夷區裏面自成一個世界，這本是龍家的老家。龍三決定先率領人馬，燒了莊院，退過紅水，到夷區去建立根本基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那知中共軍棋先一着，當龍三決定退走夷區的前兩天，共軍就乘夜突至他的莊院，在午夜的時候，已經把他的莊院完全包圍，留了一個出口，而在出口的四週滿佈機關槍。天快亮的時候，小型炮對準他的莊院轟擊。龍三夫婦和他全家一百餘口，在睡夢中驚醒，於是從出口突圍。這正中了共軍的奸計，可憐一家大小，老幼婦孺全部犧牲在無情的槍炮之下。龍三這個貴公子而又兼江湖大爺的傳奇人物，也如此完蛋了。

不阿兩事例

覺初

，以是這件狎妓酗酒殺妻及父慘案，居然以不了了之。彭玉麟查訪明白，搜集該案所有資料。因於南昌舉行鄉試那天，譚昌綸必入闈監試，彭玉麟一葉扁舟，悄然蕩至，令提胡開泰對簿。開泰心知不祥，但表面上仍作鎭靜，一面通知譚昌綸求救，一面糾合全營兵士，鼓噪前往。彭玉麟毫不動容，便於江干設立法庭，叫開泰立前聽訊，彭氏反覆究詰，終使開泰辭窮認罪，伏地求饒。彭氏即取出尚方寶劍，就地正法。兩岸觀者如堵，歡聲如雷，及昌綸趕至，彭氏早已輕舟離去矣。這段事蹟，王湘綺的彭宮保行狀及清史稿，均有記載，筆者每讀之，便不禁神飛色舞。

（二）迫使李鴻章嚴飭乃弟鶴章伏罪自殺

誇張，後來湖南的文化界，出版社會評論，每月蒙友人贈送一份，中有鄉賢傳記一欄，完全採自湖南省志，彭氏傳中，竟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原文字句不復省記，只畧述其大意。）

「有金秀才清明掃墓，偕妻渡江，被水盜截江擄去，適值鶴章率隊巡江，爲之追剿救出，詎料鶴章見金妻甚美，頓起淫心，强載之歸，金妻不屈而死。金秀才主僕兩人，正在哭訴無門，彭玉麟服喬裝走來，見他們這副樣子，心知有異，詢問詳情後，便帶領金秀才直投李氏公館。門者知爲宮保，不待通報，彭氏已入叩鴻章而問之曰：今有姦死民婦，於律云何？鴻章見他的神色，似有不快，亦勉强漫應之曰：「於律殺耳。」彭又進而問之曰：「今有地方官吏，姦死民婦，於律云何？」李復漫應之曰：「於律殺耳。」彭於是厲聲而問之曰：「今有封疆大吏之子弟，姦死民婦，於律云何？」李覺此中必有蹊蹺，乃呼彭字而謂之曰：「雪琴兄，彼此是要好的朋友，有什麽事，儘可率直相告，何必拐彎抹角。」彭因叫金秀才入，具言所以。鴻章聽後，氣得兩眼發白，起揖彭氏而浼之曰：「非鴻章敢亂法，顧老母最疼此弟，奈何？」彭曰：「吾不奏報朝廷，欲公以家法治之，即所以爲公地也。」鴻章不得已，卒以鶴頂紅令鶴章自殺。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王湘綺的彭氏行狀及清史稿，都是爲鴻章避諱。曾左彭那本書中所以說，原是百分之百的眞實。不過，鴻章與彭氏，並未因此而損及友誼，終其一生，仍能合作無間。可見從前當大任做大事的，其器度的寬量，眞不可與現在的政壇人物，同日而語。

寫到這裏，我又記起另外兩件事來，順便借此一談。山東巡撫丁楨寶，殺了慈禧太后最寵愛的太監安得海，慈禧不但不憾，反對之更加信任。不久，即擢爲四川總督，得以功名殁世。

左宗棠與樊鎮一案，官文劾之甚力，禍在不測，幸得郭嵩燾爲之設法援救，且於旬日之間，由嚴旨拿辦的劣幕，一躍而爲總領師干的重臣，郭之於左，爲德之厚，誠不亞於胡林翼曾國藩。及後郭爲廣東巡撫，因用人失當，部下貪污狼藉，言官方欲據實奏參，左恐郭氏深陷法網，因借他事情節較輕者先劾去之，郭氏遂得保全。但郭氏初不見諒，認爲左氏忘恩背義，幾次求見被拒，有次在宴會中碰見了，郭仍悻悻然見於辭色，左以微詞向其解釋曰：嵩燾，假使我不那樣做，恐怕今天我們無法見面了。郭始解悟，交好如初。由這些地方看來，誰說清朝全無法治精神？全無一點民主時代的開明作風？像彭、李、左、郭及丁寶楨等人的風範，都值得我們借鏡而學習的。

胡養之兄一連發表了三篇湘西南的幻術實錄，我要在此向讀者畧作解釋，並向養之兄畧表歉意。因爲「召蛇」與「趕屍」術兩篇文稿，我積壓了兩年多才發刊，那是由於我怕受有「科學頭腦」的讀者責難。說我「思想落伍」，在太空人漫步月球的今日，還刊出這些怪誕不經，鬼鬼怪怪的玩藝。雖然這些鬼怪玩藝，都是作者親身所經，也是我這編者曾耳聞目見過而絕對相信的，但在受過「科學教育」與沒有到過太多農村山地的「都市人」看來，總不免會怪道「那有這種事」！

因此，這兩篇文稿我一直沒有發刊，直到去年三週年紀念聚餐會上，我請養之兄當眾表演了吞筷子竹釘的幻術，而養之兄在港十多年，以電話或清水幫人「化骨」的善行，又是朋友中多人親見親經的事實俱在，我才請他寫那篇「吐筷子與化骨的玩藝」，將眾人所見，多人所知的事實表現打頭陣，於一七〇期先發表，再將「召蛇」與「趕屍」兩篇積壓很久的文稿次第刊出。這樣，讀者雖可信不信由你，但對我這個編者選稿的責難，也就可以減免了。對於相信的人，更可在新年期間作爲一種談助，又可藉此向讀者重複介紹一次胡養之兄不收取任何報酬，只須一個電話（輕的）或一碗清水（重的），便可解除有骨在喉者的痛苦。

這就是我遲遲發表，而又堅持要發表這三篇孔子所不取的「怪力亂神」文章的一點苦心。

淺談中國的幻術

幻術在我國有很悠久的歷史，而且流傳甚廣，內容豐富，技法精奇，與西洋魔術完全不同，在國際上具有獨立系統與特殊風格。從文獻上察攷，我國的幻術是來自東土天竺（印度）與撣國（緬甸），和佛教有密切關係。在「史記大宛傳」與「後漢書西南夷傳」上，均有此種人事的記載。

但對幻術內容與形式記載得最詳細的，則是東晉干寶的「搜神記」，說晉代永嘉年間，由印度人在江南表演的「斷舌復續」、「剪帶還原」、「燒物不傷」、「吐火」。以及「高僧傳」中的「空缽生蓮花」、「火裏生金蓮」。這些都班班可攷。至於人體變化、隱身、吐火、吞刀、自解肢體、易牛馬頭、自縛自解、平地植瓜種樹、屠人、截馬等幻術，在東漢時即已流行，曾公開當眾表演。

這許多古籍上的記載，讀者中可能有人沒有讀到過，但在「三國演義」上，把曹操戲弄得啼笑皆非的左慈（六十八回：左慈擲杯戲曹操），他就是一位幻術大師。近代知名人物中，抗戰前後在湖南省會長沙，名聞朝野，聲震閩閣的周神仙（仲平），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幻術家，今日在台、港的人，就有不少人親眼見過他的表演。我在拙著「彈雨餘生述」中，也記敍述不少這種不可思議，絕非科學頭腦所能解釋的奇人怪事。總之，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幻術是不由你不信的。如說「我沒見過，我不信有這種奇人怪事」，我只有用傳教士的口吻說：「人都只見過自己的父、祖、會祖，難道你不相信會祖之上，還有高祖、遠祖嗎？」（胡養之電話：K六二九六四一，

從魯迅筆下的阿金說起

錦江

阿金，是一個潑辣下賤擅長偷漢子的娘姨。據說，當時，魯迅寫作的地方和她相距甚近。因爲阿金的淫蕩，招來了不少野男子。嘻笑之聲，擾亂了他的靈感，妨碍了他的創作。也許，由於遷怒，在他的筆下，對阿金頗多憤懣之辭。甚至連他不相信妲己亡殷，楊妃亂唐的信念，也給區區一個阿金推翻了。

阿金，誠然是一個賤貨。但從她表現的氣骨，似乎有點分量，頗值得玩味。一、她從來不隱諱自己的醜事；敢公開宣佈她的主張：「不偷漢子，到上海幹啥呢？」多麼坦白率直的快人快語。二、她和烟紙店老媽子舌戰，當街大眾，旁若無人，大聲疾呼：「你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雖然，有多少炫耀身價，然而勇氣十足。無怪乎連絮絮不休的烟紙店老媽子，不得不退避三舍，甘拜下風。

對於阿金整個爲人來說，自然，不足爲法。如果，單從她的勇敢和坦率而論，她絕非僞君子，而是眞小人，我是有幾分讚許的。人的墮落和過失，固然因素很多，我不是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恕不能深論。但我認爲：在人的社會中用論智愚賢不肖，過失總是難免的。但過而能認能改，還是有藥可救，善莫大焉。

昔者，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則拜。當然，聖人和凡人到底不同。我認爲凡人聞過：雖然不拜不喜；但至少也不應該視如寇仇。甚至如王婆罵街，永無寧日，詛咒和毒罵，永遠洗不清人格和道德的汚點。其結果，越罵越糟，勢必欲蓋彌彰，臭味薰天而已。

聲譽和威信，永遠屬於有崇高道德和學問的人。反之掛羊頭賣狗肉，蒙得一時，卻不能混得永久，實在是自欺欺人而已。

由此，使我想起當前文藝界的情況。有的人，由於學問欠火候，在寫作上出現不通不當之處，原是極平常的事。或者出於一時意念之差，沽名釣譽，毛手毛腳，東抄西襲，事屬缺德。仍可洗手不幹，改邪歸正。

倘使，經人指出，自應虛懷若谷，檢討錯誤；或者閉門潛修，發憤用功，待爐火純青，東山再起，寫出宏文巨著，以雪前恥，此爲上策。今也不然，形同亞飛流氓，節外生枝，尋仇報復，大有「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切齒仇恨。甚至利用雜文，不倫不類，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作爲潑汚水，進行人身攻擊的工具。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如此卑鄙下流，道德敗壞，眞是不堪聞問。

阿金雖屬下賤，對自己醜事，猶且直認不諱。男盜女娼，事雖不同，其醜則一。眞的强盜，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水滸中的梁山好漢，打家刼舍，說來敢作敢當，敢於正視血淋淋的罪惡，刀鋸鼎鑊甘之如飴，不失硬漢本色。況且有證有據，百辭莫辯，猶欲頑强抵賴，妄想玩弄權術，興風作浪，甚至企圖含

春節看香港大陸

毛澤東提倡「破舊立新」，但有利可圖時，又不妨「破新立舊」，或者「新舊俱立」。農曆新年的許多舊習俗，本來都該「破」，但毛澤東為了向香港愛國僑胞口袋裏發新年財，什麼都不願破，香港應市的年貨，十九是大陸產品。拜神用的冥鏹蠟燭，一切迷信用品，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產。只要香港中國人肯付出昂貴代價，他們照樣供應。對大陸同胞一套，對香港僑胞又是另外一套。這不是優待，而是盡力爭取他們的鈔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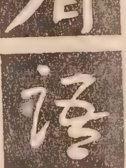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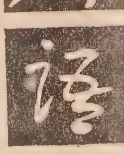
我不反對中共向香港僑胞刮龍，這讓香港四百萬同胞看到，所謂戰無不勝的毛思想，其實已一敗塗地，除了用武力和高壓，毛思想絕不能令人信服。在新年期內，可以看到處處是大陸年貨，這表示毛思想已戰敗於舊的習俗。毛澤東甚至鼓勵人們拜神，拿元寶蠟燭來換取香港愛國同胞的鈔票，不惜放棄「破舊立新」的立場，為的什麼？不過是港幣的誘惑。

毛澤東對四百萬愛國僑胞的確照顧得十分週到，不只冥鏹蠟燭供應無缺，甚至「出賣國土」。這是一位種花朋友告訴我的，為了香港僑胞蒔花過新春，他們把祖國的泥土，一包一包出賣，買大陸塘泥種花的人很多。凡可以變錢的東西，中共都拿出來賣，賣水賣泥，中國的河山都給這班敗家子出賣了。中共刮龍的手法，於此可見一斑。

這難怪在六七年暴動時，大老細不支持，如果當年毛澤東也支持鬪垮港英，讓香港變成大陸一樣，人們過那種「新生活」，他們的冥鏹塘泥可[illegible]

中共為了鈔票向舊的傳統低頭。如果不是「低頭」的話，就是拿這些東西來「毒化」香港僑胞了。他們既然視之為舊社會的「腐化」，為什麼要幫助它加速腐化呢？

每年一度的春節，中共在香港賺取了多少錢，手頭上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估料一定是個相當大的數字。不過，無所謂，香港人付出這筆代價，一來可以過一個歡樂有氣氛的春節。二來維持傳統，不似大陸同胞那樣唸語錄過新年。在這裏，大家見面，說聲「恭喜發財」，雖然俗氣，但人人發財，可以過更豐裕的生活。若在大陸，這種日子就只有期待於「下一代」了。

乒協日主席被逐

亞洲乒乓球協會主席日本頭後藤為了要將中華民國逐出，邀請中共參加，引起十二個會員國不滿，於是這條蘿蔔頭被迫辭職，現在，大會已通過，讓中華民國留在亞洲乒乓協會，還設法使之加入國際乒乓協會。

目前，中共參加了國際乒協，卻沒有參加亞洲乒協，中華民國則為亞洲乒協的會員。

蘿蔔頭是最狡猾的傢伙，他們一面和中華民國打交道，一面卻搞政經分離，與中共大做生意。現在，因為中共態度改變，要做生意，就得和中[illegible]，就不做生意了。因此，日本人動搖了，盡力討好中共，還有不少人促使佐藤承認中共。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的寬大，已忘得一乾二淨。一向，日本人毫無道義可言，這次的乒協問題，更充分表現出來。本來，體育不該牽進政治圈，亞洲乒協不是聯合國，為什麼要搞「牽毛入會」這一套把戲；後藤這傢伙十足表現了日本人的本質。其實，八年抗戰，許多中國人已看清楚日本人的面目，中共也不會不明白。他們盡力討好中共，無非投機，最終目的不過要在中國身上佔便宜。

日本人對中國始終野心勃勃，不懷好意。從最小的事情也可看出，亞洲乒協這件不愉快事件，對我們中國人是極不友好的表現，後藤被逐，真是大快人心！

寡人傑

再以釣魚台列嶼事件為例，日本恃着美國佬背後撐腰，居然在島上趕建氣象站，以期造成既成事實，强佔我國領土。美國佬扶植日本，希望他們在美軍撤出亞洲後，負起這一地區的安全責任，實在太天真！如果有一天亞洲國家以日本馬首是瞻，那時，恐怕所有亞洲國家都變成當日的滿洲一樣，成為他的附庸國了。

駕車追刼真猖獗

最近，接二連三發生匪徒飛車追逐，向開車的婦女行刼，且多數得手，往往刼到一萬八千款物，其猖獗程度，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擁有私家車的婦女，當然相當富有，多是住在半山幽靜高尚住宅區，較易下手。因此飛仔飛車追逐，多能大有收獲，不會失手。這一來，鼓勵了其他匪徒，見獵心喜，也都學了他們一套，而飛車追刼事件，便愈來愈多。

婦女輩多數膽小，也沒抵抗能力，遇到刼匪，便手忙腳亂。何況阿飛是一夥幾個人的，遇上他們，婦女只有任所欲為。

要防止這些事件發生，一般車主最好加上鈦鎖，這是防止偷車的最好辦法。目前飛仔駕車追刼所用車輛，都是偷來，偷不到車，就難施其技。

當然也有例外，如希慎道的一宗，他們乘婦女上車之際，拔刀威脅，隨之上車，然後開到僻處下手。另一方法，當然要婦女輩自己小心。

關上車門玻璃鎖才開車，也是防盜一法。即使給他們追逐到，一時也不易打破玻璃進入，鳴號笛求援，大有時間。飛車追逐行刼事件，如果駕駛技術好而夠鎮定，匪徒原不易得手的。不過，大多婦女沒有冒險膽量，寧願破財擋災。這個弱點給匪徒抓住，因此他們飛車追刼無往而不利。

教導所中有駕駛訓練班，原意是訓練入所不良青少年有一技之長，學成後藉此技能，可以立足社會。可是阿飛賊性難改，訓練了他們駕駛技能，為他們領得執照，竟使他們如虎添翼。不久前許多駕車打刼的阿飛證明是從教導所訓練出來的。現在飛車追逐行刼的，是否也屬這些人，雖不能肯定，但不能否認有此可能。

為對付阿飛駕車追刼，警方應該對可疑車輛展開突擊檢查。飛仔如此猖獗，當局再不能對他們姑息了！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大官與小官

從前讀杜甫贈鄭虔的「醉時歌」，對於「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的描述，總覺得那是詩人的誇張。因爲鄭虔當時身爲廣文舘博士，而且那是受知於唐玄宗，特地爲他設立的一個新機構，不管博士的官怎樣「冷」，每月的收入總應該可以塡飽肚皮，怎會有「飯不足」之嘆呢？但是我們再看看詩人自己便知道那並不是過甚其辭了，杜甫那時雖然也和鄭虔一樣打的是「皇家工」，可是衣食也同樣大成問題，他穿的是既短又窄的粗布衣服，「日糴太倉五升米」，連好米也買不起，只好吃政府配給的平價米。而另一方面那些達官貴人，穿的是「繡羅衣裳」，吃的是「駝峯」、「八珍」，彼此相去，何止天淵？

時間過了一千多年，社會由封建進入民主，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似乎應該澈底改善了，可是事實上卻又不然。最近報載，香港政府公佈，月薪三千七百三十九元以上的公務員，由今年三月起，將可獲得房屋津貼。有些家庭還可以申請傢具補助。看了這個消息，不禁令人生「錦上添花」之感！三千七百三十九元的薪給，差不多抵得上二十個私校教員，比之政府的低級文員也在十倍以上，以如此高薪還另發給房屋津貼，甚至可以申請傢具補助，這眞是皇恩浩蕩，那些高級公僕們眞應該感恩圖報，爲市民作更佳的服務。我輩小民當然是不勝歡迎之至！

美中不足的是，政府似乎忘記了低薪公務員也一樣要住房子，傢具固然可以因陋就簡，而穿衣、吃飯、乘車、搭船則都非錢不行，可是政府卻不爲他們打算一下。要知道一個機關裏面，作事最多的是基層幹部，他們等於軍隊中的士兵，士兵的生活出了問題，不管將軍如何高明，也決無法打勝仗的。

據說，有些進步的國家，一個人的收入愈高，納的稅也愈多，因此，一個高級職員的收入，表面上雖然很高，可是除卻一切稅項，實際的收入，和低薪的人相去不遠。因而大官和小官，老闆和夥計，大家的享受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雖然不是完全平等，但雙方的距離是愈來愈近了。想不到本港政府走的卻是相反的路線！賣油郎有詩嘆曰：

大官一夕酒，小官半年糧；大官出有車，小官走慌忙；大官加薪獲「大牛」，小官加薪祇兩「張」；大官免費住華屋，小官掏錢自租房。同是皇家白領客，宛如地獄與天堂！

私校教師更可恥，月入不

市儈風度—王義安型

中國的士大夫似乎從來就不把金錢放在眼裏，晉代的石崇、謝秀曾把黃金白銀一袋袋地倒進河裏「付諸東流」；曾把瑪瑙、珊瑚砸毀，曾把價値連城的玉石、珠寶敲碎。砸玉毀珠之時，臉不改容，連肩頭也不皺一下。連李白這位身無恒產的窮詩人，也發出「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言壯語，拿「五花馬，千金裘」去「換美酒」。那麼有茅舍三間，良田數十畝的陶潛自然要高唱「歸去來兮」不爲五斗米折腰了。中國士大夫這種蔑視金錢價値的風氣，後來竟然發展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連「錢」字都不屑於提，只呼之爲「阿堵物」。士大夫階層既然不把錢放在眼裏，那麼對那些視錢如命，「孳孳爲利」的市儈，自然更不放在眼裏了。於是「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對「市儈」們來一個「睬佢都傻」。「市儈」們也不能不自慚形穢，絕不敢像時下的「市儈」那樣囂張，揚言用錢打倒七七，用錢收買物物。因爲在古代的中國社會，儘管金錢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但那絕不是萬能的。至少無法買到功名，無法做官當老爺，反而「金榜」提名之後，卻不愁黃金白銀不滾滾而來。可不是嗎？范進只中了一個舉人，鄉紳們就把「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銀錠」送來了，唯恐巴結不及。若是中了進士那還得了？這教人怎能不產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呢？

既然「萬般皆下品」，市儈自然在下品之列被士大夫視爲「粗人」、「俗物」，加以戲弄和嘲笑。市儈當然不甘如此。可是又挨不起「十年寒窗苦」，讀書畢竟不像「偷」、「霸」、「騙」、「賴」那樣容易上手，於是婊子家掌櫃龜公王義安，穿起長袍，戴上方巾作其「儒雅」狀；茂源酒店老板趙七爺，也手捧三國演義作其「淵博」狀。這就是「市儈之風度」中的第二種類型，可以呼之爲「龜公王義安型」。

龜公型的「風度」特點，第一是要勇於附庸「風雅」，敢於「畫虎類犬」而色不變。甚至自誇所畫之犬比虎更威猛，筆法比德宣王更妙更高級。敢於作薛蟠式的歪詩而臉不紅。「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女兒愁，繡房鑽出個大馬猴。……」並且自誇才華冠李白，工巧蓋杜甫。第二卻最怕別人提起往事，挖出臭底，因爲一被人挖出臭底，必將身敗名裂。龜公王義安被兩個秀才識破眞正身份，吃了一記耳光，方巾也被劈落了，只好「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地求饒，先前作狀的勇氣不曉得跑到那兒去。

由此看來，凡是喜歡作其「高雅」「淵博」狀的市儈，不管其底子如何，都一律怕被人揭開。於是在下也就明白一些「名流」或「名家」爲什麼不肯憶

本來，一個地方用當地製造的東西，是避免財富外流的有效方法之一。過去有許多國家採關稅壁壘，對進口物資課重稅，對出口物資設奬勵，都是為的保護自身的利益。

那年我去日本，發覺那地方見不到英美烟草，心裏覺得十分奇怪。因為在中國，就算是最偏僻的鄉村，也可以看到紅錫包和大刀牌這兩種英國香烟。後來和幾個日本作家在一起，他們敬我和平牌香烟，我敬他們三五牌。

我問一個作家，從前見過這種香烟沒有？他看了我的烟盒，說是沒有見過。從這一點看，日本人對於保護本國的商業，是多麼徹底。你到日本街頭走走，極難見到舶來品，至少在十多年前如此。記得在上海，一般人對洋貨崇拜得不得了，吸的烟草是舶來品，穿的衣料是舶來品，女人用的化妝品是舶來品……什麼都是舶來品。可憐中國是個破落戶，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去交換？我相信全中國每年運送出口的全部外滙收入，就憑上海人的消耗就足以抵銷了。

香港人用香港貨

我們運出口的是茶葉、豬鬃、桐油，外國人給我們的是尼龍絲袜和捲烟！要使這個國家有前途，那眞是做夢！

把錢用在純粹消費上，就沒有錢去換有用的東西，就沒有辦法建國。這個理論看來很簡單，但是沒有人理會。所以中國不落後，是無天理！

在香港，因為是個自由港，並無關稅壁壘，所以洋貨充斥。市民用洋貨，視為當然。但是假如我們能想一想，香港人運十船塑膠花出口，別人只要一船輕飄飄的電器設備就夠了。所以香港縱然每年運這麼多的血汗產品出口，但貿易往往逆差，要從旅遊事業和外地的投資來彌補。這也就是說，我們所努力的成果，都從汽車、冰箱、電視機，各種消費品上化為烏有了。

所謂香港人用香港貨，實際上也就是中國人用中國貨，因為香港只有百分之二不是中國人。

香港人用香港貨，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辦法。

我聽說居住在海外的英國人，都有買英國貨的習慣，縱然英國貨在許多種類上都不及人。英國人想買英國貨，主要的原因就是愛國，避免讓別的國家賺錢。

香港人雖然無國可愛，但這是你僅有生存的環境，生活在四周的又都是你的同胞，你就知所選擇了。

黃思騁

一定起碼有十多人吧；即日混戰，一定是嚴重的鬪毆事件了。那知細看新聞內容，原來不過是兩個學生因小故口角，擊傷了從旁勸阻的另一名學生，標題所謂「兩幫」，實際上只是兩個人；所謂「三人受傷」，其實是第三者畧受輕傷而已；所謂「混戰」，更不知從何說起。這兒的報紙，從標題至內容，往往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報導，死了的女人必曰「艷屍」，行兇的歹徒必曰「彪形大漢」，電影明星或什麼小姐結婚必曰「下嫁」，日前警方繪圖懸賞緝兇，在新聞標題上給寫成「懸賞繪圖緝兇」，這些都值得商榷，但比起「兩幫學生混戰」，後者的笑話實在鬧得太大了！

瑞典「輿論家俱樂部出版守則」其中一條說：「新聞標題應反映原文之內容」；美國新聞守則第四條也說：「報紙之標題應與該題所包含之新聞內容相符，不可稍有誇大」。竊以為報紙有報導新聞的義務，但決無歪曲事實的權利，香港這地方雖有充份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在內，但如果一份報紙要靠誇張事實去引人注意，則即使能爭取一時的銷數，決難爭取得讀者的長久信任。

從一則新聞標題說到其他

為了爭取銷數，這兒部份的報紙還有一種惡劣的現象，每每以偌大的篇幅，顯著的版位去報導犯罪性的新聞：一宗非禮新聞發生了，報章上不但用頭條刊出，還要盡情描寫，繪影繪聲，不像採訪，倒像是「現場目擊」。

一宗刼殺兇案發生了，新聞刊出時被加鹽加醋，盡情描劃兇徒的刼殺經過及殘暴手段，甚至暗示兇徒如何機智、聰明、大膽，將犯罪者描寫成為英雄式的人物，這不是在報導新聞，是在寫小說！

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自殺了，本來沒有報導的必要，即使報導出來也只簡單幾句便夠了，但也成了部份報紙的頭條，連自殺者尋死的過程，所用的特殊毒藥及方式，也給詳為描寫，這是報導嗎？不！是教人怎樣自殺！

刼殺色情案件愈來愈多，自殺率也在連年遞增，我們能說部份報章那種毫不考慮便率爾處理新聞的態度，沒有絲毫的影響嗎？報紙愈過分注重新聞的刺激性，只能愈使犯罪案件增加，使已經有犯罪傾向的人得到啓示，加速走上「親身體驗」的途徑。報紙若只從銷數着眼，迎合低級趣味，置社會責任於不顧，這樣的報紙實在要不得，這兒銷數龐大的大報，就沒有一份是靠犯罪新聞爭取讀者的！美國半島報業公司的「新聞從業員須知」有言：「新聞中之猥邪部份，應予删去，不妨自問是否願意自己的兒女讀及此等部份，若否，即可提筆劃去。」此地的新聞從業員若能以之作為座右銘，則功德無量矣！

江城子

危將倒，一聲「炒」！死人多少，各位私家了！

青年之聲

我為中國人民悲！

李有光

讀了方中原兄的「祖國戀歌」後（本刊一七一期二十一頁），本來除了孩提時代外而從不流淚的我，也不禁眼眶濕潤。唉！祖國！祖國！我一定要回來！但，何時呢？眞的是要等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嗎？

不，一定不，我們很有信念，我們相信歷史的定律，沒有一個違反人民利益的政府能夠永久不倒的，否則，周武王也不可能革商紂的命了；也沒有一個靠槍桿子維持政權的政府能永久維持下去的，否則，趙匡胤也不必杯酒釋兵權了；更沒有一個賤視知識分子，企圖毀滅知識分子的政府能夠永久保持政權的，否則，我們今天還是秦朝的臣民了。

毛澤東做了中國土皇帝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在人的一生來說，無疑地，已佔去了三分一，但在歷史上來說，卻是眨眼間而已。

毛澤東政權的一定倒下去，也必定是歷史的定律，毛澤東的可以賺得遺臭萬年的稱譽，也是注定，無待我們去加以贅論。

然而，我們卻為這一代的中國人民而悲哀。人的一生有六十年命的，已算是差不多了。毛澤東做土皇帝前，中國人民已夠苦了，但毛澤東竊得統治權後，中國人民所吃的苦，比以前何止多了千百倍，要拿事實來加以證明嗎？不必了，也實在說不完的！

假如，這一代的中國人民吃了二十多年的史無前例的苦頭後能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那也倒不算什麼；問題是，毛澤東死後，中國的混亂局面如何收拾？繼續混亂下去要混亂多久？到那一年才能有王者出？中國人民何時才不必在恐怖中生活？這一連串的問號，恐怕連以研究中國問題而成為專家的學者，也不容易解答吧！

照目前所得的資料分析，大陸現在已形成分裂的局面，雖然，他們還天天不停地歌頌毛澤東，但實際上，毛澤東已是一個啞巴了。一旦毛澤東死去，不必說，中國必定四分五裂，大軍閥各自雄據一方，自稱土皇帝，大的吞小的，小的互吞併。這一局面要保持多久，很難加以肯定，但結果還是中國人民受苦！

在混亂局面下國府反攻大陸，當然是最高的一着。然而，反攻成功而統一大陸後，有何方案可以適合行之已久，人民已具習慣性的社會主義的形式呢？拿目前施行於復興基地的政策來實行，我相信一時間是難以行得通的。在過渡時期有何方案可以行得合情合理，而人民又能適應呢？這也是國府當局在考慮反攻的同時，所應顧及的。

但，無論如何，往後的十年內，中國人民還是要吃苦頭的。寫到這裏，我不禁為中國人民悲！

兩幅畫

我愛畫，過去，我也曾有過做一個畫家的願望。學生時代，有一段時間，曾把寶貴的時光消磨在美術室的石膏羣像裏，靜靜地，對着伏爾泰、維納斯，和摩西的頭像比劃描繪。後來，發覺自己在這方面始終還是缺乏發展的前途，「畫家夢」便迫得放棄了。說起來，這於我也是一種「悲哀」！

然而，愛美究竟是我底天性。雖然不能創造美，但欣賞美術作品倒成了我的一種極濃厚的愛好。我特別愛欣賞那些能夠表達我的思想，寄託我的感情的美術作品。我雖然不知道我對於美術作品的理解和原作者的創作意念是否一樣，但它如果能激起我對生活的聯想，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共鳴；於是，從對於作品的形象的欣賞裏，我便會進入一個再創造的藝術境界，自我陶醉，並且怡然自得了。

在我住的徙置區的陋室裏，就掛有兩幅美術作品。我把它們並排放在一起，是因為它們有着在思想生命上的矛盾統一的內涵。都是描寫女性的，但一點也不性感！

一幅是吳凡的「蒲公英」，這是套色木刻畫。潔白的畫面上，寫

娘。綠色的原野和藍色的天空，在畫中則是沒有着色表現的；純潔的世界，好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餘地。

我愛欣賞這一幅畫，是因為它表現了童稚的純眞，好奇和幻想，生動地刻劃了赤子的美麗的心靈世界。它使我想起了我自己，我的童年，和我底青春，我的理想主義，和我的對於美的追求，這是我思想生命中很主要的一面。自然，也因為，我也曾到過草原，也同樣的吹過蒲公英的花絮，我也有過那種純美之情。就是這一種純美的追求，鼓舞着我過往的生命，並且至今仍然在鼓舞着，相信也能直至我生命的終結。

就是在這一點上，生命中的美的追求，「蒲公英」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共鳴，和感情的寄託，這藝術的欣賞就成了藝術的創造，生命的追求和自我底象徵了。我想，美底創造者和美底追求者的極終目的也不外如此吧！

你說，叫我怎能不愛「蒲公英」呢？

但是，掛在「蒲公英」旁邊的，卻是何蓉的黑白攝影作品「茫茫

在最上端只露出一小塊天空，洒下了一片灰白色的迷濛的陽光，向老婦人整個身子投射下來，襯托着她的身子，和兩旁的高牆，成了極强烈的黑白對比，另一方面，便隱寓了「前路茫茫」的意象。

我之所以同樣地愛欣賞這另一風格意境的攝影藝術作品，是因爲，它又寄託了我思想感情和生活體驗的另一個方向，這就是對於生命和人生的虛無之感，我的精神信仰中的另外一面，就是泛虛無主義。

一個童稚女孩，天眞無邪，好奇幻想，一切都會是那樣的美好，對未來充滿着希望。這是生長着的年華。

然而，生命像花朵，有燦爛也終有凋零，美人也終會遲暮。美也並不是唯一獨存的，它是通過與醜的對立而顯現的；美也不是靜止永恆的，而是會變化發展的。美和生命一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美也會褪色，暗淡。生命也會有悲劇和死亡！

於是，我們就會同樣看到這一個走在窮巷裏的老婦人，我們不知道她要所

論……

方中原

……陳獨秀先生說過，信仰虛無主義的人，有可能是由於他的性格高尙，最後，又可能會發狂。

我的性格是否高尙，將來，我又是否會發狂？我都不敢說個肯定的答案。但從泛美主義走到泛虛無主義，卻是我思想生命體驗上的歷程，而且，我倒很珍愛於這矛盾統一的自我，就像我很愛欣賞這「蒲公英」的小女孩和「茫茫」的老婦人的藝術形象一樣！

張光弘一首題作「童年」的詩這樣寫道：

「沒有弱冠的傲慢，
沒有晚境的寒酸；
沒有青春的苦惱，
沒有遲暮的悲殘。
——童年呵，
就像藍夜裏的星顆點點；
那樣的平淡，
又是那樣的絢爛。」

是的，這詩未免太悲觀了點。我還是更愛華滋華斯的：

「我們不能讓時光倒流，
使草原欣榮，花卉開放；
——朋友，請莫悲傷，
在殘留部份，再尋找力量！」

論小巴變相加價

穆然

自小型巴士合法化以後，我們這些「無車階級」，平添了數千輛代步工具，無不額手稱快。記得在小巴開始正式行走的時候，市民都對他們寄予厚望，尤其是初期服務態度良好，更惹人好感，事實上，香港的「專利交通服務」，情況之惡劣，早已「怨聲載道」，「有口皆非」，小巴服務，只要像樣一點，即已很易博取人心，這與其他行業的競爭不同，故小巴正式營業以來，其收費雖高於電車巴士一倍以上，而搭客仍然日增無已。

多付出三角錢的代價，既可隨時上車落車，又能夠保證有位子，坐得舒舒服服，一般人每天乘車不會多於兩次，在生活物價高漲的今日，這戔戔之數，便是低薪階級也不在乎。此所以小巴的生意，源源不絕，奪去了「專利服務」一個相當的入益數字。

經過近幾個月來的體驗，小巴行駛秩序已大爲改進，尤其是港島方面，初期的紊亂情況已不再出現，但半島方面則仍然距離理想甚遠。筆者在小巴出現後即已變成常客（港九兩地皆然），所以印象頗爲鮮明。小巴設有公會，應該有集思廣益，及研究改進的機會。今天對小巴發生嚴重反感的人，並不是處敵對地位的巴士電車，或的士，倒是私家車的駕駛人對他們反感最大，因爲他們當中，有部份小巴司機，不惟不遵守行車秩序，而且常會危及其他車輛，只要多幾次乘坐經驗的搭客，便都會有同感。

港島方面，最使人氣惱的是收費的不劃一，平時由上環到筲箕灣的小巴，收費五毫，但在上班下班的一段時間內則收費一元，這對於原本預算多幾角錢消費的人是一種額外的負擔，而且搭客還有被勒索的感受。其次是行走路線的隨意更動，亦經常引致搭客的不便，由中環開出，有到灣仔爲一程的；有到銅鑼灣爲一程的；有到大丸公司爲一程的；有到北角爲一程的。假如由上環到筲箕灣可以收費五角，則由中環到灣仔，亦收費五角，試問這豈不是變相地把車費增加到四倍？雖然說搭客有選擇的自由，但應知小巴亦爲公共事業之一，尤其是小巴的公會，對這樣情形豈能熟視無睹？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農曆年卅晚及初一二，港島小巴一律掛上收費一元的價牌，但到了年初三開始，便即自動改收五角，其原因即爲搭客在這個時候大都是全家出動，計一下數，不如叫的士化算。小巴平白損失了本來入息最多的「新正頭」。這說明了搭客並非不懂算術，不過有時候，爲着爭取時間（事實上小巴到處停站上落，比電車巴士快不了多少）勉强搭貴車，但心裏是反感的，經過「變相加價」後小巴在市民的心目中，已經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且他們的服務態度，亦漸漸比不上初期良好，呼、喝、叫、罵，尤其是對待婦孺之輩，禮貌更蕩然無存（當然不是全部如此），這都是直接影響到它的前途的因素，實有急需改善的必要！



徵聯揭曉獎金二百元分贈書刊

許恨紅　董力行

編者的話

自許恨紅先生以仿大觀樓長聯撰成上聯發表於本刊，公開徵求下聯之後，各地讀友珠玉紛投，迄至去年十二月底止，收到十六位讀友之應徵聯，共十八篇（有兩位一人兩聯）。經許先生初評，又送交董力行先生複評，茲將評定結果按名次公佈。許先生寄來獎金二百元，除第一名許之遠先生獲贈閱本刊海郵一年五十期，共五十元外，二至五名各可獲贈宇宙出版社或湘濤出版社出版之任何價值十五元以內之書籍；第六至十名，各可獲贈價值六元書籍。請各應徵者來信告知所要書名及通訊處，以便郵寄。許先生則由編者贈送拙著一套。許之遠與余中庸先生已有信來，願將書款撥入「萬人公積金」項下，各位如果不要贈書，亦請來信告知，另作其他用途。茲先將許先生來信及自對聯發刊於次：

張贛萍先生賜鑒：

前承將長聯刊出後，以拙作之劣，居然引起許多讀友之興趣，應徵下聯源源而來，且均具有積極意義，足見本刊讀者中有心人之多。藉文字遊戲抒胸中積憤，亦快事也。關於評選，能邀得董力行先生及各位詞長作決定，使此舉大爲生色，僕與有榮焉。對各讀友之佳作，以自慚學淺，未敢妄加月旦，茲就剪存各期應徵來件，推荐數聯，以紅筆爲記，彙呈　台覽，是否有當，應請董先生暨各位詞長作最後決定。待揭曉時，除首選應贈全年本刊一份外，所有其餘應徵讀友，亦應各得一份贈品，以表徵意，即以　先生之「彈雨餘生述」全冊，作爲此項贈品，倘已購有此全冊者，可否以同等價值之俊人書店購書券代之。查此次應徵者至去歲十二月底截止時，共有十三位，須備十二份連同全年本刊一份，包括所有寄費，不知共需若干，茲先附上港幣二百元乞查收，不足之數，當另補奉。一切有費淸神，至感至謝，謹此奉佈，諸希亮察。順頌

撰安

許恨紅謹上　七一年一月三日

另附錄自對下聯一則，希請　斧政，此聯對仗不夠工穩，意義亦欠積極，且有重複字數個，自知獻醜，倘蒙董先生不客氣予以指正，賜以批評，俾有增益，則感何如之。再者前書，上聯首句第三字應爲仄聲「載」字，而非平聲「年」字，是否本人前函有筆誤，抑排字時有錯，至請查核更正爲荷。

上聯（仿昆明大觀樓長聯體）

二十載流光，避秦海角，離鄉背井，悵茫茫歸去無期。嘆田園寥落，大陸沉淪，赤焰囂張，生靈塗炭。王師東望，徒勞秋水爲穿。看蕞爾山城，充滿着金迷紙醉，便偏安寶島，更點綴歌舞昇平。莫辜負黃花熱血，先烈頭顱，七億遺民，八年抗戰。

下聯

五千年故國，遭刧紅魔，搖首問天，豈冥冥安排有定。昔淸室推翻，共和締造，全民敵愾，倭寇稱降。往事追懷，歷盡艱辛幾許。今一羣傀儡，倨踞了大地神州，令苦難同胞，都陷於水深火熱。忍見那碧海浮屍，荒郊白骨，千家薜荔，萬戶蕭疎。

許恨紅

董評：許先生對的不錯，「千」字雷同。因自出徵聯，故自己不能入選。

第一名：[illegible]弟飄零，高堂漸老，城狐亂舞，社鼠橫行，井底蛙鳴，敢將天驕自比。憐翻騰熱血，只贏得淚滿睛朦，縱極目神州，又何堪哀鴻遍野。休銷磨壯士豪情，英雄肝膽，半生抱負，一顆丹心。

加拿大許之遠

董評：平仄好，氣勢佳，「天」字雷同。

第二名：五千載文化，壯我河山；歷刧成灰，嗟奄奄銷磨殆盡！恨廬舍垢墟，倫常毀棄，青年下放，餓殍塞途；斷雁南飛，不住哀鳴告急！顧悽然父老，長陷在火熱水深；倘尙念中原，早應該弔民伐罪！乃錯過紅衞奪權，浮屍塡海，一場韓戰，三載天荒！

九龍葉其眞

董評：「載」與「國」字雷同。

第三名：數千秋往事，恨海難塡，愁腸如織，看年年塞來暑往。惜荒煙哀草，亂鴉斜日，山川名勝，已非疇昔，復國北征，無消息空眼望。徒悲懷故國，聽夜深笙歌園繞，壯士無顏色，玉樹曲殘秋露冷，異鄉飄零哀號泣，刧後蒙塵，四處流離，五洋浪跡。

美國紐約王俊

董評：平仄欠調，「國」與「無」字雷同。

第四名：萬千戶兒女，亡命天涯，去國拋家，豈冥冥竭來有自？數骨肉流離，倫常乖逆，羣魔亂舞，百姓餒寒。毛賊橫行，極問彼蒼無語！念艱難國運，何時得斗轉星移？忍坐失戎機，空見說膽薪生教？憑喚起民族精神，英雄志節，八方風雨，一統河山。

香港方程

董評：「國」字雷同，對仗差，韻欠協調。代將「四方風雨」改爲「八方風雨」。

第五名：萬千衆黎庶，懷恨心間，苦疊疊鬭爭不已，遭淸算公審，沒收私產，改造思想，奴役身軀。志士中興，久候韶華空老，使輝煌禹甸，頻增加恐怖妖氛；致美麗神州，常瀰漫汚腥臭氣。祇見到四處紅潮，羣魔嘴臉，一窩毒蠍，遍野哀鴻。

元朗育枝

第六名：一瞬眼前事，赤染神州，上山下鄉，哀蒼蒼大陸青年。盼春[illegible]

馬來西亞吳湯禮

親友，祇贏得幾許辛酸，半生積蓄，兩行熱淚，數個郵包。

董評：「一」與「生」字雷同，代將「一個郵包」改爲「數個郵包」。

第七名： 荃灣張伐

數千載文化，被毀紅朝，破舊立新，眼巴巴欲挽不能。噫廬舍爲墟，神州浩劫，羣魔亂舞，餓殍遍野，義旗北指，不難犁庭掃穴。下故都燕趙，塡盡了毒沼妖泉，收江南塞北，卽穌解涸鮒倒懸，將重見靑天白日，永照人寰，萬邦垂拱，一統河山。

董評：平仄不調，「不」與「北」字雷同。

第八名： 九龍傷心人

幾千里棘道，奔港天涯，別母拋兒，愁默默逃亡有恨。悲百業歛殘，中原浩刧，瘟君暴虐，迫戮斂民，義旅北揮，定必壺漿以迓。搗燕都賊窟，剷滅了赤鬼邪神，而撫葦山河，又重建鼎盛社會，將預祝白日紅旗，永懸柱壁，兆衆胄裔，代代太平。

董評：雖無重字，惜造句不佳，平仄不通，中無對仗。

編者按：傷心人後又以余飄萍筆名，再寄來一聯，一併發刊如下：

幾千里棘道，奔港天涯，別母拋兒，愁默默逃亡有恨。勸武備整裝，雄心奮起，王魔早渡，力挽汛瀾，義旅北揮，定必壺漿以迓。搗燕都賊窟，掃滅了赤匪邪神，而撫葦山河，又重建鼎盛社會，將預祝白日紅旗，永懸柱壁，兆衆胄裔，代代太平。

第九名： 香港晴和

五三載積慮，擁共蘇區，禍國殃民，憶夜夜夢迴有恨。嗟孔孟遠澀，六經廢置，紅濤捲入。倫理糟糕，毛寇左傾，常假虎威作壓。瞻彼其語錄，造成乎石破天驚，且控制軍區，並推行鬩爭暴亂，惟盪除故國精華，前賢典籍，萬千漢裔，廿載逃亡。

晴和寫於十一月二十

董評：「載」與「國」字雷同。「操縱」已改「控制」。

第十名：

第一次： 香港余中庸

一坵狐作反，僭位神州，汚鼎毀鐘，氣忿忿尤來不平。願軍心奮起，滄海挽瀾，豪氣貫虹，頑虜驚魂，中原北定，無異春風解頤。冀强大漢兵，表現出劍張弩發，早列陣金門，速發動攻克戰爭，好用這皓首孤淚，弔民悲憤，一鞭敵尸，三哭秣陵。

董評：「一」與「爭」字雷同，「汚鼎毀鐘」已改正。

第二次：

一[illegible]寇爲患，僭號燕京，禍國殃民，勢危危來日不多。希國軍奮發，滄海怒舟，義旗招展，士氣如虹。會稽飲恨，惟憑雄心可雪。賴强大師旅，乘勝去東掃西蕩，俾北定中原，好搗毀城社

董評：「國」字雷同，「抱賦」已改正「抱負」，「治吳」已改正「沼吳」。

以下各聯按收件之先後，不分名次：

第十一名： 郭溢鴻（十一月六日）

（對）五千載文化，慘遭酷刧，天翻地覆，恨綿綿倒懸待救。看國土蜩螗，山河變色，匪類兇橫，同胞悽厲，魔軍北指，有賴健將收京。懷大同世界，可知曉出生入死，重振强大國，須實際不尙浮華。要發揮靑年志向，爲國効命，四夷平服，萬古長春。

董評：平仄不懂，「大」字兩個，「國」字三次雷同。

第十二名： 景雲（十一月十五日）

數千載歷史，留存至今，回憶古往，恨綿綿尙欠週詳。念故國山河，屢遭浩刧，滄桑歷盡，按步分析，探脈尋龍，不難明其眞相。想今時大陸，散佈着痍瘡滿目。而衣不蔽體，致使其風霜飽受，何須懼當前暴政，喑中策劃，百萬貔貅，重整河山。

董評：平仄不調，「暴」「山」「河」「不」字雷同。

第十三名： 陳深仇（十二月九日）

千萬家溫暖，毀於紅禍，家破人亡，恨重重洩雪有日。信正義猶存，四海怒號，毛酋形覡，萬衆奮起，義旗北指，肯定勢如破竹。喜錦繡山河，回復了祥光瑞氣，慶還都金陵，再飄揚青天白日，盡掃邪說毛兇，害民僞憲，一曲高歌，三民主義。

董評：平仄不調，「家」與「毛」字雷同。

第十四名： 馮婦（十二月十二日）

廿三載往事，辭母萱堂，棄妾拋兒，淚簌簌別行積憤。嗟共匪蔓延，中原動盪，屠刀指向，白骨塡溝，正統外圖，已挾戴天之恨。觀倏然鬼魅，同流者狗黨狐羣，於結集紅旗，終形成鬩爭決裂，宜振興宋代忠魂，岳家鎧馬，八千里路，三十功名。

董評：平仄不調，造句不工，「三」字雷同。

第十五名： 穎川鶴（十二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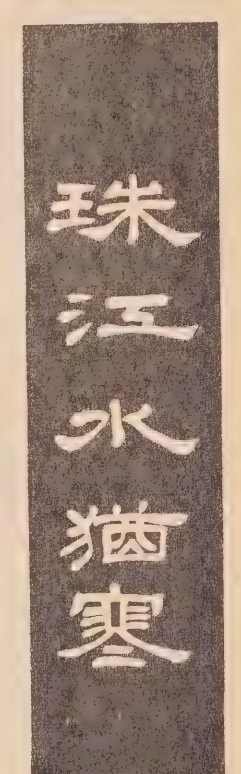
雙三週慶日，觴魯梅江，別廟拋家，寧遠遠跑來守候。趁萃薈鼎盛，文壇崛起，發瞶震聾，拯溺救民，領導先鋒，督促伊人早幹。念宏戢港九，很多呢耿介淸高，曾傷處難營，願串連策勵赴義，奚須怕絲柳愁牽，贛萍俊傑，三更爬格，夜夜圖强。

董評：「三」字雷同。

第十六名： 良承釗（十二月卅一日）

萬萬顆丹心，隱居四海，蓄雄積健，願冥冥北指有日，喜家園重建，大地重興，妖氣盡滅，亡魂歡笑。軍民憤慨，積磅礡火中燃。看錦繡河山，洋溢了黃花熱血，而舊都南京，再插滿自由旗幟。勿留戀熱舞狂歌，邏輯學說，萬卷談兵，千言罵語。

董評：「萬」字雷同，平仄不調。



【56】

馬森亮



「表嫂！你眞問得好。」他把杯子放下，笑着對紹芬說：「像我這種人，又怎配得上做公務員？實不相瞞，我除了舊行業之外，兼做黑市生意。」他壓低嗓子，瞧瞧沒有旁人注意，繼續說下去。「炒賣黃金、手錶、西藥、三角鋼等，總之是有利可圖的，什麼都幹。還有，套取黑市外滙，這是頂容易賺錢的。——」

「套取外滙？」小林表示奇詫。

「對！林先生！我的話，任誰聽了都會驚奇的。既不是官僚，也不是新資本家，怎會有套取外滙的機會呢？其實，說穿了就是混水摸魚。我不必和官家打交道，也毋需賣幹部的賬，祇要在走私客身上動下腦筋就行了。喏！他們走了私貨，得到的是人民幣，換不到港幣或美鈔，帶不回香港去。走私的人最怕是血本無歸或週轉不靈的，我會給他們想辦法，搭上了線，把這些人民幣交給有僑滙的人家，叫他們回到香港去收滙款。照規定，港滙一百元的比率是四十二元七角的；我提高滙率，給他們六十元。這樣的一放一收，就憑空賺它二三十元了，兩不相悞，皆大歡喜！」

「這是犯法的呀！」紹芬低聲提醒他。

「犯法？」他忽然瞪大兩眼，烱烱有神。「現在誰不犯法？誰不想犯法？不犯法的就會餓死！我憑良心做人，顧不得這麼多了。現在，走私客要靠我，僑眷要找我，買賣經紀要巴結我，甚至有幾位警察還把我看作衣食父母哩！」他跟着驕傲地一笑，似準備想接受別人的喝采。

「看不出我的表弟，過去好似一條鼻涕蟲，經過了共黨黨的教育，竟然這般了不起。」我豎起大姆指讚他，他更覺得飄飄然。

「表哥！不要給我高帽子好不好，我請客就是

表弟這個人眞可愛，夠坦白，夠豪爽，在這個互不信任的社會裏，還保持這種個性，有情感流露，實在難得！他剛才那句話，教書的錢來得不容易。我聽了，心裏就好似掉了一件東西，又不知掉的是什麼？但他並沒有說錯，事實確是這樣。要弄錢就不要教書，要去犯法，冒險得來的錢容易，能夠站在法律之外的就有自己的自由。

我這樣想着不知怎樣忽又自言自語的說出來了：「做人最沒出息的怕算是教書匠了，什麼靈魂工程師，簡直是催眠話。給法律的圈子套住，道德的格子困住，生活的繩子牽住，歷史的包袱壓住。肉體與靈魂被打成模糊的一片，一直消滅在字裏行間。……」

表弟在高興之餘，又要說話了。他把嘴角一抹心是頂好的。人是要吃飯的，我要活下去，就要拚命的去弄錢，弄到錢才談得上生活，才會表現出良心，才可以講仁義道德。我弄錢的對象是那些喪心病狂的人，我很守規矩，也故意去犯法，犯的是共產黨的法，守的是人類的規矩！」

這樣說下去，我怕他興奮過度會惹起麻煩。紹芬會意，倒給他一杯茶，說：

「表少！喝口茶潤潤喉罷？」

小林乘機也鼓勵着說：「表嫂十指尖尖的奉給你，非喝不可，可也別忘記一封紅包呀！」

表弟眞識趣，他喝過後，特別在袋子裏掏出一個塑膠玩具來，送給小文，還拉他叫聲「表叔」！

小林先回學校去了，我們也結賬落樓，轉彎的時候，我低聲問表弟：

「目前偷關這條路還行不行得通，搭路容不容易？」

「容易得很！」他衝口就答，附耳告訴我。「目前這批走私客是有組織的，神通非廣大，我和他們好像是一家人，祇要是我的事，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幫忙的。——還是到時再說罷，表哥！再見。我現在要回去了，做生意要緊，喏：我就住在對面那間酒店裏，二〇六號房。你還沒有把住址告訴我呢！也不必了，有什麼事還是你來找我罷！」

看他又飄飄然飛過馬路去了。我望着他的後影，覺得他的身軀比我大了好幾倍。

六　知識分子面臨歷史考驗

[illegible]，到了瘋狂地步。集體的思想失去了控制力，安撫政策亦無法消除民間的憤恨，偏偏這些怨恨之聲竟然起自農村。農村，是共產黨的大本營；農民，是共產黨的基本隊伍。這個號稱爲堅强的堡壘現在開始崩潰了，農民已到了餓死的邊緣。他們已知道活命的關鍵，並不在於階級思想，而在於物質的攫取，也深切體驗到馬列主義這張符籙沒有了實際作用，毛澤東思想飽不了餓肚皮，簡直是一派胡言，以混賬代替混賬。

因此，最近的報章上就不斷報導農民暴動消息：佛山的糧倉被羣衆搗毁了；從化縣的農民用農具鋤死四名解放軍；下鄉的統購幹部被活埋；農村的幹部白白失踪等傳聞或報載的驚心動魄新聞，刻劃出農村是一片灰暗、憂鬱和死亡。

就在這個時候，匈牙利人民的吼聲響了，震撼整個世界。影響所及，中國人民久受禁錮的思想開始找出路了，像解凍的山洪一樣，洶湧而澎湃起來。從電台或報章繼續播放出來的恐佈消息，使得那班敏感狂妄的共產黨員也驚惶失措，他們雖從來沒有過失敗的思想，但聽到這種慘酷的教訓，也慌亂恐懼起來。工廠陷於無組織狀態，出現連環怠工現象，農村秩更加混亂，農民好似一大羣蝗虫，頃刻間就把糧倉的糧食吃光。小規模的暴動，逐漸的擴大。解放軍已傾巢出動了，化整爲零，把守住各個交通要道，準備應變，全國處於戰時狀態。

廣州市的消息特別靈通，謠言比什麼還多。膽小的人，看見街邊重新堆起了沙包，以爲亂事眞的發生了，連門口都不敢出。但一般人卻非常鎭靜，街上一樣那麼擠擁，天空依舊一片蔚藍，行人的臉色反而不像過去繃得那麼緊，一種罕見的柔和與微笑。好似大家都是落難的皇族，聽到各地勤王興師一樣。

紹芬已回香港去了，我又孤獨起來。爲了方便，我搬回市區去住，一來形勢變了，敢公開露臉，[illegible]工作，傾向於社會活動多。

每次小組座談會，老胡必列席參加，但從不公開發言。他是忠誠的聽衆也是一位神秘的看客。

初期座談的內容，多偏重於學術方面。大家都認爲學術界的範疇太窄，老在小圈子裏兜來兜去，兜不出什麼名堂，但一旦把問題牽涉到政權本質的時候，誰也不敢發言過於尖銳。

有一晚，黃錦娟在我家裏請客，說是她的未婚夫甄教授生日，賓客祗有我、老胡、劉天華、小陳、小林和胡劍峯夫妻等幾個人，周老師早已到香港去了。吃過飯後，閒談中又不免扯到時局上面去，我故意提出匈牙利問題來，想聽聽甄教授的意見。

甄教授的年紀有五十多歲了，深度近視眼，前額光亮，像一面青銅鏡，很健談，金無柔子。

他乾咳過一聲後，便說：「匈牙利事件雖被鎭壓下去，共產集團卻從此多事了。起碼已暴露出鐵幕的一切，使對共產主義尙存幻想的人有所考慮。蘇聯軍隊在匈牙利的土地上播下仇恨種子，正如日本軍閥給中國的歷史烙下血印一樣。民間的仇恨，不同於腐蝕文化，史籍可以一旦燒燬，但浸透土壤的血跡卻永遠無法磨滅。這是一個實在的問題，在匈牙利事件前後，中國農村也不斷發生過叛亂，所不同的，一個在都市裏，一個在農村，農村的力量比較脆弱，容易各個擊破，都市就不同，而且消息靈通，一下子會全世界都知道。過去孫中山先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選擇都市的，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共產黨的城市政策便不同於農村政策，農民的地位永遠比不上工人，它把城市看成一個心臟，農村不外是四肢的神經系統，必要時可以局部麻痺或割除的。就以這一次來說罷，如果這些叛變發生在城市的話，很可能引起很大的影響，中國的局勢也許已變了。還有一個最明顯的比較，那是匈牙利的政權，是從上而下的，它是蘇聯在佔領地區委下來的一個傀儡政府，像當年日本軍閥捧出來的一大批漢[illegible]，它的政權可以勉强說得上是從下而上的組織，因爲它有過三十多年的鬬爭歷史，羣衆對它雖無好感，起碼對共產主義有點印象，根基縱淺，也斷不致像浮萍一樣，容易飄流。」

「這樣看來，豈不成中共永遠不會失敗的了？」老胡很快提出這個疑問。

「也不是這樣說，胡同志！」甄教授轉對老胡笑着答。「從來沒有一種政治是長久的。連蘇聯的前途都無法肯定了，何況一開始就攪到怨氣衝天的中共？關鍵在於讓它自滅還是加速它的死亡！有人還存有這種幻想，認爲共產黨終有一天，會浪子回頭，幡然改過的。這是幼稚的想法，痛苦的期望，家庭裏的一個浪子，是有回頭希望的，但政治上的浪子卻永遠不會回頭，而且老百姓也不許它回頭，若可能回頭，希特拉就不必自殺了。共產主義是一個殘民制度，一個恐佈的組織，建立在一個虛僞暴力之上，這樣的制度如果能夠久存的話，秦始皇的基業怕會一直傳到今日了罷，對不對？」

「不錯！」老胡緊接着說：「人並不是植物，可以讓它自生自滅的。這是關係到整體的生命，惡勢力多一天存在，社會就喪失多一分生機，歷史上每到了時日曷喪的時候，人民總是會忍痛犧牲，相與偕亡的。可是，我認爲今日的知識分子所做的事實在太少了，也可以說根本沒有做過事，而且也太消極。——」

甄教授對老胡的話很感興趣，於是單獨和他談論起來。

他說：「胡同志！你也是知識分子，自然會了解知識分子思想的傲慢性和行動散漫性啦！如不經過一番聯繫團結，有系統的訓練，怕到頭來，仍被個別收買或各個擊破的！但話又說回來，共產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既已逐漸加深了，劇烈的鬬爭終無法避免，總有一天，我們會選擇一個使他們不便於開槍的時候反擊！」

被共特折垮

孤軍絕域血戰三晝夜　心理攻勢喊話動軍心

雲南戰場國共兩軍決定勝敗一戰，是在元江；而在國土上的最後一戰，是在蠻宋。

李國輝率領着不足二千名疲累之兵，由車里退到蠻宋，即搶做工事。因爲判斷敵人，決不會讓他們這支孤軍成爲「漏網之魚」，帶着武器械彈跑到這邊區建立據點，任其坐大成爲後患的。任何人做敵人的指揮官，都會窮追猛打，那怕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也要將他們追上，不惜任何代價，將之消滅的。

因是，當他們的防擊工事剛剛初步完成，派在山下遊戈的警戒部隊便發槍示警，原來叛軍盧漢的保安第十團，在共軍正規軍三十九師一一七團的催促下，也是馬不停蹄，兵不卸甲的一路追來了；並與在佛海與車里一帶活動土共朱家壁部，一同以李國輝爲目標，下令「不勝無歸」，啣尾追至，狠打猛攻。

這一仗，是國軍在國土上最後的一場戰爭；也是雲南戰場上國共軍打得最激烈的一次戰爭。一千多名窮途末路中的國軍，被五千多名共軍三面包圍着，血戰了三天三夜，這支國軍是在悲憤與絕望的心情中，不欲退出國土；共軍是在得勝不饒人的心情中，想將這支殘餘的頑强國軍，殲滅在國土上。因此戰事越打越激，國軍的據點逐漸陷落，防線逐步縮短，而國軍的傷亡日重，人力與火力漸弱。可是共軍的傷亡雖重過國軍，他們的人力火力卻越打越强，因爲從第四天起，共軍的後續部隊源源開到，山砲也增援到了第一線，國軍的陣地上，開始受到砲火的轟擊，工事被摧毀，傷亡也更慘重了。

國軍是沒有重武器的，連迫擊砲也很少，醫藥尤其缺乏，受傷的士兵，只有躺在陣地上發出痛苦呻吟的號叫，這種情形，是足可使生者心寒的。因此，士氣受到影響，人心開始煥散，不能全力對付共軍的猛撲。

共軍的心戰人員，看準了這支陷身在絕境中的孤軍，終有彈盡糧絕的一天。因此，他們爲了減少自己的傷亡，除了用火力攻擊外，停止了衝鋒陷陣的肉搏攻勢，改用喊話的心理攻勢，日夜不停的用喇叭對着國軍陣地叫喊：

「你們幾百萬美式裝備的軍隊都被我們解放軍解決了，你們第八軍與二十六軍近八萬人都放下了武器，全國都解放了，你們這一點點孤軍又能發生什麼作用？」

共軍的心戰人員，除了分析大勢，還說了許多挑撥國軍感情，瓦解信仰的話。然後，又改用一種最親切最誠懇語調說：

生路，投降吧！舉起白旗吧！把帽徽撕掉吧！你們只要走出工事來，我們會好好招待你們。」

這些喊話，所獲得的答覆不是舉手投降，而是舉槍射擊。因爲這一千多人，都是死心塌地的頑强分子，他們寧可戰死，決不投降。士氣雖然低沉一點，但並無人想在這時放下武器。

四面楚歌軍心動搖　窮途末路退出國境

共軍見到這一着瓦解不了這支孤軍的軍心，又改變辦法，調來兩批新的喊話人員，一批是文工團的女孩子，唱着各省地鄉歌，效法「四面楚歌」的故技，想引起國軍的鄉思而放下武器；第二批是在元江城投降的孫錦賢師官兵，以同僚資格，直呼李國輝以下各級官兵的姓名，說出他們所受共軍的優待，及種種好處，勸大家「回頭是岸」，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這兩着雖然沒有收到行動上的效果，卻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因爲，戰志昂揚的國軍，聽到這些鄉曲與同僚的叫喚，有的人在暗自啜泣，有的人在發呆嘆氣。這是軍心開始動搖的趨勢，是士兵思家的表現，雖然也有人偶然回罵幾句，那只是一些粗野與憤怒的吼叫，缺乏說服力。

李國輝察覺到這種嚴重的危險局勢，他可以施展出來維繫軍心的唯一辦法，便是親自日夜巡視各據點，爲官兵們加油打氣；和士兵們生活在一起，甘苦與同，生死不離。

另一要命的事是，被困日久，糧食發生問題。

總之，無論人員、彈藥、糧食，長期被困下去，只有損耗沒有補充，意志再堅强也無濟於事。在這一情勢所迫之下，李國輝遂忍痛退出國土，非進入緬甸境內不可。

這一千多人（正式退出國土時，武裝人員經過數日惡戰的傷亡，只有一千多人了。）他們對中緬邊區的國土上，每一個山頭崖洞，谷地河流都很熟習；那裏有一大蟻穴，那裏有一條河，一個個如數家珍，記得滾瓜爛熟。現在一聽說要退入緬甸境內那個不熟習的窮山惡水的生疏之境，每人都感到不寒而慄！但情勢如此，不退是不可能的，除非放下武器投降。

他們當然不考慮投降，否則便不會逃到這個地方來，還死打硬拚的與共軍作戰數晝夜了。不過，決定撤退只是主觀的願望，客觀的形勢，又是否容許他們全軍而退呢？這幾天共軍只作砲火射擊，沒有進攻，改用喊話與歌聲的心理攻勢，其目的是減少傷亡，想將他們困死拖垮，如果一旦發現他們後退，必然會三面圍攻，那豈不是要離開陣地後，全軍覆沒？或在撤退

西南保衛戰

他們在三島補充了糧食，並由白夷作嚮導，[illegible]

後的山頭村寨了，再頑固的話，砲火也可將你們殺光。人民解放軍是寬大的，既往不究，歡迎來歸。現在我們停火四小時，等待答覆，如再不投降，即發動全面攻勢，到時必然造成重大傷亡，本好生之德，不欲把你們殺絕，希考慮答覆。」

下署「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劉民志」。

李國輝接到此信後，即召見送信鄉民，滿口答應「投降」，但得先開會宣佈，再會派人接洽投降事宜。

鄉民走後，果然召開會議，但所宣佈的不是投降，而是決定撤入緬甸境內之蠻生、三島、小猛棒。以及如何利用這四小時停火的安全時間，迅速脫離戰場？

結果決定將預備隊改為前衛，帶着眷屬先撤；第一線防守部隊改為後衛，匍匐離開陣地，跑步向蠻生退卻。

因為中緬未定界，是以薩爾溫江及漫路河作為界線的，他們退出國土，進入緬甸境，非渡過此河不可，故須先將漫路河上下游的渡河工具——獨木舟徵集，他們先後渡過漫路河，即將獨木舟燒毀，這情形，恍如漢高祖劉邦進入四川燒棧道。可是，劉邦燒了棧道不到幾年，便暗渡陳倉，進入中原，他們卻是到今日亦無法重履國土！共軍兩次招降，均解了他們的危困，救了他們的生命，這是共軍始料所不及的後果。

第二天晚上，他們便由「蠻生」退到緬甸境內的「三島」，這是一個叢山中的盆地，並不是三個島，四向高峯插天，這塊數平方里的盆地上，住有四五千名擺夷族人；這些擺夷屬於白夷，男的都蓄有一條小辮子，女的臉上均刺有花紋，很熱誠的歡迎他們到來，並告訴他們先一天也有為數五六百人的中國軍隊，從這裏通過，現在還有少數傷病人員，留住在村子裏休養。但是，他們不知是國軍也還是共軍？

李國輝當時嚇了一跳，以為共軍抄在他們後面，要在他們的退路上截擊。連忙作出戒備，派人跟隨白夷人進入村莊察看留下的傷病人員，究竟是友是敵？

結果從傷病者口中獲知，他們原來是余程萬二十六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的弟兄，由副團長譚忠率領，從元江突圍出來的另一支孤軍。譚忠已於先一天帶着殘兵六百多人，經過三島向泰國境內撤退，想找我國駐泰國大使館，交涉送他們回台灣歸隊，並無留在邊區繼續與共軍作游擊戰的打算。

李國輝率部追會譚忠　過原始森林到小猛棒

李國輝當晚下令宿營三島，召開會議，決定今後的行止。

行進。由三島到小猛棒，要通過數百里地的原始森林；只要一進入森林地帶，便不見天日，沿途虎嘯狼嗥，落葉及膝，巨蛇、毒蚊，比烟斗還要大的吸血螞蝗，把這一支孤軍困擾着，若干沒有犧牲在共軍槍砲下的士兵，卻死於這幾種可怕的東西之口；再加上山嵐瘴氣的阻擋，他們足足在這片原始森林中，走了十二天，以後很多人都染上了長久難愈的瘧疾病。

在中途——也就是第六天，又與好戰而且善戰的卡瓦族發生誤會而槍戰數小時。後來誤會解除，化敵為友，給予他們糧食補充，於民國卅九（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才走到小猛棒。這時，距離元江之敗，已經整整三個月了。

所幸譚忠率領的二七八團六百多名官兵，正在小猛棒休息，準備第二天通過大其力進入泰國境。如果他們遲到一天，又要失之交臂，也不可能打出以後的龐大局面，在邊區與共軍作戰達十多年之久。

這兩支孤軍在小猛棒會師之後，雙方人員武器合共有近二千人，勢力等於擴充了一倍。經過雙方商討，認為邊區事有可為，不必趕去泰國，歸隊台灣，大可以這二千人為基幹，留在邊區打出一個新的局勢，所據理由有二：㈠他們都是熟習邊區情形的人，才能從元江突圍逃出共軍的追剿，其中還有很多官兵，是邊區的土著，等於留在家鄉作戰，佔有地利與人和之便，只要加以號召，以後不愁沒有志同道合的人來歸。㈡小猛棒是三不管的地帶，也是中緬雙方未定界，緬甸的最前線邊防軍，只駐到大其力，再往東去，便是土司、部落、華僑的勢力範圍，這三種勢力，他們都有辦法拉為己用，作為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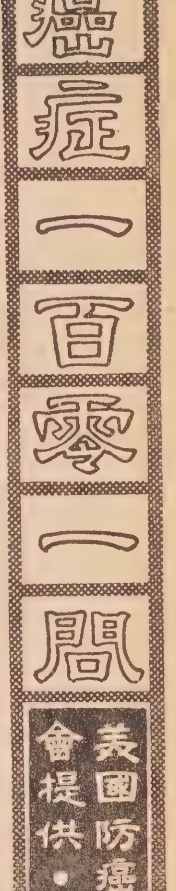
因此，他們決定留在邊區打游擊。於是，又展開了與共軍作戰的一個新頁。

（五十七）

三郎

新作預告

本文即將刊完，三郎先生另一新作，是「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根據多方內幕資料融滙改寫，有被美國人在香港出高價收買焚毀的東方儀著「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孤本；幕內人的「蔡文治其人其事」與「第三勢力面面觀」，及最近來自美國的第一手「台獨資料」，準於近期內連載刊出。將美國政客與情報人員，玩弄中國人的種種事實，公諸於讀者之前，敬希注意。



（三）

本刊資料室

第七章 兒童的癌症

七三、問：兒童會發生癌症嗎？

答：是的，任何年齡，都無法避免癌症的發生，尤其是兒童最常見的白血病，美國每年有四千個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被癌症奪去生命。

七四、問：兒童一旦發生癌症時，是否比大人的癌症蔓延或惡化得更快？

答：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任何年齡的癌症生長，端視病人本身的抵抗力及癌症的型態而定。

七五、問：兒童癌能治療的機會與大人比較是否一樣？

答：癌症的治癒率，是依據癌症發生的型態，發現時間的早晚，生長範圍的大小，對治療的反應，以及病人本身的抵抗力來作決定的，對於年齡的關係，實無關緊要。

第八章 癌症的生死統計

七六、問：因癌症而死亡的與其他病因所死亡的比較情形如何？

答：在所有的死亡病因內，癌症僅次於心臟病，在美國，每六個死亡病例中，就有一個是因癌症而死的。

七七、問：癌症病例，是否逐漸增加中？

答：是逐年地提高，從一九〇〇年的四萬一千人，到一九六六年增高到每年三十二萬五千人，當然這與人口總數的增加，以及四十五歲以上的人的壽命增高具有相對的直接關係。更由於四十五歲以上的人的癌症死亡率顯著地在增高，肺癌在一九〇〇年時，是一種罕見的疾病，而現在已增高到是最常見的癌症。

七八、問：年輕的人與年長者所可能遭受到癌症侵襲機會，是否一樣？

答：不一樣，癌症的發病率隨着年齡而增高，但無論如何，任何年齡的癌症，都應看作嚴重的問題。在一九六六年，美國約有兩萬二千個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人死於癌症。

七九、問：在過去的十年中，癌症的治癒率是否已增高？

答：近十年來，癌症的治癒率，已顯著地增高，現在每三個癌症患者中，就有一個被救活，記得十年前的癌症患者，僅有四分之一的人，倖被救活。

八〇、問：以現在的知識和技術而言，現在有多少美國癌症病人，可從死神手中奪回生命？

答：根據美國防癌協會的統計數字指出，如果病人能及時請求醫師給予的有效治療，至少每年有十萬〇五千個癌症病人被救活，以現代的癌症知識和治療技術而言，癌症的癒率已從三分之一，升高到二分之一了。

八一、問：是否同一膚色的人，傾向於發生同一類型的癌？

答：對於這兩個問題，統計學上尚未有完全的結論，唯據最近統計數字顯示，白種人患皮膚癌的百分率較黑人爲高，但黑種人患前列腺癌、胃癌、子宮頸的較白種人爲高，猶太女人極少發生子宮癌，猶太男人很少患陰莖癌的（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在出生時就施行「割禮」手術，將包皮割除之故。）南非班達族人患肝癌的要比白種人爲高，中國人患鼻咽癌的極爲普遍，這些不同的發病因素，究竟是由於與生俱來的體質或生活習俗的不同所影响，尚無人敢下斷語。

八二、問：地理區域的不同，是否會導致特殊型態的癌症發生？

答：是的，譬如在印度的一部份地區，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羣島等地，發生顏面癌的特別多，而這種癌症在其他地區則極爲罕見，歐洲人患膀胱癌的極常見，而美國則極少，美國德州及阿里桑那州患皮膚癌的要比緬因州及維蒙特州多三倍，英美婦女是白種婦女中最易生乳癌的，而日本婦生胃癌，要比紐約患胃癌的人的比率多達兩倍。

第九章 癌症與你

八三、問：你能告訴我，我和家人，應如何預防癌症的侵犯？

答：第一、你及你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應切實地實施每年定期的健康檢查。第二、如果出現癌症七種警告信號中的任何一種（附後），應立刻去看醫生，如診斷爲癌症，則應求得早期的正確診斷與有效的治療。

九十、問：爲什麼有許多懷疑自己可能已患了癌症的人，還未經醫生檢查證實之前，他們自己就認爲時已晚？

答：這是很不幸的一項錯誤觀念所造成的後果，因爲他們都認爲癌症是治不好的。他們不瞭解早期的癌症，是像其他許多嚴重的疾病一樣可以治癒的，他們忽視了自己所肩負的治癌重任，放棄檢查與治療，逃避責任。

九一、問：假如一個人懷疑他自己可能患了癌症，他應該如何自處？

答：很多懷疑自己有癌症的人，大多都是不可靠，而且是多餘，他應該立刻看醫生，由醫生爲他釋除心中的疑竇。

九二、問：所有的痣，都必須除去嗎？

答：不必要。但發生在容易受到刺激摩擦部位的痣（如手、足、生殖器官），則應該去看看你的醫生，應特利注意的，如果你身上的痣或贅疣（瘊痣）發生顏色，大小，或潰爛等變化時，則應該立即去看醫生。

答：不是的，但是若乳頭，直腸或膀胱等部位發生初次出血時，應該立即去看醫生。又發生不尋常陰道出血，或在絕經後的陰道出血，可能都是嚴重的警別信號，更應立即去拜訪你的醫生。

九四、問：什麼叫做「癌前病灶」？

答：出現一種不正常的情況或新生物時，如果不加注意，可能轉變成癌症，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或新生物，叫做「癌前病灶」。

九五、問：平常可能出現那些「癌前病灶」？

答：一些最常見的「癌前病灶」，如口腔內的白斑、皮膚乾燥、伴有落屑樣的癢塊，尤其是發生在老年人的臉上時。其他如齒列的不整，或不適合的義齒所形成的反覆性疼痛，容易受刺激的痣等等。這些情況，都應告訴醫生，以提高醫生對你檢查時的注意。

九六、問：如因癌移影響氣喉發音，能否以手術矯正？

答：可以的，通常只要數週的時間，就可以令人達到滿意的程度，大多數都採用所謂「食道說話」的方法，即令患者將空氣咽入食道，加以控制，然後將食道內之空氣放出而發生聲音，就如同通常說話時，空氣通過口腔出來一樣。

九七、問：醫治癌症，是否比醫治其他的疾病需要更多的費用？

答：不一定，端視癌症的類型及部位而定，有許多癌症，僅化費區區費用，就可將癌症治癒。

九八、問：爲什麼請江湖醫生治

答：因爲他們使病人延誤了接受正規的專門的癌症治療，失去了寶貴治療的時間，據美國一間著名的癌症醫院所提出的一項有關六十四個經江湖醫生治療後的癌症例報告說：二十七個患者死亡，如果他們能早期接受正規專門的癌症治療，可能完全被救活，其中十個病人殘廢而無能生活，其中另外二十七個幸運的病人，及時放棄江湖庸醫的治療，接受了正規專門的癌症醫療，因而獲救。

九九、問：如何認識他們是癌症的江湖醫生？

答：他們通常都是秘密治療的，只有江湖醫生自己及其組織內的人知道。

他們都用廣告，自印的宣傳品，以及假造的銘謝牌匾或函件，作爲宣傳的工具，他們不致將療法向科學雜誌提出報告，科學雜誌也不會支持他們的荒謬的療法。

紹名醫的會診，他們自稱所有的醫學界聯合起來與他們作對。

不論是個人或團體向他們質問治療的方法時，他們即惱羞成怒，支持江湖醫生的療法及論調者，大多不是正規的醫生。

他們自誇所謂「治癒」的病人，但提不出任何實質上的有力證據。

一〇〇、問：如何拯救更多癌症病人的生命？

㈠早期診斷——家庭醫生在癌症仍有希望治療前即予早期發現，應每年做定期體檢，如有「癌症的七大危險信號」中的任何一項信號出現，即應進一步的檢查診治。

㈡接受醫生的忠告，迅即作專門的癌症治療，現代的醫生所知的癌症知識，以及現時科學化技術的應用和設備，可以保護病人的生命。

㈢研究發明——支援美國防癌協會，幫加無數的科學家及實驗研究專家們，尋找更新更會效的癌症根治和預防法，以達到消滅癌症的最終目的。

一〇一、問：癌症患者如何才能得到有利的幫助？

答：你可打電話或寫信給距離最近的防癌協會或其分會，請求幫助。

（附註）癌症的七大危險信號：一、不尋常的出血及分泌物。二、乳房或其他任何部位發生硬塊或增厚。三、久治不癒的創口。四、大小便的習慣性改變。五、咳嗽或聲音嘶啞。六、消化不良或吞嚥困難。七、痣或贅疣顏色、大小發生變化。

這七大徵豪，並不一定意味着有癌症，但這些徵象中的任何一種徵象出現並持續在兩週以上時，則應重視，立即去看醫生。

（本文完，全文未完）

蹄聲劍影錄

老者並叮囑麥舉人說：「會試那天，汝於平明時分，到某胡同口，看見一匹高頭大馬，不論那馬配裝如何，馬旁站着什麽人，你不要顧忌什麽，跑上前去，只在馬背拍三下，那馬便會聽你的命令，你便跨鞍上騎，不要遲疑，策往試場，這是關係你一生的前途，萬不可逡巡不前，緊記，緊記！」叮嚀一番，才告辭而去。麥舉人以老者所說確屬至理，弱馬無用，駿馬難測，今老者相助，那就最好不過。但老者何以不將馬送來，而要自己去取，有何玄妙。乃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到時如果發生問題，才另行租馬，仍可及時入場。

到了入場那天，五更時便即起來，吃點東西，束裝好了，於平明即跑往某胡同口，果然見有一匹配有金鞍黃繮的蒙古駿馬，乃屬赤兎追風之類，馬旁站着一個像是侍衛又像哈什戈的武官，佩刀守馬，威風凜凜。馬是有了，但馬主似乎不可能是一襲布棉袍的老者，不敢冒昧上前，但回思老者會再三叮囑的懇切，又不似開玩笑的戲弄，乃硬着頭皮，上前在馬背拍三下，那馬果然站穩不動，麥舉人跳上馬背，武官不特不加干涉，反向他打個千兒便告退了。麥舉人大喜，便策馬而去，依時進入試場，可是當那馬緩緩進入校場的時候，所有主試及副考官，一律肅然起立，麥舉人有點莫名其妙，他這時知道老者必是個有來頭的人，所以對他也這樣的客氣。怪事還在後頭，當他應試的時候，試箭手剛彎弓，鼓便擂响了，已作他射中了；舉砧，手剛按砧，鼓又擂响了，當他舉起了；試刀，手剛耍刀，鼓聲大作，主試人又圈了紅圈，使他摸不着着頭腦，胡裏胡塗中榮登武榜，高中進士。事後才知道，那老者是皇叔，是一位親王，那馬是先皇御賜的名馬，那的；做更夫的次子，是神機營的將軍，當然是皇帝的更夫了。那老者算是東方朔之流，有人情味的幽默者。麥舉人還以皇叔之力，榮中探花。

這宗以柑皮發蹟的故事，我以野叟曝言而記之，但鶴山四合的麥氏子孫，則以麥探花的異遇爲榮，父老相傳，言之鑿鑿。

（二一）白布纏頭，留長鬚，擺龍門陣的習俗。

車子離開了東溪，駛向綦江，仍是平坡垂楊，烟籠舞柳，一片江南景象。但在民間風俗，乃有異於江南者，離筑市越北，越多用白布纏頭的漢子，在黔北所見，間中也有用黑布裹頭，惟入川境以後，用黑布越北越少，用白布者則越北越多。白布纏頭，在我們廣東的習俗而言，以長白布一塊，繞額頭而纏過，那是穿孝的表示，在喪家送殯行列中才見到此種白纏頭的現象，正式烏忌白忌，平時任何人總不肯一塊白布上頭，但客車出黔中，即有此種怪現象，（少見多怪耳），百思不得其解，詢諸當地人，男性何以用布纏頭？據當地人士的答覆，則純爲天氣與生理問題，因爲黔境多雨，所謂「天無三日晴」，致濕鬱蒸發，且常常大霧迷茫，濕與霧的交襲，如果不加防備，會使生理變化，影响神經，造成嚴重的頭痛，因此黔川男性，必須以布纏頭。此種解釋，不無道理，於生理、天氣、病理的互相影响之下，有其可能。但不盡然，因爲留心觀察，黔川之用布纏頭，不止男漢而言，中年以上的女性，亦多如此，但少女則否，豈婦人則怕天氣的不正常，少女則無所畏忌乎?! 豈男漢怕雨霧，而男童則不怕雨霧乎?! 如此理由，豈能成立。直至民國四

夜雨，剪燭閒談，上下古今中外的娓娓共話，偶然想起當年黔川所見白布纏頭的怪事，以陳開泗兄爲川人，或知其所以然，爰舉以細問。

陳開泗兄告訴我：「拿白布纏頭的，老一輩還叫戴『孔明孝』，實在是懷念諸葛亮的眞摯之情，也是對諸葛亮表示無限的崇敬」。

眞相大白，果然和我們廣東的風俗相同，乃屬於哀悼喪親的孝服。雲貴一帶，三國時隸於益州，爲蜀國版圖，故與川人同敬蜀相，乃屬常情。

但由此可知諸葛亮治蜀，遺愛在民，百姓愛戴之心，如敬父母，孔明之薨，如喪考妣，但歷千餘年而不衰，哀悼之情，傳於今日，諸葛亮感人之深，非祇「兩表貫日月」的孤忠精神，必還有其愛民如赤的德政，才能使百姓千秋懷念。偉大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談到「戴孔明考」，便想起抗戰後期王師——遠征軍揮戈入緬，與諸葛亮有關的軼事；相傳南蠻孟獲作反，諸葛亮親率蜀軍殺入雲南，「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水便是今日的怒江，朝騰衝而入八莫，出師表所謂的「不毛」，有些考據家就指出乃八莫的變音，實爲深入緬境的八莫。這緬北一帶的山區，完全是撣族的領土，所以，孟獲可能是今日撣族的祖先。（民國三十八年，紅朝將淹大陸，盧漢靠攏，余程萬和李彌的部隊，在昆明的外圍，被迫南撤，余部撤往海南，李彌因自己是雲南省政府主席，守土有責，只撤到蒙自，與陳賡拚一場激烈的硬仗，其部屬有退入緬北，在緬泰邊區建立游擊基地，這時李部就有一個撣族的師長）。孔明南征的戰畧，以收拾歸心爲主，七擒七縱，南人聲言「不復反矣」，始班師回國。當班師啓程時，南人攀轅送行，問王師何日再來，諸葛亮隨便指路旁的鐵樹，對南人說：「鐵樹開花，王師再來」。說也奇怪，由那時起，緬北的鐵樹，一直沒有開花，直至日寇偸襲珍珠港的前夕，緬北鐵樹忽然開花，於是緬人就

宓琴

萬人意見

爲大衆利益着想　應速勸交通

萬先生：

近月來常在貴刊及星島晚報看到市民對交通困擾而發出的呼聲，交通當局好像視若無睹。尤以貴刊第一五六期鈞普君所提供之有建設性意見，我也有同感。實在說，此君所提各點，交通當局是應考慮按步施行的，雖非朝夕可辦，亦較整天發表他的所謂「革命性措施」更爲積極。且爲了香港未來的進步與繁榮，當局當非有長遠計劃不可；否則社會各方面都日趨進步，惟交通則永遠落後，那眞是社會之恥。

政府各部門都日趨進步，如徙置方面，食水方面，工商業方面，都已使市民對政府之努力，感到快慰；她能使一個小小的香港容納得四百多萬人口，而大多數市民都能安居樂業的生活下去，我們應該感謝政府給予市民的一切；但美中不足者的是交通，市民早晚出入，均覺不便，難道食水問題不比交通問題更難解決嗎？但水務當局卻能於短短幾年的努力經營，使四百多萬市民每天都有足夠的食水；爲什麼交通當局卻不能同樣積極發展呢？整天發表那些強權與消極的所謂「革命性措施」，於事何補？我想，很多市民對於該問題都感困惑。

最後，我對交通當局極力保障專利的交通機構之所謂「合理利潤」一事亦感到奇怪，是否交通部亦爲一商業機構？它是否各交通機構的大股東？不然，爲什麼要只顧三幾個交通事業機構之「合理利潤」，置四百多萬民市的困難於不理？

假使交通當局能嚴令渡海小輪公司多開航綫，將有助於陸上交通之困擾。比如，數十萬人口的官塘，如果有小輪通中區，則大部份官塘市民早晚來往中區之困難，將獲部分解決，無需必經九龍城之「獨道」了。

要知道，一個城市的交通事業機構，不應惟利是視的，必須方便市民；且即使加開官塘至中區綫，亦非無利可圖，他們可收費四角，（因市民由官塘乘車到碼頭已要二角錢，加上渡海船費亦要三角至四角五分了）。如說除早晚外，其他時間少人乘搭，那亦僅爲暫時性，如該輪渡服務好，漸漸會有更多人乘搭的，更可在早晚外，減開輪渡，我想公司亦不致要虧損吧。即使眞的無利可圖，當局亦應嚴令要辦，否則交通當局便有維護一兩家小輪公司之利益而置大多數市民因交通問題的損失而不顧之嫌矣！大家以爲對嗎？

官塘一市民上

香港女青年對逃港難胞的呼喚

請保持鬬志，多瞭解香港青年

今天從報章得悉「一二三」自由日，六百餘名逃港青年學生在港熱烈慶祝。我恨不能和他們同在一起，參加盛會，憾甚。

「不自由、毋寧死。」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女學生，雖沒有親身體驗共黨的暴政，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神州陸沉，誰無責任？

每念及七億同胞，日夕受苦，寧不痛心！

「不要褲子，祇要核子。」「今日打倒」，「明朝清算」，「三反五反」，瘋狂的獨裁者整天亂嚷，胡作非爲，已達無以復加之地步，余身在海外，亦甚憤慨。正是身在海隅心在漢，無時無刻可忘懷。不過，我倒想問問各位熱愛國家的青年們——逃港青年朋友們：你們接觸香港青年有多少？了解多少？雖然我們的心志一致——有朝一日，共同推翻暴政，救民復國。

但我們之間，好像隔了一道深溝，互不敢直言，造成你們所想像的：香港青年不敢談政治；醉生夢死；祇曉得死讀書，爲文憑；謀一份高薪職位便滿足了。

這祇不過是其表面（不敢說完全沒有），正如我們對你們的看法：紅衞兵甘心助紂爲虐，壓迫人民。逃港者不到二、三年，男的聲色犬馬，女的燈紅酒綠，比香港青年不知壞多少倍。大家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都是我們之間互不瞭解之故。

香港並非眞是天堂，很多貧苦無靠，終日爲生計奔波，朝不夕夕，何暇來談救國救民？（且大家都是需要等待的，等待時機。）國家對我們香港僑民，除了發文告，空說反攻，年復一年，幾時見過王師討賊？

既然如此，不如將心情暫放在書本上，尋求知識以備用，有暇的，幫助一些貧苦無依者，如參加救傷隊、童軍服務旅、大專學生服務社、暑期青年工作服務隊等，爲偏僻鄉村修橋整路、爲少年兒童們提供正當康樂活動、出錢出力、爲香港服務。他們的服務對象，全是黃膚黑髮的中國僑胞，這不比每天叫嚷救國拯黎民，切實得多嗎？

在這殖民地的生活窄圈裏，青年們已養成沉默地幹的習慣。將愛國熱情，埋在心底，等待他日王師北伐，追隨左右，掃平魔窟。牢騷說得太多了，我並非向各位挖苦，祇想表明一下部份香港青年的心志，旨在大家能有所了解。

寸筆拙劣，文字簡陋，遠不能將心意表達於萬一。

希望拋磚引玉，香港青年會藉此多發表意見，共同打破彼此鴻溝隔膜，是所厚望。

——少小「一二三」有感

（編者按：少小小姐：請告通訊處。）

制，可是「物在鄉賤」，更名叫「倫敦糕」，就名貴了。香港雖說是英國殖民地，談政治搬上英倫大抵可以的，教育方面，恐怕「車轍不合」，既然本地「人才濟濟」，何不就地取材？

——駁腳教師

懲戒阿飛罪犯可否復古刑「擺卦」「遊刑」可否採用

「你估擺卦，慘過遊刑」這兩句口頭禪，想大家聽慣了！「擺卦」怎樣子？「遊刑」又怎樣子？五六十開知見，三四十開知而不見，晚一輩子不知不見，祇懂上個詞兒爲怪難看，下個詞兒爲怪難受。原來「擺卦」與「遊刑」屬於「小懲大戒」的刑政，幾時開始施用？卻沒文獻徵證，但廢於民十以後，是以後生不知不見。

我國民風樸實，大都思想上「清一色」——孔孟思想，守分安命，「餓食不做賊」，而且「盜亦有道」，爲患不會常見，鼠竊狗偷，多「晝伏夜動」，又是獨個兒行動，極量三兩黨羽，更沒加膽懷同利器，大盜爲官多知，不知稟官，責在捕頭，迅速歸案。可是要加强「守望相顧」，住戶人家女多男寡，就由各街坊請個更練，稍想擴充組織更練團（香港還有），自衞游擊隊之類，尤其街坊更練負起朝開夜閉閘門，主人（指各個人家）夜半歸家需啓納，生面拒絕通過。或時捉拿穿窬之類，小罪枷身或繩身，書上所犯何罪，好在鬧市示眾，這叫「擺卦」；罪狀大點，先以縲絏繫牢，褫衣露背，遊行鬧市示眾，邊行邊笞背肉，受笞多寡，且看响鑼疏密，一响一籐，這叫「遊刑」。

現在九港治安壞透，試復用古法——「擺卦」與「遊刑」法飛匪，特別用「擺卦」方式懲戒青年阿飛，會不會不民主呢？望社會賢達參加意見！

——春聲

香港明報余看魚與台灣中國時報寒爵是同一人嗎？

萬、張先生：

看了本港二月八日的明報，感到萬分詫異，因爲余看魚先生在「秋水齋隨筆」的專欄中刊出的「看看韓國」一文，竟和二月三日台灣中國時報的副刊「人間」中寒爵寫的「人間閑話」完全相同。如果說是寒爵先生爲明報寫稿，余看魚是他的另一筆名吧？似乎又不像；說是抄襲吧？堂堂的專欄作家豈能如此自甘下流。小子見聞不廣，的確參不透此中奧妙。現在特將剪報奉上，敬請在「萬人意見」披露，讓大家共同探討一下其中眞象如何？

附剪報二份

中華民國六十年二月三日

看看韓國

寒爵

人間閑話

在此間，某晚報的「世局剪影」中，記述韓國人在建設方面之所以突飛猛進，和朴正熙總統所揭櫫的一項高遠的理想有關。朴正熙的理想是：「爲韓國後世子孫造福，讓韓人永念他們締造創業的艱辛成果。」同時在新建的政府合署辦公大樓的一樓大廳中立了一塊大理石的碑，鐫刻了下面的字句：「當小孩子們問你到底爲國家做了些什麼的時候，就讓我們堂堂正正的回答：我們曾爲祖國的現代化而努力過。」

這幾句話可以反映出幾種意義來：第一、銘辭的本身就具有現代化的精神，沒有腐朽的陳腔濫調；第二、有一種開創的精神和宏偉的氣魄，第三、是進取的而非保守的：第四、有爲萬世開太平的抱負；第五、對自己負責，對子孫負責，對歷史負責。第六、建國的目標在走向現代化，而非背着傳統的包袱開倒車。

我們只知道韓國的建設進步很快，艷羨：稱讚、模仿、效法，把韓國當做了一個追趕的目標，但是若不把韓國人負責徹底的精神學了來，僅從某些現象上撿得一點皮毛，那正像「邯鄲學步」，未得到人家的眞本事，還可能失掉了自己的步伐。滿清學習洋人的堅甲利砲，只認爲有了這些武器就可以致强，殊不知導致洋人有堅甲利砲乃至於向外擴展的基本力量，還是由於他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因素，若無那些因素來支配堅甲利砲，是沒有用的。

眞正的開創精神，決不是守成的；它是要化腐朽爲神奇，變不可能爲可能；而且必須負責、認眞，決不能因人設事，或因人壞法。在韓國有些事情可以雷霆風行，我們就辦不到。譬如：禁絕洋煙洋酒，韓國人說做就做；不准講日本話，韓國人人說到做到，偶有犯禁的，人人都可以摑他的耳光。這是民族自尊心的顯現。而我們這裏，甚至於連取締洋人宿娼，有些人都會無聊地聯想到「邦交」問題。

對於某些公務人員，假如：「當小孩子們問他到底爲國家做了些什麼時」，我眞不知道他要怎樣的回答。說是在辦公桌上「打太極拳」嗎？說是在辦公廳裏「踢皮球」嗎？說是……

什麼時候，也能聽到「我們曾爲祖國的現代化而努力過」的豪語呢？我懷疑着，也虔誠地企望着。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看看韓國

秋水齋隨筆　余看魚

韓國人在建設方面之所以突飛猛進，和朴正熙總統所揭櫫的一項高遠的理想有關。朴正熙的理想爲：「爲韓國後世子孫造福，讓韓人永念他們締造創業的艱辛成果。」

同時在新建的政府合署辦公大樓的一樓大廳中，立了一塊大理石的碑，鐫刻了下面的字句：「當小孩子們問你到底爲國家做了些什麼時，就讓我們堂堂正正的回答：我們曾爲祖國的現代化而努力過。」

這幾句話可以反映出幾種意義來：第一、銘辭的本身就具有現代化的精神，沒有腐朽的陳腔濫調；第二、有一種開創的精神和宏偉的氣魄；第三、是進取而非保守的；第四、有爲萬世開太平的抱負；第五、對自己負責，對子孫負責，對歷史負責。第六、建國的目標在走向現代化，而非背着傳統包袱開倒車。

、稱讚、模仿、效法，把韓國當做了一個追趕的目標，但是若不把韓國人負責徹底的精神學了來，僅從某些現象上撿得一點皮毛，那正像「邯鄲學步」，未得到人家的眞本事，還可能失掉了自己的步伐。

滿清學習洋人的堅甲利砲，只認爲有了這些武器就可以致強，殊不知導致洋人有堅甲利砲乃至於向外擴展的基本力量，是由於他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因素，若無那些因素來支配堅甲利砲，是沒有用的。

眞正的開創精神，決不是守成的；它是要化腐朽爲神奇，變不可能爲可能；而且必須負責、認眞，決不能因人設事，或因人壞法。

在韓國有些事情可以雷厲風行。譬如：禁絕洋煙洋酒，韓國人說做就做；不准講日本話，韓國人說到做到，偶有犯禁的，人人都可以摑他的耳光。這是民族自尊心的顯現。對於某些人，假如：「當小孩子們問他到底爲國家做了

請專家來港改善中小課程　何不就地取材而捨近求遠

家裏有老米乾飯，爲什麼定要花錢買粥吃？這話聽來俚俗，但卻含蓄經濟學，這才合化算。老米乾飯總比吃粥便宜而且果腹，正是「開源節流」的上上策。反過來，米飯多吃或嫌單調，硬要吃粥，不光增加零食消費，對健康可能會有影響，孩子們患上腸胃病，可佔百分之幾十因爲厭吃米飯而買粥吃，不信請問中西醫。

程，下一代領受更良好教育，乃甯寧與三教育專家所賜。尤其感謝三教育專家遠來顧我，所謂「其波及管國者，君之餘也」！我國早就知道事事不如人，穿的西裝好，吃的西餐好，住的洋房好，況且「本地薑不辣」，又是心理作用，老薑或更嫌渣滓多，外來的呢？子薑一樣夠辣。

一般中國人的心理總常常愛換口

由彭明敏、于氏兄弟及李荆蓀案件想起

中華民國由蔣總統領導下，經過了北伐、抗日、討共以至遷台，凡數十年之久。政績雖算不得彪炳，但也保存了中華民國的國魂。所謂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目前雖然未能討共復國，這或者是國運未到轉機之期吧。

快報有一位作家曾報導說：蔣總統近年喜歡聽古剎鐘聲，以致該寺主持把敲鐘次數增加一倍云云。由蔣總統有出世之想，而聯想到對彭明敏之特赦，于氏兄弟之從輕發落，實令人感觸良多。

想當年，北伐由聯俄容共又淸黨分共，如是者再，雖云形勢使然，實則動搖人民討共決心，以致共匪日益坐大。

次論及抗日戰爭，日本侵佔滿洲里（東北各省），本已明顯侵略我國，若云當時未作抵抗準備，也還可說；而日本侵佔東北至全面抗日，為時數年之久，到頭來，日寇幾乎全吞我中華，殺我同胞以千萬計，毀我家國至深且巨。抗日慘勝後，蔣總統以大國風度，免日賠償，結果十五年後便忘恩而要「政經分離」；二十五年後更又想搶我釣魚台列島。其實，日本雖我中華之後（徐福帶去的一班麻凡仔女），然橘逾淮為枳，且以海盜為業者，凡數百年，所謂賊性難改，看以後的總統，應重與日算這筆帳，寧可不要「風度」！

再論及戡亂時的談談打打，國家事而接受外國人左右，結果失去了大陸。能接受前車之鑑猶可為；若重蹈覆轍，則靑史也不諒了。

四論及彭明敏案，彭氏以台獨賣國有據，依法判了徒刑。蔣總統特赦後，逃走投靠外國。蔣經國先生訪美時，被台獨分子槍擊，這種幾乎切膚之痛，亦應覺醒到對敵人仁慈，即是對自己（包括七億同胞）的殘忍。但蔣總統我行我素，對于氏兄弟案，因有國際報協出面，結果輕判了事，為人太怕事，結果把外交帶上逆境。當然也不必學毛頭，派女紅衛兵去扯外國代辦的頭髮，及效神仙之摘茄，但也不應被人無理的抗議影响本國的法律者也。現在的李荆蓀案，若還是從輕發落，必令士無鬬志。共匪威迫利誘人民替他賣命，否則禍及全家（所謂反革命家屬，均被歧視而苦不堪言。）而反國民政府者，則其本人均可從輕發落，則某人受共匪之威脅時，已可想像他必然選擇之路了。若不改弦更張，國民革命不可為矣！其實今次公開之九個人，全部是文化界的。以中共的特務組織系統言，文化是屬文教系統的，而教育機構未聞有人被捕，並不意味着無共特混入其中。相反的，應警覺在破案前後有無可疑的人或事已受警方開始注意了的，因為共匪往往為了怕暴露自己而出賣下層組織，轉移警方視線，以求自保。

總而言之，要救中國，一定要中華民國；要救中華民國，一定要將憲法修正一條，即總統之任期，以一屆為原則，有特別功績者，亦最長不得超過兩期（如美國是），正如大馬總理鴨都拉曼說的：「人的精力是有限」。不過蔣總統是最偉大的領袖，應該例外。

中華民國不是不可為，實是大有可為。因為七億民心歸向政府，比二十年前歸向共匪有過之而無不及。單從政府之行仁政與共匪之行暴政、苛政相比較，勝敗已可預見。且共匪在[illegible]劣。得大陸者，得民心也。得本身組織之嚴密也。若政府先強健組織，靑天白日滿地紅旗必可飄揚全中國。

吾為一工人老粗，未及半桶之水，妄論時政，實乃不度德量力之極。但救國無論水之多寡，只要肯為，自有可為。

希望半桶水、全桶水以及滿到瀉的中國同胞，負起國父遺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萬人」讀者高照

（一九七一年元月廿八日）

拖車害死一命

信不信由你，讀者道出一個真實故事。

萬人傑先生：

關於拖車的問題，我想告訴你一個眞實的故事。

一年多前，我的伯父病了，發高燒，小便失禁，神志不淸。早上請醫生到診，打了針，食了藥，醫生認為是腎發炎，下午二時再來替他打針。那天剛好是星期日，一直到下午，燒還沒退，可是醫生沒有依期到來，大家都很着急。星期日，請別的醫生也沒有這樣容易的，一直乾等到下午六時許，醫生才來了，他說：他吃過午飯出門口，發現他的車子給拖了去，他的出診箱就放在後面座位上面，他也沒辦法。到交通部辦手續，搞到六時才取回車子。

我有點不明白，醫生的工作是與人的健康與生命有關，車子頭總是有醫生牌說是什麼醫學會的，但是那班拖車的傢伙連醫生車也拖去了，以致使我的伯父不能及時得到治療，眞的過了幾天，他便死去了。

我想將來連十字車與消防車也一樣照拖，我眞不知道怎樣來形容這一班可惡的拖車人員，只有用我們廣東人的話：「成班黐綫佬！」

伍成上（一月十四日）

邵氏猛攻嘉禾 張大導强出頭

說什麼吳三桂實在自打嘴巴

編輯先生：最近市面有兩部國語片上映，一爲「獨臂刀大戰盲俠」；二爲「新獨臂刀」。由於單方面自吹自擂，使人厭煩。本人借貴刊一角，說出我作爲一個「觀眾」的意見和感想。

嘉禾電影公司是本港新成立的一家，爲了打好對觀眾的基礎，春節期中上映的「天龍八將」，展開猛烈宣傳，也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二部「獨臂刀大戰盲俠」，是嘉禾和日本勝氏公司合作的，日前在本港推出。嘉禾在這兩片上映前後的宣傳，始終保持風度，並沒有提出過向某一電影公司或者某一製片開仗。

奇怪的是邵氏公司在「天龍八將」上映前，即露風不露雨的對「天片」開炮；當「獨片」上映前幾天，各報更用各種方式攻擊。最露骨的是張徹，竟然提名道姓，對「獨臂刀大戰盲俠」攻擊，說是「中日」之戰。我不信嘉禾公司與日人合作拍了一部電影，就會是中日之戰。原因是張徹的「新獨臂刀」也在這時同期上映，唯恐別人搶了生意。其實，只要片子拍的好，不怕沒有人看，何必這樣沒度量？片子不好，喊破喉嚨也沒有用。可貴的是嘉禾沒有反擊一言。

張徹在娛樂性報上大作文章，說：拍「獨片」嘉禾全是他的朋友，本

市」。而座頭市並沒在本港上映，我要問一句：「座頭市破唐人劍」在日本上映時，張徹何不携「新獨臂刀」去日本和座頭市打一仗呢？就是敗下陣來，也是光榮。

說朋友，「獨片」的演職員中，的確有不少是張大導演的朋友。記得數年前張大導演拍的第一部影片「蝴蝶盃」，大老板看完試片，當場即說：這是什麼影片？燒掉它！那時張大導演的心情可想而知，在現場的有位有肩膀朋友給他說項：這影片也不錯，另外找個導演補幾場戲就可以了。這個爲他說項的朋友就是今日「獨片」的監製；把「蝴蝶盃」重拍了一次的導演，就是公司製片經理。如果當時沒有這兩個「朋友」，那還有今日的張大導演？還有，張大導演把嘉禾和勝氏合作拍的「獨片」，比作二百多年前的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一比誰都會說是小題大做。吳三桂是中國的罪人，誰都不會否認，難道嘉禾公司與日本合作拍了一部電影，就成了罪人？換句話說，凡是和日本人合作做些技術性的事，就在大導演的心目中成了不可饒恕的？我不同意。再說，與日本人合作拍電影的不是由嘉禾始，我記得張大導演就在日本拍過「飛刀手」等幾部，而在邵氏公司內現在仍有不少技術及演員，「新獨臂刀」的攝影——宮木就是日人，還有十幾個武士演員也是日人。張大導演，你能否認麼？嘉禾是在日本拍戲和日人合作的，那只是臨時性的；而你現在公司且把日人請來香港，作長時間性的工作，這算不算和吳三桂一樣「引狼入室」呢？自掌嘴巴！提起吳三桂，我是火高三丈的，但吳某還是死在清人手內，雖然他後來曾又反清，也沒有人同情他。吳三桂是歷史的罪人，已成過去；張大導演的比方，何以不比現在的中國罪人呢？如老漢奸、新漢奸，是不敢比呢？還是不欲比？再不然，又是朋友的關係？不能否認的，有些不足爲外人道的事。那些事，社會一般人是不大清楚的，但台、港、星、馬，甚至日本等國的電影界、娛樂界，沒有人不知。今日的人，敢惑的很，一手奄天，辦不到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於十三年前，在海陸豐，爲土共所擄，至今杳無消息，緬懷往事，無限悲哀，事隔多年，妻兒仍被牽累，追究壓迫，迄無寧日，人遭慘害，罪及妻孥，悲憤之懷，作詩紀事，脫韻瑕詞，錄呈壇主斧正。」

悲懷

寧士

我兄被擄廿三年，消息全無跡杳然，
飲泣吞聲不敢問，覆巢之下若寒蟬，
今春忽有生還訊，乍喜尤驚恐誤傳，
此日適逢五十誕，何堪往事恨難宣，
函鄉暗問半疑信，得覆存亡勿再提，
不斷株連猶未了，惶惶朝夕任鋤犂。
老母終堂妻去帷，方諸蘇武更悽悲，
鬪爭廿載無已日，稚女初成亦感危。
家書讀罷益哀傷，往事雖心未許忘。
兄長縣中爲小吏，途中遇匪吻豺狼。
時當抗日奏凱歌，兄弟平安慶幸多，
方冀雁行承菽水，焉知拆翼在羣魔。
大盜竊國仍無道，弱小黎民恣織羅，
我避海隅幸免禍，年年縈夢歎蹉跎。
鄉人來自海陸豐，每述根由探失踪，
逆料生存希望少，滔天罪惡記元兇。
賊創非刑駭千古，生死兩難天地愁，
萬姓家仇兼國恨，同聲一哭遍神州。
近今匪輩互傾軋，殺人之人必被殺，
良弓走狗固如斯，廿載兄仇仍未雪。

壇主評註

寧士先生之詩，實事眞情，令人悲憤，情深手足，悽惋動人，同氣連枝之義，雁行拆翼之哀，友愛情深，殊堪矜式，共黨絕滅天良，妄施殘殺，時逾二十餘年，罪及妻孥，尚有追究，天下有是理乎？

覆巢：三國孔融被害，時有二子，大者九歲，小者八歲，融謂使者曰：「罪止於自身，二兒可保全否？」兒在旁，了無懼色，徐謂融曰：「大人曾見覆巢之下，尚有完卵乎？」尋

」，見「世說新語」。

寒蟬：蟬至天寒則不鳴，喻人噤口不言也，典出後漢書，劉勝故事。

去帷：李陵與蘇武書：「老母終堂，妻子去帷」，言母死妻改適也。

雁行：謂相次飛行，如雁之有行列，禮記：「兄之齒雁行」，喻兄弟也。

菽水：菽爲豆類，禮記：「子路曰家貧對父母，生不能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即謂之孝」，意言孝順與貧富無關，後人孝順父母曰：「菽水承歡」。

元兇：作亂之罪魁禍首曰「元兇」。

弓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喻有事則用，無事則獲罪，典出「史記」，「范蠡書」。

寧士先生之悲懷詩，眞情實事，本壇至十萬字時，即有單行本問世，該詩至情至性，可傳千古，而作歷史文獻，閱讀之，增加人類倫常友孝之情，未可忽視。壇主附言。

憂國有感

許達洪(一)

銀燈蠟板舞霓裳，寶島歌聲競繞樑，
絲竹撩人消壯志！爭如鼓角滿沙場。

贈壇主吾師

許達洪(二)

去國流光已廿年，戎裝久卸夢依然，
侯嬴朱亥隱梁市，庾信陶潛望故園，
暴政無良終失鹿，救民有志着先鞭，
一朝鼓角關河定，偕到華山好學仙。

壇主評註

侯嬴：戰國隱士，爲大梁夷門監者，大梁即今河南開封，夷門，是開封東北城門，余曾往遊，監者，守城門之小官，其人有俠氣，信陵君尊之爲上賓（見史記）。

朱亥：侯嬴之友，介紹與信陵君，奪「晉鄙」兵權，退秦存趙，其人並無社會地位，有勇力，是爲俠客。

庾信：南北朝人，字蘭成。將軍兼文學家

陶潛：晉，江西九江人，見前一六四期，不再詳註。

失鹿：史記「秦失鹿，天下共逐之」，鹿指「江山」，意言共黨暴政，等於秦始皇，失鹿者，含意其江山不久必當失去也。

先鞭：晉劉琨故事，琨致友人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祖生爲祖逖，琨之好友，二人立志救國，彼此爭先。

華山：爲中國五大名山之一，古稱西嶽，在陝西華陰縣，隴海鐵路經其下，古代求仙學道之聖地，壇主當年，學道該山，五里關有題壁詩，見明日黃花錄第一集。

達洪志士，現就讀香港大學，有爲青年，關懷家國，從余學習氣功，不時來訪，英文造詣極深，近寫唐詩，初未料其中文竟有如此驚人程度，品端學優，且具抱負，由達洪成就觀之，香港教育，未可輕加估計。

青年馬大，投函本壇云：「感謝董老師鼓勵，晚輩定知努力求進」，附五言一律，有放翁之才華，具唐詩之神韻，頗難得也。

避秦

馬天

異域容孤雁，田間宿走燐，
天心三夕雨，我背一朝塵。
里巷多風雪，桃源敢豕鱗，
誰知春又到，父老正沾巾。

壇主畧加斧正，更換數字，以爲參考：

異域「翔」孤雁，田間「走宿」燐，天心三夕雨，我背一朝塵。「鄉」里多風雪，桃源「享」豕鱗，「遙」知春又到，父老正沾巾。

用翔字有避走之意，逃亡之夜，田中見有鬼火，用鄉里二字，指明爲大陸家鄉，因香港街道，亦有里巷，來香港桃源，享受魚肉，「誰」知改「遙」知，有遙字，方能代表指爲大陸父老，畧易數字，詩意更加明顯。宿走燐，搬遷爲「走宿燐」，敢改享，如此則語氣更佳。「天心三夕雨，我背一朝塵」，是最佳造句。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目錄



頭頭的脾氣、人民的飯碗！

·萬人雜誌第一七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二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中共領導層醞釀大地震

從今年以來的情況觀察，中共領導層正在醞釀大地震。這當然是一種推測，我們所持的理由如左。

(1)毛澤東的老友，中共的恩人，義務宣傳員，毛澤東自傳的作者，美國親共記者艾德伽．史諾，去年八月訪問大陸，十二月下旬離大陸返美，似乎未曾單獨會晤毛澤東；因為在他離開北平時，中共新華社曾刊出一張「十．一」史諾與毛站在天安門上的照片，並報導史諾留在大陸期間，曾與毛在十月一日會晤。從這張照片和報導可以推知，那是史諾在大陸四個多月中，唯一與毛晤面的機會，是在慶祝「十．一」的集會中，匆忙的見了一面；那以外就沒有再單獨會晤。史諾與毛的關係極為密切；中共困在陝北，隨時可能覆滅時，史諾把中共的「長征」報導給世界，世界人士知道中共，實自史諾一九三六年訪問陝北開始。大陸變色以後，曾三次訪問中共，每次毛都請他到邸中吃飯長談。史諾也每次都將毛的談話報導出來，賣給西方國家的報刊，大撈特撈。而這一次居然無一篇有關毛的報導。十二月十日他寫了一篇周恩來的報導，並透露曾與周晤談多次。這使人感到以往訪毛的節目，已改成訪周的節目。總言之，毛不單獨晤史諾，說明毛本身出了問題。

(2)史諾去年八月到大陸訪問，而八月正是毛派急遽走下坡的開始。「八．一」建軍紀念日，是毛派要員最後一次的齊出亮相；那以後到了八月五日歡宴施漢諾時，陳伯達即未露面；自八月開始康生的露面次數即開始減少，到十一月十三日陪同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之後即未再露面。自十月中旬開始，江青、姚文元、張春橋也露面次數銳減。毛派第二號人物林彪和林妻葉羣，自「十．一」在天安門出現，迄今已四個多月不見露面。

毛澤東自十一月十三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之後，即未再會見外賓。而於五月到十月之間，幾乎是所有外賓一律接見。

十二月下旬起，姚文元和汪東興未再露面。換言之自今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九個委員，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羣、姚文元、張春橋、謝富治（已自去年三月下旬起不露面）及一個候補委員汪東興皆未露面。而在去年八月之前，周恩來在接見重要外賓時，陳伯達、康生是一定陪同出席的；在重大的宴會和集會時，江青和葉羣、姚文元、張春橋、汪東興五人一定參加。經去年一年的變化，現在全部不參加活動了。這是絕不平常的事情。可是海外大部分觀察家，由於誤信毛澤東有通天本領，文革後仍然大權在握，對上述事實始終不能正視，也未能認眞分析。

(3)一月十日上海成立新市委，毛派兩大將張春橋、姚文元分任第一第二書記，似是毛派掙扎反撲，重再抬頭的徵兆，但是立刻遭受大部分省市的杯葛（在地方電台新聞節目中不予報導），姚文元及汪東興在一月以來十餘次的外交活動中不露面，似與這一事件有關。這不是單單杯葛上海市委的問題，而是地方實力軍人對毛派施加壓力，進行攤牌的問題。因為上海市委七個書記，軍人只佔一席，與其他七省所建黨委會，軍人佔絕對多數的情況尖銳對立。黃永勝曾說：「無產階級的政權，是槍桿子打出來的，也要由槍桿子來保衞的」，豈容他人染指？尤其是搞文革，造反奪權，曾經號召「揪軍內一小撮」的姚文元等，豈能仍讓他們騎在軍人的頭上？

從十二月十四日到一月二十六日，四十天的時間，廣東上海等八省市建立了新黨委；平均每五天有一省市建立新黨委；可是自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目前（二月十八日）已三個多星期，未見另有省市建立新黨委；這說明地方的建黨工作正陷於半停頓狀態，可能與杯葛上海市委事件有關。這說明雙方的鬥爭已到白刃相接的地步，正爭執不下。

(4)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中共新當權派與毛派之間，已進行了反覆的鬥爭。鬥爭的焦點有二，(一)對內是整黨建黨問題，(二)對外是對蘇聯的路線問題。去年十一月中共與蘇聯互派大使一事，足以說明新當權派之在對蘇路線方面已獲勝利；就整黨建黨來說，去年一月新當權壓制了造反分子對領導權的爭奪；從去年十二月所建八省市新黨委來看，新當權派已牢牢控制七省，只有上海一市被毛派搶去。現在的問題是連上海一市也不願讓給毛派；或者是上海一地權且如此，下不為例。這番鬥爭，是兩派最後的一場決戰。勝負如何到五月一日前後大勢將告分曉。很可能發生文革以來最大的政治地震。



新聞以外

無入伙紙樓宇連迭發現
西報稱之爲「香港醜聞案」

萬人傑

由創興大樓與創興大厦兩幢沒有入伙紙的樓宇掀起風波，港九新界無入伙紙樓宇竟續有發現。本港西報稱之爲「醜聞案」，眞是一針見血！港府爲了洗刷「醜」名，應當成立專案小組，徹底查明眞相，以免醜名遠播，貽笑四方！

入伙紙問題

由於創興大樓呈現裂痕，港府去年接獲一封匿名信，經工務局派員調查，證實該大樓已無可補救，因而宣佈爲危樓後，卻因而揭發了這幢樓高十層，擁有一百個單位的大樓，自建築落成迄今一直就沒有入伙紙。

目前，創興大樓事件的發展，列爲危樓，予以拆卸改建等等，都成爲次要問題，社會人士最關心的，是入伙紙問題。

當日有人問：像創興大樓那樣，沒有入伙紙而有人入住的樓宇，還有沒有？初時工務司盧秉信的答覆是「沒有」；過後又發現另一間，就在問題樓宇創興大樓對面，德輔道西四〇四號的創興大厦。這幢大厦沒有入伙紙的情形，大致上和創興大樓相同，是建築物和原來圖則不符，偷雞加多幾層。據說當時曾經要將多建的三層拆除，後來不知怎樣不了了之，入伙紙雖沒有發出，住客卻早已入住，當局對此一直「容忍」。

非法屋宇還有五間

香港九龍新界沒有入伙紙而有人入住的樓宇，還有多少？雖然工務司盧秉信說過除創興大樓、大

樓宇，一九六七年發給臨時入伙紙，正式入伙紙迄未發出；(3)新界方面兩幢單層建築物，一在元朗滅水坑；(4)一在葵涌青山道；(5)大嶼山一間平房。

這些沒有正式入伙紙的樓宇，當然有各種不同原因，如供水系統不合規格；情況未能令人滿意等等。

以我們所知，工務司署的驗樓發給入伙紙，對建築商來說，是個嚴重關頭，有時候很小的事情會嚴格檢查，諸多挑剔，稍有不合，入伙紙就不能到手。在理論上，沒有入伙紙不容許任何人入住的，這些沒有入伙紙而可以住滿人的樓宇，實在事不尋常。

一些賣樓的置業公司，一旦有了入伙紙，就在廣告上大書特書「有入伙紙，卽買卽住」，可見入伙紙對一幢樓宇的重要。如創興大樓、大厦這種情形，可說是少之又少。

且聽盧秉信的解釋

也因爲這原故，人們的目標近來都集中在「沒有入伙紙的樓宇何以可以住人」這問題上。當然，

封閉及抓人。

但創興大樓和創興大厦當年使用木樁；應建七層卻建到十層；沒有入伙紙而政府「容忍」住客入住，這些，都是十分不尋常的情況。關於這事的詳情，工務司盧秉信將於本月二十四日（執筆時是二十日）在立法局會議席上，作出詳細解釋。

他的聲明內容如何，目前雖未可知，相信和羅禮的解釋，將不會有多大出入。卽是說，當日大厦完成時，屋荒情形嚴重，住客多已遷入，在此情形下，只有「容忍」。這解釋是否能爲立法局議員們接納，老萬難作預言；不過，工務局的「容忍」是有許多事例作爲明證的，並非單獨對這兩幢不合規格的樓宇加以容忍的。

一般情形，當一幢大厦落成後，申請入伙紙到手了，就有一連串違例改革。有些人在天台上加建小屋；有些人將騎樓封密，作爲一個小房；有人築雀籠式的鐵架，諸如此類，工務局一於「容忍」。因爲香港寸金尺土，一分一寸的地方都得盡量利用。買了一幢四百尺的單位，就希望有四百零五尺可利用，對這些小事情，工務局的容忍，市民只有歌功頌德，不會嘩然。

百忍成金

椿，當然工務局也不會矇查查到不知道。老萬雖然建築知識不多，但用木椿建築十層大厦，地基總不會合乎標準，讓一二千住客入居這樣一幢房子，無論如何會有危險性；當年工務局居然「容忍」，這種容忍，太過兒戲。

上週，老萬在牛馬集寫了一篇短文，標題是「百忍成金」，只是信手拈來的一句箴言，不過，用在工務局的「容忍」事件上，卻「妙不可言」。幾位寫文章的朋友來電話「嘉獎」，說老萬「用詞恰當」。不過，這也只是「想當然」而已，是否「恰當」，要待將來查個水落石出方知眞相。

照說，兩幢大厦的嚴重違例可以「容忍」，其他小事，就不該諸多挑剔；如果挑剔在前，容忍在後，則問題並不簡單了。

澄清的必要

無可否認，創興大樓的事件使政府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這事件牽連些什麼人物，當年有什麼內

事實，當然不過是「謠言」而已。

可是，如果政府一直不徹底調查這事，發出聲明，予以澄清，則謠言肯定必愈傳愈多。這些謠言，對政府的威信有很大打擊，因此，政府不但要加澄清，且要迅速澄清。雖然事隔十多年，究竟還是「有案可稽」，與此事件有關的人物，未必完全死光、走光，還可從他們身上查出眞相所在；有責任的人，仍然要負起十幾年前的責任。

大事容忍小事挑剔

有些建築商私下裏感到躭心，因創興大樓這一事件嚮影，近期內如有建成新厦要驗樓領入伙紙，一定倍感困難。因爲驗樓的人會提高警惕，凡事愼重，輕易不獲通過。本來，嚴格是好的，但如果不影響安全的大前提，只是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們也不放過，十足官腔，便增加許多困難。因時者金也，萬一拖延一段日子，便會受到重大損失。

容忍是好事，我們主張工務局小事容忍，大事

的；可惜的是工務局有時卻和這原則相反，大事可以容忍，小事卻諸多挑剔，創興大樓事件，就是這種作風的典型例子。工務局既有容忍的先例，只要有辦法，創興大樓一類事件，仍有重見的可能。

徹底查明眞相

在這事被發現之初，我們早提醒政府當局，創興大樓變成危樓的事件，很可能是發生於當年的一宗大貪汚案，不過現在因爲樓宇結構損壞，事情才被揭發，因此政府該做的事，不只是調解大業主、小業主和住客間的糾紛，而是要徹底查明當時的眞相。

假定這是一宗貪汚疑案，建築師要查，建築公司要查，大業主要查，工務局更要查。建築材料是否合標準要查，不依圖則也要查。把這些疑點逐一查明白，眞相自可了然。

看來，政府組織一個專案小組，負責進行調查此事，似是必要之舉。

香港迭連破獲藏軍火案件
共方認爲用以對大陸滋擾

最近，香港連續破獲多宗軍火案，搜出的軍火，數量相當驚人。這些軍火，不是用來打刼做世界的一類，其中有不少是機關槍、手榴彈、炸藥等，這些軍火適宜於用以突襲的。

爲什麼在香港會藏有這麼多軍火？據左派報紙說，這是「美蔣」特務的東西。「中立」報紙說，這是「台灣軍火庫」。究竟是什麼性質，各人想法不同。不過，可斷言的，決不是「刼匪」擁有的東西。

據一家自命「中立」的報紙說：一位靈通人士稱，警方此次獲得情報，是由左派人士供給。換言之，在國共這次特務戰中，共方已勝了一仗。

照他們的說法，這些軍火是準備偸運入大陸，供給反共武裝之用。是否可信，只有天曉得。不過，大陸共軍不斷遭遇零星襲擊，卻是事實。如果這些力量獲得接濟，他們不再是手無寸鐵了。

由於中美協定限制，台灣國軍固然無法對大陸共黨作正規進攻，便是滋擾性的襲擊，也不獲許可。當然，將軍械運入大陸，策動民眾反攻，若被美軍發覺，也要被制止，因而，只能秘密進行。

台灣接濟大陸人民反共的軍火，是否需要經由香港轉去，是個疑問。除了這一條路，他們還有許多方法可以順利予以支援的。

因此，在香港破獲軍火，來龍去脈如何，尙有疑點。

過去一個星期內，在香港搜獲的四批軍火，數量不可說不大。如果一如港共所說，這些都是美蔣特務的東西，運了進大陸後，確可發生一些作用。

許多人因爲國府沒有興兵反攻大陸，任令七億同胞受盡苦難折磨而感苦惱，讀到近來一連串的消息，也許有一種特殊的感想。國府對大陸並不是放軟手腳，不聞不問。他們還要利用其他可行辦法，盡量使中共不能安枕。

最近中共當局對廣東邊防的「指示」，也許和國府的積極進行滋擾有關。

不過，我們的期望是：國府對大陸，不應僅限於滋擾而已。

揭露「台獨」分子最近在美、加

編者按

本刊一再報導「台獨」動態，以期引起政府和輿論的注意，從而制裁這種出賣國族利益的「新漢」活動，確保民族復興的基地——台灣。

從本期開始，將一連三期刊出設立在加拿大的台獨本部之重要文件。這種文件目前正秘密地在台獨分子和他的同情者之間傳遞着，是屬於第一手資料。我們特別將其中重要之文章影印轉載，讓魑魅的眞面目暴露出來。

李士謂君在去年曾首次報導台獨領導人彭明敏潛加的消息。在這一篇報導中，由台獨加拿大本部的刊物中予證實。

一 總部轉移

一九七〇年，是國府退出大陸以後在對外關係的第二個低潮。在這些低潮的日子裏，發現了一些有組織的，在國外到處向政府喝倒采，發出幸災樂禍的訕笑。這些人，正是出身台灣各大專學校的台獨分子。自從彭明敏在二月出走，更大大鼓勵這一羣人，甚至猖獗地槍擊訪美的政府代表蔣經國先生。他們並開始組織起來，積極進行反叛政府的工作。

如果還以爲是癬疥之疾，那麼，這種癬疥的蔓延也太可怕了。

早幾年，台獨分子在加拿大，以滑鐵爐大學(Waterloo University)作大本營，因那裏有兩名任教職的台獨主要分子指導。後來，來了幾位能幹的親政府僑生，把他們的活動打亂了，起不了大作用，便轉移目標到多倫多來。在一九七〇年初，在中共和加方進行密斟論交時，台獨分子也在多倫多成立了本部（英文的稱謂：World-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In Canada）。全銜爲：「台灣獨立聯盟加拿大本部」。召集了全加各地盟員，經討論後達成多項重大決策。包括了本部制度，運用原則，方針，組織保密，工作綱要，策畧等等，並且選出了一九七〇年至七一年度行政中央各級負責人。（筆者按：這是影子內閣的組成，不是癬疥之疾了。）

主席：蘇鐵英、執行委員：黃義明、林耀珊、林阿雄、劉重善（候補）。各組組長：古梨仁、吳太郎、蘇鐵英、林阿雄。各支部負責人：經由單線連絡，主席同意任命。（按：採特務方式，其組織嚴密可見。）

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亦於大會後不久召開。各組工作之審核釐定，通訊系統之建立，爭取盟員，加拿大政府與輿論爲中心議題。

「自由台灣」(Free Formosa)亦於會員決定出版（見附圖一）。

（附圖一）

自由台湾

FREE FORMOSA

台湾独立联盟加拿大本部 發行

.1 —双月刊— DECEMBER 1970

目錄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IN CANADA

P.O. BOX 92, STATION "E"

TORONTO, ONTARIO

諜活動（上）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李士諤

籌設，凡有關革命理論，台灣問題，理哲思維等漢英書籍報章，皆編號滙集一處（按：見附圖三）。

圖書館地址：199 Madison Avenue, Toronto 5, ONT.

三 從社論透露的「野心」

「自由台灣」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出版，首頁是「社論」（見附圖二，全文見「附件一」）。

這些指導性的社論，鼓勵他們的盟員大膽「野心」。他們坦誠說：『即使有人眞正想當「大官」，甚至想當未來台灣民主國之「總統」，這種「野心」有何不可！』這樣看來，台獨分子也在想革當權派的命，要奪權。這和大陸的紅衛兵正是孖生兄弟。

這篇既然是第一次發刊時的「社論」，應該和台獨宣言等量觀齊，試問台獨分子所以求台灣獨立，爲什麼不揭櫫台灣獨立的理由，卻只在個人的「野心」中的「大官」、「總統」之間打轉？則台獨分子只爲他們的盟員利益打算，蔑視億萬民族成員的利益，已不是很明顯嗎？

在外國的野心政客的利用下，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台獨分子正嘗試各種顚覆政府的手段。

（按：未完待續。下期是一篇台獨分子喊叫台灣人起來反叛政府，尤覺怵目驚心。）

自由台灣之聲

知識份子的「野心」

（附件一。按：錯別字照原件）

在極權專制之封建社會裏，價值觀念被統治者有系統地壓縮誤導，個人之理想只能在不抵觸帝王世家之權益下建立。所以在中國只有「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之豪語，而絕無「帝王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之「惑眾妖言」。在統治階層之長期肆虐下，知識份子一生被拘束於利己圈子內，個人成爲功名富貴之徒。自信心的消失，獨立人格之破裂，勇氣理想之喪盡，大者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固成「公律」，小至於「此，時也，運也，命也」(1)亦是格言。這種對窮苦大眾的冷淡，對暴政的俯首，對個己名利之專注，易言之：「沒有靈性」(2)，其價値觀念裏缺乏靈性者，庸奴而已。

撇開上面一段「中國黑暗史」不談，且看今日之情勢。

以蔣介石父子一小撮不學無術之氓，居然安隱地橫行二十多年，暴政易於控制愚民，但以台灣知識份子之眾，暴政而能暢所欲爲地欺凌屠殺，怪哉！再說，台灣獨立運動也已有十年以上之歷史，仍未能達到應有之成效，這對旅居海外自由世界上萬之知識份子而言，說明了些什麼？

簡單的回答是：大部份台灣知識份子缺乏當有之「野心」！

也許「野心」二個字很刺眼，它不但令蔣王朝心驚肉跳，甚至也令一般人避之三舍。我們不想在「野心」字義上周旋，且以現階段之事實爲它做註解。

有人說：搞台灣獨立運動的人，絕大部份是想在台灣另起爐灶，弄個大官過過癮之「野心」「政客」。言下之意頗以自己之沒有「野心」之「清高」而沾沾自詡。諸位，今天爲「台灣獨立」四個字而背黑鍋的人，有目共睹，大抵爲一些什麼「士」之流「政客」，爲了達成他們的野心，這

（附圖二）

自由台湾之声

知識份子的「野心」

些人挺身而出，出錢，出力，日夜奔走策劃。由莫莫無名而榮登警備總部黑名單上之「要人」（及 Man-wanted）。爲了「野心」他們不但是「不孝子」，而且是「不慈父」，當然更是「不負責任之丈夫」。不唯此，或其父爲工伕，母爲洗衣婦，日日粒積培養，好不容易一二十年寒窗，終於學有所成，正指望他像對街某某先生之子，財通四海，衣錦榮歸之時，竟爾蒙昧不明，開始無法預期多少年月之亡命生活，目光短狹無視於可能之流血患難，冒然爲「野心」而步入歧途。比之多少目光遠大深謀熟慮者以待機「建國」爲「大志」，這些以「革命」爲「野心」者，誠爲「不智者」！

再說，既使有人眞正想當「大官」甚至想當未來台灣民主國（暫且名之）之「總統」，這種「野心」又有何不可！（至於是否能如願，當是另一問題）誰指摘過林肯，John Kennedy, Weizmann(3) 之「野心」？如果美國公民抱有如此偉大之「淸高」觀念的話，George Wallace 必然早已成爲美國總統。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官僚，帝王世家，我們絕對唾棄飛揚跋扈或裝神扮聖地站立高台上欣賞，以背後武力驅使成千成萬百姓高喊他「萬歲萬萬歲」之「總統」「主席」「部長」。

因此我們不惟不反對任何人想當大官或總統，而且只要他具有眞實的氣質、理想、才華，竟敢大膽地懷抱此「野心」，並願意謙誠地爲其「野心」而奮鬪，我們將給於最大聲之鼓掌，全力之擁護協助。

不少蔣介石政權，台灣獨立運動到今天，該是我們全體知識份子痛下決心，坦誠深入自我批評反省的時候了，我們絕不自卑於曾經過長期暴政毒素之感染影響所帶來的弱點。我們自恥於知而不自省，知而頑冥不靈、懦弱不改。

諸位，台灣獨立運動並不是某人或某些人之運動，你我或可謂不幸而生爲一連串慘痛歷史延續中之一個台灣人，你我或可謂何幸而生在四百年來台灣人終於普遍覺醒勇敢地站起來向歷史挑戰的一代。台灣獨立運動是每一個台灣人(4)包括你、我的整體革命運動。你也許對目前獨立聯盟所作所爲深覺有欠妥、不應該之處，我們誠懇地要求你之來信指責建議。平時你的直接間接任何方式之關心與協助皆將帶給獨立運動以無限鼓舞裨益。

靈性靠不斷的思維培育，勇氣在磨練中滋長，Che Quevara (5) 絕非天生的，我們盼望你——一位台灣人——能毅然地投身台灣獨立運動的洪流。

註：

(1) 出自「呂蒙正格言」，呂蒙正爲宋朝一宰相；標準往功名富貴上爬成功之知識奴才。

(2) 「中國人缺乏靈性」爲難得的一中國人柏揚（郭衣洞）先生在一夕成爲「匪諜」之前所說的話。

(3) C. Weizmann (1874－1952) 爲聞名之有機化學家，獻身以色列復國運動，並爲以色列第一位總統（1948－52）。

(4) 本文所指之台灣人包括道道地地之台灣人以及具有理性確認台灣爲自己故鄉願意共同努力爲建立台灣成爲一平等自由之國的在台居住、生長成長之中國人。

(5) Che Quevara 阿根廷醫師，一生爲反抗暴政獨裁而從事革命工作。Che 與卡斯楚連袂從事古巴革命。古巴建國後，Che 摒棄高官厚祿潛回 Bolivia 叢林再爲爭取社會正義而從事游擊戰。不幸於1968年遭捕獲犧牲。其名著之一 'Guerilla Warfare' 據聞爲今日 Palestinia 獨立運動者採爲敎本。

（附圖三）

組織動態

編輯部

台灣独立联盟加拿大本部（World-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in Canada）自今年初命名成立以來，盟員急速增多，任務日益重大，各局亦急劇变動，盟員有感於唯有健全的組織，才能產生优良的行政体系，也才能高効力地滙集運用群智群力，乃於今夏在林哲夫先生之策劃下召開本部第一次盟員大会，遍佈全加拿大各地之盟員，本身或委託（Proxy）全体出席，経慎重，仔細討論後，達成多項重要決策，包括本部制度、運行原則、方針、組織保密、工作綱要、策略等々。会中並選出本1970－71會計年度中央各組負責人：

主席：林哲夫　　副主席：蘇鉄英

執行委員：黃義明、林耀栅、林阿雄、劉重善（候補）

各組組長：古梨仁、吳太郎、蘇鉄英、林阿雄

各支部負責人：經由單線連絡，主席同意任命

執行委員会第一次会議亦於大会後不久召開。各組工作之審核，権定，通訊系統之建立，爭取盟員，加拿大政府輿論之爭取影响爲中心議題。

「自由台灣」（Free Formosa）亦於会與決定出版，指命由第二組負責編輯。

圖書館及消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re）指命第四組籌設，凡有關革命理論、台灣問題，理哲思想等漢英書籍報章雜誌，皆編號滙集一處（地址如下），本圖書館歡迎台灣鄉友借閱利用，亦極懇能提供資料。

圖書館地址：199 Madison Avenue
TORONTO 5

風雲一覽

蕭叔鮑

△彭明敏先生抵美（New York Times, Oct. 2, 1970）

彭先生經欧洲各國政府之邀請作巡回演講訪問後，於10月初旬入美，接受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Harbour, Mich.) 之聘。

台灣独立運動综合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会革命，其目的不只在推翻蔣家制度暴政，亦更在於建立一幸福平等自由之國家。如此，革命領袖必須是智，必須是仁，更必須是勇敢者。彭先生才識深表，學守[illegible]

彭先生爲領袖与否，試將在本質上、工作上開一新紀元，創一新氣象，

△加拿大於1970年10月13日承認中共政权，宣方声明内容：対中共之於台灣領土之要求「take note」

我们確認此爲加拿大明智之举，我們亦対中共之一再窺伺台灣而深覚遺憾。

中共也許在其本土及其「卧榻之側」的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尚能呼風喚雨，但國際舞台豈是她所能隨指氣使之處？台灣爲一國際法上未定之地早爲各國所認可之事実，台灣之何去何従，我們看只有依賴毛沢東、周恩来等所命在其大陸外揚言之民族自決方式產生決定了。

△台南美國新聞處接蔣經國炸弾（News Week, Oct. 26, 1970）

據News Week分析，蔣子之出此「上策」原因有二：報復向美國会連續遭拒及美國國務院准許彭明敏抵美。數年前劉自然案與如今之炸弾案同出一轍，昔有義和團之大刀，今有蔣団長之炸弾，此「黔驢」之技，不过如是而已。

— 2 —

許世友與張春橋鬥法【上】

待旦

中共省（區）直轄市一級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最近似乎停歇一下，以便喘喘氣。

七〇年十二月四日，湖南省黨委宣告成立，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西、廣東、江西三省新省委同日宣告成立。七一年一月十日上海市新市委成立，十三日遼寧省新省委成立，二十一日安徽省新省委成立，二十八日浙江省新省委成立。從七〇年底開始，每隔一個星期左右就有一個新省委成立。可是一月二十八日之後直至執筆時（二月十四日）十七天來，未見有新的省委成立。這是由於其餘省（區）未準備就緒，或是中共建黨工作已觸礁？目前不便作過早的猜測。不過按照已建立新黨委的八個省市的建黨情形看來，都毫不例外地把省市革命委員會中的黨核心小組，改成新省市黨委。若其他省（區）市也依樣畫葫蘆，照理不應該存在重大的困難。因為其他省（區）市革命委員會也早已設立黨核心小組了。

已建成新黨委的八個省市，屬南京軍區轄下的華東區最多，其比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佔了四席。江蘇、上海、安徽、浙江四個省市全部成立了新黨委。屬廣州軍區轄下的中南區次之，佔了兩席——湖南、廣東。只有廣西壯族自治區未建成新區委，福州軍區和瀋陽軍區各佔一席。福州軍區管轄的福建、江西兩省，尚有福建省未建立新省委。瀋陽軍區管轄東北三省中，尚有吉林、黑龍江兩省未建成新省委。

至於北京軍區管轄的華北區、武漢軍區管轄的華中區，蘭州軍區管轄的西北區，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管轄的西南區，至今還是「一片白」，連一個榜樣都不能樹立。若與「一片紅」的華東區比起，其懸殊也太大了，其原因何在呢？若說西北區、華北區是防蘇的第一線，備戰任務壓倒建黨任務，那麼防蘇任務絕不比西北、華北輕的東北區遼寧省也一樣建立新黨委。

中共不同的地區建黨工作發展得如此不平衡，那是必有原因的，可惜由於資料缺乏，證據不足，我們不能隨便亂說。

㈠許世友是江青的人嗎？

由於華東區建黨的成績特別突出，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四個省市全部建立新黨委，更由於上海市是「文化大革命」的基地，由江青「文革」系統的愛將「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坐鎮，而實際上主持中共政宣工作的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也遙掛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之名，此間便有一種說法，認為江青通過張春橋拉攏收買許世友，華東區變成了江青的地盤。為了給毛澤東和江青臉上貼金，為了給「全國」樹立榜樣，便急起直追，趕過中南區的前頭，搞一個「一紅片」。但仔細一想卻覺得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不足以服人。其主要的焦點自然集中在許世友是不是江青的人這個問題上了。

(1)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全面開展的時候，還下令南京軍區各部隊學習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了，可見「文革」之初許世友並非擁毛派。

(2)紅衛兵奉旨造反，有如脫繮之野馬，到處亂闖的時候，陶鑄、譚震林就是在南京地區鎮壓紅衛兵，創造了鎮壓紅衛兵的典範，可見許世並不支持紅衛兵造反。

(3)江青「文革」系的武班子楊成武要搞垮廣州、南京、瀋陽、福州、濟南五大軍區，許世友也是首當其衝，是「文革」系視為應該揪出來鬪垮鬪臭的「軍中一小撮」。這充分證明了直到那時為止，許世友仍被江青視為眼中釘。

那麼「武漢事件」後，實力軍人大舉反攻，「世友有沒有可能被江青收買，而向江青稱臣的可能呢？筆者認為並沒有這樣的可能。其一，「武漢事件」後，手中握有槍桿子的實力軍人，地位日趨穩固，而江青雖然尚擁有一定潛力，但已不能左右局勢，許世友根本沒有在這時候向江青投降的必要。他只須與其他四大軍區將領黃永勝、陳錫聯、韓先楚、楊得志緊密合作就可以穩操勝券。他若在這個時候背叛同盟者，其他四大軍區將領必定聯合起來對付他，反而自取其辱。許世友絕不會愚蠢到這種地步。至於許世友之擠進中央政治局，一點也不奇怪。第一，他是憑着實力擠進去。第二就論資格，許世友的資格並不比黃永勝低，「文革」前他是國防部副部長兼南京軍區司令員，「八屆」候補中委華東局書記，而黃永勝是受他領導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連陳錫聯也能入選中央政治局，許世友的入選已是必然的了。

(4)從許世友與張春橋的關係可以有力地證明許世友絕不是江青的人。許世友與張春橋的關係一向不好，「文革」前許是上將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而張春橋僅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由於地位懸殊，由於工作性質不同，難有接觸的機會。即使有機會見面，許世友不把張春橋放在眼裏也是必然的。

「文革」期間，張春橋一炮而紅，成為十三太保之一，並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但那時許世友和張春橋兩人卻處於敵對的地位。整個「文革」期間，張春橋和許世友從來沒有一塊出現過。「文革」後的情況也是如此，張春橋老是留在上海，從未公開到過南京，而許世友也從未公開到過上海，有外國賓客到訪，他們也是各自在南京和上海接見，從來沒有碰頭過。筆者不但絕不相信江青可以通過張春橋收買許世友，而且對張春橋是否能夠執行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工作也深表懷疑。張春橋可能只掛着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虛名，而南京軍區一切政治工作恐怕是許世友的親信第二政委杜平（「九大」中央委員）來抓。南京軍區也就成為清一色的許世友的天下。

（下期續完）

漂蘭小品

關於日本

趙聰

姚著「日本情趣」

姚漢樑兄（筆名松庵）昨歲游日歸來，寫了「日本情趣」一書，承他贈給在下一本，得以先覩為快。這書寫得很輕鬆，不談軍國大事，專從一些小地方着眼，更能見到日本的眞相。這個島國的人民的確了得，他們努力往時代的尖端奔跑，卻又牢守他們自己的傳統不肯放棄，二十年來，不但恢復了過去的地位，並且更比過去富強。姚著除反映了這一根主脈以外，還敍述了一些他所親見親聞，他人不大注意的日本民俗，煞是有趣，一卷在手，堪當臥遊。

頭幾年，友人勸在下作日本之遊，在下因對這個國家無甚好感，一直打不起興頭兒來。不過日本的什麼銀座、藝妓、櫻花、富士山這些撈什子，卻倒想見識見識。如今這些撈什子，姚著中寫得都很詳盡，實際上已等於見識了，根本用不着再去。一想到他們那「亡國之音」的歌唱，還有那和服、木屐、「阿里鴉都」等，就更意興索然了。省下這一筆旅費，應該多謝姚兄。

君子不念舊惡?

確已把這種美德對日本表現得十足，我們並未在日本人身上得到戰勝國的利益。

當年在淪陷區裏的億萬老百姓，卻是身受日本的禍害達八年餘之久。在下不是君子，一提到日本，她的舊惡立時湧現於腦海。那種禽獸暴行，就在下親見親受者言，已是罄南山之竹了。「皇軍」無緣無故私入民宅檢查，你若等他們檢查完畢走時，客氣地送他們到大門口，回頭一槍把你打死，原因是他們不願你跟在他們後頭。在下的一位叔父，就是這樣死的。他們檢查行人，用手摸你的心跳不跳，如果跳——其實哪有不跳的？就留下你，用粗鐵絲穿通你的手心，與其他被逮捕的人穿連在一起，街邊每每有這樣一隊隊的同胞，如果一個人動，牽動得全隊人刺心的疼，但一呼疼，刺刀馬上刺過來，全隊人都見了閻羅。

在下被他們的憲兵隊逮捕過兩次，我不知為什麼被捕，他們反而問我為什麼。第一次關了我兩個月，他們的非刑全受到過，釋出後我才知道，妻託人花了五萬，他那憲兵隊長是個貪財的傢伙，我卻把住宅賣了。第二次硬逼在下招認為重慶地下工作人員，把我的腳骨打斷了，結果判處死刑。無論到什麼時候，只要我活着，我總感謝美國投的那顆原子彈眞及時，因為我的死刑就要執行時，他們的天皇宣佈投降了。

在下個人的仇恨放在一邊，因為究竟未被他們害死，我仍然活着，並且活到如今。剛剛勝利的幾天，在下在馬路上遇到了那個萬惡的憲兵——是他用毒刑拷打我的，詎知他一見我就拔足飛奔，生怕我把他捉住。次日，他託了一位在青幫的商人向我說項，他要來見我賠罪，希望我不要檢舉他。其實，我有什麼權力可以當街捉人呢？政府也沒有命令叫被害人檢舉呀！足見這所謂武士道的日本皇軍，實在「狗熊」！貪生怕死，他那膽子就這樣小！

民族的恨，國家的仇，卻不能放在一邊。中國的赤化，近二十年來同胞所受的浩劫，是日本侵華直接造成的後果。

抗戰前毛澤東流竄陝北，收拾殘部不過三千人，已成甕中之鼈，走向完全覆滅之途。但在此時，日本由東北侵畧華北，激起我全國人民的抗戰怒潮，於是中共得藉抗日美名，投順政府，不但獲取了喘息機會，更因利乘便，混水摸魚，以八路軍、新四路之旗幟，大肆擴充武力。到了抗戰勝利，復獲蘇共之助，公然問鼎中原。又由於美國調解無效，宣佈撤銷美援，大好河山，便淪於共黨。時至今日，中共不但在國內摧殘百姓，更將侵畧矛頭伸向亞、非、拉，並漸及於美、歐，搞得全球不安，世界動盪。我們痛定思痛，追原禍始，日本當年之進侵中國，實不能辭其咎。我們雖然要做君子，不念舊惡，其奈日本不知悔過，「新惡」又將發作何！

中共「紅燈記」影片

文革以來，中共除了大反美帝、蘇修之外，近更大反日本軍國主義。中共不惜與已被自己罵為「朝修」的北韓恢復舊好，就是為了聯合對付日本。

江青的五個現代革命京劇樣板戲，獨有「紅燈記」是強烈反日的。這個戲的主題思想，已由李鐵梅唱的「階級仇、民族恨」點出，就劇情的表現來看，民族恨的份量遠在階級仇之上。袁世海所飾的日本鳩山隊長，從

上一期在「一年來毛共的內爭」一文中，筆者已分析過，今年一月毛共內部發生了激烈鬥爭。鬥爭的高潮表現為多數省市對上海新市委的抵制。因為以張春橋、

軍人的天下，上海市委是萬綠叢中一點紅，這「一點紅」能維持多久，是個問題。果然，在十二月下旬風頭甚

建的姚元文，自一月十日上海市委成立後又突然有背沉

活的典型。

演出這個樣板戲的「中國京劇團」，在六六年底已改隸「人民解放軍」建制，那時江青以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及全軍文化顧問的雙重頭銜，直接領導這個劇團。「九大」之後，全軍總政治部恢復活動，由於林、江二系的磨擦，江青在軍隊的權力已被排除，她這才把「上海京劇團」演出的「智取威虎山」，提在「紅燈記」之先，於去年十・一前即由「北影」（屬文化部）與「八一」（屬解放軍）兩製片廠合作拍成影片，在全國公映。去年聖誕節運到港九上映，比較大陸已經遲了近兩個月。可是「八一」廠單獨拍製的「紅燈記」突於一月底宣告完成，在舊曆年元旦全國及港九同時首映。事出港共意料之外，所以連廣告都來不及做，臨時把「智」片抽下。這其中的奧秘，當然是林、江鬬法的結果，林之所以能使「紅」片擠下「智」片，這及時打擊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是最主要的理由。

頭幾年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對待敵人，要狠狠地打，打得疼了，他就向你求饒。現在執行着他這條語錄，而且非常靈驗，已經收到莫大的效果。最惹眼的是，美日兩國朝野把毛澤東這句話認眞地予以落實了。

中共越惡，越醜詆他、攻擊他，他越喜歡，希望與中共建交，信使往還，擴大貿易，讓中共參加乒乓賽；中華民國政府對他越寬大，越同他友好，他卻擅自在釣魚台安置氣象台，排除參加世界乒乓賽的資格。新惡已在萌芽，日本還要製造比舊惡更大的災難。

勝的架子越來越大

如廁，已顧不了這許多過場。

周、黃拍檔之局日明

在毛派面目暗晦的同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實力軍人代表黃永勝，則行跡越來越神秘，架子越來越大了。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起，到去年年底止，黃永勝在這一階段，是爭着出風頭，幾乎所有的公開集會，無論什麽性質也不計規模大小，他都出頭參加。許多純粹的外交集會，根本與總參謀長風馬牛不相及，黃大胖子也照例出現。在那個時期，他在中共報刊的報導中，排名甚低，不但低於陳伯達、周恩來、康生這三個政治局常務委員，並且依照姓氏筆劃爲序，也低過葉羣（葉字簡寫爲叶僅五劃）、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自一九六九年八月之後，他的排名開始躍升，常常排在康生之後，與江青同時出現的場合，有時則排在江青之後。成爲毛、林、陳、周、康之下第六號人物。自去年九月起陳伯達消聲歛跡了，到了十一月康生也悄然不露面了，江青和葉羣也失去接近羣眾的興緻了，經常出現公開集會的只剩下周恩來、黃永勝、姚文元和李先念。而周、黃二人拍擋露面的機會越來越多。

本年一月以來，周、黃二人也較少露面，多由周、黃的副手，李先念、邱會作等人出頭周旋。周恩來從去年十二月起，在公開集會已甚少發表講話，例如十二月十九、廿兩日在歡迎南越「民解」代表團的兩個集會上，分別由黃永勝和姚文元代表「中共中央」講話，周恩來則高踞一旁聽講，大有文革期間，毛澤東不發一言，概由林彪代表講話的味道。自今年以來，黃永勝也學周恩來的派頭，不重要的公開集會，就不再親自出頭；讓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幾個副總參謀長去應付場面，自己則高踞總參寶座，會心的手攬大權。

控制局勢身價高漲

一月二十八日黃永勝大概興緻特別好，帶了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人皆爲副總參謀長）及李德生（總政治部主任）四人，高坐主席台上，代表「工農兵」

形來說明之。

(1)二月二日，中共舉行乒乓球及排球表演招待「國際友人」（共黨國家外交官員）。主持招待的名單如下：李先念、葉劍英、李作鵬、邱會作、郭沫若。另外還有很多敬陪末座的人，其中有海軍司令蕭勁光。蕭爲毛澤東的同鄉，死黨，身爲海軍司令不得上主席台。而海軍政委李作鵬則高坐台上。(2)三日北韓大使館舉行酒會慶祝建軍二十三週年，中共派李作鵬率一批軍人參加。(3)四日錫蘭大使卡朗納弋達舉行招待會，慶祝獨立二十三週年；中共方面僅李先念率領郭沫若等出席。(4)六日中共國防部舉行報告會，慶祝北韓建軍紀念；由李作鵬、彭紹輝（副總參謀長）、田維新（副總政治部立任）等主持。(5)七日，周恩來接見北韓大使玄峻極。(6)八日，黃永勝接見北韓大使館武官張來憲及文成澤。(7)八日晚，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應邀出席北韓武官舉行的招待會。(8)九日，周恩來、黃永勝、李先念、吳法憲、郭沫若赴機場迎接施漢諾訪問河內歸來。

上述八次公開活動紀錄，反映了當前北平局勢的氣候。值得注意的有左列各點。

㈠所有外交活動，無一毛派人物參加。

㈡黃永勝已有信心控制局勢，許多次要外交活動，多派副手出頭。

㈢黃永勝接見北韓武官然後出席北韓招待會，顯出他的身價已漲，架子越來越大。

以往代表黃永勝出頭應付場面的多爲吳法憲和邱會作兩人，最近則以李作鵬代表出頭的次數較多。

在這裏須特記一筆的是，一月廿八日黃永勝率四軍人接受「乒乓球滙報表演」一事，只見本港左派的晚報報導，翌日的早報則未見報導。這使人想起去年「十・一」，新華社在報導焰火會時，從名單中漏掉黃永勝；結果黃永勝偕葉劍英單獨接見港澳「愛國僑胞」代表，表示黃某健在，毛派小子做手腳，混帳，混帳！



海外見聞錄

來自莫斯科的消息【下】

天涯客

在蘇聯，唯一跑到了世界前頭的地方，就是他們對性道德的漠視。——關於這一點，「觀察家」在他的「莫斯科來的消息」，也舉了很多現實的例子。據他的報導：在學生宿舍裏，即使不是一個單人房間的話，也到處可以看見男學生和女學生，毫不在乎地躺在同一張床上。男生在女生宿舍裏過夜，女生在男生宿舍裏留宿，更是家常便飯，誰見了也不覺得稀奇。

由於大家對男女關係那麼不在乎，所以，「性問題」反倒不成其爲受人歡迎的談話題目了。一個亂搞男女關係的人，既不會感到自慚，別的人也不會對他有任何反感。據「觀察家」的分析：他們在這方面的看法，的確要比西方國家還自由得多。

因此，有一位大學生才會向「觀察家」這樣說：「當然囉，這些女孩子們，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肯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就和你發生進一步的關係的。不過，不肯的是少數。在一百個中間，頂多只有十五個。」

然而，奇怪的就是：對性生活雖然這麼「寬大無邊」，對節育的工作，卻做得很不夠。在蘇聯的藥房裏，根本就買不到女用的避孕藥片。據統計：知道有這種藥片存在的蘇聯女人，也還不到女性人口百分之一。最通常的避孕方法，依舊還是用水冲洗，或是乾脆在有了孕之後去打胎。反正打胎既不需要手續，又不必掏腰包，多打幾次也沒有什麼關係。唯一的缺點是：政府雖然「代付」打胎的手術費，卻從來不肯「代付」痲醉劑的錢。所以，完全不肯自己掏腰包的人，就要能忍痛。——怕痛的人

，甚至於連「免費贈送」，都要敬謝不敏。原因是：質料粗糙得可怕，所以，一般老百姓都送了他一個外號：「皮綁腿帶」。

蘇聯的當權派，雖然一天到晚夢想着要在月球上首先登陸，花掉了多少億億的試驗經費，卻從來不肯在改良這種「皮綁腿帶」上，花一分錢。理由也很簡單：蘇聯人口的出生率，變得越來越低，住在都市的女孩子們，雖然在結婚以前，差不多已經打過好幾次胎了。可是，一旦結了婚，就因爲生活費用太貴，居住面積太狹的關係，頂多只肯生一個小孩。——再多了的話，就是自我找罪受。所以，不管「眞理報」和「莫斯科電台」上，怎樣大聲疾呼：「我們的祖國需要孩子、孩子、孩子——更多的孩子！」

事實上，就連這些「大聲疾呼」着要孩子的新聞記者們，自己也頂多只養得起一個孩子。

據「觀察家」的報導：在蘇聯，除了對性自由「寬大無邊」以外，在結婚和離婚的問題上，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間樂園」。

據蘇聯報紙的報導：在過去一年中，要求離婚的案件，百分之九十是由於雙方聯合申請的。而在一百對要求離婚的夫婦中，法官在十分鐘之內加以批准的，平均就有九十對之多。離婚的理由，也很簡明瞭，只要說一聲：「我不愛他了。」或是：「我跟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辦案的法官，馬上就會很「民主」地宣佈：「以人民的名義，批准你們離婚。」

這樣一來，就弄得「結婚」在蘇聯人的生活上，並不一定是個了不起的「重要步驟」。許多人由於生活上，或是工作上的需要，就拿「結婚」來當做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例如：在蘇聯，所有的首都和休假名勝，都是所謂「封閉城市」，沒有工作

「觀察家」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就有一個同學在醉後告訴他：「我的太太是一個老妖怪，可是，她在莫斯科有永久居留權。所以，我就和她結了婚。反正，結婚三個月之後，我也有了永久居留權，隨時都可以和她再離婚。」

蘇聯政府不曉得暗示過多少次：離婚的手續，非改得「從嚴」不可。然而，直到今天，也和「禁喝烈酒」的運動一樣，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他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儘管再獨裁、再腐敗、再特務橫行、再視民如芻狗，也不會對他們的政權有什麼危險。但是，「限制離婚」和「禁喝烈酒」，可就完全不同了。它們是必然會引起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憤的。因此，「觀察家」才在他的書裏，一針見血地指出來：

「便宜不過的烈酒；平靜不過的生活；容易不過的婚姻；輕鬆不過的工作。這就是使一般蘇聯老百姓不造反的四大因素。」

談到「輕鬆不過的工作」，許多人都一定會以

在蘇聯，爵士音樂的跳舞唱片市上所能買到的。

人，眞正對及時完成生產任務，甚至於準時上工，有一種强烈的責任感的。

如果他不高興的時候，什麼任務、紀律、制度，都根本起不了任何强迫作用。

我看：除掉極少數天性很積極的人以外，對於勞動的熱情，根本是不大容易找到的。」

他的一個朋友，在機關裏工作，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品茶、上廁所和「聊天」上。午飯以前，整個人的精力，集中在「反飢餓鬪爭」上。午飯以後，又集中在「反疲倦鬪爭」。在蘇聯，如果不是犯了「政治錯誤」的話，不管工作得多麼吊兒郎當，也不大會有被撤職的危險。否則，在職的公務員和在廠的工人們，起碼有一大半，非要「炒魷魚」不可。「觀察家」認爲：這種對工作不起勁的精神，主要的原因還是蘇聯人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根本還太低的緣故。——他曾經私下裏問過許多工人：

「你們對當前的生活滿意嗎？」

他所得到的答案中，最典型的一個就是：

「我爲什麼不滿意？——我有老婆、有孩子、有『一間』房、有電視機、椅子、桌子、床。除此以外，我還需要些什麼？我的兒子還在上學，女兒的職位很好，賺的錢比我還多。你自己想想看：除掉每天還想喝上個半斤『伏特加烈酒』以外，一個人還能再奢想些什麼？」由於一般人對工作的吊兒郎當，在經濟生活上，當然就出現了百孔千瘡的漏洞。直到今天，爲了要買點新鮮菜蔬，一般家庭主婦們，還要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的時候一樣地，很早就在菜店的門口去排隊。所以，在她們的日常語彙中間，買到了東西的時候，總是用「搶到了什麼東西」、「找到了什麼東西」、「落到手了什麼東西」，這一類的字眼來表達的。

據「觀察家」的報告：貪汚和黑市，在蘇聯已經幾乎被人們看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無論是在機關裏、軍隊中、商店裏、公司中、工廠裏、農場中、建築工地上、法院裏、稅關中、甚至於汽車修理站裏、「的士」調配處中，到處都氾濫着貪汚舞弊的狂潮。誰不貪汚，誰就是個大傻瓜；誰不行賄，誰就是個更大的傻瓜。——「觀察家」自己就親車的木料，送到黑市主顧的家裏。公共食堂的廚子，在做菜和煮「羅宋湯」的時候，故意把肉塊留點下來，然後照黑市的價格，從後門賣給自己的「老主顧」。就連「的士」停車場的看守人，也想盡方法把車上的電池和自動洗窗器撤下來，在黑市上高價賣給有自由車的人。

最妙的是：當「眞理報」上號召家庭婦女們：「多多自製泡菜，來調劑罐頭供應的不足」的時候，裝泡菜用的瓶子，馬上就在市面上變成了「奇貨」，「瓶子蓋」更是非黑市買不到。不過，價錢卻要比官價高五倍。每年一度，春夏之交的時候，黨報都要憤怒地主張：「堅決、徹底、乾淨地解決泡菜瓶子的供應問題。」

但是，每年照例都在市面上買不到這種瓶子。要買的話，只有到黑市上去找，要多少就有多少。

一般老百姓，眞正對政治問題，感到點興趣的地方，基本上集中在他們對黑人、阿刺伯人和中國人的看法上。

一個蘇聯工人曾經向「觀察家」大發牢騷道：

「爲了這些非洲來的黑人留學生，爲了這些原始森林裏的『類人猿』。多少個有天才的蘇聯青年，都要把大學裏的位子讓出來。

但是，他們一回了家，還要張口閉口地批評蘇聯這個不好，那個不好。——爲什麼他們不乾脆留在自己的老家裏呢？是哪一個發了瘋狂的蘇聯老百姓，會請他們到這裏來當二世祖的?!」

對於阿刺伯人的印象就更壞了，因爲蘇聯的外援，大部份都是消耗在這批「沙漠社會主義者」的身上的。一位莫斯科的新聞記者，告訴「觀察家」說：「以阿戰爭爆發的時候，黨報上雖然大罵以色列。但是，全莫斯科的老百姓，實際上都站在以色列這一邊。——這也許是在蘇聯第一次，作爲一個猶太人，到處都會受到由衷的歡迎。」

最奇怪的是：和蘇聯「稱兄道弟」十多年的中共，現在卻變成了蘇聯一般老百姓所最痛恨的一羣。據一些大學生告訴「觀察家」：

「如果蘇聯政府，想眞正收買民心的話，只要做兩件事就行了：一個是把伏特加烈酒的價格降低；另一個就是和中共打起仗來了。」

正好和對中共的態度相反，蘇聯現在對西方國家的旅遊者，簡直客氣到極點，週到得萬分。住旅館、坐火車、看歌劇、吃館子，樣樣都受到了優待。而且還爲了「照顧」他們的特別需要，在每一座「觀光旅館」裏，都附設了一個「外滙貨品商店」。幾乎什麼進口貨，都可以買到，而且價格也不比在外國買更高。唯一的限制就是：買的時候，一定要付外滙。——蘇聯的盧布，在那裏是不收的。

有一天，「觀察家」看見一個老工人，要想用盧布買一只日本造的「原子粒收音機」。店裏當然不肯賣給他，他氣得混身發抖，眼睛裏閃着淚花，大聲吼道：「這到底是個什麼國家？是外國人的國家？還是蘇聯人的國家？——我手裏的盧布，是不是我們蘇聯的國幣？

請問你，我爲什麼當初在前線上拼了五年命？難道我的戰友們就是爲了今天這種國家而犧牲了性命的麼？我非要用盧布來買那個收音機不可！」

他當然沒有買到，而且恐怕再也用不着買了。因爲幾分鐘之後，警察和特務就把他戴上手銬帶走了。

蘇聯的結婚儀式。

遊台瑣記

君凡

讀本刊每週評論「展望一九七一年」一文，中有「國際和平希望增加」，「而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軟化妥協政策，中華民國外交形勢將益困難……現在的問題是用什麼辦法打開這一外交不利形勢，本刊已經表示過，不能在外交上想辦法，必須設法打破中國的現狀，如能在軍事上展開反攻復國之戰當然最好，起碼也要展開一堂堂正正的政治攻勢，建立舉國一致的反共陣容……一九七一年實是中華民國振衰起敝的關頭，機不可再失！」

正因為面臨如此重要的關頭，海外華僑對台灣的舉措益感關切，看來外交形勢每況愈下，處境日趨惡劣，但這是國際姑息主義者抬頭，對強硬反共的中華民國頻施壓力而造成的「人為劣勢」；實質上，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強，由於台北在亞洲的自由陣營中有連結南韓、南越、菲、泰、印尼、柬埔寨，以圖自固吾圉的形勢，令美國在巴黎的和談難得寸進，美國擺脫亞洲的撤兵計劃不易提早實現，因此台海的軍事行動自然也受到壓制了。總之，今天的國際形勢已進了「風雨如晦」的微妙階段，亞洲自由國家是否能自力圖强，扭轉劣勢，今年當為重要之一年，而台灣更為今後亞洲反共陣營中的重要角色，其情形尤為人所矚目。

筆者就在一九七〇年的年尾剛遊台灣回來，雖然為時甚短，以遨遊阿里山、日月潭……諸名勝為主，但觀感所及，願將人們不大注意的事略為敍述，以饗本刊讀者。

國府遷台廿一年，這次我還是初履國門，以久居香港的陌生人的身份前往遊覽，耳目自多不同。而且我不欲隨什麼觀光團旅行團出發，致行動受其拘束，任其擺佈。於是決定做「獨行俠」，單槍匹馬，獨往獨來，為了避免親友酬酢和迎送之煩，事前亦未對他們通知，這樣一來，很容易被人懷疑，加上「嫌疑分子」問號而遭受盤查訊問之虞，惟我自問清白，無所恐懼。

香港有些刊物，看到台灣當局不時破獲共諜奇案，認為是警察國家，在特務統治之下。我單獨前往，心理上也帶着這一疑惑，以為外地遊客入境後，必受特務跟踪，行動很不自由。殊不知抵達台北後，任我投宿旅店，只將入台證交給賬房登記便可。台北的氣象充滿民主自由，警察也不多見，首先，我感到和香港不同的那就是台北雖是一個國際都市，卻有國家的氣象，機關林立，國家銀行，中央省市政治機構俱全，辦事精神亦佳。過去在南京的中央黨部及各衙門，均警衛森嚴，不易進去，現在台北各衙門只是一座新起樓房，非常平民化，以往的官僚作風已大加改變。

不過，也有令我不解的，我乘的輪船抵達高雄及基隆時，海關和警衛人員要登輪辦公達兩小時之久，始行離去，是否認眞檢查私貨，抑別有原因，則不得而知；尤其輪船靠基隆碼頭後，搭客還要等候兩小時才准下船，政令在碼頭[illegible]

。」心中有些詫異。後遊日月潭，車上遇着一年青女客，看我人地生疏，孤單無伴，乃願作嚮導，陪遊湖濱，嗅到山上桂花極香，（時在寒冬，桂花始放，足見氣候不同。）接着上阿里山，同座的搭客會說客家話，據說是廣東陸豐人，其祖上二百年前已遷來阿里山居住，由於言語相投，他頻將餅菓餉我，所謂「花不香，人無情」者已證實不確，至於「鳥不語」一項，用在寒冬，鳥雀少見，無從知悉。

我在一星期的時間，一氣跑完台中、台南、台北、高雄各大城市，雖屬走馬看花，給我的印象是「安定繁榮」，舉目蕉園、蔗田，椰、棕高聳，處處風光旖旎，美景無邊，才領悟到「寶島」二字自有來由。尤其經過戰後二十餘年的太平盛世，後一代的青年男女，在豐衣足食下長得更為俊秀，和抗戰時期營

太不像話

太不像話之一

創興大樓事件，乃近日在香港出現的一個大烏龍。大小業主開會，樂得重建加高，再撈一筆。對於數千住客，則依政府法令。而政府有言在先，只表同情，不便干涉私人之事。

此樓之所以成為危樓，政府及業主均應負責，今竟輕輕推卸責任，置數千住客不顧，眞眞豈有此理。

看來還是葉錫恩女士要得，四百萬人中只她肯出來協助住客請命。

太不像話之二

巴士不增車輛，服務亦不改善，公司不管，政府不問。既豁免專利稅，卻還讓它專利。看來還是乘客不好，誰叫你犯賤，偏搭巴士！

太不像話之三

箍頸黨、飛車黨之外還有割耳黨，搶刼、殺傷，日必數起，這樣的治安，究應由誰負責？不負責是怠忽職務，不能負責是力不勝任，兩者皆應懲罰，如今卻只見獎勵。

太不像話之四

日前中華民國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在國防條下有謂抓取有利時機，準備反攻大陸。失去大陸已二十有二年，如今還在準備，不知何時才準備完成？過去如韓戰、如大鳴大放、如三年困難時期、如文化大革命，應全是有利時機，都未曾抓，究不知何為有利時機？難道眞個要等待大陸七億同胞揭竿而起的時候麼！

一味靠嚇

美國支持南越進入寮國，大陸各城市如瘋似狂示威遊行，聲言要打第二個韓戰。

毛澤東一貫靠嚇，如此虛張聲勢，企圖嚇阻美越進一步之行動，同時也向印支共黨表示堅決支持。如果毛眞要打，就不會這樣叫囂，因為下蛋的鷄是不叫的。

充當，理髮店多爲美麗的女理髮師……總之，女子職業佔據了各部門。另一是外滙的爭取和節約存儲。自美國經援停止後，爲了自力更生，對財經籌劃自然煞費苦心，所以當局對外滙的處理頗爲重視，一是開源，一是節流，台灣歌舞團源源向香港和東南亞進軍，未始不是與爭取外滙有關。台省各地除中央的幾個銀行外，還有不少地方銀行，如台灣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等，都與發展經濟實業有關。中央的軍政費是相當龐大的數字，單就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給養費也就去了一大筆了。由此可知他們是在埋頭苦幹實幹，充實軍力和財力，以應付長期的反共鬬爭。其決策早已宣示：「對日抗戰以是空間換時間，對共作戰是以時間換空間」。但是時間是無情的，一眨眼就過了廿一年，究竟還要拖到幾時，不得而知，老一輩的已被時間帶走，先後辭世，横在當前的問題，自然是接班人的問題，有了强勁的接班人，才能負起繼往開來的重任，他們近年也注意到這一點了。

由於近年積極發展觀光事業，吸收外滙，火車有莒光號和觀光號二種，公共汽車有金龍和金馬二種，收費睯多，但沙發座椅，可坐可躺，車中有小姐遞送茶水、報紙、紙巾，有的有收音機播放，旅客極爲舒適，這些豪華設備的交通工具，香港尚未見到。

公共事業的服務精神亦頗佳，如台北火車總站，有存放行李處，旅客如覺携帶行李不便，可以存放該處，每件收費台幣一二元；又有買月台票自動機，投下一個硬幣，便取得一張。郵局又有夜間郵局，便利居民夜間寄信，局內有漿糊機，免費供應漿糊，又有限時限刻送到之信件，這是香港所無的。

台灣雖是一省，也是中國的縮影，住有各省市不同語言風俗習慣的人，單就吃的一項，便五光十色，有蒙古的、北方的、江浙的、四川的、湖南的、廣州的、潮州的、福建的……菜色和口味都不同，許多小食品香港是吃不到的，因各省人都有其特具的風味，開設的小食館舉目皆是，但大都設備簡陋，只求果腹充飢而已。

台北計程車很多，多屬老爺車，如跑長途可按錶七折計費，但新客不知，多數照付，頗爲吃虧。市內車輛極多，許多電單車横衝直撞，他們稱爲「死人車」，蓋非撞死人便爲人撞死也。所以過馬路要左顧右盼，特别小心。公共汽車有兩種，一是沿途有站售票，然後持票登車的；一種是車上賣票的，我弄不清楚，只好坐的士。有的馬路很寬廣，天橋横貫市區，斑馬線用紅石鋪砌，這都是香港所不及的。我訪過幾位朋友，其住宅都很寬廣，雙扇鐵門，進去是一個可見天日的院落，再進是寬敞的客廳，陳設大型電視機和幾副沙發，住房也很寬敞，可放各種傢具，並飼養狼狗數頭。他們住所確較香港爲佳，但日用品並不廉宜，港貨在台約貴一倍，台製的長壽牌香烟，每包售十元（折合港幣近一元半）較美國香烟在港售價尤貴，蓋烟酒視爲奢侈品課稅較重也。

一般說來，經濟權操於台灣本土人，政治權則操於外省人之手，如彼此相安無事，可望共存共榮，臻於富强康樂之境，自不待言。

橋偷…

餘慶

出事。

四、如參戰則太平洋東岸亦須防備，台灣未必不抓取此有利時機，而日本軍國主義者亦難保不躍出一試。

不過毛澤東這樣一嚇，一定收到相當效果。美國的鴿派可能再扯尼克遜的後腿，使尼克遜適可而止，提前逼令南越退兵。

當美國決定退步的時候，中共可能派遣志願軍入寮，名義上是以實力支持印支抗美，實際上則是佔領柬、寮若干地點，控制該兩國共黨，指揮他們奪取其本國政權。

如果美國不怕嚇，按照既定政策進行下去，則毛澤東的詭計決不得逞；否則印支三國的赤化只有加速。

大陸內部不安

四屆「人大」召開之訊，近來又寂然無聞。省市黨委會之建立，在湘、浙、蘇、贛、滬、遼、皖、粤八個之後，進入二月忽又延緩下來。

這反映出大陸內部的確有事。所謂「事」，即林、江、周三個集團的爭權之事。各地的黨權必爭，由中央到地方的政權必爭。爭爭不已，影響了黨委的成立和四屆「人大」的召開。

江青偷橋

在這兒放映的兩部樣板京劇電影，可以看出江青偷了「楊門女將」中的兩個橋段。

「智取威虎山」中，「參謀長」獨唱有「智取爲高」句；幹部開會後向「參謀長」報告說「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楊子榮見「參謀長」又提議「智取」，這說明將帥所見相同。

在「楊門女將」中，佘太君深夜探營，知難攻飛龍山，悟楊宗保奇謀妙算，以奇兵出葫蘆谷，及回帳後，穆桂英前來議論軍情，她們對話是：

佘：不錯！利於速戰，只是不能强攻啊。

穆：是，必須智取……

佘：唔！智取之道？

穆：葫蘆谷……

佘：哦……怎麼你也看中那葫蘆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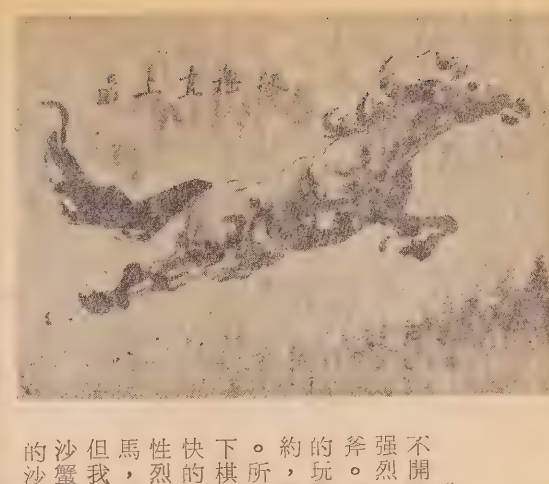
穆：太君……你？

「紅燈記」中，鳩山派人請李玉和「赴宴」，李母已知他此去凶多吉少，乃命鐵梅取酒，叫玉和飲一杯酒再去。「楊門女將」中，當佘太君獲知楊宗保爲國犧牲後，便取大斗斟酒，「願孫兒飲此杯神游九天，你，你……要痛飲一杯！」

這兩個橋段在「楊」劇中全入情合理，在「智」「紅」二劇中卻無此必要，原著中也全無，不知她偷來作甚？「楊」劇出於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之手，且演的是帝王將相，而江青的革命樣板卻向「毒草」偷橋！

我看葉醉白畫馬

張贛萍



葉醉白的作品之一——「扶搖直上」

我認爲一個人的愛好與性格是分不開的，就以我自己來說，由於個性強烈，感情奔放，作風急速，大刀濶斧。因此，凡是慢條斯理，拖泥帶水的玩藝，我都不感興趣；凡是拘謹束約，講究禮儀的場合，我都不願參加。所以我生平不打麻將，不跳舞，不下棋，在聲色犬馬中，我只好乾脆痛快的。比如我以前好騎馬，但我只騎性烈的奔馬，三腳打不出屁來的老實馬，送給我也不要；我以前也賭錢，但我只賭一翻兩瞪眼的小牌九與半幅沙蟹，如果是大牌九或人多加「6」的沙蟹，我就不起勁了。

來香港後，一切都有了改變，由好動轉爲好靜；由好聲色犬馬，轉爲埋首書堆。但我發覺這種改變只是形式與對象的轉移，本質與作風仍然未變。如看書，我是粗枝大葉的一目十字，不求甚解；我愛字畫，但我所收藏的，多是草書與大筆畫，對於工整的楷書，纖細的工筆畫，雖然也愛欣賞，卻少有收藏。其原因便是「性相近，習相遠」。

因此，在我國近代著名的書畫家中，我最愛兩個人的字，兩個人的畫。字，是于右任與關麟徵的草書；畫，是徐悲鴻與葉醉白的奔馬。

我曾有過如此想望：如果我能求到于右任老題字在徐悲鴻畫的馬上；或求到關將軍題字在葉醉白畫的馬上，那眞是牡丹綠葉，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前者的願望，已不可能達到，因爲于、徐二位均已作古；後者的想念最近可能成爲事實，因爲葉醉白先生正在香港，並定三月二日在大會堂舉行畫展，我只要求得他的一張雙駒嘶鳴圖，再拿去求關將軍題字，便可如願以償了。

葉醉白先生是來自自由中國的畫家，他與徐悲鴻同以畫馬著稱於藝壇，這次他往美國加州大學及泰國講學、展覽之後來香港，不久前曾在無線電視中當眾揮毫，那種奔放的筆觸，磅礴的氣勢，打破成規的獨創畫法，令人嘆服！他僅憑下筆的輕重，着墨的濃淡，運力的快慢，就能畫出千形百態的馬來。你看了他那種運筆如飛，潑墨如狂的工力，在口呆目瞪中，你又會情不自禁的舒出一口大氣說：「這，這眞是了不起！」

時人論葉醉白的畫，多是從「懷素派」的奔狂着眼，也好與徐悲鴻相題並



葉醉白的作品之二——「從容駿發」

但到底多了一點什麼？我再三凝視他的畫，又一時看不出，想不起來。直到最近認識這位畫馬大師，暢談生平，得知他原來也是穿「二尺五」的軍人，並且是軍校八期的老大哥，曾任參謀長與師長。戡亂期中的膠東會戰，在上下仙遊指揮一個師，擊敗共軍六個縱隊進攻的作戰計劃，便是這位大畫家的傑作之後，我才找到他畫的馬「多一點」是什麼了，那就是「劍氣書香」中的「劍氣」。徐悲鴻的馬，「書氣」有餘，「劍氣」不足；出身軍人，曾馳騁戰場的葉醉白畫的馬，則二者兼備。

不過，我要說明，「劍氣書香」是葉先生對關將軍的草書評語，但也正是我對他的畫所要下的評語。事實上無論古今，凡是出身武人的書畫家（書畫匠例外），往往要比純文人的書畫，多了一點什麼的，那就是「書香」之外的「劍氣」。我也見過用掃帚寫大字的軍人，氣魄有餘，可惜書卷不足，有如大嗓門唱黑頭，聲音雖然洪亮，卻缺乏韻味。關字與葉畫，則氣魄與韻味並重，也即是劍氣與書香兼具，這除了工力之外，還要在學養上不斷下工夫才成。葉醉白的馬，能打破傳統畫法而卓然成家，便得力於此。君如不信，下月二日至四日到大會堂去一開眼界，便會同意我的說法。

丹麥的色情侵署

北歐國家是性解放的，男女間事，視如等閒。這種作風究竟好不好，見仁見智。有人認爲，把性的神秘外衣脫掉，再沒有神秘可言，大家也不當一回事，因性而犯罪的人就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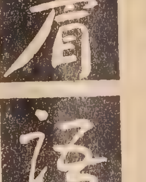
也有人認爲，如果把性的問題公開到有如拉拉手那麼簡單，男女間就如獸類一樣，沒有道德觀念存在。究竟這兩種看法那一種對呢？這是因各人的眼光不同而異。

較爲保守的，當然不贊成把做愛當作兒戲，認爲男女的結合是神聖的，不能像獸類那麼濫交。人之不同於禽獸，可貴的就在這一點。如果人而又可以濫交如禽獸，根本不應有婚姻制度存在。隨便遇到一個異性，只要雙方同意，就可隨時隨地做起愛來，那將成爲怎樣的世界？

可是，這種我們想像不到的世界，事實上卻在北歐國家存在。北歐國家的性解放程度，事實上達到使人吃驚程度。在香港也常常可看到一些由北歐國家傳來的畫報，這些畫報用七彩柯式精印，內容全是男女做愛的鏡頭，纖毫畢現，表情十足。有些甚至如連環圖一樣，包含一個故事。因爲本港禁止甚嚴，只有少數人可以看到。但有些地方不在禁止之列，可公開販賣。這一來，黃潮泛濫，對一些年青男女的影響，非常重大。

這情形，使衛道之士爲之搖頭嘆息，這些刊物的泛濫，會使社會風氣日益敗壞，這是不容懷疑的。

英國近年淫風極盛，許多人認爲部分原因是受北歐風氣影響。英國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對此看不過眼。據報載，一個叫保丹尼爾的英國商人，發起杯葛丹麥食物運動，以報復丹麥色情刊物的輸入英國。他說：「唯利是圖，不顧道德之輩，把丹麥不堪入目的色情刊物運入英國，因而把英國變成性慾狂的國家，現在我們計劃用經濟報復手段，抵制丹麥食物。」擁有一萬會員的英國全國電視觀眾協會也响應了這號召。不過，究竟有多少英國人嘴裏說抵制，私下卻偷偷的看，那只有天曉得！



萬人傑

莫愁死後仍興訟

電影女明星莫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殺身亡，到如今，已經五年多，大家對這沒有多大名氣的女明星，已漸漸淡忘。不料，死後五年多的今天，她又成爲「新聞人物」。事情是由「爭產」而起，不過，涉及訟案的「產」不過是小兒科，四萬元現款，和購入時價值三千餘元的一部電視機和一部冷氣機，五六年前的舊貨，現在相信所值無幾了。

與訟人是和莫愁一九六一年便已分手的丈夫譚濟安，他代表其兩子向高等法院提控莫愁生前的好友一家火油公司的買辦楊存國，追討莫愁遺下的四萬〇六百八十元及電視機、冷氣機各一部。

這件訟案的結果是譚濟安敗訴了。使老萬引起感慨的是：一個悲慘收場的女星，自殺而死，死後還不能安寧，人們爲了她的一點點「遺產」，竟打起官司來，錢——除了雙目閉上，入土爲安，誰也丟不開。

當莫愁一而再自殺，許多人都不了解她——爲什麼一定要毀滅自己？

現在，由於這訟案，也許有多些人瞭解她了。許多時，名女人、女明星之類，表面上過的生活非常好，物質享受，並無或缺。可是，煩惱、辛酸的一面，往往是人們看不見的。

有人給她存款入銀行，有人買電視機、冷氣機給她，這可能使人十分艷羨。可是，誰又想到，這些存款，這些物質，卻成爲她死後的爭執？

如果她不死，這些事情又會發展成怎麼樣？這很難料得到。倒不如雙目一閉，什麼都不管。

老萬並非鼓勵自殺，自殺究竟是最愚蠢的行爲。不過，像莫愁這種女人，注定悲劇人物，即使保留着性命，仍免不了悲劇收場。

現在，雖然爲着她而引起訴訟，但她已一無所知，爭執的只是仍生存在世上的人，只有仍生存的人才那麼「唔化」，爲了一點點的錢，弄到對簿公庭，犯得着嗎？

石油產品又漲價

產油國與西方石油公司對石油加價事已取得協議，今後五年內，石油牌價每桶提高美金三角五仙，並且由本年六月一日起調整原油牌價百分之二點五，並將於七三及七五年作同樣調整。可是本港石油產品從二月十八日起就漲價了，這似乎太「敏感」一點吧？燃料價上揚，許多行業受影响。如電費、公共交通等等，都直接受到影响。石油產品加價的禽禽青，不由使人引起反感！

提起漲價，市民大眾皺眉，商人卻絕不放過機會。也許，在德黑蘭談判時，他們便有了這準備步驟，加價，當然早一天好過遲一天。上次石油宣佈加價是元月一日，到現在不到兩個月，又再來一次，雖說因原油漲了，不能不水漲船高。可是，時間上的爭取，未免有點欠公平！

不久前石油氣因業務上競爭劇烈，曾有過削價傾銷現象。可惜只是曇花一現，現在，又已恢復漲價。在今後五年間，由於原油價升，石油公司當然不會放過機會，他們加的比率，照例也「除笨有精」。

燃料是每一個人生活中所不能缺少的，不論你家裏用火水也好、石油氣也好、電灶也好，都直接受到影响。燃料的價漲，影响民生，在蘇聯和波蘭這些共產黨控制森嚴的地方，也都因燃料漲價而幾乎鬧出事故。幸而香港氣候溫暖，對燃料的需求不如其他地方嚴重，否則，一個多月漲兩次價，引起人們公憤也有可能。

可預卜的，在今後情勢下，油類削價競爭的商戰不但不會出現，同時石油的價格，還隨時可能宣佈調整。

目前，石油產品加價數目看起來雖很微，汽油每加侖加五仙，石油氣每磅加二仙，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但如果計算到全港市民的消耗量，就會知道這是一個龐大可觀的數字。

香港政府對汽油抽重稅，每逢加稅，汽油很少能倖免。現在再加上石油公司的漲價，石油在香港，比起別的地方貴得多了。

論夏令時間

報載政府發言人宣稱：「本港今年繼續實行夏令時間，將由四月十八日開始，迄十月十七日止。」又說：「最近立法局及報章均提及實行夏令時間之問題，政府正在對各種時間制度之利弊進行綜合性之研究，一俟研究完畢，所得結果將予公佈。」

賣油郎孤陋寡聞，不曉得那位大發明家發明了夏令時間，並美其名曰「時間節約」；時間竟也像金錢般地可以節約，眞是空前絕後的大發明！

世間最不聽話的莫過於時間了，當你和愛人卿卿我我如膠似漆時你留它不住，當你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時你趕它不走，即令把世上所有的鐘錶都弄停，它的前進腳步也絲毫不受影響。

時間雖然無法留得住，但聰明人卻曉得爭取它和利用它，只有自作聰明的人才會想出「節約」的花樣來自欺欺人。香港的夏令時間又將於四月十八日開始了，我們眞想不出這種「德政」有什麼理由還要保留，好處在那裏？誰也說不出來。香港地近熱帶，晝夜相差不大，如果換在接近寒帶的地方便不同了。

賣油郎記得以前在華北的時候，每逢夏令時間開始或結束時，便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不便，尤其是學生和公教人員。開始時，他們要未明即起，結束時，天已昏黑還不能放學、下班，許多機關都點起燈來辦公，弄得怨聲載道，也沒有人敢提出廢止。

其實那不是節約時間，恰是浪費時間，因爲開始時是下班太早，結束時是上班太遲，本來想提高工作效率，反而弄得效率降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之謂乎。

莊子在「齊物論」中說過一個寓言：宋國有個愛養猴子的人，寧願家人捱餓，也要餵飽猴子。某次食物吃光了，只賸下一些栗子，想計口授糧，又怕猴子不答應，於是便宣佈上午吃三顆，下午吃四顆。猴子聽了又叫又鬧，他馬上又改爲先吃四顆後吃三顆，猴子便高高興興地接受了。

朝四暮三和朝三暮四，實質上並無不同，卻能贏得猴子們的歡心，難道世間高高在上的袞袞諸公的聰明才智，竟也和猴子一樣麼？

賣油郎有詩嘆曰：

時間只一個，不分夏與秋，有餘難儲蓄，
不足無處求。庸人眞自擾，妄想將它留；
早起日未出，晚歸看斗牛，可憐學童輩，
昏昏似夢遊。狙公分山栗，朝四笑蠢猴；
誰知袞袞客，竟亦暮三流！
分秒必爭取，功效自無儔，

一片冰心在玉壺

還在大陸讀書的時候，記得陳毅曾對高等學校畢業生非常坦率地說過：「革命」了四十多年，他本人不僅還存在資產階級思想，而且混雜着孔孟思想，老莊思想，朱楊思想，墨子思想。然而這種情形絕非陳毅所獨有，幾乎所有的人腦海裏都不止只有某一種哲學思想。在下懷疑甚至某一哲學體系的創始人，也未必只單純具有他自己所堅信和提倡的哲學思想。而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幾乎毫不例外地混雜了孔孟思想和老莊這兩股主流，以這一種爲主，那一種爲次，而且互相影響互相轉化，時而這一種佔上峯，時而那一種佔上峯。

讀書的時候，在下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學和朋友，我們兩人的錢，共同存在一本存摺裏，誰需要多少，誰就去提取多少。我們之間不但「共產」，而且「共秘密」。他的任何秘密事情我必定知道，而我的任何秘密事情他也必定知道。甚至與女朋友「拍拖」有否接過吻？接過多少個吻？彼此之間都一淸二楚。

但在哲學思想上，他與我卻是迥然不同的，他一早就信奉出世思想，而我則堅持入世思想；他主張「無爲」，而我主張「有爲」。

但哲學思想上的分歧，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離開學校大門不久，他就高唱「歸去來兮」，「投筆從農」，自動下放。如今雖已中斷聯繫多年，回憶起來，還是令人深深地懷念。此生恐怕不容易再交到這樣的知己朋友了。

他實踐自己的出世思想後，是否也會有「出世」的煩惱，我無法知道。只知他逃過了許多場政治運動，特別是最近這場慘烈的「文革」運動。而我的人世思想，也令我不斷地在塵世間打滾，從大陸的是非漩渦，滾到香港的是非漩渦。而收獲是什麼呢？除了數不盡的煩惱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東西。那麼「出世」呢？我能做到嗎？不僅我自己懷疑，相信瞭解我的人也會表示懷疑，套用一句廣東話，自己大抵應屬「極端唔化之人」之列。

雖然「唔化」，但經歷的事情多了，心境也逐漸平靜了。血脈也不太容易「賁張」了。我不知道是自己的涵養有所提高，還是自己人世思想的失敗。一年之計在於春，新春伊始，朋友們不管見面或者通電話，毫無例外都會互問一句有什麼計劃？我實在感到惘然。有的朋友勸在下去結識這個人，去找那條可以使人成名成家的門路，我感到惘然而不知所對；有的朋友直率地指出寫作沒有前途，勸我轉行搞這樣搞那樣，我雖然也非常淸楚地知道寫作沒有前途，但也一樣感到惘然而不知所對。這種有什麼計劃的詢問，不僅來自在港的朋友，而且來自遙遠的海外和我們的祖國。在惘然之中只

以說明英國式法律對於人身之安全，設想得非常週到。

在過去，市民上街，的確少有生命的威脅，這倒不是由於這條法律發生了效力，而是那時的社會情況遠較眼前爲單純，大家憑勞力搵食，想不勞而獲的風氣不盛。

可是現在，香港「繁榮」了，犯罪事件也就跟着增加。繁榮帶來治安上的問題，似乎是一種鐵律。因爲有錢的人一多，敲搾勒索的環圍就廣，可以當成一種職業。

譬如美國芝加哥，是個黑社會的樂園。警方說得出每一個黑社會頭領的名字，也知道他們活動的情況，但是抓不着證據，這就成了警匪和平共存的局面。據說在芝加哥的曲康監獄裏，監犯吊死監犯，監卒就不敢進去干涉。

黑會社的頭頭進了監獄，可以在典獄長的辦公室裏和老婆做愛，還可以借獄長的電話指揮他在外面的組織。更奇怪的是，管理監獄的人向他領薪水。像這樣的一個世界，綱紀何在？正義何在？香港呢，因爲繁榮追不上芝加哥，在這方面自然也望塵莫及。不過，且慢高興，以這幾年的發展看，香港要迎頭趕上芝加哥，也並非全無可能。我們試看吧，去年被黑幫殺死的人，一共有五十多宗，固然有些是黑吃黑，但無辜者畢竟佔着相當的數字。我並不認爲黑吃黑就不用管，事實上有殺人經驗的人會告訴我們，一個人殺的人多，到最後殺人就如踏死螞蟻，連半點惻隱反應都沒有了。

應准許市民帶刀上街

就眼前的情勢而論，只有躲在家裏是比較安全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有被箍頸，被用刀插胸的危險；不用冒犯人，也不用身懷巨款，就是到公共厠所如厠，也會無端端被敲穿頭顱！人之無良，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我心裏常常想到一件事，如果這種事落到我的頭上，豈不十分寃枉？如果我身邊也有一把刀，那末誰死誰活還在未定之數。現在違法的人經常在身邊帶刀，守法的人手無寸鐵。一旦遇上了，守法者的血肉之軀便只好與刀鋒面對面；誰死誰活，就不待蓍龜了。

香港本來也不無仗義的屠狗之輩，只因大家都是空手，而又往往事出倉猝，要仗義也有點不可能。所以我主張假如不許帶刀，那末執法應該從嚴，凡是帶刀的人，重辦；否則的話，最好准許全體市民有帶刀的自由，這樣一來，誰想殺人，可得三思而行了。

黃思騁

有種！有種！

薛璞並無胡滾！

；譏不得志者曰喪家犬；嘲淫賤者爲狗男女；搖頭擺尾甘受利用者爲走狗……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但在下卻覺得目空一切的人類，有時連鄙賤的一頭狗也不如，先從故事說起。

南朝時，袁粲與褚淵同受顧命，奉明帝遺詔協輔幼主，其後蕭道成廢帝，迎立順帝，又謀篡位自立，袁粲計劃誅殺蕭道成，褚淵卻賣友求榮，洩漏其事，袁粲因被朋友出賣而慘被殺害，雖然蕭道成終於即位爲帝，褚淵也終於獲封爲郡公，但世人皆譏刺褚淵的名節，並且作歌云：「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生！」後來陳與郊撰「義犬記」，記述袁粲家中義犬噬殺狄靈慶爲粲子報寃的故事，貴爲「中書令」的褚淵爲了浮名出賣朋友，其人格竟不及袁家區區一頭義犬，這是人不如狗的古證。

撇開人格道義不說，且談談人與狗之間的待遇問題，在畸形的社會裏，人類待遇也有不如狗的地方。

人不如狗

報載威爾斯新近設立了一間「狗隻公寓」，專收容無家可歸的浪犬，「公寓」建築費用共達港幣四十三萬餘，設備豪華，樣樣俱全，不但有爲狗隻而設的熱水花灑、吹風乾毛機、地氈，還有一所現代化的厨房及附設一所狗隻療養院，狗兒可以隨意在浴室內盡情享受，或者躺在舒適的宿舍墊褥上吃着豐富的肉飯，更可以在專人服侍之下，在鋪有地氈的庭院上自由散步……

路透社發表了這段消息，相信很多人如聽「天方夜譚」，不是嗎？在人比畜牲還賤的「幸福社會」裏，還有無數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類；還有無數失去自由、在死亡邊緣上等候餓死、凍死、病死、受折磨屈辱而死的人類；更有在嚴寒天氣裏被逼着勞役，僅憑一條破被，瑟縮着與豬牛等畜牲同阜而睡的人類；這些人付出的勞力，付出的血汗比一頭狗超出何止萬倍，但獲得的待遇卻比不上一條狗，吃的甚至連狗飯也不如。

再看這兒的報章，一個青年用木櫈毆傷親人，被捉將官裏去，俯首認罪；另一個青年用木棍打狗，也被捉將官裏去，也俯首認罪。結果毆父的判罰港幣百五元，打狗的判囚半年。同是「非法毆打」，虐畜的被認爲「案情嚴重」，判罪比「虐人」要重得多！在下不懂香港法律，但常見毆人及誤殺者只須感化罰款，畜牲卻給呵護備至，恐怕總有那麼一天，人類不敢虐畜，紛紛拋下打狗棒，而拿起刀子棍棒去「虐待」父母了。

嗚呼！今恩足以及禽獸，豈眞人不如狗歟？

江城子

研討會·熱情·落空

由香港大專同學會主辦之「香港中文教育研討會」，已於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日假香港薄扶林道教區青年中心舉行。參加者有十四間大專院校的代表，每院校三位，連主辦人共有代表五十二名，情況至為熱烈。據說，與會者無不熱烈發言，顯見大專同學對此問題的關心。

香港的大專學生，自一九六七年以後，已漸漸覺悟到要負起改革社會的責任，因而他們也逐漸關心社會的每一個問題。

一九六七年以來，大專同學已有很多次的研討會，其中最惹人好感的，相信是「私立專上研討會」及這次「香港中文教育研討會」了。大專同學的熱情確實值得敬佩，也確實值得鼓勵。尤其是，這次的研討會的舉行期間適值新春，一般的青年正在「行樂及時」的時刻，而我們的代表卻甘冒著寒冷的天氣，摒棄個人的享樂，共聚一堂，研究香港中文教育的有關問題，筆者謹在此向他們致以萬二分的敬意。

不幸的，我們的同學的熱情卻並未獲得香港政府的鼓勵，同學們研討的結果也未得到當局的重視，似乎根本上，當局不知道有研討會在進行著，更不必說到被重視了。

譬如說，年前的「私立專上研討會」的研討結果，與會同學無不一致敦促當局的從速承認私立大專同學的資歷，或以統一文憑試的形式給予機會考試，或准許私立大專的同學參加港大或中大的畢業試，成續合格的，則授予學位，以免人才外流，也使青年有一線希望。可是，研討會此一結果，至今還未見當局有何表示。

眾所周知，現時的香港法定大學生，僅有六千名左右而已，他們用去納稅人不少錢，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但現時在珠海書院就讀的二千六百餘同學及浸會書院的二千餘同學，以至其他私立專上學院的同學，當局可有想出妙計安置他們？是否仍舊和從前一樣採取不聞不問的「啞巴」態度？法定大學生的不滿現狀已呈白熱化，私立大專的同學的不滿當局的措施，當然是肯定的了。

假如說他們的程度未及標準，何不來一個全港的大專生在統一規定的課程下舉行一次統一考試，及格的統一授學位。何以厚彼薄此呢？是否要到大專學生的憤怒，在忍無可忍的情形爆發出來才加關注呢？

香港的大專同學已是非常的客氣了，他們僅透過「研討會」或他們的學生報發出他們的心聲，而沒有半點越軌的行動。

但有一點，似乎當局應該加以注意的是，如果我們的大專同學一旦集體發出怒吼而有所行動時，那時當局即使加以撫恤的話，恐怕為時已晚了。

寫給兒子

我把這些話寫給你，我是為你而寫的；我的筆名也原是你的名字，是你給了我奇妙的靈感，我的孩子！

當你還沒有出生前，當我透過你媽媽鼓脹的肚皮，去撫摸你那稚嫩而又堅硬的胎體的骨架時，我便說，等你生下來，我要替你寫日記。然而，我並沒有實踐我的諾言，這是我的錯過，爸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想的美，幹的差。懶惰、苟且、因循……這便辜負了我的青春！

孩子，你可千萬不要學我的樣！「志大才疏，必取殺身之禍！」你爺爺就常常這樣教誨我的！那就請你謹記：要做一個腳踏實地的人，不要夸夸其談！

現在，我把這些話寫給你，就算是我的一點贖疚吧！因為，我也不想永遠做一個只會後悔，而不思奮發，不懂行動的人……。

孩子，我還要告訴你，你是早產的。剛生下來，你只有五磅半，瘦得委實可憐！我真替你擔心，你又怎能去迎接這個偉大而又殘酷的時代的挑戰；將來，你又怎能逐鹿中原，躍馬殺賊！當然，這不能怪你，這也是我的過。因為，你爸爸是一個窮書生，所以，在你出生前的一個月，你媽媽還是不聽我這個只會空口講白話的人的勸說，還要在工廠的機器旁操勞，去掙錢來幫補家用，來迎接你底誕生呵！也許，就因這樣的原故吧，你便不忍於自己和你媽媽的痛楚，急不及待地便跳了出來，要面對這一個真實的世界！孩子，相對於我，你是勇敢的，而我卻是懦怯的，這又叫我怎麼能不疼愛你！

如今，我算是一個做爸爸的人了！過去，我愛過許多許多；但在今天，才真正體驗了做父親的對兒子的愛情！當你嘔奶時，我和你媽媽一樣心焦；但見到你一天天的長得又白又胖，我的快樂呵，真是難以形容！

孩子，你雖然是早產的，但很精靈。如今，兩個多月你便有十二磅重，而且會對爸媽微笑了！孩子，快快地長成吧，你就要對世界發言，你就要飛躍！那時，我一定帶你到大自然去！因為，你只有去做一個大地的兒子，才能夠做大地的主人啊！

是的，我也知道，愛，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我又得感謝你；是你，使我找到了從新奮發的動力和方向！如果不是為了你所吃的奶粉，我又怎會從新執起這枝沒有墨水的筆桿呢！

如今，夜已深，孩子，你正酣睡！呵，假如你那最疼愛孫兒的爺爺能在我們身邊，那該多好！他定會因愛你而使你快樂，他也快樂；也因了他對我的教訓，而使我更加認識自己，也更懂得怎樣去把你教養！

孩子！因此，你還要記住：你的爺爺還在「勞改場」裏……。

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會反對薪酬高的，無論是個人直接獲得的薪酬也好，或是別的機構能發出較高的薪酬也好，這畢竟是件好事。正如我們自己缺之際遇，而沒有反對他人獲得際遇的理由一樣。

教師是崇高的職位，拿較高的薪酬，是沒有人敢批評的，古人認為教師有傳道、授業、解惑三大責任。撇開傳道最高一層不談，便是授業解惑，亦可謂功在社會，比起一般工商界只顧營謀私利，自不可同日而語，香港教育當局，亦深有見於此，所以教師的薪酬，不惟足以養事俯蓄，而且頗稱饒裕。

均與寡（專上學校問題之五）

中小學的教師，生活安定，是無問題了。至於大學，據同文方君的稱引，竟有月薪高達七千二百元之鉅者，從上述的大前題看，我們除了頗為驚詫外，應該只有欣慰，區區彈丸之地，竟然能重師道如此，意義是夠大的。但在欣慰之餘，我們卻不禁觸及到另一問題，此問題又可分作兩部分看：

首先，是「均與寡」的問題，若將世界上所有問題集中在一起，最後還是一句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尤其是經濟上的問題，這「均與寡」便是一切問題的起點。我在前數篇有關大專問題的文字裏，提及到教授的質素每下愈況，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薪酬的均與寡的不平所導而致。巧婦難為無米炊，生計艱難，一個人到了「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的時候，人畢竟是人，很難抵抗惡劣環境的侵困，便是再有學問的教授學者，面對着可恥的待遇，也只好把作育英才的責任放置次位，而先去尋求銷除困境的途徑！

其次是高薪的效果問題，薪酬高本來是件美事，但當它的誘惑力大得超越了承受者的意志力的時候，這美事便很容易變成不美！像七千二百元的月薪，教授的名銜，試問羨煞了多少人？

普通人對於這種誘惑，又試問誰能免得了患得患失的心理？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又豈有不用盡一切方法去鑽營、去攫奪、去緊守勿失之理？於是一切眞理可以任憑埋沒，但通往獲得此類高職之途的話可不能不講；一切國家民族文化歷史的死活存亡可以漫不經心，無關痛癢，而擴及其高職的蒜皮小事必盡心力而為之，醫家稱麻木為不仁，像此等有意識地麻木，亦可謂不仁之甚矣！

政府辦的大學能出高薪，私立的大專也能出高薪，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香港似乎永遠也沒有這個可能，恐怕這就是自己政府與殖民地政府的分野之點吧！

若訥

是事實。當然我們不想拿夜間在窮街小巷，不容易找到一個警察為題，來說香港警察少；也不希望拿在一流戲院門前公然「炒票」的黃牛橫行無忌，而警伯們也不知去了那裏巡捕為口實，來說警察少以致任務未周全的大做文章。而我們想要知道的是：為什麼香港有四百多萬人，其中不知有多少，想當一份「皇家工」，而偏偏這一份常有空缺？別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並且這一份工作所要應徵的資歷，又是如此大眾化，它不需要大學畢業，不需要有專門技能，最重的「優待」還有不一定要識英文，只要有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和一些體格的規定而已。如此「寬容優待」，人們何解不趨之若鶩？

試想想：我們若要到洋行裏當一名信差後生，也要中學畢業，並且要寫上百數十封信，才能找得一份低級洋行文員，而現在去當一名「市民公僕」，卻有這許多方便的條件，在兩者的程度比較之下，便使人有「厚彼薄此」的感覺了。

誰都知道，警察的任務，是為維持社會安寧，保障人們生活安全而設。但我們不能不懷疑到，一個具有小學程度的人，他對考取到警察而接受訓練後，所能了解其本身對社會應負責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少？

招請「皇家警察」

當然這裏並不是想一竹篙盡打一船人，因為在其中有部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就一般情形而論，委實覺得治安當局對這種取材措施，有欠允當，甚至會引起人們產生一種看法：當寫字樓練習生的職務，要比當「公僕」的職務重要，因為前者起碼也要中學程度，而後者不過由小學程度求取起而已。

又因為取材不當的關係，也就無怪乎那些「公僕」們，常時幹出一些反乎其職份的行為來了。就筆者親身體驗，每逢節日來臨之前，便有「公僕」登門「拜訪」，通知我們過節了；並且在一次不明其來意的時候，竟有一日三訪的紀錄。由這些事的發生，不由得使人想起，最近通過公務人員受人一茶一飯也要檢舉的法案，而這些以維護法紀名義的「公僕」，竟爾有出乎爾反乎爾的事幹出，實深令人吃驚！

也許我們會記得，前些時曾有一位議員講過，香港企圖做成「警察政治」；我們姑且斷章取義的去想想，便知道沒有可能。如果一日不把質素著意提高，以及嚴查緝辦失紀的事，則祇有仍然使人望門卻步，而所謂「市民公僕」云云，亦即市民為其僕罷了。所以，多缺的「皇家工」，要待補入的，並不是許多「優厚」條件，而是要那些考取的人們曉得：什麼是「民免而無恥」，什麼是「有恥且格」的道理。

枕戈

談「預言」

方程

每逢歲首，無論中外總有一些「預言家」向世人曉諭，預言未來一年內即將發生的世界大事，今年也不例外。

在外國，最早的預言大概便是洋聖經上記載的「世界末日」，據說屆時不論好人壞人、大官小民、英雄市儈，都一律復活，接受「最後審判」。阿方並非教徒，對這預言不想置評。其實中國很早便有預言家，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有過李淳風與袁天綱這兩個以「先知」姿態出現的高級知識分子，兩人合作寫了六十幅「推背圖」，每幅附有七言詩一首，預言後世盛衰變亂。可惜詩意晦澀，在乎通與不通、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相傳朱元璋曾經一邊吃燒餅，一邊向劉伯溫詢問後世興亡之事，老劉靈機一觸，即席作歌回答，成為有名的「燒餅歌」，歌詞也跟推背圖詩類似，模稜兩可，莫測高深，至於靈不靈，大概只有老劉自己才心知肚明了。

以阿方這個俗人看來，他們都不是預言家。劉伯溫頂多只能算是個「急智歌王」，李、袁也不過是密碼詩的「始作俑者」吧了！現在那輩推背詩人，在嘔心瀝血地寫推背圖式的「天書」之餘，不妨花點時間由新舊唐書裏，考據出李、袁二人的歷史資料及出生月日，好替密碼派尋個源頭，或者訂定個「先師寶誕」，名正言順，豈不妙極？

今年年頭，照例有一些西洋「先知」預言世界大事，言之鑿鑿，並且公諸報端。阿方細讀了幾位美國先知的預言，不禁彎腰捧腹，繼而仰天大笑！

因為預言分為可信與不可信兩種，阿方對言之成理，有根有據的預測，信之唯恐不及，但那些信口雌黃、危言聳聽的所謂預言，可信程度卻值得懷疑。

可信的預言很多，「天氣預測」便是其一。天文台屢是預測氣溫陟降，我只會深信不疑，加衣保重；一旦發出風暴警告，我也一定遵照指示，關緊門窗，絕不會說天文台長危言聳聽，擾市民的笨。這些預言有根有據，並且有氣象儀器、天文理論支持，所以關於風暴、氣溫、日月蝕等的預告，可信程度極高，否則天文台長老早便給炒魷魚了。另外，報刊上那些政論家、觀察家，經過客觀分析和冷靜思考，因而鑑古知今，作出種種有關局勢、動向的預測，阿方也會根據他們的分析衡量接受，以觀後效，只要言之成理，我決不會說他們信口雌黃，譁眾取寵；其他如「人相學」，經過專家研究，認為是一門生理學、心理學、統計學與解剖學的綜合學問，看似無稽，實則有理，這些都是可信的預言。可信的預言雖多，不可信的更多，頭腦簡單的人聽了毫無根據、生安白造的預言，往往人云亦云，並且不惜因此賣命拚命，阿方冷眼看來，覺得這種人實在可憐亦復可笑。例如年前暴動，更有過大批先知之流，作出「我們必勝」

豬腦的左迷立即如醉如癡、沾沾自喜。結果「必敗」的勝了，「必勝」的敗了，預言家自己也老早便溜掉了，這是最可笑的預言。

狗馬報幾乎每天都為畜牲作出預言，刊出「大勝」、「實得」之類貼士，迷哥迷姐信以為真，於是四處騰挪週轉，結果大勝的是馬會，實得的是外圍老闆。其實狗馬報的預言家在替畜牲「評頭品足」，在寫什麼「可期取勝」、「不妨小敲」的時候，對他們自己所作預言也毫無把握，否則他們不會志在區區稿費，而大可以把寫預測的時間去盡量籌備賭本，大敲特敲了！

因此，阿方對那些一廂情願、信口開河的預言，向來抱着「姑妄聽之」的態度，不敢輕信，更不肯迷信。今年年頭，洋先知作出洋洋大觀的預言，照例全屬驚人消息，諸如「菲律賓、加州等地可能發生地震」、「美國總統可能被行刺」之類，林林總總，觸目驚心。（編者按：美國加州地震之預言已成事實，阿方吹預言家唔脹，預言家吹脹阿方。）

阿方的地理知識雖然粗淺，也曉得菲律賓是太平洋岸出名的火山島，火山不下三十座；美國西部更是火山重疊，地震如家常便飯，這些地區當然「可能」發生地震了！科學昌明的今天只能在地震後記錄到震幅、震源，能預知地震的洋先知不能在美國科學界出人頭地，誠屬大材小用，可惜去年東巴基斯坦的一場風災，洋先知在事前一無所知，否則東巴總不至死人無算！

洋先知又說什麼「太空可能發生慘劇」、「尼克遜有接近死亡的可能」。我不佩服預言家的未卜先知，卻佩服他們的口才，只消一句「可能」、「或者」，什麼也可以預測，即使說的不靈，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再說，尼克遜與阿方都一直「接近死亡」，過一天少一天，過一年便短一年壽命，除非預言家發明了不死藥；否則他們自己也一年年地在「接近死亡」呢。

預言家不但預言尼克遜被刺，還預知其中一顆槍彈會穿過護衛人員的身體，然後擊中美國第一夫人。阿方讀了如聽神話，除了佩服先知們敢想敢言，作出那些唯恐天下不亂，別有用心的預測之外，更懷疑他們是不是自己在籌劃行刺？否則斷不會預知「行刺事件」，還預知得那麼詳細！

阿方至此，自信有做預言家的資格，當然我不會不負言責，譁眾取寵。試作出下列預言，擔保必然靈驗，並非「信不信由你」，簡直是不由你不信！讀者不妨立此存照：

㈠今年清明必在「春分」之後第十五日。
㈡阿方今年有逐步接近「槍斃之年」的可能。
㈢今年阿方寫稿若比去年少，老編的催稿信必比去年更多。
㈣「萬人俱樂部」今年還不能成立，公積金則愈積愈多。

其時滇緬公路已斷，中國的物資，一車一車的運出，盟軍的租借軍用配備又一車一車運回，司機們就聽到此類謠傳，也在回國時對人談起，人們都不經意。及日寇偷襲珍珠港，不久，中國戰區建立，由　蔣委員長任統帥，美國第十軍軍長史廸威任參謀長，檄調中國第五軍入緬，配合英軍，保衛緬甸，於是第三十師戴安瀾部便進入緬甸，果然應驗了「王師再來」的預言。這眞是信不信由你的戰時逸事了。

由黔省的桐梓，直到川省的綦江，還有一項特殊風俗，就是男子喜歡留鬚，到處可見三綹長鬚，隨風拂拂，雖非滿眼都是「美髯公」，但從外表來看，中年人多於壯年人了，即使不是三綹長髯，也是一撮「羊公鬚」。「鬚眉男子」是中國人留鬚的誇耀，大有無鬚者不是男子之慨，以鬚而助男子的威儀，自古皆然。但自民國以後，只有幾個開國元老，或名藝術家，還飄然垂鬚，表示其崇高地位之外，在一般都市，連八字鬚的「兩撇鷄」，也給時代之風，吹得銷聲匿跡。可是卑過遵義以後，沿路所見，有鬚之人，觸目皆是。

記得有次在一市鎮停留，所見的男性，頭則纏白，穿則藍布袍，留長鬚，持竹旱烟管，約長四五尺，意態安閒。當時我眼見此種情景，暗自吃驚，何黔北老人之多也？徵兵，何有壯丁應役哉!?一片暮氣沉沉之象，怎能適應鬪志勃勃的抗戰時代!?問於同車之黔人者，則云：此輩尚在壯年，惟喜愛留鬚，則似老態耳。

我相信這不是個人喜愛的問題，而是社會風氣的問題，乃黔川古風尚存，未爲時代新潮所冲蕩吧。我覩見息烽縣的一家居喪，以黃紙寫「當大事」貼於門首，儀式隆重，大概仍是守制三年的餘音；又曾在遵義以南的一個市鎮，走入一家小康民居，借厠洗手，在其宅旁，見築有厝室，安著髹漆的雙棺，大概是屋主的父母，逝世以後，仍遵古停喪，然後擇地，卜葬者也。故川南黔北之鬚，亦爲古風未泯的標誌矣。

廣東人重「吃」，見面時，劈頭第一句便問：「飲茶啦」？或是「食了飯啦」？像是日常生活，全部是以「吃」爲中心。

且見面時都問到飲茶，可知飲茶（品茗）爲廣東人日常的例課，早午兩茶，一盅兩件，認爲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生活藝術。

老茶客才是一盅兩味（一盅茶，兩件點心），新茶客則是灌飽了水，見喜吃的點心便要，來一個「羅通掃北」，結賬便走。老茶客較會享受，一張報紙在手，一枝香烟在唇，慢條斯理的喝口茶，吃件點心，但也不會超過兩小時的消磨，也由茶博士提高嗓子高唱：「開來，單收」！便「找數」下樓了。

惟在黔北直至川南所見的飲茶，就不會合廣東人重吃的口胃，他們的飲茶，不是上茶樓，也不是上酒館，那地方可以說是茶館，也可以說是茶寮，也一排排的帆布椅，椅前一張茶几，几上一杯茶，也好像廣東茶樓一般，靑茶或紅茶悉隨客意。但吃就談不上了，一碟向日葵子，一碟黑瓜子，一碟香花生，任要一款，或者全部都要，喝口茶，剝剝瓜子殼，躺下來，瞌瞌睡，或者和其他茶客，聊聊天，一談就可以談半天，上下四方，古今中外，不着邊際的高談濶論，四川人稱這種生活方式爲「擺龍門陣」。有人說四川人之會說話，擅於口才，都是由「龍門陣」訓練出來，這種說法未免言之過甚，但因有「龍門陣」的關係，較爲喜談，則屬事實。在茶寮中，有時還加插說書，均以忠孝節義，江湖豪俠的故事爲主，或者是以落難公子中狀元，小姐花到口沫橫飛，茶客則低眉靜聽。有些茶寮更爲熱鬧，在那裏唱大鼓詞。在黔北則只有說書，少見唱大鼓。這種「擺龍門陣」式的喝茶，便與桂粵的飲茶不同，此川南黔北的特殊風俗之三也。

（一三）謀自保，日寇開闢陸上的直貫交通線。

西南運輸的客車，過了綦江，快將到達終站的海棠溪，其中只還有一個土橋站。土橋，原是一個很小的站，常常不在那裏停車，所以乘客對土橋的名字，還很覺陌生，甚至完全忽畧了。但在中國的軍人，尤其是抗戰時期，凡是高級軍官，一聽到土橋二字，便像春雷灌耳，霹靂動人。因陸軍監獄設於土橋，凡高級軍官觸犯軍令，要受軍事法庭審判，必囚禁在土橋的陸軍監獄，等候審訊，如果判處死刑，也在那裏執行。在抗戰期間「軍令如山，法紀似鐵」，所以，軍人提到土橋，莫不凜然戒懼。事隔二十七年，談到土橋，不禁使我懷念起橫死土橋的第四軍軍長張德能。

我家自高祖以下，子孫分爲六宅，六宅的公中同治辛未科進士，爲兵部郎中，誥封三代爲中憲大夫，故我家除建有中憲家廟之外，還建有中憲第，中憲第一部份爲藏書樓；一部份爲招待來賓下榻的賓館，一部份爲客堂，平日我們有空，便離開家裏到中憲第，登藏書樓看看書，或在客堂和兄弟們聊聊天。大概是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一天，我晨早沒事，又循例到中憲第去，入到中憲第，正想穿過大階，轉入藏書樓，便看見二宅的劍雄叔正和一個身裁不高，兩眼烱烱有神的男士，閒立階前，談得甚濃。我這位劍雄叔，在我家上一代叔伯中，屬於卓犖不凡的一個，在他逝世的時候，粵空軍司令張惠長致弔的輓聯是：「滔滔宦海稱奇士，莽莽乾坤哭舊僚」。因劍雄叔曾任空軍參謀也。

（三十四）

珠江水猶寒

【57】

馬森亮



笑。

「現在我知道。」甄教授繼續說。「胡老師眞不愧中華好兒女，配得上是時代青年，有理想，有抱負，敢作敢爲的！祇可惜共產黨不會把他收買過去。」他呷了口水，回頭對老胡說。「不過，我也清楚，你是不會出賣自己的。會入籠的是猪，不是獅子！」

「這頂高帽子實在太重了！」老胡說。「實在承擔不起，若再來一頂，不難從頭罩到腳踭，使我寸步難行了也。——我倒想起了一個意見，向民盟當局提一提，好不好？」

「歡迎之至！」甄教授連忙答。

我也說：「這是難得的，他從來在小組座談會上未發過言。」

「給你潤潤喉罷？」黃錦娟端給他一杯茶。

「這話是你說的？」

「這是全國知識分子的意見！」

「可惜不是決心！」

「且看後來分解！」

他們相對一笑，一付相見恨晚的神氣。

黃錦娟想打圓場，她忙向甄教授說：「你還是先打退堂鼓罷！這樣辯下去，你準會弄得面紅紅落台。他呀，胡老師是我們這一羣中的卓越雄辯家，政論家，教育家，經濟學家，並且——」

「並且是個戀愛專家？」

老胡這句話，反使黃錦娟窘住，面紅起來，引起滿堂大太過陝隘，太過無聊了，光在古人的圈子裏兜。什麼曹操是忠是奸啦，孔子的學說反動不反動啦，陶淵明的思想對不對啦！……像考古家一樣，把古董翻來覆去，細評慢賞，想在枯骨裏找出鮮血來，其實古人的過去，忠或奸，反動不反動，與現代人的生活有什麼關連？過去的環境和現在的，是不是一樣？

「就拿孔子來說罷，他當年祇能夢見吐哺握髮的周公，何曾夢見孫中山？何曾夢見五四代的年青？何曾夢見今日的環境？當然，亦不可能會夢見明天的一切了。我的意思是說，知識分子既是時代的見證人，就不應逃避歷史責任，去做蛀書的蠹虫，應該重視現實，把頭抬起來，看看天空，——昨天是古人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是下一代的！」

甄教授擰皺了下眉，想了一會，才說：「這確

縱有偉大的抱負，崇高的理想，眞摯的熱情，但在左掣右肘，前擋後推的情勢之下，加上舉頭三尺有刀劍，誰又敢先發難，慷慨陳詞，鞠躬盡瘁呢？共產黨員敢說我們不敢說的話，我們卻不敢說他們敢說過的話，所以不能不要低頭懷舊，發思古之幽情，去向古堆裏找安慰，尋刺激了。」說到這裏，他的眼睛亮了起來，充滿信心的繼續說下去。「這是一個現實的形勢，我們目前給一種理想支配着，也給一種權力支配着。這種理想和權力眼看是背道而馳了，從一個內在的矛盾演變到外在的矛盾，雖未到公開決裂的地步，暗流已在洶湧澎湃。那是說，知識分子除了已賣身投靠，做了御用的文具者之外，大多數已明白到本身的責任，並不在於維持現狀，而在創造將來了。無疑，我們目前是在兜歷史圈子，揮動馬列鞭子，笞撻古人，這是遷就環境，公開給共產黨一個錯覺，也可以誇張的說是明修棧道罷。祇要能繼續保持這種學習精神和形式，就是知識分子的驕傲，中國的歷史還會延續下去。鋤頭可作農具，也可以作武器使用的。毛筆雖軟，但乾冰的筆尖，可以鑽鐵呢！」

老胡一面聽，一面點頭，卻始終說相反的話，他說：「這雖然不失爲高明的計劃，但這種議論，還帶有濃厚的書卷氣。在議會上爭吵，最多祇能取得精神的勝利，在白刃相見的鬪爭裏，保證會全盤瓦解。因爲刺刀的揮舞不會根據什麼牛頓定律，而砲聲確又比擴音器響得多，面對着兇殘的吊睛白額

冷冷地一笑，說。「木柴是能引火的，可惜水份太多了，最多衹會冒點烟！」

這番話，甄教授一時答不上來，他沉默着，似在考慮。但老胡說得高興了，他那雙閃爍的眼睛又向每個臉孔掃射了一會，索性又繼續發表意見了。他慷慨地說：

「從來政治的演變，是根據實際生活的擴大而來的，共產黨這一次針對着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特別提出了什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可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過去是怎樣的遭摧殘和虐待。可是鳴放又聲明限於文藝工作與科學範圍，正如耍猴子的江湖佬一樣，光叫猴子把戲耍得好，卻又不解除牠脖子上的鐵鍊。試問在限制重重和猜疑顧慮的情況之下，會開得出什麼好花樣？鳴得出什麼動聽的曲調呢？所以，共產黨今日迫於形勢，勉强在學術界解凍，鼓勵知識分子說眞話，但誰有膽量公開向共產黨提出人權的政治要求？人權，是主要的，這個基本問題無法解決，說什麼都是假的！

「目前，共產黨衹許知識分子鳴放，而不敢給工人或農民有說眞話的機會。就因爲他們看透了知識分子的最高本領是淸談，能善鳴善放，是鸚鵡，是牡丹，會奏出和諧的交響樂，會開出錦上之花。這樣的一個鳴放運動，我認爲：這批混蛋簡直悶得不耐煩了，故意開這個文娛晚會，給自己解下悶，能對名花而欣賞、聽古調而怡情，也可使老百姓沉醉於高山流水，讓悠揚的音樂去塡補肚裏的空虛！

「其實，共產黨始終把知識分子玩弄，過去把他們統統變成叫花子，大讚其淸高；現在又把他們他們當作江湖客，尊之爲藝人或作家。就以整理文化遺產這一個問題來說罷，試問人民所急需的是文化的發掘，還是生活的改善？而歷史遺產又豈是藝術與文化？能正確重視歷史的，並不在於聲色的調整，而在於找出它的錯誤和弱點加以修正。知識分子既可以給共產黨找出若干歷史資料作爲倒行逆施的擋箭牌，爲什麼不揭示一些能改善人民生活的政

？昧了良心，漠視民間疾苦，故意裝聾作啞？」

老胡的情感衝動了。但他很快的作一個深呼吸，把情緒控制住，拿過一條洗臉巾，把臉抹了兩下，又平心靜氣的說：

「我剛才所說的是個別的，但難理解的是，對這些斯文敗類，總不見有誰站出來說過一句公道話話，或組織起來羣集而攻之呢？——唉！禮失求諸野，理失求於民，在知識界已沒有辦法找到眞理了。我倒很想去農村去考察一下，看看農民的想法是不是和知識分子所想一樣。……」

這時，甄教授站近窗口，翹首望天，天空已烏雲密佈，好像風雨將臨。可能他已測出了明天的氣候，從他嚴肅的臉色看去，他也正在躭心明天到來的時候，知識分子的形態會不會發生突變。

七　農民到了餓死邊緣

又是一個春天來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也像植物一樣，開始抽芽紮根了。但乍暖還寒，隨處仍可見殘冬景象。

我和老胡利用這四天假期，一同回鄉去看看。農村的景物變了，人的臉色也變了。公路上植滿了樹，連光禿禿的山頭亦披上了綠衣，掩蓋住往日所見的紅泥赫石，這是「綠化農村」的成績。人在路上穿插往來，恍如在西湖堤上。

我們依舊住在鎭上，依舊去往日上過的茶寮。我們要在這裏找尋已往的記憶，想在這裏發現社會的變化。

時間還早，許多枱子還空着。我們坐下不久，即被熟人發現了。那人是李托夫，過去的農會會長。他一見我，就過來扳談。見他已瘦削許多了，全沒有過去那種高驕傲橫的神氣。穿的還是那套列寧裝，卻破殘不堪了，補上幾十個釘。一開始，他便向我訴苦，說他怎樣上了共產黨的當，怎樣對不起鄉親，怎樣掙扎的爬出泥坑，又怎樣得到鄉民的諒

我即刻叫來了飯菜，招呼他一齊進食。他是我最適當訪問的人物。農民，過去可以拿馬列武器生活，用毛澤東的思想果腹，現在非用米飯不行！

他吃飽了，搓一搓肚皮，乘興告訴我：「祥哥！多謝你們關照。半年來我還第一次吃得這麼飽？你看着我是不是削瘦了？現在眞難過活，配給又少，家累又大，一家七口衹有我夫妻兩人有勞動力，日種夜鋤，種出來的東西又歸合作社。」

「你有幾個兒女了？」我想起了舊事問他。

「三個了，加上兩個老人家，會吃不會做。——就是會做又怎樣？今天我是下鎭來賣猪的，所以早些來，不想就能見到你！」他笑了，不很自然，和往日所見到的笑臉不一樣，嘴唇枯燥。

再談了一會，他說要去收猪款，想起身告辭，老胡叫他等一等，再要來了十幾飽子，包起來，叫他拿回去給孩子們吃。他歡喜不得了，連聲道謝，眼裏含着熱淚！

我還告訴他，說明天我要回家一行，他更高興，說了幾句好話便出去了。

這時，茶客越來越多，聲浪很大，叫賣的孩子拚命地提高嗓子在人叢裏穿插，每一樣點心飽子，一出爐就被搶購一空，像爭領救濟品一樣，有的人自己吃飽了還要帶一包回去，這種現象，我看了好一會才明白。原來是農村的每戶人家正在缺糧，稍有點錢的就向茶樓動腦筋，因爲每間飲茶店都有限額的公糧配給，不必付米票，亦放寬了購買量，所以一到了墟期，四鄉農民便不辭勞苦，絡繹而來，他們上館子的目的，並不是如過去那樣樣來享淸福，而是來求饗飽，自己和家人的。

還未到十點鐘，再也不見叫賣的孩子出現了，掌櫃的當眾宣佈，說食品賣光了，明天請早。食客們陸續離去了，賸下來的大概不是幹活的人，他們很安詳地在翻閱報紙，或當眾發表對時事的意見，話裏涉及共產黨的，嬉笑怒罵般，充滿刺激，毫無忌憚，且滿不在乎。

被共特拆垮

第八章：國軍被迫離開國土 退入緬甸作戰至今

獲得馬幫華僑的支持 在小猛棒成立復興部隊

國軍第八軍一〇七師七〇九團團長李國輝，與廿六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副團長譚忠，經過會商之後，便決定將這兩支孤軍一千六百人改編為「復興部隊」，司令部便設在中、緬、泰國邊境的小猛棒。當時的編制是：

總指揮李國輝，副總指揮譚忠。直屬指揮部特務大隊長陳龍，搜索大隊長馬守一。另由張偉成、蒙保業、石炳麟分任獨立第一、二、三支隊支隊長。原有李國輝的七〇九團、譚忠的二七八團建制照舊，新成立的支隊與大隊，多是「馬幫」華僑，人數由一千六百人，擴充到近三千人。

總之，他們能在緬境立足、擴充，主要是獲得馬幫華僑的支持。除了人、槍、馬匹、子彈之外，還捐出醫藥與糧食。這幾位支隊、大隊長，也多是馬幫華僑中的首領人物。到後來擔任醫療的衛生大隊也成立了。

所謂「馬幫」華僑，是遠自清代中葉便有了的。他們都是雲南邊區一帶的貧苦農民，在當地無法生活，便趕着一兩匹馬，翻山越嶺做單幫生意，在雲南與緬甸之間販買藥材、食鹽、英國布料與化粧品。這樣經年累月，由一兩人結伴，到百數人成羣，便形成一股集體的力量。因爲都是騎馬代步，以馬作運貨工具，爲了自衛，均帶有槍械武器防身，除了馬上工夫之外，還能雙手放槍，百步穿楊，一個個粗獷豪邁，義重千秋，風餐露宿，慷慨高歌。言語拉得順，生死與同，患難同擋；言語拉不順，拚槍拚刀，殺人不眨眼，有如美國電影中的西部「牛仔」，因此號稱馬幫。他們的「生意」，也由販賣布藥與食鹽，進而私運鴉片，販賣槍枝子彈。百年遺風，有很多人便在緬甸邊境與美麗的水擺夷（白夷）成家立室。但他們雖然身在異國，卻心懷漢室，國家觀念非常強烈。因此樂於支持這兩支反共英雄的部隊，並率領幫眾參加反共行列，出人、出錢、出槍、出馬組成隊伍。

李國輝的「復興部隊總司令部」，便設立在小猛棒一個小小教堂裏，正式成立之日，在教堂舉行升旗禮，軍號聲中，這羣孤臣孽子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莊嚴國旗，從山峯上的晨霧中透過一線陽光。見到國旗一寸一寸的升上旗桿上，全體官兵眷屬，都感動得由歔泣而放聲大哭！

與被服。那時，國府在台北也是自顧不暇的時候，對於他們的答覆是「自行設法」。

他們獲不到國府的接濟，訂出兩項自力更生的計劃，爲了生活，全體官兵開荒拓地，寓兵於農；爲了生存，將部隊整訓完畢，再派兵打回去，奪取共軍槍械以作補充。

緬甸代表咄咄逼人 四次談判卑鄙扣人

照一般情形來說，國軍改組的復興軍在中緬未定界附近的小猛棒爲根據地，緬甸政府要是由有頭腦的人執政，縱不表示歡迎與支持，也應該眼開眼閉，不予過問的。因爲有這支死硬的反共軍替他們看守緬甸的後門，起碼可以高枕無憂，不怕中共這個在中國大陸新興的紅色政權，把勢力滲透入緬甸去武裝緬共興風作浪。

但是，緬甸卻由一批人頭豬腦，又帶有原始部落思想的人統治着。當國軍在小猛棒安營紮寨剛好一個月，緬甸政府於五月廿日，即派出一個連的兵力，進駐一向沒有武裝部隊駐紮的大其力，並即派人持函來小猛棒，要國軍派員和他們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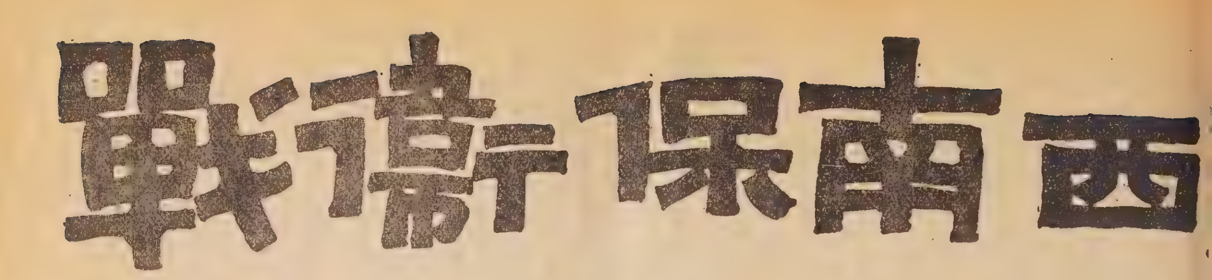
李國輝派復興部隊的副參謀長，即原任九十三師參謀主任蒙振生與鄧克保兩人爲代表，與一個緬甸軍的少校衛軍官談判。這個緬甸少校乃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之流的人物，一見面根本無「談判」可言，只有他一個人說的；說的話又盡是不堪入耳的怒罵。他指斥國軍，行動荒謬，最後限令國軍十天之內撤回到雲南境，不准在緬境駐留。

國軍代表要求將撤走的時限延長，他一味的搖頭擰腦，表示他的話是代表緬甸政府的「一言堂」，無討價還價的餘地。最後蒙振生也火了，表示決心說：「希望貴國不要逼人太甚，否則我們只有戰死在此地。」

這個粗魯不文的緬軍少校卻一聲冷笑說：「你們憑什麼敢與我們作戰？據我所知道，你們的子彈連一個基數也不足，要打的話，打兩小時便全部成了空槍鐵棍。」

這倒眞是被他說中了的國軍致命傷，他們那時的確彈盡援絕，原來指望台灣派飛機空投械彈的希望落了空，想派兵潛入雲南境內擄獲共軍的械彈，又時機未成熟。當時談無結果。李國輝一方面將眷屬送到泰國境內的夜柿，一方面向馬幫與泰國境內的華僑求援。經馬幫首領之一的搜索大隊長馬守一，與另一位僑領馬鼎臣等人四處奔走呼號，很快便由泰國華僑設法，運來大批子彈醫藥。

國軍有了泰緬兩國的華僑做支持的後盾，心定膽壯了。



西南保衛戰

……代表前往，沒想到一個堂堂緬甸國家的團司令官，竟使用卑鄙手段，於馬、丁兩代表到達景棟之日，正與當地僑領們磋商談判辦法，尙未正式晉見團司令官之時，緬甸軍竟以檢查戶口爲名，將兩位國軍代表及有關華僑首領一律逮捕。

談判破裂先禮後兵　兩路夾攻截斷退路

這一下把國軍的怒火激起來了，但是想想自己的處境，又不欲魯莽決裂，一拚了事。於是，用先禮後兵的方法於六月八日向緬軍提出一個不亢不卑的照會，强調中緬兩國之友誼，及國軍入境乃萬不得已的苦衷，絕無領土野心，不過是借地休息，最終目的還是打回老家去，請求緬軍勿取敵對行動，並釋放和談代表與無辜僑領。這個照會送去大其力之後，緬軍不予理睬，行動上的答覆，則是由景棟大量增兵到大其力。

於是又送去第二次照會，這次仍未獲得答覆，卻派出飛機到小猛棒一帶作低飛偵察。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拖到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緬甸軍正式向小猛棒進攻了，一場大戰，也就在那一天爆發出來。國軍雖是殘兵敗將，但同仇敵愾，同有被人欺負過甚的悲憤；同時，每一個人均知道再退則無死所。因此有進無退，予來犯的緬軍迎頭痛擊！

戰爭是國軍的正面哨兵首先爆發的，來犯的緬軍全部優良的英式裝備，正面攻勢相當銳利。但是，正在李國輝指揮正面作戰時，忽然傳來情報，緬軍另派了一個團約兩千多人向猛果進攻，直趨原始森林的邊沿。這一態勢非常明顯，緬軍是取南北夾擊的包圍戰術，企圖一舉斷絕國軍的退路，像一把剪刀一樣，將張開的兩片利刃，要在小猛棒交叉。

緬甸的剪刀戰術，不是要把國軍趕出緬境，壓迫後退，而是要將國軍消滅在小猛棒。這個情報把復興軍司令部的人員弄慌了手腳。更使國軍拿不定主意的是，他們從未與緬甸軍隊交過手，不知緬軍的戰鬬力如何？但事已至此，擺在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戰死；一是戰勝，除此外，決無第三條路可走。於是，李國輝與譚忠兩人，分別指揮，應付兩面作戰。

戰爭序幕一拉開，國軍是在包圍態勢中死中求生，以一當十，還要節省子彈，不可胡亂射擊；緬軍是謀定而後動，兵精、糧足、械利，士兵也驍勇善戰。兩相比較，國軍似乎是敗定了，一切抵抗，只不過是苟延殘喘在挨時日而已。

可是，世間上的事，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國軍因爲事事不如緬軍，便採取了機動的攻勢防擊，避重就輕，避實擊虛的戰術，將原有的兩個團固守住小猛棒的外圍；將馬幫人馬組成的

……造成失敗，而予國軍可乘之機。因爲兩個多月的苦戰，前一個階段，國軍完全處在挨打的逃避中，緬軍除了從陸地上兩路夾擊外，還配合空軍轟炸小猛棒，把這司令部所在地的指揮據點，被迫放棄，退到山區中從事游擊戰。

軍紀敗壞天怒人怨　苦戰兩月轉敗爲勝

但到第二個階段，情勢大變。因爲緬甸軍雖然能戰，但其軍風紀之壞，也是無以復加的。他們所到之處，姦淫擄掠，殺人放火，形同土匪，不但華僑遇上緬軍無生理，連對待他們本國的同胞，也殘忍萬份。每到一處，即用刺刀威脅土民獻出財物，並擄走婦女當眾姦淫。滇緬邊境的土著民族，是以皮膚白淨，愛好清潔的水擺夷爲多；夷女被緬軍見到，無一倖免不遭姦淫，稍有抗拒，即殺人燒屋，其暴行與日本軍人無異。

因此，受緬軍蹂躪的華僑，無不怨恨冲天。他們紛紛逃入山區，自動投向國軍，向國軍請纓，願爲國軍的嚮導，願聽國軍的驅使。所謂「得民者昌，逆民者亡」，乃千古不易之理。緬軍暴行傳佈四處之後，每一村莊的土民華僑，均堅壁淸野，逃入山區求國軍保護。這樣一來，緬甸所佔領到的，只是一個個無人居住的空村莊，人力財力與物力，均運入了國軍駐守的山區範圍。國軍有了當地土民華僑的合作，不但糧彈問題解決了，人員武器也有了補充。於是，國軍開始轉守爲攻了。

新攻勢的展開，是緬軍調動大軍數千人，計劃進入山區搜捕國軍主力。決戰之計劃，尙未成熟；大軍尙未完全集結之時。李國輝的七〇九團派出副團長張復生、董亨恒一個營；譚忠的二七八團派出沈鳴鑄與陳艮兩個營，另配合馬幫華僑的支隊與大隊，在土民的引領嚮導下，分頭於夜間出擊，一舉將進佔猛果的緬甸主力團擊潰。這一仗打得緬軍措手不及，全團潰不成軍。第二天空軍司令親自率領機羣轟炸，以圖報復，結果司令官的座駕機，又因狂妄低飛，被國軍擊中，司令官跳傘逃生，座駕機在景棟山頭撞毀。這一仗國軍全勝之後，又向緬軍重申談判，請求放回和談代表，撤走背後緬軍。緬軍雖敗，老羞成怒，比以前更爲强蠻。所獲答覆是「七月五日決戰」！

於是戰事又起，但只接觸四小時，緬甸因戰敗之後，士氣低落；國軍則乘戰勝餘威，加上土民的報仇雪恨心情，四處出擊，有進無退，俘虜緬軍三百多人，汽車四輛，遺屍百多具，國軍只陣亡十一人。（五十八）

三郎

癌症八種 (一)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前言：防癌原則

癌症爲奪取美國人生命的第二位疾病；不過，可能在其尚未蔓延至身體其他部位之前，及早予以充份的治療，治癒率仍然是很高的。

所以，影响癌症的治療效果，病人本身所應負的責任，遠較其他疾病所負的責任更爲重要。也就是說，病人必須具有及早發現癌症徵兆的基本知識，這是防禦癌症侵襲的第一線防衛工作，例如每年應主動作例行的體格檢查，充份了解癌症可能發生的各種警告信號，適時採取行動，如一旦發現有某種徵兆持續在兩週以上時，即應立刻去拜訪醫師。

一　胃癌

胃的生理功能

胃爲我們人體中最堅實而多勞的器官，它經常接受各種過熱過冷的食物及飲料的刺激，以及各類大小與不同組成的混合物衝擊着，胃可以擴展至必要的容量，也能在空胃時縮小，因爲同時與負責傳導自主反應的神經系統連繫着，故又能感應到情緒上的刺激，如恐懼、憤怒、愛的感受等，其中任何一種情緒刺激，都能干擾或中斷胃的工作，胃經常輪流地浸浴於以及對內容物的攪動作用，故胃的內壁，具有特殊的天然保護性細胞，以預防發生自體消化作用。胃並能快速地補充新生的胃壁細胞。

什麼是胃癌

癌症有一百多種以上。不過，所有的癌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不正常的細胞進行無限制的生長。但各種癌的型態卻各有不同。一如皮膚癌與骨癌之有別。胃癌與皮膚癌不同，一如皮膚癌與骨癌之有別。胃癌與皮膚癌不同時，癌在身體中的行爲亦會因人而異。

癌在發生的最早階段時體形極小，癌在初發時無痛感，亦無症狀，但X光或直接檢驗均無法發現其踪跡，癌在生長時，不受任何限制，終至其形成癌或硬塊，至此一階段時，往往是會被醫師診察出來的，並可開始治療，癌在形成瘤之後，即意圖㈠侵襲蔓延，意即向周圍組織推進，㈡轉移，即瘤中分裂出的細胞透過身體的淋巴系統或血液系統而達於其他區域，在各處定居與繼續生長，當癌侵襲其他組織時，已很難將其清除，故亦很難治癒。在癌已開始轉移後，是最難治癒的，只有在體積極小而屬於局部性時，才易治癒。

胃癌的發生原因

所有癌的確實發生原因，現尚無人知道。有某些因素可引起細胞內部發生變化，而導致癌的發生，例如吸香烟，過度曝露於日光及放射線，以及某些化學物質都是其中之一，現這些因素，還未經證明出與胃癌的發生原因有關。

胃癌一度曾是美國人死於癌症最多的一種疾病，但在過去二十年中，胃癌的最高死亡率已被其他疾病取而代之，事實上，目前胃癌的死亡率已較二十年前減少一半。雖然已有許多理論被提供爲研究的線索，但仍無人瞭解這種死亡率的降低原因何在。

胃癌在美國

美國每年發現新的胃癌病例約有兩萬人，約有一萬七千人死於該症，至今胃癌仍然是美國人生命的一大威脅，男人患胃癌者較女性爲普遍，美國黑人比白人較易患胃癌，原因不明，又如在移民美國的人口中，胃癌的發生率亦較高，而且移民後第一代的後裔較久已定居的家族容易發生。

胃癌的症狀

最常發生的胃癌症狀，也就是處於現代生活中人們最常發生的一般症狀——消化不良。這類症狀包括胃部不適之感或疼痛，腹脹或噁心，心臟灼熱，食慾不振，有時還發生噯氣和反胃現象。

這些症狀合併發生的情況和程度，各有不同，而且時好時壞，不需治療，一般言之，這些症狀可不必認爲係消化不良之絕對徵兆，但如果這類症狀，即使是間歇性的發作，持續達兩週之久時，即應求醫診治，這類症狀通常會被檢查證實與癌症無關，但只要是持續性的，仍然不可忽視。

當然，也有些人常年發生類似的症狀，有的係患胃潰瘍或胃的神經性疾患，但即使係這類病例，亦可能演變爲癌症，而以慢性病情作掩飾，無疑地，如這些症狀長時期的存在或逐漸嚴重時，即應將病人送醫診治。

美國人常發生的胃潰瘍，並不一定是胃癌的原因，卻往往被誤認爲係胃癌，以及許多眞的胃癌，反被誤認爲是胃潰瘍，潰瘍的期間和發生位置具有重要關係，如果胃潰瘍在二至三週內治療完全無效時，則可認爲極具癌症的可疑性，必須利用X光，以確定潰瘍發生的部位，對癌症的鑑別，頗有助益。假如胃潰瘍在治療三至四週後仍然無效時，則可考慮施行外科手術的必要，以確定該潰瘍部位是否有癌病灶的存在。

胃癌的發生，常與胃酸分泌過少或缺乏胃酸有關，發生持續性的貧血，可能因患癌的結果所致，同時兼患有惡性貧血的病人，通常都缺乏胃酸，故必須密切注意其演變爲胃癌的可能性，醫師所用的診斷工具包括X光機，螢光屏或胃鏡，以檢查胃的內部狀態。

胃癌的「靜寂期」，即自實際開始發生時起以至症狀出現時止，可長

到消化不適的症狀之後，往往會再拖延六至八個月才求醫治，在這段歲月中，是否能儘可能減少關係生命存亡的拖延期而及時接受診療，則完全掌握在病人自己的手中，發生的可能徵象是顯而易察的，即當你感到消化不良而持續兩週以上，立即去看醫師，不是癌的幸運機會很多，但總得要查個究竟，才是最聰明的。

胃癌的治療

胃癌的基本療法是施行外科手術，即係將胃全部或部份切除，有時尚須將可能已蔓延到的周圍淋巴結一併切除，卻仍能確保病人過着「無胃」而相當正常的生活。一個無胃的人，可以吃經過改良的例常膳食，他可以採取少食多餐的方式。

胃癌亦如其他癌症一樣，在接受治療時，其瘤體的大小，常是治療機會多寡的先兆。如在接受外科手術時，瘤的體積還小而且仍局限於胃部（並未蔓延淋巴結），則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在手術後可望延長壽命五年，有一規模頗大的診所，最近會報告有百分之六十四的這種病人在接受手術五年後仍然活着，而且情況很好。

胃癌的研究發展

我們都知道「流行病學」這門科學，是蒐集有關某些疾病與性別、年齡，或環境之間的關係資料，用以確定疾病的發生與傳播方式，有關胃癌的研究工作，會證明出胃癌在各個國家各類人口中極具價值的發生方式，藉以查出可能的發生原因。

的國家，其胃癌的發生率通常都很高，從這些國家移民出來的人，即使在定居於美國之後，其發生胃癌的危險性仍較一般爲高。在黎巴嫩及近東，較居於各該地的美國人胃癌發生率，非美國人或回教徒所發生者爲高，這種癌症在南非的班圖族人，部分拉丁美洲，莫三鼻克人，以及爪哇等地的發生率則甚低，又據發現，在所有各國中，男性發生胃癌較女性爲多。

據發現所知，在過去二十年中，美國的胃癌發生率及死亡率均已降低。有些研究學者認爲這一結果可能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有關，收入較裕的人顯示出胃癌的發生率最低，可能與他們攝取較多的蛋白質及維他命有關。

有的研究工作係針對探討可能對胃癌具有預防作用或加劇影響的食物成份（曾研究過冰島農業社會與當地慣食大量濃燻魚以致引起胃癌高度發生率的關係）。同時尚有若干研究工作係在探索何以胃癌似乎常發生於某些家族的原因，研究學者們正爲此要尋求到對這種癌症是否有遺傳的易感性存在，而且還要探討這些家族的生活環境，相同的飲食，或其他共同的生活習慣，或許能從這些事實吻合上找出發生原因。

此外還有一項研究，是謀求更佳更迅速的方法，以供對這種癌症的早期探察與診斷。

對胃癌的預防

由於原因未明，目前尚無法控制胃癌的發生。不過，如都能注意到胃癌的各種症狀，尤其是中年人，則死亡率當可獲得極大的降低。如已有症

檢查。患有慢性胃病的中年以上的人，其預防的方法，就是時常就醫檢查。醫師可以確定應用何種試驗，予以診察。

一般言之，對胃癌的全面控制，亦如對其他癌症一樣，唯有藉深入的研究，對胃癌發生的原因瞭解及如何予以消除之，以及早期診察，俾確使每一病人都有治癒機會，始能達到胃癌預防及治癒的最終目的。

二 口腔癌

口腔癌概述

就美國而言，今年將有約一萬五千人被診斷出患有口腔癌，包括喉頭癌在內，同時此類癌將會造成七千人的死亡。

口腔癌應該可以確實而及早發覺到的一種癌症，幾乎和皮膚癌一樣的易被查覺，因爲一方面病人本身很容易發覺其口腔中的問題；再者，口腔又是醫師或牙醫師容易檢查到的部位。口腔癌在男人所患的癌症中佔百分之三；在婦女所患者佔百分之二，兒童患此症者極少。

什麼是口腔癌

我們的身體是由億萬個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又根據其所在的身體部位分爲幾百種之多，它們不斷的新陳代謝，組成新組織或修補損壞的組織，正常的細胞，其生長有一定的正規程序，依正常的分裂，形成更多相同的細胞，癌細胞係由正常細胞轉變而來，狂虐而無限制地生長着。通常癌細胞較正常細胞爲大，分裂較快，分

癌細胞能使組織形成硬塊，稱爲瘤，終能爲肉眼所見，或可以觸覺，或由X光及其他方法診察出來。幾乎一切癌都能形成瘤（白血病的癌除外），但並非所有的瘤都是癌。良性瘤是極常見的非癌性瘤，例如疣、黑痣、囊腫等。正常細胞何以會變成癌細胞？雖然尚無人知道其確原因，但醫學上現已能鑑別出某些致癌的前兆或與癌有關的狀況。

尖齒爲口腔癌的可疑症狀之一，尖齒會經常刺激舌頭或頰部；假牙鑲合不良，口腔欠衞生，頰黏膜白斑病。白斑病顧名思義就是發生白斑，除在頰內部出現外，亦可發生於唇部或顎部，常與吸香烟，嚼烟草或吸入鼻吸粉有關。

爲期及早發現口腔癌形成前的徵兆，唯一的方法就是經常去看牙科醫師。如果醫師發現某種跡象，他將能設法去消除它，或指示你如何去做。

口腔癌發生的原因

根據推想，認爲下唇癌，可能是由於過度曝露於日光所引起。

又有一種擬說，認爲銜烟斗或吸香烟，每天多次重複地刺激唇部，經過長時期後，可能引起唇癌。

口腔癌的預防方法就是改正一切可能致病的狀況，例如：

㈠避免使唇部長時間曝露於直接的陽光照射；如不得不置身於陽光下時，可將唇部塗上一層防護性的霜膏。

㈡避免用烟草、香烟或烟斗刺激唇部。

（未完）

萬人意見

辛亥革命一甲子
談談豬年八面觀

歲次辛亥十二支獸名的豬年頭，棄舊憐新，人之常情，而且流年轉到豬運，據說多好。

古說「人心不同如其面」，但我卻說「人心不同尤其面」：方形的叫「國字口面」，圓形的叫「蓮子口面」，長形的叫「瓜子口面」，橢圓形的叫「鵝蛋口面」，愛發，白地起紅的叫「桃花人面」，晦氣的叫「玄壇咁面」或「鑊底咁面」，肥腫難分的叫「豬頭咁面」，自鳴得意的叫「春風滿面」。

以上八面的前三面——「國字口面」、「蓮子口面」和「瓜子口面」爲定型（格局），「桃花人面」爲「蓋亦蜜司」，「玄壇鑊底」怪難看，「豬頭咁面」描醜化，「春風滿面」等如滿肚密圈。還有，各走極端的叫「你一面，我一面」，齷裏骯髒的叫「蓬首垢面」，被人痛斥叫「吃貓面」，賜顏色「賞面」，做壞事「無面」。總之此一面，彼一面，幾時一樣，並不限於豬年。豬年面面觀，亦人人所願的是：

㈠反攻大陸　國啊國，前個辛亥豬年是祢的生辰，今個辛亥豬年是祢的花甲壽辰，願獻「寂花頂」一頂賀［illegible］！第一願。

㈡肅清飛匪　今日香港處境不患顚覆阽危，特患飛匪擾亂治安，望有關當局多用重典，「寧枉勿縱」，第二願。

㈢世界和平　唯有和平，然後民生安定，文明進步。別以爲戰爭需賴武器，而犀利武器是從戰爭才進步，這正如宗教想像用天賦的智慧卻給撒旦所利啊！第三願。

㈣必也正名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台灣是我反攻大陸所在地，該叫中華民國，大陸極量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祇分兩個國號，如魏蜀吳號三國同參，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荒謬之至！第四願。

㈤中文運動　中國人該用中國文，說中國語，中文應該「合法化」，且必得促成，必得爭取，至成功爲止，第五願。

㈥勞資合作　勞方出力，資方出食，除非國（公）營，否則資本主義定存在，彼此「輔車相依」，雙方有利，社會有利。第六願。

㈦教科編寫　校正、導正和養正，都是教科編寫得負起任務，否則「誤盡蒼生」。第七願。

㈧刋播影視　刋物、廣播、電影和電視，不光可作人們精神食糧，同樣該負起社會教育使命，比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同等影响或感應，至要向好的方面爲鑑，壞的方面爲戒。第八願。

花花公子謬論連篇
中華民國前途無量

粹然

花花公子愛德華·甘迺迪在二月五日，以參議員的資格發表演說，强調指出美國應承認中共，並領頭發動促使中共加入聯合國，但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保持某種地位。他除了主張承認中共外，更主張撤退在台灣的美軍，使北京相信美國希望中共參加國際事務的誠意。他說：「對北京與台灣未來的關係，我們應無成見，但美國應承認北京爲中國的政府，台北

前美國駐日大使雷紹華也說：「我們均同意台灣並非中國政府，但在台灣一千四百萬人口中，絕大多數不願回中國大陸。」他說：「台灣和大陸中國，均應在聯合國有一席位。」

一提起愛德華·甘迺迪，我們便會想起他自己招認的事實：當他和女友外出時，把汽車駛入河流中，結果女友被溺斃了，他卻驚惶地逃離現場，很久以後才報警。

假定他的供詞並非掩飾某些罪行罷。即使如此，已足明他只是一個憑藉祖宗餘蔭的花花公子而已。不是麼，在汽車墮海事件中，已充分證明他膽怯無能，完全沒有半點應變的才幹，更證明他連做一個正常公民的道德也不足夠。一個正常的公民，當時不會不迅即報警求援的。

這才德均在常人以下的人，竟然不斷的發表政見，妄圖向中共交心，希望中共相信「美國的誠意」，這眞是天字第一號的笨伯！

中共之敵視美國，企圖以任何手段（包括向愛德華·甘迺迪之流的笑臉攻勢在內）摧毁美國，那是永不會改變的事實。中共之仇視美國，比中國人民之憎恨愛德華·甘迺迪決沒有兩樣！

愛德華·甘迺迪之主張承認北平爲中國政府，正如他墮海後，驚惶失措地逃跑一樣糊塗。他逃跑時自以爲得計，正如他目前亂發謬論之自以爲是。

目前美國政壇上，正醞釀着一中一台的陰謀。我們中國人決不願看見這局面，我們必須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的言行！

我們必須求其在我，努力自强；目前中華民國雖然遭遇到驚濤惡浪，但中華民國必然可以光復大陸，據美聯社華盛頓五日電：「來自三藩市的一名華僑領袖稱，在台灣海峽雙方，只有一個中國。他說，美國政府應重視台灣終有可能光復中國大陸。」

究竟中華民國能否光復大陸？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均應反躬自問。倘若我們有決心、有毅力，那將是必然之

。王陽明說得好：「一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在抗日期間，我們把「血肉築成新的萬里長城」，我們「發出最後的吼聲」，結果抗戰勝利了。

在六十年前，七十二烈士之役，震撼了滿清的統治基礎，隨着武昌起義，建立民國。

我們在台灣有着反共的政府，在大陸有着仇共恨共反共的人民，在海外有着自由的鬪士。中華民國能夠反攻復土，乃屬必然之事！

請看看這消息：「我國第一座完全由國內科學家及工程師自行設計及建造之微功率核子反應器（亦稱原子爐）已於二月二日下午六時四十三分達到臨界，開始正式運轉。該反應器建造於山明水秀之石門水庫附近，係經特別設計作核能材料之檢驗及反應器物理研究之用。不依賴外力，完全由國人自行設計及建造核子反應器在國內尙屬首創。在一羣有組織有抱負科學家與工程師之努力工作下，並與台灣機械公司、台灣鉛業公司、馥記營造廠、歐雅實業公司等各大公民營商合作，將所遭遇困難一一克服，並較預定日期提前完成，使我國核能發展工作上進入一新紀元，同時亦大爲增强國內科技人員之信心。我國爲迎接核子科學時代的來臨及解決今後能源的供應問題，除已由台灣電力公司籌建核能電廠外，並成立一個核能研究所，作爲我國核能研究及發展中心。該研究所隸屬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導，目前該所除已完成之微功率反應器，另有四千萬瓦特之大型重水式反應器一座正在建造中。」（中央社台北三日電）

同胞們！中華民國這項偉大的成就，足以保證我們不會被國際間那股反動的逆流所沖倒。我們的成就，並非像毛共那樣，以殘民的方式造成。

反之，請看下列報導：「政府決定犧牲台灣肥料公司的盈餘來大幅降低肥料內銷價格，以提高農民所得，繁榮農村經濟。」（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時報消息）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大陸的情況罷，據二月五日星島日報鄉情版報導：「中共組織退休工人，重新投入義務勞動。目前在大陸上，老人頤養天年已經被看作非法，中共對人民的要求是一直做到死，中共以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爲號召，實在比任何一個政權對工人的態度都更刻薄。」

在重壓下，中國人民對毛共的反抗不斷的發生：一月二十九日星島日報即報導在農曆年底，惠陽平山墟軍營門口或附近曾發生爆炸，且在現場發現傳單之類東西。

在紐約的西藏辦事處刊印的「西藏新聞通訊」稱：「中共在西藏掀起了逮捕和執行死刑的新浪潮，顯示藏民的反抗中共統治仍在繼續中，而且情況極度不安。藏民的憤憤不平，亦已形諸於拉薩街頭牆壁上出現的反共標語中。去年五月，一羣西藏愛國人士曾攻擊拉薩以西五十一公里的內漠據點，擊斃中共軍二百五十人。」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的仁政必與，大陸將必重回中華民國懷抱。暴虐之流，少發謬論，毛澤東目前正把花花公子玩弄於股掌之間。倘若時機成

，使他追隨溺死的女友才怪！

古鶴翔

我們反共就是走狗、馬仔 你們反台該算什麼東西？

這半年以來，我接觸了很多青年朋友，也曾看過他們出版的雜誌和小報，其內容都是報導大陸毛共統治下的黑暗，以及青年人處世的心得和反共必勝的信念。這些新刊物都能得到各界青年朋友熱烈支持。他們的文章雖不十分成熟，但都是血與淚、愛與恨交織的呼聲。可是，又有些自命爲「我欲渡河河無樑，願化黃鵠歸故鄉」的悲觀宿命論者，卻大唱反調，亂拋帽子，將這些青年都罵成是台灣的走狗；萬人雜誌的馬仔。請問：你們反台又該是什麼東西？

青年朋友們很多是剛從大陸逃出來的流亡者，他們懂得愛誰！恨誰！打倒誰！由於本身受過毛共的殘酷壓迫，雖然自己已獲得新生，但毛共給他們種下的苦果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們要報仇！要向毛酋討還血債。所以，在雪家仇國恨的共同目標下團結在一起，並且節衣省食，從可憐的薪水中拿出錢來出版了有血有肉的書刊。他們做得對，不愧是中國青年。他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何來「請君入坑渠」之謂？

有些人，整日惶然，惟恐幫不了毛共的忙。於是使出下流手法，似潑婦罵街的亂罵。我們自問對得起大陸上受難苦的同學、親人和同胞；我們在大陸跟毛共曾刀槍相對過，大字報也滿天飛。對此小人，何足懼哉！現在，是我們講話的時候了。

沒有受過毛共的迫害，是沒有法子了解到毛共的廬山眞面目。不知此君如狂犬般亂咬，用心如何？他如高燒病人般囈語，說「你們大陸青年朋友是狂熱份子，整天高呼打回老家去有何用，是誰害得你們家破人亡，流落異鄉。難道是共產黨。不！是國民政府」。我們懂得歷史，任何人也無法修改歷史。是毛共害得我們家破人亡，流落異鄉；是毛共迫得我們夜渡大鵬灣，爬過梧桐山。歷史，歷史是最好的見證。毛澤東自己種下的禍根、種下的仇恨，是應該由暴君吃其苦果。小小蒼蠅嗡嗡叫也幫不了毛酋的忙。那些高叫博愛的人說：「那些青年人應該多發表些文藝性的文章，擔負發揚中國文化的責任。」世界上的文藝領域中，是沒有純文學可言。就算是專寫愛情爲題材的文學，揭穿了也是爲一定政治服務的，不過這是更超然的政治而已。

青年朋友們：在我們前面還有很多暗流障礙，在現有的成績上，應該更加努力發揚光大。我們是有血氣的青年，任何邪惡也阻擋不了我們。爲了復興大陸，前進！

——柴楓

對國府的看法
捧場鞭策都是要得！

本刊一六九期「萬人意見」袁暘照讀友提意見給黃志讀友作參考之投書，可謂切磋琢磨，盡了「勸善規過」的道義責任。我推測黃讀友看了之後，會一半認為對；一半認為不對。總之交朋友應「友直友諒友多聞」，看了一個讀者的意見後，心所謂然或不然，貴能率直說出來，這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也，若非然者，何貴乎有朋友，又怎配得上作萬人讀友。

一、關於領身份證的事，這或許是個別原因，何讀友不要氣暴志剛，鍥而不捨，把話講得忠實點，沒有會領不到身份證；相反，香港政府、移民局官員，他有責任，也催促居民要領身份證。

二、「台灣救總」幾個字，或許黃讀友是作為在台救總的簡稱，他應不會不知道「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然這點無論如何，總是稱謂錯了。

三、萬、張兩先生反共立場自無庸置評，其所謂「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二位先生馬首是瞻，共商反共大計，再不能等待杭州作汴州的台灣諸公有所作為」。這些話是一個避秦太久，或者回顧二十年來，而台灣並動也不會動一動，坐把許多大好機會交臂失去，這種日久玩生，所謂「我能往，敵亦能往」，我能求進步，共

之類）他又會走回來重新走過。大家說說：漫長的二十年來，是不會有反攻的大好機會嗎？雖然說急則賁事，然而一個志切復國的人，是不能不說坐把「杭州作汴州」的。

不過黃志讀友，以尚未入台，就好像捨遠圖近，以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萬、張二先生的馬首是瞻，共商反共大計，這未免見得言在意中，抑言在意外，於此即令黃先生激於義憤，一片丹心，無怪袁暘照先生會請問黃居心何在也。

四、袁暘照讀友尤其强調指責黃讀友講了「杭州作汴州」一句話，這除了別有無心，就是毛匪的應聲蟲。如此說來，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競選總統，我們反共的中國人，都巴不得尼克遜能夠競選獲勝，遜尼克遜眞的當上美國總統了，以為尼克遜在副總統任內時，僕僕風塵，席不遑暖，有去過台灣，有到過香港，在羅湖或沙頭角邊界，也曾用望遠鏡遠眺苦難的中國大陸，以為這眞的是憂於國事，以天下反共事務為己任，誰知尼克遜走馬上任，即推行所謂「尼克遜主義」，這個自成一格的所謂「主義」，乃是撤退主義、妥協主義，受鴿派包圍威脅而無以應付的投降主義，南越打仗不求勝，高棉進軍以三個月為期，更有甚者，硬要强迫亞洲盟邦接受共

增刊）美國稱為反共的盟主國家，其倒行逆施，一至於此，難道都不能指責，指責了卽等於批逆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二十年多，今年不戰，明歲不征，坐使毛共坐大，既不伐災，又不伐亂，總諉過於中美協約的束縛，行見二三十歲以下的中國人民，「不知有漢，遑論魏晉」，還說是

軍事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政府的開明嗎？我以為台灣秉國鈞的諸公，雖然總統還是北伐南征的總統，一次次削平叛亂的總統，無奈上焉者中興在望，而下焉者則畏葸不前，不期然弄得軍隊無仗可打，最多只有演習；政治藉着經濟的繁榮，吃喝為先，××政策的暗潮，這是遷延時日的後果，變成積重難返，還說「杭州作汴州」，是譭謗政府的反共人士？我以為熱心讀者袁先生的意見要得，捧場中華民國政府無上尊嚴；黃志讀友的意見要得，刺激和鞭撻我們的反共政府，使能加速其反攻行動！

讀者：黃偉

論香港教育
敬覆「駁脚教師」

李愈之

香港英文書院所授課程，以英國正統中等學校所授課程為藍本，兩者關係密切，其教授方式，尤為接近，雖不能說完全一樣，然而香港許多官校教師多在英國受正統英國式教育，此點足以說明兩者關係之密切。所以香港英文書院之畢業生，加修一年後，可考英國倫敦大學之中等教育文憑（俗稱G.C.E.），錄取後更可在英國或英聯邦大學進修。

按英國以中等教育在社會上有較大之影響力，此點與美國教育不同，蓋在英國中等教育培養出來者，一般已足夠進入社會謀生。英國大學，僅

專門之行業。

香港雖為殖民地，英國所傳授的卻為純粹本國之教育制度，教育方式，此點在英國其他殖民地也是一樣。

英國教育之精神離不開英國之「經驗主義」，此點同歐洲大陸不同，也不同於美國。英國能在短短二三百年之間，創立了個「日不落大帝國」也就靠了這種力量。我們知道「維多利女皇」並沒有行什麼「五年計劃」，也沒有成立什麼「幹部訓練班」；「工業革命」之發生在英國而不發生在敝國，並非偶然之事。牛頓見到蘋果從樹上落下想到萬有引力；瓦特見

在這班英國「鬼子」心裏，經驗就是一切，並不需要什麼「德」啊！「義」啊！一大套，我們中國人成千人見到蘋果從上而下，成萬人見過茶壺沸騰的現象，為什麼牛頓，及瓦特不在我們土地上出現呢？這點，我們子孫萬代億萬人，推究起責任來，「毛澤東」怕也不夠資格承當，而該責備的便是「儒家」，及定「儒家」為一尊的漢代皇帝。儒家的流毒，把中國人的注意力推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事實如此，儒家雖也有其他說法，然而未能發揚），中國文化其歷史深遠，遠非西洋可比，終為西洋科學文化所追過。

而能預見「儒家」之禍而加以制止的，在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卻僅有「一」人，此人乃是鼎鼎大名的「秦始皇」。

駁腳教師於一六九期「萬人雜誌」所倡言，要將香港教育效法台灣，此點實在值得研究。香港中等教育為「雙軌」制，有中英文學校，雙軌制從生物學的原則來看，好過單軌教育。在單軌教育培植出來的人才，往往在一個新的問題產生後，一個人無法解決，個個人都無法解決，因為個個人都是同一個「模型」做出來的。在這個前題下，我們很容易看出目前中共大陸教育的弱點。

至於在台灣，聽說一般人都在爭取入極少數的「英文」學校，詳情不得而知，既然「英文」學校在台灣如此吃香，台灣教育界諸公何不推究其故，效法香港經驗，推行中英文學校雙軌制度，多多開辦香港式「英文書院」，給台灣社會人才增加一新的力量源泉？

「苗可秀」這個名字

話劇中人有個苗可秀 作家羣中也有苗可秀

這幾天來讀幾家報紙的娛樂版，都談到一家新成立的電影製片公司，推出一部剛拍成的武俠片，女主角是一個新人，藝名叫做「苗可秀」。

報紙談到「苗可秀」這個人，不特青春美麗，而且娟秀脫俗，貌如其名；更談到這個藝名，是經過幾個武俠劇作名家提供，從幾個中挑選下來，然後才決定採用。據說「苗可秀」三個字，是大作家金庸精心訂定的，而圈裏面的人，也一致認為是一個極其秀麗的名字。

據筆者記憶所及，我國對日戰爭時期，宣傳抗戰救國的話劇，非常蓬勃，無論大城小鎮，前方後方，無數的戲劇團、宣傳隊，演出很多鼓舞人心士氣的話劇，確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記得其中有一齣四幕話劇，叫做「鳳凰城」（劇作者是誰已忘記），這劇中的男主角名字，就叫做「苗可秀」，女主角很像叫「小鳳」（記憶或誤），他們是一對戀人，劇的內容是描述東北一個小城，在被日寇攻陷和佔領後，人民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於水深火熱中，激起抗戰怒火，相將結成有力隊伍，時常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

這劇裏面還有幾段插曲，由幕後人主唱，其中之一是：「黑龍江上，長白山頭，江山如錦繡，戰鼓驚天，烽烟匝地，淪落我神州！」演劇時歌聲是從遠處傳來，悽婉悲壯，扣人心弦；劇中人這時被歌聲感動，因而表示更堅決的殺敵決心，至於台下的觀眾，無不熱血沸騰，淚隨聲下了。

筆者於抗戰爭時期，在一個很大的訓練團體，也曾參加過「鳳凰城」這劇的演出，「萬人雜誌」一六六期所刊「勝利前後廣東省兩主席」，文中所提吾友之蕭君，也正是飾演「苗可秀」角色的人。蕭君漂亮俊朗，動作靈活，演來恰如其份，後來人多以苗大哥稱之。演他戀人的女角，後來也眞的做了蕭兄的戀人，至於劇裏的幾節插曲，當時是由黃友棣教授參訂的。

這時參加「鳳凰城」演出的人，現在香港所知還有女記者白玲，她負責宣傳，恐怕服裝和道具等，她至少也兼理一部份。

劇藝界的藝名，舊翻新似乎不是一回事，前有聯華的黎莉莉，現有邵氏的何莉莉；前有雄獅張翼，現在也一樣有個張翼；「鳳凰城」裏面的苗可秀是男角，現在的苗可秀卻是女星，從事劇藝工作數十年的陳有后先生，恐怕是最清楚不過的，我這裏不過就所知談談罷了。

（兆華）

（萬人傑按：另外有一位苗可秀，是個作家，專門繙譯偵探、間諜小說，出版單行本也有十幾種之多，這個筆名用了近十年，現在有了一位女明星與他同名，使他感到十分尷尬，但他表示，決不改名，只有和女明星苗可秀分頭並進了。）

讀者提議發掘新秀

萬、張二位前輩：

晚是貴雜誌芸芸讀者中之一，卻將貴雜誌當作己有之「園地」，對貴雜誌的關切，等於關心自己份內的事。萬人雜誌優點是肯定的，成績絕對不能抹殺。弟先前選讀的雜誌，多已拋棄，惟「萬人雜誌」使我手不釋卷，這證明「萬人雜誌」的確有出眾之處。

當然「萬人雜誌」亦有許多缺點，事實上絕無十全十美的書，余素知萬、張二位前輩量度豁達，故敢將愚見冒昧提出，諒能容納。

㈠篇幅嫌少，最好能增加些有政治色彩，有教育意義的文章。古鶴翔先生的文章讀者非常歡迎，應多邀他供稿件，使讀者增進反共知識。㈡開闢「控訴毛共暴行」專欄，揭穿毛共兇殘面目與本質。㈢設「寶島近況與鐵幕現狀對照談」，教那些新左派新漢奸的謬論不攻自破。㈣萬、張二位前輩多「捧出」新秀，增強「萬人」陣營。

弟所舉拙見，希諸多指教。大家本着反共立場，摒除異見，同心一德，為討共救國奮鬥。

「萬人雜誌」篇幅增多，成本亦隨之遞增，所以弟建議將原來售價八角調整為一元，這點諒萬人讀者不會有異議。

晚輩方矛敬上

（七一年一月廿九日）

百害而無一利 夏令時間應廢

萬先生有道：

敢藉先生威望，附文以傳諸眾市民，敬希留意，幸甚幸甚。

關於夏令時間

戰後香港實行夏令時間，一直少人異議。惟近兩三年來，已有人提出廢除夏令時間。政府亦公開討論，去留之際，繫此一舉。

某對此事，留心有年，今將私見，公諸於世。時至今日，仍行夏令時間，有百害而無一利。夏令時間實行原意，在於「吾愛夏日長」，惜此艷陽天，希望眾民早起。然而十多年來，香港已屹然成為一工業城市，每天有數之不盡的工人上班。一般的說，工人上工，大多數為早上八時至晚上六時。

但早上返工要乘車，起身梳洗、吃早點，故每天必提早一小時至一小時多起床。

換言之，每天早上六點九至七點必須起來。好了，此乃就普通時間而言，夏令時間一到，人們在五點九至六點便須起身，當真披星戴月，問題便出在這裏。廣大眾民平日失掉一小時，而且是寶貴睡眠的一小時。寫至此，諸位必暗罵吾是蠢豬，早上早起一小時，晚上早收一小時，不是一樣嗎？

眞的冤哉枉也，委實不同，香港十里洋場，花花世界，大好夜景，市民怎甘提早休息？人們通病是「好了疤痕忘了痛」，每朝捱早起滋味，到夜，便忘卻，夜遊神多着，聲色犬馬，玩樂者摩肩接踵，將早晨酣眠的一小時浪費了。夜夜如是，年年如此，市民在不知不覺間，人人精力透支，港地居民，多有神經衰弱症，根源何在？還不是生活繁忙，休息少，嬉遊多，透支精力所致？

讀者諸君或以為小題大做，其實不然，君不見先哲之論道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何嘗不是由日常間雞毛蒜皮之事說起？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余曰：夫者在於化民，在於安民。危民之道者速解之，夏令時間即廢之，不然殺民於無形矣。

望道小子上（七一年二月八日）

萬人詩壇新春雅集

近有很多本壇詩友及讀者，建議萬人詩壇在春節期間能舉行雅集聯歡。今得萬老闆、張老編同意支持，並承本刊基本作者曾憲光先生（梅江飯店總管理處襄理兼公共關係主任）大力贊助，茲定於三月五日（星期五）晚，在香港午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舉行。希：㈠曾經有詩在本刊發表者，務請參加；㈡已投稿尚未刊出者亦請參加；㈢新詩友，有意作詩尚未來稿者，亦請參加；更歡迎「萬人」作者、讀者光臨參加，讓大家共聚一堂，研討詩文書畫。聚餐費每位港幣十五元。有意參加者，請速購買餐券。餐券發售處：香港乍斐道四八三號；九龍太子道一三五號**梅江飯店**。

電話連絡處： 梅江飯店曾憲光君 H766389．774099

鄭秀堂君 K410311

（歡迎攜眷參加，四時恭候，八時入席）

萬人詩壇董力行謹啟

澳洲避秦客來函補正 山東人的綽號無彆子

張贛萍先生：

今天收到一六六期「萬人雜誌」，第三段張老編也看不懂，錯字又漏句，相信誰也看不懂，好彩我有自知之明，預先聲明「必屬佳作」。佳作的特色即是錯字、漏句，不通是也，現茲補正如下。

總之，山東人明的綽號，沒有「叫「彆子」或音相似的。

「教授」給山東好彆扭的人起個綽號叫「彆子」，這回不像「十萬甲兵」上陣，正是「六隻蛤螟」跳水，不通加不通。

避秦客上二月三十日

更正啟事

上期（一七三）第二十頁「徵聯揭曉獎金二百元分贈書刊」文首「編者的話」對許恨紅先生寄來的二百元獎金分配有錯，又未將十一至十六名獎金列入，應更正如下：「除第一名許之遠先生獲贈閱本刊海郵五十期，共五十元外；二至五名可獲贈宇宙出版社或湘濤出版社出版之任何價值十五元以內之書籍；第六至十名可獲贈價值十元之書籍；第十一至十六名，可獲贈價值六元之書籍。請各獲獎者來信告知所要書名及通訊處，以便郵寄。」（餘同上期。）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首「海隅山色擁晴嵐」，隅字不清楚，暫以〇字代表，頃接袁暘照先生來函，補正如上。

「茲有筆名「熱血飄零客」來函云：董叔叔，我正在書院讀書，用慣英文，所以對中文，漸感陌生，平仄聲韻，毫不知曉，只求順口而已，現有打油詩一首，請加批評，如有錯白之字，請「安哥」改正，若不及格，請棄廢紙箱內。

心聲

熱血飄零客

神州遭禍刼，祖國生靈滅，
悲憤塞胸膛，恨無地發洩，
更嘆今台灣，含恥未知雪，
偏安廿一年，坐視同胞刼，
莫看年紀小，熱血飄零客，
待到能執戈，定把老毛捉，
組織愛國士，請纓鐵幕踏，
直搗大安門，赤色旗消滅，
殲除共產黨，秋風掃落葉，
重建舊家邦，萬民皆喜悅。

壇主評語

中國每一朝代，由治而亂，由亡而興，因果循環，有其定律，如彗星地震火山爆發，是有週期性者，所謂領袖舵手之流，每三五十年，必有新人產生，推倒前朝，革故鼎新，故世間無不亡之朝（指朝代更替而言），亦無不敗之家，更無不散之黨，古人造字，妙不可言，黨字由「尙」「黑」二字，合併而成，尙者，乃一時之趨勢也，又作風行一時解；黑者，黑暗也，不光明也，暗無大日也，二字結合，謂之「黨」。

古人對黨字，可謂深惡痛絕，每冠以極壞名詞，如言狐羣狗黨，成羣結黨；奸黨、亂黨、匪黨、小人朋黨。凡非民主國家之所謂黨者，即是一羣野心家結合起來，奪取政權，統治他人，滿足自己慾望，自私獨裁，專尙黑暗之謂也。故中國格言：「君子不黨」。中共竊據迄今，黨權高於一切，大怒人怨。

遭受共黨迫害。因見國事日非，悲憤塡胸，而要誓滅共黨，其理何在？即是證明新人物不斷產生，而有週期性也。中共暴政，根據中國哲學盛衰之道，陰陽之理，否極泰來，壽命不會太長。中國未來主人，乃今日之青年兒童，類似飄零客者，不知凡幾！吾人不必操心。中國之大，人才之多，自有後起英雄，消滅共黨之禍，拯救國家。古人詩「中原代有英雄出」，詩以言志，該詩出自青年學生之筆，殊屬難能而可貴，希望飄零客努力讀書，多求知識，貢獻國家，達成偉大抱負。

辛亥元旦有懷

謝詩法

(一)天地陰陽循律轉，江山花木得時開，
莫忘殘臘氷霜冷，且看新春景色來，
辛亥重逢翻滿日，暮朝定發擊魔雷，
海隅此刻慶年樂，禹甸他朝進喜杯。

(二)羣芳萬卉喜重蘇，雨露無私遍潤濡，
卻看嚴寒威焉在？惟聞軟語笑相呼，
歸簷燕子營新壘，復國王師入舊都，
不是空言聊自慰，困窮殘越竟平吳。

謝先生寄來辛亥元旦二律，以詩代柬，恭賀新年，其中佳句，「羣芳萬卉喜重蘇，雨露無私遍潤濡」，描寫新年一到，萬物昭蘇，「歸簷燕子營新壘」，指海外流亡人士，可以歸家恢復舊業矣，不是空言，聊以自慰，當年越王如何困窮，結果以後竟能平吳。

以上二律，是爲名作，特此刊登，以饗讀者。

和馬天君思家原韻

李若蓬

日暮闌前倚，疏鐘和鳥音，
迢迢臺榭影，小小寺菴深，
苦行頭陀志，孤臣孽子心，
中宵猶舞劍，牛斗動青襟。

據來函稱：「自幼失學，十歲逃港，哀蟬落葉，刻苦進修，讀馬天之詩，不勝羨慕，初次學寫，敬乞斧正」。

該詩有中唐筆意，初學之人，竟有如此才華，至爲可喜！壇主爲復興文化，發揚國粹，愛才之心，甚於古人，尤其對青年詩友，最爲重視，該詩不必修改，其最佳之句，「牛斗動青襟」，雖大詩人亦難寫出，可喜可賀。

遊落馬洲有感

梁偉强

(一)雲濃水冷號松濤，落馬窮幽欲賦詩，
唱玉聯珠空自和，嗟吁故舊渡河遲。

(二)一水相分兩岸情，南思北夢共心聲，
毋忘在莒徒鳴志，蜀主蹉跎誤學兵。

(三)虎口重臨更惹愁，家分國破恨還憂，
何堪異島埋忠骨，願捨頭顱換錦州。

董壇主力行先生，主持萬人詩壇，人人叫好，對毛澤東「長征」詩之評註，極爲正確，詩以敬之。

鄭秀堂

漫天風雪長奇花，寂寞詩壇見吐華，
電話相邀頻勸酒，茶樓共醉宴還家。
長征評註潭潭味，出韻雷同句句差，
喜向毛詩揮巨斧，斑斑五色燦如霞。

癧痔專家黃約瑟醫師，寄來其表弟莊紹安新春對酒詩，二君在大陸，反對暴政，是曾同入囹圄者。

表兄黃約瑟對酒

莊紹安

(一)天涯淪落共顚漣，話到情深恨轉綿，
海角飄零兄與我，霜添黑髮意悠然。

(二)紅牌飲罷又茅苔，鬱鬱心情且共開，
君是名醫我有志，舉杯攘臂待春雷。

(三)逃脫囹圄已十秋，茫茫世事似奔流，
啣杯似飲毛林血，壯志終須復九州。

壇主附言

本壇詩友，頗多來函，要求舉行雅集，本人並無意見，嗣經鄭、曾諸位先生催詢，得萬、張二兄之鼓勵，遂定於三月五日，雅集聯歡，凡有詩發表，或來詩尙未登出，或對詩文書畫有興趣之文友，少長咸集，一堂歡敍，研討文化如何復興，發揚國粹，大家交換意見，共謀進益，青年學生，願作詩人者，歡迎參加，直接向梅江飯店連絡，書畫家請自帶筆墨，提前駕臨，以便揮毫助興，本刊讀友，亦歡迎參加。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這高調還可以唱多久？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南越的北進主張

南越副總統阮高祺，是一向主張北進的，他認爲唯有攻打北越，才能徹底解決印支戰爭。這個主張並不錯，因爲北越是印支的禍根，如同中共是中國的禍根。除禍必須除根，理所當然。

不過，在三年前，這種立場雖然正確，可是卻無實行之可能。因共軍經常在西貢、順化市內進行市街戰，進兵北越的主張就成爲自我諷刺了。可是，自從去年五月，美越聯軍入高棉，搗毀了高棉境內共軍的地下兵站，打破了庇護所，阻絕了共軍主要的滲入路線，南越境內的剿共戰爭急速好轉。政府的統治地區已近全領土百分之九十。同時由於越戰越化政策，南越軍（不計保安部隊及民團）已擴展到四十餘萬人。已經擁有主動出擊的實力。

結束越戰必須北進

二月十七日美總統尼克遜在白宮招待記者時，被詢及南越軍會不會進攻北越，他竟沒有斷然否認，而說，他不願推論西貢政府爲國家安全可能採取的步驟。當民主黨議員在國會中醞釀，反對擴大印支戰爭的浪潮中，尼克遜這種神秘的保留態度，十分耐人尋味。緊接着二十四日南越總統阮文紹在百里居發表談話透露，「進兵北越已是時間問題」！

據同日的電訊說，西貢當局已訓練了兩萬北越逃來的難民，正予以美式裝備，傳說最近將奇襲北越，進行推翻北越共黨政權。這一消息雖未經證實，但是鑒於尼克遜和阮文紹的談話，並非空谷來風。

到目前爲止，北越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居於特殊的優勢地位，遍查中外，史無前例。那就是北越可以派兵出境隨便去侵畧南越，寮國和高棉，而任何被侵畧者不敢去攻打北越。這等於土匪可以任意搶刼，警察不得入屋搜捕。這還得了！

這種縱容侵畧者的形勢，是美國爲了避免刺激中共造成的。美國的基本戰畧，只想把入侵南越的共軍驅逐，讓北越共黨明白，武力征服南越是徒勞無功的，不如早日和解算了。關於這一點，美軍和南越軍已於去年底達成了目的，可是共方始終不肯善罷干休，總要以不停的搗亂來換取政治便宜。例在巴黎會議上要求「南越民解」參加聯合政府等等。西貢當局當然深斥固拒。因爲南越境內的共軍已面臨全部肅清，還組織聯合政府作什麼呢？

可是，不給共方佔點便宜，他們便不肯放下屠刀，繼續在戲院中扔炸彈，以火箭襲擊城鎮。越戰以及印支戰爭便無法結束。爲了應付共黨這一死纏爛打的戰術，現在美國和南越似有決心，讓北越本土也嘗嘗戰爭滋味。把戰爭帶到北越去，使北越失去後方。

入寮是北進序幕

這次南越軍入寮之戰，可能是進攻北越的序幕，也是一種警告和試探。入寮南越軍的先頭部隊，距北越邊境僅數哩之遙。坦克車的駛進方向一變，一小時即可突入北越境內。使北越臨受最痛切的威脅。北越怕不怕呢？怕了、怕得很。試看十八日北越和談首席代表春水，在和談會議上竟大放厥詞，說什麼北越是中共的鄰國，中共決不會坐視；又說什麼北越中共都是社會主義陣營，進攻北越就是進攻中共。以往總是中共出頭唱花臉說類似的話，現在北越情不自禁自己說出來了，十足暴露了對南越軍北進的恐慌。這並不是說，北越軍不夠南越軍打，而是說南越一旦進攻北越，將使北越陷於戰火之中，北越陷於極不利的形勢。

第一、前面已經說過，使北越陷於戰火之中，其脆弱已到極度的經濟將趨崩潰。據知目前北越全國仍在實行糧食配給制度，農村男丁已全部服役當兵，下田耕作全由婦女兒童擔任。第二、在寮國、高棉、南越境內的共軍完全失去後方供應，將不戰自潰。第三、由於北越後方的穩定，所以能夠接受蘇聯、中共大批軍事援助，如果戰火蔓延到北越，在美機恢復轟炸，南越軍地面進攻，以及反共北越人的游擊活動；北越將無法容受大批外來的軍事援助，戰力必日趨低下。

本來兵凶戰危，愛好和平乃人之常情，總不忍得希望戰爭擴大，但是對於北越我們認爲應給予最沉重的打擊。在抗法戰爭時代，越盟本受人同情，因爲越南人是被侵畧者。可是現在的北越則完全相反，它是印支三國最兇惡的侵畧者，北越不被徹底擊敗，印支永無和平！

解決食水供應港府成就大
以增加水費來彌補殊非得計

萬人傑

港府財政計劃應當取富濟貧，食水為民生必需品，一旦加價，富人影响小，貧民受害大。水務局不是水務公司，不應羊毛出在羊身上。香港積存盈餘不少，新淡水湖、海水化淡廠所需建設費，大可另動腦筋。

增加水費的建議

財政司郭伯偉提出的下年度預算，以「不加稅」而受到歡迎；卻因「增加水費」而被大喝倒采。

連日來，香港左右報章，以及現任議員、參加競選的準議員，差不多一致予以痛擊。反對加水費頓時成為熱門問題。

在預算案提出之前，早有了加水費的傳說，不過，加的比率，卻比一般人預料為高，因此，所受到的反對，也顯得更強烈。

郭伯偉建議增加的水費為：

㈠家庭用水每千加侖由二元增到三元；

㈡工商業用水每千加侖由二元增至四元；

㈢非遠洋船隻用水每千加侖由三元增至四元；

㈣遠洋船隻用水每千加侖由五元增為七元；

㈤建築業用水收費不變，仍為每千加侖五元。

制水——戰前到戰後

水是生活不能或缺的東西，與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因而增加水費，也直接影响四百萬市民。

雖然說，水之為物，很難定出公允價值，如果在沙漠或荒旱地方，等着水來救命的話，一萬元一加侖也不嫌貴；如果水太多，好似當年香港雨災，水不但不值錢，且會造成人們生命財產的災害。在四日一供水的時候，出現過十元一桶水的情形，且

苦，每天二十四小時，隨時扭開水龍頭，隨時有水，人們也漸漸不覺得水的可貴。

老萬算是老香港，制水是香港戰前已存在的情況。戰前水壓低，一幢四層建築物，如果樓下開了水喉，樓上便沒有水，因此「樓下閂水喉」成為香港獨有的「厲的呼聲」。戰後人口陡增，食水供應不足，市民捱過一個極長的艱苦時期。港府感到水對香港人威脅太大，才定出解決食水的長期計劃。

食水與政治

自船灣淡水湖建成，香港市民一直獲得二十四小時供水的便利；四日沖一次涼的苦況，不再有了。在船灣的水仍有多少鹹度的時候，本港左派報紙曾經作過一個長期間的猛烈攻擊，認為這些鹹味的水，足以致人於死；幸而直到現在，多年來還未見過一個「死因研究」是由於飲船灣之水致死的先例，可見當日左報的「醫藥界權威人士」，完全是坐在編輯樓想出來的。沒有船灣淡水湖，恐怕今天香港人仍要喊破喉嚨，大叫「樓下閂水喉！」

共方之攻擊淡水湖，一方面是港英凡百措施，無一是對；另一方面恐怕是帶點政治目的，希望除了現有的水塘外，香港全靠輸水管運來的「東江之

以閂水喉，制香港死命，香港就不得不貼貼服服，一如澳葡一樣了。

遠大計劃值得讚揚

香港政府對解決食水問題的遠大計劃，值得讚揚，香港人口自然增加及從大陸不斷逃來的人羣，使到香港人口迅速膨脹，對食水的需求，當然也增加得很快，要應付這問題，可想像到的是相當頭痛。目前，船灣淡水湖雖經擴建，顯然也難勝負擔，因而香港政府又有興建萬宜淡水湖的龐大計劃，這計劃耗資十億港元，要在一九七六年才可完成，正式供水，還得到一九七九年。即是說，要七八年後，萬宜淡水湖的水才可以使用；在這七八年間，船灣淡水湖恐怕已負擔不來，因而，港府又來一個海水化淡計劃，打算動用一億九千萬建立一個海水化淡廠，希望在一九七四年之前，每天產淡水二千萬加侖。

為了解決香港市民逐漸增加的食水需要量，政府會盡了相當力量，這是事實；在供應食水方面，動用了許多金錢，也是事實。

郭伯偉的理由

據郭伯偉的解釋說：「雖然政府並非為要增加收入而建議提高收費，但增加的收費，將在一九七一至七二年度及七五至七六年度之間，會為政府帶

增加收費的結果。同期內，政府方面的非經常支出，估計將需十三億五千萬元，其中半數必須從其他途徑籌得。」這表示，即使增加了水費，在未來水務的非經常支出上，仍有一半要靠其他途徑籌得。也許，這就是郭伯偉認爲水費非加不可的唯一理由了。

雖然如此，老萬仍然認爲，增加水費是不智之舉，最大理由是：在一個盈餘的預算中，不應該再增加貧苦市民的負擔，許多人對增加每千加侖一元的水費不在乎，每一個家庭平均每月用水不過十元八塊，增加百分之五十，只加三五元，生活較爲豐裕的市民當然不當一回事；但日給小民，三五元就是一個數目了。

「刧貧濟富」

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太甚，政府在財政上的政策應該是「取富濟貧」，盡量在富人身上打主意，惠及小民才合理，郭伯偉卻減少了遺產稅，增加了水費，這種措施，極不合理。有遺產的人，不消說是富有的，而且人已死了，錢對本人已無作用；他的後人不勞而獲，政府多抽一點稅，對他們也無損，除非是沒有生產力的孤兒寡婦，賴以維生，才會受遺產稅影響。但食水不分貧富都要用，富人多付三五元沒關係，窮人增加了這負擔就不是小事了。

興建萬宜淡水湖及海水化淡廠，絕不該作「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打算，拿增加的水費去興建。等如辦社會福利，救濟窮人也不該在窮人身上籌回這筆錢。何況香港政府積存盈餘達二十多億元，原則上，從香港得到的稅收，該全部用在香港建設上，現有盈餘款項可動用，何必向窮小民腰包裏猛掏？

工業受影响

對增加水費反對更激烈的是工業界人士，因爲工商業水費由二元加到四元，比率爲百分之百，有些工業用水量非常大，如漂染廠、汽水廠、啤酒廠等，水就是主要原料之一，如果增加百分之百水費，對他們打擊自然相當沉重。

至於飲食業公會主席余先生說：「港九飲食業的收費，將會增高。」這可料想得到的，因爲飲食業加價一向是最敏感，肉類加一成，他們的牌價就加兩成；肉類價回跌，他們的牌價也不會減。水費加了，他們自然有大條道理加價，以後消費開支，也可能不會「免費」。

郭伯偉的加水費建議受到各方一片反對聲，平心而論，郭伯偉雖有他加的理由，但水務局究竟不是水務公司，不是一種商業行爲，不能動不動用算盤、用計算機的。這關係整個民生，如增加烟酒化粧品等等的稅收，不會受到「全面反對」，因爲烟酒化粧品究竟不是必需品，水則沒有人能不和它發生關係，這一點，可能郭伯偉未注意到。

可以不加就不加

最後，我認爲關祖堯說的比較中肯：「水費可以不加就不要加。」

除非不加水費，龐大的供水設備計劃要整個擱置，但，現在香港政府還有盈餘款項可以動用，最好不要在水費上打主意。香港小市民要照顧；香港工業更要照顧。香港工業在外邊已遭遇到重重困難，香港政府對他們沒幫助，反而加重他們的負擔，這是不應該的，希望政府對增加水費這建議，作縝密考慮，不可一意孤行。

拖車每年進帳百多萬 生意好做打算繼續拖

交通部警司葛柏說：在一九七〇年一年內，警方拖車共二萬六千六百五十四輛。他表示：警方將繼續拖走那些非法停泊及可能引起危險或嚴重阻碍交通的車輛。

即是說，交通部去年單是拖車就替政府賺了一百三十萬二千七百元拖車費，這是一宗本小利大的生意，難怪葛柏警司說，還要繼續的拖。這個當然，五十元拖一輛，繼續拖，財源廣進，既可使明年預算的盈餘數字增加，又可表現他的工作成績，何樂而不爲？

謝伯昌曾抱怨說：祇見警察拖車，不見警察捉賊。其實，老謝這番話太天眞，拖車，可以替政府增加收入，捉賊一個有五十元嗎？如果這個賊判了監送進牢子裏，還要供給皇家飯吃，這未免太不合化算。

同時，拖車絕不必冒風險，汽車不會身懷攻擊性武器，你拖它走，它不會反抗。捉賊就不同了，他既可能奪取警槍，也可能抽出彈簧刀反抗，那時候，就會受到生命威脅，兩者是無法比較的。

有許多街坊首長向警方責難，刧殺的案子數目固然直線上升，他們又愈來愈猖獗，不但箍頸，抬夾萬，還飛車向貴婦們下手，警方對這些日趨嚴重的罪案，似乎束手無策。

警務處長薛畿輔認爲，匪徒之所以橫行無忌，主要是因爲警方人手不夠，因此，他打算在今後三年內，大量增加人員，興建十區新警署。

可能人手不足的確是不能充分對付罪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有了充足人手，兇案刧案就會減少嗎？這卻是個疑問。

要拖走二萬六千多輛「違例」汽車，起碼動用的人力要達到十萬人次，十萬人次的力量可以防止多少宗罪案的發生？

我們又可以作一個比較，一部擺在非正式車位中的汽車，對社會治安影响有多大？

一個身懷攻擊性利器的飛仔，對社會治安的影响又有多大？何以警方對箍頸黨視若無睹，而拖走違例車輛卻樂此不疲？這難怪謝伯昌要發牢騷了。

揭露「台獨」分子最近在美、加

一 數典忘祖

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到了最涼薄的境界時，大概就是骨肉不親，六親不認的了。一個人能夠到「數典忘祖」的時候，已經是別有肝肺，而台獨分子，他們就是這一類動物。

這羣人，說的是中國話；用的是中文；體內循環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但他們不承認是中國人。在台獨刊物裏，把不是台籍的國人稱做中國朋友；認台灣是在異族統治之下。

台獨分字本身也知道沒有堅強的論據做他們獨立運動的基礎，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鬼話，只可硬着頭皮四出彙集那些有利於該運動的論據。一些自命為自由學者的美國人，他們那些狗屁不通的意見，卻成為台獨分子的經典。事實上，這些人連中國字也認不上幾個，就大言炎炎的妄談中國問題。甚至有一些特別為他們所豢養的台獨找理論根據。如該刊的引述D. M. Fraser所說：『「自由中國」既不自由，亦非「中國」，我們應該強力的證

住民必將給予完整的政治權力；包括民族自決。』

這一段話，固然否定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台灣人有理由起來獨立。但問題接踵而來，就是台灣的「住民」卻不是純粹的只有台灣人，那一些「漢人」（外省籍）又怎樣辦呢？難道要推下海峽餵魚麼？一旦台灣人當權，「漢人」是否應該成為被統治和被壓迫的一羣呢？那麼所謂「完整」的政治權力，它的範疇是應該怎樣劃分呢？所以，即使勉強把「漢人」和「台灣人」區分了，也無法解決這個政治死結。

台獨分子即使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但無史實做根據，來否定他們的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也就無法否定他們是漢族的子孫，這是他們最感頭痛的問題。於是，費正清之流出來指導了，把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區別，照辦強加在「漢人」與「台灣人」之間。但是，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英國人只是許多種族移民中佔重而已。所以，儘管台獨分子口沫橫飛地說着這個立論，只要問他一聲：「承認自己也是『雜種』？」他們就只有面紅耳熱，訕訕不敢作答了。

其實，台獨最陰險的一招，是挑撥台籍人士對外省籍的仇恨。如果這招得逞，流血的暴動就不難發生。所以，對這一羣民族敗類，政府應拿出

，會種下民族分裂的種籽。

在「自由台灣」中有這一段「談天說地」：「我是廟公，但是廟公不是我個人專有的名稱，而是一種被壓迫，被驅逐的深刻的感受。你是台灣來的嗎？你是台灣出生的嗎？那你一定知道『乞食趕廟公』是怎麼一回事（筆者按：『乞食』即乞丐，與粵諺『乞兒趕廟祝』同義，有『鵲巢鴉佔』之意）。我是廟公——台灣人，人人都是廟公。誰是『乞食』呢？其實『乞食』，也不太妥當，應該說是『乞食羣』，他們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踉踉蹡蹡，穿着破軍裝，帶着破傘、破鍋逃至台灣生活的一大羣人。」

這班涼血動物真涼薄得可以，如果不是這羣「乞食羣」守住台灣，試問台獨分子怎能雞犬不驚地受了高等教育，然後出洋拿美鈔、日幣來罵政府。恐怕早成了毛共槍桿子下拑口受制的農奴！

二 汚辱元首實行人身攻擊

台獨分子既然敢搞革命，儘可以拿出認為理由的理由，他人贊不贊同是另一回事。可是，這班自認受過高深教育的盟員，卻完全像潑婦罵街般，實行最下流的人身攻擊。尤其是對蔣總統，挑撥攻訐，無所不用其極。一連串的綽號（為了尊重國家元首，不引錄——筆者），無一不是無聊的人身攻擊。甚至孫中山先生，照他們評語是：「華商的弟弟，不成名的西醫。他沒有高深的理論……。」

大得發癲。孫先生以滿分的成績畢業香港西醫學堂，其醫術之精，成名之速，致令澳門葡籍西醫的妒忌，對他排擠與杯葛。如果說他沒有高深的理論，大概不會在他死後數十年，還有無數信徒為他的理想奮鬪，成為世界公認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大概這些都令台獨分子聽不進去，但有一個史實，當孫先生還在奔走革命時，有一次在三藩市演講，剛剛當選的加州省長也在座，大受感動，特邀他詳談。談了三次以後，該省長敝屣尊榮，放棄省長職位，跟了孫先生當英文秘書（記住：當時的革命尚未成功）。試問：如果孫中山先生沒有精深博大的理論，身為加州省長看不看得起他還成問題，漫說放棄了省長職位，追隨一個未成功的革命者當秘書。（按：此項史料，稍注意國民革命史者均知，如果台獨分子不信，可寫信到萬人雜誌來請教。像台獨這種人，也有膽批評孫先生，可算無恥之尤！）

但對毛澤東的評語呢？看：「圖書館管理員，他的第一個口號是『窮人翻身』。」——小批大讚，不壞嘛！台獨背景複雜得很，一點不錯。

三 喊叫台籍人士反抗政府

茲將台獨的「自由台灣」中：「起來！沉默的台灣人」全文一字不易錄出，請看他們反叛政府狼子野心：

起來！沉默的台灣人

謀活動（中）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李士諤

四日黃文雄志士在紐約向蔣子開了歷史性的、發難的一槍後，台灣人反抗蔣政權，爭取獨立自由的鬪爭已進入白熱階段。這一響徹全世界每一角落的槍聲雖是由黃文雄志士一人所發，卻代表全體被壓迫台灣人的一聲怒吼。這一槍是我們台灣人向蔣政權所下的戰書，是我們台灣人向蔣家所發的一道催命符。

由於每一位海外台灣僑胞縮衣節食，慷慨解囊的結果，我們在紐約高等法院裏擊敗了蔣幫所僱用的律師，而將黃文雄、鄭自才兩位志士保釋出來。這是我們一連串勝利中又一回合大勝。同時也是「團結才是力量」的明證。

以畢生精力獻身台灣獨立運動的彭明敏教授於今年二月底冒險逃出蔣家掌握後，蔣政權恐怕異常，隨即秘密派出大批爪牙、打手趕往歐洲、加拿大及美國意欲攔截，並密會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不得讓彭教授進入該兩國國境。可是經過半年之鬪智、周旋，彭教授不但是足跡遍及歐洲各地，以及我們的僑居地——加拿大，而且在九月底取得尼克森親自批准的入境美國的許可，並於十月底順利抵達美國。負起了他崗位上的責任。這又子卻因美國「竟然」允許彭教授入境而惱羞成怒，暗令便衣軍人向台南市的美國新聞處大樓投擲炸彈，炸傷四人。蓋狗跳牆蔣家常情也。

隨着加拿大、義大利相繼承認中共，斷絕蔣幫外交關係，以及島內的起義事件（如十月間之謀炸立法院）和海內外聯盟組織之日益壯大，蔣政權已經是四面楚歌了。這是討蔣伐惡，全面展開行動不可或失的重要時機。我們已經進行的以及即將進行的，諸如與聯合國及世界各國政府之外交諸商，聯盟組織之擴大，積極配合島內同志工作，策動島內大規模起義，編印宣傳刊物，以及其他無法在此表達的許多配合行動等，均迅速在加強、充實，並爭取最豐碩的勝利與成果。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大家都知道、都清楚凡是在台灣出生的，在台灣生長的台灣人，都有着滿腹憂怨、滿腔憤怒，難道這些憂怨、這些憤怒，這麼許多令人無法承擔的苦難是我們台灣人與生俱來，必須永遠全部接受的嗎？當然不是，一千一萬個不是。事實證明一味忍受，長期沉默只有使台灣人所受的苦難愈深、愈多、愈久，只有使異族統治者對台灣人的需索、束縛、愈苛、愈烈、愈賤。起來，沉默的台灣人，起來——反抗！畏縮怕事，軟弱等待沉默抗議都已經不合這個時代的需要，我們要堅定的站起來，我們要高豎我們「獨立」旗幟，面對異族統治者去勇敢的——反抗！

一個台灣人沒有力量，兩個台灣人的力量脆弱，三個台灣人的力量也有限，但是一千個台灣人，一萬個台灣人，一千三百萬台灣人的力量卻是無法批擬的。「台灣獨立聯盟」已經在台灣、歐洲、美國、日本、加拿大各地成長、壯大並團結在一個旗幟下。我們歡迎，期待每一個兄弟姊妹都來加入我們的行列。堅定我們的行列。用你的聲音、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文筆、用你所能盡到的努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從事這一代的台灣人應該做，應該完成的大事。你或許問：台灣獨立會不會成功？我們的答覆是：一個人努力不可能成功，少數人努力成功的機會不多，多數人努力，成功的機會很多，大多數的人都來努力一定會成功。

這是多麼怵目驚心的暴露：

一、尼克遜親自批准了彭明敏入美。

二、槍擊蔣經國先生的兇手在台獨分子活動中保釋。

三、配合加拿大、義大利承認中共，台獨要策動島內大規模起義。

彭明敏入美，那麼說明美國公開插手了，最少也算同情台獨運動。我們應向美國算帳。兇手獲保釋，說明了台獨分子有相當組織力，而且有人幕後撐腰。最驚心動魄的是要和中共夾擊政府。我們不能不懷疑：台獨究竟是主動的？抑或被動的？如果是被動的，那麼台獨已變成了中共顛覆政府的急先鋒。

台獨的組成分子複雜；而幕後背景更複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決不是純粹由於台籍知識分子要求台灣獨立，而是一項國際的大陰謀。

這項陰謀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顛覆國民政府。

（按：未完待續，下一期是台獨分子自供怎樣盜取國民黨的機密。）

牛仔黃永勝的崛起

魯達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看，「瘋狂爭權者必亡」；在天下大亂，羣雄逐鹿的情況中，每每殺出意外的一個程咬金來。黃永勝也正是如此。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的乒乓球隊「向首都工農兵匯報表演」，黃永勝率領四實力軍人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高踞主席台上，代表「工農兵」接受表演。「工農兵」是中共政權的金字牌匾，也是馬列唯物教的神位；照中共的宣傳，只有毛澤東有資格代表工農兵，他人出頭代表便是「僭竊」。但是黃永勝卻泰然代表之，這不是一件偶然的小事，實表示今天中共政治舞台的變化。

志不在國防部長

關於黃永勝的得勢當權，觀察家們的分析和評論已經很多了。不過多數的評論都認為他只是林彪的心腹，將來最多等毛澤東死了，林彪扶正以後，由他接任國防部長的職務。他之出任總參謀長是由於林彪的提拔，或毛澤東的賞識。這種說法未免太看小了黃永勝。持這種見解的人，似根本未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眞相。據筆者的了解，黃永勝文革之後有今天，絕非林彪的提拔，而是靠槍桿子闖出來的。他從毛派所憎恨的「廣老譚」，欲千刀萬剮才能解恨的角色，而變成今天北平懷仁堂，帶劍上殿的大將軍，是靠一羣實力軍人的支持，最初是廣州、瀋陽、南京、福州、濟南五大軍區的攻守同盟，經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兩年的淸理吞併，此五大軍區目前已控制了大部分軍隊，黃永勝已經確實掌握了軍權。其表面的地位只是總參謀長，實際上可能已控制了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否則他沒有力量會把政治局兩名常委（加上毛林一共五名常委）陳伯達和康生搞得灰溜溜的不能公開露面。

少年放牛行伍出身

黃永勝倒是眞的貧農出身，在參加共軍之前曾給人放牛。十八歲起當兵，一直幹到現在。以中共所崇奉的「工農兵」標準來看，他具備「農兵」兩

多。

黃永勝之有今天，不但局外人料不到，就是中共領導層的人物恐怕也料不到。當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時，他還是一個大字不識的列兵。一九二八年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時才當班長。當時林彪已是師長，聶榮臻已是師政委。經過「長征」（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到達陝北時，他不過才是團長。抗戰勝利後，在國共內戰時期也不過是縱隊司令員（相當於軍長）。這個行伍出身的牛郎，做到軍長差不多已經頂天了，誰也想不到他會成統率三軍的總參謀長，更料不到他會控制「中央」左右大局，使「紅太陽」毛澤東黯然無光。

與陶鑄相處最久

黃永勝因為已往無人注意他，因此關於他的資料非常缺乏。不過從僅有的資料看出來，這個人很能交朋友，很能侍奉上司。從他的歷史來看，他曾追隨毛澤東、林彪、聶榮臻和陶鑄四個人。這四個人都對他很信任並且力加提拔。

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年，他追隨毛澤東，一九三〇年他便昇任一方面軍警衛團團長。直接與毛澤東共事了四年。

從一九三二年他改任林彪屬下第一師第三團團長。在長征期間他隸屬一軍團，軍團司令林彪，政委為聶榮臻。直到陝北為止。

一九三七年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林彪部被國軍

根據上朝所列舉的四點，我們可以作出結論，許世友不可能是江青的人。既然許世友不是江青的人，那麼華東區也就不可能全部是江青的地盤。可以肯定是江青的地盤的，只有一個上海市，浙江、江蘇兩省可以肯定不是江青的地盤而是許世友的地盤。至於安徽省到底是誰的地盤？還大有疑問。

(1)華東區三省一市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筆者按：上海市在黨政方面直屬中央，但駐守上海市的部隊則受南京軍區指揮。）全部建成省市一級新黨委，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一片紅」的地區。倘如這個地區是江青的地盤，中共中央不可能大加宣傳大力表揚之理。更何況姚文元已是中共中宣部的實際主持者。可是自浙江省新省委宣告成立後，十七天以來，中共宣傳機器連提也不提。很顯然是不願意把華東區當作模範，不願意華東區對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影響。

(2)華東區三省一市在建黨的過程中，很明顯地實行了兩條對立的建黨路線。（在此從略，後面再詳談）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當然是後台老板不同。兩個不同的後台老板，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要求。這也就造成華東區分成兩個對立的壁壘。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另一個則以南京為中心。

㈡南京和上海的對立

南京和上海的對立為期已久，「文革」一開始就出現這種對立的局面了，發展下去則壁壘愈分愈明。「文革」系通過張春橋、姚文元抓穩上海基地監視和對抗許世友。許

許世友與

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暗中則互相鬭法。誰勝誰負雖未分明，但從目前看來握有槍桿子的許世友卻佔盡上風。而有江青娘娘做後台老板的張春橋卻處於劣勢，奈何許世友不得。

(1)許世友獨攬南京軍區大權，一意孤行，不理江青的意見，而作為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張春橋不能干預南京軍區事務不能安插自己的親信，已是最大的失敗。

(2)從華東區建黨的情況，許世友執行着一條與上海市建黨路線相對立的路線，不買

一階段他追隨林彪前後七年之久。

一九三九年他被調往中共晉冀察軍區，受聶榮臻節制，擔任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到一九三七年昇任熱遼軍區司令員，受聶榮臻指揮前後八年。

一九四七年轉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受林彪指揮。一九四九年任四野四十五軍軍長，一九五二年昇任四野參謀長。同年九月轉任廣州軍區司令。第二階段追隨林彪五年，前後共十二年。

黃永勝自任廣州軍區司令，陶鑄爲政委，二人相處極相得。陶鑄後來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權勢日張；一九六四年在陶鑄推荐下兼任中南局書記，打破軍人兼任黨書記慣例。可見陶鑄對他特別青睞。從一九五二到一九六七年陶鑄垮台，黃陶二人搭檔十五年之久，關係之深超過與毛、林及聶榮臻的關係。

底力在能交朋友

在廣州的十五年決定了黃永勝的命運。以往他無論是跟毛澤東、林彪或聶榮臻，都在戎馬倥傯之間，沒有沈下心來消化經驗培養見解，而且他是一個大老粗，在毛、林的眼裏，他不過是樊噲、張飛一流人物只是保駕勤王的虎將。及至到了廣州這十五年他成了封疆大吏，並且隨陶鑄熟悉了黨務和政事，已非當年吳下阿蒙了。陶鑄垮台之後，他居然仍不背陶鑄之道，在廣州中流砥柱，力壓毛派的造反奪權，說明他已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不肯盲目追隨毛、林胡鬧了。但是在毛派文武兩路（文一路是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紅衞兵，武一路是楊成武、余立金等總參謀部的控制）的進攻之下，聯合許世友、陳錫聯等死力頂住，將毛林的文革狂潮打低，顯出了他的底力。他的底力是什麼呢，筆者看是能交朋友。許世友和陳錫聯等固然竭誠與他合作，而在中央的舊袍澤邱會作、李作鵬等也都和他團結無間，而他的手下如閻仲川、劉興元、丁盛之流也都能在亂局中始終追隨他而不動搖。另一方面他得到周恩來的協助支撐大局，反過手與毛派鬭法，歷經反覆，屹立不搖。

革委副主任，南京市革委主任彭冲（原爲江蘇省委書記兼南京市委第一書記）出任副書記。省委領導核心五人之中，四名是職業軍人，一名是文職幹部，軍人與文官在省委領導核心中的比例是四比一，居於七〇年建成省委的四個省之冠。軍人與文官在省委中的比例江西省是三比一，湖南省是二比一，廣東省是三比二。江蘇籍羣眾代表「九屆」中委王超柱和「八屆」候補中委兼省革委副主席華林森，沒有資格入選。不過在此之前其他三省湖南、江西、廣東也沒有把羣眾代表選進省委領導核心。可見實力軍人早已決心

法【下】待旦

——上海市警備區司員周純麟，軍人所佔的位置比羣眾代表還要少。工人代表「九屆」中委王文洪、王秀珍（女）皆當上市委書記。（筆者按：「九屆」中委，市革委副主任委徐景賢，「文革」期間爲市委機關造反派聯絡站負責人，估計應爲局一級負責幹部，故不把他當作羣眾代表）。文職官員則佔四席，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徐景賢，是所有新省市委中，文職人員最多的一個單位。上海市顯然是奉江青的懿旨，維護毛澤東革命「三結合」的精神，故意與軍人鬧對立，創造出新的榜樣，以及未建成新省委的省區學習。江青「文革」系這一招果然有效。軍人雖然抓權如故，但卻不得不留幾份薄面給江青。繼上海市之後建成新省委的遼寧省和安徽省，都把一名羣眾代表拉進來當副書記，把羣眾代表當做門面的裝飾。陳錫聯選中了毛澤民的兒子（毛澤東之侄兒）毛遠新讓他與「革命幹部」楊春甫（「九屆」中委，省革委副主任，「文革」前任省委書記兼瀋陽市委第一書記）並列爲省委副書記，而三名軍人則高居於省委第一書記（陳錫聯上將，「九屆」政治局委員、省革委主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省委第二書記（曾紹山中將，陳之親信心腹，追隨長達二十多年，「九屆」中委、瀋陽軍區政委）；省委書記（李伯秋少將、瀋陽軍區副政委、省革委副主任）三個最重要的位置。安徽省也學習陳錫聯的手法，把農民代表郭宏傑（九屆候補中委）拉進省委領導核心裝飾門面當副書記。另兩位副書記是宋任之（「革命幹部」，省革委副主任，「文革」前省委書記）。梁輯卿（軍人，安徽省軍區負責人）。李德生（政治局候補委員、總政治部主任、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主任）和宋佩璋（省軍區政委、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則居於省委第一書記和省委書記的高位。

本來筆者以爲今後成立的新省委，必會恢復「軍、幹、羣」「三結合」的「文革」傳統，給毛澤東和江青留一點面子。料不到繼安徽省之後建成新省委的浙江省（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卻不理這一套，五名正副書記中軍人佔了四名。「九屆」中委、省軍區第一政委、省革委主任南萍任第一書記。「九屆」候補中委、省軍區政委、空軍七三五〇部隊政委、省革委副主任陳勵耘，以及省軍區司令員、陸軍六四〇九部隊部隊長熊應堂任省委書記。三名副書記中兩名是海軍。謝正浩（省軍區負責人、舟山海軍基地司令員），柴啓琨（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只有賴可可是「革命幹部」（省革委副主任、「文革」前省委書記），浙江省有三名「九屆」中央委員沒有被選入省委領導核心。其中一位是「文革」前省長、省革委副主任周建人（魯迅先生的弟弟）（可能與年老有關係）。另外兩位是羣眾代表中委莫顯耀、蔣寶娣。在省革委副主任中紅極一時的華銀鳳、張永生也沒有入選。南萍若有意拉一位羣眾代表來裝飾門面，隨便拉上述四位任何一名都可以，他們也有足夠的資格。可是南萍卻不願照上海市的路子走，要給一些彩色讓「文革」系的人看，不但擠走羣眾代表，而且擠走周建人。不實行「軍、幹、羣」三結合，也不實行「老、中、青」三結合，而是實行「海、陸、空」軍三結合。南萍何來這麼大的膽子？後台老板是誰？許世友是也！許世友估計是南萍的老首長，可見許世友是通過南萍來刮張春橋、江青的眼眉。至於十七天來未見有新省委成立，是否與此事有關，則不好妄加猜測。

由中共大罵日皇看日本知識分子的嘴臉

岳騫

筆者在一七三期寫了一篇日本人最近所作的幾件壞事，是針對其國家而言，事後覺得意有未盡，再寫此文，就日本人國民道德之墮落，作一報導。

對日本人來說，過去無論毀之者也罷，譽之者也罷，但是都有一個共同觀點，就是日本人承受中國漢唐文化，養成一種忠君愛國，任俠尚義的作風，其國家雖然不可相交，但個人仍可作朋友，尤其是知識分子，皆有高貴的品格與强烈的自尊心。但到了目前為止，涵潤了日本人千年的中華文化，已經衰退到消失，日本人的美德掃地無餘，呈現在人面前的只是一副無耻的嘴臉。

遠的不說，此處且舉一件新事，一月廿二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一篇反日的文章，除去罵佐藤政府外，又對日皇裕仁開了刀，其中提到裕仁時，用的惡毒字眼，即使在中日戰爭期間我政府也未曾用過，如「出賣日本國家利益和侵犯其他國家人民利益的頭號罪人，手上沾滿日本和亞洲人民血液的頭號劊子手和不折不扣的戰爭罪犯。」又如「曾與軍國主義者勾結，在太平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將裕仁一年一度在日本國民面前露面的機會說成是「一個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廣告。」

裕仁在日本的地位，過去是被捧為神，二次大戰後雖然降格為人，但仍是國家元首，一個國家的元首如此受人攻擊，全國上下一億人口無人敢以片言相報，這樣的容忍似乎太過了吧！這個民族的品格如何，還有沒有一點骨氣，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什麼經濟大國，政治大國，都在這次新華社痛罵之下變成了侏儒。

，因為中共與日本沒有邦交，提抗議自然談不到，若以官方立場還罵，也許感到有失體統。但在日本民間，對此事總應該有所表示，起碼也應該杯葛中共以為報復吧？可是，結果如何，我們只看到後藤鉀二極力要拉中共進入亞洲桌球協會，以見好與中共；曾任日本外相的藤山愛一郎也率團去了北平，正與王國權談得高興采烈，既要求會見周恩來，又邀請中共派員訪問日本，好以中共新華社三個星期之前所指名辱罵的不是日本國的元首，而是罵的別的國王似的。人而到此，實在廉耻喪盡，這不是後藤與藤山一二人的問題，而是日本整個國民道德的墮落，已到無可挽救之境地。

何以說這是整個日本國民道德的墮落，要從日本的輿論說起。後藤與藤山都是一些無耻之輩，不必深究，但代表日本輿論的幾家大報，對此總該有點表示，可是也噤若寒蟬，一言不發，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這種報紙，雖然銷到一千萬份，又有什麼價值。尤其是朝日新聞，若以銷數而論，應居世界首位，但以報格而言，恐怕連黃色狗馬報都不如，因為它完全失去了作人的基本立場。

誰都知道日本報紙大部份是一面倒向中共的，三大報皆然，尤以朝日為最，有關中華民國的事根

到更是冷嘲熱諷，極盡惡毒，但對中共則恭維惟恐不及，稱中共為中國，中華民國為國府，實際上日本政府並不承認中共為中國，直到今天仍然承認中華民國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朝日等報紙立場與其政府背道而馳，已經觸犯法律，這些且不管它。只說朝日等報對於中共的奴顏婢膝，確實使人目不忍睹，凡是新華社新聞，即使明知滿紙謊言，也必然要刊出第一版，只有這次罵日皇的一篇，算是唯一例外未予刊出，在主事者心目中，也許會覺得對中共有所虧欠哩！

日本新聞界如此媚共，有何所得呢？說是拿中共津貼，當然不是。是不是能得到中共的優待呢？也不是，日本派往共區的記者，被逐的與被囚的，比起能執行任務的要多出幾倍。可見日本新聞界無論如何對中共趨奉，中共並不假以辭色，仍然當作資產階級敵人看待，小人之徒為小人，此處可算是一個樣本了。

日本這個民族，根基本來淺薄，因此禁不得一點意外的冲擊，得意時如脫繮怒馬，拚命馳奔，必然要陷入泥淖始止。就以其戰前對中國來說吧，想盡方法欺侮，其中有些情節在現在看來近乎幼稚、無聊，但在當時卻是巨案，例如一九三一年一月八

成立，主席金九與臨時政府一般人員秘密進行工作，李奉昌得到消息自去投效，見到金九之後提出一個暗殺裕仁的計劃，金九當然贊成，就進行準備，所要準備的一是經費二是武器，經費經過流亡美國的韓人捐助，籌了一千多元，武器則找到兩顆炸彈，是王雄設法找來。王雄本名金弘一，韓亡國後逃至中國，改名王雄入中國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擔任下級軍官，勝利後恢復本國國籍，改回原名，曾任駐華大使，現任國會議員，仍在漢城。

王雄認識最近剛在台北逝世的劉峙，劉峙當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王雄在劉峙處找到一顆炸彈，恐怕不夠，又去到上海兵工廠找到一顆，均交給金九；金九轉交李奉昌。李奉昌帶着錢同炸彈去了日本，潛匿在東京，乘裕仁出宮時，將兩枚炸彈拋出，上海兵工廠製造的一顆效力太小，結果只炸傷幾名衛士，李奉昌則以身殉，這次事件較之安重根刺伊藤更爲轟動，全世界報紙皆作頭條新聞。青島的國民日報因爲恨透日本人，對這次事件自然稱快不置，發新聞稿時，標題用了「惜乎誤中副車」！平情而論，這六個字確有幸災樂禍的念頭，但比起新華社這樣指着鼻子辱罵，總好過萬倍，但在青島的日本僑民看來，這還了得，侮辱了他們的神，當時在官員、浪人呼嘯下一齊出動，把青島國民日報社全部搗毀。

搗毀報館在任何民主國皆是不許可的，搗毀自己報館尚不許可，何況搗毀別的國家報館。搗毀之後，中國方面還未向日本提抗議，日本的抗議卻來了，指國民日報對天皇不敬，不准再出版，如果再出版就再搗毀，國民日報無可奈何，只得停刊。

現在中共新華社指着裕仁罵，罵爲「劊子手」；「戰犯」；「活廣告」，日本人當然無力去搗毀新華社，但回敬幾句應該可以吧？要說劊子手，自有人類以來，也沒有毛澤東這個劊子手再大了；若說戰犯，毛澤東今天正在全世界放火，中南半島、中東、非洲、南美，何處沒有毛澤東在幕後煽動暴亂；要說活廣告，毛澤東這兩年來在公開場合上從不說話，只能擺手，不是活廣告又是什麼？此種材相加，這樣的日本人實在太小了，永不可能成爲政治大國的。

回頭再想想抗戰以前的事，當時日本軍人固然急於要侵略中國，但是若沒有輿論推波助瀾，事情可能不致迅速惡化，其中有許多事件，都是日本鼓起來的。

例如有一次天津一間織布廠出了一種新布匹，嘜頭是一個少女打着一把洋傘在烈日下行走，因爲這種布是薄花洋布，正是少女夏天穿的，這個圖畫設計總算頗具匠心，誰知又犯了日本人的忌，指這個少女在烈日下打傘，用意是在抗日，於是問題鬧大，這間織布廠，最後只得取銷了這個招牌。

還有一件事是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這一事件眞象到今天還未完全明瞭，在過去，我們都認爲是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人員指使藏本自殺，作爲訛詐中國的藉口。但據當時參與其事的中國官員說，並非如此，實在是一樁桃色事件，藏本陷於愛情漩渦無法自拔，只得自殺。無論其眞象如何，藏本尋死確與中國無關。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藏本英明在南京失踪，日本方面不經考察，就把責任推到中國方面，指藏本爲中國反日分子謀害，日本三大報一齊發表社論，主張對「支那膺懲」。但是中間過了幾日，藏本自己不捨得死，又從紫金山上走下來了，這一來就變成舉世的大笑話，英國泰晤士報，美國華盛頓郵報及歐美各國報紙均著論抨擊日本，泰晤士報且勸日本人切腹以謝中國，像那種輿論才眞正具有高貴的風格，比起朝日新聞，泰晤士報銷路不到十分之一，但泰晤士報受到舉世尊敬，朝日新聞卻永遠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

顧亭林先生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爲國恥」。日本今天恰恰就犯上了士大夫無恥的大病，以朝日新聞來說，苦苦向中共獻媚二十年，你要問它所求的是什麼？相信它自己也說不出，唯一的原因就是無恥，失去了自信，認爲中共強大，非捧中共不能生存。你若說他們對中共不了解，是輕看了它，你要同他們說大陸沒有民營報紙，沒有新聞自由，他？他們可以說因爲它事實上代表了中國。但是撇開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不談，美國現政府應該是絕對代表美國的吧——但日本報紙對於美國與中共的爭執卻一向袒毛而薄美，對美國極盡攻擊之能事，日本學生所以常有反美示威暴動，受到輿論影響是很大的。

好似聽人這麼說過，日本人所以對中共有好感，是覺得二次大戰期間對中國破壞太大，抱憾太深，因此，處處對中國要表示忍讓。假若日本人眞有這個意思，忍讓的對象應當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爲受害最大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因抗戰而失去大陸，中共實在是大戰的受益者。再說安全遣回二百萬日本戰俘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皆與中共無關，日本人要愛，應當愛台北中國政府。但事實如何，輿論方面的三大報專門同中華民國政府作對，已不必說了，就以一年一度的貿易談判，尤其是香蕉輸日問題，日本人更是百般刁難，佔盡了便宜。最要不得的算是釣魚台島事件了，這一羣小島明白是中國的，而且在日據台灣時期，經東京法院判定屬於「台北州」，眞眞正正鐵案如山，日本人卻乘重估琉球之時，要想把釣魚台島也佔了去，此事經過中日兩國政府折衝，暫時將領土主權問題放下不談，只談資源的開發，在中國方面已經讓了一大步，日本也同意了。可是言猶在耳，日本竟然要在釣魚台上設立氣象站了，這種不顧信義，恃強凌弱的作風，凡是在戰前親身經歷過日本侵略氣焰的，都有「皇軍」再來之感。

筆者一向認定日本是中國的大敵，比俄國人可慮，見到近日日本朝野對於中共辱罵裕仁的態度，覺得這個民族除去無良無義之外，又加上無恥。

如果不能痛改，恐怕遭大刼還在後面哩！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一代風流歐陽山

趙聰

一九六三——四之間不到半年功夫，毛澤東對大陸文藝界一連下了兩道嚴酷的批示：中共中央主管文藝的彭眞——周揚一線，在毛、江夫婦催逼之下，不得已提出幾位親信作爲假批判的對象來塞責，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計有邵荃麟、陽翰笙、夏衍，還有一位就是歐陽山。

歐陽山原名楊儀，廣州人，生於一九〇七年。父親是一位賭徒，家道本已破落不堪，經他這麼嗜賭，弄得傾家蕩產，攜帶妻兒，四處流浪。因此楊儀幼年失學，在廣州、在上海都同一些小癟三、小阿飛等爲伍。他曾寫過「我與文學」的自白，說他過着下流頑童的放蕩生活時，朋友中有嫖賭詐騙的無賴漢，有在山腳挖洞，做旅店營業的老板，有畫符念咒的神巫，有在城牆上放馬的伕卒，也有私娼的弟弟。幸虧他有位好母親，督促他讀書上進；但他卻不知道怎樣自學，當母親教導他認識了一些字之後，他就看起小說來，並且入了迷。後來竟能在廣州考入了師範學校讀書。

北伐軍興，他曾參加軍隊作過政治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七歲，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那一夜」，投稿到上海商務出版的「學生雜誌」，居然刊出。這使他欣喜極了，從此便矢志寫作，於一九二七年寫出了一個長篇「玫瑰殘了」，用「羅西」的筆名出版了單行本，開始走上文壇。當時他的寫作慾十分旺盛，在二、三十年代之間的幾年中，出版的長短篇小說集，計有「桃君的情人」「愛之奔流」「流浪人的筆迹」「你去吧」「再會吧黑貓」「蓮蓉月」「蜜絲紅」等等。這些小說全是寫的青「怕未必讓張資平氏專美於前」。

羅西成名之後，他高傲起來了，誰也沒有放在他的眼裏，連魯迅他都敢於這樣批評，說魯迅那些匕首式的雜文，不過「隨隨便便說幾句風涼話」而已。「左聯」的一般人大吹普羅文學，羅西在南京出版的「幼稚」上發表了對國內文壇的批判的文字，加以諷刺道：「中國一切執筆爲文的人本來都是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前者自然是想爲自己，爲子孫永遠保持着優越的地位；後者則往往因爬不上前者的地位，便想出別的方法來打擊前者，不論他們捧的招牌是普羅或者什麼，他們的目的還是一句古老話：想取而代之。革命一成功，招牌便可丟掉。於是當中，一切武器、法寶都祭起來了。大家有目共賞的，中國文壇不是變成既不普羅，又不文壇了麼？」這篇文章曾引來了「左聯」刊物一片咒罵之聲，說他是「無恥的布爾喬亞的狗」，在回擊文章中，甚至連「造他的娘」「造他的奶奶」「放空屁」這類粗語都用上了。

在他當時的小說中，的確有罵共產黨的語句，如「桃君的情人」中說：「把性命做工具，這完全是共產黨的行爲！」當他的「玫瑰殘了」出版時，附有一篇「後記」，曾這樣透露：「做完這篇長篇創作以後，或許不久就要跑到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宣傳科當中尉編輯。」這由他在南京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嘲諷「左聯」的文章看，他這個「或許」的預告是實現了的。不過他終歸是屬於無產的不同，在他的思想深處還是左傾，他看不起「左聯」，可能像張資平辦「樂羣月刊」那樣，打算另樹一幟，也提倡所謂新興文學亦即普羅文學，這猶如上海賣肉的陸稿荐各自標榜正牌罷了。

所以他終於不能在南京久留，三十年代初期回到廣州，組織「廣州文學會」，出版叢書和「文學周刊」，旋因左傾而遭封閉。此後約在一九三三年，他又到了上海，據毛幫清算他的文章透露，這時他結識了胡風，按照胡風的文藝理論卽「精神奴役創傷論」來創作。胡風是「左聯」重要幹部，相信他不會不把羅西也拉入在內。此後羅西始改用歐陽山這個筆名寫作，直到抗戰爆發，他出版了「康波父女」「失敗的失敗者」「七年忌」「生的煩惱」「鬼巢」「青年男女」等幾部集子。也許他受了胡風的影響，這些作品的語法太過歐化，行文也迂曲而晦澀，失去了羅西時代的明快風格。然而胡風卻著文捧他，曾說：「他筆下的人物有一種特色，最明顯的是，每一個腳色對於生活都是倔強的。……或者是被殘酷的生活所磨成的狡猾，或者是用來對付這個殘酷的生活的固執，或者是對於人生的一種企望，有些場合卻是混和了這些成分的東西。而且，他決不把他的人物寫成單色；一副面孔，一個性格，他總是用着粗粗一看好像是雜亂的甚至灰黯的色調曲折地襯照出來。」（見文藝筆談：七年忌）

他的太太草明這時也出版了幾部小說，寫得比他通順——「解放」前夕，草明已與他離婚。經由

小說家」；也曾爲「民報」的「影譚」寫影評文字。至他羽毛豐滿時，看到周揚比胡風勢大，便叛離了胡而成了周揚的親信。所以當周揚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胡風另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之對立，歐陽山是與徐懋庸、張庚、周立波等一同站在周揚一邊的。大約就在這之前，他加入了中共爲黨員。

抗戰的砲聲一響，他由上海跑到重慶，在「文協」組織之中，曾爲「抗戰文藝」和「文藝陣地」寫稿。不久他到了延安，在周揚主持的「魯藝」中教過一段時期的課；之後就到中共的中央黨校受訓。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示作家下放體驗生活，歐陽山也到了邊區，他寫了許多掄揚共黨的報告文學，獲得毛澤東的贊賞。等他體驗生活歸來，毛澤東曾邀他和丁玲一同吃飯。受到這種「殊遇」，他寫出許多大眾小說，如「英烈傳」「香港菠蘿」「湘潭一商人」「第二家庭」「長子」「爸爸打仗去了」「揚旗子」「好鄰居」「三水兩農夫」「世代冤仇」等，而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高乾大」，且成爲「解放區」的小說名著。這部小說是寫陝甘寧邊區合作社的發展，十足的共黨政策的化裝宣傳，語言力求通俗，用了許多當地的土語，如書名中的「乾大」就是當地對男子的一個好的稱謂。丁玲在「跨到新的時代來」一文中，曾對他誇贊道：「以歐陽山那麼歐化難懂的『戰果』而進到他的那麼生動、引人入勝的『高乾大』，且不談它的內容已經如何切實的多，其中所經過的途程不短而且是不易的，它的政治性及其思想性已經不是那末簡單平常，即僅就其形式與語言說，也不知道精美多少；所以熟悉他的讀者都會看出這種很大的進展來的。」筆者曾讀過這部小說，覺得歐陽山是努力向趙樹理學習，但不如趙樹理遠甚。

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後，歐陽山抖起來了，雖然未在北京任職，卻在廣州身兼黨政文數要職——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廣東文教廳副廳長、廣東文聯主席、廣州作協主席，儼然華南一文霸。六六年秋，廣州紅衛兵鬪爭他時，揭露他過去的生活，

一九五二年「三反」時，他曾受到批判，所任黨政方面的職位被撤銷。五五年他出版了兩個中篇「英雄三生」和「前途似錦」，歌頌農村合作化，比「高乾大」還不如。五八年大躍進時，他下放到新會縣擔任縣委副書記，次年出版了寫廣州暴動的中篇「紅花岡畔」和反映廣州革命歷史的長篇「一代風流」之第一部「三家巷」。前者顯明在爲張太雷、葉劍英樹碑立傳，其中也歌頌了青年時代的陶鑄；後者則似在爲他自己寫自傳，自吹爲一代風流人物，不想卻成了他遭受清算的主要罪狀。

「一代風流」共分五部，他的寫作意圖，是打算從一九一九年寫到一九四九年，包括着五四運動、北伐革命、十年內戰、抗日戰爭，直到全國「解放」。首部「三家巷」出版後，博得文藝評論界的一致贊美，「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黃秋耘曾譽爲「革命春秋的序曲」；六〇年周揚在「三次文代」大會作報告，評「三家巷」爲優秀作品。於是這部小說行銷達百萬冊，並且有了英譯本。六二年，「一代風流」的第二部「苦鬪」單行本又出版了，「羊城晚報」把它譽爲「動人心魄的史詩」。第三部叫「柳暗花明」，六四年三、四月間在「羊城晚報」連載了前五章，以後就未見發表，至於第四、五兩部恐怕還未寫訖。

單就這已出版的兩部看，男主角周炳是一個打鐵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歐陽山把他當做自己的化身來塑造的風流英雄形象。故事情節是說：廣州市有一條三家巷，在這兒住着的周、何、陳三家，既是鄰居又是親戚，卻分別代表着工人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地主階級，因此就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隨着時局的發展，如省港大罷工、沙基慘案，三家的階級對立就愈趨明顯。周炳是個美男子，雖出身於工人家庭，卻也讀過「洋學堂」。陳家的四位小姐，是他的姨表姊妹，都追求他，特別是那位名叫陳文婷的，生得極美，更渴望嫁給他。可是他卻愛上了舅舅的女兒、做工的區桃，區比陳還漂亮。區在沙基慘案中犧牲了，周炳要報仇，遂參加了革命。在一連串的革命行動中，他也忘的空缺，周炳也有些心動，可是終以階級懸殊，未能結婚。後來因爲愛憐何家的婢女胡杏，又愛上了她的姊姊胡柳。胡柳也是美女，不幸也在一次革命中犧牲。這樣，他就逃到上海，後來又回到廣州，做了赤衛隊的政治指導員。筆者看過之後，覺得歐陽山是在摹倣「紅樓夢」，把周炳寫成了賈寶王，不同者只是多了一些革命情節而已。

六四年毛澤東下了第二道批示後，文藝整風接着開鑼，這兩部小說便成了眾矢之的，經過長達八個月的批判，攻擊的文章有一百幾十萬言。歐陽山到北京去見周揚訴冤，周揚安慰他道：「你吃了虧，作品五部只寫了兩部，這是很難得到人們理解的。」歐陽山回到廣州說：「五部才寫了兩部半，就說是階級調和，第二世也不服！沒有一篇文章能說服我！」陶鑄更曾公開揚言：「有我陶鑄在，歐陽山就不會倒。」

他萬萬想不到緊接着就來了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靠山陶鑄、周揚都自身難保，也就沒法護庇他了。不但如此，他在廣州市立十六中學讀書的兒子歐陽燕星，文革後改名「向東生」，竟於六六年十月九日廣州五千人的鬪爭大會上高呼：「打倒歐陽山！」

據說他已被下放到粵省某縣做花王。可是六九年「紅旗」雜誌還有批判他的文章。指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鄉下奇人」嘲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說是兒戲，談不上鼓幹勁；「在軟席臥車裏」則借舊社會諷刺新社會的不公平，並指桑罵槐地大罵毛澤東：「本份一點，不要把自己看做什麼天才。天才就是瘋瘋癲癲的。」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的「金牛和笑女」中說：「中國是亡定了！準備當亡國奴吧！」更指「一代風流」是修正主義百科全書。這樣看來，他恐怕是完兒定了。



海外見聞錄

「紅太陽照耀下」的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大概是「紅太陽」伸得最長的一隻手。——這隻手一直伸到了「美帝國主義」的臥室門前；而且還伸進了「親愛的兄弟國家」——古巴的上衣口袋裏。

按理說：這個被稱爲「香蕉咖啡共和國」的拉丁美洲國家，實在應當是一個最能找到眞「毛語錄」的主顧的地方。它的面積，要比「東方之珠」的港九大兩百二十多倍，眞正的統治者，卻只有那世代相傳的二十四家「巨族」。在政治上，一向動亂得像個受了驚擾的螞蟻窩。在立國以後的一百五十年中，一共換過六十位「大總統」；公佈過二十四次「新憲法」。政府的頭頭們，也十有九個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信徒。其中在「奪權」的時候表現得最精采的一個，當然要算是位卡布雷挪斯先生了。他在舊總統被暗殺以後，閣員們還在慌慌地討論誰應當出來代理的時候，不知怎麼一來，居然瞞過了會議室門口的警戒，一手舉着手榴彈，一手鈎着手提機關槍的槍拴，衝進了會議室，先大吼一聲：「不准動！」然後才正式宣佈：

「先生們！我就是瓜地馬拉的新總統！」

也許是出於「英雄崇拜」，或者是爲了省事，閣員們居然也就乖乖地讓他當了新總統。

在人民生活上，瓜地馬拉的情況，也有點慘不忍睹。它雖然是世界上出產咖啡和香蕉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個農民每月的平均收入，從來不會超過六元美金，只相當於美國有些工人一個鐘頭的工資！遠在美國波士頓的「聯合水菓公司」，控制了全國可耕地的百分之十。所有輸送咖啡出口的遠洋貨船，以及瓜地馬拉全境的鐵道，也都抓在這個公司的手裏。另外百分之七十的可耕地，都是地主階級的私產，而這個階級的人數，只在總人口中佔了百分

的人，要佔三分之二。嬰兒的死亡率也很高，平均在每一百個小孩子中間，只有七十五個能夠活到四歲以上。

可是，即使再多送一些西班牙文的「語錄」去，對瓜地馬拉的人民大眾，也還是起不了什麼太大的影響。那裏的絕大多數「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都是印第安人，對西班牙文根本只能「馬馬虎虎」地知其大意。一天到晚，爲了忙於生活，又那裏會有閒情來坐在那裏，靜聽別人「嚴肅地朗誦語錄」？就是聽，也很難了解什麼「一分爲二」、「三結合」、「走資派」、「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類的字眼。更何況瓜地馬拉政府的特務們，遍地皆是，而且都是些「寧錯殺一千，不放走一個」的殺人迷。——兩年前，他們對「左派游擊隊FAR」，來過一次「掃蕩」，結果殺掉了將近一萬人。事後才發現：其中眞正的游擊隊員，還不到八十個。

因此，就不難了解：在這塊馬列主義最容易生根的地方，除掉了四百多個「一一·一三革命運動黨」的「FAR」游擊隊員以外，還不大容易找到多少「雷鋒式」的「英雄人物」。

這些人，雖然也自稱爲「FAR游擊隊員」，但卻和一般的「FAR隊員」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雖然一窮二白，連「小米加步槍」的資格都沒有。但卻「心懷壯志」，要想在拉丁美洲開始「世界革命」。換句話說：非但要打倒資本家、地主、現有政權、美帝國主義、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而且也要打倒「蘇修」、「大國沙文主義」的古巴，以及對「語錄」不大尊敬的其他各種馬列主義者。

他們的領袖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安東尼·楊上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巴拿馬辦的「游擊幹部訓練班」裏的高材生。後來，卻又搖身一變，成了所謂「一一·一三革命運動」的主持人。由於他是一個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又在思想上激烈得不得了，自然而然地很快就得到了「毛派」的青眼。

他這個戰鬪組織，說來也很怪，名義上是「工農武裝」，實際上卻差不多完全是由大學生和高中學生這一批「小知識分子」組成的。每一小組從沒



一個典型的瓜地馬拉鄉村。

去受過游擊戰訓練（不過，一回來就和古巴唱起反腔來了），所以可以算是他們的骨幹部隊。重武器是沒有的，有的只是手提機關槍、手榴彈、地雷一類的東西。在農村中，他們主要的活動，就是偷襲那些勢孤力弱的警察所；縱火燒那些屬於「聯合水菓公司」的建築物；用冷槍截擊那些飛到菓園上空去噴射殺蟲藥粉的美國直升飛機。一年半下來，一共殲滅了「敵偽分子」五百餘人。

在城市裏，他們的主要活動，就是綁架、索款和暗殺。死在他們手裏頭的「大人物」，已經有了好幾十個。其中最著名的是：瓜地馬拉的宣傳部長、最高法院院長、美國大使、美國陸軍武官、美國海軍武官、西德大使……。

被他們搞怕了的那些地主，於是就出錢找了一批偏激的退伍軍官，來替他們當「打手」，用「白衛恐怖」來對付「紅色恐怖」。

這一羣「白手黨」（MANO）的打手們，在手段上，實在也比他們的敵人人道不了多少。他們綁架過左傾的瓜地馬拉大主教卡沙瑞果，也從瓜地馬拉大學裏，擄走了一批左傾學生，先非刑拷打，再槍斃，然後還縫在大麻布口袋裏，用直升飛機丟到大海裏去。「語錄」派的「天才革命家」安東尼·楊上尉，就是這樣失掉了他唯一的妹妹的。瓜地馬拉總工會裏一位熟讀「語錄」的領導幹部彭尼盟瓜，也跟着她一道送了命。

然而，那些「一一·一三革命黨」的人們就好些麼？事實上一點也不。——不久以前，在瓜地馬拉京城高中裏，舉行過一次學生大檢閱。那些十六

地出了一番操。操完以後回家的路上，就有人在校門口問他們：

「你們既然對玩槍那麼有興趣，何不跟我們去放放眞槍？」

有三個大孩子，馬上就跟着他們上了一輛汽車，馳到郊外一個僻靜的地方，在森林中，拿着步槍、手槍、手提機關槍，盡情地「射擊」了一通。

在送他們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個不太熱鬧的十字路口的時候，請他們去「放放眞槍」的那位先生，忽然不由分說，就瞄準路口交通警察的頭上打了一槍。然後，一邊掉轉車頭，亡命奔逃。一邊回過頭來向那三個大孩子奸笑着說：「好啦！你們三個人現在都是殺警察的『同謀犯』了。



瓜地馬拉農村中的「FAR」游擊隊員們。軍裝是雜牌的，武裝也是雜牌的。

誰的頭上！」

過了兩三天，有人給一個看來最老實的大孩子，打來了電話：

「咳，老朋友！我們的組織想請你幫忙送一封信，行不行？」

不過，那並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個小包裹。來和他接頭的人，當着他的面，撕開了那個包裹：裏面原來是一個炸彈！

那個來接頭的人，也是一臉奸笑地說道「好啦！我們要想炸掉這個壞蛋！現在你也是『同謀犯』了。你要是以後不跟我們幹的話，就等着瞧吧！」

兩三天之後，就有人來發給了他一把手槍和一個手榴彈。這就是「FAR游擊隊員」的標準裝備。手槍隨便掛在身上什麼地方，手榴彈卻一定要掛在腋下，以便在風聲緊急的時候，馬上可以掏出來，向地上一丟，和身邊的敵人同歸於盡。

同時，他還接受到了「黨交給他的一個光榮任務」。——用手槍暗殺掉一個在「黨」的黑名單上的人物。

這個大孩子，雖然像每一個大孩子一樣，談起革命，談起解放來，都非常慷慨激昂。可是，眞要他用「革命」的名義，去動手殺人的話，他的革命熱情又馬上烟消雲散了。

在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的時候，他乾脆跑去向自己的爸爸大哭了一場，把這中間的經過老老實實地說了出來。

他的爸爸是個很有社會地位的人物，所以，馬上就和一些美國人取得了聯繫，連夜把他送出瓜地馬拉，到美國留學去了。一面報告警察，四下搜捕那幾個來替「革命黨」牽線的人；一面還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公開了這種駭人聽聞的「鼓勵參軍」的辦法。

憑良心說：就連熱衷於在拉丁美洲伸手的「語錄」大師自己，大概也覺得這辦法有點缺乏「大國風度」吧？

天涯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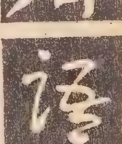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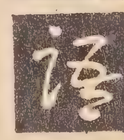
姚蘇蓉與毛

乍看這個題目，必以爲比擬不倫，荒謬。其實，一點也不荒謬。

第一、我們要認淸正確的觀念。中國階級觀念一向是很深的；卽所謂士、農、工、商。士代表統治階級，所謂學而優則仕，因統治階級都是讀書人。除秦朝外，歷代多半都採取重農主義，尤以漢代爲甚，特別抑低商人。韓愈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師說」）。由此可見，到唐代社會觀念仍然還是輕視工商。這種古老觀念，一直延續到抗戰後，才逐漸改變，明白工商的重要。過去大學生多讀政治、法律，今則羣趨向工、商、醫了。一個社會就是一部機器，任何一個螺絲釘都是重要的。故上至一國元首，下至木匠、裁縫匠、鞋匠、郵差、淸道伕，缺一，這個社會就會失常。所以，只要是合法職業，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同是平等的重要。以故「官」改稱「公僕」、「公務員」，「本官」改稱「聽話的僕人」。

第二、聽聽哲學家的見解。梁啓超在北平講老子哲學時，提到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講話：「人類的本能，有兩種衝動：一是佔有的衝動，一是創造的衝動。佔有的衝動，是要把某種事物，據爲己有。這些事物的性質是有限的，是不能相容的。例如經濟上的利益，甲多得了一部份，乙丙丁就減少得一部份；政治上權力，甲多佔一部份，乙丙丁就喪失一部份；這種衝動發達起來，人類便日日在爭奪相殺中。所以這是不好的衝動，應該裁制的。創造的衝動正和它相反，是要某種事物創造出來，公之於人。這些事物性質，是無限的，是能相容的。例如哲學、科學、文學、美術、音樂，任憑各人有各人的創造，愈多愈好，絕不相妨。創造的人並不是爲自己打算什麼好處，只是將自己所得者傳給眾人，就覺得是無上快樂。許多人得了他的好處，還是莫名其妙，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這種衝動發達起來，人類便日日進化。所以這是好的衝動，應該提倡的。」梁氏又說：「老子的『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就是專提倡創造的衝動，所以老子的哲學，是最高尙而且最有益的哲學」（梁講「老子哲學」）。創造性的衝動，高於佔有性的衝動，這是絕對合眞理的。不過，羅素引政治、經濟做例，也並非絕對的，例如周公絕對的純潔、無私輔佐文、武、成三王；孔子做魯國司寇，三月大治。周、孔二人不僅未存佔有之心，而且還有創造，因周公定禮樂，而孔子則刪詩書，作「春秋」。再說經濟，陶朱公經商，賺得錢則分給貧人，這不等於財產再分配；卜式牧羊致富，卻自願以之貢獻於國家。這都是在佔有性中也有創造，卽創造財富以之貢獻於人。

第三、就姚、毛兩人本身看。姚蘇蓉是一純樸少女，在家庭只有受過虐待，從未損害過任何人。她以唱歌做職業，固然爲己，但事實上爲人成分多過爲己。她的歌自成一派，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眞是一字一淚。許多歌星想學她，但皆學不成。因爲她的淚是眞淚，從眼角一滴一滴落下來，並非用藥劑刺激出來的。大

山水畫變成黑畫

在大陸，寫文章出事是家常便飯，寫畫出事也多得很。以前有過一幅「你追我趕」，作者弄得一身蟻；最近從江靑集團主持的「光明日報」中，又看到不少「山水畫」出事新聞。

山水畫何以會出事？這的確駭人聽聞！在大陸，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可說是動輒得咎。因爲一句話、一段文字、一幅畫、一首曲子，都可以歪曲，加上一個「黑」字，作者便沒命。

據中共「光明日報」揭露：『一九五九年出現一幅這樣的反動「山水畫」：竟用禿山、沙灘、枯樹、歸隱的小船、一行孤零零的腳印來描繪我們社會主義的江山。……另外還有一幅反動的「山水畫」，畫面畫着一片荒涼的山巒，中有一塔，背景全是密佈的雲，整個畫面是陰森冷落的情調。畫上還題了借古諷今的黑詩。這幅反動的「山水畫」極其惡毒隱晦地咒罵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廣東俗語有一句說：「崩口人忌崩口碗」，中共把這些「山水畫」列爲「黑畫」，最大原因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今天，大陸一窮二白，人民的生活像禿山、沙灘一樣，寸草不生，連樹皮根也找不到一根來充飢，看到這樣的一幅山水畫，自然而然地會想到人民的生活，他們的一無所有，和

許多都以禿山爲主題，卻從未有過一個皇帝認爲存心整蠱，中共竟不容許人家寫禿山，也實在叫人莫名其妙。

光明日報指責許多畫山水花鳥的畫家，利用圖畫來進行反革命活動，發洩對大陸社會的不滿情緒。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如果光明日報這班人欣賞抽象派畫，那麼，畫家的罪嫌就更大。因爲抽象派畫的意境，人人看法不同，某人看是一隻鳥；另一個人可能看是一條魚；更可能看出是一個半裸美人。

在中共官員看來，可能變成毛澤東或林彪，這些藝術作品便馬上會變爲「黑畫」了。

海外華僑血淚史

一本美國雜誌論及東南亞各地華僑，認爲他們在經濟上的敏捷頭腦，是他們獲得偉大成功的條件。

今日東南亞各國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以至香港，所有財政、工業及貿易，大部分都操縱在中國人手上，使到當地土著又羨又妒。

不過，華僑之能掌握經濟命脉，並非倖致，他們都是經過長年大月的艱苦工作，從窮困中捱出來的。中國人勤儉品德，使到他們獲得成功。

那份美國雜誌說，刻苦耐勞的華人，大多數來自南中國的窮困家庭，他們在一百年前殖民地經濟擴展達到高峯時，以苦力身份抵達東南亞各國。多年後，很多苦力以血汗換來的些微資本，開始經營小商店或小事業。成功後，往往將家鄉的親戚召來，共同發展家庭式的企業。可是，今天在

偉大？

縉山

，人人皆聽到「姚蘇蓉之歌」。她的歌，不單是能悅耳，而更是為苦悶的僑胞代哭，同聲一哭；人當悲痛時，有機會能哭，也是一種心理衛生，感覺舒服得多。這是姚蘇蓉對僑胞貢獻的精神食糧。此其一。姚蘇蓉自然賺了很多的錢，同時卻也為國家賺了很多外滙，以充裕國庫。此其二。姚蘇蓉並未接受國家任何栽培，但她貢獻於國家者，卻難以估計，如加强僑胞與自由祖國精神交流，可謂只知予而不取。此其三。像姚蘇蓉這樣人，能不讚許其相當偉大嗎？然香港報章，卻竟有人說她壞話，不知是何居心？還有的人寫文要她「閉嘴」，這就令人莫名其妙了。

反之，我們看看「四大」皆空的毛澤東怎樣？論人應先注意他的品質、心田，毛澤東這個人兼許多不正常人的特質，狂妄自大如洪秀全，自認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殘暴嗜殺如黃巢、張獻忠，以殺人、虐待人為榮。喜奉承歌頌如魏忠賢，生祠遍天下。善用特務、詭計如李自成，皇帝的近侍（宦官）也能收買。賣國如劉豫、張邦昌，為了個人權位，不惜出賣祖國領土或權益。毛崇拜列寧，列寧也就是這種人。總而言之，毛澤東就是一個標準的為目的不擇手段、陰險毒辣的小人。次論行為，毛今日已是將近八十歲的老人，總其一生，從未聞他幹過有益於大眾之事。當他落魄時，上山為寇，殺人放火，及竊據大陸後，又與蘇聯簽訂賣國條款，袁世凱、張作霖不肯做的事，而他悍然為之，毫不慚愧，他是一無良知的人。他殺害同胞數千萬猶不足，還想打核子大戰，無異要殺盡中國人、世界人，他早已瘋癲了。他口口聲聲「革命」、「解放」，然已二十多年了，大陸同胞竟還過的是非人生活。可是每日按時卻播放歌頌「偉大的毛主席」。

比賽決定勝負，要憑記分、評判員；選舉勝負，要憑選民投票。同理，孰偉大？也是不能自封的，要看他或她，對人羣小至一地區大至全世界有無相當貢獻？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固然偉大，就是清代台灣吳鳳，捨身破除以人頭祭神的惡習；山東武訓行乞辦學；明末金陵城破時一義丐留詩自殺殉國，以激勵國人；秦淮河歌妓李香君本身因義不事敵，還要勸她的愛人勿附逆，也不能不說是相當偉大。每人皆有良知（無良知者是禽獸），只要分辨正義、邪惡，有生之日，如能竭盡所能，做出本分應做之事，犧牲自己，或不需要犧牲自己，這就是偉大。反過來說，一個人如盡做有害於人羣之事，這種人當然孰不能稱偉大，這是天經地義，任何人無法推翻。根據以上分析、解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姚蘇蓉雖是一名歌星，但能貢獻人羣一種精神上快樂。而毛澤東呢，卻是用別人的性命、鮮血來建築他個人的權勢、虛榮。所以，我們該心悅誠服的，承認姚蘇蓉是相當偉大，毛澤東卻一點兒也不偉大。

老子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就是說，一個歌唱家，娛樂別人，也娛樂自己；為國家（自由祖國）、社會（香港公益金）出力捐輸，而自己的財富也愈會多起來。最後，筆者就以老子的名言，為姚蘇蓉頌。

色，但對在東南亞國家討生活的華人並沒有多大幫助，他們仍到處受排斥。中共只懂得對華僑們作誇張宣傳，描述「社會主義祖國」成就是如何的偉大，許多華僑也對這種宣傳着了迷。可是，他們仍不願回到「祖國」享受那種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他們曉得，回到祖國，只有犧牲他們畢生苦難經營得來的財富。

在兩者的選擇中，他們只有設法適應這些新興國家的經濟限制，苟存下去，今日他們發展的機會，和若干年前已無法比較了。

中共雖對這些海外華人沒有盡到一絲一毫保護責任，可是，他們卻從華僑身上獲得不少利益。每一年，單是新加坡和香港的華人，透過左派銀行滙返大陸的金錢，已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因為，中國人的鄉土觀念非常深，倫理關係也忘不掉，許多憎恨共黨的人，也同樣要滙錢接濟親人，因而，華僑的滙款，成了中共一筆大進帳。

香港客糧票惹禍

從香港回到大陸度歲的香港客，一部分不能及時回到香港來，原因是他們被廣州的公安局扣留。扣留的理由是他們非法授受糧票。

在香港生活慣的人，不曉得有「糧票」這回事，只要有鈔票，糧食就不會有問題。但在毛澤東專政的大陸就不同，人民的口糧都操在他們手上，沒有糧票，就得扎炮，糧票甚於他們的第二生命。

從香港回鄉的香港客，都由中共發給糧票，有了糧票，他們在鄉間的多香港客自己的親人肚子吃不飽，而他的糧票還有餘額，就將之送給親人，可惜不講溫情的毛共，這一舉，就視為大逆不道了。

為此，有許多香港客被中共拘留了，當然，被拘留之後麻煩便多了，他們先經過詳細的問話，分別為情況嚴重與不嚴重兩種，嚴重的要坐牢，不嚴重的會獲得釋放。

怎樣是嚴重，怎樣又是不嚴重？如果將糧票出售給別人，那情形就屬於嚴重了，因為他的目的是賺錢，如果只是贈給親人，情形比較好一點，因為這不過是「幫助」性質。不過，即使是不嚴重的，也會惹得一身蟻，因為，毛共的問話，並非三言兩語就可以搞掂，疲勞的訊問，可能就擱很多天。

回鄉度歲而不能依期回來的人很多，他們大概還是在被問話中。因此，有人以為回鄉探親，乃屬一種「探險」行動，說起來也並不太過分的。

最不幸的是其中有一小部分的港客被拘留起來，多時還未釋放，原因是他們被指為「間諜」，這些人的命運如何，就很難預卜了。

違反「配給制度」的人，通常要寫一篇冗長的悔過書才准許離境的。俗語說：「世上無如吃飯難」。這話用之於今日的大陸，眞是恰當不過。

在自由世界裏，只要你不偷懶，肯做工作，賺到銀紙，要吃什麼都有，可是，在大陸做牛做馬，就操縱在統治者手上，他要你餓，你就沒法得到飯吃，這是什麼世界？

葉人傑

大廈變危樓

近些天全港九的人，上起社會名流，下至販夫走卒，無論是茶餘酒後，還是街談巷議，都在談論着同一問題，就是剛剛用鋼筋水泥建築十四年的創興大樓，一夜之間，突然像玩魔術般地變成一座危樓。本港過去常見的危樓，大半都是數十年前的舊式木樓，像這種用鋼筋水泥建造的十層高樓，剛到十四年便要「息勞歸主」，眞是連聽也未聽到過，如果斯德哥爾摩設有諾貝爾「現代樓宇短命獎」，我敢保證這筆獎金一定爲本港所有，決不會被任何一國搶了去。

賣油郎雖不是工程師，對建築事業完全外行，卻也住過不少老式磚屋，它們的壽命至少也可以支持五十年，照這件事看，似乎是「洋不如土」。不過據一位建築業內行人說：「照目前創興大樓的損壞程度看，比通常建築公司偸工減料的情況嚴重許多。如果一幢樓宇只用一半成分的材料興建，經過十四年之後，鋼筋水泥的破裂程度也絕不會如此嚴重。」試想連「偸工減料」都不如，豈不是「縮工假料」？因此，大家一致要求有關當局澈底追查港九還有沒有未發入伙紙而卻住滿了人的樓宇，並調查眞象追究造成此不幸事件的責任。

這件事站在該樓住客和小業主（大業主除外）的立場看，誠然是不幸，不過，若站在政府的立場看，又怎知不是「塞翁失馬」？因爲這樣的危樓多了，可以獲得下列數種意想不到的利益：一、繁榮市面。自從左仔五月暴動之後，地產業、建築業生意一落千丈，政府好不容易標賣兩塊創高價紀錄的地王，才把頹風挽了回來，但仍未恢復舊日的黃金時代。如果全港九的樓宇都只有十四年的壽命，那麼，大家拆拆建建永遠也沒個完，打樁聲與機器聲此起彼落，豈不更熱鬧？二、整飾市容。政府極力鼓勵市民拆舊樓、建新樓，雖也收到部份效果，可是舊樓仍然不少，如果限定十四年一拆，所有舊樓早已超過了退休年齡，屆時必能煥然一新，各地遊客必更踴躍來港，大散銀紙。三、防止失業。危樓一多，建築工人的需要量也勢必增加百倍，其他有關各業人員也同樣加多，自無失業之虞。現在唯一不幸的是創興大樓的住客和小業主，因爲他們眼前便面對着住的嚴重問題。賣油郎特擬「代小業主改崔顥『黃鶴樓』七律詩以自嘆」曰：

衰人已撈金鈔去，此地空餘大危樓！
金鈔一去不復返，危樓千尺心悠悠。
畢生血汗入人手，半世積蓄飛異洲。

從題材談到幽默感

寫雜文，尤其是寫專欄性質的雜文，最使人感到頭痛的，就是題材問題，「雜文」又可稱之爲「雜感」，既爲「雜感」，首先必須有所「感觸」，有所「領悟」。若大腦便秘或神經痲木，無「感」無「悟」，何以爲文？假如不是寫專欄，無感無悟之時，大可以作其「元龍高臥」，去夢會周公。可是寫專欄卻不能如此悠哉！游哉！老編催稿之電話頻頻作響，字房之工友也等得焦急，爲文者如何能夠「且眠去」呢？除了不顧呼吸系統的健康，猛抽香烟，搜盡枯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也就難怪一些每天必須寫一篇或數篇雜文的專欄作家，有時不得不把自己的老婆兒子，或者把電視機和金魚缸拉扯出場，填滿方格。

寫專欄雜文，找不到題材時固然苦不堪言，但有時「大腦使瀉」，「感」「悟」太多，題材有如山泉之湧現，也令人頗感「無法消受」。若統統寫出來嗎？其他的特約稿就沒有時間寫了。而那些稿也是必須依時繳交的呢！若不及時寫，可能一夜之間，那些感受就逝如輕烟，不可尋覓。這就所謂寫也難不寫也難，更何況還必須照顧到不同報刊的立場和風格。

前些日子，不知是否吃油角煎堆太多，引致大腦便秘，猛翻子曰詩云之類古籍，一樣找不到題材，及至找到「市儈風度」這個題材，本想抓緊題目，大作文章，寫它十個八個類型。但最近又由於失眠益甚，腦子裏的感受太多，雖既亂且雜，倒也還算新鮮，相形之下使「市儈風度」變成陳詞濫調，不寫也罷了。

寫雜文的人沒有題材時，迫不得已而拉老婆兒子登場出醜，不但自己頭痛，老婆兒子也頭痛，老編和讀者同樣會頭痛。而讀雜文的人，最怕是沒有幽默感，沒有幽默感往往會「會錯意」，「想錯隔隣」，見樹不見林，自己暈暈然而煩惱一番，而且會使別人也煩惱起來。鄧拓先生曾發揮陸放翁的「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的詩句，大談「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主張廢棄「庸人政治」。何謂「庸人」，鄧拓先生沒有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在下以爲沒有幽默感的人自應列入「庸人」之列。

清「笑笑錄」裏有一則笑話曰：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徧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殺爲誰？曰：『杜少陵，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

這位沒有幽默感的俗子之所以會「想錯隔隣」，主要是不知道杜少陵就是杜甫。而盛唐隔宋乾道年間，將近三百年，杜少陵作古久矣！要不然，絕不會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如欲發達可建危樓

，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使一塊空地派不了用場。因此住在這裏的人，大家不謀而合，都糾工將這堵牆拆去，以便使這塊空地成爲一個吃飯的地方。那知過了幾個月，突然有人上門來檢查，要我們將拆去的牆重建。這本來沒有必要，因爲廚房已經有牆，再建第二堵牆豈不多餘。

但建築條例有許多奇怪的規定，執不執行就看業主手腕高明不高明，檢驗官執行不執行。

（如果要認眞執行建築條例，相信港九半數以上的房子都是不合規格的，尤其是住進去以後自行裝修的房子。）當然，俗語說，民不與官鬪，我們這幢樓宇裏的人，只好乖乖地將那堵牆建回原來的地方，雖然我們至今都不明白爲什麼廚房要兩堵牆。

現在，我明白了，我們的廚房需要兩堵牆，是因爲我們沒有錢的緣故。如果我們有錢，就可以去建根本不按圖則的房子，可以在批准的圖則之外加蓋幾層，工務局就得「容忍」我們，好像創興大樓一樣。

我們的經濟能力旣然只能拆牆，所以州吏臨門，急如星火，大叫「你們再敢玩忽，定會蝕底！」我的天，好不威風。

回頭談談創興大樓。這間大樓堪稱香港戰後的一大傑作。試想吧，在地價狂漲，尺金寸土的香港，能在十四年之內成爲危樓，對業主來說，該是多麼大的一個貢獻！很可能十四年前買下地皮的時候只值幾百萬，而現在已漲到近億了。

而且，最寶貴的卻是它是戰後樓宇，依法對住戶不受賠償的約束。這也等於說，因爲偷工減料，因爲用海水拌泥，忽然平白得到幾千萬的利益。那些建了堅固樓宇的大業主，不知多麼眼紅！

不過沒有關係，來日方長，只要你有錢，可以請同一個建築公司的老闆來，請他如法泡製，替你建一幢能在十餘年之後變成危樓的樓宇。然後，到了一個時期，你把一批淚汪汪的小業主和住戶趕走，再建同樣的樓宇，從此循環不息。

我的建議你們不用顧忌，因爲英國人是最講「判例」的，任何一個案子如果沒有明確的條文可作根據，你只要將某年某月某日某案子的判例舉出來，一切對簿公庭的人就得執輸。現在有創興大樓的例子在，再不去沿例建危樓，眞是天下的大傻瓜了！

黃思騁

請坐花廳，發財不易每添丁，無怪重財輕命！

漆漆的世界裏，無論他是生而殘目抑是因疾病意外引致失明，其內心必有難言的隱痛，更不幸的是，盲人正與其他殘廢者一樣，往往被五官健全的人嘲笑、輕視，成爲被作弄、侮辱、欺騙的對象。

古代輕視盲人，並且以「矐目」爲刑罰之一，刺客列傳裏的高漸離，就曾經被始皇用馬糞燻瞎了眼睛，古代種種殘害奴隸的手段中，以這一種最爲殘忍，貴族們爲了滿足一己的虐待狂，不惜用私刑弄瞎奴隸的眼睛，他們以爲失明便是恥辱的標記，以爲瞎了眼的奴隸便是「廢人」，只能終身留下來供貴族們勞役、玩弄和消遣。

「蚓庵瑣語」有一則戲弄盲人的「笑話」：「陳君佐善滑稽，尋瞽人善詞話者十數人，詐傳上命。明日諸瞽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見上，至金水橋，大喝曰拜，諸瞽倉皇下跪，多墮水中，上不覺大笑。」

飽學如陳君佐，也還將瞎子愚弄，以「瞽人墮水」爲滑稽樂事，這是古人思想愚昧處。在下頗替長久以來受盡欺侮作弄的盲人不平，因爲失明殘廢並不就等於失去一切，他們之中更多是「殘而不廢」的。

殘而不廢與不殘而廢

現在一般人都拋棄輕視盲人的態度，社會設有盲人訓練學校、就業輔導所，部分機構也僱用失明人士，期望這些失明者學得一技之長，過正常人的生活。最近報載有一位盲人小販，在街市附近擺設攤檔，專售日常用品，賺取微利維生，報紙說這位盲人比其他靠行乞或玩音樂過活的失明者「強得多」。在下也曾見過一個手足殘疾的盲人，不能起立，不能步行，僅憑一條板櫈匍匐爬行，十餘年如一日的在街頭叫賣零碎用品，不求施捨，自食其力，在下不但尊敬這些殘廢者，還覺得他們比一些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要強得多了。因爲失明殘廢是無可奈何的事，只要目盲而心不盲，手廢而心不廢，則並不可笑，更不可恥，可恥的是有些人雖然身體健全，其思想、生活、行動卻形同殘廢！試看時下那輩不務勞動、不事生產的阿飛之流，有一雙健全的手，卻用來箍頸、搶劫、非禮、殺人；有一雙健全的眼睛，能夠學到盲人學不到的技能，卻將這一技之長用在爲非作歹方面，偷車拆車，駕車擄劫，甚至搶掠盲人財物，盲人即使賣唱、說書、玩音樂，總算是自食其力，健全者卻甘於寄生社會，殺生過活，則他們雖不殘廢，又與殘廢何異？我尊敬殘而不廢的傷殘者，我鄙視不殘而廢的寄生動物！（一七一期「一品窩」應作「一品鍋」；一七二期「閒情逸緻」應作「閒情逸致」，合予更正。）

江城子

「曙暉」編輯先生們：

我在這裏以最理智和最冷靜的態度，和你們討論你們於本年二月十日所出版的「曙暉」的社論「理性與現實」一文的內容。希望你們也以同一態度和我討論，如果你們願意的話，相信「萬人」的主編萬人傑先生和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一定歡迎你們的來函討論，以「萬人」門戶開放的一貫作風，相信不會給你們吃閉門羹的。但假如你們不願把要說的話見之於文字而願意私人交談的話，也請來信說明會面的地點和時間，「青年之聲」的作者和若干大專同學是願意開心見誠地和你們討論的、但請千萬不要無端為我們戴上「政治特工」的帽子，我們祇是一羣在求學中的大專同學而已。

現在，我就你們的「社論」提出一些問題和你們討論，最希望你們公開答覆。為了免去斷章取義之弊，我將盡量引述你們的原文。

甲、你們的社論一開始便說：「去年四、五月間，香港天主教會所召開的教區會議第七組『教會的社會觀』，曾嘗試討論本港之政治狀況，文中有提及『與共黨交談』一節，在未開始討論之際，有人要求把該節刪去，但其動議並未能順利通過，遂引起強烈的爭論。在同一時間，右派政治特工及一撮親右的教友便發起政治宣傳攻勢，在本港各大右派報章上紛紛借教徒之名發表言論及聲明，意圖影響與會者之意見。在第二次復會時，該項刪除『與共黨交談』的動議仍未獲得通過，其時場面之氣氛極為緊張。會議後數日，右派報章和雜誌更擴大宣傳攻勢，看來似乎不休。」

請問：是否為右派「政治特工」的人要求把該節刪去呢？如果不是，他們為什麼要要求刪去該節呢？是如共黨所說的反動派嗎？

請問：誰是「政治特工」？

請問：誰「借」教徒之名？譬如說，當時會在本刊就該問題發表意見的焦毅夫先生及劉健先生是「政治特工」嗎？是「借」教徒之名嗎？

乙、你們跟著說：「在同期，台灣國民黨政府加施壓力於香港教會，右派極端分子更多次以教友之名致電主教……

致天主教大專聯會

制止該項討論，在五月五日的會議中，本港主教終於出面制止討論該節，並命令將其刪去，此一風波便就此平復。」

請問：何所據而謂中華民國政府加施壓力於香港教會？又請問：誰「以」教友之名致電主教？致電主教就是右派極端分子嗎？又請問：徐主教何以要命令將其刪去？徐主教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而要「受壓力」後才命令刪去該節嗎？

反對「與共產黨交談」的文章是說理還是宣傳，你們可有昧著良心來說話？請在主的面前說眞話吧！

丙、你們又說：「同年十一月，香港教區當局宣佈教宗將於十二月四日到訪……至二十四日



在我居室的小廳中央，掛有一幅巨大的彩色攝影照片，它，就是在珠穆朗瑪峰北坡，八千一百米處俯攝下的喜馬拉雅山羣峰。

藍天下，雲海蒼茫，雪海波盪，就在這雲海和雪海的輝耀之中，浮現着一座座晶瑩璀璨的雪山羣像，莊嚴瑰麗，艷絕當世！

它在我的心目中，就代表着我們的最神奇美麗的祖國江山。它使我「故國神遊」，不但胸懷祖國，且放眼世界。它是我精神寄託的根本，生命力量的泉源；它是我美愛崇拜的偶像，和靈魂裏不滅的光輝。

因此，望着它，就使我常常陷入一種年限深邃的沉思！

我雖然沒有到過喜馬拉雅山和珠穆朗瑪峰，但有關這雪山世界的一切，我們卻又似曾相識。

這就像我們雖然不認識西施，但如果我們認識了西施的兄弟姊妹，自然就能想像到西施的美艷一樣；我雖然沒有到過喜馬拉雅山，但我卻到過阿爾泰山、天山、和崑崙山，同樣，我便能想像得到這「雪國」之美。

可不是嗎？那在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時候，便翺翔起來了的，自由快活，勇敢豪邁的山鷹；那幻變無常的氣候和七、八級的寒流和暴風雪；那在海拔五千公尺的雪線之上，因空氣稀薄而使人呼吸困難、頭暈腦脹，和永遠也袞不開的水；那谷谷地鳴叫着的野山雞，那最怕火光的雪熊；還有那巨大的雪崩，和在冰崖上生長着的清香艷麗的雪蓮花……這，一切雪山上的美麗與殘忍，我都能想像得到！

但是，我還是更其愛慕着我們的珠穆朗瑪！我想，在這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和它媲美。珠穆朗瑪，這就是我對於我們最親愛的祖國的最驕傲的稱呼！

巍然聳立在我國西南國境線上的喜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長、最高、最年輕的山脈。它最長，是因為它東西全長約有三千公里；它最高，是因為它是「世界屋脊」，它的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高達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公尺，是天下第一峰；它最年輕，這是因為它雖然在地球上存在已有幾千萬年的歷史，但根據科學考察證明，近一百萬年以來，喜馬拉雅山的某些地段，又已上升了三千米左右。同時，近期又有了大幅度的升起。即使在今日，喜馬拉雅山的新的地殼構造運動，還在十分活躍地進行着。

自然，我們說喜馬拉雅山是地上最年輕的山脈，是從比較上來說的。但作為喜馬拉雅山的地質歷史來說，卻又是相當古老的了。

珠穆

根據科學考察，從喜馬拉雅山所發現的岩層來判斷，喜馬拉雅山山系，包括着珠穆朗瑪峰在內，在約六億年前的古生代，實際上就是一個盆地的海床，是一個非常活動的，不斷變遷的海槽。

（筆者按：十一月二十四日、那天起，政治戰術漸次由弱轉强。

同時，某右派報人更專題特輯的評論此事。在二十九日（筆者按：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某右報更以『中共對天主教的殘酷迫害』作爲特輯。除有部份統計數字外，行文盡是聳人聽聞的字句，教人看了無不動心。」

請問：作專題特輯的評論有何不妥？又中共過去對天主教是迫害還是愛護，你們也是大專同學，難道一點都沒有認識嗎？該文的統計數字是虛構的嗎？

丁、你們又說：「從上述兩次事件中，得知右派潛存在港教會的宣傳和勢力，是可以影響到

編委會的公開信

整個教會的政策的。」

請問何謂「潛存」？是否需要把那些反對與共黨交談的教友全部驅出教會之門，以便他們不會影響與共黨交談的政策呢？又請問是否凡反對與共黨交談的教友便是「潛存」在教會的右派？爲什麼他們的勢力那麼龐大而足以影響教會的政策呢？

你們「建議教區當局設立一研究核心，專責研究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和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共產政權，看看教會能否與之交談，或作其他方法的接觸。」

你們作結論說：「『中國大陸是神秘莫測的……中國是落在匪黨手裏，毛共政權可怖而殘忍……大陸上千萬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熱中，受盡匪黨的壓迫』。這就是我們所認知的中國——我們從政治宣傳中所認識的中國，從右派報章雜誌所得知的中國，從教師處所得知的中國，從神職界處所得知的中國。難道中國果眞是這樣的嗎？難道共產政權下的中國眞是這樣的嗎？對這『假定下來的信念』，讓我們細細的想，細細的思考，嘗試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爲眞理求出路，爲我們的認知求天日。」

請問：何以教師及神職界也如此告訴你們？他們也是政治特工嗎？也是極端的右派分子嗎？

你們懷疑「大陸上千萬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熱中」的說法。請問何以那麼多人聚於香港而不回大陸呢？一九六二年何以有大逃亡呢？何以時常有人冒死逃來香港呢？何以有浮屍浮來香港呢？何以香港人要寄郵包回大陸接濟親人，而不見大陸人寄郵包來香港接濟我們呢？

我所列舉的問題的存在性値得懷疑嗎？要小心求證，要求出眞理，我建議你們組織「回國考察團」留一年在「祖國」爲人民服務，不是更可切實研究和實踐毛澤東思想嗎？

你們以爲對嗎？請你們公開以理性與現實答覆。

（原文製版刊第二十頁）

林乙拜上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

青年之聲

方中原

後來，因爲它不但接受了來自古代北部安哥拉古陸和南部崗雅拉古陸兩側陸地所冲刷下來的大量泥土和沙石等物質，同時也承受多次海底火山噴發時所射出來的，地殼內部的物質，因而沉積了許多沙質、粘土質、鈣質和火山質的淤泥，以次漸漸形成了深厚的海相沉積岩層和沉積變質岩層。

後來，由於强烈的造山運動，地震和火山爆發等新構造運動的關係，才使這個古海盆的海槽，在經歷了地質歷史中的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第三紀的古生世、中生世、始生世和漸新世等的悠長歲月之後，逐漸上升，變成了陸地，海水從兩側向西南和東南退去，滄海變成桑田。再後來也由於新構造運動的繼續和十分活躍的關係，使這片桑田的陸地再不斷上升增長，以至成爲高山、成爲世界屋脊、成爲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瑪峰，並以它自己的綽約風姿，和它的不尋常的氣魄，站在地球上的最頂端！

那麼，從喜馬拉雅山和珠穆朗瑪峰的地質歷史的變遷中，它到底給予我們一些什麼樣的啓示或聯想呢？

是的，仰望着這美麗神奇的雪山羣像，它常常都使我陷入了無限深邃的沉思：

我想到了我們所生存着的這個已經有着三十多億年歷史的地球的生命，同時也想到我們自己的生命；我想到了整個世界的歷史文化和歷史潮流，同時也想到我們有着幾千年歷史文化的祖國，它的昨日、今日與明日的可能演變；我想到了在地質年代爲中生代時期本來是十分活躍的龐然巨物，但在中生代末期便絕滅了的龍；但我同時也想到了在距今約四、五億多年前生活在古代海洋上的筆石和三葉蟲，在經歷了地球上的造山運動和新構造運動以後，它的化石依然會在今日的珠穆朗瑪峰上重新顯現。

歷史的變遷之道，生命的盛衰之理，文化的挑戰與反應，都是一個在不斷地在去舊生新、不斷淘汰、不斷調整、不斷再造的過程！地質的歷史有它的造山運動和新構造運動，文化、政治和革命的歷史，也同樣會有着它的造山運動和新構造運動的！

於是，我也會想到，在歷史文化的挑戰與反應下，在多難足以興邦，殷憂可以啓聖的哲理下，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可能性問題，今日大陸毛共統治的歷史存在和它的歷史消亡的問題，還有，那今日中國革命的新生代，它在未來中國革命歷史上所擔當的角色性格的問題等等。

而且，有時我更會幻想着，未來中國的首都，最好是建立在珠穆朗瑪的高峰之上……。

二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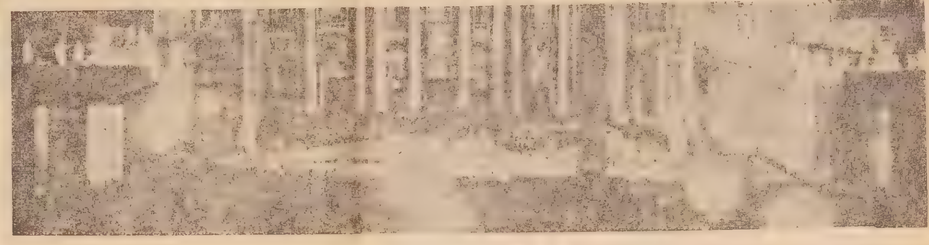


CATHOLIC

POST-SECONDARY

10 FEBRUARY 1971

10th Session —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 — No. 3





.... They Will Not Meet

Pope Paul and Mao

Pope Paul will come to a continent which is dominated,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by the figure of a man who represents for millions the ideal of a human society, and for other millions the reversal of this ideal: Mao.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Mao exercises an influence greater than any other statesman in Asia and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He cannot be ignored. He is there, whether we want to see him or not. He rules over more people than double the populations of Pakistan, Indonesia and Japan combined, or over more people than are found in the whole of South and East Asia excepting India.

Pope Paul and Mao. What an intriguing meeting it would be; two symbols competing for man's minds and hearts and total dedicati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and the incarnation of a doctrine. Of course, they will not meet, but their followers will. Anyone planning for Asia has to bear this in mind.

There is one force that has been powerful enough to overwhelm one of the old religions of Asia, at least temporarily so, and that is Mao's. Christianity once tried to do the same and failed. What do Christians intend now? Do they still want to replace the old religions? Is Christianity something that a man can accept while remaining a Hindu or a Buddhis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Buddhist-Christian, a Christian Hindu? Or is Christianity content to live side by side with the old religions, perhaps communicating parts of its truth to them, e.g. its social doctrine, and receiving their truths in return? Someone should begin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aken from the Editorial of 'Impact', Vol. V No. 12, December 1970)

Editor's Note:

Whether there is "Convergence" between Maxism and Christianity, or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is a matter of much controversy. The fact that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lives under Communist regimes, and the fact that this is an ever expanding phenomenon has brought the issue of dialogue with the Communists an imminent one for the Church to solve. This is not only technical, but highly scholastic, sinc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springs out not of the ambition of a few, but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e sociological thinking. We mean that the question should be treated rationally, and not merely by emotional reactant or propaganda-oriented judgement as was the case three months ago when Pope Paul visited Hong Kong. We ask hereby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study to send their findings to us, so that we could at least contribute something to this event of our age.

社論

理性與現實

去年四、五月間，香港天主教會所召開的教區會議第七組「教會的社會觀」，曾嘗試討論本港之政治狀況，文中有提及「與共產黨交談」一節，在未開始討論之際，有人要求把該節刪去，但其動議並未能順利通過，遂引起强烈的爭論。在同一期間，右派政治人士及一撮親右的教友便發起政治宣傳攻勢，在本港各大右派報章上紛紛借教徒之名義[illegible]發表聲明，意圖影響與會者之意見，在第二次復會時，該項刪除「與共黨交談」[illegible]通過，其時場面之氣氛極爲緊張。會議後數日，右派報章和雜誌更擴大宣傳攻勢，看來似乎不勝不休。在同期，台灣國民黨政府加施壓力於香港教會，右派極端分子更[illegible]致電主教，希望他出面制止該項討論。在五月五日的會議中，本港主教[illegible]出面制止討論該節，並命令將其刪去，此一風波便由此平復。

同年十一月，香港教區當局宣佈教宗將於十二月四日到訪，並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宗教儀式。在同期，外國某通訊社傳言教宗此次東來，實有意與中共交談，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傳言一旦散開，本港的右派份子急忙展開政治攻勢和心理戰術，同月十一日，某右派報章載有一篇文章論述此事，遂肇此政治心理戰之端。關於教宗訪港之事，各報均有意見，議論不一，有的贊成，有的反對。自二十四日那天起，政治戰術漸次由弱轉强。同時，某右派報人更專題特輯的評論此事。在二十九日那天，某右報更以「中共對天主教的殘酷迫害」作爲特輯。除有部份統計數字外，行文盡是聳人聽聞的字句，教人看了無不動心。自此日以後，宣傳的攻勢又轉了形式。此次採用的是「聲明」。而文中大談反共，大談慘受迫害，求教會諸公主持正義，支持反共。這一宣傳頗爲收效，弄得滿城風雨。教宗終於在十二月四日抵港，一切均順利進行。此事總算又告一段落。

從上面兩件事件中，[illegible]右派[illegible]在港教會的宣傳和勢力，是可以影響到整個教會的政策的，[illegible]，然[illegible]的倒是教會應否與共黨交談，以及分析以上列舉的兩件事實。教區會議曾提及「[illegible]談」；這個提議可能是急進一點，但未必不可取。只[illegible]「應否」時便遭受政治的影響而宣告流產。要知道在決定「應與否」前應該首先了解共產主義爲何物？毛澤東思想爲何物？再看中共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政治體系是怎樣的，然後才能有所[illegible]。教會應首先自「認知的層次」做起，然後才決定應否與共黨交談。若需要的話，便不應恐懼一切政治權力架構的壓力，去作多方面的嘗試，上年教區會議第七組之成員對處理該事之態度頗有疑問，單從一廂情願以討論該項議案是要不得的，對事情一點兒也沒有幫助，共產政權之在中國已成事實，如今吾人建議教區當局設立一研究核心，專責研究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和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共產政權，看看教會能否與之交談，或作其他方法的接觸。

「中國大陸是神秘莫測的……中國是落在匪黨手裏，毛共政權可怖而殘忍……大陸上千萬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熱中，受盡匪黨政權的壓迫」。這就是我們所認知的中國——我們從政治宣傳中所認識的中國，從右派報章雜誌所得知的中國，從教師處所得知的中國，從神職界處所得知的中國。難道中國果眞是這樣的嗎？難道共產政權下的中國眞是這樣的嗎？對這「既定下來的信念」(established belief), 讓我們細細的想想，細細的思考，嘗試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爲眞理求出路，爲我們的認知求天日。

But Their Followers Will .....





這到底是天主教的刊物？也還是共產黨的刊物？像這種對中共圖文並茂的宣傳，教宗與毛像并立的封面，竟會出自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代言刊「曙暉」上，怎不使人有「神魔難分」之感呢？

我也談「彈」毛詩

鄭秀堂

哀」。證之發生在本港文壇上的幾件事，恰到好處。遠的不說，就本刊「萬人詩壇」成立以來頗爲叫座，刊出詩友的詩詞，都是豪氣凌雲，才情並茂的好詩；再加上董壇主週詳評語，逐點解釋，使詩壇日益生色，與時飲譽。

不知是否因而令到左派人士看紅了眼，也可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前寄來一封署名「馬克斯」者的來信，請董壇主評評毛澤東「長征」詩云云。明眼人一看便知就裏，特地抬出了這麼一個大招牌來，看看你這一個壇主，是否有三頭六臂？又怎能招架？能不噤若寒蟬者幾稀矣！事實這是有意抬槓，想以此難倒萬人詩壇的壇主。那知卻給精於此道的董壇主一次大好機會，絕不客氣地指出該詩犯有「出韻」「雷同」等缺點來，加上詳細分析與註解，使人看了覺得十分中肯而又公道，拍案叫絕。如果「崇拜偶像」，把毛澤東的屁也寫成香的，不敢置評，望之生畏，某些人就很遲了。

唐詩，是我國數千年來優美的國粹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價值，同時還具有獨特的而又深奧的藝術存在，自應尊重、珍惜、保存，而加以發揚。可惜的是，在大陸開展「文革」的當兒，在狂風暴雨下，唐詩與宋詞像零落嬌花一樣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扼殺文藝的另一方面，卻盡力宣揚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敬如天神，大量賤價出售毛澤東詩詞的小本子。收到盲目崇拜偶像的功効着實不少，大有數今朝風流人物，惟毛澤東獨尊之慨。

我還記得年前有友人名「黃花」者，他既對詩詞這類文學稔熟在行，同時又是一個左派人士所認爲極其反動人物，但在「崇拜偶像」的思想作祟下，也對毛詩詞作過崇拜與讚賞，並舉出「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和「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等例證來，說是「有得頂」的好句。聽他言下之意，只不過是爲了「犧牲」兩字可比之「牛羊」，用「日月」對「牛羊」、「落花時節」是簡令來對「三十一年」之謂而已。這也不算怎樣手法高明，稍對唐詩有研究的人，都會知道詩聖杜甫的「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聯對比的，「尋常」是屬「八九」，用「八九」來對「七十」是爲數目字對數目字，當然算得上工整十分，難怪後人讚許不置。然而，絕不像毛王朝的嘍囉們那樣令人作嘔的宣揚，他們不但在全國鄉村裏、街頭巷尾中、甚至在毛厠牆上也粉飾着毛澤東的詩句。（筆者在大陸時，就曾經奉命動手塗寫過這玩藝。）在本港，你不見土產公司，左派銀行的窗櫥中，也還比比皆是嗎？什麼「四海翻騰雲海怒，五洲震盪風雷激」這類充滿戰爭挑釁底字句，眞是血腥可怖，聳人汗毛！

如果不以人廢言的話，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有些是夠得上稱爲好句的。這樣說法還算公平。要說他的詩詞天上有地下無的「有得彈」，那就未免過於浮誇，完全是「偶像思想」作祟。在他的詩詞裏隨便可找到令人費解而又不通字句來。

人楊開慧，他當然不甚稱意，苦思之下，沒奈何採用了「五月驕陽」的「驕」字來了，這就使人了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除非要作者加以註解說明：「我本有一個值得驕傲的楊開慧呀！可惜失去了」方可，但也不會令人滿意，壞就壞在太牽强。接着又「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這是由於毛澤東當時沒料到人能到達月球，因而捧出世上所無，惟廣寒宮方有佳釀「桂花酒」來！幸而這首蝶戀花還是仄音韻的詞，如果像唐詩韋應物的「送楊氏女」的五言詩，用正留秋平韻，很自然地就要捧出「桂花油」來了。

又例如：「風景這邊獨好」「雄關漫道眞如鐵」「凍死蒼蠅未足奇」等等，都是這些嘍囉們所崇讚的佳句。查實也屬俗句俚詞，因爲全篇又不是屬於顯淺通俗的「元和體」，倘若這也成了佳句，我就順手拈來幾句「民心未死鴻鈞至，吾道非孤正氣多」、「誓作前驅皆勇士，凌雲壯志復山河」。詩情豪邁奔放，並不比他遜色。

再說，詩人的品行道德問題，我們也不能忽視，就拿毛詩的得意傑作「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來說說吧！犧牲是犧牲過千百萬人的性命了，但換來的是什麼新天呢？大家有目共覩，有耳可聞，那是互相殘殺，爭權奪利，浮屍滾滾，鮮血橫流，這是什麼「新天」？遠的不談，祇說數年前「文革」期間，敝鄉就有四個年輕的紅衛兵，響應了偉大號召，遠上北京鬧革命，怎料一去便如黃鶴，無影無踪。同時，筆者另一個在鐵路運輸線上工作的同鄉，假期回家，閒談中偷偷道及鐵路沿途因飢寒不耐而斃命的紅衛兵觸目皆是，屍體累累，不忍卒覩之情。可以想像得到，犧牲了這樣多的國人，所換來的是一個如假包換的「烏天」。我看毛澤東倒有點像三國時的曹阿瞞兒，且看橫槊賦詩，何等氣概，到頭來只給人輕輕一筆，「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了結而後已。

詩，可以反映出人的個性與思想，是正直不阿，還是詭譎狡詐呢？這很自然使人又聯想起朱元璋與劉伯溫合詠的白鵝詩來。他倆君臣時常聯句，朱詩淺白易懂，劉詩雋逸清新，有一天兩人出遊，見了一羣白鵝，朱就詠出「岸上一羣鵝，匆匆走落河」，接着劉續「白毛浮綠水，紅掌踏清波」。成爲俗中帶雅，雅中有俗的即景好詩，大有通俗易解的「元和體」味道在。朱詩處處表現無限豪放坦率，使人自然地發生欽敬。毛澤東的詩詞，狂妄奸詐，委實不願恭維。這是我十多年來蘊藏在心靈深處的話，也趁這機會發抒一下。特別是在文化藝術的領域上，崇拜偶像是基本上錯誤的，我們要堅決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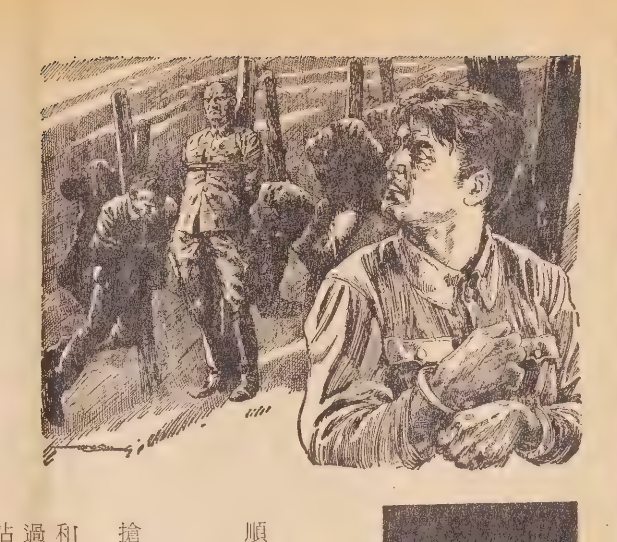
董壇主對「長征」一詩評註，我認爲十分公允，亟表贊同。然耶？否耶？待之公論，至於那些自認爲毛某人的虔誠信徒者，未免有冲撞開罪之處，原諒與否？則在所不計矣！

（寫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香港官塘）

珠江水猶寒

【58】

馬森亮



「眞是變了，天翻地覆的變！」我對老胡說。

「也許他們談天氣談得膩了，換換口味未嘗不可！」他順口答，還向周圍張望，似乎找人。

「你有認識的人嗎？」我問。

「沒有，正在找尋。」

不知哪裏傳來一件駭人的新聞，說昨晚有一個合作社被搶了。

即時引起騷動，大家都紛紛離座，圍向一張桌子去。我和老胡去也去湊熱鬧，但遲了一步，被擋在圈外，乃索性搬過椅子來，踞高臨下的，後面的人也學了樣，一時枱上椅上站滿了人，圍成一個鐵桶陣。

中間坐着兩個農民裝束的男子，這時漲紅了臉，被這許多眼睛懾伏了，吶吶說不出話來。

「什麼新聞？怎麼樣了！說呀，還怕什麼！」旁邊一位近視先生催着說。

「大鳴大放了，怎樣說都可以，言者無罪，何況是事實？」這聲音是從我背後發出來的。語氣頗見不平，或者他因沒有佔到有利地盤的緣故。

「這祇是報導新聞嘛，不是造謠，怕什麼？」近視先生再鼓勵一句。

其中的一位瘦個子站起來說話了，他的臉色由紅轉青，這是激動，也由於怯場。他眞沒想到剛才的幾句閒話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迫着要當眾報告。雖然農民有大聲說話的膽量，但在十目所視的場合裏要作有系統的報導，顯然他還不習慣。

他呆盯着桌子，斷斷續續說着，圍聽的人很聚神的想把每句話吸過去，有的把脖子伸長，像公雞叫時的姿勢一樣。

那人說：「昨晚，本鄉有七八名農民兄弟去合作社買日用品，售貨員卻說已過了營業時間，他們說因工作太忙，收工晚，明天一早又要開工，沒可能將就營業時間的，但售貨員堅持着要遵守營業原則，立即把門關上。引起大家的不滿，百喙百舌的在門外罵售貨員官僚主義，是混蛋，是替農民服務還是農民替你服務。一時引出很多人，圍過來都指摘售貨員的工作態度不對，有人向門上投過一塊石子，忽然門又開了，站出兩位售貨員來，怒氣滿面的大聲向羣眾呵叱，說他們搗亂，是反革命分子。這幾句話，便激起了公憤，本來是怒不可遏的情緒，這時更爲火上添油，站在前面的指手劃腳的和他們爭辯起來，因爲雙方的階級成份是相當的，誰也不肯讓誰。忽然有人搶步過去站在門檻上，意思是不讓門再關起來，售貨員誤會以爲動武了，用力將他一推，手一動，問題就大了。後面的人譁然鼓噪起來，立即行動，向前推進，像坦克車一樣，連門也給搶翻了，人越來越多，異常混亂，一聲喝打，就有數不清的拳頭像雨點一樣揮過去，打得他兩人眼冒火，鼻出血。奪路向裏面奔逃，狂呼救命，連正在廚房裏洗澡的合作社主任也慌起來了，以爲出了什麼事，連衣服都來不及穿，赤着身子，開了後門逃了出去。這時羣情已憤怒到極點，叫打喊殺。不知誰先動手拿東西跑了，大家忽然轉了念頭，把憤恨移到物品上，見到東西就拿，拿到了就走，門外的見此情形，也搶入去，誠恐落後了佔不到便宜。一場混亂之後，整個合作社的東西全被搶光了，滿地狼藉，豆子醬油混成一起，連牆上的掛鐘也捱了石頭。——」

說到這裏，他已沒有什麼可報告了，想坐下去。但近視先生還未滿足，又問：

「後來怎樣？」

「後來？都跑光了。」

我問：「有沒有公安人員到來干涉？」

「那能沒有？但他們不敢管事，看一看就回去了。」

「媽的！」

大家聽了便興致索然，認爲公安人員不理會是失職，羣眾不也把公安人員打一頓亦沒有當家作主的精神。

「還是盲從烏合的表現！」老胡回來時感慨地說。

「起碼是嚴重的反映。」我說。「大錯誤的形成是由許多小錯誤滙合的。如果加以利用，這盲從可以變成主流，烏合就成爲有系統性了。一

看來，農村的政策已根本變了，可能根據內部矛盾的原則處理，不敢觸怒農民，怕激起民變。——」

「那還用說，農民力量比知識分子大得多。歷代的變亂總是農民暴動開始的。要制伏一個知識分子，用兩個警察就行了，但要鎮壓一個農民就非出動武裝的軍隊不行。在太平盛世，知識才有價值，碰上離亂年頭，知識簡直是多餘的了。所以我從來認為：秀才有大志，難成大事；農民無大志，卻能做大事，你說對嗎？」

明天清早，我和老胡分別回去自己的家鄉。一來看看刼後的祖居，二來考察鄉情。

我像一隻燕子，要飛回舊窠去了。

在路上，我一邊瀏覽着嬌嬈的山河，一邊製造幻想。太陽已蒙着雲紗向大地獻媚了，嫩葉勾搭着春風，不停的顫搖幌動，河裏掀動漣漪，把陽光戲弄。田園風光給我這位浪子洗塵，我陶醉在溫柔氣息撫慰裏。我的血液重新沸騰起來了，心上像開着一朵幸福之花，非常興奮。

我的門前有一羣小孩子正在玩耍，見我到來，都瞪起驚奇眼光，自動讓出路來，李托夫匆匆從屋裏跑出，手裏還拿着掃帚，提高嗓子嚷：「祥哥：怎早就來了？進來坐坐。」跟即跑回家去，說弄壺茶來。我惘然了，在這裏，過去是自己迎送別人，今天反是別人迎自己，自己沒有了主意，要聽人家安排。

屋裏陰森森，牆上掛滿蛛絲，半件傢俬都沒有，只在神龕上還排列着幾塊祖先靈牌，像一間荒涼的破廟，做了昆蟲的遊樂場。我更戚然了，這是祖居應該這樣的嗎？我眼前迷糊了，一串辛淚落了下來。我被一種情感抓住，自自然然回憶起來。

這地方，爸爸在這裏誕生，在這裏長大，我也在這裏誕生，在這裏長大，它是庇蔭過兩代人的房子，每一吋土都印着自己的手印和腳印，每一片瓦都熟悉自己的聲浪和氣息，每塊牆壁的顏色，每個窗子的特徵，都可以記憶得起，這裏曾經有過快樂的，這屋子見過盛衰興亡，見過悲歡離合。現在，我滿懷高興而來，卻遇到這般無意識的冷落。我已沒法在這裏找回已經消逝的歲月，反而引起一番傷感！

李托夫回來了，搬來兩張椅子和一壺茶，兩人相對坐着，他幾次想提起過去的事，向我懺悔，都給我按住。

我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這不是誰的過錯問題，等於一場洪水，泛濫起來的時候，是不會留情面的。過去，大家都在做夢，夢醒了，還記它則甚？」

我起身朝房裏走，李托夫立刻趕在前面，給我清除編織在房門口的蜘蛛網。

這觸目傷心的景象，我更加心酸起來，只搖頭微嘆了一聲。

「哦，老搭檔終於見面了。」一句粗瘖的怪聲傳過來。

我吃了一驚，連忙轉過頭去，一位漢子口咬烟嘴，蹣跚地走了過來，到了面前，伸出手來要跟我相握，我愕然了，這張高顴骨的臉孔有點印象，他可又是誰呢？含糊的招呼過之後，還是滿腹疑團。

「也許你忘記了。還想得起你右腕上的那個疤嗎？」

他一說，我記起了，他就是長水哥，小學時和我同檯唸過書，後來他跟爸爸去了南洋，一別就是廿多年，難怪大家變成陌生。

「長水哥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回來兩年了。眞悔不當初。」

「哦——」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

李托夫從旁介紹，說長水哥本來是在南洋耕種的，因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就全家搬回祖國來，想過安穩生活，然而——。

「兩年了，回來還是這樣，生活一天比一天更難過。」長水抽出烟嘴，蹙着眉頭這樣說，額上的橫紋特別顯現。「希望像肥皂泡一樣，飛去了，破碎了，一點痕跡都不留。現在留下來沒有意思，想有得做，沒得吃的好得多。照一般華僑的想法，地方總是故鄉好：作客他鄉、托庇別人的始終不是辦法。過去因國亂家窮才離鄉別井去做馬做牛。如果國家太平、鄉土寧謐的話，誰還會留戀外地，受人欺凌呢？落葉總須歸根呀。華僑對祖國的期望，無論如何比誰都殷切！可是，我這片落葉已歸根了，得到的是什麼呢？在南洋受不到的苦難，在祖國可以隨時受到。原來新社會是這樣的，大家有工做，大家要捱餓，大家有地位，大家沒面子，大家是主人，大家卻連一個叫化子都不如。……」

「南洋那邊的生活好嗎？」我問。

「好就不算怎樣好，但勉強捱住兩餐，此這裏

李托夫有意挖苦他。

「這也是你自作孽呀！誰叫你自投羅網呢？」

他卻從容的回答：「我被人騙了，只可認自己倒霉，有眼無珠；比不上那些騙人的，累到許多人要家散人亡呢！」

這句話明明影射李托夫的，我急忙說：「現在已不是互相抱怨的時候了。——長水哥！你有幾個孩子啦？」

他豎出三個手指，沒表情的咬住烟嘴猛吸，一會，轉問我：「聽說你只得一個兒子，是嗎？還是你聰明，這年頭，愈少愈好。」

「眞是愈窮愈多兒女，愈多兒女愈窮！」李托夫也感慨着。

接着又有幾位鄉鄰來訪，除問候外，都異口同聲訴說生活艱苦。我逐一的應付過去。

我要走了，他兩人堅要親送我回鎮上去。我並不拒謝，家鄉的變動實在太大，多幾個人沿途談話亦未嘗不可。但他兩人的環境也着實困難，便盡力的給他們一點鈔票聊表鄉情，於是便一同起程了。

走出村子，在草坪上碰見一位老態龍鍾的老婆婆，提着糞畚，跟在一隻豬後面，亦步亦趨的。她見我們經過，抬頭一望，就打起招呼來，我一見，也喚叫：「二婆！」並上前去親切的向她問候。

被共特拆拷

擄綁華僑緬軍攻擊　黑夜包抄轉敗為勝

緬軍吃了這兩次敗仗之後，士氣銳減，驕態全失，但仍不認輸，總以為這一小撮中國軍隊，不難解決。可是，也不敢再貿然進攻，雙方對峙一個月之久。

到八月五日，緬軍發出了總攻擊令，一開始便是用砲轟，用飛機炸，繼而大力衝殺。國軍見其來勢甚兇，裝備兵力上均不如人，為避其鋒勢，減少犧牲，決定退出猛果與公路線，退入泰國邊境的叢山中待機。可是，緬軍務要將此孤軍趕盡殺絕，派出一個師的兵力，攜帶迫擊砲與輕重機槍，窮追不捨，終於將他們重重包圍，用火力封鎖退路。孤軍抵受不住緬軍的砲火，傷亡增加，包圍圈縮小，砲火已落到主陣地的山頭上了。

李國輝面對這個惡劣的局面感到束手無策，因為子彈只能支持明天一天，便召集主要幹部到山洞來開會，商討對策。

會議進行中，當地僑領馬守一像奔喪一樣，由哨兵帶來山洞向李國輝報告噩耗，說是緬甸軍已將大其力、小猛棒、猛果、阿卡等地的華僑全部逮捕，無論男女，拷打凌辱，求國軍救救他們！

在場開會的人，在自顧不暇中，有何能力去從緬軍手中救出這麼多地方的華僑？但想到緬軍對他們自己的同胞尚且那樣摧殘蹂躪，這班華僑落在他們手中，當然沒有好日子過。因此，自李國輝以下，人人面無人色，自己已到生死邊沿，那有力量去救他人？正當大家面面相覷中，有人說出一句無可奈何的話：「我們沒有子彈了！」

「子彈不成問題，我可以供應。」馬守一拍一下胸膛保證。當他明瞭國軍的處境後又說：「你們開會吧，明天天亮前我一定將子彈送到。」

果然他於當天晚上便派人送來四千發子彈及一萬盾（緬甸幣）。但是誰去救大其力的華僑呢？商量的結果，無論救人救己，都得先將包圍的緬甸軍打退；要打退緬甸軍，必先消滅殺傷力巨大的迫擊砲與重機槍。

最後，副團長張復生挺身而出說：「我願率領敢死隊迂迴緬軍後面去奪取他們的迫砲機槍，希望你們那個同我前往？」

第三營營長董亨恒應聲而起說：「我去！」

於是，在土人引領之下，漏夜將第三營悄悄的撤下火線，向後山進發；出發不久，大雨傾盆，伸手不見五指。誰知冤家路窄，緬軍也派了一個營包抄國軍的後面，兩支包抄部隊，在

下落不明。

這一仗打得國軍傷亡慘重，張復生副團長最後命令在生官兵：「按編制，連長陣亡，由排長指揮；排長陣亡，由班長指揮；沒有班長的，各自為戰，衝出山谷，衝向敵人的砲兵陣地，大家要死就死在這裏。」

他將此命令下達後，身先士卒，首先衝向前去。潰敗之軍，受到長官的英勇行動所感召，重整旗鼓，向山口猛撲，將緬軍打得抱頭鼠竄，夾尾而逃。

國軍得勝不饒人，加上一股為陣亡長官報仇的恨心，一鼓作氣衝入緬軍的砲兵陣地，在黑夜中喊殺連天，橫衝直撞。緬軍沒料到派出一個營去包抄國軍的後面，反而自己的後面被中國軍隊殺到了，在毫無準備中，一個個舉手投降。李國輝亦率部出擊，便成了前後夾擊。這一仗由敗轉勝，奪得完整的迫擊砲兩門，機槍四挺，步槍無數，專是俘虜的緬軍，便有六百人。把緬軍打得潰不成軍，國軍又重新回到小猛棒、猛果；並向大其力、阿卡進攻。

忍辱負重國軍不與緬軍敵　留作人質丁作韶被扣逾年

國軍雖然打了勝仗，卻不願與緬軍為敵，故將緬軍打敗後，馬上以友誼態度，向緬軍交涉，只求他們諒解進入緬境乃不得已的苦衷，請他們瞭解反共的意義；其次便是再提出要求，請求釋放和談代表與被擄去的各地華僑。另一方面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將六百多名緬軍俘虜，經過三日集中訓話，說明反共的意義與共黨的本質後，全部釋放。不過，軍事上的推進，也沒終止，仍朝大其力進軍。

緬軍在節節後退中，終將擄去的華僑釋放，兩位被扣的和談代表，只放出馬鼎臣先生，另一位丁作韶先生，則由猛果而景棟，再由景棟派專機飛送到眉苗，在那裏作為人質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

丁作韶先生這位德高望重的反共英雄，後來在台灣成功大學任訓導長，在他被緬軍扣為人質的期間，有幾件感人的事實是值得一記的。

㈠他在景棟是關在監牢中的，有一天被「請」了出來，他以為是拉去槍斃，偷偷的寫了一張字條請人轉給李國輝，上面寫的是「國輝鄉兄：千萬不要繳械，千萬不要投降，弟命已矣，盼兄等堅定，死亦瞑目！」這張字條，後來輾轉傳送到李國輝手中，使留在緬境的國軍官兵，大受感動，以後每逢遭遇危困，便以此字條互勉，鬬志徒增。又戲稱這是丁作韶先生的「

西南保衛戰

共大業」乾杯。可是，當國軍吃了敗仗，又由雲南退回到緬境那一天，他立即從宴會中被拖了下來，又把他送進監牢裏。

由此可證，反共的中國人，要能在別人的國家中受到重視與歡迎，除了把中共消滅之外，是別無他途可循的。今日海外華僑，受盡當地政府的歧視壓迫，都是由於中共間接造成，如果我們中國不是中共作亂，抗戰勝利之後，即在一個統一的局面下埋頭建設，保持着世界五强之一的聲望，今日海外華僑的地位，自是受到尊重，可能連「有色人種」的歧視也不存在。

基於此，今日與今後的海外華僑，只有團結一致，為反共復國而努力！

國軍撤出大其力　猛撤整訓半年多

緬甸軍吃了敗仗之後，與國軍一再談判的結果，是要國軍退出已經進據的大其力，退入到靠近雲南的邊境去。至於退出大其力的運輸工具與糧食補充，概由緬軍供應。

國軍答應了緬軍的要求，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獲得緬軍大批補給，退出大其力。

這是一次浩大的撤退，也是一次感人的撤退，在歷史上能與這次撤退情形相似的，只有三國時劉備退出襄陽與樊城。因為除了國軍官兵與軍眷是必要退出的人員外，大其力這個緬泰邊區最大的縣城，一共有兩千多戶居民，無論是夷族與華僑，竟一個不留，扶老携幼離開他們的家庭，全部撤退，使熱鬧熙攘的大其力，頓時成為一座死寂的空城。

這許多居民為什麼寧可拋棄自己的家園，跟隨從中國大陸來的反共孤軍退出有房屋、產業、生意的縣城，同去滇緬邊區的荒蠻之地另闢生存地點呢？這就是民心背向的具體表現。因為緬甸軍軍紀之敗壞，簡直與土匪無異，而國軍雖處於窮途末路中，卻能愛民如子。當地居民寧可拋棄自己的家園店舖，跟隨國軍另闢天地去吃苦，恐怕留在大其力要遭受緬甸軍的摧殘蹂躪。因此，聽說國軍要退出大其力，即如世界末日之來臨，人心惶惶，奔走駭汗，終於一致決定跟隨國軍退出，雖說前途茫茫，他們認為能與這支國軍死在一起，也是值得的。

以後，大其力的人民，與國軍打成一片，年輕力壯的男女，都成為復興部隊的新血；年老的與婦孺輩，也成了復興部隊所在地的「後勤人員」。

進駐猛撤整補半年　人員武器擴充兩萬

他們退出的第一站是小猛棒，在小猛棒駐留約一個月，稍可以安心整頓部隊，待機而起。

滇緬邊區的國軍游擊隊，能存在到今日，與他們在猛撤的整訓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這支兩面作戰的孤軍，自從退出國土起，一直是在戰火、飢寒、山瘴、毒蟲、猛獸等等迫害中東奔西逃，沒有作過一次安全徹底的休息整補。李國輝把部隊由小猛棒帶到猛撤這個盆地之後，便決定以此為基地，作為復興部隊的整訓補充地，他們在這裏駐紮了足有半年之久，生聚教訓，人員武器也擴充到兩萬多，戰力大增，為以後進攻退守奠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基礎。這半年對他們是太重要了，他們在猛撤成立了一個「幹部訓練班」，由何永年與蘇振聲分任正副教育長，每三個月一期，每期調訓學員兩百多人，將各部隊的幹部，華僑與當地白夷中的志願參軍，而素質體格較高者，均調來集訓。然後分發到各部隊中訓練士兵。

各部隊則就地整訓，由於人員擴充到兩萬多人，無論思想、戰鬪、內務……各方面，均要下一番工夫，使之由一羣烏合之眾，訓練成為一支打不垮，衝不散的反共堅强部隊。

由於打敗緬甸軍的戰績，由於在猛撤整訓期中的擴充迅速，這支衣衫襤褸的「化子軍」，卻引起了各國外通訊社新聞記者們的注意，也引起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東南亞各國的注意。因為人們在說：「這一支千多人的孤軍，械不銳，彈不多卻把緬甸國防軍打敗了，如果他們有三五千人，豈不要一路打到仰光，也會如入無人之境？」

「現在聽說他們擴充到兩萬多人，如果能獲得精良裝備的話，他們豈不是要橫掃東南亞，反攻雲南嗎？」

因此，外國記者集中在曼谷，並有人到了邊境的夜柿，要求進入猛撤基地採訪。更因此引起了在台灣國府注意。於是，在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的二月一日，李彌從台灣而香港，帶來數位「高官」來到曼谷，對復興部隊，頒發了第一道命令，使這支「無父無母」的孤軍，發生了重大變化！

（五十九）

三郎

新作預告

本文即將刊完，三郎先生另一新作，是「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根據多方內幕資料融滙改寫，有被美國人在香港出高價收賞焚燬的東方儀著「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孤本；幕內人的「蔡文治其人其事」與「第三勢力面面觀」，及最近來自美國的第一手「台獨資料」，準於近期內連載刊出。將美國政客與情報人員，玩弄中國人的種種事實，公諸於讀者之前，敬希注意。

癌症八種（二）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㈢如果你鑲有假牙而刺激到周圍組織時，應請牙科醫師予以矯正。

㈣如發現唇部或口腔內出現硬塊，脫皮區域或白斑並已持續存在兩週以上時，應立即請醫師檢診。

㈤飲食務求平衡，飲食不平衡時，有時亦會在不健全的粘膜上，如喉部及食道處發生癌的先兆，新鮮水果及蔬菜、果汁、牛奶及乳酪，肉類及魚類，都是平衡飲食所必需的食物。

㈥避免食用過熱的食物或飲料，過熱的溫度也會刺激活性組織。

㈦勤於刷牙，以保持口腔清潔。

口腔癌較常發生於大量飲酒的人；而且大量飲酒的人，多半是大量吸烟的人，因吸烟也是導致口腔癌的原因之一。

口腔癌的探察與診斷

口腔癌的前期症狀，可能被病人自己察覺出來，或被牙科醫師或其他醫師於每半年定期檢查時診察出來。大多數牙科醫師，都希望對病人每年實施兩次全盤性口腔檢查及齒部清潔。每個人自己都能做到某些口腔檢查工作，因此，當你發現或感覺口部有紅腫現象，或突出而不規則的疣樣[illegible]有硬塊或增厚現象時，應儘早請醫師察看，如果是癌而能及早被診斷出來時，治癒的機會是非常樂觀的，所需的治療也最少，口腔癌通常都是無痛性，所以千萬不要等到疼時才出看醫師。

由於口部輕微的刺激感覺，本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所以許多人都會置之不顧，以致拖延過久後才去求醫診治，我們必須記住，最重要的就是癌是一種不經治療永久不會消失或自行好轉的組織損害。

如發現口腔有可疑症狀時，應即求醫診治。

口腔癌，如其他癌一樣，亦可用活體切片法診斷出來，這是唯一可以知道是否有癌存在的方法。活體切片檢查，是牙科醫師在診察過程中可能做到的一種簡易方法，也或許需要請教別的醫師如何做法，這種方法包括可以從組織切除一塊微小的切片，送請病理醫師用顯微鏡檢視，或由牙科醫師先在可疑部位，取下一些細胞組織，送請病理醫師檢查，然後再決定是否需要切除實際組織。

口腔癌的治療

口腔癌的治療分為外科手術治療及放射線治療，可採用其中一種或兩種方法併用，有時可用放射線，將大形的瘤縮小至易行手術的體積，放射線可以在口腔外，如X光或鈷六十，或者可以將鐳直接嵌入癌的組織內予以治療。

現今有了最新的外科手術療法，即使對進行性的口腔癌及喉頭癌，亦可將之完全切除，而能保存或恢復面部正常的起伏狀態。

三　喉頭癌

喉嚨的生理功能

喉嚨，就是「發音盒」，（亦叫做亞當的禁果），它由骨、軟骨及軟組織所構成的一種器官；它包括聲帶在內，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在替我們在講話、呻吟或唱歌時，發出聲音，當空氣進入，震動聲帶而產生音響，少年時期男孩子的聲帶生長最快，所以聲調變得也快，通常女人的聲帶比男人的較小，因而兩性的聲調，有顯著的不同。

什麼是喉頭癌？

喉頭癌，是一種聲帶及喉嚨週圍支持組織所發生的一種惡性腫瘤，美國每年約可發現六千個新的喉頭癌症患者，約有三千人死於喉頭癌，但大部分的喉頭癌患者，可以免於死難的，所有的各種癌症，喉頭癌的治癒率很高。

男人比女人更易發生喉頭癌，男女發病的比率為八比一，它很少發生在四十歲以前及六十五歲以後，其發病原因與吸烟、飲酒有關。都市的人也較易發生。

當喉頭癌發生角質硬化症，及贅疣狀新生物時，被認為是喉部前癌徵象，也是對病人的一種警告，就應提高警覺接受喉部的檢查。

喉頭癌的症狀診斷

喉頭癌患者，有最佳的治癒機會，如果他們能及時接受治療的話，因為許多喉頭癌病例症狀在早期出現時，即當腫瘤還是很小而局限化時，如果在此時期治療是很容易治癒的。惟所遺憾的是大多數的患者，感覺到發音障礙時，總是漠不關心，總認為這是由於感冒或吸烟所引起的現象。

預示喉頭癌可能發生的警告信號，其最初也最常見的重要症狀，是長時的聲音嘶啞，喉頭腫塊，頸部疼痛，吞咽困難等，任何這種現象出現兩週以上時，你就應去請醫生檢查了。

在醫生的診所裏，如能每年做一次身體檢查，喉頭癌是極易被檢查出來的。

醫生用一個像牙醫鏡一樣的器械，做無痛性的喉部視診，看喉頭是否有不正常發現，如果醫生有懷疑時，可以從懷疑的部位，採取一點組織標本，讓病理學家在顯微鏡下觀察，以決定是否為癌症。這種手術步驟，叫活體組織檢查法。醫生亦可用X光或透視的方法，去找出腫瘤或決定腫瘤的範圍。（未完）

鞞聲劍影錄

劍雄叔逝世前，將發表為廣東省銀行江門分行主任，廣東航政局江門辦事處主任兩職，不幸懷才不永，中年即歸道山，這是我家的損失，也是我的大損失，因劍雄叔儀容威猛，子侄輩望而生畏，不敢接近，但他老人家對我似有過愛，每每溫語諄諄，備致殷切，可能因我幼無父母，對此孤侄，特別關懷，我後來在廣州升學，及初入世途，處處承其照拂，不料在我剛剛問世之始，天奪我叔，棄我而去，否則仗其扶挈，不致青壯時代，赤手空拳，飽歷艱辛。這天，劍雄叔一見我入到中憲第，便向我招手道：「來，見過德能叔」！我立即上前恭立：「劍叔早」、「德能叔早」。劍雄叔一笑，那位德能叔也很客氣的點點頭，唱諾之後，我便反身跑上藏書樓，心裏估計德能叔可能是劍雄叔的好友，但匆匆一見，沒有什麼印象。事後才知道，那位德能叔是跟瑤姑丈一道來，瑤姑是劍雄叔的胞妹，瑤姑丈曾任過粵空軍參謀長。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到廣州讀中學，一面也在祖父有點資本的鞋店學做生意。有一天，劍雄叔突然到高第街的店裏找我，要我在晚飯之後，到謝恩里他的家裏一行。晚飯後我如命而去，劍雄叔很鄭重的說：晚上，廣州或者會有事變，他又不能在家，希望我那夜替他看守寓所。那時劍雄嬸和他的兒女還未到廣州，一層樓任我施為，而且初生之犢不畏虎，什麼事都不怕，就不理什麼事變不事變，但也好奇的問道：「為什麼會有事變」？劍雄叔簡約的告訴我：「西南政府（陳濟棠開府南天的初期）對孫科先生不利，但海軍的陳策和空軍的張惠長都擁護孫哲生先生，西南政府可能用軍事解決，所以會引起事變」。隨着劍雄叔吩咐萬一有事時，怎樣應變的幾點之後，便匆匆離開寓所，說是趕回大沙頭的空軍總司令部。

這晚，起初我也輕輕鬆鬆看看書，聽聽留聲機唱片，但後來漸漸覺得街上行人稀少，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自己也有點忐忑不安。突然門鈴大響，我在門內防盜門一看，站在門外是一個穿西裝的竟是德能叔，雖然不見我數年，我依稀還可認得，我便開門請他入來，德能叔入到屋裏，劈頭便微笑的問我：「還認得我嗎？」我表示還認得的，他像很高興，我敬過茶後，對我說：「剛剛接劍雄哥的電話，他耽心你會駭怕，所以叫我來看看你。」我硬充好漢的直說：「我不會怕。」他拍拍我的膊頭說：「那就好了，大概也沒有什麼事，你早點睡吧。」他走了，我也睡了。我和德能叔第二次的會面，也是如此匆匆。

翌日，劍雄叔很早就回來，告訴我緊張已成過去，現在雨過天青，叫我照常上課。我詢問德能叔現在幹什麼？劍雄叔告我知道：「現在任軍隊裏面的營長階級，恰巧告假到廣州來，所以昨晚能托他來家裏看看你。」我和德能叔僅此見過兩次面，以後再沒有會面了。因為不久劍雄叔不幸逝世，我也一時工作，一時讀書，十年後，于役抗戰，奔走四方，更不知德能叔的消息，直至長沙第三次大會戰以後，始知德能叔在湖南當第四軍軍長，德能叔者張德能也，粵之開平縣沙岡冲翼人也。

民國三十二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在盟國方面，已露勝利的曙光，在歐戰場已由被動轉為主動，歐洲及北非的局勢完全改觀，在亞戰場方面，日軍在中國戰區泥足深陷，麥克阿瑟元帥已着手跳蛙戰略，逐島作戰，積極反攻，且日寇南侵計劃的弱點——補給線過長，處處可能為盟軍所切斷，正如中國兵法所謂「勞師遠征，非所宜也」[illegible]的弧形補給線，綿長的暴露於盟軍刀鋒之下。蓋美國在華機隊的活動，與美海軍潛艇在台灣海峽及南中國海的襲擊，使在南洋一帶日軍的補給，受着嚴重的打擊。所以，日軍就計劃在中國大陸上開闢一條路線，打通平漢、粵漢幹線，貫通中國心臟，使由鴨綠江起，直至越、泰、緬、馬來亞境內，能直接聯絡，可藉此新路線，補給南洋日寇，也可以藉此新路線，萬一於南洋失敗時，可將陸軍撤回中國大陸，以保存實力。

但粵漢鐵路在岳陽以南，廣東英德以北，在這綿長廣袤的地區，仍分別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所座鎮，日軍欲打通此地區，開闢新路線，必須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故我軍事委員會發言人於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於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國戰場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再展開激戰，……預言戰鬥將在何處發生，為時還大早，可能在平漢線或粵漢線。」將敵情瞭如指掌，作正確判斷，此種料敵如神，曾使敵人行動拖延了將及一個月，希望鬆懈我方的戒備。

日寇果然於三十三年四月下旬開始攻勢，而日軍此次所採戰略，異常狡詐，先在平漢鐵路許昌段作佯攻，造成豫西大會戰的模樣，以吸住我方龐大的軍力。然後以粵漢、湘桂兩線為主要進犯的目標。又鑒於過去三次長沙大會戰，失敗主要的結癥乃陷入我方的袋形戰略，為我方於誘敵深入時，一舉而殲滅之。乃採取兩翼大迂迴，避免過去由正面强渡新牆河，直闖汨羅、新市，猛撲金井、福臨舖之後，為我方堅守袋底，兩面强力拉回袋口，飽受聚於一點而受消滅之慘。且敵人發動此次攻勢，使用到十個師團的兵力，約二十餘萬人，乃由關東、華北及沿海各地區抽調而來的部隊。其使用兵力的龐大，為在中國戰場迭次大會戰中所少見。此為日寇迴光返照，亦為日相東條哀鳴：「局勢嚴重，需要吾人作最大努力。」所產生的孤注一擲，其攻勢之銳，可想而知。（三十五）

宓琴

香港青年學生的活教育
以前做中共的幫兇 現在做中共的工奴

張先生：

我是個難民，我有責任把毛共迫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揭露於世人之前，因此，我不管我的工作如何辛苦，也抽出時間把它寫出來。

最近從一位兄弟那裏，看到他宗兄從雲南的來書，看後爲之下淚。這個人就是我以前說過那個地主仔。他「解放」前在廣州知用中學讀書，思想極左，曾參加中山大學梅龔彬教授所搞鬼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並參加搗毀沙面英領事館。一九四九年，他離開學校參加了共軍，還深受共軍所器重，特別培養他，派他入陳賡當校長的軍工學院學習，畢業後，當了連長，這是他的黃金時代了。

十多年來，他一直沒有回家，他的父母均爲共幹的「吊飛機」所害，剩下他的幾個弟妹，他的弟妹以前都在廣州的培正、培英讀書，但他們年幼沒有跟他的哥哥「參軍」吧了。他在一九六四年，終因鄉土觀念戰勝了他的革命人生觀，他帶着軍官證、軍屬證，全副武裝回家省親，他取得部隊的批准已是他最大的勝利。但一到

告訴他！要與家庭劃清界線，不准在自己的家裏站腳，只允許在親戚中的貧農中過夜，眞是咫尺天涯！第二天，在共幹的監視下與弟妹會見三十分鐘，便忽忽而別。當時他的心情非常難過。後來他的弟妹告訴我，他本想回家參拜一下父母之墳的，但終因形勢所不許。弟妹們拿着那張軍屬證，滿以爲不再受壓迫之苦了，但被政法部所否認，並責他不要以爲軍人子弟就亂說亂動，要知道你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政府只准你們規規矩矩。

後來那個地主仔的「解放軍」不知怎樣，被毛共下放到雲南勞改，這樣他一直過着非人生活。他的弟妹已看透了毛共給他們的永不翻身政策，所以相繼逃亡來港，現在鄉中僅剩下一小妹。

「解放軍」勞改期滿後，被派到一間水坭廠做工人，他的來信說：「現在工人也像農民一樣，一年才結算分配一次，今年的分配只得六毫五分（我發誓我沒有說謊，是他的信中寫的）。有些人要超支，要把自己養的鷄、鴨賣掉，繳回超支的錢，有外滙

服都沒得穿，並且患上肝腫病，他想要求返回廣東家鄉，但領導不准。說他兄弟都在香港，怕他也作此打算，現在還天天交代，交代他與弟妹之關係，及弟妹在港幹什麼？現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帶病勞動，思想交代，帶病工作，雙重壓迫。要弟妹速寄B1B12，以救燃眉之急。眞想不到，一個「解放軍」也要港幣支持，我們看完他的信，與他的弟妹相呆了好一陣，他的弟弟長嘆了一聲，而他的妹妹卻抽搐地哭起來。我從他們的悲哀情景中，以憂鬱的心情告別了他們。

新生謹上二月十七日

飛禍猖獗 專家妙論 啼笑皆非

每當社會上發生困難問題時，人們總喜歡聘請專家替他們解決，事情多能迎刃而解。但有些專家很會跟人開玩笑，常常把你弄到暈得一陣，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交通專家設置迴旋處以疏導交通，而事實上交通阻塞通常正在迴旋處發生。多年來每日上班下班，在迴旋處虛耗不少寶貴光陰，最近才陸續拆掉。又如幾年前有人認爲香港教育不合理，有改進必要，

調查，多次廣泛討論，結果把小學的年齡由六歲改爲七歲，可是改了不夠兩年，又恢復六歲入小學，改來改去，無辜受害的是不少學童，白白荒廢一年光陰，這是永不能補償的損失，從此，我對「專家」的言論，十分注意。

從報紙上一篇社論，看到一位評論專家答覆讀者詢問「爲什麼國際新聞協會不向共黨集團要求新聞自由，卻偏要譴責自由國家的新聞不夠自由？」他的「高見」認爲只有在自由的國家才可以講自由，和沒有自由的社會談自由是多餘的。換句話講，向有錢的人才可以借到錢，沒有錢的人和他談錢是多餘的。這似是而非的解答，確令人看到暈得一陣。拿這種不成理由的理由來寫怪論則無不可，但用來寫社論，未免太兒戲！

要知道，要求自由並不等如向人借錢或求人施捨，因爲自由是每個人應享有的，人民失去自由，是被執政者奪去，所以他們要求自由是向執政者索還，並非借用，更非乞憐。欠債一定要還，借錢可以推沒有而不借或不施予。燈是在黑暗的地方燃點，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燃點。國際新聞協會該不畏強暴，不怕艱難，替鐵幕裏的人民爭取新聞自由，把自由的火炬揷在專制的境域內，不該欺善怕惡，吹毛求疵，諸多挑剔，嚕囌自由國家。假如該會眞的和那新聞評論專家的高見一樣——和沒自由存在的社會談自由是多餘的——那麼，一些被它吵得不耐煩的自由國家，爲求耳根清淨，大可把心一橫，實行向共產主義國家看齊，免它再開「尊口」，這樣子

它的存在是多餘的。

臭飛爲禍香港已久，於今爲烈，鐵臂箍頸，利刀奪命，日有數起。偸竊搶刼，非禮强姦，層出不窮。此皆因本地治飛法律太寬，以致形成今日飛禍，威脅社會安寧，危害市民生命。一般人認爲非改用嚴刑峻法，實不足以壓其凶焰，挫其狂妄。但仍有些社會工作專家，到了今時今日，依然堅持相反見解。這也難怪，因爲他們是專家，所以他們的意見，一定和一般人不同，否則他們的專家招牌就要收起來藏諸高閣。他們認爲採取嚴刑峻法是野蠻的、落後的、不人道的行爲，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青年，反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應該寛容大量讓他們自覺自新，建議多設立學校，使他們容易接受到適當的教育；改良居住的環境，因爲人口稠密的地方，容易發生磨擦；擴展工商業，使他們容易找到正當職業。

不錯，這都是個好主意，不過完成這項計劃，起碼要十年八載；可是現在的飛禍，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再過十年八載，恐怕早已無瞧類矣。這好比醫治急性闌尾炎，一般人都知道要即動手術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於垂危，但有人卻說：剖腹割腸是野蠻、殘忍、不人道的行動，不宜採用，只要讓病人有充分休息，大便通暢，注意飲食，爭取營養，身體健康，自然會戰勝病魔。當性命危在旦夕的時候，不施搶救，大談養生之道，不擅板者未之有也。

現正飛燄高漲，社會工作專家亦有機會領嘢，被臭飛白刄加頸時，不知他是否依舊搬出他那一套，「我替

發展工商業，使你們將來可以過着幸福的生活，請你們快把屠刀放下，重

才知。

一讀者上

身在自由世界的人多做有益社會之事

編輯先生：

在大陸一切以「政治掛帥」來鞭策人民之下，每每宣傳「土法上馬」，如何節省金錢物力卻完成了什麼建設，發明了什麼東西等等，誇耀飛躍的進步，使海外不明眞相的人們，受到催眠式的蒙蔽，信以爲眞！

其實情形是怎樣的呢？我最近接到家中來信，對此有所透露。

原來醫療上應用山草藥，規定要佔全部處方的百分之四十，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要自我檢討，硬把「洋」字太重，崇拜西藥不信中藥的罪名加在自己的頭上。

信內還說：今年公社衞生院規定各大隊的衞生站要自己利用山草藥製成針劑。該等衞生站的「土」醫生的技術水準本來就非常之低，不過受醫藥訓練幾個月，平時對普通病症的處方都無把握，加以器械設備缺乏，人手不足，就想製此注射用水也不行，何能負起利用山草藥製成針劑的任務？眞是妄想「一步登天」了！但在政治壓力之下，能容許下級有申述理由的餘地嗎？不怕批評「思想落後」受到處分嗎？於是只有挖空心思，粗製濫造，東拼西湊，以求應付上級的督責，而「躍進」「發明」的報導又喊得震天價响了。這種相率爲僞的作風，如「三蒸飯」「土法鍊鋼」「畝產萬斤」……等貽笑天下的往事，至今還是一脉相傳。由此又可見一斑！近見報載縣級也可生產汽車，建築水壩不用鋼筋水泥的宣傳，不正是同一類型的產物嗎？

但是我又覺得身在自由世界的人們，本來有很好的條件可以做出更多有益於世的東西，而不少人卻把精神思考放在腐化墮落的玩意上，還每每浪費了很多物資，如果與大陸比一比，又是各走極端，太可惜了。

我更要提醒一些「身在自由不知福」，一味沈醉在享樂生活的人們。距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每逢在禾稻收割之後，就連小學五、六年級的兒童也要參加長途行軍，用十多天的時間走上幾千公里的路，半夜三更，喚起來摸黑就走，比起抗戰期間的軍事訓練還要嚴格得多！我們相比之下，怎能鬆懈了警覺，而只貪圖享受呢！

讀者梁艮謹啓（二月十五日）

釣魚台事件變得複雜了

萬先生：

最近中文大學學生，對「釣魚台何在？正確的，還是被野心人（如新左）利用？或者老左操縱？我們祈望聽聽你的指教。

我們是熱血的反共朋友，但我們在這裏且把您當作指北針，如有必要，我們這一羣朋友盼您指點，將作出反應。

蓋華代上（二月十二日）

萬人傑覆：不論其動機如何，凡是中國人，都堅決反對日本侵我領土。不過，這事自毛共意圖揷手後，就變得十分複雜，許多人都借題發揮，因爲這旣是愛國行動，誰也不能非議。

紅狐狸的尾巴

古鶴翔

二月十五日明報的社評「小國寡民，難禦强隣」說：「在寮國作戰的主力，一方是南越部隊，另一方是北越部隊。美國對南越軍的支援，範圍遠在中共對北越的支援以上。美國直接給予大炮與空軍的支援，當然也可能對戰鬭行動給予指導。中共的支援仍只限於供應物資與軍火。……寮國比高棉還要小，全國人口不過二百八十萬左右，和香港相比，還要打個七折。這樣一個小國，對北越軍和南越軍來犯有什麼能力抵抗？北越軍侵入寮國是不對的，南越軍在美軍支援下侵入寮國也是不對的。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出。」

讀了這一篇文章，使人想起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淸官」，每逢有

人爭訟的時候，他必大發官威，「公正廉明」地把原告和被告打五十大板，然後下令兩造自行出外「和解」。

這「清官」確實「公正」極了，可是含寃負屈的老百姓也就苦透了！其實這「清官」如此辦案，是否公正？是否受了賄賂，那就只有天知！

如所周知，北越在中共的支援、指使下侵入寮國、侵入高棉、侵入南越，於是南越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反擊侵畧，這行爲是絕對正確的、是正義的。

爲什麼北越軍隊在中共支持、教唆下進攻南越，進入高棉，進入寮國、

時，明報不高呼共黨侵畧軍撤退，而在自由世界反擊共黨，獲得勝利時卻高呼「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出」？

明報是否想以「中立」的姿態，協助中共和北越，使他們「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們更要注意，這篇社評的標題和內容，均充滿了爲中共卸脫罪責的辭語。

「中立者」的嘴臉，原來如此！「中立者」的原形，經已暴露！

中華民國六十年二月十五晚，憤怒地寫於渡海輪中。

依靠外交不是辦法 反攻才是唯一出路

今日世界上轉着一股逆流：醞釀兩個中國的方案，姑息主義者，野心政客，政治撈家爭先與毛共打交道，企圖牽毛共入聯合國。

欲鄺淸目前這種姑息迷離的氣氛，冲散國際間久積的陰霧與逆流，絕不是求之聯合國，寄賴於外交所能辦到，祇能靠自己努力奮鬪。即先處理內政，再從內政打開外交。

今日聯合國已完全喪失實際價值。試觀六七年中東的六月戰爭，聯合國束手無策；六九年捷克事件，聯合國亦「袖手旁觀」。不論國際間發生任何事件，聯合國無一能解決。其實聯合國祇供作各國辯論與咒駡的場所。國府爲聯合國的席位每年大忙特忙

知。這樣的聯合國，本就不足重視，國府何苦戀棧？印尼退出聯合國門外，不外是如此。今日聯合國已爲姑息主義者及國際政治撈家盤踞。以宇丹爲首，他們何曾有正義眞理存在，祇知媚共，頻送秋波。看趨勢毛共遲早會被牽入聯合國的。

國府已偏安二十一年，人家與國府維持二十一年外交關係已屬難能難得。國府統治權力範圍，祇限於台灣一省，毛共掩有七億人口，整個大陸，許多西方國家如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待到今天才與毛共邦交，絕不是違背什麼國際道義，而是「利益」的吸引。有人將目前國府外交上的「失敗」歸咎於外交人員的無能，這種

與國的外交，皆講現實。道義及信義祇不過是招牌。昔春秋戰爭，齊楚燕趙韓魏聯合爲盟國，爲的是對抗强秦。三國時劉備聯東吳，孫權許親劉備，不外爲了對付曹操百萬大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德意日軸心國，美中英法蘇的同盟國，何嘗不是基於本身利害。今日人家逐漸「拋棄」國府，轉而承認毛共，這完全是「自然規律」的發展，與其怨艾人家不信義，毋寧歸咎自己不爭氣。國府今日偏處台灣，人家當然瞧不進眼裏；而七億人口的大陸，卻是推銷商品做生意的「理想」市場。利字當頭，難怪日本眼見加拿大、意大利、智利、比利時與毛共建交，亦躍躍欲試。

「萬人雜誌」一七一期「新聞以外」第十段中。……在這個選擇中，「現實利益」當然超越「國際信義」，因此，日本未來的動向，已可預卜。西方有許多國家與中華民國有深厚友誼，可是在利益的面前，他們很快

，當然不會例外，背棄國府，投向中共，祇不過是時間問題。（萬人傑先生中肯的評論）。

毛共擺出一副「友善」態度，無疑是對自由國家的誘惑，這種陰影籠罩着國際，絕對不利國府。如果不打破目前這種偏安局勢，恐不出三五載，國府現有六十四個「朋友」，將又失去幾多？而「死黨」的美國，在姑息者操縱下，勢將步加拿大後塵。欲挽救這種頹勢，循外交途徑永遠行不通。最切實的辦法是自力更生，迎頭苦幹，盡一切方法回到大陸，國府成了大陸新主人，「客人」自會登門「拜候」。故國府採取了機動外交措施（見路透社台北五日電：「中央社今報導說：政府正計劃在明年度採取外交上的主動，來協助中華民國的國際局勢。行政院在對於今年七月一日的開始的一九七二年行政年度的施政綱要中，誓諾加强台灣的防務，加强軍事準備，爭取最後反攻大陸。該項於

：㈠進行全面性的政治改革，加强活潑的外交。㈡動員一切人力和資源，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㈢發動科學和技術的教育，並促進文化復興運動。㈣進一步加強武裝部隊的戰鬬準備。）讀了這新聞，足令人鬆口氣。

我國已到萬刼不復的境地，我們的同胞倒懸水深火熱中，同胞們在苦難中煎熬、掙扎、呻吟、呼救，需要我們立即解救。國府若再維持現狀，莫怪「朋友」要看輕我們。

爲了救國家民族，喚醒迷途的人們，宏揚正義於國際，祗有一條路可走——打回大陸。反攻大陸，目前雖受到「中美安全條約」的限制，但要擺脫這條「蠻橫」的覊索，並非完全無可能。

欲正面反攻大陸，必須撕毀「中美安全條約」，跳出這框框。如果反攻順利進行，盟友經過一番冷靜的考慮後，定會諒解同情，繼而支持我們。如正面反攻受阻，可變更爲側面反攻。在大陸各地秘密組織將所有反共力量滙聚起來。到羽毛豐滿，時機成熟，一致行動。第一步採取游擊戰，達到破壞毛共「社會秩序」、「社會治安」的目的，以消耗毛共元氣。第二階段採取小規模攻擊戰，攻毀毛共小部隊駐軍的據點及倉庫（包括軍械庫糧庫在內）。如毛共出動大規模軍隊鎮壓，則化整爲零，你進我退。第三階段是設立若干大規模的游擊根據地（萬人雜誌一五七期每週評論亦有相似的見解），與毛共展開正面陣地戰。這時毛共救了「東城」之火，卻顧不了「西城」之火，而「城南、城北、城中」之火俱起，毛共疲於奔命，勢必精力殆盡。而國軍乘機從台灣出動，內外夾攻，定能一舉得勝。

世人多誤認毛共如今已有短程飛彈，毛共將大陸控制得非常嚴密，「反攻救國」是侈談。說這種話，抱這種見解的人未免有點短視。知否春秋戰國時，齊國連失七十多城池，最後僅存的祇有卽墨及莒邑兩城，而「盟友」何在。況兩城俱陷於重圍中，這種形勢難道不算惡劣嗎？爲什麼齊國能收復七十多城池呢？這道理很簡單——這是決定於軍民一心一德，奮力苦戰。

「天下沒有不耕耘的收穫」是至理名言。但願國府多些「耕耘」，少理聯合國的「是非」。

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國對日作戰的初期，有誰支持我們？當時環境惡劣，德國的誘和，蘇俄的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英對滇緬路封鎖，美國供舊鐵爛銅給日本。我們用血肉之軀，對抗日本現代化飛機大炮，那時候世人所估計的是中國究竟能抵抗多久，並不是中國能否勝利的問題。結果，我們竟能出人意料之外地負起領導盟國對日作戰（太平洋戰爭，蘇日大戰皆是中國打出來的）。我們不但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而且能解救英軍脫離仁安羌之險。二次世界大戰時盟國仰仗我們的大，我們依靠盟國的小。這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越之處。事實證明反攻必勝，而且七億同胞是國

潛在的力量絕非外援所能比擬。困難是存在的，祇要有堅定的信心，堅强的毅力，當能排除萬難。魯迅曾說過：「地上本來沒有路，行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維持現狀是等於坐待自斃，打開出路則能自救。這二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要如何去選擇？

國府祇有作出明智的選擇，才不負國人的希望。（方矛）

美國讀者愛上萬人

萬人雜誌社：

貴社兩次付下書本，經已妥收。貴社出版刋物，本人歡喜閱讀，內容大部似談及中國大陸及香港的消息，在異地的我，有了這刋物，可畧知鄉土消息。現本人決意長期訂購，草此奉知。

讀者何培（自美國）

代郵 吳勛先生：請告通訊處，以便私函答覆你寄來的掛號信。編者謹啓。

香江竹枝詞

潘郎

酒帘

舊時市酒有酒帘，紅粉當爐韻事傳；近日酒帘隨處係，卡廂胡亂兩心甜。

咖啡樂園

美人伴座樂陶陶，眼底風情倍覺騷；風化問題全不管，融融洩洩費心操。

女子美容院

美容底事在高牀？玉手纖纖自暗裳；二十靑蟹唔覺貴，春風吹縐薄羅香。

女浴池

一號溫柔二號嬌，娉婷侍浴黯魂銷；閉門推出窗前月，琴怨瀟湘慰寂寥。

舞榭

火山孝子愛胭脂，手抱纖腰華爾滋；狐步漫開磨面貼，身輕飛燕舞金池。

歌壇

歌壇玫瑰是梁瑛，唱出平喉講愛情；我我卿卿原不慣，周郎顧曲笑盈盈。

夜總會

中西樂隊鬬新妍，奏出柔揚音譜先；美艷歌星舒繡口，秋波斜送座枱前。

賽馬

錢？明知梗係無希望，春夏秋冬一樣癲。

扯旗山

人心高過扯旗山，坐吓纜車解悶煩；遠望芸芸多老襯，提防被騙恨唔翻。

宋皇臺

歷刦蒙塵避地來，趙家天下爲誰開？九龍遺跡今何在，祇剩殘碑伴綠苔。

獅子山隧道

五丁鑿道顯神工，車駕轔轔入隧窿；獅子山頭今異昔，何堪再聽水聲踪。

九龍城砦

東西村内好風光，石屋比隣鬢影香；狗肉鷄鴉馳遠近，四通八達冇關防。

避風塘

避風塘内喚珠娘，一葉輕舟泛綠洋；起伏柔絲千萬丈，打情罵俏解愁腸。

麥馬洪不是防綫·著名防綫有七條

編者答霞莊生讀友：

你來信所詢麥馬洪綫不是軍事防綫，是指中印邊境疆界綫。從第一次大戰至二次大戰這一段時間内，世界上最著名的軍事防綫，就我記得起來的，共有以下七條。茲分述於下：

㈠寇松防綫——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著名「防綫」之一，這是一九一九年協約國及盟國最高會議所決定，是波蘭的東面疆界防綫，由英外相寇松研究製定，故名「寇松綫」。這疆界在南段大半依照布格科河的天然界綫，北部則是從格羅德諾到尼米諾一段。

㈡馬奇諾防綫——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東部邊疆的大防綫，當時法國陸軍部長馬奇諾設計，一九二七年開始建築，至一九三五年完成，規模甚大，有砲台數千，均深入地下層，此外並築有地下市鎮、鐵道、發電廠等，與德國的「齊格菲」防綫相著名的防綫之一，在德國西境，與法國的馬奇諾防綫遙遙相對。馬奇諾防綫費時八年始築成，齊格菲卻在一九三八年夏天三個月中匆匆築成，一九三九年又重新增强，全綫化去九十億馬克。

㈢齊格菲防綫——二次世界大戰

㈣達拉第防綫——在法國、比利時與盧森堡中間，是法國馬奇諾防綫的一部份，依照當時國防部長達拉第計劃匆匆促築成的。

㈤卡洛爾防綫——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羅馬尼亞的國防綫，建築效馬奇諾防綫，在法國指導下築成。卡洛爾是指羅馬尼亞王卡洛爾二世。

㈥蘇聯禦德大防綫——是蘇聯在二次大戰前所建築，規模極大，全綫里程極長，北自北冰洋的亞爾干日爾城起，南利褒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城止，長二千多公里，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都在這綫内。

㈦麥克阿瑟防綫——指美國在太平洋，自阿留申羣島經日本、沖繩、台灣，到菲律賓的弧形防綫，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駐東京擔任聯合國軍最高統帥時所建議提出，故名。這一條弧形防綫在現時，已被認爲美國在太平洋，預防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新年偶吟

曹文錫

故國沉淪二十秋，情懷王粲怕登樓，
風塵潦倒人間世，纔是龍年忽白頭。

文錫先生，工書法，中英文學均佳，其尊人卽黨國元老亟伯先生，春初筆會郊遊，粉嶺宴會，特約赴席，爲壇主佳賓。

集蘇曼殊詩句

岳騫

秋風海上已黃昏，寂寞河山吊國魂！
記得吳王宮裏事，淡烟疏雨過閶門。

岳騫先生集詩僧曼殊之句而成詩，天衣無縫，一氣呵成，集句頗不簡單，該詩聲韻平仄俱佳，讀之，與曼殊自作，毫無分別。

感時

顧葵蓀

年雖老邁未龍鍾，傲骨仍留意氣冲，
世事而今難入眼，何妨作啞與裝聾。

顧先生最佳之句，是「傲骨仍留意氣冲」，讀書人之本色也，「冲」字用得最好。

賀年

春聲

鞠躬如也向詩壇，恭賀新年話一番，
大塊文章隨俯拾，三軍過後盡開顏。

春聲先生曰：毛澤東「長征」詩，三軍過後盡開顏，顏字出了韻，董先生指出其錯，爲之改正，並作長篇註解，所謂大塊文章，俯拾卽是也。

新春感懷

丹心

新春不復舊時情，炮竹聲沉管樂停，
作客無心嘗歲酒，寒燈獨伴到天明。

歲暮鄉思

袁暘照

浮生如寄又冬臨，客邸棲遲歲月侵，
一枕鄉思縈旅夢，幾番梅信動愁吟；
遺民已竭居夷淚，志士常懷故國心，
寒暑迭更人漸老，祇留豪氣未消沉。

袁先生詩中，「遺民已竭居夷淚，志士常懷報國心」，對仗極工，是爲名句。

心願

鄭秀堂

喜覺春風送舊年，敢將心願入詩箋，
凭欄悵惘家鄉月，隔海縈懷故國川。
躍馬橫戈天日笑，揮毫飛檄羽書傳，
青山綠水終無恙，又看新篇詠錦旋。

感懷（用文天祥過伶仃洋韻）

梁莊

不帝嬴秦恪祖經，艱危歷盡廿週星，
國遭賊竊因居莒，人在流離且寄萍；
嘗膽自應知未苦，臥薪寧計嘆伶仃，
王師北定幽燕地，痛飲黃龍竹葉青。

梁先生自註：「我梁氏宗親，素以『忠孝』二字爲祖訓」，壇主十分敬佩，立國精神，首重忠孝，由忠孝二字，方可產生偉大人格，所以梁先生，嘗膽臥薪，流離廿載，艱危歷盡，義不帝秦，恪遵祖訓之因也，希雅集參加，先飲竹葉青，藉可歡敍。

感懷

海外遺民

綠葉成蔭子滿枝，天涯瓠落嘆分離，
恨無李杜生花筆，寫盡毛首禍國詩。

海外遺民先生，有愛人在大陸，不能一同來港，是由詩意得知，萬惡政治，拆散了千萬人美滿姻緣，造出無窮罪惡。

病中吟

李懷蒼

㈠一臥經旬百念牵，霓虹照眼夜無眠，
支離病骨形如鶴，瘦到梅花亦可憐。

㈡誰云我病足煩憂，不信生才自此休，
多少名山猶有約，待登絕頂到峰頭。

李先生來函，得知入院就醫，近又跌傷左足，愁城日坐，遣興塡詞，併附二詩，塡詞容再刊出，人在臥病之中，百無聊賴，需要朋友慰問，鄙人理當前來探看，可惜者，文字訂交，人未見面，敬先表達微忱，恭祝健康早復。

本壇讀友「王同」先生來函署云：「詩詞一道，自幼未曾學習，及長逃避紅禍，卻學無機，近看壇主評註毛先生「長征」詩，非常敬佩，本人雖不懂詩，但評語十分明白，毛君以不通之詩，列入歷史文獻，實在可恥，董先生爲可佩，如果毛君能看到該文，亦當欽敬不已，在下爲敬仰董壇主高雅氣質，函送郵票五元，略表敬意，「請吃咖啡」，千里鵝毛，禮輕義重，並非改詩祗値五元也。

壇主致謝

王同先生，惠贈五元飲茶，莫看錢少，足表高情，非疏財仗義之人，不能出此，精神鼓勵，力重萬鈞，壇主誠懇接受。該郵票不日轉贈張老編贛萍先生，以作寄書之用，古人有言：「來而不往，非禮也」，三月五日，本壇雅集，王同先生之餐費十五元，由壇主請客，以答盛情，即希屆時駕臨，望勿推卻。

又有署稱「萬人雜誌百人讀者會」，來函署云：一七〇期萬人詩壇，全篇專論毛澤東的「長征」臭屁不通詩，簡直浪費壇主的筆墨，蹧蹋我們寶貴園地，我們早知該詩狗屁不通，臭人臭屁，人人討厭，什麼毛語錄，都是胡說八道，我們要打倒毛賊。壇主不嫌屁臭，加以品評，眞是太偉大，云云，下署百人讀者會。

壇主答語

百人讀者會，諸位先生，你們應當罵他，我則不能，原因，身爲壇主，在詩言詩，雖然心中憤恨其人，但是評詩論文，口中必須客氣，因爲詩人要有文雅風度，開言亂罵，見笑大方，須知，「有時表面看來，客氣之言，而言外之音，有甚於痛罵者」。是罵法各有其不同之方式也，諸位明達，當解微意。

三月五號，本壇雅集，有大詩人、名作家、名教授、名書畫家，歡敘一堂，討論文化復興，凡萬人雜誌讀者，及愛好詩文之戚友，均可參加，惟當提前電話報名，言明幾位參加。直接向梅江飯店接洽，曾先生等，可以知道人數，而備席位，如有人向隅，即是招待不週，有失禮貌。又未便一一請柬相邀，採取自由方式，最好先一日自動電告，以便安排席位。梅江聲明，絕不賺錢，願賠本以迓來賓。高誼隆情，不勝感荷。如果事先不知人數，而預作安排，屆時人多席少，有慢嘉賓，壇主雖未負責，亦難辭咎，謹此呈明。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美國對華的如意算盤

二月二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遜發表的外交諮文，其中有兩部分涉及中國問題，茲摘要加以述評。在關於遠東及太平洋一節共五點，其中有三點都牽涉中國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如左：

遠東的未來形勢還沒有明朗，但是有一點很明確，在遠東不能再置於一國的支配和影響力之下。遠東的未來有兩大支柱，㈠是通過地區性的行動來謀求亞洲共同的利益；㈡是美國、日本、蘇聯、中共（原文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大國政策。上述一段話可注意的有幾點。

1.在對遠東未來的展望中，根本不提中華民國，換言之，已將中華民國從未來的遠東局勢中勾消。

2.肯定中共的大國地位，並正式稱之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話出之於美國總統之口，無異已承認中共政權。可以說是非正式的單方面的承認。

3.明確的表示，在遠東問題給予中共以大國的發言權，與美、蘇、日本並列爲「四大國」。這是對中共國際地位的估價和承認。

中共每天在罵美國，每天在和美國搗亂；美國卻這樣給中共戴高帽子，表示友善。看起來美國好像在「以德報怨」。其實在國際政治上，根本無所謂德不德，怨不怨，只有勢和利。相反的，戰後以來中華民國始終以美國爲互信的盟邦，自由世界的盟主。結果，反被從未來的遠東局勢勾消。這都是勢和利作怪，實無足怪也。

諮文在「中國」一節，尼克遜着重說明左列各點。

㈠今後十年沒有比中共參加國際社會，尤其是參加亞洲諸國的建設更重要的事了。

㈡美國準備與中共談判。但是美國必須繼續維護亞洲盟國的安全，遵守條約的義務。因此美國不能犧牲國際秩序和條約義務來與北平建立關係。

㈢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障，基於一九五四年的中美安全條約，那是必須完全保衛的。

㈣認爲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光榮的和平關係，並不是美國與中共走向關係正常化的障礙。雖然不能預料台北與北平間的紛歧最後如何解決，但是堅信可以和平解決。

㈤我要明確的說，美國準備接受中共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設的角色。同時又說，過去數年來有些國家會致力剝奪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員的權利，今後我們仍將反對此舉。

㈥在今後一年間，爲了擴展美國與中共之間國民的接觸機會，我將慎重考慮解除不必要的障碍及採取必要的措施。

㈦但是我們必須採取實際的觀點，在北平繼續採取敵對姿態的情況下，我們單方面不能改善關係。

我們不厭其詳的把尼克遜的話列舉出來，因爲這些話，正在影響和決定中國的前途。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面對和了解的。以下我們做一概括的評論。

第㈠點是展望遠東局勢的補充，無可討論的新義。

第㈡㈢兩點明言，不能以完全犧牲中華民國爲代價來與中共建交。但是這是僅就台灣的軍事而言的，就是說中共不能以武力進攻台灣，如進攻的話美國一定協同防守。但是台灣問題可以和平解決，第㈣點對此說得很清楚。怎樣解決呢？尼克遜自己也說尚未明朗，不過從第㈤點所說，美國準備接受中共參加國際社會並起重要作用，以及第㈠點，把中共進入國際社會看成今後十年最重要的事情，已明白表示，由中共代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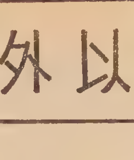
第㈤點反對剝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員國權利，這句話大値得推敲。所謂會員國的權利，並非大國權利。具體言之，只反對剝奪在聯合國的席位，不反對剝奪在安全理事會中的常任理事的權利。這透露了美國與中共妥協的條件。就是說讓中共在聯合國中取得大國地位，代替中華民國，但仍保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普通會員國的席位。

第㈥點表示，今後對中共採取緩和措施。不過說到最後的第㈦點非常洩氣。因爲建立關係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必須兩廂情願，在中共繼續反美的情況下，美國只有害單思病了。

不過讀者不可誤信中共的反美狂言，以爲它眞的要喝美國人的血、吃美國人的肉。中共在這方面比美國更現實。試舉一例以明之。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時，扔炸彈專炸中國同胞婦孺，滿街的美國水兵，則無一人被襲擊。這足以說明，他們的反美有名無實。待價而沽，會隨時出賣自己與美國妥協。



新聞以外



美國不可靠國府如夢初覺
今後要採取主動外交政策

柔人傑

尼克遜的國情咨文到底把國府的「倚賴」迷夢打破，嚴家淦宣佈要採取主動外交政策是正確的路線。最近把搞「台獨」的美籍牧師驅逐出境，對美國還以顏色，值得一讚。懼外、媚外的心理應該拋開，尤其對美國、日本，更不該態度軟弱。

尼克遜的國情咨文

美國總統尼克遜最近發表的國情咨文，不再使用「共產中國」或「中國大陸」那些字眼，他曾在四個不同的場合中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表示要改善與中共間的關係。據說：尼克遜要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是政治和經濟上的必要，他的這一結論，是根據美國政府裏各個不同部門的專家報告，經過長期研究而採取的。

關於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一事，尼克遜說：美國將不會與台灣斷絕關係，或支持任何主張開除台灣聯合國席位的動議。尼克遜希望中共將能「在國際社會中表演一個積極角色」，抑制其開除台灣的要求。

從這些言論，顯明的可看出尼克遜是贊成兩個中國的觀念，但因為他明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非常強烈反對這一辦法，因而他不願明白指出。據華盛頓電訊說：美國的專家們可能已有其他辦法的建議在考慮中。

嚴肅的會談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嚴家淦，針對尼克遜的國情咨文，發表了一項重要的政府聲明，他說：尼克遜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暗示着他贊成「兩個中國」。依照我們的國策，我們絕對反對任何兩個中國的安排。

嚴家淦又說：中國外交部業已指示駐美大使周書楷，建議為尼克遜咨文中不適當的部分與美國進行「嚴肅的會談」。中華民國曾不斷警告美國，不得採取「[illegible]」的行動」。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也發表了一項正式的聲明說：中華民國「不同意」尼克遜的政策演說。魏氏說：人們應該瞭解，中共對自由世界各國的敵對態度，已在他們的思想和政策中種下根源，因此，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要想憑其單方面的友好姿態以改變中共的敵意，是絕對無效的。

暫難改善

關於此點，美國提供此項新外交政策的專家們認為：華盛頓與北平間的外交關係，或甚至文化、商業關係的建立，都不會很快到來，因為兩國間的裂痕，仍然十分廣濶，尤其因為印支戰爭之故，暫時難望實現。

不過，在過去幾個月來，美國對中共的態度已根本上予以重新估計。尼克遜在他的演說中表示：他切望能主動與中共進行一次「認眞的談話」，以期建立「榮譽的關係」。由於美國和中共間的貿易，和美國人在中共境內旅行人數的增加，尼克遜曾說：他對中共之不肯合作，感到遺憾。但他又說：「我們仍然希望兩國能採取相互行動，不致為此種行動的缺乏而躊躇。」

對尼克遜的這種姿態，國府立即作出強烈反應，[illegible]是應該的，且，可貴的，外交部並訓令周書楷就這問題和美國進行「嚴肅的談判」，必然不會有令人「滿意」「鼓舞」的結果。因此，國府應付這件事，不能光是「嚴肅的談判」，該有更切實際的行動。

外交總體戰

什麼是「更切實際的行動」呢？嚴家淦說：當前的外交業務，必須基於總體戰的觀念，作積極主動的展開，透過各種方法，達成任務。他表示將加強國民外交，起用青年人才，使友邦了解我們的立場，進而與我們充分合作。

嚴家淦指出：今後外交業務的重點，應在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各方面密切配合下，致力加強我與友邦的合作與聯繫，多方爭取與國，積極促進亞太國家安全制度的早日建立，並團結全球僑胞，擴大國際宣傳來開拓新的有利的局面。

從嚴家淦的談話，可看到國府新外交政策的藍圖，主動外交確是目前國府打開外交僵局的唯一途徑。一向，國府把自己視為親美的國家，一切跟隨美國；但美國並不領情，今天，卻盡力地跟視他為第一號敵人的中共打交道，大玩「一台一中」的把戲。到現在，國府才如夢初覺，埋怨他不夠道義。其實，國際間一切講現實，要避免被人出賣，必須放棄倚賴心理。

兩頭蛇

中華民國一向倚為外交上有力支持者是美國和日本，可是，到目前階段，日本早已做了「兩頭蛇

辱一次，發表聯合聲明，指責自己政府。這使日本議員也不由引起反感，認爲藤山不該爲了小小的一點貿易上的利益，卑躬屈節，討好中共，跟他作政治上的宣傳。

日本跟中共打交道，睇錢份上，還有可說；美國要和中共打交道，卻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在南韓打了一場仗，在印支又打一場仗，對中共的眞正面目，還看不清楚，希望他能在「國際社會中表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中共可以成爲他們期望的那麼一個角色，怎會有連綿十多年的戰爭存在？

更可怕的是國府把美國視爲盟友，而美國卻盡力拆國府的台。誰都知道，「台獨」運動是美國人搞的，所謂「台獨」，口號是「台灣人的台灣」，目的在把國府驅出台灣，而使台灣成爲一個「獨立國」。這樣的一個「盟友」，如果國府還倚賴他，視爲死黨，其後果可以想見。

教會裏的魔鬼

最近，國府將一名美籍牧師驅逐出境，他是中被逐後，攜同太太和五歲的女兒伊利沙白、一歲兒子李察一同離台到港。

據說，國府認爲方伯里與「台獨」活動有密切關係，限令他在二十四小時內出境，理由是他對中華民國有「不友好行動」。

近年，不論在天主教或基督教裏面，親共的勢力都在日漸擴展，在香港的教會刊物中，經常讀到比左派報刊捧毛澤東捧得更肉麻的文章——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曙暉」及基督教工業委會的「工人週報」都是如此，可見今天的教會，已弄到「神魔難分」。那位方伯里牧師在台灣搞什麼活動，不是希奇的事。

月前，華府政府機關與國會的地下空氣調節系統隧道的爆破陰謀，被控告者中，包括兩名天主教神父。

由此，可見今天的一部分牧師、神父，他們的「工作」不再是替神傳佈福音，而是實實際際地替魔鬼工作。我不知作爲一個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虔誠教徒是怎麼樣的想法，但我相信這只是教會中一小撮壞分子所爲，大多數宗教人士都站在神的一邊。

不受歡迎的人物

國民政府把對中華民國有「不友好行動」的外國人驅逐出境是很正確的措施，過去國府懼外、媚外的心理，對外國人只能「容忍」，不能採取行動；現在斷然地把不受歡迎的人物驅逐出境，爲了本身的安全，也爲了本身的尊嚴，這很應該的。不必問對方是美國人抑什麼國籍人；更不必理會他的身分是牧師抑或神父，這一種獨立和强硬的作風，値得讚揚。

台獨運動頭子彭明敏從台灣「逃出」時，老萬曾在「新聞以外」分析過，認爲他能「逃出」，非美國人從中策劃，勢難達到目的。最近從李士諤兄的通訊，看到「台獨」內部的秘密文件，是尼克遜親自批准他入美，則彭明敏「逃出」之謎，就十分明朗了。

在中共盡力發展中程飛彈之時，美國姑息政客又要求撤銷中美防衛協定。中共的中程飛彈，顯然是對台灣的威脅，當日限制國軍「騷擾」大陸，讓中共有機會發展飛彈；現在要撤銷防衛，美國那一步行動不是替中共打算的？

美反戰分子爆炸國會大厦
尼克遜面臨內外兩面作戰

美國國會大厦邊房參議院部分，遭受爆炸，炸力相當大。至於什麼人炸國會，懷了什麼目的，美國當局還沒查明白。尼克遜予以譴責，認爲此一暴行將會激起全民憤怒。

美國青年的反叛性，在各方面已表現到高峯。國會大厦的被炸，雖未必是反叛青年所爲，但也不能否認其可能性。

尼克遜因支持南越軍隊在寮境作戰遭受國內鴿派政客猛攻，這次爆炸事件是否與此有關，雖不得而知，但時間上的「巧合」，使人不能無疑。

這次爆炸，事前曾接電話「警告」，事後也沒有人因此受到傷亡，雖然爆炸力相當大，可是造成的災害有限。因此，有理由相信是對尼克遜的一種恐嚇行動。

南越進入寮境作戰後，進展緩慢，且遭遇到北越軍强烈反抗，美國軍方也承認，他們太低估北越的實力。爲了在寮未能迅速達到預期效果，實行速戰速決，自然增加了尼克遜的許多困難。

一方面，他要用盡方法支撐寮境戰事；另一方面又要應付國內的壓力，兩面作戰，尼克遜之苦，可想而知。

寮境方面，他已加强空中支援，對北越轟炸的程度，爲前所未有的激烈，在各戰場上，到處見到北越軍的纍纍屍首，這次戰鬬中，北越軍犧牲之大，可以想見。

可是北越仍使用「人海戰術」，使得南越沒法不加派一萬名生力軍進入寮境補充。

除非南越軍能在寮國迅速獲勝，否則，尼克遜要抵擋住國內的壓力，恐怕會十分吃力。今回國會大厦的爆炸，當然極可能是對尼克遜的一種壓力和警告，可是，此舉另一方面也幫了尼克遜的忙。

美國的「沉默大多數」並不贊同使用暴力對待政府，如果此舉證明目的是爲了對付尼克遜，他會振振有詞，獲得較多人同情。

美國的姑息政策愈來愈離譜，這種行動，可謂醜惡已極！

從廣西、

由於一月十日上海建立的新黨委，遭受了多數省市的消極杯葛，自那以後所建五省黨委會，都清一色是軍人的天下。這包括一月十四日建立的遼寧省委會，二十一日建立的安徽省委會，一月二十六日建立的浙江省委會以及最近二月十六日建立的廣西區委會，及十七日建立的甘肅省委會。且就桂隴兩黨委的領導班子，對中共權力鬬爭的形勢，作一簡要分析。

黃永勝勢力的伸張

廣西黨委的領導班子如下：(1)韋國清爲第一書記；(2)韋祖珍爲書記；(3)劉重桂、安平生爲副書記。

韋國清乃陳毅所領導的三野出身，大陸變色前已是兵團司令，論資望高於黃永勝、李德生一班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力拒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團結歐致富（軍區司令）、魏佐鑄（軍區副政委）、焦紅光（廣西空軍負責人）等，支持「大聯指」紅衛兵，猛殺猛打擁毛的「四·二二」。而且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在八十六縣市中，在七十三縣市建立了一派當權（反毛）的革委會。而他自己也被任命爲廣西革委會主任。反之支持「四·二二」的軍人孫鳳璋，幹部伍晉南等，雖然曾被毛澤東塞進革委會籌備小組裏去，可是在革委會成立時，都名落孫山。說明廣西的局勢，一直是在反毛的韋國清一派人所控制。

可是從一九七〇年上半年起，韋國清露面開始稀少；在南寧經常出頭活躍的是名不見經傳的新面目劉重桂。此人在中共一九六〇年取消軍階之前只是「大校」，可能是抗日戰爭期間才入黨的小子後輩。可是現在竟出任廣西軍區第二政委及革委會副主任。來頭有點不凡。那時筆者即敏感到韋國清處境有點不妙了。但不明原因。

再看書記韋祖珍，原在福州軍區擔任政治工作，大概於一九六九年調往廣西。此人出身於晉察冀第三軍分區與黃永勝是老搭檔。他之調往廣西，顯示黃永勝勢力之伸張，以及黃永勝與韋國清之間有矛盾。

劉重桂出任副書記，可能因爲他的資望不夠，從他過去一年的活躍情況，此人必在黨委領導班子中間握實權。

安平生文革前是廣西黨委書記，副省長，不過是個陪襯。從以上的陣容看，韋國清似已被削權，處於不被信任的狀態。因爲和他接近的一羣軍人歐致富、焦紅光等都沒有進入領導班子。握實權的韋祖珍、劉重桂都是異軍突起，非韋國清之所願。

洗恒漢根深蒂固

與廣西比較，甘肅省委會的領導班子較爲簡單，可以說一目瞭然。洗恒漢爲第一書記，皮定鈞和胡繼宗爲書記。

理智的信

知識與信仰根本是兩回事。

很多人對世界上的事物知道得很多，但他不一定會相信這些事物之所以會產生的理論；反之，很多人對理論瞭解得很多，但他們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往往與他們所瞭解的理論不能全部互爲驗證。

因此，對前一類的人來說，他們便會致力於理論的研討；對後一類的人，就會大加搜集事實。前者不能說是「大膽假設」，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些理論基礎；後者又不好說是「小心求證」，因爲他們是想做些「精益求精」的工夫。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我們人類求知途中所必會面臨的問題——「信、疑」關頭。

頃讀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二月號「曙暉」的社論，以「理性與現實」爲題，暢談對中共認知的問題，稱：「『中國大陸是神秘莫測的，……中國落在匪黨手裏，毛共政權可怖而殘忍，……大陸上千萬的同胞正在水深火熱中，受盡匪黨政權的壓迫』。這就是我們所認知的中國——我們的中國，從教師處所得知的中國，從神職界處所得知的中國。難道中國果眞是這樣的嗎？難道共產政權下的中國眞是這樣的嗎？對這既定下來的信念，讓我們細細的想想，細細的思考，嘗試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爲眞理求出路，爲我們的認知求天日。」

在辦刊物的立場，一篇社論和一篇專欄文章所代表的意義不同。一段轉載的文字和一篇讀者投書又是不同。這次「理性與現實」以「社論」的姿態出現，如果不是代表了大多數聯會會員的意見，便是社論執筆人或集了少數人的意見而圖譁衆求榮。因爲從社論的這一段文字中，表現出一個認知問題原則性的大錯誤。這錯誤只能發生在一個或幾個人的身上，決不會全部都是如此，否則的話，就會把全人類委於不可知論的陷阱中。我的這一肯定，並不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理由很簡單，因爲我是具有「理智信任」的人。

反共，並不是一種宣傳。我不值中國共產黨人的所爲，端是由於我是熱愛所有中國人的愛心。我之反對共產主義，也端是由於這種主義對人類的看法是以唯物、無神爲原則，違反我所操守的信念，特別是對「人」的觀點。

我並不因爲全世界偌多的人類淪於共產政權統治下的「現實」，就盲從、幻想地放棄反共，因爲那不是「理性」的。

對中共政權的劣跡惡行，住在香港的人，總不能忽畧眼見的事實而迷信宣傳的。除非他是新近到來或是不注意

黨委看中共

是終被從福州調來的皮定鈞（原是福州軍區副司令）取代。

筆者再三分析過，毛澤東文革失敗，由於廣州、瀋陽、南京、福州、濟南五大軍區的抗拒；「九大」之後，這五大軍區的勢力在繼續膨脹，從這又獲得一個證明。

胡繼宗文革前就是甘肅省委書記，現在仍然是省委書記，顯然他只是冼恒漢等軍人的助手。甘肅省委的領導班子，在文革期間都是抗拒分子。現在仍握大權。

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湖南建立第一個新黨委以來，兩個多月，中共已有九省一市建立了新黨委。毛派僅在上海一市得勢，其餘九省全是新當權派的天下。

關於上海市的領導班子，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個毛派王牌分任第一第二書記，毛派佔了風頭。但是掌握實權的則是王洪文、周純麟、徐景賢一羣書記。王洪文據說在文革期間曾出身於反毛組織「赤衞隊」，周純麟則是警備區司令，只有徐景賢一人是明顯的毛派。因此毛派在上海市，似乎也不能暢所欲爲。

毛派雖垮定．仍有大波折

最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北平市，迄今還沒有建立新黨委。在一九六七年造反奪權的風暴中，「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在廿九省市中佔第六名，算是最先建立革委會六省市之一。其餘五省市爲黑龍江、貴州、山東、山西、上海。

這次在建立黨委次序中，佔先的六省市則是湖南、廣東、江西、江蘇、上海、遼寧。一九六七年領先擁毛的六省市，僅上海一市仍保持領先。其餘五省都已發生「地震」。那些擁毛的急先鋒都已垮台，如「北京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山西革委會主任劉格平，山東革委會主任王效禹，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唯有黑龍江省的革委會主任潘復生因爲是反毛的先知先覺（一九五八年開始反毛，一度被清算，後在劉鄧吹起的翻案風中復起），仍得留任；但是副主任汪家道，曾出兵鎮壓反毛的「榮復軍」，終於垮台。「九大」以來，中共局勢發展的重心是新當權派打擊毛派，鞏固領導權。在這一主流中，黃永勝一系的軍人在擴大自己的山頭。今後的發展，繫於各實力軍人的山頭的離合變化。如果他們能夠團結一致，毛派任何的垂死掙扎，都無甚大作用。如果他們自己過早的展開權力鬬爭，毛派的權位就會相對的提高。今天中共在表面上，仍不得不大捧特捧毛澤東思想，只因新當權派內部尚無衆望所歸的領袖，更沒有定於一是的新教條。因此不得不抬着毛澤東這個政治行屍來做爲維持統一局面的工具。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局面，毛派雖然垮定了，但是隨時會發生反覆和波折。

魯遲

「曙暉」社論之一

▸劉健◂

一、幾年來大陸青年的大逃亡是爲了什麼？很可能大專學生中就有逃亡出來的青年，任何人都可以向他們詢問一下詳情。報章雜誌只不過是反映一下逃亡者的心聲，和報導一下這一逃亡事實而已。

二、浮屍源源漂來，更是鐵一般的事實。這難道也是報章雜誌駭人聽聞的圖文並茂作僞？作僞的報章中西都有，究竟是誰在慫恿他們？我們是否可以大膽判定這些浮屍都是死有餘辜的？他們難道是「可咒的」中國人？

三、郵寄大陸糧包的長龍爲了什麼？難道這只是意味着親親之情？或只是中國傳統文化深厚的孝思作祟？或是來自大陸親人故意哭窮和勒索？

四、回鄉人士的感受究竟是如何的？每次他們回來後，總是諱莫如深似的，絕不願亦不敢公開談論鄉情，這原因是什麼？但是，假如你有從鄉里回來的熟人，私底下他們的傾吐又是什麼？

以上的幾點，爲我們住在香港的人們，如果要致力瞭解、認知的話，俯仰皆是好的資料。難道我們也會說這是不合認知的理性，不合認知的現實嗎？

從上面所引那段社論中所反映出來的意見，我以爲不看報章雜誌，不做大專學生，不做教友都不太重要。因爲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不認識字的人很多，大專學生根本是鳳毛麟角，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更況天主教教友的數目也僅及香港總人口的十六分之一而已。這些絕大多數的人士，卻能夠生活得很寫意，而履行人與人之間得互相信任。嚴重的是執筆寫這篇社論的人，卻失掉了人與人相處，互相生活的那不可或缺「理智的信任」。

假如那位執筆人乘坐公共汽車的話，他應該提心吊膽，因爲巴士司機的駕駛技術可靠與否還沒有經過他自己理性的認知，怎可把生命委諸於陌生的駛駕人？假如那位執筆人到餐室喝咖啡，當端起杯來就要飲入口時，他應該當心這杯咖啡裏會不會有致人死命的毒藥。同時，社論的執筆人又更該想一想，這篇「理性與現實」中，究竟有多少是含乎「理性」、有多少是含乎「現實」？

可怕啊，失卻「理智信任」的人！但願他能夠快速地放棄那不可知論的思想，重新恢復他那信任他人的心，這信任是帶有理智的，決不是人云亦云的盲從。

面對中共盤據大陸二十一年的「現實」，我更會用「理性」來反共！因此，我更珍惜目前我所獲得的自由。



揭露「台獨」分子最近在美、加

一 「防諜」措施

這羣鼓吹台灣獨立的分子，差不多全是台灣大專畢業後的留學生。他們不但受過正常的學科教育，附帶還學了許多政治和軍事的知識。例如，政府在台灣的防諜中各項措施，教育了台獨分子怎樣去借用；轉用來對付政府，嚴防政府人員滲入策反。此外，台灣大專畢業以後，要接受預備軍官的訓練，這種訓練，不但是正規軍官在戰場上的指揮訓練，還涉及了政工活動和編制組織等等。台獨分子學懂了這一套，在他們自己的組織上發揮出來。

台獨的發展，採取了「個別吸收」的方式。吸收以後，還是「個別連繫」，也正所謂「單線連絡」。所以，一個普通的台獨份子，不一定了解整個組織的成員和人事編制。這種類似特工的組織法，對防止組織整個暴露，發生了一定的作用。

由於台獨所倡導的是「民族獨立」運動，自然帶有强烈的排他性，非一個普通政黨可比。所以，要做台獨的策反工作，

第一個條件，就是台灣省籍人士。否則，很難深入到組織的核心。

他們對「防諜」的工作做得相當嚴密。開會時，連台灣話也不說了，儘可能用日本話代替。所以，即使懂得台灣話也是徒然。台獨分子交談用日本話，是不是僅在防諜上的措施使用，抑或另有意義呢？那就只有他們才知了。

二 台獨對海外國民黨的滲透

台獨不但在防政府人員的分化工作，而且進一步還向執政黨的海外支部滲透。他們在「自由台灣」中也透露這種工作。一篇署名 Andy Chang 執筆的「是霧是沙」，就是「我參加海外國民黨的秘密會議」的記述（見附圖）。

這一篇文章，經「自由台灣」編者按：「為秘密盟員無訛」。茲照錄全文如下：

是霧是沙

我參加海外國民黨的秘密會議 Andy Chang

編者按：本文作者經查為本部一秘密盟員無訛，故對作者之姓名，所作所為，及本文涵示之

那次會議應邀參加的都是會議籌辦人（海外聯戰工作負責人）認為忠貞可靠的。為了節省時間與保密，大家住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後，我發覺大家的眼神都不單純，直覺的，我覺得每個人都心懷鬼胎，而這種不融洽不坦懷的氣氛不是來自年齡的不同，職業的不同，嗜好的不同，而是來自身份的不同。大家既是同志，何以身份會不同？經過細心的觀察，觀察他們的言論、交談、小動作，把他們有意無意間表露出來的言行綜合，我得出一個大概的分類。這分類裏包括中共的特務、中國人第三勢力（反毛、反蔣、主張中國自由民主化的中國人）、台灣獨立運動積極人士、國民黨的頑昧忠貞份子。

會程的安排頗緊湊，節目名稱討論內容也頗吸引人，因為有情報價值。依觀察除了主辦人和二個頑昧忠貞份子外，各派均負任務，每一派的主要任務都一樣，不外人、事、物的觀察和記錄，什麼人參加？代表什麼角色？討論什麼？有什麼重要文件？為了收集這些情報，資料除了默記外，還得動用其他儀器如照像機、錄音機。因為默記有限的，至少每個參加者的樣子縱使能默記，也很難描繪精確。因此，人手一架照像機，一有機會就拍照。參加者的照片有了，代表什麼角色知道了，討論什麼默記了。可以帶回家的文件，情報價值總是有限，不可以帶回家的才有價值。但是這些文件都放在主辦人房間，每次討論的時候才每人分發一份，討論結束又收回。為了取得這些極富情報值價的文件資料，我想盡了辦法，因為很多重要細節不可能一一默記清楚，比

是有限的，我考慮取得這些情報文件的價值與身份暴露的損失到底那邊大，再三考慮得不出結果。有一夜自由活動時間，大家上街玩，我想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怕身份暴露的顧慮很强烈地衝激着我，情報乎？身份乎？時間一分一秒在猶豫裏蹓過，我痛苦、我掙扎，想到機會錯過將永不再來，熱血更加速的跳動，「參加革命的工作為啥？」我念着又念着，慢慢地一股莫名的羞恥感湧自心底，為了自己的懦弱寡斷，逐漸擴大、擴大，完全淹沒了我。我再也不能忍受，毅然地決定冒險一試。想好藉口，準備好東西以應萬一之需，儘量壓住心跳，打開房門，走向主辦人的房間，我儘量減少可能的走路響聲，四周寂靜，每個房間沒有任何聲音，好像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心跳的聲音，愈來愈大，我真怕別人聽到。到了主辦人的房間，把耳朵附在房門傾聽，仍然只聽到自己的心跳。我輕敲房門，等了一會兒沒有反應，我大膽地決定裏面沒有人，開鎖進去，果然沒人，打開抽屜，那些文件果如所料，擺在裏面，拿起照相機一張張一頁頁的拍，趕快匆匆拍完走出主辦人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心跳如雷，我覺得頭昏昏的，用手摸摸額頭，冷冷濕濕的，才發覺手心濕透，額頭濕透全是冷汗。我承認我膽小，非天生英雄豪傑人物，默默地我又慶幸僥倖中我完成了任務，是安慰？是興奮？整夜呆在房裏卻睡不着覺。

會議結束了（對我來講，這是最長的一次會議），雖然也是圓滿的結束了，大家滿臉不自然的笑容，揮手告別，各自向黃昏暗淡的街頭行人堆

活動（下）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李士諤

報告及資料後的隔天，我得到一個高興的消息——我的資料和報告與別人得到的完全符合。我不但高興終於不辱使命，更高興不知名的同志，在那次會議裏與我同在，更因欽佩他的技高一籌而興奮。

那次會議過了不久，湊巧得很，我邂逅了一位外國女朋友，她問我認識不認識某國人（那次會議的主辦人）？我很驚訝，乃問她如何認識他的？她說在一次家庭晚會裏，此位先生會對中國現狀發表高見，並會表示，基於中國人的立場，他應回中國大陸爲中共努力。

這篇文章，行文雖然晦澀；欠妥的地方很多（其實全本刊物文字，別字很多，行文生硬）。但總算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㈠描寫會議人物的複雜；㈡竊取情報過程；㈢台獨份子不只一人參加（見最後第二段）；㈣爲中共捧場。其中第四點，有「千里來龍，到此結穴」之妙。請看文中最後一段寫着：「她問我認識不認識某國人（那次會議的主辦人）。【筆者註：台獨不承認中華民國爲祖國。此處所指之某國人，乃指中華民國，因其括號註明爲該會議（海外國民黨）主」台獨份子這樣熱心引述這種立場，究竟他們爲台灣獨立奮鬥，抑或爲匪作倀，那要非認眞弄清楚不可。

三 結論

綜合了「自由台灣」的內容，可知台獨活動，已經有了實質的叛國根據：

一、本部組織成立，叛亂集團已構成。

二、呼籲台籍人士起來，實行武裝反叛政府。叛亂言論昭張，白紙黑字，不容狡辯無憑。

三、汚辱國家元首，抵觸憲法。

四、特務活動，顚覆實據。

既然台獨分子已明目張膽對政府叛亂，試問我們政府還要對他們客氣什麼？這些年來，國府多以投鼠忌器去姑息，造成台獨的坐大。到了今日，台獨已明目張膽提出武裝反叛的主張，不只扛着招牌在聯合國示威了。假如國府還裝聾作啞姑息下去，有一天，台灣出現的，不是中共的游擊隊而是台獨的游擊隊時，我們還憑什麼向國際證明：台獨份子，只是外國政客豢養的海外寄生者。

「尼克遜主義」的實施，美國已陸續退回到美洲自守，對中共已從圍堵政策轉進到接觸政策，台灣的獨立，無疑是美國最好的願望。所以，美國對台獨上下其手是有理由的。

日本這一個暴發戶，對釣魚台的蕞爾小島，也表示得饞相十足，對台灣這塊肥美的土地能忘懷嗎？所以，對台

日本對台獨更是十足支持。

毛澤東會表示：台灣可以交國際管理一個時期，然後由中共接收。這，間接鼓勵了台獨的產生。何況中共心腹大患，正是國民政府，而顚覆政府最好的工具，莫過利用台獨。儘管中共表面反對一中一台，但他們內心對利用台獨來顚覆國民政府，恐怕比誰都要熱心。而台獨與中共的關係，在這一份文件中的字裏行間，也流露了很多。

既然台獨在如此複雜的背景支持下反叛政府，而又演變得如此明目張膽，罪蹟彰彰，那麼，國民政府爲什麼還不放手對付？

台灣已經是中華民族僅有一塊乾淨土，也是唯一的復國基地，是我民族存亡所寄，不容成爲國際陰謀的犧牲品。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存亡問題，更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憑藉，和神聖領土不容分割的使命所在。

如果國府放手去對付這一羣由國際陰謀家所豢養的跳樑小丑——台獨分子。我深信：凡我血氣之倫，在所焚香默禱的！

（全稿完，寄自加拿大多倫多市）

編者的話

我們一連三期發表了「台獨」分子在加拿大成立「總部」的陰謀活動，這些資料，都是根據他們的對內刊物，不輕易能由反台獨的國人取得的，我們把它揭露出來，除了促起國人注意，同聲討伐這種出賣國家民族，甘爲他人做工具的敗類之外，尤望政府能拿出有效對策。

此外，我們還收到一份來自美國的宣傳品，一個號稱「中國國民黨全面革新同盟會」的宣言，這兩股反政府的逆流，幾乎是同時在美、加成立並開始活動的，其背景是否相同？牽線人是否一個？頗耐人尋味。

中共歷史上冤獄之

岳騫

外國人批評中國歷史是一部「殺斫史」，自是言之過甚，但翻開中共歷史看看，倒眞正正是一部「殺斫史」，被政府捕殺的共產黨人不必計算在內，就是其自相殘殺的同夥，數字也相當驚人了。本文所述的李特、黃超兩人，即是典型的枉死鬼，至於這兩人被殺究竟由誰主使，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現在先談談這兩人的出身，李特是列寧格勒軍政大學畢業，由莫斯科回國到了上海，經中共中央派去豫鄂皖蘇區與張國燾一道工作；黃超未出過國，原在上海作學生運動，兩人一道奉派去豫鄂皖蘇區，中共中央的介紹信，指這兩人可任要職，要張國燾予以重用。

張國燾原來並不認識這兩個人，見面之後，覺得兩人都受過相當教育，能力都很强，就眞的予以重用。到了紅四方面軍放棄豫鄂皖蘇區向川陝逃竄時，李特升任參謀長，黃超擔任了中央局秘書長。

到了共軍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在懋功以南撫邊會師時，由於路線問題，兩邊頭目已經發生爭執，爲了解決紛爭，在毛兒蓋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李特、黃超均有機會參加，在會上，兩人均曾極力指責中共中央領導的錯誤。中共中央自江西逃出抵貴州遵義時，由秦邦憲、周恩來負責；自遵義至毛兒蓋則由張聞天、毛澤東負責。李特、黃超指責中共中央領導錯誤，毛澤東自然首當其衝，也因此，與李、黃二人結下深仇。

以後共軍由合而分，毛澤東自包座偷率彭德懷、林彪兩股北逃之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及朱德、劉伯承都被毛澤東遺棄，留在張國燾一邊，李特與黃超仍任原職。

一直到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澤東一股已經逃到了陝北，張國燾、朱德深恐到陝北與毛澤東無法相處，決定由甘肅靖遠渡過黃河，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與新疆盛世才相呼應。當組成西路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王樹聲任副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李特任參謀長。下轄三個軍，原第五軍團改爲第五軍，仍由董振堂任軍長，黃超任政治委員；第九軍團改爲第九軍，孫玉清任軍長，陳海松任政治委員；第三十一軍程世才代理軍長，李先念任政治委員。

這三個軍兩個原屬於紅一方面軍，只有三十一軍是紅四方面軍基本部隊，可能爲了加强控制，所以張國燾、陳昌浩派了黃超去第五軍任政治委員，以加强控制。

共軍西路軍當時由靖遠渡過黃河其勢銳不可當，在景泰一戰，馬步青部騎兵旅傷亡慘重，前進指揮官馬廷祥陣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全部渡過黃河，二十日就佔了河西走廊的重鎭古浪，並分兵向武威、永昌進擊，馬步青部岌岌可危。

此時青海省主席馬步芳爲馬步青胞弟，聞訊派出全省精銳增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軍經過一晝夜血戰，收復古浪，這一仗共軍傷亡慘重，總指揮部被俘獲，徐向前被俘，由於他說的一口山西土話，馬家軍過去與四方面軍作戰對手全是四川人，對這個「老西」未注意，加之徐向前貌太不揚，所以被當作普通俘虜看待，當時共軍大頭目在作戰時，人人身上都帶一些金器，準備作戰失敗後，如果跑得掉可作路費，跑不掉留作行賄之用。徐向前身上帶了一批黃金，這次算是派了用場，向守軍行了賄賂，得以脫身，輾轉逃去陝北。陳昌浩並未被俘，倉促間與第九軍政治部主任洪學智一齊化裝逃走，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也回到陝北。

比較倒運的是第九軍軍長孫玉清，他沒有跑掉，被馬家軍活捉之後認出了身份，送去西寧，馬步芳最初很優待他，直到了次年四月間始槍決。還有徐向前的黑市愛人黃光秀也被俘送去西寧，由於黃光秀人既漂亮，又能說會道，馬步芳本有寡人之好，當時又正在壯年，三十歲剛出頭，就把黃光秀接收了。以後由於青海省高級軍政人員（都是馬步芳的叔伯兄弟子姪）一致反對，恐怕這個女共產黨危害了主席政躬，馬步芳沒有辦法，當時給予一筆錢派人把她護送出青海，抗戰期間曾在武漢露面，以後即消聲匿跡，杳無下文，若非被中共地下人員謀害，即是嫁了金龜婿，安份守己作歸家娘去了。

最幸運的要算西路軍總部電台台長劉景炎，被俘後，馬步芳看他年輕，留下性命，予以工作，到了大陸陷共時已在青海省當了總工程師，馬步芳及青海人員撤退，劉景炎可能自恃是中共舊人，留下未走，以後也無下落。由於他隨馬步芳工作了十五年，又曾把西路軍機密告知馬步芳，推測中共將不會恢復其黨籍，初期也許有一噉飯處，稍遲一定要作爲叛徒處死的。

古浪一戰，中共第九軍所餘無多，李先念就指揮其餘兩個軍向西竄，到了高台縣又被馬家軍追上。這一仗打得更激烈，激戰了七日七夜，高台城被國軍克復，軍長董振堂戰死，政委黃超與副軍長朱良才漏網。

馬家軍全殲共軍第五軍，其中還有一段歷史恩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馮玉祥雄踞西北時，部下大將均分任疆圻，孫連仲被任爲青海省政府主席，所部開進青海，由於主客之見，風俗習慣差異，孫部與馬家軍存有很深芥蒂，但孫部力量强大，

馬家軍自不敢攖其鋒。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大戰爆發，孫連仲率軍東下，離開新疆，但孫部與馬家軍之間的舊仇並未化除。後來孫連仲部歸屬中央，編為第二十六路軍，次年夏天調去江西剿匪，十二月間，孫連仲去南京述職，部下警衛旅長季振同在中共兩名地下黨員參謀長趙博生，另一旅長董振堂勸誘下，一同投叛，開往寧都接受中共改編，也就是中共史上有名的「寧都兵暴」。

這支部隊叛變後，中共改編為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為總指揮，趙博生為參謀長兼十三軍軍長，董振堂為十四軍軍長。不久，季振同指為政治有問題予以軟禁，共軍西竄前夕，予以殺害，在季振同被軟禁時，軍團長（總指揮改名）由趙博生代理，國軍五次圍剿時，寧都之戰趙博生被擊斃，當時叛變的三個頭頭，只剩下董振堂一人，軍團長落到董振堂肩上。共軍一、四兩方面軍合股後，決定分兩路北竄，董振堂第五軍團編入左翼軍，歸朱德、張國燾指揮，毛澤東私逃後，第五軍團就歸張國燾領導，此時一個軍團不過剩下兩個師的番號，張國燾將軍團撤銷，第五軍團變成第五軍。

雖然數年時間變化多端，但馬家軍仍然認得當面的第五軍就是孫連仲舊部，董振堂就是當時的旅長，認為報仇的時間到了，三十年只能候到這一次機會，所以進攻高台比攻古浪還要勇敢。董振堂也知道被馬家軍俘虜了沒有生理，所以拚死抵抗，雙方激戰七晝夜，馬家軍傷亡慘重，共軍第九軍全軍覆沒，黃超與朱良才跑掉就去西路軍總部。

此時的西路軍總部雖然被馬家軍全部捉去，但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仍在，收拾餘燼，重新建立直屬部隊，總指揮部也算勉強還擺着樣子。

到了以後倪家營大敗，黎園口再敗，康隆寺又敗，九軍政委陳海松又被擊斃，五、九兩軍等於消滅，九軍還剩下五百多人，五軍只剩下一名副軍長，一名政委。李先念看着覆沒在即，提議分為左右兩個支隊分開游擊，即使有一部覆滅，也可以再留下一部，不致全軍覆沒。當時決定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五軍副軍長朱連才，率領九軍剩下的五百多人編為右支隊；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代軍長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總部政治部主任兼政治保衛局長曾傳六及五軍政委黃超，連同三十軍剩下的一千多人編為左支隊，分開進行，以免被國軍堵住，同歸於盡。

紅朝外史

李特、黃超之死

左支隊此時只有李特是總部參謀長，應當由他指揮。但李先念則認為總部早已覆滅，你們這幾個孤魂野鬼，要靠三十軍保護，當然要聽我的。兩人就時起衝突。

及至深入祁連山，擺脫了馬家軍的追踪之後，對於前去方向發生了爭執，李特、黃超主張回陝北，當時張國燾手下還有第四軍與第三十軍未過河，實力未受大損，李特要回陝北，希望與第四軍、第三十軍合流，仍是一個强大力量。但李先念不肯，仍主張向西跑入新疆。事後證明是李特的看法正確，王樹聲、朱良才率領的右支隊鑽隙蹈瑕居然跑回陝北，但左支隊在李先念堅持下繼續西進，沿途又受到國軍的打擊，及至到了新疆，只剩下了七百多人，程世才、曾傳六、李特、黃超、鄭維山等人。這一小撮敗殘兵馬跑到星星峽，盛世才派了一名副官到星星峽迎接，馬家軍不好再追，就放他們去了。

這時毛澤東早已派了陳雲、滕代遠、鄧發到廸化，由廸化趕來星星峽把他們接去廸化，臨時編為戰車大隊，由蘇聯軍官教授駕駛戰車。又過了兩個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九月二十五日共軍投誠改編為第八路軍，全名一致對外，原來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可是這批人卻一直未回延安，仍留在廸化，中間隔了三個月，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十月，陳紹禹由莫斯科經廸化返延安，在經過廸化時，命令鄧發將李特、黃超及另外三名留俄學生俞秀松、周達文、董亦等以托派罪名全體處死。

李特、黃超之死，對張國燾精神打擊至大，以後陳紹禹回到延安，兩人曾為此事發生爭執，張國燾並且寫信給羅納茲，敘述李、黃兩人被殺經過。

李、黃兩人死去已三十三年，至今無人研究其死因，成為中共黨內一大懸案。表面看來，是陳紹禹下令處死的，但陳紹禹與兩人素無糾葛，為什麼要殺他們？更微妙的是毛澤東的重要劊子手鄧發卻一直留在廸化未走，最後還是擔任了殺害李、黃的劊子手，此中經過，更不簡單。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史稿作者王健民曾託筆者詢問張國燾先生有關中共黨史二十九項問題，其中一項提到張國燾與羅納茲信件說李、黃二人為毛澤東整肅事，張先生並未否認，但在「我的回憶」又說是陳紹禹所殺，真相尚難辯明。張先生目前不在香港，亦無從詢問，據區區之見，可能又是毛澤東安排的一項毒計，假陳紹禹之手行之，由於陳紹禹與俞秀松等人在莫斯科讀書時結下冤仇，必欲去之而後快，毛澤東命鄧發就乘機提出李特、黃超二人，皆指為托派，一網打盡。

到今天殺人者鄧發已墜機而死，兩個主謀陳紹禹、毛澤東還在鬪爭，翻開中共歷史看看，不僅是一部殺斫史，簡直血腥味撲鼻了。

葡萄牙和「紅太陽」的非洲爭奪戰

海外見聞錄

澳門的「有色人種」們，眞正「有福了」。他們雖然還沒有資格，來和那些白皮膚的葡萄牙「主人」，分庭抗禮。然而，比起非洲葡屬殖民地上那一千四百萬黑人來，在待遇上，已經不曉得「人道」了多少倍。——那些以能爲「歐洲母國屬地公民」爲榮的人們，聽了這句話，一定會更加自鳴得意了吧？

非洲的葡屬殖民地，一共有五部份，那就是：卡普佛德島、索圖半島、葡屬怯尼亞、安果拉、默坎畢克。其中以安果拉爲最大，面積有一百二十五萬方公里，比葡萄牙的本土幾乎大了十一倍。人口最密的地方，是默坎畢克，一共有七百九十萬人，比葡萄牙本土只少一百六十萬。

總而言之：葡屬非洲殖民地的總面積，要比葡萄牙本土，大二十倍。——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葡萄牙這個在歐洲最窮也最小的「殖民地國家」，寧可咬着牙，在它的殖民地上經常駐紮着十五萬大軍，也絕不退讓一步。正像他們死去的那位「元首」薩拉查說過的一樣：

「對於我們的殖民地，我們不賣、不讓、不送人情。就是芝蔴綠豆的一點，也不放棄！」

所以，這個國民平均收入每年只有五百美金的國家，也不惜把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四，都花在自己的殖民地上。

就連「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分配給葡萄牙，來做爲「反共抗蘇，保家衞國」之用的最新式汽油彈，也被他們拿去對付殖民地的黑人去了。以「保衞葡萄牙本土」爲名，向西德買來的四十架「G九一型」轟炸機，也晝夜出現在殖民地「解放區」的上空，不斷地掃射着那裏的「臨時醫院」，小學校和鄉村市集。——當「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因而向葡萄牙提出了抗議來的時候，他們得到的答覆：

「這些武器，都是在保衞我們本土時，才使用的。」

問題就在於：葡萄牙對「本土」的定義，是和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同的。——從一九五一年起，遠在非洲的那些殖民地，就都正式地變成了葡萄牙的「海外行省」。

「海外行省」的黑人們，理論上是和白皮膚的葡萄牙人完全平等的公民。事實上，卻有天差地遠的分別。首先就是「身份證」的顏色不同。再就是待遇上的歧異，一個不熟練的白種工人，拿起薪水來的時候，至少要比一個熟練的黑種工人的最高薪，超過三倍以上。理由是沒有的，就是問的時候，也沒有人答得出來。

同時，在選舉權上，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限制，弄得在上次大選中，能夠有資格投選票的默坎畢克人，在將近八百萬人裏，只有九萬三千多個。而且全部都是白人，或是黑白種的混血兒。

在葡屬非洲殖民地生活的黑人們，百分之九十以上，還是文盲。所以，葡萄牙能夠輕而易舉地把他們的「選舉權」，一筆鈎銷。即使有些黑人，費盡了千辛萬苦，進了小學、中學、甚至於大學，也還是很難有個出頭之日。到現在爲止，眞正能夠和白人一樣在大學裏念書的黑人，不過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四左右。正像葡萄牙京城里斯本的大主教瑟瑞傑若說過的一樣：

「讓土人們念書是必要的，因爲他們一定要學會怎樣寫、怎樣唸、怎樣算賬。

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讓這些土人，個個都得個博士學位。」

身在殖民地的那些「天主教信徒」們，就說得更加坦白了。默坎畢克的首都羅瑞格・瑪魁斯，天主教的大主教埃溫・皮瑞若，就公開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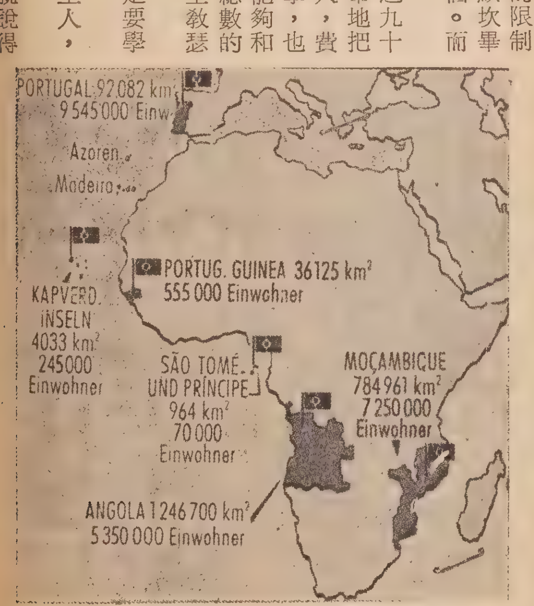
「受過教育的土人們，有一個神聖的義務。那就是：向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土人們進行說服工作。告訴他們：所謂獨立，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

事實上，獨立這一點，在人們的安居樂業上，是一件非常不重要的東西。」

幸虧眞正相信這些大主教的話的黑人，並不算太多。所以，那幾個殖民地的人民，才有了翻身的希望。——他們到處展開了游擊戰，積少成多，殺掉了將近三萬個佔領軍。爲了面子問題，葡萄牙政府從不把這些損失，做爲正式的「傷亡數字」來發表，而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一句：

「昨夜，我軍遭受意外死亡者十餘人。」

有時，傷亡太大，完全說是「意外死亡」，誰



葡萄牙及其非洲殖民地

聽了也不會相信。尤其因爲大家都曉得：在葡屬佉尼亞，起義的黑人們，已經有了一支一萬多人的正式隊伍，而且也解放了境內三分之二的土地。葡萄牙的軍隊只能縮在少數的幾個據點裏「固守」，連每天需要的軍火、軍糧和醫藥，都要靠直升機送進來。

在被「解放」的區城裏，「非洲佉尼亞與卡普佛德島獨立黨」（PAIGC），是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到現在爲止，他們已經到處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機構；一百五十九座學校，一百二十座醫療站，和成千的「人民商店」。在那些地方，每個農民，都可以用自己田間的產物，來公平地換取一些日用品。

在默坎畢克，游擊隊佔領了幾個幅員廣大的省份：卡波德伽杜、尼阿撒、特蒂。這裏的爭奪戰雖然打得很凶，但是，葡萄牙軍隊要想把游擊隊乾乾淨淨地趕出去，卻從來沒有達到過目的。

在安果拉，「情勢已經大好了」。西北部的勞安達區，早就建立了一個「解放區」，離安果拉京城最遠的地方，也只不過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距離。——游擊隊還在他們的「解放區」裏，成立了一個「安果拉共和國」，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機構、警察機構、教育機構；甚至於還頒發了自己的護照和身份證。不過，這個共和國的臨時政府，至今還設在國外——隣邦剛果的金夏沙地區。

最可惜的是：由於葡萄牙那一般「大殖民地主義狂」的人們，過去幾十年中，在種族歧視方面，說盡了好話；做盡了壞事。弄得這些地方的絕大多數黑人，都像默坎畢克游擊隊的領袖蒙德蘭克一樣地相信：「只有通過武裝鬭爭，才能使我們爭取到幸福的生活。」這一種論調，和「紅太陽」的話很相像。他們會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當然是意料中事。「語錄」和武器，從很久以前，就源源地通過剛果的邊界，跑到成千上萬游擊隊員的手裏。在剛果邊界一個森林地區，還有一些「游擊幹部訓練班」，一面拼命學習毛語錄；一面接受游擊戰的「學科」與「術科」的訓練。教官們當然都是中共派去的「抗日時代的游擊老手」；翻譯也是他們從北京外語學校帶去的高材生。前幾個月，安果拉的官方報紙上說：他們在一次遭遇戰中，打死了幾十個游擊隊員，而且還發現了兩三個黃種人的尸首。從照片上看來，他們的膚色的確比旁邊的黑人要明淡得多。但是，究竟是不是眞的「老八路」，命喪他邦，倒是很難加以斷定的。

葡屬殖民地上的這些黑人們，不是文盲的，十人中找不到一個。這自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語錄」的銷路，也影響了一般大眾對「語錄」的眞正理解力。然而，就是沒有「語錄」來助陣，自動參加游擊隊的人，也洶湧如潮。因爲現實生活的教育，實在太殘酷無情了。黑人們雖然在表面上，不再被稱爲「土人」，實際上的待遇卻依舊和十年前差不了多少。死掉了的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曾經對世界上宣佈過：「在我們這個國度裏，不分膚色，不分出身，什麼人都完全平等。——這就是我們一向鍥而不捨的目標。」

但是，事實上呢？黑人如果不隨時帶着身份證的話，就已經算是犯了罪，馬上有坐牢的資格。在黃昏以後，城市裏最繁華的地方，根本不准他們進去。誰要是進去了的話，就也有坐牢的資格。做爲一個「土人」，也可以慢慢地爬進「非土人」的圈子裏去的。不過，先決條件也很多：既要能寫、能看、能說葡萄牙文；還要有銀行戶頭，有養家的能力；並且要習慣於葡萄牙的「社會生活方式」。而最要緊的一點是：要和所有的「土人」，無論是親戚也好，朋友也好，都要堅決劃清界限，一刀兩斷。所以，直到葡萄牙正式把「公民權」送給那些殖民地的黑人的時候，從眞正的「土人」，爬到「非土人」這個圈子裏來的黑人，一共還不到黑人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

非洲葡屬殖民地上的游擊隊

非洲的葡萄牙佔領軍

吳佩孚駐防衡陽二德行

覺初

民國八年，吳佩孚以第三師師長駐防衡陽，頗以儒雅自飾，與地方紳士甚為相得。那時候的師長，不比抗戰以後的體制，權勢之重，不啻方面之尊，對於駐防地區的行政事項，可以無所不管，生殺予奪，誰也莫敢如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都曾經目擊過的。只有吳氏，在當時卻留給人民的印象不同。他派旅長張福來，分駐我那個山區小縣，旅部即設在城西謝家大宅，饒有園林池館之勝。張福來本一粗魯武夫，目不識丁，酷吸大烟。而房東謝某，原亦未嘗學問，放蕩無行，專以逢迎官府，阿附權貴為事，故對張福來大獻殷勤，無微不至，日則侍候烟榻，吞雲吐霧；夜則微服導行，宿柳眠花；居然變成張福來唯一的膩友了。謝因一件桃色糾紛，因與某商店大打出手，邑紳李××，套用杜甫錦城詩句以譏斥之，謝啣恨在心，常思設計報復，乃向張福來日進讒言，誣指李為黑社會首領，犯案多端。張福來竟胡裏胡塗，把李捉來，腳鐐手銬，儼同大盜巨兇，並請吳電復，即予正法。吳氏以人命至重，必須詳慎處理，飭他馬上解送師部，以便研訊。張福來無奈，只好遵辦。吳氏一見李面，恂恂儒雅，絕不類兇狡黠猾之徒，當即解除枷鎖，暫留師部監禁，隨向各方詳細徵詢，備得張福來與謝某所為一切，不勝赫然震怒，除將李某溫言省釋優禮送回外，特召張福來大加訓斥，并囑對謝某嚴密管束，促其改行歸善。從此張福來不敢偏聽胡為，一改初駐防時之粗暴態度；謝某亦深藏斂跡，不敢小頭銳面，狐假虎威。軍民之間，漸覺安輯融洽，非復前此之惴惴危懼，不遑終日了。

又我的姻伯祖陳大猷，方嚴正直，嫉惡如仇，除盜除奸，不遺餘力，向為官府倚重信賴。威稜所至，不但地方上的流氓，望風生畏，尤其是那些浮華輕薄的讀書人，不免由敬而生忌，由忌而生恨。適會吳氏大籌軍餉，縣府承奉意旨，雷厲推行。有一新進青年，剛由學校畢業，滿身洋氣，善拍瞎吹，竟因謝某向張福來打通內線，派充陳大猷那鄉的捐款委員，這位初生之犢，正欲借此大出風頭，建立他在地方上的權威地位，官架子之大，簡直是欽差大臣出巡，於是騷擾不堪，路人側目。不想那天大擺儀仗，駕臨陳大猷老人的家裏。陳大猷一氣之下，非同小可，登時呼召百數十人，將該委員綑倒在地，拳棒交加，歷數其素行不法，隨來武裝兵士，都呆立兩旁，莫敢向前拉救。陳大猷在一陣激動之後，也曉得這一闖闖禍不小，因即安排家小，準備移家徙宅，遁逃於漢口滬瀆之間，臨行前，分函縣府及具呈吳氏，瀝陳衝動激憤之由，與不得已棄家亡命之苦。吳氏接了老人申訴，不覺深為感動，認為這個倔强的長者，實具有威武不能屈的正義感，特電張福來，切不可查封緝拿，當由縣府另派妥人，與他切實談判，並須保證陳大猷一家人的安全。於是這一場鬧劇，就在吳氏的開明作風下，輕鬆地結束了。

後來那位輕狂浮猾的劣員，終在民國十七年，乘朱德叛變過境，又得投機取巧，加入共黨，殺害陳大猷父子。可是他在不久，亦受到共產黨的清算，把他活生生地投入河中溺死，可說是陳大猷的英靈，死而未泯了。

上述兩則，是我小時候，就聽他人說爛了的故事。儘管吳氏一生，是與北洋軍閥一丘之貉的人物，但在我們前一輩的湖南人士眼中，確是另一個看法，甚至把他視為彭玉麟的化身哩！

時代的

有一棵濃密的菩提樹，
它自幼長在森林深處，
為什麼長在森林深處？
有誰知道是什麼緣故？

菩提樹呀菩提樹，
那森林深處的菩提樹，
難道你看不出，
我和你一樣孤獨，我和你一樣孤獨！

有一個可愛的年青人
他終日徘徊在菩提樹蔭。
為什麼徘徊在菩提樹蔭？
有誰知道是什麼原因？

年青人呀年青人，
啊！渴望愛情的心靈，
難道你看不出，
我正是等待你的心，我正是等待你的心。

——菩提樹——公劉

我並不認為這首「菩提樹」是一首好詩，更不會認為它是公劉的代表作。這首詩的「詩質」太單薄了，重複的句子太多，讀了之後像是喝了一杯混進太多白開水的淡酒。然而我之所以在開頭引錄這首詩，並不是要貶低公劉的身價，而是因為它曾經譜成歌曲，曾一度在大陸流行，來自大陸的朋友看了，心裏或許還能迴響着昔日熟悉的旋律吧！

公劉是中國五十年代傑出的青年詩人，早期經歷不詳，只知道他和聞捷、張永枚、韓笑、未央等都是著名的部隊詩人，反右前其地位比其他幾位詩人更高，名氣也更大。中共曾一度捧他為「時代的詩人」。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間，他絕大多數時間都隨部隊在西南邊界駐防，踏遍雲貴高原。他的詩作以描寫邊防軍生活和少數民族生活的題材居多，而且在風格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南民歌的影響。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和「邊疆文藝」由於培養出公劉，曾一度受到中共中宣部和作家協會

的表揚。說他們是培養青年作家的模範單位。

在同一期間的青年詩人中，公劉的詩作無論在質量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令其他青年詩人感到望塵莫及的，就是公劉的長詩，描寫西南少數民族生活的著名長詩「阿詩瑪」（曾拍攝成電影），是由公劉執筆整理的。除了「阿詩瑪」之外，公劉還寫了「南望雲嶺」、「望夫雲」等長詩。「望夫雲」長達千多行，一九五七年還和林予合作改編成電影劇本（發表於「延河」一九五七年七月號）。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在藝術風格上，公劉接受了西南民歌的影響。他是從民歌的調子開頭的。

你知道我會唱多少動聽的歌子嗎？
請你去問問綠林裏的鳥雀吧！
你知道我會講多少美麗的傳說嗎？
請你去問問山野裏的花朵吧！
——我聽見一個牽馬的孩子，
在山野裏唱這樣的歌曲。

接着詩人便敍述一位公主和青年獵人的動人的戀愛故事。美麗的公主愛上一位勇敢的青年獵人，可是他們的相愛受到父王的干涉，被「高僧」所破壞。他們的愛情雖然堅如磐石，但最終都敵不過代表封建統治勢力的父王和高僧。結果獵人被高僧用巫術變成了「石騾子」沉到海底去，公主卻變成「一朵白雲」，憂鬱地漂浮在天上。這首詩雖然很長，但如珠似玉的詩句卻不少。非常形象和生動，他用這樣的詩句來表現獵人的才能和勇敢。

勇敢的獵人大步走向宮門，
石獅子石象紛紛望野外逃奔，
他笑着把神箭倒插弩弓倒掛，
石獅石象才敢走回原地蹲下。

當獵人被巫術變成「石騾下」沉於海底，爲了表現獵人內心的激憤，公劉寫出了這樣光彩奪目的句子。

海水竪起了水柱，　水柱有三根，
那不是水柱，　那是獵人的箭。
天空掛起了長虹，　七彩的長虹，
那不是長虹，　那是獵人的弓。

—公劉

待旦

當詩人描寫公主的時候，其筆調卻完全不同，他是這樣描寫公主對獵人的懷念和內心的憂傷的：

蒼山像你坐在那兒把誰等候，
是什麼憂傷使你少年白頭？
山澗喲你日夜不停爲誰彈琴，
凄凄切切莫非缺乏知音？
………
別人的憂愁，像屋簷下滴水，
大雨一過去，水就不滴了。
公主的憂愁，像屋頂上的炊烟，
頭一陣還沒有散，
二一陣又上來了。

「望夫雲」的詩句還多，可惜篇幅有限不能再抄錄了，不過從上述所舉數段，也可以看到他受民歌影響是很深的。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雕琢的痕跡。文字是那麼淺白那麼平淡，但形象卻被刻劃得那麼鮮明。這倒應該歸功於他學習了民歌的比喻手法和誇張的語言。

公劉是一位多產的詩人，也許那時正是他創作生命最爲旺盛的時候吧！除了寫多篇千行以上的長詩之外，「組詩」和短詩更是多到無法勝舉。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間，翻開中國大陸出版的文藝刊物，幾乎隨時都可以看到公劉的詩。比較著名的「組詩」有「雙版納組詩」、「西盟組詩」、「卡佤山組詩」等。在他的「散詩」之中我最喜歡的，卻是「遲開的薔薇」和「小夜曲」。這兩首都是情詩卻不因襲大陸其他詩的作風，既不是「長辮子的姑娘加上獎章」，也沒有在情詩裏高叫「革命」口號，且在這兩首詩中，各引一段爲證。

於是整個夏季你在林間消停，
白天從茂葉中看太陽猶如星星。
夜間則捕捉如水的月光和流螢，
靜聽着！心跳、蛙鼓、蟲鳴。（小夜曲）。

盛夏已經逝去，　在荒蕪的花園裏，
只剩下一朵遲開的薔薇；
摘了它吧！姑娘，　別在襟前，讓它
貼着你的胸前枯萎……（遲開的薔薇）

公劉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然而假如我們單憑這點就武斷他像流沙河那樣，是一個激烈的反共分子，那是不對的。因爲他實在沒有寫什麼反共的詩篇，反而寫了很多首熱烈歌頌中共的詩歌。在致「中南海」裏他說：「我願把我比作一滴水；小小的一滴水。我要反射出你全部輝煌永恒的陽光。」在「五月一日夜晚」裏，他在描寫了「五・一」夜晚焰火和熱烈慶祝的場面之後，他這樣說：「半個世界站在陽台上觀看，中國在笑！中國在舞！中國在狂欣！羨慕吧！生活多麼好，多麼令人愛戀，爲了享受這一夜，我戰鬬了一生。」可見公劉當時對中共和「社會主義」的熱愛是出於眞誠的。然而這一個並不反共的青年詩人，卻仍然不容於中共，這正是中國人的悲哀。

（附言：很早就想介紹公劉了，但由於資料缺乏，恐談得不詳不盡，故遲遲未動筆。但由書籍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短期間裏似不可能搜集更多資料，故抱着抛磚引玉的心情寫出來，希望有人補充）。

我所知道的吳化文

張贛萍

我在「寫人物掌故之難」一文（見本期十七頁），曾說到在某日報上寫「吳化文之兵」的作者，對吳化文的生平都寫得對，惟有對吳化文最後的收場寫錯了，將一個向中共投降的叛將，寫成爲「馳援濟南，以兵疲力竭，爲共軍所乘，大敗於城外，全軍覆沒，山東人多悼念之」的英雄，這是大錯特錯的。

我與吳化文有一面之雅，那是民國三十七年春，我軍由安徽亳州奉調接防商邱朱集車站，接替吳師防

務時見過一面。有關他的歷史，由馮玉祥的西北軍而受汪僞政權收編爲僞軍這段經過，知者甚多，不擬贅述。惟他在僞軍「受封不受調」，率部駐防山東寬州數年之軍紀嚴明，盜賊絕跡，共軍在魯南一帶打家刼舍，數次進襲吳軍防地皆不得逞的戰績，寬州人民是津津樂道的。那幾年他確實負起了保境安民的責任。就是抗戰勝利後，他與陳毅、陳賡等共軍，在山東與河南境內，血戰數年，也能做到攻克守固，捷報頻傳。不容否認，吳化文師是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

其人具有山東人的一般特質，樸實不華，其部隊也能克苦耐勞。他的部隊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裝備劣而勤於築工事，官兵皆睡在陣地，不住民房。我們的部隊也是勤於做工事的，每到一地，即由軍官分配防務，命令士兵構築工事。主要陣地的工事沒有做好，部隊不准休息；工事做好之後，只派少數人在陣地上擔任警戒，主力入住附近民房。可是，吳化文的部隊則不然，我見他們的連排長，均與士兵同睡在陣地上。河南的春天，寒冷過香港的嚴冬，他們的官兵，一同在掩體內打地鋪，只有營、團、師部才設在朱集車站的民房裏。因此，他們的部隊也像「化子軍」，由於連年征戰，風餐露宿，每一個官兵的服裝都是破爛縫補的。而且行李簡單，除了糧秣彈藥，營、團長均很少私人行李。像這樣的部隊，國軍中是不多見的。因此，他們能打能跑，能攻能守，雖然他們的武器窳劣，論到防守的堅韌性，連許多裝備精良的部隊也不及他們。

那幾年與我們併肩作過戰的友軍很多，論攻擊力之强，當算邱清泉的新五軍；論防守力之堅，我們只佩服吳化文師。

說到吳化文在三十七年秋天在濟南投共的事，那是多種因素所造成。遠因是中央對他這個出身軍閥，再由僞軍反正過來的部隊歧視甚深，戡亂期中他那個師的勝仗雖然打了不少，卻未受到合理的待遇，我見他們美式裝備一點沒有，連步槍也不劃一，內心怨尤自所不免。近因則是調防濟南擔任外圍陣地防守之後，爲補給問題與王耀武鬧得很不開心，這種將帥不和的內情被共諜知道了，共軍先將他們留駐在某地的眷屬全部俘虜，押解到他的陣地前面「喊話」，妻叫夫、子叫父，要他們放下武器參加「解放軍」；另派其留守處主任與吳化文談投誠條件，吳化文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叛變的。

等到他調轉槍口，由守濟南而攻濟南的時候，王耀武也就做了俘虜。

開國元勛 終身布衣

曹亞伯軼事

曹文錫

先君子亞伯，早歲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功成不居，口不言祿，且未嘗任一官半職。生平與黃克强（興）、宋教仁、吳祿貞等爲刎頸交。當革命時期，爲中山先籌措經費，力任宣傳，雖赴湯蹈火，務底於成。其事蹟散見於馮自由所撰革命逸史與諸家記述及各報刊者甚多，但遺聞軼事尚有未及登載或不詳盡者，謹述三則如下：

惠泉山賦詩

先君子素喜登臨覽勝，一日，與李根源、吳稚暉、章太炎三先生遊無錫惠泉山，三先生分韻賦詩，爲狀甚樂，最後請先君子爲句，先君子乃振筆書曰：「中國太無人，辜負了江山名勝。我輩今日亦登臨，問誰能應。」寫畢，擲筆長嘆。蓋謂中國蜩螗鼎沸，無人負起撥亂救民之責，而辜負此大好河山也。三先生相顧默然。

五脚猪

先君子與印光大師交誼最深，民國八年，印師主持蘇州報國寺，適有居士某，以五腳猪一頭送寺放生。印師擬轉送崑山寺豢養，時先君子在崑山，印師以電話告知，請其向寺方接洽。先君子商妥後即電復印師，謂：「可於某日某時附火車運來，用木牌書余姓名，當往接收。」印師乃轉囑其徒眾辦理。殆抵站，則猪項上所掛木牌，僅書「曹亞伯」三字。當時圍觀五腳者甚眾，見此木牌，咸竊竊私語大噱。適有中央委員二人，亦同時在崑山站下車，覩先君子至，誤以爲接車者，趨前握手爲禮，及見其指揮工人舁運五腳猪，亦不禁軒渠。先君子乃正容告之曰：「此猪夙具慧根，生有五足，與常猪異，因有五足，便生五覺，而進修五禪，宜受人供養，且一生素食，與僧侶同，故應處之寺宇中。今日之據高位，享重祿，只知吸吮民脂民膏者，直狼虎耳，視此猪有慚色矣。」二人聞之，俯首無語。少頃，崑山縣長亦來站歡迎兩中委，先君子語人曰：此狗官亦來耶？其玩世不恭多類是。於此：余憶及三國時一故事，史載：「諸葛瑾事吳，孫權待之頗厚，一日，權大宴羣臣，僚屬有以瑾面形特長，思戲弄之，乃牽一驢繫庭下，在驢項懸一紙，上書「諸葛瑾」三字，相與鼓掌大笑。時瑾子恪，年尚幼，方嬉戲階前，覩狀，遽執筆書「之驢」二字於紙下，諸人咸驚詫，孫權見之，以恪幼年聰恪，即以此驢賜之。」此二事畧有相類處，惟運猪一事，係出於僧徒之大意，即印光大師初亦不知也，而先君子以佛理爲喻，並嘲諷當日官吏，足見其言辭之卓越矣。

武昌革命眞史

先君子早歲肄業於張文襄（之洞）所創辦之兩湖書院，與宋教仁、黃克强、林述慶等同學，國學深邃，及後轉赴英倫，留學於牛津大學。孫中山在倫敦時，經濟困乏，先君子輒籌濟之，情同管鮑。返國後，雖未嘗服官，然常在中山先生左右以備諮詢。惟賦性戇直，遇不如意事及諸佞輩，輒破口大罵，向有曹瘋子之號，當時與章太炎並稱曹章兩瘋子。汪精衛與胡漢民，亦迭遭其斥責，孫先生輒爲排解，故二人頗銜之。民國十五年後，息影家園，發憤而撰『武昌革命眞史』，將親歷及所見所聞之事詳載靡遺。此書交由中華書局承印，並登報預約，訂購者頗踴躍。及出版後，即爲查光佛、吳醒漢等呈請封禁，不令繼續刊行，蓋由胡氏所指使，以報睚眦之恨也。孔子曰：「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即一書之微尚爾，況國家之大耶。

長頭髮的年青人

長髮青年問題，經常在報刊上引起爭辯。較保守的人反對青年留長頭髮。但自命開明的父母，卻認為這是「世界風氣」。且長髮無碍於他們的生活，等於女人的時裝一樣，有時興迷你裙，有時興密實裝。古老時代，不論中外，男人不也都留長頭髮嗎？

不過，在東南亞許多地方對長髮青年都不表歡迎，最大理由是恐怕受到嬉皮士風氣傳染。如果青年們由此走上嬉皮士之路，就很難收拾了。

西方人講自由，蓄髮不會受到干涉；但東方人對下一代的管教另有一套，因此，在東南亞「反長髮」地區，至少有新加坡、台灣、南韓。這些國家對青年的頭髮，有一定的限制。在台灣，絕不可能見到一個不男不女的怪物，因為他們規定，頭髮不能長逾耳根。在新加坡，為了剪髮問題，幾乎引起和馬來西亞邦交上的不愉快。其實，他們不在乎頭髮形式，只怕由此影響青年人的風氣，這也有他們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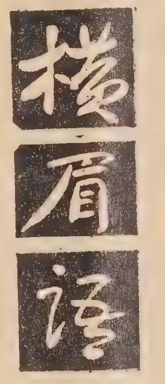
最近，新加坡當局對取締長髮又有新猷，他們認為衣冠不整和長髮，是嬉皮士常見的惡習，因此，當局提醒各機構的僱主，當他們派遣什役到各政府部門辦事時，應注意到他的頭髮和服裝。新加坡政府沒有訓令各僱主不錄用長髮青年，只是不許他們進衙門，這表示政府的「民主」。香港沒有這禁例，因為香港較新加坡「洋化」，而英國青年又是世界上的長髮鼻祖，要是新加坡的禁例在香港執行，會遭到許多鬼頭反對。

不過，近年來外國長髮青年也顯著減少，據說，美國大學裏的長髮青年，到畢業那年，就紛紛剪髮，因為他們畢業後便要求職，許多僱主不高興僱用長髮青年，如果不把頭髮剪短，他們見工時就遭到婉拒。

香港也有很多僱主不喜歡長髮青年，因此，香港的長髮青年大多是吃父親飯的，更多的是在酒吧、的士夠格裏玩音樂。如果是一個賣貨員，他的樣子扮得不男不女，許多顧客會望而卻步，老板又怎會僱用呢？

摩登秀才會造反

為了對新的薪級制度不滿，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三間教育學院幾百名學生舉行靜坐示威，同時招待記



萬人傑

者，抗議政府對他們「漠視」。

近年來，世界大勢所趨，示威、抗議這些事情，世界任何地方（除共產國家）都成為時髦之舉，香港當然不會例外。香港學生的靜坐，不自今始，譬如政府削減預算，學校加收學費等等，都曾引起過同樣事件。

今回，他們的靜坐抗議，是因政府所定的教師等級薪俸制度含糊，不夠明朗，究竟他們屬於那一級，要求政府予以澄清。

雖然，他們現在仍是「學生」，但離開學校後，馬上成為「先生」了，做學生沒有薪俸可談，做先生就非講待遇不可。否則十年窗下，所為何事？難道眞是叫他們獻身教育，作育英才麼？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樣樣講錢，做先生，何嘗例外？以前，人們都說「窮教員」，可是，現在窮的只是學店的教員，如果有機會教公立、津貼、補助學校，生活相當寫意，至少，比其他職業好得多。慚愧得很，一個初出茅蘆的老師，比起我們做行幹了二三十年的老編，薪水還要高些。

秀才本來很難造反，因此我們那些老資格的老編，數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過靜坐抗議那麼一回事；可是，摩登的秀才就不同，他們必須為「前途」力爭，畢業後，總希望生活過得好一點，要生活好，當然非有充足鈔票不可。

三家教育學院學生的靜坐示威，值得同情。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是為了錢，但從此打破「窮教員」這名詞，卻是一件可喜的事。教員對未來社會風氣影響這麼大，怎可以讓他們拿「可恥的待遇」？再說，今日他們仍然是學生，如果此時不出而靜坐抗議，難道等將來為人師表時才出而示威麼？那未免太難為情吧？

五千童工失業了

新例開始實施，所有十四歲以下童工，不論男女，一律不得接受受薪工作。即是說，如果僱用十四歲以下職工，便是違法。因此酒樓茶室的點心妹點心仔已一律絕迹，老板不願犯法。也為了這新例，有五千名以上「童工」宣告失業。

政府定下這新例，目的在「保護」兒童。可是，兒童是否受到這條新例的「保護」？卻大成疑問。

許多貧苦家庭生活之所以能打發過去，是因為他們全家都是生利分子，不但公一份婆一份，十四五歲的兒女，也可幫助家計，一個點心仔或點心妹的收入，往往超過三百元，除本人生活外，還可幫補家用。現在，十四五歲兒童不能做工，對某一些家庭來說，有很大影響，因此，這條新法例很可能增加青少年罪案，原因是他們無所事事，難保不走上犯罪歧途。

本來，十四五歲這年紀是該念書的，政府不許他們做工，大概是希望他們就學，這原是很對的。但，香港還沒有實施强迫教育，他們不做工，會不會就進入學校？固成疑問；即使有「免費」教育，對那些貧苦家庭，仍是一個打擊，因為，他們入學，就少了一個生利分子。如果容許工讀制度存在，後果或較為好點。這五千名「童工」失業後，會有什麼影響？目前尚難逆料。不過，以目前青少年犯罪實況來說，十四五歲是個危險年齡，許多搶劫案、兇殺案的犯人，都不過是十四五歲而已。

使我們耽心的是：既然「正當職業」不容許十四歲以下的少年去捞，他們會不會因而走向偏門？如果他們走偏門，去犯法，那麼，這新法例對社會的影響，有好處抑或壞處？

老萬以為，在未有辦法安頓這些童工，或未有辦法幫助他們就讀而同時解決他們的生活前，遽下禁令，使到他們無事可做，因而去做不該做的事，就反為不美了。

不過，現在新例既執行，希望當局密切注意他們今後的出路，並給予幫助，免使他們走入歧途為是。

騙人者富

賣油郎幼年的時候，常聽大人說，都市中壞人特別多，扒手、小偷、騙子、拐子到處皆是，一不小心，連你穿在腳上的鞋子都會丟掉。他們的手法是：當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佬在街上瀏覽時，突然頭上的帽子飛上房去，這時便有好心的路人過來自動助他上房取帽，因為沒有梯子，只好脫了鞋，踏在那人的肩上把帽子取下，不料，剛剛買的一雙新鞋已不翼而飛。明知被騙卻也無可如何。

因此，後來到了都市，處處小心謹慎，不敢大意，可能是那類原始的騙人手法已告落伍，所以始終未遇到偷鞋的騙徒，可是鋼筆卻被扒去不少，尤其是廿年前初到廣州時，一連被扒去三枝。

時代進步了，連盜賊也升了級，街上的扒手，不再扒鋼筆而改業搶手袋或參加「獵頭黨」；穿窬的鼠輩，不再跳牆穿壁偷東摸西，而公然明入明出連笨重的保險柜也一齊抬走。於此，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國的大哲人莊周先生，在兩千年前便預料到盜竊一行會進步到這種程度。他在「胠篋」篇中說：「一個擁有金銀珠寶的人，為了怕被人偷走，用堅牢的箱柜把財物藏起，外面再加上幾道複雜的鎖，自以為萬無一失，可是大盜來了，根本不理會那些鎖，而是連箱柜一併抬走，還怕你鎖得不牢，在路上被人偷去呢。」請問，這情況是不是今天的「夾萬黨」？

更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他說的那些世人都為大盜儲蓄的大道理，他認為小偷們偷的太少，所以犯罪，田成子把整個齊國偷了去，卻能成為齊君。「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便是他的名言。

賣油郎從莊周先生的名言中，也悟出一個大道理，乃是「騙人者富」，本港有兩件事可以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

去年本港有一家外籍人辦的開發公司，據說在太平洋某島擁有大量地產，發行股票，招人投資。許多人以為有便宜可檢，因而大買特買，事後證明全不是那回事兒。買股票的哭了，騙子卻笑了。其次是「大廈變危樓」事件，有關方面之所以這樣做，自然是有利可圖，有人傾其所有買了一層樓，滿以為住的問題已經解決，不料，很快就變成一堆瓦爍！這個損失比一雙鞋、一枝筆都大得多。奉勸各位以後買樓，一定先把鋼筋水泥抽樣化驗，看看究竟能支持幾年，免得將來傾家蕩產哭天無淚。

買油郎有詩嘆曰：

有「容」德乃大，能「忍」財方多。
木屋無情拆，洋樓有意拖；水泥如敗絮，鋼骨以夆窩！若問其中故，

「為匪張目」和「繼承遺產」

滿清的積弱，閉關自守政策的破產，使西方文化思潮隨着洋貨和鴉片湧進中國，猛烈地沖擊着中國人思想上的堤岸。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既給中國帶來鴉片，也給中國帶來不少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科學知識。而西方的文化思潮，也和他們推進中國市場的商品一樣，既有其類似鴉片的毒素，也有其進步的成份。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創立三民主義，並提出五權分立的主張，絕不是純粹繼承自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而是曾接受西方文化思潮許多積極因素的影響。說清末民初是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思想進行猛烈鬬爭時期，並不為過。其實這種鬬爭直至目前仍未停止。

綜觀「五四運動」至今天，中西文化的鬬爭歷史，在下發現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就是偏激有餘而穩重不足。自始至終都存在兩個各走極端且又異常堅固的堡壘。一個是「全盤西化派」，另一個是「國粹至上派」，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四十餘年前，既有把中國傳統文化歸納為「辮子加小腳女人」，號召把線裝書統統擲進毛坑去的胡適之先生；也有把白話文斥為「推車引槳者流」語言的林琴南先生。四十餘年後的今天，既有主張「全盤西化」的崇洋派，也有抱殘守缺的「國粹至上派」。對於怎樣繼承中國的文化遺產問題，在下倒是主張發揚「孔孟之道」中的「中庸之道」。「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地繼承。對於西方文化也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有條件地吸收。因為文化遺產並非古玩，愈古老愈值錢，一塊古磚或一個古瓶，可能價值連城，但幾千年前的文化垃圾不但不值錢，可能還臭不可聞，繼承文北遺產，絕不能兼收並蓄，囫圇吞棗。須知「囫圇吞棗」，僅吞進棗核，倘若不卡着喉嚨，能順利滑進食道，還可從肛門排出，倒也「不傷大雅」。倘若把遠古的垃圾也吞進肚子去，毒素發作起來，那卻不是鬧着玩的。「精華」「糟粕」之言，古人雖有言之，但毛澤東曾一度「發揚光大」。如今在下也提倡「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頗有「為匪張目」之嫌。然而「嫌」之不可避，卻是「先前早就知道了」。

「精華」「糟粕」文字雖然一樣，但站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卻有不同的見解。可能我認為是「精華」的，你會認為是「糟粕」，而你認為是「精華」的，我也可能認為是「糟粕」，必須仔細辨認，認真對付自不在話下。毛澤東千錯萬錯，但主張繼承文化遺產「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這句話的本身並沒有錯。其錯的，只是毛澤東心目中的「精華」與「糟粕」和我們的見解不同而已。可惜他並沒有貫徹自己的主張，反而「照胡適之先生的指示辦事」，把線裝書和中國的文化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卻蘊藏豐富。其中美國和蘇聯，還能在本土找到一部分的石油，其餘幾乎整個歐洲的工業先進國都不產石油，在東方還有個日本。

在二十世紀，汽油差不多等於一個國家的血液，如果缺乏這東西，不但沒有國防可言，連許多生產活動都要停止了。所以那些落後的阿拉伯國家，簡直就是把自己的血液輸給那些工業强國，使他們得以生存下去。

地質學家曾經說過，石油的出產並非無限制的，照眼前的消耗看，到了這個世紀的末期，蘊藏也就開發得差不多了。因此從某些觀點上說，石油實在比黃金更有値價。但是出產石油的國家所得到的是什麼呢？委內瑞拉石油部長告訴採訪的記者說：「我曾經對訪問過的歐洲國家明白表示，產油國認爲出售一桶石油，只取得美金一元，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消費者要用十四美元購買一桶汽油的情形之下。」

汽油加價

這是良心話，因爲石油既然是各工業國的命脈，怎能當作海水來賣呢？我們知道工業國家輸出的貨物，汽車一類的產品不必說，要以千元美金爲單位計算；就是那些玩具，也往往要美金一兩元甚至十餘元。相形之下，石油是多麼不値錢。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列强從落後國家和値民地上搜刮不遺餘力，荷蘭從印尼刮去據說四百億美金，蘇聯據說也從附庸國刮去好幾百億，英法就不用說了，數字一定更可怕。

現在落後國家用僅有的一點資源來換取建國所需的資本，何以就如此吝嗇呢？歐洲國那些參加談判的人士，滿口「遺憾」，「不能考慮」，倒彷彿石油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

我們身爲落後國家的人民，知道建國不易，中山先生的一部實業計劃，半個世紀以來都是畫餅；有許多鐵路測量好已經幾十年，卻久久不見動土；公共交通總是擁塞不堪，火車頭破破爛爛，公路高高低低。總而言之，三個字：沒有錢！

如果中國也像阿拉伯國家那樣產石油，而我們的石油部長也以每桶一美元的價錢出售給他國，老實不客氣，我就指他賣國。

現在，我們身在香港，當然是汽油越便宜越好，因爲痛癢無關。不過，假如我們站在正義的立場上，就不得不同情那些產油國，因爲命運相似啊！

黃思騁

鯁

差舘注庭忙執拗，感而不

化盡牛精，逆耳正西風！

年讀者。我這編者則認爲，以萬人雜誌的風格來說，現在每期所刊人物掌故的文章，不多也不少，可說恰如其份。

人物掌故是比較難寫的，內容既要眞，文筆又要趣，還要不拾人牙慧，是作者所知的第一手資料，才是這類文章的上品。因此，寫某人，必要認識其人；寫某事，必要親身參與其事。這就非要經驗豐富，博聞强記不可。如果憑一知半解，道聽塗說，妄加臆斷而下筆，必定撞板多過食飯。

寫人物掌故之難

去年承前輩劉丕基先生賜宴，於席間談及關麟徵將軍，說起來他兩位是老友，戰時曾在昆明相識，劉先生問我「關將軍會唱黑頭你知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他說「聲洪氣足，唱得很好。」我說「我只知道雲南將領魯道源的黑頭唱得好，關將軍也會此道，則前所未聞。」後來我問關將軍的長女婿柯大澍兄，他說「決無此事，我不離其左右有好幾年，從未聽他哼唱過一聲半句。」我想，劉丕基先生說此話決非妄語，而且是親耳聽到的；但親信如大澍兄，說此話當然也有所據，究竟誰是誰非呢？我爲着要證實此事，特地去請教關將軍。他一笑而答說：「我是能唱黑頭的，但不輕易唱，除非場合相當，地位相當的人在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候才唱唱。劉先生在昆明聽我唱過那是不假的，那時還有宋希濂也好唱鬚生。」

從他的話裏不但證實了他能唱黑頭，而且找出了爲什麼連他女婿也不知他會唱黑頭的原因，那是由於他只在「場合相當，地位相當的人在一起」，而且是高興的時候才唱幾句玩玩，在部下晚輩之前，他是不唱的，所以連親近如女婿也不知道了。因此事使我對寫人物掌故發生很大的感想，如果關將軍今日不在香港，而有人寫他的逸聞雅事，說他除了會寫一筆懸腕劈巢草書，還能唱黃鐘大呂的黑頭戲，他的親屬必會說這是「胡說八道」。那麼，我們還是信作者所寫的，也還是信他親人所說的呢？

月前我在某日報上看到一篇題名「吳化文之兵」，作者寫西北軍閥馮玉祥屬下的悍將吳化文，對其出身與作風，及由僞軍而參加戡亂的軍紀戰功，均說得頭頭是道。吳本人樸實不華，其部隊裝備雖劣，但軍紀嚴明，能打而長於守，均是事實。但作者在最後一段說：「三十七年秋，濟南被圍，軍方復令吳軍馳援，以兵疲力竭，爲共軍所乘，遂大敗於濟南城外，全軍覆沒，山東人多悼念之。」這就與事實不符了，因爲吳化文並不是在濟南戰役中「全軍覆沒」，他不但沒有像以往各戰役一樣死守硬拚，壓根兒他就沒有打。他是在種種原因下「陣前起義」，向共軍投降的。把一個「投降將軍」寫成「戡亂英雄」，是作者憑臆度作出的結論，與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

張贛萍

古文不適合現代嗎？

很多人在檢討香港的中文程度低落的原因時，總喜歡把選錯教材作爲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他們的所謂選錯教材是指中學的課本古文太多，因而主張「應多選讀一些適應現實社會與生活方面的文章，如『五四』以後的近代作品。因爲近代的作家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不會與現代相距太遠。有關古文方面，其分量是可以減少，因古代文學是表達作者的思想意見等各方面，實在與現代社會生活及思想各方面相距太遠，而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是否正確，學生可能未有能力判別而產生不良影響。」（見由香港大專同學會主辦的「香港中文教育研討會聯合公報」。）激烈的論者甚至完全主張廢去讀死人的文字，後者這種不問是非黑白的「一竹竿」論調實在無須加以理會。現在，我們倒要談談大專同學關於這一點的意見。

不錯，表達不正確的思想的文章當然要不得，但與現實社會生活及思想方面相距太遠的文章卻未必要不得，因爲，現實社會生活及思想是否正確也成疑問。何況，「五四」以後的近代作品又未必具有正確的思想，更何況古文所表達的，又未必不符合今天的社會。其實，不論近代的也好，古代的也好，只要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只要能到達良好教育的目的，就要加以採納。

讀「中研會」辦

我也曾是所謂「新」文化運動的跟隨者，也曾不喜歡閱讀古代死人的文字，但到高中時，我開始懷疑了。難道古代死人的文字眞的不適合現代嗎？編教科書的人總是「五四」時代的年青人吧！那時候他們也不是跟着潮流走嗎？爲什麼他們到年紀大了卻要迫我們讀古代死人的文字呢？他們知道已走錯路向而不肯承認，卻又良心發現而無聲地迫我們向古人文字鑽嗎？胡適、魯迅輩爲什麼能寫出流暢易明的白話文呢？是否因爲他們有舊文學的底子呢？這一連串的問題使我的思想起了大大的變化，於是連忙向古人的文字鑽，但問題來了，因爲平時所接觸的盡是白話文，看起古文來不要說明白古代死人說什麼，就是連斷句也成問題。費了不少工夫，才能畧爲看懂，到今天也不敢說完全看得懂，但已好得多了。然而，問題又來了，原來「五四」以後的近代作品，凡合乎情理的，其思想根源都不能走出古人所談的範疇，只不過「五四」以來的人善於運用和創造新名詞，而道理卻是「舊」的，似乎有「新瓶舊

青年之聲

「三・二九」說青年

黃花岡可說是近代中國青年抗暴行動的發祥地，亦是一首燦爛的革命史詩，現在我們所要了解的，並不是七十二烈士的偉大精神（因爲他們的偉大已被肯定）。而是怎樣去擔負起對新專制、新極權的挑戰。

從抗日的歷史裏，中國青年已經積下了不少抗暴的經驗，我們再不會讓二十一條件、日俄戰爭、鴉片戰爭等國恥重演在我們這一代。

黃花岡的烈士告訴我們，只有熱血才會併出燦爛的革命火花，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裏已經好好地償了烈士們的心願。

而我們目下所做的，就是如何把極權的中國從痛苦中解救出來，「三・二九」青年日把我們從新呼喚起來，黃花岡的鮮血不可能白流，黃花岡的壯烈不可能消失，無論大雨是如何洗刷，躺在黃花岡內的烈士英魂是永遠不會幻滅。

從黃花岡，我們應好好地反省自己，是否仍然被風花雪月的享樂生活所蒙蔽？

是否仍然痛苦地說不談國事？若果我們還存在着這種思想的話，請好好地在「三・二九」這日子裏，慢慢地翻閱黃花岡的歷史，當你垂淚的時候，切記要立刻把它抹乾，因爲我們

再想起烈士們張口吞彈，痛駡不絕的情形，內心便沸騰到極點。但，目下香港的青年，到底是什麼樣的青年？

是否跳幾隻新潮舞，聽幾首Pop，便顯示出自己站在時代的前頭？答案是：不！在歡樂日子裏，你所能尋求的只是一些腐化的生活。也許你想以藝術的片斷來麻醉自己，但捷克的流亡藝術者，不是已經告訴了你，他是如何的悲哀，他是如何的受盡共產集團的壓迫。

我們生下來便是中國人，因此我們決不願腐爛在物慾氾濫的香港。同時對於來自日、美的「台獨分子」，更應時刻留意，免受所愚。

國府是秉承着中山先生的唯一政府，台灣人民是不折不扣的中華民族，台灣永不可能獨立。對那些狡猾的日、美野心家，我們是絕不會放過口誅筆伐責任。

我們能夠來到香港，似乎是很幸福的事，但也是很悲哀的事。爲了大好河山，爲了重回祖國，我們再不能麻木、軟弱和忘本。

「三・二九」不死的烈士精神，像是引領着我們，實踐抗暴的行動到底。

朋友們，請把眼光放遠點！在香港吃一口好飯始終不如在祖國來得舒服。但，在回去之前，必定要堅決地告訴自己：要與專制的毛澤東教條主義對抗到底！

何午人

有感

李有光

候，我便打下主意把小學生作試驗。我向任教的小學校長提議，她雖是「五四」時代的闖將，但也欣然接受我的建議，於是我們成立「選文」編委會，用油印紙印出古代死人的文字，每週抽出兩堂國語來教「選文」，經過六年來的試驗，證明我們成功了。

到今天，我們的「選文」教材已經三易而變爲現在的面目。由四年級教起，四年級上學期選歐陽修的賣油翁，韓非的守株待兔，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二則（捉擲片金及出觀貴官），呂氏春秋的刻舟求劍，論語的顏淵問仁，檀弓的孔子過泰山側，戰國策的鷸蚌相持，劉禹錫的陋室銘，孟子的揠苗助長及賈誼的埋蛇共十課；下學期選檀弓的黔敖嗟來食，韓非的矛楯，戰國策的畫蛇添足，周敦頤的愛蓮說，柳宗元的臨江之麋，論語的論學，房玄齡的陶侃之勤儉，薛福成的貓捕鼠，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二則（王戎及王黃門兄弟）以及歐陽修的夏日學書記共十課。五年級上學期選魏祥的勸學說，劉義慶的入門不顧，劉基的賈人渡河，柳宗元的黔之驢，陳獻章的戒懶文，沈括的辨盜鐘，祖冲之的黃耳寄書，韓愈的馬說，白居易的林居苦寒，陶潛的五柳先生傳，論語四則以及孟子二則共十二課；下學期則選馬援的誡兄子嚴敦書，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李文炤的勤訓，袁宏道的晚遊六橋待月記，白居易的刈麥，劉基的虎說，司馬遷的刎頸之交，杜甫的兵車行，劉義慶的荀巨伯退賊，宋濂的猿說以及晏子春秋的晏子使楚共十二課。六年級上學期選列子的愚公移山，歸有光的甌喻，鄭燮的四時田家苦樂歌，李文炤的儉訓，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陶潛的桃花園記，王守仁的教條示龍場諸生一則（改過）以及佚名的學問與遊歷共八課；下學期則選史記的孔子世家贊，孟子的齊人一妻一妾，劉基的賣柑者言，彭端淑的爲學說，李煜詞四首，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蘇軾詞二首，梁啟超的論自治，韓非子的曾子殺彘以及蘇軾的喜雨亭記共十課。

我們不但把課文內容逐字解釋清楚，還依照教材介紹作者及文體，更提出問題討論。我們的學生熟讀了這六十二課古代死人的文字後，全部考得升中試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因而明白做人的道理和怎樣去做人，我們不必施任何壓力（如體罰）而收教育之功；他們現在就讀於各中學仍以國文的成績最好，品行也不錯；而教師方面也因教學相長而對傳統文化發生興趣，大家揖讓而處，誰說古文不適合現實社會呢？問題是我們要眞眞正正地去加以應用和實踐吧了！

青年之聲

從嚴以敬的漫畫想起

陸毛共政權爲生活題材所寫成的政治性諷刺漫畫和時事漫畫，輕輕幾筆，就寫出了很深刻的生活眞實。有人用準確、鮮明、生動來作爲作家鑄做語言的標準和要求。而我，則想用這六個字來形容嚴以敬先生的漫畫。自然，還應當加上「幽默」兩字。

我常常這樣想，嚴以敬先生大概是很早便離開大陸，在香港成長起來的青年畫家吧，但他的以大陸生活爲題材所寫成的政治諷刺漫畫，常常就會比我們這些從大陸出來的文藝青年，對大陸生活現實的感受和觀察，往往就會看得更準、更深、更遠。照我看，他的漫畫，一點也不誇張，而只是寫出了生活的最深的眞實。許多時候，看了他的漫畫，眞使人有拍案叫絕之感。

我想，此中道理，一定是年紀還很輕和沉寡默言的嚴以敬先生，因爲他有着很深厚的學養的緣故吧！

就以一七四期本刊的封面漫畫「頭頭的脾氣，人民的飯碗」爲例；賊眉賊眼的林彪，左手按着「印支戰報」，右手一拳打在桌上，飯碗飛起，站在一角的老百姓慘矣！這樣的題材，這樣的表現手法，就是挖掘的很深，和很具普通中國人民的感情趣味

共問題專家也看不到這樣的生活眞實。根據一些人事資料去亂估亂測，胡說八道，自命權威，他們大概會有辦法；但如果向他們問問，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情究竟怎樣？他們大概就會啞口無言。

我覺得，這不但是學養問題，而且還是感情問題。我奉勸一些所謂中共問題專家，最好還是少向名利着想，大概會能寫出一些眞實的東西。

但嚴以敬先生的漫畫就使我聯想起了許多問題，它使我想起不久前此間「新晚報」一個牛皮大王的吹牛，說回大陸過年，他的親戚殺了一隻肥豬來款待他。事實是，大陸農村人民一年養一隻豬，毛共配給飼料和幾十元，但養大了一定要賣給「國家」；毛共賺了大錢，到頭來，人民只是每月得回幾兩肉票而已。大陸農村農民最強的勞動力每天只能掙到十工分，但十工分只值人民幣幾角錢。農民終年勞動也不得溫飽，常常就會「超支」，就要買黑市糧；黑市糧從何來？是從那些貧病等錢用的人那裏，餓肚子節食而賣出來的。有外滙的人，才有錢買黑市糧，沒錢沒糧的人，就只好束緊肚皮了。大陸年年叫「豐收」，但大米都到了那裏去呢？還不是支援「世界革命」給「支」去了嗎？

從這角度看來，嚴以敬的漫畫就相當眞實呢！

雪浪花

青年園地

電腦狂想

方程

電腦除了在香港的賭場計算投注及派彩金額，近來更大行其道，繼「電腦算命」、「電腦介紹婚姻」之後，又出現了「電腦馬經」和「電腦貼士」。以前發明了原子彈，馬上便推出了什麼原子筆、原子褲、原子七、原子物，現在卻連賭錢和討老婆都要借助電腦了。

阿方生在電子時代，深感電腦的偉大，也悲歎自己的渺小，眼看電腦這東西已逐漸成為「萬能博士」，而阿方卻比不上一部機器！

說電腦是萬能博士，並不過份。醫學界利用電腦，發明了「預斷醫療」，在「病人」病徵未出現時便能夠診斷預防；華盛頓氣象局用電腦記錄每日五十萬次的天氣報告；我國在兩年前已開始用電腦處理全國財稅資料，香港目前也在着手研究「電腦翻譯」了。

聽說有人用電腦預測拳賽勝負，又有人用電腦來下棋、編樂譜、指揮交通、排版、校對、發稿、存稿……二十世紀的電腦似乎比傳說中的什麼三頭八臂、千手千眼的觀音羅漢還要神通廣大！

阿方雖然沒有科學頭腦，但最愛胡思亂想，近日多讀了點電腦新聞，而且參觀過電腦操作，因此滿腦子想的都是電腦，愈想愈覺得電腦可愛。可惜的是，此時此地有幾種必須電腦代勞的工作，卻仍然依賴人腦。阿方願意將「狂想」寫出來，以供科學家們考慮，並給有關人士參考：

（一）電腦報案——一般市民最怕報案，據說是怕看報案室裏的冰冷面孔。阿方有位朋友遵照按察司的教導，遇劫後跑往投訴備案，報案室的「傳譯官」第一句話便是：「又是自找麻煩！」那朋友舉報可疑人物，反而自己變了送麻煩上門的「嫌疑犯」，頓時嚇得心灰意冷，只敢向阿方訴苦。

我因此有「電腦報案」的狂想。將來必有一天，報案室裏裝置電腦，那時，「自找麻煩」的人只要對着電腦，盡情傾訴，電腦便會立即錄下「口供」，然後以「微秒」速度傳遞舉報資料，甚至自動翻查案底，列出真正的可疑人物名單來，省掉填表格和盤問質詢的種種手續，進而使破案率大躍進，一舉數得，豈不妙絕？

而且，電腦不同人腦，可以整天二十四小時工作，也不會因為疲勞過度而發職業病、鬧脾氣、擺架子，人與人之間容易產生誤會，人與機器卻一團和氣，絕無誤會可能。按察司大聲呼籲，張貼海報，也還不能消除市民畏懼報案的心理，何不試試「電腦報案」？

誠然，為了方便市民而購置電腦未免浪費，但是既不惜斥資購買「雷達偵察器」對付開快車的「社會罪人」，何妨再將「報案電腦」列為預算之一，對付自找麻煩的受害者呢？

（二）電腦考試——「電腦閱卷」早已試辦成功，可惜在考試機關裏，沒有電腦專責錄用人才！阿方曾經為了一份差事而碰盡釘子，明明考上了，也接[illegible]婉拒，用商業廣告句法提醒阿方：「分期付款，免收首期」！阿方因有財難之嘆，那份幾經辛苦才考上了的差事，只好眼巴巴的拱手讓人，阿方不敢怨天尤人，只怪面試的是人腦而非電腦。如果有「考試電腦」，阿方便不用隱忍這口烏氣了，只要將投考者的學歷、才幹、考試積分一一歸納輸入，電腦馬上選賢與能，自動找出適當人選；機器沒有喜怒哀樂，也沒有貪嗔怨癡，只會「量才」，不會量財，那時公平競爭，天下寒士盡出頭，不亦世間之大快事哉！

（三）電腦寫作——電腦擅長整理資料，用的是「輸入、儲存、處理、輸出」這四個步驟。寫作主要也是資料問題：知識和生活體驗等如寫作資料；過目不忘等如儲存資料；寫作技巧不外是資料的處理；動筆爬格子便是「輸出」了。步驟一一吻合，阿方乃有「電腦寫作」的狂想。

寫作電腦如果真的面世，那真是知識分子的特大喜訊！阿方寫作以來，常感書到用時「方」恨少，因此常常啃書，希望充實寫作資料，如果發明了寫作電腦，阿方只要將書籍內容變為數值，用「打孔卡」以填鴨方式輸入電腦，以後便可以隨時查看，不必再捧書細嚼死啃，也不必像古人那樣「皓首窮經」，白費時間！要是阿方想從生活體驗找寫作資料，這工夫也可交由電腦代勞，阿方只須坐在冷氣電影院裏，把由銀幕得來的「體驗」悉數灌入電腦便行，日後寫出來的抗戰巨著一定能夠合乎作戰程序，即使用來做教材，學生們也必定很快就明白了。

運用之妙，存乎一「腦」。電腦妙在能夠儲存記憶，攝取資料的磁帶磁蕊不但省時省力，還記憶得牢不可破，無論宋詞唐詩、名人格言，電腦都能博學強記，作家只要人手一部，寫作時即使記憶力衰退，寫出來的作品必然無疵可求、無謬可摘，萬一錯了，也不必再要手民吞死蒼蠅，大可推說是「電腦之誤」，人的腦袋尚且會充血貧血，何況電腦？至於處理寫作資料，更是輕而易舉。聽說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已製成了一部「摹擬電腦」，電腦而能夠摹擬，真是不可思議！阿方要替別人的文章動手術，或者要摹擬前人的寫作技巧時，不妨由電腦代為處理，寫出來的作品相信不必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寫作電腦的妙處實在不勝枚舉，古人為了寫一篇三都賦，編一部四庫全書，白耗了十年時間，如果有一部以每分鐘一千行的速度印出所需資料的電腦，阿方不必再用上兩三天時間去寫一篇青年園地，寫出來的東西更不會七拼八湊；電腦工作神速，每分鐘寫一千行，相等二萬字以上，一天等於二十年，那時阿方大可優哉悠哉，坐在豪華酒店游泳池花傘之下，坐享作家之名了。以上算是阿方的狂想也好、怪論也好，希望電腦專家由此觸發靈感，利用電腦方便市民、發掘人才

嘯聲劍影錄

（一四）錯一着，張德能離城守岳麓

長衡大會戰的序幕，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揭開，日寇右翼方面由第十三師團及第三十四師團首先在江西發動攻勢，突破通城後，直趨湘東平江。正面日寇由第三師團及第六十八師團第一一六師團攻陷新牆，直趨汨羅北岸。日寇左翼方面由第四十師團五十八師團及十七獨立旅團各一部，循洞庭湖的南濱進攻沅江。由於敵軍在正面出現有三個師團的番號，估計敵人又採中央突破的故智，又防敵軍左翼迂迴臨資湘陰，故調第二十軍在汨羅北岸，三十軍在汨羅南岸。三十七軍一部及九十九軍七十三軍在沅益地區，右翼之敵，則由七十二軍出擊。而敵人左翼突犯蘆林潭，進陷湘陰，利用湘江，維持後方補給，然後兩翼突然加强進攻，分犯東門、古港、益陽。此時，我方已發現敵人企圖乃兩翼迂迴，鉗形進攻長沙了。我軍乃採逐個擊破的戰畧，集結有力兵團於兩翼。但狡猾的敵人，於六月六日又作正面佯攻，佯向長沙進犯，一股直趨瀏陽，一股竄撈刀河。於六月九日强渡撈刀河。右翼敵軍於六月七日竄抵古港，我軍即展開包圍，七十二軍五十八軍二十軍先後擊破古港及東門市之敵，敵乃糾集其主力向我五十八軍反撲，卒因我一八三師余建勛師長負傷，六月十一日敵人乃突破包圍，南竄瀏陽。正面的敵軍於强渡撈刀河之後，又直趨瀏陽，頓使敵人的右翼壯大，六月十四日瀏陽失陷，敵人能在袋底後面攻進來了。而敵人在瀏陽得手之後，更迂迴我長沙後方，一股進犯長沙，一股直趨淥水。敵人左翼又進攻會寧，牽制增援長沙的我軍。而我長沙危矣。

守長沙，是李玉堂的傑作，這時李玉堂以戰功陞遷集團軍副總司令，第十軍由方先覺接長，正駐守衡陽（後來，方先覺的四十八日衡陽保衛戰，轟動一時）。故長衡大會戰中，保衛長沙是第四軍擔任，第四軍爲粵軍中的勁旅，於北伐時期，在汀泗橋一役，擊敗吳佩孚的精銳，使吳佩孚一敗塗地，而馳名於世界，號稱鐵軍。後來對勦匪、抗日，貢獻殊大，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抗戰初期，第四軍由歐震率領，後歸第九戰區指揮，爲司令長官薛伯陵的基幹部隊，嗣後歐震陞遷集團軍總司令，於長沙第三次大會戰之後，我已聽聞劍雄叔的老友張德能先生充任第四軍軍長了。但究竟他在何時接管第四軍的兵符，我則一無所知，相信我再上陪都，於民國三十二年黃花節，出席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已貴爲軍長了。

當敵軍三十三年五月的下旬，大舉進犯，企圖以絕大的決心打通直貫交通線，長沙首當其衝，志在必取。張德能以第四軍軍長兼長沙警備司令，守土有責，志在必守，非奉令撤退，必須與長沙共存亡。奈張德能離城守山，以一着之差，擅離陣地，坐失城之罪，命也乎!?何偏於敵人必取之時，而竟擔任必守之地也！

當張德能之貽誤戎機，押解重慶之時，正是我奉令主持粵中守備地區戰地服務之日，烽烟遍地，奔走前線，日夜不停，對長沙失守之經過，張德能離城守山之實情，不暇詳查。只聞當張德能拿渝逮捕，經過柳州之時，曾泣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爲之緩頰。張向公亦表示無能爲力，可知其嚴重矣。我到港後，閱讀當年曾參與湘桂大戰的前輩文人，所寫的戰地回憶錄，得知梗概。後又從參與第四軍戎幕的張翼虞教授，向人述及，綜合如次：

當四十四軍在瀏陽和日軍喋血的時候，張德能以爲日寇總可以在長沙的外圍就殲，除下令加緊構築守城工事外，還絲毫沒有搖動守城的信心。及撈

陽，與日寇右翼會合，使長沙的右測方受强大的威脅，六月十二日日軍化爲兩股，分趨長沙、淥水。敵軍直迫淥水，則已附長沙之背，張德能大概恐怕長沙受大包圍，欲效黃忠斬夏侯淵的故智，擬居高臨下，以逸待勞，乃留一部份部隊守長沙城，自己率領主力渡河踞守岳麓山。詎料出城渡河時，部隊不明軍長用意，以爲是棄城撤退，爭先恐後，蜂湧上船，秩序大亂，部隊長制止不來，形同敗兵，影响軍心者甚大。聞張德能於混亂中，又墮下河裏，救上船時，有如落湯鷄，情形甚爲尷尬，士兵更誤會軍長無心戀城，緊急撤退，失魂落魄的而跌下河去。於是軍心惶惶，及渡河登山，雖明眞相，但士氣已大打折扣矣。

六月十七日敵軍攻陷長沙外圍要點黃土峯紅山頭，岳麓山主陣地亦被敵軍突破；六月十八日第四軍殘部突圍向永豐一線撤退，以收容整理；六月十九日各城失陷。薛伯陵赫然震怒，依照軍律，張德能難辭其咎，乃揮淚營前，問罪愛將，旋奉令將張德能押赴重慶，囚禁土橋陸軍監獄，對訊軍事法庭。不久判決有罪，於土橋執行死刑。鐵軍主將如此下場，論者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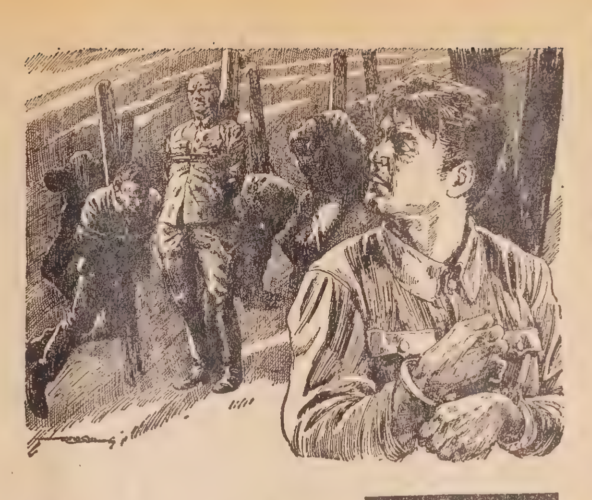
張德能以爲居高臨下，可以制勝敵人，以逸而待，沿途受截、苦戰疲乏之敵。而不知馬謖之失街亭也，乃敵人數倍於我，竟欲居高臨之，終爲敵人圍困，張德能之失岳麓也，猶馬謖之失街亭也，用三國演義之謀，而失於三國演義之算，夫復何言！且守城，奉令也；守山，非奉令。離城守山，已違軍令，何況主將輕動，陣脚一浮，軍心一亂，則難以善其後矣，德能叔之敗，敗於疏忽也。且長沙失陷之前半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三日）余程萬以堅守常德，苦戰十五日而成名，張恨水寫成小說，傳誦一時，虎賁師之名，不脛而走。余程萬之守城，乃以一師之兵力耳，且五十七師之戰鬬力，當不能比諸久經百戰，號稱鐵軍之第四軍也。

（三十六）

珠江水猶寒

【59】

馬森亮



她就是過去的青年組長的祖母。我雖然在她的孩子手下受過凌辱，但對於年老的二婆，始終維持着那分摯切的情感。她這時向我絮絮不休的說，顯然得不到人民政府的照顧了，又老又病，環境又壞，牢騷一發便如流水一樣。

我塞給她一張十元鈔票，並告訴她，我是要趕路的。她謝了兩聲後，又跟着猪玀走了。

李托夫告訴我：現在正展開積肥運動，連八十歲的老人家也動員起來。她的環境十分差，兒子和媳婦都死了，剩下的孫子，做了幾年的青年組長，養成了好吃懶做的習性，去年又因爲行爲不檢，姘上了人家老婆，被檢舉出來，送去北方勞改，現在這位老人家沒人照顧，要拚命去勞動，爭取得工分才會獲得糧食配給……

一邊行，我頻頻向後回顧，一番依依不捨的感覺。家鄉，是可愛的，値得留戀的，儘管今日這麼冷酷，卻並未忘懷曾在自己懷裏長大的人，它把一條無形的軟索將每一個遊子的心綰住，那怕你淚跡到海角天涯！

太陽普遍洒着溫暖，大地笑了，花蕾也笑了，昆蟲已爬出穴洞，鳥兒正忙着做窩。這就是家鄉，這就是每個出外的人心心懷念的家鄉！

可惜人爲的一切使我不敢再回家鄉的懷抱，我祇得跑。等到家鄉的空氣變了適合我呼吸之後，我還是要回來的。

每經過一個山坳，李托夫便逐一個介紹每個水塘的建築過程。

「這是一項所謂水利計劃，可惜不會設計，白白費了勞動力！」他說出很似內行的話。「本鄉的

可以解決得了。早幾年，我提議過，要在河的上流處築一個水壩，多開幾條支流，將河水引向四鄉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徹底解決了旱田問題，但大家不同意，認爲工程太大，不容易辦。但現在呢？還不是照我的計劃實施！只是當日千辛萬苦挖下來的水塘沒有作用了，如許勞動力這樣白白的費掉，這還不是幹部的官僚主義，急功好利的思想作風？」他頗有不平之氣。

「算了罷！」長水冷冷地勸他。「沒有架子怎會有威嚴？如果這批人能聽羣眾半句話，就不致弄成今日這個樣子了。」說完，向我丟個眼色，我只點點頭。

轉彎處，有一度石橋，三條交叉路，四面竹林，靜悄悄的，只有烏雀喧鬧。

的路上忽然竄出六七個農民，呼嘯而來，中間挾着一個穿同志裝的年青幹部，一邊行，一邊爭吵。走到橋邊，那幹部賴着不肯走，大家都站着，爭吵成一團，農民們罵他强姦婦女，證據確鑿，那幹部硬指這是雙方情願的，還說他們破壞了新婚姻，蔑視政府法令，反要他們檢討。

其中有一人說：「好哇，偷了吃嘴還硬，要檢討的上區裏去！」

幹部硬是不肯走、還使出過去教育羣眾的態度，指斥農民。但有人動手了，强拉他走，於是互相糾纏起來，繼而一拳一腳的來往，越打人越多，幹部顯然已招架不住，眼裏鼻子着了幾拳，血也流出來了。忽然他像條瘋狗一樣，狂吼起來，順手搶起一支粗竹，狠狠的左揮右掃，把那一羣農民逼到橋上來，有的頭被打穿了，有的鼻子歪過一邊，有的手被掃跛了。咚的一聲，一位農民被打落河裏去了，幸虧他會游泳，很快就爬上岸來。這時，所有的人都變成瘋狗了，在橋上展開大血戰。又是一個被打破了腦袋，血涔涔的落下來，冷不防斜刺裏有人衝過去，把這頭瘋狗箍住，跟着便一頓抽打，但他仍然掙扎，雙腳亂踢。有一個剛從鎮上賣豬回來的經過，挑着一個空豬籠，也站在旁看熱鬧。那個破了頭的農民一見，不由分說就搶步過來，奪去了豬籠，迅雷不及掩耳的照幹部迎頭罩下，像捉豬一樣，他已動彈不得，只有亂嘷。又一個人過去把豬籠推倒了，用褲帶將籠口栓住。

「弟兄們！怎樣處理這王八蛋？」頭破的大聲

那位跛了手又落過水的氣憤憤的說：「不要便宜他了，抬到區裏還不是不了了之？說不定還反口說我們侮辱幹部呢。」

「不要放過他！」

「放過他還得了！」被打歪鼻子的站了出來，勢洶洶的指着幹部駡：「你這個王八蛋好事多爲了，平日作威作福，把我們整得夠慘了。……」

「不要說了！」破頭的再大聲一吼。「一了百了，丟他媽落水去罷！」

「好！」不約而同的齊吼起來。

說到就幹，大家把豬籠抬起，用力一抛。「去你媽的海龍王那處報到罷！」

噗咚一聲，濺起很高水花，豬籠連人不見了。

破頭的還轉頭向我們搖手打招呼：「鄉親們！寃有頭，債有主，各事各干，各走各路！」

一羣人呼嘯走了，河裏還繼續冒着水泡。

我呆住了，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裏難過極了，恍如做夢。想不到農村會有這種事發生，想不到淳樸的農民給共產黨教育成這樣凶殘。

李托夫催我快趕路，不要惹禍上身了，於是迅速起程，穿過竹林，很快就踏上康莊的公路上。

到了鎮上，我請他們喝了頓茶，再給他們買些東西帶回家去。

他們走了，我也回旅店裏歇息。可是，老胡匆匆忙忙的趕回來了。一見了我就嚷起來：「快走！快走！趕快離開這裏，轉移陣地！」

「幹嗎這麼慌張，難道你又闖了禍不成？」我問他。

「快收拾東西就是！」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回鄉的時候，路上碰見一位堂叔，他擋住我不讓我回去，說鄉情嚴重，昨晚有國民黨飛機在本鄉附近扔下了一批傳單、糧食和手槍等，整個鄉已被封鎖了，解放軍正在逐戶搜查。」

「眞的？」

「還有假的嗎？這裏已住不下去了，此鎮今晚

你還懶洋洋的不動手呢？」

「你也會臨陣退縮？」

「這是安全措施，並不是怕不怕的問題，凡事要顧慮後果的。趁四點鐘還有班車開往鄰埠，那裏是交通樞鈕，不會有影響，就有，回廣州也方便。走罷！刀子已在頭上揮舞了，我們比不上農民，他們了不起只削掉頭髮，我們卻要斫下頭顱！」

「也好！」我起身也收拾東西了。「反正我們是閒雲野鶴，沒有一定的棲身之所，飛到那裏就算那裏！」

八　善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造成全國飢饉，人民普遍憤恨的現象，共產黨永遠不承認是社會制度所引起的，而把它說成是個別的黨員幹部搞壞了。因此，大規模的黨員整風運動展開了，且破例的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提意見。可見問題的嚴重和意義的深長了，這已不是單求黨內的團結，而是想利用這個機會，自掌幾下嘴吧，犧牲幾個黨員給人民看看，緩和反抗情緒。

民間對這一次整風運動的觀感，臆測紛紛，有人說是因毛澤東的一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演說引起，可能政策有轉變，像過去那樣，從「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有人卻懷疑這是共產黨安排下的香餌，誘虎入陷阱；但照民盟人士觀察，這不外是鳴放運動的繼續，是共產黨的一貫手法，假示民主，以觀民心，到頭來，草草拍了兩隻蒼蠅，就奏凱回朝。

然而事實上的演變，並不如所想像的那般簡單，共產黨主義的運動公式已限不住人民的意志了。問題一提出就越來越多，一發弄到不可收拾，正像崩堤一樣，什麼樹木人畜，甚至垃圾或財物一起冲捲飄流起來。

在各級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紛紛公開的要求

學生開會鳴冤，工人怠工抗議，農民大呼還我鋤頭。狂風暴雨一樣，全國響遍殺盡共產黨員的吼聲！

廣州市哄鬧起來了，珠江水激揚起來了，廣州市民跳起來了，全在興奮敵愾之中。報紙不斷向共產制度抨擊，激起的公憤無法制止，不管在茶樓酒館，大街小巷，隨時隨地可以聽見反共言論，而且有人膽敢闖入華僑事務處，強索往香港的通行證。共產黨員已不敢單獨露面，行動亦非常詭秘，像過街的老鼠一樣，一下子就溜跑無踪。

這時候，最令人注意的是民盟與民革這兩個民主黨派的動態。表面上，民盟已公開集會向共產黨猛力攻擊了，民革當局卻仍沉住氣。這批人是久經征戰的過來人，有的甚至做過羣眾的英雄偶像。影響所及的，斷不是在會上駡一駡，或在紙上寫那般簡單。也許他們習慣於紀律生活，待命而發罷，或者共產黨全力監視着他們。然而人們都很興奮地在留心觀察這條掘尾龍的動態，靜待着暴風雨的到來。

一個駭人的消息傳遍了，東江地區的農民發生暴動，係由一名民革的要員羅翼羣煽動而起，他巡視所到的地方，羣眾居然開大會歡迎，公開散發打倒共產黨傳單，這一來，各地的農村秩序更壞了，全市騷然，謠言越來越多。情況越加嚴重，中央公園在一夜之間貼滿了反共標語！

市黨委着慌了，頻頻與兩個民主黨當局接觸，想辦法制止暴動，把矛盾搬回會議桌上去。

因此，我更加忙了，特別請老胡來商量。一見面，他很激動的說：

「羣情已沸騰起來了，他們正在找領袖，但夠得上領導的還未敢站出來！像你們民盟那樣，終日吵吵嚷嚷，試問對一個厚皮的怪獸，會起些甚麼作用？」

「起碼已喚醒了羣眾。」我也堅決的答。

「這不是知識分子喚醒了羣眾，而是羣眾喚醒了知識分子。號角已吹響了，最重要的還是立即採取行動！」

被共特拆垮

李彌重臨邊區指揮　恢復二十六軍番號

李國輝以下無一不是李彌的舊部，他們聽到李彌能由台灣飛到曼谷來指揮這支邊區孤軍的消息，無不把這事當成爲一宗天大的喜訊，這說明幾點：

㈠他們在邊區既打中共軍又打緬甸軍的活動，不但使全世界駐在東南亞的新聞記者感到震驚，也使遠在台灣的國府開始重視，這好比一個父母無力撫養的遺兒，現在父母又四處找尋，要親自撫養一樣，終於跑到孤兒院裏來認領，他們再也不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了，以後一切都有父母照顧。

㈡他們所感到迫切需要的，不是金錢與人員，而是械彈、醫藥、被服、糧食的補充，老長官李彌既奉政府之命回來指揮，這也正似父母來領養孤兒，對孤兒所需要的東西，當然不成問題，如果父母仍然無力撫養他們，便不會路遠迢迢的跑來邊區認領他們了。

因此，在猛撒整訓中的復興部隊全體官兵，對李彌到了曼谷要來指揮他們的消息，每個人都欣歡雀躍，奔走相告，心中所想與口中所說的，都是「我們有辦法了，我們可以大幹一番，目前的困難都不存在，快要獲得解決了。」

可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那一天，李彌從曼谷頒佈出來，送達猛撒基地的第一道「日日命令」，卻使這支苦戰經年的復興部隊，在人事上發生重大變化。

這道命令的人事安排是這樣的：

「派呂國銓任二十六軍軍長。

派葉植南任二十六軍副軍長。

原七〇九團改編爲一九三師，李國輝升任師長。

原二七八團改編爲九十三師，派彭程接任師長。

九十三師與一九三師，概歸二十六軍建制。」

這道人事命令，有幾點是值得一說的，主要是新來的「將軍」太多，把原有的眞英雄壓得出不了頭，因爲除了李國輝之外，其餘三人都不是原在邊區苦撐苦戰，由雲南退到緬境的孤臣孽子。

先說呂國銓吧，論資格他是夠老的，抗戰時他已任九十三師師長，與李彌是老朋友，但他久已脫離軍隊，原打算在緬甸經商做生意，因爲與李彌的關係，把他拉到邊區來負責重建二十六軍的重責。但他只是一個光桿軍長，並無幹部，受命之後，除了在緬甸、泰國招兵買馬，廣攬人才之外，一九五三年前後，還曾派人或委託人在香港吸收流亡軍人，尤其是雲南與廣

了。

副軍長彭程，昆明事變之前，他是廿六軍的團長，後來又調附員閒職；昆明事變之後，他便在香港。因爲他是當時尚在越南彭佐熙的姪兒子，李彌與彭佐熙是老朋友，因此，由彭佐熙的推荐，認爲既要重建廿六軍，便應該將原來廿六軍的老幹部盡量召集。殊不知在邊區的兩萬人，屬於廿六軍的官兵，不到三十分之一。

在邊區由一千多人擴充到二萬人的復興部隊，是由李國輝與譚忠兩個人，率領七〇九團與二七八團的弟兄，一路死打苦撐才存在而擴充的，於情於理，李國輝由七〇九團團長，升爲一九三師師長，譚忠也應該由二七八團團長，升爲九十三師師長。可是，這位堅忍不拔的百戰英雄，不但沒有升到師長，後來連團長也垮了下來。

其實，譚忠不能論功行賞，反而連團長也做不成，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事實證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風，在邊區大行其道，縱有汗馬功勞如無人事關係的老戰士，以後很多都被人擠走或淘汰了。

李彌從泰國到緬甸　成立總部出師大捷

李彌是三月十八日正式由泰國進入緬甸，於十九日在猛撒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除了發表上述軍師長人員之外，總部的隨員，還有這些：參謀長錢伯英、副參謀長廖蔚文。另由胡景瑗、王敬箴、柳興鎰、王少才分任第一、二、三、四處處長。

李彌進入到猛撒前後，曾發動兩次反攻雲南的軍事行動；第二次反攻，是根據第一次的勝利而下決心的。

第一次反攻是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在猛撒已經整訓了五個月的復興部隊，因爲深知共特的厲害，對於防諜工作做得異常週密，不但共特無法滲透進來，他們在猛撒外圍數十里，均利用當地土著與華僑的關係，建立起一個很週密的防諜網，並積極偵察共軍的動態，以作今後反攻，打回老家去的張本。

他們得到情報，由大陸陷共前的一個土共司令員，當時任共黨雲南省貿易公司經理的老共產黨員蔣世才，率領三百多名武裝人員，從車里運來鴉片生坭約三百噸，向大其力方面，運輸到泰國去販賣。李彌那時仍在曼谷，與猛撒李國輝已構通無線電連絡，李國輝將此情報報告李彌，李彌回電「截擊」！

整裝待發的復興部隊，於接電報後十分鐘，即由剛升團長的張復生，率領所屬出發。根據不斷來的情報，一口氣跑到猛

西南保衛戰

……從外粵，擄共軍團團長任，全部消滅，三百啣鴉片烟斑，也成了這一仗的戰利品。第一次出擊，得獲全勝，便奠下了以後正式反攻的基礎，也堅定了李彌對此部隊的信心。

李彌親自指揮反攻　民心士氣自信必勝

[illegible]第二次正式反攻雲南，則是李彌在猛撒正式成立總部之後的第二天，由他親自指揮，兵分兩路，以南北梯形殺向雲南，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也隨軍行動。當時的作戰計劃與任務區分是這樣的：北梯隊由李國輝指揮，作為反攻的主力，目的地是車里、佛海、南嶠。南梯隊由呂國銓指揮，任務是佯攻，目的地是雅和、滄源、河垻、岩帥。

李彌希望負責佯攻的呂國銓部，能吸引共軍的兵力，減少李國輝主攻的阻力，迅速攻取耿馬、瀾滄，然後在增援車里、佛海、南嶠一帶的共軍來不及回師之前，向東急進，一舉而攻克昆明。計劃上將昆明克復之後，李國輝再率軍南下，與佯攻的呂國銓部前後夾攻，將共軍的野戰主力包圍殲滅，再確保昆明，請示台灣再定今後的大計。

這種樂觀的反共計劃，並不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而是有所據的。因為他在猛撒數月，與邊境一帶地方人士仍保持連絡，知道「人心思漢」，對共產黨不滿，若干邊境民兵組織的負責人，希望他們反攻，願做內應。因此，他們的估計，只要一旦國軍重臨國土，人民是會站在國軍這一邊參加反共的。

有了這一個心理上的必勝信念，再加上從李彌以下的主要幹部多是雲南人，雲南人是在民國史上寫下過一頁輝煌歷史的，那就是由唐繼堯與蔡鍔策劃，推翻袁世凱稱帝的「護法之役」，想當年蔡鍔將軍從雲南率一旅之眾，誓師北伐，一舉而將袁世凱的皇朝推翻，所得力的便是民心。李彌便是想循着這條歷史軌跡，要做蔡鍔第二，也想將毛澤東的紅朝，一舉推翻。

李彌反攻雲南，比當年蔡鍔北伐更為有利的一個因素，則是除了民心相同之外，還有一個士氣，當年蔡鍔是率領雲南子弟兵，離鄉別井出征北伐；李彌今日是率領子弟兵，從異域反回家鄉，國土的芬芳，家鄉父老的盼望，遊子的歸家心情，都是熾烈旺盛的。因此，反攻令一下，人人鼓舞，個個欣歡，「打回老家去」的抗日歌曲，也就在官兵們的口中唱出來了。

兵分兩路打回老家去　約法八章誓師回雲南

以上是軍事反攻的部署，還有政治反攻的準備，也由政工……遇，不沒收私有財物，不殺害生命，不辱及人格。㈤在共產黨統制下非法處理的一切土地財產，須聽候法律解決，不得私自報復，不得搶奪分配。㈥根絕飢餓殺人政策，及其參軍獻糧運動。㈦首惡必辦，脅從不問。㈧凡執迷不悟為共黨繼續工作，遺害人民者，一律處死！

這些準備做好了，到三月二十日凌晨，便出發了。

葛家壁營開路　野卡區內絕水

在這一次正式反攻雲南的軍事行動中，筆者的敍述，以負責佯攻的南梯形隊之前衛營——葛家壁營長率領的這一營——的作戰經過為主。因為以後著述「血戰異域十一年」一書的鄧克保，他就是被派在葛營做助手的，因此，筆者手邊的資料，也以這個營的戰鬬經過較為完善。

反攻部隊離開猛撒之後，是經過猛因，到達猛研這個地方才將南北梯隊分開行軍，各自奔向國境的。可是，他們選擇的行軍路線，以南梯隊的呂國銓與李彌總部所行經的，則是要經過「熟卡」區，再通過「野卡」區。

說起滇緬邊境的「熟卡」與「野卡」，也即是與貴州的「熟苗」與「生苗」一樣。「熟卡」是已經漢化了的現代人，又稱「卡瓦人」；「野卡」是未開化的野蠻人，他們不可理喻，生命賤如蟻，殺人當兒戲，並且專殺漢人。

呂國銓部便是要通過連綿五百里，一路上盡是草比人高的原始森林，也是「野卡」的大本營，毒蛇猛獸，不計其數，單人落伍，必被虎食狼啃。因此，大軍進入「野卡」區，便人人提心吊膽，不敢越雷池一步，虎嘯狼嗥，不寒而慄。滇緬邊區暮春三月的天氣，已經是驕陽似火，酷熱難耐；更要命的是一路上缺乏食水，除了「野卡」的村寨可以找到食水，沿途在山林裏鑽，根本見不到水。葛家壁率領的前衛營，在叢山深林中走了三天，渴飢交迫，每個人都感覺虛脫癱瘓，實在走不動了。飢渴兩事的難耐，渴更難受過飢，人，可以兩三天不吃食物；人，決不可以兩三天不喝水。飢渴的痛苦，非過來人不可能想像，渴到不可忍耐時，尿也會喝下去的。

到第三天這支飢渴交困的先頭部隊，雖然發現了水源，但這水源是專殺漢人的「野卡」村莊，他們到底去不去要取食水？用什麼方法可以要取食水呢？說出來，讀者必然要為之咋舌！　（六十）

三郎

癌症八種（三）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喉頭癌的治療

治療喉頭癌有兩種主要的方式，即放射治療及外科手術治療。治療方法的選擇，依據腫瘤的大小及發生的位置來決定。喉頭癌患者中，有三分之二的病人，可以保留他們原有的喉頭，但需以早期局限性小的喉癌，很有療效，只留下輕度的聲音嘶啞。

嚴重些的喉頭癌，一般用外科手術治療，或用外科手術加上放射治療法聯合治療。外科手術治療，只需將一側聲帶切除——雖使聲音改變，但仍有說話的能力。有些病例需用更徹底的手術，所謂喉頭全部摘除術（Total Laryngectomy）來治療。雖然這種手術包括兩側聲帶永遠失去，但並非宣判患者終身沉默，仍然可以教他習用發音代替器，說出正常的語言。

喉嚨癌的復健工作

曾接受喉頭切除術的患者，稱謂「喉被切除者」（Laryngectomee），經過特別訓練後他可藉一種新的發音法再學習講話，這種發音技術，被叫做「食道語」（Esophageal Speech），患者被教導由口呼吸氣、咽下，以舌緊鎖口腔頂部，強使空

道和喉頭壁發生震動，這種動作震動通道（即食道）的空氣性，能產生一種低音調的音響，這種音響，就是「喉被切除者」的發音，然後患者用舌、唇、齒、顎的動作，能發出像正常人講話的聲音一樣。許多「喉被切除者」，學習這種發音步驟，只需幾個星期，有許多已恢復了他們原有的行業，他們的行業裏，都是語言佔重要部份的，例如電話接線生、語言教師、計程車司機及推銷員等。

對一些不能或不願學習「食道語」的病人，可以用機械或電力等的代替器，這種代替器的發音，性質雖不太高，但可隨心所欲的表達意見。

「切除喉頭國際協會」，正從事於喉切除者的各項復健工作，它是美國癌症學會的一個分支機構，在美國設有一百二十五個分會。

「切除喉頭國際協會」，為喉頭癌患者帶來新的聲音，及新的生活。

喉頭癌的預防

經研究發現有某些生活習慣及物質刺激，與喉頭癌的發生有連帶關係，例如過度飲酒及吸烟的人，有較高的喉癌發病率，關於後者，「美國外科醫生概況」所發表的「吸烟對健康」一文，曾敍……「在所有男人喉頭

因素」。由於吸烟而發生喉癌的危險性，遠比不吸烟的人高達七倍；雖然發生喉頭癌的正確原因，仍不完全瞭解，但避免吸烟及避免大量飲酒，總是預防的重要措施。

喉頭癌的研究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喉頭癌患者因治療而獲救的比率，有直線上升的趨勢，這種生存率的進步，是由於早期發現及有效的治療所致，也是出研究及教育的結果。

目前，喉頭癌研究努力的方向，針對治療技術的改進及新的治療方法的發明，儘可能使更多喉頭癌患者保留他們正常的發音，近年來，很多新的抗癌化學劑及藥物的發展，對喉頭癌患者做試驗治療時，已獲得令人激勵的效果。無論如何，將來對喉頭癌的治療，可預見的是：藥物治療依托於外科手術及放射治療上。

四　肺癌

肺癌，雖然是各種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種，但卻像其他癌症一樣，早期是可被治癒的。美國每年幾乎有五萬九千人死於肺癌，較其他各型癌症都高。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肺癌患

前發病率迅速增高的癌症——幾乎成為流行性的發生。

為什麼肺癌患者會日益增多？其死亡率又這樣高？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首先應追究肺癌所具的特性，提醒大家對肺癌的認識與警覺，而及早防範。

什麼是肺癌

肺癌，像其他的各種癌症一樣，被一些無法控制的不正常細胞羣所蔓延，並奪取附近正常細胞的營養，而將正常細胞排擠出來。

普通癌症細胞，都是由單個細胞生長發生的，而肺癌則不一樣，它是開始發生於肺部各種不同的細胞中，如果癌細胞一旦在肺中生成，即以最快速度，開始增殖長大，逐漸形成一團團或一串串的腫瘤，在X光下，即可被發現。

癌症與其他良性瘤（如囊腫、贅疣等）有一相反不同的特徵，即是癌能蔓延到身體其他部份。可由原發部份分裂，進入到血流或淋巴系統，再傳送到身體其他部份，當癌症到了使身體許多部位都發生腫瘤時，治療就很困難，往往不可能被治癒。

這種癌症蔓延過程，即所謂的「癌症轉移」。我們的肺，時時都在膨脹收縮着，有極豐富的血液及淋巴液供給營養，所以肺癌非常容易輕轉移蔓延，其轉移方式，也較其他癌症更快、更廣泛，這是為什麼肺癌較其他疾病更易死亡的理由之一。肺癌可蔓延到腦、肝、骨髓以及幾乎所有的器官。同時肺癌由於與生命有關的大血管，心臟等重要器官相鄰接，所以死

萬人意見

從創興大樓談到灌漿工程

最近自「創興大樓」宣佈為危樓之消息，便成為各報連日來的頭條新聞，也為廣大市民們所關心注目談論的題材。一座不合規格質量的大樓，十四年來沒有入伙紙，港府竟然不加干涉，竟能「法外施仁」，其中若無烏龍確難使人置信，如此做法嚴格說來，這是對市民生命財產一種極不負責的具體表現。

在「創興大樓」問題尚未了結，接着又出現了「創興大厦」因僭建與圖則不符，也是十四年來沒有發給入伙紙，但據說「創興大樓」已被證實為千瘡百孔的危樓，而「創興大厦」與圖則不符，但工務局檢查結果，尚無發現「危」的跡象。

這裏不禁要問，既然建築物結構穩固，為何十四年來不發入伙紙也不作適當妥善的處理呢？港府是否認為不發入伙紙，一旦發生問題就可以有藉口逃避責任呢？

這裏筆者要談，建築中有關地基灌漿問題，筆者初到港時，曾在××鑽探灌漿工程公司做了二個月的灌漿工作，所以對於其中烏龍尚知一、二。

俗語說「沒有穩固的基礎就沒有美好的將來」。尤其是建築物的基礎是更為重要，這種道理相信任何人都會了解，在建築過程中，首先第一步就必需探察地基土質結構，由於有些土質結構鬆浮不實或沙底，尤其是港九有很多新填地，地下土壤結構必需要灌漿，所謂灌漿工程，就是在建築物地基四週，用空心鑽管鑽入地下若干尺，（根據建築物高大比例計算），用士敏土（英坭）滲水成漿灌入地層，使士敏土與地層內的鬆土或沙凝結成為堅固的地基，以承受上層建築物體的壓力。

在灌漿工程完畢後照例必由則師樓會同工務局有關官員前去檢驗，檢驗方法就是規定在經過灌漿地基上，用若干磅重鐵鎚，距離一·五米左右高度打下十幾鎚，而土層沒有沉降情況才算符合標準，因此這一工程應算是重要的一環。

可是一些利欲薰心的不法BOSS為了偷工減料，是不顧將來的後果，銀紙入了荷包認為過海是神仙了。

本來灌漿先使最下層英坭漿飽和後再將灌管提高一尺再灌到飽和後又再提高再灌，層層而上，可是一些不法波士卻規定多少時間要限額完成任務作為偷工減料藉口，當然工人們為了減輕自己辛苦也就馬馬虎虎理佢飽不飽和，只要按時完成就算了。

但是在最後一個灌漿孔中，公司當局卻較為重視，每天都派有工程師及管工三兩次前去監督以保質量，因該孔是留作工務局及則師樓檢驗的。

對於工務局與則師與工程公司是有聯繫的，在工務局與則師前去檢驗是由公司負責人或工程師陪同下前往的，在檢驗過程工務局與則師只站在傍邊觀看，打鎚的檢驗工作是由工程公司工人操作，其中竅門就是操作時當鎚打下時，握繩的手用力拉住繩尾放慢點，就可以減輕落鎚原來的冲擊力而達到檢驗的標準了。

工務局官員與則師也不抽驗，走馬看花一樣一下就OK了，對於如此的檢驗官員是責任心不夠還是由英女皇出頭呢？確實值得思疑了。

——尖鋒

深宵竹戰擾及隣居
嚴厲取締政府可增財源

萬人傑先生：

月前曾有一位洋教授批評香港人祇為吃飯賭狗馬而生活。事實上年前新界某鄉紳亦主張在新界開賭，但為先生極力抨擊而沒了下文。惜乎有一種似是半合法化的普通賭博在本港流行，仍未為先生所齒及，這就是在街頭巷尾，或華厦陋室都可能聚賭的雀局。

搓馬將（打蔴雀）本是國人的消遣時光的方法，在假日或新年內偶一為之，實未可厚非，鄙人亦間中逢場作興，但淺嘗輒止，絕不沉迷。但有[illegible]仍然樂此不疲，寧廢寢忘餐，仍不願宣佈散局。這種刻苦精神，若用諸正常工作，則是可喜可敬的現象，但投諸於雀戰中，則未免勞民傷財，不得其所了。

港人嗜賭狗馬者確屬不少，不過在每週內，祇限於週六下午有馬可賭，和週六及週日晚上有狗可博；若無馬可賭之晝及無狗可博之夕，即使賭癮大發，亦苦無博彩機會。但打蔴雀卻不然，隨時隨地均可開局，祇要湊夠四個人就分分鐘都可以開枱博殺。無怪乎港九街頭時時處處傳來蔴雀聲。宗教人士雖云篤信教條（相信任何宗教都不主張賭博），但領導階層中，有同好的大不乏人，且高手比比皆是。

最令人討厭的就是子夜過後，仍然竹戰不休，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裏，不但蔴雀碰擊枱面辟拍有聲，驚擾四隣；而食胡者歡叫之聲及被截胡者的怨懟聲，皆能擾隣人清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如萬先生日產萬餘言的的作家，在宵深爬格子正忙的時候，芳隣傳來辟拍及嘩叫之聲，打斷文思，自不待言，料先生必有此經驗，獨未悉與鄙人有同感否？

香港法例，晚上十一時後便不能喧嘩嘈吵，騷擾隣人。是以每晚十一時電台報告新聞完畢，播音員旋即呼請聽眾將收音機聲盡量較低，免擾隣人清夢。但縱使聽眾不合作，極其量到十二時電台播音完畢，收音機即使繼續開着，亦會寂然無聲，不能再騷擾別人。但雀戰則可以通宵達旦，永無限度的妨碍別人休息。從前執法者輒有檢舉此輩，判罪罰鍰，現今似乎

網開一面（似是半合法化），即使竹戰連宵，也鮮有被檢舉者。若執法當局不正視這種情況，當今本港正籠罩在殺機四伏的境況，不難會發生因干涉隣人宵深雀戰而被殺的凶案。我們寧可曲突徙薪而不欲焦頭爛額也。所謂杜漸防微，欲想消弭凶殺，應從取締深宵賭博爲首（雀戰亦賭博之一），彼輩因賭博不寐，翌日必影响工作情緒，賭敗者更形心情暴躁，若因工作不力受責，亦會出現命案，不足爲奇。願有關當局留意！

夫深宵竹戰妨碍隣人，在中下層住宅區每多發現，早已成爲本港社會病態之一。我們民選議員們的慧眼，卻未有見及此，向當局提出質問，何人容許妨碍深宵寧靜的雀戰，而不採取行動予以檢控？就以鄙人所住之大厦而言，全座約百餘單位，有些深夜竹戰卻無虛夕；而隔隣之一梯八層舊樓，亦每週有兩三晚如是。假定全港九人口每二千人有一個深宵仍愛好手談者，即是約每夕有二千餘人（或五百餘枱雀局）從事妨碍別人的安寧，假若一一繩之於法，予以嚴懲重罰，若罪名成立，平均每人罰款五十元，則政府每日可得十萬元收益，全年約可得四千萬元之譜，這偌大的數字是很可觀的，爲什麼我們的議員卻不會向政府獻策？這樣廣闢財源，還勝於猛抄車牌，或向商店招牌打主意呢。因爲深宵竹戰，妨碍隣居者，理應付罰金作爲代價。

設若政府因連年歲入有龐大盈餘而不屑獲取這筆收入，亦可將該項收益部份撥作福利費用，部份撥充公益金。試看公益金籌募多月，仍未達到

公益金，此舉必獲全港市民贊許。同時，爲鼓勵警員勤於檢控這些欠缺公民教育而無公德心的爛賭二輩，也應撥出部份罰款給辦案人員作爲獎金。

搓蔴雀雖則是一種娛樂，但蔴雀枱亦爲醞釀罪惡之溫床，試觀社會上很多罪案直接或間接與打蔴雀有關連，足見搓蔴雀這玩意兒卻是不健康的娛樂，至若因私人嗜好而深夜影响四隣休息，則屬破壞公眾安寧，非一一檢控治以重罰不可，請議員們催促當局執行檢控之。

鄭安當上

兩年以前因孔孟學說發生爭論 今認自己不雅向筆戰對手致謝

孺牛夠風度・寄來松花江

贛萍先生：

很久沒有投稿「到此一遊」，一則才疏學淺，自維譾陋；二則功課繁忙，鮮有餘暇。

回想兩年前以一初生之犢，率爾操觚，措詞自承有不雅之處，然基本立論，仍未稍更，「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謹向 胡見平先生衷心致謝。

閱一七〇期堅心君文，頗有同感，在下正是長於「殖民旗」下之「香港仔」，對故鄉的確茫然而又惘然，但民族觀念之認識，卻未因洋化教育的痲醉而一無所知，反之日形高張熾烈。

中國的明天，實端賴我輩之振奮，時代歌的頹廢之聲，確實應該摒棄！

附上「松花江上」歌詞歌譜，希轉致堅心君爲盼。

祝你平安！

晚 孺牛上
二月二日

松花江上

4/4 3/4

1·3 5 — i | i·5 6·5 6 5 | 5 12 3 — |
我的家 在 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
6 i 5 3 | 3 212 — | 6 i 5 4·3 |
森林煤礦 還有那 滿山遍野的
2·1 32 1 — | 1·3 5 — i | i·5 6·5 65 |
大豆高粱。 我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
5 12 3 — | 6·i 5 3 | 3 212 — |
那裡有 我的同胞 還有那
1 7·6 5 43 | 2·3 1 — | 3/4 i7 6 — | 2i 5 — |
衰老的爹 娘。 "九一八"，"九一八"，
6 63 2 | 23 i7 | 6 — 0 | i7 6 — | 2i 5 — |
從那個悲 慘的時 候， "九一八"，"九一八"
6 63 2 | 23 i7 | 6 — 0 | 6 67 65 |
從那個悲 慘的時 候， 脫離了我的
6 6 — | 3 5·67 | i 67 65 | 6 — 0 |
家鄉， 拋棄 那 無盡的寶 藏。
3 2 — | 3 2 — | 4/4 3 6 i 6 | 3/4 53 2 — | 3 2 — |
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 關內 流浪，
3 6 — | 3 5 — | 5·6 i — | 67 65 6 |
那年 那月， 才能夠 回到我那可
67 2 — | 5 — 0 | 3 6 — | 3 2 — | 5·6 i — |
愛的故 鄉？ 那年 那月 才能夠
67 65 3 | 2·3 2 — | i — 0 | 3 — 2i |
收回 我那無 盡的寶 藏？ 爹 娘
6 — 2 | 2 i6 5 | 5 — 0 | 3 6 — | 3 5 — |
啊！ 爹 娘 啊！ 什麼 時候，
4/4 56 3 2·3 | 6 i — 0 ||
才能歡 聚在 一堂？

應徵長聯作者 來信改正錯漏

編者先生：

許恨紅先生長聯徵對的結果於一七三期發表了，拙作忝列第二，這並不是弟之水準高，祇是水準更高的沒有參加罷了。

但評語云：「載」字和「國」字雷同。查拙作全無「國」字，可能是張冠李戴，忙中錯植。「載」字確是雷同，但上聯首末二句皆有「年」字，弟之下聯祇好同用「載」字對之，今觀最後揭曉，原來許先生上聯首句之「年」字應更爲「載」字，則是弟下聯首句之「載」字易以「年」字，便無雷同了，此是以雷同對雷同，並非作者疏忽。

至於獎金十五元，請撥作本刊公積金爲盼，草此，順頌

撰安

弟葉其眞謹上 七一年二月二十日

贛萍編輯先生道席：頃閱貴刊第一七三期登載許恨紅先生之徵聯揭曉，拙作蒙取錄第五名，幷惠贈書金十五元，至深感謝！惟拙作應徵下聯第二句遺漏四個字，我原用「緘口吞聲」對上聯「離鄉背井」者，未知是我漏寫，抑是「手民之誤」？姑無論是誰錯誤，仍乞予以更正加入，以免貽笑 方家爲盼！

又我甚欲閱讀宇宙出版社及湘濤出版社之書籍，幷請惠寄該兩社出版之書單各一紙，以便參考選定書名告知。專此，敬祝

撰安！

董力行、許恨紅先生均此致候！

弟育枝拜上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

贛萍兄惠鑒：

得覆示知兄……（畧）弟每於診療餘暇喜塡小詞以紓積鬱恨不工耳，茲錄呈一二望勿以鄙俚見笑，專此即候

編安

鄉弟祖霞再拜 二月十九日

玉樓春

卅年飄泊閒愁慣。白髮青絲驚暗換。故園夢裏海天遙。芽草庭前風雨亂。 新來偏喜憑闌看。不見征帆波漫漫。天邊霧重未能歸。辜負多情鶯燕喚。

柳梢青（仄韻）

整年炎熱。滿眼是紅花綠葉。雨洗遙山。浪翻滄海。雲邊帆滅。白頭如雪。

定風波

陣陣椰風暑未消。憑闌北望浪滔滔。不見家山雲縹緲。空教。宵宵魂夢往來勞。 記得庭園垂柳繞。啼鳥。朝朝葉底發聲嬌。便是紅蓮花謝了。秋到。東籬菊蕊又香飄。

玉樓春（連日大雨）

遙山不見波濤惡。窗外瀟瀟朝暮落。驚殘好夢悵燈昏。釀就輕寒憐被薄。 起來閒步庭園角。折盡新枝飄盡萼。明年春到莫相淩。此日先和風雨約。

鷓鴣天（除夕賦感）

歲杪頻頻憶故鄉。南溟那得似鄱陽。春來蠻域神終黯。梅放家園夢亦香。 除夕靜。旅情長。多年飄泊滿頭霜。花紅葉綠催人老。尙喜心身兩健康。

塞鴻秋（北小令）

浮雲朶朶空中變。遙山點點波間現。微風陣陣椰梢顫。斜陽冉冉樓頭旋。花喧羣舞蜂。樑靜雙棲燕。故鄉渺渺人難見。

折桂令（北小令在澳洲作）

南來秋事如春。鳥唱清晨。月燦黃昏。池水生紋。籬花織錦。徑草鋪茵。雲來去、遙山現隱。雨降收、小院涼溫。燈火紛紛。笑語頻頻。醉臉醺醺。

旅加中學生 愛讀「萬人」

萬、張先生：

我是個中學生，也是貴刊長期讀者，更仰慕先生敢作敢爲，不怕強暴，勇於揭發新、舊左派陰謀，使其原形畢露，警醒同胞們勿再受其欺騙，值得擁護，望讀者能早日團結起來，反攻復國，還我河山。

讀者強上二月十八日

（多倫多、加拿大）

建議電視當局
選編片集除娛樂性外
應該注意勿教壞兒童

除非你不是一個電視迷，除非你家中沒有一台電視機，否則，你一定知道無綫電視台的粵語配音片集——「神偷諜影」的受歡迎程度。

「神偷諜影」是無綫電視台最受歡迎的粵語配音片集之一，每逢星期三晚上，還未到節目時間，就已經有很多人守坐在電視機之前等候節目開始了，尤其是孩子們，對該片集更加喜愛。雖然，該節目是如此受歡迎，但我也要指出該片集是「問題片集」，是無綫電視台幾個不宜兒童觀看的節目中的一個。

無可否認，「神偷諜影」是一個成功的電視片集，故事也還曲折緊張，演員也算出色，內容亦出不了大岔子，但這並不能否定我上面的說法。

我們應該留意，該片集的主人翁——英俊的文狄，在片中的演出。我並不是說扮演文狄的那位藝員的演技很壞，而是說文狄在片集中的舉動，足以對天眞無知的兒童產生不良的影響。如果你看過該片集，你必定知道文狄的所長，他善於偷竊東西和偷取女人的心，結果，這就產生了問題。

可能是由於兒童的模仿性強，他們都喜歡仿效某些電視片集中的「英雄」、「主角」，有時甚至某些電視藝員的舉動，也成爲了他們模仿的對道小金剛」節目吃香時，我學校的一羣小學生在上體育課時都吵着要學柔道，如今，在無綫電視台推出「青春火花」那排球節目後，那些小學生們，又嚷着在體育課裏要玩排球了，由此可見，電視節目對兒童的影響之重大。既然一方面兒童生性喜愛模仿，而另方面「神偷諜影」中文狄的舉動又不是值得學習的，那麼，可以肯定，「神偷諜影」片集對兒童的影響是壞的了。兒童年幼無知，根本不懂得分辨好的與不好的，於是不應學習的，他們都全學習到了。我有一位姪子今年才九歲，自從喜愛看「神偷諜影」片集後，就極力向文狄模仿，現在他時常拿着鑰匙，這裏扭扭，那裏扭扭，以文狄自居，而且，有時他對着他的姊姊或妹妹，學着文狄的神態，向她們擠眉弄眼。我相信，不會祇有我的姪子一個是這樣，很多父母，以爲該片集既不是色情的，又不是暴動血腥的，從而忽畧了該片集在另一方面對兒童產生的不良影響。試問一個品性本是純良的兒童，盲目的崇拜這些「英雄人物」，學習他們的「英雄行徑」，後果會怎樣？我實在不敢想像了，我希望電視台及家長都能留意這問題。

香港無綫電視台自成立迄今，有部份的節目就一直受到非議，不是藝員擔任節目主持的態度被抨擊，就是節目的內容被指責爲不健康，其中當以大型節目「歡樂今宵」及體育節目「捧角比賽」所受的抨擊和指責最多。問題節目的出現可能是因爲電視台提供節目時，祇注重其娛樂成份，而忽畧了主題的健康程度吧！電視近來似乎已在香港流行起來了，所以電視「教育」是一項嚴重而又最切實際的問題。

（駿馬）

願反共救國精神與黃花碧血相輝映！

今年又是辛亥年了，在辛亥年，使人感慨無限！在六十年前，中國人雖然痛苦，但仍然比今日中國大陸人民的處境遠勝！

那時候，多少烈士願意犧牲一己的生命，以救吾民，以拯吾民苦難？例如革命元勳楊光漢老伯，青年時就，直至大陸淪共後，方病逝於香港。

那些爲了革命而視死如歸的烈士，指不勝屈，本文所記的林覺民烈士，即其著者。在今時今日，我們應多從先烈的模範事蹟中，尋求發啓。

林覺民烈士，別字意洞，號抖飛，福建省閩縣人。他婚後即東渡日本役，林烈士歸國參加義舉。發難之日，烈士揮彈當先，直衝督署，不見張鳴岐，出遇防警，受傷力盡被捕。受審訊時，林烈士侃侃而談，縱論世界大勢及各國時事。張鳴岐及李準，爲之心折，傾耳以聽。林烈士初坐地上，至是，爲開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林烈士縱筆直書，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寫至激烈處，釋衣磅礴，以手搥胸，若不復忍書者。書一紙，李準攜與張鳴岐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似欲嘔吐，獨恐污地，未遽吐，李準親持吐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烟，猶起鞠躬爲禮。既供畢，林烈士又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觀處，搥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林烈士被囚禁數日，勺水不入口。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時年二十五歲。林烈士之夫人陳氏，聞之，悲痛欲絕者數。

林烈士在慷慨赴義前，作書留別其妻陳意映，原書頗長！感人甚深，際此國難方殷，共禍猖獗之秋，筆者認爲凡我國民，皆有重讀林烈士遺書，以激勵吾人反共意志之必要。特別是目前不少逃港難民，祇求苟存性命於亂世，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更應恭讀林烈士遺書。

× × ×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

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眞不能忘汝也。回憶後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我，我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眞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非吾所願。吾愛汝至，所以為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

手書。』

我們恭讀了林烈士的遺書後，感覺到烈士既有慷慨赴死之壯志，更有從容就義之儒家思想。烈士於二十五壯年，拋嬌妻，棄弱子，以死報國，民國賴以建立。

現在神州已陸沉，大陸人民之苦……

中興可期。願我反共人士，發揚碧血黃花的壯志！

最後，謹錄袁暘照醫生在賀年函件中題贈之詩句，與讀者諸君共勉：

「天涯托跡幾經秋，破碎山河亟待收；歡樂本非吾輩事，丹心期共雪秦仇。」

古鶴翔

菲華僑求傳授 化骨幻術

張贛萍、胡養之二位仁兄：

敝人是菲律濱華僑，春節來港觀光渡假，當我讀了胡先生三篇中國幻術，眞是津津有味，引起我無限興趣。對於化骨幻術，我在馬尼拉市也親眼看見一次，大約九年前，我的侄女三歲，也是食魚，因魚骨哽住喉管，十分痛苦，啼啼哭哭，鄰居一老叔進來，見其啼哭問何事，我答魚骨哽住喉管，他還取笑地說：妳這個大食女才會這樣，因我位侄女是好食的。他不慌不忙，拿了一碗清水和一枝或一雙筷子我記不清楚，那筷子在碗水內圈了數圈，口中念念有詞，便叫她飲下，說也奇怪，當她飲下，哭聲便停，若無其事，繼續食飯，我有點呆然，可惜當時不懂得請這位老叔傳授，後來不知搬到何處去了。

現在我大膽請求胡先生在「萬人雜誌」公開傳授，只求胡先生傳授化骨，對於劃陷圈絕不可傳授，因鷄魚是大眾食物，每人隨時隨地都會發生意外，希望胡先生肯接受讀者要求。

菲律濱華僑讀者蘇信旅次香港

（七一年二月十八日）（覆：希告通信處，由胡先生作覆。）

代郵

加拿大「不平鳴」先生：二月二十二日信敬悉，來信不擬發表，您又未附通訊處，不能私函答覆。關於那個您所說的「撈家氣很重」的人與事，有目共睹，他越說得多，越把自已的醜拙暴露。讓他們多露醜態、多造笑話、多樹敵人，是我早已訂定的「引狗跳吠」戰術；最後一幕則是「狗咬狗骨」，快要演出了。您如果聽不到看不見他們的狂跳亂吠那一天，那就是他們在「關門賊殺賊、狗咬狗骨頭」去了。——編者敬覆

逃亡花絮

老古

共產黨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的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知慧更是無窮無盡的。筆者曾聽見不少逃港的難民敍述他們如何機智地逃出生天的故事。

十年前，在中山縣石岐市，有一位中學生，她在上課時突然「瘋狂」了，她手舞足蹈，把衣服脫去，大叫大嚷，學校帶她到中山縣人民醫院檢驗，由於該院不敢決定，遂送往廣州處理。她到廣州後，醫生用猛烈的電筒向她的眼睛照射，她竟然不把眼睛閉上，並且搶了醫生的眼鏡，哈哈大笑，醫生認爲她真的「瘋狂」了，結果她被送回澳門去了。（這女孩子是由澳門返回中山求學的。）她到澳門後，大家才知道她是假瘋狂，求自由。

在三鄉，有一個女孩子，她也是詐顛。她暗中和媽媽約定，由她拿着銀紙到處拋擲，她媽媽卻跟着拾。她在鄉中跑來跑去，媽媽追着她，她一邊打罵媽媽，一邊丟銀紙，並且當着人們面前跳入河裏，於是人們確信她是「瘋狂」了，終於批准她媽媽帶她到澳門求醫，於是這母女兩人逃出生天，獲得自由了！

在耕田時突然蹲在地上，大聲叫道：「大了！大了！春袋大了！很痛呀！」蹲了好一會兒，才起來。他如此這般，不斷裝作患了小腸疝氣病，終於共黨批准他到澳門求醫，他也就逃出生天，獲得自由了。

在石岐，有一位姓鄭的女子，她丈夫回石岐探她時，曾約定在澳門裝病，電召她到澳門探病。當她接到丈夫由澳門拍發的病重的電報時，她當着坊眾面前痛哭，連飯也不吃，一連數天，結果街坊幹部同意批准她到澳門一行。這一來，她爭取到自由了，她告訴筆者說：「在我『痛哭流涕』時，事實上心中暗笑；我表面上一連三天不吃東西，事實上在夜間暗中把自己養的兩隻雞劏了吃！」現在這位姓鄭的女子，將和她丈夫前往加拿大

筆者帶同長子逃澳後，太太和小兒蒼松還留在石岐。她多次申請到澳，均未獲准。後來她用送禮的方式，向街坊共幹行賄，並揚言要到澳門與筆者離婚，索回長子。結果在行賄和痛哭攻勢下，她和蒼松（當時不過三四歲）逃出生天了。

這些逃亡的方法，現在已不適用了，因爲毛澤東共產黨現下已不准人民申請離境了。然而，目前依舊不斷的有人從大陸來港。筆者有一位朋友，他有四個孩子在大陸，現已有三位游水抵港。有一位姓李的女孩子，她游水到澳門後被捕回大陸，結果她再次逃亡，現已抵港，她還帶同三人逃出生天！

郵政罷工期內 在英仍可看到萬人

逕啓者：

由於英國郵政工人罷工，故「萬人雜誌」無法由郵遞來，已數期了。不過，在倫敦唐人街書坊舖裏，每期「萬人雜誌」仍見空航新到發售。

故在此郵政罷工期內，讀者仍能按期在唐人街購到新近出版之「萬人雜誌」。現特函照知貴社，乃在英國郵遞不通期內之若干期「萬人雜誌」，日後郵遞復通後，請毋須給我補寄來，因我已在倫敦購到。待郵政復通時，按期遞寄即可。

今次來信，旨在告知此事，此函乃託由英返港的朋友帶港投郵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庚戌年除夕

鄭正襟於椰城

(一)
愁分兩地度除宵，冷雨旗亭獨酒澆，
爆竹聲喧人聚首，萍身浪跡夢魂遙，
堪憐兒女期歸訊，強抑心腸愴去潮，
此夕家園還餞臘，圍爐少我悵蕭條。

(二)
大除此夕借樽開，別淚淋漓落酒杯，
久望鴻書傷歲盡，驟聞爆竹迫春來，
鄂君繡被猶堆疊，仲則寒衣未剪裁，
自是空樑王謝燕，長笛萬里弄船回。

以上二律，寫離人除夕之懷，最佳之句，「鄂君繡被猶堆疊，仲則寒衣未剪裁」，鄂君即是「鄂君子晳」，春秋戰國時，楚王之舅父，爲當時美男子，李商隱詩：「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仲則，即是清「黃仲則」，名景仁，乾隆時人，有都門秋思詩云：「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翦裁」，鄭先生用典最好，對仗亦工。

由詩中得知：鄭先生當年是美男子，現在太太不在椰城，兒女均在家鄉，孤身作客，而且「繡被焚香獨自眠」，寒衣未剪裁者，是衣服無人照料也，寡佬生活，與壇主相同。

最後「長笛萬里弄船回」，笛字是仄聲，不能用。可能是簫字筆誤，應改爲簫字。短長簫，是詩中常用之字。

辛亥年元旦

鄭正襟

(一)
室有胡姬即是春，輕黃艷紫俱含嚬，
人從歲首申雄望，天任生靈運碩身，
寰宇今猶急核子，全球競霸驅黎民，
紅柑綠柚齊羅列，預兆祥光化刼塵。

最佳之句：「人從歲首申雄望，天任生靈運碩身」，意境既高，對仗亦好。

該詩，「室有胡姬即是春」，壇主未曾去過南洋，初不知「胡姬」爲花名，按字面解之，「胡」是外國，「姬」是女人，又指妾侍。室有胡姬，即是鄭先生在椰城，室中有位外國小太太，並非「鄂君獨眠」，該胡姬且極美麗

[illegible]輕黃豔紫，而[illegible]「一」字

是描寫女人美態，忽然生氣，又忽然嚬笑也，太太雖然不在椰城，而有胡姬隨侍，滿室生春，壇主也是「鄂君繡被」，不禁而起艷羡之心。適三育中學徐泓先生駕臨，詢以胡姬之名，徐先生云，南洋有「胡姬花」，方知胡姬並非女人，相與大笑。

唐詩，王翰所作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初不知「夜光杯」爲何物，查看唐詩註解，云夜光杯是一種寶物，壇主當讀書之齡，心中大起疑問？當兵之人，在沙場醉臥，何能用寶物飲酒？王翰作詩，吹牛離譜，不信，不信，而唐詩註解者，又分明指夜光杯是寶物，「理所必無，而言之有據」，請問老師，老師根據唐詩合解，又堅稱確爲寶物，壇主默然無言，終有存疑。今日唐詩，尚作此解，可查看。

後十年，毛主席長征西北，壇主隨軍在後追送，毛如離山野兎，急走狂奔，追不可及，遂繞道由隴海鐵路，至甘肅候駕，毛見獵犬張牙相待，縮頭轉身，落荒而去，毛未追獲，因之暢遊涼州，見甘肅土製陶器，大如小茶杯，白土爲坏，上加黑釉，詢之土人，名「夜光杯」，價廉賤，一角銀元（即一毛錢），可購四五隻，其光可鑑，夜光者，是黑色而有反光也，並非寶物，拙著「明日黃花錄」言之頗詳。由此乃知，古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胡姬認爲是女人者，與夜光杯情形類似，足見今人解古詩，絕非易事。

辛亥年元旦

鄭正襟

(二)
逝水無情歲幾遷，桃雲一抹醉春天，
炮舒抑鬱鳴高笑，菊抱幽懷信態妍，
夢裏繁華飄半篆，塵中滋味載一船，
詩人久自羈海上，任教嘔心作鄭箋。

半字是仄聲，一字又是仄聲而且雷同，是

可能「一」字係筆誤，請鄭先生更正。

鄭箋二字，必加註解，否則青年學生，多不知曉；漢朝，「鄭玄」注毛詩，曰：「毛詩箋」，「毛萇」注詩經，鄭玄又注毛萇作品，後稱「毛詩鄭箋」，箋作「註釋」解，「嘔心作鄭箋」，是鄭先生在椰城，嘔盡心血，從事著書，由詩中得知鄭先生是當代學人，以上四詩，用典優美，高雅無儔，格調超逸，非同凡俗，讀該詩，而懷敬仰。

人當除夕之夜，有家難歸，心中百感潮生，作詩寄慨，壇主於甲辰年元旦在香港迎歲，通宵達旦，作詩四首，因鄭先生之詩，想到舊作，錄之如下，請諸位詩友斧正。

(一)
飛龍破壁喜逢辰，俯仰高樓待歲新，
窗外雲霞初曙海，耳邊爆竹正撩人，
不須客邸傷今夕，珍重爐香接好晨，
身似百花方蓓蕾，殘年過罷便當春。

(二)
問舍求田計本疏，長安不易此間居，
點金有術儒兼賈，彈鋏無聲食每魚，
嶺表風和春到早，酣鄲枕冷夢回初，
床頭金盡猶顏色，臣是高陽舊酒徒。

(三)
回首河山痛陸沉，蒼生故國望甘霖，
尚存赤膽掀天手，敢抱青鋒蕩寇心，
一紙家書愁問訊，九州魚爺斷炊音，
遙知今夕親朋淚，未忍金盤酒滿斟。

(四)
莫計窮通怨數奇，隨緣到處總相宜，
越胡任走身添健，陳蔡頻經志未移，
天地有情春不老，英雄無恙遇容遲，
推懷一笑燈前醉，收拾乾坤入酒巵。

以上四詩，自表面觀之，毫無傷感之言，實則天涯淪落，孑然一身，其內心之沉痛，有不堪爲外人道者，強自爲歡，聊以自慰耳。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合訂本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病速愈法	H.K.$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病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痳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虛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痳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病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一七七）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三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續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不報導二號衛星

自從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亞葉海．汗之後未再接見外賓開始，中共表現了連串陰陽怪氣的反常事件。例如春節時期，乒乓球隊「向首都工農兵滙報表演」，在黨政軍中央首長的主席台上，黨、政兩方面僅一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敬陪末座；高踞台上的是五個穿二尺五的丘八：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毛澤東一百句話錯了九十九句，只說對了一句：「槍桿子裏出政權！」

再說文化大革命，今天究竟是結束了呢，還繼續在進行呢？中共迄無正式交待。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全大會」之際，也只說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未說已經大獲全勝、鳴金收兵。從施漢諾來往北平時機場出現的儀仗隊伍看，其中仍有一隊紅衛兵，說明文革並未結束。可是春節期間，主持文藝晚會招待外國賓客的並非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而是外交部。而去年仍是中央文革小組。

諸如此類的事還有很多，最近又添了一件新事，那就是中共於三月三日，在甘肅省雙城子發射了第二號人造衛星，發射時間，軌跡幅度，衛星大小，都被西方觀察儀器測出來了。人會發神經，說話有時不可靠，儀器不會發神經，測驗紀錄可信無疑。以中共那種漫天吹牛的作風，有這等「偉大成就」怎麼會不大事宣傳慶祝呢？可是直到此文執筆時為止，中共宣傳機構竟一直裝聾作啞，不予報導。這不十分耐人尋味嗎？從各種角度看，其原因可能有左列五點。

(1)據西方觀察家分析，中共之發射人造衛星，在試驗其火箭的衝力；因為必須有足夠衝力的火箭，才能運載彈道飛彈（中距離及越洲飛彈）。中共為了保持軍事秘密，故不公開發表。其實這種說法十分幼稚，因為中共所發射的二號衛星，和第一號衛星的重量相若，火箭的衝力，亦只是可載中距離飛彈，這是很容易用儀器測算出來的，絕對瞞不了內行人。所以為保持軍事秘密云云，恐怕並非事實。

(2)另一個可能是發生技術的故障，或較第一號並無進步的成就，為了掩飾故障或沒有進步而不公開報導。不過就西方觀察家的觀測，並未發現有什麼重大故障，衛星既已射入地球軌跡，即表示火箭的衝力正常。如果說是掩飾沒有什麼進步，也似是而非。許多無中生有，絕無人相信的事情，如「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萬斤」，針灸醫生可醫聾啞等等。中共都大吹大擂的宣傳，衛星二次上天，這等有實有據的「偉大成就」，豈能放過宣傳機會？因此，掩飾沒有進步之說，顯然也站不住。

(3)另一個猜測是製造衛星的領導人員發生了清算事件，對內為了抹殺被清算者的成績而故意不發表。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也無根據，試舉一例以明之：最近中共幾乎每天都在宣傳「農業連續九年大豐收」，認為都是毛某人思想路線的勝利云云。試想如果說九年的大豐收，從一九七一年倒算，應是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一這九年。而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正是劉少奇、鄧小平當權時期。那麼一九六三、六四、六五那三年的農業豐收，豈非劉鄧路線的勝利？現在都一齊記在毛澤東的帳上了。何況是發射人造衛星呢？因此中共不報導發射二號人造衛星，顯與清算事件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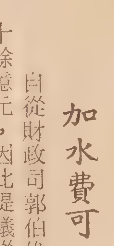
(4)筆者認為最可能的一個理由，是已由衛星本身證實了的，那就是第一號衛星裏面有播放「東方紅」的歌曲，而這次的衛星則只是一塊寂然無聲的鐵塊。停止了對毛的歌頌，公開報導起來相當的尷尬。今天的新當權派周恩來、黃永勝等人，雖然在一步一步的削奪毛派的權力，減殺其氣焰，不過對外來說，仍要保持「勝利的團結」。如果公開報導，詳列衛星的性能、設備，發現沒有播放「東方紅」的裝置，豈不暴露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陰謀？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電台停止喊毛某萬壽無疆的口號，一九七〇年五月，外航輪船上塗掉毛某的肖像，現在人造衛星裏取消頌毛的歌曲，是前後一貫的手法。不是已表現得很清楚嗎？

(5)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共改變了發展核子武器的路線，可能縮小了規模，減慢了速度。因搞核子武器太費錢，每年要化四十億以上美元，新當權派可能感到，化費這麼許多錢，造些落後的核武器，而實際上是沒有用的，因為美蘇兩國都已完成了反飛彈的防禦系統，中共即使造成越洲飛彈，也很難對美蘇作有致命的威脅。不如把它當作標本，造它十個八個就算了。反之發射衛星，物美價廉，可博得參加太空競賽的美名。為了避免刺激毛派就不便公開報導。

不過比較起來，仍以第四個推測可能性最大。



新聞以外



港府只替有錢佬着想
貧富懸殊是香港社會病態

萬人傑

香港是有錢佬天堂，因爲香港政府凡百措施，只替有錢佬打算，窮人缺乏照顧。以這次加水費的建議來說，受影響的是一些貧苦大衆。許多工商業已搶先加價，他們不但沒有受損，而且水漲船高，發了加水費財。

加水費可能「變通」

自從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下半年度預算，爲了興建萬宜淡水湖和海水化淡廠，耗資十餘億元，因此提議從七月份起，增加水費。這事立刻引起社會强烈反應。

在立法局會議中，許多非官守議員提出反對，他們認爲，水是民生必需的東西，增加水費，影響到全港市民，因此部分議員提議寧可增加烟酒稅，也不可增加水費。究竟能否獲得立法局通過，老萬執筆時，還沒有結果，看情勢，可能出現「變通」的辦法。

財政司郭伯偉提出加水費建議之所以不能得到社會人士同情，是因爲港府收支連年盈餘的情況下，雖然興建淡水湖、海水化淡廠要動用巨大資金，以積存的盈餘，也足以應付，能不加重市民負擔，就該極力避免。港府的建設，不該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主意，爲了興建淡水湖，就從水費中收回這筆建築費，這是說不通的；經費不夠，可以另闢財路。

紐約的拳賽

香港社會病態之一是貧富間懸殊太甚，形成這種現象是香港政府對有錢佬只知討好，絕不敢在他們身上打主意，寧願一分一毫的向窮人身上刮，因而形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譬如這次加水費，使到每個窮人都無可逃避，而有錢佬則絕不受影響，每月多付十元八塊甚至三五十元水費，怎會影響他

最近，在紐約舉行一場拳王比賽，克萊和傅利沙各得酬勞二百五十萬美元，算起港幣便有一千三百多萬，這是個十分使人羨慕的大數目。可是，克、傅兩人實際可以落袋的，不過三十多萬美元，有二百多萬給政府抽了稅。這種情形，在香港肯定不會有，有錢佬賺到利潤，大部分可歸入自己荷包，這樣的積聚，以錢生錢，他們的財富，便愈來愈大。這些錢從那裏來？還不是從廣大的窮人身上刮來的？

香港政府的政策，是站在有錢佬一邊的，一切爲他們設想，寧願取消跳舞稅、減低遺產稅而加水費，這種措施，只有使貧富之間的距離愈拉愈遠。

拉近貧富距離

甘地夫人在這次印度大選中，她領導的國大黨獲得壓倒勝利，這是因爲她的政綱獲得廣大羣衆支持的原故。國大黨政綱中最主要的一點是要將貧富的距離拉近，推行一種進步的社會主義。

香港的社會病態，有許多地方和印度是很相似的，貧富的懸殊是其中之一。因此，老萬認爲香港政府今後的施政，一定要多替貧民設想，如加收水費這一類事情，該盡力避免。香港的社會福利事業

的！

香港富翁的積聚狂，簡直是一種嚴重的變態心理，他們對財富的野心是無止境的，他們的興趣，在他們財富所增加的圈圈上；而香港政府的凡百措施，都在幫助他們增加這些圈圈。

隨時準備走頭

一個相當有地位而且曾多次遊歷世界的有錢佬和老萬閒談中說，世界沒有其他地方比在香港生利更容易，因此有錢佬們都捨不得這塊肥肉。一九六七年在香港爆發的一次暴亂，曾經使有錢佬們驚惶失措，他們感到在這塊地方發財雖然容易，好食好住，可是身邊有條大蟲，隨時有被吞噬的可能，因此他們中不少人「警覺」了，把財富移到外國，並辦好移民手續，隨時準備棚尾拉箱。

從那時候開始，離開香港的有錢佬十分多，可是他們漸漸發覺，沒有其他地方比香港更容易生利，終於又回來再撈過。

如果你手上有一千幾百萬浮財，拿到美國，兌了美金，搞一檔小生意，也非親自動手不可，不會像在香港那麼嘆世界。局面安定下來後，他們又回到香港發財，他們不過把香港視爲一塊賺錢的好地方，有什麼風吹草動，便一溜了之。

在香港刮龍

近來許多大企業固然發行股票，甚至只有一層

這些大企業中，仍是當權派，除了派些股息外，無損他們的利益。

我舉出這些事例，在說明大有錢佬根本無所愛於香港，只因為在香港這地方容易生財，他們才留在這裏，不願離去，跑了的也回來。

這些人，對香港根本沒有好處，他們要賺香港的錢，香港政府該增加他們納稅的義務，才對得起香港被剝削的窮人。

最可怕的是外國的財團，這些財團不但財雄，而且勢大，他們的力量，足以使港督低頭，自然難怪香港一切措施和律例，都替有錢人着想，如果損及他們一分一毫的利益，可能連烏紗也丟了，誰敢捋虎鬚呢？

加水費與加薪

從水費的增加，扯到香港的貧富問題，似乎扯得太遠，但事實上加水費的不獲同情，就與貧富有關。表面上看，這是「一視同仁」，一律加咁多，無分彼此；但，何以香港公務員加薪，總是高級加費一樣，不分等級，一律看待，定會受人喝采。

目前，反對加水費最力的是工商界人士，有些替工商界說話的議員，也認為如果加了水費，會使到他們「百上加斤」，不勝負荷，因而影響香港的工業前途。

其實，工商界可以在顧客身上取償，而窮人負擔的加重，才眞的值得同情。

一部分工商界不但沒有受到增加水費的損失，而且因為郭伯偉的「建議」而獲得乘機刮龍的機會。

加水費還未作出決定，與水有關的行業，一部分已宣佈漲價，這是政府給他們製造機會；也正如上面所說，吃虧的究竟還是窮人。

反加價！

目前，已宣佈漲價的，有下列各行業：㈠部分理髮店，加價五角。㈡洗衣店價目單修改了，現在洗一件恤衫要八角錢。㈢汽水大瓶加一毫，小瓶加斗零。㈣茶樓的茶錢，高級的加到每位一元二角。

此，遲早必然全面漲價。物價上揚，吃虧的當然又是貧苦大眾。

加水費之議，目前還未通過，就算通過，也未必照原案執行；即使辦法沒變更，也要到本年七月才執行，而他們卻在這時候漲價，可見水費增加也害不到工商界，受影響的是一般市民。不上高樓，不飲汽水都可以，難道不剪頭髮，向嬉皮士看齊？

他們漲價的理由，雖然避談水費，可是事情卻這麼湊巧，漲價的行業，偏都與水有關，表示他們的加，實難得人同情。

據估計，洗頭用水，每客約四仙，即使加了水費，每客也不過八仙，而理髮店一加就是五角，等如多賺四角二仙。汽水一瓶加一角，一角錢可以買五十加侖工商業用水。最離譜的是嚴茶每位一元二角，請問，你能喝下六百加侖水嗎？

我們於反對加水費之餘，也應反對商人藉口抬高物價。即使不能以法律制裁，也可予以杯葛，像大星小輪改搭三等一樣，這總比杯葛選舉有意義得多！

台獨運動美國背後撐腰
搞垮國府也必自食惡果

尼克遜在國情咨文中明白表示：美國不再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但不同意將中華民國逐出。

這樣說，是表示美國要搞兩個中國，更進一步就是一中一台。

誰都知道，台獨運動是美國在幕後搞的，否則的話，台獨頭子彭明敏怎可以從台灣逃出；又怎可以大搖大擺進入美國？

台獨，就是以「台灣人的台灣」為口號，即是用一個台灣人的新政府取代現在的國民政府。

天眞的美國人以為，只要犧牲了國民政府，就可搞掂中共。其實，不管台灣在國民政府手上抑或在台灣人手上，中共都不會放過的。

如果在國民政府手上，還有六十萬可用之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一旦實現了美國政客的「美夢」，他們還要付出更大力量去「支持」這「台灣國」。

尼克遜在國內鴿派威脅下，不但在言論上討好中共，行動上也不斷做出對中共有利的措施。

在美加台獨分子的秘密文件中，可看到彭明敏這次跑到美國是經由尼克遜「批准」，可見彭明敏的台獨運動，以及他順利逃出，都是美國人在背後支持，甚至蔣經國紐約遇刺，美國佬也不能置身事外。

美國要搞垮國民政府，比搞越南的吳廷琰，南韓的李承晚更令人憤慨。中國大陸淪於中共之手，美國是幫兇；有了這個教訓，他們還不罷手，故技重施，還要再把台灣這最後反共堡壘搞垮，究竟居心何在，實使人莫名其妙！

中國駐美大使周書楷對美國助理國務卿葛瑞恩說：美國以為中共一旦進入聯合國，就會不再對美國取敵視態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尼克遜在他的報告中說，中國大陸在經過四年動亂後，現在情勢似乎已漸漸穩定。他認為中共可能企圖與其鄰邦及美國建立正常關係，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眞可笑。

國府一向的外交政策太過傾向倚賴美國，以致一再被美國出賣；如果採取堅強而獨立的外交政策，情形會比現好得多。

日本人的昏憒與顛倒

魯遜

日本與中共的貿易談判，第一階段政治談判已告結束，三月一日雙方發表了共同聲明。這個聲明完全與貿易無關，百分之百是一個政治聲明。在這個聲明中表示了幾點强烈的政治主張。

㈠承認日本的軍國主義已經復活。關於這一點去年談判時，日方曾竭力反對，堅持只能說有復活的危險。因此雙方意見同時紀錄在文件之內，而今年日本方面則完全屈服。

㈡聲明日本已成美國的附庸，同時又認爲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約，是日本侵佔台灣的工具。言外之意應該廢除。

㈢攻擊中日韓三國合作開發釣魚台列嶼的地下資源。認爲是侵犯「中國主權」。

總而言之，中共所有的荒唐主張，日本代表全部接受了。這是一幕滑稽戲，日本人被迫反對日本，言不由衷的在共同聲明上簽字。

當初自民黨政府發展對中共貿易時，打出一個如意算盤；「政經分離」。政治各不相干，經濟互通有無。佐藤以爲這個辦法非常聰明。結果被不講理的中共打得稀爛。

去年開始就針鋒相對提出「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把「政經分離」踢碎。並且訂出四條規定，凡與美國、台灣、南韓有投資關係的公司，中共都拒絕生做意。日本也只有低頭承認，奉命唯謹。

細查這次參加談判的日方代表岡崎嘉平泰，古井喜實，田川誠一，松本俊一等都是日本自民黨的議員，他們在共同聲明上簽字反對日本政府，反對佐藤，用中共的眼光看是叛黨反國的行爲。這是日本外交史上從未有的耻辱。

鬼報惡人．罪有應得

今天中共之肆意凌辱日本人，使人想到七七事變前夕，日本人之肆意凌辱中國人。

從一九三七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人侵佔東北三省，一九三二年再侵佔熱河，繼而是冀東、察北、綏東，到了一九三五年，則要求華北五省特殊化，置於日本勢力範圍之下。

這一連串的侵略，造成中國人沸騰的抗日情緒，可是還壓迫南京政府簽訂塘沽協定。而南京當局爲了剿共軍事已臨最後階段，隱忍持重，只想爭取五分鐘的時間，把擁護蘇俄侵畧中國的內奸肅清，然後再舉國一致抗日。可是日本人就是步步進迫，連喘息的機會都不給，終於激出西安事變——中共殘部絕處逢生，中國的命運遂由此注定了。

客人時都滿面笑容的說：「日本皇軍並不壞，實際上幫了中國的忙……」（一九六〇年毛在上海會見日本作家龜井勝一郎時的談話）。今天中共對日本人的欺壓踩躪是「恩將仇報」。但是從日本人之侵畧中國而言，又是惡有惡報，罪有應得。

一錯再錯而三錯

過去日本之侵畧中國鑄成了大錯。今天日本人爲了做點生意，婢顏奴骨匍匐於中共的腳下，再次鑄成大錯。這次的大錯表現爲左列幾點。

(1)給日本人以錯誤的印象，以爲中國人天生這麼兇狠，因爲他們不能分辨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的所作所爲完全違反中國的傳統精神。這種錯誤印象，會增加日本人之仇視中國人，會造成他年他月，日本人對中國人之報復。

(2)日本人對不起中華民國，對不起中國民眾，應該做些好事來做爲補償。現在他們爲了做點生意而接近中共，取媚中共，加深了他們對中華民國，中國民眾的罪衍。因爲中共是中國民眾的公敵。這由於中共反對和破壞中國歷史文化，壓搾中國民眾。取媚中共那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侮辱，也就是對中國民眾的仇視。

(3)日本在戰後，一部分國民，對日軍之侵華頗有懺悔之意，他們很想眞正和中國友善。這一傾向本是中日兩民族合作的萌芽。可是在日本現政府的親中共措施之下，對少數日人這種純潔的善意是致命的打擊。日本過去的錯誤是侵畧中國；今天的錯誤是取媚中國民眾的敵人——中共。這兩大錯誤將產生第三個重大錯誤，那就是日本對中國的仇視和報復。

珍惜同文同種

日本人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獨立的創作力，永遠是跟在別人後面模仿，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如此。今天日本在經濟上是第三大國，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何必要仰俯隨人？

自去年十一月加拿大承認中共後，西方國家一窩風的接近中共，日本也跟着蠢蠢欲動。其實大可不必。日本人應該在中國問題上，有斷然獨立的主張。決不跟着美國後面跑。

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關係之密切近於美國、澳洲之與英國。日本的對中國政策，應該着重同種同文這一因素。共產主義既然摧殘中國歷史文化，違反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日本人就應斷然與之劃清界限；至少不應爲了做點生意竟現出老獪無耻的醜態，這不單是騰笑國際，而且將在今後中日兩民族的

共軍海軍中將浮沉錄

金千里

筆者在前兩文總結了中共元帥、大將、上將的興亡錄，如今再進一步搜集資料，把中共一百七十名中將，予以分門別類，從而記述他們的升降浮沉，是野史的總結，也給當今在位者頂紅的中將負責人敲敲警鐘，但願不要忘記權力鬪爭，毛語錄則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鬪爭」，此指敵對而言，但內部激烈的勾心鬪角，又怎能隨便忘記耶？

五五年中共開始授銜授勳，先後在海陸空三軍及各兵種，一共封了一百七十名中將，人數之多，恐怕高度現代化的美蘇軍隊，也難望其背項。十七年來，共軍一百七十名中將擔任了各種重要職務，從中央軍委、各總部、國防科委、軍事院校，到海陸空三軍，一級軍區，省軍區等部門。中將的貢獻，厥功至偉。但十七年來，垮掉的中將軍人，也着實不少。據初步統計，共軍中將迄今確已久沉不振或降級他調，或投閒置散，或屢教不改，仍在學習班洗腦的，或因路線問題而不明下落者，共計七十三人。死亡五人，合計七十八人。一百七十名減去七十八，餘為九十二人。就是說，共軍原中將垮掉及死亡已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八左右。

當前，共軍高層掌權者多為少壯軍人，即從前的少將、大校軍官，中將們已垂垂老矣！且看今後毛林如何實現老中青相結合吧！在進一步執行軍事法西斯的原則下（或稱三支兩軍），那些少壯軍人是否敢於發動戰爭？又是否全心全意擁護毛林集團？未來歷史當有繫於新紮少壯派的動向。

言歸正傳，先從中共海軍中將的盛衰情形談起。三軍中將的比例，正式授銜人數最多者為陸軍，其次為海軍，共十七名，空軍第三，十六名。

共軍海軍中將，禮服堂皇華麗，實為三軍之首，故此海軍中將也特別駭人，當年授封者名單如左：

李作鵬、周希漢、周仁杰、劉道生、劉浩天、劉昌義、方正平、方强、吳瑞林、陶勇、趙啓民、杜義德、彭林、頓星雲、康志强、羅舜初、饒守坤。

中共海軍日前的當權派，以李作鵬中將為首，在九大被選入中央政治局，為毛林十二金剛之一，副總參謀長，實職則為海軍第一政治委員，主管海軍全面政工領導，權力實超過司令員蕭勁光，因蕭氏不是政治局委員。

李作鵬的地位，可以說是目前中共海軍中將中，第一把交椅，出身林彪嫡系，歷任四野四十三軍軍長，十三兵團副司令員，獲一級「解放」勳章。文革後最紅的海軍中將：吳瑞林，中共中委，趙啓民，候補中委，劉浩天，候補中委。截至九大，共軍海軍中將，只佔兩名中委和兩名候補中委。

現職海軍第二副司令員的吳瑞林中將，亦出身四野林彪系統，在東北期間參加營口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韓戰開始，打出「橫城」反擊戰的著名戰役。回國後，改行海軍，任海南島基地司令員，五九年升任南海艦隊司令員。六七年再調升北京，出任海軍總部第二副司令員。

候補中委的趙啓民海軍中將，為海軍第三副司令員，為林彪最早的南海艦隊司令員。以上三名頂紅的海軍中將，均出身林彪四野，也是林——黃在海軍的代理人。

另一候補中委劉浩天，現任東海艦隊政治委員，出身三野系統。

海軍中將中至今不明眞相的問題人物，共八名：陶勇、杜義德、頓星雲、方强、劉道生、康志强、劉昌義，另外方正平亦久未露面，文革中傳被造反派鬪爭，方氏原任南海艦隊政委。十七名海軍中將有八名失踪，差不多佔一半。賬怕算，算下去就會令人心寒了。

因海軍政委蘇振華（上將）案被牽連的副司令員劉道生，副政委杜義德，兩人在文革初被批判最早，後台是賀龍元帥，杜義德出身二野（賀龍）十二軍，劉道生出身聶榮臻系統的華北野戰軍。六七年「一月風暴」，劉、杜二人被海軍領導機關造反派奪權，同年九月，與蘇振華等在京三軍造反派鬪爭大會上，同受批判。

垮得最不值的是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中將，陶為中共海軍創建人之一，最早成立的東海艦隊，即為陶氏的功勞。按陶勇為陳毅手下四名心腹愛將之一，戰功超卓，歷任三野九兵團副司令員，出身新四軍軍級幹部。

太平洋艦隊關係甚洽，先後兩次歡迎蘇艦隊訪問，並接受蘇境海軍艦艇援助，當年陶勇紅極一時，終在奪權中，與葉飛、陳丕顯（上海第一書記）同被鬪倒撤職。東海艦隊司令員由饒守坤代理，饒亦係海軍中將。

與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一同垮台的前政委康志强海軍中將，也是一月風暴的犧牲者，康志强亦出身三野系統，自調離東海艦隊後，曾一度出任海軍學院院長，卒於六七年撤職。

失踪不明不白的前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頓星雲中將，一直是賀龍的親信，與王恩茂、廖漢生關係密切。頓氏為賀龍安挿在海軍的代表人物，主管北海艦隊，據紅衛兵報抨擊，頓星雲企圖配合北京廖漢生搞兵變，後來賀龍被揪出，事敗後，頓氏竟不知所踪。

留俄海軍中將方强，前為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主管海軍艦艇生產及核潛艇試製工作，任務重大，文革後方强消聲匿迹，顯與去年中共召號大搞造船業相抵觸。方氏出身彭德懷平江起義基本幹部，與彭頗有淵源。推測其失踪的理由，不外乎以上兩點：親蘇與親彭。

海軍中將之一的彭林，原任北海艦隊政委兼旅大基地首長，今已調職國務院，為軍管代表。另一基地首長兼北海艦隊副司令員劉昌義中將，亦在文革後下落不明。保留或提升海軍職位的中將共三人：周希漢，現職為海軍副司令員。周仁杰，原任南海艦隊司令員，去年升為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現職國防科委副主任兼海軍副司令員。

我看江青的樣板戲（上）

——智取威虎山、紅燈記觀後感——

梨園舊友

一年前，當「智取威虎山」的最後演出本，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的「紅旗」刊出的時候，筆者曾在本刊寫過一篇「我看智取威虎山」來批評它。由於根本未見過該劇的演出，所以只能紙上談「戲」，當時的確渴望着能夠看到該劇在舞台上正式上演。最近「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兩個樣板戲影片先後在本港放映了，雖然不是舞台演出，但基本上二者並無太大的差異，因此，我抱着先睹爲快的心情，第一天便跑去「觀摩」了。

看過「智」劇之後，心裏感到無比的安慰，這安慰不是來自劇中的歌舞，也不是來自江青「同志」的「革命作風」——相反地，那些東西只會令我厭惡；這安慰乃是來自「果然不出山人所料」的自信。

「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同屬一丘之貉，彼此的優點、缺點完全一樣，所以不妨併在一起談談。

「智」、「紅」兩劇，都是以京劇的姿態出現的，江青雖然替它披上一套「解放裝」，在本質上仍屬京劇範圍，我們現在批評它，自然也應該站在京劇的立場上立論，得失成敗都用京劇客觀的尺度去衡量，如此，才能得到公平的結論。

京劇是一種歌和舞的混合藝術，歌唱和舞蹈是它的兩隻脚，二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它的表演方式是百分之百的象徵式，連絲毫的寫實手法也不准用。它也是「唯美主義」的，只問其聲調之是否，卻一概不理。

京劇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演進，而後成爲今天的定型，它有四項基本原則，必須遵守，即一、有聲皆歌；二、無動不舞；三、不准寫實；四、一切定型化。如果破壞了這些原則，京劇便根本無法存在。現在我們就用這個尺度，對這兩齣「革命樣板戲」衡量一下，看看它的成就究竟如何。

關於有聲皆歌部份

京劇中的人物口裏所發出的聲音，不管是哭、笑、咳嗽、嘆息，都用歌唱的方式來表達，就連根本未發出聲音的思考、回憶也一樣要唱出來，例如「四郎探母」的「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捉放曹」的「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膽怕」；「空城計」的「我本是臥龍崗散談的人」；「文昭關」的「一輪明月照窗前」那些大段的唱，在現實生活中都屬於劇中人的思考或回憶，根本不應該宣之於口的，可是京劇不像電影，既不能使用「旁白」加以說明，又不能插一段「倒敍」鏡頭向觀眾解釋，所以只好完全由自己唱出來。

這種手法，「革命樣板戲」竟然也採用了，例如：「智」劇第六場「打進匪窟」開始時，楊子榮在「帶溜子」聲中，「昂首濶步上」，只聽他唱道：

「雖然是隻身把龍潭虎穴闖，千百萬階級弟兄猶如在身旁。任憑那座山雕兇焰萬丈，爲人民戰惡魔我志壯力强。」

話劇或電影中這樣說出，等於自己暴露自己的秘密身份，恐怕立刻便會被拉去槍斃。但在京劇中是容許的，因爲那只是楊子榮心裏的話，並未說出口來。

又如「紅」劇第五場，當李奶奶把紅燈的來歷告訴鐵梅以後，鐵梅拿起紅燈端詳、深思，接着唱了十句「西皮散板」（即「聽罷奶奶說紅燈」那段唱），而李奶奶從裏屋走出時，還問她：「孩子，你在想什麼哪？」僅是一層布帘之隔，鐵梅在外間大聲唱了半天，李奶奶竟充耳不聞，這也是由於採用京劇的特別手法的緣故（事實上並未出聲）。

由此可知，京劇不但是「有聲皆歌」，而且還是「無聲亦歌」，換言之，就是雖然只是心中存的一種意念，爲了讓觀眾了解，也要大聲唱出來，這種方式，如果離開京劇的立場看，可以說是最不通、最落後的了。

但是，這種最不通、最落後的表達方式，居然爲號稱「革命現代京劇」的「革命樣板戲」吸取了，而對一般的哭、笑對話的有聲之歌，卻偏偏變爲「生活化」的寫實，這簡直是「冰炭同爐」，矛盾到極點，根本不合「有聲皆歌」的基本原則。

雜亂無章的唱

至於兩劇的唱，可以「雜亂無章」四個字來作爲它的寫照，因爲江青把京劇中所有的舊規都打亂了，角色既不分行當，唱腔又隨意亂用，京劇的唱法是由無數藝人，一代一代積累畢生經驗一點一滴地滙集而成，決非某些無知之輩一夜之間胡亂湊些怪腔怪調所能取代的。兩劇的唱所犯的同樣毛病是：

㈠詞和調不協調。唱詞和唱腔應該密切配合，

(二)腔調雜湊。由於傳統的唱法已被推翻，另創新腔又沒有那種本領，只好七拼八湊亂唱一通。

(三)唱腔「一道湯」。因爲行當已被打破，男女老幼的腔調任意使用，每個角色都是如此，等於鷄鴨魚肉參魷鮑翅一鍋煑，自然成爲「一道湯」了。

(四)口語入唱。人們的日常口語，如果用來歌唱，聽來會非常刺耳，「孩子他娘」、「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之類的唱詞，便是如此。尤其是當他們唱到「毛主席」時，一定要把聲音特別提高（一個「席」字的高音「5」拉長了八拍），臉上堆滿笑容，更使人肉麻無比！

(五)旦角用陰陽嗓。傳統的唱法，只有小生用陰陽嗓，但那也是不足爲訓的，一個人的聲音怎會那樣陰陽怪氣？鐵梅、慧蓮的聲音，雖還未「怪」到那種程度，但大小嗓並用總是不大妥當的。

如果我們用欣賞京劇的耳朵（不一定是傳統的），來對這兩齣「樣板戲」的唱作一評價，我以爲要算高玉倩（李奶奶）在「紅」劇第五場「十七年風雨狂怕談以往」那段二簧唱得最精彩。其次是「智」劇第三場齊淑芳（常寶）唱的「八年前風雪夜大禍從天降」也不錯，可怪的是，這兩段戲都是來自傳統唱法，對江青的「革命現代京劇」說來，不能不算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此外，他們的唱法節奏的彈性太大，忽快忽慢，幾乎是不講板眼，聽來使人有凌亂之感。

値得一讚的，是磨刀人的「我吆喝一聲『磨剪子來搶菜刀』」那句唱，吆喝聲和唱腔融在一起，渾然天成，可謂難得。

關於無動不舞部份

京劇中的一切動作，無論是走路、登山、騎馬、乘船，甚至一瞥一指，都必須用一種合乎舞蹈規律的優美姿勢，絕對不准使用現實生活中的動作，免得破壞它的形象美。所以說是「無動不舞」。實際上還不止這樣，應認進一步說是「不動亦舞」，例如：靜坐、站立、假寐時，雖然不動，也要擺出一種美的姿勢。一個成名的優秀演員，一舉手、一也無一不合美的標準。

由於無時無地不在舞蹈，所需的舞姿自然要變化多端，單憑赤手空拳便不足以應付了，於是又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舞具，上自髮鬚，下至靴鞋，渾身上下無一物不是舞的材料。據齊如山氏的分析研究，京劇中的各種步法（舞步），約有五十餘種；水袖的舞姿約有七十餘種；手指的舞姿約四十餘種；僅是一鬚之微，舞的姿勢也有三十多種。有了這些變化無窮的舞姿，才能適應劇中各種角色在各種環境中的不同需要。

京劇的戰鬥動作

不懂京戲的觀衆，最喜歡看武戲，因爲打得熱鬧。其實京劇中最不堪領教的就是戰爭場面，它的演出方式，總出不了下列範圍：

(一)「會陣」。兩個陣營的統帥領兵上陣，將士站立兩旁，主將面對面的談判。

(二)「鑽烟筒」。談判決裂，戰火燃起，兩將把兵器架住，雙方將士自中間鑽出，分別下場。

(三)「起打」。這時台上只餘兩方主將，開始交戰。

(四)「過合」。彼此催馬衝殺，一觸即過，算一個回合。故謂之「過合」。

(五)「拉開」。交戰時，兩人走到對面，將兵器向兩旁一伸，退行幾步，謂之「拉開」。

(六)「亮住」。兩將正在打得熱鬧時，突然停住，彼此對面一亮像，謂之「亮住」。

(七)「追過場」。某將把敵人打敗後，留在場上，兵士們追下去，或由上場門出來進入下場門。

(八)「耍下場」。戰勝者獨在台上，耍槍刀、逞威風，顯示勝利後的愉快心情，耍了一陣然後下場。

(九)「打搶背」。某人把對方打一筋斗，以示自馬上打落，謂之「打搶背」。

(十)「架住」。如一將獨戰四人，四人兵器一齊打來，該將用兵器架住不動，表示只能招架無力還手的意思。

一人把甲方人打下，如此連續不已，謂之「連環」。

(十一)「出手」。交戰者拋擲兵器，此扔彼接，形容神仙妖怪鬬法情況，謂之「打出手」。

以上幾種，都是屬於一人以上的「羣舞」，京劇中所有戰爭場面的演出，幾乎全是這套公式。不要說這些動作不合理，不能示出戰爭的情況，單是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地刻板演出，也足以使人倒盡胃口了。

荒謬的翻筋斗

五十年前，傅斯年氏在「新青年」發表過兩篇文章，批評京劇是一種「百衲體的把戲」，許多動作都含有「競技遊戲」的意味，「打把子、翻筋斗，更是競技遺傳。」傅氏對京劇的批評雖嫌偏激，但有些地方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例如：「打出手」和「翻筋斗」。

無論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人與人之間的打鬬，都是以生命相搏，勝敗存亡繫於呼吸之間，決沒有稍存客氣的道理。「打出手」則是敵對的兩方，將自己的兵器傳來遞去，除了馬戲班的競技表演，世上那裏還有這樣的戰爭？

在前述的戰鬬動作的「羣舞」中，並沒有翻筋斗這種莫名其妙的動作，試問它代表什麼？被對方打倒或打下馬來，一個「搶背」便足以交代明白了，用不着那樣車輪般地團團轉。那確是一種「把戲」，馬戲班裏的雜技。

說「翻筋斗」是馬戲班的雜技，不屬於京劇範圍，並不是筆者亂說，實在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據齊如山氏在「國劇藝術彙考」介紹「上下手」說：

「上下手又名跟頭匠。如連環套，隨黃天霸的四個車夫就算上手，隨竇爾敦的四個嘍囉便算下手。……他們不會唱、不會作、不會打、也不當龍套，只管翻筋斗，故又名曰跟頭匠。這行人從前與戲班之人爲兩事，他們歸掌儀司所管，即名曰筋斗人。前淸宮中，每逢演戲，便由昇平署與掌儀司去公文，調這行人來應用，因他們不屬昇平署所管也。一直到淸朝末年，還是如此。」（未完）

漂蘭小品

寶島與大陸

趙聰

焦著「寶島紀遊」

焦毅夫兄所著「寶島紀遊」，近始抽暇讀了一遍。作者有親眷在台，近幾年曾到台灣去過數次，又加他曾為香港中國筆會赴台觀光團的總幹事，在台曾分訪中樞及台省各機關，並環遊整個寶島，飽覽各地名勝，故寫來特別詳盡，執此一編在手，寶島全貌，已了然於胸臆，的確值得推薦於嚮往台灣風光而未得一遊如在下者焉。

毅夫兄此著，絕大部分描述寶島風景，像橫貫公路的明麗山水，像山族同胞的奇風異俗，在在引人入勝。關於政治、社會各方面，著者亦非一味歌頌，有些黑暗、醜惡之處一併予以暴露，這可以見出寫作的態度相當客觀。好比他寫出太保太妹之存在，紅燈區之汙濁，以及人們政治警覺性高，不談時事等等。以此看來，治安未必良好，公娼制度還應當詳細研究其利弊。至於莫談國事，這當然是言論還不能自由的徵象。

這二十年來，台灣有飛躍的進步，中外早有口碑，的確不能否認。不過在下覺得仍有難以令人滿意之處。對反攻大陸，為美國束縛手腳，不能自由行動，此其一。為防共防諜，限制出入境，實屬因噎廢食；而又辦理不善，致使共諜進入，忠貞之士反被拒境外，甚至反共刊物亦不准內銷，此其二。中共既屬國賊，他們在大陸的那一套，應該絕對擯棄，今反而你有我有，一步一趨，殊使人起一丘之貉之感；如大陸遇有慶典，遊行山呼，歷史陳列館只重毛澤東一人，表揚英雄模範，與起某某運動等等，寶島

由黨領導一切，故其黨中央為最高統治機構；中華民國卻是早已實施憲政，國民黨只是一個執政黨，只能透過黨員實現其政綱，今則時見黨中央的秘書長參與各項政務，黨組織亦有公開執掌，管理行政之事。此其四。

在下認為，時不我與，政府對於反攻應迅速採取主動，不然盱衡當前國際局勢逐漸對我不利，如再一味仍舊貫而不思窮則變、變則通之策，誠恐有坐以待斃之危。明知忠言逆耳，但身為中華民國之人又不忍不言也。

Cromwell

把「朕即國家」「朕即法律」的專制皇帝，揪到法庭公審，並判處死刑，這在我們中國人連想都不敢想，何況真正見諸行事。然而人家英國人

的皇帝查里斯一世的頭顱砍了下來。

不管歷史家對克倫威爾(Cromwell）其人一生的評價如何，單就影片所寫他敢於斥責皇帝一事，已經值得喝采。「皇帝不等於國家」「法律是由代表人民的國會制定的，皇帝只是執行法律者」「英國人愛英國，不是愛英國的皇帝，因為英國皇帝亦可出賣英國」，這些話簡單明瞭，說出來人人可以了然，用不着當作高深的大道理來闡發臭長的理論。

這部電影拍成後，在英國曾舉行了御前獻映，讓皇帝來看殺皇帝的故事，並沒聽說英女皇看了後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很希望這部影片在台灣與大陸也能上映，凡是中國人，無論在朝在野的中國人均能看看人家英國人為爭取民主，維護民主的歷程。

這影片在台灣上映諒無問題，因為西片可去台灣。至於到大陸上映，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中共禁止帝國主義國家的影片入口。假使能夠入口的話，這片也一定遭到禁演。有人說：不然，毛語錄不是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一條嗎？這部影片正落實了毛語錄，映出更便於人民學習。我說：不然。毛派大喊這條語錄時，那是在文革期間拉劉少奇這個最大的當權派下馬，現在已把老劉拉下來了，再喊豈不是要拉他自己？林彪所說活學活用，就是為此。要不這兒的左報影評，並不贊美 Cromwell 把皇帝拉下馬這一幕，反罵

嗎？

總而言之，台灣也好，大陸也好，使中國人全看看這部影片，開開智慧，是有利於國家的。起碼同胞們可以知道這麼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皇帝不能與「國家」混為一談，人民愛的是「國家」，卻不一定愛統治國家的皇帝；如果皇帝叛國、賣國，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他不但不再是皇帝，並且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國賊。中國人善忘，兩千年前亞聖孟子就說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英國人殺的是「一夫」查里斯，而非英皇。願我七八億同胞，都能看看這部電影，記起孟子的話來！

（**編者按**：此片在本港上映的中文譯名是「雄師屠龍」，賣座奇慘，已於本月四日「割畫」。此片無論編、導、演都算得是上上之選，在本港不賣座的原因，可能與譯名有關，宣傳也做得不夠。當此打鬪片風靡一時的今日，專看「雄師屠龍」的片名，很容易使人誤會為打鬪片或神怪片。竊以為，如果能將此片的中文譯名改成「為國為民」——就是改為「官逼民反」也要比「雄師屠龍」為佳。）

想起侯寶林

焦兄書中寫台灣商人政治警覺性高，不談國事，那是商人明哲，保身有道。在大陸卻恰恰相反，人民想如此保身而不可得。因為毛澤東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他要人民不斷地進行「革命大批判」，這個大批判就是國事。

不過毛要人民談的國事，是照他定的教條，來頌毛罵劉。是他對國事

，如鸚鵡學人舌般。而不是叫人民自己談論自己對國事的意見。台灣的「不談」是自動的，而且還是為己；大陸的「談」卻是被動的，而且還是為毛。兩者相比，好壞自分。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相聲大王侯寶林來。

「解放」前侯可以自由說相聲，所以妙語如珠，引致聽眾笑聲不斷。「解放」後不能自由地說了，「五把刀子」掐住的咽喉，必須照中共八股說，如木匠打墨線，錯不得。就這麼一束縛他，說相聲聽眾不笑了——你想，說教能引人笑麼？侯寶林真痛苦，相聲不能使人笑，還叫什麼相聲？但是不說又不行，只得繼續說着不能使人笑的相聲。聽眾也都能原諒他，心裏都有數，知道不是侯寶林不好好兒地說，而是中共教條所致。不想，那位有名的漫畫家華君武，在報上畫了一張諷刺漫畫，戲問侯寶林：為什麼有些相聲聽了不可笑？另一位幽默大師老舍，見到這幅漫畫，也問侯寶林：是啊，為什麼你說相聲人家聽了不笑呢？侯寶林答道：這事得詳細討論一下，找找這毛病出在那兒，只是此時還沒有這個空兒來討論呀！扮了一個苦臉就走了。老舍不滿足，在報上寫了一個相聲，這裏抄一段於左：

老：相聲總得要招笑……

侯：也不盡然！我說過不招笑的相聲！

老：聽眾的反應如何，可以聞乎？

侯：效果很好。

老：怎麼個好法？

侯：這天正趕上星期日，小劇院坐滿兒，我上去那麼一說呀，馬上全體肅靜，好像都睡着了。

老：對！你把大家都說睏了嘛！

侯：說睏了？不大一會兒，有好幾十個都捂着鼻子，含着眼淚往外走。

老：實在聽不下去了！

侯：聽不下去了？他們受了感動，想找個僻靜地方思索去。等我說完了，還沒走的聽眾非常地活躍起來。

老：都熱烈地給鼓掌。

侯：沒有！

老：都喊「再來一個！」

侯：喊倒是喊來着，可不是再來一個。

老：喊什麼來着？

侯：退票！

華君武、老舍都不是諷刺的侯寶林，這，侯寶林知道得很清楚。

如今呢，這三個全完了，畫諷刺畫的，說相聲的，寫相聲的，在大陸上已經絕迹了四年。

大陸的問題

寶島的出入境，近幾年來已經大大放寬，因此她的內部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已是洞若觀火。然而大陸卻不然，特別是文革之後，又形成了比以前更為嚴密的竹幕。

因此大陸內部一切也更加神秘，有些問題只能讓竹幕外人像猜謎一樣，根據一些表面的迹象來臆測，而這些表面的迹象，又十分可能是相距真像十萬八千里的假象。更或毛共當局故意擺出這些假象，混淆人的耳目，使人發生一種錯覺，墮其術中。

文革之初，有人以為毛澤東在過去還有些故舊情深的中國傳統道德，像對他的老師徐特立、像對他在上海窮困時借給他三百塊錢的章士釗，都照顧得十分周到，何至對曾大大幫他攫奪黨中央的大權之最親密戰友劉少奇施以毒手，因此便推斷毛澤東已死，當時出現的毛澤東，乃林、周等擁出來的一位替身。但經過這幾年來的事實證明，替身之說顯然破產。所以有這樣的錯覺，在於對毛澤東的為人茫然無知。毛澤東喜怒不形於色，平素很少說話，而又器量狹小，睚眦必報，詭計多端，反復無常，是比斯大林更為陰險狠毒的一個人。如果詳查文革資料，他在五八年被迫退讓國家元首之時，已對劉少奇恨之刺骨，但他隱忍了八年而後發，使劉少奇受了騙，乖乖地進入他預佈的網羅而不自覺。設若劉少奇在一九六五年年底，即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時，能知毛要向他下毒手，他可以很容易地制毛於死地。然而他那時過於曚查，諒大了勁了，以為毛不會有什麼施為。你想，毛的詭計，劉少奇都猜不透，——據林彪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杭州講話，當時除林外，還未有人明白毛發動文革的真正意旨所在——何況遠在海外的我們？

近來又有人因為看到自「九大」以後，毛共在內政外交各方面改採比較溫和的政策，又加毛、林、陳、康、江、葉羣等人減少公開露面的次數，便以為毛、林再度失勢，從劉鄧手中奪取過來的大權，復遭黃永勝、周恩來等新當權派所奪。這一猜測，正如文革之初推斷毛澤東已死的說法，同樣新奇刺激。然而仔細研究一下，這一說法卻沒有足以說服人的推理和證據。單單以公開露面次數之多寡，來分別中共要人的得勢與失勢，並不正確；因為這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而非主要論據。譬如老毛，每逢嚴冬季節，到江南避寒，已成慣例，在這期間，自然不會再在北平公開露面，而他之行踪又一向極度秘密，封鎖甚嚴，縱在江南接見貴賓，亦多秘而不宣。一九六五年他在從化接見日共宮本顯治時，又何嘗有隻字報導？一九六六年，他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謝胡時，迫於謝胡在告別大會上公開講話透露見毛，始不得不作事後之報導，但對接見時地仍不宣佈。林彪久以「老病號」著稱，一向很少露面。陳伯達本即幕後人物的作風，即在文革期間露面次數亦較少。為印支戰事升級，施漢諾於會見寮共歸來，即急急由葉劍英陪同先到杭州訪問，這事已至為顯明，並非訪問，而是去見毛、林。這益可證明大權仍在毛、林手中，在北平的黃、周輩還不能作主。一九六七年秋毛澤東曾親自說過：外交政策是我制定的，周總理執行的。「九大」後外交政策之轉趨溫和，乃以形勢所迫，毛要打破外交孤立現狀，不得已而出此，並非他頑固不化，一味強硬，而為黃、周輩所改行。康生之不露面，當與籌備四屆「人大」有關，因為他是現在「人大」常委會唯一能夠負起責任來的副委員長。毛共內部的派系，仍然是在毛以下分為林、江、周三系，而且仍在鬪爭，決不是毛、林系與所謂新當權派黃、周之對立。我們切不可忽略了如今毛共最高決策機關，仍是「九大一中全會」產生的中常會，一共五人，毛為主席有決定權，陳、康為江系中人佔兩席，林若有違反毛之意旨時，有孤掌難鳴之勢，實靠一位自稱為「和稀泥」的周恩來從中斡旋。



沐猴而冠的一羣

利比亞的「大阿拉伯主義」狂

天涯客

不到北非的利比亞，已經將近一年了。下了飛機以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海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越發嚇人了。——這本來是那些舉着「光輝的社會主義旗幟」、「大步前進」的阿拉伯國家的一般現象。他們寧可聊天，無目標地穿來穿去，也不肯認認眞眞地讓外國旅客們，很快地就辦完了海關的手續。

站在我旁邊的一位法國小姐，大概是頭一次和這些「大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打交道。她不耐煩地用高跟鞋底敲着地板說：

「先生們，難道你們不能等會再聊天嗎？——你們就一點也不關心外國人對這裏的印象麼？」

話還沒有說完，那些在海關制服裏看來很像羣「侏儒樂隊」的阿拉伯人，就縱聲大笑起來。有一個做了一副很不屑的神氣，大聲地回答道：

「關心外國人對我們這裏的印象？眞是笑話！我們是個獨立的國家，外國人關我們什麼事！」

好不容易辦完了手續，大家精疲力盡地擠上了飛機場門口的公共汽車。一個大胖子的美國佬，一半自怨自哀，一半感慨繫之地嘆口氣道：

「唉！我們這一羣可憐的外國雜種！」

大街上，最觸目的就是，外國文的招牌和廣告，都完全看不見了。能看到的只有阿拉伯文。我們的「巴士」司機，看來似乎在思想上還沒有搞通，要不然，他怎麼會用鼻子哼了一聲，自嘲地嘀咕了一句：

「瞧罷！這就是我們政府的『大阿拉伯化』的成績！」

這種「大阿拉伯化」的潮流，的確使每個外國人，隨時隨地都會感受到它無情的冲擊。——在大街上問路的時候，警察故意要先慢騰騰地打發了阿拉伯人以後，才會放上一副不耐煩的神氣，來問那站在他面前的外國人：「你有什麼事？」

就是在大飯店裏吃飯的時候，厨子們也改了一副嘴臉。他們不再像從前一樣地，根據外國人的口胃，來做這些外國菜。而是像阿爾及利亞一樣地，硬要逼着外國人，向阿拉伯人的口胃「看齊」；就連在「沙拉生菜」上，也要淋一些騷腥的羊油。

自從那位二十八歲的埃爾伽達非上校，利用「槍桿子」奪了權以後，利比亞就一直在高舉着「社會主義的大旗」，做盡了「民族沙文主義」的勾當。在利比亞的國土上生活着的非阿拉伯人，一下子就都變成了「劣等民族」，動不動就要「圈禁在家」，「長期勞改」，「掃地出門」，甚至於有時還要連命都賠上。

外國人在那裏經營的企業，也沒收的沒收，封門的封門，根本不必經過什麼特別的立法手續，只要派一排人，帶十幾挺手提機關槍去「强制接收」就行了。——當地最大的兩家外國銀行，就都是這樣成爲利比亞的「國家財產」的。沒收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在這兩家銀行裏存款的外國人，再從自己的戶頭上，提取一分錢。原因很簡單：所有這些銀行裏的東西，都是利比亞的國家財產，「阿拉伯人的財產」，豈能容外國人來明搶暗偷？受了損失的外國人，氣得要跳樓。可是，還沒有來得及跳出去，利比亞的「大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就已經跑來請他們「自動搬家」了。原因也很簡單：這些房子既然都建築在「阿拉伯的土地」上，當然應該先讓阿拉伯人住。至於房子究竟是誰修的？地契在誰的手裏？那都是極其次要的問題。

在這方面，利比亞的大頭頭，埃爾伽達非上校就引用過一句「毛語錄」上的話：「革命又不是請客，不需要客客氣氣地講道理。」

因此，當他們開始把境內的外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的時候，既沒有事先公佈這個決定；也沒有通知這些公司一聲，只是臨時派了一連部隊去，把那裏團團圍住，然後限那些經理們，在十二小時之



利比亞的油田

才成立的「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

這一套「收歸國有」的辦法，是利比亞原封不動地從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這兩個「兄弟國家」搬來的。它們都在沒收外國石油公司財產的勾當中，着實佔了很大的便宜，弄得那一批肥得臉上流油的英美石油大亨們，幾乎氣成了半身不遂。但是，它們的政府不比四五十年前了，絕不肯為了石油老板們的利益，就調兵遣將去大打一番。——因此，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頭頭們，非但對自己的「石油國有化」，覺得非常得意，而且還對利比亞提出了保證：「堅決支持利比亞人民的反資本主義吸

利比亞的「紅太陽」——埃爾伽非上校

到現在為止，利比亞每年的產油量是一億五千萬噸。從這些油帶來的總收入是十一億美金。因此，在阿拉伯世界中，它可以算是最大的石油產地，比「沙地阿拉伯」都還要重要一些。世界上所有的大石油企業，差不多都在這裏投下了嚇人的資本。現在他們才知道：資本下得越大，被利比亞政府要挾的地方也就越多。——這一批「大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動不動就嚷着要「採取斷然措施」。為了「好漢不吃眼前虧」，那些外國的石油大亨們，也只好自認倒霉，處處讓他們一步。

事實上，利比亞現在「收歸國有的」那些「石



被驅逐出境的意大利人

，以及它們屬下的全部「加油站」。——接收了雖然還只不過幾個月，報上已經不斷地報導着新成立的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裏的幹部們，因為貪污舞弊，而被「軍法從事」的新聞。

為了避免和英美發生正面衝突，利比亞政府還遲遲不敢把石油大企業的開採裝置、油管裝置、煉油裝置、一古腦加以沒收。對意大利，他們可就不客氣了，兩萬定居在那裏的意僑，一批批地被他們吊銷了「工作執照」，成百成千地被他們強迫着「掃地出門」，驅逐出境。據意大利報紙的記載：到現在為止，被他們沒收了的意僑家產，已經值一億美金以上。

最妙的是：當房產被沒收的時候，那些房產主人，還被逼着在移交以前，把一切需要修補的地方，一一弄好。否則，就算「故意破壞國家財產」，有被送去「勞改」幾年的資格。因此，就連不亮了的電燈泡，滴水的水龍頭，破了個洞的籬笆，也都一定要在「接收幹部們」的監視下，換上新的才算了事。不過，這批大力推行「大阿拉伯化」的英雄好漢們，最近又改變了他們的政策：所有意僑，都不准許出境。原因是：許多工作，都需要專門人才來做，那些只會喝咖啡和說大話的阿拉伯人是根本做不來的，所以就不能不留一批外國人下來替他們幫忙。

然而，在待遇方面，卻還是一點都沒有改善。他們也看得很清楚：反正沒有出境證，那一個意大利人也飛不出去，稍微欺負他一下，又有何妨？在利比亞的京城特瑞坡里，一家意大利咖啡館的主人，安東尼・皮若蒂，實在再也熬不下去了，就跑去求那些阿拉伯的「政府幹部」們：「請你們行行好，放我們一家人出境吧？我情願把這座咖啡館和住的房子，都送給你們『收歸國有』」。

那些「政府幹部」們，馬上笑嘻嘻地沒收了他們的房子和咖啡館，但卻並沒有把出口證發給他。

敢向教條主義挑戰的大陸刊物「探索者」

待旦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可說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文藝刊物最多，銷數最大的時期。作家集中的上海、北京兩市，出版社多，文藝刊物多，自是意料中事。其他省、市最少也有一份文藝雜誌，多者則有三幾份。如四川省就有「紅岩」（前身為「西南文藝」）、「草地」、「星星詩刊」等，廣東省就有「作品」、「廣東文藝」等。那時不但文藝雜誌多，而且銷路好，稿費高，一本文藝雜誌或文藝書籍銷三幾百萬份是平常事。五七年前，每千字稿費起碼有五十元人民幣，等於普通幹部一個半月薪金（「反右」後削減一半）。也就難怪劉紹棠寫了十篇八篇小說，出了一本小冊子就能夠發大財，銀行存款數字在二萬元人民幣以上。

照表面看來，那段時間可謂是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黃金時代，其實卻不然，因為作家們失卻了他們最寶貴的東西——思想自由、寫作自由。他們只能奉命寫作而不能自己創作，因此老作家紛紛封筆，轉行搞行政或文學理論，古典文學研究工作。巴金封筆最早，自韓戰後就根本不寫東西，茅盾則改搞文學理論，何其芳則改搞古典文學研究。活躍在文壇上的只有青年作家和一些二三流的作家。這種「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是誰都深切感到的，可是卻沒有人敢於冒險試圖打破沉悶的局面。由於「匈牙利事件」的影響，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不知道這是「陽謀」的作家們，果然放起來鳴起來，使沉默已久的文壇，出現了花香鳥喧的活躍場面，共產黨的金錢並不能收買作家們的良心，他們仍舊懷念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同仁刊物」。因為只有「同仁刊物」他們才可以說自己心裏想說的話，所以有不少人提出搞「同仁刊物」的主張，但敢於冒險去搞並搞成功的卻只有一份「探索者」文學月刊。但這個刊物僅出版一期就被封閉，而且新華書店（大陸唯一的一間書店）拒絕代[illegible]

的綱領，他們說：「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點教條主義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阻礙了思想的康健發展。更突出妨礙了年青一代的成長……。

教條主義又把浩瀚統一的社會歸結為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鬬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主要標準，往往忽畧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建設。階級鬬爭有它的歷史的必然性，但是，在階級鬬爭基本結束了，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種缺陷，也看到階級鬬爭給人們留下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正面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對於目前有一些文藝雜誌的辦法，我們很不滿意；認為它們不能很好地發揮文學的戰鬬作用。這一些文藝雜誌，雖然也明確文藝為政治服務；但是編輯部缺乏獨立的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特別在藝術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出它們的藝術傾向……這是用行政方式來辦雜誌的結果。……」

在當時的環境下，「探索者」同仁敢於向教條主義者挑戰，抨擊他們僵化的理論，提出「探討人生」，探索藝術道路的大膽主張，是難能可貴的。他們不但說出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心聲，而且引起青年讀者强烈的反應。大家都希望一睹「探索者」文學月刊的眞面貌，更希望從今而後多出現幾份有別官僚機構「機關刊物」的「同仁刊物」。希望中國的大地上果眞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是所有的人都失望了，因為這只是中共的「陽謀」。教條主義者只允許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中共根本就不允許人們去探索新的道路，而是要牽着人民的鼻子走中共指定的道路。自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國人民根本上已喪失選擇的自由，更遑論什麼探索！所以當「探索者」一脫出母胎，就被中共的鐵腕扼殺了。一九五七年六月「探索者」文學月刊一出版，馬上就被封閉，「探索者」同仁也就被打成右派，被投下監獄，被送去勞改。中共不但

由兩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高棉作戰的南越軍司令杜高智准將墮機喪生。美國合眾社在西貢發出一則消息：

「盟國軍方消息人士說，在高棉作戰的南越軍司令杜高智准將今天在墮機慘劇中喪生。他亦是西貢周圍十一個省份的軍區司令。……杜高智辦公室一位軍官說，在這次墜機中（原因未悉）喪生的共有八人，包括杜高智本人。機上有一人生還。」

英國路透社在同日，在同地發出一則消息：

「西貢軍方人士說，在高棉作戰的南越軍司令杜高智將軍，今天在戰場被擊斃。……據杜高智司令辦公室官員說，杜高智乘坐的飛機失事墜毀，連他在內八人喪生，墜機原因不詳。」

這兩則新聞都在報導同一事實，但出入極大。合眾社說杜高智「在墜機慘劇中喪生」；路透社卻說他「在戰場被擊斃」[illegible]比較可靠？如果杜高智將軍，今天在戰場被擊斃。……據杜高智司然是合眾社消息不確。最重要的是，這兩家通訊社在報導同一事實時竟有這麼大的出入，我們作為「受傳播者」的又該相信那一家通訊社的消息？

這樣的問題，每日、每時、每刻都在我們周圍發生，奇怪的是，人們卻沒把它當成一個問題看待，沒有尋根究柢地追問

禁止新華書店代「探索者」月刊發行，而且命令公安和文教系統想盡辦法把散發出去的「探索者」月刊收回。因此，「探索者」月刊也就沒有機會流出南京市外。

「探索者」月刊一出現，中共文壇打手姚文元馬上開重炮轟擊。其他嘍囉也在全大陸各個報刊上搖旗吶喊，進行圍剿。從此大陸作家們想辦自己作主的同仁刊物的幻想，也就如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這雖然使人感到失望和痛心，但中國人民還想不到，九年之後連中共將領們所撰寫的「革命回憶錄」和歌頌中共「革命」功績的文學作品，也竟然會被當作「毒草」。

「探索者」文學月刊社主要成員是蕭亦五、曾憲洛、周鏡泉等。

蕭亦五是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年紀相當大了。北伐前後，曾在軍閥部隊中當過十年士兵和下級軍官。也曾在國民政府機關中任職。後來從事文化活動，投靠中共的外圍組織——左翼文聯。並參加中共，「解放」後任南京文化局副局長，為人和靄，平易近人，能與年青人接近，雖老而猶有朝氣，所以敢於做這樣的嘗試。

曾憲洛——南京文化局藝術科科員，喜歡文藝，也有創作才能。他是大右派曾昭掄的姪兒，據說曾憲洛的父親南京失守後撤往台灣，至今是否健在則不得而知。

周鏡泉——履歷不詳，在記憶中他似乎是蘇州市的青年作者。

「探索者」文學月刊社同仁，雖然不是名震寰宇的大作家，但他們敢於向中共的極權統治挑戰，其勇氣和毅力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更何況「探索者」月刊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二十年中，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唯一一份同仁刊物。與「探索者」文學月刊社同期間，江蘇省還出現另一個文學團體，「鶯啼序」（又稱「江南草」）詩刊社。但到底有沒有出版？則記憶已模糊，加上搜集不到有關資料，只好略為一提，留待對此事較為熟悉的人介紹。

聞說起——論得言與察言

合眾社的消息，就相信杜高智「墜機喪生」；讀了路透社的消息，就相信杜高智「被擊斃命」。反正杜高智是死了，有這麼一回事就行。

採用這種態度來讀報，是很易受騙的。

沙廸士（Seldes）在他的「新聞自由」裏舉過一個例子。美國某報登載了一則消息，說「有一個捷克女演員，名叫 Alla Behr。昨夜在她於 Lioubliand 戲院登台前數分鐘，被人發現吊死在化粧室裏。自殺的原因不明。」

這則消息跟事實有極大出入：

第一、那自殺的女演員是維也納人，而不是捷克人。

第二、她名叫 Ella Beer，而不是 Alla Behr。

第三、她是在Klagenturt戲院演出，而不是 Lioubliand 戲院。

第四、她自殺的時間是第一幕演出之後，而不是登台前數分鐘。

第六、她是因情自殺，而不是「原因不明」。

沙廸士說，正因為新聞報導容易產生傳聞上的錯誤，我們在讀報時就得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比方，把兩家或三家通訊社的消息擺在一起，細細比較，深入分析，便看出其中的差異。

為什麼報紙的消息會跟事實有這麼大出入呢？因為人們在觀察一件事物的時候，大都是注意那事實的核心，而忽略那事實的細節。就以那女演員自殺的事實為例，當這件事發生時，負責採訪的記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是男是女？是被殺還是自殺」這一焦點上。很可能當他們趕到現場時，死者的屍體已由警方移去。於是，記者就得向知道這件事的人打聽，企圖收集更多的資料。但這種口耳相傳的報告能否把事實報告得「詳盡無遺」與「精確無誤」，已大有問題。倘若再經過二次、三次或多次的口耳相傳，這就與事實的距離愈來愈遠了。等到記者把這些資料寫成新聞，再經過編輯的潤飾修改，又跟事實有了更大的距離。

同時，傳述和記載都是一項心理工作。人們在看到或聽到一件事時，就把它存記於腦海中，然後把它告訴別人或書寫下來。

在一個人的腦海中存在着許多舊日的記憶，在傳述或記載時不免受到舊日記憶的影響，很容易融合混淆而有所變形，甚至會先後顛倒，張冠李戴的。

除了這種心理上的傳述和記載的錯誤之外，還有些人為了宣傳 Propaganda，故意歪曲事實，也是常有的事。研究宣傳的權威學者彌勒 Clyde R. Miller 指出：「宣傳乃是以某種預定目的，經訴諸他們的思想和感覺，而發生影響的企圖」。他們根據「預定目的」來把事實歪曲，使別人相信他們的說法，以達到預期的效果。這種情形，在軍事新聞、政治新聞和經濟新聞中是常見的。

一位報人這麼寫道：

「站在讀報人的立場看來，我們承認每一通訊社有其立場與宣傳作用的，每一種報紙有政治觀點和社會觀點的，每一報人必有其不同的社會觀和歷史觀；因此，我們可以從種種不同的報格中，理會出每一件新聞較為真實的意義來。」

正因為各家報紙的立場不同，他們在報導同一事實時，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這樣，更使那些報導與事實的距離更大了。

「呂氏春秋」說：「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這句話不僅讀報有用，就是聽別人的話時也很有用處。

林熹

宗教與政治

評「曙暉」社論之二

劉健

古代人類的歷史，宗教與政治混爲一談的，並沒有嚴明的分野，所以部落的酋長或早期的國王，大都身兼數職；在政治上是一國、一部族之主；在軍事上又身兼統領；在宗教上又身兼大司祭。

到了西方的中古時代，基督教繼承了羅馬帝國後期立爲國教的雄厚影響，以及野蠻民族入侵後的紊亂，逐漸負起了治理地方的義務，形成了宗教凌駕於政治之上的形式。生死，結婚需要到教堂，聖日就是假期等等，結果造成了日後的政教之爭，遂形成了政教分離，直到現在，由於過去政治與宗教慘痛紛爭的歷史經驗，基督教重新恢復到耶穌時代的本眞，從事拯救、聖化人靈的工作，與政治算是逐漸疎遠。義大利的離婚法案的通過，更見政教分道揚鑣的尖銳化。

羅馬天主教這次的大公會議中，所發表的信仰自由宣言的同時，就特別指摘西班牙、葡萄牙以天主教爲國教的政策，決不能因此而不給人民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亦顯示出天主教對政治的明朗態度。

原則上，宗教與政治是分離的。可是，如果宗教干預政治，或是政治迫害宗教的話，這就會引起宗教與政治的交涉或衝突的。到今天爲止，宗教干預純政治的事比較不多見；而政治迫害宗教的情事，則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宗教領袖就政治迫害宗教的事實而向政治方面提出交涉的話，如果不怕以辭害意，固然可以名之爲「商談」，這「商談」的意義，就不是我們日常所瞭解的正常意義。同時，這商談也只囿於宗教事務範圍內，並不牽涉到一國家的內政。

歷史的事實很明顯，呈現在目前國際間最感「頭疼」的問題，可以說是我們國家的問題。在政治的立場來說，國際間總想解決中華民國與中共的問題，他們以爲：只要用兩國中國的辦法來解決不就成了嗎？因此，國際政治領袖間似乎都在走着這一條道路；更壞的是美國和日本有的竟想出了一中一台的陰謀辦法。可是身爲中國人的我們，永遠在相信着我們的國家只是一個，決不能被、人分割的。

外國的政治家們一向就是這樣的只顧眼前，手段狠毒的！天主教的最高領袖——教宗，以及他的顧問們，面對着中國內政的複雜錯

與教廷過去和現在的關係！這方面如果處理不當的話，一定會捲入了中國內政的漩渦裏。遠的不談，最近加拿大、意大利和智利承認中共，中華民國就立刻與之斷絕外交關係的前車之鑑，是不能不加以警惕的。

如果教廷以西方人士的觀念而一意孤行的話，在中國人漢賊不兩立的民族思想中，就不啻是教廷干預中國內政。目前教廷逐漸走向集體領導的制度中，對這方面的問題，還得與中國主教團各位主教多做詳盡的懇談。只用西方歐美人士的觀點和瞭解，而不借重中國教會聖統的意見，遽爾處理中國地區的宗教事務時，必然是得不償失的，同時，更會構成空前的大難。

宗教與政治固然是分離的。可是每位宗教徒都兼有另一身份——國民。站在教徒的立場，他固然是教會中的一分子；但站在國民的立場，他又是一國的成員。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教徒與國民的身份的合一，宗教與政治似乎是合流了。

在過去，有些外籍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一方面固然是傳播基督福音，另一方面又會爲他所屬祖國加以渲染，使得我們中國人都有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受。目前，雖然沒有過去的那麼囂張，但在某些情形下，仍然會傳遞些來自他們祖國的意見和風習——無論思想、生活和政治意識上，這顯然是不妥的。

據我的瞭解：宗教與政治所謂合流的結果，只是在陶冶一個宗教徒，如何更能善盡他國民的責任而已，但並不指使教徒如何獲得政治的地位和權力。身爲國民的教徒，更不能假借宗教的力量，更或謀圖宗教團體或機構，强迫其走向政治某路線了。因此，我就不贊同曙暉社論中所重新强調的本港教會所應走的政治路線——與共黨交談。該文稱：「然而要談的倒是教會應否與共黨交談，以及分析以上列舉的兩件事實（筆者按：是指教區會議與教宗訪港，這兩點筆者將分別討論）。教區會議嘗提及『與共黨交談』，這個提議可能是急進一點，但未必不可取。只可惜在未討論『應否』時便遭受政治的影響而宣告流產。要知道在決定『應與否』前應該首先了解共產主義爲何物？毛澤東思想爲何物？再看中共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政治體系是怎樣的，然後才能有所得。教會應首先自『認知的層次』做起，然後才決定應否與共黨交談。」

這一段話，並不像出自宗教熱誠，似乎是在爲學術研究而請命，更或是爲企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大肆宣傳呢！簡直是在把政治行徑施之於宗教團體了。

橫眉語

萬人傑

菲發現大陸春藥

馬尼拉不少華人開設的藥房，發售一種催情藥物，因而被檢舉，兩名藥房老板透露，催情藥物是來自中國大陸。

菲律賓和中共目前沒有外交和貿易關係，據說，這些中共製造的催情藥物，是經由香港私運進馬尼拉的。如果此事屬實，這種藥物在香港也一定可以買到，相信中共不會指定「專銷菲律賓」。

出售催情藥物，在香港是犯法，不過當局查禁似並不太嚴厲，許多藥房都可買到，雖不是公開發售，但枱下底交易，是人所共知的事。不過，那一種是來自大陸的，相信祗有藥房的行內人才知。

中共許多貨品都是「祗供輸出」，在國內絕對買不到。這些催情藥品是否例外，不得而知。耐人尋味的是現在大陸一切都是國營，何以國營的藥廠，竟製造催情藥物？

其實，細想也不太奇怪，如所週知，許多地方的鴉片毒品是來自中共的。加拿大承認中共前，中共在加的地下活動，是靠偷運進加拿大的毒品，販毒後所得到的金錢支持的。這是一石二鳥的好辦法，一方面可毒化西方國家，使他們一天天腐爛下去。另一方面，毒品是最値錢的東西，很小的一包，就可換得很大的一堆鈔票，足夠他們做滲透工作的經費。

同樣的，催情春藥也可賣得高價，達到毒化當地人的目的。馬尼拉出售來自大陸的催情藥物，是否也懷有這目的，很難說了。

本港左派報紙經常拿大蔴來做攻擊美帝的題目，不錯，大蔴對人是毒害的。可是中共的輸出鴉片及催情藥，何嘗不同樣可怕？美國人攪大蔴，還不過是奸商牟利行為，中共的國營藥局，居然製造春藥，太不像話了！

有人說，在大陸，生活享受是談不上了，人民缺乏娛樂，拿造愛來作唯一消遣的人多的是，這種催情藥物，也可視為他們的娛樂品，這麼說來，毛澤東也眞替人民想得週到。

政府醫生紛辭職

許多服務政府醫院的醫生和專家辭職或提出辭呈，本來已感缺乏的醫務人才，在這情形下，更加鬧荒。政府醫生紛紛辭職，與待遇有關。同時，他們還不滿升級制度。

當一名政府醫生，可以拿到五六千至七八千月薪，看他們的資歷而定。這是個大數目，但比起當紅的私家醫生，相差太遠。月入數萬的醫生，大有人在，在此情形下，他們自然不會留戀於政府醫生的職位。

目前，政府只好用一些剛從大學醫科畢業的新仔來補充，新仔缺乏經驗，病人對他們認識也不多，自行懸壺，難望有好成績，在政府醫院服務，無非過渡性質，志在吸收經驗，作為實習場所。

到他們有了認識，自然又離開。成為專家的，更不必說。過去政府醫院的醫生都如此，今年的所謂「集體」辭職，也許辭職的人特別多而已。

醫生在香港是天之驕子，大部分醫生都相當富有，更是女人擇偶的最佳對象，當然不會以月入七八千為滿足，在醫院實習到有足夠經驗時，勢必走頭。在外邊，他們可賺更多的鈔票。甚至，有些政府醫生偷偷睇私家症，這些事實，報紙上也看過。雖然說，醫者父母心，做醫生不該分分鐘講錢。可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醫生講錢，勢所必然。

要解決醫生荒，香港政府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改善待遇，使為政府服務的醫生認為滿足為止，這樣自然不會有集體辭職那麼回事。第二條路是消除門戶之見，香港醫生資格，受門戶的限制，許多國家醫科畢業生不能在港執業，包括以前在中國大陸行醫的醫生，他們有好的醫術，卻不懂英文，過不了甄別的關，如果政府肯起用這些人才，對醫生的缺乏不無小補。政府醫院用大量新仔補充，由於他們經驗不夠，使政府的醫療效能減低不少。看來，為一般病人設想，政府對此應該及時有所抉擇。

防止會考生自殺

會考快到臨了，本港防止自殺會打算在六月開始，準備好預防工作。屆時，該會人員會日夜守候着電話，協助因考試不及格而沮喪的學生。

這項運動在會考舉行前便展開，對考試過於緊張的學生有所幫助。去年該會舉行過類似的運動，結果接到二百個學生的電話。

鑒於有自殺傾向者增多，該會認為今年有繼續舉行的必要。

該會主事人向家長們呼籲，現時的會考制度，使學生身心負擔甚重，因此家長們必須了解其子女，切勿以恥辱加重他的創傷。

這是語重心長的勸告。許多望子成龍的父親，發覺兒女成績不如理想，就加以責難，這雙重打擊，除非孩子連一點自尊心都沒有，否則便會加速他走向消極之途，等於驅使他自殺。

防止自殺會主事人的勸告，値得家長們提高警惕。事實上，會考成績未如理想，不一定是孩子的錯，更不一定足以影响其前途。

不少人歸咎於會考制度殺人，其實，一個身心健全的人，決不會為任何制度所殺。反之，如果他身心不健全，動輒悲觀、沮喪，沒有了會考制度，也一樣留不住他的性命。因此，要防止學生因會考不及格而自殺，關鍵不在取消這制度，而是他個人的意志問題。

社會上許多人在遭遇逆境或失意時便自殺。但一個鬪志堅强的人，卻會在失意和困難中打開一條出路，終於克服困難，由失意而變為得意。

對會考也是一樣。許多學生的看法，以為會考失敗，就沒有了一切前途。但事實上目前香港社會，祗要有一技之長，有用過畢業文憑。同時，社會上有許多待遇優厚的工作，不是白領而是藍領的，他們不少從學徒出身，根本連中學都沒進過，但他們熟習了一門技能後，就可過着安定生活。

因此，會考失敗，沒理由沮喪，那祗不過表示你不適宜做「白領」罷了。

最愚蠢的動物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尤其是女人。「女爲悅己者容」，修飾打扮，自也無可厚非，「當戶理雲鬢，對鏡貼花黃」，一代巾幗英雄的花木蘭尚且未能免俗，何況其他？

人們對女人的欣賞眼光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女人的化妝和衣飾也隨着社會風尚而日新月異，唐人朱慶餘詩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所謂「入時無」，也就是夠不夠時髦的意思，可見遠在一千年前，女人的眉毛便有長短、濃淡許多不同的花樣了。

不過，古代女人的化妝方法，雖也有變化，但是變得很慢，一種風尚形成之後，至少也能繼續若干年。決不像今天變化的速度是噴射式的，說變就變，而且一變就是兩個極端，只有「突變」，沒有「漸變」。例如：女人的高跟鞋，一度風行意大利式的「尖錐式」，鞋的長度幾乎超過腳的一倍，高跟細得像根釘。可是風行未久，突然一夜之間又縮短三分之一，頭部由尖形變爲方形，跟部又加粗幾十倍。女人的「迷你裙」，長不盈尺，兩隻玉腿裸露到十之八九，一彎腰便能露出三角褲，可是曾幾何時，突然又變得長可拖地的「密實裝」，或奇形怪狀的「熱褲」，再加上她們自造的那張「假面具」，簡直看不到美女了！

這是時裝商人的傑作，他們設計的目的，不是把女人打扮得更漂亮，而是怎樣才能把女人的鈔票騙進他們的口袋去，因爲只有縮短服裝的壽命，他們才能賺到更多的錢，如果衣物的樣式長久不變，他們豈不要喝西北風？

女人最愛虛榮，十之八九缺乏審美眼光，只會跟着別人跑，一聽到有人說今年流行什麼樣式，馬上便拚命趕製，滿箱滿柜的新衣，再也不屑一顧，免得被人笑爲落伍。於是無數丈夫的血汗錢，像流水般地源源滾進時裝商人的口袋巾矣。化妝方面也是如此，如果眼睛可以換掉，眞有人會把「虹彩」換成藍色，使自己成爲冒牌「來路貨」。

莎士比亞說：「地球上最高貴的東西，是完美的女人。」王爾德說：「女人是被人愛的，不是被人瞭解的。」賣油郎說：「女人，你的名字是愚蠢！」讀者諸君如不相信，有打油詩爲證。詩曰：

一、昨日鞋尖似角，今朝齊似平頭船。衣裙長短與寬窄，一季何堪變萬端！

二、描眼剃眉學畫皮，毛嫱嫫母貌依稀；假牙假髮假胸罩，卸去晚妝似老尼。

三、醜化偏偏稱美容，傾城也與無鹽同；[illegible]

再談「無幽默感派」

「無幽默感派」第二個特點是善於「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倒也像四銘太太那樣敏感得可愛。四銘先生一提起那個十八九歲的討飯姑娘，四銘太太馬上就「想到隔壁」。四銘先生說：「……還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的說：『阿發，你不要看這貨色髒，你只要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銘太太馬上就想到，必定是四銘先生自己認爲那位討飯姑娘「好得很哩！」只要「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於是打翻醋罎，大發雌威。四銘先生買回的肥皂，她也不要用了。「……好在你已經給她買一塊肥皂在這裏，只要再去買一塊……」「怎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丐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贊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麼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咯支咯支』，不要臉不要臉……」

「無幽默感派」高手，一如四銘太太那樣善於「想到隔壁」。比如在下說「毛澤東主張繼承文化遺產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不錯的」，他們馬上想到在下是「擁毛派」，並且確信寒山碧就要高呼「毛××萬歲」了。在下批評台灣某些措施，他們馬上想到寒某人不是共諜必是台獨分子。在下談到「屁股」兩字，他們馬上高叫：「天哪！寒某人就要談到屁股附近的部位了！」其敏感一至於此。假如尊夫人稱贊某男明星漂亮，若不是忘嘸廢寢，日夜跟蹤，恐防戴了綠帽也不知道，那才怪呢！

就這點而言，「無幽默感派」高手「偉大」之處，與「紅太陽」毛澤東倒是不相伯仲的，吳晗寫「海瑞罷官」罵了皇帝，毛澤東說：「朕就是皇帝，罵皇帝就是罵朕。」鄧拓寫了「一個鷄蛋的家當」，毛澤東說：「這就是諷刺朕『大躍進』的失敗。」尙幸「無幽默感派」高手還不能像毛澤東那樣發動紅衛兵運動，最多只能恨恨地叫一句「砌死佢」而已。

「無幽默派」諸公，行必矩步，言必孔孟，不顰不笑，既嚴且肅，自是意料中事。其第三個特點，則是好古成癖，無論何物，只要其年代古遠，必珍而藏之。無論何言，只要出自古人之嘴，例必奉行如儀。

梅花草堂筆談中曾寫一好古之人曰：「有以好古貧者，披杏檀（山東省，曲阜縣，孔子廟大成殿前，孔子講學的地方。）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東漢新野人，官拜大司馬。）之杖，曳東郭（齊公族大夫）之履。而乞於市曰：『誰與我圜府錢也（周代之錢）。』有擔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爲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若時下之「無幽默感派」諸

古調今彈

葉其真

人意外。每逢這種情形，就可以預測這張影片不合中國人的口味，上映的期間大概也不會太長。

然而，這是一張上佳的影片，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樣動人的電影了。「鐵血將軍巴頓」和「偷襲珍珠港」固然是佳片，但那只是紀錄人物和事件而已，並未關係到我們的生活。「克倫威爾」這張影片可不然，它使人想起我們這個民族之可悲，千百年來只有野心家而沒有革命家。

號召百姓起來革命，推翻專制，爲的就是自己想做皇帝，以暴易暴。所以野心家成功之時，也就是戰友頭落地之秋；老百姓呢，依然過換湯不換藥的生活。

上佳影片 克倫威爾

且表「克倫威爾」這個匹夫，當着英皇查理第一的面，宣佈他的罪行，告訴他英國將因他的不法行徑而引起內戰。在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有人因此砍頭，他本人亦已被列入逮捕的名單之中。他的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彷彿上帝與他同在，他本身就是眞理。

然後，他一柱擎天，將忽視人民利益的查理一世徹底擊敗。但他仍然尊重皇室，希望查理第一能接受國會的條件，做個有限權力的皇帝。但查理第一不妥協，認爲皇帝的權力是不受任何人干預的。他寧願一死，也不能接受國會所提的條件。克倫威爾殺皇帝，本出於無奈，因爲查理情願賣國也不想把權力分給國會。

克倫威爾功成身退，到劍橋去做他的老百姓，由國會替代皇帝治理國務。但一個國家豈能沒有首長，國會議員派代表請他出來做皇帝。克倫威爾報以輕蔑的大笑，他說：「像我這樣一個口齒不伶俐的村野鄙夫做英國的皇帝？你們不要入我以不義，去找個流淚的演員吧，我不要那些不値錢的珠寶！」

多麼磅礴，多麼淸高，多麼偉大的克倫威爾！他是人類之中的一個完美的靈魂！不錯，克倫威爾最後挺身出來專政了，但他爲的是人民。經過五年之久，他將權力歸還皇室，英國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在這個野心家與革命家不成比例的世界上，只有英國的「克倫威爾」，意大利的「加里波的」，日本的「西鄕隆盛」才是眞正的漢子，鄙屣尊榮的漢子。

我不是替戲院宣傳，我只希望香港的爲人父母者，敦促子女去看看這張片子。因爲我們這個民族太需要這種精神了！

還有，我順帶說一句，里察·哈里斯演活了克倫威爾。

黃思騁

鞭

仁不讓誰！願茲文彩紹先徽，書香無盡期！

者不應吹毛求疵，挑剔小毛病、小錯處。

在下每讀至此，即感不然。

竊以爲批評不同吹捧，吹捧專家可以將一切缺點過失掩飾表揚，批評家卻不可以將醜作美、說惡爲善、以假爲眞，凡屬不眞、不善、不美的地方，不論其大小輕重，他們都有責任揭露，加以批判。小瑕疵似乎微不足道，但在批評家眼中看來，卽使是小疵小病，也會成爲致命傷的。以診症作喻吧，一個工作態度嚴肅認眞的醫者，決不會只從大處着眼，從顯明處着手，而忽畧潛在病人體內任何一個肉眼所難見的小瘡小瘤，一旦察覺毛病，則不論毛病大小，也決不會知而不言，因爲吹毛求疵、挑剔小病正是他應有的責任。

吹毛求疵

只有受不得批評的人才會不屑吹毛求疵，也只有這種人才會在被挑剔錯處之後暴跳如雷，他們的耳朵生來便只能聽肉麻的吹捧話，容納不得半點不客氣的鍼砭，因而常常指責別人吹毛求疵，以爲吹毛求疵不是應有的批評態度，甚至將吹毛求疵這四個字作爲化解一切批評的「奇門兵器」，這實在是很可笑的一回事。魏徵是最喜歡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對一切缺點過失都直言不諱，使被批評的人通身不舒服，「常不自得」，唐太宗一旦被魏徵挑剔錯處，竟然勃然大怒，把吹毛求疵視同侮辱，揚言要「殺此田舍漢」，在下讚賞魏徵吹毛求疵的批評態度，對太宗那份畏懼批評、講打講殺的「風度」卻不敢恭維了。

一則吹毛求疵的故事：蘇軾偶與朋友觀賞李龍眠的一幅名畫，畫中賭徒在圍賭骰子，其中一人俯盆疾呼，所擲骰子五粒已成定局，另一粒正在旋轉不定，擲者張口吆叫。這幅畫把賭徒的緊張神情描繪得生動盡致，觀畫的一班朋友都擊節嘆賞，認爲是當代神品妙作。東坡卻加以挑剔，指出名作的缺點來，因爲照畫面推想，吆叫的人應該是在叫「六」，而四海語音除閩語外，說六字都是閉嘴的，那擲骰的賭徒被畫成張嘴疾呼，是名畫中的小疵、敗筆。東坡吹毛求疵，作者李龍眠虛心承認他挑剔得有理，聽了口服心服。

蘇軾是反對吹毛求疵的，他的辨道歌云：「何須橫議相疵病。」但他反對的只是「橫議」，是偏激不合理的吹毛求疵，對據事直說，據理直言的嚴肅批評，則不論其爲敷陳大義抑是挑剔小錯，被批評者自不應赫然震怒、暴跳如雷的。

與其多聽無謂的吹捧，不如多接受吹毛求疵的批評吧，只要說得有理，吹毛求疵又有何不可？

江城子

青年之聲

恐懼與噩夢

方中原

大陸反共文化界的旗手胡風先生有一個很著名的理論，就是「精神奴役創傷」說。這是指生存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的普通人民大眾，在殘酷的生活和暴政的威迫底下，人們在精神上所熬受到的奴役和創傷；而作為現實主義的藝術，和作為「人學」的文學，就應該深刻而又真實地表現出這一種「精神奴役創傷」。

這一理論自然也並不新鮮。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如「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作者妥斯托也夫斯基就是這一「非理性」的理論在文學創作上的最鮮明的體現者。在「非理性」的生活下，人的思想性格，必然也是「非理性」的。

但是，「精神奴役創傷」說這一理論，卻是一針見血的至理。這就難怪毛澤東之所以對胡風恨之入骨了。

照筆者的理解，「精神奴役創傷」的表現特徵之一，就是恐懼症；而恐懼症之形成，是因為生命的缺乏安全感所致。自然，這恐懼症並不是抽象的，它是由眾多錯綜的不幸生活遭際所形成的在精神意識上的一種「情意結」。

又據現代心理分析學說，中國俗語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很符合科學實際的。夜裏人們夢境的顯現，就是人們白天生活遭際的變形。因此，恐懼症在夢境裏的顯現，也就成了「噩夢」。

最近，筆者在工廠中認識一位童工。談起來，他怪神秘地說，他來這裏工作是有道理的。追問他的原因，原來他只為了取得一張證明，去領身份證。他很稚氣的說：從十二歲開始，就一直擔心到現在，恐怕領不到身份證，被送回大陸去；而回去，他是怕捱打的……。

他說：多年前隨姊姊從大陸走來。小時候在大陸的生活還留下依稀的印象。而最深的一點就是捱打，被少先隊員打，被共黨幹部打……。

呵，童工的痛苦記憶，對一個人的影響竟是這樣的深！這就是在大陸生活過來的人的「恐懼症」的典型表現！

多年前，一個剛從大陸乘船偷渡過來的難友也曾經告訴過我一個「噩夢」。那是在來港以後，發夢想到他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划船勇敢向前，忽然聽到「解放軍」巡邏艇的馬達聲和吆喝聲，於是，他便在「噩夢」中被驚醒了。

我的妻子也是從大陸逃來的，她也曾經告訴我，她也曾發過回去出不了來的「噩夢」。

顯然，恐懼與噩夢，是在大陸的人間地獄生活過來的人的「精神奴役創傷」。在認識毛共的問題上，那些口口聲聲說什麼「理性與現實」的人，他們的幼稚與無知，實在不值一笑！

頭髮……

我們中國可以說是頭髮常常鬧悲劇的國度。清兵入關，滿洲統治者便强令漢人雉髮，留一條猪尾巴，招致漢人的反抗，乃演出一幕「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悲劇，許多人因為頭頂上的那撮東西丟掉了腦袋。史書上記下了這一頁。這是頭髮政治的先河。

辛亥革命前，一些接受了一點西方文化的士大夫，他們出洋求學的時候，覺得拖着一條猪尾巴不雅，於是剪了頭髮，做假洋鬼子，但是其中一些人剪下辮子之後，還把剪下的那一截藏之箱篋，在歸國時，又紮了上去，

時的排滿政治當然大有關係。但也有一小撮死心效忠清室的人例外，例如搞滿清復辟的張勛，民國建立了好幾年，他還拖着一條辮子。張勛之所以留辮子，顯然不是什麼習慣難改的習題，他的頭髮有政治。因為有這麼一個標誌，表示他仍然是大清的忠臣。

中國的頭髮政治發展到近代，可以說被中共發揮得淋漓盡致。「文革」初期，「紅衛兵」大搞摧殘中國傳統文化的所謂「破四舊」運動，除了焚書、燬古蹟，强制老百姓不得遵行傳統的風俗等等之外，暴行所及，株連頭髮。鄉間婦女留的髮髻，要剪；姑

不要流……

我並不贊成我們的同學一味埋頭於書本裏，自我關在象牙塔中做工夫；但我也不贊成我們的同學，走出象牙塔後什麼事都要去理。

幾乎連那一個毛厠是否清潔也要理到的流弊，正是這幾年來，香港學生運動的最大弊端。

今天發表聲明，明天發動抗議，後天看看有什麼事可以搞的趨勢，從某一角度來看，我們的學生領袖根本上便不是學生，而是小政客！

要記得，我們的年齡是求學的年齡，我們的智力和學問，還不足以明辨一切事物的是否做得

如果我們的智力和學問未足以明辨一切事物的是否做得恰當，又如果我們的智力和學問未足以對事物具有深度的瞭解，而我們又強以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堅，以領導社會為己任，那麼，我們便流於「風頭主義」；而如果我們所發表的聲明和發動的抗議行動祇是出於為了「出風頭」和為了一己的利益而已，那麼，我們的作風與政客又有何分別呢？

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我們的同學所發表的聲明和所發動的抗議行動已有很多，但，我們收到什麼效果呢？

香港政府和社會人士對我們

小子，手藝當然又極不高明，只求一剪了事，常常弄得人家的頭髮三長兩短，非常難看，有些姑娘因此氣得直掉眼淚。有些婦女眼見她的頭髮陣地保不住，只好被迫自動解除武裝了。

頭髮政治自然也問及男仕們（中共經常說，你不問政治，政治是會問你的），西裝頭留得長一點不成，要剪短。連不受中共統治的香港同胞，尊駕的髮式如果一進入大陸也要政治所問，「紅衛兵」在交通路口，塗了赫赫告示，不准蠟油頭，飛機頭（頭髮梳得稍突出前額者是也），鷄尾巴

劇

馬行田

到頭來，只好「入鄉隨俗」，改裝！粵劇名伶紅綫女扮演的角色可謂多矣，就是沒有剃髮扮過尼姑。可是廣州市民就目睹過紅綫女剃髮出現街頭，一副不尷不尬之相，令人憐惜。

原來，頭髮政治被中共豢養的「紅衛兵」用作懲罰人、侮辱人的手段，可謂登峯造極，舉世罕有。紅綫女是「黑綫女」，自然入該被懲罰之列，故此她演出了這齣頭髮的悲劇。許多被打為「牛鬼蛇神」的男仕，或被剃去半邊頭髮，或在頭頂剃了一個十字，或剪成樓梯級，形形色色，眞是嘆為觀止。

的政制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紀的時期所使然，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所說的和所做的，流於太廣泛，因而我們的意見便得不到重視。

何況，香港在時空上較之其他地區特殊、複雜。我們的背後，正有著很多別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著我們，使我們本來發乎純潔、熱情、正直的言行也因他們的插手而變成混濁，歪邪而要不得了。這些人正利用著我們的弱點，在我們中間無形地左右著我們的意向，牽引著我們的鼻子走而我們還以為我們做得對呢！

更何況，我們在這特殊的環境下

義

李有光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拚命做好自己的德行和學問；我們的前途並不在此區區的香港，我們的前途是在一望無際的平原和聳入雲霄的雪山！

而假如我們一定要以服務大眾，關心社會為己任，也要在發動一次運動之前，詳細考慮那運動的可行性，然後擇善固執，不鳴不動則已，一鳴一動就要以長久堅持下去的精神奮鬥下去，直至成功為止，然後我們的言行才能獲得香港政府及社會人士的重視；不然，我們若無論什麼事都要加以奔走呼號，其結果必定是枉然的！

青年之聲

青年人的品德修養

褚建中

今天的青年人缺乏品德修養，其實是一個「知、辨」的問題，顯淺點說，這完全是由於青年人分不出眞正的利與害所致！過去的青年，或多或少地都懂得注意品德的培養，這是由於家長們、師長們、乃至社會上的一般人都承接着傳統文化的潤澤，口口相傳，耳提面命，由少至長，都生活在一個注重品德培養的大環境，不知不覺地就會循着這正途發展。傳統文化的失落，本質上已經意味着品德修養的失落，這樣，便不獨處蠻陌之邦不可行、處父母之邦亦不可行，乃至處一家之中，一室之內，都有爾我人己之分！都有攘奪排擠之禍！這個「害」，發展到共黨的專講鬭爭，已達白熱化階段，今天西方青年的「反叛」，不過是它的「一刀兩面」罷了！這個「害」，出現於西方社會的，形式雖有不同，但由於缺乏品德培養的成因則是一般的。部分西方學者，已有見及此，所以他們不惜遠涉重洋，跑到東方來研究專講品德修養的中國傳統文化。可惜我們自己人對這件「利器」早已失掉信心，只知把生吞活剝得來的西方餘唾教下一輩，別人已覺悟知錯、揚棄不要的糞土，我們許多名教授、大學者們尚珍同拱壁，這眞是時代的悲劇！

一般談社會問題的人，都主張青年人要注意品德的修養，這在原則上是不錯的。但只是原則性地提出不夠，進一步要具體地談到修養工夫的時候，不是隨便拿出幾個與德性品格有關的辭藻來敷衍一番，便是連提出者自己亦弄不清楚地大發迂謬理論，青年人看見或聽見這些缺乏說服力的言論，無不退避三舍，敦厚一點的保持緘默，不置可否；涼薄一點的不是事後發笑，就是當堂「抬槓」。此等情形發生在家長督責子女的時候，或長輩訓示後輩的時候極多，其結果便是各自以為「對方瘋了一半」。

我們須知品德的培養不是件簡單的事。古代的賢哲，用盡平生本領，才獲得一點點的成就，何況那並不是青年人才須要面對的問題，只要是人，就應該注意一己的品德修養，因為在人羣中生活，這是唯一的「利器」。「言忠信，行篤敬」則可以處蠻陌之邦，那是說：一個人有了良好的德性和品格，則無論什麼艱難危險的環境也能夠適應。說起來好像是在談「利害」，其實聖人也不會不談利害的，不過他談的是眞利害而已。利己利人便是眞利，利己而不利人，或甚至損人而利己，都不是眞利。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一樣，道理是沒有「利人而不利己」這一環的，有時從表面上我們看不出來，但實際上仍然存有「不增不減」的利己的成分於其中。像上面引的兩句論語便是例子。當我們要培養和履行「忠信篤敬」的時候，好像有點兒損己利人，但到了「蠻陌之邦可以行」的時候，其利豈可估計？

青年園地

閒話「應酬」

程方

小時候讀「應用文」，老師開宗明義便說：「諸位長大以後，不能沒有應酬交際，因此應用文非學不可……」應用文是否只為應酬而用，暫且存疑，但是「諸位」之一的阿方現在長大了，避不了交際應酬卻是事實。

應酬大抵旨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虛耗人與人之間的金錢和時間。阿方不愛出風頭，但也不是隱者和乞丐，有時不得不學人家應酬應酬；以前蘇東坡曾經為了應酬飲宴而不勝其煩，並且喻為「酒食地獄」，雖然未免過甚其辭，但飲食應酬多了，的確是一樁苦事。

阿方最怕的應酬便是喝喜酒，偏偏朋友無論結婚、生日、出國、開張，總不會忘了向我報喜，甚至連取得入伙紙搬家，也視作特大喜訊，大排筵席「俾眾週知」，因此喜帖子近來頻頻從天而降，阿方試過禮到人不到，卻蒙上「不近人情的怪物」這罵名，為了替「怪物」辨誣，為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阿方只好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去應酬應酬了！

應酬與犧牲混為一談，並非阿方小題大做，因為接到「應酬通知書」之後，第一便要犧牲「預算」，小白領如阿方者每月領了薪水，總會喜孜孜的草擬「新預算案」，滿以為除了房租、水電、肚皮糧食與精神糧食種種必需開支，必有可觀的盈餘，可惜常常「漏了最重要的一筆」，沒有把應酬費用列入預算之內，於是到了月底，可觀的盈餘變了「可觀」的赤字，碰上應酬旺季，捉襟見肘之餘，只好等待破產，難怪有人在長期隱忍之下，把喜帖說是打單信和炸彈了！

第二是要犧牲時間。拿着一份厚禮跑進「地獄」之後，經過一番敬茶、奉烟、簽名的例行手續，主人家照例走過來親切握手，這時阿方早有準備的台詞便要乘勢推出，即使心中不以為然，又或眼中以為然，也得擠出充滿感情的腔調、擺出嘉賓的風度，說些「佳偶天成」、「壽比南山」、「駿業宏開」之類的恭維客套，然後是主人家的一番客氣謙讓，安排阿方在地獄的一角坐下來，這一坐起碼一兩個鐘頭，雖然「通知書」上寫着「八時入席」，但並沒有擔保準時，貴為嘉賓，即使腹如雷鳴，也只能裝出輕輕鬆鬆，滿不在乎的樣子，等待「依時」入席。

其他的賀客可夠熱鬧了，他們似乎是為賭錢而來，由賀客身份一變而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沙蟹麻將之間的賭客，儘在三五成羣，呼盧喝雉，在公共場所進行「合法化賭博」，阿方卻嗷嗷待哺，眼看着賭客們興高采烈，大聲疾呼，耳聽着擴音筒的喧天鑼鼓，還要跌望背壁，忍受着肚皮一連串的「有聲抗議」！

好不容易等到主人宣佈入席，阿方如夢初覺，餘興未盡的賭客們卻捨不得

並非為賀客而設，而是為贏錢的人慶功，為輸錢的人壓驚，對不賭錢的人來說，這樣子的應酬簡直是費時失事，全無意義！

第三便要犧牲胃口。阿方每次應酬回來，總覺得腸胃造反，熱葷冷盤之類吃多了，對着家裏的清茶淡飯竟然食不下咽。應酬的時候，對着千篇一律的菜色不但要隨遇而安，咀嚼時更要正襟危坐、唯恐失禮，碰上主人指名敬酒時，酒不沾唇的阿方往往狼狽萬狀、醜態百出。

我曾經把喝酒列為應酬戒條，後來卻犧牲了戒酒原則，因為從報上知道有過主客兩造為了敬酒問題而鬧出血案，我深恐歷史重演，也鬧出「敬酒不飲飲罰酒」的應酬佳話，那時飲酒成了飲恨、交際成了交惡，促進感情不成，反而弄出人命，那才不值。

阿方討厭應酬，更討厭那些「應酬作家」。應酬作家不但視應酬為樂事，還要與讀者「同樂」，他們每天在報紙上佔了一個或大或小的框框，框框裏面談的既非政治、文藝，亦非隨感、筆記，卻是十年如一日的應酬文章，內容包括：前天與甲朋友上館子吃晚飯；昨天跟乙明星及丙導演在別墅叉麻將；今天跟丁作家上酒吧欣賞透視裝；館子的菜好飯不好；乙明星牌術不好脾氣好；酒吧的表演好招待也好；甲朋友搶着付帳，掌櫃的卻是好朋友；乙明星牌風扭轉，截了導演的一手「清一色」；透視裝養眼怡神，值得推薦……甚至連一頓熱飯、一隻冷馬，也可以絮絮叨叨的一口氣寫上十天八天，或者沾沾自喜的說那天和了一手滿貫，贏了一場「當日孖寶」，然後又洋洋自得的說為了叉通宵麻將與刨貼士，寫不出稿來是得不償失……

諸如此類，讀者如阿方者看了這些「報告文學」，就像在看作家的日記，作家的一切應酬都歷歷在目，如果有耐性做他們的長期讀者，大概可以算出作家們在一個星期之內又過多少場麻將、贏過多少外圍、看過多少次性感表演！

其實賭錢跳舞之類，全是作家的私生活，作家把私生活完全公開，坦白極了，也「超然」極了，但與讀者如阿方者有何相干？

阿方常感寫稿的時間不敷應用，而應酬作家們卻能夠在每天叉通宵麻將、飲飲吃吃的應酬之外抽出時間趕稿，我不禁佩服不已。

香港的報刊愈出愈多，而有志寫作的人卻一直沒有「地盤」發表，阿方以前常感大惑不解，現在總算明白過來，原來地盤都給應酬作家筆下的狗馬、麻將、酒食和女人佔去了！

寫到這裏，發覺自己似乎儘在罵人，阿方近日為了應酬而不能寫作之餘，卻竟然看不過別人為寫作而應酬，因此，阿方仍脫不了「不近人情的怪物」這

啼聲劍影錄

德能叔不仿小同鄉余程萬守城之法，（余程萬爲台山縣荻海人，張德能爲開平縣之沙崗人，兩鄉相距不足二十里）而效古之居高臨，以逸待勞，竟以一着之差，身死名滅，何其不幸也！

又聞促張德能之死者，乃基於驕也，當其兼長沙警備司令之時，出則軍樂齊奏，乘火車，則於月台鋪紅地氈，嗚騶簇擁，爲同列所側目。故當轅門待罪之際，不少落井下石之人，痛哉！我於民國三二年在重慶馬家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之時，有一次偶與鄉先進林翼中先生閒談，林翼中先生忽太息的說：「廣東人做頭不得，做腳也不得，做頭無幹部，做腳不肯受氣！」林翼公久歷政海，其言當體驗所得，亦有感而發也。其後我於民國四十五年，旅遊寶島，供職外交部之友人，偕同在南韓致力於自由義士歸國，著有勞績之奇士，寒夜來訪，相見甚歡，驅車入市，共酌酒樓，於酒酣耳熱之餘，此公也指出：「廣東人做官，祇知有上，不知橫方；出事之際，上有所顧忌，未必能救，但橫方聯請，當局者則不能不加以考慮矣。而一個軍長犯事，高高在上之名公鉅卿，爲之緩頰未必生效；但七個軍長之聯名請求赦免，則七個軍之力量則不能忽視了。」深長哉，斯言也，一語中的，針針見血，廣東人在宦海之吃虧，正如林公及此奇士之昭揭，嗚呼！德能叔之死，死於未得爲官之三昧也。

聞德能叔橫死土橋之後，尙有黔籍夫人在湘，大陸失陷之後，不知飄泊何處，翹望雲天，回首當年，不禁悵然！

（一二五）四邑人少知的軍秘，美傘兵馳援四邑

張德能之死，書之曰橫，原因何在？且看下文分解。

民國三十三年，是中國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日軍企圖打通平漢線、粵漢線、湘桂線，再打通粵南幹線，以建立大陸直貫交通系統，使由鴨綠江以直達海南島，亦可以由鴨綠江直達越南。以挽救麥克阿瑟元帥反攻戰敗的日寇，由南洋退到海南島，再由海南島退回雷州半島，沿粵南幹線撤入廣州，謀保存日軍陸軍及陸戰隊的實力。而緬甸及暹羅之日軍，可以集中越南，退入桂南，沿湘桂鐵路而撤入華中。由於日寇强力執行這項政策，所以在原子彈投下廣島之時，日軍的海、空方面，鎩羽歸來，殘餘殆盡；但陸軍方面連日本本土、台灣、中國大陸、朝鮮、滿洲、越南等地的軍力，仍擁有五百多萬的龐大數目。

日寇基於此項策畧，乃於三十三年的九月初旬，首先發動湘桂鐵路的攻勢，同時爲配合這項目的，也發動粵桂西江的進攻，一路由三水西南迂迴高明，繞肇慶峽的封鎖線之南而進犯肇慶；一路由新會經開平進犯新興，以脅迫西江南岸；一路由雷州半島的日軍分爲兩股，一股北上佔嶺溪，再佔藤縣，已附梧州之背，並佔西江上游的南岸；一股經高州、兩陽、羅定，與沿西江而上攻佔德慶、雲浮的敵軍會合。另一路則由四會進犯桂省的懷集，進而佔畧了信都，轉南下而與沿西江的日軍會合，一舉而陷梧州。在九月下旬，進犯粵桂西江的日軍，已在平南、丹竹會合，牽制桂北大戰之目的也達到了。

是年的九月上旬，日寇於攻陷粵漢線由岳陽至耒陽之後，同時也攻陷湘桂線的防衛點祁陽。便以十五萬大軍，向桂柳進犯，於九月十二日敵軍已越黃沙河，而侵入桂北重鎮的今縣，於是桂北大戰也開了，精銳部隊，又調往滇緬作戰，只能以實力不足十二萬人的兵力與強敵苦戰。故於十一月十日桂林失守，而柳州也同日陷落了。不久畧取南寧，十一月二十日佔領了鎮南關，與越南日軍會合，由鴨綠江直達越南之夢達到了。

打通大陸交通線之後，更野心勃勃，企圖再採取迂迴戰畧，沿黔桂鐵路而繞貴陽，側脅重慶，逼我政府作城下之盟，怎知此種迷夢爲我湯恩伯兵團所粉碎，八寨一戰，於十一月十三日把敵人打出南丹。而且我方整頓雄師，發表方面軍成立，分別由王耀武、湯恩伯、張發奎擔任，部署反攻，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開始行動之日，亦即日軍在中國開始敗退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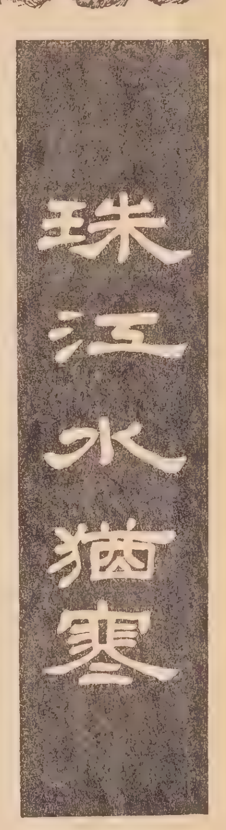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鄧龍光部四十六軍正迫近南寧，勢將日軍辛苦所建立之直通越南交通線，不日即將切斷。而麥克阿瑟逐島作戰的跳蛙戰術，正把戰火帶到日本的國門，而在緬甸作戰，也節節敗退，於是，趕快打通粵南幹線，企圖實現鴨綠江直貫海南島，撤退南洋及緬越的殘餘。

粵南幹線，是以江佛公路（佛山至江門）、新開公路（江門至開平單口）、沙水公路（單水口至開平長沙），南路幹線（由長沙經恩平、陽江、茂名、電白、梅菉等縣局）等構合而成。粵南幹線除了茂名、電白和以西的地區，完全屬於廣陽守備區的防地，但由佛山至長沙，沿線之點已爲日軍所佔領，而面則由廣陽守備區指揮部所指揮的游擊挺進第三縱隊和挺進第七縱隊的活動地區。由開平長沙以西陽江縣城，均在我方手中，爲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李江所座鎭。

廣陽守備區指揮部，成立於江鶴大戰之後，乃四邑旅外華僑，籲請政府保衛僑鄉。政府俯順僑情，以六邑爲中心，設置守備區，併劃兩陽、南海、順德等縣武力，歸其指揮，首任指揮官爲鄧龍光的愛將王德全師長，繼之者爲湖南驍將彭霖生旅長。

（三十七）

安琴



【60】

馬森亮



「喝杯水龍！你似乎不能控制自己了。」

我這樣勸他冷靜些，但他對自己有着堅強的自信。冷笑一聲，淡淡地說：「你倒會訓練自己呢！」

相視一笑，沉默下來。黯淡的燈泡周圍，燈蛾在飛舞，夾混着無數小蟲在空際浮沉。

「明天準會下場大雨。」我自言自語起來。

「哦——」老胡正在喝茶，隨便的漫應着。「撲燈蛾要趁熱鬧了。」

小陳和小林匆匆的進來，說甄教授特別叫來通知一聲，明天下午七點鐘往中山紀念堂開座談會。

「是那方面召集的？」我問。

「是共產黨和民盟召集的。」小林答。「這是一次擴大會議，所有民主黨派的人士都會參加！」

「甄教授還要我們整理好發言資料。」小陳搶着說。「他說準備向共產黨開炮！」

我轉問老胡：「你參不參加？你的材料應比我多！」

「這倒很熱鬧哩！」他仍然一副玩世不恭的態度。

「那還少得了你，甄教授特別請你無論如何都要參加呢！」小林說。

小陳也在旁鼓勵他參加，老胡考慮了一下，才說：「我不是沒有興趣參加，只要給我一個發言的機會才行。」

「那當然啦，不發言去幹什麼？我們又不是陪太子讀書的！」我加重一句說明。

「那好能，子彈既已上了膛，不發射也不可能了。喏，大家先安排好，開會的時候，不必坐在一起，我坐在東邊，你坐在西邊，小林和小陳坐在中

這就可以很快掀起高潮。……」

小林笑起來了。說：「老胡，看不出你是一個參謀人才哩！」

「這戰術並不是我發明的。」老胡說。「這是共產黨一貫來所用的開會技術。是一種控制羣眾最高明的手法。等着瞧罷：善剃人頭者，今次輪到人剃其頭了！」

明天上午，果然下了一場大雨，街上洗得很乾淨。晚上，中山紀念堂的大門打開了，像一個怪獸張開了口，把人一個個吞進去。這時，我先抵達，站在空場上，留心有沒有相識的人，也注意不相識的人，見一羣羣的聯袂進去了。有人說今晚一定有好戲看，意思是說這一次鳴放是非常熱鬧的。

甄教授手挽着黃錦娟來了。見了我，他輕聲地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我答。

「進去罷！」

「他們還沒有來呢！」

「是誰？」

「老胡他們。」

「你叫他準備沒有？」

「那當然！他還要充炮手呢。」

「很好。我會給你們機會；我這次是當主席的。——你飲過酒壯膽沒有？」他向我開起玩笑來。

「他不用飲酒了。」黃錦娟也打趣起來。「三年勞改，他的膽子已嚇破了。」

「這才是無膽匪類！」

甄教授說完，和黃錦娟雙雙含笑進去了。

我轉到牆角那邊去，想把思想集中一下。一會兒，老胡他們三人亦姍姍而來了。

老胡今晚例外戴上了一頂五角同志帽，精神奕奕的，昂頭濶步走過來，小陳和小林跟在後面，頗像呼擁登台比武的拳師。

我迎上去，笑話老胡。說：「你倒是戈裝上陣了。」

「豈敢！」他唱個偌，雙手一拱。說：「鳴禮炮照例是要穿禮服的。」

「進去罷，甄教授在裏面了。」

「黃錦娟呢？」

「還怕冷落了？——你倒有心！」

「此番我要她做個梁紅玉，擊鼓退番兵！」

出席的人數起碼有一千多人，擁坐在台下，等候好戲開鑼。台上橫坐着七個人，也許是主席團罷，甄教授坐在中央。他們穿的一律是中山裝，無法分辨出共產黨員的特別嘴臉。燈光，像舞台的一樣，只照亮台上，周圍是漆黑一團，恰如共產黨統治的社會：黨內是明的，黨外是暗的；黨員的生活是享受的，人民的生活是折磨的。

開會的鈴聲響了，坐在甄教授旁邊的那位胖子站起來說活，這才知道他就是共產黨的代表。

他攤開演講詞，站在麥克風前，誠惶誠恐的唸着，簡畧報告共產黨這次整風的重要性，請各界民主人士提意見，幫助黨員進步。

說不到十分鐘就退下來了。換上甄教授。甄教授滿臉笑容，光禿的頭和燈光輝映，他說的話更少，但十分有勁，他强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的信條，鼓勵大鳴，放膽的放。

台下的反應非常冷淡，思想還未解凍，沉默起來，許多人都抽起香烟來了，好似不大感興趣。甄教授再三呼籲，開始急了。我向黃錦娟丟個眼色，說：「還是你先捧捧場罷！莫個把他急壞了。」

她把嘴一翹，向我暗示，不要多嘴！

一會，左邊有人發言了，大家不約而同的把頭轉過去，摒息靜聽他怎樣鳴法。

一開始，他就在鳴放的理論上兜圈子，後來卻再三强調共產黨的輝煌成就，指出各地的鳴放已超越了範圍，並且勸大家從大處着眼，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把內部矛盾變成敵對矛盾。——

話還未了，有人吹起尖怪的口哨來了，更有人大聲叫：「不要亂放臭屁！」跟着一陣掌聲和喝倒采。把發言人壓下去。

再有一位戴眼鏡的青年站了起來，向甄教授提問：「現在鼓勵鳴放還是限制鳴放？要我們來討論問題還是來聽訓話？剛才那位唱高調的人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人士？如果是黨員，要叫他當衆檢討，若是民主人士，立即把他趕出去，我們這裏不容許這番話，又引起如雷的喝采聲。他最後還提議，為了照顧大家的耳朵，發言人要站上台來，對麥克風發表意見。甄教授宣佈採納這個方法之後，老胡已像一匹快馬一樣，跑上台去了。

他把眼睛向台下一掃，抑揚頓挫地說起來，宛如重石相擊，全場鴉鵲無聲。

「——要我們鳴，就無需範圍或限制。我們不是音樂家，不懂樂譜，不會奏和諧交響樂，也不願意在鐮刀斧頭的指揮棒下歌唱。我們要鳴，要放。要鳴出人民的心聲，放出民間的不平。

「七年來，黨不斷地誇耀建設的成績。農產品怎樣豐收，工業生產增加產量多少。現在所表現的怎樣？工廠裏的烟囪究竟有幾支冒得起烟？豐收的糧食那裏去了？日用品因何這般奇缺，連買根針都要排隊。請問：造成歲暖民號寒，年豐捱飢荒的現象，究竟是誰之過？」

「共產黨！」台下有人大聲嚷起來。全場騷然，大家開始在交頭接耳，充溢着憤恨的嗡嗡之聲。

台上那位黨代表，這時呆坐在椅子上，兀自不動，拉長臉孔，眸子看着地，似在找尋有沒有縫可鑽！老胡繼續說下去，像流水一樣，一發而無法抑制了。

「由於黨員跋扈飛揚，自視甚高，以爲眞的是特別材料造成的，只有自己才配談眞理，把人民當作蠢才。普遍存在這種錯誤見解，致造成今日這麼嚴重的後果。所以，這次大鳴大放的眞正意義，並不在乎單純糾正工作偏差，而要徹底檢查並且消滅這種思想根源。

「在一般黨員的意識中，工人和農民雖有政治地位，卻不把他們看在眼裏，像使用的工具一樣，可以隨意擺弄驅使；知識分子沒有政治地位，便視爲眼中釘，始終是凌辱迫害的對象。自肅反開始到現在，有多少知識分子失踪了？有多少尚在勞改場中受折磨？就是在座諸君，有誰不被鬬爭清算過？凌辱迫害過？那一位不是擔枷之囚，待罪之身？有籠下來的？

「監獄遍佈人間，所有的生活全是灰暗。假如黨員當日能把知識分子當作人來看待，就不至於造成今日學術衰退，教育混亂的局面，這個大鳴大放運動，也根本無此必要了！

「現在，各個教育機構裏，存在着黨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對立狀態。高高在上的黨員，有權無知；低低在下的教授們，有職無權。且戰戰兢兢的，仰承黨員的意旨，忍受無端端的騷擾。這是外行領導內行，行政干涉教育，簡種是宗派主義之尤。對知識分子來說，是極大的侮辱。學校，只是個研究學術的寧謐地帶，絕不是供江湖客耍拳舞棍的碼頭！

「無論任何一個國度裏，教授的地位是崇高的，學術思想是獨立的。但中國的教授們怎樣呢？既無地位，連起碼的自尊心都被剝奪，在歧視奚落相逼之下，苟且偷安，帶病延年，一方面跟黨員學行學話，像嬰孩一樣；一方面要看職業學生的臉孔，恫恫惶惶。而每一個駐校黨委，儼然是一個太上皇帝，坐鎭校內，濫施權威，擇賢而欺，擇靚而噬。這樣的怪狀，怎不教人啼笑皆非，爲教育前途流涕痛哭呢？高等學校尚且如此，中小學校的情形還用說嗎？

「由於官僚主義猖獗，教條主義支配教育神經，每個單位都出現了黨羣脫節現象，牆溝分明，壁壘對立。究竟墻是誰築的？溝是誰掘的？共產黨要負起全部責任，每個黨員應徹底的檢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了不得的神，有沒有向非黨人士亂抛帽子的劣根性？知識分子並不是傻瓜，也不像你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欺。忍受是有限度的，我們需要吃飯，更需要自尊與自由。如果共產黨不痛下決心，自動拆牆填溝，改善黨羣關係，那思想對立自然日趨尖銳，仇恨也一天天的加深。匈牙利的這面鏡子，總可以拿來自己照一照！國家是人民的，不是共產黨的，人民隨時可以提出主張，集中起力量來，改變社會制度的……」

被共特折垮

飢渴難耐冒險討取食水　野卡祭穀儀式殘忍恐怖

原來正當他們這個營迫切想獲得食水時，忽聽到陣陣皮鼓聲，從密林中傳了過來，這正是「野卡」人在舉行「祭穀」儀式，可見他們的村莊就在附近。

反攻部隊原先是決定盡可能避免與野卡人見面，迂迴他們的村莊前進，以免發生糾紛的。但在飢渴難忍的情形之下，如果再不獲得食水補充，這個營勢必飢渴死在這荒山野嶺中。最後決定冒險，派出代表由做嚮導的「熟卡」人做傳譯，帶着食鹽與收集一些野卡人所希求的別針之類東西做禮物，前往交涉；另派出武裝兵作掩護，準備「先禮後兵」，萬一講不通道理，要殺代表的話，便只有發槍對這村莊的野卡人用武力使之屈服。

代表交涉的兩個人，一名陸光雲（雲南人，少尉軍官，膽大心細，義勇非常，後來他奉派到昆明潛伏做情報，被共產黨發覺而被捕，全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另一個便是鄧克保。他們進入野卡人的村莊所見到的恐怖場面是不可想像的，廣場上的一根杆子上，懸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鮮血還在從割斷的頸子上一點一滴的流出來；另一個女人拿着一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銅針，一根根的向人頭上的眼睛插進去。每當她插進一根銅針，便大叫一聲！一大羣野卡男女，便圍繞着唱歌跳舞，狀至興奮。他們的女人，穿着比「迷你裙」還要短的裙子；男人則一塊似女人月經帶的布條繫在胯下。他們唱的歌詞，據熟卡人繙譯是：「你瞎了眼，才叫我們殺了你，祝你的靈魂早早升天，保佑我們豐收。」

交涉的經過，也是非常可怖可笑的。第一步，在熟卡人的指導下，先將一包食鹽朝他們行祭穀禮的廣場中拋擲，使食鹽撒滿一地，只見正在跳着唱着的野卡男女，馬上散開，各取弓箭在手，箭上弦，向他們包圍而來。

第二步，便是笑，而且要張口露齒的大笑，笑不出也要笑。這樣才可表示「來意友善」。

第三步，便是將帶去的禮物——食鹽與別針等東西，雙手捧着放在頭頂上。

第四步，才由做傳譯的熟卡人說明來意。只見一個青年的人，可能是酋長走過來，敵視的將高舉的禮物檢視一番，然後點點頭，表示答應了，這才獲得食水補給，解決了一營人的飢渴，而繼續前進。

害，最沒人情，最恨漢族人的一羣原始人；而他們所居住的永恩峽谷，是連英國人在緬甸勢力最鼎盛的時期，曾出動飛機助戰，也沒有攻得進去的天險。而永恩，又是他們這支先頭部隊必經之地，也是在緬甸境內最後的一個關口，這一關能夠僥倖不被山頭人發現行踪而平安通過，便可使這支反攻部隊，進入雲南境，否則，「出師未捷身先死」，在這一個關口上被山頭人吃掉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身負開路任務的葛家壁營長，卻不能因這個警告而停步不前，前面就是刀山油鍋，滿山滿谷的虎豹蛇蝎，也只有有進無退。不幸遇上了，決心一拚到底。

通過永恩怕見山頭人　出人意表幸逢屈鴻齋

可是，當他們前進到永恩境（又名永列或岩城），沿着南徐河的支流，萬人重疊中前進時，可怕的情景，便一幕又一幕的出現在眼前，那些山坡上，不時可以見到一枝枝的木杆上面，懸掛着乾癟了的人頭，或皮肉不存的骷髏，這就是山頭人把漢人殺了之後，將人頭掛起來作爲勝利品的表示。

這樣提心吊膽的走進到峽谷中的羊腸小徑，好處是水源充足，清涼不熱。但是，越走越狹，太陽光越來越少，後來就是在這兩山的夾縫中，只能見到一線天日；腳下流水淙淙，迎面陰風陣陣，仰頭高望，好像是一座高山，被人從中間劈開爲兩邊一樣，莫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過，只要有人從山峯上推動石塊下來，也可把他們這一營人，活活的輾壓而死。

正當他們感到當前地勢險惡，怕在此遇見山頭人之時，忽然從山頭上響了一陣山谷迴應的漢人聲音在喊叫：「下面走着的人，不要動，不要開槍，你們看不見我們，我們千百支毒箭已對準了你們的眼睛，我只要一聲號令，你們全都要死於毒箭之下。我是山頭人的領袖，但我不要取你們的命，只要你們的槍枝子彈，你們將槍彈放下，我准你們通過，否則——」

這是有濃重雲南口音的漢人，聲洪氣足，站在山上對着狹深的山谷中說出來的話，就是對着播音器的喇叭筒說話一樣，震耳欲聾，說得他們三百多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再向兩邊山腰上一看，雖然見不到人，卻可從草叢樹葉中，見到數不清的箭頭與槍管，對正着他們。

那聲音又在喊叫：「把武器放下來，舉起雙手走過去，今日你們幸好是遇到我率隊指揮，讓你們活着通過，如果是山頭人指揮，你們的頭，都要排在樹桿上餵鳥，屍體曝露在山谷中

西南保衛戰

一見說！你們這班[illegible]王八蛋，想騙我嗎？」那聲音是一頓臭罵。

只要他罵共產黨，便有救了。不管他是漢人或山頭人，起碼他是立場相同的反共者。於是，葛家壁營長仰頭高聲說明自己的身份，及此行的目的，請他讓路通過，不要阻撓反共反攻部隊。

起初對方不相信，認為國民政府已經沒有了，那來反攻部隊。後來派出代表，當面說明詳情，才取得這位草莽英雄屈鴻齋的相信。他一相信之後，不但下令山頭人的野卡兄弟撤回弓箭手，排隊歡迎，還帶着這批勇敢善戰的野卡人，參加反共行列，一同反攻雲南。

草莽英雄參加反共　集中孟芽反攻雲南

說起這位屈鴻齋，眞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在十年前，在家鄉為打抱不平犯下人命案，逃到永恩，在專殺漢人的野卡山頭人之中，不但沒有人殺他，而且被永恩王（當地土司）招贅為婿，做了永恩王的駙馬爺。其人之智勇可就可想而知了。此外，他生活在這個遍地栽種罌粟，人人均吸鴉片烟的環境中十多年，不但不吸鴉片，連任何的烟草也不吸，其人之擇善固執的剛毅性格，也由此可見。

這樣一個頂天立地，胸懷大志的好男兒，他得知國軍要反攻雲南，自動請纓，願作前驅。後來，他帶着兩個內弟——大馬里與二馬里，率領着一支野卡軍，作為已接受李彌委任為縱隊司令官莫乃土司石炳麟部隊的前衛，一同向雲南境內前進！

左梯軍有了這支生力軍，如虎添翼，三天之後，便抵達了緬甸最邊防的孟芽，緬甸有一個步兵連駐在這個國防的最前線。孟芽是一個全中國化的大村莊，商店招牌全是中國字；老百姓也全是說雲南話。也是中緬邊境的難民集中地，許多不堪中共迫害的國軍官兵，地方官吏，地主鄉紳，都逃出雲南境，在這一帶避難。他們聽說國軍反攻雲南，都自動請纓，要參加一起反攻。比如在地方有號召力，以後又盡過很大力的幾個出名人物羅紹文、張國柱、李文煥、甫景雲、文興洲、文雨辰等，均率領一部份有關人員前來投效。李彌將他們編為「補充團」，赤手空拳跟在部隊後面，以便等待機會補充武器。他們能打回老家去，也無不欣欣雀躍，願盡匹夫之責。

中共派駐最前線的邊防軍，是駐在離未定界雍和山頭四十里的滄源縣城，一共只有一個步兵連，和一個民兵六隊。這個民兵大隊一共由四百多名驍勇善戰的卡瓦青年組成，歸有岩帥

之下而投共的。但做了滄源縣長之後，中共卻藉他的手，殺了不少他不欲殺的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任人操縱的傀儡，因此對中共深惡痛絕。反攻部隊得知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便派人與他連絡，允許他反正。雙方約好，只要國軍進駐雍和，他們便以民兵大隊的力量，將共軍一連人消滅。

正式反攻勢如破竹　空投接濟欣歡若狂

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五日凌晨一時，是國軍反攻雲南，北梯隊正式下令攻擊滄源縣的一個日子。拂曉到達城下，卻不見民兵大隊反正，只有下令攻擊！打了四小時，共軍後退，於廿五日中午佔據滄源城，對未守諾言反正的民兵大隊，亦未追迫，讓他們退回到永恩去。再派丁世功與田興武交涉，終於由田興武帶着五個大隊的武裝力量，投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但這位智勇雙全的丁世功，他策動田興武棄暗投明後，卻於攻擊雙江城之激烈戰役中犧牲了，這是六月間的事了。

在田興武未反正之前，也即是進駐滄源縣不久——五月一日忽然有飛機飛臨上空，原來是國府的空投接濟。這一下可把民心士氣鼓動起來了，大家歡喜欲狂，眼見似一朵朵白花的降落傘上，繫着一箱箱的東西投下來，一直投到七月二日共軍大舉包圍滄源止，包括卡賓槍、湯姆森槍，輕重機關槍、子彈，及眞偽難分的「人民幣」。他們馬上將空投物質，運往雍和，李彌的總司令部便設在雍和，將所有民間武力，重新裝備。

反攻部隊繼續攻擊耿馬、雙江、瀾滄、連同滄源一共四個縣，因為要將民間武裝組織訓練，便以耿馬為對峙點。

可是，由呂國銓負責佯攻的南梯隊，卻不能迅速克攻南嶠與車里，達成吸引共軍的任務，以後還敗退下來，影響了李國輝的北梯隊。再加上李彌的總司令部，也由雍和還到緬甸境的猛研，遙遙指揮兩支反攻部隊，這樣便使這次反攻行動，打了一個七折八扣。

因為在此兩個月的期間（由四月廿四到七月六日），共軍不但可以從容集結，同時也摸透了國軍的勢力，眞正能征慣戰的國軍不到兩千人；由兩千擴充到兩萬人，另外的一萬八千人都是沒有經過嚴格訓練，也缺乏作戰經驗的地方民兵。於是，共軍第十四軍在保山集結，以兩個師向國軍反撲了！使反攻軍事上的進展，急轉直下，終於被迫再次退出國土。

（六十）

三郎

癌症八種 (四)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肺癌的症狀

肺癌的症狀，依其發生部位不同而相異，如果癌症開始發生在氣管（支氣管）上，將引起部份氣管刺激而發生阻塞，因而發生咳嗽，痰中帶血。然而肺癌可發生在肺臟的任何部位，這些部位的肺癌，在X光未照出前，常常是不會懷疑有肺癌的存在。

早期的肺癌，是潛在性的疾病，沒有任何的警告徵象，即使在嚴格檢驗時，也可能檢查不出，這是肺癌易致死亡的另一理由。雖然某些肺癌患者可能發生咳嗽，而另一些患者又可能沒有。但無論如何，對久治不癒的咳嗽，應加以仔細的檢查。

肺癌的診察

成年人，每年應作定期的常規體檢，尤其是胸部的X光檢查，而烟癮大的人，則應有每半年作一次X光透視檢查，能如此，則可早期發現肺癌症狀，以獲得早期的有效治療，而免於死難。不論是那一種咳嗽，如果延續到兩、三週以上時，應能主動的追究原因，以便在可治療的早期被發現。如吸烟所致的咳嗽，以及感冒或肺炎等引起的都應特別注意。

成年人的所謂「病毒性肺炎」，[illegible]

儘快請醫師檢查，尤以吸烟的人爲然。痰中細胞的檢查，可確實診斷是否有肺癌出現，這種顯微鏡檢查法，與診斷子宮癌所作的「帕勃試驗」（Pap Test）相似，對診斷肺癌極有用，惜未被普遍採用。

支氣管鏡，是一種檢查肺臟內部及支氣管的器械，用於肺內的診視，及攝取肺、支氣管內可疑組織標品（或標本）時用的。醫生在懷疑肺部有癌症或其他不正常時，用此檢查作診斷，這種檢查需在全身麻醉下實施。

肺癌的治療

醫治肺癌的方法，主要是外科手術，現在外科醫生經常切除整個肺葉，以治療肺癌，已是很平常的事，許多情況較佳的肺癌患者，將患癌的肺葉，完全切除因而被治癒的，已屢見不鮮，惟肺癌之治癒率極低，是由於肺癌很難在早期被發現，而大多數在接受手術治療時，已爲時太晚。

肺癌的預防

肺癌的死亡率是如此的高，其生長的迅速，發生率的增加，日益嚴重，其實並非天生如此，據估計，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肺癌，是可以防制的，因爲肺癌發生的原因已逐漸地明白了，

極少數的肺癌，是由於吸入某些礦物塵埃或化學物質所引起的，這些因工業上的原因所致的肺癌，是可以管制預防的。

在過去十五年的研究中，發現引起肺癌的主要原因，已被確定就是吸烟。因爲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肺癌，都是因吸烟所引起的。吸烟的人獲得肺癌的危險性，與其吸烟的數量多少，吸烟的歷史長短，開始吸烟時的年齡，以及吸入的深度等成正比例。

（同時因吸烟而增加的其他疾病死亡人數，如心臟病的提前死亡，肺氣腫以及其他病狀，總計每年至少有十二萬五千人因吸烟而致死。據美國國家健康統計中心報告：在吸烟者中，有一千二百萬人都帶有慢性疾病，如果沒有人吸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

研究了十二個國家的數百萬人口，顯示所有肺癌患者，都是烟癮很重的人，不吸烟的人很少患肺癌，尤其是最常見的形態癌——扁平細胞癌，更少見。

用顯微鏡來檢查，曾經吸烟而死於肺癌以外其他病的人，發現肺細胞有「前癌」的變化現象，其變化程度，與他們吸烟的數量成正比例。

由於肺癌於早期被發現，不能及時治療，所以最安全的預防方法，是不吸烟。

現在是停止吸烟的時候

第二個最好的方法，如果你是吸烟的話，最好是立即停止吸烟，無論你已吸烟多久，如能立即停止吸烟，就不會有恢復性的疾病發生（吸烟致癌，是唯一不能恢復性的肺部疾患），肺組織會漸漸地自行修補。由研究指出，一個吸烟十年的人，戒烟後的健康及他的預期壽命，亦如從不吸烟的人一樣。

五 乳癌

每年約有六萬五千名的美國婦女，發生乳癌。據一九六七年的估計，每年約有二萬八千人死亡，較其他各種癌症的死亡率爲高，有許多乳癌病例，因發現後立即予以特殊治療而痊癒。如能及早診治，其治癒的機會極多。

乳癌極少發生於小孩，但偶而發生於男人，而最常發生者，則爲四十五歲以上的婦女。

什麼是乳癌

身體的生長及修補，由億萬個細胞的分裂而成。正常的細胞生長有一定的規律，而產生健康的有機組織，癌細胞則呈不規則的方式生長。

癌細胞形成一種塊狀組織，叫腫瘤。但並非所有的腫瘤，都是癌症，有許多腫瘤生長很大，但不危及生命（除非它長在特殊部位），這種腫瘤，叫種良性腫瘤。有百分之八十的乳房腫瘤是良性的，而非癌性腫瘤。

乳癌也像其他癌症一樣，會發生轉移。

（未完待續）

萬人意見

香港中文教育研討會

珠海書院學生會立場書

中文教育與香港社會

一、文化教育是具有著社會性的，它表現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反過來說，它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起著一定的反作用和影響。自然，這種反作用和影響，是有著好的和壞的兩個不同方面與性質。

二、文化教育也是具有著目的性的。它不是爲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就是爲少數人的利益服務；不是爲統治者服務，就是爲被統治服務。此外，便再沒另外其他的一種目的。

三、因爲文化教育的社會性和目的性。便決定了文化教育的方針、政策和路向，與及文化教育自身的內容、形式和方法，而這一切，又產生了一種文化教育的效果，即反作用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好和壞的兩種不同的效果。

四、香港社會是英國殖民地式的香港社會，而香港的文化教育，也是英國殖民地式的文化教育。這是歷史的遺留，客觀的事實。我們毋需掩飾這一種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

五年來，從現代的觀點來看，殖民地式的政治統治和殖民地式的文化教育，都是陳腐了的和過時了的，也是我們認爲必須反對的。但問題決不這樣簡單，不可能僅採取一概否定與反對便了事。因爲，我們還需考慮到今日香港社會在時空上的特殊性質的存在。

六、什麼是今日香港社會在時空上的特殊性質的存在？這是在於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三百多萬中國人，處在今日中國政治的特殊局面的情勢底下，一方面，我們堅決反對那種過時了的殖民地統治的歷史殘餘，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衷心擁護今日香港開明了的統治。在「保存現狀」的政治要求下，我們都希望破壞今日香港安全狀態的任何不軌的企圖。

七、但是，我們衷心擁護今日香港英國政府當局的統治是一回事，而我們的要求在多方面的和平及合理的改革，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希望香港英國政府統治當局在其一切政策中，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政策中，必須以香港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利益爲依歸。也只有這樣，才能對今日和未來的香港社會的眞正進步與繁榮作出更大的和有價值的貢獻。

八、而我們今日作有關中文教育問題的研討，它的改善的要求和改革的辦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並被提出來了的。

中文教育與中文合法化

一、我們認爲，今日香港中文教育之低落狀態和中文在社會存在中之一手造成的。這一可悲的事實之最根本表現在於：今日香港英國政府當局仍以英文爲唯一之法定語文，而把大多數中國人之母語——中文——排除於政治法律和生活的合理保障之外。

二、我們還認爲，今日香港英國政府當局對於中文教育是採取了冷落和歧視的政策。因爲，在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中，中文教育並沒有在整個體制中取得平等合理的地位，也沒有獲得正當的幫助、扶持、鼓勵和發展。而恰恰相反地，採取了一種有形無形的限制和扼殺的政策。我們認爲，這一種政策是不符合於香港的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的。

三、我們認爲，今日香港的中文教育的表現；相對於今日中國人文思想學術的發展來看，可說是落後了半個世紀。香港的中文教育，無論在思想內容、方式、方法、會考制度、以至教材之編選、和師資的培養及質素上來說都是如此。中文教育所表現出來的混亂，它與時代社會的現實生活的脫節，實可能造成香港下一代中國人在知識和精神上的幼稚、蒼白和混亂，這一可悲的事實，必須引起我們最嚴重的警覺。

四、我們更認爲，中文教育並不是孤立絕緣的。它具有著更爲廣泛的內涵。廣義上的中文教育，應該包括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民意的認同與生活方式等等的一切內涵的發揚與傳播。而從這一角度看，香港政府教育當局在對待中文教育問題上人爲的輕視，顯然是應該受到我們所反對的。

五、而我們更認爲，由於香港英

國政府當局對於中國人之母語——中文與中文教育的冷落與歧視，這是造成今日香港三百多萬中國人在思想和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以至對抗情緒與反叛心理的根本原因。因為，這是根本傷害了廣大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和民族利益。它所造成的後果，實在是對今日香港英國政府當局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的。

中文教育改革之根本路向

一、我們堅決擁護今日香港廣大中國人的對中文合法化的一切合理和正義的要求，並且認為，這是今日香港中文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的根本。香港英國政府當局必須拿出眞正的誠意，從香港中國人的利益出發，也從香港政府的眞正利益出發，早日促成中文合法化之實現。

二、中文教育之改革，首先在於香港官方當局改變其對中文教育之冷落與歧視態度，而從新釐定出較為合理之教育政策，在此一新的教育政策中，必須使得中文教育取得合理之比重地位，並在實際行動中、在政治上、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各個方面，促進和幫助中文教育之發展。

三、為此，我們認為，香港教育當局必須從速成立一個中文教育改革委員會，官民合作，從而研究出一個合理和可行的方案，並付之實施。

四、有關中文教育之改革，必須是全面進行，才能收效。除教育政策、教育體制之改革外，中文教育之教材之編訂，師資的培訓與提高，教學方法之研究等等，都應全面進行改革，才能收到實際上之效果。

基在整個香港文化思想之教育與傳播事業的基礎上，才能有穩固的成就。這是由中文教育的社會性質所決定了的。因此，我們認為，香港英國政府當局亦應製訂出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以促進香港的中文的大眾傳播事業業的發展和水平的提高。

六、中文教育之改革雖然是一個思想意識問題，但提高中文教育人員之待遇，改善中文文化大眾傳播事業人員之生活，此一物質生活的保障，亦能造成中文教育改革之有效的鼓勵和刺激。中文教育之經濟上的安全感，亦是促成中文教育改革上之有效方法。如此，才能根本改變過去「重英輕中」所造成的一切衰態！

七、中文教育之改革，是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但是，任何具有民族性的改革之推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此一民族本身的民族的自覺和自信，每一個香港的中國人對於中文的愛護和尊重，才是最根本的「革心」之途。如果相反，大家都以做「洋奴」、「準洋奴」、「移民」、「準移民」為榮，那就必然會有一日造成亡身、亡家、和亡國的大慘痛了。

八、最後，我們還認為，中文教育之改革固然是急不容緩，但是，它又必須要採取一種和平合理的方式去進行。任何偏激和極端，都只能造成反作用的惡劣效果。

而且，從最近香港官方當局的表現中，與及在廣大中國人的醒覺行動中，我們對於香港的中文教育的改革，都抱有著極大的希望和信心。

居美僑胞推行愛國團結運動
由海外學人擴大為海外同胞
召開會議　擬定方針

編輯先生大鑒：

謹寄上本委員會啓事一則及由瑾瑜同學所撰報導一篇，該篇報導已經本會委員過目，所述屬實，貴刊言論素為海外同胞所推重，敬希不吝指正，並擬借貴刊一角披露，實為至盼。

耑此　敬頌
撰安

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推行委員會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月廿九日

愛國團結運動推行委員會重要啓事：

一、本委員會業經改組。原「中國海外學人愛國團結運動」改稱「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

後請按下列信箱聯繫：

Unit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P. O. Box 2772
U. S. A.

三、今後本委員會對外一切行文，皆使用委員會名義，並加蓋委員會戳記。

四、本會為一自動自發的愛國組織，對外一切公開，歡迎海外各地愛國志士共同參加。

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推行委員會謹啓
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月廿八日

「愛國團結運動」推行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擬定今後工作方針

【美國奧克拉荷馬航訊】去年八月間，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一群中國留學生，因感世局紛亂，國事維艱，會共同發起「愛國團結運動」，並仗義執言，發表聲明，反對任何分化國人情感，損害民族尊嚴，和危害國家前途的荒謬言論及鄙劣行為，同時呼籲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這些留學生並推選委員，成立推行委員會，負責愛國團結運動之策劃及推展事宜。平時校中課業繁重，難有閒暇從事課外活動，委員會只能利用假期或夜晚集會，進行研討會務，處理資料，及函件等工作，最初時期，由於人力不足，加以環境的壓力和人事的紛擾，會使會務的推展遭到一些阻礙，然而，得道多助，如今委員會已獲得多方支持，會務已在順利推展。

「愛國團結運動」首期活動係針對國外少數分歧份子，而發起愛國同胞簽名運動，自運動發起後，反應良好，各地響應函件紛至沓來，至今委員會發出簽名單仍在陸續收回中，致

子，本無群眾支持，而其謬言妄行，更無法爭取世人的同情，一個違反民意，沒有群眾基礎的叛逆組織，勢將走上窮途末路。委員會並呼籲誤入歧途的同胞，及時醒悅，腳踏實地為自己同胞做些有益的事，想到台省軍民同胞在政府領導下，經過多年來的辛勤耕耘而獲致今日台省的安定與繁榮，這些少數份子於心何安？

奧克拉荷馬地區的執行委員，會於寒假期間召開擴大會議，會中除檢討會務外，並參照各方响應函件的建議，擬定今後工作方針，並計劃發起第二期至第四期之活動。「愛國團結運動」為一持久性之運動，期與期間之活動沒有時間界限，各期活動之時間視需要而定，運動之推展皆以報刊傳播及社團、會員通訊方式行之。茲將第二至第四各期活動，概述如下：

第二期活動：今日海外，由於社會環境的影响，人為利所驅，為物所役，中國人特有的人情味已漸見淡薄，人與人間的關係已漸趨疏遠。因此委員會擬發起運動，呼籲海外同胞發揚同舟共濟精神，守望相助，服務群倫，彼此關懷、照顧，相互勸慰、勉勵，期能縮短人與人間之距離，改善人與人間之關係。由相互諒解建立情誼，由情誼誘發道義感，由道義的結合促成國人團結。委員們認為：人助始於自助與助人；欲分享人間溫暖，先將溫暖給予他人；欲實現我古聖先賢「四海一家」之至高理想，有賴我海外同胞率先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之古訓。

第三期活動：今日海外同胞每人都有一顆愛國的心，但由於各人所處環境不同，過去遭遇不一，加以世局多變，邪說混淆，影响到各人所持的態度。

委員們認為，凡中國人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强盛，因為惟有國家强盛，個人才有眞正的前途可言。然而，重要的是每個中國人更希望思想不受桎梏，心身不被奴役，在和諧、理性的中國社會裏過着自由安樂的生活。為達成此理想，有賴海外同胞精誠團結，支持政府從建設復國基地着手，委員會基於此一認識，擬定了下列兩項主要活動：

一、啓導海外同胞萬民歸心，愛國團結；群策群力，共謀中興。

二、彙集海外同胞意見，向政府進言、獻策；協助政府革新進步。

第四期活動：此期活動旨在喚起國人民族自尊心，勉勵海外同胞奮發向上，加强合作，發揮國人智能及刻苦精神，以擴大國人成就，為國爭光。

同時勉勵個人修身進德，發揚我國傳統倫理道德，期能影响亂世之歪風，使海外同胞無論在做人、處事、為學、治業各方面之表現，皆堪為世界各國人民之楷模。果其如此，則國人在世界上之地位提高，聲譽日隆，各國人民皆以我中國人是仰。而中國人遍佈世界各地，其影响所及，必然有助於世界大同境界之早日實現——這也是「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的最高理想。

擴大會議中除擬定上述各期活動外，並有下列決議事項：

一、委員會改組，容賢納良，擴大組織。

二、原「中國海外學人愛國團結運動」改稱「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

三、廣為徵詢海外同胞對委員會工作之意見，以作推展會務之參考。

四、號召海外各地志同道合人士參加為會員，以擴大各期活動之影响。

五、徵求各分會對於印發會員證之意見。

委員會改組後，現任的執行委員有下列十四人：李亮三（本學期奧大中國同學會主席），周其祥、趙寧、劉一忠、高敬達、陶德本、孫武、林正光、魏良才、陳萍、沈在琛、廖達朗、張欽次、許世達。其中包括教授、工程師、作家和學生，除執行委員負責「愛國團結運動」之策劃及推展事宜外，奧大很多中國同學會提供寶貴建議，並願意在百忙之中抽暇協助委員會處理會務。

委員們深知如此廣大深遠的「愛國團結運動」，決非僅靠他們有限的力量所能完成，亦非短時期所能奏功，甚至在吾人有生之年，亦難看到最高理想的實現。然而萬事總要有開端，只要後繼有人，不斷播種，不斷耕耘，終有獲致成果的一天。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為了使我們後世子孫能夠享受更好的生活，為了使他們能夠挺起胸膛，傲立於世界，我們這一代似乎也應該開始一些奠基的工作。（瑜瑾）

請領稿費：

二月份稿費（一七一至一七四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此「容忍」與彼「容忍」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人提議設「反反貪污部」

君不聞「官」是兩張嘴巴之動物乎？兩張嘴巴說的穩當還不打緊，可惜偏又不是，常常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前言不對後語，無法自圓其說。

「創興大樓」事件發生後，社會哄然，連官府也熱鬧起來。政府發言人及工務司更忙個不了，可惜建設性少，烏龍的多。而且愈來愈不像話，先是一句「遷出」、後來一句「容忍」，眞妙不可言。昨天路經一小巷，見一黑漢高唱「發財埋便」歌，兩術差施施然而過，該黑漢引吭高歌如故，此「容忍」與彼「容忍」眞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座「不合法建築物」在「不合法情況下」存在達十四年之久，不由不使我們這一羣「不合法的居民」吃一驚，蓋在颱風及打樁威脅下，仍不致「家破人亡」，眞運數也。現世紀的法律，在小市民頭上敲得噹噹響，在顯要口中仍是法律，到了「大人」們手中，卻變成魔術。怪不得有人覺得有設立「反反貪污部」之必要。

「兩張嘴」曾經說過除此幢大樓外，本港並無其他無入伙紙的樓宇，語末加上一條尾巴：尚待調查。言猶在耳，對面創興大厦又出了問題，眞是氣殺人也！這怪當年工務局大人少不更事。好在先頭有一句「尚待調查」鋪了路，不然，下不了台，又要吃臭蛋。

嘴巴大概有點疲倦和沒趣，於是打出來一套又是官腔：在二十四日前，不會有任何聲明發表。該是三思而後行的時候了，前些時發言人曾經透露過當年負責工務局的大人先生統已回祖家去了，這等於說無可追究的啦。這年頭眞有點不對勁，難道引渡法失效了？

二十世紀社會裏，小民是不折不扣的守法者，顯要把法律當成個屁，官大人只是個執法者，執着法律當作魔術，變化無窮，怎不教人感激（氣）流涕！

萬人詩壇雅集花絮

讀者郭小章

三月五日剛交正午，梅江飯店已準備地方寬敞的二樓一隅，給「萬人詩壇」雅集宴會應用。

× ×

下午二時方過，詩壇的台柱兼萬人雜誌死黨鄭秀堂及馬犬，和青年作讀者許洪達等先後趕到，配合一向熱心贊助的曾憲光，張貼詩詞字畫，購買香烟象棋，陳紙備筆，準備好了一切迎迓事宜。

× × ×

四時搭正，眾詩友及嘉賓魚貫抵

他另有要事要早走。董壇主交遊廣濶，事前邀請文人雅士蒞臨指導，濟濟一堂，詩書名宿許菊初，中國藝術院院長李曼石，華南三育書院徐泓、大詩人陳菊圃……等先生均撥冗光臨，使詩壇雅集格外增輝生色。

× × ×

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許恨紅、宓秦等文壇老將坐在一起，整桌文人雅士，談古論今，滔滔不絕。芸芸眾詩友，那邊開行車馬礮，楚河漢界，奪帥將軍。這邊葉其眞、春聲、錦江、丹心等眾詩友相敘歡欣，互詠唱酬，紛紛將詩稿給了壇主，萬人詩壇將更有「爆棚」之勢。

× × ×

歡宴入席，詩友鄭秀堂請張老編講話，怎料張老編聰明不過，指着禮堂上掀金字的「萬人詩壇雅集」橫額說：「在這詩壇上，我算老幾？」一推乾淨，結果由壇主致詞，並邀得名詩人許菊初先生講話，難得之至。

× × ×

羌還是老的辣，好個許菊初先生滿面笑容地說：「發揚國粹文化，眞是大不乏人，本港詩壇興盛，恰如雨後春筍，恭祝萬人詩壇發揚光大，錦綉前程。」博得滿座掌聲歷久不絕。

× × ×

歡宴中，頻頻勸飲，交觥舉盞，大眾盡歡。張老編董壇主照例先向各筵敬勸。最後，梅江謝經理和曾憲光先生也代表梅江飯店向大家敬盞。榮佳美，情義隆，難怪眾詩友皆說：「每個月都能雅集一次就最好不過。」

（萬人雜誌義務通訊員）

大陸影片笑話百出 免費招待有券爲證

萬、張先生：

很久我就想寫信給您們，但是我的工作太忙，文筆太差，所以使我遲遲提筆。

我是萬人的偷偷摸摸的讀者，此話怎麼說呢？因爲我的工作環境前後左右有不少左仔，雖然他她內心中另一種想法，但在人前爲了利益之故，不得不說些冠冕堂皇的賣狗肉掛羊頭的話。可是我除了自己外，這些可憐蟲，我一個也不相信他們，所以每期「萬人雜誌」買來後，我總是偷偷摸摸的看。其實那些滿口毛咒的人看「

爲了飯碗，誰也不敢對誰說，各看各的。

我是一九六五年逃出來的，那還是劉少奇當權前夕，我那時表現得「又紅又專」，參加任何活動表現得最極積、鬪爭我的親友更不後人，抗美援朝我還是後備軍，也去了東北，但沒有過鴨綠江（過去的話恐已沒有命了），爲的是買到毛共的信任，有機會如脫離魔掌。所感到幸運而又想來使我出一身冷汗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離開大陸，不然，可眞夠我「享受」的。

派公司做事，並且還有點小地位，隨把我塞了進去，這個環境並不如左報說的那麼鬬志昂揚，工作努力，其實各懷鬼胎，互不信任。開會次數不多，鬬爭清算階級敵人，比大陸可小巫見大巫了。我覺得這公司內之員，如是在大陸的話，每個都是階級「敵人」。相信我們的協會頭目，進入他的家裏，看他室內的陳設，一個毛林的軍長也瞠乎其後！而他還整日大喊是「無產階級」。頭目同志，心照不宣，以後少喊兩句，毛共如吃掉了香港，你有的「受」！別做夢。

大陸最近數月輸出了幾部影片。「英雄兒女」已有人在貴雜誌評判過了，本人還想補充一下，有一個鏡頭：王成和王英在河灘內炮火連天的相遇，還有空閑話家常，那兩人的表情羞答答的，好似一對未婚夫婦，叫人看來肉麻當有趣，充滿了人性的流露，溫情主義至上的表演。諸位眼睛雪亮的「同志」們，毛共的「字典」內有這一字麼？其次是王成在那個山頭上，戰到最後一人時，至少有三百美軍，都揣着槍，彎着腰，一槍不發的，任由王成在那裏表演「典型」，發瘋的殺傷美軍。這眞是笑話，美軍在世界上是有名的炮火猛烈的，而這場戰是美軍攻擊，不是受敵人偷襲。更可笑的是：一個美軍指揮官的帽上竟然人骨做帽花。這部戲大陸人看了苦笑，海外人看了傻笑，就是毛林看了也會心笑肉不笑。

「鐵道護衛隊」，這部片，其中對白，三番五次提到蔣總統，在大陸任何情況下是反動言詞，要是在大陸放映，戲院內不轟動才怪！我還記得五八年在南京放映的「愚忠」一片時。蔣緯國像竟出現銀幕上，全戲院的觀眾均起立鼓掌致敬！而這部戲在第二天即不見再映。大約是一九六二年吧，（我記不大清楚了），在廣州放映一部香港出品的粵語片（片名已忘），是描寫香港木屋區貧民慘況，這一家是大小七口人，失業、生病、貧困，在生活的煎熬下，無路可走，最後想出去做小生意「賣油條嗅豆腐」，他的太太在床下拖出一缸油（大約有七八斤）向鍋裏倒。此時戲院大嘩，三字經不絕口，這意思是說：「你們這樣窮，家裏竟然有這麼多油，我們大陸人十多年見都沒有見過！」

這部片第二天也割了。

言歸正傳，「鐵道護衛隊」還有一場戲，即是美國「遠東情報部」內，命一個人去東北做工作，而這個人因為心臟病，再加恐懼不敢去。當這個人辭出後，且在背後被他的上司槍殺。諸位明瞭毛共情況的，或替毛共賣命幹過特務的，就會知道是毛共的手法。在這裏我要問一句：在黃大仙被殺的原毛共特務陳寒波是誰幹的？毛澤東。

「英雄兒女」及「鐵道護衛隊」兩片內還有特點，不管是炮火連天的爭奪戰、或特務戰，全不見死人，攻防雙方都一樣。毛共也許覺得天天在殺人，把殺了幾千萬中國人都掩蓋了，何況這少許幾百呢，出奇麼？

現在再談談「智取威虎山」這是江青抓權後費了多年心血，所製造的所謂樣板戲，論形式，舞台劇不像，京戲又不像，說是話劇也不像，和電影的黃梅調更不像，眞成了四不像抽象的莫名其妙，不倫不類，不三不四，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戲院裏的觀衆，前座是左校小學生每天奉命看，中座是中學生和低級工人，完全是免費的，後座有不少人是抱着好奇的心理看的，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illegible]妙之感。樓上超特等座位，眞正賣出的，不會有十張八張票，多數是持有招待券的人。既然有招待券，為什麼不劃好座位呢？（筆者就是其中之一），據我所知，單是珠×戲院就發出二萬多招待券，如全港九挨戶發招待券，這部四不像的樣板戲，映上半年十個月有何稀奇？

「紅燈記」和「智」片是同出一轍，沒有什麼好值得說的，省些筆墨吧。我相信今後還會有此類東西再來，縱是再送招待券，我也寧願在家看電視。

受左仔控制的工人和學生，看完這些戲，罪可大了，至少得開上三次以上的會，瞞着良心說觀後感，句句說好，點點說成功，不然後果由自己負。附函寄上未用之招待券及其他證明，以作參考。

山人（二月二十五日）

關於「『打倒孔家店』論」一文的解釋

「打倒孔家店論」一文，讀者和同文提出的異議早看到了，本無意加以解釋，而張老編也曾經代為答覆，要我不必計較。如今方發覺誤解者衆，連自己許些朋友對該文的意思也有所誤解，可見客觀效果不符理想，頗有解釋的必要。

㈠該文乃雜文，幸勿當作哲學論文看待。

㈡「打倒孔家店」加上引號，可見乃引用前人的話，幸勿當作在下之發明。更望勿理解為正面之口號。

㈢就這點而論，已把話題限制在「主張貴賤貧富一律平等」這個範圍，不涉及其他孔孟學說，因我對孔孟學說所知不多，不敢談自己並未深入了解之問題。

㈣孔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按照書面解釋，「刑」就是刑罰，「禮」則是禮儀。但孔子的本意，「刑」可能是窄義之「刑」，專指對肉體之刑罰；「禮」可能也是窄義之「禮」，專指朝廷之禮節儀式。但孔子之話應如何解釋，至今還有頗多爭論。正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有人認為應該如此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斷句不同，意義大異。到底怎樣才算正確，願聽專家高見。在下無才也無意為孔孟之語下定義。

㈤孔孟學說之被歪曲，為期已久，而掛着孔孟的「羊頭」，賣男盜女娼之「狗肉」者更衆，孔孟學說不僅有加以闡述澄清之必要，而且還有防止被人曲解利用之必要。這倒是有勞對孔孟學說研究有素的人去做，在下願看到嶄新的孔孟學說闡述本問世。

㈥雜文畢竟是雜文，看官幸勿過於認眞。在下願意解釋，免至繼續誤會，但尚無意認錯。除非他日發覺自己的確是錯了。

寒山碧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

大導演的沙塵勁看你橫行到幾時

生銹釘

百萬大導演從去年起，就開始不可一世了。當然他所以能走紅也是有他一定的因素，這裏不是對他讚，因爲有關他的優點、好處、本領在一些報刊的娛樂版（不管是否事實）都有許多報導。而這裏向他彈，在彈的原則上，有關他的敗德私秘是無謂揭發的。這裏所彈的，是有關他在工作時對人作風。根據影圈人士對他的評語是四個字：「小人得志」。北方人有句俗語就是「太過燒炮」；廣東人說的是「沙塵」。從去年發生兩件小事也可看看百萬大導演的沙塵勁了。

㈠有一天他的所謂乾兒子××在拍片時不小心，臉上給刀尾劃傷了，。但××的傷並不嚴重，僅是小小的劃傷了一條痕，有多少血水，護士給其擦上紅汞水消毒止血。可是這位大導演見到××臉上一塊紅的，認爲不能繼續拍片，竟然暴跳如雷，認定護士與他有十寃九仇，有意跟他搗蛋。

事實上護士按照護理並沒有絲毫差錯，如若認爲××傷勢不重，需要繼續拍戲，總可叫護士將紅汞水洗去，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可是這位百萬大導演竟然跑到廠長室，要廠長立刻將該護士炒魷魚。

廠長了解情況後，認爲護士並無不當，請大導演熄火，小題不必大做。這位百萬大導演認爲廠長不賣他的，於是火上加油，握起北方鏈錘，「炒」其他媽的×大罵廠長來了，你廠長有什麼用，有什麼了不起……等無限狂妄粗野的言辭，衝口而出。好在該廠長有一定涵養，不與其計較，行開算數。作爲觀眾的全體演員與工作人員，無不爲這位百萬大導演的「巴閉」所威懾。

㈡在夏天拍外景，天氣當然較爲炎熱，演員與工作人員晒點太陽是常事。但對於導演事實應給予照顧，所以每位導演除擁有一把涼傘之外還有一張𩌦背椅。但這位百萬大導演與其它百萬導演有所不同，可能他是「最佳」原因，所以架子也有所分別，當大涼傘在後邊跟一步，有如過去帝王出巡一樣好不威風。並且規定雜工每隔十五分鐘給他遞送毛巾一條，冰水一杯，倘有遲緩者，立即必遭到臭罵或者炒魷魚來對待其那些服侍他的雜工賤奴。有一次他打開杯蓋，發覺杯內無冰水，立即將杯打碎並擲向雜工頭上去，好在未被擊中，嚇得該雜工當場面青唇白，第二天就自炒魷魚——不幹了。這位雜工臨走時說了一句：「看你橫行到幾時？」

徵聯第三·六名獎金撥「公積金」

老編：信悉。

一、方程稿刊在青年園地較合適，因純屬小品性質，不重評論故。日前沾恙，已稍癒了，週內希望可趕寫四篇以上備用，欠精彩的請勿發刊。

二、徵聯書券十五元，撥劃「公積金」。

弟方程覆二月二十二日

人傑、贛萍先生：

頃讀一七二期萬人雜誌，揭曉徵聯公佈，本人僥倖得到第六名，當時敢於應徵，基於一時積憤，抒胸中鬱氣，未料到得獎而累及許恨紅先生大破費，人人有份，皆大歡喜。在此深表謝忱！

既然，許先生已將錢交來，我不想逆意拒而不受，惟顧兩全其美，將應得獎金盡數移交「萬人公積金」項下，此事煩勞贛萍先生代勞，是托。還懇求先生等代本人隨信夾上一張字條交與「無牌教師」先生，因不清楚他的眞實姓名、地址，無從直接投書求教，所以要麻煩您等。

馬來西亞讀者呂賜豐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勒馬洲北望鐵幕（一）　一覽樓主

展眼天涯點點山，山山草木淚痕斑，
臨風雲濕思劉季，返日戈揮戰赤蠻，
一水南來容我老，大江東去共誰看，
生民擾攘何年歇，勒馬洲前悵倚欄。

壇主評語

一覽樓主，「勒馬洲北望鐵幕」，寄來三律，俱為佳作，因地盤所限，擬作三期刊出，該詩，憂傷國事，哀惜生民，北望神州，賦詩寄慨，第一二兩句，名為「重疊句」，雖三山相連，而不算雷同，且足以表現作者用字之工，毛澤東不知此法，在其長征詩中，用二個山字，因不明律詩規律，將二山分開使用，第二句用千山，第七句又用岷山，即犯雷同之病矣。一覽樓主之詩，較諸潤之先生，為高明也，詩中佳句，「一水南來容我老，大江東去共誰看」，感慨萬千，對仗高雅（毛先生長征詩，見本刊一七〇期）。

元旦夜有感

佘中庸

火樹銀花月影殊，寒籠青衫楚客孤，
海上漢京笙歌艷，窗外秦關野骨枯，
哀民誰譜黃竹曲，討賊我修陳琳書，
莫笑擁壺佯狂醉，恨不催鼓飲醍醐。

壇主評註

佘先生詩，既富才華，且工對仗，既不出韻，又無重字，其惟一缺點，即是平仄不妥，所謂美中不足，若能再將平仄研究清楚，其前途造詣，實未可限量也。本壇主既屬提倡，即當負責。該詩筆調不俗，設若因平仄未妥，即加放棄，未免可惜。應不厭麻煩，施用搬遷之法，保存作者原意，加以調整，務使該詩，達成美好境地。意使佘先生得知搬遷奧妙，下次即可照樣搬遷。其法如下。

火樹銀花月影殊，青衫依舊客身孤，
誰譜哀民黃竹曲，我修討賊駱賓書，
擁壺莫笑佯狂醉，恨未揮戈舐口誅。

畧施搬家之法，詩意未曾更變，使平仄協調，讀之順口，一經搬遷，即是好詩，並未大事修改，只將醍醐，易為口誅，將陳琳易為駱賓王而已。佘先生如能心領神會，收效最佳。

重遊沙田

春聲

癲壁題詩五載前，竹林阿堵在沙田，
紗籠那及蛛絲妙，人事安能盡勝天。

春聲先生詩後有跋，畧云：五年前隨一中學大隊，旅遊沙田，後偕其夫人子女重遊沙田，憶起「癲壁竹林阿堵」，遂留心看其痕跡猶在否？詎已剝落過半矣，其餘未遭剝落而仍無恙者，是賴蜘蛛結網封鎖耳，歸賦如上。

癲壁竹林阿堵，名詞頗別緻，在沙田何處？鄙人尚未知曉，有暇當往一遊，以觀究竟。

萬人詩壇雅集，瑣務羈身，未能赴席，心懷悵惘，寄以詩簡

袁暘照

三番盛會負良辰，未許偷閑務鎖身，
隔海敬呈詩兩首，聊舒心跡共傳神。

春日書懷

袁暘照

懸壺寄跡歲華侵，隔葉驪歌動客吟，
似了柔情傷短鬢，尚留舊願證初心，
三更夢轉鄉疑在，六秩年開志未沉，
但望星迴天祐漢，相思莫負待佳音。

袁先生富有情感，由詩意得知，是為懷人之作，柔情未了，記掛尤深，天祐此心，終當團聚，壇主當年在四川成都，經某名人，介紹一閨秀，攻讀大學，譽為校花，天生艷質，才貌無雙，情感已深，忽遭國變，軍情緊急，率部長征，携手河梁，依依惜別，自後倉皇戎馬，消息無聞，舊事縈懷，每多回憶，到香港若干年，有感舊詩數十詠，記其數首云：

(一) 修到鴛鴦便是仙，鸞飄鳳泊自年年，
海上難求不老藥，人間易缺有情天，
陽關勸酒清宵別，恨鎖峨嵋第一巔。

(二) 別時容易見時難，十萬情書帶恨看，
縱有黃衫來客俠，已傷紅雨惜花殘，
春蠶縛繭絲難盡，夜月臨窗淚欲彈，
天外落英人寂寞，東風無語倚欄杆。

(三) 燈酒華堂識面初，芙蓉秋水艷無殊，
河梁折柳匆匆別，嶺表題詩故故吁，
海外流人千里夢，衡陽飛雁數行書，
豈關情眼懷偏見，百粵名姝總不如。

(四) 絃音輕譜鳳求凰，幾度紅闈列酒漿，
笑指星河盟七夕，愁看風雨別重陽，
窗前小婢私傳箋，月下張生悵隔牆，
搗枕捶床千萬遍，良宵坐起夜何長。

(五) 浮雲流水各西東，愁見神州萬里紅，
戎馬倉皇勞踏月，賊書追捕暗通風，
佳人義重情甘死，我佛言玄色是空，
閑寫新詩寄惆悵，漫云小技事雕蟲。

壇主軍駐溫江，共黨有圍攻之令，其父知情，閨秀月夜出城，密函相告，派其親戚，送達軍營。因之戒備，未為所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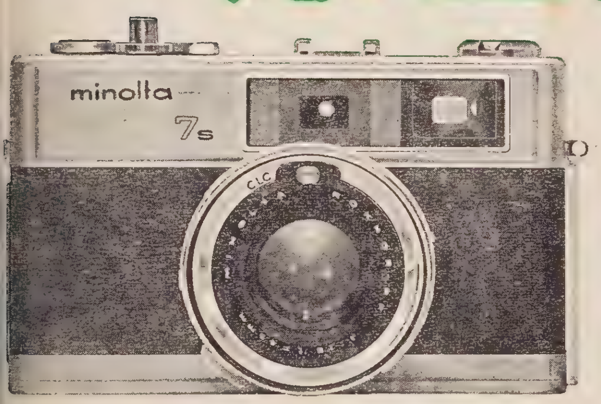
(六) 錦江烽火照征人，一劍輕身是此生，
山水鍾靈多絕代，英雄悞我博虛名，
文姬別去罹胡朔，丁令歸來嘆郭城，
十載相思灰百寸，無端消瘦為深情。

(七) 破碎功名付水流，幾番欲罷未能休，
江山壯志千秋業，兒女私情一筆勾！
三徑菊松傷故國，五湖烟雨繫扁身，
憐君耻作商人婦，闤闠於今困馬周。

(八) 十載依然守舊盟，飛蓬無計話歸程，
孤鴻翼展身千里，烈炬心焦淚一傾，
綠葉春深愁杜牧，紅閨字晚悞雲英，
飄零琴劍天涯老，半為功名半為情。

該詩作於香港，韶光彈指，十餘年矣。偶然憶及，因附錄之，亦雪泥鴻爪之意云耳。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鏡頭,光圈由F1.8 至 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Minolta AL-F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 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雜誌

（第一七八期）



水漲物高圖！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七八期目録‧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三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二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國府外交新戰略

最近有幾件外交事件，都使台北當局感到頭痛。㈠是華盛頓當局宣佈，取消美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旅行的禁令。㈡是留美的中國學者四百餘人，簽署了一封給蔣總統的函件，促請他「採取堅定立場，保護中國在釣魚台列嶼的權利，並抵抗日本的新侵略。」㈢是外交部長魏道明已經呈請退休，實際上是辭職。

美國人只知力不明禮

對於華府宣佈取消美人往大陸旅行的禁令，中華民國政府當局，迅速的表示了斷然的反對立場。在聲明中「深表遺憾」，並坦率的說「我們不同意尼克遜關於中共問題的看法。」這種坦率和激烈，是過去所沒有的。此外並已訓令駐華盛頓的大使，要向美國政府「明白表示我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嚴重看法。」這都是應有之舉。其實對美國人早就不該太客氣，美國人只知力量，不明禮義，奈何以禮待之？

對於第二個問題，迄今為止，我們還不知道台北最高當局的意向。不過以眼前種種情況來看，對旅美學人不會有具體而確切的答覆。因為中、日、韓開採釣魚台列嶼地區海底資源已成定案，台北當局不會隨便推翻，因為這不僅是對日本的問題，還有友邦南韓的問題。

釣魚台列嶼是中國的領土，錯在美軍佔領冲繩時，在軍事地圖上，將該列嶼劃入冲繩領域之內，日本就根據這個主張釣魚台是他們的。國府當局初時曾對釣魚台列嶼發表過嚴正的聲明，後來終於消沉不提，是因為考慮到要徹底追究這件事，會傷損對美日兩國的邦交。在整個反共戰略上說，這種考慮並無錯誤。可是對於單純從領土主權出發的民間主張，應作一合理的解答。

外長魏道明的去職，並不值得驚異。魏氏已年屆七十六歲，聲請退休，已足夠資格。況且自從去年加拿大與中共建交之後，國際的政治風浪日益險惡，外交工作已不宜由老成持重，墨守成規之人擔任了。但是在今天的國際局勢之下，即使有非常的外交人才，是不是一定能夠遏止與中共建交的逆流呢？任何人皆知道很難。

新戰略很難行得通

近日台北外交當局傳出消息說，正在擬定新的外交戰略。這個新戰略的要點，是放棄在同一建交國家內絕不與中共並立的辦法。例如加拿大一與中共建交，中華民國立即聲明與加拿大斷交。而事實上，加拿大並無意與中華民國斷交。按照新辦法，則不必與加拿大斷交，如此的話將與中共使館人員並立於加拿大。中共如果抗議，則破壞並存的責任即歸於中共。

上述的外交新戰略，目前仍在傳聞階段。台北電訊報導說，正待內閣改組，新外長任命之後才能見諸實施。不過這種新戰略，是否能行得通，頗值得懷疑。這因為各國在與中共建交時，雖拒絕表明台灣屬於中共所有，但皆表明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如果，中華民國不立即採取斷交措施，自己站在何地呢？這是第一個困難。其次是中共如果要求對手國家與中華民國斷交時，中華民國則有被動斷交的危險。主動斷交與被動斷交，一字之差，謬之千里。總而言之，這種外交新戰略的主旨，仍片面的過分重視外交關係，不知今天的外交問題，實乃內政問題的反映。具體言之，乃未能解決中共問題的結果。

沒有不可倒的政治勢力

在今天提到解決中共的問題，很多人會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中共僅是一政治勢力，在歷史上看，沒有不可倒的政治勢力。問題在於是否找到瓦解共產黨的途徑。政治之道在得人，而人心是活的。一時得勢者不足恃，如逆乎天理、悖乎人性，雖強必弱，雖大必削。反過來說，一時居於劣勢者亦不足憂，只要站在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地位，雖弱必強，雖小可大，寡可擊眾，少可勝多。

今天中華民國偏安寶島，較中共之竊據大陸，在形勢上無疑的是屈居劣勢。但是比較孫中山先生當年之困居廣州要好多了。廣州可以產生北伐的局面，寶島為什麼不可以開出復國的局面？亦事在人為而已。希望政府當局在這方面積極想辦法，外交上一時的困頓只是枝葉問題。

新聞以外

香港避難所面臨種種威脅

劫殺頻仍·物價升騰·爬蟲活躍

萬人傑

香港的「安定」是四百萬中國人生存所寄，因此每個市民都該對維持安定負一分責任，要盡力維持香港社會的安定，我們才可以在這個避難所生存下去。不少陰謀分子要把香港搞亂，大家要認清楚，合力對付，他們才是四百萬中國人的大敵。

最大的避難所

香港是接近大陸邊緣的一個小地方，香港四百多萬居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這一羣中國人是七億同胞中幸運地免於在獨裁政治下過活，享有自由的一小撮。有人說，香港是這一代不幸中國人的一個最大避難所，這話很對。如果沒有香港這一塊殖民地，四百多萬中國人就要和大陸同胞一樣，過着飢餓和沒有自由的日子。同時，在大陸還可希望香港親友不時滙款及寄糧包接濟；如果香港不能再作為避難所，往那兒找親友接濟呢？因此，生活在香港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這避難所能繼續維持下去。

可是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大家感覺到這避難所並不十足安全，有錢的人遠走高飛，走不動的唯有坐以待斃。也因為經過這巨變，大家感覺得這避難所需要合力去維持。

左派插手

要維持這避難所，最重要的是必須使它「安定」。任何過激的事在這地方發生也會迅速地變質，滲入了政治色彩。

姑且舉個最近和最明顯的例子，北京道的危樓事件，左派插手，慫恿住客不要接受徙置及賠償，目的是要使事件擴大，製造不安。

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香港有些人的「任務」是要造成社會不安，將小事化大。這些人可能把我們的避難所搞垮，希望不再過飢餓和不自由生活的人，對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煽動者，必須提高

香港這社會和別的地方一樣，難免有其獨特的病態，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付這些不合理和病態，在別的地方可以用激進方法；但香港特殊環境下，卻不適宜，否則它的「安定」就會受到很大的影响。

最大的隱憂

要使香港「安定」，政府和市民都有責任。目前，最使人感到不安的主要是治安問題。無可否認，香港今天治安壞到透頂，劫殺案之多，簡直已到可驚程度，每天翻開報紙，全是這類新聞，而犯罪的全是十幾歲的青少年。從劫銀行、金鋪、珠寶店以至在電梯搶手袋，在街頭箍頸，全是他們所為。

使劫殺案子大為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警衛力量不夠；另方面是法律對犯罪的青少年太仁慈，無形中鼓勵了他們犯罪，像傳染病一樣，惡飛迅速增加，呼朋引類，結黨為非作惡，當局對這些飛仔，簡直束手無策。每一個市民都感到他們的生命財產受威脅，這當然大大影响了香港社會的安定。如果香港警方和法界不快快拿出辦法來，任其發展下去，很快就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香港治安惡化到這田地，不能說不是個巨大的不平凡的事情發生，像六七年的暴動，這些阿飛必然乘機搗亂，火上添油，亂上加亂。

港台治安有得比

據報載，香港的阿飛不但造成香港不安，而且禍害遠帶到美國。從香港移民美國的華僑子弟，大多數不諳英語，到了美國，沒法進入學校唸書，因而介入華埠幫會，終日遊蕩街頭生事，打打殺殺，把華埠一向的守法淳厚的風氣，破壞無餘，也使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有了極大轉變，他們已不再視中國人為善良的民族。

有位校長，最近乘戶口統計的假期，往遊台灣，回港後談到台灣的治安，認為和香港簡直是「有得比」。像阿飛劫殺這類事固然不會發生；馬路上也難得見到一片紙屑。住在那兒的是中國人，在香港的也是中國人，為什麼分別如此巨大？他認為最大原因是教育問題。他這觀點，大概因為他身為校長的原故吧。

回來後，他覺得香港亂糟糟的，已喪失了「安定」的感覺，為此舉行了「家庭會議」，兩口子都贊成結束在香港的事業，舉家遷去台灣。

要保持安定

可是，在香港這避難所裏的人，並非個個像這位校長先生那樣可以另選更安定的地方生活下去，大多數人沒有辦法離開這避難所的，因此我們只能盡力使它保持安定。

加以修訂，接納輿情，採取治亂用重典的政策，使居住香港的市民有安全感。看港府修訂笞刑的法例，是打算用體罰懲治阿飛，以期減少青少年罪案。雖然，單靠笞刑無法遏止阿飛罪惡的，但這至少表示香港政府有對付阿飛的決心，不再堅持大人先生們那種「仁慈」政策。

第二個使香港不安的問題是物價不斷上揚。這種瘋狂的漲風，和阿飛罪案，有如雙管齊下，是造成香港社會不安的兩大因素。

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在「領導漲價」，譬如，郭伯偉提出的增加水費建議，及期滿續批的土地，地租增漲幅度巨大，竟達五百倍以上，都足以影响香港的工商業。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不但把這些開銷加在顧客身上，還要倍加利潤；或者水費未加，地租未付，就首先將物價提升，這自然造成一片漲風。

物價高漲的「禍首」

為了不要刺激香港的物價，政府固然要盡力避免起帶頭作用，工商界也不該以為有機會可乘，提升物價。要知道生活程度高漲，工人也自必要求改善待遇，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香港許多日用必需品來自大陸，尤其副食品，大部取給於大陸。大陸貨抬高物價有他的一手，他們先造成「缺貨」形勢，供不應求自然價格上揚，等價漲了才推出，自然可收入更多鈔票。

糧食價漲，自然百物受影响，香港糧食供應，主要是中國大陸，如果有商人動腦筋從其他地方運來，中共會用種種方法阻撓。比方，有位朋友要辦一批光鷄來港，後來一查，香港凍房全部給中共訂滿，這位商人便無法運來，除非他先在港建好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凍房。

中共訂滿所有凍房是有計劃的，別地的光鷄既因缺乏凍房不能運銷香港，他們可多銷些大陸貨，還控制了整個市場，漲了價也沒有別的貨頂爛市。

「趁水打刼」

由於這種種複雜情形，要平抑物價，不是簡單的問題，也不是輕易可以收效的。在這種情勢下，政府絕不該起「帶頭作用」，加水費和大增地租這兩件事都是下策，因為這兩件東西都是和民生有關；政府如向奢侈品方面打主意，即使漲價對一般民生也沒影响，不會受到普遍反對。

商人「趁水打刼」難得人同情的，汽水、茶價、洗衣、理髮都藉水加價，不能得到市民同情是很明顯的事。雖然，只要多些鈔票進袋，同情不同情，商人不會計較，但為了共同維持這個安定的社會，大家可在這社會中生存，不能處處唯利是視。

職業抗議者

近來有一些以抗議為職業的青年，抓着任何題目都抗議一番，將一切有意義的問題，落到他們手上就變了質。他們的眞正目的，並不在他們標語牌中所書寫的，那不過是他們舉起來的一面招牌，今天是「台灣是台灣人的」標語；明天又舉起「維護釣魚台主權」牌子；後天則「力爭中文合法」；再過一天變為「趕快滾出越南」；又可以「抗議加水費」。可是，他們從不會寫「抗議飢餓放射衞星」、「反對副食品漲價」、「反對浮屍輸出」那一類標語。在自由世界裏，他們可以反對一切；不過，為了香港的安定，為了我們大家可以繼續在這避難所安定的生存下去，這種受人利用的抗議，不值得鼓勵。

如果聯合國讓中共加入這個組織便是自取滅亡

蔣總統於接見美國合眾國際社總裁湯瑪森夫婦時說：「如果聯合國讓中共加入，這個國際組織便是自我死亡！」

當自由世界正醞釀一股逆流，盡力想把中共拉入聯合國之際，蔣總統這句話可說一針見血。雖然目前中共正在外交上擺出微笑姿態，可是，如果以為可以就此使中共成為國際大家庭中有建設性的一員，則未免太過天眞。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的强烈排外表現，是西方國家應記取的。

以為將中共牽入聯合國，他就不會再做搗亂分子，這看法是錯誤的。尼克遜認為中共內部已逐漸安定下來，因此主張和中共接近。可是，他沒有估計到另一次類乎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隨時可能發生，隨時可弄到天翻地覆。今天的微笑，明天可能現出猙獰面目。以為中共從此「安定下來」，那是不熟悉中共內情的看法。劉少奇雖給鬥垮了，可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還未完畢，隨時可能發生新的文化大革命。他成為聯合國的一員，排外的醜劇重演的話，帶進聯合國去，的確分分鐘可致它於死亡。

其實，二十五年來，聯合國正一步一步走向舊國聯之路。如果說聯合國死亡，它早已病入膏肓。二十五年來，它曾做過一些什麼事？祇不過是肆意搗亂的國家爭論的場所，尤其非洲國家「獨立」後，成為聯合國一員，大家有發言權，中共還在聯合國門外，祇要對他們畧施小惠，這些國家便在席上盡力替他說話，如果一旦中共也進入聯合國，領導着這一羣馬仔，有什麼辦法不把聯合國弄垮。這些力主牽引中共入聯合國的西方國家，無非因為中國大陸是擁有七億人口的大銷場，目的想跟中共做生意推銷他們的產品。中共看出他們的意圖，也故意以生意引誘，連美國也為了要得到這些生意，改變態度。事實，中國雖擁有七億人口以上，可是他們過的是非人生活，西方國家的產品不會輪到他們享用，他們所能做到的祇是紅朝新貴的生意。為了貿易而和中共打交道的國家，最後一定會大失所望。

大陸作家劉知俠與王若望（上）

劉知俠的名字是爲大陸讀者所熟悉的，他那部描寫共產黨游擊隊與日寇鬬爭故事的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頗爲暢銷，在大陸文壇上有一定影響。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參加中共部隊，在山東、蘇北一帶活動，「徐蚌大會戰」時，曾到前綫採訪。一九五一年擔任山東省文聯秘書長，可是一九五二年就犯了錯誤，受到黨內處分，一度消沉。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他的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出版之後，由於影響廣泛，才重受重視。

劉知俠參加中共「革命」並不遲，在文壇上仍算後輩，加上他不是來自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系統的文藝幹部，未能竄紅也是很自然的。因爲那時中共文藝學術界的當權派幾乎是清一色的「魯藝」系統的教授和學員。劉知俠如不寫出「鐵道游擊隊」，或「鐵道游擊隊」沒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劉知俠是否能東山再起，實在値得懷疑。也許正因爲他在「解放」初期並不得意，故言行謹愼，才逃過「反右」運動這一關。「反右」後升任山東省文藝副主席。

而與他一塊在山東搞「革命」，搞「文藝」，成名比劉知俠早的王若望，卻由於「解放」後一帆風順，竟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結束創作生涯。

王若望——共產黨員，是中共著名的大型文藝刊物「文藝月報」（上海）編委會中唯一的黨員編委，也是該刊實際的主持者，後來升任「文藝月報」副主編。

早在四十年代，王若望就參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但他並不是像其他左翼作家那樣，先搞文藝，然後才到延安去「革命」。而是首先參加武裝鬬爭，率領游擊隊在山東、蘇北一帶與日寇和國民政府軍作戰，然後才搞文藝創作。想不到愈搞愈熱心，「只要文藝不要『革命』了。」

抗日戰爭期間，王若望寫成了反映減租減息鬬爭的小說「呂站長」。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呂站長是共產黨根據地負責支援前綫的糧站站長，在減租減息運動中，領導和協助農民算賬、減租、回地、分糧。轟轟烈烈地把運動搞起來，帶動全縣的工作。他搞完一個村莊，再去推動四周圍的村莊，對農民進行啓發教育，不但使減租減息運動順利完成，而且使糧站收集糧食，運輸糧食支援前綫的任務也順利完成。農民羣眾在他的教育和幫助下，階級覺悟提高了，紛紛用小車子把幾十萬斤糧食運到前方。王若望是把呂站長當作一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羣眾的共產黨模範幹部來處理的。這在一九四五年以前還算新鮮，可惜這套「描寫英雄人物」的公式僵化了，這是因爲毛澤東的文藝理論束縛了作家的思想，致使日後中國大陸文藝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變成「英雄銅像」，沒有血肉，不言不笑，只供人瞻仰。可謂遺禍無窮。

有良知的中國作家，逐漸感覺到毛澤東的文藝理論的荒謬，逐漸體會到公式與條條框框是文藝創作的至命傷。企圖擺脫這些理論的束縛，提倡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提倡「人性論」，提倡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提倡寫「中間人物」。可是在中共毛澤東集團的獨裁專橫統治下，他們卻

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之後，周恩來忙於鞏固新當權派的勢力，無暇出外訪問；僅有去年五月訪問平壤，及這次訪問河內。從河內發出的報導說，這次訪問是應北越的邀請前往的。訪問的代表團是黨政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副團長葉劍英、邱會作；團員有耿飇、韓念龍、王幼平。

周恩來此行之目的非常明顯，北越正在遭受重大的軍事壓力，此行是爲北越撐腰。當然具體內容，沒有這麼簡單。人們最所關切，中共會不會介入印支戰爭？如果介入的話，在什麼形勢下才介入，以及用什麼方式介入？以筆者的觀察中共介入的可能性極少。除非美國地面部隊進攻北越，或者南越軍强大到足以覆滅河內政權，否則中共絕不會介入。

爲了解明這些問題，須先瞭解一下印支戰爭的現勢。

印支戰爭勝負關頭

直到南越軍四日空降車邦爲止，越戰以及印支戰爭，是一場永不能分勝負的戰爭。爲什麼不能分勝負呢？因爲美軍限定不進攻北越。任由北越侵略南越、寮國、高棉，北越領土則神聖不可侵犯。如此的話，即使共軍在南越、寮國、高棉打敗，北越也可以不認輸，繼續死纏爛打下去。這次南越軍進入寮國，尤其是四日攻佔重鎭車邦，使永不分勝負的戰爭，面臨要分勝負了。何以見得呢？

①車邦是北越軍侵略南越、高棉的兵站基地，是胡志明小徑的脊骨，是南下的咽喉。南越軍如果佔領此地，在南越、高棉的北越軍就成了斷綫風箏，口袋裏的老鼠。換言之，北越發動的印支解放戰爭將面臨崩潰。

②車邦靠近北越邊境。南越可以從車邦滲入北越境內（利用北越難民所組成的游擊隊），以北越的後方爲前方，換言之，以北越之道，還治北越之身。

③到必要的時候南越正規軍可以進攻北越尋求決戰。

這三點任何一點都是北越受不了的。因此印支戰爭面臨了勝負關頭，北越狗急跳牆，臨時請瘟神，把周恩來邀請來河內訪問，嚇唬美國人。

車邦、巴黎、河內

南越機動部隊三日空降車邦，周恩來一行四日啓程訪河

一九四四年，王若望在武裝鬥爭活動中，由於和游擊隊上級領導意見相左，竟被鬥爭長達二十七天，受到嚴厲的處分。一九四七年，那位主持鬥爭王若望的「領導幹部」也犯了錯誤，受到處分。王若望想為自己翻案，一直鬧到中共中央華東局，結果卻不獲華東局同意。因為中共的傳統是死不認錯，絕對不准翻案的。雖說主持鬥爭王若望那位「領導幹部」也犯了錯誤，但那次鬥爭是被上級所批准的，若准王若望翻案，中共華東局無異是承認組織也犯了錯誤。所以只好讓王若望含寃莫白。其時，王若望感到不愉快也是必然的。「解放」初期，中共剛試辦國營工廠的時候，王若望曾當國營上海市重工業工廠（大模型工廠）黨委會副書記兼代理廠長數年，後轉到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任職，一九五五年出任「文藝月報」編委，「作協」上海分會黨組主要成員之一。在中共文藝界中，作協上海市分會的領導幹部，其地位遠比其他省市作協分會為高，因為上海是作家、和其他藝術家聚居之地。據一九五七年統計，中國作家協會成員共有七百一十人。住在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就有四百六十人。廣州市則居於第三位。王若望能擠進作協上海分會黨組，並主持「文藝月報」，可見他比劉知俠得意得多。可是王若望並不慣於「做官當老爺」，不喜歡搞行政工作。他主持「文藝月報」期間經常不理事，一味埋頭於創作。百分之七十以上時間用來寫作，搞行政和編務時間不過百分之三十。為此他曾受到領導的勸告，他卻不以為然。正因為他的創作指的。其中以短篇小說產量最多。

五五年反胡風運動，「文藝月報」由於消極被動，曾受過中共中宣部內部批評，並對「文藝月報」進行檢查。在這次檢查中，作協上海分會黨組另一位領導成員峻青曾猛烈攻擊王若望，彼此關係搞得很不好。而那時峻青剛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創業史」，得到周揚的垂青（按：峻青是「魯藝」系統的人），周揚曾授意全大陸的文藝刊物大捧特捧峻青。有些拍慣馬屁的，甚至拿「創業史」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併論，實在令人感到肉麻。王若望對於大捧峻青的行動，頗感不滿，「大鳴大放」期間，化名「兪田」在「文藝月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身價十倍」的雜文，嘲諷峻青。與「魯藝」系統的當權作對，這也注定了王若望要身敗名裂。「反右」運動一開始，王若望就被打成了右派，連他埋頭寫作也成為一條罪狀。那時，為了「鬬臭、鬬垮」王若望，要挖出他「反黨的臭底子」，作協上海分會的黨組織，特別把曾與王若望一塊在山東打游擊搞文藝的劉知俠，從山東召來。要劉知俠在作協上海分會鬬爭王若望會議上挖王若望在山東時期的「反黨」歷史。劉知俠奉命寫了一篇「挖掉王若望的反黨老根」，可是措辭並不嚴厲，也沒有揭露出什麼新東西。倒是中共文壇打手姚文元，「落井投石」最盡力，大肆攻擊王若望，說他「鳴放以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並且多次在黨內外的會議上發言……向黨發動了劇烈的進攻，在人民羣眾中起了極壞的影響。」

待旦

行之

先說巴黎的秘密會談。巴黎和談如此之久，所以毫無進展，因為北越居在軍事優勢，美軍和南越軍，無一兵在北越，未佔北越一寸土地，可是南越境內卻有八萬越共，十二萬北越軍。在這種情況下要和談，達到和平解決，當然得給北越一點便宜。但是北越要價太高了，所謂和平五點主張，以美軍無條件先撤退為前題條件，使美軍根本無法接受。可是現在形勢不同了，自從去年五月高棉政變，美軍入高棉，摧毀了高棉邊境的共軍基地之後，北越軍便不能在南越境內立足，只剩下八萬越共，年來已被消滅得七七八八了。總而言之，南越已經穩定了，現在打出一隻拳頭到寮南地區，北越反立於軍事不利的地位了。因此北越有了「和」的意圖，這是巴黎秘密會談的裏因。再看河內，北越介於中蘇共兩大之間，一向實行中間偏蘇路綫，對於中共敬而遠之。文革期間毛派罵河內為「越修」，可以說嫌怨已非一日。因此北越絕不願意中共大軍進入北越，因為那將危及對蘇聯的關係，同時又有淪為中共附庸的危險。但是北越作賊心虛，惟恐美軍眞的進攻北越。因為自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當權，實行一邊抗美、一邊建設的持久戰略，大事削減軍隊，加强經濟建設。據說一部分軍隊已解甲轉業。現在美軍突然來攻，是攻其不備。為了以防萬一，不得不請中共助陣。

中共同病相憐

中共的新當權派，對內的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極想恢復劉鄧當權期間的小康局面，緩和對蘇關係，不想對外作戰。在這個時候，北越來請求助陣（必要時），無疑是大大的難題。韓戰的教訓，中共創痛猶新，死傷百餘萬，被俘近三萬，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因此自南越軍入寮作戰開始，中共連續發表了四篇聲明，都力竭聲嘶，中氣不足，說來說去還是「不能坐視」那句廢話；結果不坐視，只好站視，其視則一也。

知道了中共的底牌，就可以看出周恩來去河內的眞正意圖。

先看代表團，兩個副團長都是穿軍裝的政治委員，非常曉人。葉劍英名義上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可是最近的工作則是陪倭王子施漢諾流覽江南風光，其無實權可知。軍委大權抓在「辦事組」（秘書處）手中，而辦事組的首要負責人則是黃永勝。再看另一副團長邱會作，他是總後勤部長，是三軍管糧草的，不是指揮軍隊的。因此中共如有決心考慮介入印支戰爭，實握軍權的黃永勝必定前往，親自了解情況。黃不去也會派其親密助手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去。邱會作去，表示多給點高射砲、機關槍不成問題，要派兵助戰，還得另外商量。葉劍英也不過是一個必要的配搭而已。

以筆者看，美軍不會進攻北越，中共不會介入越戰。巴黎和談如何，將決於東邦之戰。

魯遲

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

史劍非

今年是辛亥年，恰是辛亥革命六十周年。辛亥革命第一聲，爲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而推翻滿清，開建民國之大功，則告成於十月九日（農曆九月十八日）的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最重要的人物則是本文所說的蔣翊武。當此辛亥革命六十周年，來紀念這位少爲人知的開國元勳，也許是最合時宜之事。

武昌起義的史實

關於武昌起義的經過，一般人從教科書上所得的印象，與史實有頗大的距離。而一般教科書的記載，多根據孫中山先生「革命原起」中那幾句話。「按武昌之成功，乃成功於意外；」因爲「瑞澂聞砲，立逃漢口，……總督一逃，而張彪亦走，清朝方面亦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如果不細查事實，單從這幾句話看來，只要有人放砲，即可將瑞澂（湖北總督）張彪（湖北新軍統制）嚇走，武昌即可垂手而得。事實果眞是這樣嗎？每讀史至此，就不禁爲武昌首義五千英烈感到痛心！

筆者在這裏絕無意攻訐孫中山記載不實，反之，正式表揚蔣翊武爲武昌起義的首功，爲之立碑作序（見後文）者正是孫中山。不過所寫「革命原起」，是一篇革命回憶錄，以一萬一千二百餘字，綜述三十年的事蹟，對武昌起義自不能詳實記述；而所說寥寥數語，又是評多於述，寫歷史的人多不深查，遂據之以評爲述，致抹殺眞相。近代史家之缺乏史識與史德，殊堪浩歎。

據筆者從有關資料查考，武昌起義成功，絕非砲聲一響，瑞澂即逃那麼簡單容易。事實上當時雙方兵力旗鼓相當，經過徹夜血戰，始攻下督署。清軍五千人乃有備而戰，以督署爲中心佈署了數道防線，而各營起義的革命軍僅三千餘人，分在當夜十時，十二時及二時以後進行了三次總攻擊。在第二次總攻擊時，革命軍被迫敗退失掉大砲兩尊，可見戰事之激烈，清軍抵抗之頑强。瑞澂之逃是在第三次總攻擊之後。由於革命軍的敢死隊在督署附近放火，照明了督署的目標；於是奪佔鳳凰山、蛇山、楚旺台三高地的革命軍，乃能集中砲火猛轟督署，並多命中。此時守禦督署的清軍已臨絕境，瑞澂始臨時自督轅後墻打穿一洞，變裝逃走。

當時駐守武昌的新軍，有八標（每標下轄三營）七特務營（工、輜、砲）分駐於武昌城內外十餘地點。雖然每一營內都有革命軍滲入，但平均說來皆不及半數。因此十月九日之舉義，各營內的革命軍必須完成三個行動，第一要制服營內非革命同志的清軍；第二要依照預定的計劃集中接受統一指揮；第三在統一指揮之下分途進攻清軍據點。這三個行動，後者較易，前二者最困難。事前如沒有周密的計劃，熟練的講習，臨時一定大亂，根本達不到集中殺敵之目的。而且這十餘個單位中，任何一單位起義失敗，洩漏消息，都會牽動全局。

事實上在起義前一天，由於黨人孫武製炸彈爆炸，秘密機關被搜查，黨人名冊已落入當局之手。第二天武昌宣佈戒嚴，軍警大捕黨人，收繳各營子彈，禁止出營。革命軍總指揮蔣翊武等多數領導幹部被捕，整個計劃已瀕破滅；但由於蔡濟民等少數志士，冒險出營，與各營志士相約當夜由塘角兵營舉火爲號，終於同時並舉，竟成大功。此皆賴革命軍領導人蔣翊武、劉堯澂、王會章、蔡濟民等及前的策劃。而蔣翊武於九月十八日（十月九日）所下的一道起義命令，關係更爲重大。他自己雖於起義前夕被捕，但是翌日各軍仍依照他的命令，分途行動而獲致勝利。

投筆從戎締造革命實力

關於蔣翊武其人其事，一般歷史教科書絕少記載，偶有提及亦語焉不詳。他在武昌起義當時僅廿六歲，開國元勳，原是少年英雄。在這裏畧述其生平。

蔣翊武湖南澧州人。幼讀「嘉定屠城」，「揚州十日」諸書，曾憤慨自語：「自古夷狄入主諸州，歲不滿百。今神州陸沉，二百餘載矣。胡尚無興吊民伐罪之師者也！」自此遂有革命之志。年十九入常德師範讀書。會黃興等於長沙建立「華興會」，密謀起義，宋教仁奉命到常德佈置，蔣爲積極響應者之一。及一九〇四年長沙起義失敗，逃奔上海；入上海公學讀書，結識陳英士、劉堯澂諸志士，繼續奔走革命。與劉堯澂尤友善。一九〇七年二人計議投入湖北新軍，秘密發展革命勢力。同年秋九月二人入湖北新軍當兵，在軍中蔣更名伯

爲活躍分子。該社遭失敗，一九〇九年九月改組爲「振武學社」，一九一一年元旦再改組爲「文學社」，蔣氏被公選爲社長。「羣治學社」時期，軍中社員僅二百四十餘人，及「文學社」成立，擴展爲五千人。湖北新軍約二萬人，至是四分之一皆爲革命同志。自一八九四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以來，革命黨人從未擁有如此巨大的實力。推翻滿清，開建民國，肇於武昌一役，絕非偶然！

自「文學社」成立，湖北新軍各標各營皆派有代表負責領導所屬同志，已有隨時發難奪取武漢三鎭。只因要和海外的同盟會取得連繫，尤其希望黃興來武漢領導，乃將起義時機一延再延；辛亥年九月十八日，因黨人孫武製炸彈爆炸，漢口機關被抄，同志名冊落入武漢當局之手，蔣翊武乃臨時下令當夜起義。起義命令中規定，午夜以中和門外砲八標鳴砲爲號，各路義軍同時行動；可痛由負責傳令的鄧玉麟，臨事膽怯當夜未將命令送達砲八標，致各路義軍不聞砲響，心焦如焚，枕戈待旦。而當夜武漢憲警即搜捕起義機關，捕去三十一名同志，總指揮蔣翊武亦被捕，但他機警又臨時脫逃。在武昌隱匿一宵，第二天拂曉派人通知各營當夜再舉。而自己則與蔡大輔、王會章逃出武昌暫避追捕。

八月十九日夜各營同志乃依蔣氏十八日命令出動，遂一舉成功。「武昌兩日記」作者龔霞初讚蔣氏十條命令：「佈置周密，一無罅漏，洵大將才也。」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蔣翊武因在漢陽養傷，不能即回武昌主持軍事，大權遂落於孫武、張振武一派（共進會分子，從同盟會分出來的，以長江流域會黨爲基礎的組織）人之手。他們擁立黎元洪，又借重同盟會的聲望，壓制了「文學社」一系的同志。蔣翊武僅被聘爲高等顧問。

二次革命成仁桂林

讀辛亥革命歷史的人，每讀到黃興指揮的革命軍兵敗漢陽，黃氏黯然出走之後，就不再留意黃氏走後武漢的殘局；有如看三國演義，一看到關公死了就看不下去一樣。其實接替黃興出任總司令，支撐殘局的正是起義軍總指揮蔣翊武。但維時不久，即遭孫武等排斥而去職。

孫武等這一批共進會分子，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不大，可是辛亥之後對民國的危害卻很大。其實武昌起義幾乎毀在他們手中。第一，孫武搞出爆炸案，愴慌而逃，使黨人名冊落於淸方之手，造成蔣翊武等數十同志被捕，幾被一網打盡；第二，鄧玉麟（共進會最活躍的分子）臨陣退縮，誤了軍令，悶死了原定十八日起義的計劃。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他們還恃功而驕；南京政府成立，孫武等因未能入閣，跑到南京大鬧特鬧；一氣擁護黎元洪，靠攏袁世凱，後來組織「民社」專與同盟會對抗。又因內部爭權，發生兵變，同志互相殘殺。鬧得不成體統。

另一方面，與同盟會甚少淵源，由蔣翊武領導的文學社，民國元年全體社員參加了同盟會。當時袁世凱方銳意拉攏，分化同盟會幹部。在致黎元洪電中故意捧蔣翊武：「蔣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繼聘爲顧問，授陸軍上將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合併爲國民黨。選舉參議二十九人，蔣氏被選爲參議之一。當時的參議等於後來的中央委員。當選參議之人物如胡漢民、柏文蔚、譚延闓等皆爲各省的都督。

民二袁世凱擅權，刺殺宋教仁於上海，引起黨人二次革命。蔣氏積極響應，任鄂豫招撫史，督師岳州，共起對袁。因寧贛之役失敗太快，湖南不戰而降，湖北一開始即附袁，岳州遂陷腹背受敵之勢，乃離岳州南下，在全州被捕，民國二年八月九日就義於桂林麗澤門外。時年二十九歲。

當押赴刑場成仁之前，廣西督軍陳炳焜率眾設筵餞別，蔣氏舉杯痛飲，從容告眾人說：「予死固所甘，請懸余首北門，以觀袁氏之盜國，天下後世一有知余得死所者。」有吐氣如虹之概。死時年僅二十九歲。

民國十年冬廣州護法政府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督師桂林，念蔣氏之英烈，爲建立紀念碑，並題「開國元勳蔣翊武先生就義處」十二字。並命胡漢民爲之作序。

「蔣公翊武，澧縣人。篤志革命。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爲冠。以武昌防禦史，守危城，卻强敵。事定即引去，當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討袁，將有於國，至全州，爲賊將所得，賊酋阿袁氏旨，遂戕公於桂林麗澤門外。今年冬大總統督師桂林，念公勳烈，特爲公立碑，而命漢氏書公事畧，以昭來者。公之死事與瞿張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義之志則一也。」

此碑此序，凜然具天地正氣。

蔣翊武和劉堯澂

前面已經提過，蔣翊武和劉堯澂是同時到武昌從軍的，爲生死之交，在革命工作中是最好的搭檔。

一九一一年七月，因四川鐵路風潮引起民變，淸方的武昌當局已查覺新軍不穩，乃將三十一、三十二兩標調遣交付端方帶入四川鎭壓；而蔣翊武所屬之四十一標第二營則被調往岳州。翊武負起義總指揮之責，被調離武昌，影響全局太大；只好奔命於武昌和岳州以維持連繫。翊武不在武昌期間，則一切均由劉堯澂代理。而翊武於九月十八之夕所下之命令，堯澂參與意見且經常與各標營負責同志講習。當十八日夜，同志名單被抄，淸方警憲圍搜武昌小朝街十八號總指揮部時，翊武、堯澂及龔霞初等同在一處。堯澂擲炸彈奮勇拒捕，爲警憲所恨。故於被捕當夜即與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同時被處決。而蔣翊武因從岳州偷自出營，着便服，被捕後騙過警憲耳目，在武昌警局中踰墻逃走。眞所謂虎口餘生了。劉堯澂爲人沉着多計謀，且和易近人，深爲同志愛戴，聞其成仁，三軍皆慟。十九夜起義軍同仇敵愾視死如歸，實受堯澂成仁的激動。



赫魯曉夫回憶錄一項重大錯誤

岳騫

最近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赫魯曉夫回憶錄，引起舉世注意。同時也受到許多專家懷疑，根據其中許多情節與事實不符，因此，認定該回憶錄是某一方面（蘇聯格別烏或美國中央情報局）僞造的。此事言者已多，別人已談過的事不必再重述，筆者個人發現其中最離譜的一項錯誤，特舉出供專家研究，雖不能據此否定這部回憶錄的眞實性，但也可以看出其中一定有部份是滲了假。

赫魯曉夫在回憶中提到中俄共之爭是由他引起，赫說：「我已退休的幾年裏，時常流傳我的謠言，說蘇聯與中共之爭，是由我挑起的，對這些惡意中傷我的話，我也懶得去駁斥。」

「這些中傷我的話，最使我感到驚奇和憤懣的，是把尤金包括在內。這個普遍傳說的故事中，以爲毛澤東今天變成這個樣子，我是要負全責的。我是可以和尤金對質的。就是尤金帶頭使我們開始和毛澤東衝突的。在爭執開始之時，他是蘇聯駐中共的大使。」

這一段話是否正確又當別論，但是尚不遠離事實，因爲尤金任駐中共政權「大使」後期，是中俄共開始翻臉的階段，究竟由誰挑起，責任還可以互相推諉。但最離譜的卻是下面一段：

「他（指尤金）爲什麼派往中國大陸，擔任大使呢？事情是如此決定的。毛澤東曾經有信要求史達林派一個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俄哲學家，到北京去修訂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要求是推荐一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高度造詣的學者。毛澤東的目的，是希望在他的著作未出版前，有人能夠有所修訂毛著在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方面的錯誤。史達林考慮的結果，是派了尤金前去擔任這個職務。他的身份是大使。」

「這件事情後來的發展，是這樣：最初一些時，尤金和毛澤東相處得很好。毛澤東經常去看尤金，兩人不拘形迹地往來。以尤金的身份來說，不該如此。史達林擔心得罪了毛澤東。」

「可是，後來事情有了變化。不愉快的事情終於來臨。尤金給我們一封很長的電報，報告了他在北平，聽到許多毛澤東關於對蘇俄、史達林以及尤金不加信任的話。從此我們不必再擔心尤金會得罪毛澤東。毛澤東根本不尊重尤金，尤金派在北平也就失去了作用。我們就打算把他調回。尤金本來不是幹練的行政人員，對辦外交也是低能的。不過，我們當時還想利用他與毛澤東的一點私人之間的感情，多少有點用處。尤金對於大使工作不僅無能，而且亂了章法，我們就秘密囑咐使館人員留心注意。逐漸地，尤金和毛澤東的思想起了衝突，作爲一個大使固不適當，即使只想維持友誼也無用處，於是把他召回。」

這個問題必須從頭說起，當我國政府播遷廣州時，蔣總統已經引退，代總統李宗仁又去了美國一去不返，國家責任落在行政院長閻錫山肩上，閻氏當時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攝行元首職權。當政府退出南京時，所有駐華大使皆留在南京未動，唯一例外的是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跟着到了廣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等候「解放」。

這種情況當時看起來很滑稽，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美國卻把大使留下等候中共，反之，支持中共的蘇聯大使卻跟着中國政府播遷到廣州，擺出與中國政府共患難的姿態。司徒雷登之心，路人皆知，羅申究竟是幹的什麼玩意？在當時反共的中國人都認爲羅申自不會懷好意，一定是跟去廣州刺探消息。但以後許多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史達林確實不希望民國政府徹底垮台，據傳史達林在南京陷共前還曾派羅申晉見蔣總統，希望蔣總統能訪問莫斯科，商量解決中國內爭的辦法，爲蔣總統所拒絕。

雖然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內幕非我們所知，但是卻可以推想到兩點，第一，史達林在那時就看出毛澤東的危險性，認爲若讓此人統一中國，對蘇聯遲早將是一大威脅，最理想的辦法是將中國一分爲二，不論邀蔣總統訪蘇，或以及羅申到廣州，皆是爲了實施這一個計劃。第二，史達林這項計劃毛澤東自然看的明白，但也無力反抗，只有拚命向蘇聯買好，例如「開國」之日高呼「一面倒」，又親自去莫斯科爲史達林拜壽，簽訂二十年友好條約，承認蘇聯繼續控制旅大與中長路。

史達林不能與中華民國政府發生聯繫，也不得不「一面倒」，在中共政權成立後，就派羅申爲駐中共「大使」。羅申任期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止。後來，「大使」換了羅申前任駐華大使潘友新。

羅申這個人是格別烏人馬，初次派來中國是在抗戰期間任駐華大使館武官，歷任鮑格莫洛夫、彼得羅夫、潘友新三任大使，勝利後，潘友新調回，羅申乃升任大使。若加上了以後又擔任三年駐中共「大使」，此人在華超過十年以上，要算是蘇俄的一名中國通。羅申任駐中共「大使」期間，正是中共向蘇聯投靠最緊時，毛澤東雖然對於這樣一個出身的「大使」相當頭痛，但也無可如何。到了一九五二年底，韓戰已停，史達林到了末年，對中共的

召回羅申，換了潘友新。

蘇聯外交官可以說個個是特務，但也有職業與客串之分，潘友新是客串的特務，職業外交官，以後又擔任過駐印度及美國的大使，人也比羅申溫和一些。

不過，潘友新的任期相當短，前後不到四個月，即因史達林之死而被更換。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次日，蘇共主席團即推出馬倫可夫繼任。馬倫可夫登台後，對重要人事作了一番調整，原任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庫滋涅佐夫任駐中共「大使」，原國家元首什維爾尼克調任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以伏羅希洛夫元帥繼任國家元首。

庫滋涅佐夫是蘇俄工會的老幹部，一九二九年因東北當局搜查中東路俄國赤化活動，觸發中蘇戰爭，中共當局為了保衛蘇聯，特派劉伯承、葉劍英去東北招募義勇軍配合蘇聯與中國軍作戰，結果中國軍大敗，旅長韓光第將軍戰死，梁忠甲將軍被俘。中國沒有辦法，只得與蘇俄議和，當時庫滋涅佐夫即擔任中東路副董事長。日本佔領東北後，組成滿洲國，蘇俄將中東路賣與日本，庫滋涅佐夫回國。抗戰勝利後，中蘇簽訂中長路條約，兩國合營中長路，庫滋涅佐夫又回到東北擔任副董事長，以後調回任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庫滋涅佐夫過去在中國活動雖然得心應手，但這次到北平卻碰了釘子，原來馬倫可夫一夜之間組成政府同時發表了駐中共「大使」，實在是表示對中共重視。可是，發表時間太過匆促，並未在禮貌上徵求一下中共的同意。這種情況在史達林時代毛澤東可以忍受，到了馬倫可夫時代，毛澤東不願再忍受，就拿庫滋涅佐夫出氣，庫滋涅佐夫到了北平，除去遞「國書」時見過毛澤東一面，以後幹了八個月的「大使」，未同毛澤東會過面。莫斯科方面看到拗下去不是辦法，到了是年十二月正式宣佈將庫滋涅佐夫調回，改派眞理報總編輯尤金繼任。這次大概正式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因此，毛澤東對尤金甚表歡迎，尤金到任後確實很受中共禮遇。至於毛澤東是否經常去看尤金，未見中共發表過，不

根據上列史實看，可知赫魯曉夫回憶錄所言是百分之百胡說，尤金出任駐中共「大使」在史達林死後九個月，即使毛澤東眞的要求過史達林派一位對馬列主義有高度修養的學者去核定他的著作，相信也沒得到史達林的同意，否則羅申不會幹了三年，再換潘友新仍然不是馬列主義的學者。

這一問題如果我們相信此回憶錄是眞的，認為是赫魯曉夫年老記憶有錯，應該有兩種可能。第一個可能是羅申在北平三年，毛澤東有芒刺在背之感，但又不敢正面要求史達林撤回羅申，於是改用迂迴手法，要求派出一位精通馬列主義的學者來核定他的著作。史達林也曉得他的眞意並非如此，就派了潘友新代替羅申。

第二個可能是在馬倫可夫派了庫滋涅佐夫去北平任大使，受到毛澤東的「杯葛」，弄到兩方面皆下不了台時，最後由毛澤東向馬倫可夫請求派一名馬列主義學者任大使，替他修正著作，於是馬倫可夫也藉此轉圜，派出眞理報總編輯尤金繼任。尤金擔任眞理報總編輯，又是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對於馬列主義自有相當研究。

這兩個可能自以後一個比較大，因為史達林時代赫魯曉夫在政治局排名第九，地位很低。史達林晚年又與毛澤東目前情況相同，極怕開會，雖然開會也只是一個形式，沒有人敢提出反對意見，可是史達林對這種形式也感到厭倦，從不願召開政治局會議，遇到問題只是指定一個三人委員會，五人委員會或七人委員會去處理，向他一人負責。如果不是委員會之內的委員，對某一項問題即不可能知道，所以赫魯曉夫對史達林時代的事情知道的並不多，回憶錄中也發現過許多類似的錯誤。

到了史達林死後，馬倫可夫繼任，赫魯曉夫即被擢升至第五位，由於馬倫可夫採取集體領導制，遇到問題由主席團（舊政治局與書記處合併而成）公開討論，因此，赫魯曉夫對機密事所知較多，如果說毛澤東此時向馬倫可夫提出要求，請派一名馬列主義理論家任駐中共大使，馬倫可夫派了尤金，比較合乎情理。但赫魯曉夫何以會扯到史達林頭上

至於赫魯曉夫說尤金帶頭使蘇共與毛澤東開始衝突，此事也不盡合事實。尤金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出任駐中共「大使」，一直到毛澤東發動砲轟金門之後，始被赫魯曉夫調回，改派契爾沃年科繼任。前後任駐中共「大使」五年之久，這五年期間也是毛澤東威權正盛時期，如果尤金眞的同毛澤東處不來，在北平也不可能作五年「大使」，尤金之調任是在一九五八年赫魯曉夫去北平與毛澤東會談之後，那次會談揭開了中俄共正式分裂的序幕，當時正值毛澤東砲轟金門失敗，弄得無法下台，希望蘇聯能給予大量援助，攻下金門島，但赫魯曉夫卻拒絕支持中共軍事行動。據中共以後公佈的資料，蘇俄想乘機取得對中共軍的控制權，倡議組織聯合部隊，由蘇聯軍官指揮，一如對華沙公約部隊，為中共所拒絕。但據赫魯曉夫回憶錄所透露，實在只是希望在中國設立一個聯繫潛水艇的雷達站，並願開放海參威供給中共作潛艇基地，但為毛澤東嚴詞拒絕。

在赫、毛正式發生衝突後，尤金處在中間自然變成左右作人難了。尤其是尤金在北平期間與中共頭頭相處都不惡，在赫魯曉夫眼中看來，尤金屬於親中共派，在雙方交惡時，自不能容許他繼續留任，所以在北平回到莫斯科就宣佈更換駐中共「大使」。尤金回國之後也沒有下文，十幾年來一直被打入冷宮未能出頭。

總之，赫魯曉夫回憶錄所舉出尤金這一段是百分之百的錯誤。但並不能由此證明赫魯曉夫回憶錄是偽造的，因為眞正作偽的人一定要查對資料，詳細考訂，務期能逼眞，不會留下這麼大的漏洞。可能由於赫魯曉夫口述時，中間記憶有錯，記錄者未加考訂，就抄錄成書帶去國外，交給「生活雜誌」發表；「生活」也未加考核，全文照登，因此，發生了許多錯誤。不過，由此，反而更使人相信回憶錄具有眞實性。

（**更正**：一七六期「寫人物掌故之難」，將山東「兗州」誤植「寬州」，特更正。）

顧擲頭顱碎鐵壁的胡風【上】

趙聰

一九五五年在中國大陸爆發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無疑是中共自有文藝整風以來截至文化大革命前最大的一次文字獄。而胡風又是被中共推尊爲聖人的魯迅之愛徒，黨齡頗久和極富影響力的文藝理論批評家，因此，中共的清算胡風就更具重要性。

「解放」之初，當胡風寫的三千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在中共報刊發表之後，他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寫給他集團中牛漢的信中曾說：「這殭屍統治的文壇，我甚至感覺得給他們發表了出來都不愉快。」於是他喊出「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這樣的豪語。可惜他並沒有「看準了」方向，過早地發出了他的錯誤的攻擊箭頭，以致自投羅網，身敗名裂以迄於今。

胡風一案相當複雜，這兒只能長話短說，但又不能不從三十年代胡風初登文壇時敍起。

胡風本姓張，名光人，亦署光瑩、荒、谷非等名字，一九〇四年生於湖北蘄春縣鄉下。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胡風的家庭成分眞稱得起是無產階級。他的父母毫無田產，父做豆腐，兩位哥哥，一做麵食，一爲佃農，他自己小時則爲人放牛、砍柴、看守稻子，十一、二歲入村學，父親打算送他到商店做學徒，遭到他的拒絕，他逃到縣城考入中學，又逃到武昌，轉赴南京，完成中學業。在武昌，他開始學着寫詩和小說，作品投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竟獲刊登。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他在南京加入了「共青團」從事學生運動，旋赴北京，考進北京大學，次年又轉學清華大學，未及畢業，即南下參加革命。清共時逃到日本，在東京參加左翼文人組織的「藝術研究會」，後因被日警逮捕拷打，監禁三個月後押解出境，於一九三二年遣回上海，投在魯迅名下，加入了「左聯」。

他稍有才氣，加以在日本受了左翼文學理論的薰陶，涉獵過不少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和蘇聯作家的作品，在「左聯」中便以文藝理論批評家自居，除對魯迅虔執弟子禮以外，誰也沒有放在他的眼裏。魯迅掀起的對新月報、「第三種人」的鬪爭，他都無役不從，成爲當時「左聯」中一位堅強的戰士。不過當[illegible]

進而彼此攻擊。到了一九三六年，周揚解散「左聯」另組「文協」，遵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喊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時，胡風便遵照魯迅意旨，共同拒絕參加「文協」，並另行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口號，與代表中共的周揚集團對立，於是使左翼作家陷於大分裂的局面。周揚與胡風的仇恨，這時已經種下了根芽。

魯迅死後，胡風自命爲魯迅唯一的傳人，便毅然繼承了魯迅的遺志，與周揚集團展開你死我活的鬪爭。他也學會了魯迅的作風，提拔獎掖一些左翼的文藝青年，鼓勵他們寫作，自辦刊物，大彈周揚集團中人，大讚自己集團中人。抗戰期間，他由上海而武漢而重慶，也曾到過香港，後返桂林而重慶，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淮海戰役一起，他南經香港轉赴東北，繼而進入北平。在這近十年間，他創辦了「七月」「希望」「呼吸」「泥土」「起點」等期刊，出版了「胡風文集」「密雲期風習小記」「文藝筆談」「劍・文藝・人民」「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在混亂裏面」「逆流的日子」「論民族形式問題」「爲了明天」等小冊子，大都是有關理論批評的散文，另外還出版的有一些詩集、雜文集和翻譯小說等。這些集子在「解放」後，都曾由他在上海創辦的「希望社」和「泥土社」重印過，每冊行銷平均約有數萬冊。中共曾統計過，胡風的讀者約有一百二十萬人。至於他集團中的作家，據中共的揭發，主要計有丘東平、曹白（二人在鬪爭胡風前已故）、舒蕪、陳守梅（又名亦門、筆名阿壠）、路翎（名嗣興）、劉雪葦、彭柏山、賈植芳（揚力）、張中曉、謝韜（葉逸民）、牛漢、蘆甸（劉貴配、正興）、曾卓、綠原、歐陽莊、方然（朱聲）、張禹（王思翔）、呂熒、朱谷懷（振先）、彭燕郊（陳德矩）、莊湧、盧玉、梅志（胡風妻）、任敏、梅林、羅洛、耿庸、杭行、羅石、冀仿、王戎、魯藜、徐放、閻望、王元化、余芳、滿濤、胡明樹、何劍薰、馮異、李離等，他們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解放」後都在文教界任職，有些是大學教授，有些是各省文聯的首腦，有些在黨的宣傳部（由中央到地方）供職，有些則是報刊的記者、編輯，散佈在全國，勢力是相當大的。只是胡風本人，在他的敵人周揚集團當權之下，小差事他不屑於幹，重要職位又到不了他的身上，只在全國文聯掛了一個理事的空銜和「人民文學」月刊一個編輯的空名而已。

抗戰軍興之後，周揚從上海到了延安，雖然他和毛澤東尊爲聖人、馬列主義的戰士之魯迅決裂，破壞了抗日統一戰線，但是仍然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當毛在成了中共中央的文藝總管。這使胡風因反對周揚而遷怒到毛澤東身上，當毛在[illegible]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重慶的左翼作家受到命令進行學習時，胡風

不但拒絕參加，並且著文另行提出與毛澤東相敵對的論點，同時更把中共所鼓吹的左翼文藝運動，和中共所贊揚的一些所謂進步作品，批評得一文不值。

據中共揭發的資料，說胡風由日本歸來後不久，就寫了一篇「辯證法與江湖訣」，諷刺當時左翼作家所宣傳的辯證法只是江湖上的口訣而已。一九三八年郭沫若提倡大眾化、通俗化，胡風指為愚民政策，公式主義，把人民當玩具。一九三九年，中共文人討論恩格斯「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性格」時，他反對創作典型的邏輯公式。一九四〇年討論民族形式問題時，他說：「所有這一切錯誤的理論，都是由於根本不懂得現實主義。」他因反對繼承民族傳統，而大罵陳伯達、郭沫若、何其芳、光未然、羅蓀等人。從九·一八到抗戰爆發這一階段，即整個由「左聯」領導的期間，胡風認為是「密雲」（晦暗）期，混亂期；在「密雲期風習小記」裏說：「這時期的文壇……差不多陷入了一種神經失常的狀態。」在「在混亂裏面」說：「這個主觀和客觀的隔離，思想要求和生活實際的隔離，使現實主義的傳統同時遭到了危機。例如，在詩上面，或者是被壓抑的憂傷的低訴，或者是焦燥的愛國主義的喊聲；在戲劇上面，小說上面，或者是直接從政治要求演繹出來的傳奇故事，或者是從社會科學常識出發的歷史的解題。」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中說：「在一種原始的興奮裏面把戰爭當作了簡單的機械的軍事過程，幾乎完全否定了文藝的任務。最明顯的例子是一部分作家所提出的『投筆從戎』運動，一些論者把那叫做『前線主義』。」在「逆流的日子」裏說：這文壇有着「主觀精神的高揚和客觀精神的泛濫，分離地同時發展的特點。」他所說的主觀精神的高揚，是：「文藝家和這偉大的事件（指抗戰）相碰，他（指作家）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燃燒起來，感到擁抱了整個時代的沉醉。」他所說的客觀精神的泛濫，是指：「於是飛來了種種的政治號召，他（指作家）立刻被這些號召本身吸住了，覺得每一個號召本身都是抗戰內容的全部，變成了它們的直接傳佈者，……在客觀精神的這樣的泛濫裏面，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的精神力量。」胡風的文字歐化過甚，一向號稱難懂難讀，但上面所說這些左翼文壇的流於公式化、概念化、簡單化的現象，卻不致使人誤解，並且眞個道出了當時文壇的病徵。

一九四五年，胡風主編的「希望」創刊號在重慶出版，裏面刊出他的大將舒蕪所寫「論主觀」一文，提出了在馬列主義中新創的理論，主張一種唯主觀的歷史觀。舒蕪在作「主觀」的界定時說：「所謂『主觀』，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而只為人類所具有。它的性質，是能動而非被動的，是變革而非保守的，是創造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非役於物的，是為了同類的生存而非為了滅亡的，簡言之，即是一種能動的用變革創造的方式來利用萬物以達到保衛生存和發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對於『主觀』這一範疇的概括的說明。」這篇文章顯然為胡風以後在文學上所主張的「主觀能動精神」建立哲學基礎的，所以胡風在文後加了按語，加以贊揚。不過這篇文章雖然一再引用斯大林的話，如「約瑟夫告訴我們……」，但立場卻相異於以物為中心的歷史觀；論到文藝這一方面，更是顯得無視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所以在發表以後，立時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注意，指示重慶左翼作家加以圍剿。

本來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前一年，延安就因為胡風批評左翼文壇的低劣和中共號召的不當，派何其芳和劉白羽到重慶找胡風談過幾次話，但被胡風應付了過去。當時胡風曾寫信給舒蕪說：「因兩位馬褂（指何、劉）在此，豪紳們（指重慶的左翼文人）如近欽差（從前皇帝派人下來，叫做欽差，皆穿黃馬褂），我也只好奉陪鞠躬。還有，他們說是要和我細談，其實已談過了兩次，但還是要細談。好像要談出我的『私房話』，但又不指明，我又怎能猜得着。這一回，我準備談時請他們出題，我做答案。」到舒蕪的「論主觀」發表後，一面由黃藥眠出馬著文批判，指該文為「約瑟夫的外套」，一面由馮乃超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會上茅盾、蔡儀等批評了「論主觀」，馮雪峯出來為之辯解，中共並動員了侯外廬。胡風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寫給舒蕪的信上說：「當天下車後即參加一個幾個人的談話會後半會。抬頭的市儈（指茅盾）首先向『主觀』開砲，說作者是賣野人頭，抬腳的作家接上，胡說幾句，蔡某想接上，但語不成聲而止。也有辯解的人（指馮雪峯），但也不過用心是好的，但論點甚危險之類。最後我還了幾悶棍，但抬頭的已走，只由抬腳的獨受而已。但問題正在開展，他們在動員人，已曉得是古典社會史的那個政客哲學家（指侯外廬）。今天遇見，說是有人送刊物給他看，他看了四節，覺得有均衡論的傾向云。」

這之後，中共的一位負責同志找胡風和舒蕪談話，想是在重慶的周恩來吧。另外，胡喬木、喬冠華也為這事到重慶來，顯然是把事鬧大了。

這時胡風不但不與中共官方妥協，還發動他的集團中人寫雜文，向批評「論主觀」的人們進行反擊。他自己在一些雜文中號召「要戰鬬」，並且不惜出之以謾罵，如：「每一現象後面藏有玉律，而且每一對象懷裏還揣有金符。」「一定要使任何種類的、掛羊頭賣狗肉的作家們受傷喊痛，以至當場出相的。」「如果要文藝能夠眞正付出力量，首先就要撕破『警察文學』式的理論，剝掉『警察文學』式的理論指導家的紙紮的八卦衣。」

在這以後，胡風一面批評中共鼓吹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清明前後」、袁水拍的諷刺詩、沙汀的「困獸記」、陳白塵的「陞官圖」等，一面更正面提出他的文學主張，如為藝術而藝術、自發的鬬爭——不要領導、「那裏有人民，那裏就有歷史。那裏有生活，那裏就有鬬爭」。作家要自我擴張，以主觀能動精神，寫人民精神奴役的創傷等等。

直至「解放」前夕，中共官方的作家們，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像何其芳、林默涵、邵荃麟、胡繩等，一直向胡風攻擊不已，所以他在一九四八年給舒蕪的信上說：「現在已成了全面攻來之勢。」但他也感覺到「我們處境的不利」了。

（下期續完）

海外見聞錄

馬拉威和里索托斯

是非洲的「黑奸」？還是反共的前哨？

天涯客

在馬拉威共和國的第一大城市布蘭泰，太陽剛才下山，街上的行人就稀疏得像晨星一樣了。有孩子的人家忙忙把窗戶和大門，都從裏面堵上。然後抱着沉重的心情，很早就鑽進被窩裏去。——這不正是新月出現的一個晚上麼？每一個月的這一天，「斧頭黨」的人們，就總會在夜色中，幹掉幾個無辜的大人和孩子。先把他們的下部割掉，然後再抽乾他們身上的血，讓他們活活地痛死。

爲什麼「斧頭黨」要這麼做？爲什麼兩年以來每個月新月初上的時候，他們都要殺些無辜的人？直到現在，還是誰也不能解答的問題。「斧頭黨」裏究竟有那些人？也一直還是一個謎。

最初，大家都相信：這也許和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多少有點關係。但是，日子一久，又從來沒有破過案。人們倒慢慢地傳說起來：這個「斧頭黨」，完全是政府自己搞出來的。他們欠了南非的借款，沒有辦法還。所以，就只好用老百姓的「下部」和血液，來向南非抵賬！

說這種話的人，一點開玩笑的意思都沒有。尤其是當馬拉威政府號召人民替血庫輸血的時候，他們就更覺得振振有辭了。

被這種謠言弄得啼笑皆非的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發表了聲明。他們認爲：「斧頭黨」一定是反政府的分子搞出來的。把死者的下部和血液拿走，是因爲那些人夢想用它們來行使巫術的緣故。

醫學博士出身的馬拉威總統班達，就說得更乾脆了。他一口咬定：這是一種「赤色恐怖」，完全是反對他的左派分子搞出來的。所以，他最近在首都的一個羣眾大會上，斬釘截鐵地說：

「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這一小撮壞蛋揪出來。不管他們是部長也好，委員長也好，我們黨裏的高級幹部也好。誰和『斧頭黨』有聯繫，誰就別想有便宜找！」

結着，他的警察就開始了大逮捕。成百的嫌疑犯都被拘留起來了。其中，光是部長級的「大人物」就有三個。

馬拉威是一個地地道道，「一窮二白」的非洲小國。國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四十五元美金。折合起來，每月的平均收入，連四元美金都不到。在它的國土上既沒有什麼重要的資源，也沒有什麼像樣的企業。直到今天，國家的總支出，還要依靠英國的津貼。——因此，馬拉威人，就把到外國去工作，當成了解決生活問題的「最上策」。光在南非，就有九萬多馬拉威人在做苦工；在若丹希亞的更多，已經超過了二十萬人。

班達總統，從他上台起，就在內政外交方面，表現了大刀濶斧的作風。他只准自己的「馬拉威議會黨」，參加政治活動。其他的各黨各派，都一律被打成了「非法組織」。所有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即使貴爲部長的話，只要不聽他手中「指揮棒」的調度，也馬上就會葬送了前程，甚至於抓去坐牢，也說不定。



里索托斯國的總理岳挪坦「大酋長」，至今還常在「公開集會」上，大跳其「赴戰舞」。

在外交方面，他最大膽的一個決定，就是在非洲的黑人國家中，首先和種族歧視最兇的南非，建立了外交關係。而且還居然向南非借了一筆巨款，來替自己的首都里朗威，建築一些現代化的商業區、住宅區和「遊覽區」。同時還造一座國際空港。

另一個被非洲黑人所切齒痛恨的國家——葡萄牙，也成了班達總統的好朋友。他們借錢給他來修鐵道。

可是，這些外援，並不能增加他多少威信，反倒使他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更成了問題——許多以反白人爲職志的非洲黑人新興國家，就乾脆張口閉口地罵班達是個「大黑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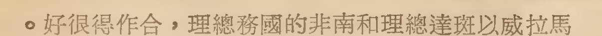
反對他的馬拉威人，多半集中在坦贊尼亞共和國裏。一面經常地對他展開宣傳攻勢；一面還訓練了不少「游擊幹部」，回到馬拉威來組織「解放軍」。——他們需要的經費、武器、宣傳品和教官，都由中共很大方地加以供給。有時還要找坦贊尼亞的政府過一道手；有時根本就雙方直接

打交道。

所以，這些醉心於「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反對派，也從蘇聯的「同路人」，一變而為「紅太陽」的非洲前哨了。

在前任教育部長齊彭伯瑞的領導下，有一支他們的「解放軍」，在這個八百五十公里長的小國家裏，橫衝直撞，幾乎打進了京城。要不是班達總統的「白人朋友」，來出頭幫忙，由白人僱傭兵來加强馬拉威的「國防軍」的話，局面恐怕早已經就不可收拾了。

有組織的武裝部隊，被紛紛打垮以後，反班達總統的人們，開始採用了一個新的戰畧。他們不再打硬仗，只是化整為零地，潛伏在大城市裏，悄悄地進行地下活動。恰巧也就在這個時候，在馬拉威出現了專門製造恐怖，嚇得連小兒都不敢夜啼的「斧頭黨」。



馬拉威以班達總理和南非的國務總理，合作得很好。

是不是眞的有這麼一個黨存在？誰也沒有辦法答覆。人們叫它做「斧頭黨」，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在殺人的時候，專門用斧頭的緣故。

班達的政府，一天消滅不了這個「斧頭黨」，每個月「新月初現」的那個晚上，就會成為馬拉威人的一個「恐怖之夜」。有時，一夜裏，就會發現十一個被斧頭砍掉了下部的尸首。

× × ×

為了和白人交朋友，而被非洲人罵為「大黑奸」的國家元首，還有一位里索托斯國的國務總理岳挪坦。

里索托斯這個南非洲的黑人小國，在獨立以前，叫做英屬巴索圖區，人口只有八十萬左右，其中的十七萬，都是在南非金礦裏做苦工的。

岳挪坦總理，本來是那裏的一位大酋長。所以，做起事來，還很有一點火辣辣的作風。他根本不管老百姓們反對不反對，所有的築路工程師、警官、法官、律師、醫生，都一律用的是南非的「客卿」。競選的時候，他的經費也是南非的工商界「自動捐獻」的。議會中的反對派，都在「緊急戒嚴令」的條例下，紛紛鋃鐺入獄。就連他的表弟，里索托斯的國王莫修秀二世，也因為袒護過反對派的緣故，被他軟禁在宮裏。——他非但在宮牆外面，添了一層密密麻麻的鐵絲網，而且還沒收了國王的「御用汽車」，開除了國王三分之二的內侍，「以示薄懲」。

說來也奇怪，這位國王，雖然身為「封建餘孽」，但卻很有些像柬埔寨當年的那位「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一樣，喜歡和左派拉交情。他支持下的反政府黨的領袖莫卡赫雷，就是專門拿坦贊尼亞的錢，聽坦贊尼亞的話的「大人物」。

這些錢當然不是坦贊尼亞自己拿出來的。話也大部份是從「毛語錄」上摘引來的。

所以，通過坦贊尼亞這個「中間站」，「紅太陽」的一隻手就伸到了馬拉威，另一隻手又伸進了南非洲的腹地——里索托斯。

直到目前為止，在南非警察的虎視眈眈下，當地的人民，還沒有組織起什麼游擊隊來。而反政府黨的那些頭頭們，卻已經被大酋長岳挪坦總理，一會兒關，一會兒放，一會兒又搞得狼狽不堪。氣氛最緊張的時候，「大酋長」一下子就把反對黨的二十九個議員，關起來了十八個。

在捉人的時候，當然也免不了要抄家。在查抄出來的文件中，據說：有兩樣東西最讓「大酋長」大光其火。

一樣是：外國人替里索托斯的人們起草的「黑名單」，凡是「榜上有名」的人，都應當在「革命成功以後」，交付人民審判，處以極刑。榜上的第一名就是「大酋長」岳挪坦，他的全部部長和副部長，也一個都沒有漏掉。

另一樣文件是：反對派們受到「人民幣」支持的證據。同時，還明白地指出來：

「里索托斯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以後，南非人民解放的火炬，就也會點燃起來了！」



分裂與鬭爭？

評曙暉社論之三

·劉健·

如果讀了「曙暉」社論開頭的兩段文字，你不以爲這是在强調分裂和鼓勵鬭爭才怪呢！爲了證明我的論點有事實根據，姑且抄引出來，供讀者評判。

「去年四、五月間，香港天主教會所召開的教區會議第七組『教會的社會觀』，會嘗試討論本港的政治狀況，文中有提及『與共產黨交談』一節，在未開始討論之際，有人要求把該節删去，但其動議並未能順利通過，遂引起强烈的爭論。在同一期間，右派政治特工及一撮親右的教友便發起政治宣傳攻勢，在本港各大右派報章上紛紛借教徒之名發表言論及聲明，意圖影響與會者之意見，在第二次復會時，該項删除『與共黨交談』的動議仍未獲得通過，其時場面之氣氛極爲緊張。會議後數日，右派報章和雜誌更擴大宣傳攻勢，看來似乎不勝不休。在同期，台灣國民黨政府加施壓力於香港教會，右派極端分子更多次以教友之名致電主教，希望他出面制止該項討論。在五月五日的會議中，本港主教終於出面制止討論該節，並命令將其删去，此一風波便就此平復。」

「同年十一月，香港教區當局宣佈教宗將於十二月四日到訪，並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宗教儀式。在同期，外國某通訊社傳言教宗此次東來，實有意與中共交談，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傳言一旦散開，本港的右派份子急忙展開政治攻勢和心理戰術。同月十一日，某右派報章載有一篇文章論述此事，遂肇此政治心理戰之端。……至二十四日那天起，政治戰術漸次由弱轉强。同時，某右派報人更專題特輯的評論此事。在二十九日那天，某右報更以『中共對天主教的殘酷迫害』作爲特輯。……自此日以後，宣傳的攻勢又轉了形式。此次採用的是『聲明』。而文中大談反共，大談慘受迫害，求教會諸公主持正義，支持反共。這一宣傳頗爲收效，弄得滿城風雨。教宗終於在十二月四日抵港，一切均順利進行。此事總算又告一段落。」

「從上述兩次事件中，得知右派潛存在港教會的宣傳和勢力，是可以影響到整個教會的政策的。」

我眞不知這位社論的執筆人是何用心？口口聲聲指摘教友爲右派或親右派，更或是右派極端分子。

這裏，我當然不屑也不願質問社論的執筆人在政治意識中是屬於何黨？何派？因爲那是造成分裂，鼓勵鬭爭的。

在所有的天主子民中，我並不分國籍、民族、地位和身分。我只知道如何遵照大公會議所頒佈的原則，而適當地運用到各地區中來。由於這裏是屬於天主教的香港教區，而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子民是中國人，因此，大公精神如果要有效地在屬於大多數中國子民的香港教區推展開來的話，就得尊從大多數中國子民的意見，特別是在召開教區會議的討論中。

在荷蘭的牧民會議中，可以大談神職人員還俗的問題，並且也可通過投票贊成神職人員結婚，這與荷蘭人民的性格頗有關係，在地區性的討論中，不能並不以爲忤；然而，如果在香港的教區會議中，討論神職人員結婚應被許可的的話，相信大多數的中國子民代表，會憤然退席，因爲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不同所致。

在美國，美國主教團可以取得協議，上書美國總統要求對中共政策採取溫和親善政策，因爲他們是美國人，隔岸觀火，無動於衷，根本沒有中國人所具有的中國民族性格的情感。

可是，在香港的教區會議中，只有外籍人士的起草中，才會天眞地把「與共黨交談」列爲草案討論的項目，結果就得自取其辱了。這一教訓難道還不夠反省嗎？何以曙暉社論的執筆人，竟又在「删除」之後，重新提出：「如今吾人建議教區當局設立一研究核心，專責研究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和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共產政權，看看教會能否與之交談，或作其他方法的接觸。」這位執筆人卻忘記了：去年五月五日的那一幕，在教區會議上與會的代表絕大多數的支持主教的删除指示，沒有一票反對嗎？目前教區會議的討論，仍在繼續，還沒有閉幕，何以社論的執筆人竟「專制」乃爾！

況且，爲了達到這一「交談」目的，竟在汚蔑着同是天主子民的教友了。請問「曙暉」社論的執筆人是何存心？想掀起分裂呢？還是想鼓勵鬭爭？最壞的是把這篇東西發表於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刋物上，是否想利用淳良的大專學生，做分裂的宣傳和以之作爲鬭爭的工具？

在此，鄭重地向香港教區主教徐公誠斌呼籲：愼重考慮天主教大專聯會總指導神師是否適當的問題，已經是時機了。我寧願看到「一家哭好過一路哭」的決策。

最後，在此鄭重向各中國天主子民呼籲，面對「曙暉」社論事件，表達沉默大多數的心聲，發揮一下天主子民的力量！相信賢明的教區當局是不會也不該漠視的！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和諧，不要鬭爭。那麼就得滅絕分裂和鬭爭的種子。

無上裝酒吧蓬勃

香港的無上裝酒吧雖然成爲一時風尚，領畧過個中滋味的人，認爲這種架步雖然走通了法律罅，可是不會興得太久，終會盛極而衰。因爲，人體的某一部分，不常見的地方一旦公開了，會覺得是新刺激。但看慣了就等如見到一個人的面部或手部一樣，沒有什麼吸引力了。

這是很合理的說法，如果你每天都上這些無上裝酒吧，去得十天八天，恐怕有人請客，你也不感興趣了。

因此，現在酒吧老板已發覺無上裝漸漸不夠刺激，於是有再進一步作「無下裝」侍酒的計劃。這個計劃能否實現，雖尙未知，不過，其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必然和「無上裝」一樣，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消失了刺激，日漸走下坡，終至無人過問。

因爲不論上體或下體，都不過是人體的一部份，雖然有如人的面貌一樣各有些微不同，但大致上是一樣，就如人有兩眼、兩耳、一鼻、一口一樣，除非那人是畸形的。這些「神秘」部份，多看幾次，還有什麼神秘可言？

日前，許多衞道之士大力抨擊無上裝酒吧，當然，這種風氣對社會有壞處沒有好處，但也不必那麼緊張去反對，可判定他們的命運不會長久，最後，對那些「好此道」者消失了刺激性，就再難找到顧客了。

據一位行內人說：這種酒吧的皮費很重，一般都要裝修豪華，這一筆裝修費已花掉不少。無上裝的女侍，要付出高薪，而且好波之人，常常被人拉角，每拉一次，自然又要提高待遇。另一種皮費是不能公開的，不付出這種皮費，時時會被人找麻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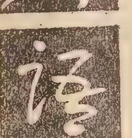
雖然如此，開設無上裝酒吧的人仍然有利可圖，也因此而此類酒吧才會愈開愈多，他們並不作「長遠打算」，多數預算在四個月內就賺回本錢，四個月以後，仍然能存在的話，便是混一天賺一天錢了。

修改笞刑的法律

如果擬修改的體罰法律獲得立法局批准，則任何人士若在公共場所藏有武器，將可判笞刑。

根據目下的法例，只有在犯了下列的罪行，才可施以體罰：㈠未經許可，藏有軍火彈藥，㈡行刦，㈢非法傷人或嚴重傷害他人身體，㈣拐帶十





四歲以下兒童，企圖使其離開父母或合法監護人的照顧，或企圖向該兒童偸竊，㈤從婦孺身上偸竊任何財物，㈥强姦十六歲以下之女童，㈦與十三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女童發生性關係或企圖發生性關係，㈧非禮或圖非禮十六歲以下之女童。

當局擬修改這條法例，在巡迴審判儀式中，李比爵士已經有所透露，動機是鑒於青少年罪案的猖獗，俯順輿情，以嚴刑峻法來遏止日趨嚴重的罪行。不過，仍然有部分法官認爲，笞刑並不能遏止青少年的罪行，他們主張施以「感化」「教導」。因此，雖然大部分人贊同此議，在立法局仍可能要經過一番辯論。

不過，「感化」「教導」是目前使用的方法，可是，青少年的罪案，卻與日俱增，這證明「感化」「教導」之方，收效甚微。

笞刑是否可以戢止阿飛們的兇燄？還得看警方用多大力量對付阿飛。現在爲非作歹的惡飛，大多數能逃過警方拘捕，拘捕後的刑罰縱嚴，他們也不會畏懼。因此，警方對緝飛付出較大力量，才可收到效果。

笞刑無論如何比「感化」「教導」難受，他們嘗過這種滋味，會存有戒心，對目前的治安，不無小補。有些人認爲笞刑是不文明的，可是，當一個惡飛用纏上鐵皮的臂膀向你箍頸，或者用鋒利的彈簧刀刺向你的身體，你可以用文明的方法感化他嗎？

萬人傑

施以笞刑，可讓他們知道，身體受到的痛苦是怎麼樣的滋味。他所施於人的，法律也同樣施於他們身上，這是很公道的。法律也有「殺人者死」的規定。傷人的，使人受到痛苦、傷殘的，讓他們受笞刑，不是十分合理的事嗎？相信大部份「文明」「善良」的市民，也都贊成笞刑。

國府新外交政策

自去年聯合國大會准許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投票中，中共第一次得到多數票後，台北許多人認爲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重新檢討必要。

過去，一直本着「漢賊不兩立」的原則，那一個國家承認中共，國府就和那一個國家絕交。可是國際間只[illegible]益，承認中共，和中共建交的國家愈來愈多，如國府仍本過去原則，會把自己陷入困境中。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和西方國家一個一個的絕交，豈不把自己孤立起來，外交部也成了絕交部嗎？因此朝野人士認爲該將這個策畧作根本的修改，即使某一國家和中共建立邦交，國府不主動和他們絕交，仍保持外交關係，反而可阻止更多國家和中共建交。因爲這一來，就要由中共抉擇，在某一國家仍與國府維持外交的情況下，他們是否肯與這國家建交？建交後，是不是等於承認了兩個中國呢？這些問題，要讓他們考慮了。

據說，目前有種種跡象表示國府政策正作着這樣的修改，魏道明下台已是無可推翻的事實，誰繼任外長，目前雖還未決定，但外交政策隨魏道明的下台而更改，則是既定方針。

在今年聯大中，如果通過准許中共進入，國府也不會退出，把這頭痛問題讓中共選擇，這是對付目前國際間一股逆流的最好辦法。

最近，有一個很特殊的例子，據說，科威特不久就要宣佈承認中共，但不建立外交關係，國府也不準備與科威特絕交。

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到國府外交新政策的端倪。循着這條路走是否準確，雖然還未能遽下定論，可是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事先不必千方百計阻止。事後也不用傷腦筋應付。像科威特的情形，國府並不尷尬。

台灣經建發展迅速，對外輸出日增，這需要外交上的幫助，動不動絕交的政策，實非上計。

水費加價法

中國有句老話：「民以食為天」，這是說食的重要。其實，還有比食更重要的東西，那便是空氣和食水，本港的空氣雖然污濁，但還未嚴重到用錢買的地步，而在最缺水的那些日子裏，食水在人們的心目中，的確比米糧還要珍貴。淡水湖建成之後，再加上東江買來的水，問題似乎可以解決了，不料，財政司郭伯偉爵士在新的財政預算案中，宣佈自今年七月一日起，家庭用水擬增加百分之五十，工業用水擬增加百分之百。消息傳出，全港輿論譁然，除了一兩個應聲蟲外，大家一致反對，最有力的理由是：增加水費對每個市民都會發生影響，等於抽「人頭稅」。而且升斗小民和百萬富豪同等負擔，尤其不合理。因此，有人主張，水務局的赤字，可以用增加烟酒稅的收入來挹注。

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施政方針，應該以人民的福利為前提，公用事業以便民為主，不應在盈虧方面斤斤計較，否則，所有的學校都應該關閉，而改為馬場、狗場或賭場，因為前者是賠本生意，後者才是賺錢生意。雖然如此，可是地球上一百多個國家，沒有一國這樣作，足見政府是不能唯利是圖的。

財政司增加水費的理由，一則曰，供水不是一種服務；再則曰，開闢新的淡水湖需要錢；三則曰，水務局收支有赤字，一言以蔽之曰：「賺錢主義」！

綜觀各方所提出的意見，雖也合理可行，但卻未必完全符合財政司的要求。賣油郎有一辦法，既能符合財政司的要求，又能使水費加價不出在窮人身上。這靈感是在制水最慘時得到的。那時雖然四天一供水，但還有人將寶貴的食水任意浪費，因為有錢的人不在乎戔戔的水費。當時我想，政府眞應該用累進率來收水費，辦法是：以樓宇的面積大小為標準（本應以人口為單位，因確實數字不易獲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定出一合理的食水消耗基本數量，凡食水消耗在此基數以下者，一律免費供應，然後以若干度為單位，超過一個單位，加收基數一倍；超過五個單位，加收基數五倍，餘類推。如此，相信水務局的收入，必會直線上升，同時再也不會有人浪費食水，而現有的儲水量也足夠供應，不必再籌款開闢新淡水湖矣。質之郭伯偉爵士，不知以為何如？

詩曰：一、水費加來最可憐，不分貧富一齊攤！勸君多到舞廳去，邃拆而今免稅錢。

二、施政如何唯利圖！民足府庫自然足；

從「天有兩個屁股高」說起

敝鄉流傳過一句話「天有阿三兩個屁股那麼高」。據說這話是曾經高中前清舉人的望德公小時候說的。阿三是望德公的芳鄰，二九年華，頗具姿色，尤其是步履婀娜甚引人注目，望德公兒時常常聽到那位嚴肅得可以當一品夫人的鄰居嬸嬸斥訓阿三：「瞧你，走起路來把屁股翹得半天高，像什麼話？」望德公對這句話印象至為深刻。所以鄉人問他天有多高，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有阿三兩個屁股高。」

天到底有多高？即使今天世界上最聰明的科學家恐怕也無法說得清楚。可是一百年前，敝鄉的望德公就計算得十分準確了。你說偉不偉大？而「無幽默感派」，也一如敝鄉的望德公那麼「偉大」。

李白說：「白髮三千丈」，他們搖頭太息：「頭髮能長那麼長麼？」軒昂男兒，其高不過七尺，附於頭皮上的毛髮，焉能長至千丈？有一點科學頭腦的，或許還要引摘科學經典，證明頭髮每月不過增長一厘米左右，而且愈長增長率也愈低，李白若有千丈之髮豈不是要活到「萬萬歲」嗎？

蘇軾說：「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無幽默感派」也不禁幌腦嘆氣。「淚能有千行麼？」人只有兩隻眼睛，即使是二郎神，不外也只有三隻眼睛而已。哭將起來，豈能成千行之淚？有點科學知識的，大抵還要用科學理論證明。淚腺的總容量，和一個小酒杯不相上下，即使用「花灑」來「灑」，也「灑」不出一千行。

「無幽默感派」諸公，既然像烏頭先生證明大禹只是一條蟲那樣，花費那麼多時間去考據，終於證明了李白與蘇軾之不通，大抵也是要花三九廿七天的功夫削去五棵大松樹的樹皮，再花三九廿七天的功夫，用小蝌蚪文寫上他們的「偉大」考據，使傳之後世，供人瞻仰。

蘇軾固然不通，尚情有可原，他不但尊孔，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保守派。最該死的莫過於李白了，好大的狗膽，竟敢發出「吾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狂言。嘲笑起「萬世師表」的孔聖人來了，怪不得他不得好死，到河底去撈月矣！

其實若按照「無幽默感派」如此認眞地考據，不僅可以斷定李白、蘇軾之不通，而且可以斷定古今一切文人都不通。甚至是他們平素所供奉的孔丘老夫子也不通。老夫子把泰山當作天下最高的山峯，登東山以小魯，登泰山以小天下；不知此外尚有四嶽；不知中國還有秦嶺、祁連山、積石山、崑崙山；不知道天下間竟有一座五個泰山疊在一起也比不上它高的珠穆琅瑪峯。為避免無知之輩引用聖人之言，以致謬種流傳，「無幽默感派」諸公實在有必要「見義勇為」地為孔聖人的文章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怕西方不見「太陽紅」！

附：上期本欄「憑居整舊規」，居是君之誤，特更正。

郭伯偉預算案

從費邊精神看

我聽小市民說：「只有加水費，人人都走唔甩！」可謂一言道盡。

郭伯偉是個什麼財政專家，過去在英國有過什麼功績，本人全然不知。但此人昧於社會知識，已無異議。

我在學校裏讀財政學的時候，就知道現代資本主義的財政，就是要使有錢人多出錢，貧苦人少出錢，來遏止貧富過份懸殊。但是郭伯偉先生卻沒有睜開眼睛來看看，香港貧富懸殊到了什麼程度！有人花幾十萬嫖一個女人，也有人爲愁三餐而跳樓自殺。而更尖銳的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在小小的深圳河的對岸，有人爲分配問題而大聲叫嚷。

如果郭伯偉是個法國人或荷蘭人，對他的財政預算案我可能沒有異議，而一個從費邊社會主義國家陶冶出來的財政專家，怎麼能有這種違反潮流的財政措施呢？一個沒有費邊精神的預算案，根本就不應該用到英國的殖民地上來。

誠然，香港的自來水不算貴，尤其是爲水受過苦難的香港人，頗知水的寶貴。但是不能因爲水便宜，就在這上面動腦筋。因爲香港的財政來源很多，有的偏重於富人負擔，有的平均負擔。基於費邊精神，應着眼於前者。現在加稅加到自來水頭上，是屬於平均負擔的一種。

我們知道水費照原有的價錢增加百分之五十，對於富人來說，加了等於不加；對窮人來說，卻是百上加斤。一個月入上萬的有錢人，本來每月繳四十塊錢水費，現在增加二十元，也不過六十元之數，這對他們而言，根本不受影響。

但是一個每月收入四百元的窮人，每個月繳二十元的水費，已經感到吃力，現在再增加十元，等於他全部收入的四十分之一。你說這種稅加到誰的頭上呢？

香港的繁榮，並不是每個人都分潤到的，許多胼手胝足的人，二十年前是這種收入，二十年以後也相差無幾。所不同的，只是就業機會增加了一些。

有人說，中國是個缺乏統計數字的國家，我以爲香港亦復如此。假如這裏有明確的統計數字，相信就會有許多令人咋舌的資料。

聽說立法局對水費一事將引起辯論，不過我不以爲能有什麼結果。因爲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中，能有幾個出身布衣？在他們看來，增加十元八元的水費，對居民沒有什麼損害！

黃思騁

行簡筆下的李娃「回眸凝睇，觸類妍媚」，滎陽公子魂飛魄蕩，不惜淪爲殯儀館歌手。歷史上固不乏以媚取寵的名女人，但若說獻媚便是女人的專利，那又未免有點侮辱女性了。

談「媚」

史記佞幸傳：「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晉書：「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皓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狐媚以取天下也。」由此可知「媚」並非女人的專利，無行無恥的「小丈夫」也懂得獻媚取寵，對着他們認爲是有權、有勢、有財的大人物，他們會卑躬屈膝，百計巴結，這巴結的手段便是一個「媚」字，且看這些人的媚態：

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外，仍錄付史官。」（麗情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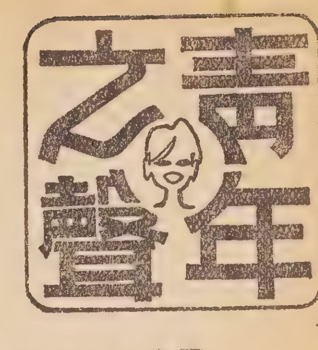
唐敬宗令高崔巍撩頭水下，久而出之，問何所苦，答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逢聖主，何爲來？」（朝野僉載）

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畧云：「……遇郊坰之耆老，問古今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覩。」（五代史補）

夠了，獻媚的無行文人，大抵都是如此嘴臉的，他們沒有「色相」，只能在文字及口頭流露媚態，脅肩諂笑，務求心中的大人物飄飄然，昏昏然，藉以從中取寵取利。高崔巍表演硬滑稽，將敬宗比作聖主，獲「賜物百段」；失意的徐寅虛構一段過梁郊的故事，假借父老之口將朱全忠諛媚一番，譽爲當代第一，也被大加器重，且獲得一字奉絹一匹的稿酬；至於那個爲了一顆新牙而大吹大擂，甚至提議「宣示海外」的李近仁，得到什麼獎賞雖不得而知，但相信其獎必厚。這些獎賜、器重、賞識，便是「媚」的最後目的，而硬滑稽、小題大做與無中生有，便成爲取寵取利者所樂用的媚術。因此，現在雖然仍有那些名利雙收的人，在高興得流淚之餘，不惜大費筆墨去寫露骨的獻媚文章，大拋媚眼，務求對方飄飄然、昏昏然，自以爲果眞成了「聖主」、「名家」，在下也就見怪不怪了。

可笑的是，他們殫精竭思地寫那些齷齪的獻媚文章，照例總要加上一句我不是吹牛拍馬或者我不是被收買什麼的，藏頭露尾，究其目的不外是爲遮掩媚態吧了。

江城子



我們爲國家做了些甚麼？

李有光

深夜讀先烈林覺民的「與父書」和「與妻書」以及先烈方聲洞的「赴義前別父書」後，不免唏說一聲慚愧！他們二十五、六歲時便已爲國家下幹轟轟烈烈的偉大事業，充分表現出中華民族英勇兒女的氣概。我們也是二十餘歲的青年人，我們又爲國家做了些什麼呢？

林先烈的「與父書」祇有寥寥的四十餘字：「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有大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這四十餘字已充分表現出他的慷慨氣魄，他之所以具有這種慷慨氣魄，是因爲他有大愛心，我們看他「與妻書」中說：「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大抵六十年前的革命青年都具有大愛心，才能把一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幹下驚天動地的偉業來。方先烈在他的「赴義前別父書」中也說：「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鬬而死亦大樂也。且爲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今日竭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身家也。」

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比林先烈及方先烈所處的，還要悲慘千百倍以上，可是，我們之中，又有幾多人能夠深明大義，洞悉時局，而效法先烈那種不怕犧牲，去做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呢？

我們之中，不是淪落於紙醉金迷的生活，就是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故意地有理也反叛，無理也反叛，盡量挑剔政府的錯處，昧於事實，畧去現實，不理性地漫罵侮辱政府，使本來已是很艱難的反攻復土事業更加難以進行。

我們爲什麼不理性地想一想，國民政府能夠眞正安定下來統治國家有幾多年呢？是誰迫使國民政府播遷台灣？我們爲什麼不向現實觀察一下，共產黨安定地統治了大陸二十一年，爲什麼我們的同胞還要冒死逃來香港呢？我們又爲什麼精明於小處，愚昧於大處？我們還配做知識青年嗎？」

美故總統甘廼廸說得好：「不要問國家爲你做了些什麼，問你自己爲國家做了些什麼！」

今年又是辛亥年了。讓我們冷靜地想一想：我們爲國家做了些什麼？也許，另一個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就將開始；也許，我們從此就要「適應」共產黨的非人統治與大陸同胞一樣地過着非人的生活！

「不」

多年前，筆者到一塊小地方，在一個隆重的大集會裏，因爲聽了好些使人昏昏欲睡的演說之後，爲了打整精神，於是我想到吸烟。但在旁負責領隊的一位官員卻對我說：「某某就要出場，不要吸烟！」當時形格勢禁，我自然「不敢吸烟」；但我覺得，這於我是一種侮辱，使我痛苦極了！至今每想起來，還是憤憤不平，令人怕怕！

這某某，自然是大人物。如果說，在公眾集會裏，規定不准吸烟，這是公共道德，我應當遵守；但如果說，某某大人物就要出場，就「不准吸烟」，那就太豈有此理了！

在我看來，世間並沒有什麼大人物與小人物之分。人的尊嚴，應當是一律平等的。但我並不反對人對人的敬愛。但這必須出於自願自發的良知。如果說，因爲大人物要出場，就「不准吸烟」，這就是極權主義，偶像崇拜！這決不是一個開放社會和眞正民主、自由的社會所應有的現象！

由此，我便想到有關「不准吸烟」的思想問題。

筆者在這裏寫稿，原是應一位好朋友的邀請。當時，我對這位朋友說，我的思想超然怪誕，本想

文化基礎不可動搖

褚建中

我國文化發達極早，今日世界上能具有如此悠久而光輝的文化歷史的國家，已難找出第二個，印度雖然也有相當綿遠的歷史傳統，但它的消極性的特質，使它局限於某一程度上，不能再進一步。西方科技，在近世不斷以飛躍的速度銳進，物質生活的誘惑，使無數人對本體文化信念動搖，其實從歷史觀點看來，短短一二百年間的消長，是微不足道的。

接受西方文化的入輸，到完全揚棄本體文化這一階段雖爲時甚暫，但由於它的波濤洶湧，若干認識不足的

頡頏，在捍衛固有文化的大纛底下，嚷出保存國粹的口號，這種擾攘的情況，持續了百餘年。在表面上，似乎站於否定固有文化立場的人佔了優勢，其實骨子裏並沒有這回事。因爲否定固有文化的人，他們並不曾對固有文化具有眞正的認識，他們反對最熾烈的，其實只是固有文化的本來自己也須要跟隨時代的演進而剝落的一層脫皮。雖則他們當中，也有對固有文化基礎提出摧毀的企圖，但這正說明了他們的認識不夠，因爲無論任何形式的文化，其基礎部分是絕對動不得

[illegible]篇稿子。[illegible]，帶着投石問路的試探意味。我當時有個主意，如果不能發表，我便不會再寫的了。

但這篇文章居然發表了，且獲賞識。大家知道，張老編對十三妹的看法，和筆者是剛剛相反的。但他卻壓着他的文章不發，竟而發了我的文章，這又是怎樣的胸襟啊！

大人有大量，我覺得，這種風度才是我所敬佩的「大人物」風度呢！

在開放性的眞正民主、自由對中，才顯出高下。生活是應當多姿多彩的，否則就是生活的死亡和生活的悲劇！

讓「不准吸烟」的極權主義思想及其奴才見鬼去吧！

及其他

方中原

[illegible]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和樂於生活的社會。

在「不准吸烟」的社會，我一定會再次逃亡的！

思想、學術和文化，必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學術和文化才會進步；人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足構成對別人的傷害，就應當有他的絕對自由，而決不應當規範他甚至定於一種模式，這樣的社會才是可愛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會進步！

眞理是相對的，也只有在相

[illegible]千萬人的心血培養，經歷了千萬年的歷史考驗，證實了它與眞理絕對吻合的部分，我們便把這部分作爲一個文化的基礎，試問這個基礎又怎能夠由少數人在短時間內去摧毀它或動搖它？像歐洲的文化傳統，其基礎又何嘗因科技的突飛猛進而動搖過分毫？他們的社會的面貌可以不斷變換，但作爲構成此社會的骨幹則還是一樣的。

從反面看，我們又可以知道，許多憑感情作用而大聲疾呼保存國粹的人，同樣地踏入思想層次上的紊亂而不自覺。例如我國過去發生的中西醫孰效之爭，直至今日，在香港仍然是嚣嚣不已，最近某刊物載出正反雙方的辯論多篇，不但全部摸不着核心，

[illegible]大家不存成見去了解一下實事，這種爭辯就能夠轉爲積極而進步的研究和討論，可惜很少人肯這樣做。

中醫藥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固有文化基礎的一面，即使在一時或一地被壓迫，不能抬頭，但他的價值絕不會因此而貶損，因爲我們這個老大的民族，應用中醫藥已有數千年歷史，事實俱在，誰也不能否認。假如要去批評它的缺點，這自然是件好事，誰也不會反對；但假如要摧毀它、揚棄它，則我們只見得從事這個工作的人的愚昧和不自量力。

正如反對或企圖揚棄固有文化一樣，在本質上，這些反對者已站到與眞理爲敵的立場上。

問題青年與問題成年

駿馬

近幾年來，香港的青少年犯罪問題日趨嚴重，青少年之犯罪案件，無日無之，在不良青年的手下，鮮血染汚了東方之珠，暴力充塞着社會每一隅，尤其是去年，簡直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據非正式的統計，去年發生的罪案中，平均每五宗就有兩宗是由不良青少年所幹，這個數字，眞可謂驚人。

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儘管很多，若大致上來說，可以從家庭環境與及社會的制度兩方面着眼。青少年由於家庭環境所受的影響，包括：父母不全；家庭不睦或家庭破裂；父母情緒不穩定；家庭職業與家庭收入；家庭中有不道德行爲；家庭房屋狹隘；父母知識缺乏及教育不周；溺愛、偏愛、不愛等。致於足以導青年人入歧途的社會環境則爲：不良書刊電影；不良同伴；不良娛樂場所等。

雖然青少年犯罪主要是受家庭因素與社會因素的影響，然而在比較之下，家庭中的影響又較社會上的影響爲淺，況且所謂「犯罪性」的家庭環境，不是在不正常的社會制度下產生的，直接受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是一個大組織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每個人都必對它有所貢獻或受其影響，而社會風氣亦往往左右人民的性向，因此社會對人民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

既然明白社會環境對青少年犯罪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似乎需要找出在芸芸社會不良環境中，究竟以誰誤害青少年最深，就筆者個人以爲，當推內容不健康的書刊（如黃色小說、藍色小說、黑色小說等及電影如暴力的、色情的）。此類內容不健康的書刊電影，筆者認爲足以令青少年浸沉在幻想中，不知現實社會的存在，或是盲目地崇拜那些打鬪鬧事的「英雄」，從而涉足不正當的娛樂場所，染上不良嗜好和習性，走入不能自拔的泥沼。故青少年之墮落，犯罪，應以不良書刊電影爲頭號罪人。

可是，我們也絕不能寬恕了此類邪惡讀物、電影的出品人，他們也全是罪魁禍首。一般來說，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起碼是三、四十歲的「中坑」），我們對這些危害社會的渣滓，當冠其名曰：「不良成年」。其實，這類「不良成年」，比「不良青年」更爲可惡，因爲以成年人爲非作歹，甚至作奸犯科，已經罪孽深重，情不可恕，若更進而引誘青年人墮落作惡，殺人越貨，用心實在險惡，用意也極狠毒。還有，那些開設不道德場所，引誘青年人墮落，及走法律罅，大量利用青少年替他們作爲犯罪的工具，領導青少年犯罪組織，操縱青少年罪惡樞紐的「問題成年」，也是罪大惡極之至。法律如不治以應得之罪，實不足以杜絕人類罪惡之源，所以在注意「青少年問題」之外，絕不宜忽視「成年問題」，青年非生爲大盜，亦非爲有「底」之積犯，必須有不良成年之帶領，方能作惡。要消除「問題青年」，剷除「社會罪惡」，就得先清掃「問題成年」，否則，「問題青年」的出現，必不能停息。

我看江青的樣板戲（中）

梨園舊友

——智取威虎山、紅燈記觀後感——

「掌儀司」是個執掌祭祀、朝賀、皇室的婚喪大典各種儀注的機關，爲了造成熱鬧氣氛，經常有各種雜技參加演出，如舞龍、舞獅、高蹺、旱船、跳神之類，「筋斗人」翻跟頭也是其中之一。「昇平署」是個管理皇家娛樂的機關，京戲即其中之一（某些伶人因爲常在宮裏演唱，供奉內廷，所以一般人常以「供奉」稱之。）昇平署裏是沒有「筋斗人」，所以有需要的時候，便向掌儀司借用。由此可知，筋斗人在舞台上翻跟頭，和劇情根本無關，而是臨時加添的花樣，久之便相沿成風，到了後來，居然成爲支持武打場面的重要腳色之一了。如果一場戲裏有馬夫的話，他一定要大翻特翻，如「楊門女將」、「古城會」、「昭君出塞」諸戲。據齊如山氏談：從前昭君出塞，馬夫一腳不是現在的樣子，也沒有現在這些身段。

至於「打出手」更是胡鬧，而且也不容易打得好，筆者曾見名武旦朱桂芳失手許多次，常被觀眾「喝倒采」，那眞叫做弄巧成拙，當場出醜。所以「翻跟頭」、「打出手」都是百分之百的雜技性質，出現在京劇中是毫無道理的。

江青爲使京劇革命，連不夠寫實的臉譜、髯鬚都取消了，但她對非驢非馬的翻跟頭，不僅未加取消，反而特別强調，試看「智」片的第九場「急速出兵」，滑雪舞之後，便是一連串的跟頭，這場還可以勉强解釋爲跳越溪澗，可是「紅」片最末一場翻那些跟頭便完全沒有必要，而屬於雜技表演了。

鋼索」也搬進樣板戲裏去？因爲「智」片中有攀繩上山那些動作，表演一下「走鋼索」豈不比翻跟頭更合理？如果那樣，樣板戲是不是成了個雜技團？

所以站在任何立場看，那些跟頭都是不能翻的，即令是傳統的演法也要不得，但究竟爲「革命樣板戲」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革命云乎哉！

左派宣傳家認爲「楊子榮的馬舞和打虎舞蹈，是智取威虎山劇中富有創造性的藝術成果」。對於這些話，我們可以套一句「李陵答蘇武書」中的話來說破它——「彼爲左仔，安得不云爾乎？」事實上楊子榮的馬舞，是最幼稚的舞蹈，請看他在雪地上拿着馬鞭一聳一聳地跳來跳去那種動作，和兒童們騎着竹馬一跳一跳地又有什麼分別？在冰天雪地的實景裏騎「假馬」是最荒謬的動作，看來江青的戲劇修養，還停留在山東實驗劇院時期的水平上。

「馬舞」在京劇中是有一套現成的完整系統的，無論上馬、下馬、趟馬、勒馬、快騎、慢騎，都有一定的舞式，單是持鞭一項，便有揮鞭、揚鞭、撩鞭、拖鞭、提鞭、握鞭、舉鞭、繞鞭、指鞭、捧鞭、加鞭、遞鞭許多不同的舞姿，但是他們放着現成優美的舞蹈不用，偏偏要把孩子們騎竹馬的可笑動作搬上舞台，居然還名之曰「創造」。我想除了江青同志誰也沒有這樣的「天才」。

關於不准寫實部份

西方寫實的話劇，是將一部份人生原原本本地出現。京劇則完全相反，絲毫寫實的手法也不能用，因爲如要寫實，首先就該取消歌舞，世界上那有唱着說話、舞着做事的人類？京劇既是建立在歌與舞的基礎上，歌舞是象徵性的，所以必須另創一套象徵性東西來配合它，如此才可避免自相矛盾。

因此，在京劇的演出中，不但一切聲音動作不准寫實，就連像貌、衣服、用具，甚至自然界的景物也不准寫實。所以衣是舞衣，鞋是舞鞋，頭髮、髯鬚、雉尾、帽翅全是配合舞蹈的工具。大有山嶽、江河，小至蠟燭、酒杯，無一不是象徵性的似是而非的代用品。

基此原因，所以京劇不但不能在實景中演出，甚至逼眞的佈景也會破壞它的統一性。例如：早年譚富英拍的「四郎探母」京劇影片，「出關」一場，穿着全副戲裝，騎在馬上在山谷中大跑一輪，看了固然令人作嘔，數年前，梅蘭芳拍的「遊園驚夢」、周信芳拍的「烏龍院」，全是在眞實的樓梯上上下下，看了一樣令人不舒服。一九五六年五月，梅蘭芳率領一個京劇團訪日時，所演的「秋江」一劇很受歡迎，但日本文化界有識之士則認爲舞台背景所用的江水畫面，和劇中人虛擬的搖櫓、解纜、掌篙、上船、下船各種象徵性的動作，以及描摹小舟在江上風濤中顛簸、搖蕩的生動姿態，不能協調。另一劇「三岔口」演出時，大幕上掛着一塊圓形的彩色敦煌圖案，他們認爲和黑夜中任堂惠與劉利華的跌撲、摸黑的各種身段不能結合，如這兩個戲都改用素幕，一定更能突出人物的形象。後來再演時，該劇團照他們的建議改了看去果然舒服很多。

「程硯秋文集」中，有一幅早年他和貫大元合

景的畫面卻是幾艘冒着黑烟的輪船！那不是蕭恩父女在河下捕魚，而是程硯秋和貫大元二人在黃浦江邊做戲，那和一千年前敦煌圖案出現在鄉村野店中的景象是同樣的不通。但是一般人對於京劇不通之處，看得太多了，已養成一種「見怪不怪」的怪習慣，所以能視若無睹，日本人因為缺乏這種「訓練」，便能一眼看出它的不協調了。

中共所拍的數十部戲劇片（包括各種地方戲在內），能夠達得上象徵標準的，只有一部「楊門女將」。如果嚴格的講，佘太君的眼淚仍嫌過於寫實，因為京劇的哭是象徵式的，除了拭淚的動作外，主要靠歌聲來表現。據齊如山說：「生旦淨丑各有各的哭法，然絕對不許寫實……尤其是夾入歌唱時之哭頭，更非悠揚動聽不可，可以說比正式歌唱還要緊。善唱之腳，哭頭永遠得好（按即喝采），尤其是老旦更是如此。從前唱老旦的人，有句俏皮話：說看戲的人非叫兒不叫好，意思是唱中加哭頭『我的兒啦啊』，因其腔調特別悠揚動聽，所以容易得好。」劇中人流眼淚一則過於寫實，二則容易破壞面部化妝，所以不能使用。以情理論，佘太君也不應有眼淚，因為她是楊宗保的祖母，連親如母子的柴郡主，近如夫妻的穆桂英，聽到噩耗都悲慟得昏了過去，眼中也沒有流淚，佘太君怎能單獨例外？當然這只是小疵，其餘全是象徵式的，所以它能連映數月，內外行一致讚賞。

「智」、「紅」兩片，幾乎全部是在實景或極逼真的佈景中攝製的，寫實的手法佔了十之八九，例如「紅燈記」的「粥棚脫險」一場，其中的粥攤佈置、羣眾喝粥、彼此交談、女孩賣烟、飯盒盛粥各種人物、動作，無一不是話劇式的寫實，單單李玉和一個人站在場中指手劃腳地唱來唱去，這算是那門子藝術？

「智」劇中打虎一場，背景是冰天雪地的山林，楊子榮卻像武家坡的薛平貴般地拿着馬鞭「一馬離了解放軍」上場了，跳了一陣「竹馬舞」，竟然用現代武器跳在空中開槍，這比「秋江」的江水畫面，「三岔口」的敦煌圖案，都更荒唐，較之譚富

又如兩劇末場的兩場武打，步槍竟會當做棍棒和大刀對打，手槍也被當作匕首彼此奪來奪去，而能發彈殺人的都是共軍，對方的槍又永遠不發彈，試問這究竟算是象徵還是寫實？

江青的「革命樣板戲」中，這類荒謬的手法，簡直到處都是。於此，我不禁想起荷里活的「夢斷城西」影片來，那也是在現實生活中，突然發神經似地舞起來或唱起來，過了一刻又恢復常態。毛澤東是反對「美帝」的，可是江青卻跟在荷里活屁股後面跑（夢片是大家一同發神經，紅片的粥棚則只有李玉和一人發神經，比美帝更不統一），眞令人不可思議！

這種粗淺的道理，凡是對京劇稍有研究的人，都不會不知道，大陸上更不乏人，遠在「紅燈記」還是「革命自有後來人」時期，韋范序在批評該劇時便說：

「風格統一的問題，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有些現代戲之所以讓觀眾看了，感到『別扭』，風格不統一是主要原因之一……當她做這些强烈的舞蹈化動作時，舞台上必須沒有能破壞這些動作效果的東西。末場鐵梅和叛徒及日本特務『編三辮』跑圓場表示跟踪追跑的時候，三個演員的動作組合既表現了時間，又表現了空間。如果此時台上出現了逼眞的街道，或任何能固定空間的實物佈景，那麼演員的上述任務顯然就無法完成。因為這樣一來，實際的景物和演員對空間的表現，在觀眾的感受中就會起衝突，結果彼此都會遭到破壞。」（見「戲劇報」總一八六期）

現在「紅燈記」的演出，雖然已經改變了，但這種毛病依然俯拾即是，例如：有一場鐵梅在家中的廳堂裏，手拿紅燈跑了大半個圓場，周圍全是實景，我們不曉得那個「圓場」是什麼意義，除了說她突然發瘋，還有什麼更適當的解釋？記得大鵬劇團拍的「梁紅玉」影片，梁紅玉和馬童在土地廟前跑了幾個圓場，那可能代表數十里或數百里，可是背景始終是個土地廟，又證明仍在原地未動，演出

關於定型化部份

京劇之不准寫實，是有它的道理的，因為舞台是如此之小，世界是如此之大，宇宙間的事事物物則又如此之多；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搬上舞台，不惟太笨，而且事實上決不可能。所以它乾脆另創一個「舞台世界」，使人物、歌唱、舞蹈、切末一律定型化，形成一種特定的「戲劇語言」，以便利觀眾欣賞。為使讀者易於瞭解，特簡畧介紹如下：

一、歌唱。京劇的唱腔，主要分為西皮、二簧兩大類，唱詞大概不外七字句和十字句兩種，又有倒板、回龍、慢板、原板、快板、搖板、散板之分。大致說來，二簧莊重，反二簧悲哀（如祭江、祭塔、臥龍弔孝、李陵碑、烏盆計、六月雪法場等）。西皮快樂、瀟灑，四平調逍遙閒適。而且各行有各行的腔，彼此互不相犯。即連一笑之微，也都有詳細的區分，例如：花臉的笑潤而宏；武花臉的笑寬而放；老生的笑堅而永；武生的笑剛而脆、小生的笑柔而鍊；窮生的笑呆而戚；武小生的笑堅而脆；方巾丑的笑冷而雋；武丑的笑鍊而促；小丑的笑駭而諧；老旦的笑柔而緩；青衣的笑靜而婉；閨門旦的笑輕而倩；花旦的笑脆而媚；彩旦的笑呆而散。此外，笑的性質又分：正笑、冷笑、氣笑、故笑、强笑、驕笑、狂笑、假笑、佯笑、妒笑、驚笑、僵笑、傻笑、呆笑、懼笑、諂笑、媚笑、羞笑、奸笑、陰笑、哭笑、譏笑、倩笑、瘋笑、嗔笑、大笑等。每一種都有它的特色，代表一種心情。

二、舞蹈。中共的戲劇工作者和劇評家，口口聲聲標榜着動作要自現實生活中出發，其實京劇的動作本來就是如此，不過是自生活中提取出來之後，還必須予以加工美化，不像他們生香活剝地硬搬而已。例如關門、開門、上馬、下馬、上下樓梯、上下車船、彈汗、撣衣、攤手、拍腿、飲酒、舉步等等，無一不從生活出發，亦無一和實際生活中的動作相同。所有的動作，不但要美觀，而且還必須有節奏，一舉手，一投足都有鑼鼓配合，一點也不能輕舉妄動。（中）

珠江水猶寒

【61】

馬森亮



老胡說完了，掌聲如暴風雨一樣，經久不息。羣情非常激動，要求發表意見的紙條紛紛遞上台去。但也見到有人低頭沉思，表情尷尬的。顯然，這些人如不是共產黨員，也是它的同路人！

下一位發言的，甄教授特別提出了我。

我鎮靜的走上台去，待掌聲過後，特別提高從未有過的嗓子。

「各位同志：根據過去體驗共產黨的一切諾言，很難得到人民的信任。就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句話來說罷，事實證明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所以對於這一次鳴放運動，是善意還是惡意？值得懷疑。因黨員自命是特殊人物，處處以特殊自居，事無大小不管懂與不懂，該不該管，必親自出馬，亂搞一通。搞得好，固然沒有什麼；搞不好，又輕輕的把責任推給該倒霉的非黨人士。既然黨永遠是對的，那麼黨員的過失又何嘗不可以說是給非黨人士帶壞了呢？黨員對羣眾提的意見，有這樣的一句口號，成為了口頭禪，都是『荒謬言論，十分正確，虛心接受，堅決不改』。這樣看來，還談什麼民主，說什麼一家親？

「過去幾年來，口口聲聲說是民主專政，現在卻變成了一黨專利。各民主黨派原來做了馬前張保，馬後王橫；民主人士的任務是陪太子讀書，做了一塊活招牌，平時束之高閣，任由塵溷蟲蛀，需要的時候便把它從塵堆裏拿出來，抹過一層油，豎起來向人民或海外華僑亮亮相，進行統戰。這是不是玩弄？

「大家都知道，自從解放以來，黨的政策與羣眾思想並不調和，且背道而馳，越走越遠。黨希望人民要永遠對黨馴服，人民對黨唯一的希望解除恐

羣關係就越弄越糟，思想上出現了沙漠地帶，荒涼的對壘。民主黨派的活動，正是為了要填補這種政治上的空虛緩衝調解。可是，黨對民主黨派的態度又怎樣呢？諸多掣肘，橫加干涉，並且阻撓分化，想把它們逐個瓦解。從此看來，還談什麼民主黨派？說什麼共存共榮，互相監督呢？民主黨派現在已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養老院，民主人士已變成了要靠施捨募化活命的苦行頭陀！」

引起了鬨堂大笑，跟着掌聲四起，有人高聲叫：「鳴得好，說下去！」

我給這種熱情鼓勵着，又繼續的說下去：

「知識分子可貴，在於他們能說能寫，敢說敢寫；知識分子之可悲，是能說的不敢說，能寫的不敢寫。解放以來，能說敢說，能寫敢寫的人得到了

現在使到想寫的都心灰意冷，結舌束筆，沉默到近乎聲啞！除在半夜裏悄悄的對天空稍吐鬱悶之外，誰還敢公開發半句牢騷？就是在研究學術的集會上，說話也顧慮重重，不願多出主張，在黨幹的虎視眈眈之下，使人有『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的尷尬。所以弄到一切工作計劃，單靠黨的命令指導。黨員的理論太多，專家的意見太少；外行的話太多，內行的話太少，大家在你詐我虞，互不信任，搞成一團糟。這並不是知識分子故意和黨為難，而是黨員根本不把知識分子看在眼裏！動輒給他們公開侮辱，或秘密送往勞改。這種黨性原則，是基於嫉恨而不是友愛，是報復而不是親善！以這樣的一個缺乏熱情為基礎的社會，所表現的，一切都是無情、冷酷，兇殘和恐懼！

「這是權力與知識分子的思想遭受干擾。使到能做事的不敢做，不能做事的卻亂做。權力，可能一朝會養成，但學問卻不是一兩天的積累。學校不等於軍營，知識分子又不可能像唯命是從的兵士，科學知識亦不如操練時的立正稍息那般機械簡單。以延安時代的作風來管理，適不適合於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否像當年陝甘邊區的人民那般簡單？科學的發展是一日千里的，人家已把科學觸鬚伸入太空去了，我們還是這樣摧殘它，難道把科學家關進黑房裏，就可以叫他們生個太空蛋來嗎？

「目前，連在工廠或農村裏都普遍有互相仇視傾軋的現象。官僚的氣燄已壓低了工人和農民的工作情緒，教條思想使生產質量降低，造成了物質嚴

光滿臉外，誰個臉孔不削成三角，枯皮包骨？這些鐵一般的現象，共產黨應該看得見，想得到的。如果要正視現實的話，不妨去書局裏調查一下，有多少童話書籍是科學家寫的？去工廠裏看一看，工人的工作情緒怎樣？下農村去住幾天，看看農民所吃的是什麼？共產黨員有想包辦一切的狂妄，卻沒有這種技巧。所以一切措施完全違反民意。不問人民要什麼，想法子給他們什麼，而是根據黨員的個性，要什麼就向人民取什麼！

「造成這種混亂，是否與政策和黨員的顢頇的態度有關？官僚或教條作風是否由於極權思想養成？極權思想又是否為一面倒的路線引起？

「看我們中國的歷史，這幾年來，幾乎是蘇聯人寫的。差不多中國已成為蘇維埃的聯邦。蘇聯人放一個屁，都會在中國捲起風暴；莫斯科打一個噴嚏，北京就雨落紛紛。拿小學五年制來說罷，鬧了幾年，結果怎樣？鼓勵學習俄語的後果如何？所謂無痛分娩法簡直開了一個大玩笑，把馬列符籙當作麻醉藥。說到蘇聯專家的無私幫助罷，究竟他們除幫助我們建立了這麼多墳墓之外還建設些什麼？又得到了什麼酬勞？有沒有可能乘機竊取中國情報？把中國的山川村落繪製詳圖作為軍事參考？當然，我們不否認蘇聯的科學優越，值得我們去學習，但要取長補短，不必連蘇聯的馬桶也搬過來，正如我們這張黃臉孔配不上那副紅膽鼻一樣。身為一個中國人，希望在吸取蘇聯先進經驗的同時，不要連克里姆林宮的座椅也搬到北京來！——」

這話一出，四下裏的掌聲倩鳴，和呼叫聲混成一片。甄教授連忙站起來，大聲勸幾次都無法把聲浪壓下。

那位黨代表特別難堪，只喪着臉，幾番向甄教授丟眼色示意，想叫他約束一下鳴放範圍。但甄教授故意裝成看不見，繼續鼓勵着，只規限發言的把話說得簡短些，因為時間已快到十點鐘了。

跟着發言人似開動的水車一樣，一個接着一個，有的說得合意，有的擊桌大罵，句句話似利鏃般，在說理，在控訴，大家敢於正視現實，發出狂大的吼聲。

最劇烈動人的是一位老華僑的話。他首先指出在黨的政策影響之下，中國已變成一個大話國。黨員說假話，非黨人士也口是心非，你詐我虞，大家都不臉紅，不知恥。繼續說起他的家庭變故，他僅有的一個兒子在反胡風事件時，因株連而跳樓死了。跟着便老淚縱橫，聲嘶力竭地大罵起來。

「我七十多歲人了，就算死了也不短命。我是一個老華僑，早年在加拿大入過洪門會，你們把我劃為地主，反動派，使我傾家蕩產。華僑有什麼罪呀！我們在外國辛辛苦苦捱得兩餐，節衣縮食的幫助孫中山先生革命，支持對日抗戰，我們所希望的是祖國能強盛起來，使我們在海外有地位，不受人欺。但你們反仇視華僑，要我人財兩空。幾年來，我連續寫過十多次坦白書，甚至在死了兒子，悲痛欲絕的時候亦要我書面悔過。我問問你們共產黨幹部，你們有沒有人性？有沒有良心？人民有誰不曾向你們交過心？你們又有那一件事表示對人民忠誠過？人民指頭就命，忍受你們的侮辱，勒緊褲帶，養活你們這批好吃懶做，專門撥弄是非的黨員。你們是極權主義，要把人民變成私產，做奴隸。你們豈有此理，戇居夾荒唐；我七十幾歲人，見過幾代離亂，沒有見過像你們這樣混賬！……」

當他在掌聲中結束演說後，還頻頻擦拭眼淚，有兩位青年立即走上去攙扶他走下台來。

時間是零時五分了，要求發言的人仍很踴躍。會場空氣始終是鬧哄哄的。甄教授卻說時間晚了，在短期內還要召開第二次座談會，希望大家有更充分的準備。

接着便宣佈散會。看各人的神氣，像剛從戰場得勝歸來的士兵，一種驕矜得意之色，中山紀念堂儼然是一座凱旋門。

九　要相信自己

鳴放的風氣一開，情勢便突變了，過去悶在肚裏的話，現在都搬出口來，從秘密到公開，大家拿共產黨員的笑話作為消遣，雖然餓癟了肚皮，精神食糧卻異常充足。我每次上茶館坐一會，必有許多資料帶回，經過整理，便是一堆很具威力的燃料。我們這一個小集團已被視作鋼砲隊了。

老胡近日行踪異常詭秘，每天約好的聚會總是遲到，討論問題時意志又不集中。小陳疑他會變初衷，想臨陣躲起來，我堅信他不會這樣。

一連串的爆炸新聞傳開了。三元里附近的鐵路軌給定時炸彈炸了一大段，還觸火車誤了點，沒發生慘劇，兇手捉不到，徒然累苦了附近居民；嶺南文物宮響了一個定時彈，傷了兩名遊客，人犯當場捉獲，經過遊街示眾後，押赴流花橋槍斃了。

市民的心情甚為緊張，既驚且喜。驚的是怕炸彈不長眼睛，殃及無辜；喜的是見到了共產黨驚惶失措，窮於應付。一切都動搖起來了，連共產黨員對黨的信心！

一天傍晚，小陳剛剛離開，我有點倦了，倒臥在床上假寐起來。老胡忽然敲門進來了，看樣子，他已不像往日那麼自然，帶一種憂鬱和不安，第一句話說要在這裏過一夜，和我詳談一次。我巴不得有人相伴，調節一下沉悶。

他告訴我，說他的一位同學跳樓自殺了。他憤慨地說：「他就是那年介紹我去見文教局長的李鷹航。抗戰初期跑到延安去，有十多年的黨齡，做到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這次整風給整掉了。我雖然和他很少聯繫，卻相信他是一個有抱負的青年，他的死，已說明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是內部的派系鬥爭，像過去的軋擠事件一樣。說是民主，實在是裝飾。所以對這次的鳴放運動，不要過於樂觀！」

「李鷹航？」我覺得這名字很熟，想了一會便問：「是不是縣中畢業，拉得一手小提琴，個子結實，當過學生會主席的那位同學？」

「就是他，還是校裏的排球選手呢。唉！我們的思想雖然不同，畢竟做過同學，而且他死得也太不值了！」

被共特拆垮

共軍李成芳率部反撲　合圍滄源城空前激戰

共軍十四軍軍長李成芳，其部隊是六月廿一日在保山集結完畢的。即日由李成芳親自指揮兩個師——四十一師師長查玉昇；四十二師師長廖永洲，分兵三路，從保山出發，向國軍攻克之地反撲。攻擊箭頭，一路指向由卡瓦大隊屈鴻齋佔據的江城；一路指向罕裕卿部佔據的；另一路則迂迴班洪，包抄葛家壁營的滄源縣城。

國軍的反攻行動，不能制敵先機，於預期時間完成南、北梯隊的作戰計劃，在根本上已經處於下風了；再等到共軍十四軍集結完畢，由被動轉為主動找國軍決戰，無論在兵力、火力、組織、訓練上，國軍均已註定了是要吃敗仗的。因為反攻的國軍根本沒有具備打陣地戰之條件，只能打游擊，憑着機巧，避實擊虛取勝，現在一旦遇上共軍正規軍的「堂堂之陣」反撲，一接觸便優劣立見，在共軍的火海與人海並用之下，實在無法抵抗，在耿馬附近的罕裕卿部，很快便退下來了；雙江城下的屈鴻齋大隊，雖然是驍勇善戰的卡瓦族人，也抵不住那種熾烈的火力，向岩帥退卻。打到七月一日，猛定又失守了；七月二日，班定也失守了，羅紹文與甫景雲支隊，均被擊潰。到七月五日，三路共軍合圍滄源的態勢形成，一場最慘烈的戰鬥，也就在滄源一帶展開了。

共軍達到了合圍的目的，不但火力空前熾烈，士氣也非常旺盛。站在共軍的立場，數百萬精銳的國軍，也被他們解決了，國民政府的勢力，整個退出了大陸，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容忍這只有二千人擴充到兩萬人的星星之火，在這邊境上燃燒成為燎原之局的，李成芳就是拚了命，也要完成陳賡交給他將國軍消滅在雲南境內的任務。

因此，三路共軍在滄源合圍之後，他們的作戰計劃，已不是如何打垮國軍的問題，而是如何截斷退路，將國軍徹底殲滅的問題。事實上，共軍已操必勝之機。

因此，滄源之戰，也是國軍反攻入國土以來最慘烈的一戰，共軍火海與人海並用，彈如雨下，人如螞蟻，並用各式各樣的心戰喊話，企圖瓦解國軍官兵的鬥志。防守的國軍，把槍筒都打紅了，工事的槍眼前面堆滿了共兵的屍體，無法再射擊出去，仍擋不住共軍的猛撲。打到七月七日，共軍已攻到接近李國輝的指揮部，成了逐街抵抗，寸土必爭。而且處處告急，命令撤退，也因膠着太近而撤不下來。

這支部隊，在這種情況之下，照理是只有被打垮、衝散、同，生死與共，在生死關頭，決不出賣朋友，背棄弟兄的「義氣」，與上下互結的信心。李國輝決不捨棄他的部隊先退；各團、營、連的長官，決不貪生怕死，只顧自己，不顧友軍與部下而先退。在這樣險惡的包圍態勢中，在如此優勢相較的戰力下，李國輝這一個師，不但脫離了戰場，連活捉到的共軍受傷官兵，也一起帶着撤退了。這足可說明，他們不是潰退，而是力不如人的脫離戰場。

最後，他們只有退出國土。

無法立足退出國土　遂入野卡分散駐紮

於是，他們又成為進退兩難的孤軍。因為他們退出雲南以後，恐怕緬甸軍乘勢兜擊，不敢退回緬撤，向正北方的山區落荒而走，也即是荒蠻的「野卡」區，每一個村寨的四周都豎立着許多樹桿；每一支樹桿上面，都掛着一串串的人頭骷髏骨。這一帶的野卡人，都是過着原始生活的野蠻人，臉上刺着花紋，如同在電影中見到的紅番。在一個「山通王」管轄的地區，他們以毒箭、步槍，也有少數的輕機槍阻擋國軍去路，雙方打起來了。這支敗下來的國軍，雖然不是共軍的對手，打這種沒織訓練，槍械窳劣的野卡人是綽綽有餘的，戰鬥約一小時，打有組得野卡人求饒了，由「山通王」下令投降。他們投降不是用白布白旗，而是用一枝頂端綁着兩根芭蕉的竹子，作為降伏的標幟，凡是山通王管轄的村寨，都出現這玩藝。還送來一些他們認為貴重，漢人吃了要嘔出腸臟的臭牛肉作為勞軍品。

李彌將部隊在野卡區集中整頓，因糧食問題不能解決，只好分兵到各區駐防整補，企圖再舉。

李國輝師除張復生團之外，另升姚招任五七九團團長，進駐邦央。

石炳麟與屈鴻齋兩個支隊，合併組織為十一縱隊，任廖蔚文為縱隊司令，駐紮永恩。

李崇文十三縱隊，與李文煥縱隊，進駐臘戍一帶叢山，向保山游擊。

劉陽率獨立營駐邦桑，防守南卡河。

蒲與雲部編為保安第一師，田興武率部駐守曼東。

呂國銓部進駐三島，利用該處天險，建立基地。

李彌率姚招團回師猛撒。

一場反攻大戰，至此已告一結束，仗是打敗了，人員武器卻增多了，士兵擴充到三萬人，武器由飛機空投下來的，也比以前精銳多了。只不過，以後始終未有再舉再攻，僅僅是游擊

西南保衛戰

三郎

多人整訓成爲一支堅强的勁旅，相機再反攻雲南。

不管反攻的成敗如何，這一次反攻之戰，總算驚動了海內外，雲南省內不堪被迫害的同胞，也紛紛逃來國軍的地區，請纓參軍，願作第二次反攻之前驅。

最震驚的還是緬甸政府，聽說這支中國軍隊反攻雲南雖未成功，人員武器卻擴充到三萬多，又撤回到猛撒來了，想起二千多殘兵敗將的時候，便把他們的國防軍打得落花流水，現在多了十五倍，如果一旦繼續南下的話，豈不是可直達仰光，也無可抵抗？在驚懼之中，計無所出，連忙由總統蘇瑞泰降貴紆尊，親自將扣留了一年多的丁作韶先生釋放，並舉行一次盛大的歡送會，一方面解釋誤會，再方面表示歉意，請他「榮歸祖國」，用總統的專用飛機，將丁先生由景棟送到臘戍，通知在猛撒安營紮營的李彌，派馬隊迎接。以後，丁作韶便成了李彌這個雲南省流亡政府的秘書長暨總部的諮議。

丁作韶雖是一個文人，卻有非凡的抱負，以後協助李彌在猛撒整軍經武，運籌規劃，建樹良多。最後國軍在邊區站不住腳，受到外交上的壓力要撤回台灣的時候，他曾作出過一項石破天驚的建議，主張李國輝統率這三萬多大軍，直取緬甸首都仰光，「自立爲王」。他的建議雖未被採納，以後卻爲留在邊區不退的孤臣孽子們津津樂道，認爲這是最有眼光，最有魄力而且是最正確的見解，可惜當時沒有接納他這項建議，而打倒緬甸這個昏庸的政府。

國軍在猛撒先成立一個「反共大學」，由李彌兼任校長，李則芬任教育長，負實際訓練責任，是邊區擁有三千多學生的最高學府，分軍官、政工、通訊、行政、財務、學生六個科系的大隊。學生大隊全是從雲南隨軍撤退的青年學生；及泰國、緬甸、寮國投奔而來的華僑學生；也是當地白夷、禪族、吉倫族的土著青年，一堂和氣，融洽無間。

最好的是軍官大隊，一共訓練了四期，除了本部隊的軍官調訓之外，另有四百多位寮國的現役軍官，也分四次派來猛撒請求接受中國式的軍官訓練。這批寮國國防軍的中下級幹部，現在都成了寮國軍隊中的高級將領，也有他們國家與共軍作戰的主力人員。

政工大隊中，更有不少不讓鬚眉的女兵。

「反共大學」的營門對聯是「鞏固東南亞反共基地，匡復大中華錦綉山河」。與總部門前的「樹立新風氣，召回革命魂」聯遙相輝映，確有一番新氣象。

國的曼谷，成立了辦事處，也是邊區部隊在大後方物資軍餉轉運站，每個月有七萬五千金元的現款和物資，領取的薪餉與彈藥，均超過了實際人數。因此，便造成了另一面的貪污、奢侈、揮金如土的紙醉金迷生活。

最能代表這一面的，便是李彌的家屬在曼谷建造的兩棟大廈。左邊的一棟，是李彌的內弟龍昌華；右邊的一棟是李彌的姐夫熊伯谷，無不堂皇富麗。他們都是總部辦事處的實際負責人，也是掌握邊區三萬多官兵經濟命脈的領發人，李彌夫婦便住在名義上是龍昌華的巨宅裏。

可是，另一面又如何呢？李國輝去台灣受訓的時候，曾帶同太太唐與鳳女士到曼谷，李國輝本人因行期匆匆，不及安頓家眷便去了台灣，總以爲總部辦事處的人，會爲他代爲安頓。可是，等到李國輝從台灣受訓回來，他太太帶着在襁姆中的嬰兒，卻樣叫化子一樣，住在兩棟新大廈之間的一間既潮濕，又簡陋的小木屋裏。不但沒有人來探望她母子，唐與鳳想借錢搬到一個不潮濕的地方去住，錢也借不到，總部辦事處的人說「沒有錢！」

另一個與李國輝夫婦遭遇相同的，便是鄧克保夫婦，他們因爲孩子生病，由猛撒請假來曼谷求醫，住在一間下等客棧裏，求借無門。可是，後方辦事處卻在皇家酒店擺下十幾桌盛筵，要爲反共英雄李國輝等洗塵。李國輝得知太太受到如此冷待，過着如此的生活，一怒之下，沒有赴宴。鄧克保卻被拉去點綴場面。十多席人之中，眞正在邊區打過共產黨的軍官，便只鄧克保一人，其餘的達官貴人，夫人小姐，都是留守在後方，或從台灣、香港來的「新貴」。宴後有一個盛大的舞會，衣香鬢影，極一時之盛，但這種情形，看在鄧克保眼中，聽在李國輝的耳裏，內心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這兩個出生入死的眞戰士，他們過不慣，也沒有資格過這種「迴旋金蓮步，歌舞玉堂春」的生活；他們也看不過眼這種「壯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的情形，於是，又回到荒蠻的邊區，重過風餐露宿的戰鬭生活。

不過，因此也就使這支反共勁旅，發生了嚴重的內憂，更醞釀着不可收拾的外患；內部是因爲待遇不平而離心離德，外患是共特的活動，與緬甸政府在薩爾溫江發動的第二次大戰，幾乎把這三萬多人在攻其無備中，全打垮了！（六十一）

啼聲劍影錄

又繼之者爲李江中將。李江中將字潤黎，台山縣的密冲人，出身保定軍官學校，與族人李卓元均爲粵軍中的名宿，有台山二李之稱，其資格比同鄉後輩的余程萬爲高，但不及這位鄉弟的煊赫。於陳濟棠開府南天時，曾任廣東憲兵司令，南京失陷時前曾任師長，參加南京保衛戰。我於民國三十年在復興關受訓，適與李潤黎先生同期，他調訓時則擔任中央訓練團第一大隊長也。

王德全以師長而兼指揮官，有直接指揮的建制正規軍；彭霖生也是以旅長而兼指揮官，也有自己作戰的本錢。而李江接任指揮官，當時卻非現任的部隊長，單身赴任，既沒有基幹部隊；而又因那時日寇正豕突狼奔，各戰場都在吃緊，更無可撥編入節制的國防軍。只能指揮地方武裝自衞及游擊的挺進縱隊而已，地區的指揮官，在作戰時沒有基幹部隊，那種滋味，苦在心頭。那些「大天二」的游擊司令，「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眞是奈他不得。

當日敵企圖打通粵南幹線及掃蕩沿幹線的游擊部隊時，約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下旬，於蟬鳴荔熟之際，一面由江會（江門、新會）調來强大部隊，沿潭江用汽艇從水路進犯赤坎——廣陽守備區指揮部的所在地；一面由高州、兩陽地區進犯，採取鉗形夾攻，爲勢甚烈。擔任此項任務的日軍，是分由廣州、雷州兩面抽調而來，可能約爲兩個聯隊的軍力，號稱爲「天龍掃蕩隊」。但配備甚爲優良，作戰力極爲猛銳，所謂困獸之鬬，拚命反噬，一開始便以雷霆萬鈞之勢，猛烈進犯。但沿潭江進犯之敵，卻遭遇敵愾同仇的武裝民眾，以螳螂當車的精神，誓死殺敵，於潛頭渡的開平司徒族的自衞隊，憑着碉樓——南樓，用爛肚蛇土炮、輕機關槍，沉着應戰，痛擊來犯之敵，使日軍沉屍潭江者甚多。日軍乃集中山炮向該碉樓轟擊，烟硝障天，仍有武裝七人，誓死不退，憑樓頑抗，血戰到底，使日軍不得越雷池一步。卒因外無援軍，內盡彈藥，而壯烈殉國，世稱南樓七壯士。抗戰期間，武裝民眾，擲頭顱洒熱血、爲國捐軀者比比皆是，我所組織的開鶴十三鄉聯防隊，就曾發生過隊員潘洪盛以血肉之軀，奮不顧身去撲奪敵人重機關槍的悲壯事蹟。

當潛頭渡南樓七壯士拚死抗敵的時候，廣陽守備區指揮撤退至蒼城——開平縣政府的所在地。其時，中美傘兵混合突擊隊，馳援抵達，該特種部隊人數約一千七百人，隊長爲美國人，官階爲上校，此上校之名爲CARPENTER。副隊長爲中國軍官，姓金的北方人。這隊約一千七百人的中美傘兵突擊隊，全是美國新式配備，除了全體士兵所用的都是湯姆生的手提機關槍，還配有能穿銅貫鐵、專對付裝甲坦克與堅固工事的平射炮，（又名火箭炮）及噴火器。一律戴鬆保護色的鋼盔，背行軍囊，穿黃卡嘰軍服，精神奕奕，陣容鼎盛。該特種部隊抵達蒼城後，開平縣政府林光遠即派員到開平張橋請廣東國民大學代校長張香譜先生推選精於英文的教授，來蒼城擔任繙譯，張香譜先生以茲事體大，乃親赴縣城。廣東國民大學原設於廣州的荔枝灣頭，校長爲吳鼎新（在民）先生，日寇在淡水登陸，進犯廣州，國民大學乃遷開平之樓岡，吳在民先生之故鄉也。時吳在民先生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由張香譜先生代理校政。民國三十三年的蒲節，日寇配合長衡大戰，特在江會線發動戰事，以牽制粵南，進犯四邑，連陷單水口、台城、三埠，國民大學乃遷開平之張橋，乃張香譜先生之故鄉也。張香譜先生留美，在佛丹士大學研究，與戰時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何浩若先生爲同學。精於英文，更了解美國人的習性，爲桑梓計，特親往會見CARPENTER上校，相見甚歡。林光遠縣長以蒼城狹隘，民居簡陋，乃請張校長暫借張橋國民大學校舍爲傘兵柳營。張校長乃答允林縣長的請求，並親帶上校及其隊員，浩浩蕩蕩的開到張橋國民大學，暫以黌宮作營房，並邀正副隊長到其鄉間果園食荔枝。這位出生於美國賈路爹斐的上校，吃到中國的嶺南珍品，也不禁叫道：「頂好，頂好」！

（一一六）還就友邦，爲福乎?!爲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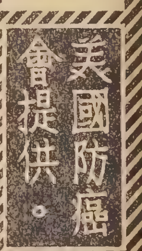
翌日，張香譜校長又陪同Carpenter上校率領第一批人馬到蒼城，出席廣陽守備區指揮部的軍事會議，副隊長（中國人）仍留張橋候命。軍事會議在指揮部舉行，先由馬參謀長報告日敵「天龍掃蕩隊」鉗形進攻的動態，敵人兵力兵種的分佈，並研討敵人此次竟打着掃蕩的旗號，其目的必不在佔領整個西江南岸，而志在打通由江門而至廣州灣的南路幹線，由於企圖堅決打通交通幹線，因此使用到强大的兵力，不惜任何代價，以衝破我軍的阻擊，並且企圖掃蕩我方的武力，以確保該幹線的暢通。估計日敵不惜犧牲而求奪取南路幹線的暢通，必有其重大的企圖，可能利用這條交通線，以撤退在海南島甚至南洋的殘餘日軍，竄往廣州。

馬參謀報告完畢，指揮官李江冷冷的問出席的文武官員，黨、部、及民意首長等有什麼意見？廣陽守備區指揮部此次所召開的軍事會議，也可以說特別的軍事會議，除了軍事人員奉命參加之外，開平縣長林光遠、開平縣黨部書記長吳杰東、開平縣參議長、開平地方法院院長等也應召出席。當時，席上的軍事人員，以戰局嚴重，不敢隨便發言，文官更不必說了。會場空氣頓成闃然冷寂，李江緩緩的站起來以沉重的語氣對大家說：「在綿長的守備區裏，沒有正規軍配撥作戰，所能指揮作戰的，只有兩個游擊挺進隊，一個分佈兩陽地區，一個分佈在開台地區，兵力分散得很，在一時無法集中，即使集中，以最劣的裝備游擊隊，以人數懸殊的兵力，事實上也無法和裝備精良，一個精銳的日本聯隊抗衡。」

（三十八）

癌症八種（五）

本刊資料室



怎樣檢查乳癌？

很幸運的是乳癌為一種極易發現而又於診斷的癌症。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例，都是患癌的婦女們自己所發現，但並非所有的婦女，都能及早發現她們的癌症。如果一個女人發現她乳房有硬塊，應該去看醫生，弄清楚它是否為癌症，祇有醫生，才能決定這些硬塊，是否該將這可疑的硬塊組織中，取出一點標本，以作活組織檢查。

癌症愈早發現愈早治療，則治癒的機會亦愈多，這就是為什麼要及早迅速檢查的理由；在乳癌尚未蔓延到身體其他部位以前加以治療，病人復原的機會要多一倍。

觸診法，大多數的乳房腫瘤——癌性及非癌性的——都可被檢查出來。每個婦女每個月都應仔細檢查她自己的乳房，每年例行的健康檢查時，應包括請求醫生為她檢查乳房。

有些病例，應考慮施用特別X光技術檢查乳房（乳房攝影術），以助乳房內硬塊的診斷，及決定硬塊的位置之所在。

自己檢查乳房法

每個婦女，應學會在經期後檢查她自己的乳房及步驟如下：

一、正坐或正立於鏡前，兩臂自然下垂於兩側，仔細檢查乳房大小，形狀是否有所改變。乳房皮膚是否凹陷或皺褶出現，乳頭有沒有分泌？

二、高舉兩臂，檢查乳房是否有上述的各種現象發生？如果以前檢查乳房時已有所見，則比較現在是否有改變？

三、平臥於床上，於左肩下墊一枕頭或浴巾，左手置於頭下（從這一步驟開始到第八步驟，注意觸摸乳房是否有硬塊或變厚），右手五指平直併齊，壓在乳房上，作堅定而輕柔的圓周運動，觸摸左乳房內上四分之一區域，從胸骨起向外觸摸到乳頭腺，並觸摸乳頭四周區域。

四、用同樣的輕壓法，觸摸乳房內下部，偶而，在此區域可摸到堅硬的組織或肌肉的邊沿，但不必驚異，這完全是正常的現象。

五、現在將左臂放下屬於體側，仍用右手平直部份觸摸左腋窩。

六、用輕壓法，觸摸乳房上外四分之一部份由乳頭腺向外觸摸到左臂停放處。

七、最後觸摸乳房外下區域，從外緣觸摸乳頭。

八、重複實施上述各步驟，以檢查右側乳房。

你的醫生所為你檢查的方法，可能與上述畧有差別，你可請他教導你應怎樣檢查，不論你用何種檢查法，但每月至少要檢查你的乳房一次。

乳癌的治療

乳癌可用外科手術或放射線來治療，有些病例，僅需外科手術即可；但有些病例，卻須同時使用外科手術及放射的綜合治療。

大部份患乳癌的婦女，均須接受「根治乳房摘除術」，（這是一種將乳房及其附近可能被蔓延到有癌細胞的淋巴結摘除手術），施行這項手術的目的，為切除所有生癌的組織，以預防並阻止其蔓延。

有時在乳房摘除術後，需再以放射線來治療，以破壞仍有部份遺留的癌細胞。

有些抗癌藥劑，已開始在實驗治療上應用，以觀察它們對外科手術治療上，是否有所幫助，經初步治療的結果顯示，前途至為樂觀，惟這些治療，仍在實驗階段。

摘取卵巢或用內分泌來治療，對[illegible]驗如何始能減少藥物的副作用，以決定在何種情況，適於某些最有效的治療。

有關乳癌的種種

由於乳癌發生的原因迄未完全明白，所以當有些患者在作檢查時，往往容易回憶到乳房會被打擊過，懷疑她自己乳房中的腫瘤可能與受打擊有關，其實僅一次的外傷或打擊，是否會因而發生乳癌的問題，尚未有所聞，惟一項較為常見的因素，為患者原來就有乳房腫塊存在，可是未被發現，當一旦乳房遭受打擊後，始引起她的注意，因而懷疑她的腫瘤，可能是由於乳房遭受打擊所致。

有些人認為，曾患乳癌的姊妹或其女兒，其可能發生乳癌的危險趨勢，較一般婦女為多，但科學家們迄未證實這種可能性的程度如何？也不甚明瞭乳癌及其家族性的關係究竟如何？但其他的顯示，已婚婦女發生乳癌的危險性，似乎較未婚者為低，而已婚婦女中，其已生育並親自哺乳者，則更少發生。

世界各地，患乳癌的人數有極大差別，例如，日本婦女患乳癌的，要比歐美婦女低得多了。

可能發生乳癌的原因，像其他癌症一樣正在研究中，很遺憾的，這似乎是一種不能預防的疾病，所幸的是如能早期發現，（事實上也較其他各種癌症較易發現，）早期施行特種治療，乳癌患者生命的獲救數字，逐年在增加中，故早期的發現與治療，為最佳而最有效的預防措施了。



李卓皓變了賴曹侯　一讀者無端端發達

他順便報告另一篇「抄」文

編輯先生：

看到貴刊一七三期讀者惑人君在「萬人意見」版揭發本港明報余看魚專欄抄襲台灣中國時報寒爵「看看韓國」一文事，引起我的一點小小的回憶。

去年七月間，我國田徑女傑紀政在德國慕尼黑一連打破兩項世界女子短跑紀錄後，明報余看魚專欄曾有「飛躍的羚羊」一文刊出，讚揚紀政在體育方面的成就。我湊巧在幾天以前，曾看了幾份台灣的中央日報，覺得余文熟口熟面，似曾相識，乃再翻閱那幾份看過的台灣中央日報，終於發現余文乃是抄襲中央日報副刊文壽的方塊文章的（像這次抄「看看韓國」一文一樣，僅前後改動了幾個字，其餘一字不漏，照抄不誤），乃將兩報剪下，並寫了一封措詞極客氣的信給明報查良鏞社長，告以此事。但信去後的結果是：㊀查社長對我這個善意的熱心讀者，並無任何反應（如果我與他的位置掉換，我一定會寫一封信向這位讀者認錯及道謝）。㊁余看魚的專欄仍然每天大模大樣的照常出現。

這樣一來，頗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想：㊀我不是台灣中央日報的長期讀者，偶而一看，就發現明報的余看魚在做文抄公，照此推論，如果經常看，多半會經常發現他做文章扒手（證之這次他又抄台灣中國時報的文章，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㊁該余看魚如此膽大妄為，一做再做文章扒手，而居然掛起專欄的招牌，竟然視所有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為無物，是不是太狂妄也太無恥了一點？㊂明報查社長對自己報紙的專欄寫作人是文抄公一事，自己不為察覺，已是對不起他報紙的讀者；而經讀者指出後，他既無認錯的勇氣，又無改過的決心（這次余看魚又抄了），請問這是個什麼作風？

讀者　賴曹侯頓首（三月一日）

又：本人的姓名實在很差勁，自己看看聽聽都覺得不順眼、不順耳，何況旁人乎？但本人一出世父親就姓賴，故本人姓名的第一字是註定了。吾家是曹字排行，故第二字也註定了。父母都希望我長大後能大發大達，封王封侯，故此第三字也定下了，加起來就成了我這個很不順眼很不好聽的名字——賴曹侯。但本人很令家嚴家慈失望，在青壯年時期，既未能投入李宗吾先生門下，以致封王封侯；而今更年紀老邁，淪落香江，在一間公司做個起碼的小職員，糊口過日，老境堪憐，當然自己的名字也就從未

己發了達，名字上了報紙）。但奇蹟竟然發生了，我的名字上報了，上了香港明報了。事緣今年元月初，我國旅美的生物化學家李卓皓博士，發明了用人工方法合成控制人體生長的荷爾蒙，全世界為之轟動，因為這一成就，是一項科學上的重大突破，本港所有報紙莫不登載此一令我華人感到光榮的重大新聞；而所有本港中文報紙從外電中將發明人 Li Choh Hao，譯成的中文姓名皆是李卓皓，因為李博士在荷爾蒙研究方面聲譽卓著，名氣甚大，凡稍具常識者，都會知道這個有關荷爾蒙發明的重大新聞中的 Li Choh Hao 是李卓皓。

但卻偏偏有查大社長的明報特別垂青到在下，報導這項重大發明人竟是區區——賴曹侯，你說查大社長賞面不賞面？

掌故雖難寫，有我最可貴　建議設專欄，不要彈老調

張先生：

得讀「寫人物掌故之難」，深有同感，最近我在某刊的「隨筆」中，亦談及此點，茲附呈數段：

「我覺得：要談百年間的掌故，那就起碼要有幾百年興衰治亂、典章制度的歷史爛熟於心胸，另外還得見聞博洽兼蒐併輯，這才能做到每談某人或某事都能始末源由根根本本地道來，這便是談掌故的起碼條件。

時下香港有許多刊物都喜歡闢有談掌故的篇幅，這自然有許多自以為是談掌故的人去「談」，但我們細看這些內容，卻只是徒然饗讀者以無稽的耳食之談，而且談來談去還是什麼張昌宗、馬君武：：，其所謂趣聞、所謂逸事也不知被

談掌故呢！

話得說回來，我要寫的「隨筆」也並不是絕不去談掌故的，照我理解，隨筆本是可以談掌故，也可以不去談掌故；寫隨筆的人是可以有很大伸縮捲舒的餘地，但絕無疑義，隨筆寫得好時，都往往可以成為掌故學的名著的。試讓我數說一下：像歐陽修的「歸田錄」、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洪邁的「容齋隨筆」……這些都是屬於隨筆類的東西，其內容所涉及的大多是關於歷史人物的故事，以及社會的經濟、風俗之類，而且都是具體事實的紀錄，於是就成了掌故學的寶貴資料。當然隨筆中也有些是與掌故無涉的，就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那只成消閒的專書罷了。

再說，要談掌故主要是裨補正史之所用，而取材大多是平日的見聞所及或從隨筆中發掘出新的資料，再將這些加以聯貫組織來說明一件事實，

說了一大堆，都無非是想說明一下談掌故殊非易事，同時也約畧道出我寫隨筆而不想定專欄為「談掌故」的理由了。

張先生：我建議，像先生數十年來所經見的人和事，是可以寫一本「掌故類」的專書。最好寫掌故能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側面，並且其中最好要有「我」。

「彈雨餘生述」是既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側面，也在作品中能有我。我希望以此書為藍本，在「萬人」開一專欄，我相信是不分青年、老年都是會歡迎的。這樣不單充實了「萬人」的內容，也可擠跑了一些徒作調皮語

我覺得「萬人」有些文章缺乏「新意」，老調彈來，黃臺瓜摘，已一以一為甚了！祝

康樂

晚×× 十四凌晨

（編者覆：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所謂掌故文中最好有「我」，也就是作者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獨家掌故；反映時代的側面，便是大處着眼，小處落墨。只要有這一類的人物掌故文章，本刊歡迎之至，而且多多益善，不必設專欄，保證有多少刊多少。最好每篇一題，不要連續不斷；一人一事，可分數題寫。凡是第一手資料的獨家掌故文，歡迎投稿。）

政府擬加水費

一位讀者指為「過橋抽板」

萬人傑先生：

上次立法局舉行會議時，財政司又提及增加水費事，詳情已於日前各報刊載。弟讀後感慨萬千，因為政府歷年來收入大有盈餘，不應常常加乜加物，理應減稅才合。而且每次都是政府帶頭加稅，引起百物騰貴。做生意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跟着加價，否則，就要虧本或無利可圖。或許政府和一些名流、富人說加稅加價會引起工商業繁榮，生活安定。實則相反，香港工商業繁榮，生活富裕，只是對一些富人或那些抱有不正確目的的人而言；骨子裏大部分市民都是過着僅可糊口，或入不敷出的生活。財政司郭伯偉是外國人，不了解民生困苦，只圖討政府歡喜，不擇手段，埋沒良心。港督和議員應羣表反對才合，政府應把歷年來盈餘的錢救濟貧民，多辦福利民生工作，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去作才對。回想一九六七年暴動時期，政府獲中、下階層市民支持擁護，才不致被左仔鬬垮，理應大方報酬市民，以保民心，今竟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將何以對得起廣大市民的苦心？任何一個政府，必定要獲得全體市民愛戴才可以久存於世。所謂「得道者昌，失道者亡」，這是不變的原則。政府雖然有時做些福利工作，但微不足道，或只弄吓花樣而已。我希望政府當局體念民生痛苦，取消帶頭加稅、加價，多做善事，免被左仔利用，煽風點火，破壞政府與市民的感情。政府高官要職人士，飽讀詩書，聰明頭腦，現應想到這一點。其實金錢身外物，何必咁緊張、重視？多作善事，可增福添壽，何樂而

不免產生麻煩與禍害。望政府當局冷靜考慮，凡作任何措施，應廣徵民意

共黨社會，不可獨裁固執，野蠻背理。　你的讀者敬上（三月九日）

新界鄉紳要特權 入住毋需入伙紙

正當市民大眾為「入伙紙」議論紛紜之際，日前，某些鄉村「紳士」，突然作出「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妙論。他們建議：由於新界有其「特殊」的地位，鄉村屋宇，即使無「入伙紙」，亦可遷入居住，港府應尊重其「特權」，不得干涉。

歷來，某些鄉村「紳士」對於「開賭」、「納妾」等問題，都曾一再發出與市民大眾背道而馳的見解；今次，為「入伙紙」事，挺身而出，為民「攞」命，高唱反調。亞夏對於他們的「敢言」作風，深表欽敬。

說到「特權」，亞夏便聯想到一些事實：歷來，祖國「民兵」過界武力「邀請」新界村民回國「觀光」，港府當局，屢次都盡力向我們的「祖國」交涉。本來，祖國方面「邀請」僑民回國「參加慶典」，干港府底事？港府不避「橫生枝節、無理干預」之嫌，向我們的祖國政府「講數」，無非本着不分港、九、新界居民，一律都視作子民的公正態度。雖然，其結果常不能令人滿意，但此乃出於祖國方面的蠻橫，非港府能力之所及。而港府確曾盡過一點「棉力」，則是事實。況且，「民兵」與警察對峙，甚至大鬧警局的局面下，香港警方都能抱着不妥協、不屈服的堅强態度。此亦無他，不外乎表現出港府對港、九、新界居民安全的關心。我們不能只於「民兵」、「暴民」騷擾港、九、新界時，便指責港府軟弱無能、保民無方；而於太平盛世時，又指責港府侵害、和不尊重「特權」。在托庇於人的環境之下，還望一方面要人家尊重「特權」，不受約束；一方面要維持「納妾」、「開賭」等「國粹」；另一方面又指責人家保護不周。如此情形，港督、輔政司等職務，相信要搵佢地幾個「鄉紳」做埋至攪得掂矣！

「鄉紳」們多擁有若干業權。假使他們名下的樓宇完全合乎圖則，合晒規格，選料上乘，則何懼於驗樓？何憂於當局不發「入伙紙」？他們如今表現得如此之既急且慮，則咪話唔耐人尋味矣！港府如果確實對市民大眾的住屋問題關懷，則對「入伙紙」應切實執行；若果認為新界確有其「特權」、確有其「容忍」的必要時，則對於無「入伙紙」新界屋宇一旦由新樓變成危樓時，業主應負何責？住客應得若干補償，應有嚴格之規定，可免使大「鄉閥」們乘法律之隙，濫建「危樓」，為害蒼生，則新界之居民幸甚矣！

（宇文夏）

文藝不是超時代的東西

——給「文藝主流」主編徐速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萬、張先生，敬愛的：

以一位讀者身分，要求在貴刊「意見欄」裏發表我這封長信，似乎有些過份，但這是迫不得已，此地實在難找到可資借用的園地，謹祈體諒。

對那些江湖賣藝者的囂張氣焰，以及當讀者「死嘅」的「主流」作風，在下實在無法忍受。為國家和民族，特別為我們當前的反共救國事業，給他們當頭棒喝，是時候了。

自信在下所談到的，都是原則性的問題，看看「名作家」這次怎樣抵賴。那件「主流文藝」的偽善外衣，我們應該繼續把它扯得粉碎。

希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不勝感激。祝

長寫長有！

讀者林鏡魂謹上　三月四日

徐速先生：

在未開始寫這封信之前，我想首先說明一點：我並非受某人唆使而寫這封信，也絕非窮極無聊而向先生發難。

相信先生也不會否認，文藝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它不僅眞實地反映現實，更眞實深入的反映每一個善與惡的心靈；文藝作品不僅給讀者提供眞、善、美的感受，更通過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的藝術塑描喚起讀者對罪惡的憎惡與對生活的熱愛。在這之前，文藝作者也必須同時是讀者的一個好榜樣。也即是說，文藝作者不僅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對讀者負責，對社會負責，更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可惜，在先生主編的「主流」及先生最近的言行中，卻出現不少與上述背道而馳的事例。這就難令人緘默

作為一個流亡並曾準備再度流亡（如「菠蘿風雲」時期）者，最大的悲哀恐怕莫過於「國破方知人種賤」的悲哀。一個眞正的文藝工作者，決不會對此視而不見，也不會因小家庭已重建或在小圈子裏擁有無上的榮耀而漸趨忘懷。可是，只為一首「密碼詩」之爭，發展下來竟連最基本的原則也不顧，以出賣全體反共救國的同胞而確保個人的名利，那是怎樣的一份「作家」的「激情」？

我這樣說不是干預徐先生及其門客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不是干預徐先生及「主流」中各名家的「反台救藝」壯舉，我只想問：用得着嗎？

須知共黨的滔天罪惡正在這星球上橫行，我們無論逃到那裏也不能避過它的威脅，而我們可愛的七億同胞，且不幸置身水深火熱之中，小部

生難忘的烙印。基於此，一個唯一有實物根據的反共救國陣綫，國人能不把它視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堡壘？我想，一個稍具觀察力和責任感的作家，也不會視國人的精神所繫為無物，違論輕易的把小事遷怒到它身上，進行其瘋狂的詆譭和中傷。

也許，正如某「支流」所標榜的，他們以「魯迅精神」自居，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不畏「權勢」，與一切「罪惡」頑抗到底。對，這是英雄本色，國人風範。可是，當他們為于氏兄弟、殷海光抱不平的同時，怎麼不談談在鐵幕裏數以千計的名作家和學者的遭遇，或者在兩者之間加以詳盡的對比？再說，他們既然敢於「正視」遠在台北的于氏兄弟的一髮一毛，怎麼不敢正視近在臥榻之側的林彬及曾牛父子的鮮血？管教與謀殺，孰重孰輕？

事實是明顯不過的，他們那樣煞費苦心的搜羅台北的「罪證」，吹毛求疵的向台北中傷攻擊，無非是强調「政治」對「名作家」的「迫害」。可惜，「迫害」兩字已被三十年代的「進步作家」用臭了，現在再不是「進步者」的專有名詞。試想，那些不願意根究社會動亂和窮苦根源，不願意正視社會的循序發展，只憑不滿現實的一股激情，誤信人間天堂能在暴的政權之下且可以實現的「進步

是喊得多麼激昂感人，在他們的作品和言行的感召之下，多少青年把熱血和生命獻給了共黨，造就成今天大陸上的人間地獄。如果當年沒有那些「進步作家」給共黨擔當起那份「帶街」角色，共黨的血腥鐵幕也不會那樣容易低垂。那麼，到底是當年的政治對那些「進步作家」迫害，還是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慘遭那些「進步作者」的迫害？同樣的，徐先生僅以一場筆戰的得失之微，竟公然出賣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僅賴以生存的精神和意志，到底是「政治」迫害徐先生，還是徐先生向我們迫害？

誠然，單就筆戰而言，徐先生藉「攻台」這一「招」的確取得了「空前勝利」。因為這一「招」確能令對方因顧全大局而三緘其口。不過，徐先生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實非「鬪士」們所可能想像。

當然，如果徐先生是個共黨擁護者，或者認定未來的中國人民遲早必然走向擁共的道路，徐先生此舉是對的，也是十分高明的。可是，海外的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再不會是政治的大傻瓜，他們大都受過共黨的「政治教育」，在兩條政治道路的鬪爭中，他們已無須考慮取捨，雖然他們對台北的某些政治措施也許有着歧見，但他們對彼的維護是無須懷疑的。如果徐先生不是以意氣代替理智，相信也會承認這一點吧？那麼，當徐先生向他們所仰賴的那方面進行惡意的中傷、侮辱和攻擊，不就等於向他們開玩笑。試想，一個虔誠的教徒，他會喜歡一個攻擊教會的人所寫的文章？

再說，縱使徐先生的「文藝成就一果

文學史的人未必就是「主流」中人，可以想像的，他們必然是經受共黨血淚洗禮的新一代，他們對一個與時代脫節，在反共救亡最黑暗的年代裏仍高唱着反反共高調的「名家」，會刮目相看，誌諸史冊？那末，徐先生此舉除了表示用自己的雙手拆自己的城牆，用自己的筆把墨塗在自己的臉上之外，到底得到一些什麼呢？與其說是勝利，毋寧說是最可憐的慘敗！如果「阿Q」果眞已經「斷子絕孫」，我相信徐先生也會承認這一點的吧！

在徐先生的文章中，自然不乏高論，但可惜更多的是可憐的偏見。徐先生在哀悼「十三妹」這篇文章中，這種「政治迫害」的偏見更使人透不過氣。

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要說「十三妹」是個把自己收藏起來，與羣眾隔膜，稍有不如意，便不分青紅皂白大罵一場的典型心理變態病患者。但就正如徐先生所說：「她時時流露對胡志明的敬愛」這一點，已夠令她無法在右派報紙立足。須知這裏的報紙左右兩派壁壘分明，讀者只喜歡讀自己的報紙，決不會花錢去「買氣頂」。何況一個沒有明確的思想方向，沒有立場，以「超然」姿態大放不負責任厥詞的人，遲早必然受到讀者遺棄。讀者是報館老板的老板，老編與羣眾關係最密切，他們自然明白這一點。但徐先生把「十三妹」的悲慘命運歸咎於她的「地盤」一天天縮小，從而把她的「地盤」縮小的原因歸咎於「斧打鑿鑿入木」，彷彿報紙只是刋給一兩位「大哥」看似的。誠然，借題發揮原本就是「名作家」的「絕招」，但也要有分寸，因爲讀者不盡是「我兒」。

然而，「我兒」或非「我兒」還不打緊，因爲我們到底是中華民族的兒女。但徐先生繼所謂反「政治迫害」的忘本的「攻台」壯舉之後，竟接着來一次更令人惡心的忘我宣傳。

那就是徐氏特製的那套「三島錦裘」——「從『金閣寺』看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自殺身亡後，日本首相說：「三島是瘋狂了。」自民黨首腦說：「此一事件是三島個人突然發生瘋狂狀態而採取的行動，與他在文壇上的成就無關。」日本警方說：「與三島一同襲擊自衛隊總部的三名『楯之會』人員招認，他們計劃鼓勵發動政變。」而這在香港的「名作家」徐速先生說：「他用自己的血，給日本人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美的印象：：：實現他美學觀點的手段。：：：是一篇好的作品，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會寫出這樣美的造型。」

前者雖然不盡不實，但總還是有的放矢，他們極力歪曲三島的自殺動機，以祈縮小此事對外間的影响力。但後者除了要把讀者帶到超現實的「最玄最玄」的境界之外，還要跟着他當一輩子奴才。

如果說三島之死是一篇最好不過的「美」的傑作，爲什麼三島這篇傑作要等到他「很有把握獲選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三人選」，聲譽正隆的時候才完成？難道獲獎和享譽文壇是莫大的精神悲哀？再說，自殺的方式很多，服毒、跳樓、撞牆、臥車底，甚至潛進土星五號火箭。或說，前者老一套，後者不可能。那麼，三島大可以駕駛一架噴射機，飛上二萬五千尺高空，然後一衝而下，劃出一道憤世疾俗的濃烟，然後是一聲巨响，豈不「迅速壯烈」；或者，爬上富士頂峯，身裹棉絮，灌以汽油，燃之星火，然後一滚而下，一團火球，如從天降，豈不壯觀，豈不更能「給人一個永不能忘懷的美的印象」？但他沒有，而偏偏結合他的同黨，不徐不疾，不遠不近的跑到「自衛隊總部」，還要當眾演講一番，然後採用最能表現武士道精神的自殺方式，然後又讓他的同黨割下他的頭顱。似此種種，能一言以蔽之曰「美的傑作」的嗎？

美學家可以視死爲美的傑作，作家又何嘗不可以視調戲婦女爲體驗生活？

三島由紀夫之死，無疑是一齣悲劇，但絕非像徐速先生所說的「失去了熾熱的情感也就失去了創作的原動力」，因而「毫不猶豫的視死如歸」。日本的作家並不像香港某些作家那樣「清高」、「全懂」、「聰慧」和「薄面皮」，他們既不超越時代，也不逃避現實，更不因個人的名成利就便忘掉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悲哀。三島不但沒有喪失熾熱的情感，正因爲他有着過份熾熱的情感，他才會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屈辱無法長期忍受，到了適當的時候，他寧願把個人的所有，作爲開闢擺脫恥辱里程的代價。三島在他的黃金時代毫不吝嗇的結束自己，正是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一項最崇高的貢獻。

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去販賣「膏、丹、丸、散」的「葫蘆藝術」，相信沒有一位作家會願意說三島之死與政治無關。日本當局對三島事件一開始便小心翼翼，最後還硬着頭皮說三島「瘋狂了」，可見三島事件對政治影响是何其深遠。事實也難禁國外人的憂慮，一個曾經威脅和危害十億人口的窮兵黷武民族，戰敗後的二十五年，一躍而成爲世界上的經濟强國，假如一旦在那兒出現希特拉式的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歷史，很可能又在日本重演。

然而，奇怪的是，一個身受過東洋鬼子眞正的迫害，並因目睹抗日戰爭的慘痛景狀而至今仍不屑與日人爲商的「當代作家」徐速先生，這次竟一反常態，連最起碼的認識和警惕也沒有。不僅如此，徐先生還苦心孤詣的給三島編織了一套最美不過的外衣，盡可能的把他美化起來，使人看到的是三島的「美的傑作」，而不會使人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這具僵屍，正可能吸吮三島由紀夫的鮮血而復活。是否這就是「藝術無祖國」的偉大藝術思想？

不過，不管徐先生怎樣背叛自己的國家、民族和自己的良知，旁徵博引的去確立其「美學」論據，但到頭來只不過是又一次枉費心機，徒增國人鄙夷罷了。因爲徐先生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實在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三島事件發生後，香港報刋發表的意見很多。恕我直言，那些意見都是站在本身政治立場，或者根據切腹的行爲遽爾定讞，這對三島的了解不深刻也不公道。算來只有東京的每日新聞評爲美學的悲劇，還比較客觀，但沒有深入研究這個悲劇的因果關係。」

依照先生的筆法，（請恕借用）我可以想像先生要說些什麼？

「香港的作家沒有人能眞正認識和了解三島，日本朝野也是同等低劣，算來只有東京的每日新聞『比較客觀』，但也沒有深入研究。爲什麽他們不能了解三島？就是他們不懂得美學。美學這門學術可不是簡單的玩兒，環顧中外，能夠眞正『知美爲何物』的，只有日本一位三島，和現在碩果僅存的香港『文豪』徐速。」

大概徐先生寫這篇文章之前，桌子上正煲着「密碼肉」，燙着茅台酒，對着「魂兮歸來」的三島靈台，縱論天下豪傑，最後徐先生的結論是：「天下文豪，惟使君與徐耳！」

這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自我吹捧術，曹操雖然是開山祖師，但到底自吹得太露骨，遠遠不及徐先生的點到即止，含蓄奔放。當然，徐先生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並非只爲了自捧，而是一箭三鵰：自捧之外，還得臭罵那些不懂「香港主流文藝」的「評選諾貝爾獎的那些老鬼」，臭罵那些「不知美爲何物」的「政治蠢才」。

可惜，徐先生卻忽畧了一點，儘管漫罵是先生「藝術生命」的靈符，但罵到「評選諾貝爾獎的老鬼」身上實屬多餘，因爲笑罵由你笑罵，那些「老鬼」絕不會把獎金送給一個沒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同時，徐先生選擇三島的美學思想作爲烘雲托月的自吹手法，實在是最大的敗筆。三島是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而徐先生是個除了自己所認爲「主流藝術」以外便什麽都可以出賣的「名家」，兩者之間正成了强烈的對照，簡直差之雲壤。假如三島的幽魂在徐先生面前朗誦幾句中國詩：「我志未酬人已苦，東，莫向東風倚斷欄！」「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那麽，先生豈非無地自容乎？

說起徐先生的超時代的亡我的「藝術思想」，實非今日始。記得在去年六、七月份的「主流」中，就曾出現一篇被力捧爲「佳作」的「小曼手記」。這篇「佳作」之所以被我重視（全看），原因是在這之前，我曾親耳聽到「社長大人」力讚這篇小說爲不可多得的「佳作」。可是，不看還可，看過之後難禁怒火中燒。這篇小說不僅否定了我們的優良道德傳統，歪曲香港的家庭面貌，更卑鄙中傷香港的青少年男女，以暗示方式中傷台北的教育工作。這是一篇視出賣民族靈魂爲兒戲，以崇洋詆華爲光榮的問像發現金礦似的，把它力捧爲佳作。

讀過這篇「佳作」之後，我曾一口氣給它寫了一篇評論，準備寄到海外去發表，以祈澄清海外讀者的視聽。但後來一想，徐先生當時身在新界，編輯工作可能委諸別人，這次難保不是「手民之誤」，要是眞的「手民之誤」，我就不該小題大做，參加「迫害」的行列。鑒此，我終於沒有把稿子寄出。

現在回想起來，方知我當時的忖測錯誤，徐先生是個「負責任」的編輯（特別是對「接棒子」的人），決不會對新血作品那樣漠視。顯然，「小曼手記」所顯示的，正就是徐先生的思想表現。至此，我只能說：「先生之風，人皆膽寒」！

更無資格勸別人不要碰某些問題。我只希望徐先生在意氣風發的「創作」之餘，能留一點時間去自我反省。文藝不是超時代的東西，作家縱然不能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但起碼要負起本身的責任。

最後，我得重複一提，這封長信絕不是萬、張兩位先生的自製投書，我雖然絕不像「名家」們名震遐邇，但總還有幾位老編和朋友認識，因此也無須花時間去忖測是那位「仇敵」的化名。要是唾沫混着「半桶臭水」、「垃圾」、「渣滓」那類東西飛濺過來的時候，可不要落在萬、張兩位先生身上。爲原則性的問題而被罵個狗血淋頭，我願全盤受落。未知先生高見如何，悉隨尊便。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壇主建議不用筆名

近來文壇風氣，作者喜將眞實姓名隱蔽，而改用筆名，此種花樣，創自民國，數十年來，許多作家，不加研究，盲目跟從，遂至相習成風，一若凡是詩文作家，必有筆名，方為合理者，此種錯誤意識，不知改良，大有盲從之譏也。

緣民國八九年間，天降新學人，時稱「文妖」，盛行邪說，有者專寫男女之事，名曰性史，有者宣揚救國愛民政策，名為共產主義；有者主張改革文字；有者讚成廢棄禮教；有者著書反對「忠心」「孝順」「貞操」，又云要打倒孔子。尙有提倡寫別字，又名「白字」，又主張寫字音同即可；又有人反對白字，且舉例曰，「留學英國」，是在英國讀書也，如寫白字，寫成「流血英國」，可乎？當時壇主初識文字，喜看報章刊物，此類文章，觸目皆是，不有人提倡，又見有人反對，雙方各有理論，無知誰是誰非。當時北洋政府，忙於內戰，無暇顧及，任由文妖邪說，未加禁止，如洪流決堤，一潰而不可收拾。

此類文人，所寫文章，均是離經叛道，荒謬離奇，危害人倫，流毒社會，恐人唾罵，乃將眞名隱蔽，使用筆名，甚至藏匿租界，一且被捕，因姓名不符，可以抵賴，自知作品，難以見人，因迫不得已，而用筆名。

二因賣文為活，各報刊物，均有文章，用同一姓名，諸多未便。

三因自知詩文不妥，而無信心，投稿不登，有失面子，所以改用筆名，不告地址作為試探。縱不採取，使編者不知何人，以免見笑。

四因香港情形，比較特殊，有若干文友，原本不屬以上三種，為因大陸逃港，家中尙有親人，在港用眞實姓名，揭穿暴政，恐怕連累家人，不得已而用筆名。

凡屬年青正派作家，並無以上情形者，何必使用筆名？已成名者，依然可以照舊；初學寫作，大可不必。因詩文乃堂皇正大之事，既有佳作，而願公諸同好，又何必將眞名隱蔽？此乃不務是非，盲目倣效他人也。如認別人之言有理，以後不妨改正，事雖微小，亦屬「有匡文運」，讀書人應有獨特精神，偉大氣魄，言，則不怕，怕則不言，江湖豪傑口氣，「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立身正大，不懼邪惡，筆伐口誅，能令權貴敬畏，「壞政權」與「惡勢力」，雖用刀斧加頸，文人付之一笑，依舊言所欲言，「一死而已，有何畏哉」？文壇樹立如此風氣，社會國家方可有救，此種豪俠精神，必自年少培養，凡作詩寫文，不用筆名者，其人頗有無畏精神，而且具有正大光明之意，並非凡屬作家，一定要有筆名，是為大錯特錯。

例如舞女，是以美色為資本，從事營利工作，恐人見笑，多半化名，少數歌星，及電影女明星，本來出身正當，很多是富家千金，惟恐父兄反對，犧牲色相，有玷家聲，亦多半使用化名，使人無從知曉。實際說來，如果行為端正，從事藝術文娛，實姓眞名，又有何損？皆是錯誤想法。

文人墨客，寫詩著文，最好眞名實姓，不必化名，樹起文人風格，堂堂正正，著作等身，豈不美哉！本刊一七〇期，壇主評毛詩不通，代為斧正，友人某君警告曰：「閣下用眞名實姓，一旦見罪，如何了得？」余笑曰：「毛為『偉大領袖』，我是市井渺小商人，尊卑懸殊，區區小事，不値計較，以老毛之聰明，只有裝作不聞，是為上策，其內心明白，不通之詩，又何止『長征』，壇主因無人敢請，未便批評耳。果然認眞計較，加以追究，風聲傳播，舉世知情，通與不通，自有公論，屎是愈揚愈臭，大不了，人命一條，本壇主槍林彈雨，百戰餘生，螻蟻微身，有何惜死？若干年來，『越胡任走，身添健，陳蔡頻經，志未移』，為本人寫實之作，因改毛詩而獲罪，青史留名矣，求之尚不易得，何懼之有？況文字本身，原屬公開之物，其性質即非秘密之事，雜誌報章，萬目共覩，作者縱然改名，一查便可知曉。好，有一比，能鳥藏首而不顧身，自謂我不見人矣，人亦不我見也。殊不知，如此存心，更易被人捕捉，愚人做事，自認為安全者，結果並不安全也。」友人聞言，[illegible]下之言，頗有道理，畢竟詩人，見解高明，現在恍然明白。相與大笑，舉杯飲酒，同意不用筆名。

登太平山有感

青年學生　盧天

雲海蒼茫人鼎沸，萬家喧鬧雜歌音，
鄉關遙遠登高望，故國飢寒淚滿襟。

元旦感懷

余中庸

(一) 周郎顧曲滿三台，無意征舟破浪來，
酒旆珠簾人盡醉，那聞大陸萬家哀。

(二) 赤霧迷濛路轉窮，家書難達雁行空，
情深舐犢天垂淚，帳裏春風夢裏逢。

勒馬洲北望鐵幕

一覽樓主

(二) 隔河人鬼了然看，南放嬌枝北柳殘，
此處天堂春正暖，那邊地府骨多寒。
聖賢救主文如糞，豪傑英雄淚似瀾，
沸血遺民心鑒滿，年年薇蕨當盤餐。

壇主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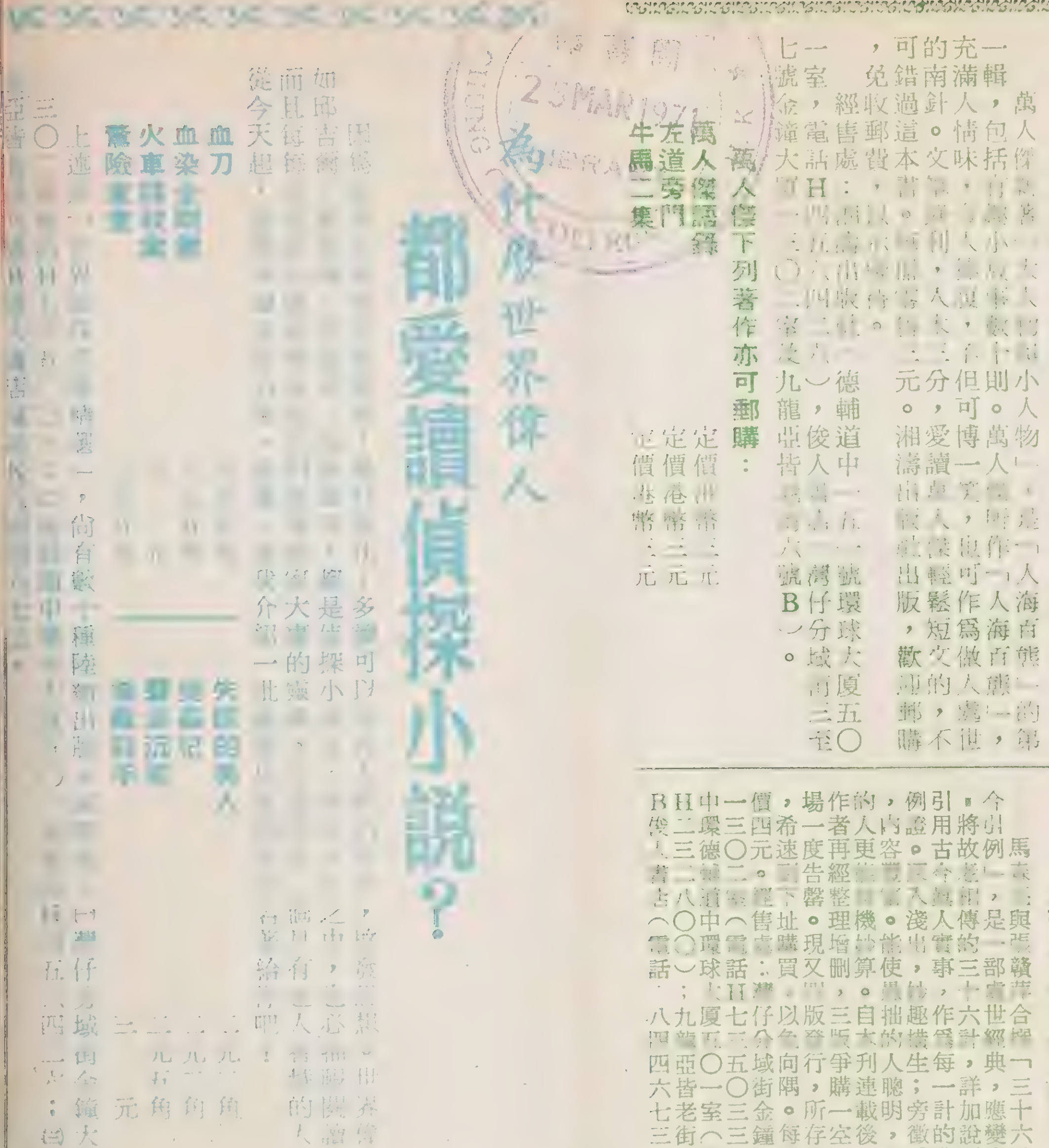
一覽樓主，「南放嬌枝北柳殘」，造句既新又好，南為香港，北指大陸，「聖賢救主文如糞，豪傑英雄淚似瀾」，對仗極工，設想更妙，不愧名家。

(三) 膽疊殘崗一放眸，都無奇骨葬山頭，
神州帝胄人將絕，東海王師馬正休，
末世應迎眞主駕，中興難展臥龍猷，
壯心北望愁如海，代哭長歌夕照收。

勒馬洲北望詩，共三首，第一首已載上期，該詩是為名作，壇主讀之，有共鳴之感，大刀潤斧，無陳腔舊調，鄙人前年在台灣，回港時，贈別某要人，有七律一首，與「神州帝胄人將絕，東海王師馬正休」，造句雖然不同，詩言頗相類似，記之云：

撫髀何堪鬢有斑，餘生此日尚粗頑，
壺漿悵望黎元盡，劍戟銷聲鐵馬閑，
浮海遺民傷故國，過江名士老台灣，
南朝舊事君知否，幾見河山不戰還。

該詩選作「明日黃花錄」二集封面，正在印刷之中，不日面市。



思明新著 副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册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雜誌

（第一七九期）



「潮流」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七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七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四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近來怪事多

最近中共內部連續發生不正常的現象，例如發射二號人造衛星，延遲十三天才宣佈消息；其可能的原因，對此已在上期每週評論中分析過了。三月十五日北平成立新黨委，不公開露面經年的謝富治，居然出任第一書記。

謝富治是毛派的大紅人，他是公安部長，負責特務和警衛工作；又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於北平市長。這樣一個紅人，居然一年不露面，照共黨國家的紀錄，百分九十是失勢垮台了，現在他居然也冒了出來，出任第一書記！

更怪的是中共宣佈他出任市委第一書記之後，仍然不見他露面。因為新市委第一次會議，不見他出席，主持會議的只是第二書記吳德。其次，三月十九日中共盛宴招待印支小醜「施漢諾」，黨、政、軍要員都出席宴會，謝富治依然沒露面。同時，在歡迎羅馬尼亞代表團，慶祝北越「抗美日二十一週年」大會，仍然不見他露面！而中共的報導既不說他病，也不說他為什麼不露面，難道是故裝神秘嗎？還是有難言之隱呢？

周恩來否認軍人干政

美國左派記者艾德加．史諾，二月間在意大利某周刊上發表了一篇訪問周恩來的談話。史諾問周，有人說目前中共是由軍人統治的，你以為如何？周恩來連忙答道：「從來沒有這個事，而且永遠也不會發生這個事」。真是妙人妙語！此人說謊話的功夫已達爐火純青。無異是力指黑是白，而且面不改色，氣不湧出。

究竟目前中共黨政大權，是不是握在軍人手中，在香港讀者說來，已經無須羅列證據了。現在不妨舉一件最新的事實來說明，三月十五日成立的北平市新黨委，七個領導人中，卻有五個是軍人，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楊俊生是「北京衛戍區」代司令員，吳忠是副司令員，黃作珍是衛戍區第二政委，劉紹文是第三政委。七個書記五個是軍人，為首的第一書記也是軍人，這還不是軍人干政嗎？

而且今天周恩來無論辦什麼外交，總要有一個軍人同時主持，重大場合是黃永勝，一般情況則是邱會作和李作鵬。邱、李二人都是副總參謀長，是黃永勝的左右手，也是四十五軍、五十四軍的舊袍澤。這說明周恩來所辦的事都受軍人的監視，這不是軍人干政是什麼！

誰在控制北平

在專制政治之下，決定權力的是武力，誰控制政權、誰的武力便控制京城。文革以來，是中共的新當權派得勢的局面；而新當權派以實力軍人為支柱，實力軍人集團則以瀋陽、廣州、南京三大軍區（各轄數省地盤）為中心。

文革開始時，北平衛戍司令是李家銓。一九六六年七月，牟立善率三十八軍突佔北平，使毛林控制了局勢，牟曾一度負責衛戍工作，一九六七年出任「北京軍管會主任」，後來由毛派悍將傅崇碧任衛戍司令。紅衛兵揪人打人，弄得「天下大亂」便從這開始。

一九六八年三月傅崇碧隨楊成武一起垮台，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接任衛戍司令。從這以後，毛派的氣焰就一天一天的消沉了。溫玉成不知犯了什麼錯誤，去年三、四月間不再露面了。接替溫玉成負責衛戍工作的楊俊生和吳忠，都是瀋陽軍區的戰將，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即楊成武垮台之後不久調來北平的。溫玉成不露面之後，楊俊生已是代衛戍司令。上述北平衛戍區負責人的變遷，顯示自毛派的楊成武、傅崇碧垮台之後，接替人不是廣州軍區調來的，就是瀋陽軍區調來的，從這可以了解誰在控制北平。

謝富治一年不露面，可能多少也與爭奪北平的軍事控制有關。因為所統轄的公安部隊，負責「黨中央」的警衛，使外圍的衛戍部隊不能發揮應有的威力。現在他被打垮離職一年，可能公安部隊已被改變了領導系統，即使再露面幹光桿的市委第一書記，已經不成大患了。

文革雖然已成過去，但文革留下的亂局仍在發展。今後中共可能不時仍有怪事出現。

新聞以外

國際間捲起一股逆流 我們要堅定信心不可氣餒

萬人傑

市面小爬蟲刊物充斥，大放親共歪論，會使一些人意志動搖；但受過共黨統治的人都明白，共黨不可以「親近」的，最近獲釋的英工程師華特要組織政黨與共黨對抗，可見西方人士也不盡是矇查查。為打擊這些新左派刊物，本刊決加倍努力，應付這場新戰鬥。

雜誌難辦

香港出版非軟性雜誌，很難站得住。帶有政治性的，更難有廣大銷場。原因是香港讀者政治興趣不濃，他們寧願買本電影雜誌，看看明星私生活，不會對國是前途關懷。

同時，香港出版的刊物，主要運銷海外，尤其東南亞各國，華僑們對中文刊物十分熱愛，不過，有政治性的往往遭到當地政府禁止；因此不少文化界朋友一團高興地要辦個自己理想的刊物，到頭來無不焦頭爛額，損兵折將。

我們創辦「萬人雜誌」時，就有很多朋友提出警告，這種性質的刊物，除非有經濟後台，不怕賠本才可以辦；倘若只靠一股熱勁，恐怕終要冷卻下來。更有不少辦過雜誌的朋友，認為「萬人雜誌」是個短命刊物，因為我們一來沒有經濟後台；二來沒有足夠人手，只靠萬、張「業餘」工作，雖還有老馬拔刀相助，但不久他便作了美國移民。在經濟與人力不足下，決計不可以辦得長久。

十期賠了三萬

雖然困難重重，但「萬人雜誌」總算已踏進第四個年頭，維持到一百七十九期，還在苦撐情形下每星期照樣出版，且從未脫期，遇到假期，只有提早，不會壓後，在香港定期刊物中，能夠做到如此的不多；即使經濟情況比我們好的，也不易辦到，尤其「週刊」，一幌眼便是一期，即使經濟應付得來，稿源也成問題，每期七八萬字文稿，要做到篇篇能讀，要不是得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文化界朋友支持，早就辦不下去了。

老萬重提到這問題是有感而發的，因為最近有一位朋友辦了一個類似的週刊，集資三萬元才動手，編者、作者都是一時俊彥。據說，他們辦這刊物是因為一班寫文章的朋友要找個發表的地盤，因為香港好些報刊立場上的不同，不易採納這些文章。這本雜誌用柯式印刷，當然比我們漂亮得多，出版時還在報上大登廣告，並有專欄宣傳，照理，在這情形下該一炮而紅；但，先天條件這麼好的雜誌，只出了十期，便無法支持下去，即是說，在十個星期內就鬧稿荒，且把三萬元資金賠得七七八八了。

硬綳綳的刊物

這種情形，凡從事出版事業的人都明白，許多一團高興辦雜誌的人，都會如此結果。因此，要使一本雜誌能站得穩，只有兩條路：一是有足夠的廣告，維持雜誌皮費；二是迎合讀者口味，有廣大銷路。如果既沒有廣告，又抱定「人家老婆、自己文章都是好的」意念，以為自己的文章一出，必定萬人爭誦，自拉自唱地搞，與讀者脫節，鮮有不失敗的。

「萬人雜誌」這本硬綳綳的刊物，居然能維持三年多還沒有「釘蓋」，主要是我們還有一批基本擁躉，否則這本被拒於東南亞各國門外的刊物，即使不致短命到十期夭折，也不可能維持三四年。雖然我們也還在賠本階段，不過，有一分能力，還是要繼續下去的。尤其目前國際間正掀起一股逆流，我們所負的時代責任更重大，更不能放棄。

一廂情願

在中共擺出一副笑臉下，西方國家態度有了顯著的轉變，看來，今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將是無可避免的事，中華民國賴以支持的最大盟友美國和日本，也正致力促成「兩個中國」。科威特在「不談台灣問題」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顯然打開兩個中國之門。

美國對中共一廂情願的討好；日本以藤山為首的一派，極力想向中共拉攏做生意。在這種種情勢下，自由世界將陷於低潮，我們的責任也顯然更重。

目前，香港的許多出版物中，尤其以青年為對象的，大都是新左派的東西。學生刊物對中共歌頌，在毛澤東面上貼金，更加强對國府的攻擊。

在這股逆流中，自然不少反共人士感到心情沉重，感到前途暗淡，甚至有些人意志動搖。其實，在西方人中，也有不少明智之士，如三年前被中共扣留的英國工程師華特，最近獲釋回倫敦，表示了他的反共決心，要組織一個新政黨，在有共產黨存在的國家裏，與之對抗。

西方人的覺悟

姑無論他這理想將來成敗如何，卻可以看到一點，西方國家的人雖心中對中共存有幻想，一旦體驗到共黨統治下的生活，就了解到反共是今日自由世界所不能放棄的立場。

可是，要使所有西方政客都瞭解到這一點，除非使他們都領略到共黨統治的眞相，一如華特所身歷的。這雖然不可以立刻辦得到，但像華特那樣覺悟過來的西方人士，相信漸漸一定更多。

目前，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有不少人力主與共黨「接近」；在天主教刊物中，出現這種論調更多，「曙暉」甚至把毛頭與教宗並列。當然，我們不敢武斷有共產黨或共黨的同路人滲入教會，但至少可以說，教會裏的人不少人仍對共黨存有幻想，大陸宗教被迫害的情形，他們似乎一無所知，不斷地爲他們的歪論鼓吹，與新左派刊物，互相唱和。

明槍與暗箭

因爲這些刊物的讀者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些生於香港的青年，對共黨都缺乏了解，受新左派思想的影响相當大。同時也受到世界逆流的冲擊，他們更不知不覺地中毒日深。

鑒於這種小爬蟲刊物如雨後春筍，我們覺得「萬人雜誌」正面臨比一九六七年初創刊時更重要的一場戰鬥。

因爲，當年左派分子作惡，四百萬市民可以目覩，他們直接威脅了市民的安定生活。這種戰鬥是正面的，明槍當然易躲；但小爬蟲們所放的卻是暗箭，暗箭難防。我們對抗這些隱藏的敵人，特別費勁，而且有人會認爲我們是無的放矢。

老萬說明這形勢，是想使讀者們曉得，我們身負的任務，並不輕於六七年的對抗港共；我們一定要盡力揭發新左派的陰謀，盡力抵消他們的親共歪論。

介紹親友閱讀

林乙與劉健先生連期對「曙暉」社論的批判，李士謌先生對美加台獨分子活動的揭發，都是我們近期對小爬蟲最有力的戰鬥性文章；今後，我們仍當繼續努力，朝這條路走。

許多我們的擁躉曉得我們仍在賠本中，提議調整售價；也有些朋友要發起小額資助。這表現了愛護「萬人雜誌」的熱情，但我們不打算增重讀者負擔，可以避免就不擬加價。小額的資助，也不是根本的辦法，在這裏，我想向萬人擁躉發動一項「介紹閱讀」運動，盡力向親友推荐。

這有兩個作用；一來可以使本刊銷路增加，藉這項收入，彌補赤字；二來本刊銷路更廣，對抗小爬蟲刊物的力量就更大。最希望的是向海外親友介紹，因爲，海外華僑最易接觸到這股逆流，一定要使他們不致在這逆流中倒下來，因爲海外華僑仍是今後復國的一大支柱。

黎明前特別黑暗

今後，我們將會陷在長期艱困的日子裏，但決不會輕易改變我們的立場。也許我們沒有力挽狂瀾的力量，不過，我們仍望處處提醒國人，不要受到歪論的迷惑。

黎明前特別黑暗，目前一切似乎形勢十分不利，但我們用不着氣餒，只要信心不移，暴政終有覆亡的一天！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港府不取締無上裝

律政司署發言人表示，對本港蓬勃一時的無上裝、無下裝酒吧不擬予以取締，原因是，本港目前無法律禁止這種無上裝或無下裝，或上下俱無的女侍。

老萬說過，這種情形，不但香港如此，歐美早已大行其道，在英國，已開始由盛極而衰，香港也必任其自然發展，不會加以制止。

在我們東方人看來，這是不道德的，衛道之士，自然大聲疾呼。其實，如果要禁止，不如任其存在。

這聽來似乎是怪論，可是，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對於女性的身體，愈神秘愈使人神往，愈公開則愈不覺其美。在峇里島，女人長年大月裸露上體，絕不會有男人爲了貪看女人的雙峯而投以注視的一眼。

在阿拉伯，女人要戴面紗，因而女人的面貌，對男人產生神秘吸引力。阿拉伯女人跳肚皮舞的時候，可以看到她的臍部。因此，在阿拉伯男人眼中，她面紗下的面孔神秘過香臍，但在西方人，則會覺得小腹更有吸引力了。

據說，在北歐絕少有强姦、非禮這一類案件出現。因爲，如所週知，北歐國家是性公開的，只要雙方你情我願，便隨時可以解決性的問題，他們實用不着去强姦，終會找到一個異性肯和你合作。

同樣的理由，在這些酒吧中可以隨便見到女體最神秘的部分，因而，女體在男士們的眼中就再沒有神秘可言，即使缺乏經驗的年青人，多看了幾回，他們便會有「不外如是」的感覺。要他們付出很高的代價去滿足「好奇」心，他們不會再有興趣了。

一位到無上裝酒吧觀光過的朋友告訴我，這些酒吧的生意，並不如理想的好，他一連看過幾家，顧客雖不至小貓三四隻那麼可憐，但也並不熱鬧。

可見，無上裝酒吧雖然開得多，但以爲這樣會嚴重的增加了香港的罪案，也未免太過杞人憂天。

同時他還批評說，進這些酒吧，你不會覺得那些裸女是「美」，相反地，她們會使你感到噁心。他的話對不對，要過來人才知道。

中共地方權力日張

——看陝、豫、青三省新黨委

魯遲

三月以來中共建立了陝西、河南、青海三省的新黨委。從這三省的領導班子看，一貫的表現了軍權高於黨權，地方權力日張，「中央」權力萎縮，毛派的造反分子日削的現象。

外來和尚控制陝西

繼二月十七日甘肅建立省委之後，同屬於蘭州軍區的陝西省於三月五日建立了新的省委。主要負責人如左：

第一書記——李瑞山，中央委員，陝西革委會主任，文革前爲湖南省委書記。書記——胡煒，候補中委，革委會副主任，陝西部隊負責人，文革前爲廿一軍副軍長。書記——黃經耀，革委會副主任，陝西省軍區司令。副書記——蕭純，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前爲陝西省委書記。副書記——吳桂賢，身份不詳，可能是青年工農分子。基於「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被選入書記處。

上述的省委陣容，與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底班幾乎沒有變動。前四名完全一致，僅吳桂賢是新面孔。值得注意的是出身革命羣眾的幾名革委會副主任單英杰、王鳳琴、李世英、孫福林、楊夢雲皆未進入書記處，吳桂賢異軍突起出任副書記，這顯示在文革期造反的羣眾代表已經不吃香，吳桂賢可能是一穩健聽話的工農羣眾。

陝西省是劉少奇手下大將劉瀾濤（原西北局第一書記）的老巢，在文革期間是武鬥最激烈的地區之一。舊當權派的勢力太雄厚，在當地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來組成革委會，因此首要的兩個負責人李瑞山和胡煒全是外來和尚，前者來自湖南，後者來自山西，都是「易地革命」分子。

胡煒原是廿一軍副軍長，在軍階上低於軍區司令黃經耀，但是在省委及革委中的排名卻高於黃經耀，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被拖下來仍沒解決。

黃經耀和蕭純兩人是地頭蛇，但是都屈居配角。從這看來，這個領導班子並不十分穩定，可能還要起變化。

中共大員屈居配角

河南省委於三月八日產生，領導陣容如左：

第一書記——劉健助，中央委員，河南革委會主任。書記——王新，候補中委，河南軍區第二政委，革委會副主任。書記——紀登奎，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革前爲河南省委的候補書記。書記——耿起昌，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前爲新鄉地委第一書記。書記——張樹芝，河南省軍區司令。

河南省委的最大疑點，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他在黨內的地位比劉健助還高，照理至少應出任第二書記，現在僅任書記，並在王新之後。這是極耐人尋味之事。

其次是軍區司令張樹芝，在文革期間，曾支持軍區副政委，大殺毛派「二七公社」造反分子，是毛派的死對頭。在一九六八年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張樹芝名落孫山，都以爲他反毛太明顯，太激烈，從此要隨劉少奇、鄧小平垮到底了。料不到這次也冒了出來，出任黨委書記。

李德生（共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之遙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紀登奎遙兼河南省委書記，這兩件事充分說明，地方權力吃香，在「中央」有了職位，仍不肯放棄地方權力。換言之，地方權力是實的，中央權力是虛的。絕不因得到中央的虛權，而放棄地方之實權。這種情形酷似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時代，實權在各地的督軍省長，而不在北洋政府；各軍閥所爭的是地盤，而不是北洋政府空頭名銜。

青海軍人獨攬大權

青海省委於三月十一日成立，領導班子如左：

第一書記——劉賢權，中央委員，革委會主任，軍區司令。第二書記——張江霖，候補中委，軍區副司令，革委會副主任。書記——宋長庚，曾任河南省軍區政委，近調青海。副書記——薛宏福，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前爲青海省委書記。副書記——魯治安，青海省軍區政委。副書記——達洛，青海革委會副主任，獸醫醫學院副院長。

青海新省委第一書記劉賢權，第二書記張江霖是革委會的舊領導。同時又是軍區的正副司令。劉、張二人在軍、革、黨三個權力上，都是一正一副的搭檔。新出頭的兩個軍人宋長庚和魯治安，是劉、張二人的助手。唯一的一個文職幹部是薛宏福，只是陪襯，達洛則是點綴。是一典型的以軍人爲中心的領導班子。

寫此文時中共已在十三省市建立了新黨委，僅上海一市算是守住了地盤，略帶毛派彩色。其餘十二省的新黨委，清一色是軍人的天下，原有的毛派紛被打下台去。



大陸作家劉知俠與王若望（下）

對於王若望的作品，峻青一伙集中火力猛轟「掩不住的光芒」（小說）。說王若望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其實這一切實都「莫須有」的罪名。「掩不住的光芒」只不過稍爲批評中共某些人事幹部的缺點而已，其主人公——王鎮淮，某局人事科科長，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者，無事時巧言令色，誇誇其談，有事時惶恐失措，「失魂落魄」，緊張得不得了。忝居高位，卻又胡里胡塗。對幹部使用，既不問來歷，又不問是非。既不管德，又不管才，一位有十一年黨齡的轉業軍人，調到某局，人事科長王鎮淮竟不看檔案，也不查明他的專長，就不分皂白地分配他去當炊事員。趙建功感到滿肚子委曲，但想到組織紀律，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只好帶着「委曲」去生火煮飯。

中共教條主義者和峻青一伙認爲王若望這篇「掩不住的光芒」歪曲了「社會主義現實生活」、「歪曲了解放軍的形象」，「醜化人事幹部」，我們的認識恰好相反，感到王若望，非常逼眞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主人公——王鎮球的性格也具有典型的意義。

在中共的所有行政機構，工商業機構，文教衛生機構，以致羣眾團體中，最不關心人的生活，最不瞭解別人，最缺乏人情味的幹部，恰恰是人事部門的負責幹部。談到這個問題，令人不能不想起鄧拓先生的「庸人政治」，調來一批又一批幹部，又調一些人來搞人事工作，整天忙得團團轉，可是卻沒有做出什麼事情來，而竟認爲自己已在盡力地「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這些就是中共官僚機構的特色之一。

王若望倒下去了，而奉命挖王若望「反黨老根」的劉知俠，十年之後也倒下去了。「文革」期間，身爲山東省文聯副主席的劉知俠因爲他的「鋪草集」（短篇小說集）被指爲「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毒箭」，「鋪草集」收集「鋪草」、「突破口上」、「火線入黨」、「一次戰地採訪」、「『共產黨萬歲』」五篇短篇小說。

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說，劉知俠的「一次戰地採訪」，爲「國民黨反動軍官立傳」，「歌頌國民黨忠實走狗，反動軍官鍾磊」。「一次戰地採訪」是「鋪草集」中「文革」時被攻擊得最猛烈的一篇。

除「鋪草」外，劉知俠近期的另兩篇短篇小說「草上飛」、「沂蒙山的故事」，也被打成「毒草」。

「大眾日報」說，劉知俠把中共民兵與「國民黨反動軍隊」接觸時，寫成「驚慌失措，狼狽逃跑」，醜化了民兵的形象，歪曲了生活現實，「把革命羣眾誣蔑爲四處躲藏，苟安保命」的懦夫怯婦；把「人民戰爭」寫成「苦難」、「恐怖」和「死亡」，宣傳「修正主義的活命哲學」。認爲劉知俠師承蘇聯修正主義作家蕭洛霍夫（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作者）。劉知俠也就爲此而被打成「牛鬼蛇神」，而他那部熱烈歌頌中共武裝鬭爭的「鐵道游擊隊」，也成爲禁書了。

從山東「根據地」竄紅的王若望和劉知俠，相繼倒下去了。劉知俠曾「挖掉王若望的反黨老根」，現在輪到別人來挖掉他的「反黨」老根。至於發動圍攻王若望的峻青如今安在呢？他這位來自周揚「魯藝」系統的當權派，似乎不易過關。

可是在「文革」運動中，與其他文藝界頭頭比起來，他畢竟只是小卒，也許無須用重砲轟擊，只靜悄悄地倒下去。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對於這個問題，只能按常理推測而未能作結論。

「解放」初期，五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羣眾的宣傳網的決定」强調要建立數以千萬計的宣傳員，强調「就整個文藝運動來說，仍然是普及第一。」

周揚在「全國文代大會」上說：「我們的文藝的羣眾性的特點，還表現在廣大工農兵羣眾有自己業餘的文藝活動上。這種活動已成爲羣眾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羣眾自己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我們的文藝就是由專業文藝活動與羣眾業餘文藝活動兩個部份組成的。現在，農村、部隊、工廠中、業餘劇團及其他各種文化娛樂組織是極普遍的，羣眾自編、自演、自唱，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創作。」由於强調普及，「解放」初期也就培養出一批業餘作者和青年作家。文藝工作者們也熱心描寫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成績不小。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間，出版了數千萬言的「文藝建設叢書」、「抗美援朝叢書」、「工農兵文藝叢書」等，可是「反右」運動後，作家們發覺寫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容易得罪當權派，便掉轉筆鋒去描寫反映中共武裝鬭爭歷史的作品，五八年之間出現了「青春之歌」、「紅日」、「紅岩」、「紅旗譜」、「苦菜花」、「三家巷」等長篇小說，形成一股寫歷史題材的風氣。但卻一樣不保險。

王若望反映現實生活的「掩不住的光芒」是毒草，劉知俠反映武裝鬭爭的「一次戰地採訪」、「草上飛」等也是毒草。可見「文藝工作危險論」在大陸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爲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如今大陸文壇已是花果凋零，什麼時候才有一場「文藝復興」呢？

補正：「一七六」期13頁，上排第二第三行「公劉的詩作無論在數量質量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一句，漏植「數量」兩字，特此補正。

待旦

武昌起義的孫武與張振武

史劍非

武昌首義號稱「三武」，卽蔣翊武、孫武、張振武。關於蔣翊武上一篇已經談過了，本文專談孫武附論張振武。

蔣翊武爲「文學社」之領袖，孫武則是共進會的領袖。而文學社與共進會實爲發動武昌首義的兩個團體。

據胡祖舜著「湖北共進會」一文載稱：「湖北之有共進會，以孫武等回國資爲號召者也。孫武（原名葆仁），字堯欽，一署搖淸，夏口柏泉鄉人，嘗肄業湖北武備學堂，與同學傅慈祥、吳祿貞友善。任岳州武威營大隊長時，適傅與唐才常、林圭等組織自立軍，被邀參加。唐、林事洩，波及湘，武以辭差名。癸卯（紀元前九年卽一九〇二年）秋，約齊銘齋遊學日本。時日本取締留學生，武被絀，抱憤回國，與程公度創辦中國公學，一面參加日知會活動。迨萍醴事敗，株連及鄂，武乃奔走於北京及奉、吉、黑各地，訪吳祿貞、宋教仁、吳崑、白逾桓、岳開元、方霖、徐子敬、商啓予（震）、辜天保等，無所成就。至海城資竭，得志士黃子揚助力，遂相結納。已而至海參威，聞黃興在雲南起義，因偕李偉赴香港，而鎭南關已得復失。武乃復返東京，入大森軍事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同時加入共進會。戊己間（一九〇八—一九〇九），武復與焦達峯、彭漢遺等先後回國。乃以共進會爲號召，黃申薌、鄧玉麟、查光佛等相與結納。……秋間偕潘公復及吳肖韓夫人汪鈺女士由粤赴梧州，參加廣西溫德臣、劉玉山發難事。旋以事洩至香港，遇馮自由、趙聲、胡漢民、謝英伯、洪承點等，計議一切，同時乃加入同盟會。」一九一〇年「是歲秋，劉公、楊時傑由東京返國。劉因病回籍（襄陽），時傑與雄風報楊玉如（原名寶珊，筆名古復子）居於武昌之沱泥灣，亦以共進會相號召。辛亥春，孫武自香港返，居正自南洋歸，鄧玉麟已由孫電召回鄂。時黃興謀粤甚急，擬結湘、鄂以爲聲援，由譚人風携款八百元來漢，密與居、孫謀，促其積極進行。比見會黨之不足恃，且不可用，乃積極謀軍隊之運動。」

以上的說明，値得注意者有左列各點。

(1)孫武卒業於湖北武備學堂，卽任武威營大隊長，可以說是少年得志，竟富貴如草介參加革命，誠爲一熱血好男兒。

(2)自參加庚子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之役，其後凡是所能聞見的革命行動，他都爭先參加，其勇往直前的精神頗似孫中山。

(3)他兩次去東京，皆未參加同盟會，一九〇九年始於香港參加同盟會。其所以如此，因爲他在東京所交結的人物如張百祥、劉公、焦達峯等，不滿當時的同盟會路線。

當時同盟會的革命路線可以用八個字說明：利用會黨、邊陲起義。劉公等也主張利用會黨，在這一點上與同盟會無殊，問題在於「邊陲起義」，他們反對在兩廣、雲貴邊陲零星起事，主張集中力量在中部各省大舉。

共進會的誕生

共進會一九〇七年成立於東京，發起人張百祥、劉公等盡是同盟會會員。其規章方畧如同盟會，只將誓詞中「驅逐撻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平均地權」四字，改爲「平均人權」，因爲怕一般下層會黨分子誤會和反對。但是改成「平均人權」便完全不通，得不到合理的解釋了。

共進會亦擁孫中山爲總理，表示並非別立門戶。用現代政治術語說，共進會實爲同盟會的外圍組織。但共進會之建立，同盟會並未同意，但未加干涉。

共進會成立時推四川人張伯祥爲會長，江西人鄧文輝爲副會長，湖北有劉公，湖南有焦達峯，江西有彭李民，廣東有熊越山、安徽方漢城，山東劉玉成等。但實以長江流域各省爲主幹。這與人多爲長江流域會黨首領，或與會黨有深切關係分不開。

湖北共進會成立於一九〇九年三月，總機關設於漢口長淸里。劉公雖被推爲大都督，因富家公子出身，不諳實際工作，因此主其事者實爲孫武。而湖南則爲焦達峯。

孫武領導共進會之活動雖甚積極，其最大表現，「先是長江下游各會黨各守碼頭、各名山堂，至是改訂名稱，釐定章則，統一於共進會內」。但是會黨分子複雜，知識程度太低，每臨重大行動卽出毛病，不是不愼失言，洩漏消息，就是醉酒鬧事，露出馬脚，許多次革命行動，都因此功敗垂成。當時孫中山所以着眼利用會黨，一則因他們有反淸復明的傳統，主要則因爲他們是亡命之徒，敢起來造反；一般士大夫一聽說叛君造反而望望然走之。利用會黨雖屢遭失敗，但卻發生巨大的宣傳效果。

不過到了辛亥年，革命思想已遍及全國，不能再利用會黨，在邊陲省份隨便舉事了，必須予淸廷致命的打擊，推翻之以建立民國。因此必須檢討利用會黨，陲邊起義的路線了。

同盟會「中部總會」

據李廉方著「武漢革命團體及其工作」稱：「同盟會總部自以全力集中南部，本部精神日漸懈馳，譚人鳳宋教仁等憂之。會庚戌（一九一〇年）四月，趙聲自南洋來，居正自仰光來，亦有同感。乃由人鳳邀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

會於東京小石川區左仲遠（陳猶龍化名）寓。教仁曰：『在中央革命為上策，然運動不易。其次為長江流域。邊地實下策也。』到會人詳加討論，議定組織中部同盟會，從長江流域着手。推人鳳赴港商之黃興，與正奉孫先生命謀攻廣州，未遑也，惟使人鳳來長江流域察看而已。」

譚人鳳、宋教仁等對革命方畧之檢討，發覺黨僅利用會黨在邊陲起義不足成事，決定在長江流域舉事，尙未發展單憑利用會黨無論在何地舉事都不足以成事。因爲烏合之衆，難敵有訓練有餉械的軍隊，要想成事，必須在軍隊中想辦法。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黃興、趙聲等，已開始運動新軍，並有相當成績，可惜時機未熟，準備未周，倉促舉事，又一再改期，終招失敗。

當這個時候，黃興等不知文學社在湖北新軍中的發展，已達瓜熟蒂落的階段（詳見「武昌首義總指揮蔣翊武」一文）。

一九一一年六月，宋教仁、陳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專事準備在長江流域起事，這是同盟會捨棄邊陲起義路線，改在中部籌備起義的重大改變。

一九一一年一月孫武所領導之共進會，始感到利用會黨不足成事，也開始在軍隊中發展組織，是爲同盟會革命路線第二個重大轉變。

共進會急起直追

當孫武等也開始在湖北新軍發展時，蔣翊武所領導的「文學社」軍中社員已增至三千人。共進會發覺實情後，想與文學社合併未果，於是乃開快車，加速度拉人入會，與文學社展開競爭。

譚人風、居正同年正月返武漢，譚並自黃興領得工作費五千元，帶給武漢八百元。鄧玉麟卽利用此款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專事聯絡軍隊。凡各標營隊之入會者，將姓名各登記於流水帳簿，以錢數記其年齡，正副目記爲一元，以資識別。

共進會由於急起直追，拉人入會，普遍塡表卽算入會，多不宣誓，而入會者一時頗多，由於左列兩點原因。

(1)由於軍人很多人已入文學社，革命空氣彌漫全軍。這種空氣和形勢大有利共進會工作。

(2)孫武，因名「武」，許多人誤以爲是同盟會總理孫文之弟。孫武故不更正此一誤傳，因此加盟者極踴躍，很多文學社社員亦多加入共進會。因爲他們感到孫文是革命黨的最高領袖，參加孫文所領導的組織，才算正牌革命黨。

由於爭取同志，共進會與文學社發生很多磨擦，雙方領導人劉堯澂與孫武等乃醞釀聯合。一九一一年七月間，雙方開聯合會議，以推蔣翊武爲起義軍總指揮，孫武爲參謀長。這顯示在軍事上以文學社爲主幹，因爲他潛伏軍中已七、八年，根深蒂固，非共進會之臨時拉人湊數可比。但是在起義後的政治方面，則完全由孫武、劉公等主持。因此起義成功之後，武昌所掛之十八星旗，卽共進會所設者的國旗。

文學社共進會聯合後，軍中同志已增至五千餘人，湖北本地革命時機早已成熟，隨時可奪佔武漢三鎭，但是爲了配合全面革命行動，並且希望黃興來武昌親自領導，遂將起義時機一延再延。終由於八月十八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試驗炸彈，失愼爆炸，黨人名册被抄，總指揮蔣翊武當日中午乃起草卽夜起義的十條命令，惜因鄧玉麟傳令誤事，致中和門外砲號不響，起義遂告流產，致當夜三十餘革命志士被捕，幾造成全面破滅之局。終於十九日各志士依照蔣翊武的命令同時並舉，革命大功乃告成。

起義後共進會得勢

九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文學社因蔣翊武被捕（後脫逃往岳州），劉堯澂於十八日夜遇害成仁，文學社中主持無人。孫武自炸雖受傷，但是醫治後很快卽能視事，所以共進會立卽控制局勢。又兼孫武、劉公等爲同盟會會員，武昌起義雖成功，形勢孤懸，擬待其它各地之響應，而其它各地皆仰賴同盟會的策動，在這一背景之下，共進會的地位益形突出，文學社遂相形見拙。

起義所建之都督府，大權在軍務部，孫武出任軍務部長，張振武、蔣翊武任副部長。孫受傷、蔣未歸，大權遂落入張振武（兼代部長）手中。武昌起義有「三武」之言，實是就起義後的情況而說的。在這之前張振武故藉藉無名，碌碌無功之人。他依附孫武驟起，可謂倖進。結果，扼殺起義成果者，也正是此人。

張振武字春山，湖北房縣人。他本是武昌一學堂教員，一九一一年五月（卽起義前三個月）始由李作棟介紹參加共進會。當時李作棟爲財政部長，張任李的助理。僅參加了三個月的地下工作，武昌起義之後，一躍而爲掌最高權力之人，實在是武昌起義史中一大笑話。張振武所以能夠平步靑雲，乃由於孫武之粗忽。

張振武當權後，幹了很多壞事。舉其大者有三：

(一)藉軍務部長職權，結黨營私，尤特別壓制文學社分子。

(二)策動孫武建立民社，與同盟會鬧對立，甚至擁黎元洪、袁世凱反對同盟會及其後的國民黨。

(三)與孫武關係搞壞之後，又組織暴動，欲殺孫武、鄧玉麟，結果未遂。

張振武無功無德，何以能如此橫行無忌。孫武之信任非人固爲主因，主要是軍務部的權力太大。

武昌起義革命黨人李廉方記其事道：「振武羅田師範講習所畢業，爲省垣小學教員，不嫺軍事，參加共進會不過二、三月，與軍隊及秘密團體素無關係，又好逞意氣。其驟任副部長，實呈易爻鼎折足之象。自振武用事，釁端允矣。諸如張廷輔、向訏謨等被暗殺，以及二次兵變，蔡濟民押訊，王憲章受師長任命不得就職，曾廣大繼長軍務部而迫其辭職，多與振武直接間接有關，此其最彰明者也。」

這個倖進竊權的壞蛋，終被黎元洪、袁世凱合謀殺之於北京。亦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偷襲珍珠港」影片觀後

鉄嶺遺民

在本港演了七十多天的「偷襲珍珠港」，若純以娛樂性而言，自是一部好電影。但在此處不是寫影評，而是談歷史，謹就所知，將此一段史實寫出。

因爲這部片映了七十多日，觀衆應在五十萬人以上，若不明眞象，容易受到電影編導之騙，以爲日本人之轟炸珍珠港，實在是被逼出此；尤其是不宣而戰，先轟炸後宣戰是一次公文手續上的錯誤，可就上了日本人的當了。

現在從頭來敍述珍珠港事變的經過，先從日本說起。中日戰爭起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打了兩年多，歐洲戰爭爆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閃電進攻波蘭，英法起而參戰，很短期歐陸自波蘭中部向西，直到英倫海峽，全部淪於德國之手。

德國勝利，刺激了日本，因爲德國面對的是英、法、荷、比、南、波、希等國，英、法均列於五大强國，波蘭陸軍當時列爲世界第八，竟然短短幾個月時間全被征服，英國雖然叨英倫海峽之光，未被德軍攻佔，但英倫已被德國飛機炸得遍地瓦爍，英國政府當時已有遷都加拿大的打算，英國本土必未能守得住。反而日本被東亞病夫的中國拖了四年，不但戰爭得不到勝利，甚至想和都和不了。相形之下，顯得日本人太不濟事了，軍人都覺得中國是個無底洞，再纏下去短期也不能有結果，不如另闢戰場，擴大佔領區，顯顯「皇軍」的「雄風」，也不讓「獨乙」（日本人對德國稱呼）獨沾一味，這是日本當時要向中國以外地區用兵的基本因素。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間，日本、德國、意大利在柏林簽訂了三國軍事同盟，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蘇聯軍隊比起英法軍隊敗得還要快，全國三大城市中的「兩大」列寧格勒與基輔被圍，莫斯科被炸成焦土，重要戰畧要地全失，蘇聯政府已遷都古比雪夫，謠傳正向中國政府接洽，必要時準備遷都至中國青海。

德國基於同盟立場，要求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會師莫斯科。日本大本營爲此事開會討論，北進與南進，成爲軍方高級人員討論的課題。所謂北進，是接受德國邀請，雙方會師莫斯科；所謂南進，則是進兵東南亞，同時要德國也由地中海東下，雙方會師印度。

就戰畧觀點看，自然是會師莫斯科爲上策，因爲日本進攻西伯利亞——美國決不可能參戰，而俄軍在西伯利亞也很難守得住。解決了蘇聯之後，德日可以自北而南進攻中國，美國也無法插手，除非攻進印度與菲律賓時，美國始可能參戰，但到那時日本已無後顧之憂，進攻退守較爲裕如。

如果日本實行這個戰畧，當然中國也不會亡。勝利後看到的內幕消息，蔣委員長已秘密經營西康省的西昌，準備必要時遷都西昌，可見蔣委員長已對此戰畧作了高度的估計，因此，才作了最壞的打算。

日本後來何以沒有北進又南進呢？這就牽涉到日本內部的陸海軍之爭了。日本這個國家有很多特殊之處，即以投降之前陸海軍的對立，亦爲世界各國所無。任何國家總有一個最高軍事指揮部，指揮陸海空軍，但日本則無。日本空軍是附屬兵種，未成獨立單位，不去說它。陸海軍則設有陸軍省（部）、海軍省，各有參謀總長，訓練總監，陸海相又是現役軍人，與總參謀長、訓練總監成爲三大要角，負責領導本部官兵。至於陸海軍之上，本來還有首相，但是首相從來也過問不了軍方的事。首相不但不敢管軍方的事，還受制於軍方，每一個首相組閣時，如果陸海軍不肯推出陸相同海相候選人，組閣一定流產。因爲按照規定，陸相同海相一定要現役軍人擔任，若是現役陸海軍人不肯出任陸相同海相，內閣就無法組成。鼎鼎大名的陸軍退役大將宇垣一成歷次組閣皆失敗，就因爲陸海軍拒絕支持。

首相既然管不了陸海軍，再上只有天皇了，但天皇雖然被尊爲神，卻實在是個木偶，也管不了陸海軍的事。這一來陸海軍各自稱王，上面再也沒有一個統一指揮的機構或者能駕馭陸海軍的人。

北進對日本國策誠然有利，但是，北進又要陸軍唱主角，海軍最多只能在海參威一帶打幾砲。在中國作戰是陸軍包辦，此時進攻蘇聯又由陸軍挑大樑，同是「天皇陛下」的「心腹股肱」，海軍自不願處處讓陸軍佔先，因此一力主張南進，由海軍出馬。

此時另有兩個因素使海軍的計劃佔了上風，第一，陸軍被中國牽制了一百多萬，可用之兵已不多，進攻東南亞容易，若進攻西伯利亞——非有一百萬以上兵力不能奏功，陸軍此時拚湊這筆本錢頗費

力氣。第二，西伯利亞一片荒涼，攻下來毫無用處，而且要千里饋糧，面對這個綿長的補給線，也非日本當時所能負擔。反之，如果進攻南洋，不但兵食可以就地補給，而且可以獲得荷印（即印尼，當時尚在荷蘭佔領下，稱爲荷屬東印度）的石油，馬來亞的橡膠，泰、越、緬的米，都是日本所亟需的，因此，海軍的南進論佔了上風。

但是日本政府閣員都知道，一旦進攻馬來亞同荷印，美國非參戰不可，這是一個以國運作孤注的賭博，不易輕下決定。此時日本首相是近衛，已是第三次組閣，此人第一次組閣爆發了中日大戰，打了四年多還未解決，不願在首相任內再爆發一次美日大戰，所以近衛倒是願意同美國取得諒解，希望美國協助日本結束中國戰爭，日本只要能從中國戰場抽了身，無論南進北進，甚至齊頭並進，都容易辦。

近衛決定對美談判，特派退役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任駐美大使，與美國展開談判。

說到野村吉三郎這個人，也要詳細說一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與中國十九路軍、第五軍血戰三月，前後四易統帥，第一任是鹽澤幸一海軍少將；第二任就是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當時尚是中將）；第三任是植田謙吉陸軍中將；第四任是白川義則陸軍大將。戰事停火後，到了四月二十九日是日皇裕仁的壽辰，日本人叫做天長節，在上海虹口公園搭台慶祝，被韓國獨立黨員尹奉吉混到台前扔上去一顆中國上海兵工廠製的炸彈，四個司令官鹽澤當場死去；白川受傷數十處，抬去醫院過些日子也死了；植田炸瞎一隻眼；駐華公使重光葵炸斷一條腿，變成了重光變，以後在密蘇里艦簽降書都要別人扶持；最幸運的是野村，雖然也受了幾處傷，但是既未死亦未殘廢。尹奉吉這一顆炸彈，把侵略上海的日本文武官員一網打盡，可以說是中外古今最成功的一位刺客，替我們上海幾萬死難同胞復了仇，也替五億活着的中國人出了一口氣，筆者至今仍懷念大韓民國這位民族英雄，每次遇到韓國朋友，總要詢問尹奉吉後人如何。

野村回國後升了大將，不久退役。近衛所以派他出任駐美大使，是因爲野村任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時，羅斯福總統正任海軍部次長，兩人私交甚篤，想利用這點人事關係，說動羅斯福總統停止對中國援助，壓迫中國與日本議和。

這時中國駐日大使是胡適，這位聞名世界的中國學者，也成爲中國有外交以來最成功的大使，他幾乎每天同野村賽跑，野村進國務院見國務卿赫爾時（當時已經七十多歲的老外交家），胡大使就在門外等候，野村走出來，胡適走進去，他兩人說的什麼，不必介紹了。

談判了兩個多月沒有成就，近衛焦急了，又調派駐德大使來栖三郎以特使身份赴美，協助野村談判，因爲來栖的老婆是美國人，近衛想利用裙帶關係，說動美國。於是胡適以一對二與野村、來栖展開賽跑，一直拖到十一月底，羅斯福總統作出決定，要求日本自中國及滿州撤兵，美國負責促請蔣委員長同意與日本談和，簽訂和平條約。

近衛接到這個通知，恍如晴天霹靂，因爲從七七事變起，蔣委員長提出的和平條件也就是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取銷滿洲國，交還東三省，如果日本願意接受這些條件，又何待美國出來調處。到了此時，日本與美國作戰已成不可避免之勢，近衛內閣只得總辭，由陸相東條英機組閣。以後的數日談判，完全是爲了拖延時間，完成突襲的準備而已。

影片是根據「虎！虎！虎！」一書改編而成，也頗忠實於原作，最難得的是扮演各人的演員都和本人像貌差不多，尤其是扮演山本五十六與南雲忠一的演員，最爲酷似，對於人家的製作認眞，我們只有嘆服。

影片把山本說成一個和平人士，進攻美國完全是不得已，完全是胡說！山本在偸襲珍珠港時曾公開聲言有一天要到白宮看羅斯福總統簽訂一字不能更改的和約（大概就是無條件投降了）。就這一點而論，山本不但是戰略家，還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家哩。至於日本駐美大使館書記官打不出覆文而延遲了時間，更是文過飾非。實際上先轟炸後宣戰，是日本已定下的國策。

電影中有幾個小鏡頭很易忽略，應特別指出，一是在議和時，陸相在辦公室痛斥外相，陸相是東條英機，外相是松岡洋右，這個鏡頭是虛構的。東條當時雖然蠻橫，但對於松岡還算客氣，因爲松岡已投靠軍部，簽訂德日意同盟條約就是他的傑作，東條不至斥他。

一是當珍珠港轟炸前夕，一名海軍將領海爾賽跑進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與總司令金末爾吵架，當時可能未受觀衆注意。這個海爾將軍，以後任美國第三特種艦隊司令，是美國的無敵將軍，日本艦隊除去飛機炸沉的以外，大部是海爾賽將軍擊沉的。勝利時已晉升爲海軍五星上將，與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爲美國有史以來的兩名海軍元帥。

其中有一個鏡頭最眞實的，是野村將覆文送到國務院時，赫爾罵他的幾句話，是一字未易，當時就是這樣罵的。

最後再說說這批侵略者的下場，近衛在日本投降後服毒自殺；東條自殺未死，終於上了絞刑架；珍珠港事變時的海相島田繁太郎、外相東鄉茂德、前外相松岡洋右、戰後均名列二十八名甲級戰犯之內，松岡在獄中幸而病死，否則他上絞刑架的機會是很大的。

再說山本五十六，在偸襲珍珠港之後的兩年四個月，他仍然擔任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由拉巴爾飛往巴干維爾視察前線，被美國譯出了山本的密電，派出十六架飛機，在南布干維島巴勒爾的上空，被美機擊落，山本及三名參謀均告斃命。

山本的參謀長宇垣在日本投降時自殺；指揮轟炸珍珠港的司令官南雲忠一在塞班島陣亡。南雲的指揮官草鹿龍之介戰後當了和尚。唯一行運的是源田實，戰後又當了一任空軍參謀長，現在過着隱居的生活。



顧擲頭顱碎鐵壁的胡風【下】

趙聰

胡風在明白處境不利之後，他採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畧，這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他對筆戰偃旗息鼓，凡對方批評他的文章，如胡繩、林默涵、何其芳所寫各篇，他一概不予還擊。

二是鑑於他在抗戰時為「文協」五理事執筆寫的「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曾遭受到攻擊，他堅辭全國文聯第一次代表大會「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報告提綱」起草小組的成員，置身事外。

三是一九四三年底——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發表之後，胡風為「時事新報」寫了一篇「現實主義在今天」的論文，其中有些話顯然是反對毛的「講話」的，如：「新文藝在經歷着困苦的處境，因而也就面對着嚴重的危機。」「在文藝領域上卻表現得這樣尖銳，成了要文藝還是不要文藝的問題。」「首先是有了等於不要文藝的事實，其次就產生了等於不要文藝的『理論』。」「第一個是，要創作從一種思想出發，儘可能地離開現實的人生；第二個是，要作家寫光明、寫正面的人物，黑暗或否定環境下的人物不能寫，至多只能寫一點點作為點綴。」「我把這叫做危機，而且要為文藝請命；不要逼作家說謊，不要污蔑現實的人生。」此文本收入「在混亂裏面」的，「解放」後，胡風在再版的「論現實主義的路」中，特別對這些話加以注解，說這是指鄭學稼而言的。其實，在他寫給他的集團中人的信中，曾提到毛「講話」不過是馬列主義的ABC，又稱毛「講話」為被人當做「圖騰」的小冊子。

四是在一九五〇年初，他發表了三千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寫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參加「國慶」的感受、回憶和想像。全詩共分五個「樂篇」：「歡樂頌」「光榮讚」「青春頌」（未寫）「安魂曲」和再一個「歡樂頌」，曾分成四冊出版。其中有頌讚毛澤東一大段，詩是馬雅可夫斯基式的，行的排列高低不齊，奇形怪狀，為節省篇幅，這裏鈔的沒有分行，當作散文加上標點：

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毛澤東，他向世界發出了聲音；毛澤東，他向時間發出了命令：「進軍!!!」毛澤東，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峯上，好像他在向着自己，也就是向着全世界宣佈：讓帶着泥沙的流到這裏來，讓浮着血污的流到這裏來……我是海、我要大，大到能夠環抱世界，大到能夠流貫永遠。我是海，要容納應該容納的一切，能澄清應該澄清的一切。我這晶瑩無際的碧藍，永遠地、永遠地，要用它純潔的幸福光波，映照在這個大宇宙中間。

這之後他還肉麻當有趣地把毛澤東比作「開天闢地的盤古」「神話裏的巨人」「一個新生的赤子」「一個初戀的少女」。他似乎在展露他的「天才」，讓中共文壇上的人看看，誰能寫出這麼長的讚美「新中國」領袖的詩？他曾給綠原寫信說，詩「發表後，驚住了一切人。但寵兒們，有些是裝作沒有見到的尷尬神氣。」

五是詩發表後，他到了四川參加土改，似乎進一步表示進步。

可是他這以退為進的「妙計」沒有得售，周揚集團除繼續對他猛轟外，還陰使鄒荻帆勸他檢討，迫他的嘍囉們倒戈。於是他的一員大將，就是寫「論主觀」的舒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賣了他；接着又發表一封公開信，勸胡風另一大將路翎投降。這封信寫得很長，把胡風集團的「錯誤」，如追求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啦，嫉恨「進步」作家啦，否定黨的領導啦，塗改歷史眞實啦，援引同調為自己辯護啦，建立小集團發展宗派主義啦等等。這可把胡風氣壞了，不禁大罵舒蕪「無恥」。然而他自己的秘密也因此暴露了，他終在該年底舉行的「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作了自我檢查。

一九五三年，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一書，遭到李希凡、藍翎的批評；因為馮雪峯主編的「文藝報」曾推薦過這部書，而在轉載李、藍的批評時，所加「編者按」又無鼓勵的語句，於是鬬爭的矛頭，在五四年即由俞平伯轉移到馮雪峯的身上。從該年十月底到十二月初旬，全國文聯和全國作協一連舉行了八次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清算馮雪峯。胡風以為機會來了，便在會上夥同路翎，借題發揮，一唱一和，作了兩次共五小時頗為激動的發言。他揭發了「文藝報」設立「內部通訊員」的黑幕，攻擊了周揚集團對文藝界的統治，也為他的親信大將阿壠因遭受批評而大鬧翻案。這麼一來，周揚立時作了「我們必須戰鬬！」的總結講話，把鬬爭矛頭又從馮雪峯移轉到胡風身上。進入五五年，周揚集團萬箭齊發，集中射向胡風。

胡風之所以敢於在會上大放厥辭，乃是五四年七月間，他寫了三十萬字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並附有「關於幾個理論問題的說明材料」，秘密呈給了中共中央。當他在會上發言時，還未收到中共中央對他這份意見書的批示。他可能認為中共中央常委諸人，不懂文藝，也不諳文壇現狀，因此重視他的意見，正在愼重研究，如何採納實施，還未作出決定。於是便等不及批示先行發難

了。這個三十萬言的上書，中共中央爲了供給文藝界作爲批判他的參考資料，特從中抽出有關理論和組織的兩部分，印了兩個單行本，隨五五年第一、二兩期的「文藝報」發給訂戶。在前一部分中，他痛論文壇的敗壞，並指出其所以敗壞之由，在於有「五把刀子」加在作者的頭上。「五把刀子」的說法，當時曾名聞中外，現在把它的原文介紹在這裏。

第一把刀子是：「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和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底影子，這個世界觀就被送到了遙遠的彼岸，再也無法可以達到，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在林默涵過去駁他的文章中就有這把刀子。）

第二把刀子是：「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場或少一點立場。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眞空管子，使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裏去之前逐漸痲痺了感受機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當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取任何生活，尤其是工農兵生活。」

第三把刀子是：「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脫離了勞動，無法使現實內容走進自己內部，一天一天乾枯下去，衰敗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

第四把刀子是：「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夠偷偷地接近一點生活，也要被這種沉重的復古空氣下面的形式主義和舊的美感封得『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動』，因而就只好『非禮毋言』，以至無所動無所言了。」

第五把刀子是：「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完全依靠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題材』也不能成爲題材，任何擺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爲『典型』了。而所謂『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了不能有新舊鬬爭，更不能死人，即使是勝利以前死的人和新舊鬬爭，革命勝利了不能有落後和黑暗，即使是經過鬬爭被克服了的落後和黑暗，等等，等等。這就使得作家什麼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僞的東西，取消了尙待克服的落後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進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爲止。」最後他問：「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使用這五把刀子扼殺文藝，經胡風指出，正是周揚名下兩員大將何其芳和林默涵幹的好事。另有一段話似乎直指周揚，他說：「卻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以爲這個領域上的事情，非一切從我重新開始就會天下大亂，非通過我這條唯一的線把一切思想都交給作家就會只有一張白紙，作家如果不照我畫定的圈子打轉，不照我畫出的白線走路，就會像地主家裏的小老婆一樣，一定會幹出敗壞門風的醜事等等。……這種心情是代表黨統治文藝戰線的強烈欲望所支持的，『我就是黨』。」他的結論是：「主觀主義的理論和宗派主義的做法，在解放以後用黨的名義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幾年以來就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三十多年以來新文藝在革命鬬爭過程中所積蓄起來的一點有生力量，被悶得枯萎了。」

意見書的後一部分是對於文藝組織方面的攻擊，他指責「文藝報」「人民文學」是「官」辦的「官書」，「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合法的獨佔」，而文聯和作協則是「官僚衙門」；他主張廢除這些組織，建議自由創作、自由辦刊物，不要行政領導。

其實文藝理論和組織，全是周揚等執行的中共中央的政策，胡風的攻擊等於攻擊了中共中央。

意見書被「文藝報」抽印發表後，在五五年一月，胡風被迫寫出了「我的自我批判」。二月，文聯和作協召開了兩次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決定展開對胡風的批判。三月十五日茅盾著文指出胡風有羣眾，號召徹底揭發。四月一日郭沫若指胡風的意見書是含有政治性的「反社會主義綱領」，於是胡風反革命的罪名成立，不但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據羅瑞卿宣佈，還由司法機關逮捕胡風入獄。五月間，「人民日報」始刊出胡風的自我批判，但「編者按」卻說這是胡風從進攻轉變爲退卻的策畧。此外，還發表了由胡風的叛徒舒蕪所供給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前後一共三次，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衞兵報透露，發表第三批材料時的「編者按」，是毛澤東親自執筆的。這些材料連同胡風的自我批判，在七月間輯印單行，發出了五百餘萬冊。自五月中旬到七月上旬，「人民日報」收到了一萬一千八百封聲討胡風反革命罪行的「讀者投書」。以後全國文教機關團體及學校，舉行座談，揭發並自我揭發胡風分子或所受胡風的影響。上文所列胡風集團中人，於是全被打成了反革命。

胡風在獄裏算來已有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七千高級幹部的大會上曾提到胡風仍在獄中，沒有被殺。

中共對待胡風是殘酷的，指他是國民黨的特務，企圖顚覆共產黨的統治，本是毫無證據的欲加之罪。他的意見書一發表，有不少的人稱讚他指責得很對，寄以無限同情與欽佩。在批判胡風的大會上，他的集團中人如呂熒、張中曉、方然、王戎等都不畏壓力和恐嚇，挺身出來爲他聲辯。中共把他的文藝思想當做洪水猛獸，與胡適思想並列，興起批判運動，逼令文化界進行思想改造。照此看來，胡風雖陷縲絏，亦足以自豪了。十六年前用最惡毒的言語咒罵胡風，並欲把胡風置之死地的周揚、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胡繩、田間、黃秋耘、孔羅蓀、秦北陽、馬少波、吳雪、邵荃麟、杜埃、熊復、吳強、康濯等，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均已被打入黑幫，失去人身自由，如果他們回想當年，不知作何感想？



西德各階層人士的生活收支調查

天涯客

多少年來，亞洲一直泛濫着一種並不完全接近事實的看法。那就是：在西歐，尤其是在經濟繁榮得像西德一樣的地方，賺錢固然容易，生活費用可也要比香港高得多！

這究竟是不是事實呢？客觀地講來：前一半大致不錯，後一半卻出入很大。下面就是可以引用來做證的許多數字。

關於各種職業的平均收入統計，基本上是從德國最具有權威的週刊「星晝報」摘引出來的。統計數字都是以馬克為單位的，大致算來，每四個馬克要折合美金一元多一點，即一個馬克約合港幣一元六角。

（甲）月薪最高的人

1.「福威」汽車製造廠董事長　月薪六萬五千馬克
2.西德政府的國務總理　月薪九六一七馬克
3.西德慕尼黑教區的天主教大主教　月薪六四六五馬克
4.西德聯邦法院院長　月薪五五八五馬克
5.西德陸軍總司令　月薪五五八五馬克
6.西德最有名的「聯邦足球教練」　月薪四千五百馬克
7.西德漢堡大學校長　月薪四〇一二馬克
8.西德「伊・基・麥達公司」董事長　月薪四千馬克

（乙）一般職業者的平均收入：

1.光學眼鏡業　月薪平均一〇六〇馬克
2.自動化機械裝配工作者　月薪平均一〇五〇至一四〇〇馬克
3.醫生　月薪一四四四馬克至一萬馬克以上
4.護士　月薪五九〇至七〇〇馬克
5.麵包師　月薪八七〇至一三二〇馬克
6.建築工程師　月薪一五〇〇至二二〇〇馬克
7.啤酒工人　月薪九八〇至一一五〇馬克
8.印刷工人　月薪九六五至一二五〇馬克
9.化學工人　月薪九百至一五五〇馬克
10化學技士　月薪一五三〇至二千馬克
11蓋瓦泥水工人　月薪九二〇至一四三〇馬克
12室內裝飾技工　月薪八八五至一二〇〇馬克
13建築師　月薪二一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4建築工程師　月薪二一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5生物學家　月薪二一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6化學家　月薪二一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7機械工程師　月薪二一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8物理學家　月薪二二〇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19外交官　月薪九九七至三一二四馬克
20機械工人　月薪八九〇至一二〇〇馬克
21藥劑師　月薪八五〇馬克
22電話、電報工人　月薪一〇三〇至一三五〇馬克
23精密機械工人　月薪一〇六五至一四〇〇馬克
24屠宰工人　月薪八八〇至一三一〇馬克
25自來水管工人　月薪一二八〇至一七五〇馬克
26飛機工程工人　月薪一一四〇至一五四〇馬克
27仿型工人　月薪一〇九〇至一四五〇馬克
28攝影師　月薪九七〇至五千馬克
29攝影實驗室技師　月薪九五〇至一二〇〇馬克
30理髮師　月薪八五五馬克
31園藝工人　月薪七二〇馬克
32清潔工人　月薪八七〇馬克
33職業學校教師　月薪一三八七至二五〇〇馬克
34玻璃工人　月薪八二〇馬克
35繪圖師　月薪一二五〇至五千馬克
36家庭傭工　月薪七六〇至一千馬克
37旅館與飯館傭工　月薪七四〇至九八〇馬克
38行政機構中專員級職員　月薪一五六八至二一三二馬克
39銀行職員　月薪一一四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40航空公司職員　月薪一〇二〇至五〇〇〇馬克
41茶房與侍仔　月薪八六五至一五〇〇馬克
42水管與馬桶馬人　月薪八四〇至一三〇〇馬克
43厨師　月薪八四五至二二〇〇馬克
44偵探　月薪六五八至一九六一馬克
45塑料機工　月薪一一二四至一八〇〇馬克
46生物學實驗室技師
月薪八四二至二三〇〇馬克
47化學實驗室技師　月薪八四二至二二〇〇馬克
48物理學實驗室技師　月薪八四二至二二〇〇馬克
49紡織品實驗室技師
50農場工人　月薪七二〇至九五〇馬克
51光學印刷工人　月薪一〇四〇至一三五〇馬克
52電腦用卡片調整師　月薪八四〇至一一五〇馬克
53火車頭司機　月薪六五八至一二四二馬克
54建築工人　月薪一一二〇至一四五〇馬克
55汽車機械工人　月薪一〇四五至一三五〇馬克

56 木工工人　月薪一一〇〇至一四五〇馬克
57 軍官　月薪一二七一至五二八五馬克
58 航空員　月薪一八〇〇至六九八三馬克
59 信差　月薪五七一至九四五馬克
60 律師樓辦事員　月薪七九〇至一〇五〇馬克
61 編輯　月薪九二〇至五千馬克
62 政府參議、顧問、專員　月薪一九四六至三一二四馬克
63 鞍匠、皮革工人　月薪六七〇至九五〇馬克
64 成衣工人　月薪八八五至一二二〇馬克
65 鞋工　月薪七九〇至一二二〇馬克
66 女秘書　月薪九五〇至一一五〇馬克
67 速記員　月薪六五五至九五〇馬克
68 空中小姐　月薪一一九〇至二二〇〇馬克
69 技術繪圖師　月薪一〇四〇至一三五〇馬克
70 獸醫　月薪一一八一至五〇〇〇馬克
71 飼養員　月薪七一五馬克
72 店員　月薪五七〇至九二〇馬克
73 測量技士　月薪八四二至一八〇〇馬克
74 森林工人　月薪六八〇至九〇〇馬克
75 機械工人　月薪一一五〇至一五五〇馬克
76 牙醫　月薪一三六一至一萬馬克
77 牙科技師　月薪八四二至一六五〇馬克

在支出方面，當然要看生活舒適到什麼程度而定。一般地來講：

甲、從二房東那裏租來的單人房間連自來水、電燈、早餐（咖啡、牛油麵包）、普通傢俱。每月六十馬克左右。

乙、兩間一套的小洋房（全部衛生設備，不連水電費）。每月二百馬克以下。

丙、「漢堡」牛扒，每個七十芬尼（一馬克合一百芬尼）。

丁、香腸，五馬克一磅。

戊、啤酒，每瓶六十芬尼。

己、五年前出廠的汽車，（飛雅特式或是斯高達式），每輛一千一百馬克。班茲牌轎車（五年前出品），每輛四千三百馬克。

庚、最便宜的恐怕是休假和觀光旅行。去年大坂世界博覽會開幕的時候，每個從西德經柏林，去參觀的人，只要花一四二五馬克，就把來回飛機票，八天在日本逗留時的膳宿費，都包下來了。



他是西德現在月薪最高的一個人——「福威汽車工廠」的董事長柯特・羅茨博士。每月月薪六萬五千馬克，折合港幣九萬多元。



這位道貌岸然的大主教，雖然是個無牽無掛的出家人，但薪水卻比千千萬萬有家累的人，不知要多多少倍。他是西德慕尼黑教區的大主教尤魯斯・杜夫勒，月薪折合港幣九千多元。

心聲與表達

——評「曙暉」社論之四

·劉健·

就整個社論來看，這篇東西似乎是要表達作者的中心思想——強烈的求知欲。這不但是做爲大專學生的本份，同時也是所有人類有生以來的天性。就我本人來說，我就是個學然後知不足的人，總是抱着「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我私底下以爲：只要一個人不停地向求知的領域中邁進的話，他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否則，一陷入求知的停滯狀態，逐漸地就開始僵化和退步了。

然而，該社論在表達這一中心思想的心聲時，所牽連的思想與事件，使人頗有混淆不清的概念，不啻是把這一上好的求知欲，披上了一層濃濃的烟霧，像是受了什麼委屈似的在宣洩，或是又像掌握了什麼機密似的在指摘——先是指摘教區教會第七組的成員，再次是教宗去歲訪港時的事件，更嚴重的是連本港教會最高負責人也加以種種的中傷。這些都是我不能同意的。

很多次青年人們總是以爲社會對他們的心聲，不聞不問，不理不睬。但是，他們總沒有想到，他們的心聲是如何表達出來的？以前和最近，我曾於報章上拜讀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大專同學會、香港各學院學生會以及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各種聲明，所針對的問題，所披露的意見，所表達的心聲，我都甚爲佩服和深爲感動。起碼這些聲明，都是經過了詳細的研討，和廣泛的參考而做出來的中肯而負責的言論。有時，很多報章雜誌引爲社論和短評的主題以支援，社會上或政府中人士也產生共鳴或加以珍視和答覆。

可是，這次「曙暉」社論所用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失敗的，不但失敗，而且還使人疑慮重重，不敢想像。

或許有人在沾沾自喜，好在這次就是用了這一種的表達方式——故作驚人之論，才會掀起了人們對這代表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的矚目和重視，換來一些批判討論的文字，起碼讓這篇社論延長其出版後太快消逝的既定命運。

我對「曙暉」社論的這一表達方式，並不感到驚奇，同時，也並不覺得重重疑慮。我所持的理由，都是可以從這篇社論的語句和表達中徵引得來的。

一、在社論最後一段所表達的意思看來，這位社論作者或執筆人，仍然沒有充分掌握如何利用資料的技術或方法，或是如何分辨資料——各種方式所呈現的資料的能力。老實說，我從來不願意否認別人的能力，可是，這次就事論事的話，我也只好破例一次了。這方面還需要這位社論作者或執筆人下一番功夫才可以。這不僅是對於中共的認知，同時也牽涉到對所有學科的認知。舉個例子來說吧，我從前一時期的大陸廣播中，總是聽到強調軍人應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並歌頌軍人的美德等等，我會知道：大陸很多地方的軍人是不穩的。決不會在憧憬着「偉大」而「統一」的解放軍是多麼的劃一整齊。果然幾日後的報紙刊登出來了分析的文字。同樣，我對教宗訪港時所發表的言論中的那句：「爲中國，基督也是牧人、導師和救贖者。」我就不會分析和瞭解成教宗在鼓勵香港的教友從速與「共產交談」，一反本港某英文報紙所分析和瞭解的。

因此，社論執筆人雖然強調了「首先自『認知的層次』做起」，我以爲認知的層次的初步是如何培養對於資料的掌握與閱讀、分辨的能力。

二、在這篇社論中，還有一個極矛盾的理念，這裏更證明這位社論作者或執筆人在思想上犯下了「矛盾」而不「統一」的錯誤。該文作者既然對「從教師處所得知的中國，從神職界處所得知的中國」認爲是不太可靠了，更況，又肯定「右派潛存在港教會的宣傳和勢力，可以影響到整個教會的政策。」爲什麼竟然突出而明顯地建議：「教區當局設立一研究核心，專責研究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和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共產政權」呢？依照這位社論作者的「邏輯」，「教區當局設立的研究核心」所研究的結果也必是不可靠的。偏偏這位作者就在以「五號正楷」堂而皇之地建議了。何以前後理念混亂乃爾！試看這一「建議」的項目，屬於思想的不少，但這位社論作者或執筆人自己的思想裏，表現於短短的一篇社論中，竟如此的矛盾，如何能從事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呢？這位作者或執筆人面臨的是思想方法的基本訓練呢！

三、這一篇社論的字裏行間，顯示出是一篇從英文原文翻成中文的譯作。明眼的人，自不難找出很多仍然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本文既不是討論「社論是否譯作」的問題，這裏也就從畧。不過有一點我倒覺得奇怪的是：既然是一份中英文兼而並用的會刊，爲什麼不同時把中英文刊登出來？而一定要只憑藉中譯文？難道是怕顯露作者的身份嗎？同時，從很多的措詞、用句中，英文原文的作者大概不是中國人。如果這一推理正確的話，我倒要向全體的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各成員來請教一下，無論你們個人的政治思想是如何，這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選擇，我都不想置評，可是，聯會中的會員究竟有多少位是外籍人士？這個你們是清楚的，難道能夠坐視少數或一兩位外國籍人士來越俎代庖地，藉此聯會的喉舌代表——曙暉社論，做出對中國事務的外國看法嗎？姑無論這位執筆人物是何種身份，我們身爲中國人，都是無法容忍和接納的！難道屬於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曙暉的心聲，要被外籍人士利用來表達私見嗎？特別被利用的是社論。這點我有着「歷史感」的痛心！

珍芳達將訪北越

美國最喜「暴露」的女明星之一珍芳達，最近又進一步表演其反戰活劇。率領一班附從分子，在各軍事基地附近上演反戰戲劇。當然，這種行動只可在「民主」的美國才辦得到，如在極權國家，即使不送掉性命，也會送到勞改營去。

但珍芳達還是意氣風發，甚爲得戚。這種行動，不用說是「親者痛，仇者快」。北越共黨拍掌叫好，珍芳達聽到掌聲，自然更加陶醉。

據西貢方面消息，珍芳達的反越戰活動並不至此爲止，還有再進一步的行動。據說，她不久將訪問北越。她這次訪問，目的和日期還未獲悉，但如果她前去北越訪問的話，便是自越戰開始以來，美國著名藝人訪問北越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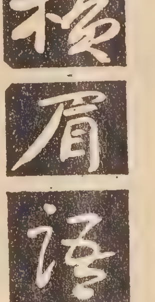
消息又說：北越現正準備在珍芳達到達前大事宣傳。這是可以料想到的，這比中共利用漢素音有價值得多，起碼一般人對珍芳達的印象比漢素音深，她起的作用也比漢素音大。

不過，近年珍芳達有點心理變態，演的多是新潮電影，大部分靠脫。她到北越訪問，不知會不會去「勞軍」（當然不是慰勞美軍），如果讓受到美國飛機慘炸之餘，驚魂甫定的北越部隊有機會欣賞美國脫派新潮明星的美麗胴體，也許對「消除美越間仇恨」有很大幫助。

可惜美國電影不可能在北越放演，珍芳達的胴體儘管瘋魔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男人，但北越大兵不會對她有印象，也不會知道珍芳達其人，她的訪問北越，未必會發生什麼作用。

不過，不管反應如何，珍芳達訪問北越究竟是一則有趣新聞，如果北越送她到寮國前線胡志明小徑看看，她會明白，反越戰要兩面反，如果反一面不反一面，那是投降。

中南半南的戰場是在高棉、寮國和南越，北越未受到戰火影響（除了轟炸），那麼，誰是侵略者？不用解釋也明白。珍芳達反越戰，爲什麼不反對侵略者的北越呢？



香港亞飛最可怕

香港亞飛爲禍之烈，相信可列入「世界之最」。外國長髮嬉皮士只是用大蔴、迷幻藥毒害自己；拿刀拿槍刼殺別人不是沒有，但比起香港還遜一籌。香港亞飛罪行驚人，大的如打刼銀行珠寶店；小的是搶女人手袋。無惡不作，而且心狠手辣，不但要錢，還動不動傷人，這是香港亞飛特別使人寒心的地方。

曾受過箍頸黨滋味的人都知道，一箍之後，往往多日不能復元。

香港亞飛另一使人寒心地方是動不動結黨開片，兩幫亞飛互相殘殺，只爲了瞪一眼，就可能引起流血決鬪。如果是兩派亞飛互鬪，死的傷的都是那些惡飛，倒不值得可憐；可是他們有時卻去向別人尋仇，往往致人於嚴重傷殘及死亡。

常在報紙上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亞飛携美同行，過路人偶然看他們一眼，亞飛便會衝冠一怒爲紅顏，這多看一眼的人會遭殃，說不定還惹來殺身之禍，你說香港亞飛可怕不可怕？

香港的亞飛，不但爲禍香港，且發展到海外。據說香港移民到美國去的亞飛，他們大部不諳英語，到了美國，不能進學校念書，終日無所事事，閒蕩街頭，惹事生非，打打殺殺。

和他們對立的是土生華僑子弟，他們互成派系，動不動和香港去的亞飛講手。弄到紐約華埠社會不寧，華僑們大爲頭痛；而美國人對中國人一向的淳厚作風作了重新的估計，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香港亞飛不但在本港抬了頭，而且「揚威」海外，眞使人有「後生可畏」之感。

萬人傑

如何撲滅亞飛，是香港警察、法律界面臨的急切課題。解除飛禍，無疑是他們的責任。不但要加強搜捕，一經抓到，不該法外施仁，輕易放過，姑息政策只有使禍患加深。

最近政府有修改法律，予以嚴懲的迹象，這是急切的事，不容拖延，希望政府做事要有效率！

日本與大陸市場

西方國家紛紛要和中共「建交」，是因爲中共擁有將近八億人口，認爲這將是一個極大的市場。對這個市場，最接近中共，且是戰後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日本，特別重視。

若干年來，日本揚言「政經分離」而與中共大做生意，可是你要「分離」，中共卻要「合一」，因此日本在貿易上愈來愈受到中共的壓力，每一年和中共簽立貿易協定，日本代表團照例要受到一番折磨。可是爲了做生意，日本代表團不惜卑躬屈節，發表聲明，譴責自己政府。許多日本人看不過眼，認爲藤山他們不該爲了做一點生意，做出這樣可恥可鄙的事。

這也難說，商人如果受到批評，總是以「在商言商」這句話自辯，似乎爲了做生意，便什麼事都值得原諒。而一些受財閥豢養的日本政客做了他們的代言人，更時時大發謬論。其實，站在生意立場，他們這說法未必對，從佐藤的談話中可了解得到。

佐藤認爲，日本經濟界對中國大陸市場表示關懷無可厚非，不過，以爲有了中國大陸就寧願放棄台灣，那是不對的。因爲，在龐大的中國大陸城市中，日本的貿易額不過八億三千萬美元，但對台灣的貿易，則達九億美元，可見市場的大小，不能以地大人多來衡量的。數字是最好的證明，佐藤舉出這數字，對那些主張出賣台灣討好中共的日本政客和商人，將使他們啞口無言。佐藤說：如果只因爲共產中國大，就承認北平是唯一正統的中國政府，實在是錯誤的。

他又說，聽了北平電台的廣播內容，天天在罵美日反動政府、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及日本軍國主義等。播放的音樂，也是抗日戰爭時的歌曲。經過廿五年之久，思想上的對立依然不能消除。我們願望永久和平，但中共方面沒有這種思想，這是不能實現的。我們選擇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不論北平電台怎麼說，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生財有道

中國的儒家思想，一向是重仁義而輕功利的，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雖然如此，孔門對生財之道也是非常講求的。「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無論國家或個人，只要能開源節流，收入多，支出少，自然不虞匱乏。所以主政的人，要培養國家元氣，藏富於民。春秋時，魯哀公問有若說：「年成歉收，庫存不足，該怎麼辦呢？」有若說：「應將賦稅改為值十抽一。」哀公驚異地問：「現在抽十分之二還不夠用，你怎麼又要減半呢？」有若笑答道：「如果全國人民個個富足，政府還怕窮嗎？反之，如果全國人民都是啼飢號寒，政府的庫存怎會充實起來呢？」孟子說的更清楚：「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其意是說，不影響農民耕作的時間，糧食的生產自會有餘；不准用細網捕小魚，魚類也會吃不盡；森林定時砍伐，木材也會用不完。「淮南子」也說：「先王之法，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把塘水戽乾來捉魚，固然連一隻小魚也逃不掉，但以後再也沒有魚可捉了，燒光山林捉野獸，固然能把野獸捉盡，但野獸也要絕種了。這等於「殺鷄取卵」，是最愚蠢的辦法。所以孟獻子說：「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一個統治者，不會用那些「刮地皮」的幹部，一個專門剝削人民的幹部，比起盜竊公家財物的幹部還要糟糕，因為公家的財物損失光了，還可以再向人民徵收，但把人民搜刮窮了，一個政府也就跟着完蛋了！報載，觀塘一個業主得到通知，目前他的一塊官地的租金，是年租一百八十元，兩年後將漲為每年三萬四千元，激漲一百八十九倍。筲箕灣一座戰前舊樓的地租，將從一百三十元漲為二萬零六百七十六元。尖沙咀有一塊地皮，漲了五千多倍。這措施亦近「竭澤而漁」，難道以後不準備吃魚了嗎？無怪堪富利置業公司主席威尼指責政府重新調整的地產政策，引致租值上漲，雖能自差餉中獲得更多收入，但公眾則受到損害。他說：有很多國際商行因香港地貴租昂，多已改在星加坡設立區域性的辦事處。殺鷄取卵，未免太不智了吧！有詩嘆曰：

一、殺鷄取卵卵無踪，竭澤而漁魚介窮；
有限地皮易刮盡，莫教獄鬼見蒼穹。

二、取盡錙銖用似沙，歛財技巧實堪誇。
當年日寇兇殘甚，搜刮何曾地租加！

「高調低彈」一百期有感

與一位朋友閒談，朋友談到文化界對某君一篇得罪人的論文的反應時，感慨萬千地說：「做人還是厚道點好！」朋友的話不是衝着我說的，他並不知道我在此用寒山碧的筆名寫雜文「罵人」。可是他的感慨卻也引起我的感慨，因為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香港是一個歡迎昧着良心吹捧，卻不歡迎善意批評的社會。

「做人應該厚道點」，這話一點也不錯，但怎麼樣才算「厚道」呢？不同的人卻有各自不同的見解。不過絕大多數人卻認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批評別人就是「厚道」。如此說來，我也就與「厚道」絕緣了。因為「萬人雜誌」寫這個小方塊，不覺中已寫滿一百期，百篇雜文之中，起碼有九十多篇是「罵人」的，而「罵人」的結果，自然使人家覺得我尖酸刻薄；不明不白地結上一大堆仇人，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起初我還以為批評或諷刺社會上一些不良的風氣和現象，既不指名道姓，而這些缺點也不是某一個人所專有，不能算是罵人。想不到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罵一聲禿驢，不僅得罪一個和尚，不僅得罪普天下和尚，而且還得罪了所有的「光頭佬」呢！別的不說，單舉那篇「我的自辯」說吧，我在那篇文章裏，批評某些編輯亂改別人的稿子，想不到這篇文章，使我斷了幾個「地盤」，因為那幾位編輯確鑿相信我是在罵他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若從經濟觀點着眼，寫這種雜文是得不償失的，後悔嗎？我絕不後悔。因為問心無愧。

有一個故事，明朝有一位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說書人便說了檀道濟將軍（晉朝人）的故事。說完之後，不但得不到賞錢，反而被武官打了一頓屁股。後來有人問那位武官為什麼要打說書人？武官說：「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麼也一定會在檀道濟面前說我的是非。」想不到香港竟然有那麼多人像那位武官那樣敏感。在下除了感慨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倘如「厚道」意味着緘默，意味着昧着良心胡亂吹捧；倘如「厚道」就是容忍缺點和錯誤；倘如「厚道」就是不分是非，不分敵我，那就讓這種「厚道」見鬼去吧！我寧願作一個敢於批評的「刻薄」者。

我在這個小方塊裏寫了百篇「罵人」的雜文，雖說多出於善意，然而有沒有惡意的時候呢？我承認也是有的。對於「名作家」來說，我的確有點惡意也有點刻薄，連他的瘡疤都揭了。至今想起，似有點抱歉。可是我不是基督徒，別人無緣無故地打我的右臉，我不會把左臉迎上去讓他再打，我只會以牙還牙。因為我只是平凡的人。

至於自己的抱歉也僅止於「似有點」而已。若有人因此而怨恨我，讓他們怨恨吧！我並不希求得到寬恕。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更漏子——己亥除「一二一」

當然，在有秘密警察的國家，憲法只是給外人看的，而不是用來實施的。但在西方國家，憲法上所賦予的權利，可一點也不能作歧解。

這幾年來，法國、意大利、美國和英國，都在鬧罷工，目的多數是爲爭待遇，少數是爲政治原因。

法國的一次罷工，損失慘重，幾乎把戴高樂上台以後所造成的經濟繁榮化爲烏有，幾十億美元的外滙儲備付諸流水。意大利的情形雖然比法國好一點，畢竟也損傷到經濟命脈。說到美國，這個國家到底底子厚，還能夠抵受得起。

現在輪到英國了。這個曾經在十九世紀稱雄世界的帝國，被稱爲最有內聚力，最有自律精神的民族，已經因爲接二連三的罷工潮，而弄到國勢日衰一日。

英國有個首相曾經說過，英國只是海上的一塊大岩石，卻養活着五千萬人口。所以英國過去的繁榮，完全依靠殖民地，從這些落後的屬國取得他們所需的一切。而如今，殖民地相繼獨立，這隻鷹的羽毛被一片片地拔光，再也不能飛翔了。

從罷工潮看英國人的前途

從許多方面說，英國人現在似乎沒有餘暇罷工，因爲他的那些工業上的競爭對手，進展比他快，技術比他高，工作熱忱比他強，不罷工況且落後，罷工則更不堪設想。在這些堅強的對手之中，西德和日本，都是在競賽途中扒了頭的後來居上者。

像英國這樣的一個國家，會弄到像眼前的局面，特別使人不瞭解。因爲這個貲邊社會主義國家，許多福利制度都是世界之最，例如醫藥衞生就是。一個人在英國拔牙據說非但不要錢，有時還得回幾十磅，作爲調養之用。換言之，英國這個國家，郵政職工要爭取待遇，差不多就是向政府勒索（英國政府官員已用到這個字眼），而不是資本家。可憐的是英國這個國家，從財政上說，早就是一個破落戶了。去年英磅貶值，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所謂貶值，簡而言之，就是在債權人的身上，要求打個折扣。這與西德的馬克增值，是何等樣的對照。

現在英國人已愈來愈痛恨罷工，尤其是主婦，因爲它對社會的損害太大了。就是工會領袖，也擔心民眾會反對工會。

一個本來善於自律的民族，忽然變得不能自律，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黃思騁

化中華民族；
時勢易，世情危，國
交值幾皮！

法律，絕不會受到箝口燒書的待遇；因此當大部分人反賭反黃之際，誰都有權出來唱其反調，提倡賭博合法、娼妓合法，但決不能一邊倡議，一邊卻企圖掩着異己者的嘴巴，否則便成了「霸道」。日昨讀一篇唱反調的評論，作者在「娛樂」兩字上做文章，爲時下打殺電影的血腥殘忍鏡頭辯護之餘，居然要箝人之口，要那些非議血腥殘暴鏡頭的人閉嘴，這眞是霸道得可以了！

該文畧謂觀眾看電影是爲了娛樂，打殺鏡頭對觀眾而言，只是「過一時之癮」，爲了滿足觀眾，血淋淋鏡頭時常出現就在所難免，並謂非議的人「企圖剝削觀眾利益」，「無題取鬧」云云。

在下也曾非議過那些風靡一時的打殺片及片中的血淋淋鏡頭，但並非人云亦云或是「無題取鬧」，打殺片中有很多分屍、腰斬、毒打、斷臂的鏡頭，其殘忍可怖，確令人不忍卒睹。目前的趨勢是，製作者絞盡腦汁，競出殺人新招毒招，務求極盡恐怖殘忍的能事，製出來的非林充滿血腥氣味，銀幕上一片腥風血雨，那些所謂英雄動不動便殺人如麻，往往肚破腸流，血流漂杵，據說這便是刺激，便是娛樂。

娛樂與罪惡

近年來銀幕上的殺風愈來愈熾烈，現實社會中的殺風也隨着激增，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兩者之間的連帶關係，但在昔有人看了神怪片而上山尋師學法；有人模仿影片裏的輕功而致跌死；有人模仿泰山而被勒斃；今日是否有人從電影中模仿偷竊技倆去做世界，從銀幕上得到啓示而加速走上犯罪殺人的途徑，我們雖不得而知，但總不能忽畧其互爲影響的可能性，而以「巧合」等字眼去勾銷犯罪電影及打殺電影的不良作用，以「滿足觀眾」爲藉口去迎合低級趣味。在下不反對電影中的「娛樂性」，但絕不贊同把殺人視作娛樂的論調，有人視琴棋書畫、遊山玩水、栽花養魚爲娛樂；亦有人視賭博、性愛、殺人爲娛樂。前者陶冶性情，導人向上向善；後者直接間接導人腐化墮落，假借娛樂之名，行罪惡之實。而好勇鬬狠，動不動鬬爭殺人，無論如何不是值得提倡的一回事。

莊子說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鷄！」目前的打殺片似乎正在提倡鬬鷄式的劍道，難道除了莫名其妙的來幾場伏屍千百的械鬬斷殺之外，便沒有其他可以提供娛樂性的材料？

要電影工作者負起移風易俗的社會責任，這似乎太過苛求，在下只希望他們能讀讀莊子的說劍篇，鬬鷄式的殺人鏡頭以後可免則免。

江城子

誰在出賣領土？

林乙

日本企圖侵佔我國領土釣魚台的陰謀，已掀起了廣大的中國人民的憤怒，這一股憤怒，證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一月廿九及三十日，留美中國同學會所發起的抗議行動，激發起本港的青年學生於二月十八日及二十日的示威運動；這種以行動表示我們的心聲，充分地表示我們熱愛國家，熱愛民族，也充分表示了五四以來的愛國心，仍深深地種在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坎。這一連串的行動，只是開端而已，假如日本膽敢再玩弄兩個中國的手法，從而侵佔中國領土，全面的抵制日貨，全面的抗日將緊接而來。這裏，我們要忠告日本政府，快些醒悟過來！

在這一次的港、美同學的正義行動中，我們發覺，絕大部份的青年學生全力支持國民政府，盡了國民督促政府的責任，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表現！可惜，一小撮共黨的應聲蟲又滲入了我們的行列，他們以保衛領土爲名，不分是非黑白地詆毀國民政府爲實，這一套共黨所慣用的伎倆，我們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

共黨應聲蟲詆毀國府企圖出賣領土的謊言，在事實的面前是站不住腳的。

自日本企圖侵佔釣魚台列嶼時，我國政府曾不止一次的發表聲明，知會日本政府，表明政府立場堅定，寸土片石，亦必維護。遠的不說，就以最近而言，魏道明外長就曾於二月二十三日再一次聲明：「關於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依歷史、地理，及使用而言，應屬於中華民國。事關國家主權，即使寸土片石，我們亦必據理力爭，此項決心絕不改變。」

張羣秘書長亦於三月十八日代表總統就釣魚台列嶼主權之歸屬問題答覆旅美學人謂：「政府對於此項問題之處理至爲鄭重，因本案關係國家領土主權，寸土片石，亦必據理全力維護，此項立場，始終如一，絕不改變，業經外交部魏部長道明在立法院迭次公開宣佈……。」

如此鮮明堅決的立場，還不表示了政府的決心嗎？難道要政府立刻出兵攻打日本嗎？共黨的應聲蟲也應該用腦想一想，眞正出賣領土的是誰？中國東北的一大塊領土給蘇俄霸佔了，共黨可有據理力爭？共黨的行動，才是眞正不折不扣的「默認」和「對外軟弱，對內矇混」的態度。

日本欠我們很多，如果不是日本在近數十年來的不斷侵畧我們，我們的大陸也不會淪陷在共黨的手裏，我們的同胞也不會過着非人的生活！

日本欠我們的賬，我們總有一天要和他們來一次總結，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吧！

青年之聲

愚人節

西俗以四月一日爲「愚人節」，聽說在這一天，惡作劇者大可亂開玩笑，騙人者也大可吹牛扯謊，甚至報假案、賣假藥、簽假支票；報紙在這一天即使刊載世界大戰、金融崩潰之類的假消息，也不會受到指責制裁，總之，騙人無罪，搵笨合法云云。

「搵笨」也者，是愚弄、欺騙、作僞的意思。本來是個粗鄙不文的廣東口語，近來卻被人當作口頭禪，甚至成爲某些「作家」愛用和專用的罵人話，他們先是造出謠言，然後大罵別人搵笨，卻不想想他們自己的刊物隨時脫期，與其說是「優待長期讀者」，不如說是長期搵訂戶的笨！

其實這年頭，眞正搵笨的事情多着，存心騙人者也不限於只在四月一日才有，而是無日無之，小焉者搵一二人的笨，大焉者搵千百人的笨，這些搵笨的大小事例，近來便聽過不少。當然，阿方在本文所談搵笨，只根據事實，不捏造謠言，更不敢隨便罵人。

例如財政司爵士提出增收水費時說：「供水不是服務」，這項理由實在便非常搵笨。供應食水不是服務，難道是做生意？阿方一直以爲政府供水是盡義務，現在才知道當局在籌劃興建淡水湖的時候，爵士早已敲響成本會計的如意算盤，將民生視作生意。可惜阿方沒有機會找爵士談談，否則準會建議他老人家向當局徵收「供水專利稅」，去彌補淡水湖計劃的龐大開支，就千萬不能大加水費，要不然，此例一開，其他的政府服務如醫療、路政、教育等統可起而效尤，向供水看齊，由服務而變爲生意了！

有人替財政司打氣，擁護大幅度增收水費，並且說「增加水費，就會間接收到減用食水的效果，使食水不愁缺乏」。這也是搵笨的「愚論」，如果此說成立，阿方建議食水百倍收費，甚至按時收費，或者將食水列爲奢侈品，每千加侖收費一千大元，那時窮人必然不敢濫用官方一滴食水，豈不更可以收到「涓滴歸公」的節流效果？

至於說「人人有權享用，人人有責負擔」。更加不成理由，近年當局已經注意到「空氣染汚」問題，將來要是爲了防止空氣染汚而需用金錢，照「人人有權享用」這道理類推，豈非要徵收「呼吸稅」？

增加水費還未成爲事實，各行各業已搶先加價，市儈之流乘機搵笨，唯恐後人，聽說立法局已考慮在三讀時取消加水費的提議，搶先加了價的行業想來不會「考慮」恢復原價，對這種趁機搏亂的市儈搵笨作風，阿方實行杯葛，讓他們因加得減，搵自己的笨！

市儈借題發揮，抬高物價，充其量是跟市民的荷包開玩笑吧了。但有些人搵笨成狂，竟然要拿別人的性命來開玩笑！這並非阿方危言聳聽，而是可悲的事實。

即如月前的那樁「危樓醜聞」，便因爲有人爲了搵錢，不惜違反圖則，偷工減料，搵

青年之聲

未來的鬭爭

方中原

，寫了一篇有關中國政治前途問題探討性的文字。刊物的「大樣」是要由「老闆」過目批准的。這篇文章雖然是發表了，但有兩個文句卻被他刪去了，並因此，被戴上「反×反×」的帽子和罪名，幹了多年的編輯，就這樣也被炒了魷魚！

鄧拓詩云：「文章滿紙書生累」！這於我也的而且確。但說來也很奇怪，後來我在舊書攤買了一本由胡秋原先生主編的「中華雜誌」，卻赫然發現了在由胡先生所執筆的的社論中，竟又摘引了這一使我受到「文字累」的文章中的一大段，並大加讚賞，認爲很有見地云云。在受寵若驚之餘，卻又使我不禁感慨繫之起來！

同樣是一篇文章，有人愛之欲其生，但另有人則惡之欲其死！一是要摘要讚；一則要斬要炒。思想文字中的是非眞理，實在教人無所適從。

這是我的文字生涯中的一段辛酸往事，過去的恩恩怨怨，我是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年前當我結婚時，爲了表示風度，我也有給這位「文化老闆」派了個帖子。

他雖然「因事未克參加」本人的婚禮，但也做了一份不小的「人情」，當時他所表現出來的「人情味」，也會使我微微感動。後來我還聽人說，這位「老闆」還常常對人表揚我，說方中原雖然相當「頑皮」，但對於刊物的編輯工作，卻是相當認眞的，特別是他的讀書精神，更應該學習云云。他的話是否出於眞心的讚美，我不得而知，但這種讚揚，則又會令我更加難耐：政治思想的問題，是殘酷無情的，就算你有那一丁點兒可愛的才華奈何！

如今舊事重提，我實在沒有絲毫念舊惡的意味；但對事不對人，我所想到的，只是今日中國思想界所存在着的矛盾和混亂的可悲境況而已。

假如我們能正視現實，那麼，我們就會看到，無論是在大陸或在海外，在思想界或是在普通的中國人民大衆中，也無論在政治意識或在文化觀念上，都存在着極端複雜的分歧和差距，這實在是解決未來中國政治文化前途問題上相當使人頭痛的事兒。在患主義過多症的今日中國，在派系集團勢力林立紛陳對壘的當代中國，我想，未來的嚴酷鬭爭正方興未艾吧！而我，倒是希望在這一場鬭爭中絞一下腦汁的！

而我們所最最希望的是，這一場鬭爭，能在有民主，自由的生活保障下展開，爲了我們的祖國、天空、土地和人民，盡量要少見些污穢的腥血啊！

（編者附言：除標題，請寫足一千字位。）

「笨

程方

住客的笨；又如那些買假藥的非法集團，製造大量抗生素、避孕藥、傷風丸之類僞藥，也是拿別人的性命來搵笨。阿方每次聽到破獲僞藥組織的消息，都很爲警方喝采，因爲人命關天，萬一抗生素成了殺生素，避孕藥成了墮胎藥，傷風丸成了重傷風丸，便會弄出人命，僞藥頭子魚目混珠，拿人命來搵笨，實在饒恕不得。

與此類似的搵笨棍徒，在所謂「幸福社會」裏更是屢見不鮮，繼一針治癒聾啞、癱瘓的神話之後，「人民日報」最近又刊載了這樣一個大而神之的搵笨故事：

據說有幾個不懂藥性的「衞生員」，被上級黨委逼着「爲人民作出貢獻」，於是運用毛思想裏的「哲學思想」去採製草藥，短短一年之內便製出各種藥片、藥散、藥丸，並且治病五百餘次……

阿方讀了這則大吹大擂的「新聞」，想起了古代那些唸符煉藥的術士，不禁悚然發悖！不懂藥性，沒有醫學常識和經驗的人居然會給批准做「衞生員」，僅靠幾句語錄之類便能搖身變爲「草藥專家」，這簡直是搵病人的笨！

世間雖然有很多唯肖唯妙的冒牌專家，唯有「戰術專家」與「草藥專家」這兩件事決不能外行充內行。阿方的一位朋友在這兒的中藥店苦學三年，也還未能掌握全部中藥的藥性，據他說有不少含有劇毒的有毒植物，如牛扁、常山、白頭翁之類，雖然可供藥用，但只能選擇無毒的部分入藥；現代術士自認對草藥「一不能識別、二不能使用」，卻竟然說幹就幹，手拿鐵鍬，身背籮筐，靠咒語「指明前進的方向」，上阿瓦山採藥去。

採藥之後，這些天才藥劑師自認「誰也不知道怎樣配方、怎樣製藥」，也是一句說幹就幹，便在全無設備的「藥廠」裏煉製奇藥，奇藥出爐未經檢定試驗，便馬上用來治病，這種採藥製藥法阿方未之前聞，實在兒戲得可以。

術士們的採藥口訣是：「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據說這便是「實踐論」。阿方懷疑他們碰上曼陀羅、夾竹桃等有毒植物時，是不是也要「親口吃一吃」，去品嚐變革？除非術士們有把毒草變香花的本領，否則所謂實踐論只是「搵笨論」吧了！

煉藥時，紅術士口中唸唸有詞地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甚麼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唉，這樣多的草藥專家！他們依咒泡製，將配方治病當作玩魔術遊戲，人命還有什麼可寶貴的呢？那五百個被當作試驗品的病人，要不「藥到命除」，那才是人間奇迹！

阿方的祖父在鐵幕裏行醫有年，現在年逾古稀，沒有退休金可拿，更不准再爲病人服務，原來病人的性命就全交在毫無經驗知識的術士們手裏！草菅人命的「愚民政策」和搵笨路線，大概只能騙到那些崇拜「毛詩」、「紅學」和「左傳」的蠢才吧？

我看江青的樣板戲（下）

——智取威虎山、紅燈記觀後感——

梨園舊友

【上接關於定型化部份】

三、腳色。社會上的人形形色色非常複雜，有時任何一種人都會在舞台上出現，而戲班裏的人員有限，所以每一種人都必須歸入一種類型。京戲演進到近代，其中腳色大致分爲生、旦、淨、丑四大行，四行之下又詳細區分，如生行有：老生、紅生、做工老生、靠把老生、小生、扇子生、巾生、紗帽生、冠生、雉尾生、武小生、窮生、娃娃生、武生、短打武生等。旦行有：正旦、青衣、閨門旦、小旦、花旦、玩笑旦、武旦、彩旦、老旦等。

一個人的性別、年齡、職業、身分，可以一眼看出，但一個人的本質究竟是善是惡，是忠是奸，是誠實、是詭詐，卻無法自表面看出來。京劇爲了使觀衆對劇中人物一目了然，於是又從多方面用一種特殊的標幟告訴大家。最顯著的是臉譜，其實除了臉譜之外，還有許多暗示手法，只是一般人不注意罷了。玆分別簡述如下：

(一)臉譜。據說有數百種之多，圖案的畫法雖是變化多端，而其基本的區別方法，還是以顏色爲主。例如：紅色表示男子的血性，凡勾紅臉的大半都屬赤膽忠心的人物。黑色表示戇直勇武。藍色表示粗暴兇猛、桀傲不馴。紫色表示勇猛中有靜穆。黃色表示工心計。綠色表示性情暴躁。金色、銀色用於神仙。白臉用於奸臣。

臉譜之爲用，在於介紹個性，或行爲的善惡，有時一個人也會以不同的面目出現。例如京劇中的典型大奸臣——曹操，經常是一張大白臉，但在「義勇辭金」、「文姬歸漢」等劇中便不抹臉；又如司馬懿在「逍遙津」中，也不抹臉（從前在空城計中也不抹臉），嚴顏在「西川圖」劇中不勾臉，因爲那時他還忠於劉璋，是一位「斷頭將軍」，在「取城都」中已成了「降將軍」，所以便勾臉了。因此，劇中人是奸是忠，一眼便能分辨得出，這是最顯著的「定型」。

(二)鬍鬚。京劇腳色的鬍鬚，也是顯現劇中人的身分、性格的，例如：輕浮伶俐或活潑矯健的腳色不掛鬚，深沉靜穆或瀟洒文雅的腳色掛三綹髯，氣度寬宏或莊嚴肅穆的腳色掛滿髯，粗魯莽壯或不拘小節的腳色掛扎髯。如按形狀來分，則有：三髯、滿髯、扎髯、五綹髯(關公專用)、二濤髯、夾嘴髯、丑三髯、八字髯、二挑髯、一字髯、二字髯、吊搭髯、五嘴髯、四喜髯、紫髯、虬髯、紅虬髯等。

一個人的鬍鬚，本來是年齡的說明，有鬚的人一定比無鬚的人年紀大，但京劇中的鬍鬚偶爾也有例外，如：劉備比呂布年青，劉備永遠掛鬚，呂布永遠無鬚；諸葛亮比趙雲年青，諸葛亮永遠掛鬚，趙雲直到極老時才掛；孫權比周瑜年青，孫權永遠掛鬚，周瑜則永遠沒有鬍子。這就是因爲鬍子並不是專爲表示年齡的緣故。

(三)衣冠。正派腳色穿正色衣服，反派腳色穿間色衣服。平民中的不良分子戴方巾。官員之不正當者戴圓翅紗帽，正派官員則戴長圓翅紗帽。宰相戴文陽帽，不正當者戴相貂。

(四)語言。古人說：「言爲心聲」，舊小說常說：「欲知心腹事，單聽口中言」，從一個人的說話口吻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好壞來。京劇由於有「無聲亦歌」的特殊表現手法，所以某個腳色第一次上場時，便要作一番「自我介紹」。最鄭重的是先唸引子，再唸坐場詩，接着是報告自己的歷履；次要的腳色則唸「對聯」上場。無論是引子、詩、或對聯，從語氣裏都可以分辨出善惡來，如唸：「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便可以肯定這是位好人；如果他唸的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那一定是個壞蛋。

所以一個腳色的爲善爲惡，從他的像貌、衣冠、語言中，一望便知。

我們如果拿以上京劇的四大原則來衡量「智」「紅」二劇，給它三十分已是萬分客氣了。因爲京劇是「無聲不歌」，它則大部份不歌有時也唱幾句；「無動不舞」，它是大部份不舞，有時也舞幾下；「不准寫實」，它卻幾乎全部寫實；「一切定型化」，它卻是「無一定型化」；簡直和京劇距離十萬八千里！司馬長風先生說京劇在大陸「快絕種了」，一點也不過分。而「新晚報」的作者，居然厚着臉皮引「智取威虎山」的紀錄片，作爲不會絕種的證明，這種人不是無知，便是無恥！

筆者決不是「國粹派」，認爲京劇的藝術最完美，不准輕易改動；相反地，我早就認爲京劇已到了千瘡百孔階段，如不大動手術，只有走上崑曲的老路。所以主張澈底改革。但改革決不同於摧毀，改革是就原有的基礎上着手，摧毀之後，原有的基礎已根本失去，縱想改革也無從着手，另建一個便和舊有的毫不相干了。江青的「樣板戲」對京劇說

來正是「摧毀」！有計劃地「摧毀」！

最拙劣的話劇

「樣板戲」最初上演時，一般人名之爲「話劇加唱」，所謂「話劇」，乃是對「歌劇」而言，純用說白演出，一加進唱便不成其爲話劇了。話劇也沒有舞，更沒有「翻跟頭」的雜技，一加進舞和翻跟頭的雜技，則去話劇更遠，也不是純粹的歌舞劇，無以名之，只好目之爲舊日上海大世界鬧劇式的「政治宣傳劇」。

戲劇是反映人生的，決不能悖乎情理，而「智」「紅」兩劇，悖情乖理之處觸目皆是，玆舉其重大者如下：

敵人皆草包，共黨盡超人

雙方對等謂之敵，如敵國、敵手、敵體等，都含有力量相等之意。共黨的敵人，在「智」劇中是國民黨（以座山雕爲代表），在「紅」劇中是日本人，這兩個敵人都不是容易對付的。如果說國民黨的軍隊全是草包，當年「偉大的舵手」爲什麼不自井崗山揮兵直取南京，而偏要像一條喪家狗般地夾着尾巴到處逃命，一直竄到陝北才停下來苟延殘喘？如果說日本兵是草包，共產黨在大別山、桐柏山中的游擊隊，近在咫尺，爲什麼不把平漢鐵路奪回來（「紅」劇的作者雖未指明故事發生地點，但從有關線索中，可肯定爲信陽附近）？事實上共黨的游擊隊，在淪陷區又專襲友軍，不打日本人（「毛主席」的力量是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培養起來的），這可恥的事實，凡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的。

凡是在抗戰時到過淪陷區的人，都不會忘記日本鬼對中國人的面貌是如何猙獰，別的不說，筆者曾經親眼看到一個少將階級的僞軍城防司令，帶着衛兵坐人力車出城，因爲未下車向日兵鞠躬，被他挺槍喝令停止，該司令只有乖乖地下了車，再恭恭敬敬地向日兵行個軍禮，才放他過去。他們對僞軍的將領，尚且如此任意侮辱，對人民更可想而知。所以陷區的人，莫不畏日人如虎，提到「憲兵隊」或「宣撫班」更是心膽俱裂。抗戰八年，在日軍刺刀下從容就義的中華兒女，隨處都有，尤是負有特殊使命的人，但一開始便敢藐視日本憲兵隊長的，卻聽也未曾聽到過。李玉和身負重大任務，事情未到絕境，便對憲兵隊視若無物，而如狼似虎的日兵，反而對李玉和怕得像是老鼠見了貓，這樣荒唐透頂的安排，只有江青能想出來。

「紅燈記」第一場，一個日本伍長帶着一羣武裝憲兵，追捕跳車的交通員，一聽王連舉說「在那邊」，不但不去搜捕，反而嚇得一齊臥倒，把日本軍人形容成一羣膽小如鼠的懦夫。這不僅是對日本人的辱侮，也是對中國人的侮辱（包括共產黨自己），因爲日軍既然如此不濟，爲什麼不把他們趕出國境，而必須「美帝」投下兩顆原子彈，共產黨才能坐享其成。如果把日軍比作老鼠，八路軍豈不是連老鼠也不如！

「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事，固然誰也不肯幹，但不應把事實完全抹殺，即令歪曲也必須有個限度，不能把敵人的勝利硬說成自己的勝利。例如：日本偸襲珍珠港，美國受到慘重的打擊，這個鐵的事實決無法變更，敗仗不能說成勝仗。又如二次大戰初期，英法聯軍失敗後，英軍自鄧寇克撤退，居然沒有全軍覆沒，人們認爲是一次勝利，其實那只是一次大敗後的成功撤退，不能說德軍被英軍打敗。這兩部影片，如果照江青的手法拍起來，一定是日機投出的炸彈、魚雷完全不炸，珍球港毫無損失；德軍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望影而逃，所以能安全撤退。

由於毛澤東說過：「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重描寫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因而他們便在這方面大做文章，「對反面人物，較多地用俯拍，用全景或遠景；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則較多地用正拍或仰拍，用近景或特寫。這樣，反面人物就顯得渺小，而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則顯得高大。」於是，他們把國軍、日軍全寫成草包，把共產黨員個個都寫成超人，果然「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大長了無產階級的志氣。」試問，除了兒童誰會相信？

用配角陪襯主角的英雄形象，必須使配角也是英雄人物，才能顯得主角更了不起，例如：寫關公「水淹七軍」的英勇事蹟，必須先寫龐德的英勇，龐德越厲害，越能襯出關公之智勇無雙。如果把龐德寫成懦夫，關公對一個懦夫也大費周章，他的地位便會一落千丈。人們之所以看重鬬牛勇士，因爲牛會把他殺死，如果把蠻牛換成小羊或小兔，相信便不會再有人看重他了。江青把國軍、日軍都寫成小羊、小兔，對比之下，李玉和、楊子榮之輩，充其量也不過是兩條獵狗而已。英雄云乎哉！

反面人物不准開口

「智」「紅」兩劇，有一個特殊現象，大家可能都未留意，就是兩劇中的反面人物，一律不准開口唱，不但是座山雕、欒平自始至終未唱過一句，連鳩山那樣重要的腳色，雖有唱詞也不准唱出，足見江青是如何的蠻橫無知了。大陸人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想不到上了舞台仍然不准出聲。

共產主義的社會決不容許京劇存在的，因爲它的內容以宣揚四維八德爲主，所以非把它澈底消滅不可。其實若從宣傳效果看，話劇或任何地方戲都比京劇好得多，如果單爲宣傳着想，大可撇開京劇不理而用另一種型式演出。不過傳統京劇只要存在一天，對政治宣傳劇便是一種威脅，「樣板戲」一定於一尊之後，便不怕觀眾被人拉去了。

江青搞「革命現代京劇」的最後目的，在消滅京劇，她的手法是：㈠禁演傳統京劇，使人們根本看不到。㈡打破傳統規律，使它變得非驢非馬。㈢毀滅有成就的京劇演員，例如，袁世海爲京劇界第一流花臉，而所扮鳩山一角，全以話劇形式演出。他苦練半生的歌舞藝術，絲毫也用不上，等於大學教授下鄉挑糞。高玉倩本是旦角，卻硬逼她演老旦，用小嗓改大嗓，完全要從頭練起，都是有意蹧蹋人才。毛澤東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不錯，京劇的舊世界的確被江青澈底毀滅了，可惜新世界她根本未建，如此下去，我們雖不想京劇在大陸「絕種」，豈可得乎！（完）

珠江水猶寒

【62】

馬森亮



大家沉默下來，一種難以排遣的哀思，像給老同學致悼！接着，談起近日的爆炸事件，我一邊談，一邊注意老胡的臉色，他卻無動於中似的，及聽見批評那扔彈人在遊刑時表現得過於怯懦的時候，他才展顏冷笑一聲，眼一閃，像陰鬱的秋夜裏閃劃一道流光。

「這是你的看法嗎？」他反問我，投下神秘的一瞥，隨即把上衣卸下。

「難道你還有另外的看法？」我也用同樣口吻，準備接受挑，順手拿起葵扇，拍拍的扇起涼來。

六月的驕陽雖逃匿了，留下來的暑氣卻很難消除，加上心裏的鬱悶，更覺熱昏。

老胡把香烟燃上後，把電燈熄了，窗口透進一片紅光和喧鬧的市聲。

「並不是我有獨特的眼光，不過，老李！你這一次受騙了。」老胡的語調很平和，卻帶點驕傲。「也許我對這件事比你清楚些。不錯，遊刑的人，太過怯懦，可並不是那個扔彈的兇手。那爆炸的是定時彈呀，傻瓜才會呆在現場等候爆炸哩！」

「難道又是演戲？」我這樣說，心裏倒明白幾分了。

「那還不是？他們原是政治上的小丑嘛，是最會變戲法的。但這次戲法變得太笨了，弄巧反拙。炸彈響過後，然後細出一個人來，在現場拍照，再押回公安局，經過一晚的安排，再在死囚牢裏提出一個犯人來遊刑，槍斃，以這樣作宣傳，蒙蔽別人眼睛。」

「但怎樣去處理在現場拍照的那個人呢？」

「還怕沒有去處？把他調到北方去，不在廣州露面不就行了嗎！人一走，永遠不會翻案，而且可使人人相信這確是國民黨搞的鬼，於是順理成章的來一個整肅的藉口。總之，共產黨的花樣層出不窮，留心它的變化才是。」

然後他又分析這次鳴放問題，認為這是項莊舞劍的技倆。他說：「這是共產黨藉外力去整肅異己分子，造成黨內清一色形勢。看現在，外界人士的一切意見，他們根本滿不在乎，半點反應都沒有，可見彈者自彈唱者自唱，所謂幫助黨員進步的話，到頭來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風頭一過，兇相又現了。你說是嗎？」

他的話，我認為頗有道理，但總相信共產黨縱不講信用，不也不會如此明目張膽翻臉的，鳴放運動是他們提出來的，怎可以自己否定？羣眾意見接納不接納是另一回事。但因此而報復的話，也未免過於露骨了。

我頂口說句：「大既不會罷！——」

「不會？這一批是甚麼人？他們靠什麼起家的？他們想得出的就做得到，其至做出來的未必想得出。那就等着瞧好了。」

他伸了個懶腰，不停地揮動着扇子，像要驅除心裏的悶。頓了一頓，輕輕一咳，感慨地再繼續說下去。

「我不反對你的看法，忠恕之道，是一種美德，你的出身，和一般知識分子一樣。如果這是一個有規律的社會，這套持重穩健的處世之道，將可使你成聖賢。可惜現在的一切都反了常，再這樣痲痺下去，那就什麼都完了，即是說，對共產黨絕不可以信任，並且時時刻刻要準備好自己的後路，這就是應變。所謂狡兔有三窟，孔子當年不也有過道不行，乘桴於海的打算嗎？」

說到這一層，我是早有準備了的。經他一提，便也把心事告訴他。聽了，十分贊成，也說他自已亦有離開的打算。

「那我們一致行動好了。」我興奮地說。

「不可能！」他說。「你們和我所走的方向不同。再說，我還要受組織的分配。」

「組織？」我對他的話並不感意外，卻故意調侃他。「你過去不是說過不忍領導別人，亦怕被人領導的嗎？」

「那是過去指共產來說的。——你也早知知道我不是善類啦，唉！」他忽然站了起來，站在窗口，不勝唏噓似的自言自語起來。「善類匪類，到此時也雄雌莫辨了。也許你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應該言這種論罷。」他忽又轉頭問我：「你會說這

「不過，確也太過冒險了！」

這時他正揮動兩臂，激昂地說：「險不怕去冒！我們這一輩去冒了險，後代的人便可以不再冒險啦！縱然倒下去，亦將有許多人站起來！——你吃驚了是不是？很抱歉，使你躭操心事，可是你得諒解。老李！我要為自己找一個歷史證人，最適當的還是你，這自然由於互相信賴，你我的思想在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環境方面，你走的路和我不同，你始終馱着一個沉重的家庭包袱；我呢，身輕如燕子，坎坷如孤雁。可是我的憤恨並不是憑空的，過去我一直在瞞住你。我過去在上海有過一個愛人，訂過了婚，可是給一名共幹橫刀奪愛了，及後一連串的本身的迫害，對親友的摧殘，對知識分子的凌辱，對全國人民的欺騙，無一不令到我痛心疾首。同時見到大家都在敢怒不敢言，或者敢言不敢行的矛盾之下，我就選擇了這條路。無疑路是崎嶇、危險的，只要有人肯去幹，那怕是凌空的棧道，終會把它改成公路。對不對？中國境內的每一條道路都是白骨砌成的，我們踏着前人的血路走，自己也應該給後人築一條新的道路！」

他一邊在房裏踱來踱去，忽然站在我面前，伸出手來。我自自然然也站起身，緊緊互握着。

「老胡！」我由衷的說。「在你面前，我太慚愧了。你有辦法，夠偉大！」

他也情感起來了，說：「老李！事到如今，我和你不能不各奔前程了，珍惜過去的情感罷！相信你將來對人民的貢獻更大！有辦法是中國，偉大而值得驕傲是我們中國人！」

十 時刻準備着

鳴放的情況似乎開始變化了，共產黨對民主人士所提的意見，一點反應都沒有，敏感的人已猜到這是沉默的抗議。

我特別約來了小陳和小林，秘密交換意見，大家覺得風勢不對，事態嚴重，別人猶可，我們是勞

小陳說：「我們再不能讓命運或別人來安排自己了。現在只有兩條出路：坐以待斃，或者冒險逃亡！」

小林卻說等候共產黨公開翻臉後再走不遲。

我立即告訴他：「那就錯了，共產黨的每一次運動都是先佈好羅網才動手的。到那時候想動一動也不可能！」

跟着又叫小林去把表弟張明華找來。把現在的情勢向他說清楚，問他的意思怎樣？

表弟也表示不能再在廣州市立足了。他說：「近來，公安局已設立了一專門機構，對付走私的。有幾個相識的人已被逮捕了。我目前的住宿，正如打遊擊一樣，食無定時，居無定址。同時我也和朋友計劃好偷關逃亡的路線了，那人現在去了廣西賣手錶，最遲兩星期就回來，到時我們一齊行動就是了，這次走的路線是澳門，保證安全，我和他是一對死黨。……」

這話給我們很大的興奮，精神為之一振，像登山觀日出，乍見天邊露白時的心情一樣。

小林特別歡喜，順口問一問：「要不要包渡費，要多少？」

「大家都是患難老友了，談什麼買賣？如果成功的話，將來寄回幾百元港幣給他喝茶就行了，因為他要賄賂邊區的哨兵。——本來也可以不必了，但人心肉做，我們可不能領了他的情還要他乾腰包呀！」

表弟顯得非常夠義氣，每句話，每一個小動作，都表現出一種絕對的自信。

神秘的房裏充滿了幻想和希望，每一對眼睛在閃閃發光。

表弟要趕快推銷手上的私貨，先告辭了。過一會，小陳和小林也回去準備一切。我叮囑他們：「最緊要的，先行通知在香港的親屬，不必再到廣州來！」

這時賸下了我，安詳地在考慮一切。我所想到過去的教訓，這一次萬一再出岔子時又怎辦？雖然表弟保證萬無一失，但失與不失，並不在於自己的信念，而握在防軍的手中。每一分鐘都可能是死亡的時刻。我可以把父母妻兒的希望和幸福去作孤注一擲嗎？還是老胡夠聰明，單身漢是值得睥睨驕傲的！

過幾天，鳴放的趨勢急轉直下了，各地的共黨機關報開始向民主人士反擊了。且居然把鳴放運動說成是黨的一項「陽謀」，誘使潛伏的反動分子鑽出來，一網打盡。可是羣眾眼睛是雪亮的、耳朵是聰敏的，對這樣詞窮凶露的藉口，都認為是掩耳盜鈴，强詞奪理。讀諸中外古今，從未見過有把政治運動看作這般兒戲的，簡直把全國人民當作洋娃娃來玩弄。

既然共產黨這般的恬不知恥，不講信用道義了，在淫威壓迫下，還有什麼可說呢？

目前，除在農村繼續有憤激的反抗行動之外，知識分子的一片愛國熱誠已烟消雲散了。御用的文化打手再度狐假虎威，同類相殘起來。「右派」的帽子滿天飛，說話越多的人帽子越大，從北京到每一個城市正醞釀一股反右派風暴，甚至連提出鳴放運動的黨魁毛澤東也被迫轉到青島休養去了。從此看來，共產黨的所謂內部矛盾，已演變到外部矛盾，和匈牙利事件同出一轍，所不同的只是蘇聯沒有派出軍隊來。

我陷於內憂外患的境地，一直寢食不安，矛盾的心情越想越亂。這時學校的暑假正開始，我反而深居簡出起來。

是一個悶熱的早晨，太陽已昇起很高了。我仍在床上做夢。忽被門鈴驚醒，原來是老胡駕到。看他行色匆匆，全身是遠行裝束。

他把手提袋放下後，便告訴我，此來是道別辭行。我問他是不是暑期旅行去。他卻說：

「這次是長期旅行，說不定是流浪！」

「什麼？」我驚叫起來。

被共特拆垮

待遇不平離心離德　內憂外患緬軍攻擊

邊區國軍的力量，在反攻雲南不足，防守基地自認有餘的情形下，到一九五三年的仲春，已經過了年多的安定生活。安逸是能使個人、團體的生活腐化、精神煥散、鬭志懈怠的。就以總部駐在地的猛撒來說，那年春天將盡，夏天便要來臨的時季，就只有總部參謀長杜顯信，反共大學的教育長李則芬兩位高級人員坐鎮，李彌去了台灣述職，所有處長級以上的高級人員，不是去了曼谷，便是去了香港。

於是，傳出許多令人慨憤而洩氣的謠言，說這些高級人員到曼谷「分贓」去了；說這些高級人員，將空投的槍械，私自出賣了一部份；他們一個個都腰纏黃金美鈔，到曼谷或香港去享受聲色犬馬之樂了。

因此，這個表面平靜無事的邊區，內部卻開始了不安情緒的醞釀，尤其是那些曾經到達曼谷，眼見總部辦事處人員的奢侈生活，及李彌族戚人等的豪華住宅的人，更是牢騷滿腹，認爲他們從國內亡命到達邊區，苦鬭苦撐這幾年的結果，是好了這班高級人員及其皇親國戚，一人成佛，鷄狗昇天。他們卻仍然過着半原始的艱苦生活。一股開天闢地的銳氣，都被這些不平的現象，弄得洩盡了。

可是，這只是內部醞釀的不安情緒，但到五月中旬，一次最大的外患，也降臨到這支羣龍無首的邊區部隊頭上，緬甸國防軍感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更可能是受到中共的壓力，竟動員了萬人以上的精銳兵力，發動一次强大的攻勢，要將這三萬多人消滅。

因爲緬甸傾全國之兵，連陸、海、空、後勤部隊，也不過兩萬多人。這次竟悄悄地動員了一半兵力來攻擊。其決心是可想而知的。這一萬多人之中，又有約七千人是驃悍善戰，兇殘無比的瓦卡族；另有三千人，是以印度人爲主的僱傭兵。緬甸政府花錢請他們來對付邊境的孤軍，打死一個中國大兵多少錢；打死一個中國軍官多少錢；駐防一天多少錢；行軍一天又是多少錢。總之是有錢可使鬼推磨，用錢僱來的這些所謂「國際兵團」，專門殺害中國官兵，是他們唯一的任務，也是他們惟一的工作。

因此，戰爭發動之後，許多負傷了的孤軍大兵，本來被俘之後，按照國際公法與人道，他們都應該送到後方去療傷做俘虜，由於殺人有賞的金錢誘惑，都被殺了。

緬軍二次發動攻勢　企圖一舉殲滅孤軍

猛撒總部接到緬軍進攻的戰報——是駐防在薩爾溫江的江防部隊長鄒浩修營長報告的；緬軍開始火力攻擊，那是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一日。

情報上明確指出，緬軍動員的兵力超過一萬人。

可是，孤軍有多少人呢？除了散駐各地區，由土人組成的縱隊、支隊之外，眞能打硬仗的部隊，便只有駐在猛布的李國輝師，及守在江邊猛畔的鄒浩修營。李國輝師，又因糧食不繼，派出張復生的七〇九團到緬北各土司處催糧；至於駐在猛撒總部的警衛部隊，一起也不過是一個營的兵力。

緬軍可能早已偵知這支號稱三萬多人的孤軍，兵力是分散的，軍心是煥散的。不公不平的待遇，已經造成了整個部隊的離心離德；所獲得的糧餉械彈接濟，也造成了這個部隊的「上下交征利」。因此便動員一萬多人的精銳，企圖一舉將猛撒的總部攻佔，使之在羣龍無首的狀態下，再行各個擊破。

因此緬軍一接觸到防守溫薩爾江的鄒浩修營，便以猛烈炮火轟擊，壓迫該營向江口撤退。猛撒總部的參謀長杜顯信，當即命令鄧克保率領可能湊合的總部兵力約兩個連，迅速增援江口，千萬不可使江口失陷。

杜顯信的敵情判斷是正確的，緬軍壓迫鄒營向江口撤退時，必然派兵迂迴江口。如果江口有失，鄒營必然腹背受敵，在前後夾攻下，非全軍覆滅不可。故將總部的警衛戰鬭人員傾巢出動，命令鄧克保急行軍馳援江口，希望能搶先一步保守江口，會合從江邊退下來的鄒浩修營以圖固守。

第二個判斷，緬軍渡過薩爾溫江之後，必然兵分兩路，一路攻猛撒總部，另一路則進攻李國輝師的猛布——那時實際駐在猛布的，只有師部四百多人。把這兩處首腦部解決了，再進攻呂國銓軍部與葉植南師的駐地三島。至於其他的縱隊支隊，緬軍是不放在眼下，認爲不堪一擊的。

至於當時第一線的情勢，鄒浩修營營部與兩個連駐猛畔；另一個連守拉牛山，戰火一起，便立於無法應戰的窘境，故向江口撤退。就算這個營能完整的退到江口，加上鄧克保增援的兩個連，一共也不過七百多人，又怎能抵擋住萬人以上的緬軍精銳？可是江口不守的話，緬軍便可長驅直入，達到橫掃猛撒與猛布的目的。

因此，鄧克保的援軍，要經過百里馳奔，在體力上已成强弩之末，如飛蛾撲火；在戰力上，也只是揚湯止沸，無濟於事

西南保衛戰

[illegible]

緬軍的主力也就追到了。重新包圍，將江口包圍得水洩不通，機關槍與迫擊砲，對着江口陣地轟擊！在兵力懸殊，火力尤其不足抗衡下，請示猛撒總部的回電只有四個字「死守待援」！

所幸江口的工事做得堅固異常，憑山勢與崖石築堡建壕，除非砲彈落在頭頂上開炸，否則殺傷力不大。

可是，緬軍的砲火，卻打得守軍抬不起頭來。

正擬出擊奉命後退　救我俘虜肉搏衝殺

副營長劉占不耐煩了。他自告奮勇，願於入黑後，親率敢死隊摸下山去偷襲緬軍陣地，實行黑夜奪砲的故技。他的提議無人反對，願效死的勇士也不少，等到天黑之後，正擬出發偷襲時，忽接急電，全軍急退，退到拉牛山守住通往猛撒與猛布的山口，等待調集的兵力增援。原來緬甸軍隊將江口一個國軍營吸引住了，主力卻分兩路在江口的上下游各三十里左右渡過薩爾溫江，一路進攻國軍總部所在地猛撒；一路進攻李國輝師部所在地猛布，企圖一舉攻克這兩個空虛的首腦部基地，然後各個殲滅四處散置的國軍兵力。

這一着異常狼毒，所幸總部情報靈通，如果不能棋先一着將緬軍阻止，由於後方空虛，他們是可以長驅直入，一下子便將根據地剷平的。因此，奉令撤退的鄒浩修營，必須在緬甸軍隊沒有全部渡河之先，搶佔通往猛撒的必經之地的拉牛山阻擊。幸而緬甸軍的迂迴是走「弓」的彎路，撤退的國軍是走弓「弦」的直路，在强行軍的姿態下，沿着薩爾溫江，一口氣跑了四十里，到達拉牛山，這樣不但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整個大局。剛剛佔領陣地，緬甸軍的先頭部隊便到達了，又揭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戰爭。拉牛山是天然險地，國軍憑險守備，緬甸軍是攻不下的；而且後方有糧彈接濟，無後顧之憂，不會彈盡糧絕，可以放心射擊，緬甸軍得不到寸步進展。

緬軍見火力戰與人海戰均收不到效果，最後使出毒招，將在江口撤退未及抬走的國軍傷兵與落伍被俘的士兵，以及擄來的華僑，用繩索綑綁着手，排成一列，由印度僱傭兵在他們後面用刺刀頂着背上，向拉牛山的國軍陣地逼進，並叫喊着：

「這是你們中國人，你們的兄弟，你們開槍啦，讓我們看看你們中國人殺中國人。」

這個用俘虜軍民做肉盾的辦法，的確收到效果，第一線守軍不忍開槍，但不開槍又抵擋不住緬甸軍的進攻。於是，報告鄒浩修營長。鄒營長一見這個陣勢也愕住了，口中喃喃說：「[illegible]共。現在唯一的辦法便是肉搏！」

怎麼肉搏法？大家裝上刺刀，讓他們押解着俘虜進入陣地，等到他們進入陣地時，一齊跳出木柵戰壕舉起槍來，印度兵以爲國軍眞個投降了，就把握這一刹那機會，齊叫被俘的軍民爬在地下，然後對中印度僱傭兵用刺刀衝殺。

好在那是在火把照明的黑夜，拉牛山的國軍便照此計劃埋伏，等到印度兵近前了，先舉白旗表示投降，以鬆懈其戒備，然後一齊發出「兄弟們爬下去！」的叫喊，一個個對中印度兵刺殺，一時殺聲震天！印度兵沒料到國軍會用這個以毒攻毒的辦法，在兵不厭詐之下，殺得印度兵措手不及。但因短兵相接，刺刀戰、槍彈戰、手榴彈戰雙方一齊使用，終於把進入陣地附近的印度兵全部殲滅，還捉了一部份活的，用來祭悼陣亡兄弟。可是，戰爭雖然打勝了，但「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國軍也增加了不少傷亡。

守拉牛山苦戰十天　援軍到達反攻開始

緬甸軍吃了這次敗仗之後，老羞成怒，調集兵力與火力，連一〇五巨砲也出動了，猛轟拉牛山陣地。幸山口狹隘，不能盡展威力；到第四天，又出動飛機，向猛撒、猛布、拉牛山三處輪番轟炸，並低飛掃射。

第五天，再用强烈的探照燈七八個，照射着拉牛山陣地射擊，阻止國軍夜間搶修工事。

這樣苦撐了十天，每一個官兵的臉上，手上都像出痲疹一樣，被山蚊叮滿了瘡疤。

到第十天的晚上，杜顯信參謀長，才親自率領總部的一切兵力與反共大學的學生，增援到拉牛山。並告訴大家：李國輝師已被圍，已調兵力從別的路線增援去了，必須反攻奪回江口。反攻的部署分三個階段進行。原守拉牛山的鄒浩修營暫時休息，由李則芬教育長的反共大學學生擔任第一階段的衝殺；由高林大隊長率總部警衛兵力擔任第二階段；再由鄒浩修擔任第三階段。決定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一日拂曉反攻。

是日衝鋒號一起，在砲火掩護下，反共大學的學生初生之犢不怕虎，一齊衝向緬軍指揮部。前仆後繼，衝上前去；林高大隊長的兵力也接上去，高林這位安徽壽縣籍的英雄人物，身先士卒，衝入了緬軍的主陣地炸毀緬軍的碉堡，但也在此役陣亡了。接着便是第三階段的衝殺！（六十二）

三郎

歸聲劍影錄

說到這裏，李江很堅決的指示說：「敵我之情勢如此，我們根本不能和日敵正面作戰，只能由游擊部隊擔任牽制和突擊，而由民眾武裝自衛隊擔任騷擾和側擊，以沿途打擊「天龍掃蕩隊」的掩護，破壞日軍從雷州到廣州的安全撤退；中美傘兵混合隊雖然馳援抵達，但我認為目前還不是作戰的時機。」張校長便將李指揮官提示的大意，繙譯給美國的Carpenter上校聽，但這位中美傘兵混合隊的隊長，聽完後，霍然的站起來，嘰嘰咕咕的講話，在場識英文的人不多，不知他說什麼，只見他神態激昂，語氣慷慨，意料到他必是主張與頑敵拚戰。果然不出大家所料，當Carpenter上校講完坐下，張香譜校長亦站起來替他綜合譯出：㈠據美國情報所得，日本在南洋及菲律賓羣島作戰失敗的殘餘，正急速向大陸撤退。㈡日軍既然要打通交通線，從這條路撤往廣州，正要把握時機，截擊疲憊的敵人，消滅敵人，以免敵人保有實力。㈢本地區的中國軍隊武力不足和日軍劇戰，則攻擊任務請由中美傘兵混合特種部隊擔任。㈣中美傘兵混合特種部隊為特別編制之兵種，擁有最現代化的武器，士兵均經嚴格訓練，和日本的殘餘作戰，足能以一當十，必能達成攻擊任務。張香譜校長剛譯完，那美國上校又站起來指手劃腳的講話。張校長又替他繙譯，原來他為了表現所率領的特種部隊的火力，提議馬上演習給大家看，然後決定作戰計劃。大家為了一開眼界，自然贊成，離開會議廳，拉大隊奔往蒼城城頭——開平縣城古稱蒼城，城裏雖闢了十字形的大馬路，但縣城未拆，城門、雉堞依然尚存——美國上校命令士兵將最新型的十二咪厘的大炮安在城垣上，林光遠縣長為了欣賞這門新型的大炮，走得最為貼近，那美國上校便請林縣長指定轟擊的目標指占(壁)立山頭隱約可見的一團白點，選為目標。美國上校便下令開炮，轟然巨响，嘶聲劃空而去，白點突然滾起白烟，目標命中了，眼見白點一剎那便被消滅。說時遲，話時快，站在一旁的開平縣地方法院院長吳讓倏的拔出左輪佩槍，就指向林光遠。在間不容髮的一瞬，吳讓的手肘，給游擊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牢牢握着，重重向下一按，霍的把那手槍繳了。周漢鈴是有名的大塊頭，高頭大馬，頗精技擊，是行伍出身而具有江湖傳奇色彩的人物，身手之快，以文弱書生的吳讓，自然給他制服，彈動不得，當堂繳械。

吳讓被繳了械，像隻雄鬬鷄的向林光遠撲去，大嚷道：「林光遠汝是毀我父墳的仇人，此恨不共戴天，我和汝拚命！」大家還摸不着頭腦，何以吳讓會無端端大鬧起來，但不能在外國人的面前丟臉，總要勸開。但吳讓不甘罷休的指着林光遠大駡，大家聽清楚，才知剛才美國新型炮所轟的白點，竟是這位法院院長封翁的墳墓。墓是三合土造的，從遙遠望去僅是圓圓的白點。吳讓還露着頭筋的大嚷道：「我來開平當院長，就是為了葬這穴山墳，汝林光遠和我有什麼過不去，而要指使美軍去轟墳！」林光遠才知信手一指，竟闖下彌天大禍，連忙鄭重向吳讓道歉，並表示負責替吳封翁修好墳墓。大家亦做好做歹的把他倆拉回指揮部，結束這幕由武器演習而造成的活劇。

吳讓為恩平縣人，任開平縣的地方法院院長，為官清介，不賣帳，凡有請托，一概拒絕，御屬甚嚴，禁止屬員與外界酬酢，頗能整飭官常。但為人有點孤僻，且矯枉過正，聞與各方不大合得。惟耿介難求，司法界正需這種人。

文武官員一行返抵指揮部，李江指揮官繼續主命的截擊，而由中美傘兵混合特種部隊擔任。但李江堅決的認為日敵必拚全力打通南路幹線，我軍不適宜於打陣地戰，應該避重就輕，只從事於破壞、突襲、騷擾，以減少正面作戰的損失。至於中美傘兵混合特種部隊的使用，因沒有足夠的兵力來掩護，不準備放在第一線。Carpenter上校見李江不肯由他們擔任攻擊任務，表示不願呆留在這裏，決定赴回基地。（當時保持高度秘密，沒有說明基地所在地，只知由新興方面撤退），便先率隊返回張橋，然後請張香譜校長替他們徵雇伕，以運輸重，張香譜校長即吩咐張橋鄉公所辦理。張香譜校長並請美國上校和中國人的副隊長，到他的果園裏吃嶺南佳品——荔枝，在他的家鄉石橋墟酒家吃一頓廣東菜的晚飯，吃得那美國佬竪起大拇指，連說：「頂好，頂好！」一宿無話，翌晨，張橋鄉公所徵集的伕役，男女各半，已齊集廣東國民大學的校門，等候分派工作。美國上校跑出來一看，很是高興。當起程的時候，美國上校向張香譜校長致謝他的幫忙，並指着那些女挑伕感慨的對張校長說：「我一向不知道中國憑什麼而能和强大的日本作戰，現在我才了解，中國憑的是全體國民的勇氣、刻苦、奮鬬；男的固然堅忍卓絕，女的也能共同奮鬬，貴國終會勝利的！」然後和張校長握別。

據張橋鄉的伕役回來說，他們運輸到新興城，又由新興縣政府徵伕代替他們。那些挑伕又很高興的告訴人，中美傘兵混合部隊不特給他們很高的工資，還給他們三頓可口的罐頭餐，替本國的軍隊挑運，就沒有這麼好的待遇。這一批中美傘兵混合特種部隊，馳援廣陽守備區，抵達開平，僅逗留一日兩宵，且屬軍秘，絕不公佈，所以，四邑人很少知道美國傘兵曾到過四邑。

當美國上校率隊離開平張橋之後，日敵在東面已攻陷開平的赤坎，西面已從兩陽竄過了恩平的那龍，開始迂迴包圍蒼城。游擊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率屬在蒼城南郊苦戰，周漢鈴的轄下「打仔」第三大隊

安琪

萬人意見

保衛釣魚台抵制日貨

萬、張先生：

拙文起草多日，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時寄上。茲寄上「保衛釣魚台——抵制日貨」一文請刊於「萬人意見」專欄。

祝安

晚方矛上

日本欠下我們舊的債太多，如今又在製造新的。我們絕不能再容忍。我們應該採取「報復」的行動——抵制日貨。

因爲日本是一個地窄物稀而人口稠密的島國，爲了「生存」，侵畧則成了日本唯一向外「發展」的途徑。「嗜殺、兇殘、剽悍、不仁、奸狡」則是日人的習性。日人視這些爲優越的「武士道精神」。

他們就是帶着這份優越感而到處燃起了侵畧的戰火，禍害人類。

迴溯我國近百年來，日本禍害我國的罪惡屢見不鮮。每每挾其「炮艦政策」威迫我國割土、賠款、開埠通商，侵犯主權、劃分勢力範圍。翻開歷史，日本的罪惡昭彰：明中葉即不斷地侵擾掠奪我沿海蘇魯浙閩粵。淸時則進一步地併吞琉球羣島。繼之發動表面化的侵華戰爭——甲午戰爭，迫滿淸屈簽喪權的「馬關條約」，霸我台灣澎湖列島，索賠巨款。承認附庸國朝鮮的「獨立」，還有通商港口的無條件開放。漠視中國主權，公然於東北進行「日俄戰爭」，禍及國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繼德之後而强霸我山東「特權」。而日本狡猾的一面——往往善於借藉一些所謂的「懸案」作爲掩飾侵畧的眞面目。如一九二一年導演的「萬寶山」事件藉以佔犯長春、瀋陽，而整個東北，隱下侵華的先聲。以「一一八」事件及「八三一」事件而攻佔上海（一九三二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則藉一日兵的失踪（後歸伍）而起，炮轟宛平城則藉「演習」而爲。全面侵華皆借助「懸案」而動兵。至於藏本（奉命潛逃自殺，發現於中山陵）事件及宮崎眞雄（跳落長江口，由漁民撈起，移交日使館）事件則是千萬宗「懸案」所敗露出來的例子罷。由此可見日本用心何奸何辣。

而兇殘更表現得淋漓盡致——僅僅八年畧多的時光，竟殺我同胞數逾今香港人口三倍的總和。毀我財產逾一千億萬美元，而文物國寶尙不在數內。

獸兵到處，搶刼燒殺姦淫則是他們的「傑作」。最著名的，簡直是亘古未有破天荒的「南京大屠殺」，據遠東國際法庭調查後的保守數字：先後分批被集體屠殺（包括機關槍掃射、活埋、殺人比賽）竟在三十萬人以上。商店民物，則被「光顧」殆盡。殺人取樂及物質享受亦已飽嚐，性慾則找中國婦女發洩。姦污的對象由七歲至七十多歲。時間則不分晝夜，地點或校場或大街小巷或軍營民房中，這可能是「就地取材」罷。更殘酷的蹂躪是成羣結隊集體輪姦，有三數人或二十人左右輪姦一婦女。例如一婦人在公墓爲十七個獸兵輪姦而死，鄧姓小姑娘被十三日兵輪姦用軍刀剖腹而亡。另一個九歲小童及七十多歲祖母讓日兵輪姦奸後亦告身亡。……日本的罪狀太多，怎麼亦難以列完。而未淪陷的「後方」亦免不了炮禍，著名的「重慶隧道大慘案」（日機久炸，隧道的人民窒息而亡）寃魂逾萬數計。而且弄到人民流離失所，孤兒寡婦成千上萬。這些的這些，多得罄竹難書。但是這筆深似海高如山的血債，正因爲我們具有大國的丰度——以德報怨，概往不究而告一筆勾消矣。

日本「東亞共榮圈」的美夢似乎未死，侵畧的野心又起。中國對日的寬量並未能感動日本，日本並不因爲一九四六年八月（上中旬）的無條件投降教訓而有所悔過。許多事實足以證明：日本又在重溫「東亞共榮圈」的迷夢，「軍國主義」亦告復活。對華的「政經分離」政策，一方面反共又一方面媚共。一方與國府打熱交道，而另暗的一方面又在幕後操縱「台獨運動」。最近更是得尺進寸地擺出一副侵畧者的猙獰面目。去年佐藤政府一探知我領土釣魚台海底大陸礁層蘊有石油礦，竟恬不知恥地公然宣稱該列島屬日本領土。其目的何在——醉翁之意不在酒矣。並且重施「七七蘆溝橋事變」的侵畧伎倆——用槍尖蠻橫地驅逐我漁民，毁我國旗。不可諱言這是一種霸行。凡有血氣的中國人怎不義憤塡膺呢！而美國政府竟介入這種「爭執」，居然偏袒日本無理的要求。眞費解，美政府慫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目的是什麼？而居心何在！難道「巴納號」被炸沉及「珍珠港事件」的慘痛教訓忘了嗎?!

月前，日政府又囂張要在釣魚台上設置象徵式的無人氣象台。日本目空一切，漠視「一切」，故敢明目張膽地在文明到昇空登月的今天又重拖慣伎，這種無饜野心又暴露無遺。

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下，很快地由「戰敗國」而變成亞洲第一富國，而僅次於美、蘇的第三經濟强國，今日的日本人民可說普遍豐衣足食。而「戰勝國」的中國，今日的局勢如何？人民生活又如何？這裏不言可喩。照常理，中國乃日本大恩人。今日的恩人「境況」日本是淸楚的，日本不但未伸出同情之手，相反的將恩作仇報。這種不人道的「小人」，我們絕不能再次寬量，更不能容忍。

今天的中國人已覺醒了。此時不同彼時。如果日政府不懸崖勒馬，則後果自負。倘能回頭是岸，則彼此繼續是朋友。

最近，我留美學生於異地舉行示威，抗議日本的野心暴行。這一消息

出版消息

「怒吼」特刊第三期經已出版，內容豐富眞實，是反共朋友的精神糧食，歡迎各界人仕索閱，請付回郵信封當速函奉，請寄「九龍德明書院十二號信箱」，怒吼社。

傳到香港，筆者感到慚愧之餘而引以勉勵。

（編者按：你不必慚愧，因為他們的遊行示威，後來被共諜誇透變質了，變成借題發揮，打擊國府。）

美國的華裔青年及留美中國學生的愛國表現太感人了，反觀香港青年，卻非常遜色。我們必須團結起來，與留美學生及華裔青年採取一致行動，為保衛釣魚台而奮鬪。絕不能讓他們「專美」。如到日駐港領事館作和平示威，呈「抗議書」。消極的實際方法則是抵制日貨。日本商品依賴外銷市場，而香港則是日本推銷轉口的主要貿易商場，只要我們不買日貨，如衣著及電器用品的電唱收音機、電視機、電飯煲及電熨斗、吹波筒，甚至汽車及昇降機在內（這要請大商人合作），想當然，日本的經濟就要受到打擊，我們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能。

方矛於七一年二月十三日

語寄戶口統計員 對付左仔有絕招

從報章上看到一段有趣新聞，內容大概是說：「有些戶口統計員在左派人士家庭裏進行工作時，被强迫唸毛語錄，否則有問不答，雙方堅持不下，弄成僵局，向高層投訴。」

由上述消息令我想起如下的一個笑話：「話說從前有位胡塗縣官，他生平最怕穿着新鞋走路，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會比這更辛苦，所以凡捕獲竊賊，就罰他穿上新鞋，在衙前踱步，以為這種懲罰會令罪犯覺得比擔枷示眾還難抵受。」這位縣官大老爺的所為，和「愛國同胞」强迫戶口統計員唸毛咒有異曲同工之妙。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個狗屁不通的最高指示，是「愛國同胞」做人的原則，所以當受港府委派的戶口統計員踏入他們屋內時，就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物，所以一定要想盡辦法，非給他吃些苦頭不可。當然不能把他撳倒打一身，只好退而思其次，將他們自己生平認為最討厭、最難受、最害怕的事——唸毛咒——逼他去做，那班毛蟲毛蛋被上頭規定每天要唸幾次毛咒，如是者唸足幾年，咁樣唸法，唔怕就假，唔厭就瓟人。

假如那位胡塗縣大老爺認為穿新鞋是一種享受的話，他一定不會罰犯人穿上新鞋。換句話說，如果「愛國同胞」認為唸毛咒是有益甚大的話，他們一定不會教替港英辦事的「走狗」去唸，否則他們實有資敵之嫌。

既然「愛國同胞」也認為唸毛咒是件苦差，那麼戶口統計員被逼着去唸，當然倍覺辛苦，這是不言而喻。當時如果你露出狼狽不堪的狀態，他們就會覺得正中下懷，得其所哉。其實應付這種局面，最佳方法是不要太認眞，不妨輕鬆些，湊趣地跟着唸幾句，這好比在做集體遊戲時被罰站出來扮狗叫一樣，不妨亂吠幾聲，讓大家樂一樂，自己心裏也好過，又不怕阻碍戶口統計工作進行，反令他們覺得吹你唔脹，冇晒癮頭。這就是當他，你要扮得比他更呆，那麼，他就沒你奈何。

提出建議 希望採納

書於赴「萬人詩壇雅集」歸來

（嚴正）

三月五日乃「萬人詩壇雅集」，且為第一遭。當一七三期刊出「新春雅集」消息，一於要去，惟恐沒空，是以月之三日才敢電曾憲光君答應參加。

雅集那天，我在下午五時許便登程，六時半抵梅江，芸芸讀者固不認識何許，即老董、老曾、老萬、老張以及好十多廿位大牌作家，平日但見經傳（本雜誌），今則「耳聞不如目見」。記得第一個「獲睹芝儀」的為老鄭，既識了鄭，便輾轉介紹，賜顏聆聽，獲益不少。

孰云：「香港是文化沙漠？」不，乃文化沙漠之舟。就今夕雅集小小角度看，大作家以「打」計，博士銜頭不少啊！大抵最「水皮」要算駁腳教師吧?!好，我有幾個建議：

㈠關於聯絡：由壇主作發起人先徵求老闆老編同意函知「萬人」作者

錢」，相片自然電版，費用可由每人分擔。

㈡關於簽到：雅集好，週年聚餐也好，用縑帛留名，以資存念。

㈢關於活動：春季雅集之外，秋季更作一次郊遊。又一年四季各徵詩比賽，獎冠、亞、季及殿，獎用不著豐，由社方負擔，想沒問題。

㈣關於詩壇：壇主難辭其責，但或時可讓壇內詩友評一次，換換口味，藉以增加雅趣。

㈤關於來書：來書不外要表情達意，別過千字，阻礙篇幅，尤其有攻擊性文章別刊，好意不同。

以上舉述，我知道沒資格代表萬人，所願是引起萬人，特別文友伸出雅懷，共同商榷，采納並非想出風頭，見棄沒需「慍色」，萬人都是要「萬人」興，牛鬼蛇神才會想萬人衰?!釘了蓋更妙，少個人罵不好嗎？

至於有關一些愛護本刊恐共變質議辦報社、設俱樂部等。辦報社沒後台不易，設俱樂部，要是稅居停，租錢也不容籌，還有……，還是緩點吧?!

（編者覆：有關第一點，本刊不取「明星制」，作者與編者均不欲把相片刊登出風頭，故於週年聚餐刊出之圖片，也盡量不刊編作者的正面相片。如果文章寫不好，刊物編不好，每期刊全頁相片也是枉然。關於第五點，很好，請各位投書萬人意見欄之讀作者注意。第二點由萬老闆考慮；第三、四點請董壇主答覆。）

人傑先生：

閱報悉搞讀者詩書畫雅集，弟認為搞讀者聯歡聚餐，分港九舉行，免勞跋踄尤佳，在讀者每年聯歡會中，參加抽獎及詩書畫餘興則不妨。或辦一份「萬人晚報」亦妥，弟與馬森亮相識，但少往來。久未見其大作於星晚，匆此。

弟黎大衞上

徵聯十一名獎金願獲「立己立人」三冊

張編輯先生：

頃閱萬人雜誌一七四期謂，「徵聯」第十一名至第十六名獲贈價值六元書籍云。本人忝屬第十一名。（按：一七三期誤植「郭」溢鴻，請參閱一六五期廿八頁。）願得由張威麟先生著之「立己立人」一至三冊。祈請頒下。

餘事再談敬祝

文安

鄺溢鴻敬上 三月一日

（編者覆：所指之書，已由郵局寄上，如未收到，請電詢本社。）

徵聯第十二名獎金寄出從下流到上流

萬人傑先生大鑒：

敬啓者，頃閱第一七四期「萬人雜誌」得悉 貴雜誌之更正啓事刊於該期第三十二頁「徵聯揭曉獎金二百元分贈書刊」文首「編者的話」之獎金分配有錯，因而得悉第十一至十六名，可獲贈價值六元之書籍，而晚為其中之一，實屬僥倖之事，以至異常興奮，查實乃許恨紅先生之慷慨解囊，贈與晚天大報酬，使晚羞愧異常，現不揣冒昧函請 鈞座郵寄馬森亮所著之「從下流到上流」書籍乙冊，並代為向許恨紅先生致謝。

晚羅景雲謹上 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

（編者覆：書已寄出，如未收到，請電話告知本社。）

拾人牙慧自鳴得意

由苗可秀之名說到武俠電影

勸這班名家救救香港孩子！

萬、張兩先生：

新春歲首，順祝健康快樂，弟去年大除夕前日，曾投寄「萬人」一短稿，題有：「有關『苗可秀』這個名」，我寫這稿的動機，是看見幾間報紙的娛樂版，（主要是明報）大吹大擂，都談到「苗可秀」這個名字，說是如何經幾個武俠小說名家提供，又如何經幾個武俠劇作家鑑定、挑選，結果才決定採用某大名作家所精心命定的「苗可秀」三個字，作為某武俠新人的藝名，大有「名從天賜，妙到毫巔」之意，煞是盛事。

其實暫按下不談這個名字，就以武俠電影一事而言，已經毒害了香港不知多少青少年，也傷透了不知多少香港父母心，社會上幾乎無日無之的兇殺案，都是間接拜武俠片的哺育出來，說是香港四百萬人多複雜嗎？戰前上海人口，更是六百多萬，廣州也接近二百萬，可是一年中也難得一兩宗兇殺案。戰前人心風氣不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目前香港血淋淋的武俠電影，絕對不能辭其導致的責任，社會上有識和純良的人士，早已不斷提出呼籲，希望終止這類電影的製作。武俠小說名家們，武俠電影劇作家們，電影製片廠大老闆們，百萬大導們，救救香港的孩子吧！彌縫破碎的香港父母心，要知有朝一日，你們自己也會自吃其苦果的，難道除了武俠打鬬，就沒有其他題材嗎？

基於這個原因，我有意思對香港的所謂武俠劇作名家們提出忠告，更何況他們所謂精心命定的武俠新星名字，也是前人劇裏劇中人的名字，怎見得天才之作，怎見得妙手拈來，實在不值識者一哂，亦揭其底；而加以打擊之意也。

此稿迄未蒙刊登，不知是否有於格調問題，載「萬人意見」如何，再不然可否代轉「星晚」之「星晚文化」欄，先生以為如何，費神了，敬祝

撰安

弟兆華上（二月二十四日）

幾百萬中國人賴以繼續生存

香港是唯一避難所 腳踏實地把它搞好

「歸屬感」與「公民教育」最爲重要

萬人傑先生：

我一向愛讀先生的文章。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先生的正義感。多少年來，在輿論上，「伸張正義」這四個字，先先可以說眞正地做到了。

還有一個非看先生文章不可的理由，就是先生所寫的，無不與我們幾百萬市民的日常生活有關，進一步涉及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只此而已，什麼遠大的策畧，高深的哲理，先生也毫不隱諱地「自認敝鄉」。（其實這正是先生高明的地方，「半桶水」這一招，先生把它接過來，而且把它「化解」得無影無踪了。）

× × ×

現在，弟謹向先生提供一點意見。先生的「嬉笑怒駡」「口誅筆伐」，早已達到高峯，換句話說，至少在目前這一階段，先生在這方面的文章，沒可能有更精采、更吸引人的地方出現。當然，這一類文章，先生還是要繼續寫，由於社會上的事情以至國是，都不斷要先生仗義執言。但一般人都喜歡新鮮和較多的變化，對先生的文章，也不會例外。先生今天無疑仍擁有本地和海外的廣大讀者，但相信先生一定不會因此而自滿；反過來，要爭取更多的讀者，要產生更大的影响力。本人就有如此信念：萬、張兩位先生領導下的輿論，對今天海外幾百萬中國人，將產生很大的作用。

那麼，先生是不是可以有新的作風出現？譬如說，除了「抨擊」「揭發」之外，有具體的創造性的建議。記得鄙人曾在「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中建議：「萬人雜誌」的撰稿人應該替迷惘中的國人找尋意識上的寄托（「萬人雜誌」一四六期），因爲在今天，單憑我國傳統文化和道德是不夠的，（西方文化今天也儘在汲取中國的儒道學說，因爲這是他們所欠缺的）。在另一期（一四九期），鄙人又有一個建議：香港人在吃的方面應儘量光顧「舶來品」。而且多適應西方人的吃的習慣，少堅持自己那些旁門左道的菜色，（我絕不是「數典忘祖」，只是我個人始終覺得，國人儘在誇耀的「吃的文化」，其實是笑話而已），理由是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給中共操縱，隨意控制物價，使我們在香港的幾百萬人也坐待宰割；許多西方國家都糧食過剩，如果我們能大量地消耗，他們競向香港輸出，則價格只有不斷下降。這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買大陸貨，對一些沒有別的可以代替的物品，我們「抵制」它對自己反爲不利，我們只是要避免受中共隨意操縱而已。

× × ×

我冒昧向先生提供一個既針對着本港市民最關心的事情，而又足以作爲具體性建議的論題，希望通過先生的健筆，將它發揮，或者可以對香港幾百萬市民以及對中國文化前途都有好處。

對香港社會現存的不合理事情攻擊和揭發之餘，希望先生使香港人同時認識到：這塊殖民地是幾百萬中國人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避難所；我們要腳踏實地來說話，不能空是期待別的：如台灣國府「大舉」反攻或中共內部起「根本上」變化之類（果有這類事情發生固然最好，我們可以「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不必留在這裏多費唇舌），幾百萬在香港生了根的中國人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有眞正爲自己利益而着想的政府，自己的下一代終成爲這地方的主人。要達到這地步，我們的「歸屬感」和「公民教育」都極其重要。香港人今天但求能生存（能夠多賺點錢溜到外國就更安全更好），別的都不理會，別人的死活更無動於中。這表面上是明哲保身，但這是最消極不過的辦法。（在大陸過去二十年中，我曾見到最「明哲保身」不過的人，都得到異常悲慘的下場，他們還是有名氣的人呢）！我們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公民的責任——所謂有公德心，外國人所謂 Public Spirit 的表現，是走向這道路的第一步。

我一向有此感覺，中共最忌香港人有多點現在民主政治常識，或對政治問題有興趣。因爲有了這個，就會像西柏林市民一樣，在强權包圍之下，也絕不會低頭。看一些所謂「大專學生」「左派人士」這次杯葛市政局選舉議員，與及「左派人士」對戶口統計不合作，可見到這些有關初步民主政治的事情，共黨是如何深痛惡絕。像選舉這類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香港有許多人就連選舉的意義也不懂，「神聖的一票」拿來當作笑話說。果然有那麼一天，香港人在聯合國監視下舉行不記名投票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時，中共不用說一定要反對（它早就說過這是「不容許」的）。中共今天在香港正大舉找尋可滲透的對象，他們無疑也在（爲不遠的將來）爭取選票的。

所以我覺得，使香港人把香港看作自己的地方，培養起碼的公德心，

今後在這裏能繼續生存以至保存中國文化，影响海外國人的唯一可走的積行的話，那麼，把健筆指指這個方向如何？

尉遲原（三月八日）

張太感謝胡養之兩次電話化魚骨

萬人雜誌的讀者們！我是本刊老編的太太，也是萬人從創刊至今最忠實的讀者，今有事必須公諸於「萬人意見」各讀者之前。

本（三）月十六日晚餐時，小女不小心，給魚骨揷入了喉部，當時我要她吞一大口不嚼的飯，企圖將魚骨吞下肚去，誰知這麼一來，魚骨更深揷進了喉部的肌肉內，害得孩子痛苦非常，眼淚直流。我一時忙了手脚，還是小兒精靈，即刻掛了個電話給在報館辦公的爸爸，告知一切情形。外子當即叫我翻開一七三期萬人雜誌，在他那篇「淺談中國的幻術」文尾，找到胡養之先生的電話，並着我向胡先生求救。

說老實話，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古老幻術，對我這個一直生長在城市中而又受過新教育的人來說，的確是疑信參半的，雖然在「萬人」三週年餐會上，我也親眼見到胡先生那神乎其神的「吞筷子」，但我總以爲那是一種魔術，就像魔術師將鋼刀揷入裝着人的箱裏一樣，叫人難以置信。

但此刻事急，只好存着「姑妄試之」的心情，打了一個電話給胡養之先生。胡先生說：「不用急，你給她半杯水喝，並在五至十分鐘內不可說話，之後，再告訴我情形。」我放下電話，照着他的話行事，十分鐘過去了，孩子告訴我沒有好，仍然痛得厲害。我心裏暗自罵了一句「荒唐，這那能醫病！」

小兒竟衝口而出「流嘢」！

但胡先生說了要我將結果再電告他，無論如何，在禮貌上，我是應該再給人家一個電話的。於是，我將沒有好的情形告訴胡先生。他問：「骨頭是在喉部中央還是左或右邊？」我答：「骨頭是在左邊耳根下面的部位，而且因吞大口飯使之揷入肌肉裏面去了。」「哦，我剛才以爲是在中央要說話，如果再不好，我到你家裏來。」

這樣，我又要孩子依樣做一次，十分鐘過去了，孩子竟然靠在沙發上睡着了。我沒有叫醒她，此時忐忑不安的心情像放下了一塊巨石，平靜了。因爲我想到能夠入睡，一定是不痛了，否則，那能睡得着呢？再過一會，我叫醒她，問她，還痛不痛？她作了一個吞口水狀，笑着對我說：「不痛了，好了。哇！胡伯伯眞好嘢。」邊說邊跳了起來。

由此，我想到前數天在報上看到一個八歲的男孩，被一條骨卡在喉頭致死的新聞。如果他的父母是「萬人」的讀者，可能救了孩子一命。

在此，除了對胡先生深表謝意外，也深服外子所說的「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幻術是不由你不信的。」並希望親愛的讀者們，如發生同樣情形，請致電K六二九六四一胡養之先生可解除你有骨在喉的痛苦，不收任何報酬。這是值得廣爲宣揚的事，故寫此信在「萬人意見」發表。

張谷志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

只講暴力不講理 差人態度甚可憎

萬、張兩先生：

鄙人有一事感到很不平，在三月一日早晨九時三十分，官塘××大茶樓內，有位茶客埋單後入厠，復出下樓，想是走單或是忘卻，被伙計喝回，十數個伙計不由分說，開口而罵，揮拳而打，甚至用大算盤迎頭劈下，此人被打至樓下，受傷甚重。這羣癲狗見警察到場方能手。警員拉一伙計與傷者，警告傷者不許多事。圍觀的人羣中有正義者力斥伙計們之非，警召之出，問他：「你是幫他（指傷者）？」

正義者答：「走單可以拉入差館，不應以人多勢眾欺負一個人。」警員：「你幫他，跟我一齊赴差館。」

正義者答：「你想拉我？我沒空，這件事你也親眼見到。」警員：「那末，你不能幫他。」我亦旁觀之一，心裏很感悲哀，莫非這社會除了暴力外，什麼也沒有？

讀者慨甚上

三月二日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本港交通弄到一團糟 處長大人應引咎辭職

萬先生：

時常在星島晚報拜讀閣下有關交通問題之論文，深具同感。對於本港大多數駕車人士而言，筆伐可能是唯一可循途徑。尙祈閣下繼續對不合理之交通措施，加以公正評論，願提愚見，以供參考。

一　誰津貼誰？

交通處長認爲公幣不應津貼私家車主，如以「一九七〇年香港」所載各項牌照收入及罰款爲一·二四億，工務局各項支出一·二二億，可見付牌照費者在津貼無牌小販、單車、木頭車、車房、車行、大小巴及貨車的士等。須知公路不同鐵路及電車路，私車不需重載的。

二　交通阻塞

交通處長認交通阻塞，唯一理由乃車輛太多，愚見以爲原因可能有三：

甲、不准停車——如果全港車輛都可停放，根本沒有阻塞問題。

乙、被迫多行——多數駕車人士都會司意每天所行哩數，其中有大部份爲不必要者。

丙、交通科技不良——最近西報讀者舉出解決問題，乃憑交通科技而不應靠徵稅。歷史上，靠徵稅而解決問題者，多數失敗。本港交通技術仍停留於屢試屢敗階段，以九龍聯合道與窩打老道口以前之交通燈而言，不知害死幾多人。而現今之交通燈，亦未見高明。本港之交通哲理仍依賴最原始之交通設備——交通差。如果駕車經過港九各交通燈位，將覺如入大觀園，系統之複雜，洋洋大觀，使駕車人士甚難跟從。

三　未來交通問題

現任交通處長以增加小巴而將交通弄得一團糟，試圖減低私家車數量以將就之，適足以顯出彼不學無術。因爲減低私家車數量不必勞動堂堂交通處長，將之改任特務處長可也。

——最近西報讀者版有關交通問題信件已絕跡，不知是何原因。

本港不需要一個以公款遊埠，口出大言，建議地下火車，消滅私家車，白日發夢之交通處長。就任以來，較之以前由警務處主理之交通尤糟。現任交通處長應引咎辭職，代之以對本港交通深切了解，具有高深交通科技知識，能解決當前各項問題之最有效之應用。停止屢試屢敗式之措施，諸如九龍公主道天橋二端路中分界設備等。可惜現已建設在本港道路上之各項拙劣的永久性設備，對本港道路系統有效使用之損害，實無法估計。

晚呂俊上（三月十二日）

雷霆啊！你快爆發

過着黑暗中最黑暗的日子，
刻下詛咒中最惡毒的詛咒！
祖國啊！你蒙受太多的耻辱，
在黑暗中你沉默得太久！

中國啊！爲什麼還要緘默！
六十年的苦難再也無法忍受！
再來一次辛亥革命啊！
已是旋轉乾坤翻轉歷史的時候！

讓戰火燒毀一切新封建主義的渣滓！
讓槍砲轟醒忘恩負義者的狗頭！
中國永遠是世界的核心，
雷霆啊！你快爆發，莫再遲延！

藍海文

一九七一（辛亥）年二月五日

暫停一期。

【「萬人詩壇」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癌症八種（六）

本刊資料室

美國防癌會提供。

六 子宮癌

什麼是子宮癌？

子宮癌，像其他的瘤症一樣，是由不正常的細胞增生所致，這種細胞成長後，侵入其周圍正常的組織中，最後破壞正常的器官而成爲惡性腫瘤，如果不予以治療，腫瘤中的癌細胞，經身體中的兩種全身性的循環系統——淋巴和血液循環系統——帶到身體的其他部位，在那裏發生一新的破壞性的腫瘤。

多數的子宮癌，開始發生在子宮的下部——即子宮頸的部位，有些則生於子宮體，即子宮的上部，如果子宮癌發育生長的情形良好時，則其癌細胞可直接蔓延到陰道，膀胱和直腸；或由淋巴系統淋延到淋巴結，而進入骨盆腔；或由血流，將癌細胞帶到更遠的器官中，如肺。

子宮癌最常見的症狀，爲陰道分泌物和異常出血——這些症狀也可能因傳染等不太危急的情況所產生——這些症狀，表示子宮癌已成的徵候，所幸的是，現在科學家們，已有一種試驗，可在子宮癌症狀出現以前，檢查出子宮是否生癌。

檢查子宮癌的試驗

現在美國婦女因癌症而死亡的，子宮癌佔第三位（前二位乳癌及結腸癌）。如果能廣泛地使用一種簡單無痛而化費不多檢查方法來診斷子宮頸癌，相信因子宮癌而死的人，幾乎可以完全消除，這種檢查方法，就是「帕勃試驗」（Paptest），可在子宮癌能治療的早期，及時發現子宮癌。

這種試驗法，是由帕潘醫師（Dr. George N. Papani nolaou）最後試驗成功的，故用他的名字以資紀念，這種試驗，包括從陰道內收集標本，及顯微鏡檢查細胞等手續。

「帕勃」試驗法，可在醫生的診所內施行，從陰道中採集陰道液體作爲標本，然後在顯微鏡下檢查。此試驗不只能查出早期癌症，並可檢查狀況——就是說，檢查出癌症開始發生以前，所發生有癌危險的信號，如果每一婦女每年都作這種試驗，則多數的子宮癌，都可在能治癒以前及早發現，更慶幸的是，有些極早期的病例發現，可以不損害到她的生育能力而完全治癒。

「帕勃」試驗的原理是：身體中常有死亡的細胞脫落，而由新的細胞代替它們，子宮細胞脫落後，可於陰道液中找到，有些有癌前徵兆的細胞，也可被發現，取陰道液在顯微鏡下檢查，這種不正常的細胞，即可被證實。如果在試驗中，未曾找到可疑的細胞，次一診斷步驟是醫生從子宮取出一點組織作更進一步的檢查，這一步驟，即是所謂活體組織檢查，是最能確斷子宮癌的檢查方法。

子宮癌的治療

子宮癌的診斷，一旦確定，其治療法爲用外科手術或放射治療，或二者合併治療，治療方法因人而異，其因素如腫瘤的大小、部位、蔓延的程度、病人一般健康情形等，對每個病例皆需考慮週詳，而後選擇治療法。

外科手術治療的目的是，摘除所有癌性組織，對最早期的癌，可能祗是一較小的手術，在嚴重的癌，則是範圍極大的手術。

用放射治療子宮癌，有兩種主要的方，一是放射線在體外向癌組織發射，如X光線、鈷治療器等；一是放射物置於體內，如鐳錠治療，鐳錠被封閉在一器具中，經由陰道置放到子宮癌的所在處。

不論用何種放射方式治療，其目的皆相同；即放射足夠劑量的放射線去毀滅癌細胞，但不可過量，以免正常組織受到嚴重的傷害，所幸的是，多數癌細胞，對X光線的敏感性，均較正常細胞爲敏銳。

子宮癌的研究工作

的研究工作，致力於這謎一樣疾病的解答，研究方法之一，包括收集和分析患者的病史，以研究癌症患者中，其與種族、風俗、習慣及職業等與癌症發病率的關係，從這些研究結果中，啓示子宮癌發病的因素。例如：已婚婦人較單身女人，更易發生子宮癌，尤其是已生產過的婦女更多。據觀察所得，子宮癌最常發生於因生產而受傷，且未經過適當醫藥照顧的婦女。因此，使醫生們不得不重視婦女們在受產傷後，必需修補陰部組織的重要性。

多年來，爲了要證實帕勃試驗（或細胞檢查）的可靠性，展開對無可置疑的子宮癌的檢查研究工作，由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領導，田納西大學醫校、美國癌症學會以及各地方的衛生機構協同實施，計劃於梅菲斯夏堡、田納西等地，在廣大群衆中，進行這項檢查方法的試驗工作，在十五萬一千名被試驗的婦女對象中，發現一千一百名患有子宮癌。其中五百五十人是屬於極早期的——即治癒率極高的病例，且是全無可疑的子宮癌，美國癌症學會及國立癌症研究所，同時在其他地區亦展開相似的研究計劃，從這些研究的結果，清楚地顯示出這項叫做帕勃試驗的檢查方法，對子宮癌的診斷極具價值。

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子宮癌的死亡率，白人婦女中降低了幾乎百分之五十，黑人婦女中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儘管這項檢查工作的進行，貢獻了其重要的價值，但每年仍有一萬四千個人死於子宮癌，由此說明了子宮癌的防治工作，更需在這方面加強。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病速愈法	H.K.$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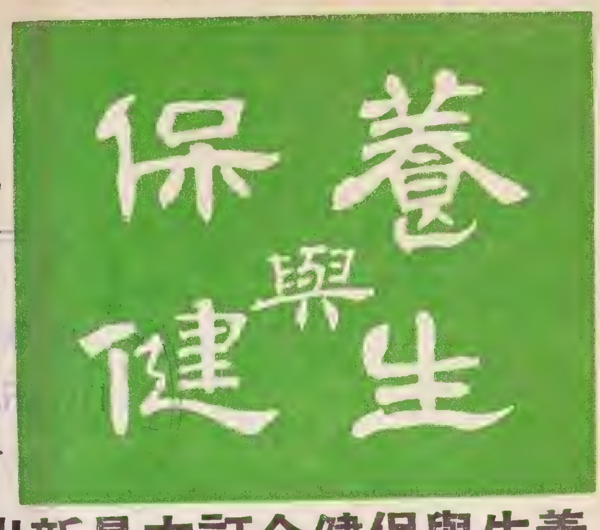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天的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册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的來龍去脈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　半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　輔道中八十四號章　記大廈十六樓一五　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半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樂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一八〇期）



「正義之火，可惜落在魔爪裏！」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八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四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美式戰術的失敗

南越軍的入寮作戰，業於兩周前提前退兵結束。入寮部隊約兩萬二千人，而死傷竟達萬人，損失可謂慘重。雖然北越軍的損失爲南越軍的五倍，但是南越軍撤退之慌張，給予共軍以勝利的鼓舞，則是不可否認之事實。

從這次寮南作戰的情況，可知南越軍驍勇善戰，絕不遜於北越軍，無奈受制於美式戰術，不能發揮所長，以致未竟全功而返。

何謂美式戰術？一味依賴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戰術是也。試看這次的入寮作戰，兩萬二千人的龐大部隊，連同重裝備（包括坦克、大砲和卡車）和糧食、食水皆用直昇機運輸，這是史所未有的龐大的直昇機運輸作業。可想像寮戰緊張時，天空的美軍直昇機可能像遮天蔽日的蝗羣。美國人以爲，有這樣龐大、機動的運輸力量，加上優勢的火力，是可以對付靠人海作戰的共軍了。

龐大的直昇機羣的運輸，必須有接受空運的基地，因此入寮南越軍，以營或團的單位，建立了數十處臨時基地；從溪山基地到寮南重鎮車邦附近，建立了一連串的臨時基地，如一列長蛇陣。

兩萬多人現代化的大部隊，本具有極大的威力，現在分割成幾十個小部隊，各困守一高地據點，成了死的棋子；成了挨打、被圍攻的孤立目標。

兩萬大軍陷於挨打

駐越美軍可能作如此預想，這些據點是引誘共軍進攻的死亡陷阱，只要共軍來進攻，就要遭受美越軍陸空的殲滅打擊，來多少死多少。可是他們似乎忘了估計，當夜間及陰雨天，在空中支援和補給斷絕的情況下，共軍如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實行肉搏衝鋒，即可能將被孤立的據點吃掉。結果，當五百號高地被吃掉之後，南越軍的士氣就崩潰，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兩萬大軍分成數十孤立小部隊被吃，這是明顯的戰術失敗。

其次，兩萬多人的部隊，從砲彈到食水都需直昇機接濟，這是千古未有的可笑戰術。結果，在從溪山到車邦五十餘公里的戰線上，共軍安設兩千門高射砲，遮天蔽日的直昇機羣，遂成爲共軍高射砲的練靶的目標。據保守估計，在這次寮南戰役中，被擊毀擊傷的直昇機達五百架。因爲共軍高射砲火太密，直昇機出動受了限制，因此數十個據點的補給發生了問題，這是南越軍士氣受打擊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固守據點，以旺盛火力來殲滅來犯之敵，這個戰術受兩個條件的限制，首先防禦工事必須極堅固，防守部隊不受嚴重威脅；然後始能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其次是來犯的敵人，沒有摧毀防禦工事的重武器。而這次寮南之戰，南越軍趕建的防禦據點，只是用鐵網、路柴、蔴包所搭的臨時工事，既擋不住持續性的人海衝鋒，也經不起重武器的轟擊。實際上共軍不但擁有火箭砲、重迫擊砲，並且出動坦克達數百餘輛。孤守臨時據點的南越軍根本無法抵禦。

因此作戰四十餘日，南越軍除被吃掉四個營，每一作戰單位都被打得焦頭爛額，潰不成軍。南越副總統到前線視察之後，發覺再打下去，將全軍覆滅，隨立時下令自寮國撤兵，幸賴保全實力，爲這次作戰不幸中之大幸。

輕敵乃失敗主因

共軍的主要戰術，是「運動戰」，沒有固定戰線，隨時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來圍殲少數孤立之敵。共軍所以能靈活游動，是靠民眾組織，而民眾組織靠黨細胞的恐怖控制。因此對共黨作戰，必須消滅其控制民眾的黨細胞，瓦解其民眾組織，同時才能以機動兵力與共軍從事運動戰。失去民眾組織的支持，共軍就變成離水之魚，單以軍事對軍事，共軍就無能爲力了。

本來美軍和南越軍在南越境內，所施行的剿撫兼施，以政治爲主，以經濟爲副，以軍事爲支持的綏靖計劃，非常成功，可是這次入寮作戰竟出之以單純的軍事行動，並且盲目的依靠美軍的物質和技術，實犯了嚴重的原則錯誤。這大概是因爲去年入柬作戰，輕易嚐了甜頭，這次入寮作戰太輕敵了。

假使這次入寮作戰，能以連爲單位，組織十至二十個政治別動隊，以亂共軍的耳目，破壞其民眾組織，使共軍後方自顧不暇，然後以大軍長驅直入，則斷不會有此次之大失敗。

新聞以外

眞假炸彈又困擾了香港市民
菠蘿事件再起的來龍去脈

萬人傑

從去月二十七晚起，香港四百萬市民又被菠蘿陣弄到惴惴不安。這些炸彈雖然打着「促進中文法定」和「反對增加水費」的旗號，但究竟眞正目的何在，殊耐人尋味。香港需要安定，任何暴力行動都不會爲廣大市民所支持；議員們不負責任的談話是不值得饒恕的！

希路炸掉右手

使四百萬香港居民心驚膽戰的菠蘿事件，由於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政府合署中座門前出現了一件「可疑物體」，沉寂三年，又告捲土重來。由於軍火專家處理這宗菠蘿事件時，也許心理上認定是流嘢，一時大意，土製炸彈在他手中爆發，把他右手炸得稀爛。本來炸力並不大的這枚土彈，卻震撼四百萬人每一顆心靈。

被炸斷手腕的軍火專家是一九六七年暴動中無人不知的希路。他在中央市場穿上全身盔甲處理稻草人的情形，使每個人對這位有大勇的軍火專家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後一年多中，由希路處理拆除、引爆的眞假炸彈達一千枚以上，但並無損及他一毫一髮，每次都能善爲處理。可是，在菠蘿事件平息三年多後，出現政府合署的這枚「可疑物體」，卻使希路失去右手，成爲終身殘廢。身歷過六七年暴亂的香港居民，對這位捨己爲人，冒生命危險爲市民服務的軍火專家的可怖遭遇，都寄以萬二分同情與惋惜。

三種傳說

何以一個經驗豐富的軍火專家，在遍地菠蘿的時候，也不能傷他絲毫；這一枚土彈卻輕易把他炸傷？因此引起許多傳說，但這些傳說都未能獲得證實。

第一種傳說，這枚炸彈的製造，比六七年經常[illegible]彈者等希路拿在手上，然後爆炸。

第二個傳說是這枚炸彈遇到強光就會爆，拍攝新聞片的記者燈光一閃，就使炸彈爆炸。

第三個傳說，因爲事發之夜是週末，週末期間，少不免有些節目，希路自難例外。接到命令出發處理這枚「可疑物體」時，希路喝得有幾分酒意，匆匆出勤，連處理炸彈的工具，甚至手電筒也沒有帶。心理上也輕視了這一枚土製菠蘿，料不到它不是流嘢，結果是他領嘢。

這三個傳說眞實性如何，老萬對炸彈知識有限，不敢妄斷；不過第三點似較有可能。如果希路在十分清醒和小心處理下，絕不會受到傷害，最簡單的方法是予以引爆，便什麼事都沒有；可惜希路藝高人膽大，一時大意，竟召來巨災。

「愚蠢」的行徑

政府合署門前的這枚土製炸彈附近貼上兩張標語，其一是反對政府增加水費；其二要促成中文法定。

放置炸彈的人，眞正目的是否果如標語所指出的兩件事，抑或借題發揮，另有目的？要促成中文法定，反對增加水費，是否有使用炸彈達成目的的[illegible]可以使政府就範，要[illegible]這兩個要求？

這一連串的疑問，引起人們許多揣測，敏感的人，更因爲這枚土彈上也有「同胞勿近」字樣，以爲這宗炸彈案可能是左仔搞的，因爲「同胞勿近」這字眼是左仔放菠蘿時慣用的，以爲這枚炸彈是表示左派捲土重來，又一次要鬪垮鬪臭港英。

可是，在菠蘿事件發生的翌日，港共頭頭就忙不迭地加以否認，聲明炸彈事件與他們完全無關，並且說：我們尚不至這麼愚蠢。他們把放炸彈之舉視爲「愚蠢」，當然因爲六七年菠蘿陣的慘敗，創巨痛深，明知擺菠蘿必然失盡民心，如果現在又一次佈菠蘿陣，等於自討失敗，當然是「愚蠢」不過的事。

提前釋放放彈左囚

不過，如果百分之百相信了左派頭頭的話，認定這次菠蘿事件與左派完全無關，又未免太天眞。左派頭頭並沒指揮左仔放菠蘿是可信的，但誰也不能擔保沒有思想偏激，不受控制的左仔，個別的暗中幹這勾當。

在這枚土彈發現的那一天，剛剛有七名在六七年因放炸彈被判重刑（一名因十年、三名因八年、三名因七年）獲得提前釋放。雖然說，港府之不能維持法律尊嚴，中途放人是因爲受到倫敦的壓力；但，無可否認的這是因爲中共先露出外交笑臉所促成。

不久前，周恩來因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搗毀北

平英代辦處表示了歉意，並自動代爲重建。英倫促使香港政府提前釋放獄中左囚，自是投桃報李的手法。

這事可反映出英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在漸逐改善中，港共搗蛋，似非其時，除非在六七年「鬪爭」中吃過苦頭的左仔，心有不甘，乘機火上加油，倒很有可能。不過，這只可能是以後接連而來的眞假炸彈，第一個發難的，不似是他們所爲。

「開明人士」有責任

因此，在政府合署門前爆發了炸彈後，警方馬上搜查了七十年代雜誌社和若干學生團體；第二次搜查七十年代雜誌社時，還把大批文稿及讀者來信帶走，主要目的是把這些文稿的字跡，與標語字跡校對，如果找出寫標語的人，自然不難找到放炸彈及製炸彈的人了。

老萬連期在「新聞以外」專欄中——嚴格的說，這兩三年來老萬已不斷提醒讀者及香港當局注意新左派的活動，他們的來龍去脈，老萬已揭發不少，也許人微言輕，人們對這班小爬蟲總是瞧不在眼內，未加注意；更有些自命「開明人士」，還對他們表示「同情」，盡力鼓勵他們。今日菠蘿事件的發生，這些「開明人士」不能不負部分責任。

炸得好，炸得妙？

使市民感到痛心的是一些「爲民喉舌」的議員先生，報館主筆，在菠蘿事件發生後不但沒盡到誘導譴責的責任；還一如六七年時左報之大書特書「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一樣，認爲暴徒們擺炸彈是「合情合理」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居然在電視中對數百萬觀眾說：「此次炸彈事件與一九六七年不同，上次是神憎鬼厭，今次則很多人都說做得對。」

如果黃夢花議員說放炸彈以促成「中文法定」「反加水費」是做得對的，那麼，我們下次在選舉議員時，可以選出幾位「炸彈英雄」，不必發表什麼偉論，如果政府做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便在政府合署或港督府放一枚炸彈，以促使政府遵從「民意」，豈不是直截了當？

黃夢花議員是個「公民領袖」，該明白「暴力」只可以使社會陷於混亂，不能解決問題；如果爲了要達成「中文法定」與「反加水費」兩大目標而使用炸彈，市民們將會得不償失。到目前爲止屬於眞的炸彈雖只有四枚，而假彈卻已有百多個。老萬不敢說這是因爲受到黃議員「鼓勵」而放的，但身爲「議員」，也認爲「炸得好，炸得妙」，當然他們放假彈也是「做得啱」了。

玩笑開不得

三名十幾二十歲的印刷學徒因放假彈而被判入獄一年，他們作供說，放假彈是因爲「貪過癮」。相信在那百多枚假彈中，有很大部分和這三名頑皮的少年一樣，是爲了「貪過癮」的。在這些「可疑物體」中所附的標語，居然有「抗議印度神油」的，我倒想問問黃大議員，這是「神憎鬼厭」呢，還是「做得對」呢？

我們有理由相信，炸掉希路右手的一枚炸彈，是一些思想偏激的青年搞的；至於接踵而來的另外三枚眞彈，以及數達百餘枚的假彈，就未必是他們所爲。

眞彈有可能是左仔三年前未用畢的存貨；至於假彈，一部分是像三名學徒那樣子「貪過癮」，一部分則是「抗議印度神油」那樣，惡作劇一番。

更有一些不滿現狀，不滿政府，不滿警察的小市民，藉此整蠱他們一番，使他們疲於奔命，便暗暗叫好。

遺憾的是可能有一部分頭腦簡單的人，聽了黃夢花、葉錫恩這些議員大人物的話，也認爲這種作法是「做得對」的，因而也偷偷去放一兩個，以表示他們的「民意」，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安定」的香港

老萬一直認爲香港四百萬中國居民需要的是「安定」，因爲他們之中大部分是在經歷過半生憂患，或經過千辛萬苦才能到達這自由地區，重過自由日子的，他們唯一希望是在這安定的地方，重過一段眞正是人的生活。

但部分偏激的年青人的要求卻是相反，他們不滿現狀，一切要改革，激進的改革，要推翻現狀。如果把香港的現狀推翻，會是怎麼樣呢？也許這班年青伙子以爲建立起一個新局面他們有更大發言權，可是，他們不會想到在混亂的香港中，可能事與願違，造成的結果，與他們的理想適得其反。

一七九期「萬人意見」中尉遲原先生的來信，說得非常有理。香港是中國人唯一避難所，凡四百萬人賴以繼續生存，必須腳踏實地把它搞好，他認爲「歸屬感」和「公民教育」最爲重要。這信三月八日寄來，至四月一日才有機會刊出，卻成爲最應時的稿件。菠蘿事件再起，讀到他篇文章，使人增加憂慮。

中共需要香港

一個不願具名的歐洲旅客在旅行大陸後到日本發表談話說：中共認爲香港是他們的貿易地點。

他說，中共官員告訴他：「我們需要香港來進行貿易。」

這則小小的新聞對香港人是十分重要的，一九六七年當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之際，港共在香港搗亂，可是結果一敗塗地，主要原因正如高「鬪委」所說：「大老細唔支持，冇得搞。」這的確是港共失敗的主要因素。如果大老細支持，就會變成左派尾巴報說的那樣「中共砲艇卸下砲衣」，那就有得搞了。

大老細爲什麼不支持？正如這位歐洲旅客所說：中共需要香港來進行貿易。

當年如此，今天仍是如此，何況現在中共正要擺出一副笑臉來擴展其外交活動，在大方向上，他們是不可能在這時間在香港再搞菠蘿陣的。因此，左仔在香港大搞的可能性甚少，唯一可慮的還是那班初生之犢的新左派。

老萬揭發新左派陰謀活動一直未受注意，政府合署門前的一枚炸彈，相信把許多迷夢中的香港人炸醒了，今後對這班小爬蟲不可再忽視了！

編者的話

天涯客先生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但他是中國通，也是日本通。上月去東南亞時曾經過香港，我以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日本軍國主義可否復活問題，以及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等問題，向他請教，想聽聽這位「第三者」的看法，因爲他的看法是比較客觀的。特此刊出以供大家研討。

當我們談過這些問題之後，他說了幾句意義深長的話，最值得我們警惕。他說：「中共參加韓戰，受益的是日本與台灣。而今日最樂於見到因釣魚台問題使中日邦交惡化的，也是中共。希望雙方冷靜，別爲這事益了毛澤東。」

還有，最近有好幾位在美國的讀者，曾來信報導二月廿八日舊金山青年再次舉行保衛釣魚台的示威遊行情形，並問我們的意見。從其來信與附寄來的「戰報」看，毫無疑問，這一愛國行動在美國又被共特從中操縱利用，方向偏左了。

我們對這事的態度是：釣魚台是中國人與日本人之爭，不是中國人與中國人之爭。凡是支持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爭公理主權的，我們絕對贊成；凡是挑撥中國人與中國人鬧意氣，或離間僑民與國府關係的，我們堅決反對。謹此一併答海外讀者。

問題的提出與主從關係

我這個外國人，因爲稍微懂一點中文，也稍微懂一點日文；對中華民族感到由衷親切，對大和民族也感到由衷親切。所以，幾個月以來，爲了釣魚台的主權誰屬，而引起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新的九一八卽將重演」之說，總使得許多中、日朋友們，喜歡有意無意地問我：

「怎麼樣，作爲一個我們的知心朋友，你對這些問題如何看法？」

也許由於在大學時代，教授們對於邏輯和思維方法，特別重視的緣故，在對待每一件大事的時候，就總會很習慣地提醒自己：

「如果一件事，居然會進級爲一個問題的話，那就值得在處理的時候，更加客觀冷靜，心平氣和，實事求是。不要讓感情影響了理智和邏輯。」

就以上提到的那個「釣魚台主權」和所謂「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而論，二者之間的主從性和因果性，是擺得很明顯的。在處理的時候，應當把後者看做「因」，看做「主」；而前者則只是「果」，是「從」。因爲二者相較，其重要性是大有分別的。它們所可能引起的後果，在嚴重性上，也大有不同。

所以，在順序上，應當先處理最根本的問題；

從日本「軍國主

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

戰後日本的重整軍備，是一九五〇年，中共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驚濤駭浪時候，美國爲了挽救它在遠東的聲威，而一手造成的。——這一支「迷你」型的國防軍，二十年來並沒有受到過任何國家的重視，當然也更不可成爲任何國家的夢魘。理由很簡單：當今之世，擁有二十幾萬常備軍的國家，實在太多了。

就是拿破崙、希特勒和東條復生的話，想用一個沒有徵兵制，只有十幾個師團常備兵的島國，來征服半個世界，恐怕也完全是在做白日夢。

然而，自從日本坐上了世界大工業國家的第三把交椅以後，許多在三十年前吃過日本軍國主義大虧的國家，都紛紛地躭憂起來：日本的下一步棋，是不是「會從一個經濟强國，一變而爲一個軍事强國，又走上了老一代的舊路？」

自從釣魚台成爲一個問題以後，這種顧慮，又在許多外國人的心

日中，發展成爲所謂「日本軍國主

義復活」的一個信號。於是，就也有不少人爆發了舊恨新仇，大聲地痛罵這個島國「野性難改」、「是一隻披着羊皮的狼」。

且看歐洲記者的報告

一個多月以前，曾經有兩位歐洲記者福瑞・伊爾特和狄德・杜爾肯，奉命到日本去親身搜集一下「軍國主義復活」的跡象。在他們聯名發表的報告中，很客觀地列舉了若干事實和數字，使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它們來自做結論。

不過，他們也在前言中，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日本今天的武裝部隊，在各方面都和當時的「皇軍」，有根本的區別。因此，至少在這一羣軍事情報專家中，是沒有人相信所謂「軍國主義復活」的看法的。

到現在爲止，日本武裝部隊的總兵力，是二十六萬人，配備有戰車與裝甲車一千五百輛，大炮四千五百門，大小軍艦二百一十艘，各式軍用飛機九百三十架。根據憲法上的規定：全軍中根本還沒有一點核子武器。

一位參加主持「偷襲珍珠港計劃」，現在身爲東京「動物保護協會」主席的過氣將軍，曾經根據他對日本工業水平的內幕知識，向這兩個歐洲記者發表意見道：

『長崎、廣島時代』的原子彈，而整個成本卻只需要一億八千萬美金。」

不過，他又馬上補充了一句：

「日本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實在太不智了。」

不久以前，日本的國防部，發佈了戰後第一次的「國防問題白皮書」。在那上面，也用顯著的地位指出：

「日本堅決放棄『洲際飛彈』與『核子武器』的擁有權。」

爲甚麼？在這「白皮書」中也註明了一句：

「放棄使用……是因爲在目前的政治局勢下，有了它就會引起他人對侵畧的顧慮。」

由這句說明中，就可以看出來這一代的日本人兢兢業業，不肯讓任何人把他們和上一代的「軍國主義者」打成一片的努力。

十九種難以克服的困難

除掉沒有核子武器和飛彈以外，眞正想讓「軍國主義復活」的人，至少還會在今天的日本，遭遇到這樣幾種困難：

一、幾乎所有鋼鐵原料，完全要從澳洲入口。

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進口石油，都要路遠遙遙地通過馬來西亞與印尼之間海道才能運到日本。

三、日本還根本沒有徵兵制。而據「民意調查測驗」的結果：平均每六個現役軍人中，就有一個深悔在「吃糧當兵」。

這樣的「士氣」，在平時已經不妙，更何況在戰時要他們離鄉背井，捐軀海外的時候？

四、在九三〇架各式軍用機的空軍中，主要是二〇七架「F一〇四J」型的「鬬星式」驅逐機。只能用在防禦上，對於攻擊性的轟炸和奇襲，根本無法勝任。

五、戰車都是美國用賸下來的老爺車，守則有餘，攻則不足。

六、海軍主要是由海岸巡防艦、輕型驅逐艦、魚雷艇、快艇和補助艦、練習艦構成的。

活「說到釣魚台的主權問題

想用它來衝破別人的封鎖，執行敵前登陸，簡直不是瘋狂，就是夢想。

七、不說是一般老百姓，就連職業軍人，也對一種侵畧性的戰爭，毫無心理準備。

在現行的日本步兵操典和日本軍官學校的「守則」中，第一條就是：「堅決支持聯合國一切促進國際和平合作的努力，以求取世界和平。」

第二條才是：「保衛國家利益，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八、現在的日本軍人，待遇太差，就連一個「鬬星式驅逐機」的駕駛員，也只能拿到二百二十美金一個月。除掉「所得稅」和「軍官家庭宿舍」的房租以外，收入不會比一位普通店鋪裏的賬房多。因此，也就養成了一般人「好男不當兵」的心理。

九、在「好男不當兵」心理的影響下，這兩位歐洲記者，在從東京到大坂的特別快車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他們訪問過一百位同車出去旅行的中學生，年齡都在十五歲至十六歲之間。

談到將來的職業問題的時候，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卻沒有一個想當軍人！

十、在日本的武裝部隊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軍官的供應量上，還不感到恐慌，但是，在許多部隊中，募來的士兵，都不能足額。因爲待遇既差，社會地位又遠遠比不上「工商界人士」。

十一、直到現在，日本的武裝部隊，還沒有一位眞正「上馬能殺賊」的總司令。大小三軍的最高負責人，只是一位在海軍中當過幾年軍官，現在完全投身於政治的一位「自由民主」的政客。

他的確把國防部隊，從「婢妾」的地位，向上提高了一步。但卻口口聲聲地「自衞」和「國防」，絕沒有向他的「二十萬大軍」，灌輸過一點「八紘一宇」的念頭。

十二、即使在日本的軍官學校畢業生中，據統計：也有九分之一，在畢業以後，馬上改了行，重新當起「老百姓」來。——「軍國主義精神」的洩氣，由此可見一斑。

十三、就現在軍力的强大來說：在數字上，日本不但比不過南韓和南越，也比不過擁有數十萬精銳之師，年年高唱反攻的台灣，更不用提到那擁兵力三百萬，又有原子彈和飛彈的中共。

十四、爲了培養老百姓們對軍人的興趣，武裝部隊還每年舉行過一天「軍民聯歡日」，招待老百姓們參觀「軍人生活」。結果卻毫不理想：成人們來的時候，目的只在換個環境照張相；孩子們來的時候，目的只在能玩一陣槍而已。

十五、在日本的國家預算中，國防費平均只佔百分之七・六。如果和對它感到脅威的那些國家比較起來，不知要低了多少。

十六、在最近的兩年內，有兩位日本大亨，因爲鼓吹擴大軍備，而被炒了魷魚。一位是軍火業的大老板。前者主張用原子彈來當自衞武器；後者主張把日本的兵力擴充五倍。

十七、日本的國防力量，直到現在，還按照規定只能使用於日本疆域之內。因此，就連聯合國派出的「和平衞戍部隊」中，也沒有日本官兵參加。

十八、在最近一次的民意測驗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人主張：日本應當擁有核子武器一類的「攻擊手段」。

十九、從前在中年、壯年、少年，甚至於童年，親身吃過「侵畧戰爭」苦頭的人們，現在在日本人口中佔絕對大多數。

在仔細地考慮過這十九點以後，很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一點事實：日本即使要想把「軍國主義復活」的話，撇開許多青年們，變成了「左傾盲動主義

者」和「嬉皮士」的趨勢而論，需要具備的客觀條件，也似乎還根本沒有存在。

那麼，主觀上的因素，又如何呢？

首先，應當承認時代變了，人也變了。上一代認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事，這一代就變成了：「低頭向人民認罪，是一件光榮的事。」

或是：「這年頭，經濟掛帥。老兄有什麼生意眼，請多多照顧。」

在日本，當然也不會例外。「大和魂」也早已成了一個正在逝去的幽靈。否則，像三島由紀夫那樣的蓋世奇才，那裏會逼得要用自我毀滅的「尸諫」，來喝醒那些紙醉金迷，越來越流於美國趣味、美國抱負的年青的一代？

如果今天的日本人，還是像幾十年前一樣，以「攻城掠地，馬革裹尸」為榮為快的話，又那裏還可能有那麼多聲勢豪壯，血肉橫飛的反戰學生大遊行？又那裏可能有比歐美還要多、還要寡廉鮮恥的「嬉皮士」和「中性人」？

在了解了這些實際情況以後，從邏輯上來講，就比較容易找到一個結論了：

歷史上，世界上，是不是曾經有過一個只擁有一些適合於防禦的驅逐機和海岸巡防艦，以及不到二十萬陸軍的島國，在鋼鐵和石油幾乎百分之九十，握在別人手裏的時候，既沒有實行徵兵制，又很難使所有的官兵安心服務；再加上一般老百姓厭戰和「好男不當兵」的心理，是不是還有可能來表演一次「軍國主義的復活」？——即使它不吝表演的話，以這樣寒酸的本錢而論，是不是真的值得任何人怕它？

如果這個論點，還算是客觀，還可以言之成理的話，我就準備把對這一個問題的分析，談到此為止。

暫不談釣魚台主權最明智

接着想坦白一下，像我這樣對中日兩國都感到友好親切的外國人，自然在感情上和利害上，都不可能對任何一方懷有成見。在看釣魚台引起的一系列對中日友誼有損無益的事件上，又是怎樣看法？

我個人認為：在目前的客觀形勢下，台北和東京先不談判領土問題，只協議開發礁層資源的做法，是一種比較明智，比較切實的抉擇。

國與國之間，為了一島一地的主權問題，發生意見的事，並不自今日始。而兩國根據歷史與地理條件，國際公法與國際慣例，以和平談商的方式，取得了公平合理解決的先例，在國際關係史上，也在在皆有。並不一定要劍拔弩張，在感情上，心理上和行動上，都進入一種「備戰狀態」。

國旗也好，氣象站也好，軍艦巡弋也好，破口大罵也好，似乎都不可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理由很簡單：這個島，並不是北冰洋上那種碩大無朋、飄流無定的冰塊，誰把國旗或是氣象站先放在它上面，它從此就屬於誰。這塊地方的位置，既然是固定的，又不是從沒有被人類發現過的「新大陸」，討論起主權來的時候，自會有定評。「造成既成事實」的方法，看來似乎很現實，其實是短視之極，而且也總是「不幸短命而亡」。希特勒進軍奧地利和捷克；日本上一代的軍國主義者，從中國的東北鯨吞到華北；以至於金日成當年揮軍越過「三八線」；阿拉伯國家用兵力封鎖以色列的入海通道；蘇聯用戰車來進佔珍寶島……。結果如何呢？到頭來不是一個個都要把自認為已經吞下肚子去的東西，又乖乖地吐了出來嗎？

因此，可以說：這一着實在是個「下策」。

至於使用軍艦，那就似乎更加接近於幼稚了。

問題是：雙方都有軍艦，而雙方的軍艦，都還不是那種「海上浮城」，你能派軍艦，我也能派，雙方照面之後，是各各自慚形穢，鼓輪遠引呢？還是炮衣褪下，先打個高下再說？

中日交惡毛共得利

下決心「打個高下」，對雙方的艦長來說，也許並不太困難，但後果卻異常嚴重。——因為到今天為止，在遠東真正可以使中國大陸上「最紅的紅太陽」，在「勝利沖昏了頭腦」之後，還要高唱「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對象，只有兩個：一個是蒸蒸日上的日本；另一個就是待機而動的台灣。——如果這兩劑最頭痛的「致命丹」，忽然自相殘殺，互為敵國的話，「紅太陽」就從此可以左擁江青，右抱林彪，舒舒服服地嘆口氣道：

「天下大事定矣！」

而如果台灣和日本，為了蕞爾一島，弄出許多「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來，雖然一時看來是「愛國之忱，不得不然」。事實上，卻自斬股肱，替那個走上了希特勒大國沙文主義和唯我獨尊主義的舊路的中共，在成為「一代天驕成吉斯汗」的時候，又不費吹灰之力地避開了兩個守在門前，但卻「兩敗俱傷」的最大障碍——台灣和日本。那時，如果這些愛國者們，是日本人也好；是愛好自由民主的中國海外遺民也好，在歷史的面前，能夠毫無自疚地把自己尊稱為一個「愛國者」呢？還是會認為自己無條件地成了一個替中共造成政治投資機會，替「紅太陽」在國際戰場上，輾平了道路的人民「功臣」呢？

問題的確非常單純：每一個真正理智的中日愛國者；每一個真正愛好民主自由與和平的人；每一個堅決反共反戰反暴政反獨裁的人，現在似乎都應當冷靜下來，從大處着想，不要再擴大由釣魚台引

起的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影響，造成中日人民間戰後的隔膜和反感，反而替那與愛好自由的海外中國人，以及與新興日本格格不入的中共，造成了漁人得到的機會。

罵陣不能解決問題

至於用「罵陣」來爭取「主權」，其志當然可嘉。但是，如今已經不再是春秋戰國，或是蜀魏相爭的時代，光憑狗血淋頭地罵對方一陣，恐怕除掉增加惡感，劣化氣氛以外，根本也解決不了一點問題。

事實擺得很明顯，就連在稗官野史上，古往今來，用痛罵來使敵人損兵折將，不戰而潰的例子，也只有「三國」的倒霉蛋王朗而已。

而且就是在非罵不足以表現愛國之忱的時候，似乎也應當盡可能地理智一些，科學一些，最好不要流於「翻舊賬」罵得「離譜」，或「一篙打死一船人」的罵街老套。否則，不但被罵的人，並沒有因而「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倒反而會火上加油，愈發感情用事，更冲淡了用和平談判來求得合理解決的希望。同時，也會在第三者的眼中，失掉不少同情和尊重。

事實證明：一個人如果在爭執中，實在有理的話，根本可以雍容大度，文質彬彬地和對方講理。惟有那些自問理虧而又不服輸的人，才會以潑婦罵街的姿態出現。所以我想奉勸中國朋友，最好不要因此事動肝火而罵陣。

然而，有些人有時把民族仇恨和愛國主義精神，也許多多少少地混為一談。似乎認為不以萬分的「敵愾」出現，就會有「通敵」和「媚敵」的嫌疑，簡直不配被稱為一個「具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了。

其實，眞正的愛國者，是在言論上和行動上，的確維護和發揚了國家民族利害的人，而不是那些不擇時機，不問條件，不談後果，不顧手段，自以為在替國家民族爭光，實實在在徒替國家民族的將來，添了不少隱憂的先生們。

日本人在這方面有過一些過激的言行，我也會在他們的報刊中，具體地提供過一些意見。所以不必再複述一番。在這裏，我只想向一些好心的中國朋友們，提供一些我這局外人的看法，來做參考。

目前，最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日本人狼子野心，侵畧成性，故態復萌」。甚而至於也有人用筆和用畫來表示：「日本人都是白眼狼，沒有一個好東西！」

日本人之中的好人居多數

其實，父親的賬，不算在兒子頭上，本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的恕道，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美德。否則，人們那裏會在殺了鯀之後，還再用大禹去治水？孔明在把馬謖正了軍法之後，為什麼沒有把他的滿門抄斬，反倒要照顧他的遺孤成人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的人口已經有七千萬左右。直接對一切侵畧的暴行和血債可能有關的人，除掉法西斯的軍部人員和軍國主義者以外，當然就是那些在所謂「支那派遣軍」中服過役的官兵，以至於那些主要是由於經濟關係，而受了軍國主義者的鼓惑，移民到中國去定居的日僑。

據官方統計，日本投降時，在「中國戰區」一共有：華北方面軍；華中第六方面軍；京滬地區第六與十三軍；廣東第二十三軍；台灣第十方面軍；越南北緯十二度以北地區第三十八軍，總兵力是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

再加上當時在中國的各式日僑，共七十五萬六千七百七十四人。

總數一共是二百零三萬九千九百七十四人。

即使派遣到中國戰場上去的官兵，八年來每年都全部調換過一次，而這全部官兵，又人人都在中國做出了暴行的話，那麼，眞眞正正應當對血債負責的日本人，最多也不過是一千萬人左右，這也只及當時總人口的七分之一。

一個擁有七個兄弟的家庭，偶爾有一個誤入歧途，殺人放火，罪在不赦，但別人彵依然不能由此就斷定：其他六個兄弟也都是「賊種」，遲早非要處以極刑不可吧？

我因為經常地跑來跑去，手邊的材料當然不多，但恰巧還有一些關於日本人在中日戰爭時，做的反戰反法西斯，或是乾脆支持中國抗日分子進行活動的史實。這些材料多半是當年在「滿洲國」境內主持地下活動的英雄們，自動地談出來的，所以大有參考價值。

例如：有一位和日本人抗戰到底的地下活動分子高魁舉，就在他發表的「輯安縣之抗日與反共鬭爭」中，很客觀地提到過：「馬超同志……被捕後，多數日人大為驚奇，甚至有親至警特機關要求保釋者。」

在另外一位中國抗日鬭士白文麟，寫的「從頭說起」一文中，也提到了一個並不太壞的日本人：

「部隊長悅公同志……將余調換工作。新任頂頭上司，係憲兵特高出身，綽號馬鬍子的平井中校。他明白告訴我：他是奉命監視我的。但他表示：人各有志，只要不破壞秩序，他絕不吹毛求疵。果然一直到勝利為止，倒也平安無事。」

據當年在黑龍江北部，主持抗日工作的王常裕，在他寫「東北敵後工作之回憶」中，這樣寫道：

「在余領導之下的抗日志士，分為兩組：㈠青年組，組長為勝田勇男（日本人，當時任慶城副縣長）。㈡社會組，組長為桑原武夫（日本人，當時任遜河總務科長）。彼等均因憤恨日本軍閥，窮兵黷武，遂毅然參加反日活動。」

至於鹿地亘，青山和夫一類人物，在中日戰爭中，進行了許多「瓦解敵軍士氣」和「分析敵情」的工作，更是不在話下。

眞心反共，眞心只從大處着眼，不算舊賬的中國朋友們！為什麼不能本着「華容道」的精神，來保持一個「患難之交」的日本朋友呢？

最後，我這「第三者」還要强調一句：「寃家宜解不宜結。」要解決中日兩個之間今後的問題，中國朋友宜「仁恕」；日本朋友宜「忍讓」。各走極端的話，均非兩國之福。

縱觀中共十四省市新黨委

「整黨建黨」是中共的毛派和新當權派，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權力鬥爭的一大焦點。去年十二月中旬，湖南建立了第一個省級新黨委之後，鬥爭益趨激烈。爭奪控制省市委領導權的鬥爭中，毛派想拼死守住在文革中造反的成果，但是力不從心，正被新當權派力迫後退。在已成立新黨委的十四省市當中，原爲毛派所據的三省市，僅守住了上海，失去湖南和北平。這說明毛派的聲勢已更低落。

整黨建黨鬥爭兩階段

從已發表的十四省市新黨委的名單看，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革委會的主要成員。在共產黨的「集中制」的領導之下，召開黨代表大會，選出一個預先擬好的領導人名單，本是易如反掌的事；何以自九大以來已近兩年，各省市的整黨建黨工作仍竟七零八落呢？這因爲兩派在整黨建黨上有鬥爭。在鬥爭中新當權派的戰術是强調工、農、兵的階級成分，排斥學生出身的毛派分子；毛派的口號是「老中青三結合」，意圖把革命小將盡量保留在新黨委領導班子之內。

關於整黨建黨的基層工作，兩派的鬥爭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月已分勝負。從去年一月六日的緊急通令「沿着毛主席的整黨建黨路線勝利前進」看，新當權派已大獲全勝。因爲那個通令明確的指出：(1)整黨建黨的領導權要求這些左派分子不要干預整黨建黨的工作；(2)其次該通令也明確指出，「造反有功」的人，絕不能「入黨有份」。黨吸收新血，要以工人爲主要對象，而且要嚴格的一個一個的審查。(3)該通令表示，關於淸除老黨員即「吐故」的工作，要愼重，淸除的人數越少越好。就是說劉鄧當權時代絕大多數的黨員，仍留在黨內，黨的基層不變！這三點意向，皆背逆毛派的要求。

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整黨建黨進入第二階段，即是召開各級的代表大會，選出新的黨委。十二月十四日產生了第一個新省委——湖南省委。兩派的鬥爭遂更爲激烈。這個階段鬥爭的特色和焦點，在於新領導班子的控制權。

毛派的基本要求

新當權派既然已在基層的建黨工作上取得了勝利，從基層醞釀產生的省級黨委領導班子，當然也操在新當權派的手中。不過毛派提出了「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要給革命小將在新黨委中留一定的席位；以裝點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其次毛派有一起碼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再砍掉在各省市擔任領導的毛派分子。第三，新的黨委領導班子，不要軍人的彩色太濃，給毛澤東思想留點體面。毛雖主張以槍桿子奪取政權，但是同時主張：「絕不容許槍桿子統治黨」。各省市革命

共軍空軍

共軍空軍中將十六人，截至現在，未發現有死亡記錄，惟僅已證實被鬥及逮捕撤職者，共六人，約佔空軍中將總人數三分之一强。

近年來由於俄毛軍事對峙，情勢緊張，空軍的地位異常突出，毛林自九大以後，對空軍另眼相看，打擊面有所縮減，同時重視空軍中將級領導人在九大的席位，連同候補中委共塞進七名，這在中共空軍史上，的是空前絕後。

相對來說，中共空軍中將挨鬥受整者，比起其他軍兵種，比例較小，事關「天上飛」的，畢竟難纏得多，假如毛林眞的逼人太甚，空軍中將們只好拿出最後王牌，下令部屬駕機逃之夭夭，此時，毛林政權就不堪設想了。因此，空軍打擊面只有縮少，並盡量解放新幹部。同時，最主要必須加强安撫，一切予以優待，多選幾個中央委員。以忠於黨，忠於毛的政治標準，抓緊空軍部屬的領導，全面控制，動彈不得。

文革以來，空軍中將都大浮特浮，扶搖直上，這以當前身兼數職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中將，最爲突出，也是毛林的十三太保之一，吳爲政治局委員，兼第二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常委，主管中共空軍全面領導。

吳法憲是空軍中將的頭號人物，出身林彪四野嫡系，劉亞樓任空軍司令員時期，他一直出任空軍副政委、政委一職。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中，空軍劉震、成鈞副司令員在賀龍支持下，妄圖奪權，執行劉少奇親俄路線，與吳法憲鬥爭激烈，吳一度被鬥，幸賴林彪力保，當時林彪在空軍司令部大發雷霆說：「吳法憲是好人挨整」。轉而支持吳向劉震、成鈞、徐深吉等親俄派展開反擊，才把空軍大權奪過來。

「九大」被選爲中央委員的空軍中將共六人，另一名爲候補中委。此後，毛林便牢牢控制空軍大權。

空軍中將六名中委名單職位列後：吳法憲、王輝球（現任空軍政委）、曾國華（現任空軍副司令員兼瀋陽空軍司令員）、王秉璋（現任空軍副司令員兼七機部部長）、曹里懷（現任空軍副司令員）、鄺任農（現任空軍副司令員兼民航局局長，主管空運部隊全面領導）、候補中委羅元發（副司令員兼北京空軍司令員）。

上述七名最具實力的空軍中將，是爲當今中共經常露面的首要，舉凡北京重大集會或歡迎外賓，此七人都是浮升最突出的人物。

另外，尚有三名空軍中將至今仍當紅並擁有一定地位：常乾坤、譚家述、周建平。但他們均不是中共中委。

常乾坤早年留俄，爲中共空軍創始人之一，也是空軍理論家，譯著甚豐，歷年主管空軍院校部門的教育領導工

永久性機構了），還有話可說，現在是建立新黨委，一定要表現一點黨的尊嚴，拿槍桿子的人不能減少，但盡量別坐第一把交椅，免得給黨內外的敵人笑話。

從毛派這三點基本要求來看，到目前為止所建立的十四省市黨委，僅有上海市委充分滿足了毛派的要求，但是上海市委卻遭受到大部分省市的杯葛。茲將十四省市新黨委的領導陣容分列如左。

並未改變軍人干政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書記卜占亞（軍），副書記楊大易（軍）。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軍），書記孔石泉（軍），陳郁、丁盛（軍）、王首道。

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軍），書記楊棟樑（軍），副書記文道宏（軍），白棟材。

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世友（軍），書記杜平（軍），吳大勝（軍），副書記彭冲，楊廣立（軍）。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周純麟（軍）、徐景賢、王秀珍。

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陳錫聯（軍），第二書記曾紹山（軍），書記李伯秋(軍)，副書記楊春甫、毛遠新。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德生（軍），書記宋佩璋（軍），副書記李任之、梁輯卿（軍）、郭宏杰。

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南萍（軍），書記陳勵耕（軍）、熊應堂（軍），副書記賴可可、謝正浩、柴啓琨。

廣西區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書記韋祖珍（軍），副書記劉重桂、安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恒漢（軍）、書記皮定鈞（軍）、胡繼宗。

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書記胡煒（軍）、黃經耀（軍），副書記蕭純、吳桂賢。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王新（軍）、紀登奎、耿起昌、張樹芝（軍）。

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賢權（軍），第二書記張江霖（軍），書記宋長庚（軍），副書記薛宏福、魯治安、達洛。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謝富治（軍），第二書記吳德，書記楊俊生（軍）、吳忠（軍）、黃作珍（軍）、劉紹文（軍）、丁國鈺。

從上述十四省市新黨委領導陣容可看出左列各點。

(1)完全不理會毛派基本要求的省市，有廣東、江西、江蘇、安徽、甘肅、青海。這六省皆由軍人作第一把手，而且在省委中居大多數，十足的軍人干政。

(2)照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或象徵性的保留毛派分子於領導班子之內的省市計有：湖南、遼寧、浙江、廣西、江西。

(3)大致合乎毛派基本要求的省市：上海。

(4)新當權派雖居多數，毛派分子在領導班子內仍保留第一把手的位置者：北平、河南。北平新黨委七名書記，兩名舊當權派幹部吳德和丁國鈺，四名少壯軍人，都是新當權派，僅有第一書記謝富治是毛家的人，可是已經一年沒露面，出任第一書記之後仍沒露面。

魯遲

浮沉錄

金千里

周建平中將，新任南京空軍司令員，接聶鳳智的職位，周建平歷任駐上海空軍司令員。

空軍中將中，已證實被逮捕者為余立金，歷任南京部隊空軍政委，一九六六年底升任空軍領導機關政委，兼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六八年三月，共軍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轟動一時，為二月逆流翻案，陰謀政變，余立金受楊成武（當時代總參謀長）指使，企圖奪吳法憲的權，這是繼空司劉震、成事鈞件以後的嚴重案子，毛林惱羞成怒，即令逮捕余立金。據紅衛兵報紙「珠影東方紅」、「三司通訊」所透露：「余立金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又是叛徒，中央決定於六八年三月廿二日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據傳余立金的主要罪狀是企圖偷運劉少奇飛往蘇聯，結果被揭發事敗。

因余立金案被牽連的前南京部隊空軍司令員聶鳳智中將，至今處境不明，但並未透露逮捕等情。聶鳳智山東人，為共軍著名軍長，曾一手斃俘王耀武、黃伯韜、邱清泉三大將的英雄人物，歷任三野廿七軍軍長，後改任南京空四軍軍長，參加韓戰，提出「有利則打，不利不打」的口號，先後培養共軍空軍英雄數十人，如王海、趙寶桐、焦景文、韓德彩等，都是聲威一時的英雄駕駛員。

聶鳳智，這位前任南京空軍司令員的著名將領，為毛林的確立下汗馬功勞，奈何終無法逃避清算，使南京空軍在文革時陷於極度混亂的處境，與聶鳳智同時被鬪爭失踪的，還有：政委江騰蛟、副政委王紹淵、政治部主任高浩平等，三人同被抨擊是「反許（世友）亂軍司令部」首要人物。

至於六七年一月風暴的空軍劉震（原上將）、成鈞（中將）、徐深吉（中將）事件，也是震驚空軍內部的大事，三人均留俄將領，對中共空軍建設勞苦功高，向有空軍元老派的威望，在文革之初，成鈞、徐深吉、張廷發（原少將）等極力支持劉震奪權，受賀龍指使，打擊林彪心腹吳法憲，捧劉震接任空軍司令員，大鬧派性鬪爭，結果終敵不過老毛繼承人林彪。林說保吳就保吳，還把王秉璋也保了。當時周恩來也跟着喊：「炮轟是應該的，如果一定要打倒，我們就要說話了，最後要出來保。」

在一月奪權大亂風暴中，空軍中將成鈞，徐深吉都垮了，並在六七年九月，成鈞等再度在三軍駐京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鬪爭大會上被鬪，並勒令停職反省。至今杳無音訊。

空軍中將的問題人物——周彪，原任空軍第二副政委，出身晉察冀系統，為聶榮臻部屬，這次文革中，不知何因石沉大海，四年來，迄無一次露面，推測為問題人物，恐已遭冷藏。另一名中將吳富善，前住廣州部隊空軍司令員，文革四年來亦消息全無，估計受清算或調職。

關於吳化文

鉄嶺遺民

本刊一七六期發表張贛萍兄談吳化文一文，贛萍兄與吳化文只見過一面，對吳化文所知不多，但卻說出一項最可貴的史料，就是西北軍官佐與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確非中央軍可及，此是馮玉祥練兵留下來的一貫傳統。

筆者未見過吳化文，但對吳化文的一切所知較多。不過，其中許多事可能有誤，特寫下來希望西北軍袍澤看到拙文能予以更正與補充。目前研究現代史沒有資料可循，只有靠着有關人士的記憶，記憶當然有錯誤，再經過改正、補充，就變成歷史。

原籍安徽　出身行伍

吳化文的籍貫，許多人都以為是山東人，其實吳化文是安徽蒙城縣東雙澗集人，其父因年荒去山東逃荒，在山東僑居。吳化文發達之後，仍承認自己是安徽人。不過，抗戰期間吳化文在山東活動時，是否又說自己是山東人？筆者不在吳化文軍中，不大了解。

吳化文行伍出身，在西北軍由士兵逐步升到團長。抗戰前夕，山東是韓復榘的天下，當時韓部編為第三路軍，轄四師一手槍旅，四師長是孫桐萱、曹福林、展書成、谷良民，手槍旅旅長是雷太平，吳化文則是手槍旅第三團團長。

韓部手槍旅實際是韓復榘的衛隊，兵士每人均有「三大件」：即大刀、駁殼槍、捷克式步槍各一。這一旅人的訓練也特別嚴格，仍然是馮玉祥南陽練兵的傳統，舉凡劈刺、拳術、單雙槓、跳木馬應有盡有，官兵個個身强力壯，韓復榘也就把這一旅當作割據的王牌。

抗戰開始時，旅長仍是雷太平。不久，韓復榘因為不戰失濟南，退到濟寧，蔣委員長親至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已自知不妙，去時帶了手槍旅一個團作為衛隊。因此，開封擒韓當時頗有傳奇性，因不屬本文範圍故不多扯。韓復榘被捕後，中央令孫桐萱代統第三路軍並改為第二集團軍，以後該部即調至鄭州駐防，扼守黃河數年。

留駐山東　升任師長

這裏面就有一個不受人注意的事，即手槍旅並未隨孫桐萱內撤，卻留在山東敵後打游擊（此時敵已打通津浦及隴海東段，山東已孤懸敵後。）旅長不知何時換了吳化文，又不知中央於何時將該旅編為新編第四師，即以吳化文任師長。中間約有一年時間，均未見到報紙報導過吳化文的消息。

一直到了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底，吳化文派了其妹夫楊友柏，越過津浦、隴海兩條封鎖線，到皖北渦陽縣招兵，後方始得到吳化文的消息。

楊友柏是安徽渦陽縣東高爐集的人，此人據說打仗也還勇敢，但其人卻是軍閥而兼紈袴子弟。實在說，西北軍凡是經馮玉祥訓練出來的人，皆謙恭和藹，生活嚴謹，像楊友柏這樣吃喝嫖賭吹（抽鴉片烟）全來的倒是很少見。當時，楊友柏實際官職是新四師團長，不知怎麼回事，他到了後方又多了一個山東暫編第一師的番號，出佈告自稱代師長。估計此師師長也是吳化文。楊友柏在後方尤其他自己的家鄉鬧得雞犬不寧，當地老百姓提到這兩個「佳子弟」（吳是蒙城人、楊是渦陽人，鄰縣）無不恨之刺骨。但吳化文當時仍在山東，並未參與招兵的事，他並無實際責任，只能算是用人不當。

招兵買馬　作了偽軍

楊友柏在渦陽、蒙城也招了一部份兵，又去了山東。中間又隔了一年，即傳出吳化文叛變投日，作了偽軍的消息，使渦、蒙兩縣父老在痛恨之餘，又增加了一份恥辱。

吳化文何以投日？勝利後筆者見到吳部官佐問起此事，他們自稱是受了共產黨所逼。因為共產黨勢力已滲入山東，鐵路線在日軍手上，鄉村大部被共產黨控制。當時陳毅還遠在江南，中共派去山東的最高領導人是徐向前，率領國軍改編的共軍一二九師（徐是該師副師長）一半進入山東，名為打游擊，實際上絕不同日本人打仗，專吃地方民團同友軍，先吞了黃河以北，再過黃河以南，山東地方軍隊全部消滅，領導人不是戰死就是被俘遇害。此時中央在山東最高機構是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轄五十一軍牟中珩（兼山東省主席）、五十七軍繆澂流、新四師吳化文。牟、繆兩軍皆東北軍，于學忠雖是山東蓬萊人，卻屬於東北軍系統，吳化文同他們大概相處不來。後來于部兩軍受到共軍與日軍夾擊，損失慘重，五十七軍的師長常恩多又被共軍煽動叛變，于學忠在山東不能立足，退往皖北，到此時，國軍在山東境內只剩下吳化文一個師，自然成為共軍圍攻的對象。恰在這時汪兆銘在南京組織偽府，軍事方面頗重用西北軍舊人，西北軍老將劉郁芬發表了開封綏靖主任。劉郁芬在西北軍的輩份尚高韓復榘少許，吳化文自是晚輩之晚輩。由於劉郁芬先投了汪，於是在蘇北的孫良誠、在中條山的龐炳勳、在豫北的孫殿英皆隨之叛變。這批人資格

皆老於吳化文，吳化文本沒有固定的立場與作人的基本原則，見到大家都投汪，自己又被共軍逼得走投無路，索性也走上這條路。

吳化文投汪後，很受重視，編爲××軍（究竟是集團軍還是挺進軍已記不清楚）總司令。同時居這項「官職」的計有孫良誠、龐炳勳、孫殿英、張嵐峯、吳化文共計五人。至於秩序誰第一？誰第二？也記不起了。

吳化文當了總司令之後，楊友柏就當了軍長，另一個軍長是徐某，駐在津浦路北段兗州到大汶口一線。這幾年當僞軍的日子怎麼過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不斷同共軍作戰，一直打到抗戰勝利。

勝利前後　屢敗共軍

抗戰勝利後，中央把幾路僞軍改換名稱爲第×路軍，吳化文好似編爲第二路。由於要搶地盤，共軍對剛收復淪陷區展開猛烈攻勢，吳化文守的兗州是最深入共區的一個據點。此時山東共酋已換了陳毅，即對兗州展開猛烈攻勢，打前鋒的是共軍最慓悍的王建安兵團，攻擊的第一個目標是大汶口。當時守大汶口的就是吳部趙團（團長好似名趙廣生，記不清了）。以一個團兵力抵抗陳毅一個兵團的進攻，血戰七晝夜，終保住大汶口，這是抗戰勝利後對共軍作戰一場特有的戰例。陳毅攻不下大汶口，掉頭去攻兗州，戰鬪更加激烈，打了將近一個月，陳毅部終於敗退，死亡人數超過吳化文部的總和。

吳化文守兗州，不但發揮了强頑的戰鬪精神，而且能臨機應變，因地制宜。兗州城在鐵道西，津浦鐵路從東邊經過，此時鐵道已被共軍破壞得寸斷，徐州以北不能通車，但兗州城下的鐵路共軍尚未能破壞。當戰事進行激烈時，吳化文將重武器放在火車頭內，就在城下一二里的鐵道內來回馳騁。共軍當時正從東西來攻，那裏吃緊，火車頭就向那裏開，比坦克車還有用，共軍死在火車頭下面的不下千人。

吳化文守兗州的戰績震憾全國，當時國軍兵力雖然比共軍爲多，武器亦較共軍優良，但一開始就處於下風。沿平漢線北上接收的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在邯鄲被俘；新八軍軍長高樹勛降共。津浦線上的二十六軍軍長馬勵武在滕縣遇襲，全軍覆沒，馬勵武被俘。正在此時，吳化文打了這麼一場漂亮的仗，確替僞軍爭光不少，國人對僞軍觀感爲之一變。

本來中央將幾支僞軍編爲第×路軍，完全是臨時性質，準備在適當時機予以解散。參謀總長陳誠力主「精兵主義」，抗戰有功的雜牌軍尚且要裁併，何況西北軍出身又變爲僞軍的吳部。但吳部兗州戰後，觀感大變，中央明令將吳部編爲整編八十四師，下轄兩旅，楊友柏與徐某分任旅長，這是勝利後所有僞軍唯一得到中央正規番號的部隊。

蔣公檢閱　勉勵有加

不特如此，蔣主席還特別飛到兗州視察一次，詳細日期已不記得，只記得「中央日報」一篇通訊記載頗詳，標題是「仁風慈雨沐兗州」。蔣主席未到兗州之前，已通知吳化文不必來接，只將部隊在東門外擺好等候校閱。所以吳化文一早帶了全師官兵在東門外排列，城內只留了少數衞兵。但蔣主席下了飛機後，卻一車開進兗州，逕去師司令部，到了吳化文的臥室及辦公室，看見臥室一張單人木板床，一床薄被，蓋了一張潔白被單，辦公桌內也是木製凳椅，一塵不染，老先生看了不住點頭。

此時吳化文已得到報告，從東門外跑回來，再陪老先生到了校閱場，檢閱過之後，營長以下官員解散帶回，團長以上由老先生點名召見。當點名到守大汶口的趙團長，老先生看了幾分鐘。然後再集合官長講話，話講的不多，其中最動人的兩句是：「好好的幹，我擔保各位都有光明的前途。」訓話之後，老先生就飛回南京。

到了此時爲止，吳化文決無二心，自己經過十年奮鬪，終於當到了正規軍整編師師長，比起當年在韓復榘部下的四位師長，此時只有曹福林擔任五十五軍軍長，可與他相比（按：整編師與軍相同），其餘三人都退伍了，當這幾人當師長時，他不過是一名團長，吳化文還有什麼不滿意，何況共產黨是他血戰八年的寃家，吳化文即使作夢，也未想到以後投共。至於後來的變化，確非任何人始料所及。

王耀武逼反吳化文

吳化文何以會投共？筆者對此事經過毫無所知，但推想王耀武負的責任一定很大。當時的建制，王耀武是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吳化文部就歸王耀武指揮，兩人之間相處如何雖不知道，但以王耀武的個性而論，對於像吳化文這種出身不正的雜牌軍，當然存有歧視心理。

當時吳化文守兗州本來沒有問題，王耀武卻因爲濟南吃緊，命令吳化文派隊增援。吳化文派徐旅往援，未到濟南又命令回兗州，未到兗州遇伏，全旅敗沒。吳化文認爲王耀武這樣瞎指揮不懷好意，是想假借共軍之手消滅他。

以後整個形勢更加惡化，吳化文奉令放棄兗州，全師開去濟南，防守飛機場。到了共軍猛攻濟南時，飛機場成爲重要目標，傷亡甚重，請求補給又遲遲不到，吳化文已生異心；兼之共軍將被俘官佐放回，勸告吳化文投降，但吳化文仍然遲疑莫決，內心仍然下不了決心。可是，消息被王耀武知道，去電話傳吳化文到綏署問話，吳化文知道一去必被扣留，於是就索性反了。

如果王耀武多讀幾句書，知道將將之道，輕車簡從去看吳化文，開誠公佈相商，則吳化文可能不會叛變，吳化文不變，濟南還不致失守。

吳化文叛變後，共軍將之改編爲一個軍，派去的政委就是目前鼎鼎大名，剛被江青打垮的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曹荻秋爲人很有學問，據說共產黨的黨味也很淡，對吳化文以下各人都還善待，那個楊友柏纏了一身毒癮，曹荻秋還送錢給他戒毒。至於以後的事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吳化文在一九六二年病故，其他諸人下落均不詳。

關於吳化文的事情，筆者就知道這麼多，其中定有錯誤。深盼知道此事原委的朋友，尤其是曉得抗戰前後吳化文的情況，諸如他怎樣升爲手槍旅旅長？何以未隨孫桐萱撤退？八年抗戰他在山東的情況？以及他投共的經過？能以寫出來補充拙作之不足。因爲此人也是現代歷史上一個値得注意的人。

宋教仁撓回「間島」主權

——留學生愛國運動的先驅

史劍非

近來爲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在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會發動示威，近日更有四百多留美學人上書政府，要求力爭該列嶼之主權。知識分子爲政治候鳥，對國事最敏感，歷來如此。而今天的釣魚台事件，不禁使人想起六十五年前的間島事件。今天海外知識分子之保衛釣魚台的運動，結果如何尚未可知，而當年保衛間島運動，則由於一個中國留日學生之奮鬬而成大功。此人就是宋教仁！

「鴨綠江源獨立國」

宋教仁辛亥前留學日本時，喜研究史地之學。他到日本時正趕上日俄戰爭，報載中國東北時事甚多。由於帝俄軍隊隨時逾境肆行掠殺，東北邊民乃團結武裝嘯聚山林，從事自衛。因皆坐騎，人稱馬俠。日、俄兩軍均不敢犯。宋教仁感到其事甚奇，其心甚苦，同盟會成立後，西南邊陲起義屢次失敗，宋教仁乃建議赴東北爭取馬俠做爲革命力量。因此注意蒐集有關中國東北地理的書刊。偶在東京書店購得一冊雜誌，載有「鴨綠江源獨立國」一文，記述在鴨綠江、圖們江、松花江發源之地，有一形同獨立國家之地帶，稱「間島地方」，約與日本九州島同大小，其地富礦產、林業、人參，十餘年前曾被一山東人韓登舉佔領，清兵屢攻之不克，乃被招撫每年納供金二十萬兩。這些傳奇故事益引起宋氏對「間島」的研究興趣。

一九〇七年三月，宋教仁偕同志白楚香赴東北遊說馬俠參加革命。並與馬俠首領李逢春達成協議，宋於安東建立「同盟會遼東支部」，後因事洩，白楚香被捕，計劃失敗。但從此使宋氏對間島問題增加了不少知識，而異日終爲國家所用。

無中生有的「間島」

省延吉縣。因在邊境，地曠人稀，韓國人乘機越界開墾，名其地爲「墾土」，日久訛傳爲「間島」。一九〇五年日本吞併朝鮮，一九〇七年七月，日本朝鮮統監府竟派兵於間島設立派出所，據地爲己有，清廷抗議無效，「間島」問題由是發生。

當時朝野均憤慨萬端，但是日人言之鑿鑿，指爲朝鮮領土之一部分。清廷找不出證據駁斥之。因爲地圖並無間島之名。當時宋教仁在日本，於帝國圖書館中找到朝鮮王室古籍，發現多處記載皆明確證明「間島」是中國領土。於是根據這些資料寫成「間島問題」一書，將韓人入境開墾之經過，及「間島」一名之由來，源源本本寫了出來，證據堅實，無駁辯之餘地。

事爲某日本學者聞知，力勸宋教仁將版權售與日本政府，將所得費用補助同盟會的革命活動，言甚成理，頗爲動人。但是宋教仁再三思量，終將書稿寄給直隸總督袁世凱。

以當時宋的處境——日本是敵國，清廷是革命對象，二者都是敵人。賣給日本可得一筆巨金，有利打倒清廷之革命。如寄交清廷，則空無所得，反會提高清廷之聲望。取捨之間，煞費苦心。但他終於寄交清廷，證明完全正確。因爲清廷可據而索回「間島」領土，領土是國家的權益，是永久性的大問題；而革命遲早必成功，暫助清廷，是一時的小問題。

暫棄革命國土爲重

袁世凱接到宋教仁的書稿之後，因宋署名宋練，袁世凱不知他是革命黨，乃電約回國協助交涉，宋未奉召。袁將宋書轉交清廷，卒據該書在對日交

山西作

馬烽、西戎合著的「呂梁英雄傳」，似乎是第一部反映中共部隊和游擊隊生活的長篇小說。寫成於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間。比孔厥、袁靜合著的「新兒女英雄傳」；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都要早些。那時，中共根據地似乎流行採取章回小說手法創作通俗小說的風氣。「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洋鐵桶的故事」等，都是採用章回小說手法寫成的。

那時正是日本鐵騎蹂躪大片中國土地的時候，「國防文學」的口號高唱入雲。不說在中共根據地或西南大後方的文藝工作者，都毫不例外地在他們的作品裏，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生活。「呂梁英雄傳」採用通俗的語言和羣眾所熟悉的章回形式，描述呂梁山區人民抗日的故事。書中以呂梁山區一個小村子康家寨爲背景。康家寨的人民也和中國各地農民一樣，善於忍受而不善於反抗，把自己身受的苦難歸咎於命運。村裏的惡霸漢奸康錫雪和他的爪牙，經常欺壓農民，農民們卻是敢怒而不敢言。後來在共產黨的武工隊員武得民的領導下，康家寨的年青勇敢的農民如雷石柱、孟二楞等，參加了共產黨游擊隊，發動康家寨以及附近村子的人，聯合起來，終於把日寇和「維持會」的漢奸趕走。全書共有八十回，寫至日本投降爲止。書中自然脫不了歌頌共產黨的老套。可是在當時來說，還是有一定的

友。同盟會的同志中，曾有人猜忌讒誣他，指他賣黨結交滿淸官吏，但多數同志皆洞曉宋的懷抱，不為所惑。

宋教仁於「間島問題」一書中即指出，日本强佔「間島」，目的在以此為基點，侵畧全部東北。「使滿洲全土而悉入於日本也，是日本獨佔優勝之地位，而破均勢之局也，各國其不能默爾而息明矣。張牙舞爪，紛至沓來，以共逐中原之鹿，噫！禹域雖大，尚有吾人啜飯之所乎？……」

當宋教仁之寄函袁世凱，二人從未謀面，間島問題賴宋之力，淸廷交涉得勝，從此留下印象。及辛亥革命，民國初立，袁世凱挾北洋六鎮，包藏禍心，投機於淸廷與革命黨人之間，宋教仁則成為他的主要對頭。

「間島問題」一書，袁世凱贈宋二千金，宋坦然受之；及民國元年末宋氏離北京，出發赴長江各省作競選旅行時，袁世凱特別邀宴，酒後並贈以狐皮袍兩件，支票一本任其支款，宋教仁受皮袍，而將支票奉還。因拒收買，致啓袁之殺機，民國二年三月遂被戕於上海車站。

西太后賞識宋教仁

宋教仁所撰「間島問題」一書，不但為國家爭回領土，並且震動了當時的女獨裁者西太后。

據老革命黨人劉成禺所著「世載堂雜憶」所記，當間島問題進行交涉之際，「北京當局尚悠悠忽忽，事為西太后所聞，命速進呈間島問題原書，閱畢，拍案曰：國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務大臣不能引用，可惜！頗有武則天閱駱賓王檄文，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曰：『有才如此，宰相之過也』風度。一日，召見慶親王，手交諭旨：「宋練着賞給五品京堂，來京聽候任用』云云。太后一言，外部囂然。間島交涉結束，仍以宋書為根據，遂有特派吳祿貞為間島辦事大臣之命；遯初始終未入京。」

所提之吳祿貞，也是革命黨人，並是宋教仁之舊交。湖北省最早的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即由吳、宋等諸人所倡立。

烽與西戎

待旦

戰。一九四〇年赴延安，參加中共的正規部隊，並在部隊藝術學校裏學習過。一九四三年被派到晉綏邊區從事地方羣眾工作。這時起才開始寫作。一九四四年擔任「晉綏大眾報」記者，繼任編輯、主編。西戎也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參加中共的武裝鬬爭。

馬烽在「晉綏大眾報」工作時和西烽認識，兩人合作寫成「呂梁英雄傳」。

在創作活動中，馬烽的成就遠比西戎為大。一九四九年後，先後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有「金寶娘」和「村仇」兩本。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說「結婚」被選入初中語文課本，這更使馬烽的名字為青年讀者所熟悉。這篇小說的內容是寫男女主人公為了工作一再拖延婚期的故事，反映「解放」初期的農村生活，並不見得十分出色。

一九四九年馬烽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工作，似乎出任作協的理事。一九五六年，調任山西文聯副主席。六一、六二年間又調回中國作家協會任該會理事。馬烽的創作活動一直沒有間斷，近作小說有「三年早知道」和電影文學劇本「我們村裏的年青人」（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分上中下三集，票房紀錄還算不錯）。

馬烽的創作不少，可是嚴格說來卻嫌深度不夠。也許是由於他不敢干預生活，筆者有一種感覺，感到馬烽的作品幾乎都是中共政策的解釋工具。中共搞「婚姻法」，他寫「結婚」；中共搞「農業合作化」，他寫「三年早知道」；中共搞「大躍進」，他就寫「我們村裏的青年人」，描寫農村青年怎樣開梯田，怎樣搞水利，實在沒有多大瞄頭。可是像他這麼忠於中共創作理論的作家，竟然也逃不脫身敗名裂的命運。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的「三年早知道」被指責為「寫中間人物」的理論標本。因為「三年早知道」的主人公趙滿囤是甄家莊最落後的社員，他的個人主義思想十分嚴重。「剛入社那二年，恨不得社快點垮」，他當飼養員，只餵好自己已入社的牲口，社裏的牲口卻「瘦得皮包骨」。他替農業合作社趕大車運貨的時候，卻「順帶做起小買賣來了」，「耍奸取巧的手腕比誰都高」。儘管馬烽寫趙滿囤這個落後的社員，在事實的教育下，在農村幹部的批評和幫助下，最終改變過來。可是中共仍然認為他沒有熱情歌頌「農村中的先進人物」，精心塑造所謂「中間人物難得的形象」，是故意揭「社會主義」的瘡疤，因而，「文革」一開始，馬烽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個由中共一手培養出來的作家，一個用自己的作品解釋中共政策，典型聽話的作家，也落得這種下場。若早知如此，馬烽也許要為自己的創作而懊悔，試問這些解釋中共政策的作品，能在五十年後生存嗎？

西戎「解放」後一直在山西省文聯工作，自一九五六年起就擔任作協山西分會的機關刊物「火花」月刊的主編。可能由於行政工作和編務太忙，一九四九年後他的創作遠比馬烽為少，名氣也比馬烽為小。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能逃脫被鬬垮鬬臭的命運。他一九六二年寫的短篇小說「賴大婚」，也被指為邵荃麟「寫中間人物」理論的「標本」。這篇小說的主人公賴大娘自私自利，工作不負責任，對人民公社的制度懷有不滿的情緒。生產隊派她去養豬，她把隊裏的豬養死了，還侵吞了一百斤飼料。（當時不準私人養豬）後來公社准許社員私人養豬，她對這個規定卻深表懷疑。自己養了一頭豬卻擔心養大後被沒收歸公，乾脆殺了吃掉。等到看見別人養豬掙了錢，賴大娘於是第三次養豬了，認為「能賣錢就行，錢就是利。」西戎這篇小說倒十分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的精神面貌。寫出他們抵制「公社化」的消極反抗，正因為這樣西戎才會被中共一捧子把死。中共認為西戎沒有寫出「農村兩條道路的階級鬬爭」，故意誇大農民的「落後面貌」，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馬烽與西戎在大陸文壇上，攜手竄紅了出來，也在同一時期被打倒，結束了他們的創作生涯。

赤都懷仁堂暢想曲（短劇）

趙聰

周　（走進主席官邸的客廳，仍和往常一樣，坐在他每日前來滙報的沙發上）警衛員同志！

警　（從旁門進來）啊，總理！

周　主席起來了？

警　主席病了！

周　（驟驚）病了？昨兒個不是還好好的，什麼時候病的？

警　大約兩個鐘頭以前。

周　醫生來過了？

警　還在裏邊。

周　醫生怎麼說？

警　醫生說，心臟完好，只是——

江　（如帶雨梨花，匆匆自內跑出，向警衛員）快打電話請姚政委馬上來！（瞧見周）啊，總理！（嗚嗚哭泣起來）。

周　主席怎樣？

醫　（進來，以爲周問他，連連搖頭，代表回答）。

周　（故示悲戚）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麼？

江　心臟停了，眼也閉了，還流下了淚……

周　主席說什麼沒有？

醫　在停止呼吸前，只說了「少奇同志……」下面沒聽清，就閉煞眼睛了。

江　不知爲什麼他這時候卻想到那叛徒！

周　沒報告副主席？

江　還沒有。

周　警衛員同志，要電話，我來報告副主席。

警　是！

周　（對江）你通知了文元同志，也得通知東興同志。

江　對。

警　總理！（遞過電話聽筒）。

周　（接過聽筒）喂，喂，是葉羣同志麼？……副主席怎麼？……不嚴重吧？……咯嗽得一夜沒睡？……不能來，那末，我去一趟吧……我這就去。（把聽筒遞給警衛員，對江）叫東興同志在官邸四圍嚴密佈置一下，叛徒那裏也要加崗；文元同志來到，叫他在這兒等我，我就回來！（說完走出）。

江　打過姚政委的電話沒有？

警　打過了，姚政委就來。

江　再要汪候補政委，也叫他馬上到這兒！

警　是！

江　還有，叫李納、李敏都快來！

警　是！

姚　（自外匆匆入，見江面有淚痕）江青同志，主席？……

江　我們最最躭心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泣）

姚　您是說主席他已經——

江　嗯。（又泣）

姚　（亦隨之泣）眞想不到……這不幸……來得這麼快……昨兒他還精神飽滿地指示我，說要我同伯達同志合作，給他擬幾條新語錄……眞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去見伯達同志，他就……

江　（擦了擦眼淚）咳！什麼話都不要說了，現在你看該怎麼辦？

姚　總理、林總知道不？

江　總理來過，找林總去了，馬上回來，叫你在這兒等他。我的意思是，在總理沒有回來以前，我們自己的事，應該先作個決定。東興一會兒來。你看，春橋他們——

汪　（自外闖入）夫人，文元同志！

江　東興，主席過去了！（泣）

汪　（大驚）啊！（見陳、康連袂入）伯達同志、康老，主席駕崩了！

陳、康　啊！我們看看去。（雙雙從偏門出，汪、姚亦隨之出）（從內傳出哭聲，驟然停止。李納、李敏進入）

納、敏　（仆倒在地，一個抱住江的一隻腿）媽呀……

江　不許哭！這不是哭的時候，你倆趕快收拾東西，就是平素我告訴你們的那些東西，外幣、條子、鑽石……越快越好，說不定馬上就要上飛機……

（兩人走出，汪、姚進來）

汪　主席已經冷卻了。

姚　（向江）兩位常委在密商，我二人便出來了。

江　你們來，正好，我正要東興通知民航局，預備兩架飛機。

汪　那得通過軍委。

姚　要飛機到哪兒去？

江　先到香港，再轉日本。

姚　我看，不能走，也不必走。

江　不走怎成！那些忘八蛋，主席活着都敢不聽主席的話，如今主席已死，他們還怕誰？我們不能等着給人宰殺！可是，要不要叫春橋來？黎原、國鋒他們那裏通知不通知？

姚　現在就打電報通知，春橋同志必須馬上來。（說着，就掏出一個本子寫）

汪　夫人，飛機得請軍委轉知民航局，您忘記那裏還在軍管麼？

姚　（寫好，撕下交給警衛員）趕快交譯電員同志拍出！（向江）我們用不着走，我們有人、有地盤，可以鬬爭，而且有把握獲得勝利。主席在世時，太遷就他們了，才把我們的人全壓了下去了。如今不同，他們壓迫得越厲害，

遭遇的反抗也越厲害。只消一號召，文化大革命再從頭開始，組織巴黎公社，那末，幾百萬幾千萬革命造反派就又出來了。一切都不必匆忙，等春橋來了，可以詳細研究辦法。不過，這事要守秘，不但周頭不能讓他知道，就是伯達、康老，也得背着他們。我看，林總不能立刻成爲主席，雖有黨章規定，也得等開過中全會才成。且說那些一向和林總貌合神離的大軍區司令員們，如果知道了主席的噩耗，也未必就肯擁護他。我想，無論就總理說，或是就林總說，主席的噩耗，還得要保秘一個時期，伯達、康生在裏面的密商，恐怕也是這個問題。在這個保秘的時期，他們好從容安排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借着這個機會安排我們的，你說是不是，東興同志？

汪　文元同志所見甚是，我們不可鹵莽，露出馬腳。

江　照你們這麼說，那就不要走了。

姚　當然不要走。主席所說的形勢大好，永遠沒有錯。

江　不過，林總的哮喘又發作起來了，不能起牀。

姚　這就更好。

陳、康　（入）麗娜和毛毛呢？

江　剛才她倆一跑進來就號，叫我責斥了幾句，躲到後面去了。

康　是呀，不能哭，她們先在屋裏，撲在她們爸爸身上就哭，是伯達怕消息外露，止住她們的，不想她們到這裏又哭。

陳　主席之死，是關係到全國和國外的一件大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沒有作出決定以前，絕對不能洩漏一點消息。

康　我們現在就在這兒等總理。

江　可是呢，總理剛才說來者，叫東興同志在四周佈置一下。

汪　是！（走出）

陳　林總能來麼？

江　哮喘病復發，不能起牀，總理在這兒打電話，是葉羣同志說的。

康　眞是的，在這個結骨眼兒上，他可病不得呀！

周　（匆匆進屋）很好，（對陳、康）你們都在。（對大眾）現在我們要先開一個中常委小型會議，暫時請各位……

（江、姚、汪、警、醫退出；周、陳、康湊在一起坐下）

周　主席已死，副主席染病在牀，不能來，中常會只落了我們三個人，先開個非正式會吧！

陳　林總的病怎麼樣？

周　唉！應該說是舊病復發，不過這次發作的非常嚴重，咯嗽整夜沒有停止，止咳針打了兩打，仍然不見效，說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吐，聲音已經啞了。

康　喲，這個樣子，不是凶多吉少了麼？

陳　如果他有個好歹，這問題可大了！

周　我們不能想的太遠，現在，我看主要先得決定兩件事：一是對主席的死暫時必須保密，二是在副主席不能執行職務期間推定一位政常委代行職權。這兩件事，適才副主席已經同意，只看你們兩位有何意見。

陳　我贊成，並提出由總理暫代副主席執行主席職權。

康　我完全同意，剛才我和伯達會經商量過，我看，就是這樣罷。

周　由我代行，副主席也曾這麼說過，不過我負的責任已經夠重，恐怕力難勝任，我看還是由你們二位中推定較好。

陳　總理就不必謙了。我知道我，無論哪一方面都不夠。

康　我就更加不夠了。

周　如果兩位執意把這重擔加在我的肩上，我就只有勉爲其難了。這要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

陳　事不宜遲，即時發通知，大多數政委在京，馬上召開。

周　這事就請伯達來辦，通知內容不能透露主席的死和副主席的病。

陳　那是自然。

周　我到國務院，一會兒中央會議廳見。（走出）

（江、姚、汪入）

康　（向江、姚、汪述說會議決定）

陳　（擬通知稿。擬好，呼警衛員進入取去）

康　（向汪指示）你去找謝副總理，讓公安部隊待命行動！

陳　（向姚指示）把整總理的黑材料找出來，準備好。

江　你們不等春橋？

陳　春橋不能動，上海要緊。他一離開，上海就會落在許世友的手中。

姚　可是電報剛剛發出。

江　我看，還是來一趟的好。

康　見面後馬上回去。

陳　既已發電，只得如此。

江　文元負責讓王力、關鋒、戚本禹、林杰、穆欣準備。

姚　是！

（電話鈴聲突然響起）

姚　（接耳機）喂，噢，葉羣同志，總理回國務院了，副主席……喂，喂……怎麼斷了線？（放下聽筒）

江　怕是林總……

陳　我們得準備到中央會議廳開會。

康　對。

（黃永勝帶溫玉成入）

黃　奉副主席令，這兒交由軍管，由溫副總參謀長接替東興同志。

江　那？？？

溫　這兒的人無論是誰，出入都要得到軍管會許可！

江　我們都要去開會。

溫　上峯無命令，不准去！

江　黃總參謀長！

黃　這是副主席的命令！

（幕急落）

賭馬必輸

據說，嗜賭是人類的天性，任何種族都是一樣，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中國的賭術，早在周代便已大盛了，「論語」陽貨篇，孔子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連聖人也不反對賭博；「博物志」云：「老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就是骰子的前身，這證明老子不但是個大哲人，還是個賭具發明家。「晉書」何無忌傳云：「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唐詩人高適「少年行」有句云：「一擲千金渾是膽，家徒四壁不知貧。」由此也可以看出古時賭徒們的豪情勝概了。

賣油郎一生讀過不少「經」，雖還沒有「十三經」那麼多，卻也頗為可觀，如三字經、詩經、書經、易經、禮經、麟經、孝經、金剛經、聖經、鑼鼓經、麻雀經等，到了香港又迷上了「馬經」。最遺憾的是對「狗經」不感興趣，否則，早已成為身通「十三經」的學者了。

「刨」了半年馬經，覺得比幼年讀五經時還有心得，當時的生活正在「剃刀邊緣」，作生意無資本，找事情無資歷，於是我忽發奇想——向快活谷中「掘草皮」去。由於各種資料齊全，分析得週詳精密，所以投起注來，雖然比不上端木賜先生的「億則屢中」，卻也常常能「貼」中冷馬。不過，也常常發生該贏反輸或突然「爆冷」的怪事，「掘」來的草皮便常常在這種怪事中再「鋪」回去。

賭了三年，我由統計資料中得到個正確的結論：賭馬必輸！較之一般人說的「久賭神仙輸」還要可怕的多！

賭久必輸，是因抽彩之故。但一般抽彩大都為百分之五，最高也不會超過百分之十。而快活谷中的賭馬，政府和馬會所抽的稅、彩，幾達百分之三十，例如：閣下帶一千元去賭馬，全數投注，第一次要抽你三百元；七百元再投注，便只賸下五百元；如此連賭十場，假使你能賸下一百元便已算是贏錢了。因為十場下來，稅彩要抽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你的本金應該只有三十多元。所以任何賭博也沒有賭馬輸錢的機會大。賣油郎曰：「如要輸錢，乃可賭馬！」因而受了三年教訓之後，再也不肯涉足馬場。以上的話，還是就正大光明公平競賽說的，如果有人「出老千」，馬迷當更無噍類！

報載：「蠱惑馬」案開審，副練馬師王登平大爆內幕，又是對馬迷當頭一棒，寄語馬迷，如不想作「無名慈善家」，應該迷途知返了！詩曰：

一、賽馬賞心屬富翁，馳驅競技笑談中；千金一擲無他意，只為隱名濟困窮。

二、日用房租一袋提，愉園賭馬早成迷；家中妻女飢寒甚，

從魯迅詩想到堅壁清野

魯迅以「崇實」為題改崔顥黃鶴樓詩云：「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日薄榆關何處抗，烟花場上沒人驚」。年前曾被大陸的「有心人」用來隱喻「文化大革命」後的大陸情形，刻於外運出口的籤上，運來香江，使此間也熱鬧一陣子。左派仁兄雖然把這類籤收回，不准出售，但卻硬來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否認，力言這是魯迅的詩作，沒有絲毫諷刺「文化大革命」之意。這事已家知戶曉，不說也罷！

魯迅這首詩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刊於上海申報「自由談」上的。那時日寇侵佔了東北三省，三三年三月一日攻佔山海關，大有鯨吞華北之勢。國府為了避免八國聯軍洗劫北京城，掠奪中國文化珍寶歷史重演，防禍於未然，先把北京城裏的歷史文物裝車南運，魯迅便在申報上（用何家幹筆名）首先發難。其實這倒是魯迅的偏見，後來日寇不但的確攻佔北平，而且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倘若國民政府不事先把文化珍寶運走，此刻「北京」故宮博物館和台北博物館將陳列些什麼呢？倘若被「八國聯軍」劫後所餘下來的一點文物又被日寇運往東京，今後中國的歷史考古學家，要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物，恐怕非跑去東京不可了。然而想不到的卻是吳晗罪及海瑞，海瑞刻於石碑上的筆跡，統統被琢毀磨光；其他歷史文物，也被「紅衛兵」視為「四舊」，統統被「砸個稀巴爛」。魯迅先生：「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之言，於今實現。魯迅九泉之靈若有知，其感慨大抵不會比寫「崇實」一文時更少一點吧！

香港素有文化沙漠之稱，即使兵臨城下，大概也沒有什麼文物值得事先裝箱運走。長洲天后廟之古劍，大概不算得什麼珍寶，看來香港唯一有「提前撤退」之必要的只是「黃金」而已。新界租約只有二十多年就告期滿，二十多年對於「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中國人來說，恍如隔世，大可不必杞人憂天，到時再算。可是曾經搶掠過北京城裏文化珍寶的，心細且精於計算的英國人，卻不會像中國人那樣胡塗，臨急才抱佛腳。他們是要早做準備，防患於未然的。香港既沒有比黃金更加值錢的歷史文物可以裝箱運走，那麼只可老實不客氣地把「黃金」裝箱運去英倫了。反正英倫「金庫」空虛亟極待補充，而南非早已獨立，南非的金礦，英倫已「鞭長不及馬腹」。香港也就成為補充金庫的唯一來源，於是「裝運黃金」也就成為準備二十多年後撤出香港的首項「防禍於未然」的工作。對此香港人皆有目共睹，也改崔顥黃鶴樓詩半首以弔之曰：

黃鶴已載黃金去，此地空餘「黃金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浪淘沙——南越軍在美機協助下入寮，戰果輝煌，昔因

憑常識看香港的交通難題

[利泊車問題，就這樣說過：「我們爲什麼]要爲泊車問題而頭痛呢？我們不會改善公共交通嗎？」這話很對，雖然蘇聯也正在製造這些問題。

在香港，不僅僅是個問題，而是一種病症，我稱它爲「蠱脹病」。

一個像香港這樣地方狹隘，人口集中的都市，本來最多只能容納五萬輛汽車，現在竟然增加到十五萬輛，這個問題太大了。何況照眼前的情勢發展下去，增加到三十萬輛也不出奇。到了那時，汽車的代步功能就完全失去了，因爲走不動。因此假如香港的蠱脹病再不醫治，任由其發展，我勢必成爲香港的預言家和先知。雖然我絕不願自己成爲先知。

香港的泊車問題已到極端嚴重的地步，而且看來很難解決。有人說，可以廣建停車場，但這只是表面的看法。因爲停車場必須建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建在摩星嶺和石澳是沒有人去泊車的。既然要建在人多的地方，不論其經營的方式如何，必然支出龐大。不但如此，停車場容納車輛是有個限度的，它只能建幾層，不能向高空發展。那未就算一個停車場容納三百輛汽車，那末五萬輛眼前無處可泊的汽車，就得建一百六十個停車場來安置。

但問題不在這裏，而是停車的人並不以有地方停車爲滿意；住在街頭的人，決不願意跋涉到街尾去泊車。使用汽車的原因既然是爲了出入方便，最理想的停車處就是自己的門前，而不是停車場。設若有朝一日建了許多停車場，有沒有人去光顧還是一個問題，是否再有違例泊車的事情也難逆料。

關於泊車問題，論者多矣。本人仔細研究下來，得出兩個結論。第一，以人治國家的觀點，詆毀法治國家的措施。第二，只顧及眼前的情況，不理會未來的趨勢。

總之，香港的交通問題是無望的，它是城市的血癌症，天先條件是地理上的限制，後天的條件是香港政府的錯誤土地政策。

像香港這種地方遲遲不建衛星城市，疏導人口和交通，是一件不可想像之事。而最堪扼腕的，卻是像這樣一個病入膏肓的城市，居然沒有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務。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如果情況不變），我預料在十年之後，香港將出現下列情形。

一、從尖沙咀到青山道，走路比坐汽車快。

二、一半的行人道作泊車之用。

三、從早到晚，一片喇叭聲。

黃思騁

鑼

[庸事頻胡鬧，怕逾雷]池？戳穿紙虎早嫌遲。一日縱仇三世患，剩寇須追！

羣而不黨、和而不同

[討論，被批評作者所否定的反調也刊出來]？爲什麼作者與作者之間，類似筆戰的文章，也經常在「萬人雜誌」出現？

我的答覆：這就是民主與自由；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具體表現。不僅「萬人意見」是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的地盤（觸犯刑章的人身攻擊，潑婦罵街的爛仔文字，與借此地盤發洩個人私憤者例外），就是各位台柱作者，或臨時投稿的作者，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大方向不錯，立場與原則一樣，那怕是對同一問題持完全相反看法的文章，我都發刊。

最顯著的例子，李燄生與岳騫對新疆問題的爭論；魯遲與趙聰對大陸毛派權勢起跌的不同看法；古鶴翔與寒山碧對「打倒孔家店」一語的辯論；方中原與我對十三妹不同的看法……等。

我爲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今日反共，就是反中共的不自由、不民主。如果我們自己辦這樣一本小小的刊物，也不能在作風上表現民主，還要利用編輯權力來扼殺作者的言論自由，那還反什麼共？又那有資格爭民主？這種只有我說的全對，你說的全不對的「一言堂」作風，根本就不配做一個「民主自由的鬪士」！

而且，對任何問題的看法，很難說得上是「絕對正確」，像岳騫所提出「新疆獨立」的問題，此時此地提出，的確有點不合時宜。可是，說不定將共禍消除之後，那時可能要變成不移之論的眞理。像魯遲堅持的毛派現已失勢；趙聰認爲毛派仍抓着實權，究竟誰對誰不對？這都只有等待未來的事實才能證明。寒山碧借用「打倒孔家店」的話，作爲一句俏皮話來引用，沒有什麼不好；古鶴翔爲「孔孟之道」所作的辯護，絕對正確。我所知道的十三妹，比較全面而深入；方中原爲十三妹之死抱不平，也有他的道理……諸如此類正反兩面的文章刊出之後，可由讀者去自作選擇，評定是非；如果目前仍不能作出結論，可讓歷史去證明誰對誰不對。

因此，我最讚賞伏爾泰的話，他說：「我雖然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決不扼殺你自由發言的權力。」（大意）

我不但反對「我就是眞理」的霸道作風，我更不屑做那些要他人寫文章或改文章吹捧自己，攻擊別人的鄙卑事。我編本刊四年了，筆戰也打了不少，所有的作者與讀者可以爲本刊的形格及個人的人格作證，老萬與我從未邀請或示意過任何一位作者或讀者，寫文章來捧我們，罵別人，一切筆戰文章與投書，均是作者與讀者自動自發自願執筆的。

我要强調一句：我們是「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惟小人反是。（江城子！請早發稿）

張贛萍

泛談三師同學的罷課

三間師範學院同學罷課的結局如何，至今天（三月二十八日）執筆時為止，還是未知之數。根據三師同學的宣言，則似乎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而政府當局，除了發表對新薪給制度的解釋外，似乎根本就不把三師同學的罷課事件放在眼內。

以筆者的看法，政府的一貫作風是採取「拖」的手法，到羣情洶湧時，便以畧變方針的態度和方法去緩和反對者或主張者的憤怒情緒；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運動，和最近各界反對加水費的情形，政府所採取的應付方法，就是顯明的例子。

因此，政府當局對三師同學的態度和應付手法，可以預料的，就是看三師同學所採取的交涉途徑和態度的是否强硬了。

筆者無意鼓勵三師同學的罷課態度强硬下去，祇是就政府當局近年來的處事態度而加以分析吧了。

很多人以爲三師同學爲薪金而罷課未免太過分，這些人的論點是：身爲準教師的同學，不必斤斤計較於薪給的問題，何況，祇是初出來爲人師表時的薪酬較低而已，到升至頂點時，其薪金更比現在的最高點還要多；做教師者既然具有教好下一代的精神，就不可太唯利是視！

這一說法，在理論上來說，似乎有多少道理。但我們要明白，獻身於教育事業的同學也是人，他們之所以選擇教師爲「事業」，（不客氣地說，實在是「職業」。）絕大部分是看到薪金比普通行業爲高，然後才說到教育是「神聖的工作」。

現在就讀於三師的同學，大部分是前年九月入學，他們入學時，已清楚明白到他們畢業就職時，月薪的起點是千多元。這無形中是說明政府與他們已有一種無形的契約存在。那知政府竟然擬減少他們的起薪點，這未免自我撕去無形的契約，又那能使他們順服呢？

假如政府擬堅定執行新薪給制度的話，也應兩年後才執行，因爲那時的師範畢業生大部分是今年九月才入學，他們入學時已知道起薪點的多寡，也就無話可說了。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明白此點，切不可以爲「秀才作反，三年不成」，他們現在可能無可奈何，但憤怒的情緒，一定積壓在心中，假如政府一意孤行，恐怕一旦這一憤怒的情緒與其他方面的憤怒情緒滙合而同時爆發時，則很可能一發便不可收拾，到那時政府才從頭理智地做起，恐怕也爲時太晚了。

其實，香港政府也應該吸收一九六七年的教訓，當時香港居民的所以支持香港政府，並不爲了什麼，祇是爲了安居樂業而已。因此，香港政府

青年之聲

外交之道與立國精神

最近一連串的「承認中共」事件，一連串的國府與國絕交事件，迫使我國政府，有重新的檢討及釐定嶄新的外交政策的趨勢。魏道明外長的下台，更意味此可能趨勢逐漸走向明朗化。萬人傑先生會就其趨勢的改變可能作一推測，認爲國府的新外交政策將可能採取不主動對與國提出絕交的辦法，以減少國際間的壓力，這樣做可達致第一、避免自我孤立；第二、把壓力轉移於中共擔荷的目的。

此推測準確與否，非本文所欲討論，作爲關心中國前途一分子而言，我覺得即使國府能走這條路，也不見得十分聰明，而且其結果必將更爲不可收拾。

許多國家之所以承認中共，大致不出兩個原因，一是現實利害擺在目前，承認它即於己有利。一是執政者爲羣眾的愚昧所壓迫，明知這樣做等如抱虎而眠，但亦不得已以之作過渡性的和緩方劑。雖然二者同樣爲現實利害所左右，但其間卻有深淺之殊，前者見利忘義，是沒有方法補救的；後者爲勢所迫，於情尚有可原宥之處。假如我們不問情由，一體看待，誠然有自我孤立之嫌；但假如我們放棄主動採取絕交途徑，轉而把「絕交的主動」拱讓與人，則辱國喪體，莫此爲甚。我們當知，一個甘於賣友求榮的人，是無論如何不會因被賣者的採取任何態度而放棄其賣友的行爲與求榮的希冀的！一個出賣吾人的友邦，假如我們不主動與之絕交，則中共亦必將使之與我絕交，這樣，不獨於事無補，且將加深吾人所遭遇的恥辱。又假如以爲這樣能轉移壓力使中共擔荷，尤爲淺見，須知中共非同民主國家，它只有對人橫施壓力的習慣而沒有忍受壓力的習慣，其所以能夠如此，殆以其可以把老百姓的意志、生活幸福絲毫不加考慮之故，如前述第二種因民眾的愚昧所造成的壓力而被迫承認中共的國家，才是感應靈敏的國家，對於麻木不仁的中共，妄想他會接受壓力而有所困擾，是不智的！

一個國家之所以能立足於天地之間，所賴者唯正義，擇善固執，乃是正義的表現。從歷史上看，我們往往發現有所謂「時代的錯誤」，有時一種正義的主張，或一項睿智的決策，常被廣大羣眾所難以接受，或甚至被整個時代感覺難以接受，但時間卻證明這大多數人錯了！這是人類智慧的悲劇，像我們今天被無數親共人物痛責、汚辱、出賣，我們愈來愈感覺孤立，四面楚歌，但這並不證明我們所走的路子不正確，或與正義違背！假如我們因此而氣餒、而讓步、而忍辱，這才是我們的眞正失敗、這才是我們擇善不固，執德不宏，信心動搖的表現！

我們今天賴以作反共必勝必成的保證的，並非那區區幾十萬軍隊，而

人，是非讀不可的。

馬克斯的「資本論」，主要是對十九世紀的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症進行解剖，其觀點雖有偏頗和偏激之處，但不能否認，由於他一針見血地暴露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血淋淋的現實，即使我們不能承認他是一個具有「仁心仁術」的好診斷學家和好的醫生，但是，作爲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學家」，這差不多是對馬克斯的較爲公允的定評了。

羅素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寧赤勿死」說自然也是一種幼稚之見。但是，他的「權力論」則研究了權力在歷史中的變遷，和對它的表現形態及其價值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卻是一本很有學術價值的智慧之作。

權力資本論

權力、資本，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所謂「財勢」。這差不多可以說是今日原子時代的物質世界裏，最具嚇阻實力的最基本的力的單元。一位現在搞文學，辦雜誌的朋友在多年前就覺悟了，發現了這個眞理，他說：「金錢是一切力量的總和！」

最近，另一位青年朋友，又向我發表了他的人生哲學的高見，他說：「這是一個虛偽和欺騙的世界；這也是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要獲得正面的東西，必須以反面的手段去行進。要想好，就必先惡；要想美，就必先醜。」他還說，假如他有錢，他的一切什麼文憑，都會是買來的。

這自然是相當可怕的偏激的反叛情緒，這就難怪有那麼多靑年人「投筆從賊」，或者是拚命地在金錢問題上打主意，鑽空子了！

分析起來，這自然是人生觀的問題。但是，任何人生觀的形成，都有它的社會氣候的根源。

記得我的爺爺有兩個名句：「不用智，不用力，以爲富貴自有命……」以下說的什麼，我已記不淸，但從此我知道他是反對不勞而獲的。

讀書時，老師替我題紀念冊，寫道：「無財非貧，無學爲貧」。我知道，這是他對我這一個懶惰的校長仔的勉勵語。

但是，現在的老年人、中年人、甚至是年青人，朝思暮想的都是怎樣成名成家、發財致富，甚至到了不擇手段，寡廉鮮恥的地步，這種社會風氣確實是令人可怕的！

權力、資本，大有大的，小有小的；大盜盜國，小盜盜牛；小販管理隊有他的權力資本，一個小管工和小吧女也有他（她）的權力資本，於是，小人得志，便天下大亂了；更何況還未得志的人小呢。可怕！可怕！

方中原

青年之聲

輒冒冒失失地大動『斧刑』，還引以爲能，殊不知一字之差，謬之千里，人家本來是對的、好的，卻給他改壞了。」

「當代文豪」耍無賴

在這篇文章發表後，萬人雜誌第一五九期卻發表了半牌教師「黃卓明先生對『當文』的『歉意』」這篇短文，狠狠的打了「亂揮紅筆」的「大主編」一棒，使「當代文豪「噤不出聲。

這一來，該十一月號的「當文」無異自己摑自己的耳光，眞是羞極了，眞是氣極了。在這情況下，「當代文豪」耍無賴了。請看一九七一年二月號的「當文」罷，在「先生罵與後生笑」一文中說：「在一篇所謂『筆戰』的文章中，看到談起作家數易原稿，引以爲奇，且作爲攻擊題材，其實，『修正主義』是作家必經之路，自古已然。歐陽修爲宋代文學宗師，生平著作甚豐，但到晚年的時候，當他重讀以前的作品，卻覺得不少寫得甚爲幼稚，有的甚至還是錯誤的，所以他常常忍不住拿出以前的作品，重新修改、潤色。……歐陽修先生恐怕沒有想到，千百年後，竟有人以此作爲笑罵語；這又算得什麼『文藝批評』！」（編者按：奇在數易出版了的書，想把抄襲的部份改掉，相信歐陽修當年的修改，不會是企圖「毀屍滅跡」吧）

「當文」這一個「金蟬脫殼」招式，將萬人雜誌的批評「化解」。如果不留心，讀者便以爲黃卓明先生在「聯大書院校慶特刊」上刊登的「記一幅小山水」是經過黃先生自己修改的文章，而一九七○年九月號「當文」發表的「記一幅小山水」則是黃先生的初稿。

究竟是否這樣呢？請看黃先生在「聯大書院校慶特刊」上的附記罷！「本文曾在某文藝月刊發表，唯刊出時錯漏頗多，且誤刊了另一文作結。故特將原稿重刊一次，以表歉意。」請注意：黃先生已明言「特刊」所載者爲「原稿」，而「當文」所發表者則「錯漏頗多，且誤刊另一文作結」。

「當文」分明把人家的文章改糟了，卻不敢承認錯誤，而把錯誤的責任推給黃先生自己。

耍無賴的態度是要不得的，筆者在這兒提出兩個要求：第一、請「當文」把黃卓明先生的原稿影印出來，以證實錯在黃先生，與「當代文豪」無涉。

第二、請聯大書院社教系代主任黃卓明先生說明事實眞相。

希望「當代文豪」勿再耍無賴，更希望黃先生把這場是非弄清楚。

小古

「效顰」與「添足」

——評「曙暉」社論之五

・劉健・

第一七五期的萬人雜誌把曙暉社論的整個封面製版刊出。除了一中一英的兩段文字外，上面有教宗保祿六世和聖彼得廣場照片；下面有毛澤東和天安門圖片。萬人雜誌編者加上了一段說明——：

「這到底是天主教的刊物？也還是共產黨的刊物？像這種對中共圖文並茂的宣傳，教宗與毛像並立的封面，竟會出自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代言刊物『曙暉』上，怎不使人有『神魔難分』之感呢？」

記得去年，在教宗訪問香港後，本港某英文報章竟將教宗在大球場舉行宗教儀式的教友熱烈歡迎場面，與毛澤東在天安門的情形相互比擬而立論。本港星島日報立刻於次日的社論中，仗義執言，對某英文報章的言論，大加抨擊，直斥其妄。當時在拜讀之後，對星島日報主筆先生的作風，敬佩不已，自愧對某英文報章的謬論，沒有立刻提出反擊。沒料到，代表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曙暉」，竟以鮮明的圖片來對比了。與某英文報章的比擬立論，前後呼應，眞是耐人尋味!?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的說明，是使他產生了「神魔難分」之感，這是他以教外人士的觀點來看這圖片的刊登事件，我不能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卻願從另一角度，說出我的看法。這四張圖片的刊登，可以說是犯了兩大忌諱或是錯誤，這錯誤可以引伸出來，使每位中國天主教徒加以反省的。一是東施效顰；二是畫蛇添足。前四字道出了天主教傳入中國後部份人士所犯的通病；後四字則是這次大公會議後所產生紊亂情勢的一個最上乘的註腳。

假如讀者們留意到曙暉社論左邊的那篇英文，並註明是轉載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份「印帕」(Impact)的。「印帕」是菲律賓出版的十六開本的天主教社會行動與改革月刊，內容不錯，我是每期必讀的。也就是在這一期的封面上，出現了保祿六世和毛像。「曙暉」的編輯靈機一動，便照抄下來。但是所用的圖片不同，起碼該雜誌封面的毛澤東是戴軍帽的。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十一月杪至十二月初，正值保祿六世訪問菲律賓及香港的那段時間，該雜誌爲了應景選了封面設計，同時又以「教宗保祿與毛」(Pope Paul and Mao)作爲「印帕」那期四個社論之一。相信「曙暉」社論和圖片，恐怕就是由於讀到那期的「印帕」而得到的靈感，這不是東施效顰是什麼?!

然而，聖彼得廣場和天安門的圖片是另外加上的，這當然是屬於畫蛇添足者流了。更重要的是：菲國「印帕」的那篇「教宗保祿與毛」的社論，如果仔細地閱讀一下，它所表達的眞正主旨，決不意味着與「共黨交談」那麼簡單，特別是在第三段中所表達的意見。而「曙暉」的「理性與現實」社論，在響應「印帕」社論上，不但是畫蛇添足，反而使人有混水摸魚的感覺。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後，至今三百多年，如果說天主教對中國有影響的話，恐怕就得推利瑪竇、湯若望等的耶穌會士。因爲他們所用的傳教方法，就不是「東施效顰」式的。直到現在香港中學會考的題目中，利瑪竇、湯若望，以及中國學人教友徐光啓、李之藻等仍然受人尊敬的。反之，中國歷史上偌多的教難，以及中國人對天主教不感興趣的原因，也就是部份的教會人士用了「東施效顰」式的傳教方式。同時在有清一代的史籍中，究竟有多少辱罵天主教爲洋人、洋教、大毛子、二毛子的辭彙，任何一位中國教友決不能視若無睹。究其原因還不是由於「東施效顰」的結果。可幸，歷代教宗對這種情形知道頗詳，不時地發表通諭，最出名的要算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了。直到最近的大公會議，更強調了本地化的傳教政策，完全否定了「東施效顰」式的作風。難道「曙暉」以天主教知識分子的代言刊物，竟想使「東施效顰」傳教方式復辟？此其一。

這次大公會議所掀起改革，雖然到目前爲止我們還無法估計它的成功有多麼大，但確是天主教本身爲了適應時代需要一項偉大的反省和革新行動。起碼人們對若望二十三世的坦誠平易、保祿六世的堅定剛毅稱贊不已。可惜的是部份教會人士，就假借了這次大公會議所發表的十六個重要文獻，在斷章取義、任意曲解來興風作浪，做出了許多畫蛇添足的行徑。致使教會在這次改革中產生了很多紊亂。改革期中固然會產生混亂，但有很多混亂根本是不必要的，這純是畫蛇添足行徑的結果，此其二。無怪乎教宗保祿六世在本屆大公會議閉幕五周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發表致全世界各主教書中已經慨乎言之了：

「在現今言論思想混淆之中，每位主教在自己的教區，每次的主教會議，每個主教團應該注意，惟恐這種必需的努力，反會背叛眞理而分裂信理教導的統一。我們尤其應該謹防，惟恐任意的選擇，會把天主的計劃圈限於我們人類的視界，把天主的聖言局限於人耳悅聽的範圍，以自然的標準，擯棄現代趣味所不悅的眞理。聖保祿警告我們說：『任何人，即使是我們本人，或自天降臨的天神，苟其所傳於你們的福音，有異於我們向所傳授者，都應受詛咒』(迦：一，8)。事實上，我們不是天主聖言的裁判，卻是天主聖言在裁判我們，揭發我們迎合世界的惡習。」

寄語天主教大專青年，仔細地研討一下大公各文獻，並掌握其眞正精神！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

老毛服裝稱優雅

西方國家對中共的一切愈來愈感到興趣，英國男性時裝雜誌「裁縫」，選出世界一百位服裝最佳男子，毛澤東居然榜上有名。

記得年前在報上讀到一篇論及毛澤東服裝的文章，是一個著名裁縫師寫的，他認為毛澤東的濶袍大袖，徒然浪費布匹，由此認為他的衣袖、褲管都有改窄的必要。尤其大陸實行配給制，布料缺乏，這種服裝，實不值得提倡。他的見解，和「裁縫」剛好相反。

「裁縫」雜誌說：「毛澤東是自從邱吉爾以來，創造一種時裝趨勢的唯一政治家。」

但該雜誌又說：「大多數毛式衫領的短上衣的創製，實為已故印度總理尼赫魯開風氣之先，而並非由於毛澤東的思想靈感所致。」

作為一本具有權威性的服裝雜誌，居然烏龍到這樣田地，可見外國的所謂「專家」，不過如此而已。其實，說毛澤東的衣服是由尼赫魯裝蛻變而來，是外行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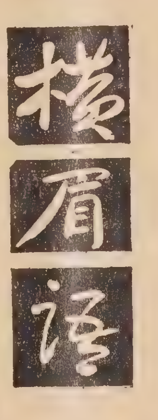
凡是看過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的，即使是最年青的中國人，也都曉得有所謂「中山裝」。過去，國內公務員都穿中山裝，天熱用藍斜布，天冷用黑嗶嘰絨。

毛澤東穿的「解放裝」，其實與中山裝無異，不過穿在毛澤東身上的特別濶大，唯一不同的是中山裝沒有那頂解放帽。這頂毛式帽子說不上美，其實十分難看，這是有目共覩的。它居然爬上世界性的服裝雜誌上，可見所謂時裝專家，完全當人是羊牯，可以隨便欺騙，信口開河。

「裁縫」雜誌還把毛澤東和英國「滾石樂隊」的米克積架相提並論，說他們兩人都是屬於「文化革命」之父，他們還有其他相同之點，那就是「優雅」云。

這說法眞是不倫不類，新潮的滾石樂隊洋琴鬼，居然和「偉大的舵手」攪在一起，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回事嗎？

唯一相同之點也許是他們都以「破舊立新」為口號吧？說到「優雅」，就很難使人有同感了。



騎劫菲航機事件

一架菲律賓國內航線的飛機，被六名長髮青年騎劫，從菲律賓飛到香港，放了一部分人質，換取二千多加侖汽油，沒等到中共同意，便飛入大陸廣州。世界上騎劫飛機事件已發生無數次，可是飛到香港，再轉入大陸，卻以這一架菲航機為首次。中共如何對付這些暴徒，是世人所關心的。

接近中國大陸的許多國家，有不少思想激進的青年，他們可能飽受中共宣傳，非常嚮往中國「幸福社會主義」人民的生活，如果這六名菲律賓青年騎劫飛機入大陸能獲成功，相繼學樣的必大有人在。香港是進入大陸的門戶，此路如通，以後同樣事件會不斷發生。

因此，香港市民對中共態度非常關心，大家希望中共釋放非航機及機內人質，六名劫機青年也將之遣回，這樣，才可避免同樣事件發生。否則，香港本身的航機也大有問題。

不管這六名劫機青年思想如何，中共也不該予以收容。因為，劫機事件是世界性的，可能發生於西方國家，也可能發生共產國家。蘇聯這老共產國家就已發生過這類事件。如果容納了這些暴徒，在中共正要發展民航的時候，難保同樣的事件不會發生在大陸。人民劫持飛機，飛到自由世界，這種事情，防不勝防，除非國際間彼此合作，劫持者才無所施其技。

中共是明智的該當機立斷，放走菲航機及人質，遣回六名劫機者。

據說，這六名劫機的都是長髮青年，五名是菲籍人，一名可能是華人，他們是否親毛的虎克黨人物，雖尚未證實，但可能性看來相當大。

現在，中共已將航機釋放回，人質也未受為難，只是六名劫機者留在大陸。這事的迅速解決，使人放下心頭的大石，但願這事不會鼓勵了其他亞洲國家的激進青年效法，這些不幸事件也不要再發生。

萬人傑

中共機關大地震

中共總理周恩來對南斯拉夫與意大利兩家雜誌的記者透露：中共中央行政機構的公務員人數，已由六萬人減少到一萬人，被裁減的職員百分之八十轉業到地方機構工作。

六萬人炒了五萬人魷魚，可說得是中共的一次大地震。六萬公務員，一下子可以減為一萬，即是說，一萬人就可以做過去六萬人的事，那麼，過去有五萬人屬於冗員了。

大陸人口不斷膨脹，據說現在全國已超過七億五千萬人。人力，在大陸是最賤的，因此中共做什麼事都使用「人海」。在戰場上固然是「人海戰術」，一切的「偉大建設」，也都靠無須代價、用之不竭的人力。

七億多人是毛澤東的一注大本錢，他動不動拿七億人做「後盾」。在大陸，軍隊多，共幹多，反正有的是人，不愁人手不繼。照說，擁有七億多人民的一個國家，中央機構用六萬名公務員不算多，何以要來這次大地震？更奇怪的是，何以一裁就裁六分之五之多？周恩來沒說明原因，我們也不便妄加推測，大概地方權力逐漸擴大中，有人認為中共會漸漸形成割據狀態，如果中共機構的裁減人員是這理由，則上面作的推測便大有可能。

熟悉中共內情的人相信，大陸上地方權力正日形擴展，從周恩來這一宣佈，更可獲得力旁證。

不過，他說這五萬被裁的人員，將有百分之八十在地方機構工作，卻不足令人置信。如果地方勢力日益擴張，他們會用中央機構派來的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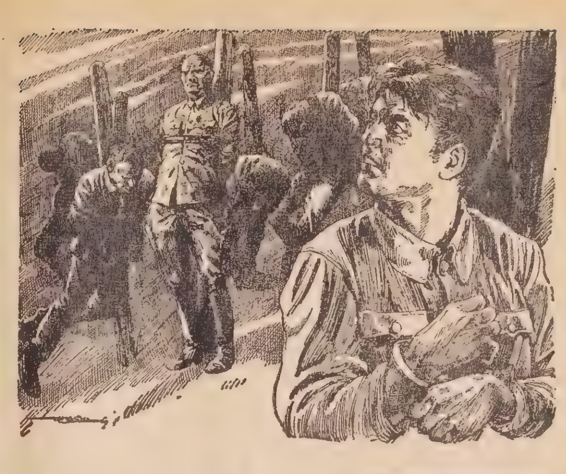
可預料得到的，這五萬名被裁的中央機構的公務員，命運將是十分可悲。文化大革命時學生們被利用當紅衛兵，文化大革「大功告成」後，這班紅衛兵便變成「壞分子」，上山下鄉，實行勞改。

從這一點看，在中央機構被裁出來的五萬多名共幹，他們的命運，不問可知。



【63】

馬森亮



「不要再問什麼！」他嚴肅的說：「難道你還未了解到我遲早要踏上這條路嗎？總之，我這一次是北上，那兒還未決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責任。」

我知道他要走的不是一條平凡之路，也不便追問下去。但心裏惆悵，十分的難過，眼見一個可以置心推腹的人又要分開了。……

老胡再次提醒我，說：「情勢已嚴重了，你還不想辦法逃走？風吹草動，你能再捱得幾個肅殺的寒冬？」

我把準備好逃亡的計劃告訴他。他才釋然，再促我早些行動，他說：

「遲走一步，情況就更惡化。你不像我，這裏不是你發展的地方，也不容許你苟活下去。一個聰明人，到了無法替別人爭取自由的時候，應該珍惜自己的自由。」

他看一看手錶，忽要告別了。「我走了，要趕上這一班快車。」

我和他很痛苦的擁抱起來，依依不捨，兩個臉孔都是眼淚。

「老胡！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面？」我哽咽地問。

他也顫聲地回答：「到能見面的時候我們再見面好了，唉——！」不勝傷感似的。

「那以後——」我不忍問下去。

「唉！事到如今，我已沒有時間想到自己的以後了。想到的只是國家民族的以後！——春天快到了，我們一定要先撒下種子，不管在陸地上或海洋裏。——」

老胡走了，留下一個謎樣的悲憶。我惘然若失的，頹然兀坐在椅子上，心裏冷着像寒日的冰塊。

又有人敲門了，那是黃錦娟。她一入門，見到我這副懊喪的臉孔，一時不說什麼。一會，我先問起她來。

「共產黨已撕下了面具，公開向民主人士挑戰了。不知甄教授的態度怎樣？」

「他倒不害怕什麼，縱使情勢更糟，也不會怎樣的。只是——，他所躭心的還是你！他知道你的過去，和有過勞改的案底，很難避免首當其禍，躭心你能否再經得這一場鬪爭！」

我被這句話勾起更大的傷感。喟然長嘆起來。

「李先生！你總要想一個辦法才可呀！」她也傷感了。

「我已變成一個野兎了，獵狗始終不會放鬆我。唉！叫我怎麼辦？」我自怨自艾起來。

她也把雙眉鎖起來了，在替我難過。自言自語感慨地說：「你是一個好人，你沒有做過錯事，我們大家也沒有做過錯事，但為什麼這個社會不容許好人存在呢？做壞事的人卻要好人認錯？……」

我肚裏尋思：要不要把偷關的事告訴她呢？

她好似看出了，追問我究竟有什麼難言的心事。說：

「我一進門就看出你心事重重了。你我之間，還有什麼不可以告訴的？說出來，好的我為你高興；壞的我也可以為你分憂呢！」她一直盯住我，迫我要說出來。

「還是告訴你罷！」我不能不說了。「過去會瞞過你一次，使你懊喪了幾年，現在——，我又要偷關了。」

她一聽，好似着了一聲悶雷，嗒然垂下頭，用力把下唇咬緊，表現得萬分難過。

我反而勸她了。「這個問題，我曾想了很久，要不要給你知道。告訴你，一定會引起傷感；不告訴你，又怕你疑惑牽掛。」

「你打算怎樣逃，逃往那裏？有沒有把握？」她停了半晌才問。

「此次是偷渡到澳門，相信不會像上次在深圳那樣。明知是危險了，但逼虎跳牆，鋌而走險，情勢已到了慌不擇路的時候了。」

她不再說什麼了，給一種苦惱縮住了心，紅潤的臉龐繃得很緊，像被晒過的花瓣。

好一會，才會開口，顫聲對我說：「你想得好，做得對，在這個時候，這個環境，該走的人應該

走，能走的更該走。只可憐——唉！現在只留下我一個在此浮沉了！」說完，掏出手帕來揩眼淚，這淚是辛酸的、悲傷的、也是憤恨的。

我也忍不住，萬想不到這一場風波把我們這羣好朋友的情感徹底破壞，各自逃亡，淚也如簷水一樣，斷續的滴落，全屋子充滿憂鬱與不平。

十一　虎口餘生

我們都準備好了，日夜等候表弟的好消息，一面還要留心情勢的變化。

算起日子，兩個星期已過去了，那個人還不見回來，連表弟也焦急萬分，疑團莫解，心裏的煩燥比天氣還悶，雖然大家的腦海裏充滿希望和幻想。

再過了三天，表弟才把那位漢子帶來，像碰到了救星一樣，大家的情緒又蓬勃起來了。

外表看去，他並無半點職業特徵，樣子已超過四十歲了，中等身材，背微駝，膚色黝黑，說明他是長期奔波的，聽他的談吐，卻又不類生意中人。

經過介紹之後，才知他也姓陳，叫陳大哥，和小陳是本家。

他並不客氣的，直截了當解釋這一次幫忙，全看在張明華面上，並非企圖什麼。同時介紹此行在路上可能碰到困難。他說：

「從廣州到石岐這一段路是沒有問題的困難，在抵達邊區以後。一個月前還容易，目前比較棘手，因爲防軍調動，舊的路線難以通過，要另找一條路才行。不過——。」他停了一停，似在思索，大家靜心地聽下去。一會，他才繼續說：「路不是沒有，到時沒有也要找出辦法來，只要大家意志堅定，對我有信心，總不會失望的，因爲我也是本地人。」

「當然要靠陳大哥關照了，我們大家都這樣相信，只有陳大哥才肯賣這義氣。」表弟特意奉承他幾句。

「不要客氣，等到成功的時候請我喝杯酒就行了。」

他看一看錶，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他說要回去了。「我先回去準備一下，你們後天起程罷，我在石岐車站接候你，這條路老張是熟悉的。要留心，別忘記帶居民證，在車上不要亂說話。」

他再關照表弟幾句話，便匆匆出去了。

大家都安下心來，表弟談了一會，正想回去，忽然門鈴亂響，這是不平常的現象，我叫大家靜下來，表弟縮回幾步，將袋裏的手錶掏出來，給小陳戴上，我然後過去把門打開，四名武裝人員赫然出現，爲首的隊長舉槍喝令我們不要動，有兩位走過來搜身後，站在旁邊監視着，其餘的分頭向房裏厠所等處去搜索，不斷傳來倒翻東西的聲音，很久，搜索的空手回到廳裏來，再檢查所有的座椅傢俱，見一無所獲，佩手槍的隊長問話了。

我首先介紹小陳小林是學校的同事，張明華是我的表弟，然後大家都把居民證拿出來，對照過後，隊長好似不大關心這些，他所要問的是：

「你認識胡仁山這個人嗎？」語氣相當重。

「認識。」我毫不思索地回答：「過去是同學，現在他是中學教師！」

他翻一翻日記本，看了一看，把頭點點，繼續又問：「你們經常見面的嗎？」

「很少見面機會，大家工作忙，而且工作地方又離得遠。」我不慌不忙的解釋，儘管被許多陰沉可怕眼睛盯住。

「你最近幾天有沒見過他？」

「見過。那是在一間茶樓裏無意中碰頭，他匆匆對我說想回鄉一行。」我一面屈指計算。「大概有十多天了，那時學校放暑假不久。」

「回鄉？不會嚇！」

「這是他自己說的，當時因爲人太擠，沒有多談什麼！」

「你的話敢保證嗎？」

「當然。」

這些話，已被紀錄下來。隊長和一人走去厨房裏咕唧一番，出來的時候，便收隊匆匆離開。

驚心動魄的形象消除，思想上的威脅卻加深了。因此，逃亡的決心也刻不容緩。

我告訴大家，後天清早七點在汽車聚齊，並着表弟先去買好車票。

各人離開後，我把房裏凌亂的東西再收拾一番，帶齊了應用的證件，將門鎖上，卽晚搬到酒店去住。

提心吊膽的在酒店裏過了兩晚，第三天清早，我們在車站見面，表弟把車票分給各人，進入車廂去了。散坐在角落裏，裝出漠不相關樣子。不注意別人，也希望不被人注意。

車子一開動，我的心才鬆弛起來。兩旁的景物，不斷的後移。我緩緩的陷入沉思裏，零星片斷的形象，毫無規的湧上腦海裏，一片模糊、混亂。

乘客雖擠，卻很守秩序，各有各個思想，各擺着各個的姿勢，有斜靠着椅子打盹的；有張眼望着窗外，微哼着曲子的；大家在車子的顚簸下搖頭擺腦，好似一班據案吟哦的小學生。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對衣服華麗的男女，狀很親暱，頻頻在耳語喧笑，且拿出他們的回鄉證及香港身份證來玩弄欣賞。

我看在眼裏，心裏更加難過。

晚上十點鐘，車子才抵達石岐，陳大哥早在車站等候了，他與表弟打了個招呼，對我等若不相識，但大家會意，尾跟着他到了一間飯店去。

這裏的夜市比廣州更熱鬧，食物店特別多。這是一個出入的最後關卡，回鄉的、離鄉的、甚至企圖偸關的都集中在此。

飯吃過了，又遙跟着陳大哥走出郊外去，行約二里許，到了一個莊子裏，陳大哥才把我們迎進屋裏去。他說這是他的老家，叫我們耐心在這裏等候適當機會。還帶我們到後院去看，他指着一個草房說：

「遇有人來檢查的時候，躲進草堆裏去就可以平安無事。」

被共特作拆垮

反攻江口以少勝衆　緬軍潰退輜重盡失

由鄒浩修營擔任的第三階段衝殺，也是這次反攻緬甸軍陣地最犀利的一次衝殺。

因爲緬甸軍以一萬多兵力夾飛機大砲來攻其名有二萬多人，其實與他們接上火的不過數百人的鄒浩修一個步兵營，這等於是羣虎撲孤羊，根本不把這幾百中國軍放在眼下。因此，他們一直是取攻勢，做夢也未想到中國軍竟會衝出陣地來反攻，所以在輕敵中壓根兒就沒有做半點工事，像一盆散沙般分駐在薩爾溫江邊，賭錢睡大覺，毫無戒備。

等到國軍反攻了，又因爲是在大霧瀰漫的拂曉前開始的，只聽到殺聲震天，槍砲聲震地，第一、二階段的衝殺，才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但是，當緬軍還在睡眼惺忪中，國軍已經殺到面前來了。在措手不及中，只有向後逃走，根本不知中國軍來了多少人。

當國軍壓迫緬甸軍的第一線兵力向第二線逃跑時，第二線緬甸軍的主力，更是慌了手腳，眼睛見到的，盡是自己這一邊潰退下來的軍隊；而自己軍隊的後面，卻緊追着中國軍隊。鄒浩修營，便是這個時候加入戰鬬，與副營長劉占分別率領一部份兵力，像兩把尖刀一樣，朝緬軍的第二線窮追猛挿。由於短兵相接，又是變起倉促，重武器根本失去作用，也來不及使用。所謂兵敗如山倒，他們以爲在這十天之內，國軍是調集了散處各地的三萬多人，一齊衝殺來的。那裏還敢戀戰，就像一窩蜂似般，爭先恐後向江口潰退；到了江口，又像螞蟻一般，爬上他們渡過江來的皮艇木筏，丟下輕重武器與糧秣彈藥，沒命的逃過江去。

國軍將擄獲來的那門一〇五巨砲，掉轉砲口，與其他長射程武器一齊使用，對中退過江去，潰不成軍的緬甸軍猛轟猛射。究竟有多少人傷亡？有多少人跌落江水中被波臣召去？這是無法統計的，總之，這一次在先前吃過虧，被印度僱傭兵團殘殺過的鄒浩修營全體官兵，他們是毫不仁慈的窮追猛打，每人都是以報仇洩恨的狠硬心腸，江邊盡力作出殺傷性追擊射。

這是一場以少勝多的大勝仗，而且像趕水鴨下河一樣，很快便結束了。他們是不能也不敢過江追擊的，故在中午時份，緬甸軍逃過薩爾溫江的射程以外，戰事也就停止了。

當正國軍四處拾取緬軍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糧食裝備，拆除帳蓬等物時，又奉到命令即往馳援猛布被圍的李國輝師。

原來緬甸軍在圍攻拉牛山之時，已經派出部隊，將猛布包圍。在猛撒雙方告急求援的電報，認爲出盡猛撒所有兵力，也不能與猛布總部的杜顯信參謀長與李則芬教育長，接到拉牛山將此兩地之圍解除。最後探知緬甸主力已移往猛布，在拉牛山前的緬軍並不太多；而且計算路程上由猛撒到拉牛山，近過到猛布之後，便決定先解決拉牛山當面之敵，將之趕過江去，再回師去解猛布之圍。而且，包攻猛布之緬軍，得知攻拉牛山的友軍已被擊潰，必然無心戀戰，這就可望輕而易舉的將包圍猛布的緬軍擊退。

國軍乘勝利餘威，回師猛布，救兵如救火，將正常情形下要走五天到六天的叢山險路，於三天半就趕到了。

鄒浩修營長得知包圍猛布的緬軍，因山勢關係，無法合圍，有一半地區是無緬甸軍的。他將連日連夜趕路的部隊，留在深谷中休息，自己只帶少數幾個隨員，從緬軍的空隙中穿過，向李國輝請示如何行動，是否內應外合，發起攻擊？

李國輝得知只有一個營的兵力來增援，認爲兵力太少，不能擺明陣勢硬拚，決定派人領引這個營抄緬軍的後路，來一個神出鬼沒，溜到緬軍的兵站所在地，再前後夾擊，出其不意的一舉將當面之敵解決。

緬軍的兵站地設在莊金。鄒浩修營利用黑夜行動，悄悄地先將各山頭要地佔領，等到拂曉，槍聲一響，在猛布被圍取守勢的李國輝軍，也下令反攻。剛由邊境歸還建制的七〇九團第三營陳傑營長，全營出擊！緬軍起初拚死頑抗，等到發覺後方兵站地也槍聲緊密時，才知被國軍反包圍，像在江口的緬軍一樣，拖着槍便跑。因爲是前後夾擊，發生過一小時多的肉搏惡戰，緬軍終於全線潰退，也退過薩爾溫江去了。

但在這一役中，第二營營長陳傑被緬軍火箭砲射中頭部陣亡；第七連連長皮文斌與敵人拚刺刀時下顎被刺掉，與身負重傷排長王明俊，一同空運台灣醫治，皆因傷重不治而犧牲了！

六箱文件被截劫　犧牲軍官起仇恨

這場大戰是怎樣引起來的呢？要說是毫無原因，那也不盡不實。戰爭導源於張復生團被緬軍埋伏截擊，陣亡兩位下級軍官而起。

薩爾溫江大戰之前，國軍與緬軍相處很好，少有爭端；那時李國輝師駐猛布，緬甸軍駐猛研，相安無事。不過，緬軍曾經一度要求李國輝師退出猛布，但被李國輝拒絕了。

國軍不能退出猛布的原因有二：㈠猛布是個產米區的中心

西南保衛戰

公路的要點，因爲那時從緬北南下，或從猛撤北上的部隊官兵，均須駐在猛布的部隊掩護領引，因爲那是一個山巒連綿，深林叢集的地區，公路如線，山口錯綜，行差踏錯一步，便有走入歧途、進入迷魂陣似的叢山可能。如果不幸走錯了路，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也摸不出山來，非死在深山餵虎狼毒蛇不可。

緬甸軍實力當時不及國軍，也未招請印度僱傭兵的什麼「國際兵團」，國軍不走，也沒有辦法。幾經交涉，接納了緬甸政府兩項要求：㈠國軍到緬軍駐地之猛研採購副食日用品時，不穿軍裝，改穿便服；㈡我軍通過公路時，不在白天，改在晚上。

這兩點要求，國軍答應了，並且一直遵守這個君子協定。可是，在上述薩爾溫大戰之前半年，緬甸軍卻自己推翻諾言，「見利忘義」而與國軍鬧翻了。

事情是因猛撤總部一位參議，帶着五六匹騾子馱着的文件箱，由張復生團長，派出護送部隊一個步兵連，隨同押運到緬北去。遵守協議，於晚上通過公路。

可是，這些騾子馱着的文件箱子，被駐在猛研的緬甸軍於白天見到了，誤以爲是一箱箱的美鈔或老盾（緬幣），他們竟預先派出部隊，在山口佈下袋形陣地，想「攔路打刼」，將這一連人解決之後，大發其洋財。

當護運部隊進入到他們的袋形陣地之後，黑夜中槍聲四起，殺聲震天。國軍知道中伏，尖兵排死命衝出，本隊排趕着騾子緊隨其後，邊打邊走。因爲是在晚上，瞄準不確，死傷不多，加以國軍身經百戰，緬甸這種豆腐軍自非對手。因此，騾子馱着的公文箱，在連部的兩個排掩護下，安然衝出了緬甸軍的「袋底」，平安通過山口。

可是，殿後的一個排，卻被緬軍截住，發生激戰。結果，將這個後衛排的排長與排附同打死了。

這樣一來，可把說一不二的張復生這位山東好漢打得「發茅」起來了，集合全團官兵，發誓要爲死去的排長排附報仇！

從那時起，與緬軍便成了水火冰炭，暗殺强擄緬軍，並將緬北的公路，四處破壞，寸寸切斷。

緬軍沒有沾到國軍的便宜，反而吃了不少次的虧，這才「惡人先告狀」，向他們的仰光政府，一再進言，非要把緬北邊境的國軍趕盡殺絕不可。這樣才「整軍經武」，招募所謂「國際兵團」，花錢請印度僱傭兵，動員一萬以上的兵力，向薩爾溫江以北的國軍駐地進攻，爆發出「第二次大戰」。

甸緬敗後寢食難安　提出控訴四國會商

緬軍在這一仗又被打敗得潰不成軍之後，深感到國軍的厲利，益發如芒刺背，寢食難安了。如果這支國軍眞個揮軍南下，打到仰光來的話，緬甸軍是毫無把握可以抵擋的。

可是，既打不過國軍，又怎麼辦呢？

經過緬甸政府的高層會議，認爲只有三個辦法：

㈠要求台灣國民政府下令撤走這批孤軍；㈡請求中共出兵，協助解決這批孤軍；㈢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指說這批孤軍是「侵畧」者。

經過反復討論，認爲第一個辦法，中國政府不會理睬；第二個辦法無異引狼入室，更怕國軍在南北夾擊中，選最弱的南面緬軍防地直衝，衝到仰光來也有可能。眞個演變到這一地步，無論中共軍是否啣尾直追，又追到仰光，都要將戰火燃遍全國，將成燎原的不可收拾局面。

因此，最後決定根據「國際公法」，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指說這批孤軍「侵畧」緬甸國土，要聯合國向台灣國民政府施壓力，下令將這批孤軍撤退到台灣去。

這一着果然收到效果，不久便在曼谷舉行「四國會議」。由美國駐泰國大使唐努萬，及美國代表帕默；泰國代表乃察猜；緬甸代表安基；中國代表衣復得，在曼谷開撤軍會之後，又到大其力會商撤軍的技術問題。

那時，李彌在台灣，由李國輝與譚忠率領一千多名孤軍退到邊區，雖已擴充到三萬多人，可是，這批孤軍中最受人望的將領，還要算李國輝。（註：至於官階高於李國輝的呂國銓，他自從反攻雲南敗下來退守在三島的天險盆地之後的情形，我手邊的資料缺乏，不敢亂寫。）

不過，李國輝原駐猛布，經過與緬甸軍的一場惡戰，因爲糧食與房舍全被緬軍燒毀，不得已，也只好將部隊撤到猛撤，與總部在一起。這支孤軍的主力，也就會集中在猛撤了。

在曼谷舉行四國會議時，孤軍派出李則芬做代表，參加談判，總部由副總指揮柳安麟負責坐鎮。

所謂談判，問題非常簡單，一是撤出邊區，回到台灣去歸隊（事實上是解甲退役）；二是不撤退，仍留在邊區打游擊。

國際上的壓力與國府的命令是「撤退回台灣」。

可是，贊成撤退的孤軍將領，只有柳安麟副總指揮與李國輝；不主張撤退的，則有李彌與丁作韶。不過，李彌與丁作韶的主張中，又有些許不同的分別，李彌是主張只退老弱婦孺，留下精壯；丁作韶的主張，則是石破天驚的！

（六十三）

三郎

歸韓劍影錄

周漢鈴轉進有利陣地。日敵繼鉗形會合後，復由恩開邊境迂迴新興，企圖追擊廣陽守備區的部隊，一舉而撲滅南路幹線上的阻力。李江率所部轉進夾水，情形很是狼狽。當李江棄蒼城走夾水的時候，有人埋怨李江，有精銳的傘兵混合特種部隊，可以打擊日敵而不使用，反給日敵打擊得落荒而逃，無還架之力，咎由自取。

李江才道出心事，也揭發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橫死土橋的底因，當時李江很感慨的對人說：「有援兵到，我求之不得，如果全是華軍，我也不讓他們失望而去，可惜的是他們乃中美傘兵混合組織，我就不願冒這個風險。張德能失長沙，經軍法審判，軍事法庭原判處徒刑，後來因爲在岳麓山陣亡了美軍，美國要追查責任，即爲當局改批處死。」

張德能有罪，罪該應得，依法審訊，依法辦理，以申張國法，張德能亦死而無怨。倘遷就友邦，或討好友邦，甚至爲了杜絕友邦的口實，而殺一罪未應死之將領，不特損及國家獨立之精神，抑亦招致友邦之越權輕侮。張德能之生死事小，國家之存亡事大，況三十年來家國，事事對友邦遷就，贏得焦頭爛額，所得之悲痛教訓，在個人則流亡海角，淚洒胡塵；在政府則遷播台灣，將士老去，痛乎！回首前塵，不能不慨乎言之！

戴維斯在開羅三巨頭會議之時，職位不過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參贊，居然於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向美國總統建議：設立延安軍事考察團，藉口採取中共與蘇聯之軍事情報。實在這些共產黨同路人，藉此與中共聯絡，進而勾結中共。羅斯福允其所請，竟向我國政府提出美國將派遣考察團駐於延安的要求。我政府初則拒絕，但其後華萊士訪問中國，羅斯福又再電我政府重申前議，並電華萊士出面斡旋，我政府以爲無關重要，遷就友邦，允其所請，於是以謝維斯爲團長之延安軍事考察團，便派赴陝北了。輕啓其端，不特使中共直接和美國可以發生關係，而且承認中共和美國可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了。抑猶未已也，謝維斯於抵達延安不久，於同年八月十九日便即向史廸威建議：請以租借物資裝備中共軍隊。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謝維斯向美國務院報告：欲令中共加入政府，美國須對蔣委員長施用壓力。同月三十日謝維斯復向國務院報告：國民黨已爲破甑，美國應認中共是盟友。

綜合以上所述，謝維斯抵達延安未逾三月，即爲中共張目，干涉中國內政，詆譭國民政府，爲後美國發表白皮書之張本。遷就友邦於一時，而自種無窮的禍根，此爲沉痛而難忘的事實之一也。

開羅會議，決定中、英夾攻緬甸，其後邱吉爾棄約，中國軍隊原可以不再插手緬甸。但史廸威以在緬鍛羽，屢欲雪恥，志在收復緬北，以壯其個人聲譽，乃將中國精銳「遠征軍」和「駐印軍」投入緬北戰場。中國政府雅不欲輕於一擲，但史廸威恃其主管對華租借物資之運輸與分配之權，乃以斷絕供應爲要脅，中國政府卒爲遷就。結果中國國內各戰區既乏精銳部隊之配撥，更乏軍械之補充，緬北之密支那雖已攻下，但日敵已在豫之洛陽，湘之長沙得手，進而湘桂逆轉，桂柳失陷，直逼貴陽，重慶震動，湘桂軍民，死傷難計。史廸威職爲中國戰區之參謀長，竟藐視統帥，驕橫跋扈，惟史廸威位不過中將，但身兼五職，恃馬歇爾爲靠山，乃敢目中無人，欺侮盟國。假使中國不遷就友邦，早在一年前即以人地不宜而去史，則何有桂柳浩刧，此爲沉痛而難忘的事實之二也。

民國三十六年馬歇爾奉使來華，調停國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早料馬歇爾胸襟狹隘，必爲史廸威復仇。果然馬歇爾提出停火協商的辦法，爲我政府所婉拒。馬氏不惜以停撥國軍軍械爲壓迫，國民政府又不能不讓步。中共便利用停火爲庇護，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乘機擴展，鑽隙滲入，囫大吃小，於是中共在馬歇爾的卵翼之下而更坐大。及馬氏回美，國事已嘆風雨飄搖！故我政府大勢之去，不在美國白皮書發表之日，實伏機於停火協商之時，此爲沉痛難忘事實之三也。

大陸變色，盧漢倒戈，扣留李彌及余程萬，但李、余所部迅即圍攻昆明，盧漢不得不以戲劇化的「捉放」。然後余程萬率部飛海南島，李彌率部退往滇西，中共的陳賡入滇，李彌打過一場劇烈的仗，因第八軍軍長曹天戈判斷錯誤，爲陳賡所乘，結果吃了大虧，才退入滇緬邊區。後來李彌在那裏以景棟爲中心，向緬北、泰北一帶發展，建立了游擊基地，這個游擊區可以說比台灣大兩倍以上，而且李彌所部在那裏以國仇家恨的雪恥心，整軍經武，爭取羣眾，甚得羣眾擁戴，當地人很多加入游擊隊，擇族人就有一個將領在李彌部當師長了。李彌爲雲南人，號召滇人反攻更易，活像一把尖刀，在中共的背後指着。當年蔡鍔在雲南起義，揮軍入蜀，便使袁世凱塌台，這頁歷史，毛澤東當然記得，李彌在緬，毛澤東也當然爲之寢食不安。於是美國國務院的中共同路人，又出新招，藉口緬、泰兩國的反對，向國務院建議：要國民政府撤退游擊部隊。美國便於民國四十一年正式向我國提出，當然少不了大施壓力，又是那套斷絕供應的老話。我政府又讓步了，一批一批的游擊健兒，又從泰北運回來，毛澤東日夜不安的背後之刀，我們自己在壓力下又抽出了。我記得李彌的秘書周仲穆兒在撤到台北之時，剪燭西窗，曾痛哭洒淚，細訴放棄游擊區的憤慨！最易配合鉗形反攻，向後門打進去的戰畧，又被逼取消，此爲難忘事實之四也。

天意乎!?人爲乎!?流亡海角，書生易老，有家難歸，拜誰之賜!?友邦、友邦！道義之邦，抑利害之邦？遷就此友邦，爲福乎？爲禍乎？願與後世人，同爲一問。

（四十）

宓琴

癌症八種

美國防癌會提供。

（七）

本刊資料室

七　前列腺癌

什麼是前列腺？

前列腺，又稱攝護腺，為男性專有的一種生殖腺體，有栗子那樣大，位於膀胱下，緊鄰於尿道的起始部，約有一吋長的尿道，從前列腺通過，前列腺為分泌一種精液樣的粘液，供男性精蟲活動之用，但並非精蟲，而是完成射精作用的一種分泌物。至目前為止，前列腺尚有許多未被人類所完成瞭解的生理功能。

前列腺腫瘤

前列腺腫瘤，極為普遍，大多數都不是癌症，僅是前列腺體較為腫脹而已，最常見前列腺腫瘤，一般都屬於良性肥大，即眾所週知的前列腺腫大，五十歲以上的美國男人，有半數以上，幾乎都會發生這病症。

腫大的前列腺，有時會將尿道阻塞，而干擾排尿，致使膀胱內之尿液，不能順利地一次排空。

治療良性前列腺肥大，只須在前列腺施一小手術，即可治癒；但較嚴重的病例，則須將整個的前列腺切除。這是一項較大的手術，須在腹部切開，以摘除腫脹的前列腺。

什麼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像其他各種癌症一樣，為癌細胞的惡性生長，奪取正常細胞的營養，但將正常細胞排擠，而佔據其位置，形成一種癌性腫瘤。

當癌性腫瘤細胞，直接自附近組織蔓延，或經血流或淋巴系統循環，蔓延到身體的其他部位，可以發生新的癌性腫瘤。

前列腺癌，為男性最普遍的癌症，在四十歲以下的男人中，很少有因前列腺癌而死亡的，但在五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卻甚多死於這種癌症的，竟高達第三位，尤其在七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前列腺癌，幾乎為他們致死的主要癌症之一，美國每年約有三萬五千名的新的前列腺癌被發現，其中有一萬七千個人左右，因前列腺癌而致命。

有很多患了前列腺癌的人而未診斷出來，一直到他們因患其他疾病死亡後，在屍體解剖時，始發現的，老年男人所發生的前列腺癌，進行極為緩慢，甚至不發生任何症狀，在五十歲以上的男人，可能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不幸罹患此症而不自知。

前列腺癌的症狀

時間，為治療一切癌症的重要條件，即所謂早期發現，所以每一個男人，都應該懂得一些發生前列腺癌的可疑症狀，如果意味着有前列腺癌的任何症狀出現時，即應將他的病情告知他的醫師。

發生任何持續性的排尿障礙，下背疼痛，都應追究探察其發生的原因。這些障礙，常常包括下列這些象徵：

一、排尿無力（即是尿液流出來的而不是排出來的），或斷斷續續的排尿。

二、排尿不能，或在開始時很難排出。

三、尿意頻頻，尤其是夜晚的尿較多。

四、尿中有血。

五、排尿時，尿斷斷續續地流不止。

六、排尿時，有疼痛或灼熱感。

七、持續性的下背疼痛，骨盤腔脹痛，或大腿的上部疼痛。

必須特別加以說明的是這些症狀的出現，極可能是前列腺癌的症狀，也可能是癌症以外的其他病症所引起的，但無論如何，這些症狀一旦出現，決不可等閒視之，或相應不理，你一定要請你的醫師檢查病因。

前列腺癌的檢查診斷

每一成年男人，每年都要作定期的體格檢查，在體檢時，檢查前列腺為體檢的一部份，必須仔細加以檢查。由於前列腺腫大或前列腺癌都很普遍，有時這兩種病症，可能同時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所以當醫師發現你的前列腺肥大時，他會用手術取一點你的前列腺組織，作進一步地在顯微鏡下檢查，這是對你很有益的一種檢查。這種檢查，就是醫學上所謂的活體組織切片檢查，為確定癌症的最正確診斷方法，前列腺檢查，在醫師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只須將手指從肛門插入直腸，就可觸摸到前列腺，如果感覺到有不規則或堅硬的區域，則很可能就有前列腺癌的可疑了。

前列腺癌的治療

如果某些症狀，被證實為前列腺癌的症狀時，有很多方法可作有效的根治，或抑止癌症的繼續生長或蔓延，如果這種癌症不予重視或聽其自然，它絕不會自己痊癒的，這是非常明顯而自然的事，癌症常常威脅着人的生命，唯一可以減除這項威脅性的辦法，是立即去看你的醫師，讓他為你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治療。

你的醫師會根據你的癌症狀況，如它是否已蔓延，它的生長速度，病人的年齡及一般健康狀況，而選擇最適當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前列腺癌完全診斷確定後，可施行外科手術，將前列腺切除而痊癒。

如果前列腺癌已蔓延，則可採用控制男性體內荷爾蒙的療法來處理（男性荷爾蒙能刺激男性前列腺癌生長的作用），以阻止癌症的蔓延達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一直可延長到病人因其他疾病而死亡。

萬人意見

「郵務官」吐苦水
新薪俸因加得減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牛馬集」長期讀者，客氣的話不多說，希望閣下能伸張正義，把我們所受到不平及欺騙之事實，報導於「萬人雜誌」中，謝謝。

我們是一羣服務港府轄下郵政局的工作者，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政府新聞處宣稱：全體郵務文員已晉升新薪階爲「郵務官」，每人月薪增加三十至一百七十元，並使港府每年多支出五十萬元，此事詳載於各大報章。「明報」於十月二十八日以頭條一吋方字的新聞刊出「八百名郵局文員，獲得加薪兼升官」。

事實上，在本年一月份所出新糧中，發現九成以上同事薪金不「加」反「減」，損失數元至十元。正如「快報」二月二十一日刊出「郵務司變把戲，文員變作官，收入反減少」。根據數年前港九鐵路局文員升階改爲官，是用「點對點」（Point to Point）方式，而郵政司卻用公務員守則一二五實行（即簡稱E. R. 125），實則ER 125僅適用於轉職及升級之用，並不適用於「薪階調整」（Rlgrading），此稱行將升爲郵政司的現任副郵政司艾達賢（M. Addi）已證實此說；惟郵政司符偉略（C. G. Foluell）卻一意孤行，令員工蒙受損失。員工之不平鳴，報界之伸張正義，英文南華早報二月二十日中所說：「Potal Wages: PMG blamed」，提及該報之副本已呈上港督戴麟趾爵士，惟迄今音訊全無。所謂民主政體，聽從民意，而「不平鳴」屢見於報章，民政司、輔政司毫不關心，遺忘了全體八百人的郵政局，這點港督大人有何解釋呢？一個行將退休之郵政司（三月中退休），其決策之錯誤，連累全體屬下，身爲港督大人亦無明確聲明，對決策錯誤之郵政司，無奈之何，我們但願「公務敍用委員會」能聘用有資歷之人員任職。但郵局中由月薪四千多元之副郵政總監至八千多元之郵政司，無一英籍大官有大學學位，此點身爲納稅人的全港人士，有何批評及觀感呢？

閣下如需要更詳盡之資料，請參看各報所登之新聞，或與郵局文員會會長接觸，當有更詳盡的眞實資料供給，謝謝予以刊登此信。

八百名高低郵務員敬上（二月二十八日）

附註：舊薪八百〇七元，現僅支八百〇二元；舊薪一千〇二元，現僅支九百九十五元；所謂每年多支出五十萬元，實則由去年四月至今年一月共十月僅多支出十四萬元。

「杭州作汴州」
未免說得太過份了

萬、張先生：

拜讀一七四期萬人意見黃偉讀友投書，對國民政府的高明看法，向讀友提出「益者三友」的高明引證，確實難能可貴。祇是對國府的看法，仍屬有所偏差，故不辭在百忙之中，深宵動筆，秉「友直、友諒」精神，提供眞理，公諸讀友之前，以期互相砥礪，分清是非，同秉貞忠愛國之心，共爲反共復土而奮鬥。

黃偉讀友說：「台灣救總，或許黃讀友（即指黃志讀友，見本雜誌一六三期，三十二頁）是作在台灣救總

對國府「鞭撻」

的簡稱」，這句造詞，如果對三歲孩童，尚可瞞過，對萬人讀者，就說不過去。因爲讀黃志讀友的原函，從無提到國府二字，莫非連中華民國的國號亦不知嗎？其用意就是指爲「台灣政府」，試問用心何在？黃偉讀友指本人不滿別人所指「杭州作汴州」爲別有用心，這是斷章取義的偏袒，抑或事忙，未有讀完全句呢？但亦見有引證，我現在不憚其煩，重新引證，以供讀友的分析：全句是：「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二位先生（指萬、張兩位先生）馬首是瞻，共商反共大計，再不能等待杭州作汴州的台灣諸公有所作爲」，如果黃偉讀友尚係効忠國府，擁護　總統的反共人士，對「聯合起來」不等待國府，有何感想呢？

國家是三民主義的國家，　總統是仁慈的英明領袖，祇要每一個國民都關懷國事，對政府提出善意批評或建議，都樂意接納的。大陸淪陷，國府遷台二十二年，吾人抱愧生，亦都韜光虛度，就算一個最貞忠人士，也不免對政府有所責難，何況一個僑民呢？不過「聯合起來，以萬、張兩位先生共商大計，不等國府有所作爲」，這分明別有用心，絕非善意。可惜萬、張兩位先生不是叛國之徒，不會被人收買。

黃偉讀友說：「美國稱爲反共盟主的國家，其倒行逆施，一至於此，難道不能指責」？此點請恕我健忘，我所知的，有北大西洋公約，東南亞條約及中美協防條約，從未知道有反共聯盟條約，更未知道那幾個國家公推美國爲「盟主」，如果眞的有這個聯盟，當然應該指責，本人無可厚非。我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僑民，除遵守僑居地政府一切法令外，効忠國府，擁護　領袖，從不諉過別人，別人幫助我們，衷心感謝，不幫忙亦無奈何。反攻大陸，是中華民國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我們的敵人是中共，不是其他國家。惟是一些國際幽靈，指揮着一小撮漢奸敗類去搞「台獨」，直接損害到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們就不但指責，就要不留餘地的揭穿他們的陰謀。這點萬先生出力最大。似無須再述之必要。

至於「鞭撻」我們的反共政府，未免言之過烈，如果任何一個國民，懷有雄才大略，不妨將具體意見，呈

報中樞，對國府有不善之處，亦應具陳意見，縱使公開善意批評，亦無不可。

如果動言鞭撻，就未免過份了。吾人縱有才能，斷不及　總統的英明，更不及　總統的功績，豈可自己聯合起來，共商反共大計，而不等待國府有所作爲？　蔣公年過八旬，勤謹自持，生活淡泊，勞於國事，夙夜匪懈，其目的亦是爲了反攻大陸，拯救同胞，豈是爲了他個人的「杭州作汴州」而貪圖享樂嗎？凡我國民，都應該體　總統之苦衷，倍加努力，務期在英明領袖領導下，爲候命反攻而努力，未知黃偉讀友以爲然乎？

讀者袁暘照上（二月三日）

中國文化有「大包袱」與「小行囊」
香港教育應效法台灣德育與智育

「居家理」衣物放廚笥箱匣，要是出門作旅，行李往來，多許得用「大包袱」，少許得用「小行囊」，視乎用得著這那，但卻行旅總想攜帶輕便，「大包袱」笨重啊！「小行囊」多好！可是遠遊點，又或居停日子久點，衣物一多，「小行囊」往往不足於用，不得不用「大包袱」裹纏。

我國傳統文化爲數千年「老家積」，雖「居家理」，殘缺該棄，既不合中庸裝束，尤其穿起來給人揶揄那一類型「古色袍」，棄之可也！儒家思想中庸之至，並非像「古色袍」似的，任何國度、角度，對事、對人，沒太過不及之差，更沒桎梏學術發展，科學落想，關儒家思想什？相反地，「爲儒通術」，藉此更可有所發明或闡明，然則儒家縱有流毒，毒不在眞儒而在假儒，正如正牌膏藥與冒牌膏藥同看。

在下在本雜誌一六九期蒙刊出「由以往說到現香港教育我見」一篇，實在形穢，何敢登大雅之臺，逆料文友李愈之君辱教，可說「匪予不及」！近二三百年間，尤其現世紀七八十年間，中國事事物物爲西風佔了上風，這是無可否認，而在下風的我（中國），「臘猪頭——死撐」，無益有害，倒不如迎頭趕上，庶幾彼此看齊，大抵李君高見如此的吧?!

又拙作出筆或欠明瞭，使臨文誤會見解要將香港教育效法台灣，以爲有關制度，是以提出「雙軌」與「單軌」。既然提出「雙軌」與「單軌」，在現日香港教育，促成好，爭取也好，中英文並重，十分應該，但到底「雙軌」制適合環境。那麼，意下要取法台灣什麼呢？先德育，後智育，請再玩索拙作末段可淸楚明白。有德無智的患總沒比有智無德，弊！弊！壓根兒說亮話，台灣比香港教育普遍上軌道，暫且向它作「截長補短」，可不好嗎？最簡單台灣沒有這麼多靑少年犯罪，這點便是教育成功，人所共見的。

至若李君所說一些發明家不出於此而出於彼，便以爲儒家思想作梗，是嗎？在下卻不以爲然，所因者於此生活方式與於彼生活方式不同，「易地皆然」的。中國傳統文化像「大包袱」似的，不過這包袱不止衣物，多少寶貝也在其內，就世界所公認指南針、印刷、火藥三大發明，豈不是從「大包袱」檢出？「小行囊」沒那「包羅萬象」啊！是以「大包袱」不該見棄，「小行囊」作隨身行李如何？

駁脚教師

有人別具用心

滿腔熱血青年
被牽着鼻子走

萬先生：

昨（廿四日）時報載魏外長答立委質詢時說：「一部分留美學生確正醞釀再……教育部……海外事務部……採取疏導措施，教育部經派人員前往與大使館協調處理，以期純潔愛國青年不爲陰謀分子所煽惑利用。」

同時，港地晚報中亦有「大專同學不能再容忍日本侵佔釣魚台主權，準備再發動大規模和平示威……」

這些海外青年的愛國熱誠，常使我在看報紙熱淚盈眶，（尤其見到他嚴肅的手持標語），但內心也時常期望他們的熱誠能配合政府的有效的、審愼的交涉行動，使他們的熱誠不致爲無機不投，無孔不入的陰謀分子所利用。何況，各大專的教席中還有些變色蟲分子在內。讀者我貧病交加，且每日掙扎於一份雖餓不死也無餘錢醫病的工作上，無時、無力、亦無能發抒己見，故上書。

萬先生，請對他們有所啓發和指導。

讀者楚彬上（二月廿五日）

關於釣魚台主權問題

國府一直通過正常外交途徑據理力爭

留美教授促政府採取堅定立場

關於保衛釣魚台主權問題，我政府一直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據理力爭。並多次發表聲明，以明確、堅決的措詞，表明我政府的基本立場。是項聲明，均曾先後披露於海內外報端，諒關心此事之愛國人士早經洞悉。茲扼要簡述其內容如次：

㈠我政府於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七月十七日正式發表第一個聲明，宣佈「我對於鄰接我國海岸大陸礁層的天然資源，得行使主權的權利。因為我係於一九五八年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之大陸礁層公約的簽字國，依照該公約所規定的原則，我有行使這種主權上的當然權利。」

我政府發表這個聲明之後，日本一直保持緘默，未發一言。但暗中委托東海大學到該列嶼進行測勘。由五八年（一九六九）下半年至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六月，進行過兩次調查，認為該島「埋藏有大量石油天然氣的可能性極高」。此時，日本政府對該島才萌起野心來（一九六五年，日本外務省出版的「今日的日本」中文版一書中所附的「日本的地圖」中，即找不到尖閣列島的名字）。

㈡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八月二十一日，我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發表聲明：「根據國際法原則與一九五八年簽訂之大陸礁層公約，中華民國對於台灣以北大陸礁層資源有探勘及開採之權。中華民國政府已把這項立場明告日政府。」

㈢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九月十二日，我外交部長魏道明公開宣稱：「我政府已明告日本政府，關於釣魚台列嶼以及台灣以北大陸礁層資源探勘及開採問題，日本方面的主張我們不能同意。」魏外長說：「我們有充分理由，支持我們的立場。」

㈣六十年（一九七一）二月二十三日，我外交部長魏道明在立法院表示：「關於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依歷史、地理及使用而言，應屬於台灣，事關國家主權，即使寸土片石，我們亦據理力爭，此項決心絕不改變。」

【紐約航訊】我國留美各大學教授，頃就釣魚台問題，聯名發表一封公開信，提出日本方面六項橫蠻無理的行動，並向我政府提出四項意見，促當局採取堅定立場，其原文如下：

——敬啟者：

釣魚台列島主權問題，日漸緊急。我們這一羣身處海外心懷祖國的中國人，深覺事關國家大計，不忍緘默，乃借這封公開信提出我們的意見。

釣魚台列島是台灣東北方一百二十海里處的八個小島，座落在中國大陸棚的邊緣。自明代以來，一直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列島中以釣魚台最大，面積七萬平方公尺，海拔三百餘公尺。數以千計的台灣漁民，每年到此下碇作業，捕魚謀生。不料自從台灣以北大陸棚礁層的豐富油藏被發現後，日本突然聲言該列島是琉球的一部分，而將於一九七二年隨琉球歸還日本。（按：日本與琉球皆位於中國大陸棚之外，依照國際公法，對該區礁層之油礦無權染指。日本侵畧釣魚台，其目的在奪取我國油礦的主權。）配合這個聲言，日本政府及琉球政府進行了一連串蠻橫無理的行動。包括：

㈠一九六九年五月，琉球政府派人到釣魚台列島各小島上樹立水泥標柱。其樹立於釣魚台上的標柱正面寫明：「八重山尖閣羣島釣魚島」，反面書：「沖繩縣石垣市字登野城二三九二番地」，「石垣市建立」等。同時又另豎立書有「八重山尖閣羣島」與列舉八個島名的大理石標柱。

㈡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朝日新聞」社論，譴責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島主權問題與日本爭論。認為中華民國應負引起此事的責任。指摘中華民國視該島嶼為中國的領土。

㈢同年同月同日，日本共同通訊社報導：「沖繩警察今日把尖閣羣島（即釣魚台列島）上的一面台灣國府旗移去。」九月十六日，「朝日新聞」「沖繩石垣島十五日電：「（沖繩警察）於零時二十五分登陸（釣魚台島），零時三十分拔取了旗子。又用黑漆塗掉了『蔣總統萬歲』的文字。」

九月十七日，泛亞社東京電：「據日報刊出之圖片，該面中華民國國旗寬約六呎，高約三呎，在上角已被撕破裂，裂痕長約六吋。」並有照片為證，東京外務省人士說：由於該島屬於日本，因此把該旗移去，是「理所當然」。

㈣同年同月十六、十七日，宜蘭縣南方澳原勝號及金福漁二十號兩漁船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遭受日本防衛隊的兩艘巡邏艇驅逐。

㈤同年同月二十一日，美聯社報導：「琉球政府的巡邏艇，在美國的同意下，上週間曾在釣魚台列島區域兩度驅除台灣漁船。」台灣蘇澳漁民協會人員稱：琉球方面態度跡近狂妄，以槍尖指向漁民，用日語高喊。

㈥同年同月同日，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政府計劃增撥三千萬日元，給與琉球政府，助其在釣魚台列島的一小島上，建立一座無人管理的氣象台。」又今年二月一日，路透社東京報導：「據日本首相辦公室一發言人今日說：日本將在這爭論中的，位於台灣與沖繩間的釣魚台的一島上，設立一個不用人管理的氣象觀測站。」

就歷史上的記載，我國自明朝起，便一再指明釣魚台列島是我國領土。譬如嘉慶十三年陳侃「使琉球錄」中記載：是年五月「十日：…過平嘉

山，過釣魚嶼，過黃尾嶼，過赤嶼，……。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反觀同時期的日本史籍與官方文獻，均未見有關釣魚島或尖閣羣島等名稱。因此，我們可以確認，在中國早已把釣魚台列島爲版圖的一部分時，日本尙未知道該列島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放棄一切自甲午戰爭以來由不平等條約侵佔的我國領土。一九五二年，美軍單方面把釣魚台列島劃入琉球管轄區，最近更擅自計劃於一九七二年把這片戰勝盟友的領土撥歸給無條件投降的日本。這是天下最荒謬和令人不齒的舉動。

就人民活動範圍的觀點來看，釣魚台列島是我國領土的事實，更是不容置疑。每年有九個月，數以千計的我國漁民由南方澳前往該列島作業。根據宜蘭縣五十八年度的漁產統計：僅宜蘭漁民在釣魚台列島漁場獲取的鯖魚爲一萬二千噸，價值七千萬台幣。除漁民外，還有其他我國人民去釣魚台列島，如龍門工程實業公司人員，如採藥的盛承楠等。這些人曾在這裏投資建設台車道、碼頭、工寮等。

基於法理史實，以及人民活動範圍，釣魚台列島爲我國領土，乃顚撲不破的事實。我們眼見這一連串日本侵我領土虐我同胞的暴行，莫不義憤塡膺，乃日以繼夜地期望我政府及早給侵畧者當頭棒喝。因事關領土的得失與民族的榮辱，我們不敢緘默，願借這封公開信，向政府提出幾點意見。

㈠堅決否認與日本與美國對釣魚台的片面聲明。美國政府對釣魚台列島的片面聲言，是日本侵畧該列島的依據，亦是去年九月十日愛知外相列席日本眾議院答覆質詢時所謂的「美國政府已澄清了有關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問題。」根據這點，愛知外相聲言：「釣魚台列島的領有權，屬於琉球，也就等於屬於日本。對此一地區的領土權問題，沒有和任何國家談判的餘地。」對於美國這種偏袒行爲及日本的侵畧性的聲言，我政府應該立刻堅强地否認。

㈡强硬聲明我國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並嚴重抗議日本、琉球的暴行，日本軍國主義的新侵畧行爲，是不容我們姑息忽視的。政府應該立刻再三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作强硬的聲明，對日本、琉球的暴行提出嚴重的抗議，並不惜採取各種强硬手段阻遏侵畧者囂張的兇焰，海內外愛國同胞必爲政府後盾。

㈢在釣魚台列島主權未解決前，拒絕參加任何中、日共同開採海底資源會議。日本與琉球皆不在中國大陸棚之上，對該地區礁層內的自然資源無開採權。如果我政府與日本會商共同開發該地區的海底資源，則無疑默認日本對該地區具有合法的開採權，亦無異於默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最近，韓國與日本亦有海底資源主權之爭，但韓國立場堅定，聲明依照國際公法海域爲韓國所有，拒絕與日本開會談判。我政府應援此爲例，採用同樣堅定的立場。

㈣鼓勵各報章刊登並熱烈討論有關釣魚台列島的問題。自去年九月以來，國內各報章對釣魚台事件之報導，未見詳盡。反之，日本各大報則以此爲頭條新聞，作各種對日本有利的宣傳。我們認爲，政府應該極力擴大宣傳，鼓勵各報章熱烈討論，使海內外同胞對此事能有正確深刻的了解，亦使美日朝野認識我國民意不可輕侮。

最後，我們要强調：釣魚台列島的問題基本上不是資源方面的問題，而是國家領土主權民族尊嚴的問題，是不容商議的，更是無法退讓的。現在，廣大的海外同胞已自動自發地掀起了强烈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政府應該立即以積極的行動，來表明我國對釣魚台列島主權的堅定不移的立場，以繫海外同胞對政府的信心。

八年浴血抗戰的記憶猶新，列强瓜分我國的慘痛猶存，如今我們重新見到日本的堅船利炮指向我們的國土與同胞，我們大聲疾呼，請政府對侵畧者採取强硬的行動，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

旅美各大學執教同人：王倬、王適、王其允、王叔平、田長霖、朱光漢、伍鴻熙、李眉、李卓皓、李遠哲、李功普、李倫怡、李雅達、阮文泉、沈元壤、沈慶春、沈明琦、沈呂九、何炳棣、宋朝和、邱錫生、林節玄、林早陽、林本銘、周爵健、於有文、施家輝、徐皆蘇、唐文標、夏雨人、浦大邦、馬上庚、陳媄、陳省身、陳家導、陳青林、陳貽春、陳禮謙、郭曉嵐、莫宗堅、郭子克、張國鼎、項武忠、喬瑞宇、梅冠香、傅鑄民、馮新耀、馮元楨、紹思、董無極、楊復光、楊天放、楊中樞、劉鎏、劉永斌、劉黃乃麗、鄧呂黎、鄭清茂、蕭蔭堂、閻愛德、瞿樹元、羅惠臨、闞若潮、蘇岳雄。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

葉醉白的畫展・又在九龍展出

上次大會堂人山人海 這次星光行門戶爲穿

來自自由中國的名畫家葉醉白，上月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其畫馬個展，參觀者人山人海，盛況空前，中外人士，紛紛訂購。友好要求，再在九龍展出。茲訂本月六日至十一日，在九龍尖沙咀星光行五樓星光郵展出。一連六天，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由馮秉芬爵士夫人剪綵，展品均是新作，日來星光郵擠進擁出，門戶爲穿，極一時之盛。這種難得一見的個人畫馬展，參觀過的人讚不絕口，值得一看再看。

高風

希望多刊抗戰歌曲 松花江上曲寫錯了

贛萍先生：

從一七六期中看到孺牛君「松花江上」歌譜，心內有莫大感觸，以前我在小學時因它不知流盡多少淚，尤其唱到「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時，不少同學都跟我一起泣不成聲。

現在轉眼已事隔數十年，淚也許流乾了，但心內卻比下淚還慘。

我主張貴刊最好能多登載這一類的歌，以提醒人們的思鄉心情從而振作，我是常把這一類的歌教學生的。如「白雲故鄉」（音樂節氣壞左仔的歌之一）「滿江紅」、「不到黃河心不甘」、「奮勇向前」、「青春戰鬪曲」、「我的家」等等。學生們都十分喜愛，我建議右派學校應該推行這些歌（私校如校長怕事當難推行），其實那些歌對思念故鄉和保衛故鄉，有什麼不對呢？

惟有一點，請盡可能內把「曲」印寫正確，否則唱起來就「離譜」了。這「松花江上」的曲錯了。——第五行第一句；第六行第二句；第七行第三句；尾行第一句。除了尾行第一句少了一拍外，其餘都是「·」加多或減少。這一來，要唱就差了原作八度音。

本人一生喜愛音樂，（可惜毫無成就）在此，願向愛好音樂的萬人雜誌讀者共同研究：是否能把歌曲作用推行到反共救國的事業上（我相信是可以的，問題在於有此能力的人未予正視吧）。

以前我未到二十歲就常在夜校教成年人唱歌。現在我因祖國多難，心內總是欠它的情似的，希望以殘年（未到風燭）為它盡點力，如有工會之類團體叫我教唱歌我是義不容辭的。

小萍三月十二日

應制死私家車主議

請萬先生轉致薛璞處長：

私家汽車乃屬最高貴的奢侈品，必須要達官貴人，或富商巨賈如本人者才有購置的資格。如今一般蟻民竟不知自量，人人購置，既阻塞道路，又因太多人擁有而影低了我們這階層的身份，照理應將他們禁絕。但礙於民主地方，不宜施行苛政，故本人大聲贊成大人的提議：超額徵費，使蟻民因負擔不起而不禁自絕。茲將本人應聲贊同的理由，分述如下：

㈠本人之住宅，正鋪及枝店皆備有私家泊位，不論日夜，不必將車停泊路邊。故贊成凡將車泊路邊過夜者，每晚每車要收費一百元。

㈡本人聘有司機，一召即到接送，絕不必用停車場或老虎機。故贊成車場泊車收費每二十四小時二百元，吃銀紙老虎機每半時起碼十元。

㈢本人之生意話起價就起價，並無反駁，一如電油加價然。雖然剛起過價不久，但又想再起。故贊成牌費由每年二三百元加至二三千元；電油則加至每加侖三十六元。是則本人又可有藉口加價，以本人之環境，受千百人的奉獻，加一倍已等如千百倍，加價正好一石二鳥，既本制死車主之旨，又增加本人財富，何樂而不為？

基於上述理由，本人大聲贊成，一於加價。加，加，加，將所有自駕的私家車主制死為止。尚望早日執行，謝謝。

一車主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本壇一七六期，壇主有舊作元日迎歲詩，茲有封淑英女士賜和四律，極佳，記述如下：

(一)正多美景與良辰，舊歲剛完又換新，
潘岳猶存青耳鬢，陶潛不乏素心人，
豈無二友同風雪，自有相知伴夕晨，
將見情花來日放，香生一室四時春。

(二)游譙都從病後疏，逃名長合水山居，
寸陰日競師移岳，尺素書求學釣魚，
三顧未忘懷德久，一傳即止憶言初，
亦知朽木難雕也，幸我前身孔氏徒。

(三)赤焰漫天痛欲沉，興雲有便作甘霖，
半閉伏虎降龍手，盡碎消狐滅鼠心，
繡被雖傷無美眷，素琴應許得知音，
春來文酒多高會，當哭長歌且酌斟。

(四)呂晚甘先本數奇，良醫良相兩相宜，
無緣一地終難遇，有志重山亦可移，
果不同心徒結早，花如稱意任開遲，
勸君懷器將時待，莫注新亭淚入卮。

力行先生，甲辰元旦迎歲四律，寄託遙深，讀之黯然，蓋無傷感之傷感，比有傷感之傷感，更為傷感也，特步原韻，成此數章，以博一笑。 封淑英

袁陽照君佳作「歲暮鄉思」，原韻奉和，以遂唱酬之樂，並予寄意。 鄭秀堂

春風底事未欣臨，寂寞情懷百感侵，
前世幾疑相認識，今生何幸共哦吟，
賈韓往日逢無意，元白當時結有心，
討賊不妨同作檄，神州永奠豈淪沉。

辛亥試筆，步一七五期鄭秀堂君心願原韻 竹門生

閱盡滄桑五十年，感懷隨筆付新箋，
達觀知命稽山土，積怨堆愁異域川，
鄉夢醒來旭日起，心聲維繫彩鴻傳，
即從辛亥看壬子，肯預乾坤大轉旋。

曼石兄應國家邀請，回國展出於國家畫廊 台北梁伯秋

(一)畫展招邀喜欲狂，香江久別豈能忘，
廿年國難愁羈旅，握手相看鬢有霜。

(二)妙筆丹青創作奇，表情更愛畫中詩，
家山極目陰霾滿，寫到傷心欲語時。

題白頭鷹畫軸，送蔣繼開將軍赴美考察 李曼石

白頭不減凌霄志，猶記當年叱咤時，
舉目風雲多變幻，碧空振翮遠揚威。

浮生 魯狂

浮生曠蕩一虛舟，身世煢煢任去留，
紙上談兵羞馬謖，江干垂釣誤羊裘，
瓶花不省春光老，樽酒難消客地愁，
誰草太玄從問字，紫微星畔與同遊。

壇主評語：魯狂先生之詩，學有根柢，非同凡俗。詩中佳句「瓶花不省春光老，樽酒難消客地愁」，清麗可喜，直逼放翁。「太玄」二字，應加註解，以便青年詩友，明曉詩味。太玄是書名，漢大文學家楊子雲，著「太玄經」十卷，玄奧精微，比於易經，該書明悟之後，即可作王者之師。中國天文學，天星分三大區域，名曰「三垣」，三垣者，天市垣，太薇垣，紫薇垣。古代天文學說，地上有一人，天上即有一星，天子之星，必在三垣之中，名曰「帝座」，又名「御座」。漢光武之星，即在紫薇垣。

各朝設有星官，注意天星變化，漢曰：「天官」，史記有「天官書」；唐曰，「司天官」；宋曰，「司天監」；明曰，「欽天監」，清因之，設監正一人，監副一人，屬下有春、夏、秋、冬、中五部，每部一官，執掌天文，見有奇異發生，立刻奏聞。

漢光武帝，劉秀，微時，有老友，名嚴光，最有學識。秀為天子，不忘故人，夜間同榻而眠。次日，天官奏曰，昨夜見有客星侵犯御座星，陛下嚴防有刺客侵身，光武笑曰，「朕昨夜與嚴先生共宿，其腿加我小腹耳，並非刺客也。」此段故事，名「客星犯御座」，見後漢書嚴子陵傳。

魯狂先生詩中，「江干垂釣誤羊裘」，即用嚴子陵典故，嚴是浙江佬，不喜做官，身披羊裘在富春江，釣魚。不著羊裘，早做大官，是為羊裘所誤。嚴光人品之高，可以想見。魯狂先生造句，「江干垂釣誤羊裘」，是以嚴光自比，清高有道之士也。「誰草太玄從問字，紫薇星畔與同遊」，翻成廣東白話：「邊個是王者師，能寫太玄經，寫到不明之處，不妨從我問吓字，我就同埋你一齊到皇帝之前，見吓我老友記，帶你同遊一次，你就知道我的威水。」

魯狂先生詩，是用唐詩體裁，區區五十六字，含意無窮，言之不盡，能使讀者心知其意，而筆難解說，此為中國唐詩偉大奧妙之處。若用「民國詩」（即白話）寫出以上所云，用五百六十字，也搞之唔掂，且失去優美。例如「瓶花不省春光老，樽酒難消客地愁」。壇主用最高級「民國詩」手法描寫之，表演如下。

案上瓶中的花啊！
現在美麗的春天，
快將完了；
我看你還是糊裏糊塗地，
好像不會知道似的，
你無知嗎？
還是有知呢？
啊：：瓶花呀！
原來你不知道可愛的春光，
牠已經悄然的老去了。
樽中美酒啊！
你真能替人消愁嗎？
但是我呢？
身在他鄉作客呀！
異地飄零，
愁腸滿腹。
酒啊：：：：
你也能為我消愁麼？
恐怕你未必能消我
客中的閑愁，
樽中美酒啊！

壇主原為白話詩人，得自敝鄉親之薪傳「年少」，即以新詩自鳴，茲用傳情之筆，描寫「瓶花」「樽酒」，連篇廢話，並無音韻，又不典雅，豈可稱詩？前若干年，有共黨部長郭某，是中共白話詩聖，蘇俄放火箭，中置小狗，名為太空小狗，郭做「托大腳」詩，北方曰「拍馬屁」，詩云：「我的太空小狗啊！你一飛就飛到了太空」，膽大臉厚，笑倒元白。大陸文化革命，台灣酒醉初醒，文化復興，吾人嚮應號召，匡正文運，復興詩教，提倡唐詩。

為什麼世界偉人 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爲偵探小說構思最精密，最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每每由偵探小說而觸發起他們處理國家大事的靈機。你要成爲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也要多讀偵探小說。這裏，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血刀 二元五角
血染金剛鑽 三元五角
火車謀殺案 二　元
驚險重重 二元五角
失踪的美人 二元二角
捉姦記 二元二角
碧湖沉冤 二元五角
無敵殺手 三　元

上述是「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單行本出版

大獨裁者秘史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太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角。經售者：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新著 **副　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書名		定價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雜誌

（第一八一期）



「別担心，這火把已經熄滅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八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四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當前急務在保國統

自從去年中共貶低身價（不再要求對方聲明台灣爲中共領土）與加拿大建交之後，其用心已極爲兇險，概言之是想乘西方國家自亞洲撤退軍力，安撫中共，謀求妥協的傾向，以閃擊手法，擴大外交關係，孤立中華民國，並打算在最短時間內，混入聯合國，以遂打擊中華民國之陰謀。中共去年之與加拿大、意大利建交，雖然不再堅持對方在聲明中支持中共霸有台灣，但是中共仍單方面聲明台灣爲其領土之一部分；可是最近與科威特及喀麥隆兩國之建交，則根本不提台灣問題了。這是中共新的大陰謀！

根本不提台灣問題，表示中共有意接受「兩個中國」的國際政治交易，也就是說中共出賣了中國。七億中國同胞必須牢記，中共接受「兩個中國」的可恥紀錄！

政治爲軍事鋪路

針對上述險惡的國際形勢，中華民國當局應如何決策呢？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曾「以不變應萬變」而獲致勝利，所謂不變者即「抗日的決策」，這與今天堅持反共復國的大原則一樣，決無改變之可能，這是朝野海內外一致的信念。但是在應敵保國的方法上，則必須隨時靈活應變，絕不能墨守成規。面對非常的形勢，需用非常的方法。

今天的非常形勢是什麼呢？是西方國家由反共而趨向非共，一心要與虎謀皮，安撫中共；中共可能於一年或兩年內混入聯合國，使聯合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將無立足之地！這是即將到來之事實，無須再諱疾忌醫。我們要面對這一事實，我們要在危機中創造轉機、建立生機！

我們曾不憚其煩的說過，應付國際間的險惡風雲，在外交上決無善策，必須在內政上想辦法，必須擴大胸襟，痛下決心，來解決中共！

今天在軍事上，政府當局是否有隨時反攻，光復神州的成算，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即使有此成算，也必須在政治上有所配合，換言之，政治必須爲軍事鋪路。再進一步說，政治是目標、是基礎，軍事只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對反共復國的方針，必須以政治爲主、以軍事爲輔。

可惜，數年來我們看不見政府當局，在政治上有任何與民更始，開創新局的舉措。但是到了今天，已經非有所舉措不可了；不但要有所舉措，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舉國一致全民團結

今天的直接危機在於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這是外在的危機，如果自己有作爲這本不算一回事，例如西德並沒有參加聯合國，可是其國際地位之高，則不待多言；反之東德在相形之下則渺小多了。蘇聯冒大諱竟與西德建立邦交，互派大使，即足以證明。

因此今天的中華民國，眼前的國際危機不足慮，只要當局認清形勢奮起作爲，進可光復大陸，解決中共；退亦可成爲亞洲的西德，使列國不敢輕視，使中共統治的大陸在比較之下有如地獄。果能如此，亦何憂何懼？

但是努力的途徑何在呢？首要之圖是保國統、張國勢。

所謂保國統，保衛孫中山、黃興諸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的法統，這是正統的中國，是繼承傳統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而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僭竊的、是繼馬克斯列寧的、是一小撮迷信馬列分子的「國」，而非中國人的中國。

要保國統，須建立一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海內外同胞、僑胞，舉國一致、全民團結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叫它反共復國會議也好，救國會議也好，名稱可以仔細商量，要點在「舉國一致、全民團結」八個字。造成這個政治基礎，便是從偏安轉向復興的開始。此事不能再緩。

張國勢之道又如何？繼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之後，台省應進一步實現民生主義的福利制度，使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獲得保障。

此外要竭盡全力發展公私企業，在東南亞的商業競爭中打敗中共。並且廣徵留美專家返國，組織和平建設工作隊，大規模的對東南亞國家做技術援助，使中華民國成爲經建技術的輸出者。

能夠做到上述兩點，中共縱然混入聯合國，中華民國亦堂堂正正立於天地之間，而且所發出的自由光彩，將成爲光復大陸無形的巨大力量。



新聞以外

中共操縱糧食・港府炒起地皮
物價飛漲造成社會不安

梁人傑

近來香港物價瘋狂上揚，最大因素是中共操縱糧食，糧價高漲工資提高；另方面，補地租數百至數千倍，等於炒高地皮，業主大幅度加租，於是百物漲價，造成一片漲風。這情況發展下去，使人無法不替香港躭憂。

老馬請客

很久沒有老馬（森亮）的消息，最近他有一位常見面的朋友方先生從三藩市回港渡假，老馬托他帶了個口訊，並由他帶回來一張美鈔，讓我們雜誌社裏幾位同事吃一頓「豐盛的晚餐」。或許那位「發辦」的同事認為我們該好好的享受一下來自遠方的友誼，把我們領到最高貴的文華酒店天台吃中菜，結帳時超出預算一倍有多。

老萬提及這事不是想通知老馬，要他「追加預算」；可能因為老馬離開香港差不多三年，對此間的物價不大清楚，以為還是和他離開時差不多。如以那時的物價，我們又不要「第一流享受」的話，他的美鈔確可使到我們既醉且飽；但現在的香港，和他離開時的香港已大有不同。聽說老馬有意思明年回港一行，探望友好，那時他會發覺香港在他濶別四年後，連他賺美金的人消費也會肉痛。

香港物價貴過美國

方先生是一九六九年移民到美國去的，這位年青伙子斯文英俊，談起來才曉得他在三藩市開大巴士，眞想不到他是捞這一行的。

他也認為，離港兩年，第一個使他感到不同的是香港物價漲得驚人，很多東西比三藩市貴，尤其吃的，在華埠還可吃到五元四和菜，算起港幣不過三十元。但在那邊賺錢，那邊消費，實在比香港便宜得多。

問及他的工資，他說每小時四元五角，超時一分鐘也有補薪，一天八小時可賺三十六元，星期六星期日開工，加百分之五十，八小時工作可賺五十四元，除了約百分之二十的稅，如果一週工作七天，可以賺近千元月薪，因此他生活過得很舒適，絕非本地巴士佬所能比擬。

每天賠五萬美元

兩年來香港沒有「改變」的是巴士和的士的收費。方先生說，香港的巴士、的士確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三藩市的巴士由市政府辦，全部自動波，空氣調節，一人管理。他說非常容易開，他去美國時只有私家車牌，也可應付裕如，絕不像香港要拚命趕時間。

他們拿到這樣的高薪，而巴士除了上班落班，很少人乘坐，自然賠本。據說，每一天要賠五萬美元，這數目眞是驚人。香港的中巴、九巴服務當然比不上三藩市的；不過，如果要中巴、九巴像三藩市巴士那樣賠本，他們沒法不關門。

公共事業由政府辦可以賠本，由商人辦就必須賺錢。兩毫車費自難享受冷暖氣設備，要香港的巴士進步到如三藩市的一樣，只有由政府辦。

操縱技倆

香港物價飛漲，確是極可慮的現象。雖然說，香港採取自由經濟政策，物價視乎自然供求率，求過於供，就會上漲；供過於求，非降價不可。但也可能受到一方面的操縱。

直接關係民生的，主要是糧食。如糧食漲價，一切會隨之漲價。這道理很簡單，因為每個人都要吃飯，吃的漲了價，他們自然要求增加工資，工資一漲，便百物也受影响。

誰都知道，香港糧食大部分來自大陸，他們要某一種東西漲價，只要囤積一個時期不放出，市面自然搶貴了，那時才逐漸放出，由此可造成一個新價，這情形，一些只有大陸才有出產的東西特別顯著。香港左派報紙天天罵漲價，其實這幾年香港物價不斷上揚，始作俑的是大陸貨，一切以副食品漲得最離譜。

香港商人無法競爭

中共要控制香港市場，易過借火，他們以一個國家的力量，香港商人很難與他競爭。老萬有位朋友辦了一批凍火雞來港推銷，後來一查，才知香港凍房除自用的以外，全給大陸貨塡滿，這是中共有計劃的做法，香港商人要從外處辦凍肉來港銷售，除非自建凍房，否則必然死火。

我這位朋友後來得到一個大機構的朋友幫忙，在他們的凍房替他安頓了才不致血本無歸，此後，他不敢再做這生意了。

老萬舉出的，不過是千百個例子中的一個。香港商人碰到這類霉頭的，相信不計其數。在這情形下，香港四百萬市民的口糧便大部分操縱在他們手上，食貴嘢的因素就在這裏。

中共先以賤價傾銷方法，把其他來源打垮，獨佔市場後，就不斷將售價提升，香港市民生活高漲，這是一個主要因素。

羊毛出在羊身上

香港物價上漲原因當然還有甚多，除中共操縱糧食價格外，瘋狂加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工商用樓宇不受管制，合約一滿，就可聽由業主的主意，要加多少就加多少，加三四倍是常見的現象。一方面因糧食價漲，工資提高；另方面是租值的重壓，商人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在顧客身上取償。因此，一切消費隨之提升，而商人目的在一個「利」字上面，他們的漲價最敏感，總是「有多冇少」的。比方說，一千加侖水加兩元，但一瓶汽水便加一角，進到茶樓餐室，卻加二角至三角。在餐室喝一瓶汽水，往往要一元以上；因爲他們要加上房租皮費，自然使顧客負擔加重。

依自然供求的經濟原則，政府對物價上揚，當然不能加以管制或強加壓力，但要從多方面予以節制，不是沒可能。不幸政府並沒這樣做，相反的，還火上添油，更刺激了物價的上揚。影响最大的一是水費的增加；二是補地租的數字龐大驚人。

政府要審愼

水費增加和補龐大地租儘管政府有他的理由，但在物價正步步上揚之際，就變成刺激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水費加兩元一千加侖，他們加一角錢一瓶汽水，這雖然不合理，但如果沒有加水費這藉口，汽水加價便得另找題目，其罪不在政府身上；補地租達數百倍至數千倍，將到期的地方，業主就「早爲之計」，加租時將這筆補地租的錢算在裏面，因而，租金一加就是三四倍，做生意的有什麼辦法不在他的商品中取償？

今天的香港，和兩年前方先生離開時的香港物價相差那麼遠，因素在此。這情形繼續發展下去，使人無法不憂慮，對一般受薪的白領階級的生活影响最大，凡是有刺激物價上漲可能的措施，政府必須審愼行事。因爲物價上漲，連共產黨國家也會引起暴動，香港自也難免因此更不安定。

高級與低級

最近，三家教育學院的學生、郵務人員、男護士等，都爲反對新薪級制有所行動。新薪級制度之被反對，主要因爲未滿足他們生活的要求。香港公務員的薪給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極不合理，高級公務員和低級公務員的薪水、待遇固然相距非常遠；同時，每次加薪，高級公務員加的比率必較低級公務員大得多，這一來，高級公務員和低級公務員的生活愈來愈距離得遠，跟方先生在三藩市開巴士可賺千多美金相比，更顯得香港政府太注重高級人員，忽視一般下層工作者的生活爲不合理，尤其動不動花大筆錢請來英國的所謂「專家」，更浪費了香港納稅人的金錢；這和香港物價上漲，也不無關連。

印刷、紙張漲價了

我們面臨兩項抉擇 調整售價抑或停辦

「萬人雜誌」創刊時售價每冊六角，銷路雖然不錯，卻期期賠本。部分熱心的讀者認爲長期賠下去不是辦法，提議我們將售價加爲八角。八角錢一本雜誌，實際我們只收到四角八分，本來也有化算，可是香港有個習慣，雜誌不同報紙，報攤賣不掉可以「回尾」的。香港有一千幾百個報攤，一個報攤剩一兩本，就是一個大數目。這些「回尾」的舊雜誌，是每一個辦雜誌的人最傷腦筋的事。過了期的雜誌即使有人補購，也只是極少數，存個一百幾十本，其餘要作「人道毀滅」。這一來，便加重了成本，在這四角八分錢裏，我們一切的開銷，都要包括在內。尤其我們是有限公司，每年報帳，以及平日做數，一絲不苟，因此花在這上面的費用是一筆可觀的數目，四角八分錢一本雜誌，直接間接用那麼多人力物力去搞，無論如何要賠本。有些我們同類型的雜誌，拿三萬塊本錢出來搞，只出了十期便賠光。我們到現在已出了三年半，雖然每一天都爲經濟困難而傷透腦筋，還幸能維持到沒有脫期。到現在，已超過一百八十個星期了，我們還是在艱難中繼續維持下去。

有些明白我們情況的朋友和讀者，提議我們再來一次調整售價，因爲和我們同類型的刊物，售價都比我們高，因此他們認爲只有這方法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但我們考慮過，加兩角錢，我們只多了一角二分的收入，而讀者卻要多付出兩角。可以避免不加重讀者負擔，就不要加。因此我們定下了原則，除非我們成本再加重，否則不願增加讀者負擔。

在一切物價普遍上漲的今天，我們也無法再堅持下去。因爲紙張、印刷費要增加，我們本身沒有印刷設備，在工料加價下，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停辦；一是調整售價。停辦，把三年半的心血白花，十分可惜；調整售價，必須讀者支持。如果因爲我們加了兩角錢而實行抵制，那麼，最後我們還是要走「停辦」的一條路。

目前，在兩者中我們只有選擇其一，我們打算先走第二條路試試看，改爲售價一元；如果因加得減，收支仍然無法平衡，我們就迫得走第一條路，忍痛停辦。不過我還是希望花了那麼多心血辦的「萬人雜誌」不要在一片漲風中垮下來。在國際間正掀起一片逆流當中，邪說四起，許多人精神上需要有一本我們這樣的刊物。我們即使在最艱困中，只要有一分能力，還是要把它維持下去，希望「萬人」的讀者一本過去的熱情，大力支持我們。

畧談蘇共最近的五次大會

岳騫

蘇共二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三月三十日召開，世界各國共黨只有中共與阿爾巴尼亞拒絕參加。此次大會經過如何？尚不知道，在此只談已往的五次大會，對於研究中蘇共分裂，可作參考。

十九屆大會：

蘇共自從一九三九年三月舉行過十八次大會之後，大權全落於史達林一人之手，史達林權力愈大，愈是不願開會。加之十八次大會選出的中委到了史達林死時，已差不多殺掉了三分之二，所以史達林不惟不開黨代表大會，連中全會也未開過。到了最後幾年，索性連政治局會議也不開了，遇到問題就由他指定三人委員會，五人委員會，七人委員會去處理，向他一人負責。所以蘇共的黨在那一時期確實是史達林的黨、馬倫可夫、赫魯曉夫等人也經常這樣歡頌史達林。

到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史達林可能感到來日無多，如果不作一番安排，自己突然死去非大亂不可，於是召開了停頓十三年半的十九屆大會。這時中共已取得中國大陸，韓戰已將結束，是共產國際聲勢最盛之年。史達林生平未指定繼承人，但這次大會，卻要馬倫可夫作政治報告，自己只作了簡短開幕詞。在已往政治報告是由史達林自己擔任的，因此，大家也推測到馬倫可夫將爲史達林的繼承人。

蘇共十九次大會除去確定馬倫可夫的繼承人地位，組織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動，原來的政治局改爲主席團，撤銷組織局併入主席團。中共當時派出參加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團長是劉少奇，雖然根據以後所知的情況，中共與蘇聯在史達林死前已有了心病，但表面上仍然和好無間，劉少奇致詞也是善頌善禱，好話多說，很愉快的結束了那次會議。

二十屆大會：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舉行第二十次大會，這次是共產國際一個劃時代的會議，首先是克里姆林宮當權者已換了人。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馬倫可夫當即組成政府，自任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完全繼承了史達林的權力。但是中間過了半月，到了三月二十日，馬倫可夫總書記職位讓給原任書記的赫魯曉夫，總書記也改名爲第一書記，是爲共產集團有第一書記之始。

在馬倫可夫讓位與赫魯曉夫之初，西方觀察家仍然不相信馬倫可夫喪失權力，甚至國際間還傳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謠言，說馬倫可夫是赫魯曉夫的妹夫，赫魯曉夫接任黨第一書記，無非是馬倫可夫的替身，這是共產政權由一人獨裁變爲集體領導的手法。果然在蘇聯黨政分家之後，東歐共黨政權也紛紛改爲集體領導，總書記改爲第一書記，總理也不再由第一書記兼任。

一九五四年中共「國慶」，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帶着布爾加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等到北平觀禮，這次赫、毛之間可能作了一次交易，互相支持對方翦滅政敵。結果是一九五五年二月蘇聯方面馬倫可夫倒台，由布爾加寧繼任總理，出現了赫、布聯合政權，中共方面毛澤東則放手整肅了高崗與饒漱石。一九五五年四月公開宣佈高、饒反黨聯盟罪狀。

到了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次大會時，蘇聯方面赫魯曉夫已經控制了實際權力，但史達林時代舊人仍然各據要津，於是在二十屆大會就出現了兩個重大事件，第一個是赫魯曉夫淸算史達林的事件。

本來史達林之殘忍、暴虐，也是盡人皆知的事，但在鐵幕以外人士聽來，總覺得「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以爲是西方的特務人員所揑造。及至赫魯曉夫發表淸算史達林演說公開後，鐵幕以外人士始覺得過去對於史達林的傳說，仍然是太善良了，這個暴君之惡實在前無古人。赫魯曉夫這次演說本來是秘密形式，非出席人員均不得聽講，在赫魯曉夫本意仍不願將史達林秘密向鐵幕以外公開，不料大會閉幕後，即爲美國方面得到，公開發表，於是全世界人士皆獲讀了共產黨人最重要的文獻。赫魯曉夫一手揭開了共產黨最神秘的內幕，這篇演講何以會流入美國，據說是從南斯拉夫傳過去的，狄托當時也出席大會，可能由他帶回貝爾格來德，送給美國大使館。

第二個是清算馬倫可夫、莫洛托洛、卡岡諾維支反黨集團，這批人皆是史達林時代重要人員，地位皆在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之上，赫魯曉夫淸算史達林的行動他們自然不同意，因此就變成了反黨分子。史達林執政期間，任何人一背下這個罪名必死無疑，但此時赫魯曉夫已揚棄了史達林的政策，自不能再蹈史達林的覆轍。據說如何處置反黨集團一事，在蘇共主席團會引起爭執，赫魯曉夫親信，新任主席團委員柯茲洛夫主張予以處死；但史達林時代舊人米高揚、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均主張寬大，不可再殺自己同志。結果赫魯曉夫接受了後者的意見，將一批人流放，馬倫可夫貶去遠東一個偏僻地區任水電站站長

，莫洛托夫則去了外蒙古當「大使」。

蘇共二十次大會要算是共產黨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會議，但會議內情中共事先似乎一無所知，代表團長卻派了一個最不適宜擔任這項工作的朱德。大會開幕後，來賓致詞，第一個登上講台的是朱德，仍然大恭維了史達林一輪，以後變成了舉世笑話，有人怪朱德太笨，一點也不了解行情，實際上也怪不得朱德，因爲這種演講稿是在北平擬好的，朱德並沒有刪改的權力，只能當眾宣讀，要說鬧笑話，只能怪毛澤東耳目不周，怪不得朱德。

會議後朱德率領代表團去蘇聯境內旅行，偏偏又到了史達林故鄉喬治亞城，喬治亞城市民對史達林仍然有濃厚鄉情，恨透了赫魯曉夫清算史達林，朱德率領代表團一到，市民登時上來包圍住，要朱德發表對史達林的觀感，這種場面確使朱德相當尷尬，只好胡亂說中共黨員是史達林的學生，勉强敷衍過去，但這次大會卻種下中蘇共分裂種子。

毛澤東最最懷恨的是這樣重大的事蘇共竟然事先未打個招呼，而且一個字也未透露，有心要中共前去莫斯科出醜。其次，蘇共二十次大會決議「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度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在中共看來是離經叛道，依照毛澤東的想法，共產黨奪取政權只有靠武力，不可能靠議會取得政權，世界上沒有任何共黨政權是通過選舉取得的，以後把赫魯曉夫稱爲「赫修」，就由此而起。

實際上最使毛澤東懷恨的，還有廢除個人崇拜問題，史達林晚年把自己扮成神，二十次大會通過決議要廢除個人崇拜。但毛澤東也是同樣地要中國人崇拜他，與史達林並無二致，一旦蘇聯廢除了個人崇拜，中共也就不能不追隨「老大哥」之後。史達林已經死了，廢除對他個人崇拜還無所謂，毛澤東明明活着，硬要廢除以前的肉麻恭維的話，把他由神的身份又拉回來作一個人，毛澤東內心自然感到氣憤，認爲赫魯曉夫這一手，不是對付史達林，簡直是對付他的，嫌怨更深。

雖然如此，毛澤東還是按照蘇聯的決議，廢除中國人對他的崇拜。據一位參與其事的朋友逃出大陸後告訴我，在以前每次開會，只要毛澤東一進場，馬上全體起立鼓掌，自從赫魯曉夫清算史達林之後，方式立時改變，有一次聽戲，毛澤東尚未進場，周恩來先在台上以半開玩笑的態度向大家說道：「等一會毛主席進來，任何人都不准拍手，誰再拍手，下次就不發戲票給誰。」似乎每個人手癢，非拍手不可似的，實際上每次毛澤東進場前，中共公安人員先進會場看一遍，向最後一排坐在中間過道的人輕聲囑咐：「等一時毛主席進來，請你帶頭拍手。」這位先生自不敢不聽，毛澤東一走進會場，自然先走到這位先生身邊，他站起身一拍掌，前邊人雖然看不見後面的事，但一聽掌聲，也就知道又是那話兒到了，大家一齊起立拍掌，頓時掌聲如雷，貫徹全場，毛澤東在掌聲中左顧右盼走上講台。這種風光，被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一舉手打掉了，毛澤東之恨赫修入骨，此當爲主因。

二一屆大會：

一九五九年一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一次大會，此時中蘇共分裂雖未表面化，但暗地裏已經展開鬭爭，中共派出周恩來任代表團長，前往出席。這次會議可能是共產集團最後一次全體大會，中共、阿爾巴尼亞共黨都出席了，阿共且由第一書記霍查任代表團長。

赫魯曉夫在大會致詞仍然主張和平共處，但也聲明反修正主義，特別强調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一個中心，此點是對中共的極大讓步。因此，周恩來致詞時，大大恭維了蘇聯及赫魯曉夫一番，尤其是那次會議南共未出席，周恩來更在會上頌揚赫魯曉夫反狄托修正主義之功。演講完畢後，赫魯曉夫上去與周恩來擁抱，把他那張肥得冒油的肥臉，向周恩來的白臉上貼了又貼，十分肉麻。

誰知第二天輪到霍查致詞，卻把赫魯曉夫大罵了一頓，指赫魯曉夫推行修正主義，顚覆阿爾巴尼亞，與狄托勾結企圖瓜分阿國。這場演說頗出所有人意料之外，是否中共授意，至今難明，但赫魯曉夫以後與中共公開反目時，卻堅持這是中共收買霍查罵他。如果此事發生在史達林時代，霍查縱有十條命也出不了莫斯科，但當霍查講過後，赫魯曉夫指着他說道：「你把我推到屎坑裏，你非替我洗乾淨不可。」霍查回到旅社未敢再耽擱，不等開完會就回國了。這次事件使中蘇共爭執變得更明朗化。

二二屆大會：

二十二次大會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開，此時中蘇共之間已由暗鬭轉爲明爭，但中共仍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出席，阿共則未出席，因爲蘇共根本未發給請柬。

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長達六小時的報告，猛烈攻擊阿共，實則箭頭指向中共，語氣尖酸而惡毒，在赫魯曉夫演詞中，提出了「抨擊個人迷信」的名詞，更是針對毛澤東而發。因爲個人崇拜雖然不對，但其人畢竟還有崇拜之道，至於個人迷信根本就不値得崇拜，完全是以裝神扮鬼之態，騙取無知愚民的迷信，以之形容毛澤東，眞是唯妙唯肖。

筆者有時想想近代中蘇兩國人物，蔣總統與史達林，雖然就人品而論有高下之不同，以心術而言，也有善惡之分野，但外表卻有許多相同之處，兩人都是儀威赫赫，不苟言笑，使部下望而生畏。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也有相同之處，毛澤東是個百分之百的流氓，所以在幾千人參加的「政協」會議上，以「元首」身份竟然當眾臭罵梁漱溟；赫魯曉夫則是一名惡訟師，他所製造出的名詞，皆尖酸惡毒，使人回味無窮。

這次赫魯曉夫罵過霍查後，周恩來致詞就爲霍查辯護，指赫魯曉夫公開抨擊兄弟黨的不是，數日後又率眾去史達林墓前獻花，都是有意予赫魯曉夫以反擊，雖然周恩來返平時，赫魯曉夫仍去機場送行，但也不再擁抱了。

二三屆大會：

蘇共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召開「二十三大」，此時赫魯曉夫已下台，布列日涅夫與柯西金聯合執政。函請中共參加，被中共拒絕且在一月後發表拒絕函件，將蘇共領導人痛罵。這次大會拒絕出席的有中、阿、日、紐四國共黨。

這次「二十四大」未出席的又只有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可見毛澤東對外聲望也在下降中。

謝富治政治債務未了

三月十九日由於中共發表，整整一年不露面的謝富治「當選」北平市黨委第一書記，在觀察中共的圈子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瀾。

到此為止，對中共權力鬬爭的觀察分為兩大派，一派認為文革之後毛澤東的權力達前所未有的高峯；另一派則認為，文革的結果是毛劉相爭，軍人得利，毛派今天的處境正越來越壞。筆者的看法接近後一派。可是，謝富治被定為毛派的人物，現在復起了，又該作何解釋呢？甚至有人說，謝富治根本沒有垮，就連自去年「八．一」之後未再露的陳伯達也未必垮，以往的推論都是有問題的，總言之，毛派大權在握，並沒有垮。

確曾失勢證據頗多

我們在海外觀察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裏的變化，當然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也有一定的原則和方法，不能順着自己的情感和希望猜謎。

第一，判斷要根據材料，不說無根的話，不憑空下判斷。

第二，要驗查材料的可靠性，關於這方面的方法很多，本文難以盡言，舉其要者是同一件事有兩種不同說法的材料，在未明確某方為假某方為眞之前不可據為眞實。對於違反自己希望和判斷的材料要仔細推敲，如無可疑應捨棄判斷或懸疑，萬不可置而不論。

第三，不可信孤證，一定要有複證，才能做為判斷的根據。

本此而言，謝富治從去年三月十九日，赴機場迎接施漢諾之後，迄今中共宣傳機構未再報導其公開露面，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這件事實無置疑之餘地。因為中共的報刊皆可作證據。但是長期不露面，是不是就一定失勢了？假如他病了或被調往別處擔任秘密工作呢？筆者認為，如果他害了重大疾病不能視事，以他的地位，病的消息是無須保密的。假如是毛澤東和林彪病了，保密是必然的，在謝富治絕無此必要。

再看，他是否被調任某項秘密工作呢？筆者認為可能性極小。因為他所擔任的工作，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長」，是「地頭」，必須經常要公開露面，不適合長期擔任任何秘密工作。

筆者判斷他長期不露面表示已失勢，仍有兩項可靠的材料。

(1)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北平曾發生「倒謝富治運動」，由當時毛派大紅人楊成武、傅崇碧支持，由文革女狀元聶元梓打前鋒。結果由於楊成武遭受許世友、陳錫聯、黃永勝、吳法憲等實力軍人的壓力而垮台，倒謝運動也就烟消雲散。

到射運動乞未肯亭

武昌首義清

辛亥武昌起義，革命黨人曾刼持兩個降將參加革命行動，一個就是為人熟知的黎元洪，另一個則是吳兆麟。

黎元洪當時任混成協協統（混成旅長），是全國聞名的將領；而吳兆麟僅是第八鎭（師）、工程營的一隊官（連）。因此所有的史籍，皆誦傳黎元洪，而少人提到吳兆麟。殊不知武昌首義之成功，吳是關鍵人物，遠比黎為重要。

早年參加「日知會」

吳兆麟，號畏三，湖北鄂城人，早年曾參加湖北革命組織「日知會」（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六年日知會事敗，吳氏亦受株連，當局因愛其才，迫其寫悔過書了案。吳氏曾卒業於湖北參謀講習班，以優異成績卒業，為人沉着有謀畧，在湖北軍界頗有聲譽，士兵亦多數服之。

辛亥「十九之夕」，吳與其他三隊官，本奉令守楚旺台軍械庫，起義部隊衝至楚旺台時，吳氏方欲走避，被起義軍同志汪長林所獲，時集中楚旺台的起義軍，羣龍無首。在九時許，熊秉坤（工程營共進會代表）、馬榮（工程營文學社代表）等各自率隊進攻督署，被擊敗退，正感徬徨，而各標營起義隊伍正陸續集中楚旺台（來取彈藥，乃不約而會），正感指揮無人。因為總指揮蔣翊武於十八日夜被捕，而脫逃出城走匿；參謀長孫武被炸彈所傷，亦匿居養傷；副總指揮王憲章亦奔往漢陽；無一人可負全責指揮。同時當時起義的革命軍，全是普通士兵，及正目副目（班長副班長），排長也只有兩三人，當時又不在楚旺台。而一般士兵則希望得以有威信的人出來指揮，在這種情況之下，熊秉坤等乃提議擁吳兆麟為總指揮。吳雖曾參加日知會，但是已久與革命組織脫節，事前何來預知革命計劃，臨時被推為總指揮，感到力不從心。但是迫於形勢，又無法脫身，此人極聰明機智，他當即向各部講話，並切問是否眞的服從他的指揮，衆皆歡呼服從；於是他「申言宜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違者必以軍法從事！」衆皆翕從，於是重整隊伍，集合西凹地，調動部隊，發出作戰命令，概要如下：

一、本營北有三十標，西有憲兵營，多為旗人，地位相逼，必乘其不備制之，馬榮、金兆龍各帶兵一排，馬榮向憲兵營東面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面進，即時出發撲滅之。

二、本台軍械庫為我軍根據地，必需保守。曹飛龍帶兵一排防禦西北端，黃楚楠帶兵一排防禦東北端，皆向三十標猛烈轟擊。

按：三十標中有一半是旗人，向三十標轟擊目的在打擊旗人，使漢人士兵崛起參加革命軍也。

三、砲隊在城外本有預約，宜促其入城。熊秉坤偕楊金龍、徐兆斌、汪長林帶兵一隊，先奪取中和門，以便砲隊入

市領導內部問題太多，勸說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不要把山東革委會主任王効禹當作階級敵人來鬬爭，順便也提謝富治，「北京經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名字就叫謝富治。後來他採取的方針是這樣：凡見要打倒他的那些團體，他都說你們無事，而擁護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從上述兩件事得知，從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倒謝富治運動迄未消散，楊成武雖然已垮，但是倒謝繼起有人。

(3)去年二月，北平會發生打倒周恩來的風潮，滿街出現反周的標語和大字報，緊接又出現擁護周恩來的標語和大字報。在反周和擁周風潮中，中共當局通令各外國使節及新聞記者，不要離開北平市區，共軍並在市內交通要道設崗，軍車加緊巡邏。

北平是秧歌王朝，紅色暴君的「首善」之區，居然發生打倒國務總理的政潮，謝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難逃罪責。即使不是他所掀起和支持的，起碼是預聞其事的。況且「羣眾」有多大的膽子，沒有後台敢貼大字報打倒周恩來？

二月倒周政潮之後，謝富治公開露面就越來越少了，三月十九日迎接施漢諾之後，終於一年多未再露面。

新官不上任有位無權

最使人奇怪的是，中共發表謝富治「當選」「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之時，在報導中未提及他出席黨代表大會，也未報導他出席新市委會議。其後一連串的重大公開集會，如歡迎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歡迎羅馬尼亞代表團，歡宴施漢諾「來華一周年」等，都不見這個「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出現。這說明，謝富治是缺席被「選」爲第一書記的，當了第一書記以後，仍然身不由己，不能到任辦公，不能公開露面。換言之，他身上仍帶有嚴重的政治債務未清。

再看新「北京市委」的領導班子，顯然不是給謝富治準備的班子，也不是毛派所喜歡的班子，何以見到呢？

第二書記吳德，在文革期間被評爲右派；最使人難忘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謝富治就當眾批評吳德，說他政治了解不夠，必須努力學習。吳德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彭眞下台之後，隨李雪峯一起到北平的，那正是劉少奇、鄧小平大派工作組，實行「白色恐怖」鎮壓紅衛兵的時期。他現在以第二書記主持「北京市委」，掌握實權。迄未露面的謝富治可能有位無權。

再看四個軍人書記，楊俊生和吳忠都是從瀋陽軍區調來的，一是衛戍司令一是副司令。

今天中共的中央軍事機構，一有空缺，所謂補之人，不是廣州軍區，就是瀋陽軍區、南京軍區和濟南軍區。毛派所以不得勢，這是大原因。

魯達

吳兆麟

史劍非

羅炳順各帶兵六名前往割綫。

五、陳有耀帶兵三名往通湘門附近偵察，唐榮斌帶兵三名往中和門附近偵察。

六、城內各營，各派同志二人分途前往送信。

七、其餘爲預備隊，在本台軍械庫西端集合待命。

八、俟砲隊入城及其他各營出動後，會師進攻督署。

當時起義部隊抵楚望台者僅百人，經吳兆麟一調動，立刻就有攻有守，斐然成軍了。

指揮義軍攻下督署

等其他各標營的起義部隊，集結到預定地點，並取得連絡之後，吳兆麟前後於十點、十二點，下半夜兩點下了三次總攻擊令，突破清軍數道防線，終於迫近督署，又令前頭部隊，在督署附近放火，照亮目標，於是奪據蛇山及鳳凰山高地的革命軍砲兵，乃作有威力的砲轟，督署終被攻下。

當吳兆麟指揮革命軍進攻督署之際，黎元洪尚從事抵抗。「當塘角火起，其管帶張正基電話報告，元洪即命謝國超嚴防本營士兵行動。適見有人從外來遞信，元洪手刃之。又士兵鄒玉漢聞變，奪門出，亦爲元洪所手刃。及內工程營已佔楚望台，下令謂革命軍來不開槍，以好言相勸。後聞南湖砲隊變，又下令謂革命軍來即避入營房。自此元洪亦離去辦公室，於是闞龍、胡培才……等齊集操場，闞大呼站隊……闞龍、廖湘芸……李銘鼎率隊出長街，協攻督署……」

從上述記載可知，吳兆麟因參加過「日知會」，受過革命洗禮，一經被請參加革命，便立時竭盡全力以赴。黎元洪初時堅決反抗革命，並手刃革命志士數人，可見其肺腑；後來見大勢已去，吳兆麟率眾以軍禮迎之，猶對眾說：「總督署雖下，瑞澂、張彪在逃，一旦水陸進攻，既無援軍，又無糧餉，汝輩有何準備？……汝輩不知利害，我勸各自回營休息，再行商議。眾皆譁然，……」。

被擁爲都督之後仍堅持「不畫一策，不出一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武漢三鎮已定），在軍事會議席上，黎才當眾宣佈：「我前天未決心，昨天也未決心，今日上半天還未決心！這時是已決心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軍政府的人了，成敗利鈍，死生以之。」並剪去辮子。二十六日設壇誓告天地及先皇帝。

迎黎元洪爲都督，吳兆麟主張甚力，武漢三鎮市民望見黎所簽發的革命佈告，人心乃大定。黎元洪及吳兆麟後來之接近袁世凱，多因共進會孫武、張振武等之擅權造成，殊爲可惜。吳兆麟指揮義軍力克武昌，功不可沒。

大陸青年作家

鄧友梅

待旦

大陸作家協會北京分會裏，有兩位著名的青年作家，一位是筆者已介紹過的劉紹棠，另一位就是鄧友梅。他們兩人都是年紀很輕就開始寫作，年紀很輕就成名，而且又是年紀很輕就被打成「右派」，結束創作生涯。

「作協」北京分會秘書長田家，曾經責備他們「辜負」黨的培養，認為他們由於「太順利」地名利雙收，以至狂妄自大，腦子裏充滿「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因為追求名利的慾望得不到滿足，以致走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其實他們並無意反黨，他們所反對的，只不過是「教條主義」；他們之所以遭殃，只不過是作家的良心尚未泯滅，在作品和文章中寫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情而已。

鄧友梅的年紀比劉紹棠稍長，一九四八年以前，就已參加中共部隊。那時他只有十四歲。在部隊裏當宣傳員，為「戰士」們寫傳單、貼標語。會轉戰於黃河南北，參加過雎陽戰役。他一共只讀過四、五年書。可是由於聰明，在部隊裏得到學習的機會，進步甚快。經常為部隊的「壁報」和油印的「小報」寫文章和通訊。受到上級的重視，被吸收為中共黨員。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間，他就有文章在中共的著名刊物，如「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了。第一次看到自己所寫的文字變成鉛字書，他的心情也如所有的初學寫作的人那樣興奮。而最令他感到驚喜的，就是發覺一篇短文的稿費，竟然比他一年的薪津還要多，便馬上繳交了一年的黨費（共十五元）。中共文藝界的領導成員看到他有創作的才能，也就盡力培養他，給予他體驗生活的機會和創作的機會。而他也逐漸喜愛了創作的生活，拼命寫稿，時常有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不過一時尚未能寫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韓戰期間，中共曾安排鄧友梅參加「中國人民慰問團」，赴北韓慰問「志願軍」，使他有機會認識慰問團裏的著名作家黃藥眠和路翎。那時路翎的年紀並不太大，但在四十年代末期，他已經有短篇小說集「求愛」、「在鐵鍊中」；中篇小說「蝸牛在荊棘上」；長達八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問世。令鄧友梅大為佩服。路翎與鄧友梅在「慰問團」中相處並不太久，可是給予鄧友梅的印象殊深，所以當路翎在一九五五年間被打成「胡風分子」的時候，鄧友梅曾在私下為路翎抱不平。

一九五三年，中共派鄧友梅到著名的工人運動發源地之一的長辛店體驗生活。他在那裏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敵情」，可是投寄到幾個文藝刊物都被退回。因為中共的主編、編委們認為鄧友梅把資產階級的戀愛觀强加在工人羣眾的頭上。

一九五五年，他希望能夠像路翎那樣，在年輕的時候寫成一兩部長篇鉅著，便要求組織讓他再下去體驗生活，組織把他派到某工地當黨支部書記。可是中共式的「體驗生活」，並未能使他寫出長篇鉅著，尚幸還能寫成一些短篇和雜文。一九五六年，中共召開「全國青年創作者會議」，他是北京市代表團主要成員之一。

鄧友梅雖然未能寫成長篇鉅著，可是一九五六年卻寫成一篇令他不朽的短篇小說「在懸崖上」（二萬多字）。這篇小說一發表，馬上引起廣泛而强烈的反應，一段短時間，鄧友梅就收到三百多封讀者來信。而且在文藝界引起激烈的爭論。三十年代的名作家張天翼曾為此給鄧友梅寫一封公開信（按：張天翼是負責培養鄧友梅的老作家，在寫作技巧方面幫助他指導他，咯血躺在床上，還為鄧友梅修改「札記」以便出版。因而鄧友梅一向非常敬重張天翼。）這封信的開頭是這樣說的：

「友梅：文學月刊九月號上的『在懸崖上』我已讀過了，很感動。寫得真實、生動、而又簡潔。一讀就感到這幾個人物確是生活中可以遇見的人，事情也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事。我覺得這一篇比你其他作品都更動人些，也寫得自然些。

你說你這篇寫得很快、很順利。我想，這當然是因為你對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非常熟悉的緣故。……」

張天翼的看法沒有錯，「在懸崖上」無論從人物、故事結構、情節發展各方面看來都是成功的。作者用第一人稱自述的方法，展開被認為是在「懸崖上」的愛情。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

一個炎熱的夏夜，一位青年技術員——我，在樹下納涼，並講述了他的戀愛故事。我是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某工地當技術員，認識了一位「端莊」、「嚴肅」的姑娘。她是工地的會計員、黨員、團支部書記，覺得「她比我高些」，是一個「在品質上在思想上值得尊敬的女同志」。由於接近而戀愛，由於戀愛而結婚。我在她的幫助下有了進步，參加了共青團，受到組織的表揚。後來我調到設計院工作，離開工地，一個星期只能與妻子見一次面。在設計院裏我遇到了一位剛從美術學院畢業出來的年青的女雕刻師——加麗亞。加麗亞父親是音樂教授，母親是德國人。她的頭髮是棕色的，眼睛卻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長。北京話和柏林語都說得挺流利。她挺會打扮，秋天穿着件淺灰色裙子，米黃色的毛綫衣，相貌風度，都使技術員「挺欣賞」。加麗亞一來到設計院就被小伙子們圍上了，開會時候，這個給她搬椅子，那個給她遞茶水；休息時，這個約她去散步，那個請她去打球。「加麗亞」三

[illegible]高采烈，一會兒把快樂傳染給這個，一會兒又把快樂傳染給那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接近了，談起大學生的生活，成了朋友，一塊划船，有好電影和音樂會總一道去。

加麗亞的出現，使我的妻子顯得「呆板和蒼白，不懂得生活的藝術，不懂得什麼叫做美。」於是常常因爲生活中的小事與妻子鬧意見。加麗亞由於與我接近，初來時所引起的騷動，平靜下去不少，許多圍繞着她的青年也自動散開了，而且提起她的名字，總是由贊賞變爲責難，說她「輕浮，在感情上打游擊。」我對於這些議論卻不以爲然，認爲是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沒有改變對她的看法。爲此團組織曾批評我，科長也曾說服我，說「加麗亞在美術學院因作風不好，被記了過……」可是我並不爲所動，繼續與加麗亞來往。

由於我與加麗亞都受到組織的批評，受到周圍的人的責難被孤立起來，大家都覺得苦悶，接近更密切，感情也更深了。我們常常一塊去散步，一塊去溜冰，談着彼此腦海裏的幻想。我與妻子的關係也就鬧得更壞，終於接出「離婚」。當我向妻子提出「離婚」後，便把這個消息告訴加麗亞，並正式向她求婚，不料卻遭到她的拒絕，加麗亞是這樣回答我的。

「我沒有權利不准人家愛我，可有一樣，你不要一翻臉又給我提意見，說是加麗亞害了你。」

「坦白的說，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嫁這件事，它距離我還遠得很呢！我跟你說過，我不輕易離開姑娘的地位，請原諒！」

我碰了這麼一個釘子，便「在懸崖上」勒馬回頭，和妻子「重建我們的感情」。沒有從「懸崖上」跌下去。

…………

這篇小說，結構嚴緊，情節發展自然，而最成功的卻是寫活了加麗亞，使讀者閉着眼睛都能見到她的聲音和容貌。可是這篇被張天翼認爲比鄧友梅「其他作品都更動人些，也寫得自然些」的小說，其發表過程倒不是那麼順利的。「在懸崖上」首先寄給中共的權威刊物一「人民文學」，可是被退回。人民文學的編委，三十年代老作家李又然曾爲此而大發脾氣。在「人民文學」座談會上爲鄧友梅抱不平。李又然對鄧友梅說：「不要怕那些人的批評，不要理睬他們，寫你的東西，當你寫出一本書的時候，批評你的人就會向你鼓掌歡呼了。你不要理睬他們，昂起頭走你的路。」結果在「反右」運動中，這一條也被列爲李又然的罪狀之一。稿子被「人民文學」退回來，鄧友梅再投寄給「文學月刊」，被「文學月刊」採用，刊登於一九五六年九月號上。並被「文藝學習」轉載（五七年一月號）。「文藝學習」還發起對「在懸崖上」的討論。

讀者和批評家爭論的焦點，是關於加麗亞的形象，有的人認爲加麗亞單純、直爽，天眞無邪、酷愛自由，有獨立見解，懂得生活，珍惜青春，不肯輕易表示愛情。對同志一視同仁。她無須爲技術員的家庭破裂負責任，因爲一切事情皆因爲「見異思遷」而引起的。有的人卻認爲加麗亞的「思想感情，趣味風度，都同我們這些普遍的革命青年格格不入……」責怪作者沒有對加麗亞加以應有的譴責，沒有挖出埋藏在她靈魂深處醜惡的東西，反而美化加麗亞，使讀者對加麗亞的「風度、趣味」，「性格、作風」，也「挺欣賞」，把讀者引到危險的「懸崖上」。這兩種對立的意見，曾引起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不僅見諸於文藝刊物，而且在茶餘飯後也常常有機會看到口頭上的爭論。其熱鬧程度，實在不亞於對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以及「本報內部消息」的討論。

起初，肯定、讚揚的意見佔上峯，給鄧友梅直接寫信的讀者，大都對他表示贊賞和支持。後來，由於政治的氣候的轉變，出現於報刊上的討論文章，逐漸以批評鄧友梅的意見佔優勢。鄧友梅被逼作了一次檢討。一九五七年二月「處女地」發表了鄧友梅致讀者和批評家的信。他說：

「加麗亞這個人，在我腦子裏自以爲很清晰，卻沒想到她引起的爭論最多。……爲什麼使讀者對這一人物看法有很大分歧呢？我想，可能是自己塑造人物時嚴肅性不夠，自以爲這種人見過不少，隨手寫來，不必仔細推敲也可以像個樣兒，於是在細節上、選用上、在對她的心理刻畫上，都限於表面、膚淺，沒有突出的寫出她的錯誤的一面……當然，就是生活中，這種人也是優點缺點統一在一身，不能用簡單的『好』字或『壞』字來概括她。我思想水平不高，不能保證在對人物的觀察和理解上沒有片面性。我只有一個辦法，盡量忠實於生活的本來面目。也許讀者會比我理解得更深，看得更明確。我自己在寫作時，是想批判加麗亞的缺點，因爲我覺得她在客觀上起的作用是壞的。」

鄧友梅這封信並未能使批評者息怒，隨之而來的是更加猛烈的攻擊，最終把「在懸崖上」全盤否定，打成「毒草」；而鄧友梅也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其實，鄧友梅並不像劉紹棠那樣，在理論和言論上攻擊中共的教條主義者，「作協北京分會」秘書長田家也承認鄧友梅在文字上「反黨」比不上劉紹棠「尖銳」、「大膽」、「有系統」。可是卻認爲他提倡「爲藝術而藝術」，「藝術要寫眞實」都與劉紹棠一樣明確。

由於「在懸崖上」被否定，由於鄧友梅被打成「右派」，於是他旺盛的創作熱情也成爲罪狀，說他連作夢也想寫出「嚇人一跳的作品。」他下工地體驗生活也成爲罪狀，說他下決心下工地去，就是怕當編輯。同時培養鄧友梅的刊物也受到指責，說那些些發表鄧友梅作品的刊物，既給他稿費，又給獎金，還携款來北京請他們歡宴，以及「買青苗」（筆者按：指未交稿先付稿費）都是極端錯誤的，是誘導青年作家走上資產階級名利道路的一種方法。一場「反右」運動，使一位十四歲就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由中共一手培養起來的青年作家倒下去了。我們感到惋惜的是，像鄧友梅這樣富有創作才能的青年作家，（只有二十四、五歲），正當創作熱情最旺盛的時刻，就不得不結束創作生命，未能寫出「長篇鉅著」，這又豈是鄧友梅個人的損失？因爲此後十餘年來的大陸，我們就未看到幾篇達到「在懸崖上」水平的短篇小說了。

海外見聞錄

印度的土王和出口尼姑

天涯客

二十多年前，印度還有差不多五百六十個「土王」。他們佔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可耕地，統轄着八千六百萬人，而且還擁有數不清的宮殿、工廠、車站、鐵道、私有的軍隊和官吏。

印度正式獨立以後，在政府和這些「土王」之間，就簽訂了一個君子協定：「土王」們把他們的「領土」、「人民」，以及價值兩億美金的公用事業、宮殿、工廠，都「自動捐獻給國家」。而政府也在新憲法的第三百六十六條中，明文規定：永遠保證「土王」們受到優待。在他們中間，約莫有一半的人，拿到了很大一筆「遣散」費。另外的二百七十六位「土王陛下」，從此就都成了靠國家津貼吃飯的「社會名流」。——津貼的數目，是照他捐獻的「王國」面積來折合的。例如：瑪索爾王，因為國土遼濶，所以每年可以拿到四十幾萬美金。像卡圖狄亞「土王」，由於他的「國土」只有兩平方公里大，因此，每年只能拿到二十五塊美金。

那些富强的土王，除掉能夠每年拿國家津貼以外，還可以保留一些宮殿、田莊、企業，做為「維持生活之用」。例如傑普爾的「土王」，留下來「維持生活」的財產就有：

一座大宮殿
一座博物館
一座「市政廳」建築物
一座行宮
兩座獵莊
兩座古堡
兩座農場
兩座別墅
三十五輛「自用汽車」
八輛吉普車
六輛載重汽車

不過，大部份的「土王」，尤其是他們的下一代，已經越來越不像從前那些「太陽神之後」、「月神嫡裔」的特權階級了。而且在生活上、在思想上，和印度一般普通老百姓，也再沒有什麼顯著的分別。

光只在國會裏，就有二十位議員，是由「土王」改業的。就連印度的外交部長辛哈，也是「卡蘭卡」的「土王」出身。另外一位旅遊民航事業部長「辛哈博士，原來是卡密與雅穆王國的「土王」。在印度廣播電台裏，專門唱傳統的印度民歌的一位著名歌唱家，也叫做辛哈，他原來的身份，也是「土王」。

印度最華貴的觀光旅館，就是傑普爾土王用自己的宮殿改建而成的。

一座規模很巨大的化學工廠，也是由改了業的「畢拉斯普王國」的土王創辦的。

當然也有些「土王」，既沒有那麼好的眼光，更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只好隨波逐流，亂找一個可以混飯吃的地位，馬馬虎虎地活下去。有些甚至於等而下之，一天到晚要忙忙於寫「求職」的信了。

因此，在印度就出現了近似工會一樣的「土王」聯合組織，專門來照顧這些日暮途窮了的卸任「土王」們的利益。

天曉得，直到二十多年前，這些「土王」中最濶氣的一個——「尼濟姆土王」，每年的收入有五千多萬美金，平均每分鐘，什麼事也不用做，就可以淨賺一百二十美金。因此，就成了全世界公認的印度第一富豪。

另一位獨達普的土王，將用不完的錢玩花樣，曾經請過四百個貴賓，來參加一次糕點會，當他請全體賓客一齊咬開他們手中點心的時候，四百隻熱帶的名貴小鳥，就從點心裏飛了出來，一邊婉囀高歌，一邊鼓翼紛飛。構成了個千載難逢的奇景。

有一個從前專門盛產「土王」的地區——克若挪，雖然再也不能用豪華的土王排場，來吸引外國旅遊者的興趣，卻居然走了偏鋒，另外替當地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生財之道。那就是：販賣年青的女子出口。

二十年來，他們經常從一些秘密的港口，把一船船的印度姑娘，運到波斯灣的海上去，停在那裏等着「接貨」的阿剌伯漁船，就按照預先商量好的數額，把一箱箱的威士忌烈酒和美國香烟，交給他們帶回去。

那些印度的姑娘呢？自然就由漁船上的「私梟」，一批批地「批發」給阿剌伯國家裏的妓院。

這種生意的利潤大，風險小。直到現在，都還從來沒有被印度的「緝私警察」，正式抓到一次。

現在他們的生意經更多了。——專門把「處女」出口到歐洲的寺院裏去當尼姑。其實，這種買賣，也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不過，這十年來，做得越來越發達罷了。

由於潮流的關係，志願到尼姑庵去修行一生的姑娘們，變得越來越少。「思凡」和「還俗」的尼



這個二十二歲的印度姑娘瑪萊姬卡，就是在歐洲的印度尼姑中的一個。

姑，卻變得越來越多。據統計：現在每年可以到手的印度尼姑「後備兵」，比起十五年前來，要少百分之六十！歐洲現在雖然還有八萬五千名天主教的尼姑，但是，就連教會的負責當局也對這問題很悲觀。他們也承認：十年之後，恐怕連七萬五千名都不會有。據歐美新聞記者的暴露：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之間，梵蒂崗教廷曾經緊急號召：在海外各地的教區內，大力徵募尼姑的「後備軍」。就連當時的教皇，也曾經親口「頌揚過那些」在菲律賓、印度、朝鮮一帶搞得如火如荼的「尼姑徵募工作」。

首先對這種「募兵制」，提出了抗議的人，是負責照顧西德波恩外國留學生的一位教士赫瑞哈斯。他在一九六五年度的德國天主教會議上，不客氣地指出來：

「讓這些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的外國女孩子，一批批地到外國的尼姑庵裏去修行。——由於生活上的不習慣，她們中間的大部份，都會成爲一種『文化休克症』的犧牲者。

我認爲：這種做法，是毫不負責任；而且也是無恥的。」

然而，抗議儘管抗議，在過去十年中，光在印度這一個地方，德國的寺院，就用現錢「徵募」來了八百個尼姑。

據美國坎塞斯城的天主教機關報：「全國公教報導」披露：到現在爲止，歐洲的寺院中，有一千五百名尼姑，都是用現錢從印度的克若挪區，「批發」來的。

事實上，還不只這個數目。據倫敦的「泰晤士週報」揭發：從克若挪到歐洲寺院裏去的印度姑娘，起碼也有兩千多人。賣價大都在五百到八百美金之間。出口的地方，除掉西德是大宗以外，還有法國、意大利、英國、瑞士這幾個有時以尼姑多爲榮的國家。

不過，梵蒂崗教廷的「法宗事務局」，去年還在工作報告中提到：在印度徵募尼姑的工作，可惜「發生了一些忽冷忽熱的現象」。

其實，即使眞的有點忽冷忽熱，也只不過是爲了價錢，而絕不會是因爲來源忽然成了問題。——

在人口稠密的印度克若挪區，在兩千萬居民中，有二百六十萬是天主教徒，平均每家都至少有八個孩子。如果有人肯出現錢來買一個將近成人的女兒，使父母因此省掉一大筆「賠嫁」和「喜宴費用」的話，幾乎家家都肯做這個買賣。

更何況出頭來買的人，都是一臉「道貌岸然」，之後而且對天發誓說：

「到了歐洲以後，你們的女兒，就由我們的教會訓練成護士、教員、甚至於兒科醫生了。這樣的機會，眞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可是，眞的到了歐洲之後，情形當然就完全兩樣了。絕對大多數的印度姑娘，都成了寺院裏的老媽子兼園丁，又兼「一腳踢的」的「打雜」。——實在熬不過了的時候，就只有兩條路好走：想辦法逃出尼姑庵，回到故鄉去；或是乾脆自殺。

在印度專門負責「徵募」的教士們，當然不管這一套。在他們中間，「最成功的是一位普特安普拉神父」。光只他自己一個人，就已經替歐洲的寺院，「介紹」過四百四十四位尼姑。——每介紹一位，歐洲的教會就要滙七百五十美金，到他在「印度國家銀行」裏的私人戶頭上去。他替印度姑娘們買的飛機票，是屬於「學生包機」的優待票，連二百五十美金都不到。賸下的五百美金，據他說都捐給一個「赴歐先修班」了。這個「先修班」究竟眞的存不存在？恐怕連這位神父自己都不大曉得。

爲了擴大貿易，普特安普拉神父還專門寫了一封信，給英國的「聖路易公會」道：

「如果貴會能夠把五名的徵募額，擴充爲十名的話，條件就更加有利一些。」

這位滿口仁義道德的先生，光在那四百四十四位尼姑「後備兵」身上，就淨賺了二十多萬美金。去年六月的時候，他還又「批發」了十九位尼姑，到歐洲的寺院去。——多多少少，又差不多賺了一萬美金。

說來說去，對這個問題，還是印度人自己最看得開。在孟買出版的「印度泰晤士報」，就公開說過：

「無論如何，讓我們的年青姑娘們，到歐洲的寺院裏去當尼姑，總比賣到阿刺伯國家的妓院裏去要好一些吧?!」

荷蘭「帕羅報」上的漫畫：阿刺伯一位妻妾滿堂的人問神父：「您願意出多少錢買一個尼姑？」



這一位印度「土王」，把他的宮殿，改建成了「觀光旅館」，自己做經理，而且還有時在旅客面前，客串一套很受人們歡迎的「魔術表演」。

爭取中文法定談香港語文

緡山

在爭取中文運動中，有人曾疑問：「以何種中國語文爲法定語文？」此問乍聽似無理取鬧，或開玩笑。但仔細一想，卻未嘗沒有道理。因中國語文，除中華民國通行的正規語文外，尚有：

㈠大陸簡體字。這種字，像契丹字、高麗字、日本片假名。如單看一字，是沒法認識的，必須看上下文去猜。若一連串皆用簡體字，過時恐怕連寫的人也不認識了。字由繁而簡是合理的，如過去把鹽、竊、眾，簡化爲塩、窃、众，人人皆識，因其簡化得合理，一看便明。但今日大陸的簡體字則不然，如把廠、零簡化爲厂、〇，則明明是胡鬧。厂本是另一字，而〇則爲阿拉伯字，中國文字，本爲世界上最優美的文字，此爲世界所公認。西方文字主要起源於埃及像形文，但中文則根據「六書」，並不僅是像形那麼簡單。孰料這樣優美的文字，卻被中共醜化、胡化，眞是豈有此理！

㈡廣東語文。廣東除正規中國語文外，尚有非正規語文。如三月十一日快報有一標題：「女性巨無霸，身長八尺二，莫怪留食不留宿，留宿冇床俾佢瞓」。最末一句「冇床俾佢瞓」，就是標準的廣東語文。爲何廣東出現這種語文呢？原因有二：一是地理上的，中國政治中心，一向是在黃河流域，而廣東則遠處最南的海隅。政治中心區，各地語文交流，變化頻繁。宋前不必說，近世則有蒙、滿在北平成立政權，故在「諸夏」語文中，又出現蒙古語、旗人語。蒙古語已無法可考，但旗人語卻仍保留下來。如「你上那兒去？」（即往何處？）、「串門兒」（即訪友），就是旗人語。「紅樓夢」、「駱駝祥子」兩名著，其中旗人語頗多。「諸夏」語當然也隨時代改變了，如「犀利」變「利害」、「估」變「賣」、「傾蓋」變「暢談」、「劏」變「殺」之類。另一是歷史上的，漢代廣東稱「南越」，據梁啟超考據：「其土著蓋出擺夷」（「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又據屈大鈞考據：廣東土著

。今元朗有蕃島，女多於男，因男人多出外謀生去了。二者未知孰是？也許蕃族比擺夷更早。

那麼，「諸夏」中原人是何時來廣東呢？據史記載：「秦始皇開五嶺，發謫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這可說是廣東最早的殖民。然到漢文帝時，南越王陀卻自稱「蠻夷大長」（史記），也許時間尙短，秦代殖民廣東的中原人尙無勢力，不能與擺夷人比。梁啟超說：「此即漢文帝時，廣東人尙未加入中華民族之表示。及魏晉以後，粵人皆中華民族之一員也」（見上著）。因當時北方被異族侵略，故到東晉時，便有計劃的向廣東殖民。南宋時當然情形也是一樣。據梁啟超考據：「各家族譜十九皆言來自宋時，而其始遷祖皆居南雄珠璣巷，究含有何種神話，舉粵人竟無知者，要之，廣東之中華民族，爲諸夏與擺夷混血，殆無疑義」（見上著）。照梁氏解釋，「諸夏」是以河南、山東兩省爲根據地，及直隸（今河北）、山西、陝西、湖北之一部最早的中國人。據此，可知由於地理的、歷史的關係，廣東語文遂別成一格。

㈢香港語文，除番文外，自然以廣東語文爲主。外省人到香港，因語言不通，頗感煩惱，其實若肯用心學習，很快也就會瞭解。學習香港語即廣東話，一般人都和學習英語一樣，即照字唸。這是一種古老方法，洋人學習華語也是如此。老實說，這種學習方法，並非最好的方法。

我以爲：(1)應該多聽電台廣播，一面聽，一面隨口唸。(2)應該把香港語分成三部分來解決。那三部分呢？即：

A、古語文，即由秦代以來，由中原人帶來的語文，例如尷尬、犀利、傾蓋都是古語，但香港人卻都當日常用語。餘如賣稱估、對稱安、走稱行、是稱係、殺稱劏、瓶稱樽、看稱睇、知稱識、找稱搵、他稱佢，也都是古語今用。這類字並不太多，如先瞭解這一點，便已解決了一部分困難。

B、土語，即擺夷語、蕃語、或與中原人的混合語。這種語比較困難，因爲看字是看不懂的，必須要靠人教。例如「父」稱「老豆」，這是毫無道理的。老豆只能孵出豆芽，不能產生另一新豆，故不通。「死」稱「瓜直」也費解，因瓜只有黃瓜（青瓜）是直的，其他種瓜，或圓、或彎、或扁、或下圓而上直，或上下圓而中間細，瓜既非全直，故不應稱「死」爲「瓜直」。這與上海話「翹辮子」同樣不通。此外如「照顧」稱「幫襯」、「老闆」稱「事頭」、「戀愛」稱「拍拖」、「神經」稱「黐線」、「不精明」稱「懞查查」、「何」或「誰」稱「邊」、「再見」稱「走頭」、「完」稱「左」、「家」稱「屋企」、「他」稱「佢」、「媳婦」

在「理屈」……

——談詭辯

論辯的一方如果到了理屈詞窮的境地，最常見的反應有如下三種。

第一種反應，叫「顧左右而言他」。

這句話是從「孟子」中摘來的。據說，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往楚國遊歷，請一位朋友照顧他的妻子。等他回來的時候，卻看到妻子在挨餓受冷。請問，這樣的朋友該怎樣對他？」

齊宣王說：「應該跟他絕交！」

孟子又問：「要是一個法官不能把案件辦好，又該怎樣？」

齊宣王說：「應該把他罷免！」

孟子把話逼進一步：「要是一個國家政治壞亂，那又怎樣？」

齊宣王別過頭去跟兩旁的僕從談別的事了。

，在「辯論學」上叫「轉移目標」Diversion，是一種詭辯方法。齊宣王給孟子逼得苦了，無話可說，只好去談別的事，藉此轉移對己不利的命題。

對付他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拒絕無關主題的異議，並且將辯論主題重新申述，要求他就辯論主題加以答覆，或者把辯論主題簡化成是非題，請他用「十」或「一

[illegible]閉」、「久」稱「耐」、「謝謝」稱「唔該」、「漂亮」稱「靚」、「搞亂」稱「搞搞震」、「辦妥」稱「搞掂」、「菜」稱「餸」，還有寫不出來的Honbulon（冚巴爛），即旗人語的「一古腦兒」。這些土語無論音與字皆無法懂。只有罵人話則較易瞭解。如×那媽、×你老母、死人頭、衰、衰仔，這些醜話，不學也可想像得之。如把這些語文弄明白，又解決了一部分困難。

香港語文除上述者外，尙有一點文法的特別。例如通常應酬話：「令郎考試成績很好嗎？」對方本意原答是「不好」，但卻說：「不極好」。「不極好」應該是「好」了。本來是說「現在時間已經到了」，但卻說：「現在差不多時間到了」。還有「相當」也用的多。本來是稱讚人家「好」的，但一定要說「相當好」，那麼便把「好」變了質。通常助詞本應置於動詞之下，但香港語文不然，卻皆置於一句的最末。例如「你行先」、「我寫作緊」。這個「先」「緊」是常用的，從來未聞置在動詞之前的。有的句子太囉嗦，如「我話俾你知」，何如「我告訴你」、或「我對你說」來得簡潔。

C、外來語，這種語各地皆有，如西方的Tea和Silk就是外來語，茶來自福建。福建讀茶做「台」，Tea與「台」音相近。絲在西方只多一尾音lk而已。餘如「打伶」、「苦力」也皆用譯音。香港是殖民地，當然更多，如爸吔、媽咪、拜拜、士丹、的士、巴士、派對，尙猶可說，或爲順口，或爲原無此名詞，故只好改用外來語。但有些外來語，卻是中國原有此字，卻偏用外國譯音，那就太可笑了。如Mark不稱「牌」而稱「嘜」，Number不稱「號碼」而稱「冧巴」，Ball不稱「球」而稱「波」，「踢球」而稱「打波」，Boss不稱「上司」而稱「波士」。最無道理的，是停車稱「泊車」。這個「泊」字，本是船靠岸之意，如杜牧詩：「夜泊秦淮近酒家」，但香港卻用於車上，眞是太滑稽了。還有香港人說華語喜夾雜英文字，例如百分之十五，偏說十五percent，或說句華語，另加句英語，這是什麼意思？無他，皆由崇洋心理作怪之故。

第二種反應，叫「巧言令色，以大化小」。

宋人沈俶的「諸史」載有一則笑話。一個盜人妻室的士子死了，閻王要罰他拔舌根和下油鍋。士子慌了，哀哀求饒。閻王的心腸比鐵還硬，吩咐行刑。士子知道難逃刼運，咬緊牙齦去受苦。正在此時，閻王忽然放了個臭屁，臭得要命。那士子深深吸口臭氣，作了一篇「屁頌」，搖頭

「的時候
及其克制法

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味，臣立下風，不勝馨之至！」閻王聽了大喜，吩咐停止行刑，重新審判。閻王問：「你在陽間盜人妻子，可知罪麽？」

士子答道：「稟大王，此乃兩情相好，暗去明來，不能算盜，不能算盜！」閻王道：「你讀聖人書，學周公禮，竟敢暗去明來，可惡！」

士子涎臉說道：「稟大王，『詩經』裏也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和『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偷情詩啦，可見暗去明來，爲聖人所不禁。」

閻王本來有心將他放了，現在見他說得出這似是而非的理由，就判他無罪。

沈俶在這故事後邊批道：「此士子開屁獻諂，詭詞答辯，藉此苟延性命，亦無恥之甚矣！」

這是個笑話，算不得眞，但在辯論中的確有些人引用帶感情色彩的字句，向自己面上貼金；或用粗俗的字句，向對方人身施以攻擊，甚至把人家的文章斷章取義，拿來作攻擊的藉口。這兩種做法，都歸在「巧言令色，以大化小」的項下。其目的，就是想把予己不利的命題推開，爭論些與辯論主題無關的事。這種做法也是一種詭辯方法。在「辯論學」上，叫「前後無關的論辯法」Method of the inconsequent argument。

對付他的方法很簡單：一、跟他擺事實，甚至把對方辱罵我的話接受過來，加以詮釋。使讀者看出哪一個到了理屈詞窮的境地要像瘋狗似的咬人。二、把論辯的主題明確的提出，引起讀者的注意，然後要求對方就這論辯主題答辯，拒絕爭論一切前後無關的命題。這樣，他的「巧言令色」，益增其醜；他的「以大化小」，詭計難呈了。

第三種反應，叫「貶低對方」。

隋人侯白「啓顏錄」載有一個故事。一個狗屁不通的士子做了一篇文章，文句不通，別字連篇。人家把他的錯字錯句舉出，叫他改正。他馬上光火，嚷道：「你們怎麼盡在毛吹求屁的！」把吹毛求疵唸作「吹毛求屁」，已是錯得不成樣子，更不要說文章中的別字了。難怪侯白在後邊批道：「不吹毛而求疵，語出於韓非；爾吹毛而求屁，寫別字何奇！」

這個笑話，把那些在理屈詞窮，大動肝火，硬指別人吹毛求疵的橫蠻形象寫活了。他不僅寫別字，而且讀別字，把吹毛求疵的「疵」，唸成放屁的「屁」。其膚淺無知，就在這「屁」字表露無遺。

同文汇城子寫道：「小瑕疵似乎微不足道，但在批評家眼中看來，即使是小疵小病，也會成爲致命傷的。」所以，從大處着眼，由小處着手，批評一個人的小錯誤，是應該而且必要的。

把人家的批評硬指爲「吹毛求疵」，也是一種詭辯方法，在「辯論學」上叫「暗示的詭策」Fricks of Suggestion。說人家「吹毛求疵」，即是「暗示」人家的批評沒有原則，不是從大處着眼；亦「暗示」自己在大的方面沒有錯誤，錯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

對付他的辦法也很簡單：只要把那些「小疵」的意義認眞指出，使人看出他的小錯誤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大錯誤。並且說明他不敢就這一錯誤來答辯，就是想避開予己不利的命題。要求他就這命題來爭辯，要是他不敢，便證明自己理虧。

辯論是一件有益的事，作一次學術辯論便能解決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我歡迎辯論，我也反對那些在理屈詞窮時要使用詭辯手法的下流東西！

林真

萬人雜誌・萬人俱樂部・萬人日報

曾憲光

因筆者不時濫竽充數的替「萬人雜誌」撰稿，且歷次周年或團體性聚首，皆在敝店（梅江飯店）舉行，特別是筆者與老萬、老張志趣相投之故，因而經常有萬人的忠實讀者，及關心萬人的人士，向我打聽、詢問：萬人雜誌這樣受到讀者的熱愛和支持，老萬老張都賺到不少錢吧？辦萬人日報是眞是假的姿態抑眞的要辦？外傳萬、張意見分歧，是眞是假？爲什麼遲遲不應廣大讀者要求，把萬人俱樂部組織成立起來？對這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有關萬人俱樂部和萬人日報，在去年的三周年聯歡聚餐會上，及最近的萬人詩壇雅集中，又有不少人再次向我提詢，看來有作出答覆的必要了。由我代答雖有「越俎代庖」之嫌，但相信深知我的萬、張，不僅不會介意，且還將感謝我的「代勞」哩！那好，下面就以交換意見的方式，先行發言吧！

由於筆者本身業務的需要，和擔負了鍾聲慈善社的總務工作的緣故，致使我的接觸面相當的廣，幾乎每天都會交上不少新的朋友，而在這些新、老朋友中，有一部份是「萬人」的讀者。至於他們對萬人的熱愛，可說異常感人，如有一位本港頗有名氣的×××大醫生，曾多次向我表態：他願爲萬人雜誌各位作者的義務保健，雖然他診所裏的病人每天例必爆棚，忙得不可開交；另一位是本港聲譽卓著的則師×××兄，他亦曾多次主動對我表示：若辦萬人日報時，他將不過問社務的投資五萬元港幣，更可貴者是到目前爲止，這位則師仍未見過老萬、老張；再如歷次周年聯歡聚餐捐贈全場水菓的李校長，也是讀「萬人」上癮後，才由我介紹他們認識的。特別要提一提的是，兩位在近十年來已謝絕了一切團體應酬的年逾古稀老前輩劉先生與馬老太太，不僅破例會來參加「萬人」周年聯歡聚餐，且還一再歡宴「萬人」編、作者。

像上面不同類型的動人事例，多到不勝枚舉。當然，這不等於說所有的讀者，對「萬人」的每一篇文章都同樣感到興趣和喜愛，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即他們對「萬人」的大方向——把鬪爭的主要矛頭指向毛共及香港的黑暗面，則是一致欣賞和支持擁護的。在此我們應看到的是，這批死黨便是我們組織萬人俱樂部的基本成員，創辦萬人日報的基本力量。他們辦萬人雜誌賺到不少錢嗎？這份「好意」，恐怕他們難於消受。因老萬的經濟狀況我十分了解，至於老張，說來或許有人會不相信，由於「萬人」目前還處在賠錢階段，因此他拿到的編輯費是非常「可恥」的。可喜的是他們不單沒有因此而氣餒罷手，相反，在你出錢我出力的互相策勵下，繼續戰鬪，奮勇向前。因此，如果一定要說萬、張賺到了什麼，那便是賺到了對一切「敵人」鬪爭的勝利，與來自海內外數不清的友情。

萬、張相互尊重、合作無間。凡是「萬人」的作者，相信都會不止一次聽到過老萬這麼說：「我對老張十分尊重和完全信任，一切編務由他全權處理。」老張對老萬也是尊敬有加，就以上次的週年聯歡聚餐來說，記得當我向老萬提出一個新的方案時，老萬立即說：「讓我先跟老張商量商量。」當我向老張提出補充辦法時，老張又馬上說：「讓我先跟老萬談談再說。」儘管如此，身爲雙方摯友的我，不僅沒有絲毫厭煩感覺，反而內心竊喜。

「萬人日報」一定要辦。爲了能具說服力的把老萬對此一心願表達出來，筆者只得在此爆「內幕」了。記得在「萬人」創刊前，即老萬在各報章與港共正在進行「針鋒相對」的鬪爭時，他便曾與筆者進行過合資辦「萬人日報」的具體商討，當一切準備就緒，才發覺彼此都無法分身去專職主理「萬人日報」業務，和缺乏死黨型的人才而暫擱置。過後，老萬認爲今後要辦報，則應辦比較正規大型的。爲了打好各方面的基礎和積累經驗，最好先辦「萬人雜誌」。就這樣，當筆者在養和醫院療養兩個月出來，老萬、老張辦的「萬人雜誌」已面世了。

此後，辦萬人日報不僅僅是我們的主觀願望，也變成爲客觀的需要（「萬人」讀者的迫切要求），對此，遠的不說，即在去年冬，筆者便曾向萬、張提出：由本人負責集資二十萬港幣，他倆亦負責集資二十萬元，作爲基本資金，然後再公開徵股。但研究的結果，發現存在一定的困難，這困難不是萬、張負責的二十萬元（早有一位富有的萬人忠實讀者，多次向他們提出樂意交三十萬港幣給他們全權辦報。）而是公開徵股的問題，因恐敵人鑽進來搗蛋。我們之所以仍堅持公開徵股，主要目的是要眞正做到讓萬人來做「萬人日報」的老闆。「如何解決此一矛盾？」至今仍未想出萬全的辦法。

那怎辦？曰：先從組織「萬人俱樂部」做起。

成立萬人俱樂部的要求，幾乎在每一期的「萬人意見」欄都可見到，組織起來，確是團結壯大「萬人」讀者的最佳辦法，是儘快把萬人日報辦起來的有效過渡形式（蓋因通過俱樂部的活動可更深入地了解每一成員，而替以後的徵股工作鋪路），因此，早在一二年前，我們便已愼重認眞的商討過，記得當時萬、張曾經要我出來具體負責此事，因深感自己德薄能鮮，而遲遲不敢受命。

由於萬、張的厚愛和倚重，由於萬人讀者熱愛萬人盛情的激勵，今天筆者在此向各位表示，筆者樂意大力具體協助組織萬人俱樂部的工作，願各位也都能抽一點時間出來幫手。

但目前存在的最大困難是「會所」與經費，因爲必須要有一層比較永久性的樓宇及經常的維持費用，而這非萬、張，或筆者個人所能擔負得起的。當向富有的「萬人」死黨開口嗎？亦非我們所願，當然若有自願在經濟上鼎助的則定將受到歡迎。事實上，既是萬人讀者本身的事，就應由全體讀者來通力合作解決，到底如何來處理萬人俱樂部的會所與經費問題呢，最好還是由大家出出主意，提出來商討。我謹靜候各方的反應。

橫眉語

萬人傑

性教育影片被禁

有三部由英國廣播電台監製的性教育影片，運到香港，本來打算在這兒的學校放映，作為推行性教育的一部分。可是，最後決定，三部片子凍結，且今後也不會拿出來公開。

教育司簡寧承認，禁止這三部影片在學校放映，是出於他本人的主張。據說，他和若干教育司署高級職員已看過這些影片。大概他們認為不適宜在學校收映，因此有這一個禁令。

有人認為，這些影片既可在英國學校放映，為什麼在香港卻不容許？其實這一點不奇怪，因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對性的問題，有不同的態度，其標準往往相差很遠。

戰後的英國，男女對性的問題趨向解放，英國青年男女，不把造愛當一回事，和戰前的「紳士作風」大異其趣。香港人保守，如以英國水準放在香港，當然行不通，因此，可以在英國學校放映的性教育影片，必未一定適合香港。

世界上又有比英國對性的問題更開明的地方，如北歐的瑞典、挪威、丹麥都較英國更進一步。這些性教育影片如果拿到北歐放映，也不大適合。簡寧不讓這三部影片在香港的學校放映，相信一定有其理由。

不過，教育司不必發出指示，不許該三部影片放映，本港的男女學生，也不會有機會看到。因為，本港學校根本沒有申請過借用這些影片。

這三部英製性教育影片為「生育」、「整個圈子」和「遊擊旋轉機」，內容如何，因片名相當怪，很難猜出。總之是談那麼回事就是了。

教育當局認為不適合香港學生，看來是程度問題。香港學生對性問題也許還不過是幼稚園學生，要他們接受大學課程或聽專題演講，當然吃不消了。青年男女太亂籠，該教育一番，以免因性事而惹來煩惱，鬧出亂子。香港學生還算得很乖，接受這種電影的灌輸，只怕結果適得其反。

男性的解放運動

人人都知道，女權在美國至高無上，什麼都是「女性第一」。因此，男人差不多成為女性的奴隸。

不久前，美國女性還來一次示威運動，似乎認為女權不夠高，還要爭取，這使美國男人沉不住氣了。

於是，具有革命性的男性解放運動爆發了。雖然，男性解放運動還未到喧囂階段，也未搞什麼示威遊行，揮動標語，高呼口號，但這種運動，實際上是存在了。

當美國的男人見到積極的婦女組織在搞什麼運動來喚起民眾輿論時，他們馬上搞自己解放運動與之對抗。

行為與社會研究的先驅戴克達說：「男人們已想到他們的本身。男人們在說：我想儘快要求更多自由。」

戴克達又說：「男人有理由申訴，在人類家庭生活中，男人是支配因素這概念已變化，特別是大部分婦女也負擔生計的時候，對於決策，男女不但已獲平等，實際上，女人大多時凌駕男人之上。」

在東方人的社會，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一切決策，差不多全是男人作主，除非是怕老婆的陳季常。但在美國，這種情形早已不再存在。因為，大部分美國女人都有工作，家庭的維持，大家有份，因此，男人的發言權愈來愈少，實際上大部分家庭都由女人作主，什麼事男人都會說：「讓我和太太商量。」所謂商量，不過是回去請示太座，太座批准，他才可以決定。男人愈來愈覺得在家中居於附屬地位，而婦女的「奪權運動」，更如火如荼，並不以目前的情勢為滿足。因此，男人就心了，女權再高漲，他們還有噍類嗎？

世界輪流轉這句話一點不假。過去的若干年來，只聽到「爭取女權」、「女性解放」等等的呼聲。今日，男性要掙扎起來，要求解放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元首是女性，這並不表示女權的擴張，每一個家庭控制權在女性手上，這才是女權的真正擴張。

許多有頭腦的商人都知道，一種商品只要取得女人歡喜，就不愁銷路，這是有獨到眼光的想法。

聞增加角子老虎

銅鑼灣京士頓街、加寧街及連接維多利亞公園西面的新路，將敷設八十二個新停車收費表。這一則新聞，有位老編把它作「花邊新聞」處理，標題寫道：「有車階級，見而皺眉。角子老虎，又添多頭。」看了這標題，老萬可肯定這位老編必非「有車階級」，因為，市面上如果增設老虎機，有車階級決不會「見而皺眉」；相反的，他們只會「見而開心」。如果找到一個沒有車子停放的角子老虎，他們有時會像在沙漠中發現綠洲一樣高興。有車階級不會吝嗇餵老虎的角子，更不會存心揩油，要求免費停車，甚至交通事務處長薛璞大人說這些停車位是津貼了有錢人而打算漲價，車主也無異議，只希望處長大人努力發掘多一些可以停車的「合法車位」。銅鑼灣多了八十二隻角子老虎，該是車主們的喜訊，他們怎會「見而皺眉」呢？

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全港九新界有十四萬多部車子需要停車位，增加了八十二個，不過杯水車薪，對大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不過，無論如何，多增加一些停車位總是件好事，我們也不會希望政府增加「免費車位」，只希望在市區中要辦事的時候，用不着兜十多二十個圈子也沒辦法把車子安頓下來。餵老虎，小事而已。

政府在汽車進口，牌照等等盡量增加收入，以致汽車數量，瘋狂增加，絕不限制；而停車位卻不作相應的增加，致造成交通情形混亂，這責任應由誰去負？是車主呢？還是交通事務處？政府增加了這筆巨大進帳，無論如何該有點義務替車主想想解決困難的辦法，抄牌、拖車並不是唯一辦法，雖然抄牌、拖車可增加政府收入，但加設老虎機，多撥出停車位，何嘗不可以替政府賺鈔票？

希望薛璞大人把捉白牌的精力，轉移到增加老虎機這方面，相信這對香港政府的收益會有更大的幫助。

當心上洋當

報載：「一個留學加拿大的學生家長提出一項忠告，她鄭重地指出，香港的家長要特別小心，因爲加拿大有些『野雞』學院，無論在設備、住宿、教學方面，都與正式的大學很有差別。她表示她的兒子去年付了全年學費加幣一〇五〇元，當到達那學府之後，只有兩個房間充作課室，另一個大廳作爲圖書館，此外便沒有其他設備。這樣的學府，對留學的香港子弟來說是沒有益處的。她建議香港家長，在決定給子弟到加拿大留學之前，要認眞考慮每間學校的實際情況，以免累及子弟。」

像加拿大這種兩房一廳的「學府」，本港也多得很，一般人名之爲「學店」，全年學費連一千港幣也用不到。但人們卻寧願花十幾倍的代價，把子弟送到數萬里外、滴水成冰的寒帶國度去，此無他，本港的教育制度使然也！由於本港歧視中文，所以對中國的國立大學十之八九不承認（有人事關係者不在此限），相反地，凡是在聯邦國家畢業的都是金字招牌，做起事來位高錢多，利之所在，於是大家便趨之若鶩了。那位在「兩房一廳學府」就讀的某君，雖然學不到什麼東西，但我相信將來只要能拿到一紙文憑，回到本港一定會得到一隻待遇優厚的「金飯碗」的！

不但鬼佬的學店如此，連「假洋鬼子」也同樣受人崇拜，不久以前，台北發生過這樣一樁騙案：一位曾在專科學校畢業，年方二十一歲的王小姐，一天往延平北路接洽事務，途經北門小公園時，遇到一位洋派十足的男子向她問路。該男子口操洋腔國語，活像個美國傳教士，自稱是美國華僑，返國不久，在一家美國貿易公司工作，因爲要到報館刊登徵聘女職員的啟事，而路徑不熟，所以向她問路。王小姐聽了，喜出望外，向他表示自己願意應徵，該假洋鬼子立即應允，高興地說：沒想到啟事尚未刊出便有人應徵了。於是帶她到一間公司，囑她在門外守候，自己上去請示老板。數分鐘後出來告訴她，老板已經答應，要她先做制服，下午即可上班。王小姐交八百五十元請他代辦，不料，後來發現竟是個騙局。看了這兩則新聞，賣油郎嘆曰：

列強礮艦來，國人信心喪，自大變自卑，
地位落千丈！道德拋毛坑，大談性解放；
開口YesNo，聳肩學鬼樣；國內月不圓，
歐美月更亮！一切不如人，來路貨至上。
誰知來路人，騙財更混賬，公司賣地皮，
荒原空蕩蕩；學店收學生，
前途被埋葬。寄語崇洋者，

從魯迅詩想到堅壁清野（中）

香港政府今天就着手進行二十多年後的「撤退」工作，是否太早了點呢？在下以爲一點也不早，因爲黃金不同於文物。其一，文物是死的東西，除了政府可以裝箱運走之外，蟻民是碰也不敢碰的，而且安放在那裏也一目了然。即使笨重如石碑，只需起重機一吊放上卡車就可以運走，一點也不費事。其二，文物幾乎全部集中在國家博物館，陳列館裏。如古畫、玉雕等，只需裝人箱子，貼上封條，就可以送上飛機。

至於想運走「黃金」卻不能如此便當，因爲「黃金」散佈於數百萬市民的箱底，想把他們箱底的黃金掏出來裝箱運走，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務需早作準備，預先搜集，尚幸英國不缺精於計算的聰明人。於是香港市民有福看到一套又一套的戲法，使恩明先生等人所寫的專教人如何去「發財致富」的文章，相形失色。

要套出別人口袋裏的錢，有各式各樣方法。不過歸納起來，不外是「軟套」和「強搶」兩種辦法而已。而「軟套」辦法中，勉強可分爲所謂「公平交易」和「欺騙」兩種。許些行業打開大門做生意，明碼實價，貨眞無僞，狀似公平，其實也談不上什麼公平。比如婦女時裝千變萬化，時而「迷你」，時而「密實」，時而「中庸」，害得婦女們在時裝當中「團團轉，菊花園」，拿丈夫的血汗錢餵飽服裝商人的荷包，服裝商人的「推陳出新」法，不外也是變相的欺騙手法。一切交易，恐怕沒有一項算得上是眞正「公平」的。至於騙子式的欺騙手法，老襯亭下的人已看得多了，不說也罷。

不管所謂「公平交易」也好，「欺騙」也好，只要看準人們的需要和弱點，即使你再慳吝，即使你的金錢收藏得再密秘，也不得不乖乖地把錢交出來。魯迅筆下的老栓和華大媽不謂不勤儉了，他們的一包洋錢也不謂收藏得不密了。可是渾身黑色的儈子手康大叔卻看準了他們的需要和弱點，他們需要治好孩子的肺病，他們的弱點是既疼愛孩子而又愚蠢無知，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癆病。於是不得不「手抖抖地」伸進枕頭底下，掏出那包多年積蓄的洋錢，交給儈子手康大叔，換取一個人血饅頭。他們的交易不但雙方均出於自願，而且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也可謂公平了。可是在康大叔滿口「包好」聲中，小栓竟進了墳墓。

香港人多地少，居民需要一個房間，工商業需要商店和工場，地皮自然是大家共同迫切需要的東西，香港人的弱點是別無去處，既不願回去「社會主義祖國」，又不能跑到星球上去。香港政府謀財之仕看得準，拼命提高地價，拼命賣地，於是香港人不得不像華大媽那樣「手抖抖地」從箱底掏出黃金，填滿餵飽政府的荷包。

至於香港政府滿口「繁榮」、「安定」、「生活提高」云云，大概也和康大叔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對着[illegible]會，有一個體育場，我稱它爲九龍的魔鬼谷。

在這裏，從春季到冬季——夏季除外——都出租給那些沒有運動場的學校開運動會。每到這些日子，你就會聽到那架特大號的擴音機，以一種上帝顯身詔告萬民的聲音，在四周盪漾起來。

在人類的頭腦所發明出來的東西之中，沒有一種機械的效果是完美的；核子彈不行，中心破壞力太強，因此炸不平一個幾哩的小島；電腦也不行，常常答非所問。在二十世紀裏面，人類值得驕傲的兩件東西既然都有它的缺點，看來已經技窮了。

但是，別忙，還有擴音器，尤其是魔鬼谷的擴音器。

九龍的「魔鬼谷」

本人因爲震撼於這架擴音器的效能，曾經去參觀過一次。這東西夠巨大，形似一朵有大子房的喇叭花，綠色的。這東西如果發明在拿破崙時代，那末他向百萬雄師訓話，可一點困難也沒有。我們這些忝爲這個魔鬼谷芳鄰的上千住戶，在春季裏，在秋季裏，在冬季裏，不論是什麼時候，等到太陽一出，那種像上帝的綸音就來了：

男子甲組，一百公尺初賽，第一次召集……女子乙組跳高初賽，第一次召集……

這聲音是可怕的，它帶着一種魔氣，好像恐怖片大師用特種手法製造出來的音響一樣。那種陰森森的氣氛，打進你的細胞，打進你的血液，打進你的骨髓，使你顫慄不已。

我有時沒法工作，就向着後窗望，我覺得這個運動場不算大，中國的許多中學就有這麼大的運動場。而到這裏來開運動會的學校，都只佔了運動場的一角，很少有超過一千人的。用這麼大的一架擴音器，實際上是用地對空飛彈打老鷹，太不合時宜了。我不知道這個運動場是屬於那一個部門管轄的，可否請他們在有學校開運動會的那一天，到附近的樓宇裏來參觀一下，聽聽這種上帝向萬民詔告的聲音。

我相信住在這裏的一千家住戶，早就不勝其苦。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英國，居民絕對不可能容忍到現在的。在英國，就算孩子在樓板上奔跑過甚，住在下一層的人就會來拍你的門。由此可見中國人是多麼偉大。

不過，我心裏常常想，一個人在激瘋了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像奧斯華德那樣，拿一枝長槍，從他的後窗將槍口伸出去，對準那個站在擴音機前的背影，然後砰然一聲。在法庭上，他會坦然對法官說：「請你絞死我，我情願死，也不要聽那個聲音！」

啓：黃思騁先生近來事忙，本欄從下期起，特約名作家龍驤先生助陣，第一篇「得意不忘形」。

黃思騁

妙算有專家，白話何來你！府庫年年大把銀，流向倫敦矣！

無上裝與假藥

江城子

上裝酒吧，年來如雨後春筍，紛紛開設。色情販子以有利可圖，乃從女酒保身上打主意、出綽頭，紛以「酒池肉林」爲號召，盡量向顧客展示「最玄的女體」。輿論指責愈多，酒女的衣服便愈少，由無上進而至無下，且由裸胸而至露臀，以屁股示人。

這種露體怪風頗爲社會人士側目，街坊婦女會、居民協會及一些議員律師等均先後促請當局正視這一「社會病徵」，要求對無上裝酒吧嚴加管制甚或取締，但儘管衛道之士羣起抨擊，律政司署發言人在答覆輿論時卻說：「本港並無禁止僱用無上或無下裝酒女的特定法例。」據云問題在於「露體侍酒」不同「露體表演」，前者並非不道德，不能依法起訴。換言之，露體酒吧開設純是走法律罅，有關當局即使要禁止，也無法律依據。

在下無意以衛道之士自居，但在這色情氾濫的社會裏，露體風氣無論如何不值得提倡，其違反中國人之固有道德觀念亦殆無疑問；此地的酒帘最初也只是侍酒伴舞的娛樂場所吧了，其後竟成爲人肉市場，目前的裸體侍酒，難保不會變本加厲，瘋狂發展而成爲變相的色情架步，正如某社團領袖所言：「現在只是開端而已。」

在下倒因而想到：本來只是「爲不爲」的一個問題，執法者卻往往將「不爲」推說爲「不能」，其實法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活生生的執法諸公被既有的死板法律所限制，因而常常任令走法律罅者有恃無恐，小則開賭賣淫，大則連危害人命的勾當也敢於借法律罅而爲了。

即如最近警方破獲一個規模龐大的賣假藥集團，搜出大批冒牌藥，但雖然有這批市值達七萬港元的僞藥做證據，卻因爲「本港並無禁止賣假藥的特定法例」，對假藥集團不能入罪，只能眼巴巴的讓這輩不肖之徒逍遙法外，莫奈伊何！

僞藥之爲害顯而易見，賣假藥者其可惡不在斂財，而在草菅人命。假藥不能治病，且易引起惡劣作用，誤買假藥者更會因此失去可能痊癒的機會。然而執法者拘於現行法例，雖明知僞藥頭子草菅人命，也不能繩之於法。

警方費了多少氣力才搜得敗類的害人證據，但也只限於搜而已，每搜出僞藥一次，製造僞藥者大概會在掩咀竊笑，然後加倍製造拋售。這兒的法例足以保障鷄犬之類禽畜不被虐待，卻沒有一項法律可以對付拿人命換錢的敗類，寧不可笑？

立法局的議員們發現法律漏洞，在攤手苦笑「無能爲力」的時候，在下也只能跟着苦笑說：非不能也，實不爲耳！

萬千煩惱說交通

穆然

政治的道理，說它深奧複雜，相信很少人會反對，但事實上有時看起來又不像有什麼困難，中國的政治原理，歸納下來只有兩句話：「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爾也」。但很奇怪，世界上從事實際政治工作者卻最喜歡與此原理背道而馳，例如困擾着香港的交通問題、小販問題、居住問題等，假使當局能絕對遵循市民的意願製訂政策，這些棘手的問題便很容易迎刃而解。

例如煩惱萬千的交通擠塞，專利權與非法載客的互相衝突，馬路擠迫，人車競賽，交通標誌含渾不清，交通孔道朝令夕改之類……歸根結底，還是一句老話：「誠意不足」所導而致。像官塘區，今天已發展如鬧市，每天由港九市區往官塘上班的人以及從官塘到港九市區的人，多得難以計數，但路程遙遠，步行不可能，車輛便成爲唯一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們都知道，由官塘到九龍城一段，主要馬路只有一條，由九龍城開始，便要加上彩虹、九龍城、九龍塘等地區的人口，其擠擁可以想見，今天增加了小巴，情況並沒有多大改善，市民呼籲開闢由港島中環往官塘的渡海小輪，平心而論，這的確是最能徹底改善其交通情況的一着。現在的官塘——西灣河渡海小輪，因爲兩地均距離市中心區太遠，因之乘客數字不如理想，但此實不足以構成「乘客不足」的理由，以爲推搪的藉口，而我們「精明」的交通當局，亦決不會見不及此，但爲什麼始終不能實行呢？有權利必有義務，我們不能在權利當前的時候便往「私」處着想，當追究義務的時候便往「公」處推。專利營業是否還有存在的理由一層，我們市民只有常識，沒有批評的分量。但放在目前的利害和事實卻總能分辨，像紅磡到中環渡海小輪的取消，實在難予人以心服的理由，做生意總會有淡有旺，只要總數做得過，任何人也沒有結束營業的僾勁，假如香港的店鋪，都要天天賺錢，旺月也要賺，淡月也要賺，好天也要賺，下雨也要賺，一天不賺，便立刻關門，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店子非馬上關門不可！

香港政府的決策，一向頗得人心，獨是近兩年來，因循瞻顧，有點使人失望；專利營業的無所忌憚，不恤人言，尤使人憤慨。講利害，必須「兩利」才是眞利，其利愈偏到一邊去，其害得愈甚。又譬如交通當局的措施，常使有車無車者皆叫苦不迭，抄牌控訴，拖車罰款，雷厲風行，最苦的是小車主，據說許多觸犯交通法例的情形，若能資聘律師辯護，洗脫的機會甚大，部分被告苦了的小車主之所以寧願「有罪必認」，只是爲了罰款比律師費用低廉而已。

因此朋友中有人提議香港小車主們應該團結起來，或採社團形式，長期聘請法律顧問，遇有違例檢控，則請該法律顧問代爲辯護，如此一來，必能在自我約束遵守法例的原則下，大量減少車輛被控的次數。這個提議，極值得研究，只要是善意的，當然也是可行的，同時也是解決交通問題的有效一着呢！

青年之聲

看清新左派

萬人傑先生於本刊一七九期「新聞以外」專欄所發表的「國際間捲起一股逆流，我們要堅定信心，不可氣餒」的一文中說：「市面小爬蟲刊物充斥，大放親共歪論，會使一些人意志動搖。」他又立定決心說：「爲打擊這些新左派刊物，本刊決加倍努力，應付這場新戰鬪。」

萬先生的文章獲得同學們的一致喝采，同學們熱烈地加以討論。我們討論了下列各問題，並就有關資料一一加以立下結論。不知是否有當，敬請萬、張兩位前輩指導，也希望各同學參加討論。

㈠什麼是新左派？

新左派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也可說是共產黨的外圍。他們的立論和作戰方式只有繞着一個大原則，這大原則就是盡量製造自由社會間的矛盾，製造自由社會中的階級仇恨，從而製造紛亂。對共產黨的種種暴行，如非迫不得已，絕對隻字不提；如找到可以歌頌共產黨的題材，則盡量加以顯著地提出。相反地，盡量製造自由世界的謠言，對中華民國政府則出盡全力詆毀，從來就不提國府的政績，卻往往把國府一二件小錯處加以渲染擴大，甚而無中生有地，以似是而非的口吻製造事實反國府，目的在動搖民眾對國府的信賴。

㈡新左派的來源如何？是否同一路線？

新左派並非來自同一路線。大致上，他們可分爲三派：

(1)直接由共產黨指揮的——此派在根本上就是共產黨，因此，他們絕對不敢抨擊共產黨，也盡可能不提共產黨，而盡量借題發揮地攻擊及詆毀國府，以期引開羣眾的視線。由於他們是直屬的共產黨徒，因此，他們不但抨擊國府，也攻擊美國和日本，使人們以爲他們是超然的「自由人士」。他們的活動於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失敗後，他們以學生身分出現的，人數只有數十人，分別在各大專院校活動。他們的手法是抓着羣眾的心理，以大題目發動羣眾。這裏舉出一段事實，以資證明：

珠海書院於一九六八年以前是沒有學生會的組織，有的只是系會的存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期間，珠海同學要求組織學生會的願望非常殷切，但沒有人帶頭組織起來。一九六八年初，突然出現數位「同學」落力地要求同學們簽名，以便向學校當局請願。同學們很高興地簽了名，組織籌委會向珠海當局請願，珠海當局也批准了成立學生會，這班人的原形便開始暴露出來，一部分先知先覺的籌委看出他們的情形不對，立即發動其他同學，與之對抗，畢竟同學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最後也就慘敗下來。但他們並不甘心，於是由上級決定，滙合一些在其他院校「肆業」或剛「畢業」的「同志」辦雙周刊，（後來改爲月刊，增加篇幅。）戰鬪的手法還是抓大題發揮，以期打動一些同學的心，於是，「反

祇因獨夜不平鳴

方中原

像這篇帶有意氣的文字，本就很想把激動的心情按捺下來，不表罷了。因爲，這塊園地，篇幅相當寶貴，如果談來談去都是私人瑣事，實在是不甚適宜。而且，我還深深覺得，張老編能讓我在這兒自彈自唱，是相當客氣、賞面。因此，雖然自己生成野性，傲性和叛逆性格難馴，但也常常心忖忖然，戰戰兢兢地，以士爲知士者用，感知遇之恩，並希有所圖報於萬一的心情，而決不敢再有更大的逾越，不知情識趣而自絕於人的了。

但是，可惜我只是一個「小人物」，更不是「君子」；不寫罷，總覺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這於我則十分痛楚，是萬萬不可的。因此，冒犯着「該斬」的厄運，也要像子規啼血似地，而「意氣風發」最後一番了！

使我不平的是，前晚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說是他碰到一個有關方面的人，是一個老頭子。這人向他提及我，說「方中原最近又搞搞震了」云云。這位朋友大概友情未泯，勸我小心。

追問他：這人到底是誰？我又是否認識？但這朋友又屬除了友情之外，還另有「立場」、「原則」的人，只頻說恕不能相告，總之叮囑我小心便是，而電話筒也就放了下來！

這位朋友並不清楚我最近在這兒寫稿的事。我相信他也決不會製造謠言來騙我、嚇我；他最近也十分「死火」，我們也曾徹夜長談，除了漫談人生之外，最後無非是歸結到老老實實地去找生活，甚至想到合作在工廠區的陋巷中，去開一個一天三市的大牌檔，其中老實之處，是可想而知的！

那麼，我最近又何來搞搞震之有呢？我早便說過，我已感到了「虛無」；不想談「鬬爭什麼」，只說「爲了活着」。即使說「鬬爭」罷，那亦只是「未來」的事情，而且也只限於「思想」性的。「淡到名心氣始平」，何況更是此時此地麼？

既然這位老先生關心到方中原生活的一舉一動，那麼，我想請問，在我「紮炮」的時候，先生是否知道？

即使眞的是「搞搞震」吧，那又干卿底事？

說到這，又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多年前一個湖南籍的「文化老闆」來，他居然要質問我「到底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嘿，這又是一副怎樣的臉孔啊！我一向生活嚴謹，即使窮愁至無以爲炊，也決不會墮落到去偷去搶，製造「流嘢」，瞞上滾下中飽私囊，開廳踏艇，生活荒唐……。

敬告我們的大人先生們，方中原也是顆響叮噹的一粒銅碗豆，壓不扁，打不爛，你們看不慣，罵我一句「屎坑石頭」好了。

青年之聲

的嘴臉！

乙林

越戰運動」，「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反對加水費運動」，也就有他們的分兒了。

(2)受美日共黨同路人指揮的——這一派沒有什麼「馬仔」在大專院校活動，但他們的拿手好戲是辦刊物，對國府小捧大罵，對共產黨小罵大捧，暗中配合美日共黨同路人的「兩個中國」政策，但到遭受廣大羣眾指罵時，又作賊心虛地扮小丑自我表白一番，隨而又大讚日本的工業的進步。從這些刊物的言論分析，受日方支持的兩三分，受美方支持的也有兩三分，他們時而合流，時而分歧，但目的還是爲了打擊國府。

(3)失意於國府的所謂作家教授及政客——這一派最可憐。他們沒有後台老闆支持，本想搖尾乞憐於美日某方人士，但卻不爲美日某方人士所接納，共產黨的反目無情又使他們裹足不前。這一派人的人數少得可憐，本來不算一派，但爲了他們有別於上面所述兩派，也就作一派論。

他們反國府的理由，只是爲了個人的恩怨而已，眞是無恥之極，而最最無恥的，就是一些本來沒有材料，卻要充大頭鬼地自命大作家名教授，到被「眞火」燒着時，「假金」的原形便畢露出來，竟而老羞成怒地，不惜把半生的積蓄辦刊物攻擊他人，也竟而遷怒於國府而加以醜詆。這些人以前高呼「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時最大聲，現在卻以如此無恥的態度叛國，眞是神憎鬼厭了。

㈢新左派的力量是否很強大呢？

並不，上面所述第一派的「馬仔」數十人，經數年來的努力，還是沒有表現，他們最近以大題目發揮，也只能影響得百餘名充滿熱血而不知他們的底蘊的同學，絕大部分的同學是不會上釣的。

第二派人的目的只是金錢，他們以辦刊物作爲領取津貼的藉口，所謂新左派的刊物如雨後春筍也者，其實是同一小撮小爬蟲的所爲而已。

第三派人並沒有組織，也沒有後台「老闆」，換言之，經濟缺乏，實在不堪一擊，「名作家教授」現在左右爲人難的情形，是眾人皆知的，也是頂可憐的！

㈣我們應如何打擊新左派？

新左派小爬蟲的力量雖然有限，但還有其發酵性的作用，因此，我們要盡力響應萬先生的呼籲，對他們作徹底的打擊，喚起沉默而廣大的同學，盡一切可行之法，使同學們認識到，要世界和平，只有中華民國的反攻復國大業成功；而要中華民國反攻復國成功，就要先打擊這些出賣良心，在大放厥詞，企圖動搖民心的新左派小爬蟲。

愛國的同學們應從言行表現出來，團結起來，動員起來，才能徹底打擊叛國分歧分子的陰謀！

對「編者小語」的批判

——評「曙暉」社論之六

劉健

在天主教大專聯會「曙暉」社論封面的左下方，有十一行英文的「編者小語」，大意可分為以下四段：

一、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或是共產黨與基督教是否能調協，總會招致很多爭端的。然而，事實上，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類已有半數；同時，教會內部對共產黨交談的趨勢逐漸擴張現象也是事實，教會是要面對而解決的。

二、這一交談不僅是技巧方面，更要從高度思想方面致力，因為共產主義不僅是少數人政治野心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思想的重要學派。

三、我們要以理性處理這問題，不以情感及宣傳來給予判斷，一反在三個月前教宗前來香港訪問所發生的事件所表現的那種情況。

四、我們要求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士，把他們的心得惠寄給我們，好使我們在現時代對這一問題有所貢獻。

這四段大意，由於牽涉的問題很多，總無法在一篇短短的文字中，理出一個所以然來，為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認眞態度，我試着一個個的來檢討和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我並不以為只是香港天主教大專部份青年對這問題含忽不清，同時，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部份人士，對這問題也混淆不清，其中包括教會聖職人員的高級、中級的人士。因此，我願在此展開對這一問題「商談」（Dialogue）方式。

首先談這「編者小語」的第一段大意所表現的內容。很多教會人士把宗教眞理和宗教情感混為一談了，所以就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與「基督教是否能調協」的問題上，「招致很多的爭端」。這爭端的起因就是來自宗教眞理與宗教情感的鬬爭。

我很清楚：在這場爭執中，勝利一定是屬於宗教眞理的，而絕對不是屬於宗教情感。但目前存在於天主教中的「與共產黨交談的趨勢逐漸擴張現象」的事實，純是來自宗教情感。如果說「教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話，那一定是宗教眞理勝於宗教情感的解決方法。

什麼是宗教眞理？什麼是宗教情感？很多教徒並不會分辨，有的竟以為他們的宗教情感就是宗教眞理。我下面只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幾年來的報章雜誌上，常有刋登聖職人員還俗的事件，繪聲繪色。很多的教友們每逢談到了這些新聞時，以為這間通訊社或這間報紙專是以教會「醜聞」來做揭示，內心裏掀起了不開心，具有遷怒於通訊社和報章雜誌的可能。這是宗教情感在作祟。這宗教情感並不代表宗教眞理。教會對於教士，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不准結婚的。還俗教士的結婚，與普通教友無異，刋登他們的結婚、言論並不影響宗教眞理。而通訊社和報章雜誌傳播了這一事實，是站在新聞學的角度上，並沒有什麼不對。可是，究竟有多少教友能夠分辨出對這一問題的宗教眞理與宗教情感呢？這個每個人應該捫心自問。

同樣，目前教會中部份人士對「共產黨交談」所感到的興趣日增，也是來自宗教情感。同時，對西方人士來說，對與中共交談更有些「歇斯底里」的成份在內。因此也就難怪遭受宗教眞理方面的駁斥和抨擊了。事實上，舉凡有着這一宗教情感的人士，我可以指出：他們既對教會傳統的訓示不太能深入的瞭解；同時對共產主義的本質與作風更是陷於「蒙查查」的境地。這不但只指那些青年學子，也指那些自以為精通的高層人士們。

任何一位教友，相信對一九一七年發生在葡國法蒂瑪的事蹟是耳熟能詳的。那末，如果你能仔細地想想法蒂瑪聖母早在五十四年前所提出的忠告，而面對着今天的世界局勢，你該作何感想？同時，當你看到目前教會內部某些人士在高唱「交談」、「交談」、「與共黨交談」的口號，你將有什麼觀感？這是不是教會本身以及教會中的每一個個人，無法實現法蒂瑪的忠告，而逐漸淪於墮落或是同流合污的境地。

假如你眞的清楚了法蒂瑪的忠告，你的態度難道還會高唱「交談」嗎？這「交談」的口號，從這一意義上看來，你還敢同意嗎？這象徵些什麼？

因此，我覺得：「編者小語」的第一段中，所倡導的「教會內部對共產黨交談的趨勢逐漸擴張現象」只是部份人士的作為，在天主教人士中所佔的百分比並不多。同時，教廷與東歐各國的「交談」實質並不是「編者小語」所强調的實質，兩者不能混淆。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在這方面分辨清楚呢？那麼，「編者小語」的這段話，就不免有假公濟私，擾亂讀者視聽的嫌疑，遺害就不能說不深。

身為天主教大專學生，應該體味一下保祿六世的這一段話：「請留神，請注意，我人要求你們是宣揚基督！……你們現代青年不會看到，你們或許為一種可能成為第二天性的、與世浮沉的盲從主義所侵襲？這盲從主義將你們的自由不知不覺屈服於外界思潮、意見、情感、作風及時髦的專制下，使你們成為黨群的俘虜。這雖是使你們自覺英勇有為，其實則往往使你們淪為集體的造反者。」（見保祿六世論現代青年第十一至十二頁，韓山城譯，安道社會學社出版，民國五十九年十月）。

青年園地

鳳凰山觀日出

魯民

半夜，睡意正濃，忽然被人推醒，只見「青紗帳」外，電筒在幌來幌去，望望錶，是凌晨三時正，在隊長催促下，只好起床，匆匆洗漱，隊長點齊人數，各人並自行檢查携帶物品（如手套、救傷用品等）後，隨即全體離開「靜安居」，向鳳凰山出發。

月黑風高，萬里無雲，天上無數星兒在眨眼，我們一行三十餘人在長短電筒照耀下，浩浩蕩蕩儼然一支爬山部隊模樣。

隊友黃安壽君，對時代曲甚為喜愛，此刻：他那新置的盒帶錄音機，正傳出陣陣靡靡之音，一曲「不要拋棄我」，傳遍「寶蓮道上」，使我想起了「啼笑姻緣」中的兩句：「畢竟為誰風露，冷中宵……。」再是一曲「淚的衣裳」，在寒風呼呼下，我才感覺到，自己穿在身上的，原來是那麼少。

遙望山上，「火龍」處處（據隊長的解釋「火龍」是一支支手電筒所組成的人龍），「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平日已是萬分欽佩晨運之友，此刻對「火龍」中人，更起了一絲敬意。

漫漫天際，星兒蔽空，往日像檸檬般的月兒，已不知消失在那裏；西望「石壁」、東望「寶蓮」，那環繞水塘側的路燈，發出慘白的光芒，與寶蓮佛塔的胭紅光圈相映成趣，煞是好看。

山路崎嶇，非常難行，主路雖然只有一條，可是支路卻是數不出那麼多，稍一不慎，便有「行錯路」的情形發生。當抵達「吊手巖」時，鳳凰山呈現目前，不過——當想起年前曾有一名少女，就在這兒墮崖慘死的事件時，眞有不寒而慄之感。

無石可攀，只好拚命抓住草根，幾經掙扎才抵達山巓。山巓上人聲鼎沸，石堆旁、草叢中，有人圍火取暖；也有人在燒烤食物。火光熊熊下，雖然寒風刺骨，可是卻暖透了每一個人的心房。

「在本港，可以觀日出的地點頗多，九龍牛池灣的飛鵝嶺；港島的大浪西灣等，都是理想的地點。不過，若論驚險刺激，變幻迷離，則遠遠不及這兒鳳凰山了。」

隊長一面向我們解說，一面在做手勢：「鳳凰山山高三千零六十五英呎，與本港之最高峯大帽山，相差祇有七十五英呎，是本港境內第二高峯……。」

「那末你來過這兒有多少次？」隊友許放君問。

「少說也有十次，可是每一次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

「為什麼？」

「因為山上的天氣，變幻無常，就算在日間是陽光普照，天氣晴朗；到午夜時，可能會變為雲霧重重，驟雨頻降。」隊長以識途老馬的身份，繼續在說：「我這麼多次上山來，不是大霧，就是下雨，眞氣壞人。」

「今次呢？」我和許放君關心地問，因為我倆來鳳凰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照情形看，相信不會失望。」隊長望望四周。

談談不覺，天際隱約露出一絲曙光。在坐候的人羣，突然緊張起來，有些更拿着相機，目不轉睛的瞧着遠方，怕是一眨眼，一頁珍貴的「日出」圖片便會失落似的。而我也曾聽人說過，日出的精華所在，只是短短幾十秒時間，假若一錯過，便過後難逢……。想到這裏，不覺定了神。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水平線上，依然是白茫茫一片，實際上日已出，只是給雲霧所籠罩。我們顯得有點不耐煩，因為時表已指向七時三十分，而目前所見到的，只是雲層上透出的金光。

於是有些人在嘆息：「看不見了，看不見了。」

隊長沒多說話，只叫我們在耐心等待。

突然：千萬縷金黃的光線，衝破濃厚的雲層，沐浴在金輝中，人們在歡呼，風勢雖然厲害，可是卻擋不了人們那份喜悅的心情，而我們也情不自禁的高叫起來。

此刻：隊長帶來的望遠鏡，正好大派用場，在互相傳閱下，我所看到的日出景色，何止美極了，論美之境界，簡直無法形容。

歡呼和緊張，一次比一次熱烈，旭日初昇，給予人們的感覺是祥和——而充滿新的希望。

攝影機下，許放君有意獵取「沙龍」，從鏡頭的遠近角度，以至日出的分秒景色，都是他的目標。

我笑語許放君，「沙龍」入選與否尚在其次，能觀看到日出景色，可謂不負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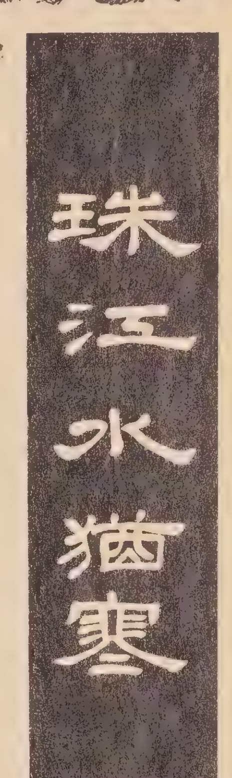
隊長也點頭：「雖然這次看日出，並非十全十美，可是就和我那幾次比起來，就勝過許多許多。因為看日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聽說有人帶備一切來這兒露營，足足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可是山上不是大霧，就是下雨，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十分之一都沒有，所以這次倒可以說是我們幸運。」

其他很多同行者，都同意隊長的說法，看過日出後，我們都覺得有點肚餓。是的，今早爬了兩個多鐘頭山，肚子焉有不空之理，於是下山回「靜安居」去。

請領稿費：

三月份稿費（一七五至一七八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六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64】

馬森亮

他順手撥開兩把草，叫我探身去看看，原來草堆裏面是一個洞，用木架撐住，可容五六個人，暗角裏開了一個透風的小孔。

我讚他的設計眞週到，他很自豪，再自我介紹一番。他說：

「這間老屋本來已棄置幾年了，去年我才搬回來，兒女還在鎮上讀書。這裏很靜，只我一對老夫妻，不必害怕。你們已不是第一批了，過去已有很多人從這個籠子飛出去，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做過大官的、做生意的、也有教書先生，從沒有一個人出過毛病。」

小林打趣的地問他：「陳大哥是個有心人，什麼黨員都會容納，請問你參加過什麼黨的？」

「我？」他奸笑起來了。「我的黨叫做求財黨。不管你狗黨狐黨，大官小官，入得我門口，一樣要聽我命令，竄過這個狗洞，在洞裏舉行國共和談也可，成立聯合政府也可，這些我一概不理，我要算的，那是入我門下的必要交保護費。——」

這話引得我們掩住嘴笑。表弟掏出烟盒來想抽烟，陳大哥立即把他制止。「你這人確大意，草房裏怎可以亂抽烟的？再說，若留下烟屁股，不是給人證據嗎？老弟！還是忍耐一下罷！」

表弟苦笑一下，把烟盒收起來，向陳大哥說：「這裏倒是一個理想的戒烟所哩！你大哥一定有做戒烟所所長的希望！」

這樣，我們在草房裏睡過了一夜，恢復了疲勞。陳大哥一早就出去了，由他的妻子招呼我們。

中午，她忽忽跑來通知我們，叫趕快躲進草洞裏去，在外再加上一堆亂草，還趕來兩條豬臥在上面。

我們在草洞裏，從小孔向外面張望，好一會，才見有五六名解放軍從村裏走出來向別處去了。直到晚上，陳大嫂才又放我出去，這時小林反而睡着了。

晚飯過後，忽然下起雨來，跟着有人擂門了，小陳敏感，叫大家趕緊躲回草洞裏，胡亂塞住洞口，踡伏起來。很奇怪，竟沒有人來把草堆上，豬也沒見趕來。我心裏很急，又不敢伸首去看。

一會，聽見腳步聲了，由遠而近，在門口站住，而且動手把亂草撥開了。此時此際，我們都惶恐萬分，縮做一團，摒息等待着這臨頭的大難。

可是，外面的人哈哈大笑起來了，原來是陳大哥的聲音。這才把心放下來，這一場虛驚，白白死掉若干細胞！

於是陸續的竄出來了。表弟埋怨陳大哥把大家急死了。他反笑了起來，指着表弟的前額說：

「生人不生膽，看你額上的汗水！」

表弟順手在額臉上一揩，這一來，陳大哥笑得更有勁了，連我們也跟着笑起來。原來是表弟在爬洞時手上沾滿了灰塵，經此一揩，變成了一個大花臉。

雨，漸漸停止了，只有簷口還在滴水。陳大哥認眞告訴我們，今晚已準備好了偸渡的工具，剛好又碰到下雨，這是天賜良緣，最適宜偸渡。

我們一聽，再度緊張起來，一切的顧慮和幻想，立即滙成了一股勇氣，從未有過的興奮！

夜深加上落雨，天空格外黑暗陰沉，我們一行四個人，在陳大哥的率領之下，披上雨衣，互牽着手，在濘滑的小路上摸索前進。他對這一條路很熟悉，對軍隊的駐地亦十分清楚，沿途爲大家打氣，雖然冒着雨，也沒有誰表現出瑟縮和恐懼。

我們摸過了兩座叢林，繞過了幾個山坵，到達了一條河邊，才停下來，陳大哥鬆了口氣，對我們說：

「到了，我的任務完了，你們自己去開天闢地罷！」

跟着輕吹了兩下口哨，河邊上有一條黑影出現了，那是一條沒蓬的木艇，跳上一個人，陳大哥和他打過招呼後，在矇矓中介紹我們認識。

「他是我的親戚，姓余，也曾做過工作幹部的，他現在也要逃往澳門去。他對這一帶的情況非常熟悉，我也吩咐過他在沿海上應留意的一切，你們

聽他指揮，自然很順利的。落船罷！祝大家一路順風。」

他再拍一下各人的肩膀，表示親切和鼓勵。我們陸續落了艇，回頭一看，陳大哥的影子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大家立即拿起木槳，用力一划，艇子便向前疾駛過去，雖然海浪不大，海面卻深邃得怕人，還虧落着雨，可以大力地划，不會發出特別音响。老余像長着夜眼睛，很順利的渡過無數個海岩和急灘，每到了一個開濶的海面時，他一定把艇搖入岸邊樹底下，觀察了一會，才又急速的划過去。他說這些海面，是經常有探照燈掃射的，特別在月黑風高的時候，一旦被發現，便派出汽艇來截捕的。

「本來嘛。」他划過一個急灘，在樹底休息的時候，他小聲的對我們說：「雨夜偷渡，有方便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方便的是落雨把哨兵的視線和耳朵困擾了，可以毫無顧慮的努力划；不方便的是探照燈射得特別勤。過去平均每隔十五分鐘只照射一次，以後的便更頻繁了。能通過這最後的封鎖就出公海了，所以從前用機帆偷渡的總是在公海裏被掃射。」他說到這裏，從懷裏掏出一包東西來，解開結，每人分發一把，原來是二十多粒胡椒，看他張開口，一骨碌把胡椒吞下肚去，彎身喝了一口海水，勸我們也照樣吃下去。他繼續解釋：「這是必要的，胡椒能增加體溫，萬一掉落海的時候也容易支持的。別以為可以順利通得過，碰到危急時還要棄艇落水泅泳逃生呢！海是神秘的，時時刻刻提防它搞花樣，加上人為的麻煩。現在吃胡椒正合時候，時間已四點鐘了，再划過兩個灣，就可以望見澳門的燈光了，這是生死關頭，無論如何要拚命掙扎下去！……」

我聽老余的話，聲調很熟，再在朦朧裏端詳下他的輪廓，也好似有點印象，心裏開始疑惑起來，究竟在什麼時候見過他呢？卒至開口問起他來。

「余先生！我們好像在什麼時候見過面似的，是不是？」

「是嗎？你貴姓！」他有點不大相信。

「敝姓李，原籍四邑！」

「或許是罷，怕見面已有幾年了。你的家是不是在分水嶺？」

「哦！我記起了，你就是當年負責土改的程同志！」

他呆了一下，也湊近過來向我打量一番，然後喟然長嘆一聲：「眞不會錯了，你是李先生！——到底是有緣千里會相逢，洪流又把我們冲在一起，而且成為一對患難的戰友。現在同是一家人，我姓余是假的！——說來話長，還是明天到了澳門再詳細告訴你罷！目前應付過關要緊。」他再轉頭向大家說：「各位！記住我剛才的話罷！最重要是沉着應變！這一次是意志的考驗，生死的最後關頭！」

於是大家很快的把胡椒吞下去，繼續又鼓棹前進。這時雨勢小了，海浪卻越來越大。

老余叫我們不要驚慌，不要搖動身子，保持用力平均就行了，海浪越大，證實離公海亦近。

我們的體溫逐漸增高了，艇的前進速度也特別快，趕得上大家的希望。

忽然老余緊張起來了，吩咐立即把艇划近岸邊去。叫表弟死力把露出水面的樹根拖住，不讓艇身動搖，他自己飛上岸去，迅速帶回幾株樹枝，分給各人，蹲伏下來，把艇身僞裝起來。原來他聽到了遠處傳來的馬達聲，預知巡邏艇要來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五分鐘，海中央有一黑物出現，迎面駛過來，間歇地開射探照燈，沿海搜索。

老余再次叫大家鎮靜，就算被照射了也不慌張，要把自己當作死的，把他們也看成死的。

大家正摒息伏下，艇身在樹枝的僞裝和垂條連成一起，只露出表弟半截手死纏住樹根。

燈光很快就射到了，岸上的樹葉淸晰可數，幸而一下子就消失了。

大家鬆了口氣，老余低聲叫不可亂動，提防反覆照射。等到馬達聲已聽不見了，才敢伸出頭，坐起來休息。

老余頻呼僥倖，還虧碰到岸邊有樹木可以掩蔽，否則就無所遁形了。同時又怪表弟過於疏忽。「為什麼不用右手去握樹根呢？偏用左手，你左腕上的手錶會反光的。」

再划一程，已划出地獄的邊緣了。現在只是等候機會衝出公海去，老余偵察了一會，把艇深深的划進一個極隱蔽的樹蔭底下，看遠處的海面反覆有燈光掃射，我們於是休息起來，老余趁機會在艙底取出一個馬達來，迅速裝在艇尾上，準備時機一到就發動衝出去！

他再取出那包胡椒來，各人又吞下幾粒，擺出一個冒險家的神氣，一面告訴我們：「總算已成功了一大半了，只有這麼短短水程，轉出個灣便是澳門了。不過越接近成功的危險性越大，千萬不要大意。——還是陳大哥想得週到，不用大機帆，用這隻小艇，還配上一個馬達，在海內是不宜大目標的！像這個地方，機帆是無法駛得進來的。你們知道這條小艇是怎樣來的嗎？是陳大哥偷來的。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雖然不識字，卻有這套本領！——」

話沒說完，遠處的槍聲卜卜亂响起來了，大家驚惶失措的急蹲了下來，老余卻站起來周圍張望，我也大着膽子跟他一齊望出去，見左邊的海面上給三四支探照燈照得通明，有一條機帆正被一艘汽艇追擊着。

老余連忙向大家發出命令：「時機到了，那條機帆已給我們製造一個調虎離山的好機會！」

他把馬達發動起來，用力一按，小艇便如飛箭一樣，在浪頂颼過去，轉過灣，已是茫茫大海，澳門的輝煌燈光放出無比的磁力，很快的把這條載着無數人幸福的小艇逐漸吸過去了。這時我們已不知什麼是疲勞，什麼叫做危險，風在耳邊削過去，浪花迎頭撲過來，只曉得要衝、衝、衝！要衝出這個暗無天日的地獄，衝進自由的天堂！

眼看對面的燈光越來越大，澳門的建築物越來越分明。

（下轉三十一頁）

被共特工作拆垮

丁作韶不主張撤退　打到仰光成立民國

這位被緬甸政府扣押了一年多的老人，對緬甸這個昏庸無能的政府，誠然有一份他人所不及的仇恨，但他也看透這個政府的不濟。從他被扣作人質這一年多中，緬甸官員加諸他身上那料「早晚時價不同」的待遇，他把這個國家的官員，形容成為「得意忘形，失意忘魂」的小人。至於緬甸軍隊的不成玩意，這是每一個留在邊區的國軍官兵都一致公認的。

因此，丁作韶不但不主張撤退，他還提出一個「不退則進」的開創計劃，他主張聯合所有要求獨立的緬甸土著民族，成立「緬甸民國」，揮軍南指，打到仰光去，取現政權而代之。

他慷慨陳詞申述他的主張說：「國際上的事都是講力不講理，承認既成事實的。緬甸政府花錢請印度僱傭兵，成立所謂國際兵團打我們，現在我們沒被他們打垮，他們反而被我們打垮了，我們現在有足夠的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到仰光去。我們的軍隊中，有不少是緬甸土著民族，他們要求獨立已久，苦於無力，我們可以打着土著要求獨立的旗號，將現政權解決，成立緬甸民國，然後進入聯合國。這樣，不但我們這支孤軍，可以在緬甸境內立足，成為緬甸國防軍，等到將來反攻大陸的時候，台灣的國軍在東南沿海登陸；我們起碼可以組訓一百萬精兵，從雲南的後門打進去，東西夾擊，一路打到北平。如果我們現在撤退，大家困在那個孤島上，能有什麼作為？東南亞無限江山，可由我們這匹強壯的烈馬縱橫騁馳，兄弟們！我們眼光應該放遠大一點，不撤退，再前進！目前打不過中共，先把仰光政府打倒再說。」

這是當時留在邊區任何人所未想到的，經這位具有卓見的老人一說出來，大家在心理上一下子無法接受他的主張，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更認為這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可是，這位老人卻不以為然，他說：「世間上古往今來，許多偉大的行動，往往都是簡單的，漢光武、朱元璋當年決沒想到自己能做皇帝，毛澤東也沒有想到他今日能統治全大陸。俗語說『光棍老了，膽也小了』，才會認為幹什麼都不簡單。我的年齡比你們任何人都大，我決享受不到這一偉大行動的成果，但我願為這一偉大行動而犧牲，我都不怕，你們還怕什麼？兄弟們！幹吧！不撤退，打到仰光去！」

他把這一套言論，先向各高級將軍反覆陳說，後又冒着烈陽毒蚊，和他夫人胡慶蓉女士，走向每一個營房、每一個官兵面前游說。

李彌不在邊區，眾人馬首是瞻的李國輝，對他的主張作何反應呢？人家問到他時，他說：「國軍已經決定撤退了，一

柳安麟痛罵丁作韶　李國輝要殺胡慶蓉

這句話，有如把聽他說詞的人的氣全洩了，大家認為連李國輝都要撤退，那還有什麼可為？

可是，這位老人卻一點也不氣餒，他認為李國輝他們要撤退儘管撤退，只要手抓槍桿子的官兵不撤退，一樣可以打到仰光去。經他這樣奔走呼號，在那班主張撤退的人員看來，那是跡近煽動官兵抗命，想叛變了。

有一天由柳安麟召集全體官兵訓話，說明政府的命令是撤退回台灣，誰不遵令，便是抗命；誰敢抗命，就得軍法從事。訓話結束後，官員解散了，柳安麟在總部指着丁作韶的鼻子大罵，罵他妖言惑眾，擾亂軍心，鼓動叛變，阻止撤退，破壞四國協定，打擊國府信譽，問他知不知罪？

同時，在李國輝的軍部裏，丁夫人胡慶蓉女士也與李國輝為這事發生衝突，李國輝幾乎拔出槍來，要槍殺丁夫人。

這一對老夫老妻，為國事提出這種無我無私的主張，卻不為一班自私自利者所接納。丁作韶一直是孤軍的精神導師，人人尊重的前輩，卻在這最後關頭，與一班平日對他稱師稱長的高級將領鬧翻了，而且處於隨時有殺身之禍的危險境地。「道不同不相為謀。」兩位老人，就在當晚上一人騎一匹馬，離開了多年生死與共，患難相隨的孤軍弟兄，悄悄地走了！

可是，他的主張雖被扼殺而未實現，但對以後撤退到台灣或仍留在邊區的人，都認為他的主張沒有實現，是一件莫大的遺憾！因為留在邊區的人，一直認為當年如果照丁作韶的主張行事，今日的局面早就改觀，歷史也要改寫；就是不成功而死了，也要比以後過那不生不死的日子好受。何況「人生自古誰無死」，能有此「留取丹心照漢青」的機會，為什麼不把握機會幹一下呢？

至於撤退到了台灣的人，他們的後悔，則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的。因為他們當年主張撤退回台灣，正如丁作韶批評李國輝一樣：「李國輝有非撤退不可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則是說不出口來的。」

什麼理由是真正的？什麼理是說不出口來的呢？那當然不是遵從政府的命令，或因四國協定，一言以蔽之，便是一個「私」字。從當年留下來的資料中，可以找出主張撤退派兩點「說不出口來的理由」：

想做太平官希望落空　為洩私人怨大家同垮

㈠邊區的生活，實在太苦了，人生四大需要——衣、食、

西南保衛戰

瘴氣，毒蛇蚊蟲，任何一身強體健的人，也容易染上瘧疾病疼。而且兩面受敵，安全是談不上的。現在政府既然明令撤退，能回到台灣去歸隊，無論從那一方面着想，都要比留在邊區好。尤其是做官的人，自己的官階，經過反攻雲南，力抗緬軍之後，也已經升到了越出自己的想像。（按：李國輝自薩爾溫江擊敗緬甸軍之後，他的官職已由師長升到了三十二路軍司令，張復生也升到了副師長。）而且今後也難得有此再升的機會。如果回到台灣能保持此種官職，做一個太平官，在一定的制度下，享受一下高官厚爵的生活，豈不是要比留在邊區舒服百倍。因此，很多官兵，尤其是軍眷們，均聞撤退而雀躍。誰知道他們到了台灣後，少將變成了中校；上、中校變成了少校、上尉；又不久編併退役，不少人要靠壓麵條、磨豆腐、養鷄、做苦力生活，這是當時所未料及的。

㈡李國輝主張撤退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對李彌的報復。這個報復之心，是產生在他從台灣受訓回來，在曼谷見到自己太太過的非人生活，與李彌的「皇親國戚」所過的豪華生活，他連歡迎宴也不參加，便跑回前方。那一次給他的刺激，是他永世難忘的。因為他想：你們這些留守在曼谷辦事處的人，既未到邊區去出生入死吃過苦，卻在後方大都市中掌握財經補給的實權，過此窮侈極奢的生活，還要作威作福。對他這樣一位開創局面的大將，連太太借錢搬過一個住所的賬也不賣，又不理睬照顧，這口氣，他是難以嚥下的。平時沒有辦法出這口氣，這一次政府明令撤退，只要他把部隊一拉走，曼谷的辦事也要撤消，經費來源隨之斷絕。他是無論如何要藉這個機會報復，使之李彌的人不能再藉邊區軍隊的名義，留在曼谷坐享其成的。因此，李彌越是不主張撤退，他就越要撤退。這樣做，他不是抗命，而是服從，李彌拿着他毫無辦法。李國輝這種報復心理，可以從一事看出，那就是他撤退的時候，「連李彌官邸的衛士，都不允許留下一個。」（見鄧克保著「中緬邊區游擊」第一三八頁）李國輝在邊區數年，貞忠不二，戰功彪炳，這是人人皆敬的。可是，他的器量才具，到底只是一名能征慣戰的悍將，而不是寬宏大度，有遠大抱負的大將之才。他有了以上兩種「說不出口來的要撤退理由」，自然對丁作韶的主張聽不進耳。因此，他臨時上飛機之前，對李彌寫來列舉理由囑他不可撤退的信件，根本無動於衷，堅持非撤退不可。

近萬國軍分批撤退　中途有人重返邊區

國軍正式撤退的日期，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這支孤軍留在滇緬邊區整整五年之久。他們分批撤退，在青天白日滿

這次近萬人的撤退場面，表面上看來是浩大壯觀，欣欣可喜，因為無論迎接的，送行的，在「顧全大局」與對不顧撤退的人所說「你們只看到一點，我們看到的全面」等等理由下，總算如願以償，把這一支造成共軍與緬軍千萬人死亡的孤軍，像送「瘟神」一般接送走了。可是，在這送別的行列中，也有許多原不想撤退的人，以及擁護丁作韶所提主張的人，他的心情卻是沉痛的，對這次撤退深表遺憾！

因此，像鄧克保這樣的人，他就在由米站起飛，因飛機發生故障，被迫降落泰國的彭世洛堡住了兩天，而又改變行動，回到了邊區再次從事游擊戰。

那次飛機發生故障的原因是載量逾重，一架只可乘廿人的客機，將擠上五十個人，還有行李，故此發現不妥，即命令將飛機上凡是可以拋棄的東西，一齊拋棄，為了安全，幾乎是連所有行李都拋盡了。

鄧克保決定重回邊區，則是他有兩個兒子死在邊區，再加上受了華僑的熱情感動，認為事有可為。因為他們在彭世洛堡降落之後，行李全沒有了，那是一個中午熱得能使人發昏，晚上又冷得能使人發抖的地方。但當地華僑僑領，卻一下子運來三個月也吃不完的罐頭食品，及禦寒毛毡。鄧克保思前想後，他終於決定與太太一同留下來，曾向張復生團長說：

「復生兄！我知道你很為難，在你率領的隊伍中有一個人半途潛逃，無論如何，這是嚴重違紀，而且也為你惹來無謂的麻煩。但只有一點略微不同，我不是在開赴前線時逃回後方，而是在撤回後方時逃回前方。我忘不了兩個孩子的墳墓，和那荒野纍纍的弟兄們的墳墓，我一定要回去，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們剩下的伙伴能長大成人，能像孤軍一樣的從覆滅的邊緣茁壯起來，成為一支勁旅，克復昆明，克復北平，迎接在台灣的同胞重返家園。如果不能這樣，也可能隨時戰死。不要為我難過，我不是不為自己打算，每一個人便是為自己打算的太多，才把國家弄到這個地此，我留下來不妨礙什麼人，你不會叫泰國警察逮捕我們夫婦吧？」

這幾句擲地可作金石聲的話，是可流傳千古的。張復生當然無話可說。但也好在有鄧克保這位「傷心極度且高歌，不洒男兒淚」的漢子留了下來，在邊區再打了六年的游擊戰，而寫出了一本今日為人傳誦，為歷史作證的「血戰異域十一年」——「中緬邊區游擊戰」的書。至於他們留在邊區的人以後的情形，及今日仍在邊區游擊抗共的事實，下期將作出一次總結的報導。

（六十四）

三郎

蹄聲劍影錄

（二七）戰時司機的驕人與亂世女性的貞操

這一章的文字，我以「黔桂道上的雪泥鴻爪」為標題，途次東溪，已逾黔境，走筆至此，應勒筆收束，但煞掣不住，過松坎而談東溪廣柑，過東溪而飛車土橋，又想起橫死的張德能，離黔桂道上，越走越遠，有感而作，不能自已，想為讀者所諒。

我兩次赴渝，在黔桂道上，受過司機老爺們的氣，尤其在金城江，甘心做「黃魚」，還要看老爺們的面色，那牛不瞅睬的神態，令人反感。但為了求得個座位，早趕行程，也得壓抑心頭怒火，低聲下氣的向他們賠個笑臉。也會親眼見過，氣燄萬丈的老爺，一言不合，把客人的行李，從車上擲下地來，拒絕乘搭，還恣意辱罵。那些不可一世的強橫之輩，大概只有身穿二尺五，腰間佩着短槍的軍老爺，以「牛」對「牛」，才可以把他們收拾。我也會得過司機老爺的好處，夜走南丹，誤入火場，仗司機的機智，衝出險地；在釣絲崖前，也仗司機和「蛇仔」的沉着和勇敢，使我們免於翻車之危。當然是「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在老爺羣中，當然也有宅心仁慈，見義勇為的人。

黔桂道上，戰時的司機老爺們，為什麼會養成這般氣燄，且聽筆者道來：

財、氣、酒、色，是人生的四大魔關，色是與酒相連，仗着酒意，色膽包天；恃着財勢，氣燄迫人。司機老爺在抗戰期間與囤積居奇的富商，並列為天之驕子，同是盜取國家的財富，或者提高非法所得，以滿足個人的慾望，均屬發「國難財」的人物。而司機老爺發國難財的方法有三：㈠放水，㈡捉黃魚，㈢走私。發財的名堂雖然三個，技巧則層出不窮，於是鈔票則滾滾而來了，茲分述如下：

㈠放水——戰時的汽油奇缺，價錢昂貴，誰有汽油就誰有財富，於是司機老爺便打汽油的主意。本來不論客車或貨車，小型車或巨型車，行駛的里程若干，消耗的油量也有一定的標準，客運公司或貨運公司，就依照這個消耗油量的標準，計算每天路程的所需，以配給那輛車的汽油。但為預防在路上發生了痲煩，有意外的消耗，所以，配給時也加點預備的數量。如果平安無事，這點預備汽油，便歸司機入袋，但這小小的甜頭，當然不能滿足老爺們的慾壑，另行去想辦法了。原來汽車越行得快，消油越少，如果汽車駛下斜坡，可以自動衝下去，也不須燃料。所以，司機為了節省汽油，於是「快車第一，安全第二」，拚命的開快車，下斜坡的時候，關閉油門，任車衝下，不理乘客的死活，只求剩油，以中飽私囊。所以，黔桂道上，撞車、翻車、陳屍道左，曝骨絕谷者，時有所聞。到達配油的終點，在另一次配油之前，便把節下來的汽油，偷偷的放下來，據為己有，待價而沽。這樣與死神開頑笑的發財行為，名之為「放水」。只顧發財，不顧人命，與謀財害命何異⁉

㈡捉黃魚——不論客車或貨車，必私儎客人，視路程之遠近，收費各有不同，一律歸司機老爺的私囊，當然，跟車的「蛇仔」，也有分潤。事先和客人談好價錢，約好登車地點和時間，到時到候，車子駛來，黃魚跳上，付了車費，送到目的地，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原來，客車和貨車的車頭，除了司機位，還有「蛇仔」的位子，為了捉「黃魚」將車頭位兜兩條「黃魚」，「蛇仔」則要退到車廂裏，客車的「蛇仔」，則在靠近車口的通路，放張小竹櫈或小帆布椅，來作臨時的座位（後來客車多改用木炭車，爬陡坡時，「蛇仔」還要跳下去搞炭爐，坐近車口還比坐車頭位方便）。但是有時老爺們見財動心，竟敢在車廂裏的通道上，放一兩張小帆布椅，來安置「超額」的「黃魚」，那時，乘客都要看司機老爺的面色，誰敢多嘴。貨車的「蛇仔」，則要在車尾堆貨的後面，弄出空間來放張小竹櫈或小帆布椅，又是一個臨時的位子，而且還可以把貨堆疊得更緊湊，騰出些地方，又是「黃魚」臨時安置可處。總之，財源滾滾，早已在館子、旅店，那些「黃魚」自行投上門來，甘心奉獻「買位錢」，絕不須老爺們躭心門前冷落，何況，還有旅店的茶房、館子的跑堂，做他們的經紀，生意怎不興隆⁉同時，司機老爺做得很乾凈利落，客車從不在車站附近上「黃魚」，貨車亦絕不在老板面前上客，到站前，「黃魚」早已跳下去，眞正的各得其所。

㈢走私——談到走私，是司機老爺們最大膽、最發財的勾當。尤再是走滇緬公路的車子，司機們都笑逐顏開；而走黔渝、黔桂的司機，亦有他們發財的門檻。據說走滇緬公路的，是偷運海洛英；走大西南路線的是偷運黑、白兩貨，（黑貨是鴉片，白貨是銀元。）利錢當然比不上海洛英，但總是發財的捷徑，使他們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聞圈中人傳出，凡一輛客、貨車，必有兩個預備車輪，以防萬一於爆呔時，有所更換，司機就將其中一個車輪入海洛英、鴉片或白銀，如果藏滿了毒品，那價值就很驚人。白銀的走私，在三者之中，利錢最微，而犯罪亦最輕，有時沒收了白銀便了事，不需判刑，膽小的司機，都趨後者。

發國難財的司機老爺，生財之道已詳上述。發了財，氣燄萬丈，而享受方面，每每令人側目，食、色性也，戰時司機，既然有的是錢，當然重色，識食。

有兩種關於司機的色、食傳說，反映着戰時司機的氣派：㈠戰時陪都的重慶，消費頗昂，尤其是海鮮之類，不易一嘗，貴為中將，不能吃蟹一隻，但司機老爺卻一擲千金，呼酒持螯，絕不吝嗇。

（四十一）

癌症八種

美國防癌會提供。

（八）

本刊資料室

有許多控制荷爾蒙的療法，其方法之一爲注射女性荷爾蒙，它具有抑止男性荷爾蒙製造的作用，並有對抗男性荷爾蒙的功效。另一方法，如將睪丸摘取，由於睪丸爲製造男性荷爾蒙的主要根源，有時可用一種叫做可體松的藥物（可體松爲腎上腺皮質荷爾蒙的一種藥劑），去抑制腎上腺的分泌，因爲腎上腺也是供給男性荷爾蒙的根源之一。

這些治療方法，可分別或合併使用，對病人而言，常出現戲劇性的進步，如腫瘤的細胞萎縮，症狀停止，患者自己感到症狀有顯著的改善。

對某些病例，女性荷爾蒙常用於協助外科手術的治療，有助於消除症狀，促進早日痊癒的機會。

前列腺癌的其他療法

施用放射線金或放射性磷注入腫瘤中，以毀滅癌細胞。

用X光治療，可消除疼痛

前列腺癌的治療效果，像其他癌症一樣，端賴於早期治療。據最近的調查紀錄顯示，半數美國人的前列腺癌，當它還在局限性時即被發現，並立即予以治療，有百分之五十五的病人還活着，在五年後的調查中，發現他們的健康情形仍然良好。

前列腺癌的預防

防止前列腺癌的最好方法，仍然是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所以，凡是四十歲以上的男人，每年至少要作一次直腸前列腺的檢查，即使是曾患過前列腺肥大症而曾治癒過的男人，除非他在治療中，已將前列腺完全摘除，否則他也應該接受每年的例行體檢——前列腺的檢查。

八　結腸和直腸的癌症

結腸和直腸癌症的病人被救活的，要比其他各種癌症的治癒率都高，美國每年約有七萬三千個直腸和結腸癌症的新病人被發現，死亡的總人數約爲四萬四千人。這是一種男女發病率幾乎相等的癌症。

患直腸癌與結腸癌的病人，如能及早作適當的治療，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病人可以獲救。然實際的治療率，僅有百分之四十。這項相差，表示每年至少有一萬一千個結腸及直腸癌的病人，是可以免於死難而獲救的，個中緣由，有下列兩個因素可以解釋。

一、由於結腸及直腸的癌症，最被人們容易忽畧而不注意，所以常被稱爲「無人提友的癌症」。由於沒有人常常提到它，所以有關它的病情消息，普遍缺乏，使大家都感到對它很陌生，因而被人所忽視」，以致形成直腸癌和結腸癌逃避診斷及治療的趨向。

二、所有的每年例行體檢，都不重視結腸與直腸的檢查；縱然接受例行體檢，也是部份人士，並非全體民眾，何況還有很多人，每年不自動要求體檢的。

結腸與直腸檢查，至少應包括直腸鏡檢查，直腸鏡爲一帶有電燈的筒狀器械，可挿入直腸或結腸內直接診察。使用這項檢查方法，可使醫師及早發現，即在癌症尚未蔓延而可治癒的時候被發現。

結腸與直腸的功能

結腸（或稱大腸）與直腸，爲消化道之下端，它們生理功能，爲吸取已被消化了的食物殘渣中的水份，同時積聚廢物使成糞便，以準備排出體外。

結腸與直腸組織，也像身體其他部份的組織一樣，由很多很多的細微細胞所組成，細胞本身因新陳代謝而分裂，正常情況，即按常規進行分裂，但有時卻由於不明的某些原因，細胞會變成不規則的分裂，以致無法加以控制，遂生長成很多無用的組織，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腫瘤。

癌症及癌性腫瘤

所有的癌都是腫瘤，但並非所有的腫瘤都是癌，一個非癌性的腫瘤，雖然是過度生長的組織，但它是單純性的，這種腫瘤叫做非癌性腫瘤，也叫做良性腫瘤，它通常是在其範圍內生長，而不侵入或蔓延到其他組織中，所以沒有危險性。這種發生在結腸或直腸中的腫瘤，即一般所稱的息肉（Polyp），由於它常常不易與癌症相區別——除非在顯微鏡下——所以一旦發現這種息肉時，必須予以切除。

一個癌性腫瘤，常有致命的危險性，因它無限地生長，壓迫周圍器官及組織，然後還經血流或淋巴系統蔓延，而成轉移性癌症，如不早加治療，最後必奪去生命。

結腸癌發生在何處？

大多數的結腸癌，都發生在大腸的最後一節，很慶幸地這一節大腸，可用直腸鏡檢查到。如果這些癌症能在早期被這種方法檢查出來，則可用很簡單的方法使它治癒；如果不幸在晚期始發現，則需用更徹底的外科手術來治療，由於過晚，則較難治癒。

結腸直腸癌的症狀

由於已消化的食物殘渣，在大腸下端及直腸中逐漸形成固體糞便，如有腫瘤，則通過此段的糞便被阻塞，很快被病人所發現，如癌症腫瘤發生的位置，愈接近直腸，則其發生阻塞的症狀愈明顯。由於阻塞，因而發生便秘，氣脹痛以及直腸出血等症狀。

萬人意見

從紅綫女談到粵劇

在無聊中想到了粵劇之沒落，因而想起了紅綫女，紅綫女的下場，不僅是她個人的可悲，而是廣東人的損失，粵劇界的損失！

紅綫女是一個眞材實料的藝人，絕不是靠捧的。我試舉一次她來家鄉演出之盛況，比歡迎毛澤東還熱鬧，因爲歡迎毛澤東是强迫的，歡迎紅綫女是被她的聲色藝所吸引。我的家鄉——萬頃沙公社有兩個華僑農場，一個國營珠江農場，附近的虎門太平鎮又有南海艦隊基地，陸地又有六八九八部隊的中南炮兵。紅綫女之到來，是作所謂向工農兵慰問演出，演出劇本爲「李香君」，據說「鄭健廉同志爲演好李香君，還親到北京請教名師阿甲云云」。還特別經過嚴格挑選男演員，看那個適合侯朝宗，結果選了羅品超。這次還請到阿甲南下，隨團作臨場指導，可見紅綫女演李香君是何等之重視了。

紅綫女的來臨，是萬頃沙人民的一個特大喜訊，人們奔走相告，情緒之激動難以形容，公社也特別把戲棚擴大，容納近萬人，但向隅之人仍不計其數。鄰近的東莞、中山、順德等縣的人民也紛紛而來，當地老幼更傾巢而出，可見紅綫女的號召力何等之大。紅綫女在天白還作其深入訪問，與當地漁女作所謂親切交談，拍成照片帶回廣州，掛在文化公園讓市民參觀，紅綫女滿以這樣就撈到政治本錢，誰知在「文革」中這照片會成爲她的罪行。

紅綫女的唱腔眞是登峰造極，她的「搜書院」「昭君出塞」成爲廣東各地之流行曲，如果在藝人中比得上紅者，只有林小群，但林在演「阿霞」（現代劇）中，看了使人生氣，她失去了演才子佳人的水準，唱不出水平，現代劇是使藝員開倒車，但江靑是管不了，如羅家寶、呂玉郎、陳笑風等都是粵劇中少有的人材，但都被江靑打入冷宮，永不翻身。

粵劇以前在陶鑄的扶植下，取得相當成績，正如後起之秀——佛山專區靑年粵劇團，這班靑年很有培養前途，我看是勝於本港的仙鳳鳴劇團。在招考時選得非常嚴格，一定要十八歲以下，而且要聲、色好才能錄取。我也曾經赴考，但落選了。我記得順德縣冲鶴文娛組的文武生，因十八歲半，而出動順德縣的文教組織，但主考的梁冠南堅拒說「如超過十八歲，這個骨骼已硬，不能訓練北派」，這個文武生也落選了。順德縣只在大艮的十二畝選了一人；在番禺市橋選了一個花旦，可見這班人都是可以造就的。但這株南國紅荳新發枝，在「文革」中的暴風雨中，不知吹到那裏去了。中國的文化、藝術，竟然在二十世紀中被毛賊所摧毀，如果算毛澤東的罪，不知算到何時才能算完呢。新生謹上

對教會中事韓然意見多

「操琴而歌，使之聞之」這話見諸論語，原爲君子五教「不可教而教之者」的一教作風，孔子萬世師表用得著，韓然呢，一時作師還得駁腳，引用「操琴使聞」，不敢言教，但在領教見拒，假如在私，讓彼爲雄守雌算了吧?!在公那就不得不了了之，正如孟子說：「吾喜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爰書於後：

讀本雜誌一七二期「萬人意見」第一篇，標題「由教宗在馬尼拉寬恕刺客說起」，自然又是好一篇巨著，內容十分充實，自云這做對教會有所愛，窃願拜下風，但卻不敢。神父生活費用多寡都是主教規定，似不該干預，傳道員生活費用硬要贍養家庭，不足視爲待薄，善堂且不可，而況聖堂？又而況港九聖堂所收支八成强沒得平衡，還要主教府津貼呢！貴客的事，與人無尤，不錯！

嫌苦轉業，大抵天公地道。至說本人戰前和現在生活支銷，的確判若兩人，「馬死落地行」，跟誰去說話？祗有假熱心聊以自慰「順天聖意」啦！然則反對「教會社會觀」錯了嗎？市儈氣質，或許我是，因爲要是我作了老闆，我定不會給每個下屬職員都能「豐衣足食」，所以沒發達？

至云皈依天主年少一年，總不關這，原因十分複雜，要我發表，在公

教刊物，在此拖住，免礙篇幅。又至云在下謂「基督教團結……」一小段誣為反聖教會之嫌，要是彼在教會作主持，豈不「順存逆亡」？神父領有博士銜者不會太少，傳道員領了博士銜，愧「佳得背」沒前聞，堂堂博士很多工作可做，即使「陰淫」博士，在社會也愛出風頭啊！怎願作一名傳道先生？

原來「特種教友」和「神父教友」釋義是領有鐸品的，可不大錯特錯？領有鐸品的是叫鐸德或司鐸，雖屬教胞一份兒，這叫法像對救主所立神品大不敬才眞！

人誰各有懷思想啊，在下並非幹文鬬而要與人爭論，新橋「何為哉」！神父還俗，更是個人大不是，代祈主俯聽望以後別有同樣事件發生，不該作出人身攻擊，影響教務。「走火入魔」，這話，像與基督所說「我來是為癒病」，有了出入頗大，試退思吧?!結束數語，照着做好極。

又在一六八期有位教友認為身為司鐸竄改聖經不對，內容且捲韓然入漩渦。教會機構並沒僱員，「能貴能賤」，「自侮人侮」，這是世俗之子看法，光明之子，別的角度，賣女子往歐做修女的事，想是訛言，可信的嗎？

——韓然

香港已接近共產主義理想生活

看新區天台電視天線密佈有感

徙置區是港九平民住宅區，仰望上去所有徙置區的天台上，都佈滿了密密麻麻的電視天線，不由使人想起了大陸人民的生活，兩者之間的對比相差何止千里。

港九這些平民住宅區的居民，普遍都擁有電視機、電雪櫃、洗衣機、電暖爐、電唱機、電飯煲、電風扇、電熨斗以及私家電話等一切電器用具，可說是生活電器化了。

記得共產黨有一條公式，就是「集體農莊加上電器化就是共產主義」。這樣香港人民應當算是享受着半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生活了。

可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在幸福社會主義祖國中的大陸人民，別說電視機、電雪櫃、洗衣機等高級電器家庭用具，就連最普通的電爐、電飯煲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同時又有誰能納得起二角四分人民幣一度的高昂電費呢？所有的家庭別說燒石油氣，連火水爐都沒有人燒，（火水每斤人民幣五角，且是控制商品，沒有電燈的居民，每戶每月只配得一斤）而目前大陸人民用的燃料，只有煤球與木糠。

想不到香港人民，在老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剝削下這些賤民尚可在生活上得到美好的享受。難怪在所謂祖國主人翁的廣大人民，不願當家作主而寧願冒着九死一生的風險而志願跑來接受外人的統治與剝削。而這並不僅是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而更主要的是求取人生最起碼的權利——自由。

作為一個受外人統治的賤民，在這個被共產黨稱為臭港的地區，尚可以得到自由民主，不管這個民主是怎樣虛假，但這些賤民們總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可是在大叫特叫人民中國的中國人民，卻連一點做人起碼的權利都受剝奪，行動、言論、信仰等都沒有自由，這不就說明共產黨比帝國主義更凶惡、更殘忍、更可憎嗎？

（尖鋒）

無國籍之人 心情極苦悶

張老編先生：

我是由港到美還不夠兩年的青年，在這段時間內，只覺得美國月亮是四方的，還體會不到一些人口中月亮是外國的圓啊！

前些日子，有兩位外國人問我：「你是什麼國籍？」

「我不知道，我生於大陸，長於香港，活於美國。」答完之後，才感自己蠢得可憐，妙得可愛。土生華僑也可以一口答出美國籍，我卻答不出。我想請問下次我應怎樣回答這問題，因為：

(1)無大陸證明書；

(2)無台灣國籍；

(3)無香港出世紙，只有一張身份證；

(4)無美國籍，就持有這張永久居留證——綠咭。

在全無證件之下，我可以說是中國籍嗎？難道靠黃皮膚、黑眼睛就證明是中國籍嗎？連最可憎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樣貌。想來想去也想不通，在沒有必要，我是不會入籍美國的，這豈不是成了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美國一讀者

（編者覆：你可以回答「我是尚未入美籍的中國人。」）

你要歌頌毛共統治的中國 請先到大陸去住兩年罷！

「華特組織反共政黨」讀後感

星島晚報「牛馬集」於三月二十七日刊出萬人傑先生的「華特組織反共政黨」一文，筆者細讀後，引起無限同感與共鳴。

萬先生對事物的看法總是獨具慧眼，一針見血；對事情的剖解極具體透徹、客觀中肯。就於上文（「華特組織反共政黨」以下簡稱萬文），不是確定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論據嗎？「在香港，反共最激烈的是從大陸逃出來的人，他們會受過共黨壓制殘害，創巨痛深，一旦得到自由，就會以堅强的意志反共，盡其所能，爲推翻暴政盡一分力量；祇有一貫居住香港，未嘗過共黨統治滋味的人，才會對共黨政權生出幻想。」有識之士，對萬先生這種至理名言，莫不大爲稱許。

大家都知道，逃向自由是用生命作爲「賭本」的，人是珍惜自己生命的，如果共黨政權能給予人民一定程度的生活要求，誰捨得拿生命向自由投賭注呢——這說明了「不自由毋寧死」的道理。逃難者因爲看穿了共黨的本質，才會採取這危險的途徑——逃亡。

也許這裏有人相信同意共黨賜給這班逃難者莫須有（叛國國敵）的罪狀，但這班難民中，大多數是共黨所謂「階級兄弟」——貧下中農、工人、轉業軍人及其中下級幹部，這是什麼道理？恐怕連共黨也難自圓其說。

中共的基本目標是「世界革命」，在全世界進行滲透破壞顚覆，這明明是一種暴力「革命」，難道能將之說成是爲全世界貧苦大眾請命嗎？

中共一貫不變的政策是階級鬥爭，製造階級矛盾。中共爲了實現其「最後目標」，不惜採用一切最最殘暴卑鄙毒辣下流兼而狡猾的手段，壓制人民，要人民勒緊褲帶，忍受寒凍。所謂民以食爲天，而中共卻將人民壓得透不過氣來，拼命製造核子，支援全世界階級鬥爭。這種窮兵黷武，不顧人民的政策，如果按照那些大專學生的看法，難道屬愛國行徑嗎？然則希特拉豈不成了德國的民族英雄？那些大專學生對中共歌功頌德，無非犯了無知幼稚病，要不就是別有用心。

陳誠先生曾說：「和尚不會做特務，特務卻會做和尚。」共黨壓根兒就是李宗吾先生的「門下」（厚黑教）的高徒，其心之黑，世無倫比。共黨需要你時，會裝出一副慈善模樣，披上僞善袈裟，掩人耳目。甚至卑躬屈膝，亦所不計。這種厚臉皮本領在三十年代不是贏得知識分子支持嗎？於四九年不是騙住人民的「歸心」嗎？共黨不需要你時，不但過橋抽板，甚至斬草除根，杜絕「禍根」——二十多年來的事實不止一次地證明。陳寒波烈士當時何嘗不是對共黨懷着美好的憧憬，後來被殺於黃大仙，這不是揭發了共黨的眞面目麼？

五八年印尼的華僑青年不是狂熱地湧回祖國，享受紅太陽照耀下的「溫暖幸福」生活麼？結果下場如何？筆者在廣州伺機偸渡期間，曾接觸許多華僑青年，他們滿腹牢騷，對共黨的仇恨，竟不亞於受過「階級烙印」的我，他們竟是逃亡者的同志。他們所以願意冒死再「回去」那種族歧視的僑居地，不是給海外青年一個很好的教訓嗎？但是今日香港有部分大專學生依然對共黨生出天眞的幻想。這正如太平山下每日都有老千行騙的新聞，永遠有不少人還是要上老千的當。魯迅在生時熱捧共黨，那是當時共黨的兇殘面目與本質尚未表露出來。今日香港那些目睹「逃亡潮」、「浮屍」的左仔，爲共黨搖旗吶喊，是因爲他們愚昧無知。身受高等教育的大專學生，不知他們頭腦何在？知識何去？他們盲目熱捧中共的理由，「萬文」中萬先生於評論英國工程師華特決意組織一個反共政黨的動機，會予以說明：「華特爲什麼這麼反共，正如許多從大陸逃出來的人激烈反共一樣。因爲這三年多來華特受盡折磨，使到他仇恨生長，成爲一名反共的鬪士。」華特並不是天生就反共，那些大專學生如果嘗到共黨統治的滋味，其幻想不破滅才怪。

「受過共黨荼毒的人，決不上當，他們深知共黨這副嘴臉是裝上的，決非本來面目。」萬文中萬先生這種傲世的話，如果那些自視極高的大專學生不以爲然，那麼請聽從鐵幕出來的馬思聰先生說的話：「中國大陸已成了奴隸營，憲法權利全是謊言。」是假的麼？要不然，就照馬思聰先生的話：「美國許多人以爲中共是强國，最好讓他們到中國大陸生活兩年。」到大陸去實地考察體驗，看你們在事實面前要雄辯還是默認！

套用毛澤東的術語「如果沒有深入調查了解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來奉勸那些崇拜紅太陽的大專學生，好自爲之，否則厥詞滿天，臭氣薰人，豈不失掉你們的人格？

又：「萬文」如果有誰要讀而讀不到的話。筆者樂意奉上原文影印本，請由「萬人雜誌社」代轉索取。

惠生（七一年三月三十日）

美國學人提出救國的第一步
主張成立復國計劃委員會

編輯先生：留美學人兼政論家董時進先生，（編者按：董先生是「中國農民黨」黨魁五一年前後從大陸來港，現居美國。）自加州寄來一短文，題爲「救國的第一步」，託轉貴刊發表。刊出後，請惠貴刊一本，以便轉寄美國董先生。

余其心（三月二十二日）

救國的第一步

董時進

中國現時有兩個政權，一統治大陸，一統治台灣。他們都反對「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同時中國人民也決不容許他們的國家長期分裂而要求迅速統一。中國是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政權。

台灣的圖存辦法，一直注重保存聯合國的地位，好似聯合國的地位能保存，則一切可以高枕無憂。聯合國的地位誠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圖存的辦法，更不是唯一重要的辦法，保存這地位的方法，也不能單靠外交手段，而必須自立自強，能取得國人的擁護，及世人的支持，並能以事實行爲使人相信我們的政權是有希望的，短期內可以收復大陸，摧毀中共政權。那末，誰也不會去承認中共，而與我們斷交。聯合國的地位，我們儘可以依據聯合國的憲章去力爭，以便爭取復國的時間。但畢竟是治標的辦法，假使專講治標，永不復國，永不消滅中共政權，怎能希望列國及聯合國永不承認一強大政權？

然而國家的事情，是人民大家的事情，眼見國事走到絕路，豈能束手待斃？死馬應當活馬醫，無辦法中也得想辦法。惟是任何個人單獨提出的救國辦法，都難期完善，亦未必切合實際，更未必能見諸實行。想來想去，想出一個第一步的辦法。這並非救國復國的辦法，而只是尋求救國復國辦法的辦法。我主張政府首先成立一個發動的機構，可以叫做「復國計劃委員會」，做一番切實的調查研究工作，提出徹底改革的適合反攻復國需要的方案。委員的人數不宜多，七至十一人儘夠。委員的人選，以具豐富的政治學識及經驗，愛民愛國，不以爭權奪利爲目的者爲合格。其中最大多數應在國民黨及政府圈子以外遴選，尤應注重見解與政府中人不同的人士。這不是一個分地盤的會議，乃是一個找辦法的組織，用不着在名額分攤上有所爭執。

這裏所提出的，並非救國復國的辦法，只是發動的第一步。但是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連這一步都不肯做，則救國復國根本無從說起，故望各方面一致促成。

（六十年二月七日）

（接上二十三頁）忽然從後面射過來一條白光，這是探照燈，我們已被發現了，跟着好幾道光向我們集中照射，照得大家有點暈眩。

老余大聲叫：「不要慌！保持平衡，鎮靜點，把眼睛閉上就行了。」

可是背後的槍聲響了，一艘汽艇疾駛追擊過來，子彈吱吱的在頭上飛過。

「哎喲」一聲，老余的左臂中了一槍，翻落水去，他還高叫我們快脫下鞋子，泅水逃命。就這樣，空艇像蛋殼一樣在浪裏飄盪着，我們亦似五隻小鴨子在茫茫大海裏浮沉着。

小陳和小林伴住老余泅泳，表弟在我後面護駕。那艘汽艇還緊緊的越界追過來，不斷的向我們掃射。

我感到疲累了，表弟也很吃力樣子，於是都一齊翻身仰泳起來，似停留着、漂流着，流彈還在附近吼叫。

幸而救星來了，迎面來了兩艘汽輪，飛駛一樣，響起震耳汽笛，這就是澳門的水警輪，一艘駛過後去堵截那些越界逞兇的汽艇，另一艘卻在我們的附近停下來。

船上的水手們給我們拋下了幾個救生圈，紛紛把長竿大繩放下來，叫我們用力拉住。

因此，大家得救了，被救到輪上去。

輪上那些黃臉孔的人員，熱誠地招待我們，把老余受傷的手包紮好。大家換了衣服，吃了一頓飽餐，坐在甲板上，一邊整掠頭髮。眼看那幾艘追魂式的汽艇已被趕回去了。

天亮了，太陽慢慢從東海冒出來，金光四射，頃刻間照滿了海面，照暖我們的臉龐，我們互視微笑，浮起勝利的驕傲。

我霍然站起來，把小林拉過去，指着東方對他說：

「小林！你看，這個太陽比內地那個紙製太陽怎樣？」

「對呀！這裏的太陽竟會如許溫暖，我爲了要追求它，就無端端的受了六七年折磨！——」

小陳正在微哼着「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的歌曲，馬上大家都跟着反覆的高唱起來，連輪上的水警也參加擊掌拍和。

一陣雄壯的自由呼聲，把尙在醉生夢死的城市叫醒了！

——完——

新作預告

老馬的「珠江水猶寒」已刊完，單行本不久即可面世。以後選刊每期完小說，已約好田韋先生撰寫暴露獸性，發揚人性的戰鬥性短篇小說，每篇血淚滿紙，極富人情味，已積稿二十多篇，篇篇可讀。刊出後，歡迎讀者批評，並投稿，但不要反共八股，來稿請附退稿郵票信封。——編者

對組織「萬人俱樂部」的建議

萬、張二位先生：

僅奉「『萬人俱樂部』我見」，聊表微末之見，敬請賜教，更盼能於「萬人意見」專欄刊出，好讓萬人讀者議論抒高見。致謝。

祝安

晚方矛上

「萬人俱樂部」我見

在香港這特殊的社會，人們祇知熱中名利，絕不會對其他事予以關心，特別是涉及國家黨派之事(政治)，更不想談論。其實，對國家的關心，似乎毫無裨益於大事。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君不見，能爲者不思爲，願爲者不能爲。痛心哉！難道我們能忍見神州從此陸沉無計可行麼？我就是抱着這悲痛的心情，再次促請大家團結。至今乃打問號——「萬人俱樂部」將胎死腹中乎？抑或平安誕生？

我個人深信事在人爲；我敢向困難挑戰。想必「萬人」亦如此？

本來，對於一切無謂的「組織」，我沒興趣復無力爲之。惟對「萬人俱樂部」我卻有緣，所以我有熱忱，更有信心，由信心產生力量。

大家都深知：「兩個中國」已無形出現，共黨的僞善，騙得了世人（姑息者）的「好感」(迷惑)；國府的「緘默」，使到世人（包括共黨、台獨）的「輕視」，國人的失望——儘管國府已胸有成竹，但給人的錯覺皆認爲國府樂得將台灣作爲安樂窩而樂不思蜀矣。誠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是請問何處有請纓之門呢？國府往往將忠貞之士拒之門外（筆者不獲發給入台證絕不爲意），的確教人惆悵而感嘆莫名。看一班又一班的歌舞團不斷於港獻藝，這就算是國府培養人才的一大成就吧？聽說「北投」的風光無限，似是昇平景象的象徵吧？在這大時代，與「討共救國」的口號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諷刺麼，眞教人困惑氣忿！

本來我一生根本與國府沾不上邊。但，我卻永遠願意爲國府「反攻復國」而洒鮮血（不是功利的吸引）。故此，我永遠關心着國府。事實上，共黨與小爬蟲正忙於搞垮國府，國府在安全措施上當然應該嚴密，由此難免不會出現「不平」的事——未能給忠貞難胞入台參觀學習。這正如父母對待子女，總未能做到無分彼此的地步。所以，我們還是諒解同情國府。

國府不論能否給予我們以足「志願」的滿意，我們反共依然是理所當然的。直線行不達，曲的橫不一樣能救國嗎！如果我底見解，能成立的話，組織「萬人俱樂部」未嘗不是積極的，良好的方法及途徑之一嗎？

「團結就是力量」，是老調重彈亦是眞理的再提。大家都明白，共黨之竊踞大陸，除其心夠黑外，國民黨內部的不團結亦主因之一。欲達到最終目標——復國，我們非牢固地團結起來不可。組織發展「萬人俱樂部」不是團結的方法與途徑嗎。

不畏後果如何？反應如何？敢冒昧獻上拙劣愚見，還望大家本着同志之立場，賜予高見，方某幸甚。茲將意見列下：（甲）萬、張、古、曾等諸長輩物色「核心小組」人選。（乙）議決好章程規例，吸收成員的方法。（丙）參加者毋須擔保人（有更好），但必實報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及學歷經歷，以備查核。（丁）甄選嚴格，雖公開而秘密，核准由專人審決（想必氣煞共特爬蟲也）。

當然，我絕不後人，倘需要，萬、張先生「賞識」，願無條件爲「萬人俱樂部」効應盡之勞也。

不才淺陋，惟希能拋磚引玉。

（另更正聲明：一七九期拙文「保衛釣魚台抵制日貨」中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查實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否則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乃無條件投降，何有「繼德國之後而霸我山東特權」之有。）

方矛於七一年四月一日夜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無題

鄭正襟 於椰城

廿載滄桑頃刻過，贏來霜鬢奈愁何！
春風桃李欣無限，夜雨江湖鬱幾多，
柳線鄉園常織夢，蒲帆遊子正飛梭，
應知紅豆今盈篋，直教相思轉似磨。

自題生朝

鄭襟正

角色登台幾十霜，何堪歲月去茫茫，
千秋自命休移志，一息猶存必舉觴，
觸眼重重悲歷刼，塡胸幕幕足神傷，
家山擾攘風塵倦，久客天涯引夢長。

正襟先生，賜書奉悉，謬承奬譽，愧不敢當，閣下以在遠之身，致力中國文化復興，宏才雅識，佩慰殊深，臨風寄語，敬候起居佳勝。力行遙拜。

力行壇主雅鑒，拜讀評述毛澤東「長征」詩，最感興趣，因賦七言三絕，奉獻毛君。

袁賜照

(一)
眼前風燭近餘曛，原是才疏學弄文，
自古殘民誰得似？秦皇桀紂不如君。

(二)
拋殘楊賀戀江青，薄倖兇狂最典型，
既是俄人堪作父，緣何反臉變原形。

(三)
雌虎淫威暗噬兒，年衰回首恨偏遲。
曹瞞銅雀縱橫淚，黎庶呻吟有否知？

梁莊先生來函畧云：共黨文化革命，將中國數千年來，民族精神，四維八德，忠孝節義，斷喪無餘，萬人詩壇，響應蔣公號召，力挽狂瀾，義正詞嚴，衷心敬佩，詩友諸君，俱屬高人雅士，壇主董先生匡正詩文，博通經史，因懷敬仰之忱，贈詩一律。

梁莊

十年夢寐慕羹牆，挽世詞雄譽益彰，
武畧文韜追尚父，運籌決策比張良，
識荆尤幸陪春宴，領教彌欣酌我觴，
自愧庸才嗟朽木，杏壇是否許登堂。

梁莊先生，閣下既富詩才，學有根柢，用堯羹舜墻之典，贈詩奬勵。杏壇之比，我何敢當？惟文字論交，非同泛泛，吾人服膺孔教，志合道同，今後互相砥礪，筆戰奸邪。國家文運斯張，重光詩教；南針多賜，盼企殊殷。壇主敬覆。

一覽樓主楊海天兄，某年詩人節，曾經一度把晤，韶光彈指，七八年矣，依稀回憶，忘記尊名，頃奉惠書，乃知老友，閣下勒馬洲北望二律，感懷寫景，句法高明，第一首，「生民牛馬何年歇？勒馬洲前悵倚欄」，臨風寄慨，家國情深，正當擊節推敲之際，忽見馬字雷同，因之代爲避免。第二首，「暖暖」對「森森」，較前更佳，第三首，「壯心北望愁如海，代哭長歌夕照收」，此二句音韻之佳，達到最高水準，尊意將「夕照收」，改爲「動斗牛」，十分讚同，蓋歌聲可以衝動斗牛，較「夕照」更佳。詩是愈改愈好，有時因一字之微，遲疑不能自決，忽然靈感到來，立刻更改，開顏一笑，如獲珍奇，所以各代名家，均有詩友，相互推敲，彼此就正，非惟進益，且足娛情，函中尊址已悉，待有餘暇，當約暢敍，力行拜上。

香江冬夜

鄧學而

香江地域接南疆，時屆隆冬薄見霜，
燈火輝煌迎臘鼓，笙歌嘹嚦奏霓裳，
滿床錦被無寒意，百味珍饈更熱腸，
爲問中原專政者，青年何事競逃荒？

其二

燈紅酒綠遍樓頭，舞罷圍爐興未休，
若念中原凍死骨，寧無敵愾與同仇。

鄧先生附函有云：「弟三十多年，鑽研醫藥，對詩文一道，絕非所長，只以逃難來港，抑鬱滿懷，苦悶之餘，期散胸中塊壘而已。」

鄧先生詩，末句，「爲問中原專政者，青年何事競逃荒」，對中共政權，有極妙詢問。今日大陸，如果准許人民外逃，所不逃者，三數人耳，友人曰：「此三數人爲誰？」余笑曰，「毛澤東，周恩來，與江青耳」。友人曰：「香港笙歌嘹繞，錦被珍饈，富有吸引之力。凡屬動物，皆喜安樂，人性愛樂畏苦。老毛違背人性，教人永遠受苦。江青亦人也，美人遲暮矣，逃來香港，無人問津。若在青年，未必不逃耳」。相與大笑。

蒙壇主董師用毛語「三軍過後盡開顏」欄入「賀年」拙作又喜又惱喜則生色惱其荒唐書此遣之 並跋

春聲

耳順聽來逆耳多，彼毛詩祖此毛訛，
迨天未雨防風暴，大海航行好轉舵。

憶昔青少年時，在下忝居佛山盧塘詩社末席，曾幾何時，已將屆耳順之年矣！但卻每當聽到什麼「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中國總理……之類，總覺逆耳，此第一句由來；毛詩乃詩之鼻祖，毛語十分荒唐，此第二句由來；「迨天之未陰雨」爲鴟鴞詩句，移作今日所謂國防，不亦宜乎？此第三句：一指國府，二指大陸，三指香港；至於第四句：彼謂「大海航行靠舵手」，實在當看風駛舵，否則風雨季節來臨，連舵手也得停舵。莫以爲中華民國無力反攻，即使受制願與心違，久之必動天下之兵，孟子鄒楚接仗譬喻，盍亦反本如何？

又 董師援此毛語納入拙作，以位彼君我民，不過君是彼好自爲，我不願爲彼民，是以逃難於此，是爲跋。

鳳凰台上憶吹簫

庚戌除夕書懷 李懷蒼

爆竹聲沉，夜涼如水，披衣獨自扶頭。感韶光易逝，歲月悠悠。且喜豪情猶在，天予我詩酒風流。新來瘦，非關臥病，不是離愁。

休——休半生戎馬，千萬里馳驅亦復何尤。念家山迢遞，最怕登樓。但望來朝以後，能歷我光復神州。神州復，從今猶希一展新猷。

吳興記書報社

NG HING KEE NEWSPAPER AGENCY

介紹香港年青男作家馮嘉

有人懷疑「[illegible]」片之[illegible]有太多[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出現，較之「〇〇七」遜色得多。我們對此，不[illegible]評。不過，「龍約翰」較之[illegible]突出的是，他是個黃[illegible]孔黃皮膚的中國人，使我們產生了親切感。至此，那些一忽兒出生入死，一忽兒享盡溫柔的細節，已用不着多所介紹了。

長鬚長髮的嬉皮士是時代的產物，嬉皮士對人生採不負責任態度，受世人唾棄並非無因，龍約翰為了追踪一個萬惡的兇手，黏上假鬚假髮，混入嬉皮士羣中，由三藩市追踪到巴西，周旋於熱情的美女與冷血的兇手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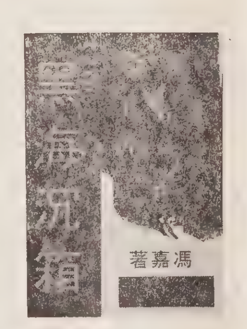
定價港幣四元

一架飛機飛在動亂中的非洲，機上是一羣神秘客在那裏，包括龍約翰，他們為什麼在機上，誰都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真正目的！接着，他們中的刼機者首先發難，機師中彈，飛機逼降在荒涼的森林中，之後，龍約翰不但要作求生的掙扎，還要提防無數的詭謀！在這過程中一個對生命失去信心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存意義——然後就死去了，一雙青年男女找到了真愛，一個有抱負的愛國志士發現好夢成泡影……他們的遭遇，就是整個人生的縮影……



定價港幣三元

二十年前一宗冤獄被翻出來了，二十年前蒙冤逃走的疑兇今日已身居高位，他的真正身份現在卻被揭發！這些證據在大風中沉於海底，這位身居高位的人請龍約翰替他把證據尋得，加以毀滅，他的對頭則派一位美麗狡猾的女間諜企圖捷足先得，把證據保存……誰能先找到？龍約翰能否分辨兩個美麗的女人，哪個是真對他好，哪個是假情假義？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在一連串的鑽石失竊案中，失主除被割斷喉嚨之外，屍旁並遺下一張鑽石皇后的紙牌作記認。這兇惡狠毒的鑽石皇后究竟是誰，龍約翰遍尋她的踪跡，卻屢次上當而誤中副車，最後揭發一個悽涼感人的故事！故事充滿超乎想像的詭計，溫馨的桃色陷阱及新頴的打鬪場面！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金色的夏娃	$3.50	黑色的白馬	$2.50	火樹	$2.50
天堂之頂	2.00	龍虎山	2.20	桃色密碼	1.80
死亡綫上	2.00	按圖索命	1.80	祇死兩次	1.80
魔鬼門徒	2.50	金剛島	1.80	十二銀蛇	3.00

NO. 11 JUBILEE STREET, 1st FL.
HONG KONG
TEL. H-450561

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外埠郵購可寄當地紙幣或用劃線支票郵寄上列地址，當即寄奉。

萬人雜誌

（第一八二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八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四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尼克遜周恩來的唱和

中共利用卅一屆世界乒乓大賽的機會，主動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隊訪問大陸，並允許九名記者隨隊採訪一事，給世人以十分驚愕的印象。使人感到好似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其實據我們的觀察，中共這次的表演，只是尼克遜和周恩來年來眉來眼去，一唱一合的結果，並非事出偶然。

美國和平攻勢在先

一九六八年尼克遜當總統後，一九六九年在其訪問亞洲五國之際，即在關島發表聲明，倡言「敵對的時代」已告結束，今後是「談判的時代」。中共對這一意向的反應，是於去年一月恢復了華沙會談。

去年二月的國情諮文以「和平的新策略」為題，再度表示與中共和解的願望。並且具體的主張雙方能夠從交換記者、科學家、進展貿易開始，來採取緩和步驟。並隨即放寬對中共的貿易禁令。中共本擬對此有所反應，可是去年四月由於美軍入高棉作戰，華沙會談中止，毛澤東於五月廿日前發表聲明，雙方關係陷於低潮。這說明自尼克遜上台後，對中共的和平攻勢，進展頗為順利，因受印支戰爭之累而告頓挫。

可是中共的新當權派，並不死心，周恩來藉美國親共記者史諾訪問中共的機會，發表其對美外交政策，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初旬，在意大利米蘭的時代周刊發表。該談話表示兩點：①願與美國談判，②考慮與美建交、和平共存。在該談話發表的第二天，尼克遜立即發表談話，表示願與中共談判，考慮與中共建交。雙方已心心相印，取得默契。本應有較佳的進展，可是由於今年二月美軍支持南越軍入寮作戰，再度激起中共擴大反美。雙方的默契遂胎死腹中。

拉攏美隊千方百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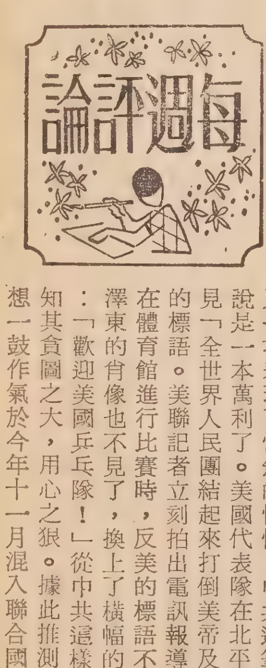
尼克遜很怕因此毀掉周恩來的「柔情蜜意」，本年二月廿五日發表的國情諮文，我們可以看出：①他在這個諮文中，至少有四次正式稱呼中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非正式的外交承認；②其次顯示中共之「回到國際社會」（指入聯合國）是今後十年亞洲最重要的事情；③露骨的主張，未來的亞洲問題由美、蘇、中共、日本四者共同負責，這是承認中共的「大國地位」。在這個聲明發表不到半個月，南越軍即自寮國撤兵。並且於三十一屆乒乓大賽開幕不久，宣佈解除美國人赴中國大陸旅行的禁令。這一連串的言行，眞是幣重言甘，於是周恩來芳心怦怦，不能自持矣。

這次乒球大賽，賽期僅十天。中共代表團在東京一下飛機即開始作功夫。和美國球員的友誼，是由「小老虎」莊則棟贈送美國球員高溫以刺繡風景畫開始的，高溫以球衣答謝，於是雙方越來越親近，終於提出邀請美國代表隊去訪問大陸。中共隊的口號「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乃是爭取美國隊訪問的烟幕。中共隊拒絕與高棉、南越隊比賽，而與美國隊比賽，已露出馬脚，表明爭取美國隊了。單邀美國隊訪問顯得太不好意思，於是又邀請英國、加拿大等四隊為陪客。邀乒隊球員還不算，並允許美國記者隨隊前往採訪，這更不平常。周恩來特別出頭招待，和長頭髮的高溫大談嬉皮士，都看出周的狐媚功夫，眞是銷魂蝕骨。建國不滿二百年的美國大少爺，怎麼吃得消這種地道的紅色迷湯？

一本萬利的政治交易

初時美國球隊還提心吊膽，以為中共不懷好意，打算以懸殊的球技痛擊美國球員，殺個片甲不留，以示侮辱。結果中共安排的比賽，都以三流球員應戰，男子贏五比三，女子隊勝五比四，使美國隊輸得好好睇，舒舒服服。果然美國大少爺吃不住勁了。尼克遜於十四日即迫不及待的宣佈了五項，對中共表示善意的步驟：①促進雙方貿易；②儘速辦理來自中共的個人或團體的入境簽證；③允許中共使用美元在國際上貿易；④取消禁令，使美國石油公司可以供給燃料予來往中共的船隻和飛機；⑤美國輪船飛機可載中共貨品來往非中共港口。

邀請乒乓代表隊十五人及記者九人訪問，招待食宿及車船飛機的交通費用，是非常有限的；可是所換來的美國報酬，卻如此之大。美國人又一次表現了性急的慷慨。中共這筆生意可以說是一本萬利了。美國代表隊在北平機場上看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及其走狗」的標語。美聯記者立刻拍出電訊報導了。可是在體育館進行比賽時，反美的標語不見了，毛澤東的肖像也不見了，換上了橫幅的大字標語：「歡迎美國乒乓隊！」從中共這樣周到，可知其貪圖之大，用心之狠。據此推測，中共很想一鼓作氣於今年十一月混入聯合國！



新聞以外

「自由戰士」尼克遜為之飄飄然

中共乒乓外交政策收效大

美國乒乓球隊獲得中共「熱烈接待」，使尼克遜受寵若驚，為之飄飄然，馬上宣佈了五項改善對中共關係的計劃。其實，中共一切施為都有作用，以為他們會就此放棄二十一年來一貫的仇美、反美政策，那太天眞了！

三分顏色當大紅

中共參加了日本名古屋世界乒乓大賽後，利用他們技術精湛的乒乓球隊，發動了一連串乒乓外交攻勢，邀請若干國家的球隊訪問中國大陸。最出人意表的是美國乒乓球隊，亦在被邀請之列，此事頓成旋乾轉坤的大新聞。因為，多少時以來，美國想盡方法要和中共接近，如解禁美國人遊大陸，恢復貿易等。可是，美國宣佈是美國的事，中共反應十分冷淡。不少美國的新聞記者獃在香港等候機會進入大陸，一直摸不着門路；美國商人要向中共兜售二手飛機等，也無法接頭。急於要和中共打關係的尼克遜，可能因此感到相當困惱。

現在，中共主動地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尼克遜眞連做夢也想不到。於是他喜極忘形，受寵若驚，頓時感到飄飄然，以為改善對中共關係的「理想」，漸漸可以達到。

五項計劃

他馬上宣佈了改善對中共關係的五項計劃：

㈠兩國可以進行直接貿易。
㈡發簽證予自中國大陸到美國的旅客或團體。
㈢允許中共使用美元。
㈣取消對中共供應石油和燃料的限制。
㈤美國輪船、飛機可以運載中共貨物到非中共港口。

可是，對美國片面的宣佈，中共還沒有反應。尼克遜私下裏怎樣想法不知道，他是否因中共還沒有反應而心感焦急也不知道，也許他正因此事而感迷惑，一如被接待到中國大陸的美國乒乓球員感到迷惑一樣。

據美聯社電訊說：「美國乒乓球員因為一方面受到中共的熱烈接待；一方面卻見到反對美帝的標語，感到迷惑。」

照中共說法，他們熱烈接待的，是「美國人民」；他們反對的則是「美國帝國主義」。美帝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代名詞，與美國人民無關。

可是，過去許多「美國人民」被囚在大陸牢子裏，還給他們戴上「特務」的帽子，又作何解釋？

毛澤東的作風

天眞的美國政客，以為中共對美國的乒乓球員展開笑臉，就是改善對美國關係的前奏，那是因為他們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夠深的原故。

如果美國佬也像許多中國人那樣了解「毛思想」，他們對中共的這項「乒乓外交攻勢」就不會表錯情。

毛澤東過去在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為，變化萬端，充分表現他權謀深遠。大家知道的事實：他為了爭取生存，可以加入國民黨當中央候補委員，主持國民黨的農民講習所；為了生存可以取消紅軍番號，取消蘇維埃，接受中央改編；為了生存可以跑到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為了生存可以參加「和談」，和美國姑息主義的老祖宗馬歇爾大拍肩膀；為了生存可以覲見史大林，卑躬屈節地大叫史大林爺爺。

現在，「熱烈」的接待「美帝」的乒乓球員，比起過去他所做的「違反原則」的事情，又算得什麼呢？

周恩來同情嬉皮士

其實，這次中共使用的乒乓外交政策，當然也有其重大作用。作用之一是分化美國。對美國人民「友好」，對美國政府「敵視」，利用美國人反對美國政府。

周恩來對長髮的美國球員表示同情嬉皮士，認為青年人應有他們的理想，並說他年青時也是這樣。這些談話，對興風作浪的美國青年，肯定發生很大作用。

對美國的黑豹黨、嬉皮士等作「精神支持」，當然可以促使美帝一天一天的腐爛下去。

可是，周恩來能讓嬉皮士青年在大陸存在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衞兵，現在都在農村裏接受貧下農的再教育，紅衞兵是他們一手製造出來的，利用完畢，尚且要打落十八層地獄，何況嬉皮士式的青年，怎能容許存在而不加「改造」呢？

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一套，連中國的青年都上當，對共產黨毫無認識的美國青年，那會不大大地着迷呢？相信，周恩來的話由長髮美國球員傳回去國內，對嬉皮士們一定引起很大鼓舞作用。

姣婆與脂粉客

中共對美國乒乓球員擺出的笑臉，實際上是給美國姑息主義政客，也即是所謂鴿派看的。這一來，他們更加振振有詞，要政府撤兵，要政府退出亞洲，要政府准許中共進入聯合國，要政府和中共「恢復正常關係」，而最後是要政府出賣中華民國。這一來，中共的乒乓外交就獲致最理想和最巨大的收獲了。

美國乒乓球隊進入大陸後，尼克遜馬上宣佈了改善對中共關係的五項計劃，可見，中共的初步目的已達到，在可見的將來，還會有一連串的收成。

雷鍵兄在他的專欄中，有一段文字值得引述。他說：「有人認爲這次乒乓球外交玩得好是毛共的勝利，實際上只是西方的失敗。因爲，姣婆需要有脂粉客，潘金蓮碰上西門慶才會一拍即合；如果她碰上的是武二，她的一套就完全沒有市場——我的意思是說，毛共媚笑外交玩得好，只因西方正瀰漫一股姑息、妥協、投降的氣息，千方百計要和毛共接近，於是毛共的媚笑才一拍即合。很明顯，毛共這一套對蘇聯就賣不出去，因爲蘇聯老大哥早已看穿了，毛思想在那兒沒有市場的。」

「愛國」與「賣國」

尼克遜着了中共的道兒，感到困擾的自然是中華民國。自中共奪得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最有力的兩個盟邦是美國和日本，最大的支持者也是美日兩國。中共自也看到這一點，目前的外交政策，着着要孤立中華民國。譬如，中共利用釣魚台問題，在美國、香港煽起反美、反日的浪潮，使美日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惡化；中共卻一方面與藤山大談生意；一方面接待美國乒乓球員，展露笑臉。如果說反日反美是愛國行動，中共就正在進行其賣國勾當了。香港的愛國學生爲什麼不對中共這種賣國勾當抗議示威呢？

誰都知道，中國對日的八年抗戰，是蔣總統領導的，那時毛澤東卻利用國軍和日軍作戰的機會，乘機坐大。拋頭顱、洒熱血的全是國軍；而中共只向國軍「打遊擊」。年青的香港愛國青年也許不知道這些往事；今天，他們的示威，是責備國府「懦弱無能」，完全中了中共宣傳的毒。

當日抗戰勝利，毛澤東也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舉杯致祝，如果國府「懦弱無能」，怎會有抗日的勝利？

今天中共利用釣魚台事件打擊國府，是一記毒招，如果事件惡化，他們可以孤立中華民國，使之失去兩個最有力的支持者；如果國府不採强硬態度，又可以作爲攻擊的口實。

蘇聯大感不安

對美國、中共間關係的改善，另一個感到困擾的國家是蘇聯，在蘇聯眼中，中共熱烈招待美國乒乓球隊，不是「友誼交流」那麼簡單，中共的每一舉措都有作用，這是蘇聯熟知的。在中蘇共的鬬爭中，大家對美國的動向備極關心，從他們互相指責「勾結美帝」可以見之。中共害怕美蘇合作對付他；蘇聯也害怕中共與美國接近。

中共在蘇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後，突然對美國擺出友好姿態，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最大目的之一，可能是對蘇聯的一種威脅，因此，蘇聯官方對中共此舉雖尚未有評論，可是莫斯科方面已表示了不安與憂慮，中共的乒乓外交政策，可說是一石二鳥的做法。

美國以爲這是中共在國際間扮演和平角色的開始，這想法太淺見。中共早就肯定了「反美爲歷史發展的必然定律」，以爲他們會那麼輕易放棄這原則嗎？目前的一副笑臉，不過是一種手段，實質上中共仍然是一貫反美的。

本刊調整售價
每冊零售一元
由一八四期起

工料價漲加重讀者負擔實非得已
希望仍本過去熱忱繼續支持本刊

我們已正式接到印刷廠通知，由於工料費增加，從上期起，我們已加重了負擔。這使一直在賠本的「萬人雜誌」，不能不來一次調整售價。由下月六日出版的一八四期起，我們的零售價改爲每冊一元。

雖然，一本雜誌，只不過一碟點心的價錢，部分讀者可能不在乎；但一部分環境不大好的讀者，會感到負擔不起。爲了照顧這些讀者，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不願考慮加價問題；但在目前，只有這一條是我們繼續生存的路，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唯有請「萬人」的擁躉原諒，希望每星期多付兩角錢支持我們，我們會加倍努力，答謝讀者們的愛護。

已經收費的長期訂戶，因爲計算困難，只好待期滿後才調整。這雖然使雜誌蒙受一點損失，但我們的長期訂戶都是三年多來一直大力支持我們的。新訂戶就得照新定價計算，每三十期由二十四元改爲三十元，外埠加收郵費五元，港九新界免收郵費，仍舊贈書五元。

是檢討中、美關係的時候了（上）

岳騫

最近在美國單面向毛幫示好之際，毛幫乒乓球隊突然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自從毛幫竊據大陸以來，美國一個與共幫毫無淵源的團體，第一次以來賓身份進入大陸。

消息傳出，美國國務院固然受寵若驚，英蘇也頗有意外之感，英國方面似乎高興，蘇聯則有點頹喪。毛幫既然改變了仇美的態度，美國又千方百計向毛幫伸手，今後雙方接觸的機會自然愈來愈多，美毛關係轉變，對中華民國不利是不必諱言的。因此，在這個時候平心靜氣來檢討中美關係，對爭自由反共黨的中國人來說，是必要的。

甲　毛澤東「思想」與美國

毛幫人員把毛澤東思想說成萬應靈丹，可以醫重病、治難產、使瞎子見物、跛子走路，由於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神話，所以自由人士就根本不承認有「毛澤東思想」。左舜生先生生前就不斷說過：「毛澤東只有胡思、亂想，根本就沒有思想。」

假若把「思想」當作了哲學名詞，毛澤東當然沒有思想，不過，把毛澤東的胡思亂想也當作思想，貓狗腦中都有一個思想，何況毛澤東是個人，自然有其思想。毛澤東思想爲何，即梁山泊思想也。

毛澤東水滸傳看得熟，已經舉世周知，不必多說。但看熟了水滸傳並不等於學到了「梁山泊思想」，金聖歎對水滸傳體會之深，自在毛澤東之上，但金聖歎並未學到梁山泊思想，終於因參與哭廟案而送了命。

梁山泊思想是什麼呢？簡言之即是造反思想。但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造反的多，成則爲王，敗者爲寇。譬如賭馬，買的一定是獨贏，不贏就輸，斷沒有即使不贏也不輸的。有之，應自梁山泊起，宋江領導下的梁山泊與一般造反的英雄不同，首先他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表示無意與朝廷爲敵，因此，時刻希望招安。以賭博來說，這種賭法不會輸的，只是大贏小贏的問題，大贏是稱王稱帝，一統江山；小贏是接受招安，封公封侯，依然不失榮華富貴。水滸傳作者雖然以宋江爲背景創出來這一條升官大道，但是宋江未能眞的受用，以後被毛澤東學去，成爲「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由「梁山泊思想」蛻變的「毛澤東思想」，有這麼一個特色，愈是對某一方面攻擊得激烈，就愈想接受某方面的招安。以前對國民政府如此，今日對美國也是如此。我們不要看毛幫過去喊出「三視美帝」，以爲毛幫眞的仇視美國，實則不然，毛幫最大最後的希望仍是獲得美國的招安。只是弓拉得愈滿，可以索得的代價則愈高，此所以毛幫反美反了二十年，終於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逐步實現其尋求招安的目的。事實很明顯，毛幫此時如果受到美國招安，獲得美國外交方面的承認，自然可以進入聯合國，成爲中國合法政府。

如此一來，更可以提出台灣問題要求聯合國協助解決，而將在軍事方面絕對不能達到的目的，在會議桌上取得。至於經濟上的受益，政治方面的滲透，更不在話下了。

乙　美國本不可靠

我們過去把本身的命運寄托在美國的支持，是一個絕大錯誤，因爲當年種下此種惡果，故今日嚐到惡果。筆者曾經仔細思考過一個問題，即西方四大國中，英美法蘇最不適宜結爲盟友的是美國。我講這個話並非鼓動國人仇美，更不是一時偏激之言，實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提出這麼一個看法與國人商榷。至於個人的感情，仍然覺得美國好於其他三國，但此處就事論事，絕不夾雜個人情感在內。

先說英國，中國人對英國一向沒有好感，認爲英國人不能作朋友，指英國人太現實，在交外上尤其沒有準則，昨日之友，今日可變爲敵人；今日之敵，也可以成爲明日之友。這種說法表面聽來未嘗無理，但眞實情況並非如此。英國實在是一個最信守盟約的國家，自動毀約的事從未有過，與葡萄牙結爲盟邦，友好達百年，從未因葡萄牙弱小而予以欺凌，直到今天，英國對葡萄牙在國際場合受到攻擊時，仍然力予維護。至於英國對英聯邦各國所挑的重擔，雖然耗盡了國力，迄無怨言。雖然有些英聯邦國家立場左傾，公開反英，但一旦有急，英國立國予以援助，從不延誤。如最近助錫蘭平亂即其一例。中英關係未能融洽，其過並不在英國，民國二十四年英國派李滋羅斯爵士來華，協助中國實行白銀國有政策，以法幣爲貨幣本位，奠定以後八年抗戰的經濟基礎。英國朝野當時確有意與中國結爲盟友抑制日本，維護遠東和平。無如我國當時留美學生當政，椒房之親，皆是留美出身，一致確定疏英親美政策，終使中英關係由親密而疏遠，由疏遠而惡化，對以後國運影響至大。

筆者敢斷言，如果我國以親美之態度親英，當

三十八年大陸危急時，英國決不致發表白皮書，也不致袖手旁觀不予援助，靜等塵埃落地（美國發表白皮書之國務卿艾其遜語）。

其次說到法國，法國是帝國主義中格調最低的國家，但法國對盟友也相當忠實，第一次世界大戰爲援助南斯拉夫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援助波蘭而戰，不惜以國運爲孤注，劍及履及，有始有終。

二次大戰後，法國北非屬地紛紛獨立，成爲法蘭西聯邦，法國對北非這些國家，每年給予巨額援助，始終不變，從未聽說法國人爲此叫苦，或者市恩。

最後再說蘇聯，如果說同蘇聯作盟友好過美國，一定許多人罵我是瘋子，尤其是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弄出今天的滔天大禍，蘇聯安能作朋友？這話固然不錯，但是以近二十年蘇聯的外交立場來看，蘇聯確實好過美國。自從一九五六年英法進軍蘇彝士運河失敗後，中東的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即一面倒向蘇聯，十五年來，蘇聯給予多少援助，武器彈藥不算，又援助埃及完成阿思溫水壩。但蘇聯在中東除去組成反美陣線之外，其本身並無所得，不說別的，到今天埃、敍、伊三國共產黨仍被視爲非法組織，三國政府抓到共產黨員不殺死也要監禁。赫魯曉夫當政時，曾因此當面對埃及議員訪蘇團罵過納薩，但三國毫不理會，蘇聯也未以斷絕援助爲要挾。反觀美國，無論對任何一國援助，必然要受援國實行美式民主，容納反對黨。對中國如此，因爲中國政府不肯容納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於是馬歇爾將國會通過的五億援華貸款扣留，以促成中國政府早日崩潰。對越南吳廷琰、對韓國李承晚都因爲未能實行美式民主而予以顚覆。事實俱在，筆者並非造謠誣衊美國。

當然，美國也有其長處，在一二兩次大戰，皆會披髮纓冠以救盟邦，但毛病就出在爲德不卒，即以介入韓戰與越戰而論，一開始就確定一個不求打勝的戰略——有限度戰爭，因爲不肯打勝，最後自然成爲相持不下之局，人力物力兩受損失，到了最後本國人民先起而反戰，當政者爲了選票，不得不設法撤退，以滿足人民要求，維持己身地位。韓戰因爲美國國力正强，毛幫立腳未穩，蘇俄核子武器尚在萌芽，勉强獲致停戰。越戰情況尚不能與韓戰相比，在聲勢上，參加韓戰是奉了聯合國的命令，渙汗大號出征，參戰者除去美韓之外，尚有英、加、澳、紐、泰、土、埃塞俄比亞七國。參加越戰則是美越二國，與聯合國完全無關。韓戰由於共產集團定於一尊，故能簽訂停戰協定，今日則共黨集團分崩離析，中蘇共已處於敵對地位，對越南立場無法獲得一致意見，停戰協定自無法簽定。美國在既不願打，又不能和的情況，只有走爲上策了，這就是尼克遜亞洲政策的根源，說穿了就是擺脫主義，不論越南政府與人民如何，美國先撤兵爲主。

美國這種政策，對於自由世界最大的打擊是使人感到美國爲了本身利益，隨時可以出賣盟友。

尤其中國人對此最爲敏感，因爲三十年來，中國被美國出賣過兩次，第一次是雅爾達會議；第二次是民國三十八年杜魯門與艾其遜發表的對華白皮書。前者是助紂爲虐，後者是落井下石，兩次的出賣，促成中國政府失去大陸，此中情節盡人皆知，不必細述。

我國政府同美國打交道，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往往把國家利害寄托於私人感情上。三十年來中國朝野有一個奇妙的想法，總以爲共和黨比較親華，共和黨總統對中國可能予以較多支持。尤其是尼克遜，不論擔任副總統時，或者在野時，都曾到台北訪問，與我國朝野感情素篤，對中國問題又有相當了解，其人又是一個反共鬭士，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尼克遜上台應當對中華民國有利。但事實適得其反，尼克遜最近一連串的行動，皆對中國不利，而且毫不隱諱將會第三次出賣中國。

其實我們若是冷靜想一想，就可以發現還是由於自己認識不清，原怪不得尼克遜。

首先要認清一點，美國兩大政黨，共和黨黨性原本孤立，還是民主黨對國際事務較具興趣。參加第一次歐戰的總統威爾遜；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總統羅斯福，介入韓戰的總統杜魯門；制止蘇俄在古巴裝置飛彈的總統甘迺廸；介入越戰的總統詹森，清一色是民主黨人。破壞威爾遜國際聯盟政策，迫使美國不能加入國聯的是共和黨控制下國會，結束韓戰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即將結束越戰的總統尼克遜卻都是共和黨人。明乎此，我們對共和黨原不該存有幻想。同時，對於尼克遜亞洲政策，明瞭其無非是繼承了共和黨的孤立傳統，也就不必感到驚懼了。

討論國際問題還有一點不可不了解，就是萬不可以我爲中心。認爲某人對我國不友好，即給予惡意攻擊。一涉私人感情即難明事實眞相。即以尼克遜而論，我們對之作好的期望固然不必，但若視之爲仇讎亦不可。因爲尼克遜是美國人，是美國總統，他要作的事自以美國利益爲主。如果美國總統作出的事只有利於另一國家，其本身就犯罪，我們若是美國人，也不會擁護這樣的總統。

我們未到過美國的人，也許不了解美國情況之糟，但是只看到報紙刊物上所發表的消息，覺得美國今天的情況實在較我國大陸淪共之前更糟。身爲美國總統，主要任務要安定國內，安內就必須停止對外戰爭，這是尼克遜所以擺出「低姿勢」的眞正原因。我們若不了解美國內情，自不明白尼克遜處境之苦，可以說，對尼克遜的責難，有時是太過份了。

美國雖然屢次出賣中國，但對中國亦非全無幫助，抗戰前後大量的援助不必說，即以二十年來協防台灣，使我國政府能得到喘息，在敗亡之後能重新站起，屹立於世界，美國之功是不可沒的。我們對日本尚且以德報怨，對美國更應以德報德，任何仇美行動都是不應該的，徒損大國民之風度。

【未完待續】

軍、革、黨一把抓的韓先楚

魯遲

四月三日福建省建立了新黨委，這是中共完成「整黨建黨」的第十六個省級單位。

在已建新黨委的十六省市當中，軍區司令（或政委）兼革委會主任及黨委第一書記——軍革黨三權一把抓的計有江蘇的許世友，安徽的李德生，遼寧的隨錫聯，吉林的王淮湘，湖北的曾思玉，江西的程世清，廣東的劉興元，浙江的南萍，甘肅的冼恒漢，青海的劉賢權；還有福建的韓先楚。

韓先楚與楊得志關係密切

韓先楚和許世友、陳錫聯同是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四方面軍出身。但是韓先楚一九六〇年才出任福州軍區司令，較陳之出任瀋陽軍區司令（一九五九），許世友之出任南京軍區司令爲遲。

林彪一九五九年接替彭德懷爲國防部長，韓先楚一九六〇年接替葉飛爲福州軍區司令；又因爲文革以來，福州電台廣播時提及林彪次數較多，某些望文生義的觀察家竟認爲韓先楚是林彪一黨。其實這只是臆測，殊乏事實支持。從文革期間韓的表現看，他顯然是許世友、黃永勝、陳錫聯和楊得志一黨。尤其是和濟南軍區楊得志關係特別密切。

第一，一九六七年九月，江西撫州的武鬬演成內戰，由濟南軍區調入部隊平亂，並支持福州軍區副政委程世清任革委會主任。文革後江西的許多重大集會，濟南軍區皆派代表參加。

第二，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派造反分子的大字報會質問韓先楚：「你憑什麼講王効禹『關於打退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那篇文章是大毒草？憑什麼說王効禹是個大壞蛋？山東要揪出他，打倒他？不是對抗中央，貶低革命領導幹部是什麼？」楊得志打王効禹，韓先楚早已知道並加支持，而王効禹是毛澤東的愛將，造反派的象徵，毛在九屆一中全會（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上，會當面向楊得志爲王効禹緩頰，結果仍不免被打倒。

第三，文革前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啓龍，文革期間是毛派要揪鬬的對象之一，但在楊得志鼎力支持下獲得過關，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出任副主任，協助楊得志打垮王効禹。大概因此鬧得老毛大發雷霆，被迫「易地革命」，調到福建省任革委會副主任。這次福建建立新黨委，韓先楚任第一書記，譚啓龍任書記。這說明韓先楚和楊得志官官相護，攻守同盟。

兩個兒子專打造反派

韓先楚在文革期對付毛派手段之硬之狠，勝過黃永勝、陳錫聯直追許世友。有幾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立場。

(1)福州軍區幹部及在地方工作的家屬，絕大多數是反文革派（保守派），有許多都還是頭頭。軍隊高幹子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東海兵」，如同廣州的「主義兵」、「北京的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是省委、省人委的高幹子弟合在一起，專與造反派作對。造反派質問韓先楚：「軍區和你自己爲什麼不採取有効措施？你的大兒子就是東海聯動，小兒子在銅盤小學，專與老師作對，打電話叫他哥哥帶領一羣東海兵把一位革委會觀點的教師打得吐血住院。蒼山小學、銅盤小學都在你眼皮底下，爲什麼都是東海兵，運動以來老是打造反派，使僅有的幾個造反派學生不敢上學。」

(2)「韓先楚一貫無視廣大造反派的要求，對仙游楓亭事件遲遲不處理，拒不接見仙游代表，引起了絕食鬬爭，小將們七天七夜不吃飯，你仍拒絕接

揭露共產

我認識康濯的名字，不是由於閱讀他的作品，而是因爲他在「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曾大出風頭，不但猛烈攻擊胡風，而且揭發和攻擊曾一度提携他的丁玲和秦兆陽，因而也使我對他產生一種先天的厭惡。直到他的長篇小說「水滴石穿」在中共的大型文藝刊物「收穫」（按：主編巴金，副主編靳以）上發表，我才開始獵涉他的作品。他的「水滴石流」雖然並未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但至少已「大膽地干預生活」，寫出許些別人所不敢接觸到的事物，揭示了生活中的尖銳矛盾。塑造了一個墮落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小說的背景是晉冀邊區的一個村莊，村長張山陽是「老革命」、「老黨員」，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卑鄙無恥的流氓。他看上了村裏一位長得漂亮，姿色動人的年輕寡婦申玉枝，就不惜使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想把她佔有。先是利用「老革命」的資格和村長的職權，干涉申玉枝與村裏的青年張永德的戀愛，後又利用申玉枝嚮往「革命」，要求「進步」，渴望進黨這個「弱點」，利用黨證爲餌，想把她釣上床上去。誘惑、欺騙的手段失敗後，他竟變本加厲，偷偷爬入申玉枝的家裏，企圖姦汚她。我們不武能斷共產黨員都是無惡不作，殺人放火，强姦婦女的壞蛋，共產黨員之中，有一些黨性很强的正人君子，也的確有一些像張山陽那樣的流氓。可是在中共的文藝作品裏，共產黨員幾乎被作家們塑造成「英雄人物」、「先進典型」、「正面形象」。沒有一個人敢于把某些共產黨員醜惡的臉譜描繪出來。在那個時候，敢於揭露披着共產黨員外衣的幹部，魚肉人民的事實，可算是難能可貴的了。看了「水滴石穿」之後，使我對康濯的觀感，大大改變了。

此後在報刊上繼續看到康濯强調和發揮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的理論，使我覺得他的作家良心尚未冥滅。他曾經大力稱贊馬鋒的「三年早知道」和劉樹德（筆者按：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副主席）的「老牛筋」，認爲他們在小說中，對「中間人物」的刻劃非常成功，既生動又具有時代氣息。康濯

(3)「去年（一九六六年）你到上海參加揭羅瑞卿蓋子的會議，路經杭州時，你削尖腦袋找林副主席接見你（林副主席在杭州休養），當時，林副主席不知何故未接見你，你回來就大發牢騷說林副主席瞧不起你，不信任你，韓先楚，你破壞林副主席的威信，該當何罪？」

(4)「你去年（一九六六）二月軍區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三月十四日從部隊視察回來在幹部會的講話，都大反學習毛著，大反突出政治，和羅瑞卿完全唱一個調子，當時打印成數以萬計的文件，並組織幹部下部隊示講，當羅瑞卿的問題揭開後，你馬上下令一份不少地收回燒掉，連錄音帶也洗掉了，你為什麼怕得要死？你為什麼把了解你燒燬這些材料的幾個人，乘一·二六之機，無緣無故地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關進牢獄，到現在還不放。你韓先楚到底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還是羅瑞卿司令部的人？」

「九五」命令之後開槍流血

韓先楚和黃永勝一樣，在周恩來的勸導之下，以軍區黨委常委的名義（是機構而非個人）寫了一份「關於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錯誤檢查報告」。廣州軍區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寫的，韓先楚拖到一九六八年五月才肯寫。內容非常含糊，與廣州軍區那份報告異曲同工。僅是表面上給毛澤東一個台階下台，毫無眞討錯誤的誠意。

檢討中有一段話特值得注意：「『九五』命令公佈和江青同志講話傳達後，武鬪有所緩和。但又由於軍區黨委內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同，傳揚於社會，造成軍內外思想混亂，又助長極『左』思潮的氣焰。另一方面我們在處理某些嚴重情況時，對『九·五』命令的執行，政策領導不强，堅持作思想政治工作人員不夠，發生了開槍流血事件。」「九·五」命令本來是制止開槍的，結果福州軍區還是開了槍。

韓先楚出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顯示以前廣州、福州、南京、瀋陽、濟南五大軍區的實力軍人集團，權勢繼續上升，毛派奈何他們不得也。

醜惡面目的康濯

應該是千篇一律的。他指出中共文學創作存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作品中的「先進人物」都是「鋼骨水泥堆起來的」。他指責為文藝創作劃下「條條框框」的教條主義者說：「個別同志就有一種過火情緒，看到階級鬪爭尖銳，修正主義猖狂，便以為一切都是階級鬪爭；一切都是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寫活潑的小孩也牽扯為和平主義，而一經扯上，就要『針鋒相對』鬪一場，這不對，這是簡單、庸俗、粗暴的作法，人家不服，打不倒人，只會影響自己的團結，應該避免。」由於對康濯的觀感改變了，我也就開始補讀他的作品。

中共青年的文藝批評家李希凡，曾經推薦過康濯的短篇小說集「春種秋收」，（內裏收集有「春種秋收」、「黑石坡煤窰演義競賽」、「放假的日子」、「第一次心話」十篇短篇小說），馮乃超（「創造」社老作家，「解放」後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卻特別推崇康濯早期的作品「我的二房東」。「我的二房東」是康濯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裏面收集有「我的二房東」、「初春」、「災難的明天」三篇短篇小說，寫成於抗日戰爭期間，馮乃超說：「『我的二房東』表現着特有的清新風格。它細緻而不繁瑣、平淡而不刻板，有着生動的樸素性，不加鋪張的眞實性。」其實這不僅是「我的二房東」的特點，可以說是康濯的作品一貫的特色。康濯無論敍述故事，描繪人物形象或是寫人物的對話，都喜歡用樸實、平淡、形象的語言，而不喜歡用華麗的辭藻，矯揉造作的形容詞。這或許與「延安」當時提倡「通俗化」、「大眾化」的文藝理論有關。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我都認為，康濯在民間語言運用上的成就是應該肯定和值得推崇的。「我的二房東」發表後，經過中共宣傳機器的特別推薦，使「延安」根據地無人不知康濯，這也就奠定了康濯在中共文壇上的地位。其實這部作品並非如馮乃超所說的那麼成功，在我個人的感覺中，「我的二房東」在語言藝術方面，遠比不上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

康濯是湖南省，湘潭專區湘陰縣人。原名毛季常，早期經歷不詳，抗日戰爭期間（那時約二十餘歲），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為周揚、丁玲的授業子弟。畢業後曾在「晉察冀邊區」和「陝甘寧邊區」從事農村工作。康濯自己說：「我在北方生活了二十多年，做過縣委、區委，參加過羣眾性的運動，也曾深入過農民的家庭。」估計他就是在那段期間當區委、縣委的。「解放」後，康濯最初在丁玲所主持的「中央文學講習所」當教員。一九五五年調往「文藝報」任常務編委，其時「文藝報」的主編是丁玲。一九五八年調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一九六二年回到他的故鄉湖南省擔任中國作家協會湖南省分會」副主席兼黨組副書記。一九六六年「文革」運動中，由於康濯曾經極力鼓邵荃麟寫「中間人物」的理論，被打成「牛鬼蛇神」。他的長篇小說「水滴石穿」也被中共指為「毒草」。康濯的作品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還有長篇小說「東方紅」（寫成於一九六二年），和反映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說「工人張飛虎」（寫成於一九四九年）短篇小說則有「太陽初升的時候」、「新傳說錄」、「第一戶社員」、「代理人」等。

由於康濯創作的題材狹窄，局限於反映農村生活，而大陸的青年學生和讀者又普遍討厭閱讀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認為這類作品，都脫不了「黨八股」，所以康濯的讀者並不多，他的書並不暢銷。可是由於他在文壇上非常活躍，未讀過他的作品的人，也認識他的名字。他的成名與其說是由於「我的二房東」不如說是由於「解放」後一系列的文藝運動，他在每一場運動中，都表現得相當活躍。「反右」時期，他曾攻擊過一再提拔他的丁玲和他的老同學、老朋友秦兆陽（康濯任「文藝報」常務編委時是同事。後來秦兆陽調到「人民文學」任編委）。然而他的身敗名裂主要也不是由於作品，也是因為他在文壇上的活動，「文革」一開始，他就遭到清算。被中共指責為「周揚的悍將」、「地主的孝子賢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待旦

具有熱情和透明風格的反共詩人魯藜

李革浪

「我如陷於荊棘，決不埋怨，世界上每一次前進，都要通過激烈的鬬爭；要永遠保持健壯的笑聲，不怕你四周有時會像鐵一般的冷淡；是我的錯誤，我要負責；是一個誹謗，我要回答他三百倍的歌聲！」

——摘自魯藜詩集「紅旗手」之「座右銘」

當人們談及大陸的反共右派詩人時，一般人總會提到艾青、流沙河、公劉、周良沛等人的名字，卻很少聽人說到魯藜，這是極不公平的事。

我以爲，在大陸的新詩人中，無論從其作品的豐富，藝術的成就，影響力的深遠，以至反共的堅強性格和具有善美的道德人格來說，除了艾青，就應當數到魯藜。

魯藜，也可以說是三十年代詩人。大約在一九三四年，他便加入共黨。但因爲他具有獨立的思想性格，在延安時代，亦不甚得意，更受到黨內宗派勢力的排擠。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以後，他便開始從延安把他的「星」、「野花」、「樹葉」、「泥土」等詩陸續投寄給由胡風在內地主編的「七月」發表，也從此，便聲名大振。在共區，他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但胡風派的一班文人卻都很賞識他的才華。所以，他曾說：「胡風尊重我的勞動，我也尊重他。」

但魯藜的詩名，最具聲望和有廣泛影响力的，則是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初期五、六年間。這期間，他才得與胡風見面，以後便書信往還，過從甚密。所以在思想上，便受到胡風這一反共文化旗手的很大啓發，這對他以後的創作生命，起了質的飛躍。如在一九四九年，胡風在給魯藜的信中寫道：「讀了信，好像雙手抓住了你。一切就是如此，勞苦和內心的鬬爭，我們才是一面戰鬬一面活着。奇怪的是，有些人居然是完人、冷靜，好像他們是磨光了的寶石。」一九五〇年，胡風又寫信給魯藜說：「幻想是沒有的，向來就沒有的……我們泰山石敢當們是有着他們那一種鋼鐵性的。更何況我們這文壇，理論和作品還沒有取得發言的時候。」顯然，從這時候起，胡風便在反共思想上給予魯藜以良好的哺育。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魯藜一直在天津搞文運工作，他是天津文協的主任，又是當時天津文協機關刊物「文藝學習」的主編。他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宣傳不遺餘力。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胡風在寫給舒蕪的信中有云：「天津文運很活潑，魯藜等主持，很有前途。」這的確是事實。因此，這時魯藜與一大批胡風派的才子、健將們除在「天津日報」、「文藝學習」發表創作外，更經常在當地大專院校，師範學院，業餘藝術學院等處講課。除與各學校文藝社團保持經常聯繫外，更常在文化館，工人文化宮等處作報告和組織文藝活動，很受青年的愛戴與歡迎。常常人山人海，坐無虛席。此外，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文藝「沙龍晚會」，以文會友，影響很大。

但就在這時期，大陸文藝界的赤色恐怖和黨派鬬爭已暗地展開，鬬爭清算的火藥氣味已隱約可聞。由於魯藜和胡風派文人關係密切，而他本身又是一個在思想實質上反黨，只在組織上入黨的人，所以，他一方面替胡風派文人通風報訊，另方面則又得與黨內赤色恐怖勢力抗爭。當每次胡風派文人被批判，他都要被捲入鬬爭的漩渦，頂冒風險。如在一九五〇年三月間，胡風分子亦是魯藜最親密的戰友阿壠，在天津刊物發表的「論傾向性」一文受到「人民日報」的批判，阿壠被迫作檢討，而作爲刊物編輯的魯藜，便得和阿壠一起密謀對付之策。這時，魯藜在黨的逼迫下，亦不得不虛晃一槍，公開表態，便在「文藝學習」第三期發表批評阿壠的詩作「我們要區別開來」。但在該詩作發表後，他便立即給胡風去信，以作解釋。胡風回信對魯藜說：「我自信是懂得你的，所以我相信你所有的心情。得罪云云，我以爲是不必有的顧慮。你所指的是區別開來，那是不能全由你負責的問題。我們是沒有理由失去信心的。我愛你的熱情，但也相信你是能鎮靜的。在文藝鬬爭中，可以說集中了社會鬬爭底最尖銳的內容，熱情不達到鎮定的高度是要吃力得很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當時中共黨方針對魯藜的巨大壓迫力，同時，亦可想像到胡風與魯藜，阿壠們的「風雨同舟戰友賢」的關係和感情。

一九五二年，中共對文藝界進行整風後，領導上要魯藜下放蹲點。但他自己卻訂了一個全國鐵路線漫遊體驗生活的計劃。黨方不批准他的計劃，魯藜便激怒地說：「這簡直是勞動改造，我不幹！」與黨領導公開對抗。更藉紀念毛澤東「文藝講話」發表十周年的機會，著文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並組織力量，對一個反映抗美援朝醫療隊的劇本提出批評，並向天津文藝界的黨領導人開火。跟着，北京「文藝報」和天津文藝界的中共御用文人對魯藜的詩作展開批評，魯藜也一直頑抗。這時，魯藜和阿壠已聯成一線。所以，阿壠在寫給胡風的信中便說：「魯兄今日談，要怎樣才能掃清市儈們。而且想寫一詩，暗含刺何老爺（作者按：指何其芳。）之意。那麼，他會積極起來的。」事實也是如此，以後，魯藜在反共鬬爭上，便越來越勇猛了。一九五二年六月整風時，阿壠在給胡風的信中又說：「魯兄在批判這裏的一些人。他戰鬬了。這些日

子，聽說人們對他攻得很利害，看下文如何？」隔了幾天，阿壠又寫信給胡風說：「魯兄說，大家要『打死他』，連老婆也反對他云。他孤獨，需要眞的，和各式各樣的愛情。」同時，阿壠又直接給魯藜去信鼓勵：「鬬爭吧！詩！」

魯藜的反共性格確是相當堅强，這和他在詩作所表現的完全一致。黨內對他的鬬爭，他沒有被屈服。在一九五三平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文代會時期，他便借着當時有利的形勢繼續向黨的文藝領導進攻。他駡一位高級文藝領導人爲「侏儒」，是「士大夫的可怕的反動的靈魂」，並宣稱：「我無論如何都不會信服這種道教。」又駡另一個文藝總管是官僚，說：「他的語言所含的情緒，是一種過於煩瑣的攻擊氣，漂亮的烟火氣味。」但是，他卻獨對胡風讚賞不已。

反共的鬬爭，也激發了他的詩才。這時，魯藜有詩云：「當黑暗越沉重，我越要成長。當人們希望我毁滅，我越要壯强的生活。當人們希望我屈服，我越要歌唱。」會後，在回天津的火車上，他在日記中又寫道：「啊，半月的京城，可怕的精神的傷口。那些沒有人味的人們，那些戰戰兢兢的虛榮的人們，我眞感到靈魂的憎惡！」

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間，魯藜有段時間住在北京寫作。他和胡風日夕相聚，並肩作戰。這時，給「人民文學」投稿，也先交胡風然後轉託。這時，路翎的「初雪」和「窪地上的戰役」發表，魯藜便大加讚賞道：「這才是眞正的藝術！」後來，路翎的小說受到批判，他便受胡風之託向黨內打探情報，向胡風報訊。就這時候，魯藜在日記中又寫道：「昨夜與亦門（作者按：即阿壠。）聊天中有感：用不着心急，也用不着恐懼，你用不着他們的批准，你的作品獻與公衆，不是爲那幾個文壇的惡霸們寫的，你何必因爲他們輕蔑你，不承認你的作品而難過，難道你不記得一句古語：給豺狼請求人道，那是你自己吃虧。」從這些話裏，我們看到作爲「黨員詩人」的魯藜，在反共的認識上，如今又跨進了一大步，相當澈底了！

所以，當一九五五年，在中共對胡風思想展開批判運動以後，魯藜立即表示反感。他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出一個胡風有什麼奇怪！檢查一下，從郭沫若、茅盾到老舍、曹禺，誰不是小資產階級？爲什麼單單批判胡風？」此後，魯藜便被中共打成胡風份子，中共組織打手對魯藜展開猛烈的鬬爭和淸算。這固然可以說是魯藜的不幸，但也可以說是魯藜的無上光榮！

當魯藜被批判時，大陸的文藝青年，無不表現了震動和驚訝。魯藜的詩和他的人格，在青年中都擁有極高的地位。許多大、中學生和幹部都愛談他的詩，都能背誦。人們喜歡把他的詩抄在日記本上，或壓在玻璃板下，作爲「座右銘」。有的人甚至在睡前和起床前，都要朗誦一段他的詩作。北京醫學院一年級女學生金蟬生崇拜魯藜，並曾獲見，她說「魯藜謙遜可親，眞是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人物」。她還有一位同學更準備要替魯藜寫小傳，只因考試期近功課忙，終也寫了一首題爲「我最崇拜的一個人——魯藜」。甚至在天津對魯藜展開批判時，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的一群學生們還三次請魯藜去演講。並寫信給「天津日報」公開表示對魯藜鬬爭的反感。從以上看來，可見魯藜在大陸文藝青年中的崇高地位。自然，筆者當時也是魯藜的崇拜者之一，他的詩我亦大都能背誦呢！

魯藜的詩的確很好，對魯藜詩作的評價，最公允的還是他的戰友文藝理論批評家阿壠所寫的一段話：「魯藜的詩熱情有力，生動現實，有着一種讚美的皆大歡喜而又透明的風格，可謂當代偉大詩人，現今無人能與他比倫！」這讚美，魯藜實在是當之無愧的。

魯藜前後出版了五、六本詩集，早期作品有「醒來的時候」和「延河散歌」，後期作品則爲「時間的歌」、「星的歌」，和「紅旗手」等。限於篇幅，現把其曾受批判的名作摘錄數章如下：

「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會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衆人把你踩成道路。」——「泥土」。

「我愛晚霞，我常常站在那裏呆望，遠方的朋友們，這會兒你是否也在那裏，同我一樣，想像着光輝和燦爛的明天？」——「晚霞」。

「像生命一樣，一顆星，當她的旅程接近終點，她就要一度飛舞，一度噴射，把生命的一切凝結爲一朵花朵而消逝，在消逝之前，她照耀過世界，獻給宇宙以自己的色彩。啊，生命，一切眞實的生命，她都要朝着那極終的方向前途。而在那時間的洶湧的波浪裏，放射給永恆以美麗的火花。」——「眞實的生命」。

「有一個早晨，河流要流向新的鄉土，樹葉低着頭，感到痛苦，她知道她的朋友要奔赴人生寬濶的海，到了秋天，樹葉高興地落到河裏，用自己的身體做一隻小船，她開始去航行了。我不知道，我永遠不知道，啊，她是否遇見了舊日的朋友。」——「樹葉」。

「想想駱駝，心中就充滿敬意。經過沙漠的人，更懂得牠的莊嚴。有一天，我在這城市裏看見牠，許多人圍着牠，望着牠，用食物誘惑牠，用鮮花擲牠。向牠喊叫着，向牠歌唱着，牠永遠是那樣高昂着頭，雙目不動地向遠方瞭望，牠望着永遠要走的道路，那一步比一步更寬濶的世界，那無窮無盡光輝的未來。」——「駱駝」。

「空虛的人，才渴望讚美；
我的血可以贈給勇士，但不能讓一滴去餵臭蟲；
世界上不會因爲一個人盲目，就把金子和沙塵一齊掃掉；
庸人頭上的高帽子，是紙糊的，經不了火；
越向高處攀登的人越謙虛刻苦，那驕傲狂妄的人正在走下坡路；
忍耐，不是懦弱，也不是世故，它好像河床，或是蓄水池的閘門；
你在市儈的面前尋求同情，就像到銀河上去撒網一樣落空；
鋼鐵才懂得沉默，不斷叫喚的是輕薄的蟬。」——「點滴集」

限於篇幅，我不能對魯藜的詩作更多的摘錄和評介，但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人們不要忘卻這一個偉大的詩人！

袁不同盜洩廿一條秘約

史劍非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謀行帝制日亟，日本乘列强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乃單刀直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乃日使日置益直接交袁世凱，未經外交部）。日使並當面口述兩條意見，㈠是利誘；表示袁能接納二十一條，日本即全力支持他做皇帝；㈡是脅廹；「中國國民黨與日政府外有力日人，有密切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這是指當時孫中山、黃克强等正在日本準備進行討袁復國，這是袁的眼中釘、背上刺。袁如不答應，日本皆將縱容、協助革命黨回國討袁，這是袁世凱最怕的一着。袁世凱當着人面對關係重大的第五條親自批注：「各條內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開議」。可是不久即任命陸徵祥爲外交總長，開始了二十一條的外交談判。

袁世凱賣國秘密條欵

袁世凱之狡在是出類拔萃，他一方面公開和日本交涉，使人知道他爲國家利益寸土必爭，六月一日批准合約之際，還流涕表示哀痛；其實他早就派遣日本顧問有賀長雄，攜秘密條款往東京，與日本當局另行交涉了。

秘約談妥之後，袁世凱乃密鑼緊鼓進行帝制，七月改訂憲法，八月發起籌安全，一九一六年元旦乃改洪憲紀元，馬上就要穿龍袍上金鑾殿了，晴天霹靂，日本政府突然改變支持帝制，嚴辭拒絕袁的特使周自齊赴日。一月十六日即發生新華宮謀叛案，拿獲側近人物袁不同、沈祖憲、句克明等，交軍法處嚴行訊辦。

對於上述的戲劇化改變，史家說法紛紜。尤其是對於二十一條的秘密條款一事，有人說袁世凱拒絕在秘密條款上簽字，致日本人翻臉撤消支持帝制；有人說，袁世凱故意把秘密條款洩露出來，使英美使都得知，起而干預，日本惱羞成怒，撤消支持袁世凱稱帝。這兩種說法都對袁世凱有利，都表白袁世凱的良心還沒有漆黑一團，心肝還沒有完全腐爛。無奈這全非事實。

據老革命黨人劉成禺在所著「世載堂雜誌」中記錄，日本所以跟袁世凱翻臉，是因爲秘密條款被盜出拍照，致在外交團洩漏。自新華宮盜竊秘件者則爲新華宮總管宮內事務的袁乃寬之子袁不同。盜秘件之酬金爲一百萬元，出錢者爲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經手人則爲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唐紹儀。

袁不同自報奮勇

袁世凱醖釀稱帝，英日兩國皆想插手包辦。但英國在歐洲的戰事屢次失利，切盼日本對德宣戰；因此無法和日本在中國問題上爭衡。可是對於日本獨霸中國又不甘心。二十一條的交涉，已經引起英國人極大不安，後來偵知袁世凱

田漢衡

抗戰時期，爲了「一致對外」，曾一度出現「國共合作」的局面，共產黨利用這個機會，「統戰」工作，越發無孔不入的展開了，當時田漢領導的「平劇實驗團」，就是共產黨一支很活躍的「統戰」部隊。

「平劇實驗團」的成員，大都是青年男女，而且都是經過嚴格戲劇訓練的。該團很受歡迎的劇目，一是「梁紅玉」一是「江漢漁歌」。誰也知道，梁紅玉是宋代的愛國女英雄，曾在「金山」一役，領導她的部隊，和金兀朮交鋒，她自己擊鼓助陣，把金兀朮打得棄甲曳兵而逃。在抗戰時期把這個英雄故事搬上舞台，對鼓舞士氣，激發愛國熱潮，確稱得是「當時得令」之舉，再加上飾演梁紅玉的那個小妞兒年輕貌美，唱做都有相當水準，其對觀眾的吸引力如何，是可想而知了。

武漢陷敵後，衡陽便變了政治、軍事的神經樞紐，「平劇實驗團」也到這裏來了。當時衡陽警備司令王爔昌，是個平劇迷，該團首次演出，招待各界的，就是「梁紅玉」，王爔昌自然也是被「招待」的貴賓，他對「梁紅玉」曾作出這樣的評價：「這些小傢伙，眞把梁紅玉演活了！」因爲他對「梁」劇着了迷，不知不覺中，便成了該團的義務宣傳工作者。就因爲這個原因，他對田漢這個左傾人物，也有了較好的印象，田漢時常成了他的座上客，跟他交起朋友來。

「梁紅玉」這個劇目停演後，跟着推出的，就是「江漢漁歌」。這齣戲的劇情，是將「打漁殺家」改編的，描寫漁民遭受土豪壓迫的故事，「階級鬭爭」的氣氛，十分濃厚，王爔昌看罷歸來，悻悻的說：「豈有此理，這不是在鼓舞階級鬭爭嗎？」

王畢業於保定三期，曾參加過「復興社」，對共產黨深惡痛絕，「馬日事變」後，當任過「郴宜清鄉指揮官」，共產黨徒死在他手下的，不知道有多少。他認爲「江漢漁歌」再演下去，必不免影響青年思想，便把田漢請到他的私邸來，笑說：

「田先生，閣下認爲『江漢漁歌』這齣戲，對抗戰有什麼作用？」

「這是喚起大家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重視，當兵的差不多都是他們的子弟，無形中也有着鼓舞士氣的作用呢？」田漢强笑着說。

「我只欣賞『梁紅玉』式的鼓舞士氣，不大喜歡這樣無形的鼓舞。」

「司令官個人的意思，或者很高明，這齣戲推出來，場場滿座，場子裏采聲如雷，很受羣眾歡迎呢！」

與日本仍有秘密條款，更是坐立不安，因爲沒有憑據，無法向日本提出交涉。一九一五年秋天，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巡視華南，過上海時晤訪唐紹儀，談及中日秘密條款，並表示爲獲得此項秘密文件，英國願以財力相助。唐答應可想辦法，數日內可報命。因爲當時袁的宮保事務總管袁乃寬之子袁不同正來上海晤訪唐氏。袁不同乃極反對帝制。唐告以所謀，並探問他的能力，不同一口答應並告唐：「重要書函，藏公事檯斗內，重要外國條約，改藏鐵箱中，鑰匙則不離袁身，內衞長句克明，實司簽押房之責，句爲袁世凱與女僕所生之子，……與予最善。……翌日朱爾典來，唐告以袁不同語。朱曰：交一百萬款，託君主持辦理。」

唐先交袁不同三十萬，囑布置各方，如將秘件偸出，交英使館一閱，當場再交付七十萬，並可將原件璧還。

袁世凱鑰匙不離身

袁不同回到北京，與句克明、沈祖憲商量進行。沈祖憲原是唐紹儀的舊屬，因袁失意退居洹上時，曾隨袁一起回彰德，因此得信任，當時爲袁的機要秘書。因爲三人全是能夠出入「大內」的人物，偸取行動可以隨時進行，不過困難是鐵箱的鑰匙袁世凱隨時帶在身，沒有機會取得；後來他們只好照貓畫虎配了許多鑰匙，一個一個的試着開，英國使館也幫着配鑰匙，某夜終於撥開鐵箱，箱中最上面文件是中日和約秘密條款。他們立即送往英使館，英使館當夜擇要拍照，並仔細看過原文，並付款七十萬。原秘件又送回新華宮，神不知鬼不覺，袁氏的賣國紀錄就大白於天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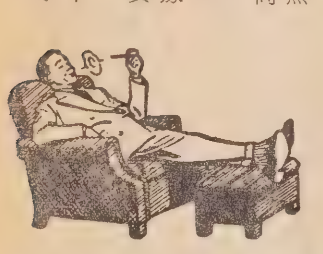
英國公使第二天就帶着秘件去日本公使館，責問中日秘約事。日領小幡還在夢中，初還抵賴，英使拿出秘件照片，小幡始目瞪口呆。只好推托，在東京直接交涉，未經使館。

日本內閣接到報告，大爲憤怒，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堅決否認其事，並電中國外交部，不接待周自齊訪日，並聲明反對袁世凱稱帝。其後中國各派對袁軍事行動，日本皆直接間接加以援助，表示對袁世凱洩秘密的報復。

查無實據不了了之

袁世凱接到日本通知後，始發現秘件被人盜出拍照，大爲震怒，嚴訊新華宮內上下人等，將涉嫌者袁不同等十餘人皆拘捕用柴車細載送交九門提督江朝宗訊辦，江朝宗一看被捕者全是親貴，不敢受理，連忙打太極，轉送軍法處交雷震春處理。雷震春大怒，認爲江故意嫁禍於人，兩人曾因此動武。後來因查無實據，這些親貴皆被釋放。僅把程家檉、饒智元二人處死以洩憤。

劉成禺所作洪憲紀事詩：「書生白面臥行營，伏甲東廂事未成，明日柴車街上去，宮中發覺皆陽兵」即咏此一段公案。



閒秘板

王代民

「田先生，我是軍人，說話不喜歡繞圈兒，老實告訴你，我就是害怕這齣戲受羣眾歡迎！」

「那末，司令官的意思？」

「我想請田先生改演別的戲！」王爔昌凜然說。

「司令官，這齣戲在武漢演過，長沙演過，從來沒有人不歡迎，你，……」田漢忽冷笑。

「這個我知道，但，這裏是衡陽，不是武漢和長沙，就說我濫用職權罷，我也是有職權的。」

「司令官，我知道，你是個反共人物，我可不是共產黨，只是個爲抗戰的戲劇工作者啊，再說，就是共產黨，現在是『國共合作』的時候呢！」田漢十分憤慨。

「田先生，」王爔昌本是個粗綫條不喜歡講風度的人，這時也表現出政治風度來。他說：「在『國共合作』國策之下，我豈敢反共。好罷，田先生，我們警備司令部，有審查劇本的責任，請你把『江漢漁歌』的劇本，送給我看看再說罷！」

「好，我就叫人送給司令官！」

田漢離去不久，「江漢漁歌」的劇本送來了。王爔昌並不是個大老粗，對劇本自然是看得懂的，他看到劇本中「手胼足胝一年忙，沒有穿的沒有糧……」一些唱詞和對白，冷冷說：「這不是在挑撥階級鬥爭嗎？」

第二天，他又把田漢找來，把一本劃滿了紅線的劇本，交給田漢說：「這是我自己審查的結果，如果田先生把我劃紅線的地方，加以修改，送給我看，使我滿意的話，還是准繼續演出。」

「司令官，就麻煩你改一改好嗎？」田漢一面翻開劇本，一面說。

「田先生，我如果知道改劇本，我還摸槍桿子？」王爔昌大笑。

「司令官，請你說句良心話，『手胼足胝一年忙，沒有穿的沒有糧』是不是我捏造的事實？」

「現在我是警備司令，不是社會工作者，我不想浪費精神，研究我職權以外的事！田先生，現在我向你發佈命令，劇本沒經過我批准以前，不許再演，我知道你很忙，不躭擱你了！」王爔昌下逐客令。

跟住，「平劇實驗團」演出的那間戲院門口，出現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在驅逐購票的人羣。

一個星期後，「平劇實驗團」到了桂林，王爔昌收到田漢一封長達萬言的信。

信的內容，是引經據典，說王如何不懂戲劇，如何不諳中國文學，如何擅作威福，濫用職權。

那封信，我也曾看過，是用毛筆寫在十行紙上，用了不下百張，眞箇「洋洋大觀」的「王大娘的裹腳布」呢。

海外見聞錄

昔日天堂而今安在?

太平洋上的米克若尼西亞

在萬里烟波的西南太平洋上，在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幾內亞的四面環抱中，橫亘着一塊像整個美國那樣大的海面，星羅棋佈着兩千多個蕞爾小島，但卻一共只有十萬左右的島民。——這塊地方，就是米克若尼西亞區域，是一向被人們稱爲「人間最後的天堂」的。

這個區域裏，四季常春。風土人情，服裝氣候，都多多少少有點像夏威夷。三十年前，還完全是過着「石器時代」的生活。所有的「農作物」，也都是在田間自生自長的，根本用不着去種，更沒有人想到去種。在人們採集時掉落下來的種籽，明年到了時候，又會在土裏發芽茁長，替人們帶來新的糧食。——那時候，除掉打漁以外，最重要的生產活動就是「養豬」。豬肉在這裏的地位，從前很有點像中國筵席上的魚翅熊掌，法國筵席上的白蘭地酒泡蝸牛和紅燒青蛙腿一樣地名貴。幾十年前，還有些外國教士親眼看見：土人們深怕小豬仔吃得不夠，肥得不快，所以，常常在餵過自己小孩的奶以後，還把小豬抱在懷裏，哺乳一番。用人奶來哺養家畜的事，大概除掉在澳洲腹地和新幾內亞發生過以外，就只有這裏了。

島上的小姐太太們，雖然至今都不穿上裝，甚至於連個「兩點式」的乳罩，都根本不戴，男士們也還是習慣於只穿着一條草裙子跑來跑去。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他們卻像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一樣地有了一個自己的「國際性的航空公司」；而且在坡挪泊這個比較大的島上，有了一座專供噴氣式客航機起落的「國際空港」！

這座「空港」的建築，是非常民族形式的。一共有兩層樓高，下面一層，四面通風，幾乎根本沒有牆；上面一層，是用編排得整整齊齊的蘆葦包起來的。大門當然也沒有，只是在入口處掛了一張藝術字寫的木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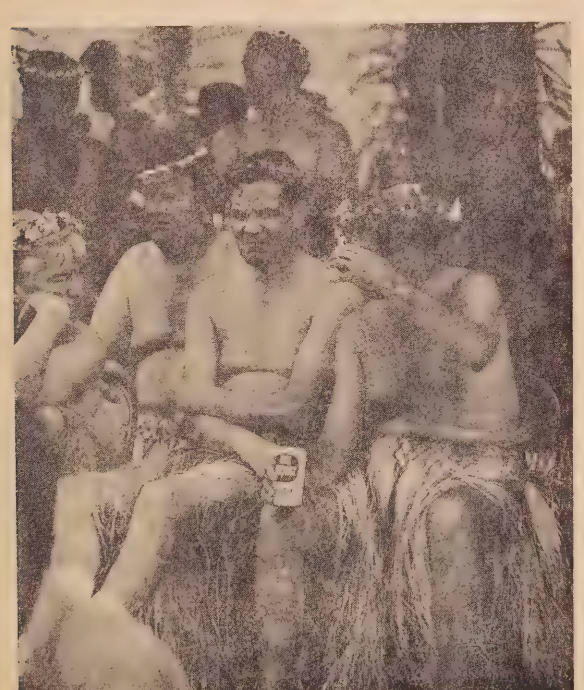
「坡挪泊國際空港歡迎
大駕光臨。
坡挪泊空港運輸部鞠躬」

另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在這座「國際空港」裏，根本沒有「厠所」。在「空港」正式開幕的那一天，美國特別派了幾位代表，「米克若尼西亞託管區」的高級專員，和一隊軍樂隊，坐着頭一架噴氣式飛機，到坡挪泊來參加開幕儀式。據說：華盛頓曾經特別指示過他們：爲了表示「與民同樂」，他們應當在舉行開幕儀式的時候，和當地的土人一樣地穿着草裙，以半裸的姿態出現。——這一樣，使得那些土人們幾乎興奮得中了風，連忙派了十二位「聖處女」，捧着「可可油」，不停地替「貴賓們」擦身，免得他們的皮膚會在這裏的驕陽下晒出了繭來。

這些頭上戴着花環的美國佬們，鼻子上架着金絲眼鏡，手裏捧着美國來的罐頭啤酒，在「聖處女」們的按摩下，的確心曠神怡，樂不思蜀。

所以，自己也不大知道一口氣喝了多少啤酒。等到忙着要找個「洗手間」去解放一下的時候，這才忽然發現：在這座空港裏，就像在許多其他的當地「大樓」裏一樣，「厠所」是根本沒有包含在建築計劃之內的。

身爲「華盛頓」的代表，而要躲到草叢中去「出野恭」，而且因爲頭上戴了花環的關係，時時要用一隻手去趕開飛來的蜜蜂和蒼蠅；另一隻手又要很小心地撈開那長到脚面上的草裙。這種尷尬的表



「與民同樂」的、半裸體的、從華盛頓來的代表們，均入鄉隨俗。

情，大概無論是在什麼笑片上，都會是一個「很叫座」的鏡頭。

除掉他們之外，坡挪泊島的總督、海關監督、神父、校長、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也都個個穿着草裙子，以半裸的姿態出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坡挪泊新聞」的記者，他身上掛了三架最新式的攝影機，鼻子上架了一副新潮的「雷邦太陽鏡」，光着上身，拖着長長的草裙，在噴氣機前奔來跑去。

每當飛機鼓起一陣烈風來的時候，他的裙子就像朵怒放的菊花一樣地，從四面八方飛向空中，很是像在表演「大腿戲」。

在那架剛才降落了的波音七二七型機上，當地土生土長的「大人物」們，才真正第一次領教到噴氣時代的生活享受。——在他們自己這座一萬二千人的島上，只有一條大街，所有的酒吧間，「百貨公司」、「郵政局」、「政府辦公廳」，差不多完全都是一些洋鐵皮房頂的建築物。就連華盛頓的內務部派駐在這島上的辦事處，也只不過是一間洋鐵皮房頂的磚房。既沒有電燈，又沒有廚房，更沒有廁所。

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個水龍頭，不過，用的也不是自來水，而是儲藏在房頂上一隻大桶裏的雨水。被稱為「貴賓招待所」的那幢小房子，是島上唯一的旅館，一共只有六個房間。如果一旦同時來了七對夫婦的話，有一對就只好「打地鋪」了。

為了「空港」的開幕，這一天成了島上的假期。所以，照例要在每天早上七點半放的「上工汽笛」，也不放了。——直到現在為止，這些島民們對現代文明感到最反感的地方，就是每天一定要准時上工。以前，他們在這方面，完全是從其所好，隨心所欲的。高興起來，連趕幾個夜工也不稀奇；不高興的時候，蒙起頭來大睡三天，也沒有人來管你。一個當地搞民政工作的美國人，說得最好：

「到了今天也還是一樣。這些人只有在有點特別需要的時候，才會工作。有時候，他們工作了七八個鐘頭，只不過是為了要想多買兩打啤酒喝。然後，索性在家裏靜養三天，直到把啤酒喝完了再出來上工。」

這種對工作的態度，從當地人們的眼中看來，不但不可笑可耻，而且是非常正統的。六十年前，當這些島嶼還是德意志帝國的屬地的時候，坡挪泊島就曾經爆發過一次大起義。而導火線乃是德國駐當地的「民政官」波德爾，下令要島上的居民們，每年至少要參加勞動三十天！島民們把他和另外一些主張勞動的德國人，都砍掉了頭。而德皇威廉第二也派了兩條巡洋艦，載了海軍陸戰隊，到這裏來「掃蕩」了五個星期。結果是：四百二十六個人被送到孤島上去「坐牢」，十五個頭頭都判了死刑。——犧牲了這麼多人的生命和自由，都只不過是為了對勞動的態度不同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接管了這一帶地方，德國人時代開辦的那些學校、公路和衛生站，當然都還在辦下去。不過，最主要的工作，還是在島上建築要塞。

因此，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這些島的爭奪戰也打得特別凶。在許多孤懸海上的小島上，日本守軍一直堅守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仍然不肯繳械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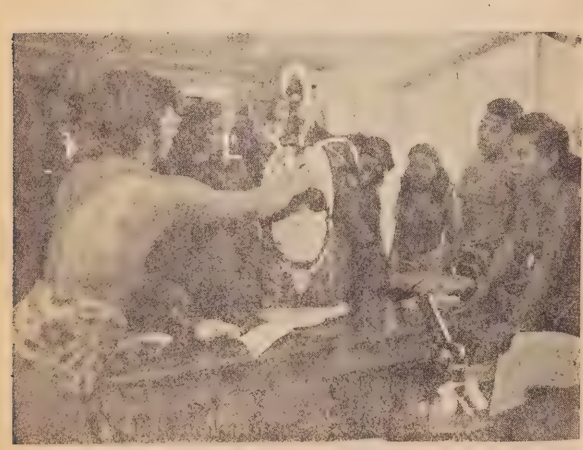
等到他們確實知道日本已經被盟軍佔領了的時候，成排成連的人，都集體切腹自殺了。據說：這種犧牲者加在一起，也有好幾千人。

打得最慘烈的地方，當然是塞班島。直到今天，在海邊上還可以看見一些發了銹的美國坦克，半沉在拍岸的海潮裏。

去年，日本最暢銷的書之一，就是一本叫做「玉碎塞班島」的戰史。為了紀念那在島上「全員戰死」的三萬日本官兵，每年都有些人要鄭重其事地

嘉甫島上負責電台新潮音樂節目的「時代曲專家」

坡挪泊島上的海關監督威倫巴哈爾。



在島上的學校裏。

參加「慰靈團」，專門飛到這島上來吊祭一番。

在這島的北角上，有一個「白骨洞」，一羣絕望的日本兵，曾經堅守在這裏，直到一個個地餓死了爲止。

在那深不及五米的洞內，縱橫着無數白骨、彈殼、軍鍋，和用賸下來的手榴彈。富有生意眼的塞班島旅遊協會，把這裏當成了「名勝之一」，每有外國人來的時候，一定要把他帶進這鬼氣森森的洞裏來看看。

另外的幾個大島，命運也並不比塞班島好得太多。——畢克尼島變成了大戰以後第一個試驗原子爆炸的目標。蒂蓮島也在歷史上佔了一個不太光輝的位置：炸死廣島十萬居民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在那裏裝上轟炸機的。直到今天，在那機場跑道的盡頭，還可以看見一塊紀念碑，上面寫道：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首次使用於戰爭中的原子彈，就是在這裏裝上轟炸機的！」

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憂患以後，上帝又替「米克若尼西亞區域」，送了一羣不大知道天高地厚的美國大少爺，來當「聯合國託管區」的民政官。二十多年以來，除掉教會了土民們喝「可口可樂」，吃漢堡牛扒和熱狗，打壘球，跳新潮舞，在自助商店裏推着小車子買東西以外，似乎整個時候都在睡覺。一點什麼對國計民生，文化教育有供獻的東西，好像都沒有做過。

而最悲哀的是：土民們也學會了他們「省事吃罐頭」的習慣，連魚也不再自己去打了。只是從店裏買了現成的日本「魚罐頭」來吃。味道自然也並沒有什麼兩樣，因爲這些魚根本就是日本漁船在這一帶捕去的。



蒂蓮島機場上的原子彈紀念碑。

唯一的，比較能夠不讓慕名而來的人們失望的地方，也許就賸下嘉甫島了。雖然那裏的電台，一天到晚放送的都是美國最新潮的音樂。但是，一般老百姓卻還保持着一點古風：對錢銀看不上眼。認爲值得賺錢的唯一目的，就是買了禮物來分贈他人，使別人皆大歡喜。因此，直到今天，有些村落裏，還常常舉行「饋贈比賽」：誰分贈得最多，誰就贏了。

最近，有一位德國記者到過那裏。忽然有位穿得並不太好的人堅持要送給他一隻男瑞士錶和一隻女瑞士錶做紀念，因爲「你是我和我太太平生見到的第一個德國人。請你收下我們兩個人這點薄禮罷！」他因爲素昧平生，當然不肯收下這份重禮——。結果，再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理他了。理由也很簡單：「他冒犯了他們待客和處世的禮貌。」

噴氣機降落以後，最忙碌的就是當地的，穿着長草裙的新聞記者。

塞班島的「白骨洞」，列爲「名勝」之一。

代郵 天涯客

趙知因老前輩：四月十一日來示拜悉，請賜知通信處，擬先用私函陳明實情，再由前輩裁決是否發表來信，爲盼爲感。

編者敬啓

橫眉語

萬人傑

人口膨脹看香港

根據聯合國發表不完全的統計，生產率高的，都是較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突尼西亞、巴拿馬、薩爾瓦多、約旦和以色列。

以色列不算得是落後國家，他們生產率高，也許因為感到他們下一代需要有較多的人口應付外來的壓力。

生產率最高的是薩爾瓦多，去年每一千人中有五〇點二個，如果全世界照這生產率發展下去，地球不久就會爆棚。

香港彈丸之地，擠上四百萬人口，每逢假日，到處人頭鑽動，因此許多人為香港人口問題耽心。因為香港情形特殊，除了天然生產率，還有大陸逃亡者的不斷偷渡，因此香港人口增長，比別的地方要快。

不過，依據聯合國調查，香港生產率是由一五點四至二二點三之間，這數字是在較低的名單上，和薩爾瓦多比較，當然相差甚遠。可見，香港人對人口問題，也許已漸漸注意起來。中國人以前要「百子千孫」，現在都知道兒孫繞膝不一定是「幸福」的事。香港人口生產率列入「較低」的名單內，應歸功於家庭計劃指導會。多少年來，他們在遏止香港人口膨脹上，的確做了不少工夫。今天，香港人對節育的知識相當普遍。

地大物博的地方，人口增加，威脅性還不算太大。但如果香港人口激增，就會連帶引起許多問題。首先是居住問題，香港的房子向高空發展，已經使人口密到無可再密。人口再增加，雖不致立時「爆炸」，也會慢慢的「濕死」！

生產率壓抑到一五點四至二二點三，成績算是不錯了。無法控制的卻是有增無已的逃亡者。因為他們要逃避邏者，究竟香港人口增加了多少逃亡而來的人，無法確知。

以老萬所知，最近本港舉行的一次人口調查，不少沒有領到身份證的逃亡者心懷恐懼，不敢與調查合作，加以隱瞞，因此，這次的人口調查，相信必有不少遺漏，不會找到一個完整的數字。從我們看到的情形，香港人口不能說不是到了爆炸邊緣了。

英女王也要加薪

這年頭百物飛漲，加薪，已成為世界各地人們的一致要求。尤其在英國，要加薪而引起的工潮，幾乎無日無之。可是，加薪後貨幣貶值，物價再升，又要再來一次要求。英國罷工的此起彼伏，永無休止，其故在此。

香港，過去要求加薪的大都是藍領階級，為人師表的教員，或者拿筆桿的讀書人，都認為講到錢有失清高，因此很少人要求加薪。但現在這情形改變了，準教師已為他們未來的收入打算。這也難怪，生活是現實的問題，沒有足夠的錢，怎能生活呢？

英國連年受到不斷的工潮影響，人民生活，諸多不便，已引起英國人普遍不滿。因此，英國報紙對提高薪金的要求，多予譴責。可是，只有一宗例外，就是對伊利沙白女王。

因為，英女皇主政十九年來，年薪一直是四十七萬五千英鎊，並未增加過。如果是別的行業，十九年不加薪，不舉行抗議示威才怪。

可是英女皇安之若素，因此英國的報紙大聲疾呼：「給她現金吧！」

身為女皇的伊利沙白，決不能像電力工人、郵務工人那樣提出加薪要求。「每日簡報」說：「女皇有什麼辦法去取得更多的現金呢？難道要自己拿着乞討的金飯碗，跑到國會去嗎？」

該報又說：「皇室是我們最好的大使。可是我們用在他們身上的錢，仍較用在我們的駐羅馬大使身上為少。」

據發出這項電訊的路透社說：這家報紙自己的經濟情況，恐怕也不能維持到一個月。

只有窮人才曉得窮人的苦，也許「每日簡報」之作出這樣的呼籲，就是這個原因吧？

希望「每日簡報」的這個呼籲引起國會議員注意，英國皇室不致再鬧窮吧。

東巴西巴與錫蘭

東巴基斯坦人要求獨立，成立孟加拉共和國。西巴耶雅汗出兵作血腥鎮壓，東巴婦孺老弱，被殺的數以萬計。這種殘暴行為，舉世嘩然，認為他的暴行甚於希特拉，殺人的毒辣，簡直是法西斯。在地理環境上，在民族及言語上，東西巴的分立，都是很合理的。西巴反對分離，自然也有他們的理由，這是他們的內政問題，且不去管他。不過，他們那樣去屠殺平民，卻絕不能得到文明人的同情。

中共一向號召反法西斯，扶助民族解放運動。可是在東西巴的爭端中，中共卻站在耶雅汗一邊，一方面指責印度。另方面則在東邊境上結集十師精銳軍隊，擺出武裝干預的姿態。

雖然，這主要在對付印度，因為早些時耶雅汗指印度支助東巴反抗西巴。調集重兵，有向印度嚇阻作用。不過，中共之支持西巴血腥鎮壓，已是十分顯明的事。

屠殺並不能中止東巴人民反抗，東巴雖只有一點點的武力——來福槍隊，但他們仍然力禦強暴。

差不多同樣的情形也在錫蘭發生。錫蘭的變亂，很快就發展到內戰性質，因為政府要出動飛機，對造反派的集結地首都附近一個橡膠園施行轟炸。

本來，錫蘭造反派是信奉古巴、西華里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的，可以說得是錫蘭的毛派分子，本該得到中共支持才對。可是，在錫蘭內爭中，中共顯然站在政府方面。

中共對這兩國的內爭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確是耐人尋味的事。

其實，拆穿了很簡單，中共這種態度，完全為了本身的原故。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情況已漸趨於穩定，過去的「愈亂愈好」、「造反有理」，現在都已不合時宜，中共目前最怕「亂」，更最怕「造反」。因此耶雅汗的法西斯作風，得到他們支持；而錫蘭的造反派，雖然服膺毛澤東思，也不為他們支助，相反的還要支持錫蘭政府對他們大施鎮壓。在共產黨的字典裏，沒有敵友，只有利害。

社會上舉辦慈善事業，一個人慷慨解囊，捐出一筆鉅款，那是一種義舉，值得受人尊敬；可是如果他自己不捐分文，卻替他的鄰人捐了一大筆，而且事前也未徵求人家的同意，這種行爲是慷他人之慨，只有卑鄙無耻的小人或狂人才會做得出。一個稍有理性的人都不會這樣做的。但國際間有些强國對於弱國，卻常常大慷他人之慨，拿別國的土地、國家權利送給另一個强國，算是它的「人情」！

想不到以自由世界盟主自居的美國，竟也是個慷他人之慨的國家！不信，請看下列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和美國是並肩作戰的盟友，可是羅斯福和史太林在雅爾達開會時，爲了爭取蘇聯在東戰場對日作戰，竟悍然把中國的領土外蒙古（中俄協定中蘇聯也承認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慷慨地置於蘇聯的卵翼之下，表面上是讓外蒙脫離中國獨立，實際上卻是變爲蘇聯附庸。試問，羅斯福有什麼資格隨便把中國的領土做人情？他爲什麼不拿阿拉斯加交換蘇聯出兵？這種慷他人之慨的荒謬行爲，和替鄰人捐款有什麼分別！

雅爾達協定的醜事還未過三十年，現在尼克遜竟也步羅斯福的後塵，又拿中國的領土——釣魚台，大慷他人之慨，聲明美國將於明年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權，根據一九五〇年的美日和約而歸還給日本。

慷他人之慨

釣魚台事件的糾紛，發生已半年多了，根據各方的資料看，該島之屬於中國，已爲不爭之論。退一步說，既然發生了爭執，起碼應該交由聯合國進行調查，以明究竟誰屬，可惜美國竟一味偏袒日本，公然聲稱明年交還日本，這是雅爾達協定之後，又一次拿中國的領土作人情！如果追本溯源，不但釣魚台列島不能交還日本，連整個琉球也不該交給日本，因爲琉球自明朝以來就臣服中國，曾册封他們的首領爲中山王。由於國勢弱小，常受日本人的欺凌。光緒五年，日本脅迫琉球不要入貢中國，改奉日本正朔，後乘清人用兵新疆，無暇兼顧之際，出兵琉球，强行佔領，中國遂失此藩屬。二次大戰之後，琉球志士醞釀獨立。賣油郎以爲中國如有力量應將琉球收回，否則讓其獨立或由聯合國託管，決不應再交給日本！有詩嘆曰：

一、兇殘成性是豺狼，豢養也難變犬羊；
試問釣魚台上望，張牙舞爪又猖狂。

二、財物人人有主權，贈施買賣要心甘；
他人之慨若能慷，關島何妨送蘇聯。

從魯迅詩想到堅壁清野（下）

說起香港政府高價賣地，可謂是一種無本生意，因爲土地不是從英倫三島搬來的，而是從中國滿清政府的手中搶來和「不用付租金」地「租」來的。賣香港的土地又不是賣英國人的麵包，可以大賣特賣，就算高地價政策，引起物價飛漲，工商業成本提高，居民購買力減弱等惡性循環的後果，也不會在英倫三島引起「大饑餓」，實在比賣鴉片還要合算，何樂而不爲？

高價出賣土地，固然刮到大批「黃金」，但對於「黃金」誰不是認爲「多多益善」呢？中國古代那批自鳴清高，視錢爲阿堵物的傻子已死絕了，平素講究現實，做海盜出身的英國人還會嫌「黃金」太多嗎？採用「軟套」的方法挖別人口袋裏的錢，不管是「欺騙」也好，「公平交易」也好，總是要對方自己伸手進口袋把「黃金」掏出來。設使華大媽不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好癆病，或者像慳吝鬼那樣寧願眼看小栓病死，不願「手抖抖」地把枕頭下的洋錢掏出來，那麼儈子手康大叔也是無法可施的。是故「軟套」實在比不上海盜式的「强搶」來得乾脆利落和實用。

「强搶」必須憑藉武力和權力，綠林好漢攔路搶劫靠武力，海盜搶船也靠武力。至於惡霸劣紳的强奪民田和政府的暴斂則除了憑藉武力之外，還必須有權力。香港政府這兩種力量都是具備和充足的。（對付中共的武裝挑釁或嫌不夠，對付市民則綽綽有餘）。

一個政府若想刮盡民脂民膏，最乾脆的方法就莫過於徵收人頭稅。規定每人每月繳交款項若干，違者「格殺勿論」或驅逐出境。此法古已有之，可惜名字搞臭了，近百幾十年來，已沒有一個政府敢於使用。除了人頭稅，本來最好是收「空氣稅」，規定每吸入若干空氣須繳款項若干。從初生嬰兒到垂死的老叟老嫗，人人有份。可惜空氣無形無踪，無法控制。只好退而求其次，增加水費，因爲水也和空氣一樣，是每個活着的人都需要的不可缺少的。政府在水費方面打主意，實在遠比「高價賣地」來得實際，也來得乾脆。可惜增加的幅度只是一倍而不是十倍百倍，實嫌「利潤」未符理想。

說到這裏，令人不禁要想起戰爭時期的「堅壁清野」，敵人將來之前，把一切能吃能用的都搬走，不能搬走的乾脆放一把火燒掉。俄國之所以不亡國於拿破侖之手，莫斯科的「堅壁清野」應居首功。拿破侖攻破莫斯科，就是因爲得不到生活補給品才敗退的。這個方法抗日戰爭和國共戰爭期間都收到奇效。那麼香港自應一試。共產黨不是香港居民的敵人嗎？香港政府把香港的黃金都搬到倫敦去，只是「堅壁清野」的第一步。運用「消除堅壁清野」的方法對付中共，消除其收回香港之心，誠是爲市民「安全」着想。這與「搬走文物」「堅壁清野」是一樣

古調令彈

蝶戀花——詠香港各界聯合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

葉其真

……這也是人之常情。

有一次和那位青年朋友共樽前，微醺中不免放言高論，說了一段話，我說：「一個人如遇不順遂處境時，容易掩飾，經濟拮据，衣物都放在當鋪裏，一樣可以昂視濶步，沒有吃飽，也可以挺胸凸肚，既無求於人，何必顯露自己的寒底。但是一個人在飛黃騰達之際，也要養成一副平易近人，仍和沒有發達前一般的待人接物，那學問可就大了。這是要自內心修養出發的，一些不趾高氣揚，眞人不露，如果能修練到這一程度，前途更不可限量。」

我是頗願這位小老弟異日可以成大器，所以有此一說。其實人如此，畜牲也然。有一次和一位前輩馬評家談到一匹現役高班馬，我不懂馬，可是那位前輩無意間一句話，卻令我深省。他說：「……這匹馬潛質甚高，什麼都好，就是有些脾氣，這一些脾氣，就不會使牠是第一流的。」

得意不忘形

事實上這道理是很簡單的，一個人對自己的一些成就，一有了自以爲了不起的感覺，其成就也勢必僅限於此，只有對自己有不斷的新要求者，也可以創無限的前程。

有謂「得道多助」，這「道」就是一條大道。若要成大事，必定先有容人之量，不能以別人之力爲己用的，即使再剛強的也必夭斷。

楚漢之爭，劉邦是沛縣一個小白相人，可是他能用張子房、韓信，項羽就不能。

盛唐之世，「貞觀之治」如果沒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這一批才智之士，一個李世民能成什麼大事？

一班[illegible]起帶頭作用的，如果是桀傲囂張之輩，追隨的至多是一批清客磅，高明的趨避猶恐不及，終止於「樹倒猢猻散」局面。

[illegible]上海，不論那一界中，都有「白相人」的勢力，那一個門口，那一[illegible]頭，俱是層次分明。

[illegible]小白相人的形象十分鮮明，總之歪戴銅盆帽，橫咬香烟嘴，捲起[illegible]，一副五筋狠六筋的樣子，隨時準備「開片」搏殺。

可是，眞眞做到白相人中頂兒腦兒的腳色，已經是火氣脫盡，不着絲毫火爆的痕跡，週旋於達官貴人之間，也有一種恂恂儒雅的風範。

嘗見晚年的杜月笙於戰後上海，竟是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即使要做一個「不學有術」的白相人，也要取法乎上，切忌把一些「得意」與「狠勁」掛在臉上。

龍驤

此地市場國際性，並
用中文，何損英文重？
優越已爲時下病，人和
然後得天命！

英雄與暴徒

……示範表演」，這表演已不僅是「拿着刀子去靜坐」了，而是拿着眞假炸彈置於港九、新界、離島各地，去搗亂社會秩序。

本文執筆之時，暴徒似乎「彈盡援絕」，暴行已接近尾聲，警方專案小組正在盡力偵查暴徒的來龍去脈。且勿論這暴行由誰在幕後策動主持，左派人士已聲明「這一次的炸彈不是我們所爲，我們尚不至愚蠢若此」。其實不論是「這一次」還是那一次，不論是誰人所爲，放置炸彈不只是愚不可及的暴行，且如港督所說：完全是懦夫行徑。

這些暴徒、懦夫放置眞假炸彈的地點，包括診所、學校和戲院附近、大厦走廊樓梯之間、廉租屋宇、徙置區、行人路、行人隧道、巴士纜車站、電車軌，甚至巴士座椅之下，完全是市民衆多的地點，分明是擺出與市民爲敵的姿態，卻假借與市民息息相關的中文與水費問題作爲標語、口號，恰如披着羊皮的狐狸，陰險狡猾，要爭取到市民的同情支持，那簡直是大妄想！

暴徒也有暴徒的想法，他們也許會以「英雄」自居，也許會由利用他們的幕後人頒贈一個英雄、烈士的銜號，正如一個在通衢大道上橫衝直撞、不理交通燈號的開快車者，罔顧人命，蔑視公衆安全，在意氣風發之際，也會自視爲「英雄」一樣。

這類「英雄人物」自以爲擺脫法例約束，爲所欲爲。便會惹得旁人的注意、重視、崇拜。但可惜，人們崇拜的是使人感激的英雄，而不是使人憎惡的暴徒。到頭來，這些使人恐懼憎厭的「英雄人物」，即使僥倖不把自己撞個焦頭爛額，頭破血流，也要給維持社會秩序的人抓起來，去自嚐苦果。四年前那輩所謂英雄、烈士，一個個給抓進牢獄，一個個由「英雄」變爲千夫所指的狗熊，前車可鑑，仍有人甘蹈覆轍，不是太愚蠢了麼？

現在這一撮唯暴力是尚的烏合之衆，除了使交通暫受阻塞混亂之外，破壞不了什麼，最可痛惜的是警方軍火專家諾曼希路先生卻因此身受重傷、畢生殘廢，不過，這倒使人們清楚地知道誰才是眞正的英雄人物，四年前希路爲了市民安全，默然盡職工作，一天出差二百次，毀滅了一千四百五十八枚足以殺害無辜的眞炸彈，引爆了近五千枚的假彈，這次也挺身而出，處理首枚炸彈而不幸「失手」，以血肉之軀對抗暴行，這才是人們心目中值得崇拜感激的眞英雄。身爲市民之一的在下，於此謹向所有爲抗暴而工作的有名與無名英雄致敬。

英雄令人感激，暴徒只會令人憎惡，註定受人唾棄，那些假借正義之名，行乖戾狂妄之實的暴徒可以休矣！

江城子



談背誦

褚建中

王壬秋是咸同之間的名士，曾國藩對他很是禮待，據說是因爲他的學問淹博的原故。壬秋自言，他的學問，全得力於「背誦」，起初讀書並不成誦，後來受到同輩的恥笑，才努力克服這個毛病，當時年紀已不少了。

據他的弟子在「壬志」裏的敍述，壬秋發憤以後，也不過每天背誦二百字左右，並不覺得很困難，也並不因爲他聰穎或是記憶力强的原故。據我們一般人的經驗，每天背誦二百字，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難在持之有恒，王壬秋在同時的學者裏以博聞强記著名，而其用功還只不過如此，這是可以援作例子的。

自從新式教學法普及流行以後，「背誦」被認爲落伍，很快便爲教師們揚棄。反對「背誦」的理由很多，其中最大的一點是認爲學生求學，須務理解，「背誦」屬於死讀書之列，「背誦」得愈多，理解得愈少云云。這些理由是否成立，且勿理論，但據我們看見的事實，卻是自從「背誦」被廢除後，學生的成績，一落千丈，讀書滿口白字，作文也是滿紙白字，運用古典的時候，徵引錯漏百出，歷史方面的情況更糟，今天參加考試的學生，多視歷史一科爲畏途，又不獨中文是這樣，研究英國文學或外國歷史的也是一樣。

但這些事實，卻還是喚不起負責人的注意，他們都把學生程度低落的責任向別處推，總不肯甘心地去把前人的成功方法借鏡一下。

「科舉」是被今天公認有毒的教育制度，是否眞地有毒，不在討論之列。但據我們看見的事實，卻是從前的「舉子」，他們對於經學、辭章、史學、掌故之學，經世之學等等，無論就內容的縱廣或深度而言，都決非今天的博士碩士輩所及。要證明這件事很容易，只要把古今的作品比較一下就很清楚了。

我們都知道，「科舉」出身的士子，他們最深「背誦」的工夫，四書五經史地掌故詩詞歌賦旁及天文曆算等，無不成誦，因爲要參加科舉考試，就必須般般記得，所以「背誦」便成爲舉子的最基礎工夫。從前所謂讀書，就是「背誦」的意思，不像今人隨便涉獵，稍經寓目一兩遍便說讀過。所以他們的印象深刻，辦起事來便能把記得的學理應用，而收左右逢源之效。

今人不去「背誦」，不錯，寫論文，寫書的時候可以檢書，但應付起切身問題的時候，學問便卻跑回書本裏去，腦子裏空空洞洞的，所以都不能辦事。

而且所謂理解，也是自欺的，一句書，必須反覆玩味再三，才可以談得上眞正地理解，訣竅全在一個「熟」字上面，不背誦，又怎樣去求熟呢？

「鋒芒」

由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負責出版的「鋒芒月刊」面世了。但給予同學們的印象，卻未十分理想，「鋒芒」未能畢露！

據我們所知，前幾年由大專公社出版的「大專月刊」及「學風」大受同學們的讚賞，原因之一是「免費奉送」，但最重要的是內容充實，立論正確，學術意味很濃厚；尤其是每期都有各院校教授的力作，更是難能可貴，但這已是一九六九年以前的事了。

到一九六九年以後的「大專月刊」已漸漸變質，人事上的變遷，導致文章內容的變質，由立論正確而至滿紙歪說，其不受歡迎，已是肯定的了。也不知是否大專公社的負責人覺察問題的嚴重性？也不知是否是眞正的「經濟」問題？「大專月刊」改組了，由願意負責的團體或編輯負責

兩期，「革新號」部分內容不但近於猥淫，而且肆意作個人的攻擊，捏造事實，詆毀他人，導至某學生會幾乎要控之於法律。假如不是該學生會的首長息事寧人，一場不必要的誤會將發生於該學生會及大專公社之間，而「××年代」的某主腦人物也就達到「一石二鳥」的陰謀了。幸而大

「如何對

人的沒落，無過於盜竊，損人利己，喪盡天良。盜竊之壞，莫過讀了書的人，小則竊文，大則竊國，利之所在，不顧一切，卑鄙下流，不但可偷，而且可以賣身賣國，無所不爲。如秦檜、吳三桂、袁世凱、汪精衛之徒，遺臭萬年，世稱國賊漢奸。所以評價文人，不僅重文，尤重道德，如現代之郭沫若，奴顏婢膝，捧史魔媚毛賊，文人無行，實在是一文丑而已。

眞正的文人學者，道德高尚，德範可風，胸羅萬卷，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得志於時，出則安邦定國，造福人羣；不得志，則憂國憂民，隱身著述，以明其志，名彪史冊，光輝千古，如屈原、陸放翁、文天祥、司馬遷……等等。史冊所載不勝枚擧。

他們寫出不少光輝巨著，

之推敲，唯恐不精不當，何嘗敢偷敢竊呢？

傳說，蒲松齡寫「聊齋誌異」，寫成原稿，王漁洋先生讀後，大爲讚賞，並願出十萬錢，向蒲氏收買付印，蒲松齡不允。後人有詩諷王漁洋先生，其中有句云：「曾費漁洋十萬錢」。

漁洋先生明代高士，因一念之差，誰上冷商量，亦爲時

「鋒芒月刊」也因此可說是「大專月刊」的後代，但不同之處甚多，「鋒芒月刊」已成為一分「商業性」的刊物，售價每冊港幣七角了；而從其創刊號的內容來看，竟沒有一篇文章是有學術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文章，都是報導或評述大專院校的

乙林

「鋒芒」的創刊詞「別出一格」，位於首頁的創刊詞幾全空白，只在框框的左下角寫著：

我們的宗旨未有
我們的方向摸索中
我們的立場尚待確定

如此的創刊詞，眞使人嚇了一跳！負責主編和助理編輯的同學，都是大專學生，大專學生辦刊物而未有宗旨、方向和立場，眞是使人不可思議；難道是「待價而沽」嗎？難道大專學生做人竟未有宗旨、方向和立場嗎？

我們無意挖苦「鋒芒月刊編委會」的同學，只是我們愛護大專公社，讚賞一九六九年以前的「大專月刊」，我們寄望於負責編輯「鋒芒」的同學，希望你們把「鋒芒」辦得比「大專月刊」更好，更受同學們的歡迎吧了！

「鋒芒」創刊號的文章執筆人的立場，似乎有右派，有左派，有中立派之分，此舉是否能造成「百花齊放」的好結果，抑或適得其反，這時殊難逆料。我們的看法，卻是未許樂觀！

偷

江錦

傳說，學人不飲盜泉之水，黠敖不食嗟來之食，因為其名不正，有損於道德人格，何況為匪為賊呢？

倘使「犬」為「文豪」（註），高至「教授」，士林之位極矣！而出之於偷，所謂文豪、教授，豈不太有疑問？難道是以偷竊成名起家的嗎？為

「大文豪」偷文，已經有文為證，不容置辯了。倘使過而能改，自然坦白的從寬，手下留情。

倘使厚顏無恥，恃爛賣爛，大耍無賴花招，或者像瘋狗一樣，肆無忌憚，狂咬狂吠，企圖擺脫賊名，反咬一口，怎麼辦呢？

有人說，採取打落水狗的辦法。我認為過於含糊籠統，應該有所區別。因為落水之狗，也有好壞之分，如果是安份守己，厥盡責職的好狗，偶然失足落水，我們救之唯恐不及，何至於打呢？倘使瘋狗癲狗即不必說了。

究竟怎麼辦呢？我說對這樣不知羞恥，不知人格為何物的人，必須像過街老鼠那樣，人人喊打，迎頭痛擊，務必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然後再扔到糞水湖裏，讓它的屍體和臭水一起發霉發臭，才大快人心。

（註）據說該教授曾改魯迅先生之文章，魯迅先生時人稱為一代文豪，那麼該教授，更是大文豪了。

乘桴浮於海！

方中原

最近，我有一個計劃，是去當海員，浪遊世界。這本是我多年的願望，但最近才拿定了主意。既然，為了生活，不能安定地坐在書齋裏研究學問，那麼，到大世界去見識一番又何樂不為？人生歲月知多少？好當我現在還能說是年富力强！

人生是奇怪的，一切雖都彷彿是由命運安排，但有些機緣，卻又稍縱即逝，欲再尋覓，便不可復得。一個十六七歲的南國少年，忽地，便離家萬里，跑到大西北邊疆；忽地，便又逃到這南海島國，這是奇妙的一面。但最使我感到遺憾的是，我雖曾走過大半個中國，但所見的都無非是西北荒冷的小城，不曾領畧過「東南之美」，又怎能說眞正認識？那回，當我從西北回故鄉時，本想繞個彎子，從呼和浩特，經北平、上海、杭州……遊個暢快，反正那時我身上有的是錢，但當時以母病危在旦夕，故不敢勾留，於是便錯過了一個認識祖國「美盡東南」的大好機會；在未來的歲月裏，這機會是否還會再來，仔細思量，又不免感到迷惘！

少年時，讀「陸氏殘稿」，那一個落魄書生，就會這樣歎息過：「男兒三十不成名，便當仗劍行萬里外！」這種豪邁蒼涼的感情，我是早便心存响往之了！讀孫中山先生的上李鴻章書，當讀至其「幼曾遊學外洋」之句，心裏更竊竊思慕，沒有曾經漫遊世界的孫中山，又怎會有孫中山偉大的胸襟和廣博的學問？哪個眞正的大人物是不曾見過世面的呢？只有一個毛澤東，但也只有他，是最不成材！

話題扯遠了，這回，我打算出海，倒沒有什麼大志，都無非是「為了活着」。自然，如果有機會到了美國上岸稍作停留，我也會抓緊時間，學學胡秋原先生，到圖書館去找尋一下飄零異國的漢文珍本；如果是到了法國的西海岸，我也會向着那海岸的沙灘潮石間尋覓一番，憑弔一下最偉大的中國美學家張競生當年和法國女郎的羅漫諦克的歷史陳迹的……。

是的，想像是一雙美麗和快活的翅膀；而企盼，則更是作為一個文人的永遠創造的生命力量。徐訏先生在一篇論文裏似乎就曾表達過這樣的一種見解：一個眞正的作家，他永遠不會滿足眼前的生活和生命，它不斷地要求有新的刺激，有新的突破！

什麼作家？什麼文人？方中原又怎能配稱得上？但是，不斷地在自己顛沛的生命裏去不斷地追求，不斷地探索，這也是我的特殊性格。不管它在閱盡滄桑之後，是否果眞如蘇東坡在江城子所云：「塵滿面，鬢如霜！」那麼，就讓我那死去的母親的在天之靈，為我祝禱：乘桴浮於海！

一九七一，四，八，夜



談何容易話研究

評「曙暉」社論之七

劉 健

「曙暉」英文「編者小語」第二、三、四段的大意，上文已經提出，這裏不必再事重複。在這三段裏又表達了一個「認知的願望」和舉了一個「以教宗訪港時所發生的情形」的例子。

現在只談「對共產主義做學術思想研究」。對這一研究標示以理性為本，不以情感和政治宣傳來處理，並呼籲對這問題有興趣的人士，把心得寄給他們，以作出生活於現時代的貢獻。

假如讀者細心的話，把中文社論所表達的意見，與這英文「編者小語」所表達的意見兩相比較，就發現很大的不同。前者強調教區應該如何如何，同時所研究的科目包括中共的一切以及毛澤東主義；後者則似乎是自己聯合有興趣的人士，主動從事研究，而所揭櫫的研究科目只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這裏面究竟有什麼內幕？我不能不保留懷疑的態度！最好「曙暉」的編輯委員會挺身而出，給予適當的澄清，如果他們肯對刊出的文字負責的話。

無論如何，從英文「編者小語」中表達以理性來從事研究共產主義，不能說不好。廣泛、深入的求知，總是大專學生的責任，值得提倡和鼓勵。

任何一種求知總是要有動機的。天主教大專聯會這一求知的動機，誠如英文「編者小語」作者所明白清楚表達的是：「如何調協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我很懷疑編者小語的作者，究竟知道多少天主教研究共產主義的機構與著作？在沒有清楚天主教在這方面的學術與思想研究的成績之前，竟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困惑情感，登高呼叫了。這方面我不責怪，因為他正在求學時代。可是，身為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總指導司鐸余理謙，難道對這方面也一無所知嗎？為什麼不從旁給予適當協助？特別是余理謙神父那麼熱中社會服務。

當然，一個人的智力總是有限的，我也不在此責難余鐸，然而，余鐸起碼可以向他所熟習的耶穌會士、專家們加以請教的啊！為了更妥善地為天主教大專聯會成員服務。

我眞不敢想像，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總指導司鐸，眞的是在走着「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的道路！如果是我的話，我就自動辭職，以讓賢明了。難道不從正路領導青年，服務青年，一味縱容、袒護青年，就是好的總指導司鐸？大專青年再也不是孩童了，他們是會分辨的，因為不少天主教同學已經向我批判了總指導司鐸的作為！

我們教會方面有關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很多，研究共產主義的著作更多。天主教不但研究，而且歷代教宗在很多通諭裏都有明確的指示。這些，如果天主教大專學生眞的有興趣做研究這方面的工作，最該潛心致力研討的。

同時，自從這次大公會議後，對天主教從事社會改革所根據的天主教原則，以及把天主教原則與共產主義對比的研討書籍，可說汗牛充棟，難道這些新著作為立意從事研究共產主義的曙暉英文編者，竟沒有見過或讀過？況且很多是英國和愛爾蘭所出版的，作者羣中很多也是耶穌會會士，身為愛爾蘭籍的耶穌會士的總指導司鐸余理謙，為什麼不向天主教大專學生介紹，滿足他們對這方面的求知欲！

切不要以「研究」來虛張聲勢，從事學術研究也還得遵循學術研究的途徑的。在學術研究上固然該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可是，前人的成果決不能未及親嚐、研討，遽棄之如敝屣的。除非是以學術思想研究為號召，骨子裏竟是另一套把戲，這方面我見得可多了。

前一時期教廷發佈公告，申令各修院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加以研究，報章電訊中很多誤會教廷這一公告的背後動機，即使在本港的新聞界，也掀起了一點點小波浪。但是，教廷這一公告的動機，就與天主教大專聯會曙暉英文「編者小語」的動機——進行交談和調協——大相逕庭，而是強調要認清楚馬克思、共產主義的錯誤所在。關於這消息，香港教區的教會喉舌——公教報，曾經很詳盡地把來自梵諦岡的消息加以刊登，相信讀到這段消息的人們，會心安理得，狐疑盡消的。

此外，從曙暉英文「編者小語」的字裏行間，主張以理性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然而，這理性的運用，所根據的資料究竟是些什麼？如果是馬克思著作的話，那又得請教歷代對這問題有研究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了。否則，所謂「純高度思想、學術的研究」，只是癡人說夢的「理想國」而已。

這點，任何懂得學術思想研究的人都明白。無怪乎香港主教徐誠斌，在記者訪問他對「曙暉」社論的意見時，就指出：對研究馬思克、共產主義那是大學研究院的工作，本地教會是無能為力的，詳情見二月二十六日公教報。

數月前，香港大專同學會在九龍明愛中心六樓成立了社會資料研究中心，這是本港大專學生關心社會的上佳表現。天主教大專聯會可以詢問一下籌備這一社會資料研究中心的同學們，所遇到的困難有多少？而利用此一中心的人士又有多少？

眞正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心裏總該瞭解他們創設這一資料中心的苦心的！不是嗎？眞所謂：「談何容易話研究」了。相信天主教大專聯會與香港大專同學有同室之誼，該瞭若指掌吧！

我的心願

魯民

此刻，我站在圍牆外。

冷風陣陣，牆角處，一張報紙飛舞在空中；一陣灰塵從地上刮起，使我不自覺矇上了眼。

歇息，風勢似乎減了些，報紙從空中飄蕩，跌在跟前，血紅的新聞標題，映入眼簾，我看清楚一下，是「活該」兩個大字。

若寒天氣，站在這兒熬骨，眞是「活該」。

大字下面，有兩行題目，大意是報導一家賭檔被冚的消息。我抬起頭，望望青天——白雲，「唉！」我輕歎了一口氣：「活該。」

寒意中，勾起了絲絲回憶。

兒時上學，老師已不知有若干次教導：「賭博之爲害，能令人傾家蕩產；能令人身敗名裂；能令人……。」因此在作文堂裏，「賭博之害」、「呼籲世人勿設賭場」、「禁賭文」、……等諸如此類的題目，就曾寫過若干篇。而老師把賭博形成了比洪水猛獸還要可怕。故此，在幼小心靈中，已對「賭」這個字，有着一份莫名的憎厭。

及至稍長，離家赴城遠讀，此時鄉中已得城中風氣之先，賭館賭場；大檔細檔，紛紛設立。本來勤儉的媽，也受不了環境的傳染，朝夕跑去「細檔」處，打其麻雀去；爸更糟，田沒水灌，瞧穀子不種不成，索性跑到「大檔」，博博「二正」、「一、四角」去。

我起初蒙在鼓裏，後來知道，倒也少不了規勸一番，可是：換來的卻是一頓臭罵。

「哼！老子的事你管得着，你賺進多少個錢來給家用？」爸咆哮起來像一頭怒獅。

媽也說：「民兒，少說句罷，家又不是你當，爸媽活了這把年紀，尋些娛樂消遣，有什麼大不了？咱們有田收租，你愁餓壞不成？」

我的天，爸媽能說這些話，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獨個兒走開，心口翳得發熨，爸賭攤去；媽打麻雀去，瞧樣子，聽語氣，倒像是應份享受享受。唉，「家不成家」，說什麼「天倫之樂」，我「恨」得幾乎要發狂。

於是我對賭更顯得深痛惡絕，從此也許下了個心願：「假若我能當上了『公僕』的話，一定把那些開設賭檔的『人渣人滓』拉個乾淨，才可洩御心頭之『恨』。」

× × ×

眞的，當日的想像，眞的成爲事實，我慶幸自己能有機會，當上了「公僕」——警察。我當然也忘不了那曾許下的心願。

有晚，我在街上蹓躂，得悉一個賭場就在附近開檔，於是上樓去。

很容易，一下子得償所願，心頭感到比中了小搖彩還要欣慰。

第二天，我給「他」傳進，「他」翹起姆指，大讚我做得好，做得對，其志可嘉……等一大堆讚美之詞，使我像背了把傘兒在空中，腳下輕飄飄的。

可是，接着下來的命令，卻是要我在大門口站崗！

又是一陣寒風，把我從回憶中喚醒，地上「活該」那張報紙，已飛得老遠。

站得久了，腳雖然痠痛，但已顯得麻木，感覺乾涸，這時最好的，該是一杯茶，一口烟吧？我想。

我又想，最好不要在這兒站了，最好……正迷茫間，突然——

「在幹什麼？」是「他」聲音。

「沒什麼。」頸像有點僵硬，我吃力的抬起頭，腳不期然葬攏在一起，免得另一隻皮靴在害單思。

「他」走近一步，並且喝問：「剛才『蛇王』是不？會到過那兒去？」「他」的語氣，倒像來一招「泰山壓頂」。

「我一直在這兒。」我替自己辯護。

「嚇！」「他」的獰笑中，露出兩顆犬齒，使我不期然想起了電影明星「基路斯化吐李」來。

「看看你的鞋跟。」「他」眞的要抽我後腿？我奇怪：「蛇王」跟「鞋跟」有什麼關係？不過，我還是屈起膝，提起鞋跟——

「瞧！鞋底那麼多的沙，到底去過那裏？」連聲喝問之下，使我感到氣溫驟昇，血液在翻騰！

「眞的沒去過別處。」我本能的回答，自尊加上自信，自己的臉孔氣得幾乎要炸開來。

「你得知道，不守工作崗位，是爲失職，你——」「他」的眼睛到處搜索，從頭頂一直瞧往——呀有了，「他」像發現新大陸：「你的鞋帶幹什這麼鬆？不是失職是什麼？」

「發夢。」我心裏雖然這麼說，可是口中卻不作聲，這算是無言的抗議。

片刻，「他」見難不了我，做好做歹的，說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話題後，便逕自走開了。

× × ×

兩個月後，我被召進「他」的辦公室。

「兄弟，這把日子來，好過了吧？」他笑着，兩顆大齒背後，使我深深覺得，是一副醜惡的嘴臉。

「做人嘛，識時務者爲俊傑，不睇風頭，簡直是大傻瓜，你呀——」「他」歇了頓：「以後別再蠢得那麼交關，敬酒不飲飲罰酒，自作自受，……」

訓過話後，結果是我今後不再挨風抵冷，返回原來工作崗位。我步出了門口，心中覺得難過，天下烏鴉一般黑，難道自己也是？

我想着，家散了，我的心願也散了。除非我能做到最大的「公僕」，才可還此「心願」。

每期完
小說



白山燕

——田韋

一個極偶然的機會，我到半山住宅區去拜候一位世伯。踏進客廳，一眼就見到掛在當眼處一個精緻的雀籠，裏面的雀兒一身雪白的羽毛，面眼睛、嘴甲和腳爪紅得閃亮，就像紅寶石雕琢而成。剪刀尾巴高高翹起，「吱啾吱啾」歡唱着。我立即被牠吸引住，情不自禁走近雀籠，「白山燕」？不錯，這是「白山燕」！心裏一陣激盪，淚花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全神貫注着雀兒，忘記了應有的禮貌，連女工送茶來也不知道，當時，我的神情一定很激動。

那位世伯走近我的面前，他客氣地問：「你很喜歡雀兒？」

我從沉醉裏驚覺，不好意思結結巴巴地說：「不，我……不是。」

「請坐。我看得出你很喜歡牠。」世伯笑笑，「以前養過嗎？」

「不，我沒有養過雀兒。眞的，世伯。不過，我見過這種雀兒。」

「這是十分名貴的雀兒。你知道牠的名字？」

「這是不是『白山燕』？」我問。

「不錯！知道牠名字的人都不多，見過的更少，你在那裏見過？」世伯是個十分健談的人，他興緻勃勃地問，「你還知道牠有什麼特徵？除外表高貴美麗外。」

「據說天氣變化，刮風下雨，牠的眼睛色素變深，叫聲也較低音。不知對不對，世伯！」

「對，對！世侄，你年紀輕輕，學問可不小，硬是要得，要得！」世伯拍拍我的肩膊，大有引我為知己。

我苦笑着：「世伯，你老人家讚錯了。其實，除了牠，我對任何鳥雀都毫無所知。」

「此話怎講？」他有點不相信。

「說來話長，我之所以認識牠，是有一段故事的。」

「是嗎？」世伯凝視着我，很有興趣地說：「要是你願意的話，請說來聽聽。」

「好的。」我呷了一口香濃的台灣綠茶，心神沉靜下來。回憶，又把我帶回到那苦難的過去——

× × × ×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與其領導的中共，在中國大陸掀起了瘋狂的「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中國歷史上最大最悲的慘劇。大飢荒造成的水腫、肝炎等疾病比瘟疫還可怕，在全國流行。人民掘樹根、剝樹皮、吃野菜、吃「觀音土」，甚至人吃人也不算稀奇。一批一批的人餓死，一村一村的人倒下，整個大陸陷於可怕的飢餓中，人民在飢餓死亡的邊緣上掙扎。

一九六二年秋，我在粵北山區××中學當代課教師。由於飢餓的脅迫，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每日下午，全校停課，教師和學生都出動去拾野菜、掘樹根、捕魚、捉小動物回來作「補充食糧」。實際上，這些東西已「反客為主」，那每日二兩大米才是「副食品」了。

一天下午，該公社黨委文教書記、學校黨委書記、兼任校長的「大胖牛」召集全校員生訓話。他油光滿面，摸着下頷雙層的肥肉，說：「同學們！黨給了我們一個光榮的任務：二個星期內捕捉五十隻白山燕！每隻白山燕可以給我們換回十斤白米！同學們，這是黨給我們的關懷和特別照顧，白山燕是我們的土特產，是國家的出口物資，可以換回國家須要的機器和原料，支援工業建設，造火箭、造原子彈！對付帝國主義，解放台灣！我們應該提高原則來看待這個問題，這是黨給我們的政治任務，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黨的馴服工具，就要千方百計完成上交任務！何況，每個白山燕可以給我們換回十斤白米！我們要衷心感謝黨和毛主席……」

我不解地問旁邊的同事老張：「老張！白山燕是什麼巴閉東西，搞到成了火箭原子彈？」

老張在這山溝裏教書已有三年，對山區的一切都很熟悉，在學校裏，我倆也最合得來，他皺皺眉：「這是此地的特產，像燕子，全身雪白，只有嘴甲、腳爪和眼睛是火紅的，很漂亮、也很會唱。我只見過一次。」

我笑笑：「物以稀為貴，遍地都是就沒有十斤白米了。」

「嘿，我想，就算捕光了也不知有沒有五十隻呢！」

「充其量不過是漂亮的雀兒，到底有什麼用，又是白米又是原子彈？」我問。

「有外滙就有原子彈。」老張扮了個鬼臉，「賣得了錢，娘也賣。不過，白山燕是名貴的，據說氣壓轉變，這種雀兒就會有預感，眼睛會變成深紅色。這是動物的一種本能罷了。」

書記仍在講台上大發「高論」，指點着說：「據公社的調查指示，在筆峯、金塔頂、水牛灣這幾處地區，都是白山燕出沒的地方，同學們應該學好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堅決完成任務，數字下達各班，若有那個同學完成得好，就是革命學生，就是黨和毛主席的好戰士；完成不好，證明就是沒有學好主席著作，就是不革命，發展下去就會是反革命，……」

老張看着我：「我的媽！筆峯、金塔頂、水牛灣全是高聳入雲的山峯，懸崖峭壁，黃麖難上，飛鳥難渡的，這怎麼得了！」

「完不了這個任務呀，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老張，要革命就不能要這條小命了！」我苦笑道。

我是初二甲班的班主任，班裏有五十個學生，我把男同學七個一組，編成五組，分頭到附近山頭去捕白山燕，並且再三叮囑千萬要小心，安全第一，不准冒險蠻幹。女同學則繼續去掘野薯根。

一天過去了，二天過去了，書記大光其火，把全校連一根白山燕的羽毛也沒拾到。書記大光其火，把全校師生罵了個狗血淋頭，罵大家沒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腦子裏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貪生怕死，個個擺在第一位，黨和國家的利益拋在腦後，指責這是反革命的行爲！大帽子一大堆迎頭套下，要各班主任作思想檢討。

教師們心裏十分憤懣，可是，誰又敢說一個「不」字！散了會，我回到房裏躺在床上發悶，老張走了進來，說：「小田！怎麼了，心煩？」

「媽的！捉不到雀兒就成了反革命，眞他媽的荒謬夾混蛋！這不是往死裏趕嗎？」我惱得粗言穢語冲口而出。

「吁，小聲點！」他把頭伸出門外望望，坐了下來，拉開我的書匣，拿出一片「撒利痛」吞下。嘆了口氣：「唉！頭都發脹了，我寧願自己變成那白山燕！」

「那肥牛餵飽了就會尅我們，有本事的自己去捉個什麼鬼白山燕回來！」我氣忿地咒罵着。

「有幾班的班主任決定下午帶學生到筆峯去，你打算怎麼樣？」老張問。

我一骨碌從床上跳起：「不，我辦不到！我不能讓學生去冒險，去送死！」

老張說：「我想過了，帶幾個年紀大點，爬山技術好的學生到水牛灣去找找，小心些，多帶些繩子，諒想這不會出什麼大問題，你看怎樣？」

我心理亂糟糟的，嘆了口氣，「沒辦法，就照你所說的去試試吧，除此也別無第二條路走了。」

當天下午，我帶了班裏十個男同學到水牛灣山谷裏去搜尋。說什麼我都不肯讓學生到筆峯、金塔頂這些高峻的山裏去。可是，兩天又過去了，我們仍然連白山燕的影兒也沒見過。有幾班已捉到了幾個，爲此，我和幾個沒捉到白山燕的班主任又被黨委書記叫去大罵一頓，最後勒令限期要完成任務，否則要受行政處分！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課室，看見學生都垂頭喪氣的，我勉强笑笑，問：「同學們，怎麼了，有什麼事嗎？」

全班鴉雀無聲，突然，一個女同學哇的一聲哭起來。

我問：「陳小冬，哭什麼？」

可是，她卻伏在桌子上哭得更傷心，幾個女同學也跟着哭起來，我莫名其妙，忙道：「有什麼事，快告訴我，別哭了。」

一個男同學站起來：「田老師，我，我們聽到了剛才書記……的話！」

我心裏一陣慚痛，原來如此！鼻子發酸，我忍住就要流下來的眼淚。說：「同學們，別難過，我不能讓你們去冒險，大家慢慢想法……」

一個學生站起來說：「田老師，你爲我們挨了批評，我們不能再讓你受處分。我們決定全班同學出動，去筆峯捉白山燕！」

「對，不能讓老師受處分！」「下午就去！」「我們不怕！」「全班一齊去！」

我被這些純潔熱情的學生感動得再控制不了感情，淚珠滾下眼角，我拍拍手掌：「靜靜！同學們，我不准你們這樣做！大家一齊去，老虎也會嚇跑了，莫說小雀兒，你們說是不是？」

「那怎麼辦？」「是啊，男同學去，女同學不要去吧！」學生們七嘴八舌地嚷道。

一個叫李春田的學生站起來，說：「田老師，不用去筆峯，我知道野牛坳那邊有白山燕！」

「你怎麼知道的？李春松！」我急忙追問。

「我爹爹去那裏採過藥材，他曾捉過一對白山燕回來。」

「野牛坳上得了嗎？」我問。

「上得了，我爹就常上去。」他說。

課室裏「哄」的一下子熱鬧起來，學生們高興得又跳又叫，急着就要出發。

下午，我領着十個學生，每人身上帶着一捆蔴繩，出發到野牛坳去。野牛坳雖然比不上筆峯、金塔嶺崎嶇險峻，但也非常高聳，山上沒有路，只有一些野獸踏出的小徑，風吹來，山葦草發出「嘯嘯」的哨聲，就像鬼叫，陰森森的，令人毛骨直悚。我們找了半天，連白山燕的影兒也沒見到，大家心裏都煩燥起來。

一個學生問，其他的人也跟着說話了，「李春松，你爹眞的捉過白山燕？」「是不是在這裏捉的？」「你沒記錯吧？」

李春松急得直跺腳：「怎麼你們不相信我，我不是車大砲，我爹說過就是在這野牛坳！」

「怎麼又沒見到一個？」我突然想起：「同學們，別吵了，不是說白山燕的巢是築在峭壁上的嗎？這裏都是山林啊？」

「是啊，爹也這麼說過的！」李春松叫道。

我說道：「這樣吧，我們分成二組，李春松和五個同學一組，其餘的同學跟我來，分頭搜尋，找到了白山燕就吹竹哨，好不好？」

「好！」學生們一致贊成，於是我們就分成二組，繼續找尋。

我帶着五個學生慢慢向前，又過去了成個小時，仍然是毫無收獲。突然，山下響起一陣急驟的竹哨聲，「嗯，嗯嗯——」狂亂、尖銳，聽得出是幾個人一齊在吹，「一定春松他們發現了白山燕！」「一定是，快去！」學生們興奮得跳起來，拔腳往山下飛跑。竹哨聲越近越尖銳、高昂，簡直就像是哀號，我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難道是出了事？

我心裏慌亂起來了，帶着學生往山下飛奔。竹哨聲停了，變成聲聲帶哭的叫喚：「田老——師——田——老師——」我心裏更爲驚慌，腳下一個踉蹌摔倒。身子直往下滾，學生們嚇得叫起來，滾下三四丈，幸得一塊大石把我擋住，我奮力站起，顧不了扯破的衣服和傷痛，又往山下飛跑。

遠遠望見那幾個學生站在崖壁下，手足無措地團團打轉，哭喚着。我們奔前，見李春松倒在地下，鼻子、嘴裏流着濃稠的鮮血，全身血跡斑斑。

我像被人迎頭一棒，頭腦「嗡」的一聲，只覺得天旋地轉。我跪在地下抱着他的身體喚道：「春松！春松！我是田老師，你知道嗎？」

（未完，下接二十七頁）

被共特拆垮的

撤走三分一留下三分二　中共與緬甸聯合大掃蕩

那次國軍撤退回台灣的官兵，實際人數約八千人。那麼，還有約兩萬人去了什麼地方？這兩萬人多是邊區的土著，或從雲南中共統治下逃出來的反共人士，他們是誓死不願離開可以聞到家鄉泥上氣味的邊區的。

比如：在景勒建立基地的雲南游擊英雄石守敬；岩帥王田文興；在三島建立基地的呂國銓部；以及原爲支隊、大隊各地區的反共人士，他們都留在邊區沒有走，或潛伏在少數民族之間，與土著通婚結社，掩護他們從事反共活動。

中共與緬甸當局以爲國軍的主力撤走了，這些烏合之眾是不足爲患的，誰知這許多小股反共游擊武裝，他們不過是暫避其鋒，化整爲零，將武器收藏而已。等到所謂「四國會議」的撤軍風頭過去之後，一股股又將留下來的美式裝備取出來，集零爲整起來了，加之，那幾年雲南省境的青年，不堪中共迫害，逃入邊境的人數與日俱增，到一九五五年以後，再度增加至三萬人，向雲南境內的中共軍，進襲達二十餘之多，聲勢又開始浩大了。

到一九五五年底，中共感到這個後門口的反共游擊勢力實在可慮，非作出一次澈底的解決不可。可是，反共游擊隊的活動範圍，是在連綿兩千多里的中緬未定界上，要解決反共游擊隊，必須與緬甸合作，先劃清疆界，再行派兵合擊。那時緬甸早已正式承認中共政權。於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共派出一個數逾三百人的龐大代表團，由周恩來率領，官式訪問緬甸。表面上是說簽訂「雙方和平協定」，實際上則是與緬甸當局商討解決這批潛伏在緬北滇南之間的三萬多反共游擊武裝的合作問題。

當時，周恩來除了不惜喪權辱國和緬甸這個微不足道的芝蔴豆腐國家「劃界訂約」之外，還簽訂三項密約：

㈠中共同意給予緬甸宇努政府三千萬英鎊的無息貸款，不附任何條件。但實際的條件，便是賞遞緬甸政府，可以招兵買馬作爲攻打所謂緬境之內的國軍幫兇。

㈡要求緬甸政府，派出軍隊與中共駐雲南的陳賡部，採取南北夾擊聯合行動，企圖一舉掃蕩肅清「共同敵人」的存在。

㈢在聯合掃蕩的清剿國軍游擊隊時，緬甸政府必須設法阻止邊境各少數民族，支持掩護游擊隊的行動。

於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與緬甸軍的聯合掃蕩行動便開始了，向邊境叢林地帶中的游擊隊實行夾擊。這次游擊隊也知道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到了，中共出兵五萬人正式入緬；緬甸出兵三萬五千人北上。以一共八萬五千人的絕對優勢，對付戰志雖堅，組織卻不嚴密的三萬游擊隊。但一接觸之後，發現游擊隊的武器，幾乎全是利於叢林近戰的連發美式裝備，在邊境叢山密林中，力抗達七、八個月之久，中共又認爲這是美國直接援助的。

反美示威加壓力　迫使國軍再撤退

因此，緬甸政府又在中共的慫恿下，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仰光發起一項反美運動，數以千計的緬甸學生，在仰光遊行示威，包圍美國大使館，高叫「打倒美帝」，抗議美國「破壞緬甸和平」，迫得美國政府下令徹底查究這批武器的來源。以爲這批武器是由台灣接濟的，但台北國府正式否認。

美國政府正準備建議國府下令撤走這批游擊隊時，二月十五日一架由台北派出美製四引擊機，被緬甸戰鬭機擊落墜於泰國境內之後，從泰國當局檢查結果，證明此飛機只是空投過舊曆年的接濟食物，並無武器裝備。

那麼，這些美式武器是從何而來的呢？一部份是國軍第八與廿六軍保留下來的；一部份則是撤走的國軍遺留下來的。但在種種原因之下，以後在邊境叢林中抵抗了七八個月的游擊隊，有眷屬的約數千人，便退到泰國與寮國邊境，國府派賴名湯將軍到曼谷，通過泰國與寮國的外交關係，將此數千人又分批接運到台灣去。這是國軍在邊區的第二次撤退。

至於尚有兩萬多人又如何呢？他們始終沒有離開邊境，只是將武器埋藏起來，混雜在少數民族中落戶生根。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雲南人。至今日幼者長，長者壯，壯者老。因爲他們與當地土著婦女結了婚，生有子女，下一代又是亦農亦兵的反共游擊戰的接班人。

不過正如「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少，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蒂歸。」經過這兩次大撤退，邊境游擊武裝的實力，人數大爲縮減，戰力也大爲削弱了。

更要命的是，那一帶的反共土司，幾乎被中共殺光了，又訓練了一批親共的土人，統治着邊區山嶺中的苗、蠻、倮族。

中共進剿大開殺戒　天怒人怨地震頻仍

本來打游擊，雲南是個天然的理想地，反共人士是佔盡地利與人和的。因爲我國的山脈，都是由西而東，惟有西康與雲南的西部山脈，多是南北併列，反乎常例，故統稱横斷山脈。如金沙江與瀾滄江之間的大雪山，主峯高達一萬八千尺；還有西南部的烏蒙山、哀牢山、蒙樂山、六詔山，也有利於游擊隊

西南保衛戰

產黨是絕對憎惡的。但從一九五三年起，中共便開始進剿這些山區中的游擊隊；到一九五六年與緬甸軍夾擊邊境國軍，更大開殺戒，所到之處，把各山區的大小土司、酋長，幾乎全部殺光，並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公社」，將各土著編爲「生產大隊」，想牢牢的以血腥手段，統治這許多少數民族。故此，以後雖然由中共訓練出來的土著幹部（如在貴州花溪，便成立了一個所謂「各民族學院」，專門訓練雲、貴、川、等省地的少數民族統治幹部），派去接替原來土司、酋長的統治權。但被中共目爲「野性難馴」的抗暴衝突，仍然不絕如縷。

中共統治雲南，是天怒人怨的，就是從一九五六至一九七○年，人民抗暴的流血事件，固然時有發生，並且在此期間，曾發生過三次大地震，均死人無數。

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四日，生產馳名中外的大理石的大理縣，房屋倒坍，許多地方變成廢墟，傷亡人數達總人口百分之廿。

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四月，阿迷縣也發生過一次空前大地震，這個滇越鐵路的要地，也即是「火燄山」的所在地，人口傷亡，房屋倒坍，更重於大理。

第三次是一九七○年一月五日晚上，發生在昆陽縣的一次大地震。受災地區，包括齊帽、廣義、四界、大雲等十多個公社，連附近數縣亦受到波及，人命與財產的損失，更重於以上兩次。據說地震高達七級，香港報紙根據外電，亦有報導。惟中共素來「報喜不報憂」，對災情封鎖嚴密，究竟死了多少人？外人是不知的，當然更談不上救濟了。

文革造成反共勢力壯大　去年寮邊發生流血鬭爭

滇緬邊區的反共游擊隊，經過中共這樣殘酷的殺伐，不遺餘力的進剿，本來是難以生存的，可是事實上則生生不息，不但未被消滅，近年來又在壯大。其最大「戰力」，除了原來留在泰、寮、緬三國邊境的老游擊戰士的第二代接班人，均已成年之外，主要是「文革」期間，又從雲南逃出不少反共與不甘迫害的青年，他們逃到邊區與老游擊戰士相結合，近年來又異常活躍起來了。

他們又能在各國邊區發展壯大，除了中共逼出來的「難民」，及原來國軍留下來的死硬反共人士之外，另一因素，則是能獲得各國華僑與當地政府的間接支持。

這種情形，有一個最近的例證足可說明，那就是去年——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各大報紙上刊登的一則電訊新聞，這則電訊是泰國方面發佈的，其原文如下：

「（路透社曼谷十四日電）這裏警方消息人士今天說：中華民國難民在寮國邊境附近與親共黨的苗族衝突時，有八人被擊斃，另廿八人被擊傷。

消息人士說：戰鬭是於星期六在曼谷東北五百九十哩清萊省斗諒山區開始的，今天仍在繼續中，約一百名苗族人攻擊那些中國人，他們是以前國民黨第九十三師的官兵，現在已被放棄，最近作爲難民移居於斗諒山區。

消息人士說：那些曾於廿多年前對共黨作戰的中國退休軍人，曾摧毀前來攻擊的苗族游擊隊的三個哨站，但是游擊隊的傷亡未悉。

那些中國移民是由前中華民國陸軍上校李寶山（譯音）領導的。

消息人士說：泰國政府最近曾在清萊省和清邁省中八百名前國民黨軍隊移居苗族地區的心臟地帶，作爲對共黨滲透的一種障礙。

預料那些中國人會爲保衛自己而對付共黨的進攻，但是泰國政府無意利用他們進行反共作戰行動。」

該國軍第九十三師於一九四八年共軍到達前，從雲南省進入緬甸。

在與緬甸武裝部隊發生數次衝突後，那些中國軍隊在聯合國監視下撤出緬甸，其中數百人曾留居泰國北部。

從以上的各種資料中顯示，雲南這個位處大陸西南，鄰近緬甸、泰國、越南、寮國、高棉、印度等國的邊陲省份，這廿多年來，反共游擊隊的武裝戰鬭，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看來國府對這一方面的經營，也一直沒有放棄過。由於地形複雜，內外相通，加以當地政府的同情，華僑的支助，及原有留下來的國軍人員，根深蒂固，可以預言，這個當年由蔡松波將軍提一旅之眾，而能推翻袁世凱稱帝的「護國」聖地，將來也必是國軍反攻大陸，推翻毛共暴虐統治的發難地。

筆者寫這篇「被共特拆垮西南保衛戰」有一獨特的感想，便是國軍在大陸各省地的反共戰爭，打得最窩囊的是西南保衛戰，敗得最莫名其妙的是雲南保衛戰。

可是，在失敗之後，最能留下反共武裝的活動，廿一年來，生生不息，有增無減的反共勢力不斷滋長的，也是西南地區的雲南邊區。

（全文完）

三郎

啼聲劍影錄

㈡聞戰時司機，倚綠偎紅，羨煞不少王老五，凡是汽車常走的路線，尤其是黔桂、黔渝、黔昆的路上，司機老爺在沿線大站，必置香巢一所，金屋藏嬌，到站停宿，不需以旅舍作居停。因到處有家，享盡風流。傳有大學畢業不櫛進士，為了拜金，竟有下嫁於粗線條的司機。此為一面嚴肅緊張，一面無恥荒淫的戰時浮世雕耶？抑為對時代女性的諷刺耶？但道路傳聞，未足為信，惟我曾目覩兩事，對戰時司機的生活，以此可蠡全貌，茲分述如下：

有一次，我乘西南運輸公司的客車，在息烽站停車吃午飯，我因在車上沒有熟人，自己獨自走進一間館子，同車有三位軍人結伴也一齊走入，他們都是佩着上校的領章，找了桌子，團團坐着，跑堂跑東跑西忙着招呼，我只要一位客飯——外省館子，方便一切從簡的客人，都設有客飯，一菜、一湯、三碗白飯或幾個饅頭，任客隨意選菜——那三位上校卻點了幾個菜，正大家談笑中，我們乘坐那輛客車的司機老爺，施施然的偕「蛇仔」踱進來，喝東呼西！但那跑堂卻嘻嘻笑笑，上前應諾，一副恭順的臉面，大概富客臨門，知道不能簡慢。果然，跑堂眞懂事，以跑堂的殷勤招呼，使那司機半瞅半睬的十足神氣，露了笑容，跟着擺上滿桌子的菜，和那「蛇仔」旁若無人的，大嚼大食。和遙遙相對的三位上校，雖然點有幾道菜，但相形見絀，就大感寒酸了。那時，司機兩杯下肚，可能微有酒意，市井俚語，縱聲高論，目中無人的暴發戶氣燄，令人側目。三個上校比不上一個濶司機，但是戰時怪現狀之一。

民國三十二年，我第二赴渝，在柳州候車，等了兩日兩夜，於離開柳州之前一日，當我往西南運輸公司柳州站，接洽購直通貴陽的客車票，毫無結果，悶得一肚子氣，返回旅舍，瞌其午睡、夢境方濃，忽為大吵大鬧的男女聲所驚醒，留心一聽，正是隔壁房間的歡喜冤家酸風妬雨，女的責男薄倖，既矢誓愛她，但又移情別向，大哭大罵，搬出女性武器那三板大斧——一哭、二罵、三上吊。男的也咆哮如雷，鬧成一片。把我的睡意，趕到九霄雲外，但橫竪沒個好睡，只得聽聽這幕鬧劇，來打發時間。後來了解男的是一個司機，女是司機的外室。女的怨罵他沿路拈花惹草，到處留情；男的反唇相稽，漸漸反把女的怒火壓下去，停了罵，只在哭，男的也是見風轉舵，改用哄女性那套手段，誓神劈願。

不久，雨過天青，又在喁喁細語了。又不久，打情罵俏，份忘記了剛才的大吵大鬧。直至下午五時許，男女相偕出外，路經我的房門口，女的化裝濃麗，穿着摩登，是一個年華花訊的艷婦，男的就是穿一套司機的工人裝，兩人衣着極不相稱，但那司機卻顧盼自豪了。是晚，他（她）們都沒有返回旅店，惟在翌日的早晨，又有奇景出現了。因為翌日的早晨，我聽從西南運輸公司的柳州站的站長，乘柳州直通金城江的客車，準備到金城江去做「黃魚」，我坐在客車的末行椅子上，當客車開出了柳州，忽聽得後面有車號勃勃作响！我朝後一看，有一輛巨型貨車跟在客車的後面，但貨車上的司機，赫然是昨日在旅店的那位伏虎（胭脂虎）玄壇，不過今日坐在那司機身旁的，不是昨天那個吃醋的艷婦，而又是另一位風情萬種的女郎，二人併肩坐在車頭，狀甚親慝。這位身纏鈔票的司機老爺，而又年富力强，愛俏、愛鈔，均可博得姐兒的歡心，自然能在風流陣裏打滾。

因戰時司機的氣燄萬丈，如果當面叫他一聲車夫，包管馬上使你捱一場臭罵，若是搭他的車，不把你的行李踢落車下才怪。所以，那時的一般旅客，奉承唯恐不及當面稱他們為「司機先生」，背後則罵他們為「司機皇帝」。這些司機皇帝，其中還有些乘人之危，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在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日軍以十五萬精銳部隊，南沿西江；東沿湘桂公路；北沿湘桂鐵路，分三路向桂柳進犯，桂林、柳州同時告急，桂東、桂北即採緊急疏散。黔桂公路在平時購車票，已要排期，在這混亂的兵荒馬亂時候，想乘固定班期的客車，眞是難於上青天了。

於是大家都轉向貨車打主意，貨車有貨運公司所有的，也有司機老爺自置的，戰時司機們自己擁有三五部貨車，也不算是一回奇事，大家爭要車子坐位，逃命要緊，鈔票、金條都不較計了。在這個時候，大家焦急得要哭，司機暗喜得要笑，有鈔票、金條的當然沒有問題，可憐那些阮囊羞澀的人，只像螞蟻落鍋，不惜冒生命危險，攀上火車卡廂蓬頂，或死扳客車的車口欄杆以求逃脫。最慘的是單身女性，搶車位搶不過人，攀車則沒有膽量，只好向司機老爺求援，有天良的司機，照行情索價，收多點，出多點，一方面「財散人安樂」，一方面「袋袋平安」，各得其所。但那些喪盡天良乘人之危的敗類，起了壞心腸，既要財、也要色，那時有人在柳州親眼見一個女子向司機求一個車位，司機拉開她單獨的談了一會，那女郎便跟着司機到旅舍去，等到他（她）出來時，女郎就坐上車頭位了。為了逃生，只有犧牲了貞操。又風聞桂柳大疏散，不知有多少女性，為緊急逃難，在無可奈何之下，向擁有車子的司機奉獻最寶貴的童貞。

中國女性最重貞操，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每每以死來保節存貞。但在干戈擾擾，兵荒馬亂之際，生死也不由自主，況一身所繫，死亦艱難，每於猶豫，顧慮之間，便失其貞，「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所以，中國在戰亂時期，基於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失貞已是一件平常的事，應該值得同情和原諒的。（四十二）

宋穗冬

癌症八種（九）

美國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早期的大腸癌，並不一定發生氣脹痛，但當癌腫瘤愈長愈大時，則腸發生痙攣的收縮愈多，氣脹痛的情形，也愈來愈嚴重。

最後癌症形成潰瘍，而發生大便帶血及出血等症狀，如果長時間的持續性出血，將會引起貧血，病人會感到非常虛弱，以及發生呼吸短促等現象。

痔核與癌症

大便帶血，雖爲大腸癌的主要症狀，但許多患有痔核的人，也常發生大便帶血的現象，因而使許多患有癌症，以致發生大便帶血的人，誤爲痔核所致，但亦有些病人，往往同時發生腸癌與痔核，以致兩者都有大便帶血的症狀而混淆不清，所以當大便出血的現象時，縱然知道自己患有痔核，也應立即請求醫師作進一步的檢查，探察大便帶血的究竟原因何在。

結腸與直腸癌的常見症狀

一、出血——大便帶血，或很明顯的出血，或在衛生紙上見有血跡，或在血液檢查時，發現有出血現象。

二、大便習慣的改變——持續兩週以上的大便習慣改變，如便秘或腹瀉，或兩種症狀相互地出現。

三、腸中氣體增多，引起不同程度的腹部不適。

上列這些症狀，任何一種都應重視，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成年男女，都應接受定期的體檢，於體檢時，更不可忽視直腸的檢查，尤其以直腸鏡的檢查。

結論：不必談癌色變

「談癌色變」（Cancerphobia）已成了一種世界現象。這可能由於病因不明，無特效藥可根治，初病時不易覺察，發覺後已病入膏肓。因而迷信也特別多。有幾點應該指出：(1)癌症不會遺傳。(2)癌症不會傳染。(3)癌症並非死症。皮膚癌治癒率達百分九十五，希望最微的肺癌治癒也達百分之四（男）至九（女）。至今爲止，沒有一樣簡單的草藥能治癒癌，八角蓮、白花蛇舌草都尚未定評。早期手術及放射素治療以及愈來愈多的化學抗癌劑，每年都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病人。全世界的抗癌中心都在日以繼夜地從事研究，希望在本世紀末以前有所突破。

上文已經一再提出過檢查癌症的方法，及注意身上不尋常的反應，因爲人體有自然的警告系統，不要常常疲勞過度，以致疏忽了這些警告。

就是患上了癌症，樂天知命還是必要的。香港某知名人士的夫人，八年前患上了癌症。某夫人的宗教信仰甚深，她安詳地寫下了遺囑，然後出國探訪在國外留學的兒女，並在國外某癌腫中心接受了手術。醫生說，如五年不再復現，才可稱爲痊癒。在那五年中，很多人就是嚇也嚇死了，某夫人卻盡量利用僅餘的生命到世界各地旅行和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她每一分鐘都可以倒下去，再不能起來，然而八年過去了，最近她參加社會活動的照片還在報章上登出來呢！

小心是必要的，可是談癌也用不着變色。

（全文完）

（上接二十三頁「白山燕」）

可是，他已昏死過去，眼睛緊緊地閉着，摸摸他的心臟，還有微緩的跳動，我抱起他就往山外跑，發覺他的手腳全都摔斷。走不了幾步，由於受到震盪，他鼻子、嘴裏流出更多的鮮血，他輕輕地呻吟了一下，我趕緊把他放在地下，喚道：「春松，春松！我是田老師，你怎麼樣了？」

他喉間咕嚕嚕的响，眼皮顫動着，似乎想睜開。我小心地幫他分開眼皮，那失去光彩的眼珠望着我，掙扎着道：「田……老師……白山……燕，我找到……山燕，白……在……袋……裏……」

我淚珠滾滾而下，對他說：「春松，我們不要山燕了，你放心……」

他嘴唇噏動「袋……裏……山燕……白……」

我伸手入他褲袋裏，摸到一團軟綿綿的東西，拿出來原來是隻死了的小雀兒，通紅的腳爪，雪白的羽毛上沾着斑斑血跡。「崖上……還……還有……白山燕！」他露出欣慰的一絲笑容，掙扎着說完最後一句話，眼睛慢慢合上。我狂喚着他的名字，可是，這只有十六歲的少年，已再也不會答應。

我回頭望着那峻峭的崖壁，隱約見到上面幾個白色的小雀兒在哀鳴。

爲了五十個白山燕，二個星期，全校摔死四個學生。

二個星期後的夜晚，我揹上行李離開了學校。我不願再在那裏呆下去，那裏的一切令我痛苦，我怕自己會神經崩潰而發狂，會忍不住殺了那肥豬般的黨委書記。

× × × ×

故事講完，世伯爲我斟了杯熱茶，他輕撫着雀籠，默默注視着他心愛的小雀兒。白山燕在籠裏「吱啾吱啾」地歡唱，似乎滿足籠裏的生活，忘記了祖家廣濶的天空，高峻的山嶺……

而我的眼前卻仍浮現着李春松沾滿鮮血稚氣的臉影。

（完）

萬人意見

對「水」的建議

一位女讀者先是對老萬意見「失望」；第二封信提出的，比老萬意見更「辣」，如果來個「限制用水」，相信不祇有人放炸彈，引起暴動也說不走。

（一）

萬人傑先生：

我素仰你的董狐筆，敢言實在使人敬佩。這次增加水費，弄到滿城風雨，以我本人來說，實在無動於中，因為我本戶有獨立水錶，每季用水只不過三四十元，來一個加五，也只不過五六十元，每月多支幾塊錢，實在無傷大雅。如果集腋成裘，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能無制水之苦，又來樂而不為呢？

不過每日聽到報紙發表，有許多上流人物社會團體都加以反對，這又似乎未必全無理由。未加先加，固然是奸商的借題圖利，但本港依賴出口貿易來發展繁榮，當此世界商業劇烈競爭之秋，本港棉織製品遭受到諸多障礙的前題下，顧慮到對外貿易遭受到成本增加而減退，這也是合乎情理的。

因此誰是誰非，我正盼望着先生偉論，有何高見發表。前天閱到大作「節流是好辦法」一文，眞使我有點兒先望。文裏的涵義，本來原則上是很正確，在這滿城風雨之秋，我當然不希望有加鹽加醋的言論。這些無知的舉動，違反安寧。原則的措施，固然是要合力鳴鼓而攻之。但是先生之「節流」，以為增水費便可收效，這意見我實在大不謂然。須知道浪費用水之人，並非對用錢會肉痛之輩，他們用錢如用水，又何愁用水要加錢呢？升斗市民，尤其是住在徙置區、木屋區的人，他們孩子放學後，工人放工回家，家庭主婦整天疲累，甚或帶病在身，也要拖着疲憊的身軀，到公共水喉處輪候挑水，方得洗用。由於來得不易，他們只好盡量節省，把洗完臉的水用以洗衣，洗完米的水用以洗碗，有計劃地使用。她們用錢固然肉痛，但以體力挑來之水，又何嘗不肉痛呢？王老五的襪，勞苦大眾的汗衣，人人皆知，其味無窮，難道他們會浪費用水嗎？但是有些上流人物，他們用的是大浴缸，吾日三浴吾身，三更吾衣，花洒洗頭，每天室內潔清用水，他們雇有專事抹窗門的員工，傭人的衣服每天換兩三次，他們會怕增加水費嗎？多繳一點水費會感肉痛嗎？先生此篇大作，實在顧左右而言他吧。

吳瑞英謹上

（二）

萬人傑先生：

前上之函，想必得邀察閱。我本來沒有空閒執筆，可是食水是市民的重要問題，而香港水源，又全賴天雨，雖有珠江之水可以補充，但亦未能高枕無憂，這是早有前車之鑑。幸而香港氣候尚屬溫和，不致如齊婦含冤，三年不雨。而政府又不惜公帑、致力於貯水建設，否則嚴重問題難免產生，對於此點，凡屬市民，實不能無動於中。不過現狀雖然感覺安慰，以視人口日益增加，耗水量日大，雖政府不斷努力解決水源，如市民不能計劃節約用水，此消彼長，建設費用日益龐大，市民負擔日益加重，那時預算案再度增加水費，市民叫囂益甚，人民內部矛盾，實非炸彈可能收效，應採取有效方法，不能只求開源而不節流。

至於節約用水方法，尊駕認為增加水費可能收效，我前函經有所道及，小妹不才，更非市政計劃所能內行者，不過憑不夠成熟及全面的意見，試舉而言吧。

我以為人性是不羈的，用錢如是，用水更甚，如果採取限制用水，有計劃地供給，才能收到節約之效。

話又說回來，我之建議「限制用水」而非如制水時期「按日供應」或分「上下午」之類，而係按照目前用戶先來一次總調查，每戶人口多少，用水多少，以最普遍用水量作為標準。所謂「限制者」即不能超過此標準為原則，那麼既有標準作供給使用，而政府也可有計劃地進行涓滴來源之籌供之辦法，那才能教育到市民知道涓滴來源之不易。雖然，以一個繁盛文明之都市，當水源充足之時而要限制用水，似乎有些抵觸，但以一個水源來自天雨的地區，而人口又不斷增加來說，此種措施，實不為過。反顯出殖民地的市民和政府間的合作精神，可為世界之榜樣。

吳瑞英謹上（七一，四，五）

香港愛國青年 催促國府反攻

萬人雜誌各位同人：

我是最近才閱貴雜誌的讀者，現來信向各位問好，祝福你們工作如意，銷路日增。神州陸沉，至今廿年有多，困在如同阿鼻地獄的大陸苦難同胞，月月年年，東望王師，旌期未動，台峽無波，眞不知寶島執政諸公，內心作何打算？歲月不留人，想到：「烏啼舊院頭全白，客到新亭淚已流。」人之壽命幾何，莫非眞的把台灣當寶島？實不容再等待了。我們有多次機會，如韓戰、大陸飢荒和大逃亡等，一一的錯失，可惜之至！雖然我們反攻受人掣肘，可是人有人的立場，我有我的處境。今天拯救大陸同胞是我們內政，他們並非安格魯撒克遜民族。外人不該理

我們的事。我國是獨立的，和美國同是聯合國會員。我誅除國賊，拯救七億同胞，是我們的責任，既不違反憲章，美國盟邦無權干預。雖有中美協防條約，與「蔣杜聲明」，但那不過是一時的權宜，絕不能因此阻撓我國家民族的復興，必須要時可以聲明廢棄，這就看當政者是否有乾坤一擲的魄力與精神。時代之不同，和國際局勢的急速變動，怎能受一紙文書約束，不敢行動？當然我反攻大陸如不獲盟邦同情，困難重重，可是戰場上既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世界上既沒有攻不破的難關。天下那有易處之境？何況此復興祖國的神聖責任，拯救民族的大事，那能憂慮太多，坐失機宜？我可以斷定解救大陸人民翻身之日，便是毛共滅亡之時。前三次良機已逝去，無法挽回，同胞翻身之日唯有待時勢來臨。古人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從前美國擔心一但反攻大陸，便使蘇聯助中共參戰，便會使美國捲入戰爭漩渦。自由中國反攻大陸是我們的事，外國無權插手，對此請美國盟邦不必擔心。

當前大陸毛共極權統治下，內部外部四面楚歌，整個大陸的同胞，除極少數高級共幹外，全都望它早日滅亡。在毛共如此衆叛親離狀態下，以毛澤東爲首，其次林彪和周恩來，這幾個人能有什麼作爲？

兵書上說：「師直爲壯，」「直士狂龍」，以國軍們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旦反攻，攻破沿海防線，建立灘頭陣地，不但美國和盟邦刮相相看，即其他搖擺不定甚至承認毛共的國家，也會改變態度。軍需民食，不但不愁外援，且必滾滾而至，有曰：「白馬紅纓色色新，不是親者强是親。」世俗人情如此，即國與國間，亦復如是。如果我長此偈處台灣，苟安下去，儘管台灣是寶島，出產富裕，終無法抵抗人口的膨脹，還有，最後必失掉聯合國席位。請國軍早日興師反攻大陸，拯救我民族於死亡。太平洋怒潮澎湃，阿里山峭壁懸崖，退一步便是死所。國家是否存在於世界，我們民族是否永墜輪迴，希國府當政諸公早日抉擇，早日還我河山，更望華僑們團結一致，推翻毛政權，完成救國救民神聖任務。假如我們反攻，受到美國盟邦阻止，藉中美條約和蔣杜聲明，用第七艦隊來防止我們反攻，就不是我們盟邦了。希政府斷然聲明，不再接受美援，請求撤退第七艦隊，還我主權。古人說：「置之死地而後生。」

如果不能光復大陸，則寶島台灣恐亦遲早必非我有。情勢緊迫，末路窮途，我政府再不能苟安猶豫，趦趄不前！

香港愛國青年人

大話怕計數　勿把讀者當傻瓜

「星報」大砲車得太離譜

編輯先生：

素仰貴雜誌園地公開，立場鮮明，言論公正，這幾乎是無人不知的事實。

今本人閱中文「星報」，有一則使人啼笑皆非的妙文，借貴「萬人雜誌」寶貴的「萬人意見」欄一角，祈爲披露。

「星報」在四月四日出版的第一頁上，以（星報專訊）標題：「港台走私猖獗，蒲台島是基地，大批貨物由此起運，抵台灣可獲利四百倍。」內容貨物包括電器用品、收音機、歐洲名酒、香烟等。

諸位讀者朋友中，我想有不少去過台灣的，如照「星報」說的，從香港運以上的貨物去台灣，每樣貨物可獲利四百倍，當然指的是私運入境的，在這裏我要問一句：台灣距本港不過四百哩，飛機不超過一小時的航程，去年本港人士去台灣觀光的有幾萬人，如果能帶以上的貨物任何一種可獲利四百倍，這成了大笑話，一元貨物，入台灣不報稅，可獲四百倍利潤，台灣在「星報」編輯先生們的眼中，是個什麼地方？難道「星報」的編輯們連一點外間的事都不問問麼？坐在編輯部裏，任意亂寫一番，把社會上的讀者都當笨伯。今天的通訊設備如此發達，交通工具如此快速，「星報」的編輯先生任意搵讀者笨，就是倒退五十年也不致於發出這種荒謬新聞。

台灣，本人每年都要去一二次，親友也不少，還經常有書信來往，社會情況本人頗瞭解，但是要和「星報」的編輯先生們來比的話，我可不敢稱能。

然而要是憑這則新聞來比，他們的知識是不如我。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其他民主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同樣的立例規定保護國內廠商出品，所以對外國貨物入境也立例管制，尤其是侈奢品如私家汽車之類，課稅很重（亦不過百分之百），其他消費品如電器、烟酒之課稅，並不如「星報」所說的那麼容易獲利，因爲以上貨物台灣本身都有出產，且品質相當不錯（本港有得售），爲了保護本國內出品在國內的市場，如烟酒之類是不准入境的，但旅客可以隨身携帶兩條香烟入境（四百支）及兩瓶酒是免稅的，如果這些烟酒能有四百倍的利益賺的話，四百支「總督」牌香烟，在本港購入二十八元，帶入台灣可售一萬一千二百元，除了本錢，還賺到萬多元；另外的兩瓶酒以卅元一瓶的「白蘭地」計，在台灣可售得二萬四千元，能有這樣的利益，每天的飛機、船，不把頭擠破才怪！何必還要走私？

當然了，「星報」並沒有指明賺的是什麼幣值，就是台幣也不得了，日幣亦相當可觀。

我想「星報」指的可能是「冥幣」吧？

我覺得車大砲的人也要車得使人入信，車得太離譜，自己也會慚愧。

但願是「星報」上述消息排錯版，或是校對錯誤，不然會使人懷疑是另有用心。

高山（四，五）

團結志同道合之士為一體
我們必須堅持正義的原則

近來國際上反動的逆流洶湧不息，不少國家違背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辦事，甚至以自由世界盟主自居的美國也向毛共拋媚眼，送秋波了。因此，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說：「在今天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中，有一些人是贊同姑息主義與推測。他們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實驗他們的目的。但也有像格列斯東的人，他們寧願犧牲他們的政治生命而不背叛正義的原則，如果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生存，我們應不惜任何代價堅持原則。……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今天仍在繁榮中，理由就是中國人民在過去五十個世紀中堅持原則與高舉正義。」

蔣夫人這話，十分正確，值得人們深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姑息主義者犧牲了正義的原則，對德、意、日侵略者求妥協，結果釀成了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韓戰時期，姑息主義者對毛共妥協，造成了今日印支、東南亞以至全世界各地的動亂！

自從劫機事件出現以後，各國政府均被劫機者威脅，不敢堅持原則，於是劫機之風日熾。倘若劫機歪風初起時，人們不受劫匪威脅，不與劫匪討價還價，則劫機之風決不會如斯猛烈！可是各國政府，竟不敢堅持原則，和劫匪講價錢，求劫匪放人，這不是助長劫匪的兇燄麼？

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文天祥說：「是（正）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

上面所說的「道」，即是正義的原則；所說的「為」與「不為」，也就是說「合於正義的事就幹，不合正義的事就不幹」；文天祥更認為為了正義，可以從容就死。文天祥確實履行了孔孟的教訓了，他確實瞭解什麼是正義了，他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文天祥終於「可以避患而不為」，不受「萬鍾之祿」而死！

吳三桂呢，他本欲投降李闖的，但為了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這種「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漢奸，正與文天祥堅持正義原則的精神相反，結果身敗名裂，永為後世笑。

林彬烈士，在港共暴徒威脅之下，寧死不屈，這是堅持正義原則的行為，因而永垂不朽！這時萬人傑先生亦堅決地撻伐港共暴徒，因而萬人雜誌誕生了。區區古某，雖無大力，亦曾堅持反共原則於港局動亂之日。此心此意，願與反共諸君共勉！

外國人不斷的犧牲正義的原則，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而企圖拉毛共入聯合國。

近日毛共已邀請西歐、北歐、中南美、亞非各國及共產各國的「使節」訪問華中華南各地了，並且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了。美國已對此事寄以幻想。

十九歲的美國選手高雲認為毛共選手莊則棟「是一個真正的朋友」。毛共的譯員對美國選手表示：「共黨是把美國人民和政府分開的，美國政府是共黨的敵人，但美國人民是共黨的朋友。」

在思想混亂不堪的美國，誰能想像這羣幼稺的美國人將來返國後會發生什麼影響？他們會被毛共甜言蜜語，物慾和虛偽的宣傳所迷惑麼？肯定的，毛共必將不惜一切，以金錢，物慾，女色或幻想來滿足這一羣幼稺的美國人！

凡曾與毛共接觸過的國家，都或大或小的發生政潮，可憐的，天真的，混亂的美國，必將從此多事了！

外國人公然的與全中國人民為敵，外國人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與侵略者交好，這苦果將由各媚共國家自負。

我們中國人呢，愛國的，堅持正義原則的中國同胞應該怎樣？

我們除了向外國人發出警告，希望他們不要上當外，我們必須更加團結起來，更加堅持着我們「漢賊不兩立」的原則。筆者認為，萬人雜誌一七七期「中國海外同胞愛國團結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的「愛國團結運動」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運動。

中國人民必須團結自救，萬人雜誌的作者之間雖曾經互相批評，但願彼此之間在反共救國的精神下，勿作意氣之爭。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在正義的原則下共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剷除毛共，救我同胞，並且自救！

古鶴翔

廣州傳呼電話的秘密

大陸陷共後，廣州市以前所有私家電話均已全部拆除了，擁有電話的只有共黨各機關學校、商店企業。人民是沒有私家電話的設立，擁有私家電話的只有共黨少數大頭頭。

直到六〇年間，毛共才在各街道設立「公眾傳呼電話站」。而這些傳呼電話的設立，是按各公安派屬下每一居民委員會一個分設的，也即是一個傳呼站負責傳送該屬下居委會的居民的電話。

例如阿甲打電話給阿乙，首先說明阿乙姓名門牌號碼有什麼事情，（或是候覆），最後說明阿甲本身姓名與電話號碼。傳呼站人員詳細記錄下來寫上日期時間，即按址送去。在傳呼站借打電話一次或傳送一次均收人民幣四分，本來在沒有私家電話情況下，有這樣一個傳呼電話站也算是一件方便人民的好事。

可是共產黨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其一定目的與陰謀的存在。毛共並不是爲了人民方便，而是利用這一傳呼電話站，作爲監視與控制人民言行的工具。因爲所有傳呼電話站的人員，都是由公安派出所挑選出來的一些所謂街坊積極分子，經過集訓後安排在那裏工作。其主要任務就是通過電話的來往，詳細記錄各人的社交活動情況，例如某人電話來往頻密情況，交談內容，對方姓名等每月均需向派出所會報，特別是對於港澳回鄉探親或觀光的同胞更爲注意，若在電話談吐中被認爲有什麼疑點時，馬上就會有便衣跟踪與追查對方的親友了。因此這裏必需提醒一些回鄉探親的海外同胞注意，以免造成寃獄與不必要的麻煩。

（尖鋒）

讀者宣揚日本能主持正義人士
橫田喜三郎與今中次磨兩教授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今閱貴刋一八〇期，內有天涯客君一文，對釣魚台事件所見甚是，勿被毛幫利用。最後說到「日本人中的好人不居多數」，此點個人不盡贊同，但能主持正義人士，卻大有其人。據我所知者有兩人，應加以宣揚。此兩人即一是東大（前東京帝國大學）國際法教授橫田喜三郎。「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他寫文力斥日閥之非，主要根據是時間漏洞。橫田教授說，日軍攻瀋陽在前，而柳條溝鐵橋爆炸在後，況此段鐵橋有日軍駐守，華人萬不會無緣無故做此愚蠢之事。此可足證日軍攻瀋陽，是早有預謀云云。他是世界知名國際法學教授，文發表後，遂引起世界輿論注意。日閥怒極，一方面撤銷橫田教授的「勅任官」教授高職，一方面將他逮捕，控告。

另一是九大（前九洲帝國大學）政治學、法學教授今中次磨，「七七事件」發生後，他與橫田聯名發表論文，痛斥日本軍閥蓄意侵畧中國，應受國法膺懲。結果亦如橫田前次的遭遇，撤銷教授，逮捕入獄。此兩名教授同是主持正義的日本人，其他當然尚多。

任何國家有壞人也有好人，我國亦不例外，像毛幫一小撮即代表壞人的一部分。古語云「仁者無敵」，正義最後必勝利。橫田、今中兩教授，當時雖受委屈，但精神上是愉快的。最後日本軍閥一一被吊死，而他兩人則成爲日本英雄，有遠見、高識，戰後仍復任東大、九大教授。今中先生且連任北九州大學校長。此事蘊藏腦海久矣，今特表而出之。

讀者華白謹啓

香港需要安定 搞事者滾出去

萬人傑先生：讀了大作「神憎鬼厭」與「做得對」後，深覺　閣下能夠顧慮大局，不向小事方面着想，且不畏權勢，直言敢爲，眞令人十分欽佩。

假如本港市民的觀念，人人似黃夢花議員一樣，則寧靜的香港，豈不立時暴動頻仍，秩序混亂乎？苟如是，試問我們尚能安居樂業否？爲此，特請　閣下仍須一秉董狐之筆，抑制邪說，務使一切藉詞搗亂，罔顧大局的不法分子無法活動。

讀者PWL謹上（四月六日）

名詞人龍榆生遺作 下放浙江死於勞改

編者按

戰前曾任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戰時遷居山打根的名西醫劉祖霞鄉前長，近來港小住，承告我國名詞人龍榆生先生之悲苦下場，並將其遺作「水龍吟」一闋見示，此詞滿腔悲憤，慷慨激昂，以詞論詞，氣勢如虹，謹特刋出，以供同好共賞。

龍榆生先生，江西萬載人，譽滿詞林，生前與汪精衞、毛澤東皆有唱和，一介書生，轉入政治漩渦，不可自拔。勝利後，因汪案入獄；後身陷大陸，又改事紅朝，初期頗受毛澤東之禮遇，後因敢批逆鱗，直言獲罪，逃不出知識分子下放厄運，在浙江勞改，兩年前受折磨而死。一代詞人，竟因政治問題，而獲如此下場，實堪悲嘆！其死前之悲憤情懷，於此闋「水吟龍」中亦可見一斑。

水龍吟

龍榆生

所期不與偕來，雪衣相送胡爲者。高歌擊筑，柔波酸淚，一時俱下。血冷樊頭，忍還留戀，名姬駿馬。問誰深知我，時相迫促，恩和怨餘悲詫。孤注早拚一擲，睹興亡，批鱗寧怕。秦貪易與，燕仇可復，逕騰吾駕，日瘦風淒，草枯沙淨，飄然曠野，漸酒醒人遠，要憑寒劍，把神威借。

優待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劵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贈換書劵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港幣 郵票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加國讀者敬仰反共英雄 知李國輝通訊處者請告

張先生：

我們一家人都是「萬人雜誌」老讀者。從「萬人雜誌」出版第一期至今，從無間斷。兩年前移民來加後，「萬人」更成爲我等精神食糧。外子最愛閱讀三郎君之「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一文，在讀至李國輝君之忠心爲國而竟至淪落台灣，險受牢獄之災時，不覺潸然淚下，深深爲李君扼腕嘆息不已！

今有一事，欲求張先生幫忙，張先生可否代查李君地址？外子意欲寄信及些少金錢與李君，一來，代表愚夫婦小小心意；二來，也讓李君知道，他是忠心爲國，並非全無代價，遠在海外之我們，對他深深欽仰。

又，從加直接訂閱「萬人雜誌」每年訂費若干？（折合加幣）是否有贈書優待？若有，贈書目錄可否公開？以便選擇。

不情之請，希祈敬諒！

又上次閱書，知您咳嗽甚劇，可多飲菜干蜜棗湯，以平肝火，不可抽太多烟，身體要緊。最後，僅祝

張先生身體健康。

讀者柯君上

（編者覆：㈠請讀者中有知李國輝先生在台通訊處者，告知本社，以便轉柯氏夫婦。㈡訂閱本刊一年，連郵費約加幣十二元。可獲贈書，凡在本刊登過廣告如湘濤、宇宙、俊人三出版社之書，均可列爲贈書。可以自作選定。㈢謝謝關懷與愛護，菜湯常飲，烟亦常抽，咳已好多了。我的主張是痛痛快快的活，痛痛快快的死。如因怕死而戒烟，活得不痛快又有什麼意思？人總是要死的，不抽烟的人一樣死，何必爲怕死而戒烟？但希望不抽烟的人勿抽，抽上了癮的人便不必勉强戒，我寧可戒飯，決不戒烟。）

徵聯第五名 要書已寄出

贛萍編輯先生台鑒：弟前應徵貴刊代許恨紅先生徵求長聯，蒙取錄第五名，獲獎金十五元，日前曾請先生寄上湘濤出版社書單，旋承示知向該社函索，弟已兩次去函該社，但無寄來，弟甚欲購買　大作「彈雨餘生述」全冊，因不知價錢若干？（前曾看過貴刊登載，閱後給友人借去無存）昨電詢湘濤出版社，承告知全冊六本，共十四元六角，尚未超過十五元之數，特煩寄　大作「彈雨餘生述」全冊前來，至深感盼！專此，敬請撰安！

弟梁育枝拜七一年四月八日

（覆：所要之書已由郵局寄上，收到後希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辛亥述懷

徐泓

辛亥復辛亥，他鄉作故鄉，
逃秦空度日，搔首漸成霜，
耕硯棲三育，吟懷詠八章，
春雷終有信，展翅待鷹揚。

歲暮書懷

楊更生

去國人經廿載過，唾壺擊破作長歌，
鄉關有夢青山在，歲月無情白髮多，
熱淚滿腔空引領，雄師百萬未揮戈，
台澎的是昇平地，祇恐英雄付逝波。

壇主附語

更生先生，詩才清絕，學識高深，在港從事教育工作，昔年爲國風詩壇吟侶，不晤已久，前日忽寄詩來，開緘拜讀，喜對故人，讀至「鄉關有夢青山在，歲月無情白髮多」，家國之情，同深感慨。茲將楊先生詩中典故，畧加註解，使青年學生詩友，容易明白。

唾壺：北方曰「痰盂」，香港名「痰罐」。「唾壺擊破」之典，是王敦故事，晉朝時，中原淪陷於苻秦，政府偏安江左，遷都南京，任王敦爲鎭東大將軍，負責征討，志在反攻復國。三國曹操，有樂府歌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敦最喜歌此數句，所謂壯心者，即是收復失地之心也。每當酒後，手持如意，擊痰盂唱歌，代表打拍，有時用力過猛，日日敲之，將痰罐打成缺口，或竟將之打破，因中原淪陷，有家難歸，不能立刻反攻而收復失地，心中憤恨，手則隨恨猛打，而不自知。楊先生見台灣久不反攻，有時長歌一曲，也將痰罐打破，「唾壺擊破作長歌」，即是愛國之情，希望早日反攻也。

如意：是器物之名，王敦所用之「如意」，與今日古董店之如意，二者並不相同，壇主讀書，求甚解而重考據，今日所見之如意，爲竹木玉石合製，作芝雲形狀，取其吉祥，以爲玩好，此種如意，出於印度，梵語名「阿那律」，佛教僧人講經，記文於上，以備遺忘，其作用，類似中國古代大臣之朝笏。印度若干佛像，有手持如意者。

王敦所用之如意，爲中國產品，並非今日如意，與佛教所用者不同。又名「搔杖」，長約二尺有餘，杖頭作人手形，用搔背癢，爲堅木銅鐵合製，比手杖畧短，出門可以携帶，居家不離座右。王敦唱歌，即以「搔杖」打拍，古代唾壺爲銅製，搔杖擊之，其聲鏗鏘悅耳，王敦所用之如意，至宋朝時已改用竹製，不曰搔杖，而名「背搔」，尾端仍作手形。

前年香港「國貨公司」，尚有出售，每枝一元，中共文化革命，共幹指爲資產階級享受之物，大陸人民，不敢購用矣。足證共黨政權，對人民搔背自由，亦遭剝奪。

楊先生詩句，「唾壺擊破作長歌」，是用王敦之典耳，未必眞用「背搔」打痰罐，因爲香港人家，搔杖殊不多見，又因近時痰罐已少用，銅，大多改用搪瓷（與琺瑯類似），祇可輕敲，不可重打，打則必破，破再購新，則不勝其煩矣。

鄙人前年，自古董店中，購一背搔，爲象牙製成，與王敦所用，式樣相同，惟尺度較短，雕刻精美，其上鐫有詩句云：「從今不用麻姑爪，如意輕搔賴此君」，懸掛客房，以爲裝飾。有時取在手中，自背後插入，上下搔之，頗爲舒適，秘書小姐見之，所以竊竊笑語，小聲相謂曰：「北方人不冲涼，所以背多痕癢」，余聞之，正色詰之曰：「誰不冲涼？汝等破壞名譽；以後不許胡言」，縮頸一笑而去。蓋搔背之時，祇可私自爲之，施於人前，其狀殊不雅觀，又因西裝頸有領帶，不便插入，王敦著晉代服裝，寬袍大袖，便於使用，吾人今已洋化，身着西服，項垂領帶，領下雖可鬆解，終有不便之處，蓋如意搔背，必須上下縱橫，運用自如，着西裝而用如意，總覺其不能如意也，故「如意」之物，洋人與着洋服者，極少使用，壇主實由經驗所知。

王敦「如意唾壺」之典，所有詩人，多半知曉，壇主讀書，最愛研究問題，每思，今日如意，其狀彎曲，上有玉飾，裝以錦壺，只宜陳列，不便把玩，更不應持於手中，況擊壺之物頗多，如何獨用如意？其事大有疑問。每日用如意敲打，王將軍雖是歷史名人，由其行爲證明，必有神經，殊不知一經查考，其中另有文章，蓋古今事物，名詞相同，物品有異也。如董其昌，贈會稽章生詩：「夜半敲殘鐵如意」證明古代「背搔」，材料不一，尚有鐵製者，又有「唾壺擊缺仍悲嘯」，悲歌慷慨之情也。鄙人作詩，對如意之典，亦曾使用，前年有感懷詩，記之如下：

風雨高樓看八荒，五洲雲霧正茫茫，
金多且壯英雄色，身獨無爲兒女忙，
半夜攤書忘就枕，十年磨劍已成鋼，
唾壺擊缺緣何事？誰解鯫生有別腸。

楊先生詩末句：「祇恐英雄付逝波」，是爲名言。蘇東坡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逝水者，即逝波也，歲月逼人，英雄最怕逝波淘汰，逝波代表光陰，光陰不會待人，如流水而逝，再不反攻，所有目前英雄人物，皆將隨波浪而消逝，可不懼哉。

馬來西亞南溟劉先生，致書鄙人，畧云：本壇詩友作品，韻律高超，別具風味，對本壇集肥吟一首，更洽心意，茲錄近作，「玉樓春」、「柳梢青」二詞。

玉樓春

南溟叟

卅年飄泊閒愁慣，白髮青絲驚暗換，
故園夢裏海天遙，芳草庭前風雨亂。
興來偏喜憑闌看，不見征帆波漫漫，
天邊霧重未能歸，辜負多情鶯燕喚。

柳梢青

南溟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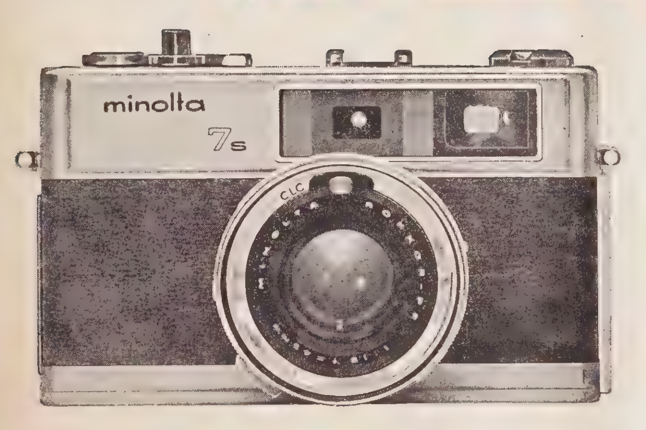
整年炎熱，滿眼是，紅花綠葉，雨洗遙山，浪翻滄海，雲邊帆滅。
故園應在天末，爭奈魚沉雁絕，不斷椰風，無窮歸思，白頭如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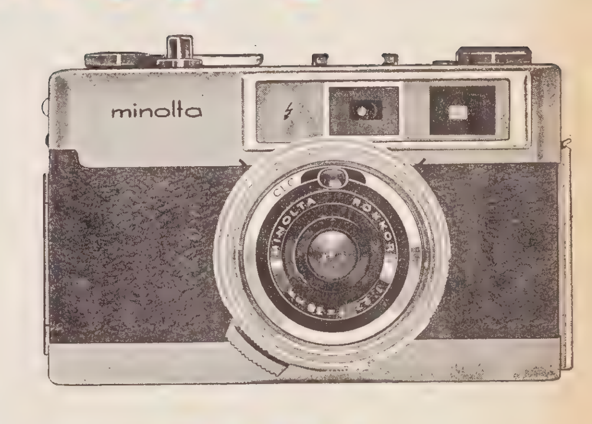
壇主評語

作詞一如作詩，字句雖有長短，而氣勢必須連貫，抒發性靈，表達衷隱，用字造句，尤當符合音韻與格律，平仄之聲，與詩無異，並非湊夠字數，即算填詞。南溟先生，近作二詞，格勝調高，功力俱到，造句典雅；聲典尤佳，可以當曲歌唱，不愧名家。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零售港幣八角）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鏡頭光圈由F1.8 至 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置如閃燈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 秒至 1/500 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雜誌

（第一八三期）

釣魚台專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八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四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平論釣魚台事件

釣魚台事件自從去年九月發生，如今已七個多月，可是保衛釣魚台的運動，則由台北（官方）傳到美國，由美國波及香港，再由香港傳回台北（民間學生）。現在台北、美國、香港保衛釣魚台的運動，仍在風起雲湧，大有無法收拾之勢。

釣魚台列嶼是中國的領土，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保衛的義務。這一點是不爭的天經地義。在這裏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有左列幾個問題。

石油資源綿亘中、韓、日海域

釣魚台原是無人荒島，全列島有二十個珊瑚礁，最大的島也不過二十平方華里，就領土價值而論遠不如東沙群島，與被蘇俄侵佔的唐奴烏梁海（抗日戰爭期間強佔）及東西伯利亞更無法比擬。海外的中國人對於蘇俄侵奪去的大片領土，對中蘇共的邊界談判，對中共聲明不欲收回被侵佔之領土，皆未發生這般洶湧的保衛國土運動，為什麼會對這彈丸之地的釣魚台列嶼費這麼大精神，發作出這樣歷久不息，越演越烈的運動呢？這是極耐人尋味的事情。探其原可能由於左列原因。

①甲午以還至抗日戰爭，日本侵略中國太兇暴太狠毒，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太惡劣，而這次釣魚台主權的爭執，對手偏偏又是日本，過去的惡劣印象重新翻起，仇日感情隨之狂燒。

②釣魚台列嶼本身雖無多大價值，但是列嶼附近的海域藏有豐富石油資源，而且品質甚佳，數量極廣，在世界石油產量日漸匱乏的現況之下，這無異是重大的新希望。但是石油蘊藏的地帶，並非限於釣魚台列嶼附近，西自台灣海峽，沿釣魚台列嶼、沖繩列島，南韓濟州島，經對馬海峽而達日本西岸，綿亘達千哩，而與中、韓、日三國海域，犬牙交錯。在這一情勢之下，釣魚台列嶼附近海域的石油資源，就關係廣大的石油資源問題了。這是釣魚台的價值所在。不過，據我們觀察，在各地遊行示威、口喊保衛釣魚台的群眾，對於這一點似乎了解不多，而只着重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一點。

純潔愛國與別有用心

③去年九月當釣魚台事件初發生之際，台北當局曾採取強硬的外交態度，可是維時不久即告消沉；又不久即有所謂中日韓聯絡委員會之設，進行合作開採海底石油資源。本來依照藏油海域而言，中、日、韓三國都有相當權益，（釣魚台列嶼主權誰屬的問題，只影响中日某一方面權益較多或較少），合作開採也無可厚非。如果三國各自開採，除了釣魚台海域之外，其它各互相銜接之海域，亦將發生很多爭執，無窮糾紛。因此合作開採在原則上雖屬正確；不過，權益如何分配？仍然是重大困難。須費長時間的探測、調查和評議才能劃定三者應得的權益。事實上，目前三國皆已着手探測油源，不但在無爭議的海域進行，並且也在發生爭議的海域進行。如果合作開採不能及時發生效果，將來難免發生爭奪石油資源的三角鬬爭！因此對於這個問題，不僅是保衛釣魚台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免糾紛、在不喪失權益之下，順利探測和開採石油資源問題。現在很少人會想到這些複雜的問題。

④美國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在今年春天發動起來的，距釣魚台事件發生已數月之久。這一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部分美國留學生把這次保衛釣魚台運動比擬為新的「五四運動」。但是從二者發生的情勢和目標看，全不相同。當年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交涉失敗的消息一傳到北京，立刻就引發了北京學生愛國行動；而這次美國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則發生於釣魚台事件之後五個月之久。這說明，美國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不是出於單純一觸而發的愛國義憤，而滲有另外的政治目的，是經過相當考慮而後作出來的。我們絕不否認，大部分留美學生在釣魚台事件上，所表現的愛國熱情，是真摯純潔，無可非議的；但是少數分子，則確別有懷抱。例如他們特別強調新五四運動，把台北影射為當年的北洋政府；而以「柏克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為核心之「北加州保衛釣魚台聯盟」所組織的舊金山示威，不在一月三十日舉行（紐約、芝加哥、西雅圖三地示威皆在一月三十），而提在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亦有附會中共「一．二九運動」之嫌。總括起來，保衛釣魚台運動，應是一純潔的堂堂正正的愛國運動。不應被少數左派分子利用，牽入黨派鬬爭的泥淖中去。

保衛釣魚台主權誰在節外生枝

希望查良鏞先生冷靜檢討

萬人傑

查先生認為「保衛釣魚台主權」根本不需要什麼條件，也不必研究各人的目的，更加不必劃分派別。是共產黨統戰分子、國民黨特務、台獨分子等等，為什麼不可保衛釣魚台？身為「中共問題專家」，對共產黨內部最瞭解的查先生而有此看法，實在使人懷疑。

新聞以外

查先生的「社評」

四月十三日，查良鏞先生在他所辦的明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評，題為「保衛主權不可節外生枝」，這是該報受到新夜報批評，說該報一名「寫稿妹」因參加示威運動被拘提控，該報發表一則類似聲明的新聞後，對「保衛釣魚台」一項問題，代表「社方」（也即是查先生本人）態度立場的文字。

釣魚台主權問題的引起，早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為了美國宣佈在一九七二年將琉球羣島「交還」日本時，尖閣羣島（即釣魚台列嶼）也同時「交還」日本管理。國府因為釣魚台是我們領土，提出反對，發表聲明，强硬抗議。在此時，國府並正與兩家美國石油公司洽商，進行開發該處海底油藏。

釣魚台是無人荒島，它的價值是海底「可能」蘊藏的大量石油。如果這油藏獲得開發，對中華民國經建的發展，當然大有幫助；國府力爭，日本也希望拿到這島嶼，原因在此。

「戰報」的口號

中日間對釣魚台列嶼之爭，國府一直循外交途徑與美國交涉，從來就未有過放棄主權的表示，當然也不會貿然有與日本兵戎相見的決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突然插手釣魚台主權問題，發表了一項聲明，認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權處理釣魚台問題，並反對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台主權的行使。這一來，使釣魚台問題陷於複雜化了。留美學人與學生發起的示威運動，是在中共發表這項聲明後，不是在一年多前這問題發展最高潮的時候；也因為留美學人、學生「反對任何對該島的開發」，美國國務院通知美國的石油公司，退出了釣魚台油藏探測的工作，開發釣魚台計劃，也因此暫告胎死腹中。

至於香港愛國學生的示威行動，是「配合美國方面」的，不但日期配合，他們的口號也一致。

留美學生的「戰報」中所用的口號是：㈠「我們主張打倒這個政權（指國民政府）！」㈡「在這次行動過程中，我們看淸楚了從台灣來的中國人的眞面目！」㈢「有一種自由主義者是國民黨恐怖下的犧牲品，長期在國民黨特務的强凌下。」

精彩的一段

從這些口號。可知他們攻擊的目標，不在美國與日本的私相授受，而是利用釣魚台問題，中國人打中國人，箭頭指向國民政府。

香港的示威如何？老萬相信這一羣學生絕大多數是基於愛國熱忱，動機良好。因為「保衛釣魚台」這題目太好了，凡是中國人，聽了這口號無不血脈賁張，情緒激昂。可是，身為「搞手」的，宗旨是否純正，卻是疑問。

在這裏，我要引述查良鏞先生「社評」中最精彩的一段，他說：「在『保衛釣魚台羣島主權運動』的進行之間，許多中國人發生了爭執，互相指責。他們把問題拉扯了開去。有人批評台灣當局腐化無能；有人認為不應該抨擊台灣，否則便是別有用心。有人說某一些人是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右派等等，心懷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說參加這運動的，某人是共產黨，或共黨的同路人，或台獨份子，或親日派、親美派，是國民黨特務，或共產黨統戰份子，或風頭主義者，或某某小姐的追求者，是某某教授系主任的擁護者或反對者，是某人的走狗馬仔，或和某人有仇。有人說你保衛釣魚台，當年為什麼不保衛珍寶島，顯然有親蘇之嫌？當年為什麼不支持中共和印度的領土爭執，一定是得到了印度大使館的津貼。有人說，中共殘民以逞，打倒中共政權，遠比保衛釣魚台羣島重要。有人說，某人考試不及格，怎有資格領導這個運動？有人說，某人支持這個運動，是為了私人的政治目的，大家不可受他利用……說法之紛紜，情況之混亂，令人眼花繚亂，耳中嗡嗡作响，頭暈腦脹，難辨誰是誰非。」

共產黨搞學運

為什麼有查良鏞先生所述的這些情形？一句話，就是這個所謂「愛國運動」已經變了質，被利用為中國人攻擊中國人的利器；而始作俑者，是留美學生的「戰報」。

共產黨利用愛國口號來達到政治目的，過去數十年來已不乏先例；共產黨搞的學運，正是他們成功的奪得政權的最有力一着。

年青的學生對共產黨這一套可能一無所知；但老練如查良鏞先生，他又是著名的中共問題專家，再看，他是曾經深入過共產黨內層的人物，對共產黨在政治鬪爭上所運用的技倆，相信一定比任何人熟悉；而他竟會被那種種不同的說法弄到「頭暈腦脹，難辨誰是誰非」，有誰相信？

對於琉球一九七二年「交還」日本的事，國民政府一直保持「保留」態度，認為美國未得盟邦同意而作出決定是不合理；但中共對琉球之「交還」日本，卻默認了，只有在釣魚台問題上有所利用，才又發表了那麼一項「聲明」。

一石三鳥

儘管和藤山大談生意經，儘管熱烈歡迎美國乒乓球隊遨遊中國大陸，但在中共心目中，美國和日本都是他們推行世界革命的大敵，利用年青人的愛國熱忱，既可達到鼓動反美反日的情緒，又可達到打擊國民政府的目的，可說是一石三鳥。

這一陰謀別人可能看不出，對共產黨有深刻認識的查良鏞先生絕對不會不知道。

可是查先生在他的社評中說：「其實保衛釣魚台主權，根本不需要什麼條件，也不必研究各人的目的，更不應劃分派別。是共產黨統戰份子，國民黨特務，台獨份子，為什麼不可以保衛釣魚台？」

讀了這一段，幾疑這篇文字不是由查先生執筆，如果每一個叫出「保衛釣魚台」口號的人，動機像查先生那麼純正，這愛國運動當然一點問題也沒有；不幸的是有國共政治鬪爭的存在，這運動有什麼辦法保持「純正」？

我們大家都聽查先生的話，一心一意地為了愛國而「保衛釣魚台」，但站在示威隊伍後面拍紀錄電影的幾位「貴件」，他們的動機，是否也「純正」？這些活動紀錄片可是派什麼用場的？

「條件」與「目的」

查先生認為保衛釣魚台「根本不需要什麼條件」「不必研究各人的目的」，我覺得這兩點極不合邏輯。剛好相反，老萬認為，要「保衛釣魚台」一定有條件，條件是什麼？「支持政府」。因為，不管是循外交途徑交涉，取得主權；或派出戰艦，遣送軍隊登陸，都非愛國人民可以辦得到，必須由政府執行；而政府又必須得到人民支持，才有力量。可是，愛國學生第一個口號是「打倒政府」，政府都給打倒了，即使美日決定罷手，把釣魚台交回我國，我國又由誰去接管？

因此，老萬認為「保衛釣魚台」是該有條件的，條件是「支持政府」。如果你反國民政府，有權支持中共政府，叫他們派出解放軍，把釣魚台「解放」。光是嗾使幾個馬仔，在德己立街空無一人的日本文化館門前叫囂，表示一下民意是可以，希望由此發生「作用」，是沒有可能的；實受其益的，可能是拍紀錄電影的頭頭吧。

至於說「不必研究各人的目的」，更說得幼稚，不像一個「評論家」的話。既然口號是「保衛釣魚台」，目的當然應該是釣魚台主權，如果目的是「打倒國民政府」，那麼，這示威運動就不值得參加，更不值得鼓勵；否則，就是甘心做別人的政治工具而已。

「愛國運動」變質

查良鏞先生寫這篇「社評」的動機很明顯，他說：「要批評台灣或中共當局或台獨份子，要報復私人怨仇，儘可選擇別的場合和機會。」

除了政治外，提到「私人怨仇」，當然是指一家夜報的紀載。老萬和查先生雖不是老友記，但在許多宴會場合，常常碰頭，言笑晏晏，他不會因為我們和他對釣魚台問題態度不同而作此評論，實在是要點出，他報的紀載，是有「私人仇怨」性質。

對這一點，我們當然未便介入，不過，對他「參加保衛釣魚台，不必附帶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的高論，卻未敢苟同。因為，這一切正是使一個大好的「愛國運動」變質的主要原因。變了質的愛國運動，很可能成為賣國運動，空有一腔愛國熱忱的青年，成為野心家的政治工具，心所謂危，怎能叫人不盡言責？

「私人仇怨」與「愛國一家」

查先生為了與「私人仇怨」的對方應招，犯了一竹竿打一船人的毛病。高舉了愛國大旗，並不是碰都不能碰，作為一個報人該對年青人指出利害所在。也許忠言逆耳，但遲早他們會明白，不能眼看他們受人利用，還鼓勵更多人加入隊伍，大家蒙上眼睛，跟人走進陷阱去。

許多人提出過「愛國一家」的口號，如果查先生的立論也基於「愛國一家」，那麼我們當然不反對；但可惜你的動機純正，別人的不純正；你為了愛國，人家為了愛鈔票；你為了爭取國家主權，人家為了爭取政治利益，這一來，不但沒達到你的愛國初衷，且徒然進入人家的圈套。這麼說來，我們不該參加這些「愛國運動」嗎？卻又不然，在台灣，學生們不也舉行了激烈的示威運動嗎？但他們是支持政府，誓為政府後盾，要政府强硬和美日交涉，這才發生作用，達到眞正的愛國目的。

反觀中國大陸，在美日勾結，私相授受攫取我釣魚台領土之時，何嘗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那樣的大場面出現？相反的，他們只有歡迎美國乒乓球隊的熱烈場面，極力露出笑臉，拉相好。朝鮮是別人的領土，越南也是別人的領土，中共卻大賣氣力；對屬於中國領土的釣魚台，在一紙「聲明」之後便默無表示，只在幕後搗蛋，愛國的中國青年，應該醒覺了！

本刊由一八四期起改為每冊零售一元

由於印刷工料及紙張漲價，本刊成本受到影響，為繼續維持出版，迫得調整售價。由一八四期起，每冊零售改為一元；長期訂閱每三十期三十元，港九新界免收郵費，外埠加郵資五元。訂閱三十期，照舊贈書五元。事非得已，尚希本刊擁躉繼續支持。

為釣魚台事件敬告我們的愛國同胞

自一八〇期刊出天涯客先生「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說到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一文之後，讀者反應不一，也即是有彈有讚。我早已料到此文可能會引起部份讀者的反感，故加上「特刊出以供大家研討」的按語；並表明本刊對此問題的立場態度，說明「這是中國人與日本人之爭，不可中國人與中國人之爭，凡是支持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爭領土主權的，我們絕對贊成；凡是挑撥中國人與中國人鬧意氣，離間僑民與國府關係的，我們堅決反對。」還特別指出：「別為這事益了毛澤東。」

同期，我又在另一篇「和而不同」的短文裏，表明本刊取稿的態度，只要大方向相同，立場與原則一致，無論作者的文章或讀者意見，那怕是對同一問題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也一併刊載。

但接到讀者來信中，有人對此問題的研討，未能朝大局着眼，而且有點意氣用事。我說明過天涯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對此事的利害沾不上邊的西歐人。他純粹以一個瞭解中國與日本，和我們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第三者立場來談這個問題。

任何一位公正的第三者，總是對一場是非的爭論，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力勸雙方忍讓；並在甲面前說乙對甲如何好，在乙面前又說甲對乙如何好，希望雙方都能記起對方的好處，而平息怒火，再言歸於好。惟有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唯恐天下不亂，在雙方當事人面前煽風點火，火上加油。如果今日有這樣的第三者，他要我們中國人為釣魚台問題出兵去打日本人的話，不管他擺出什麼樣子的「主持公道正義」面孔，他都是居心叵測的混蛋！

我與天涯客討論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時，他也說過他在東京會用日文寫給日本報刊上對同一問題的意見，那是以日本欠中國的血債與道義之情為話題，喚醒日本人不可對中華民國忘恩負義，以怨報德。這次是我請他用中文寫給中國讀者看的，當然他也是盡其所知，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解釋，以去疑慮。天涯客這篇文章，字裏行間雖有「偏袒日本」之嫌，這與他寫給日本報刊的文章，有「偏袒中國」之嫌是同一道理。其用心是良苦的。可是，我們的讀者中，卻有人把這位「和事佬」也當作「仇人」看待，這就有欠理智，未免善惡不分了。

我希望讀者們對這問題的討論，要心平氣和，不可激越動氣；要顧及大局，不可偏於一點。

抗戰八年，我受軍事訓練兩年半，在戰場上與日本軍隊週旋了四年，我是見到日本軍閥濫炸衡陽，死傷無數無辜同胞，才憤而不入大學，當即投筆從戎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與仇恨，決不會比任何一位讀者輕淺。可是，我也見過不少當年叫「抗日」口號叫得最響，罵國民政府罵得最兇的「愛國者」，他們當時對國府在準備抗日期間所訂出的「攘外必先安內」及「和平不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國策，斥之為「不抵抗的喪權辱國政府」。但等到國府下定「長期抗戰」的決心，訂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畧，打到第三年，便有不少當年的「愛國者」，認為雙方國力懸殊，這個仗沒有可打的，於是口風一轉，又喊出「和平救國」的口號，跑去做漢奸去了。此外，就是已頻於滅亡邊沿的中共，借抗戰之名，擴充實力，滲透分化，在敵前敵後游而不擊，專扯國軍後腿，壯大武裝，為以後叛亂之張本。像這樣子的「愛國者」，我相信今日五十歲上下的人，都還能記憶猶新吧？八年抗戰，眞正打到底的，是我們這些服從國策，從不標奇立異，亂出主意的老實國民。如果當年能全國一致，服從「安內攘外」的國策，我們也不會流亡海外，更不會有釣魚台這一類芝麻綠豆般的問題存在了。

愛國是每一個國民的天職，惟愛國要愛得其道。尤其是今日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每當一個涉及國家民族的問題發生時，更要冷靜思維，不可以情緒支配理智，或受別有用心者所利用。就以今日的釣魚台事件來說，如果要為此事而於此時，弄到中日兩國兵戎相見才是「愛國」的話，你把鋼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還是要說：「這不是愛國，這是誤國害國！」何況這筆賬眞的要算，便應該從美國政府對琉球羣島算起。但現在不是算總賬的時候，有如今日我們不叫收回港澳領土主權是同一的道理。

至於今日海外青年學生，為此事激發起來的愛國情緒，這是值得讚揚的。但我要再三强調，小心中共與台獨分子滲透利用。因為一百位純眞的愛國青年之中，只要有一兩個別有用心者從中混水摸魚，挑撥離間，這一可歌可頌的愛國運動，便可能變成誤國害國的行動。這決非危言聳聽，無論中共與台獨，今日都是借題發揮，用這個國家民族的大題目，在使這個運動的鬬爭矛頭轉向國府。這種情形，大家只要看看馬森亮在三藩市目擊青年學生的遊行示威報導；再看看前次香港青年在德忌立街遊行示威時，新左派在行列中的表現情形。

那麼，對此事件，我們今日究竟應該怎樣做？

我們只有支持國府向日本政府循法理途徑交涉，確保釣魚台的領土主權。我們也可警告日本政府，釣魚台的領土主權決不容侵犯，如果日本蠻不講理，一意孤行，我們必要用武力收回釣魚台。

除此，任何激越的行動，均非此時此地的中國人所宜。否則，另一個「第三者」反問我們一句：「你們這樣熱烈要爭釣魚台的領上主權，為什麼不爭回香港與澳門的領土主權？」我們能不臉紅嗎？

總之，目前大敵當前，情勢複雜，反共復國才是我們的當前急務，其他問題，均應留到以後再談。目前我們正處身於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最易行差踏錯把大方向改變的危險時期。誰能在這黑暗時期，站穩立場，仍朝大方向邁進的人，才是眞正的鬬士，眞正的愛國者，願與本刊讀者共勉！

最後，我要對標題用上「我們的愛國同胞」加以說明，我們愛國與共產黨人口中的愛國是有分別的。中共為了黨的利益，出賣國家民族、領土主權的罪行，在歷史上斑斑可考。他們那一套愛國論調，只可欺騙海外的青年人，凡是瞭解共黨本質的人，都不會相信他們的鬼話。

張贛萍

「保衛釣魚台」示威遊行目擊記

馬森亮 於三藩市

近三十年來，學生遊行運動見得多了，在美國還是第一次，若說國內的是土特產，那這次看「保衛釣魚台」的運動可算開洋葷。有機會目擊此一遊行，實是人生難得幾同見的幸遇，因爲這是中國留學美國的學生發動的。留學生者，照中國官場慣例，即喝過洋水的國家未來要員也。

是日即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三藩市的天氣突轉溫和，說得上「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正午十二時正，華埠的花園角即所謂「上下議院」廣場上，擠滿一羣有百多名朝氣勃勃的中國學生，手執寫着中、英文的木牌，很像待命出發的古羅馬戰士。旁邊還圍滿曾經做過學生或未做過學生的僑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甚至「非我同類」者也好奇駐足看熱鬧，大家都想看看這羣中國未來的當家作主者，聽聽「釣魚台」需要怎樣保衛。

身旁的一位年約五十歲的老華僑對他的太太說：「看見這班青年確實可愛，他們多麼關心國事。」

他的太太滿不在乎的問：「他們在搞什麼？」

「保衛釣魚台！」

「釣魚台在哪裏？是不是你經常去釣魚那個地方，還是場邊那幾張下象棋的石櫈叫做釣魚台，怕被人搬走才圍攏起來保衛它？」

「它在太平洋，在台灣附近，是中國領土，被日本搶走了。」

「日本搶去就得向日本要回，站在唐人埠大叫有什麼用？」

「這是政治運動呀！木牌上寫的『內除國賊，外抗强權』——」

「誰是國賊？」

「不已明明寫在牌上：『懲辦經手人員』嗎？怎解連這麼淺的字都不懂呢？」

「我若懂了還會問你嗎？走——，眞多事！」

她把他拉走了。

麥克風響了，嘎然一聲，振奮了場內人的雄心，嚇跑了場邊一大羣正在啄食的白鴿。

只見幾位雄赳赳的青年——也許就是學生領袖吧，他們輪流登台用中英語演講，千遍一律都反覆着「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話，有一個比較慷慨激昂的，大聲疾呼：「這次學生運動是堅決保衛釣魚台的，竟有些人把事實歪曲，說大會被共產黨控制利用了，這種人簡直是國民黨走狗！」

一位學生從人叢走到台前問：「怎麼你扯到這方面去？你是說共產黨的話還是說我們學生的話？——」

話還未了，就有人喝打！只見有人揸頸，有人拉腿，有人拳打腳踢，把發問的學生打到臉腫眼掛紅，警察過來把他扶走。我後面有位老華僑出聲：「中國人打中國人，學生打學生，四個人打一個，太欺負人！」

另一個年青人搭腔：「既然說是和平示威，怎解要動手打人？要打，大家打過！」

他眞的要去參加打鬭了，但給同行的人制止：「不行，不行！千萬不要中國人自己鬧笑話給外國人看，一動手會製造華埠混亂。」

同時，四個武裝警察巡邏經過，結果並未見行動，但那位年青人卻倖倖然退出街上去了。演說完了，隊伍開始遊行，浩蕩的隊伍，在華埠這幾條街邊高呼口號，後面有人合唱共產黨的歌，一邊散發「紅衞兵」傳單。

看熱鬧的人很多，最感興趣的該是外國人，因爲他們會從木牌上可以看到：這是中國人要打倒中國人的運動，中國也有「賣國賊」。

我和老胡同行，沿途看熱鬧，忽有一學生問老胡：「請來參加我們的隊伍。」

老胡：「我要返工，沒時間。」

「你是不是中國人？」

「對，我是中國人，我爸爸也是中國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就要參加。」

「可是我不會唱共產黨歌。」

那學生見拉不到伕，趕着去了。跟着又有一位仁兄趕來，老胡一把將他拉住，原來是老友。老胡問：「你不是學生，怎麼有資格參加？」

「我是做買賣，看錢份上。」

「是僱傭兵？」

「客串演出！」

「要請我飲茶。」

「可以，晚上，現在還未磅水。」

「還未磅水？不怕做完功果唔要喃嘸。」

「不會，功德完滿後去××報社領。再見吧！此刻我不能怠工。」

他剛離開，忽然前面出事了，遠望過去，原來是剛才「倖倖然退出街上」那位青年和領導呼口號的學生在打鬭，警察一到，又太平無事。

隊伍抵達中國領事館，總領事周彤華出面接見。學生要求他答覆問題，周彤華手拿播音器解釋，說到「有一份『戰報』出現，措詞十足共產黨口吻」時，播音器就被一位說國語的學生搶走，不讓他說下去。

周彤華說：「要我答覆問題，必先要讓我解釋過後才可答覆啦！」

「不行，我們不聽你說教！」跟着便大聲疾呼口號，情況很似在大陸公審地主一樣。

周彤華一句話也說不得，最後只說一句：「既然不讓我說話，我站在這裏也沒有用了。」說完轉身回去，學生追上前，卻被警察擋住。

浩蕩的隊伍又向日本領事館示威去了，分乘汽車出現，這一幕才是「戲肉」，因爲此次運動目的是在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

隊伍又化零爲整抵達日本領事館了，一樣的高呼口號，一樣的聲勢奪人。可是日本領事呢？不見。副領事呢？也不見。半個蘿蔔頭都不見。連遞給的抗議書放在收發室也無人理會。

隊伍巡廻示威了幾匝就完了。

我非常失望，忽然想起曹操的詩來：「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老胡說：「我以爲到了日本領事館，縱不搗毀亦會燒日本旗呢！」

我告訴他：「這是中國人的優良本質，對待外國人沒有辦法，對付本國人是頂有辦法的。」

請看日式「台獨」賣國的鐵證

本刊資料

編者的話

我們獲得一份東京「台獨」分子，在去年釣魚台問題發生之後，用日文出版的機關報「台灣民報」，其中第四版刊出如下一篇明目張膽，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文字。全文照譯，日文原件請看所製電版。如此公開賣國（當然，他們是自認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也不是中國領土），我們要請在香港與美國的愛國青年，看清楚以新左派面目出現的台獨分子，他們借釣魚台事件興風作浪的眞正用心！

該報第三版，又載有「聲援黃文雄、鄭自才兩志士」文圖，也一併製出，從這裏又可看出日式台獨與美式台獨的關係。

主張釣魚台列島的領有權
蔣海盜竟非法佔據釣魚台

（全文照譯，原件請看下頁）

蔣政權終於非法佔領日本領土釣魚台列嶼，而在日本人面前全盤托出其無法無天的眞面目。日本政府如果表示稍微軟弱的態度的話，釣魚台有馬上成爲第二竹島的可能（危險性）。

由於其海底擁有一百萬立方公里的石油，而據估計，這些石油値時價一千億美元（等於三萬六千億日元）以上，所以蔣政權便發揮其海盜的眞面目，主張對於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於八月初，蔣政權的中國石油公司隨便將該島海底油田的探查權交給美國海灣石油公司。並於九月四日，蔣政權的船員和新聞記者等在釣魚台島揷上靑天白日旗，且在岩壁上刻蔣總統萬歲的文字，白晝浩浩蕩蕩地非法佔領該島。

因爲不能再忍受屢次的這種蔣政權的海盜行爲，琉球政府遂於九月十五日，派了警官乘坐琉球警察局的救生艇前往該島，並將蔣政權國旗拿下來。

同時，日本政府方面，愛知外相在日本國會明確主張對該列嶼的主權。琉球政府亦於九月十五日，發表其領有宣言，琉球政府且將在年底以前，准許（琉球人民）以礦業權，俾以對抗蔣政權的非法佔領。

九月四日答應願意與日本談判。惟同日，蔣政權的外長魏道明在立法院秘密會議中聲言「釣魚台列嶼屬於中國」。所以十月初的中日會談，或會發生許多困難。現在，我們準備詳細地介紹釣魚台列嶼爲何被蔣政權非法佔領。

釣魚台爲日本領土實毫無疑問

釣魚台列嶼明明白白地是日本的領土。九州福岡縣人古賀辰四郎於明治十七年發現該列嶼，明治二十九年，日本政府正式決定該列嶼歸屬日本。

昭和七年，古賀辰四郎的次男古賀善次繼承乃父在該列嶼的事業，從日本政府承買該列嶼的四個島。二次大戰後，琉球被置於美軍管轄時，美軍民政府佈告第二七號（琉球列島的地理界限）淸淸楚楚地將它劃歸琉球。而此所有者的古賀則每年向琉球政府繳納四百萬元左右的稅金，同時，向古賀租借黃尾礁以爲打靶場的美軍，也向古賀支付租用金。不特此，美國認爲釣魚台列嶼屬於石垣市，因此擬將它一併於一九七二年歸還日本。

正因爲如此，所以愛知外相主張說，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毫無疑問的屬於日本，因此對於該列嶼的主權問題，實沒有與蔣政權會談的必要。但對於該海域的大陸礁層，則準備與蔣政權交涉。

數年前，釣魚台島上，還有許多Booby Gannet 等海鳥，但現在幾乎絕種了。這是因爲台灣漁船在釣魚台列嶼海域捕鱠魚，文鰩魚以外，中國漁民且上岸去把所有的鳥蛋一掃而光所致。

這些漁船的船主都是中國人，台灣人只是充當他們日語翻譯。換句話說，船上幾乎都是中國人。

由於釣魚台列嶼離台灣只有一百九十公里，所以戰後二十幾年，中國漁民的非法入侵便成爲家常便飯。因此，明明是日本領土，而竟因爲中國人好像自己領土一樣自由自在地侵入，而這種入侵的實質就是今日導致蔣政權非法佔據的主因。

默認蔣政權海盜行爲 美國的縱容也有責任

使蔣政權非法佔領的一個原因是釣魚台列嶼離開琉球太遠，是則從那霸（琉球政府所在地——譯者）到釣魚台實有四百公里，因此也使琉球政府鞭長而莫及。但最大的原因，應算由於琉球在美國統治之下，和美國之「疼愛」蔣政權的結果。

既沒有外交權，警察力量又薄弱的琉球政府，對於每年有七千隻中國漁船的來犯，曾向美國政府當局要求保護人民和領土的完整拿出辦法。前年夏天，日本外務省立向美國當局提出「喚起注意」的文書。可是美國當局的態度卻非常冷淡，而以爲「雖有侵犯」，但其程度並不足道。美軍雖答應每日將空中偵察一次，但是否在做，也無法斷判。

這裏有許多他們「視中美關係遠比美日關係重要」的證據（事件）。

在尖閣南小島，一萬公噸的巴拿馬船沉海，而爲收拾這些廢鐵，每年從台灣進來了四十幾個中國人，並在那裏打起帳蓬來。對此非法佔據，琉球政府提出異議，但美國當局卻馬上給他們許可，使他們合法地工作。

忍得不能再忍的石垣市當局，終於去年五月，在釣魚台列嶼中五個主要的島上樹立了標誌。可是，這些標誌的原文裏頭的「日本國」和「外國人」

去的蔣介石軍隊，解除了日本軍的武裝以後卻非法佔領台灣一樣，美國當局，默認蔣政權的非法和「疼愛」，導致了釣魚台列嶼今日的嚴重後果。

美國為何默認蔣政權的非法

從結果來推測，美國之所以默認蔣政權之侵犯釣魚台列嶼，可能是因為它跟美國的利益有關係。

就是說，蔣政權比日本政府聽美國的話。美國人可能以為，如果是日本政府，那麼該列嶼海底油田的探查開發，日本自己都會做，或將抓住大權。但如果蔣政權的話，美國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為釣魚台列嶼的侵犯問題，中日雙方正在爭執得眼紅耳赤的時候美國卻保持冷靜，說着曖昧的話。

為大陸礁層界線問題中日會談可能起風波

十月初將召開的中日會談，將為大陸礁層的開發問題而發生激烈的爭論。

蔣政權方面，為了鞏固他們的主張，今年八月匆匆忙忙地批准了日本並未參加的大陸礁層條約。而在簽字的時候，並保留了「大陸礁層之界線（中國線）的劃定，應與『陸地領土』自然延長的原則一致，不該包含突出於海面的任何礁嶼」的條件。

這是縱令釣魚台列嶼屬於日本，也不能把它當做劃中間線的領土的態度。反此，日本認為，「位於兩國間之大陸礁層的開發主權的界限，依國際慣例，是雙方領土的中間線」。

這是因為釣魚台列嶼和九州男女群島，握有劃分此項中間線的關鍵的緣故。如果釣魚台列嶼不歸屬日本的話，其中間將達不到大陸礁層，而如果以該列嶼來跟中國劃分中間線的話，日本最低限度還可以保有二十萬平方公里的海域。

不特此，中日有關釣魚台列嶼權益的爭執，美國還插了一足，因此使此問題更加複雜。

要之，為了確保第二次對日借款，蔣政權竟發揮了道地的海盜行為，非法佔領釣魚台島，侵犯日本的領有權。這件事對於日本當局，該有「被自己養的狗咬了」的感慨。由此，日本的為政者，實有重新檢討親蔣政權（一邊倒）政策的必要。同時，一億的日本人，更由此而知道蔣政權的無法和橫暴。以及認識我們台人的自主獨立運動的重要性。

---

(1) 1970年9月15日 THE TAI-OAN BIN-PO (昭和40年11月15日 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第208号

台湾民報

自主独立

独立信条

- ○台湾は台湾人のもの!
- ○蒋一味を台湾から追出せ!
- ○中共の侵略野望を粉砕せよ!
- ○自力で独立をかちとろう!
- ○自主独立こそ自由幸福への道

毎月15日発行
発行所 台湾民報社
郵便番号 104
東京都中央区新富町3の17
(泰西ビル)
TEL (551) 2746
振替貯金口座番号 東京 79843番
定価一ヵ年 1,000円 (送料共)

尖閣列島の領有権を主張し 魚釣島を不法占拠

日本領の魚釣島を不法占拠した蒋一味の手下ども、青天白日の海賊旗を立て蒋介石万才の落書きを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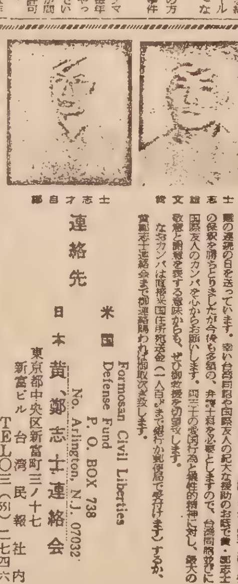
尖閣列島の日本領有は一点の疑いの余地もない

中国人漁民が二十数年来わがもの顔で侵入しこの"実績"が蒋の不法占拠を招く

蒋の海賊行為を黙認した米側も責任の一端

なぜ米国は蒋の不法を許すのか?

大陸ダナの境界線で日蒋双方の会談はこじれる?



士志 黄文雄

士志 鄭自才

台湾独立志士に「救いの手を」

台湾独立黄文雄・鄭自才両志士による蒋経国暗殺（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ニューヨーク市）は邪魔がはいって未遂に終わったが、両志士は逮捕、入院、拘留、裁判という受難の連続の日を送っています。幸い台湾同胞や国際友人の絶大な援助のお陰で、両志士の保釈を勝ちとりましたが今後も多額の、弁護士料を必要としますので、台湾同胞並びに国際友人のカンパを心からお願いします。両志士の愛国行為と犠牲的精神に対し敬意と謝意を表する意味からも、ぜひ御救援を切望致します。

なおカンパは直接米国住所宛送金（一人百ドルまで銀行か郵便局で受付ける）するか、黄鄭志士連絡会まで御連絡賜われば御取次ぎ致します。

連絡先

米国 Formosan Civil Liberties Defense Fund P. O. BOX 738 No. Arlington, N.J. 07032

日本 黄、鄭志士連絡会 東京都中央区新富町三ノ十七 新富ビル 台湾民報社内 TEL〇三（551）二七四六

左方啟事見原報第三版 ←

由釣魚台事件
費正清建立台

過去三年，「萬人雜誌」揭露美國費正清及其一伙人顛覆國府的陰謀活動，已有過不少專文發表。筆者認為還不夠全面，也不夠透徹，更不夠新鮮，應主編之邀，囑撰本文以作補充。其中除小部份為了要敍明這一伙人的來龍去脈，不得不重述之外，筆者盡量將「萬人雜誌」過去沒有說到的人與事，濃縮在本文之內，提出報導。

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兩面政策

費正清顛覆國府的活動，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只代表美國「民間意見」的，因此就有意無意地造成這樣的印象：「台獨」分子的「奮鬭」，已喚起了美國民間「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美國官方則還可以在一種不撕破面皮的情況下，與國府維繫「友好」關係。

這種情形使我們記起了一些歷史事實。清朝末年，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後，他的活動一直都受到日本民間人士的支持，而日本政府則仍然以維持腐朽的清廷的存在為其對華政策。俄國人在中國北伐的時代亦玩了同樣的花樣，一九二七年北伐的國民革命軍中有俄國顧問加以援手，由西北揮兵南下的馮玉祥亦接受了俄援，同時俄人與張作霖控制之下的北洋政府，卻仍然保持了勾結關係。帝國主義者的這些技倆，說穿了，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們必須手裏同時掌握幾張王牌，不管那一方贏了，自己都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此外，它們還可以斟酌自身在不同的國際形勢下，訂立不同的對外政策，因時制宜地對其中一方加以特別支持，使自身的對外政策得以順利推行。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技倆的最大目的，是維持中國的內亂甚或內戰狀態，使它沒法統一，沒法强大。

不過，我們必須在此附帶聲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與北伐統一運動，和彭明敏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孫中山的革命以及北伐運動，不論其實際行動的本質，抑或其標榜的口號，都是謀求國家的強大和統一。因此借助外力只是互為利用，看誰高明而已。唯有彭明敏的政綱是地方割據主義和分裂主義的。當他於去年年初乘美國軍機逃離台灣後，為了掩人耳目不便直接前往美國，曾在瑞典逗留了一段時期。在該地他接受了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的訪問，明白地說出台灣獨立可以便利於美國和中共直接建交。然則，他的「革命」只是替美國人幹的。他的「革命」如果成功，美國人不但可以像倒掉李承晚與吳廷琰一般地整垮還在頑強地保持獨立自主的蔣介石，而且台灣省亦將永遠地脫離祖國的懷抱，而成為美國及其幫閒小日本的傀儡。

費正清這位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主持人、美國最大的福特基金會的調配人，他獲得美國國會以及國務院的半官方贊助，早已成為半公開的秘密。然而，他對台獨的支持只是現階段的任務而已。從他三十年來的半生事業看來，他曾經在國共鬥爭時代為中共張目，在國府遷台後，曾經插足於幾乎一切的反國民黨運動以及反蔣運動。他是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製造內亂的第一線的尖兵。

費正清的反華紀錄

費正清在華活動始自四十年代。當時他已經是美國「太平洋學會」的一分子。「太平洋學會」是美國的一個半民間學術團體，在羅斯福時代美國對華政策的製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抗戰時代，費正清被派遣來華，任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任職期間與周恩來、郭沫若多所往回，並曾至延安。他響應毛澤東的「聯合政府論」，說中共抗日愛國，主張將軍火與救濟物資同時分配給國、共兩黨，並草擬了兩黨聯合制度。同時又以「太平洋學會」中國通的身份，說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他和他的龍頭大師兄拉鐵摩爾左右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製訂。

大陸赤化後，接着就是韓戰，影響到美國的利益，美國國會遂開始調查「太平洋學會」的活動。一九五二年共和黨上台，杜勒斯開始清共，拉鐵摩爾的美共身分暴露，逃亡國外，該學會亦遭解散。費正清遂將陣地轉移至哈佛大學。

大陸即將淪陷前，「太平洋學會」遠東分會會員蔣廷黻、胡適等人在國外另組「自由中國黨」，擬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國府遷台後，該集團即擬在台組反對黨，並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作為喉舌，在社論中公然要求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此時「太平洋學會」解散後的後身「亞洲學會」亦參與其事。後來「自由中國」反對黨事件終因雷震之被捕而告終。

進入六十年代，繼「自由中國」事件後又出現「文星」事件。「文星」是台灣的一間書店，出版一份同名的雜誌，老闆是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之子蕭孟能。一九六二年，該雜誌由一些不滿現狀的青年發動「文化論戰」，並提出「交棒子」問題，獲得民間普遍的同情。其後國民黨中央負責宣傳和文化部門的官員陶、謝等人遂涉足其間，作擁陳誠反蔣的活動。

演變至第三階段，美國新聞處亦加以插手。「文星」遂成為黨中反蔣派、民間自由分子、反國民黨分子、台獨分子以及外國勢力統一戰線的場所。

一九六四年三月，費正清親自到台灣，與文星、中央研究院人物作密談。彭明敏亦於該雜誌上大談非洲獨立運動，並敦促同胞們順此「觸類旁通」。數月後，彭明敏因散發台獨宣言傳單被捕。不久「文星」雜誌亦隨着停刊。

對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收買滲透

中國近代自從受到西方文化衝擊以來，就感到萬事不如人，因此遂產生留學的制度。民國初年，中國人有留學各國的。國民黨執政後，因為對外政策親美之故，造成大量留美的風氣；國府遷台後，更造成一面倒的留美傾向。留美學生多數一去不返，人材外流的結果，使台大等最優秀的學府成為美國大學的預科班。少數「歸國學人」則更獲政府的特別禮遇，系主任、所長之職皆非此輩莫屬。官僚子弟的留美派甚至可以出任部長。此外，一般老教授因為薪俸低微之故，生活都過得很清苦，唯獨「歸國學人」獲得額外的「歸國學人津貼」。「歸國學人」又因為具有「國際關係」，中美學術合作各種基金會之津貼亦多為彼輩所囊括。當權派見到這批由「上國」衣錦榮歸的人士，不禁要禮讓三分。國內的學術界亦視彼輩為學術明星，到處邀請演講座談。凡此種種，皆為買辦學者大開方便之門。

美國方面亦知留學生歸國後必定有意無意地成為美國文化、美式生活方式的宣傳者，或美國利益在華之代表，因此就不免對這批人下功夫。幾間能夠吸收第一流人材的大學——如哈佛、匹茨堡、密歇根皆被裝備成政治與學術不分的訓練所，尤其哈佛大學歷史部門，因由費正清本人坐鎮的關係，進入求學的華人很少有不為其「潛移默化」的。可憐有不少回國想為國家做點事的留美學人，皆被誤導而不自知。但也有心甘情願做走狗的人，例如出身哈佛，在費正清主持單位下作研究的謝文孫，除了本人已入了美籍外，還替費正清的顛覆活動作遠東方面的穿針引線工作。

非哈佛出身，但已身任要職的學者，費正清亦加以收買。例如出身芝加哥大學的許倬雲，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在其任職期間曾應邀前往哈佛費正清所主持的單位作研究，旋即為其基金所收買，而成為費正清在台大與中央研究院的棋子（許某除了是系主任外，又同時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雖然是直屬總統府的一個學術機關，但因為經費不足，致為費正清所乘。費正清身為美國最龐大的福特基金會調配人，每年以美金五萬之數調配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該所即成為其地盤，出賣國家檔案與其他史料與費正清。該所所長郭廷為着配合其買辦學術政策，提出「我們有史料，洋人有方法」的口號為台灣治學方針。然而，費正清滲透中研院的主要關鍵還是前院長王世杰。據他在退休時對記者所說，他任中研院院長任內最值得欣慰之事，就是「架起中美學術合作的橋樑」。

中央研究院「學術合作」的對象就是費正清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費正清的理論還「潛移默化」了台灣學術界。他的「東方社會論」、「中國天朝型模的世界觀」、「合治論」推行的結論是美國應該承認中共、台灣應該獨立，中國有漢奸傳統因此可以華洋合治等。這套歷史解釋居然為「自由中國」與「文星」的主要理論家，前台大哲學教授，以及在台灣對青年影響深巨的導師殷海光所吸收，成為後者大談中國文化的依據。雖然後者可能熱誠有餘，知識不足，沒有了解這套理論的推衍結論。

部份國民黨官僚的媚敵行為

國民黨對黨內外留美派的態度，已經可以間接地說明了它對美國的態度。黨內具有「國際關係」的親美派當然不必談了，整個當權派對美國的態度是一廂情願的，一面要防止顛覆，一面又不敢得罪美國，往往採取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態度。有些人甚至家眷都全部在美國，財產也存在花旗銀行。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當然美鈔還在發揮着最大的功用。

一九六五年後，當費正清的陰謀在台灣遭到胡秋原、徐高阮（已故）、侯立朝等人的揭發後，就有些國民黨官員說此事多餘，其實可以由他們去「說服」、「爭取」費正清云云。其中表現得最出色者莫如監察委員陶百川。而侯立朝所辦的「現代」雜誌，因為直接批評費正清是「美奸帝國主義」，當局有力人士以「有礙中美邦交」之藉口施以壓力，而遭停刊。

費正清在「亞洲季刊」打擊台灣對他之批評者

一九六八年，曾有香港和英國的雜誌遙相呼應，說胡秋原、侯立朝等人所辦之雜誌「受國民黨秘密支持」。與此造謠同時又說「文星」是民間孚眾望之自由主義團體，遭到國民黨封閉云云。

一九七〇年年底，「太平洋學會」的借屍還魂「亞洲學會」的刊物「亞洲季刊」上出現了一篇文章，名曰「費正清及其在中華民國的批評者」，點名攻擊周之鳴、何浩若、徐高阮、侯立朝、胡秋原、吳錫澤等人。說他們「在衡量費正清的學術可靠性時，所採取的是一種防衛的民族主義立場」、「他們的批評不是絕對客觀的，而是把歷史做成一把愛國主義的利劍來捍衛國家」、「他們擁護傳統主義」。該文又說這些對費正清的批評是「國民黨居心之暴露」、「國民黨中國的主要的關注乃是生存。美國與共產主義中國之接近將令後者獲得普遍承認並進入聯合國，這樣終於會成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並且亦會造成國民黨及其在台成立之政權之死亡。這些在台灣的中國作者認為費正清之見解與影響可以引發這種大災難。……可是，跟着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是費正清，而不是傅爾布萊德參議員或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呢？他們對美國政策（筆者按：指當時親國民黨拒斥中共的政策）的批評引起比費正清更大的注意，而他們的公務地位也使他們具有比費正清更大的影響力啊。」

顯然，費正清的笨拙的辯護者還是承認了費某

台獨分子的陰謀、港三角陣地內幕

潛龍

是與顛覆國府、扶植台獨有關的，他們只是希望替費某將矛頭擋掉，說什麼提倡同樣不利國府的見解的美國人大有人在，而且權位和影響力比費某更大云云。但他們似乎忘記了：費正清的「公務地位」是美國半官方的顛覆中國集團的最高負責人啊！

文中又說：「（中美）這些分歧的政策，久已引致兩國之間的不諧，以致終有一天公開衝突的爆發勢將不免，而使支持任何一方的學術爭論皆被捲入漩渦。」在這裏，費正清的狗腿們以「妨礙中美邦交」的大帽子在向國民黨當局施壓力，希望它能壓制反費正清的言論。

令人痛心的是，寫作「費正清及其在中華民國的批評者」的二個執筆人之一居然是中國人。這位名曰張緒心的華人是國民黨官僚子弟，留美學人，曾於一九七〇年以國府非正式代表身份，隨同美國史學會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史學會議，回台以後獲最高當局召見。亦因為如此，張緒心遂成為國民黨中央力捧之青年史學家。國府當局懵閉竟一至於斯！

至於該文之另一合作者洋人戈登，則與在美之台獨分子有勾結，曾在「亞洲學會」之會議中主持台獨小組。

費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務」在台、港建立據點

進入七十年代，國際形勢又有新變化，尤其近來之釣魚台事件使虎落平陽的國府陷入困境，於是國際顛覆集團遂因時制宜地訂出新的戰畧。

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敍述一下費正清集團是如何在台灣重新建立其據點的，以及又如何在香港建立起新的據點，以便在任何突發事件中皆可以形成一種美、港、台三角陣地。

兩年以來，台灣民間一直存在着一份無背景而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刊物——「大學雜誌」。自前年年底起，該雜誌因經費不足而陷入長期的困境。在這個時候，有一位本省籍的陳某出來每月捐出若干台幣支持。該位陳某畢業於台大政治研究所，平時往來於台灣省南北部，接待由美國來台之洋學者，作其研究助理。自從陳某成為「大學雜誌」捐款人後，逐漸在該雜誌中獲得發言權，他的大作每期該必須登於首頁。並且通過他的介紹，使費正清手下華人大馬仔謝文孫成為該雜誌駐美總代表；另一台籍人士劉大任為該雜誌駐美西岸代表。後來劉大任被證明是台獨中央委員會之中央委員，該雜誌在驚怖之下取消劉大任之社員資格。但謝文孫仍然透過陳某控制了「大學雜誌」。至今年元月，該雜誌已經改組，陳某搖身一變而為社長，並且在擴大了的社委中糾集了一些國民黨中央的所謂「開明官僚」，以及一批民間要求改革的熱誠分子，向執政當局提出批判。這是自從「文星」銷聲匿跡以來掀起的又一次高潮。

謝文孫派包奕明來香港「統戰」

現在讓我們說說香港的情形。幾年以前，費正清的大馬仔謝文孫又派遣其馬仔包奕明（錯石）從美至港，作統戰工作。包奕明來港後又獲日本企業界方面支助，透過包奕明，香港的某些情緒分子及新左派分子遂被不知不覺地納入國際戰畧的運動軌道。當然，也有一些雜誌刊物是美、日直接收買的。某些文化大集團的後台老板是美國人，已成公開的秘密。日方亦收買了一些報刊，例如某新左派報刊本來經費左支右絀，自去年十月接受日援後，版數增加，主持人亦過着很新潮的浪漫生活。

自從去年釣魚台事件發生後，國際顛覆集團發覺這是拖垮國府的大好機會，於是就着手強姦愛國同胞們的熱情，使愛國運動變質。但在全美第一次釣魚台大示威時，愛國同胞們的運動動機純確，始終保持步伐不亂，陰謀分子無法控制全局。於是，他們又策動本年四月份之第二次。為了拖垮國府，以便利美日在攫取釣魚台外還可以攫取我國台灣省的領土，他們必須造成港、美呼應，一致搞臭國府的聲勢。為了這個目的而響應美方同路人的活動，由包奕明以及新左派控制的一些團體，除了發動遊行示威之外，還舉辦「公開論壇」，以製造香港「民意」響應美方同路人。

對釣魚台問

凡是中國人，必然反對美國將釣魚台列島移交給日本的聲明，誰不反對這件事，誰就是漢奸，並且是中國人民的公敵。

然而，壞蛋常常會裝成君子，騙徒常常會僞裝為殷實的人。

我們必須注意：目前最急切需要保衛釣魚台列島的是誰？

絕無疑問，那是中華民國政府！理由固然是保衛祖國領土的完整，同時也由於豐富的石油資源。這豐富的石油資源，將是我們反攻復土的動力資源。因此，最先提出保衛釣魚台列島主權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毛共。更因目前國府的主要目標是光復大陸，當大陸光復以後，有什麼問題不能依理依法解決？於是國府在據理力爭之餘，因應現實環境，計劃中日韓共同開採石油。

在目前，最懼怕國府反攻復土的是毛共，因此，毛共便以「保衛領土主權」的口號，佯裝愛國，而實行破壞國府開採石油的計劃，並且企圖污蔑國府「出賣領土主權」。

要保衛我們的領土主權，毛共應該首先向蘇聯索還帝俄侵佔我國的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此外，香港也是在外國人統治下，何以毛共還不斷的與英國人打交情？

肯定的，毛共不敢向蘇聯索還失土，同時也暫時不願收回香港。

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多次聲明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的領土，並且計劃開發該地的石油資源的措施是正確的。

五四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這運動對中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可是這運動雖然有其良好的作用，同時也被共產黨乘虛而入，造成今日中國大陸的慘劇！

抗日戰爭是一件轟轟烈烈的民族聖戰，可是也被共產黨盜用了，造成今日中國大陸的慘劇！

「和平與自由」本來是好事，但這口號也被共產黨盜用了，結果中國大陸人民都失去了自由，成為奴隸，日夜被鬪爭！

乒乓球比賽本是運動節目，毛共卻把

「公開論壇」中企圖混水摸魚

本年四月十八日在聯合書院舉辦的「公開論壇」是很有趣的。名曰「公開」，當然任何派別都控制不了會場，而且那天的情況也很有分寸，不偏不倚，主要矛頭是指向台獨、日本軍國主義以及美日勾結。有一左仔上台大罵「蔣幫」亦被轟下台，大家一致反對分裂，認爲不分左右都應該共同對外。但是我們事後發現公開談論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因爲搞這次活動的集團已事先印好了傳單宣言不分的啓事，其中譴責「台灣當局外交人員沈劍虹竟稱『釣魚台現屬美軍托管』，全力方便美日侵略？」但根據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五日中央社台北電，國府外交部次長沈劍虹發表談話的上下文系絡是：「此刻琉球羣島及釣魚台都在美軍代管之下，我們已決定正告美國，現在爲了釣魚台列島問題，中日已發生爭執，希望美方加以注意。」他們如此斷章取義，已失公正之意，「公開」也者，不過吸引各派人士替他們自己壯聲勢而已。會後大家由主持人建議宣誓，並高呼預先製定沒經大會同意通過之口號，其中「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美日勾結」，當然沒有疑義，但「打倒一切賣國賊」的含義卻是不清的，有些與會人士可能認爲是指台獨，更多的人便不假思索。但如果我們對照預先印好了的傳單宣言不分的啓事，就知道何所指了。不管「公開論壇」的內容是如何不偏不倚，主管人士只要將事先印定的啓事，以及被當作是大會一致通過的口號寄往美國，就可以達成强姦香港民意的目的。反美、日和反台獨只是一種烟幕，因爲美、日擺明是侵略者，而且只是外國政府，多一人少一人反它們也不會垮台，台獨是過街老鼠，早已臭名昭著，再搞臭也臭不到那裏去。反美、日、台獨的口號反而可以導致大部份眞正愛國人士遭其利用。

國際顛覆集團的手腕是絃樂四重奏方式的，有的可以故意偏左或偏右，有的可以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而其目的則一。許多愛國青年的熱誠反被其牽着鼻子走。他們要保衛釣魚台，但結果可能連台灣省都搞掉。我們應該重申「外抗强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但「國賊」何所指，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明白了。而今日眞正要除的國賊，是「台獨」！

它們爲政治鬬爭的手法，離間美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

近日美國、香港和台灣的愛國人士均熱烈地憤慨地爲保衛釣魚台列島而示威、抗議，這是英勇的行爲，然而，共特也滲透入內了！

在舊金山示威時，有人罵「國民黨走狗奴才」，結果引起愛國青年的憤慨，引起打鬬。據美國舊金山西部中國愛國學生聯盟揭發，在加州大學有董×霖、郭×芬、劉×任等三個共黨分子，利用釣魚台事件發表「戰報」，反對中華民國政府。

四月十七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人員在港大校園派發傳單，說：「日本軍國主義正磨刀霍霍，準備重溫其『東亞共榮圈』的殘夢。美日侵略勢力又策動一些漢奸份子大搞『台獨』活動，企圖分裂我國。一九六九年底，尼克遜──佐藤的『美日聯合公報』竟公然提出台灣、南韓是『日本安全不可缺少的因素』，妄圖將我國台灣省及南韓地區淪爲日本的變相殖民地。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在美國的縱容和慫恿下，侵佔我國釣魚台列島主權，所謂『中日韓』共同開採石油資源，這都是蠶食我國領土的鐵證」。

的我見

古鶴翔

在四月十六日，珠海、廣大、香江、聯大、華僑、德明、清華、遠東等八大院校校長，也說：「㈠我們反對美日私相授受，出賣我國的領土。㈡擁護我國政府維護釣魚台列嶼的主權！㈢任何野心份子企圖假借保衛釣魚台的名義以製造紛亂，破壞團結，則不獨無補於國，且爲民族的罪人。㈣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爭取維護領土完整的勝利！」

上述兩則聲明，很明顯的都是反對日本人侵略釣魚台列島的。無可否認，青年學生大都是愛國的、熱情的、純潔的，因而也是較衝動的。他們反對台獨，那是正確的；他們反對日本侵略釣魚台列島，也是正確的。但反對中日韓合作開採石油資源，那就有問題了。須知國與國間合作，只要雙方有利，何能與「領土主權」混爲一談？目前蘇聯也要與西德合作，難道是西德侵略蘇聯麼？希望青年學生諸君冷靜一點，切勿被壞分子所迷惑！難道大陸淪共的慘劇，還不能給我們以警覺麼？深信諸君必不願失去自由，不願成爲共產黨的奴隸！

蔣總統領導抗日戰爭八年，抗戰勝利後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了全國的租界。難道這些事實，我們看不見麼？

可是，聯合書院發出的傳單說：「爲什麼在領土主權被侵犯之際，台灣當局外交人員沈劍虹竟說：『釣魚台現屬美軍托管』，全力方便美日侵略？」該傳單還說：「爲什麼台北當局要與日本、南韓在美日資本支配下『共同開發』釣魚台列島海底石油資源？」

爲什麼？讓筆者予以答覆罷：第一點，關於托管問題，那是事實問題，正如香港現在由英國統治着一樣，那是現實問題。難道我們可以說「現在香港不是英國統治」麼？

至於第二個問題，即中日韓共同開發石油資源問題，前面已予答覆，這兒筆者只想再强調一句：毛共最怕中華民國獲得充足的石油資源！最後，筆者還想指出：八大院校校長的聲明，確實是愛國的聲明，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傳單，字裏行間，卻充滿了問題。希望大家冷靜些：目前我們只留下一個反共復國的領導中心了，誰想打擊這中心，便是民族的罪人！

編者按：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一個本港愛國青年的純正組織，四月十八日在聯合書院張祝珊堂「公開論壇」所發出的傳單上，另有兩個「釣魚台事件研究及行動委員會」、「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連署其上，就把這「論壇」搞混了。專上學生聯會也受了他們利用。因此，這份傳單上，前半段大罵「台獨」分子是漢奸；中段提出的五條中，又有兩條是台獨的論調。天真可愛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同學們，現在你們會知道「台獨」分子利用你們的愛國行動在做賣國的事了吧？請看看第六、七頁「台獨」的賣國罪證！

是檢討中、美關係的時候了（下）

岳騫

丙　美國可欺而不可親

若干年前傳出一個這樣的笑話，中美洲一個小國在國會討論預算時，發現了大筆赤字，當時的國會議員忽然想出一個解決赤字的辦法，要求政府與美國宣戰，因為一旦打敗，一切都可由美國包起。但是外交部長卻慢吞吞說道：「不過，我要提醒各位，如果我們打勝了怎麼辦！」這個笑話流傳甚廣，說這個笑話的人，是感於美國對日本的扶植不遺餘力，對過去的敵人，遠勝過多年來共生死患難的盟友，因此，想起了對美國宣戰這一個「絕招」。

這雖然是個笑話，我們卻可以在此領悟出一個道理，就是美國這個國家實在只能欺而不能親的，此種例子舉不勝舉，隨便拈出幾件，以證我說。

美國自立國以來，給予損害最大的首推日本，我們看了「偷襲珍珠港」一片可以看出，日本那次的不宣而戰，對美國人的生命財產損失何等巨大。還有日本對於美俘的虐待，有些事確使人髮指，就連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日本不宣而戰後被拘捕，關進了集中營，也受到最惡劣的待遇。按說美國人對日本應當懷有堅強的敵意才是，但事實上正好相反，美國在佔領日本後，對日本的扶植，超出了任何友邦，使人會懷疑，到底是誰打敗了誰，好似戰敗的是美國而非日本。

其次再說到美國同印巴的關係，二次大戰後，印度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分為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這兩國的政治立場也有顯著不同，印度在尼赫魯領導下，建立第三勢力，自稱要在美蘇之外另組一個集團，也就是以後所謂的「亞非集團」。尼赫魯雖然號稱中立，實際上卻是中間偏左，始而傾向蘇聯，繼而諂媚中共，專與美國為難，無論在任何國際會議上，幾乎美國所贊成的，印度一定反對。尼赫魯此種作風，就是看透了美國可欺，欺負美國不但沒有危險，還有極大的好處，如果欺負蘇聯與中共，馬上就會有麻煩。果然，印度越是欺侮美國，美國越是巴結印度，把尼赫魯當成一寶，二十多年來，耗費美國納稅人金錢最多的是印度，到今天仍然是美國的包袱，任何一年如果沒有美國運去大批糧食接濟，印度就要有百萬人餓死，至於經濟與軍事的援助，數字也大於任何盟國，美國之於印度，總算是恩深義重，但是換得了什麼？只換得印度在國際場合上與美國為難，國策依然是中間偏左的不結盟政策。可是美國對此毫無怨言，小心翼翼地伺候印度當政者的顏色，恐怕失去了印度，就有亡國之禍似的。

回頭再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一開始就站在美國領導的自由反共國家一邊，忠心耿耿。當時美國策劃的區域性組織，在歐洲有大西洋公約；在中東有巴格達公約（伊拉克政變後改名中央公約）；在東南亞就有東南亞公約，這三個集團並無橫的聯繫，而是靠會員國本身聯繫，美英法均是大西洋公約及東南亞公約的會員國，但均未正式參加中央公約，美國尚是觀察員。英法連觀察員都不是，對於這三個公約國的聯繫，基本上靠兩個國家，大西洋與中央公約的聯繫靠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是這兩個公約的會員國；中央公約與東南亞公約的聯繫靠巴基斯坦，因為巴國是這兩個公約的會員國，由此可見巴基斯坦地位何等重要。巴基斯坦當時當政人物的外交政策更堅決追隨美國，例如巴基斯坦原承認了中共政權，但有關中國代表權投票時，一直站在美國一邊。對這樣一個忠誠的盟友，美國應該予以支持吧？實際不然，凡是有印巴之間發生爭執，大而如克什米爾爭端，小而如邊界零星衝突，美國一定站在印度一邊；對於兩方援助，也是先印後巴。到了最後，巴基斯坦實在忍無可忍，乃一怒而向左轉，目前已成為中俄共在東南亞的前進基地，孰使為之，孰令致之。

再其次說到中共這次准許美國乒乓球隊去大陸事，本來這是一個極端平常的事，美國政府與國民若稍有自尊心，也應持之泰然，即使有心同毛幫打交道，也不要表現得如此猴急，庶幾不失大國丰度。而事實不然，因為這一群人去了一趟大陸，美國從上到下真的舉國若狂，世人僅看到尼克遜要帶女兒去大陸渡假，已覺得醜不可耐，尚未見到此地一批年青的美國人的醜態。香港有一間學術機構，其中有一批「小毛子」本身雖然是美國人，卻全心全力反美崇毛，相信毛澤東的兒子也不會如此愛毛澤東，平日若聽到有人罵毛澤東，簡直比掘了他的祖墳還要憤慨。實際上，中共當時還是把他們當成美帝特務，完全以敵人相待，他們也曾申請去北平「朝聖」，連回信都無，雖然如此，卻絲毫不改其擁毛之心。

這次毛幫居然准許乒乓球隊入了大陸，這還了得，他們那種欣歡鼓舞的情狀，若僅僅是站在美國人的立場慶祝美毛勾結成功，倒也罷了，而這批碧眼黃髮的小毛子卻是站是「毛主席」一邊，慶祝美帝被迫向中國人民低頭認罪。說來是多麼滑稽，世間那有這樣賤格的民族，不特這一群小毛子如此，就是美國國內報紙佬，民意代表的作風也是愛毛甚於愛自己的國家，以這次越軍入寮的戰役來說，越軍打勝了，美國報紙不予刊登，或者刊出而加以辨正，指這種消息是偽造；如果越軍失敗消息刊出，或者在這次戰役中美國有多少空軍人員陣亡，馬上各大報全當作頭條新聞，興奮萬分，只差未套紅而已。號稱世界第一強國，活躍分子皆是奸細，他們

不愛自己的國家又何愛於盟友？明乎此，可以知道美國隨時出賣盟友絲毫也不奇怪了。

總之美國一貫的政策是欺善怕惡，國民充滿了被虐狂的心理，結果只有使親美者反美，原本反美者更反美，最後將變成世界上的孤立國，雖欲不回到孤立主義，亦不可得了。

丁　我們何以自處

美國必自亞洲撤退，已經是鐵的事實，只是撤退的遲早問題，美國將來所能給予亞洲自由國家的，只有武器彈藥，決不可能再派一兵一卒入亞洲作戰。因此，不論中國或者東南亞其他自由國家，都要爲自己的獨立付出重大的代價。乘此機會，我們應當切實的來檢討一下外交方向，當沒有美國人的時候，東南亞會出現什麼情況？

在美國宣佈退出東南亞之前，英國已定下日期撤軍，但在保守黨上台後，又將原來撤軍計劃取銷，但美國一旦撤出東南亞，英國也未必還能留得住。到時，東南亞必然要出現眞空，那時將會有三種力量激盪，一是蘇聯；二是毛幫；三是東南亞國家的團結組織。

一、二兩種力量暫時不必去說它，只說一說東南亞國家的團結組織。在可見的將來，東南亞尚不可能出現一個全面性的區域組織，因爲在這一個區域中，有標榜不結盟的印度，有一心想結共自保的大馬，都不肯和其他國家共同反共，所以組成全面性的區域組織，尚不可能。但小型的區域聯防已經在醞釀中，首先出現的是英聯邦五國的聯防組織，自是英國在幕後策動，準備在英國撤退後保衛自身的安全。但一向與美國訂有盟約的國家中，韓、菲、泰、越及寮、高，一旦美軍撤退，勢必也要團結以自保。在過去，美國的打算是希望日本接班，在美國退出亞洲後，由日本領導亞洲國家，但實事上則格格難行，因爲就軍事方面來說，日本自身尚需要美國保護，安有餘力以保護其他國家；在道義方面，今日的日本與進行「大東亞聖戰」時的日本並無本質的不同，爲了釣魚台一列荒島尚且對中國落井下石，若使其出面領導，東南亞國家安能放下心。日本唯一能貢獻於東南亞的只有經濟援助，但日本人的援助將較美援更難領受，這也是可以想得到的。

故未來的東南亞，還是要靠自由各國自救，中、韓、泰、菲、越、高、寮七國，除去寮國尚有些許顧忌外，其餘六國對共黨尤其是對毛幫的敵愾同仇原無二致，正可結成一個新型的東南亞聯盟，在軍事上成爲一個大西洋公約式的同盟國，經濟上形成一個歐洲共同市場，軍事經濟都可以自給時，自然就可以保衛本身的自由以觀天下之變。

這一個東南亞反共同盟，還可與英聯邦五國聯繫，作爲呼應，其中星、馬雖不願反共，但澳、紐則堅決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彼此可以爲援，兩個組織若能在經濟上組成一個共同體，也有助於整個的反共前途。

不特如此，當美、英勢力全部退出亞洲後，蘇聯勢必乘機而入與毛幫拗手瓜，蘇聯誠然也不是好相與，但就現在來說，總要好過毛幫，兩害相權取其輕，東南亞各國也未嘗不可聯俄以制毛。如果運用得宜，相信亞洲反毛共前途，將較美國留在亞洲要光明得多。我們既然是感受威脅最重的國家，更應當努力推動東南亞反共國家聯盟，雖然美國暫時尚未退出，但也只當它已退出，不必再對美國存有半點幻想。美國把我們當作包袱，許多鴿派分子公開揚言最好是台灣陸沉了，因爲有台灣存在就阻礙了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但在我們看來，美國何嘗不是我們的包袱，韓戰發生時，我政府決定派劉安琪兵團參戰，爲美國阻止，越戰也禁止我軍參加，在毛幫最困難的兩年，極力阻止我軍反攻，錯過了許多良好機會，對於這樣一個朋友，究竟是益友還是損友？是很值得我們檢討的。

最近由於毛幫與美國正式勾搭上，香港的人心也在變，一些反共的報紙開始改變聲調，不稱中共與美國而稱「中美」；還有許多商人本來打算雙十節去台灣的，也不敢去了。對於這些人，除去覺得可憐外，也覺得可笑，經過毛幫在大陸統治二十二年的活招牌，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一個報人無論如何左傾，也趕不上文滙報的徐鑄成，新民報的鄧季惺夫婦，這批人那裏去了？論到名聲響亮，任何報紙也趕不上大公報，大公報呢？連影子也沒有了。至於商人附共的，更是家破人亡，大陸上根本沒有商人這個階級，商人想在共產黨統治下謀生活，是百分之百的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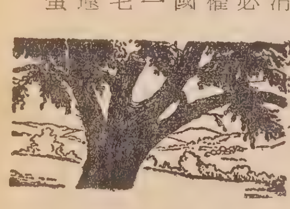
總之，毛幫如果來了香港，無論貴賤長善，左右工商，是同歸於盡的局面，你無論怎樣改變，也適應不了。他不來你又何必改變態度？

共產黨是不是眞强？毛幫是不是有一天眞能統治東南亞？美國人看法可能如此，但反共的中國人看來並非如此。別的不說，試從基本上來檢討共產黨，可以發現，共產主義已經死亡，從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敲起喪鐘，到了中蘇共在珍寶島大戰正式下葬。兩個共產黨爲爭一個小島而作戰——已經與馬列主義背道而馳，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一貫是共產主義的尅星，民族主義興起，共產主義必然滅亡，等於太陽升起，月亮必然下落，此不易之理，任何人皆不能扭轉形勢。

共產主義已經滅亡，共產黨雖然存在，已失去靈魂主宰，等於行屍走肉，安能長久？我們能看到共產主義滅亡，自信也能看到共產黨的滅亡，此一信心，從未動搖。

共產黨政權最後將在世界消失，原無可疑，但最先消失者必然是毛幫僞政權，因爲毛僞政權內有軍人割據，外有正統的中國政府對立，毛澤東風中之燭，一旦暴斃，內部必亂，到時就是毛僞政權的末日來臨，也許美毛還來不及建交，這個政權便已完蛋了。

（完）



周恩來已大權在握

魯遲

文革以後，好多人都推測周恩來藉軍人之力已握大權；但是直到最近中共邀請美乒乓球代表隊訪問大陸之前，筆者僅認爲以周恩來爲首的當權派已得勢，在重大政策上還受毛派的牽制。現在從中共邀請和接待美國乒乓球代表隊的情況看，確信周恩來已經大權在握。

毛路線的象徵已被削除

毛澤東這個馬列主義的酸秀才，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集團，因爲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所以咬牙切齒痛憤赫魯曉夫，眞正的原因是因爲老赫淸算史大林的獨裁主義，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動搖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獨裁權位。蘇共一九五六年三月淸算史大林，中共九月舉行八屆代表大會，從黨章中砍去「以毛澤東思想爲一切工作指針」的那一段話，並且設立了五個副主席，在政治局中設立了常委會，具體而微建立了集體領導制。毛澤東從那個時候起，開始走了倒霉運。

表面的理由是指老赫背叛了馬列主義，實行現代修正主義。所謂「修」是指放棄了馬克斯、列寧的暴力革命路線，主張和平過渡，是說各國共產黨可以從選舉、議會軌道來取得政權，如智利的左翼聯盟，於去年十一月憑選舉上台執政，而與古巴卡斯特羅，打游擊憑槍桿子奪取政權完全不同。毛澤東堅持「槍桿子裏出政權」，赫魯曉夫則認爲可以「和平過渡」。這是老毛反老赫的一個重點；其次是對美國的態度問題，赫魯曉夫主張與美國和平共存，和平競賽；毛澤東則認爲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領，與任何國家可以和平相處，獨對美國必須劃淸敵我，孤立之、打擊之，有朝一日和美國進行你死我活的決戰。不共戴天，絕無緩衝的餘地。因此一九六四年，美國親共記者史諾訪問毛澤東時，毛澤東告訴史諾，在他這一生，見不到中美人民的和解。以上兩點是毛澤東路線兩大特徵，這兩點被取消，就等於取消毛澤東路線。毛如尙有一口氣在一定要堅持到底，如果還握有權力，是絕對不容許改變的。現在被改變了，表示毛路線已經被收起，被擱置了。

近萬共軍看美隊表演

交換記者，運動選手，學生，發展貿易，這本是尼克遜就任總統時對中共表明的要求。最近中共邀請美乒乓代表隊訪問大陸，並且准許九名記者隨隊訪問，是單方面的實行了尼克遜的要求。這是對美國露骨的主動妥協！

中共雖然宣傳，他們是將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區別得很淸楚的。團結美國人民，正是打擊美國政府的手段。事情果眞這麼簡單嗎？

中共乒乓隊此次在日本及本港表演，從不宣傳毛澤東思想。美國球員在北平「工人體育館」比賽，館中的毛澤東肖像不翼而飛，反美標語也被取消，易換上「歡迎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大標語。

周恩來接待美國球員和記者，唏寒問暖，閒話家常，絕口不談毛澤東和毛思想。

中共和美國兩隊比賽時，一萬八千觀眾，一半是「解放軍」。二十一年來，成天被教以「打倒美帝」的士兵，現在在沒有毛像，沒有反美標語的體育館中，看美國球員和中共球員作友好比賽，他們當如何想法？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聲明，認爲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逃避的使命。今年二月美軍支持南越軍入寮作戰時，中共連發兩次外交聲明，各省市發動近四百萬人示威，現在居然和美國講求「友誼」了，這變化有多大，大得無法想像。

欲闖入聯合國

周恩來在招待美國球員時曾說：「這次你們接受我們的邀請前來訪問，使中美關係展開新頁，將來會有更多美國人前來，包括一批記者……。」這無異是說，這次邀請美國人訪問，是向美國人打開竹幕，歡迎美國人來往。這些話充分表示了周恩來的自信。顯示他不僅是政策的執行者，並且是政策的決定者。中共官員私下告訴美國記者，這是周恩來最活躍的一次招待會。

早在去年九月，周恩來就已經對美記者史諾透露，歡迎美國朋友前來訪問，只要不製造兩個中國。當時美國還沒有取消禁止美國人赴中國大陸旅行的限制。尼克遜於三月間宣佈取消禁令之後，周恩來立刻就採取了行動。

從去年十一月中旬以來，所有的毛派人物都面目黯淡。迄今爲止僅姚文元一人偶爾露面，在招待美國球員前夕，亞洲小丑施漢諾大張「國宴」，宴請中共首要，無一毛派被邀參加。這與一九七〇年五月，中共設宴施漢諾時，江靑在宴會場中，脫去制服上身，露出黑綢短袖襯衫，到處打招呼的神情，以及林彪之妻葉羣坐在黃永勝之旁，指手劃腳的情形，眞是風景依稀，人事全非了。

周恩來目前對美國發動的和平攻勢，以及最近和科威特、喀麥隆兩國建交時，根本不提台灣問題，顯示中共急欲以最快速度闖入聯合國。爲達這個目的，必須獲得美國贊助，至少不再如過去的破壞與反對，只要美國一中立，中共即可達到目的。

關於聯合國，毛澤東毫無興趣。毛在一九六四年會對史諾說：「就中國說，中國自身也是聯合國。中國有很多少數民族自治區，拿任何一個自治區來加入聯合國，比那些使用票權來剝奪中國議席的任何一國，在人口和面積上都要大。」

他又說，亞洲會議實是另一個聯合國。

目前中共急着入聯合國，是周恩來路線，不是毛澤東路線，彰彰明甚。

乒乓外交中的頭髮喜劇

—馬行田—

上月，筆者曾經寫過一篇題爲「頭髮的悲劇」的短文（載本刊一七七期），談及頭髮政治。

近日，隨着美國乒乓球隊入大陸，這件事成了重要新聞。筆者對尼克遜和周恩來（毛澤東未上場，故只提周）打政治乒乓不加置評，但對周恩來談及嬉皮士的問題卻要寫幾筆。原來周恩來在談這問題時販賣頭髮政治。這一回，中共的頭髮政治宣傳卻是以喜劇形式出現的。

據報載，周恩來對西方青年（包括日本的）的長頭髮並不陌生，他對美國乒乓球選手科恩說，他曾經同英國的一個長髮青年會談，還見過來自日本的長髮青年。這說明周恩來早就對於長髮問題「胸有成竹」。他對這個事物是反對還是贊成呢？報上沒有說，但我們從中共在「文革」期間對頭髮大肆砍殺看來，可以肯定是對這種「資產階級沒落的產物」甚爲憎恨的。

我們可以作如此並不是無稽的設想，如果在「文革」如火如荼大破「四舊」期間，科恩披着長髮置身大陸的話，很難保證這位先生能保住他的頭髮陣地，更不要說「送肉上砧」去問周恩來對此作何感想了。

事實上，根據周恩來的談話，我們也可以分析得出，他對長髮是持反對態度的。他說：「如果一個人自己做事，另一個人發覺它不正確，那麼這個人便應該改弦易轍。」不過他不直接表示反對，繞了一個圈子，把他的反對意見說成是「建議」。科恩此行能確保長髮而歸（本文脫稿時，相信科恩已經在洛杉磯同他的長髮朋友大談訪問周恩來印象記了），實在有賴於目前中共微笑外交的恩賜。

「見縫就鑽」是中共政治手腕的特點之一。目前世界上對中共的姑息主義，就使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有縫可鑽，有機可乘。尼克遜向中共頻送秋波，中共默不作聲，卻於名古屋的「乒乓乒乓」聲中，施出了一手「民間往來」的絕招，譜出了一首「乒乓舞曲」，尼克遜聞歌起舞，甚覺輕鬆，殊不知卻按着中共的拍子在跳華爾滋。周恩來和科恩談長髮問題，也是「見縫就鑽」。他當然在事先不一定估計到科恩會和他談嬉皮士問題，但當科恩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就借題發揮，販賣其頭髮政治了。

周恩來首先表示他對長髮有興趣，但又假裝對嬉皮士不十分清楚，似乎矛盾。其實不然。說他假裝，因爲他說了「我們了解青少年的思想」，這是最好的註腳。前文引述的他的「建議」也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有興趣」、「不十分清楚」、提「建議」等等幾招之下，他就從頭髮問題販賣他的政治了。

周恩來販賣了什麼呢？其精髓是「不滿現狀」「尋求眞理」八個字。

不滿什麼「現狀」呢？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現狀嗎？當然不是，他的話是對外國青年說的，那只能是鼓動外國青年不滿他們自己的國家的現狀，因爲一切沒有「解放」的國家都是「不好」的。誠然，大陸上確有許多令青年不滿的現狀（例如下放勞動等等），但大陸的青年卻沒有這種權利，更不用說要「號召」他們不滿現狀了。

尋求什麼「眞理」呢？周恩來沒有明確地說，不過，我們可以理解，那當然是尋求改變「現狀」的「眞理」了。這就是說，尋求「革命」的「眞理」。他那故弄玄虛的談話給這個問題下了一個註腳，他鼓動西方的青年「嘗試新的事情，但有一件跟大多數人民有關的事，那便是大多數人民如何能進步及獲得幸福」；而「進步只能通過精神世界獲得」，「精神必須轉化爲物質形式才能獲得進步」。周恩來在這裏成了哲學魔術師，把他的話翻譯成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成了「你們要不斷革命，爲全世界的人民謀幸福，而光有理論是不行的，理論必須結合實踐，要通過革命建立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周恩來的魔術利用了青年人追求進步的心理，販賣了中共「世界革命」的私貨——哈囉，外國的年輕的「朋友們」，起來反吧！科恩先生，回去打倒五角大樓的兔崽子吧，我們可以做「同志」。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尋求眞理」這四字「眞言」當然也不是衝着大陸的青年說的，大陸曾經有許多青年在中共的煽惑之下去尋求「眞理」，結果作繭自縛，現在他們只有「服從」「眞理」的權利，而再沒有「尋求」的權利了，倘若這些小子尋求起什麼「眞理」來，鬧成像對劉少奇那樣鳴鼓而攻之，這還了得？周恩來才不會也不敢做這種傻事。如果要尋求「眞理」的話，那只有一條，就是從「紅太陽」那裏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戰無不勝」的「眞理」，這一點，倒是對大陸的青年和外國的嬉皮士都一視同仁的。君不見，早兩年在大陸和海外向中共治下的臣民和外籍人士，大送紅皮書那種廉價或免費的「眞理」麼？

筆者對嬉皮士的評價不置可否，尊駕的頭髮嫌長，自己剪短就是；要留成披肩式，悉聽尊便。筆者就是留短髮的，理由是懶於梳理。如果有人以政治爲因由來波及「父母所生」的頭髮，則我是反對的，這是侵犯人權的問題了。科恩先生如果了解大陸上曾經發生過頭髮的悲劇的話，不知對此作何感想？不過有一點可以奉告，清華園那些莘莘學子，連穿什麼服飾也沒有選擇的自由，看「紅樓夢」也不容許，更不用說能夠留着使周恩來裝着對閣下感到興趣的那頭長髮了。至於按照中共式的「革命」，能不能使大多數人民得到幸福，還是由科恩先生去考慮回答。一個對「資產階級」深惡痛絕的共產黨人忽然對長髮黨發生了雅興，並高談闊論，對於已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頭髮政治更臻登峰造極，這在常鬧頭髮悲劇的竹幕中，未嘗不是上演了一齣頭髮的喜劇吧？而我們從這位喜劇演員的微笑中，還是看到了「內在的表現」。

豺狼難馴

賣油郎



豺的形狀像狼狗而體瘦，長四尺許，毛為茶褐色或灰黃色，口吻尖長，口裂甚深，所以嘴張得特別大，牙齒銳利，生性兇猛，以小獸為食。牠的四肢前長後短，每肢五趾，各有鉤爪，爪間有小蹼相連，所以會游水，吠的聲音和狗差不多，人們呼之為「山狗子」。狼的形狀也和狗相似，長約五六尺，毛為黃灰色，肩部高聳，尾巴下垂，四肢長，能涉水。這兩種野獸都是食肉的，專長欺負小動物，有時還吃人。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厭惡的東西，「詩經」：「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孟子」：「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管仲對異族之入侵中國，則喻之為「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狼子野心」則是自周朝便已流行起來的罵人話。

技術高的馴獸師，連最兇猛的野獸，如虎豹獅象之類，都可以訓練得伏伏貼貼，讓牠們作各種表演，但對於豺狼卻毫無辦法，誰曾見過馬戲班中有豺狼玩把戲？那便是由於牠們野性難馴之故。

豺狼不僅無法養得馴服，而且轉眼無情，常常恩將仇報，「中山狼」的故事最能說明這一點。

相傳戰國時，趙簡子獵於中山，遇到一隻野狼用兩隻後腿站在路心大叫簡子，率眾圍捕，中山狼走投無路，幸虧東郭先生救了牠。可是當這條狼脫離危險之後，卻對東郭先生恩將仇報，要用他的身體來填飽肚皮，並有許多牛鬼蛇神支持牠，幸虧最後來了一位有良心的人，才把忘恩負義的中山狼制伏。

中山狼的故事，很像日本人，我們這位「芳鄰」自十四世紀起，便是為害中國的海賊，明太祖曾派吳禎巡海、湯和築瀕海城以備倭寇。明成祖時，倭寇犯遼東，為總兵劉榮所敗；嘉靖時，倭寇犯我江浙，陷我平海，後為戚繼光驅走。餘如奪我琉球、朝鮮（原為我藩屬），佔我台灣，逼我訂二十一條，強奪我東北四省還不滿足，又於蘆溝橋發動戰爭想把中國整個滅掉！如此千年世仇，無條件投降之後，我國以德報怨不索賠償，現在竟想侵奪我釣魚台，這行為恰是中山狼對東郭先生的態度！

保衛釣魚台的呼聲，已在各地響起，這證明東亞睡獅已經覺醒不甘任人宰制了！詩曰：

一、東郭心軟救豺狼，救得豺狼險命亡。
莫謂豺狼無道義，豺狼永遠是豺狼！

二、豺狼陰險世無倫，要把睡獅一口吞；
二十年前德報怨，
而今又想試狼吻。

注意毛共的攻心戰術！

葉其真

大陸乒乓球隊在出國比賽時，引誘了一羣天真的美國球員入大陸去，並且予以盛大的歡迎，熱烈的招待，甚至周恩來也予以接見，於是有些美國球員已佩戴毛章，把從大陸獲得的釣餌視同拱璧。還有個別球員表示願意永遠居留在大陸。這實在一點也不出奇，試想那些頭腦簡單的美國青年，突然獲得「殊榮」，坐上有冷氣設備的火車，享受着珍饈百味，聽着共黨的花言巧語，焉能不墮入彀中？

香港有些青年甚至成人，倘若突然受到共黨這樣隆重的款待，如非對共鬭爭的老手，也會上當。——因為這兒是「不談政治」的地方，不少青年實在搞不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分別，更不知道共黨的真面目！

以反共老手著稱的尼克遜應該是不會上當的了，然而他迷惑於總統的寶座，玩弄權術，不斷的向毛共送秋波，企圖在表面上緩和美毛關係，以求取連任的機會。至於美毛接近以後，美國將會遇到什麼危險，尼克遜已不遑顧及了！殊不知毛共決不會緩和對「美帝」的鬭爭的，毛共不過利用美國球員，施行統戰手法，引誘美國人民反對美國政府而已。——這是毛共的攻心戰術！

毛共的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即赤化全球；要赤化全球，必先顛覆美國政府；要顛覆美國政府，最方便的手法便是以甜言蜜語引誘美國的青年人了。

左傾的錫蘭政府，毛共尚且不能容忍，赤色的蘇聯，毛共尚且認為不夠革命（因蘇聯不願立即發動核子戰爭以赤化全球）；毛共怎能容忍美國政府？

我們可以斷言，美毛接近以後，美國將更混亂了，花花公子甘廼廸之流，將更活躍了。

在香港，大陸的乒乓球隊在修頓球場的演出，也風魔了不少人，這是毛共的新統戰魔術，毛共的攻心戰確有一手！

報載：大陸球員如廁時，必有彪形大漢多人尾隨其後。這是什麼原因？筆者不願多加解釋，讀者必然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又據曾與毛共球隊同搭航機的人稱：毛共球員在途中完全沒有行動和對外人談話的自由，彷如囚犯。——寫到這裏，本文應該收筆了，敬贈大陸乒乓球隊數言曰：

中美兒女多英俊，諸君球藝確超羣。
可憐卻似金籠鳥，
原來盡是苦難人！

（寒山碧兄：請早發稿。編者。）

古調今彈

憶秦娥——日本近來對我國一連串不友好行徑

別離的滋味

要能達到這一境界實在難。有一些上了年紀的親友茹了素，以為素食可以減低一個人的物慾，其實也未必能臻此，何況自己一向是肉食的鄙夫，上天造人既已如斯，人力如何抗拒？佛家「無我」之說，正因為深知一切苦惱全是一個「我」字在折磨生靈。

江文通寫「別賦」，彩筆生花，詞藻是瑰麗之極，但是至今回思，除「居人愁臥，恍若有亡」句外，所缺的是生活體驗的神髓。

一位太太携着子女到飛機場去送別丈夫遠行，一直保持着一副賢淑的樣子。儘管心裏很不舒服，可是沒有說過一句喪氣話，也沒有露出愁苦的臉孔來。

她送完了丈夫回到家中，孩子騎着小三輪車繞室而行，不愼跌了一下，車上的鐵皮在媽媽的手背上擦破了少許皮肉。這種事情本來是很平常的，可是忽然間她捧着擦傷的手背失聲哭了起來。

這一哭反而嚇了那孩子，結果母子抱在一起大哭一場。

生活之中，每人都有許多眼淚，只是沒有淌流出來，在應該淌流的時候也會抑壓制止，可是究竟沒有化失，只要藉一點點機會，還是要爆發出來。

我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可是年序漸長，精力不容少年時。我愛靜避，最愛孩子，可是當孩子在最尷尬的頑皮年齡時，又打架又吵鬧的時候，實在看到他們害怕。別人的孩子可以不理會，自己的骨肉總是連着心的，那裏還有情緒在思索與工作之上？

那一天首次在離島的鄉間避居，希望能再尋求寫作與讀書之樂。去的時候携同妻孥，遊山玩水後，到小輪渡岸去送別，看見內子抱着幼兒進入碼頭的一刹那，心裏忽然一酸，覺得做一個男子漢怎麼這樣不濟事起來？轉身就走。

可是，不濟事就是不濟事，一個人躺在靜室中思潮洶湧，轉輾再難成眠。

小小的離別已經如此難挨，如果是死別又將如何？而那樣的日子，在生命中必定有一日到來，這又是何等難以想像的苦惱況味？

生命中本來就是充滿了矛盾的，倒是那些單純的人較有福澤。學佛求仙皆不成，在複雜與短促的人生道路中，至今始悟單純與樸實的好處。歷史的軌跡不論如何繁復，總脫不了千年萬代的生生死死。

龍驤

漢家風度仇懷德，恩情難化蛇和蠍。蛇和，降書猶在，反顏如鐵！

用嗅覺看文章

述這樣的話：一（雜文）使許多人不舒服，也使許多人看不起」「於是那些所謂『看文章專用嗅覺』的文豪們，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測起來……」

「看文章專用嗅覺」這句話，着實對當時的所謂文豪們挖苦透頂，雜文作者寫些感想，發點議論，有時並不專指某一個人，奈何那些所謂文豪，偏喜用他們敏感的鼻子伏在文章上逐字逐句的嗅！一旦嗅到文章上的辛辣刺激氣味，或者給匕首恰恰刺中他們的瘡疥，戳正要害時，所謂文豪們便會大嚷大跳，認定那篇文章是在罵自己，那作者是有意跟他們過不去，然後又疑神疑鬼，對作者的來歷妄加臆測。雜文作者對事不對人，用嗅覺看文章的人卻恰好相反，不問文章如何，反問作者履歷。這種人，這種態度，實在不可理喻。

在下斷斷續續地寫這個小框框以來，是否「使許多人不舒服」雖不得而知，但確乎使許多人看不起，尤其那些專用嗅覺看文章的人，就不止一次地疑神疑鬼，對在下妄加推測起來，並且先後替在下「嗅」出了這麼一個來龍去脈：㈠江城子是個老頭子；㈡是某作家的化名；㈢是台北某校的學生。

事實上，在下未到「而立」，年齡距離有資格被稱為「老頭子」還差一大截；別人猜測的「某作家」是位前輩作家，在下既寫不出那樣好的文章，也從未摹擬過該作家的一字半句；在下不曾到過台北，與「台北某校」根本是風馬牛。因此，當直接間接聽到這幾項疑神疑鬼的猜測時，在下很覺愕然，後來想想，倒明白過來，大概那些用嗅覺看文章的所謂文豪們，既自視為青年的導師，便會認定所有青年也視之如偶像，在下沒有恭之維之，崇之拜之，反而對他們有點不大尊敬，難怪給摒除在「青年」之外而成了老頭子；至於臆測在下是某前輩作家的化身，這點較易理解，「某作家」批評過他們，於是連在下的文章也給記在某作家的頭上了。最莫名其妙是將在下與某校扯在一起，直至最近在朋友處看到一紙信件，才曉得因為在下去年寫過一篇雜文，提及該校的一位教授，於是用嗅覺看文章的人便做出「根據蛛絲馬跡，在萬人雜誌寫稿的江城子也是該校的學生」這結論來了！

在下不欲批駁這種可笑的邏輯思維，只想說明一點：在下既非什麼「筆戰對手」的「同學」，即使是，也不會因了這關係而由批評轉作吹棒，更不願把自己變成圓滑、不開罪人、不說傷人感情話的「鄉愿型人物」，遇有可惡的人，可批評的事，在下還是要攻擊的。作者的來歷履歷本非不可公開，但決不是你們胡亂嗅覺出來的，用嗅覺看文章，挖底子的人，嗅覺失靈之後，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鼻子了！

江城子

青年之聲

是何居心！？

保衛釣魚台列嶼對嗎？對！有誰敢提出反對的就是漢奸，就是賣國賊！

舉行合法和平示威集會，抗議美日勾結，企圖掠奪我釣魚台列嶼對嗎？對，絕對正確！有誰膽敢反對循正當手續的合理而神聖的和平示威，也是漢奸，也是賣國賊！

但我們不禁要問：何以要把神聖正義的行動，加上反國府及詆毀國府的行徑呢？如果不是無知，人云亦云，就是有共產黨徒或其同路人在幕後指揮，以保衛國土為名，打擊國府信譽為實；如果不是受人利用，那又是何居心？

試看為一小撮所操縱的所謂「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香港）」的傳單：

「為什麼在領土主權被侵犯之際，台灣當局外交人員沈劍虹竟稱『釣魚台現屬美軍托管』，全力方便美日侵畧？

為什麼台北當局要與日本、南韓在美日資本支配下『共同開發』釣魚台列島海底石油資源？」

這樣斷章取義的引述前外交部次長沈劍虹的談話，以及不明中、日、韓合作的眞相而歪曲事實作為詆毀國府的資料，眞是豈有此理，也眞不知是何居心!?

從這兩段傳單的文字來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香港）」聲稱「台灣當局」及「台北當局」而不稱「中華民國」，已是做中共製造「兩個中國」陰謀的應聲蟲的明證；中共的出賣國土，圖製造「兩個中國」，已將成歷史的罪人，自不待言，難道我們的「熱血青年」也甘願做歷史的罪人嗎？

前外交部次長，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謂「釣魚台現屬美軍托管」，乃是他答覆立法委員的質詢關於處理釣魚台有何措施時所說的，他聲明政府將循外交的正確途徑向美國交涉，因而謂「釣魚台現屬美軍托管」，不便採取任何行動，要到一九七二年才滿期。這樣以講理的做法，為什麼要說成是「全力方便美日侵畧」呢？雖然，現在美日私相授受，我政府將採取一切可行之法，據理力爭，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的「熱血青年」何以要誣詆沈劍虹呢？

過去二十一年來，中國與其他自由國家在經濟上的合作，目的促進彼此的經濟力量，並沒有人膽敢提出反對。中、日、韓的合作探勘及開發大陸礁層石油問題，本來是發展經濟合作的另一表現，並沒有什麼不妥，因為，要探勘及開發大陸礁層石油，無論在資金、技術及油源地區各方面，都不是任何一國獨立經營所能辦到的。這本是經濟問題，與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無關，我們的「熱血青年」為什麼硬要誣詆呢？更何況至現在還未有具體方案提出如何合作去探勘和開發。

青年朋友們！我們愛國是絕對正確的，但千萬不要做共黨的應聲蟲！否則，我們又那能為廣大的中國人所同情呢？

林[illegible]

神秘人物包錯石又冒出頭來了

年前，有一個名包錯石（眞名包奕明）的神秘人物自美國潛入到香港來，在某些立場不穩及「情緒左傾」、「職業愛國」及「業餘愛國」的知識分子中間，進行活動，企圖在香港策動「革命風暴」，一冒頭便給萬人雜誌打跑了，跑到新界匿藏了一個時期。現在又匿藏在九龍。並不是說他從此安份守己，不再見人。他一直與某些人物保持聯絡，密謀「大舉」。

這個姓包的黑手已經伸進了好幾份刊物中去，那些刊物，或直接受他控制，或在某種程度上受他左右，或受他影响的人在那裏面產生作用；另外還有若干屬於散兵游勇者流，或專門給刊物提供稿件，或積極從事「羣衆運動」，形成了所謂「包某某系統」，這個「系統」，在一個國際性的「台獨」大陰謀運動中，赫然成為「香港的環節」，他們的工作，最近有全面鋪開的趨勢。

首先提醒讀者們注意：在引起我們强烈憤怒的日本侵佔我釣魚台的事件中，他們正在藉着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運用各種方法，進行陰謀活動。他們策動情緒激烈的學生，作出偏激行動，導致人們的愛國行為與國家政治及香港的社會發生衝突，將鬬爭矛頭指向國民政府與香港政府；他們企圖配合台獨分子顚覆中華民國，藉釣魚台事件大肆攻擊國府。

這裏我們指證最新的一項事實：四月十八日在聯合書院內舉辦關於「釣魚台事件及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公開論壇，有人上台大罵國民政府，叫囂「解放台灣」，對我們反對日本侵畧的純正行動瘋狂干擾。這不是偶然的，據我們所知，爬蟲的小頭目與他的「駁脚」，曾經多次密斟，計劃「打亂論壇的議程」，於是分別「單綫聯絡」，組織一股人馬到場「控制氣氛」。包某亦將親自出馬，「觀察動靜」云云。那天的情況，果然如此，包某亦出現在公開論壇的人羣中間！

「四・一八公開論壇」，在一致憤怒譴責日本侵畧和美日勾結聲中進行，目標一致，羣情激昂，使存心到場破壞的陰謀分子，無機可乘，顯然十分焦急。但到了將近散會的時候，突然走出一個自稱工人的傢伙來，只開腔說了兩三句關於釣魚台的話，便急不及待地要大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着破口大罵國民政府及總統。這下子，坐在一旁的包某大概以為論壇的形勢馬上可以改觀，帶頭給台上正罵得起勁的傢伙鼓起掌來。

我們純正愛國精神豈容强姦！這個傢伙很快便被激怒的羣衆趕下台去，小爬蟲的陰謀詭計當堂粉碎了！當然，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會隨時把握任何可以利用的時機，捲土重來。但是，從這一令人震怒的事例中，我們應該體會到：有人鬼鬼祟祟地窺視着我們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的運動，要以「搏亂」的方式破壞它的純潔性，為他們的政治陰謀鋪路。

包錯石下一步又要搞什麼鬼？大家宜擦亮眼睛。

劉連

愛國不是兒戲

「愛國家、愛民族」，這是一個何等冠冕堂皇的口號！國家民族之所以值得我們熱愛，除了權利、義務等條件外，最重要的還要算感情作用，一個民族，不會對別的民族產生超越他自己所屬的民族的熱愛，這就好像父子關係、兄弟關係一般。一個人可能有偉大的胸襟，垂注到別人的父親、別人的兄長，但是這種垂注，無論如何不會對自己的父兄的更深厚。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便是基此而來。所以有時自己的國家民族錯了，但同種的國民，決不因之而放棄對它的愛；他們只有對它寄予同情、給予忍耐，希望它錯了能改！

但這只是一國的國民或一族的族人所處的態度，假如應用到「絕對是非」的標準去衡量，我們便不能承認這種做法合理。從前德國人侵略歐洲的其他小國，在部分德國人而言，可能他們曉得這是錯誤的決策，但他們不會因此而放棄他的愛國心。可是站在世界立場的角度看，這種侵略的行為便成為不可饒恕的罪行。基此，我們知道，愛國家、愛民族的口號，應該至少有兩層意義，或是感情上的，或是屬於「絕對是非」的標準。

一件事情發生了，對國家的主權、領土有牴觸，很容易便引發了國人的「感情」。假如這件事情再加上「絕對是非」的意義而我們又是站在合理一邊的話，「感情」的迸發自然更為厲害，這時候要去強加遏止，只有愈激愈烈，這是稍為具備常識的人都易知的。野心家就是弄清楚了這一點，所以每當有事情發生，他們首先昭揭出來的便是民族的感情，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感情只要勾起來，很容易就超過了理智的控制，只要有一羣人（羣眾）被吸引了，他們便可以藉此而達到煽風點火的目的，利用羣眾、愚弄羣眾去創造他們一己在羣眾中的地位！

中國在過去數十年裏，羣眾一次又一次被野心家愚弄、出賣，不是因為野心家的本領高明，也不是因為羣眾的頭腦簡單，為的就是「感情」的力量太大！

最近的「釣魚台示威事件」，我們很清楚地看得出這是又一次的魔術把戲。但參與其事的青年，可能會對我這句話發生反感，不過假如我們能冷靜地想一想，究竟這種違法的行動，從那一點看得出它會有效？從那一點看得出它有「威」可「示」？再推遠一點，這算做愛國嗎？整個國家，給戕賊人性的政權奪取了，何以我們不去想辦法呢？要反台灣的國民政府，在香港空叫幾聲反得來嗎？發動這些事件的人，一開始便立歪了心，他們不是不知道上面舉出的幾個「問號」都不會有答案，他們就是知得太清楚了，所以才會拿「釣魚台事件」來做題目。我們只覺得他們的乖巧，表面上既沒有開罪任何人，又可以堂堂然拿愛國做標榜和擋箭牌，假如能憑此而撻出地位、揚名立萬，那更是再妙不過的事。愛國不是兒戲的事，感情太豐富的青年們，冷靜點想想吧！

穆然

青年之聲

也談釣魚台

關於釣魚台問題，說句老實話，我實在提不起勁來談。

釣魚台就是中國的領土！日本人就是這樣斗膽妄圖霸佔我們的土地和寶藏。而美國人呢，也就是這樣的鼠目寸光，為自己的「活命哲學」打算，妄棄道義，出賣朋友，向中共、日本送秋波，也就這樣斗膽的瞧不起和欺負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實在是罪大惡極！還談什麼？

這樣簡單明瞭的公理正義，難道還要小組討論，大會表決麼？

誰不愛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都應當行動起來，表明自己的鮮明立場，和愛國的態度，和仇讐的氣概，振臂高呼：

「打倒美國的秦檜主義！」

「打倒日本的軍國主義！」

「保衛中國的神聖領土！」

「保衛釣魚台！」

而事實上，中國人民都不是這樣去做了麼？那麼，還用再談什麼呢？

自然，也有一小撮的所謂「新左派」，說他們不愛國吧，照筆者看來，又似乎不能完全這樣說。總之是，他們受了某方集團勢力的利用，乘台灣國府之危，倒台灣國府之亂，中台灣國府之傷，反蔣反台，一句話，靠害便是！

但也是照筆者看來，這種所「新左派」，實在是缺乏力量，更談不上勢力的，他們，只可能蠱惑和煽動一下愚夫愚婦、和天眞幼稚的香港學生哥的反蔣反台的感情微波，也實在是起不了什麼眞正的作用力量的。那麼，什麼「新左派」又怎值一談？

在整個眞正的中國人民大家的反共力量看來，「新左派」又算是老幾呢？

我想，「新左派」的洋鬼味和學生哥氣，在大陸的反共青年看來，一定覺得他們幼稚可憐，沒有他們發展的市場，和生存的餘地！那麼，去談「新左派」又豈不是多餘？

說句老實話，時至今日，台灣國民政府，應該懂得自愛，好自為之，才是上上之策，弱國無外交，這道理還用談麼？只要反求諸己，自強不息，就能得道多助，使弱國變為強國！就能反攻大陸，消滅中共！那時，如果仍能好好做去，就算失去一百個、一千個釣魚台，也能從日本鬼子手裏奪取回來！日本，小器鬼，又何懼哉！

一八一期萬人雜誌社論，促國府「保國統，張國勢、全民團結，召開救國會」的建議，我是舉起雙手贊成，這裏我就不想重述一遍了！

聽說，蔣經國先生要號召、鼓勵青年們勇敢發言，他慨乎言道：青年們為何不說話？

區區雖人微言輕，但要談釣魚台，我也只能這樣說。蔣先生！我如今不是說話了麼？

陳大川

橫眉語

萬人傑

拍攝孫中山故事

曾經拍過「六壯士」、「獅子與我」和「龍城殲霸戰」的美國製片家卡爾·福爾曼，目前正在倫敦集中精力從事拍攝「邱吉爾的年青時代」一片。他說：正準備到北平去，與中共當局拍攝一部有關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影片。

自從美國乒乓球隊被邀到過大陸，美國佬就掀起了一片中共熱，什麼都希望和中共扯上關係，打交道。這是美國佬一貫的「一窩蜂」作風，天眞幼稚衝動，一下子表露無遺。

不過，我認爲卡爾·福爾曼這回表錯情了，他以爲，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國父，把他的故事拍成影片，可以討好中國人，同時也可以滿足美國佬對中國的狂熱，此舉定然獲得名利雙收之效。

可是，中共在辛亥革命紀念日雖然也會掛出孫中山的遺照，但決不會有宣傳他締造民國功業的興趣。美國的乒乓球隊在大陸也看清楚了情況，「到處是毛」，何嘗有人掛起國父遺像？到大陸拍孫中山傳，絕不合中共口味。

中國大陸只有一個紅太陽，如果說紅太陽之外，另有更光明的太陽，怎會爲毛共所同意。

卡爾說：「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二年是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當時他會派遣年青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付華北的軍閥。孫中山先生一生充滿危險困難，我相信這部影片將在西方世界獲得極大成功。」

不消說，他這番話在討好毛、周，作爲伏筆，將來拍孫中山傳影片，會爲毛、周宣揚一番，這一來，將較易得到中共「批准」。

美國製片家過去拍過不少涉及中國歷史的影片，差不多每一部都笑話百出，穿鑿附會，如果照卡爾的談話，他理解到的孫中山先生故事十分不正確，再加上討好毛、周，將來即使片子拍成功，也必然非驢非馬，看到中國人笑啼笑皆非。

我建議卡爾最好還是拍「毛澤東傳」，因爲，凡中國人都不願見到國父的事跡被歪曲，要捧場，捧毛澤東好了！

阮高祺大發牢騷

南越副總統阮高祺指責美國只將殘舊的飛機供應南越，他埋怨說：「這些殘舊的東西，加上我們目前擁有的裝傳，還是沒法與北越的米格廿一型軍機作戰的。我們只擁有老式的A三十七型教習機，那根本不是戰鬥機，只能供婦女們玩耍之用。」

阮高祺對飛機是內行的，過去他是南越的空軍元帥，他懂得駕駛，也懂得飛機的性能，因此美國供給他們流嘢，逃不過阮高祺眼睛的。他憤慨地說：如果麥高溫到南越來，「我會親自將他踢走。」麥高溫是南達科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是出了名反越戰分子。也是第一位正式宣佈角逐一九七二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的候選者。

阮高祺可愛的地方就是他的直言無隱。對付麥高溫這種人只有用阮高祺這種態度最適當。因爲麥高溫一味知道對共產黨姑息，不理南越人民死活，如果阮高祺把他「一腳踢走」，眞踢得踢得妙！弄到自由世界一團糟，正是麥高溫這種人，有這種人存在，自由世界可說一點希望都沒有。

阮高祺說：「越南化的意義如果是使南越强大到足以自衛的話，那麼，越南化還需時十五至二十年。但倘若越南化的意義只係方便美軍撤退，那麼，你們明年就會見到越南化計劃的結束。」

這眞是語重心長的話，鑒於美國只把殘舊的軍機給予南越，而沒有儘快地協助南越建立强大的空軍，可見美國的所謂越南化計劃，目的是「方便美軍撤退」成分居多。尼克遜不是口口聲聲說南越已有足夠的自衛能力嗎？如果不是阮高祺發了牢騷，誰曉得南越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美空軍的剩餘物資，而靠這些過時的飛機，南越是無法可以自衛的。

投訴聯國有何用

爲了爭取香港中文合法化，黃夢花議員不辭跋涉，老遠跑到紐約聯合國，找着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投訴。也許黃議員希望利用宇丹的影響，通過英國政府，下達港督戴麟趾，要他馬上執行。

有些人認爲黃議員這是小題大做，其實，這事在香港本地爭取，已經有相當成就，香港指定了一個委員會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書基本也贊同合法化，目前只需一些時間克服技術上的種種困難而已。

其實，把這事搞上英國國會，已是多此一舉，去找宇丹，簡直令人啼笑皆非。在聯合國來說，香港是一個小小的殖民地，爲的又是一些「語文問題」，那不過是鷄毛蒜皮的小事。未必引得起宇丹的興趣。同時，宇丹這親共的傢伙，從未做過一齣好戲，這事搞到他身上，如果他感到興趣的話，這事一定變質。那麼，黃議員此行，簡直唔衰攞嚟衰。各位試想想宇丹做了聯合國秘書長後，何嘗做一件好事？多少事情給他弄糟了？黃夢花偏去找他投訴，眞是曚查查到極！

不過，如果我們讀一讀黃夢花議員在紐約發表的談話，卻又覺得黃夢表找宇丹並沒有找錯。

黃說：「任何人都不知道香港的前途，但英國政府將否永遠維持下去，實值得懷疑。我們要求中文成爲第二種官方語文，可爲未來作準備。」

黃議員不發表這篇談話，我們還不知道他發動語文運動主要目的在替毛伯伯鋪路。他的意思說，英國的統治不會長久，到時，一定要用中文，因此現在就要先爭取了。

其實，大部分人爭取語文法定，主要理由是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中文成爲法定，對廣大市民有利，並沒有考慮到中文法定是適應未來中共的統治。

黃夢花議員的這一努力，其實是多餘的，萬一將來香港給中共收回，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和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只有中文是合法，那麼，現在的爭取，豈不多此一舉？

最後的忠告

——評「曙暉」社論之八

·劉健·

對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代言刊物「曙暉」二月份的一篇社論，我竟一連寫了八篇東西，似乎有小題大作之嫌。然而我有自己的看法和苦衷的。不過，八篇中我所表達的意見，只是站在我身為一介中國子民的立場，所涉及的內容多是囿於與宗教有關的範圍內，因為「曙暉」是屬於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但是，萬人雜誌的讀者，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我很瞭解兩個月來他們的心情，對於我這充滿宗教氣味的東西，不啻是忍受了八次的宗教轟炸，這方面還請那些讀者們原諒。同時，我更得多謝萬人傑和張贛萍兩位先生，平白無故地撥出寶貴的篇幅，讓一個天主教徒在說他的宗教話！我只能由衷地說：難能可貴！

在這八篇文字中，我所根據的理論基礎，都是來自教會的文獻與宣言的。我並沒有從我的政治觀點來立論，因此，教會中人不必為我加上什麼政治帽子。同時，我是中國人的這身份和目前中國人的心情，也絕不是外籍人士所能瞭解和體會的。可是，外籍人士來到香港，居民大多數是中國人所居住的地方來傳教的話，就不能不依照中國人的思想、風俗和習慣。這方面的原則也是來自宗教原則的。

我說，反共不是一種宣傳，端是針對部份天主教人士對共產主義的錯覺。去年十一月杪在菲律賓召開的亞洲天主教主教會議的決議就有一條：「我們支持反對無神共產主義、及各類的帝國主義的鬭爭，我們主張和平，我們的意思是帶着正義與自由的和平。」

在第二篇中，「我建議教區當局應該徹底追查文責」；在第三篇中，「鄭重地向香港教區主教徐公誠斌呼籲，慎重考慮天主教大專聯會總指導神師是否適當的問題，已經是時機了。」以及第七篇中，「如果我是（總指導神師）的話，就自動辭職，以讓賢者」等，都是依照大公會議文獻，特別是根據的「教會憲章」、「教友傳教工作法令」和最近發出的「羅馬教廷教義部宣言」。

除此之外，在這裏我還表現了兩個意思：一是我還相信香港教區的教會當局和徐主教，認為他們還能為保護教會做出決策；另一方面藉此敬告總指導司鐸和少數外籍傳教士，違反中國人願望的一切，都會受到無情的譴責的。身為一介中國子民的我，總會無所懼地堂堂正正的站出來與之「交談，交談」。畢竟香港還是言論自由的地方，而萬人雜誌又有雅量容我自由言論！

我對天主教大專學生沒有成見和偏見，可是，我對那些企圖利用天主教大專學生，或是天主教的「壞份子」，就不能不口誅筆伐。因為我最厭憎那些假借天主教的名義而搞搞震的人！這次事件是發生在天主教大專聯會「曙暉」的社論上，我就針對「社論」借題發揮一下。我可以說，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已。奉勸所有假借天主名義而胡作非為的人們，及早洗面革新，自我反省，正確地依照基督的福音精神來生活，不知幾時，我又會借題再發揮一下的。因為我要盡我教徒的言責，履行大公會議的「交談」指示！因為本屆大公會議後，教友在教會中，或對教會的政策上，有着他們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的！

另外我還要表示一點的是：任何教會中人，或是有關教會所公開發出來的東西，既是屬於社會的，我都會以這一社會的一份子，表示我的贊同與反對的。同時，我也願見到人們對我所公開表示出來的意見給予批評和指摘。我是相信民主自由的人，在言論上又主張民主自由的作風，我永遠相信着：我雖然不贊同你的意見，但不反對你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在不同意見的切磋琢磨中，更合理、更妥善、更完美的意見才能透達出來。在不斷地的文字交談，彼此的思想才能更接近。

此外，我本人也得到了很多教友朋友的來詢，似乎在指摘我為什麼不把這一系列的文字刊登於香港教區的公教報，如此，教會中人可以知道反省，而且也不會聳動了社會人士。對這方面的勸告我是心領了。

我的理由有幾方面：一是「曙暉」的社論是公佈出社會上的，而已被報章雜誌所引述；二是公教報的篇幅有限，以及編輯政策的方針，我都不太清楚，例如我最後一次投向公教報的文字「請拿出證據來」的一篇請教的東西，由於內容的問題，竟壓遲了一個月才刊登出來。主編人當然有其難題，這是我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可是，我更相信：我以劉健的名字發表，文責當然是我敢擔當得起的。除非是我化名來刊登一些東西，公教報編者才負大部份的責任。請想，我還敢把這評「曙暉」的文字，一篇篇地投向公教報嗎？我對公教報的言論自由政策表示極大的懷疑。因此，我也反對教會人士中大力抨擊本港報紙的言論自由政策！在我看來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在教會本身的報刊不能走向言論自由的開放政策，而一味責備俗世報刊的言論自由的保守性、壟斷性和政治性，我以為這是無的放矢的，或許更是對自己不忠的表現！而事實上這次萬人雜誌竟一連串的把我的拙作刊登出來，為我個人的感受來說，萬人雜誌的言論自由政策，公教報是要學習、學習的！帶着不自知、不反省，充滿私見的眼光來看萬人雜誌，都會在事實的面前證明錯誤的！特別是教會中人！三是目前教會走的是社會服務政策，與所有打成一片來合作，能把我的宗教信仰在俗世報紙雜誌刊登出來，更是這一社會服務政策的具體表現！不是嗎？歌功頌德總是有違這次大公會議的革新精神的！

（全文完）

每期小說完

同歸於盡

——田韋

一九六六年九月。

廣東東部一個小墟鎮。

午間時分，烈日當頂，樹葉子晒得乾嗒嗒的，沒有一絲風，紅火砂地滾燙，熱得像一盤火。

一伙人頭戴竹笠，脚踏草鞋，左臂纏着紅布的「紅衛兵」，圍成一個圓圈，揮動手裏的竹鞭、木棍，中了邪般的叫嚷、呼喊。

圈子裏，十多個人雙手反綁，光着脚板，被火熱的紅火砂地燙得直跳脚；女人和小孩，燙得尖聲哀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掛着「牛鬼蛇神」的木牌，男的身上只剩一條底褲，頭髮、眉毛剃光了；女的穿着破爛得見肉的衣服，頭髮被剪成東一撮，西一綹的。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搖幌着身子，倒在火炭般的地下。一個青年和少女跪在他身邊，哭叫着，掙扎着綁在身背的蔴繩，聲嘶力竭地哭喊：「亞爸！爸！你怎麼了？亞爸……」

老頭嘴唇嗡動，微弱地呻吟着：「我不行了，……志……雲……不行了……」

幾個紅衛兵衝前來，竹鞭沒頭沒腦地亂劈，兇神惡煞地喝罵：「滾開！滾開！滾！……滾你媽的！去，去跳舞！起來！」

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在老頭胸口：「丟你媽的！詐死啊，起來，地主鬼！」

老頭子踢得打了個滾，臉埋在砂地，鼻孔和嘴巴流出濃稠的血液，身子痙攣地抽搐。

紅衛兵要分開他們，竹鞭像雨點抽落在他們身上，皮開肉綻，鮮血斑斑。少女撲在老頭身上，悲憤地哭號，不肯離去。

那青年突然一聲怒吼，身子彈起，對揮舞竹鞭的紅衛兵兜卵子一腳踢去，那傢伙哼都沒哼，臉痛得像張青白紙，雙手掩着下身，撲在地下；眨眼間，那青年飛腳向前面另一個紅衛兵胸口踢去，「哎唷」一聲，應聲倒地。這突然的變故，嚇得其他紅衛兵個個張大了口，愕在那裏，一時想不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緊接一聲慘叫，又倒下了一個。這才驚醒過來，十幾個紅衛兵一湧而上，圍住了那青年，他就像一頭暴怒的獅子，雙眼血紅，狂吼着左衝右突，雙手雖然被反綁着，可是，他衝到那邊，紅衛兵就趕緊退散，怕得要死。

那少女被二個紅衛兵抓住，披頭散髮，嘴角流血，她拼命掙扎，高叫：「哥！哥！快走……你快走呀！」一個紅衛兵持着一把雪亮的刺刀，指住她胸口，高聲叫道：「王志雲！快投降！你再動，就先殺掉你妹子！」

那青年望着少女，悲憤地瞧着妹妹，身子直挺挺地站在那裏，不敢移動。突然，嘴裏噴出大口鮮血，一個踉蹌，身子像棵大樹「砰」地一聲倒下。

× × × ×

王志雲悠悠醒轉，全身百骸好像不屬自己的，痲痺得沒有感覺，頭暈沉沉的，脹痛欲裂。慢慢睜開眼睛，朦朧看到二道清清的光柱從上面照下，漸漸，他意識到原來自己是躺在地下。他艱難地轉動着頭，藉着朦朧的光，看清楚這明是一間空蕩蕩的房子，那光柱，是從屋頂二片玻璃瓦透入的月光。

不久，遠處傳來幾聲雞鳴，在寂靜的夜空裏顫抖，屋裏一片陰沉黑暗，光柱沒有了，大概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吧！

日間的情景，一幕一幕在腦海浮現：當他看到紅衛兵用刺刀指住妹妹，自己又不能前去救援，心裏一陣氣急，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發黑，喉嚨一陣腥甜，噴出一口鮮血，兩腿發軟，倒在地下。

一陣腥臊的氣味使他醒來，原來紅衛兵把半桶屎潑在他頭上。

紅衛兵抓起他，拼命用力拉扯他的耳朵，流下點點鮮血。他看見亞爸倒在地上，翻起白色的眼，睜得大大的，望着藍天，滿臉是血，已經死去；妹妹綁在木柱上，昏了過去，身上衣服全被剝光，幾個紅衛兵手捧着牛糞往她身上塗抹，嘻嘻哈哈笑成一堆。王志雲大叫一聲，全身奮力向旁邊的紅衛兵撞去。

一陣拳打腳踢，王志雲又昏死過去。

醒來，打，昏去；醒來，打，昏去。他記不清這樣反復了多少次，這次醒來，已是深夜。

他用力撐着身體，慢慢移動，靠牆坐了起來，全身火辣辣地疼。這時，頭腦已清醒了許多，他摸捏着身體，檢查着，還好，骨頭並沒有打斷。

嘴裏又乾又苦，一點唾沫都沒有，快渴死了。

外面隱約傳來一陣腳步聲，越來越近，最後停在門口，一個聲音：「喂！睡覺哪，你當班怎麼睡起覺來？」

長長地一個呵欠，另一個睡意未清的聲音：「倦死了！折騰了他媽的整天，呵——」又是一聲伸腰呵欠。

先一個聲音：「你去堡裏睡吧，我來接班。」

「好。放心睡吧，嘿嘿，裏面的地主仔，今日沒跟他老子一齊去報到算他命大！跑？打開大門他也跑不了，你少擔心，睡大覺吧。」邊說邊走了。

王志雲豎起耳朵聽着對話，才知道自己是關在墟鎮民兵隊部，石堡是鎮上在抗戰時築的，全是鋼筋水泥，崗樓足有三丈高，鑲鐵板的堡門成尺厚，十分堅固，現在變成了民兵隊部。關着自己的這間屋子，該是石堡旁邊那座孤零零的雜物棚了。他摸摸牆壁，是坭土砌成的，沒上過灰坭，濕膩膩的起

了一層鹽霜，對了，這正是石堡旁邊的雜物棚。

一個念頭在心裏閃過，對，挖牆！他緊張得心亂跳，逃得出去還有一線生機，逃不出去也是個死！這屋子以前是放農具雜物的，說不定能找到工具。黑暗中，王志雲四週摸索，果然，在牆角裏，他找到一把鐮刀！

他兩手握着鐮刀，用盡全身的力氣，劃着靠地的磚縫，泥沙簌簌地掉下來。他拚命地劃、刮，手上的傷口裂開，滲出絲絲鮮血。他緊咬牙關，毫不關顧，一下一下劃着，坭土已經霉濕，不一會，就給他挖鬆了一塊，用勁慢慢搖鬆，砸了出來，月光隨即從磚孔流進，他興奮地吸了口外面吹來的空氣，繼續搖動旁邊的土磚。

很快，王志雲挖了個牆洞，鑽了出來。

他貼着牆，貪婪地吸着夜間清涼的空氣，精神大振。他睜大眼睛，仔細觀察四週的環境：明月西斜，大地浸溶在清輝的月光下，天邊的白雲朵朵，萬籟俱寂。蹬起足尖，沿着牆轉到前面。月光下，一個紅衛兵綣縮成一團，靠在門邊睡大覺，發出起呼嚕嚕的鼾聲。王志雲摸他面前，鐮刀迫住他喉嚨，左手狠狠地摑了他一巴，喝道：「醒來！」

守門的傢伙驚醒過來，睜開惺忪睡眼，見到王志雲橫眉怒目瞪着他，嚇得張大嘴巴，要叫起來。

王志雲左手按住他的嘴，鐮刀貼住他頸脖，壓着聲音道：「你嚷，我就殺掉你！」

那傢伙渾身發抖，眼睛望着王志雲手裏的鐮刀，嚇得說不出話來。

「我問你，我妹妹關在那裏？說！」王志雲吆喝問：「不說就宰了你！」

「她，她……不在，不在這裏……」那傢伙結結巴巴。

「在那？快說！」王志雲手上加點力，鐮刀尖陷進他脖子裏。

「死，死了……下午……死的。」

「死？」王志雲像當頭霹靂劈下，全身一震，喉嚨沙啞，「死了？」

「是的，死了，她自己撞石柱子死的。」那紅衛兵聲音發顫，翻着眼哀求：「我沒份打你的，我……我，不關我事的……」

王志雲咬牙切齒，眼睛瞪得要爆裂，只一天，爸死了！妹死了！家破了！這些只有十幾二十歲的紅衛兵，這些沒有人性的瘋子，只一天，就毀滅了他一家！他悲痛、憤恨，仇恨的火焰，熊熊地在心裏燃燒，「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害死我全家？爲什麼，爲什麼？說！說呀！」王志雲從牙縫裏吐出一字一句，追問面前的紅衛兵。

「我，我不知道……我沒，沒有……」紅衛兵還帶稚氣的臉，蒼白得可怕，頭上冒着豆大汗珠。

王志雲手上猛然用力戳下，鐮刀直插入那紅衛兵的喉嚨，用力一抽，血像箭般直射而出，噴得他滿臉鮮血，一聲沒哼，倒在地下，就死了。

× × × ×

王志雲伏在石堡前邊的小池塘畔，大口地飲着臭腥的池水，吞了個飽。他抹了一把臉上的血污，弓着腰，向距離百碼遠的石堡跑去。

石堡唯一的門敞開着，王志雲身子貼着門望進去，只見裏邊掛了盞大馬燈，照亮着堡內，地下橫七豎八睡滿了人，男男女女，你枕着她的腿，她攬着你的腰，奇形怪狀，一團烏烟瘴氣。

王志雲躡着腳摸進去，把門輕輕關上，上了鐵門閂，再把那臂粗的大鐵鎖反鎖住門。他的動作很輕，門臼、鐵鎖剛上過油，挺滑溜，沒半點響聲。紅衛兵白天晒着太陽叫喊，折騰了整天，累得要死，睡得打雷也吵不醒。

他曾經被派來堡裏刷過灰水，知道樓上是堆放雜物的地方，頂樓則是放彈藥槍枝的槍械室，平日是加了鎖的。他穿過睡着的人堆，摘下馬燈，蹬着腳尖上了樓上。樓上沒人，他提起馬燈照了一個圈，見一邊堆着十幾桶煤油，一邊堆着許多蔴繩。放下馬燈，迅速地旋開所有煤油桶蓋，把煤油搬到梯口，再把蔴繩淋上煤油，提着馬燈點着火，推下樓去，他渾身冒汗，不知那來的一股勁兒，緊接着，把一桶桶煤油「嘩嘩」往下傾倒，火勢一下子就熊熊地燃燒起來。睡夢中的紅衛兵驚醒，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已陷身於火海中。唯一的鐵門被反鎖了，沒鎖匙，飛也飛不出，他們亂成一團，呼爹喚娘，又哭又叫，在火海裏團團轉。

火焰順着樓梯直捲上來，王志雲倒下最後一桶煤油時，樓上也已着火了，他望着地下滿身是火，跳躍慘號的紅衛兵，發出瘋狂的笑聲。一個紅衛兵身上着火，爬了上來，剛到梯口，王志雲一腳踢出，那人一聲慘叫，又掉落火海。連接着有幾個人掙扎着爬上，王志雲都把他們踢下去。火光中，又一個渾身燒着的人拚命往上爬來，王志雲認出是踢死亞爸的那紅衛兵，待他爬上樓門，一把抓起他，厲聲喝道：「睜開眼睛，看我是誰！」

那紅衛兵已奄奄一息，全身軟得像團爛泥巴，呻吟着道：「快……快……，快上頂樓……火……火……」

王志雲喝道：「睜開你的眼眼！我叫你睜開眼！」

那紅衛兵慢慢睜開眼，認出了是王志雲，眼睛泛起死樣的慘淡，儘管熱得像火爐，他額角仍然冒出點點冷汗，牙齒打戰。

「我問你，爲什麼殺死我父親？爲什麼？」王志雲喝問。

「我……我……不知……不知道……」日間窮兇極惡的紅衛兵，怕得像條死狗。

「不知道爲什麼要殺人？是誰叫你殺人的？說！」王志雲青筋暴起，咆吼着。

「地主……地主……都，都要……鬭爭，上面指示……指示的。我，我不知道……」

王志雲大叫一聲：「我叫你知道！」說着把他抓起，一把擲到地下火海裏。

火勢越來越猛，地下的人全燒死了。二樓也成了火海，王志雲砸爛頂樓的門，上了頂樓，可是，只一會，頂樓也燃燒起來了。

一聲「轟隆」巨響，猶如山崩地裂。頂樓裏放着的一箱手榴彈爆炸了。

石堡外圍了一大羣人，眼見濃烟火舌竄出，誰也不能去救，只得在吶喊、呼叫，敲打着銅鑼、面盆，似乎是在敲喪鐘，發哀號！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前言

所謂「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也即是「中國的第三勢力」，這個名稱，自國民政府退出大陸，偏安台灣之日起，便在海外叫開了。顧名思義，它，應該是介於國、共兩黨之間，或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一股新興勢力；在理論上，它，又應該是比國民黨更有作爲，比共產黨更有辦法，另一種能符合國民要求的新興勢力。

因爲，國民黨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是推翻滿淸，東征北伐，統一民國，領導全民八年抗戰，終於獲得勝利。這幾段功在國家的光輝歷史，是誰也不能歪曲磨滅的。至於抗戰勝利之後的貪污腐化，預顢無能；以及退處台灣廿多年中，顯得老大沒有作爲的沉沉暮氣，數次坐失反攻大陸的復國良機，招致樂不思蜀，不能弔民伐罪的抨擊。我們也不必諱言，是有失民望的。

說到共產黨先期盜名欺世，以「土地改革者」騙取國際國內的人士，奪得政權後，則不顧諾言，專制獨裁，殘民以逞，統治大陸二十多年，殘暴不仁，至今仍然民不聊生，還不斷的擴張核武器，不斷的向外挑釁，對內屠殺鎮壓，企圖稱霸世界。這個狂妄的政權如不打倒，將中華民族帶到毀滅的死亡之途，也有可能。這種全國人民目前的悲慘，與整個民族未來的悲劇，凡是稍有良心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欲見其繼續上演。

既然國民黨是老大的，共產黨是殘暴的，這兩個政黨都不能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那麼，如果眞能在國、共兩黨之外，眞正興崛起一個能爲國爲民，無論政綱作風均能好過國、共兩黨的新興勢力——也即是所謂「第三勢力」的話，我相信，它必能如當[illegible]孫中山先生革命一樣，一定能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人，都會聞風景從，忠誠擁護，捨命追隨的。

可是，在海外叫了廿年的「第三勢力」，到底是個甚麼玩意呢？一言以蔽之，不過是被美國人牽着鼻子走，由人玩弄擺佈的「猴把戲」而已。配上一條「黃金鍊」套在頸子上，由人玩弄擺佈的「第三勢力」領導者，廿年來的表現，不是志大才疏的妄人，便是不學無術的莽夫；最好的，也不過是書生論政，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一榻糊塗，結果是一事無成的「造反秀才」而已。

我這樣說，不僅從事過「第三勢力」的人會不服，連美國人也會不服，那就看事實吧！

海外第三勢力的興沒盛衰，都是根據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走的，在一九五〇年前後，由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到由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左舜生、謝澄平等人領導的「戰鬪同盟」與「自由陣線」，那是由於美國發表了對華白皮書，對國民政府一筆勾銷，想扶植另一種勢力，取而代之，作爲對抗中共的一着棋子；在一九七〇年前後，由彭明敏領導的「台灣獨立運動」，則是根據美國「一台一中」的既定政策，到今年正式發表世情咨文之後，美國人支持「台獨」也就越發表面化。「台獨」分子在海外的活動，便橫行無忌，有恃無恐。

很明顯的，美國對華白皮書之後，產生了海外第三勢力；美國的世情咨文發表後，台獨分子在海外囂張起來了。這不正式說明，海外的第三勢力的起跌，是根據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爲轉移嗎？

這樣說來，還嫌過於籠統，那就再看具體事實，美國人是如何的出錢、出力，在支持海外的中國第三勢力呢？

美國人出錢出力最多，支持最大的第三勢力，大體上可分三[illegible]

動」；第二是由張、顧等人領導，包括海外青年黨與所有流亡高級知識分子及軍政界人士的「戰鬪同盟」；第三個便是目前正在一股勁的「台灣獨立運動」。

這三個組織，有關「戰盟」的，在十多年前香港各報章揭發其內幕的文字報導很多，最炙膾人口的兩句話是「戰鬪同盟，同盟先戰鬪」。關於這筆爛賬，暫且按下不表，如果讀者願意知道，以後有機會再翻出陳年老賬來淸算。「台獨」問題，一因正在發展中，還不知道將來得何疾而終，加之本刊又有李士諤先生長駐美國與加拿大，密切注意他們的活動，也曾先後撰成專文，連同有關資料，在本刊發表，故此，也暫時按下不提。等到本文結尾時，再作一次總淸算。現在，我就按照美國人支持海外第三勢力的先後次序，先向讀者報導關於美國人第一次支持第三勢力中，由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這一筆見不得人的爛賬。

關於蔡文治其人其事，對今日香港人——尤其是一九五五年以後從大陸來香港的中國人，是會感到非常陌生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由大陸來港的流亡人士，對他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直接間接靠他吃飯，將他奉爲衣食父母，對他寄存反攻大陸希望的人，縱無一萬也有數千。因爲他是獲得美援最早，而且最多的第一個第三勢力領袖，也是得天獨厚的幸運兒。

我手邊有兩份很完整的關於蔡文治其人其事的資料。一份是一位在香港參與其事的「幕內人」所供給的，這份資料，偏重於蔡文治集團在香港的活動情形；與第三勢力另一政團「戰鬪同盟」的軍事領袖張發奎將軍的離合經過；及整個集團垮掉之後，流散在香港的蔡集團中人，其收場內幕。

另一份則是由曾到冲繩島、塞班島、及日本的茅畸鎮受過訓練的東方儀所撰著的「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孤本。（因此書出版之後，只在市面出現數天，便被美國人出高價，全部收買焚毀，並答應不再出版，因爲此書把美國人的黑幕揭穿，使美國人的臉丟盡。）其內容是偏重於以上各地集訓情形的報導；中、美人員之間的矛盾；蔡集團內部人事之磨擦；以及由盛而衰，最後歸併到台灣，由國府接收的經過。

這兩份資料，由於敍述的地點不同，對整個事件的看法也稍有不同。蔡文治與香港有關的這一部份，盡是揭第三勢力高層人事爭權奪利的黑底，及騙了美國人又騙中國之的黑幕。在立論上，好似美國人是「一片好心」，只怪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爭氣。這種看法，如果專以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的人士，他們所表現的作風來說，是對的；如果將眼光放遠大一點，不將香港一地的情形，而以偏槪全的話，則是不周衍的。另一份由東方儀參與海外蔡文治所辦的各種學校訓練情形，及他所瞭解蔡集團的高層人事與中美關係所寫成的「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則是除了揭蔡文治的黑底之外，同時也報導了美國人玩弄中國人的內幕。這種看法是比較直接的，全面的。

究竟那一種看法是正確的？我不想妄加斷語，也不欲憑個人的主觀，而修改這兩份資料的眞實內容，我還是將它分成兩部份，根實撰寫，讀者看過之後，可以自下結論，評定是非。我敢說，這兩份資料，今日看來雖然有明日黃花之感，得來確實不易；而在以往廿年，要說對第三勢力蔡文治其人及他所搞的「自由中國運動」其事，瞭解其詳盡，報導最明確的，我也敢說，除了這兩份資料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三份。我今日將它整理刊出，除了保存此近代史料不使其遺失，可爲後人作爲永久性的參考資料外，同時，也可給予目前在美國人卵翼之下的「新左派」與「台獨分子」，於接受美國人的支持援助中，可把蔡文治的事作爲一種殷鑑。我相信美國人也再不會像支持蔡文治一樣，花下如此重大的財力人力了。美國人支持蔡文治的結果尙且如此，何況今日的「新左派」與「台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今日及今後接受美援的任何一個「第三勢力」組織，均可把蔡文治今日留下來給國人的罵名警惕於心，覆轍不可再踏。否則，不僅你們心目中的「第三勢力」組織不起來，還要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中，受到海外僑胞的唾罵。到頭來身敗名袋，對國家民族固然無法交代，對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會難以立足。那又何苦來哉？

因此，我爲了保持此兩份資料的眞實內容，也將第三勢力的始作俑者蔡文治，分成兩部份記載：

第一部份：蔡文治與香港。

第二部份：蔡文治在塞班島。

第一部份是根據蔡集團幕內人口說筆記的資料；第二部份是根據東方儀撰述的「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我只作文字上的潤飾，重覆處的刪減，就我所知有錯漏處的補充；決未憑個人的主觀愛惡，而改變其內容、及是非的評議、人事的褒貶。

等到我將這兩部份報導完畢之後，再整理「戰鬪同盟」與「台獨」兩部份資料，公諸讀者之前。

閒話表過，以下便要言歸正題。

三郎

啼聲劍影錄

以前歷代戰禍，女性犧牲於獸兵強姦之下，姑且不談，僅以這一百五十年來的歷史，初刼於洪楊之亂，再刼於日本軍閥之侵華，中國女性備受凌辱，有血、有淚的事蹟，罄竹難書。洪楊之亂，太平天國的長毛兵，由廣西而入湖南、北攻湖北、西犯江西，然後沿江而下，陷安慶，戰火蔓延安徽，而畧定金陵，由於滿清設江南大營的關係，江浙一帶，苦戰最久，戰禍最烈。而上述的湘、鄂、贛、皖、蘇、浙各省的女性，慘受蹂躪，乃有婆媳被姦，小姑受辱，紅頭退了（長毛兵以紅巾纏頭），綠營又來（綠營爲清代漢兵，有異滿人的八旗，也非曾國藩所練的湘勇），一樣獸性勃發，如遇女性，難以倖免，故有被辱之後，投水、懸樑自盡的甚多，當時以這種血、淚的事實，散詠於沉痛、婉惻的詩歌，令人不忍卒讀。但日本軍閥侵華爲禍之烈，十倍於洪楊之亂，南京屠殺，白骨撐骨，中原會戰，獸蹄所至，寸草不留。故日本的血海深仇，應血債血還，始能洩國人心頭之恨，而我寬大爲懷，以德報怨。詎日本人竟忘恩負義，初則高唱政經分離；繼則鼠首兩端，與中共頻送秋波；近則覬覦釣魚台的海底資源，企圖侵佔領土，令人切齒。茲將中國女性於抗戰時期，爲日軍姦淫殺害的恨事，列舉一二，受辱毀貞，加於我國婦女，其恥莫大：

日軍之姦淫暴行，簡直連禽獸不如，廣州淪陷時，日軍入屋搜查，必兩人偕行，婦女如走避不及，一獸兵據而強姦；一獸兵持槍逼其親夫在旁，要目覩其妻被淫。誰甘妻子失貞，必奮起搶救，其夫必爲獸兵殺死，然後兩名獸兵輪姦，復將其婦槍殺。逞一時的獸性，而殺人命兩條，毫無人性的暴虎，豈大和魂精神之所在乎⁉且日軍每到之處，大索「花姑娘」；如少壯婦女逃走一空，便求諸其次，雞皮鶴髮的老嫗，亦爲之光顧，先用力按下，在恥骨附近，注射一針，不久，老婦的陰私，返老還童，日軍即施行強暴，事後老婦陰戶漸流黃液，潰爛致死。粵南僑鄉，勵風敦俗，首重貞節，嚴禁濮上之行。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日軍爲配合對我長衡的蠢動，沿江會的新開公路，進犯粵南，我軍艱苦浴血。一天，日寇於拂曉攻入一村落，其時，全村尚在夢中，一聞槍聲，男子倉皇逃出，老弱婦孺則無法走避，日軍獸性大發，全村女性，很少倖免。及我軍反攻，敵軍逃遁，該村辦理善後，父老集祠商議，決定凡丈夫出外之婦人，於一年內有孕生產，不予追究。此事不是發生在我的工作地區，但事後曾有所聞，大概不會自構「醜事」。縱兵姦淫，破壞良風美俗，豈自誇武士道義精神之所繫乎⁉可恨哉，此何啻三世之仇也。

因抗戰影響，拜日本軍閥侵畧之所賜，而直接使女性難保其貞者，還有兩種血、淚事實：㈠僑鄉婦女，向重貞操，故華僑壯年出國，白髮歸來，不少「花甲」與「花燭」重逢，閨中人仍守貞以待；「陌頭楊柳」只有怨婦，絕不「別抱琵琶」肯過殘枝。在人道而言，原無足式；但在女德而論，殊堪欽佩。惟自日寇侵粵，糧價日漲，但有僑滙接濟，不虞飢饉。不久，日軍突襲珍珠港，香港失陷，菲律賓、馬來亞、印尼、緬甸、泰國淪於獸蹄之下，於是外滙斷絕，僑眷生活極端困難，而人爲糧荒，又造成僑鄉米珠薪桂，眞是「壯者轉徙他鄉，老弱塡乎溝壑」，哀鳴千里，慘不忍覩。僑眷婦女，乃挑故衣擔，北走西江，南下兩陽，趕集沽衣，以求餐粒，往日之玉貌花容，今則風塵滿面，形容枯槁，宛若鳩婆。其中有不勝其苦者，乃不保其貞，「薄命憐卿甘作妾」，去新興、羅定、雲浮、陽江、陽春等縣，下嫁爲大耕戶的妾侍，大婦欺凌，過着牛馬的生活。其中還有再醮養家姑的動人故事，是誰致之，熟令致之，此種人間的慘劇，完全爲日本軍閥所造成。及抗戰勝利，華僑重返家園，乃踏破鐵鞋，訪尋故劍；或登報尋人，再收覆水。其中有不少的破鏡重圓，但亦有羞見前郎，寧受苦辱，抱恨終生，不願重見馬前。㈡僑鄉子弟於結婚之後，重利輕離，即遠渡重洋，故對子嗣甚爲重視。抗戰初期，實行征兵，而華僑子嗣既如珍珠，最怕當兵，於是在僑鄉便出現了「豬仔兵」的名詞，別縣壯丁，冒名頂替，以領取一筆優厚的「安家費」。但自僑滙中斷，僑眷生活，陷於空前困苦，顛沛流離，前之買「豬仔兵」者，今則自己去當豬仔兵了，向發國難財之暴發戶領安家費矣。王老五者入伍去當兵無問題，已結婚者則牽衣送別，少婦傷春，其後音訊沉杳，夢斷征人，無定河邊，馬革裹屍⁉抑身爲俘虜，集中營裏，慘受奴役⁉可憐閨中離人，艱難度日，且灶上生塵，爲炊無米，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逼得貞婦下堂，隨媒人去了。我有一個堂弟，爲花花公子，食飽無憂米，藉口娶妾侍，專與再醮婦相攸，以達其「索油」目的。據其對人說：相攸中十居其二三爲「豬仔兵」的遺孀，其中竟有鴻濛未鑿者。我曾告誡他勿再傷陰德，專做這種漁色的勾當。華僑的大好家庭，便爲殘暴的日軍所粉碎，所以，有很多老華僑，於戰後歸來，竟有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老懷淒楚，只得帶其破碎的心靈，再渡重洋，過其老而無依的淒涼苦況，慘絕人塵，不禁使人共洒同情之淚！

四、日機的濫炸與重慶的大窒息案

日本，建國於火山脈之上，據地質學家的研究報告：根據東京大地震的結果去推論，日本將會陸沉於太平洋之底。而且又以馬爾薩斯人口論爲根據，則日本人口的膨脹，非日本梯田所產的糧食，所能供應無虞。故日本爲求生存，北吞高麗，南掠台灣，西侵中國，已成爲日本人一致的希望，夢寐求之，田中義一的奏摺，不過成爲具體化的計劃而已。（四十三）

啞琴

男女們對癌症應有的認識（香港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男界對癌症應有的認識

為怕生癌症而憂慮是沒有用的，採用一般簡單的防癌方法，那才是明智之舉。

癌是體內任何器官的細胞不正常繁殖的結果。為什麼這些細胞會不規則地繁殖呢？其原因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除非能及早給予治療，癌症將會引致死亡，相反的，如能在早期發覺及給予治療，則大部份的癌症是可以治癒的。

與癌症患者接觸會不會染得癌症呢？這個可能性並沒有事實的證明。癌症是否有遺傳性呢？到現在尚沒有正式的結論。沒有人能對癌症產生免疫性的，不論男女、老幼、貧富，人人都可能染上癌症。

男性患者中，常見的癌是消化系統的癌（肝癌、胃癌、食道癌、腸癌）與呼吸系統的癌（鼻咽癌、肺癌、聲帶癌）。

癌症最可怕之點就是在初期內是很少有疼痛的病徵的，等到病人有了疼痛的感覺，那時要挽救病人的生命可能已經太遲了。

防癌方法

一個男人要保護他自己的生命以及他家人的健康，應該怎樣做才對呢？

第一、每年須請醫生作一次全身檢查（包括肛門檢查）尤其是過了四十歲的人（稱為危險期），更應該決定一個日期前往醫生處檢查。例如在生日前或生日後的一個星期，這樣就不致忘記週年檢查。一個超過四十五歲的男人，如果他吸烟較多的話，每年應該作兩次X光肺部檢查。

第二、牢記下列八個可能生癌的危險訊號：

㈠體內任何空腔內，或乳頭有不尋常的分泌與出血。

㈡聽覺失靈，同時患側耳內發生嗡嗡聲音。

㈢頸部、胸部、或身體的其他部份，發現了腫塊，尤其是無痛的腫塊。

㈣經久不癒的潰瘍，尤以舌、口腔、唇與臉部為甚。

㈤大小便習慣突然改變。

㈥聲音嘶啞與咳嗽。

㈦消化不良，吞咽困難。

㈧疣與痣發生變化，例如增大或因微傷或無故而出血。

以上這樣危險訊號若持續兩個星期以上而無消退跡象的話，應即請醫生檢查是否有生癌的可能性。

第三、對持久不癒的小病，應即延醫診治，切勿服用一般用的家庭藥品而延誤疾病。每個超過四十歲的中年人如發現有任何持久不癒的症狀時必須加以重視，並設法找出其病因。例如發現有慢性咳嗽與聲音嘶啞的症狀時，就需要找出其原因，口腔與牙齒的衛生必須慎重加以護理，可能的話，停止吸烟，或在可能範圍內少吸些。保持皮膚清潔，尤其是陰莖包皮割除是可以防止陰莖癌的發生，同時也可以減少妻子產生子宮頸癌的可能性。

治療方法

治療癌症有效的方法有兩種：即外科手術與放射治療，有時只用一種方法即可治癒，有時需合併採用才能見效。癌症的藥物治療法是採用荷爾蒙或化學配製的抗癌藥物給病人內服或注射，其功效能使有些癌發生萎縮，療效自數月至數年。藥物治療法有時也可以和外科手術或放射治療一起採用以便使癌症的治癒率提高，如果請黃綠醫生醫治癌症的話，對於癌的本身雖然沒有什麼影响，但因此而延誤了病情，就會有很大的害處，等到病狀進入後期才請正式醫生醫治，那時已經太遲以致無法治癒了。

醫學家們現仍埋頭研究找尋癌症的原因與治療任何階段的癌症的有效方法。在這些研究工作沒有得到成功之前，處理癌症的唯一辦法，就是早期診斷與及時作適當的治療。

癌細胞的繁殖率與蔓延範圍是很驚人的，因此在治療癌症的方針上，時間是最值得重視的。當癌腫尚局限於身體的某一部份時是很容易割除的毀滅的。如果不加以治療，它就蔓延到身體的其他部份，以致不可能有治癒的機會了。

挽救更多生命

照專家們估計：如果能得到早期的診斷及適當的治療，每年患癌症死亡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本來是可以挽救的。因此延遲治療是極端危險的。

正式醫生用一般的體格檢查方法，就可以早期診斷出多種的癌症。但若有需要進一步的專科檢查，那麼你的醫生就會使用或介紹你去作專科的檢查即X光及病理的檢查。

前面我們說過：憂慮是沒有用的，應該冷靜些用一下你的頭腦，一有疑問，立即請教醫生，不要遷延，懷疑自己有癌症不是一種聰明的想法，確定了自己並非生癌，那才是明智之舉。

女性乳房癌及自我檢查法

乳房癌愈早治療，獲得治癒之可能性愈大。

由於早期治療之重要性，導至癌腫在治療關鍵上明顯地與個人能否及早發現有關。

幾乎所有乳房之變形或腫塊最先是由婦女自己發現的。

您本人就是能最早發現乳房有無改變之人。

下期將刊出圖解之簡單綱要，使女性學習如何進行自我檢查乳房。

柔和、細心、徹底地按次序以平伸之手指進行檢查，（勿用指頭）如果發現有任何不正常，不要驚慌，請找醫生檢查，由醫生作出決定，並非所有腫塊均是癌腫。（未完）

萬人意見

釣魚台的主權必須力爭到底

讀者不能接受天涯客的勸告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惠鑒：並請轉天涯客先生均鑒：

昨讀貴刊第一八○期天涯客先生所撰「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說到釣魚台主權問題」大文，實深詫異。天涯客先生何愛於日本；何惡於中國，（中華民國）而乃作此不明是非；不分曲直不顧情理；不依法例之讕言耶？文中自謂第三者的身份，作客觀的評論，究其實，此一篇洋洋大文，全是偏袒日本；責備中國，讀者一讀便知，毋須鄙人列舉。總之無論從歷史、地理、沿革及其他方面觀之千眞萬確釣魚台屬於中國領土，日本毫無置喙之餘地，鄙人亦無須喋喋。但有一言，必先要質問日本，國旗是否可以任由別國隨意拆除，請日本先答覆此一問，方可談判該地屬於何國的問題。姑無論該地屬於何國主權，必先要經過談判，然後眞相始明。須知國旗乃代表全國人民之標誌，神聖不可侵犯。此是國際法規所明定，無論何國何人，皆應嚴格遵守。今日本未經與我談判，擅自塗污我「蔣總統萬歲」之標語，拆毀我青天白日之國旗，（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日本共同社報導：「冲繩警察今日把尖閣羣島『即釣魚台列島』上的台灣國府國旗移去。」九月十六日，「朝日新聞」冲繩十五日電：「冲繩警察於零時二十五分登陸，零時三十分拔取了旗子。又用黑漆塗掉『蔣總統萬歲』的文字。」九月十七日，泛亞社東京電：「據日報刊出之圖片，該面中華民國國旗寬約六呎，高約三呎，在上角已被撕破裂，裂痕長約六吋。」並有照片為證，東京外務省人士說：「由於該島屬於日本，因此把該旗移去，是理所當然。」）實對我全國七億人民之莫大侮辱，日本其何說之辭？天涯客先生何竟無一言及？釣魚台問題發生後，日本朝野上下，如何無理衝動；如何辱罵我國，天涯客亦知否耶？「寃家宜解不宜結」，「以直報怨」，此我國傳統的智理名言，我國人久已服膺勿失，以表示我國人之泱泱大度。前者日本無端侵畧我國，抗戰八年，我國犧牲三千萬人，財產損失，可等於恆河沙數，日本投降後，我不止「以直報怨」、而且以德報怨，保存其天皇制度，不要絲毫賠償，歷史上對戰敗國之寬大，眞無前例。今日本忘恩負義，至於此極，此時可侵畧釣魚台，明日便可侵畧台灣，再過些時，即可侵畧我全國，九一八事件，蘆溝橋炮火，不難再來一次。

今日我國人不誓死力爭，恐後悔無及矣。我國人久已深知日本人之國性及國策，須知私怨可棄，公憤難忘，天涯客先生亦有國家，倘日本人對貴國如此「優待」，天涯客先生又如何呢？鄙人以耄耋之年，避秦來此，山居習靜，久不問世事，惟最愛讀貴刊，焚香禮誦，愈讀愈覺有味，昨閱天涯客先生大文，絕對不能同意，如骨哽在喉，一吐為快，特函請割些寶貴篇幅，賜予刊登，幸甚！耑此敬頌

編安。暨

天涯客先生撰安。

老拙趙知因敬啓四月十六日

萬人傑先生：

對於一八○期天涯客寫的「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說到釣魚台主權問題」一文中有關釣魚台方面的看法，本人有點意見，希望刊出。

從天涯客這篇文章看來，要不是作者及編者聲明天涯客不是日本人的話，我一定以為這位天涯客是日本人的。但我絕對不會誤會天涯是中國人，即使沒有「編者的話」及天涯客的「坦白一下」。因為中國人除漢奸賣國賊之外，決不會說出那樣喪權辱國的話的。

我很慚愧，我對本國的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的情節還遠不及一個非中國人的天涯客那麼熟悉。這是由於個人的文化水平低，對古典文學沒怎麼看過。對邏輯等等更是茫無所知，邏輯是鹹是甜，能不能吃的我都不曉得。我只知我是個中國人，應該支持自己的政府，保衛祖國的領土完整。

天涯客認為「台北和東京先不談判領土問題」，眞是荒謬絕倫！釣魚台從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自己國家的土地被別國侵佔而不談領土，難道應該談送土？賣土？我看天涯客這句話是給日本人獻策，是叫日本人「先不談判領土，只協議開發礁層資源的做法」，欲侵吞釣魚台，可慢慢逐步的來，這才「是一種比較明智、比較切實的抉擇」。大概天涯客也覺得日本人在釣魚台强將中國國旗扯下是太過野蠻了，故而叫日本人作「明智」而「切實」的「抉擇」。

天涯客說「日本上一代的軍國主義者，從中國的東北鯨吞到華北，：：到後來不是一個個都要把自認為已經吞下肚子去的東西，又乖乖地吐出來了的」？如此說來，是否要我們先把釣魚台給日本「吞下肚子去」，然後再由他「乖乖地吐出來」？須知，抗日戰爭時，日本侵佔了中國大片土地，並不是日本人覺悟到侵華的錯而願「吐出來」的，而是日本侵畧者被原子彈嚇破了膽，日本打敗了才不得不「乖乖吐出來」的。至於說「不要擴大釣魚台引起的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影響」，這眞說得妙。試問釣魚台的「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影響」究竟是誰「引起」的？是我們侵畧日本的土地嗎？日本在我國的領土橫蠻地扯下我

國旗，硬要在我國領土釣魚台建氣象站，還居然驅逐我國漁民，不許我國漁民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幹活。這樣的囂張狂妄、野蠻無理的行爲，還配稱是「眞正愛好民主自由與和平的人」嗎？

不必見面，單是看天涯客寫的這篇文章，便可以理解到天涯客是個極之「雍容大度，文質彬彬」的人了。你看，賊人上門刦奪我們的東西（土地），我們不僅不應該「擴大」，連罵也不能罵。日本人可以動手扯下我國旗，我們只用口反對、罵，就被天涯客認爲是「罵街」。同胞們罵日本人「狼子野心，侵畧成性，故態復萌」，我以爲一點也沒有罵錯。日本侵華的史實，其狼子野心，侵畧成性，罪惡彰彰可考。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不追究賠償，還遣回幾百萬戰俘給日本。還不算是「雍容大度」。日本人不但不感謝我國政府的仁厚，且對國民政府諸多敵視，最近還對我領土釣魚台進行新的侵畧，這不是故態復萌是什麼？

天涯客的數學很精通，他能從一連串的日本侵華軍隊的數字計算出八年抗日戰爭中「眞眞正正應當對血債負責的日本人，最多不超過一千萬人左右」。而且認爲一千萬人微不足道，因爲「這也只及當時總人口的七分之一」。天涯客雖然說了日本人對中國有血債（這是世人皆知），但總也忘不了要給日本人說回幾句好話，大概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現他對「日本朋友」的「同情和尊重」吧。且看天涯客除了說一千萬日本人對中國有血債不算多之外，跟着舉出什麼以「平井中校」那幾個「並不太壞的日本人」來。好了，就算那幾個日本人全都不壞，與一千萬壞的相比，也只不過佔一千萬分之幾而已。

八年抗戰，日本人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天涯客不許我們「翻舊賬」，他卻把抗戰時的幾個所謂「並不太壞的日本人」翻出來，替日本侵畧者塗脂抹粉，這是屬於什麼「邏輯」？什麼「思維方法」？日本人欠下中國人民的血債，中國人民子孫萬代也不會忘記。休想憑天涯客那樣的「第三者」發幾句謬論便可把日本人的血腥罪洗刷掉！

天涯客自認爲在對釣魚台問題上對中日「都不可能對任何一方懷有成見」。然而，他對日本侵畧者扯下我國旗，驅逐我漁民等野蠻行徑不敢提出公正的批評，而是避重就輕的說「國旗也好，氣象站也好，軍艦巡弋也好」，說得眞輕鬆，對我們罵日本人侵畧領土卻用了「非罵不足以表現愛國之忱」來諷刺，甚至用到「潑婦罵街」的話來指責，這算是什麼客觀分析？

據編者說，天涯客曾謂「別爲這事益了毛澤東」。這句話驟然看來，似乎很能抓住了反共同胞的心，其實不然。益不益毛澤東是我們中國人的事，不能因爲不益毛澤東便要益日本。國家民族利益與國內鬭爭是兩件事，愛國和反共並不矛盾，我們反獨裁、反暴政、也反侵畧。我們不能爲了反共便賣國。日本人侵佔我領土釣魚台，扯下我國旗決不能容忍，國家尊嚴，領土主權，民族利益必須維護。

說到益毛澤東，日本人做得夠多了。天涯客不許我們「翻舊賬」（只許他自己翻），那我們翻一下新賬吧，資料可參看一七三期岳騫先生的文章。我完全同意趙聰和岳騫兩位先生說的，日本人不是好東西，我們必須時刻提防。

一點不假，仁厚寬恕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對日本人的仁恕不可謂不多，我們不僅沒有對在中國犯過罪的日本人實行「滿門抄斬」，對待曾經親手拿槍拿刀殺害盈千累萬同胞的戰俘也安全遣回日本。這是大恕，不是小恕。可是日本人恩將仇報，處處與我國爲敵。天涯客既是「中國通」，也是「日本通」，試問日本人在什麼時候對我們中國有過「雍容大度」「文質彬彬」的表現？天涯客可以舉出事實來。

誠然，寃家宜解不宜結，但必須弄清楚，是日本人硬要與我們結寃家，我們不能老是任人欺負，別人結的寃硬要我們去解。我們的國父遺囑也說明只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鬭」。但一貫欺負我們，不以平等待我之日本民族，我們一定要認眞對付。天涯客還「强調」要我們「仁恕」，要日本人「忍讓」，眞是笑天下之大話。日本人「忍讓」什麼？是我們侵佔日本的領土嗎，我們欺負了日本人嗎？要掠奪別人的東西，人家不肯屈服，這叫做「忍讓」？我也要强調，儘管在天涯客眼中的日本人個個都是慈善家，但他們侵我領土釣魚台，扯下我國旗，驅逐我漁民，在我國領土建氣象站徹頭徹尾是强盜行爲。對於日本這樣一個侵畧成性，恩怨不分，不知仁恕爲何物的民族，我們一定要挺起胸膛，認眞對付。若我們仍像以往的寬大無邊，無原則寬恕，才眞正非我中國之福。

最後，我要促請中華民國政府，要堅强起來，不可與侵畧者妥協。國家領土主權必須維護，不要辜負同胞們的愛國熱忱。

堅決保衛釣魚台！

國家領土主權不可侮！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萬人雜誌不再是私人企業應該由大家起來共同經營

讀者提出三項辦法把萬人雜誌辦下去

萬、張先生暨「萬人雜誌」出版者、發行者及所有作者、讀者等愛護「萬人雜誌」人士公鑒：

我在今天（四月十五日星期四）閱讀了「萬人雜誌」第一八一期的幾篇文章後，認爲諸位賢達之創辦「萬人雜誌」，以至所有愛護「萬人雜誌」的支持呼應，其原始觀點，必屬旨在「喚起民衆」無疑。因而不論在任何方面，都將是付與的、支出的，壓根兒就不會存有「經濟學」之先收後支意識。儘管這是私人企業，但在創辦初期，一切本於光明磊落姿態；偶或向社會大衆嘆下賠本苦經，原無所謂。若果一而再、再而三的終至說到「停辦」的話，那就未免大智非愚，爲仁不卒，徒然暴露了勇而無謀，到頭來直誠等如「市儈」一樣！要知時至今日，「萬人雜誌」已經不應再屬萬、張等人的私人企業，既然有人樂意支持，又何必硬要閉關自守？何況增加讀者負擔，並不能使「萬人雜誌」實得其惠；若夫「損人而不利己」，但願邦人君子有以集思廣益爲本！

因此，我的辦法是：

一、開放門戶，接受不附任何條件的經濟支持，使「萬人雜誌」成爲萬人企業。

二、所有作者支付稿，一律採有鈔出鈔，有力出力的「公積金」制度，使作者一步一趨的成爲投資者或出版者，就如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所謂「耕者有其田」是也。

三、所有讀者，儘可能按照市價採取直接訂閱方式，使萬人雜誌能夠實得其惠。雖然此一辦法不無影響「報攤」的既得利益，但對反共報攤而言，我以爲理宜獲得同情諒解；至若傾共報攤，則彼輩根本不會有愛於我。

不滿萬人提出正名

另外，關於曾先生爲文談述「萬人俱樂部」一事，其在「喚起民衆」，從而再予「團結與組織民衆」來說，我以爲已屬迫切需要，刻不容緩之圖，祇不過面對此時此景之國際逆流，以及粉碎新左派的陰謀方面，我總覺得「萬人」二字，仍嫌不夠對症下藥。如果試改「萬人」爲「華人」二字，或者即用「國民」二字，也許較爲貼切與利便實事求是。至於事關「萬人雜誌」的系統問題，我更願見「萬人雜誌」亦予改標「華人雜誌」或「國民雜誌」，使強調「名正言順」，而大舉「師出有名」，則打擊「台獨分子」，以及什麼「掛羊頭、賣狗肉」的喪心病狂分子，其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至於關係此一雜誌的內涵方面，我更希望能夠擴充篇幅，把現社會的「工、商、學」界，以至電影、戲劇和旅遊等等，都予分門別類的出以專欄，使「萬水歸源」而號召「華人總動員」，或「中華民國」的「國民總動員」，藉以復活「辛亥革命精神」，再一次地在香港爆出火花而促進反共攻復國大業。不知諸位賢達可有進一步的「發難豪勁」否？

清談誤國不登也罷

他如董時進先生的「救國第一步」來函，我以爲不登好過刋登，因爲中國農民，到今天仍是胼手胝足的多，慢說沒有人能去美國，就是僥倖逃到香港的，也多不是專業農民。以「農民黨黨魁」而遠離羣衆，其與李宗仁代總統而去了美國，試問有何分別？要知「己不正焉能正人」，董先生既有「復國計劃委員會」的高見，爲什麼不能兼程返國，共赴國難？老實說，中華民國之何以淪落到今日地步，泰半是害在諸如此類的一班「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絕物」手裏，所謂「清談誤國」，我願時下的「學人」，千萬不要再來「冷言冷語」、「閉門造車」。要建議，先請回歸國門；要說話，就請先到前線。所有不甘寂寞而吹縐一池春水的托庇外邦言行，都非「民主自由鬬士」，壓根兒就不足以言「反共」。寄語「學人」、「黨魁」，以及曾在國民政府轄下，但知好官自爲的共富貴而不共患難的人，希望你們都能正視李濟琛、黃炎培、羅隆基以至梁漱溟、李宗仁等之收場如何？所謂「前車之鑑」，難道你還忍心再令你所創建有份的中華民國，陷入萬刼不復之境嗎？對於你的子子孫孫，你眞樂意永生永世的托跡異邦，深期他們變質變種嗎？嗚呼中華，爲什麼擁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國，到今天竟連「四維八德」的民族性，卻在所謂「聞人名士」心中，先行蕩然無存呢？唉！唉!!唉!!!眞是吾欲無言矣！

古國之民泣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五日深夜

全國美術展

水彩嚴以敬奪標

國畫林建同季軍

本刊封面畫家嚴以敬獲全國美展水彩冠軍，香港林建同國畫季軍。

據四月十八日來自台北消息：國立台灣藝術館主辦之第六屆全國美展在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台灣博物館、市立博物館分三處舉行，作品一千七百多件，分國畫、油畫、水彩畫、版畫、書法、雕刻、攝影、工藝美術設計、建築設計等九大部門。國畫類本港畫家林建同以「萬壑雲烟」一幅獲得第三名，水彩畫香港畫家嚴以敬獲得第一名。

青年讀者要求行動 寧願犧牲不願苟活

萬、張兩位先生：

你好，最近的「釣魚台」事件，相信先生也正在密切注視它的發展，美國政府竟謂於一九七二年時將之與琉球等島一起送給日本，你想，我國政府能容忍嗎？凡我炎黃子孫能容忍嗎？我希望先生能領導萬人讀者等精誠團結在一起，成立一個堂堂正正，堅強的反共組織向艱難重重的前程而奮鬪；先生你見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越來越受人輕視，連美國政府也敢公然出賣我國，教人如何不憤恨呢？眼見這樣的情形，我們祗有團結一致，最好能受到軍事訓練，我們不該等候了，我們應該行動向敵人戰鬪，我等寧願爲國而戰而犧牲，也不願在香港苟活下偸生，長期流浪在海外，先生要知離鄉別井，及家散人亡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我希望我等熱血青年，起來吧，錦綉的河山，等待我們去重光，我們要效法先烈，再創辛亥革命，希望先生能對我等讀者，有個明白指示，在未來的艱難前程中，我等應怎樣去做；此致 順請爲反共救國而努力

弟陸鴻發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

（**編者覆**：我也是離鄉別井，而且家破人亡的一分子，等待反攻的焦急千百倍於你。我來港二十一年，未到台灣，我說過，我無去台灣旅遊的閒情，但國府何日吹响反攻的號角，我即時應召入伍。國府對釣魚台目前未採取行動，我們是應該體念其苦心的；而國府二十一年來坐失數次反攻良機，我是悲憤已極的。朋友！忍耐吧，在現階段祗有忍耐，先安定自己的生活，充實自己的知能，鍛鍊自己的體魄，保養自己的浩然正氣，以備後用。祗要有拚命的決心，不會無拚命的機會。）

徵聯第三名要贈書 賀聯請董壇主續對

張贛萍先生賜鑒：

昨閱 貴刊第一七三期，徵聯揭曉，知拙作評獲第三名，蒙董力行先生指正賜以批評，筆者實增益良多，謝甚，謝甚。

筆者山野鄙夫，異邦飄零，時懷報國之心，偶執筆以撳揭心聲，聊作文字遊戲而已。意在求教，他無所干也。

閣下著有「抗日名將關麟徵」一書，望賜一冊，並厚顏乞求 閣下於書上題字以作此次徵聯之紀念，實所厚望，其餘之獎金請撥入「萬人公積金」項下。藉以聊表謝意。一切有費精神，且感且愧。

現我有一賀聯如左：

「圖洪基永家聲振

祚擴廷熙世澤長」

能否請董力行壇主賜續一聯以對之，夾於書中寄來，則不勝感謝矣。盼甚盼甚。筆者實馨香以禱之。

讀者王俊頓首四月十四日

（編者覆：書已遵命寄出，我與壇主三個月難得一見，對聯刊出後，請壇主作答。）

「怒吼特刊」消息

本刊蒙受各界朋友熱烈愛護，紛紛來函索取本刊第三期，但有多位朋友來信時忘記附來回郵地址，現希望各位忘記附來回郵地址的朋友再來信，本刊當即函奉。請寄「九龍德明書院第十二號信箱怒吼社。」

優待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為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友袁暘照 捐貲五十元助萬人雜誌

萬、張兩位先生：

拜讀貴雜誌一八一期「印刷、紙張漲價了，我們面臨兩項抉擇」。小弟是「萬人雜誌」的熱心長期讀者，絕對愛護本雜誌。敬請兩位先生勉維其難，繼續主辦。經費來源，特提出兩項意見：

(一)由下期起，每本漲價二毫，即市面售價為一元。

(二)讀友們熱烈支持，共同捐款，各人量力，多少均好，務求維持本雜誌之存在，繼續奮鬪，與毛共鬪爭。小弟先捐貴社港幣五十元（日間交由梁莊先生奉上），希望凡屬讀友响應此舉，共為愛本雜誌，愛中華民國，愛民族正義而奮鬪！

讀友袁暘照叩

（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十九日）

媚共諷台是何居心

萬先生：

弟一向敬佩先生的言論，站在公正立場說話。能夠不避權勢，敢於直言，是新聞從業者難得的典範。現有些小事向先生請教，並希望能就此事在「牛馬集」園地發表高見。

今天（四月十五日）看明報副刊「鹿鼎記」內述及故事人物「鄭克爽」時，竟有「在台灣，任意打人，或妄作胡為是不奇怪的」（意思是如此），我想作者這句話是借故事以諷今天的台灣國民政府，在台灣總比大陸自由民主得多，說句老實話，而查老板竟有意辱國，實難饒恕。以前先生在「萬人雜誌」曾有對他批評，我也覺得此人出身左派，對左派一切本極清楚，但常常發表媚共言論，諱言眞相，更常借故詆毀台灣，使人氣憤！弟文筆不暢，詞不達意，倘先生也有同感，望能借貴地盤刊出此信。

弟張雄敬上（四月十五日）

本刊合訂本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十五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六至八元，郵購免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局（電話K八四四四六七三）。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總經銷：(一)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二)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三)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四六七三。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聞毛朝人代會重開有感　南斗

毛朝人會說重開，袍笏登場看此回，
傀儡三堆頭尾腳，商羊遍地雨風雷，
宋江忠義懸山寨，王莽威儀掃漸台，
堪笑羣猴呼萬歲，一朝樹倒為君哀。

南斗先生作詩，無陳腔舊調，對仗既工，用典亦巧，造句之新，每能出人意表，新面別開，讀之有味，壇主評語。

本壇一六五期，春聲，韓先生，自詠筆名由來，並向壇主索和，嗣有馮君靜先生，原韻步和二絕，該詩寄來已久，稿件眾多，未能及時刊出，茲照錄補刊如下。

步春聲詩長原韻二首　馮君靜

㈠ 過完聖誕接春聲，借得詩媒拜大名；
幸有二師言可教，不辭辛苦學嚶嚶。

㈡ 廿年遠癖愛詩聲，近識韓荊喜莫名；
獨拙拋磚難引玉，轉師黃鳥應嚶嚶。

嚶字押韻，頗非容易，馮先生和詩，竟能連押二嚶，且極工穩，與第一次來詩相較，實有天壤之別，進修之速，令人驚異，足證詩道在於提倡也。「借得詩媒拜大名」，希望馮韓二君，從此結為文字之緣，以詩為媒，相互推敲，文人雅事，趣味無窮，壇主贈詩二君云：

韓馮文字結詩緣，唱玉聯珠兩謫仙，
從此詞林增雅興，多情壇主作絲牽。

許恨紅先生，前次致書壇主云：「讀一五六期李華君，「游台北鬧歌有感」七絕一首佳作也，罷歌舞而行反攻，未知何時？茲依原韻，代替寶島諸公，答言李君，以博一粲」。許君詩云：

漫云忘卻舊時仇，莫看偏安只小休，
行見河山收復日，不教白盡老軍頭。

許先生以大觀樓長聯徵對，轟動文壇，海內外愛國之士，響應尤多，詩壇雅集之時，許君駕臨，恂恂儒雅，有道之士也。共黨政權，以紅字代表一切，許君筆名「恨紅」，大有深意存焉。

封淑英女士，嶺南世家，才高詠絮，前和壇主之詩，至為欽佩。茲有數詩，分贈「戰地春夢」男女主角及作者，贛萍張先生。每句冠以姓名，是謂「鶴頂格」也。

贛萍張生春夢留痕　封淑英

贛中鬪變急行軍，
萍水姻緣聚復分，
張翅大鵬欣脫網，
生雛小燕痛離羣。
春尋境異空趨戶，
夢覺情遷枉遇君，
留去兩難傷故劍，
痕深鴻爪見諸文。

李女佩芳痴情足咏　封淑英

李自懷春未出門，
女之佼佼傲難婚，
佩逢交甫偷偷解，
芳得東皇漸漸溫，
痴願剛償甜變苦，
情緣中斷怨成恩，
足痕雖沒香痕在，
咏入詩章什襲存。

張谷志蘭温柔賢慧　封淑英

張子歸途遇雨憂，
谷中傳曲有來由，
志原一道門因納，
蘭本同心客為留。
溫似春陽盈笑面，
柔似秋水注明眸，
賢夫天賜應無憾，
慧福贏人為世修。

春日窺鏡有感（虎口吟）　馬行田

苦於長夜過春時，頷下叢生鑌鐵鬚，
弱手豈容塗鴉字，頭顱不配插紅旗。
寂寥仰看中天月，悲憤低吟杜甫詩，
此日哀顏成菜色，回視身懸百結衣。

行田先生附函有云：余罹紅禍凡二十一載，為僇人，心恒激憤，中夜反側，乃起而發為詩詞，為求達意，不拘格律，無論平仄。去歲仲冬，鋌險奔抵香江，閱「萬人詩壇」，敬仰壇主董力行先生發揚詩藝，樂掖後進，曷勝蟻慕，憶及舊作，躍躍欲錄之，就教於壇主者凡幾（中略），今錄數篇，請壇主斧正，此亦論語所謂，「困而學之」者歟？該詩，因在紅朝統治之下所作，故名之曰「虎口吟」。余本俗子，不諳詩文，亂石滿山，自為意料中事，然立雪之情，壇主當能明鑒，倘蒙垂注，感何可言，馬行田上。

壇主評語

行田先生來函，文筆不俗，敘述流暢，是為積學之士。窺鏡有感之詩，亦屬佳構，無廿載之功，不能寫此詩文，既有請託，即當代作推敲，以符切磋之望。該詩作於大陸，描寫身受暴政之苦況，寫實之作，最有價值，非無病呻吟可比，其中「頭顱不配插紅旗」，「此日哀顏成菜色」，若非身經，不能有此佳句。惟二三兩聯，對仗欠工，是為美中不足，壇主略為更換數字，作者原意，絲毫未動，則更為生色矣。

苦於長夜過春時，頷下叢生鑌鐵鬚，
鏡影暗傷消綠鬢，頭顱不配插紅旗。
疲勞仰看吳牛月，悲憤低吟杜甫詩，
此日哀顏成菜色，飢腸胼胝著鶉衣。

註解

立雪之情：宋朝，程伊川，瞑目而坐，楊時，游酢二人往謁，見其瞑，不敢擾，侍立不去，門外雪深三尺。又曰「程門立雪」，行田先生，以伊川相比。壇主何敢當此，太客氣矣。

綠鬢：周必大詩「自憐綠鬢非前度」，少年黑髮曰綠鬢。「綠鬢消磨」，即光陰浪費之意。

吳牛喘月：晉、滿奮，答武帝語，「臣猶吳牛，見月而喘」謂有恐懼之情。

胼胝：勞動者，手足所生之硬皮，曰「胼胝」。

鶉衣：補綴之舊衣也，杜甫詩，「鶉衣寸寸針」。今日大陸，胼胝鶉衣，均是真情實事，毫無虛假。

鏡影對頭顱，綠鬢對紅旗，吳牛月對杜甫詩，疲勞對悲憤，仰看對低吟。作詩原則，要字少意多。最佳造句，七字能言三事。「飢腸胼胝著鶉衣」三事也，該詩一經調整，對仗既工，平仄不錯，原詩步魯迅之韻，寫實之作，魯迅見之亦當擱筆。

吳興記書報社

NG HING KEE NEWSPAPER AGENCY

介紹香港年青男作家馮嘉

馮嘉創作小說「龍約翰故事」叢書面世，大受讀者歡迎

有人懷疑「邦」片之類裏面有太多馮嘉創作的「龍約翰」的形象；理由是「龍約翰故事」的出現，較之「○○七」還早得多。我們對此，不加置評。不過，「龍約翰」較之「○○七」突出的是，他是個黃臉孔黃皮膚的中國人，使我們產生了親切感。至此，那些一忽兒出生入死，一忽兒享盡溫柔的細節，已用不着多所介紹了。



定價港幣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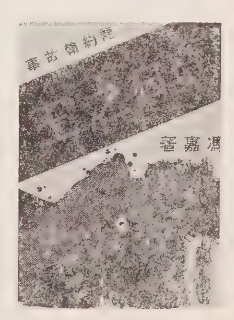
一架飛機飛在動亂中的非洲，機上是一羣神秘客在那裹，包括龍約翰，他們爲什麽在機上，誰都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眞正目的！接着，他們中的刼機者首先發難，機師中彈，飛機逼降在荒涼的森林中，之後，龍約翰不但要作求生的掙扎，還要提防無數的詭謀！在這過程中一個對生命失去信心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存意義——然後就死去了，一雙青年男女找到了眞愛，一個有抱負的愛國志士發現好夢成泡影……他們的遭遇，就是整個人生的縮影……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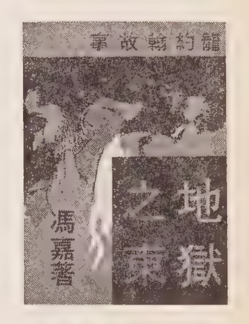
魔鬼皮是刺在人背上的刺花，那花樣是一隻張牙舞爪的魔鬼，是藝術作品，卻偏有人要把這背皮活剝下來！被剝皮的人首先都知道會遭遇這命運，卻寧死不肯聲張，爲什麽？龍約翰費盡努力，歷盡驚險才揭發了一件複雜感人的內幕！

一個昔日是黑社會之王的人，入獄十五年，出獄之時已人面全非，但他卻有把握恢復王位，因爲他握有今日身居高位者的致命證據。現任的黑社會頭目出盡一切手段要取回這些證據，包括使用美人計，而龍約翰亦想取得這些證據以制裁今日的黑社會，在這雙重的壓迫之下，這位昨日之王能成爲今日之王嗎？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在「地獄之東」，有一個可怕的陰謀蘊釀着，有人正在製造着一座足以控制世界的死光機器。怎樣擊破這個陰謀？龍約翰必須通過一條地獄之路，幸而，賴着一位多情美麗的女間諜的幫助，他得到了成功，但已經歷了無數的驚險阻滯了！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金色的夏娃	$3.50	黑色的白點	$2.50	光 [illegible]	$2.50
天堂之頂	2.00	龍虎山	2.20	桃色密碼	1.80
死亡綫上	2.00	按圖索命	1.80	祇死兩次	1.80
魔鬼門徒	2.50	金剛島	1.80	十二銀蛇	3.00

NO. 11 JUBILEE STREET, 1st FL.
HONG KONG
TEL. H-450561

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外埠郵購可寄當地紙幣或用劃線支票郵寄上列地址：當即寄奉。



